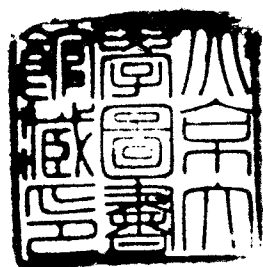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大藏經



中華書局

漢文部分
八三

內封題簽 李一氓

裝幀設計 伍端端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第八三冊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4}$ ·64 $\frac{1}{4}$ 印張·插頁2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720冊 定價：250元

ISBN 7—101—01300—7/B·243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第八十三册目錄

千字文編次 塞

一七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三十六

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

華亭念常集

(明永樂北藏本)

卷二一

唐憲宗至穆宗

校勘記

卷二二

唐敬宗至文宗

校勘記

卷二三

唐武宗至宣宗

校勘記

卷二四

唐懿宗至昭宗

校勘記

卷二五

唐昭宗至五代

校勘記

卷二六

宋太祖至真宗

校勘記

卷二七

宋仁宗至英宗

校勘記

卷二八

宋神宗至哲宗

校勘記

卷二九

宋哲宗至欽宗

校勘記

卷三〇

宋高宗至孝宗

校勘記

卷三一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目錄

宋光宗至寧宗	校勘記	一一五	序	一八三
卷三二	元太祖至世祖	一二六	卷一	一九三
校勘記	元太祖至世祖	一二七	校勘記	一九四
卷三三	元世祖	一三七	卷二	一九六
校勘記	元世祖	一三八	校勘記	二〇七
卷三四	元世祖	一三九	卷三	二〇九
校勘記	元世祖	一四九	校勘記	二二一
卷三五	元世祖	一五一	卷四	二二三
校勘記	元世祖	一五九	校勘記	二三四
元世祖至武宗	元世祖至武宗	一六一	一七五八	八十八祖傳贊五卷
校勘記	元世祖至武宗	一六二		明匡廬慈山釋德清述
卷三六	元武宗至順帝	一七二		明秀水富公高承延補
校勘記	元武宗至順帝	一七三		(清藏本)
一七五七	國清百錄四卷	一八二	序	二三六
	隋沙門灌頂纂		目錄	二四〇
	(明永樂北藏本)		卷一	二四三
			校勘記	二四六
			卷二	二四八
			校勘記	二六〇
			卷三	二六一

207169

校勘記	二七〇	卷四	法語	三三四
卷四	二七一	校勘記	三四五	三三四
校勘記	二八二	卷五	法語	三四六
卷五	二八三	校勘記	三四六	三四六
校勘記	二九一	一七五九	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	三四六
序	二九二	明真可著	明德清閱	三五八
跋	二九三	(清藏本)		三五九
卷一	二九四			三七二
法語	二九四			三七二
校勘記	二九四			三七二
卷二	三〇五			三八五
法語	三〇六			三八六
校勘記	三〇六			三八六
卷三	三〇六			三九九
法語	三〇六			三九九
校勘記	三〇六			三九九
卷三	三二一			四一一
法語	三二一			四一一
校勘記	三二一			四一一
卷三	三三一			四一三
法語	三三一			四一三
校勘記	三三一			四一三
卷一〇	三三三			四一三
法語	三三三			四一三
校勘記	三三三			四一三

校勘記

四二五

卷一一

解經

四二六

校勘記

四三八

卷一二

解經

四三九

校勘記

四四九

卷一三

緣起

四五〇

疏

四五七

校勘記

四六三

卷一四

序

四六四

記

四六七

祭文

四七二

校勘記

四七六

卷一五

題

四七七

跋

四七八

校勘記

四九一

卷一六

四九二

拈古

四九二

校勘記

五〇一

卷一七

佛贊

五〇二

菩薩贊

五〇六

校勘記

五一五

卷一八

贊

五一六

頌古

五二〇

校勘記

五二九

卷一九

偈

五三〇

校勘記

五四一

卷二〇

偈

五四二

校勘記

五四二

卷二一

雜說

五五五

字說

五五六

校勘記	五六七
卷二二	五六八
雜記	五六八
解易	五七〇
銘	五七二
校勘記	五七八
卷二三	五七九
書	五七九
校勘記	五九〇
卷二四	五九一
書	五九一
校勘記	六〇二
卷二五	六〇三
詩	六〇三
校勘記	六一三
卷二六	六一四
詩	六一四
校勘記	六二四
卷二七	六二五
詩	六二五

校勘記	六三七
卷二八	六三八
詩	六三八
歌	六四二
校勘記	六五一
卷二九	六五二
歌	六五二
校勘記	六六五
卷三〇	六六六
關中語錄	六六六
附紫柏大師像贊塔銘等文	六七〇
校勘記	六七九
一七六〇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一—三十	
明德清撰述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清藏本)	
卷一	六八〇
序	六八〇
目錄	六八一

校勘記	六九〇
卷二	六九一
校勘記	七〇二
卷三	七〇八
校勘記	七一七
卷四	七二一
校勘記	七三一
卷五	七三三
校勘記	七四三
卷六	七四四
校勘記	七五三
卷七	七五四
校勘記	七六四
卷八	七六五
校勘記	七七四
卷九	七七五
校勘記	七八四
卷一〇	七八五
校勘記	七九三
卷一一	七九四

校勘記	八〇三
卷一二	八〇四
校勘記	八一三
卷一三	八一四
校勘記	八二六
卷一四	八二七
校勘記	八四〇
卷一五	八四一
校勘記	八五三
卷一六	八五四
校勘記	八六五
卷一七	八六六
校勘記	八七六
卷一八	八七七
校勘記	八八八
卷一九	八八九
校勘記	八九九
卷二〇	九〇〇
校勘記	九一一
卷二一	九一二

校勘記	九二二
卷二二	九二三
校勘記	九三二
卷二三	九三三
校勘記	九四二
卷二四	九四三
校勘記	九五三
卷二五	九五四
校勘記	九六三
卷二六	九六四
校勘記	九七三
卷二七	九七四
校勘記	九八三
卷二八	九八四
校勘記	九九三
卷二九	九九四
校勘記	一〇〇三
卷三〇	一〇〇四
校勘記	一〇一六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校勘凡例	一〇一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藝一

嘉興路本寺祥符禪寺侍奉奉命常集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叔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序曰武閭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

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寒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

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拈章句微文羅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焉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速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則海

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今連師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味味者乎夫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

海其上汪汪也求道也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馬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感佛教大行而

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鷲樂於格鬪茂聞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慙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韵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

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

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空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眾人可白汝父母具媒約聘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

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願無如之何遂下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

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

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緬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

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
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請濟陽請司馬白
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
石墳成後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
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

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
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
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
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則定
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

^{推也}滿無因求滿猶夢泉也無根求茂猶推苗
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善
陸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
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
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

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
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
有知故生十五歲獲出家心始從舅氏嗣
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
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

去父母之邦諱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
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
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
台靈祐荆門法裔與果神湊建昌惠遵等
諸五長老交游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書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廉訪使楊君憑章
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
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
露戒壇而擔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
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

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
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
日已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
月丙寅歸全身南尚石墳住世七十七歲
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述示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友諸已
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
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
度後蘆菊香裏醍醐味滿孰及是香孰復
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菊中興

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時依昔景
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
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
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詳書於塔碑
貞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辛浩弘台教翰林

^書梁肅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
夢喜以為瑞應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畧曰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
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化之歸宗曰行
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

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頭暗同
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歐鴻名
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
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
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

厥旨厥義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
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
實存乎妙教矣諫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
而與清涼華嚴疏抗衡焉
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

於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牲禮燔吹騰者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止於某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特定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馬伏惟虞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

異鮮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感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費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說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感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燻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做効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

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以入官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

覘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乞以此骨付之火水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

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評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

能及此願少寬假以未諫諍帝曰愈言我
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
子咸天促言何幸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
於是康里諸王舊臣皆為愈表請遂取潮
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
表哀謝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
海上登靈山遇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
馬來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
然似有不憚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

禪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那部侍郎竄
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
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妻瘞瘡痍日
夕發作愈以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點
於無入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

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
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空樂
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
於此則庶幾名愈遂作功德歌詩而薦之
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連

歸愈安能有憚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
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尚顧其身而強
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
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
耳何介介於胃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也則言用而獲患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
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孟勿
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
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憚趨時而求
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
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
嚴森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
盈野僅能免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
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平

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
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
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
辭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
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

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
而後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
以年祚未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

不夫且亂愈恐主上之惑於此是以不顧
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
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
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
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

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
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
較其所居之地祭社之君跡跡之臣皆中
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
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李札出於

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
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
為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
則孔子孟軻生於秦周而蚩尤暨夏生於
上古矣豈可捨棄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天耶以濛濛之間而人主天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帝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天且亂耶愈揀杖屬邑而言曰爾之所謂

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遺愈安得然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

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

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讀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奔犬也聞人以

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鑿符書天為馬犬之且莫所見者唯舜一日先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惟之是奔犬之說也吾

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

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莖也枝葉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怪焉孔子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後生乎逆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實證曰化為異類又何必慮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

詐造此充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德隨作隨應其主張皆氣焰熾赫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

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

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為舜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

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休於孝與人臣言必休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

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侵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單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耨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耨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耨而不為素食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吞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吞食於人乎今吾告汝

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孫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

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聞百聖^嘉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嘉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贊佛以立異蓋吾所

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

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同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

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

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又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獲也今子自

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秀穉孰如姚^嘉崇之舉什乎子之知乘歲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畫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

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壞於積蓋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又

求其所荅壯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宰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

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嘉趨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高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餘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嘉然有可憐者而皇庸錫素薄愈為人即奏曰

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換東州刺史復遣大顛之盧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政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數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

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東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政迷信向愈卷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

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慢計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

佛徒愈

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念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恃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及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踈偽於此踈脫蓋矣歐陽文忠公嘗數曰雖退之後生不能自解免得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己功嗚呼莊子所謂憂者其斯人之謂乎道

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聞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顛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為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

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顛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

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元宗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為文章卓偉精敏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紉文紉文得罪貶永州司

馬既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為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捕會大臣亦為萬錫請因政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編與友人書

託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雅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於州之後堂因廟於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學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

速故有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賊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

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然急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和尚諱神清字靈夏而於王朝高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

註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為世範受業於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於戲

靈穆宗恒憲宗第三子諱神仁賢壽三改長十歲莫於光復在正但四年政長素慶降金人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烏窠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烏窠因長松禁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

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怎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卓貴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卓至宜詔畢稽首無業足下白曰主上此度思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辭也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

夕告門人惠惜等曰汝曾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感一為境惑流轉不別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

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屢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

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聲融敷等豈得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寒果換苦葫蘆淘

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聲融敷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輪回

思念不忘蓋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妄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憐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過斯等入觀成

雙

千

穢毒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吻之間談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標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起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

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鑪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實不系念大志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請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取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

佛理豈不如一個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先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益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

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瓜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水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

雙

五

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惠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來盡是欺賢問聖求得將來他心惠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个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誤

如米凌上行劒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惡念不志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鐵湯裏煮煉一過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蟻蟻從頭又作蚊

鑄鑄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个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器之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

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魏魏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吉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

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冷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漚一介半個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

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務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遠禪師

雙

三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陸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耶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師聞頓曉玄旨因祈

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擊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

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樓止僧問警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說者僧

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本傳

長慶三年六月新都觀泥像○八月帝生須板之復生像○華典慶

通持鉢僧
施願三百元

長慶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

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亦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亦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

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

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章文悟廬州刺史章行立杭州刺史張韋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趙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廣州刺史陳謁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

鍊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觀白

惟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其所聞之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于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街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

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果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軋陰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

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志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

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擅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勒諸僧皆剝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覓免徭役所度無算臣聞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邊前至誕月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滄^滄混奔趨剝落智興因致貸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郵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益百丈却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其師因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个歇處其師於是集眾請陸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滌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首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二頁下四行「菴菴」，徑、清作「菴菴」。
- 一 三頁下八行第五字「惑」，徑、清作「惑」。
- 一 三頁下一七行「禍崇」，徑、清作「禍崇」。
- 一 四頁上一四行「菴菴」，徑作「菴落」。
- 一 六頁中九行第四字「藝」，徑、清作「藝」。
- 一 六頁下一一行「忙然」，清作「忙然」。
- 一 七頁上一九行「及孟」，徑、清作「反孟」。
- 一 七頁下一二行「元宗」，清作「宗元」。
- 一 九頁中一五行第五字「郊」，徑、清作「却」。

- 一 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五字「鑽」，徑、清作「鑽」。
- 一 一〇頁上一五行夾註左「板之」，清作「拔之」。
- 一 一〇頁中四行第七字「赤」，徑、清作「尺」。五行第二字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藝三

唐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唐

己巳 啟宗 潘 釋宗長子 母太后王氏 游藏金度
年十八 崩 葬 莊 改寶曆
改寶曆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

從政入宮資質仙事署光祿卿別號升

玄先生

丙午三月命道士孫準製長生藥著準為翰林

待詔

四月帝收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

滅遇弒年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子弟

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五月下詔革兩朝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

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氏服流

于嶺表

丁未 文宗 昂 釋宗次子 童懷 臨 幼而不能堅決
除 覺 觀 兵 殺 宰相 王 涯 等 二十 人
除 人 帝 三 十 二 歲 崩 在 位 十 四 年 改 太

和 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

洪州起方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奉為方面違禁中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仲為之碑曰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

十二月六日終于修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奉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教示寂之後四方從道之人

質疑傳妙因不諳崇敬者嘗請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埋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自為童時未嘗量羶兒戲弄中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

即南度大庾抵湖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層中受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夙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難法自靜馬能肩肩事細行於衣中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岳

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主之贊豈俟磨磐照乘之珠難碎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開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眾所不能達者師必然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汝之所傳可謂決於心術布於

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德滅眾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者濟羣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淨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負元初因慙

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効其飄轉耶既披蒸結庵才既跌座鄉人知者因齋携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手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

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脫屣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復數歲而僧徒音居禪室思棟鱗其眾不可勝數至於沃頓正覆道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

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莫而息未有火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泯之者相離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絕外汝其惡之語畢隱几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騰六十六夏入室弟子

清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運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躡自雜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數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夏服輕疎未嘗易其華室靖

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履屨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床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榮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未為能遺形骸忘嗜欲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巨重官歸依修禮

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闈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其要既得可言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曾漢所傳徒藏于窈身世俱空曾

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剋之琬琰立之岩岫作碑者仲期於不朽

李翱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蔽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未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象乎天地變化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

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賤其性馬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末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涸則弗

得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履極也

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轡之聲行步則聞佩玉

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志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東哉人人可以及於

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感耶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

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子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

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弟焚者一篇有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鈎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馬

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興陸參存馬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馬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馬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

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闢絕廢棄不揚之道義可以

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歲天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曰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馬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馬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

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應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

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未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為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

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之命故不憂安主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

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
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
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
道之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

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
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
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說
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
甚焉其心不動是弗覩之覩弗聞之聞也
其復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
中也問曰昔之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

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
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猶聖
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
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
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

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
聞道夕死可也性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
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
水之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
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

性鑿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
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
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
性人之性將復焉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
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

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所為邪邪既為明
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何
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
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萬物遊
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及其終可以
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
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
之吾不可以童童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
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

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
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
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
離而不存子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雖矣人
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

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以異於鳥獸
魚蟲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
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
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
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四其心之所

為其所以異於鳥獸魚蟲者立矣昏而不
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矣
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
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
九十百年者希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

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
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
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
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百千人無一
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馬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馬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千步寺在蘇

州城壯若千里以華言唐文刻釋氏經典自經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馬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脫莫

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出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禪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一十言應念順願

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過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首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神圖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

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見失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之讚曰佛滅度

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眾生俱設復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印空假使有人刺血為墨剝膚為紙即人知滅如筆書水噴畫水不若文石印臘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

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在古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者問仁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

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懷頭顱祖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

鏟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頭而坐眾驚異以白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

名父之徧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麩落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至數百眾嘗示眾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邊得更說什

麼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教保護此事不是你諱詰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

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
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
擾皆是來禪問道吾此開無道可修無法
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
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是凡夫阿

你須自看取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
暗裏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亦重師嘗著
玩珠吟二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
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智境渾非
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

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因象先天地玄
泉出杳冥本則非鍛鍊元淨莫澄淨禁縛
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
還生鑿照崆峒寂籬籠法界明對凡功不
減起聖果非盈龍女心親敲闍王口自呈

護藏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
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
非爲說開名忽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
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窺開程識心心即
佛何佛更堪成

時有凌行婆者嘗謂浮杯和上與喫茶次
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
杯無剩語婆云我不恁麼道曰你作麼生
道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冤苦杯無語婆
云語不知偏正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

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
南泉語乃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
一禪者見婆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
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箇措婆云會麼一
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
口唾在一云未審和上怎生問他州以棒
打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打
數棒婆聞趙州恁麼道乃曰趙州自合喫
婆手裏棒在後有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

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乃合掌曰趙州眼
放光明照破四天下後趙州令僧去問恁
生是趙州眼婆乃竖起拳頭趙州聞之乃
以一偈寄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渡報
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亦以一偈答曰

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園裏
喪目前機

姜文宗喜食蛤蜊一日御膳中有蛤蜊劈不
破者忽變菩薩像帝驚異有旨送興善
寺今衆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也或

對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詔問
之帝召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始
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形得度
者即現菩薩形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
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

此以爲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
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
法矣何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
觀音像奉祀焉

聖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
殿論道

聖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
汰僧尼濫僞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殿大內
靈像俄暴風率起舍元殿鳴吻俱落發三
金吾仗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光化門墻

亦朋友民震怒帝以訓兩請忤天意幽詔
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內聖像風遂頓息見
舊史五行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
注誅誅宦官不克事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州新鄉人將示寂

第一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
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
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
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騎燈幻其來久
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

馬祖後歸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
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公巨請下山
伸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陸嘗問弟子
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
取聚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

界現成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他
日又云弟子薄會佛法泉云十二時中作
麼麼生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階下漢泉
又云不見道有道者王不納有智之臣一
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

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
泉頭十八嘗示眾曰道箇如如是藥
了也今時師僧直須向異類中行又曰我
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
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

我不是深深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
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才
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見隨他因
果更有什麼自由分又曰老僧十八上解
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你商

量須是住山人始得珍重無事各自修行
大眾不去師復云如聖果也大可畏沒量
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深深且不是我
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
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

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人擬鈍箇
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
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否有無作
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平問者總
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

時人擔佛著肩頭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
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汝
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惟仰以為絕唱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吾山圓智

禪師告寂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禁
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
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若侍立次藥山曰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岩問藥山曰智師
兄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今日背痛
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曰師
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

問取和上僧問云居切忌道者意恁麼生
一棒打破龍蛇雲岩臨遷化時遣人送
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岩不知有悔當
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
子王覽云古人患道遠有也夫云雲
子若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

馮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病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賺麥間無神

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上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

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上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示疾有苦僧眾慰問法候師曰有受非債子知之乎眾皆愀然將行謂眾曰吾當

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閏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實相

東改開成○元年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

端甫卒史館修撰裴休製碑曰古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焉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

也和上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覺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頰高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

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與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重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涅槃唯識大義於安

國寺素法師復夢覺僧告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臺括川注蓮原委會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枕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辨與無何謁文殊於清涼

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微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後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

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上符彩起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

區夏縛吳幹蜀潛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江海無驚浪蓋參用真乘以吐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

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符契契與掌內厥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承清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履當仁傳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餘萬偏指淨土為息有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戚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

禪書而上即衆生以觀佛肆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羣迷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

一日向西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獨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遠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殯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

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度守遺風大懼微猷

有時埋沒而閉門劉公法綬深道契彌國亦以為請願橫清塵休嘗游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執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

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執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霄趣真則滯涉偽則派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柵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昏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關讚

道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宇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未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耻之無胎穆動靜無綸緒粒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偽勿迷陷邪心勿固守闢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慧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

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達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

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較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關表稱於慈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答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來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供養有旨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闡維舍利光明瑩潤古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歲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鼎雪沃剎

溪霞橫維嶺真室窈窕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雜微休命實際龍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烟乎禹質元聖孳靈德雲冉冉疑眸幻形谷嚮入耳性不可為青蓮出水深不可聞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

終克諧適莫鳳藻琦遺演秘密深翰風
生供盈二筆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速竟將
流龍飛遷颺跡新五頂光街二京躍出法
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啓迪羣
篇_二芒與甘露飲變黃金獨懷生保又聖主師

資華與遊齋貝葉龕宣譯場獨步譚柄一
揮幾回天顧王庭蘭法傾河湧泉屬辭縱
辨玄玄玄玄訖納命衣清涼國跡不有我
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
錫統天下僧帝網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

周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
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遠至奏啓石
驗嘉風蓋熾勅俾圖真相即無相海印大
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質何所察即事之
理塔鎖終南

勅寫國師真華安大興唐寺文宗皇帝御
製黃曰朕觀法界曠闊無垠應緣成事_三
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啟門春有法界我祖
聿尊教馭海岳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
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曰海光凝九州

慶溢啟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
請蓋仍師臣休保余遐厯爰抒頌毫式揚
茂實真空罔盡機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
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萬儀煥乎
精舍

製象恭_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顯
為_燬是年正月六日圭峰宗密禪師示寂相國
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
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

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最後
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相傳別行于世
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起一切
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
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

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
來至曹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
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
禪師師於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
世其宗系如此師家少通儒學一日偈

遂州未及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在定
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曾赴齊次受經得
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
師師印可乃詣東京照曰菩薩人也誰
其識之次謁清涼觀觀曰毗盧華嚴能從

我游者其決乎及因漢上僧授華嚴新疏
選譯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
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
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為禪藏并書傷議
論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

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
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
者為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
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
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

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
心而證者為法隨行而起者為後得未必
嘗同也然則一心者為法之所生而不屬
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
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

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夜者九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行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

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馬大牛不超過無以馬大士

故禪師之為道也以知見為妙門以寂靜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慧斷為劔矛破內魔保助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纒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正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接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答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

傲很不忘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歛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情則奮自榮者謙自聖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而為近住者有

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懂懂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

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馬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眾凡數千人
奉○五月上庚命太子監國上崩他士
真立類王為太子即位李德裕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三頁中六行至七行「七者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經無。
- 一 一四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於」，經作「以」。
- 一 一四頁下九行「辨為」，經、清作「辨為」。
- 一 一五頁中九行「性人」，清作「聖人」。
- 一 一五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四」，清作「肆」。
- 一 一九頁下七行第一五字「捷」，經作「絕」。
- 一 一九頁下一八行「唯議經論」，清作「唯識經論」。
- 一 二〇頁中一五行紀年「成午」，經作「戊午」。
- 一 二〇頁下五行第一一字「目」，經

作「日」。

一 二〇頁下九行第一五字「比」，徑作「此」。

一 二二頁上三行「摩訶行」，徑作「摩訶衍」。

一 二二頁上一九行眉註「當房憤問」，徑作「憤房間」。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藝三

嘉興路本帝祥符禪寺住持華志念常集

青武帝改會昌

穆字第五子母車太后仇其性暴急喜怒不當年三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藝二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

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

歸直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

錄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

親受法錄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

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是年十月潭州雲岩巖禪師卒鐘陵建昌

人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未未悟

玄旨侍左右二十年文化乃謂藥山服勤

已久山問師作什麼曰擔屎山曰那箇聲

曰在山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山曰

何不教並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

麼道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師於言下

契會一日藥山問汝解美師子是否曰

是山曰美得幾出曰美得六出山曰我亦

美得曰和上美得幾出山曰我美得一出

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曰承

長老在藥山美師子是否曰是瀉曰長美

耶還有置時曰要美即美要置即置瀉曰

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道吾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杖

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

麼生會吾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

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

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

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

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

歸窳壽六十茶毘得舍利千餘粒塔曰淨

勝勸謚無住大師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光祿大夫

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

錄左輔閔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為河

南戶曹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

勅業猶近梁隋卿相大夫或緣茲弊自今

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月列聖

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

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銳意求

仙師事歸真歸真乘寵每對必排毀釋氏

非中國之教靈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

之歸真復請與釋氏辨論有旨追僧道於

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辨捷精狀

道流不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禮樂一憲度

則天下治吐納服食蓋山林匹夫獨擅之

事願陛下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諷玄

賦詩以自釋玄立進五篇有鶴背傾危籠

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特

放還棗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

數十人雖不能格武之惑然已見吾

法中之有人也及唐高祖議沙汰而

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

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凡自

大曆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多趨

禪林至是武宗議廢教而主法者才知玄一人而已雖武宗盛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屢變故之際無一解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

^四正月作望仙樓於禁中時集道士於其上詩咨質仙事時趙歸真符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聲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

第歸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羣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為趙鍊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濼煩耳至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繇是宰相不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真等膠固排毀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

千六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關奏據今式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各留一寺凡有列聖尊容並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街諸留十

^五

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毀其行香日官吏宜赴道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中書門下又奏曰天下廢寺鐘磬銅像委監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

具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等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

^六

八月制口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因染習募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家而漸不

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洎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

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借擬官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流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執此兩端而以經邦豈以

^五

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我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未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靈源成百王之典法即人利衆予何讓

焉其天下所拆寺還俗僧尼收充稅戶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凡六萬區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錄至是發背躁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贊曰昭肅削浮圖之

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妄求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斥異方之教况身毒西來之法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

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舟之戲詎可正以威詔而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伎代不之人雖荀卿孟子之賢未容抗論一朝隨殘金像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匹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

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將俟河清昭肅頤頤稱明斷然聽斯蔽矣史見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釋氏始末甚詳當時黃冠象龍傾害吾教然亦

大臣李德裕輔成其事也新史曰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法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嘻武宗非明智不惑豈特於釋老好

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專權用事明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功而朝野積怨已甚使更久權則與李林甫又何異乎古曰上流之罪之罪天似其罰美夫或難應碑曰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釋宗閣下怒

聞人語謂是盜為連泊衣帶之內俄而空有米水執版宣曰塚尉何在有二吏出應曰在矣米水曰錄海西居使者至也未竟日計程十八日居米水曰何稽吏曰李與坐殿聖方減菜一紀雷與海西居同錄其碑而呈美時有實家自東來俱尋不見是年武宗果卒併錄之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始封七王讓位與姪文宗武宗後武宗不道推亡況於官削官者仇公武潛收殺之彈兒髮為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法以大漸立三月詔曰會昌五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葺住持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

左僕射上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瀟剝抉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能順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志形骸者後復進用又皆幼君偃蹇蓋不合居官輒病

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跡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彌醉吟先生自為之傳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景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

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家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式之百數不差九歲暗識音律其薦於才章蓋天稟然既卒以其所居弟施為佛寺宣宗思賢

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為相居易嘗足肖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為之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彌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彌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彌阿彌

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切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沙

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我何獨如是我唐中大夫太子

少傅白居易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

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私誓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

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讀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弟切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驕諛佞以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兼直者必棄向善者

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僞生加諸之費計有逾於指康罪實見於欺天僞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昭竊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見親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

有畏忌奪他人之怨績爲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情成吳湘之愆獄權爾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體久爲含容雖降其官榮尚蓋蔽其醜狀而昭昭未已乾暢無聞積惡既

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戶未幾德裕慚念而卒乃見夢哀訴於宰相令狐綯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強魂雖死亦不哀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牒凡爲狀者皆門生故

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爲會昌一品制集序鏞張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寧不悞

後來者乎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觀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

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巖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彌寧有僧來忝方屣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

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正月五色雲○後河漢沙伊爾等十
中現佛真身一州之地於是開元基
如故

黃藥希運禪師是舜師福唐人姿貌豐碩
游方晚趨江西叅馬祖值祖歸窠乃見百

丈問馬祖平日機緣大舉再叅馬祖掛拂

話師於言下大悟曰予他日嗣馬祖去師

曰不然今日因師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若嗣馬相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

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

是混迹于衆後於豫章遇觀察使裴休道

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汝等諸人

欲何所求遂以棒趁去而衆不散因謂之

曰汝曹盡是噯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

人但見八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

上

老漢行脚時或過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

頂上一錘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

供養他可中總似你如此容易何處更有

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還

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尊宿聚徒闡化又作麼生師曰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

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

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

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

橫說豎說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

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

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處極

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

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

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

過一生命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美將

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

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黃藥勸

蓋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奉詔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

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

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

十一世此土私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

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場化得

法雖一時開導發悟有須漸之異故曰南

須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彌也帝曰何

名戒定慧對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

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鑿無惑為慧

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善巧之門也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

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

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

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覺

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

名則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

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

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

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

階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

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

世為天人師隨報器而說為上根者開家

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悟是以

佛為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

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觀上

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呪求佛如
日如來種種說法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千
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
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
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

與人但示眾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
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
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
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
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

佛者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馬依佛戒
修身恭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
之迹帝曰何為須見何為漸修對曰須明
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
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

是日辨對七列方莊帝悅賜弼圓智禪師
江州刺史崔顥復廬山東林寺顥自為之
碑其略曰佛之心以變化執智化也以福
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
獄化愚切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

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
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
則失其道靈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靈於
物者覆其宗旨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
為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靈物之病

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視其甚理而
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
心其道甚繁樂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
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
州奉例詔予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

樹嵐光熏天峭嶂湍鳴松韻冷然可別愛
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又曰
嘗觀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辨若
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
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止

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
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開歌
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
不能回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俗薄臣以
功危主以疑修澤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

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
然熱者搏糞者居素前入不暇自數者
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
遠師也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
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

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羨矣
奔瀉山靈祐禪師示衆師嘗示衆曰夫道人
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
切時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
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瀟邊瀟

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
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作道人
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
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
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

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
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
法教渠修行趣向後聞入理聞理深妙心
自圓明不居感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
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

愚為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
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
性命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嚴之
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盡情累外生死
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若
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辨巧應無所
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
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
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
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野城郭
不必館無春夏秋冬時之行無得失是
非去來之迹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
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局於
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

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
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
其傳是皆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
北有山名大瀉蟠木窮谷不知其徧幾千
百里為窟豹虎兇之宅雖夷人射獵虞途

樵 見背闕來游庵於野會非食不出栖栖風
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
死生忘憂患冥順大和者孰能於是哉昔
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夫子猶稱

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
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
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
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
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
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
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
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紀綱而於師
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
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

宗毀寺遂僧遂空其所師遷聚首為民惟
恐出黃黃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
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
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為其
徒列又議重削其積髮師始不欲戲其徒

日爾以鬚髮為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
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諸
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
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
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大瀉之南

如寃譬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淫
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
弊猶振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
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
之暇以至溘焉而盡親友不翅如行路利
養慈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
後嗣淫漸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
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
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
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相矛盾故

阜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
鹽彌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
靈者而以精神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
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
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感息煎熬形器起

楊水圍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於是邈三十載通師之徒有審度者以師之圖形自大鴻來知予學佛求為講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絕特之度者也既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予笑而諾

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不專以廢大鴻之事云

○語修天下祖塔未解賜賜
者所在以開太常考行須賜
○勅法師辨章
為三教首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

藏經高士李節錢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灑滂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

釋氏
問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膏肓而色疑氣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構鬼恬然保順同六有扎瘡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臂耳曠而目眩於

是功射之術用焉攘禱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孔子典教特之道風維衰漸清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

於是其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燒而散扑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靈相乘夫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節則聚歛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掎剋之吏貴矣

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焉恣俗於是有汨羅之容有負石之夫人人怨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

其
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隨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是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

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之興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闢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自

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為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懼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執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琬宇毀撤如掃天

子建彌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也有釋踵言警辨有誅獨曰太原府國家

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師司空范陽公天下
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
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止游既
止謁單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
成蘊秩者至釋祠不見毀而副剩者又命

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
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
東而歸於湘馬嘯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
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
立之且亡其書非有跡言遠識而誠堅孰

克弘之耶吾喜跡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
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
以詩詩曰湘水猿狖兮俗獲且復利殺業
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
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狹

狖騰竿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烟冥山樵
席卷兮櫛床閑偃仰兮嘯詠詠長波兮何
時還湘川起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庭兮
蘭被春晚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
湘川水

黃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譜等上驛諫
之詔答曰朕以躬親庶務萬機事繁訪聞
羅浮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不老乃
遣使迎之其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
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為戒卿等職在

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為
吾諭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亦不能相
惑第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一言耳未幾軒
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年可致否
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哀樂廣惠澤則與

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為長年不假外求
也帝敬重之
○字寓於洪州物觀寺寺在洪州山
志第○字寓於洪州物觀寺寺在洪州山
志第○字寓於洪州物觀寺寺在洪州山
志第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敏用法無私
恭謹節儉慈愛民物後諫如流天下稱焉

小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悟然曰可以開
語因問閣細事或譚宮中游宴一刻許
復正容曰卿等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後
日難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嘗謂人曰吾
十年秉政承恩過然每於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流也
舊唐史贊曰臣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
皇帝器識深遠又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
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若
右大擾窮民泊大中臨御一之日權專欽

幾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關寺龍氣由
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徽穆若清
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
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侍膳輒不舉樂
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

怠墮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賓僚
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
門先以龍腦盥金籍地獻文卷命去之官
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誠曰勿
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

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淨山人軒轅集訪以
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
異帝益重之及堅謂還山帝曰先生捨我
亟去國有史者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
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宜運

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無闕雖漢之
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
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憮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
之情偽靡不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嘗

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
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
特甚唯舊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
貶之謂宣宗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

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
寬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
勤治道則謂以察為明然則從而可
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誠然
也

補恒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
天竺僧來即洞中燭盡十指親親妙相與
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靈跡始著其後日
本國僧惠鈔自玉臺得菩薩画像欲還本
國舟至洞輒不柱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

之門張氏屢親神異經指所居為觀音院

到城與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眾求嘉休
荷戶刻之彌月像成而僧不見今之所設
是也

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
大士現相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
寺建於梅嶺山之陽賜額寶陀祈禱兩賜
輒應迄今
元朝降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邦家永延

帝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二四頁下八行末字「狀」，清作「壯」。
- 一 二四頁下一八行「惠乘」，清作「惠垂」。
- 一 二八頁上八行第八字「奉」，清作「舉」。
- 一 二八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狀」，經、清作「些」。
- 一 二九頁上一三行末字「明」，清作「相」。
- 一 二九頁上末行第四字「劫」，經、清作「劫」。
- 一 三〇頁中五行第一二字「卷」，經、清作「卷」。
- 一 三〇頁中一六行第四字「遂」，清作「遂」。
- 一 三〇頁下一四行末字「史」，經、清作「史」。
- 一 三一頁中四行「特之」，清作「持」。

之」。

一 三一頁下二行第七字「須」，清作「清」。

一 三一頁下五行末字「自」，徑、清無。

一 三二頁上四行首字「止」，徑、清作「上」。

一 三二頁下一八行第八字「謂」，清作「請」。

4869 B 4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藝四

嘉興路本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唐 懿宗

懿宗皇帝子好聲樂道安政弊廉復迎佛骨而曰生見之死無復年三十六歲年改咸通

咸通

咸通十四年

杭州大慈山家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

頂骨圓覺其聲如鍾出家於井州童子寺

受心印於百丈禪師結茅於南岳一日南

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

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

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

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

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

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

江大慈山上堂示眾云山僧不辭茶話只

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

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東山素缺

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

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味甘如飴

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濁矣移來在此

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岡上此老初

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趣行脚龍作浪花供

撫掌至今遊入灌漑罷卧聽空塔環玦響

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咸通

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

五十四倍宗識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制署法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前朗州德山宣鑑禪師湖南人姓周氏博貫

三藏嘗講金剛經時以問金剛名之俄慨

然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與無學吾知之矣

乃盡棄其智謁龍潭信禪師問父鸞龍潭

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

龍潭是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

曰暗信點紙燭與師接得信即吹滅師

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

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

牙如綉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

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

年中初武陵太守薛延望相德山精舍

延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示眾云於已無

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

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

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釐繫念三

塗業因督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

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狀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去莫向這裏局

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

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

亦無一法與人至是將終謂眾曰捫空追

響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端

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鵬六十有五時咸

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敕謚見性大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

參黃蘗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蘗未絕運便打如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

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去師至大

愚問黃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過云黃蘗德慶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是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楞住曰尿床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師於

大愚助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黃蘗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女等諸人面門

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

師乃打師問木口和上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咩師曰咩木口曰老无作麼生師曰進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莫是和上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開今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東麻谷到參教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擲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上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上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

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未點穿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滛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偏抽牽全藉裏頭人師又曰夫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粟吹毛用了急須磨傷單坐逝

教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具如宇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號招賢初住麻苑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嘗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得已向女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女道三世諸佛共十方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女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求發

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有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乃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宇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

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直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云碍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問如何是佛性師偈云佛

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人行履慶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問善財無量劫來爲什麼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女從無量劫

來還曾游得徧不問如何是普賢身師云舍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向什麼處去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生緣十方真寐滅誰在復誰行師因臨濟示衆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一如

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女用伸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曰真下似箇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立洞山良价禪師示寂師會稽人姓俞氏幼出家年二十一性萬歡受具者謂南泉值馬祖忌日設齋泉問衆曰今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

師曰和上莫壓良鳥賤次謁馮山問曰頂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馮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上道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和上同時慕道者不馮曰此去石室相

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予之所重師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曰和上還聞不岩曰我若聞女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上說法岩曰我說女

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耶師乃迷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岩問什麼處去曰雖離和上未卜所止岩曰早晚却來曰待和上有住處即來岩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岩曰和上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岩曰承當這箇事大須細審師猶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古因有偈曰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大中未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盛化於高安之洞山嘗因雲岩忘日修齋僧問和上見南泉發跡爲什麼與雲岩談

齋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僧問和上還肯先師也無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非常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水線下不明大事最苦師問僧名什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女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尚未分明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聞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德慶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寐謂眾曰吾有闕

名在誰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有沙彌曰請和上法號師曰吾闕名已謝問和上違和

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上曰老僧看他分曰和上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教

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眾無對遂剃髮披水令撞鐘湛然而寐時學徒千餘人號勸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辨惡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

七日食具方備師隨眾齋畢復謂眾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誼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寐覺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高三丈材用沉香塗髮縛龍鳳絕馬金鈿之上施佛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馬神像以人高數亦磬道以障前被綉囊錦褥環嚴絕甚特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為贊唱宰相蕭做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

踐今筆梵言口梵音不若微謬實濫罰振歎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

宗避巢賊幸成都遣御史郭遵賈璽書徵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允隴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訖即隱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甚上有

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徹微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為僧統或謂玄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鈇法師鈇在世嘗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類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資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康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揮進士第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

壁畫歎曰容儀可觀高僧何在特有數僧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禪者麼僧云近一僧至似禪者休命召乃黃藥運禪師時未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

諾運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入遂迎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宛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幾年七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為人臨籍操守嚴正進止雅閑宣宗嘗曰休

真儒者居常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其圭峯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序為禪藏而都序之休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如心演性相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
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
特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
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
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

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
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蓋是正
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
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門戶各自開張以
經論為戈矛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迂變

法迷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
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禪師又
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前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禁釵劍

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
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
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
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殊頌漸之同異
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淺深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呻以吼之
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恐性命之天殤也
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
闢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慧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

豈委曲回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巨大悲
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
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單一
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
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

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
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為一味但
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
有露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曰如來之言
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
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
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據矜於其
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

可以報圭峯之劬勞德矣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
法門寺迎佛骨於是金銀為剎珠玉為
帳孔鸛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
為簷柱陸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

香輿前後係道緞玉瑟瑟幡蓋珠練以為
幢旌費不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綵觀
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迎拜引入內道場
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
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

皆裹土為剎相望於途光景盡見京城高
皆相與集大衢作僧基綬闕注水銀為池
金玉為樹集衆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
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繼承洪業十有四年
頃值冠與王師未息朕憂動在位愛育生

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為百
姓祈福今觀觀之衆隘塞路岐載念狴牢
寢輿在慮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漸當暑
毒繁於縲紲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
逆滅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

翔都人者董辭餘皆嗚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感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

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散斲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喜觀譯差毋不可研詰華人之論誕者又攔註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奉祀之初宰相王績以綠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夜咒覓異禳冠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為賤臣嘻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寬愈頌死憲亦

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乎懿宗不君

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與眾無知之場焉庇百解之蔽以死自擔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

嗚呼運移祚彈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也屢欲真其辭而為之解嘲及得大顛對退之之論李節贈疏言之叙凡予所

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憲懿二宗誠為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三教詔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被禍此亦不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虛等徧用與眾

庶同功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所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奉之者非正見也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景文斥其奉之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豈良史之謂哉

早僖宗儼懿第五子十一即位年二十七崩

葬靖陵改乾符〇是歲并州民生〇王仙芝聚眾於長垣〇王仙芝作亂〇黃巢應之〇是歲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闕

李改廣明〇田令孜來〇巢賊入長安闕號

李改中和〇八月〇拓拔思恭以兵赴難以之權夏統節度使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蒙禪會勵力承承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上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來船子和上去師曰訪得獲吾道吾曰彼師上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
羅詣華亭會松子敏權而至師背道契微朕
不留語見知師比欲遁世忘機尋以學者
文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
唐寅海衆卜于夾山遠成院宇師上堂示

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
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
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

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
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
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
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
人定得許女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

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
何處更疑佛疑祖皆汝生死有智人笑女
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遵求目前迷正
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
上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月

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
師曰只爲悟迷都闍黎師說頃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
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揀抱子歸青
嶂裏鳥嚙花落碧岩前師再闍玄樞追于

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
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
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女等善保護如
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
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

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誡傳明大師塔曰
永濟

去黃 八月果所著同州防禦
使水滸來作碑銘今志
卷第 四月李光裕與藥師
于滑橋飲之後藥師
眉展 七月李師出遊黃栗於
鹿谷其碑林心行樂符降

光啓三月帝歸于京師十二月廿五日
中堂殿
殿後帝葬于鳳翔北
之兵入于京師
劉拉焚燒遂馬五
驢馬自是天下崩裂
是歲岩頭豁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柯氏
少落髮抵長安受具將講席習經律次與

雪峯欽山結伴優游禪苑初造臨濟值濟
迂化見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上仰
山擬取拂子舉之師曰不妨好手次見德
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什麼師吐
之山曰老僧罪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

案便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
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什麼處學得
這箇虛頭來師曰全終不自護山曰向
後不得辜負老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
日飯運德山托鉢至法堂上峯驢飯巾次

見德山云這老漢鍾未鳴敲未響托鉢向
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
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問差侍者與師
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
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

擗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
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
山果三年後迂化問古帆未掛時如何蒼
後園驢喫草上堂謂衆曰吾嘗究涅槃經
見三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禮

拜請蓋師曰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臂開面門豎亞一隻

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覺是第三段義時小岩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鐵裏滿盛油問如何是道師

曰破草鞋拋向湖裏著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眾皆辟地判師端居自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餽遂割刀馬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壽六

十有一後唐追謚清嚴大師有嗣法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帝改文德三月帝崩

昭宗輝懿第七子為君俊頴有興復志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雖有智勇而不能為

年三十八為朱全忠等弒于御帳葬和陵在位十六年改龍紀

改大順(此下隨所在十三廢朝并五代)雷氏曰

西秦茂貞 茂貞號秦鳳翔三七

吳行密 揚吳淮南四主四六

吳越錢 錢抗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 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楚殷 馬楚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荆季興 季興荆南五主五七

閩審知 王閩福建五主五五

南漢隱 南漢隱廣五主六七

蜀知祥 知祥後蜀二主四一

南唐昇 李唐江南三主三九

殷延改 延改號殷建州三年

東漢吳 東漢崇原四主二八

西秦茂貞 字正臣 本姓宋名文通 諱野 人諱野父諱青諱野 茂貞明中破巢功大傳幸與 茂貞明中破巢功大傳幸與 茂貞明中破巢功大傳幸與 茂貞明中破巢功大傳幸與

是年仰山惠寂禪師示寂韶州懷化人也

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

幼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

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升

堂與祐問曰女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曰

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知是

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

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敏之無窮思盡

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

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有五載凡有言句

皆為後世宗範一日師問瀉山曰和上浮

漚識近來豈未瀉山云我無來經五年也

仰曰若恁麼和上如今身前應普超三昧

頂瀉山云未在仰曰性地浮濕尚寧然燈

身前何故未瀉山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

任仰曰如何是未敢保任虞瀉山云女莫

口解脫女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

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也須汗出疑

子女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及領眾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上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遂遷止仰山示眾曰女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女無始劫來背明投暗

善

主

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女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寶概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

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上真金師云鑿鐵擬開口驢年亦未會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五百七百眾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

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女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云在若未得本

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瀉山和上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師因歸瀉山省親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者師曰愚寐

善

主

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嘆曰此是從上宗門爪牙祐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之與無師曰愚寐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聞黎僧回首師曰和上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能散六斛鹽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云云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云

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當情者瀉山聞云寐子一句疑教天下人僧

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

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女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曰女還思彼處不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女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師曰女解猶在境信位即

是人位即未是據女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瀉山一日復問師曰女向後記得人不師曰若記只記見解瀉曰何以如此師曰西竺般若多羅識二千年事至時毫髮不移曹溪亦識身後有難及至

善

主

亦無矣今時還得不瀉曰此是行通我是自宗通亦是學禪未問六通師曰某謂見解宗通語絕滲漏屬語密行解照用自辨清濁業屬意密某未齊曹溪與般若多羅不敢轉記瀉山深然之先是師預示偈曰

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
手攀膝屈至是兩手抱膝而逝師之異迹
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實錄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六頁上五行首字「却」，清作「卻」。下同。
- 一 三六頁下一行首字「教」，徑、清作「教」。
- 一 三六頁下一〇行第一五字「求」，徑、清作「未」。
- 一 三七頁上一八行「請女」，徑、清作「倩女」。又「伸云」，徑、清作「仰云」。
- 一 三七頁中二行第一二字「者」，清作「首」。
- 一 三七頁下三行首字「抵」，徑作「抵」。
- 一 三八頁上二行「分明」，徑作「分明時」。
- 一 三八頁中三行正文第四字「赤」，清作「尺」。
- 一 三九頁中一四行「露語」，徑作「密語」。
- 一 四〇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贈」，徑、清作「贈」。
- 一 四一頁上二行末字「朕」，清作「朕」。
- 一 四三頁上六行「假設」，徑作「假說」。
- 一 四三頁中七行「還說這箇不說」，徑作「還識這箇不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藝五

嘉興路大吉祥符尊持華本念常集

手改景福

異改乾靈

○具行密字化源姓楊氏廬州合肥人

姓

家世微賤有勝力能舉千斤丹三百

里為奉州步健破巢功大昭宗封淮

南王進封楚王梁祖封吳王卒是年

始封至梁祖二年據廬州十二年壽

五十四子溼據淮南

義乾靈四年趙州從諗禪師示寂閏歲一百

二十師曹州人姓郝氏落髮未具戒便造

南泉泉一見深器之一日問如何是道泉

云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趨向不曰擬向

即乖師曰不擬如何知是道泉云道不屬

知不屬不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

之地猶如太虛廓然塵露豈可強是非也

師於言下大悟自是周旋南泉之門凡二

十年次適歷諸方後歸北地眾請住趙州

觀音古刹示衆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有時得一枝草作文六金

身用有時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是

煩惱煩惱是佛問曰未審佛是誰家煩惱

師曰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

用免作麼問師還入地獄不蒼云老僧未

上入僧云大善知識為什麼却入地獄師

云若不入阿誰教化女真定帥王公擔諸

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

師云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王公加禮而去一日示衆曰金佛不度爐

不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木真佛屋裏坐著

捉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体衣服亦名煩

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地什麼處著

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女但究理坐看三

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

花何勞把捉心者無異萬境一如既不從

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拾物安向

口裏老僧見藥山和上道有人問著便交

合取狗口老僧亦交合却口師之玄言天

下推為宗門妙唱云

聖光化○聖言集成華岳玄傳釋師錄

世行于

帶上與崔胤謀誅宦官劉季述等以禁軍劫

立太子

改天復○薛全海等劫帝幸鳳翔

雲居道膺禪師示寂師幽州玉田人衆洞

山价公契悟宗旨深可之曰此子已後

千萬人把不住一日問曰昔南泉問講彌勒

下生經僧云彌勒什麼時下生僧曰見在

天官當來下生南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師問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

曰膺闍黎及結庵于後洞日感天厨奉供

洞山勉令隨方接人遂登雲居學徒奔漆

至一千五百衆普示衆曰古人云地獄未

是苦若向此衣單下不明大事却是眾苦

女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

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

不辜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

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力

汝若大事未辦須履踐玄途又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臾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言所以尋常向兄弟道真惟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弟一莫將來不相似八十老

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為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甜夾鈎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女知有的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

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的人心如臘月月崩口邊直得釀出不是汝強為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得千經萬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

自己事况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

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又曰如好獵狗只解尋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臭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十六曰不會師云不見道無踪跡一僧在房內看經師隔窗問繫念者是什麼經對

曰維摩經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有省師臨終前期五日為眾開家方便便序出世始末眾皆愕然至時端坐而化後唐謚曰弘覺禪師

皇哀帝稅天祐二年皇竟天口昭宗九子年十三年因之政原全忠七年十七歲梁王使劉勳李茂元等溫使臨景宗在位三年梁王劉劉勳王綱綱之子少帝劉劉承勳即位知周公故事天皇皇通而卒右右唐十九帝武武后凡二百九十年末末

五代
叙曰後梁朱氏篡唐閱五朝八姓十有三君五十三載歐陽文忠公注春秋著為五代史古所謂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然自秦漢而下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君臣父子

之際所不忍願聞者莫更不懼之多乎予嘗以唐新舊本紀參校粗見文忠師仰春秋畧例紀事褒貶之妙非他史所及因采數端著新唐史本紀畧例一篇及得五代史閱其自發述作之意與予言亦頗合然

舉春秋宗王之作裁正唐史可也以致虛名感禮而歎艷五代之君不執於枉設乎朱全忠弑昭宗滅唐祚雖王莽劉曜之惡不足以比之及其有國父子子更相屠傷不殊犬豕之死正吾教善惡因果之

効也文忠為視而不取特假春秋我魏位號朝儀以賁之卒無一辭深誅痛責便後世忠良閱之曷以泄甯中之不平乎荆國王文公嘗歎惜文公不備書而備書代史予之言蓋文公歎惜之意也至於李用石敵

糖劉知遠皆突厥沙陀夷狄之種朱全忠郭威乃中國人反不若三夷狄近人類也郭威代漢及養子世宗頗有聲然議者雖見而未知大詳
梁太祖溫啟開平○僖宗賜姓全忠禪唐

之後更名晃字匡聖本宋州礪山午溝里人父曰誠以五經教之果篡唐祚年六十一為子友珪弑矣在位六年都汴

遣洛○雷氏曰吳越錢氏杭州臨安人

備將以擊射死黃巢先鋒斬首數百巢不敢犯臨安昌以為都指揮
昌亦振錄以狀聞昭宗昭以錄為
浙東招討使既下昌遣封天下兵
馬都元帥至梁進封吳越王後唐
恭入洛陽王問金甲因稱吳越王
壽八十一立統
州二十一
○雷氏曰錢杭吳越王

燕守光姓劉氏深州樂壽人父仁恭

如之八月自號大燕皇帝
○雷氏曰光亦

五月雪峰義存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曾氏十七落髮往幽州受具綿歷禪會緣契

德山咸通中登象骨山雪峰初院玄侶奔

萃懿宗賜號真覺大師上堂僧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指示師豎起拂子其僧抱頭而出師乃不顧道愆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師曰燕不立文字語

句愆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師良久愆禮拜師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愆曰就和上請一轉話頭師曰只恁麼唯別有商量曰和上恁麼即得長慶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師默然長慶禮拜

而退師莞尔而笑師有時謂眾曰堂堂密密地道愆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什麼愆退步而立師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者得恁麼綿密愆對曰某甲到來數年不問和上恁麼示誨師曰我向前

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麼曰不敢如此和上不已而已師曰致使我如此愆從此信入因普請次師舉湯山見色便見心語問愆還有過也無愆曰古人為什麼事師曰雖然如此要共女商量曰恁麼即不如道

付鋤地去又嘗普請次師問皎然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普愁人古人意作麼生皎然側戴笠子曰這箇是什麼人語又問曰持絰者能荷擔如來然乃捧師向禪床上著一日紹鄉隨師經行次見羊葉動

師指動葉示之鄉曰某甲怕怖師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紹鄉從此開悟安國私瑤參師師曰甚處來曰江西師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上道師曰道什麼瑤曰

什麼麼處去來一日師見瑤忽擄住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上惟私瑤不得師曰雖然如此爭奈肯復許多師僧何太原坐上座參師禮拜訖立於座右師才傾視乎便下看主事異日師見瑤指日示之手搖手而出師曰汝不肯我

乎曰和上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上師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眾僧晚參師在中庭卧乎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上較此子師便起去師居閩川四十餘年法席之盛卓冠天下常不下千五百眾臨終出遊

藍田莫歸浴畢中夜示寂壽八十有七十一月玄沙師備禪師示寂師以為漁家子年甫三十始出家具戒習頭陀行與雪峰師資道契雪峰每歎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

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者有罔未決必從之請益師上堂時久衆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之曰看總是一樣在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兩片皮盡來簇著老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十方諸佛把女向頂上著不敢錯悞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相繼盡道承釋迎我道釋迎與我同恭汝道恭阿誰會麼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

汝道圓成正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閻浮提日度世間人所作興營營身活命種種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麼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感光既現直是天人眾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女感光乃至諸佛成道果接物利善莫非承女感光只如金剛體還

有凡夫諸佛麼有女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去女既有如是奇特會麼努力珍重師初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欽服聞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幾千人室戶不閉師應機接物垂二十年所

演法要有大錄行于世沒年七十有五閻帥賜號宗一禪師

楚殷字勳閩姓馬氏許州鄆陵人也世王至末帝貞明丙子始建國雷氏曰馬楚湖南五主五十七

蜀建字元圖姓王氏許州武陽人也

荆李興字昭孫陳州碭石人本名李昌少馬汴州李諱家重累祖

初集宣武讓入贊養為子見姓朱氏與因讓故得見梁祖祖見身之亦命為子因姓朱氏後拜加封王使姓高氏唐莊宗開蜀有功封南平王其人將之立荆南二十年壽五十七

吳渥字承天南一年壽二十三為

閩審知字仲通姓王氏光州固始人代從德有弟知宗進封王審知福建十八年王閩王王審知壽六十四

雷氏曰五主五十七

南岳山惟動頭陀集光化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為續寶林傳

辛梁祖疾甚鄂王友珪左遷萊州刺史不行

乃微行詣左龍虎統軍韓勅謀入伏禁中友珪僕夫馮廷鐸刺帝于寢殿矯詔友珪權主軍國之務發喪即帝位初梁

祖温畧地於宋毫間偶與送旅婦人野合而生立未一年友貞貶為庶人改年元鳳

嘗末帝友貞一名瑱温弟三子聞友珪亂起兵討之既殺友珪命趙鼎傳國寶至汴

迎王即位更名鏗且都汴蓋祖地矣唐
使皇甫麟後補之在位十年乾化

字政貞明

字晉兵七萬來伐○遼主阿保機稱帝立國
號大契丹政元天贊遼之始也中國前

載遠夷草昧無可考故其年代不可得
而詳也其父幹里為夷離中繼中國刺
史主生而拓落多智雄健有膽畧好騎
射鐵厚一寸而洞之夜獲則有光左右
莫不驚諸部畏服之有宋相安
至天祥為金破之治國十一年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
名契此形骸腰腹感額瞠腹出語無定寢

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
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醃醢魚
俎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
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露身人以此奇
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

無惑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元
陽即曳高齒木履市橋上登膝而眠居民
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
曰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
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

上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
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上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
福曰鳥只如此鳥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
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上在遼裏作什

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未也歸宗和上
師曰女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
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是
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
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

竟出家兒若親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
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
非凡復若乎不穩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
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

明無量清高構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
愁諸慮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
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
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傷畢
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
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
東堂全身見存

丁丑

漢襲初名品德之唐子生于外舍身
式七尺承父襲封南海王是年

建國號

二年更號漢壽五十四

年立三十一一年襲者蓋採周易飛

癸

蜀衍字化源建之第十一子母曰徐
之義爾

位荒

六年唐郭崇勳伐之

庚

具溥字第四下立不改號治十七
年壽二十八南唐昇滅之

壬戌龍德

策上聞李嗣源兵至令皇甫麟殺已嗣源兵
入城國亡

右朱梁二主共一十七年晉李存
勳滅之

後唐姓李氏王上德雷氏曰唐武成
帝

周本四

武皇帝克用世號朱耶出于突厥後自號

赤心以除州功大勳宗聯姓李氏碑定
天下莊宗即位天祐五年堯恭陵屬門

莊宗存勳太祖嫡子母曹后帝英武善戰
滅梁代之自梁祖二年立至同

光三年四十三歲 改同光
前拜河南神農 朝廷封李茂貞為秦王○高季興為南平王

魏府與化存獎禪師詔入內庭帝問禪要御賜馬一疋不慎墜馬傷足至次年示疾

帝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展開幙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化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濟師嘗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

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遂打師示教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女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女道末在何故

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女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勸克宵語具傳燈

吳濟於石頭城上建請
空祖已願
朝廷遣周德威執劉守光至鴈門今存鴈

前蜀改咸康末降勅孟知祥鎮錢鏐封吳越國王仍請署華臣
閔延翰字子選華州長平人官至四

覆改天成明宗嗣源立馬門步將生子龜馬

至烈太祖克用養馬子姓李名嗣源初至鄴都軍機勳進嗣源乃令安重海移直都兵軍勢大威嗣源不知王時從馬死欲指虎使郭從謙宋知昭王時已六及嗣源即位拾在宗中榮香告天願早生聖人馬生氏主在位八年後為臣朱弘昭

等殺之
奔徽陵

閻辨光名廷射雷知父子初延東運建州臨城劉雲善繼先志無類老兄重來至長興二年與神擊不勝為劉殺之辨好弟思神道士劉守元以左道惑之建寶皇帝后官居馬後之改元天寶

遠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

荆從誨字遵聖與之長子立

覆改長興秦王李茂貞入朝去建國之制
楚希範字子矩殷州人父于判內外其得寵而先立報尊官馬道士

孟知祥是年封○初令雕九經印

旗檀瑞像自下二十一年復在江南福州長慶惠稜禪師示寂杭之藍官人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淡年十三於蘇州通玄

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應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乃之雪峰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峰默然師設禮而退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鱉鼻蛇

女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峰然之師入方丈叅雪峰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耐問未嘗與於玄旨乃述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觀昔時諺向途中竟今日看如火

肯乃方觀昔時諺向途中竟今日看如火

襄水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
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後閩帥請
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天
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
相悉欺謬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要空

塞也無復是誰家塵裏事不肯當荷更待
何時若是利根泰學不到這裏來會麼如
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說收拾
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廣說具如傳燈錄
師兩處關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關越二

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
歸葬壽七十有九臘六十

吳越錢傳璿字文寶越長子從
立九年
閩政龍啓

閩帝存厚 明宗第六子帝疾甚王從恭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宋王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德皇帝

早四月改清泰末帝存珂 明宗子
世微 存月曰 魏氏 明宗子 存山
子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魏存 存阿 存三 存巴 存

蜀孟知祥 字 寶胤 姓 孟 州 龍 岡
太原 後 事 唐 封 為 蜀 王 明 宗 崩 祥
乃 立 國 號 蜀 改 年 明 德 立 一
年 六 月 有 疾 遂 付 子 初 監 國
是年二月功德司奏每年帝誕節諸州府
奏薦僧尼欲立講經科禪定科持念科文
章議論科以試其能不帝從奏

吳許王 明宗幼子 為 禁 丹 立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蜀 昶 知 祥 弟 子 初 名 寶 祥 年

天福高祖 晉 陽 人 父 景 休 唐 宗 出
山 陰 後 隨 亮 用 任 茂 有 功 官 至 洛 州 刺 史
史 生 帝 性 不 知 始 明 宗 愛 之 以 女 妻 之
既 而 帝 欲 殺 高 祖 高 祖 乃 逃 奔 唐 宗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之 高 祖 為 太 原 節 度 使 唐 宗 封

晉 歲 用 金 帛 三 十 萬 遺 天 遼
南 唐 昇 父 榮 唐 亂 不 知 所 終 有 婦
出 家 為 尼 出 入 徐 溫 宅 與 溫 妻
李 氏 同 姓 昇 身 長 七 尺 昇 人 溫
厚 減 吳 濟 而 立 之 年 改 昇 雷 氏
曰 李 唐 金 陵
三 主 三 九
蜀 昶 年 大 遼 國 號 大 遼
閩 延 曠 一 當 十 出 醉 運 連 運 運

吳 越 王 佐 字 右 立 準 之 子
元 永 隆 漢 度 民 萬 一 千 人 為 僧
南 漢 玢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南 漢 晟 初 名 洪 度 玢 立 二 年 改 元
陳 思 潮 等 殺 之

星 改 開 運 少 帝 重 貴 高 祖 子 有 六 子 皆
龍 之 帝 出 降 封 負 義 侯 送 至 河 入 汴 攻
右 晉 二 主 凡 十 一 年 繼 之

晉 二 主 凡 十 一 年 繼 之

南唐璟昇長子立二十四年
改元保大壽六十四
敬是年舊唐史成劉煦撰授司空平章事

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語唐主
具奏入冥見先帝言為宋齊丘所悞殺和

州降卒千餘人冤訴使汝歸語嗣君尼寺
觀鳴鐘可延父其聲吾受苦唯聞鐘則暫
休或能為造一鐘尤善吾在位日嘗以于
闕園遺我王王像藏於无棺寺佛左勝人
無知者汝以此為驗唐主遂詣无棺寺佛

滕得天王像感泣造一鐘於清凉寺鑄其
上曰薦烈祖考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
建塔葬將山出法

殷延政亦審知子延職酒淫營政
崇舉兵攻政為政敗之乃立建
州改國號殷改年天德止三年

契丹德光入晉不一年百餘萬戶
契丹德光入晉不一年百餘萬戶
契丹德光入晉不一年百餘萬戶

漢劉氏王
○雷氏曰漢如遠德
水德都汴

丁未高祖知遠復更名高其先沙陀人移居
農威重後與故地同侍明宗為偏將及
立石晉于太原以帝為侍衛親軍都虞
侯少帝遣封太原王契丹臨京師少帝
漢王相兵入於汴殺許王與太妃乃晉
開運四年也

遼世宗立諱阮番名元欲太祖孫
五年天祚治
楚希廣字德丕乾同母弟既立三
帝改乾祐○吳越侖
避你來立

旨隱帝承佑高祖二弟曰崇曰信崇子曰贊
崇子曰贊崇子曰贊崇子曰贊崇子曰贊

荆保融字德長海第三子立
楚希崇字廣之兄殺廣而立明年
李璟封楚王以單攻事任弟
李崇崇亦巨環環使連錫入楚
于金陵

雲門文偃禪師示寂師姑蘇嘉興人姓張
氏初參睦州蹤禪師州見來便閉却門師
扣門問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麼師云已
事未明乞師指示州才開門師撈入州擒
縛住云速道速道師擬議州托開云秦時轆
轤轉鑽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峰師至雪

峰莊遇僧上山即教之云汝到山頭見和
上上堂眾才集便出握腕立地云這老漢
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如教致問峰下
座搗住云速道僧無對峰云適來不是你
語僧云是某甲語峰云侍者將繩捧來僧

云某在莊上見一浙中上座教來德慶問
峰云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
師上山才見雪峰便問因什麼得到與麼
地師乃低頭從此契合決擇久之遍訪諸
方晚游廣中靈樹知聖禪師久遲師來比

至亦率衆門迎命居第一座樹將終遺書
獨廣主請師繼踵住持師上堂僧問如何
是一代時教師云對一說問如何是法眼
師云普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
水上行問乞師指箇入路師云喫粥喫飯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問
如何是不掛唇吻一句師云合取狗口問
如何轉動即不落階級曰南斗七北斗
八師乃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
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你咽喉還有會處

麼君會得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閉額又
器云盡乾坤一時將來著女眼睫上你諸人
聞恁麼道不指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
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什麼
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

拖脚折汝若是箇人問說道什麼處有老
宿出世便落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又
曰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向身一切法
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

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
與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
向上一竅在又曰彈指聲咳揚眉瞬目拈
梳豎拂或作圓相盡是掠鉤搭索佛法二
字未曾道著道者即撒屎撒尿又曰光不

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
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有箇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
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
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

檢點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又曰直得乾
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
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師居靈樹久之遷韶陽雲門廣主屢請入
內問法待以師禮往來學徒不下千人臨

終以表辭廣主毒戒學徒端坐而逝遺命
塔全身於方丈後一十七年至宋乾德三
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
招之曰鳥吾寄語秀華官使特進李托奏
請開塔吾久敵塔中宜令暫出李得其語

即以奏聞尋有旨令韶州刺史同詣雲門
開塔果見師真容如生髭髮皆長李復上
其事廣主迎真身赴闕留內庭供養逾月
送歸于塔謚大慈匡真宏明禪師有法嗣
澄遠馬

歲十一月郭威兵至上右漢二主四年郭威
周姓郭氏王本雷氏曰宗恭帝三王

幸太祖威更名廣順州唐山人父簡事晉爲

使隨帝幸李業增進供中五里東清院
回至在化門對左右隱回擊西北至趙村
爲何人郭元明判殺之帝迎劉吳子贊
立之未至兵士馬道等擁帝而立太后
廢贊爲湘陰公以威監國受廣太后詔
即位出漢宮器碎於殿郭曰自今餘華
之物毋得入宮

元廣順
中李業威王曰與元當來以紙末改
廢以元指至甲寅正月卒在位三年

遼穆宗璟名元律長子是
元以爲無王遂統等統於新州
長即太祖開寶元年九月
應曆至成
應人統于黑山下治十八年

東漢曼姓劉氏漢祖弟初名曼
馬太原守乾德四年立三

世尊示滅一千九百年矣

李汝州寶應南院禪師示寂系河止人
嗣興化將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
不是和上語師曰是其僧乃掀倒禪床南
院曰這瞎驢便捧又云諸方只具啐啄同
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便問如何是
啐啄同時用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僧云此猶未是甲問廢云汝問廢作麼生
僧云夫師乃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
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捧折那
僧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廢僧
却回汝州省親值師遷化乃訪風穴穴認

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南院啐啄同時話
底麼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
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燈影
中行相似穴云女會也

益旃檀瑞像此下一百七十七年在汴京九

印板方廣
印行之

甲世宗崇字茂先大祖子本姓朱氏亦唐
後從姑養太山祖妻先帝禮之子
節度使祖廟秘奠迎帝立於柩前咸豐
吳夏廢諸寺字年三十 改顯德○趙巨
而前葬慶曆六年 宿衛

東漢承鈞曼之次子去年曼前送
鴻雁卿在位十
三年不改號

二月詔廢天下無勅額寺院凡三萬三百
三十六所存者二千七百所廢銅像鳥
錢時鎮州銅大悲像感應異常州之士

民願以錢貸制不許及毀其背群力皆
隋腕而死遂停其半○制出家者必俟
父母命郡國歲造僧帳凡死亡還俗者
以時開落之僧帳自此始道
詔梁大梁城○詔華山隱士陳搏入見問
行狀天曆

以飛昇黃白之術搏答曰天子富有四
海不應問道還山

東漢年改天會

罕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清涼文益禪師示疾
江南國主親降候問越旬有五日沐浴辭

衆端坐而逝停龕三七類貌如生公辦李
建勳而下素服奉全身建塔謚曰大法眼
禪師餘杭人姓魯氏初究教乘傍探儒典
游方過羅漢禪師頌明大事久之卓庵而
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閣堂示

臺

衆曰諸人既盡在這裏山僧不可無言與
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擬伸問師曰長老
未開堂不答話有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僧

舉一指師曰恁麼會又爭辯曰如和尚尊
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
撥僧豁然大悟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
行於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以

激發皆漸而服膺海衆之衆常不下千計
上堂大衆立又師乃謂曰只如便散去還
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
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
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

經諸多冊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皆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

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有什麼

用慶未幾道行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

之道迎居報恩境淨惠禪師次遷清涼朝夕開法諸方叢林咸仰風化致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嗣子德韶國師文遂江

南國導師惠炬高崖國師傳化馬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會凡舉古德三昧或呈解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尋以韶國師等化狂東南遂初法眼宗旨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

氏初謁臨川淨惠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惠問子於叅請外明什麼經師曰華嚴經惠曰總別同異成壞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惠曰空還具六相也無

淨惠師憮然無對惠曰子却問吾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惠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惠然之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淨惠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鈸劍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

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惠曰子向後有五百毘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師奉禮謝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惠禪師建大伽藍既惠日水明請居

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乎昨夢十六尊者乞隨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如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眾師上堂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問佛法但

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又立僧問至道無難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惠自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速曰恁麼則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崇春帝欲濟江南唐璟大懼遣兵鄧陳覺非

地月周王

荆保勗字省躬諱之第十子在位四年壽五十九矣

趙太祖光胤位第四年征討有功授驛使殿前都監

六月世宗北伐病背癰廣瀆而崩於道恭帝崇訓世宗第四子七歲即位命宋太祖趙光胤討河東軍情忽變有飛語云不如扶點檢為天子遂立宋祖降封帝為鄭王立不一年

右周三主凡十一年

卷五

二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四六頁中六行「什麼」，經、清作「什麼」。

一 四六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法」，清作「法」。

一 四八頁上三行第一二字「底」，經、清作「底」。

一 四八頁下四行夾註左「知書令」，清作「中書令」。

一 四八頁下一六行「逆旅」，經、清作「逆旅」。

一 四九頁下五行「漢襲」，經、清作「漢襲」。

一 五〇頁中三行首字「閱」，清作「閱」。

一 五一頁上末行夾註右第一〇字「亦」，清作「亦」。

一 五四頁中一四行「關落」，清作「關落」。

一 五五頁下二行夾註「用周王翔而降」，清作「用周正朔而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藝六

嘉興路本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宋 雷氏曰 宋朝祖宗真仁英神首

曆太祖玄朗

姓趙王 大德都于汴初名元凱 祖次子生于洛陽豫武瑞恩

藏度部如周祖以馬東西班首世祖命 軍親軍遷歿前都點檢奉命征河東 晚駐陳橋驛軍情忽變奉命立之正月 四日受禪丙子十月崩于萬歲殿葬永 昌陵壽 改建隆 遼應曆十年是年十 五月

二月詔於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 賜田四項命僧道暉主之初周廢佛寺三

萬三百所毀鎮州大悲像鑄錢世宗親秉 錢洞其膺不四年疽瀆于膺帝偕太宗目 擊其事因問神僧麻衣天下何時定麻曰 甲子方大定仍對以三武廢教之禍帝深 然之及即位屢建佛寺歲度八千僧出狀

聖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為 准

歲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 披剃

荆高繼冲 字成和融之子 ○南唐李 煜立

誓改乾德 ○慕容延鈞伐荆降封冲武寧軍 節度

詔王全斌等伐蜀乙丑降于宋

賢

東漢繼恩 其父薛劍劉曼愛其賢以 氏生元何氏夫婦卒承鈞無子曼 繼元姓何氏亦承鈞養子恩之同母 弟 郭無為侯霸崇迎立之改年 十三年一

五月三月五星聚奎 ○大教東被九百年矣 桑政開寶 ○遼景宗諱明記立于改年保靈

二月十六長春節詔四海僧上表入殿虎 判史各為所知惟西衙所薦是日入內 殿門下際謂之 前所說仍賜狀不 聖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 初戊辰九 月十一日初再進全字經一藏 女部侍郎劉照古監造是年六 聖詔雕佛經一藏 計一十 封南漢銀恩教 下宋 依口入道陶教

天台山德韶國師示寮師慶州龍泉陳氏

母之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

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

龍歸寺落髮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後梁

開平中遊方詣投于山見大同禪師發心

之妙也次謁龍牙疎山各有機緣歷五十

四員知識皆不契後之臨川謁淨惠益公

一見深器之師以徧參但隨眾而已益上

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云是曹源

一滴水師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

若水釋遂以所悟問于益益曰汝向後當

鳥國王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

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

遊天台觀智顓禪師遺跡若舊復與智

者同姓特謂 身鳥初止白沙兵越忠懿

王以國王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

師謂之曰他日鳥霸王無忘佛恩後漢乾

祐元年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有傳

天台教義宗者屢懇于師曰智者之教年

祀寂遠應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慧力其熟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齋師書往彼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江南師於般若閣堂說法十二會語具傳燈書有偈示眾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開寶

幸未華頂四峰忽摧聲震若雷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寂於蓮華峰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眾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著 後周恭帝崇訓卒

汝州風穴禪師示寂諱延沼偽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

宿師爭下之棄去游名山謁越州鏡清慈禪師機語不契北游襄沔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顯公所來華嚴升座曰若是臨際德山高亭大愚為窠松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表

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眾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眾穴心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拈

其膝穴便喝院右拈其膝穴亦喝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穴云瞻院反取拄杖穴笑云盲加瞎棒倒拿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饑院曰子到

此間乎曰是何言歟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間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

偶然也問曰女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曰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如此對曰容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曰觀承入

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院領之又問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衰之馬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

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蕪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彌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木容擬議主賓存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滬和爭赴截流機穴云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偏抽

牽全藉裏頭人穴云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與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穴依止六年乃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

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佛
敲鐘耳穴云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穴入
留止日乞落村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
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
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

祐二年牧移守鄂州穴又避寇往依之牧
館于郡齋冠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
寶坊號新寺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
自遠而至升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
問來問會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

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女若擬
議老僧在女脚根底大凡衆學眼目直須
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
爲得猶爲滯礙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
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女

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叱呀地對
衆證據哮吼一聲辟立千仞誰敢正眼觀
觀著者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
與盛野老攀頰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
安貼於此明得開齋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即是開關黎黎與老僧無別亦
能悟却天下人亦能暗却天下人欲識開
黎黎拊其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
右膝曰這裏是了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
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二十有二年以宋

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登座說偈曰道在
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暮自騰騰他年有叟
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
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
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

念禪師

黑詔曹彬等征南唐○遼政乾亨

亡曹彬擒南唐主李煜歸封違命侯國除

杭州慧日永明智覺禪師示寂諱延壽餘
杭人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

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纔六句
悉能誦之感群羊駭聽年二十八爲華亭
鎮將僞翠岩水明大師遷止龍用寺大闡
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
放令出家禮翠岩爲師執勞供衆都亡身

宰衣不繒縷食無重味野蔬衣襦以遺朝
夕尋往天台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
鷁巢于衣褶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慕之
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
大興佛事初往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師

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
岩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
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獲踐師云步
步寒花結言徹底水建隆元年忠懿王
請住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

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
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
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
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
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

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
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行道
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
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師
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紙

品數珠金澤灌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
印記歸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乙亥十二
月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踟躕而逝壽
七十二臘四十二明年建塔于大慈山馬
宋太宗賜額曰壽靈禪院云

吳

九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製宗鏡錄序
文曰詳夫域中之教三正君臣親父子尊
人倫儒吾之師也舜子象牙視聽無得自
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
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既無窮道儒之師

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
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遠真常釋道之宗
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心鏡錄者智覺禪
師所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
所宣盈乎海藏蓋亦提携後學師之智慧
辨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海惠聞
雲布數而稱大莫能盡紀聊鳥小序以頌
宣行云爾
宋左朝請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
撰宗鏡錄後序云諸佛真語以心為宗衆

生信道以宗為鑑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
而為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
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
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
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

吳

九

趙水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
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
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乃製斯錄於
無疑中起疑無問中設問為不請友真大
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關
普咨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
有疾皆愈湯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
心為宗照萬法為鑑矣若人以佛為鑑則
知戒定慧為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
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
以衆生為鑑則知貪嗔痴為諸惡之宗修
羅傍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
不畏懼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迺鑑其心則
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為無住無修無
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為一切諸法之宗

矣初吳越忠懿王字之秘于教藏至元豐
中皇弟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藍四方學
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夏遊東都法雲道場
始見錢唐新本尤為精詳乃吳人徐恩恭
請法涌禪師同水樂法真二三耆宿徧取

諸錄用三乘典籍賢聖教語校讀成就以
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聞是錄因
請為序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賓宋○是年
安至道三年三月崩于萬壽宮太平興國
歲級葬水照陵壽五十九

○詔贈不復
試註科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賓宋○是年
安至道三年三月崩于萬壽宮太平興國
歲級葬水照陵壽五十九

皇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
天息災文曰大矣我佛之教也化道群

吳

十

迷聞揚宗性廣博宏辯英牙莫能究其旨
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
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總法網之紀
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譯三藏
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

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河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覩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內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傳法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慧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之無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烟蘿起香界之自遠魏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啓乎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綜繁形類覈

鑿昏冥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空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偶運當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穉穉輝華曠劫而昏塾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宏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所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汗漫物表柔懷貪很啓迪昏愚演小乘則聲聞合其儀論大乘則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截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

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福善潛臻惡業興而勝緣皆陸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樹華雨於金輪護恒河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不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潔之智慧性空無染實相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慚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叙文以示來者如繁螢燭火不足比於皎日將微蠶量海豈能窮於深淵者哉

北漢降封彭城公○止僧科

沙門寶蓋隨錢王歸明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抗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為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備日改賜通惠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

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焉

奉舒州柯亭遇異僧於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葶藶之得瑞石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導進石于京師詔藏祕府○他日大士寶

誌降現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賜號道林真覺菩薩○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為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制前序詔普度

天下童行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是年五月胤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

普為之也慮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入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烏寃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

遜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方士禱疾見烟焰中有朱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之曰杜太后遺言丞相駕蓋書

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多遜之獄致主上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普竟

業 遼聖宗名隆緒即位改統和
華改雍熙○勅修泗洲塔十月詔隱士陳華山

二月詔禁增置寺觀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示寂師生西川漢州綿竹縣上官氏法嗣雲門偃禪師初住西川道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因甚變成毒藥曰道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曰適來什麼處去來問心鏡俱亡時如何曰開眼坐睡師復住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曰恰恰如何是玄曰今日來明日去問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牀上餘如

學政端拱○賜西夏李繼遷姓名題保忠銀夏綬省與五州使

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於止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為行人害公為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擗之而水得父老來聚

觀合爪以馬神公逃去武平黃石若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兩賜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來畫其像飲食必於隣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

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擊窠大象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黎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根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

不語者六年若寺賞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暉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為妖火阿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

是時亦語去游南康紫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異跡甚著如本傳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聞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諡曰定光圓應禪師
首山念禪師萊州人生狄氏幼棄家得度

於南禪寺為人簡重有精識行頭陀行日誦法華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忤忤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熱視坐下堪任法

道無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頰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鷓鴣樹上鳴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顛念曰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升座頰視大衆念便下去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

汝州城外荒遠處而念居之終身馬齋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的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

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嘗謂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故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

十捧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愚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云若得與麼方名了事嘗作綱宗偈曰咄我拙即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我巧女兒攬梭不解織看他閑鷄人水牛

也不識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朝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次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辭衆曰諸子說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

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塔于首山嫡嗣汾陽昭禪師傳如宋政至道御制秘藏詮等○六月限僧尼額

真宗恒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又改元侃帝追封孔子曰至聖文宣改年咸平帝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其辭曰高明筆分三辰方乃序其始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

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真諦派於中夏洞貫千古真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

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繼述者哉伏觀太宗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濟蒸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專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沉淪

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宮之聖藻惟新驚嶺之必爲仰嘆繇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真正之言顯

秘密研精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
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仙之教同規矩
朕續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以撫兆民
每兢兢而守先訓以至釋典猶未精詳源
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

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帝大闡真風高
傳佛日興前王之隆典振覺路之頹綱欲
旌天造之功庸用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
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仙追號罔極息政
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禪除思臻微與雖

切承慈訓奈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
涯莫造乎空門之闡域畧敷大意以徇輿
蒸情蹄泮不足擬冷日之波尺蕃豈能量昊
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東吳僧道源續開平以來宗師

機緣統集寶林聖胄等傳為傳燈錄三
十卷詣闕進呈帝覽之嘉賞勅翰林楊
億等判正并撰序頒行天下
旨詔諸路置天慶觀六月天書降封
先是楊億克妻王府
記室舍夢至一大殿

上真人服王者冠乘圭南向前有集
休羅疑人姓名稱見已名居上因請示
馬汝王也憐憫之曰此來和天壽與日
王功成奈名亦顯憐而志之及克莫
王侯親即來和天壽也上即
位後多好神仙道家之術焉
遼政開泰復號大契丹

黃天竺三藏施法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
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刪去樞密王欽若
以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又詔
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皇帝於九月大會道釋大安殿凡萬三千
觀臨賜以
袁政乾興二月上崩○遼政年太平
杭州孤山智圓法師卒字無外自號中齋
子或稱潛夫生錢唐徐氏父母令入空門

八歲受具二十一聞奉先源清師傳天台
三觀之旨問辯凡二年而清歿遂居西湖
孤山學者歸之如市與處士林和靖為隣
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遊
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

圓早嬰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
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母
建塔以誣我母謂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
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
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斷所居岩以藏之不

屋而壇特乾興元年二月十七也壽四十
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開視陶器
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貝
乃更襲新衣屑眾香敬其上而重瘞之崇
寧三年賜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般若經

遺教經疏各二卷瑞應經不思議法門經
無量義經普賢行法經彌陀經等疏及四
十二章經注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又
撰闡義鈔三卷釋講疏索隱記四卷釋先
刊正記釋疏表微記一卷釋先垂裕記十

卷釋淨名發源機要記二卷釋注百非鈔
一卷釋理三德指歸二十卷釋
顯性錄四卷釋全撥華鈔二卷釋主
西資鈔一卷釋自詒謀鈔一卷釋心
谷響鈔五卷釋自折重鈔一卷釋自

若以大論有云折重今輕正義一卷釋十不閑居編五十一卷詩文雜著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之傍替云

卷六 字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五七頁中一行夾註左第四字「降」，徑、漚作「降」。下同。
- 一 五七頁下一〇行第二字「滴」，徑、漚作「滴」。下同。
- 一 五九頁上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三字「觀觀著著」，漚作「觀著觀著」。
- 一 五九頁中一行「聞聞黎黎」，漚作「聞黎聞黎」。
- 一 五九頁下五行「佛事」，徑作「佛寺」。
- 一 六〇頁上一三行「心鏡錄」，漚作「宗鏡錄」。
- 一 六〇頁上一七行第九字「盡」，徑、漚作「盡」。
- 一 六二頁上一七行第六字「鏡」，漚作「境」。
- 一 六二頁下三行第一四字「旦」，漚作「誕」。

一 六二頁下五行第七字「根」，漚作「根」。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藝七

嘉興路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會集

仁宗禎

真宗第六子遺音即位上得皇子
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
止帝召入則曰莫啼莫啼何似當
笑帝即止蓋真宗嘗願上帝所當
仙降當性者官不名賜赤脚大仙
送降馬耳在官中好赤脚其驗也
十三

即位到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薨於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

苦厭世相雜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敬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到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銜失却威微拊掌稱善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聲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撇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

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逝去北抵襄陽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

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拂榆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英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大寺院昭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有遷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雙起握穩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安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日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參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

芝流上首蔡林知名龍德府尹李庚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

設且飯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為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覺悟誦咒益精是年得百克遂初志石馬
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稱警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為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為師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

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辟間觀音像曰此是具慶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悟肯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肯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夫延亦自負僂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眾曰那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廢生是隨分

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機轉地更有何事延神觀奇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為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眾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并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州人甚相奇偉性恬而器闊初父母

持佛求息夢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馬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

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禮卷之咸臻其妙真宗又聞師名遣中使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為遵式等修光明為禱而兩大洽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

以紫水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跌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云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教師學榜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開瑯琊惠覺道重當世越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充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又夫宜勵志扶持

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眾幾一千以賢首宗有迷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帝政明道 ○遼宗真立號與宗政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

隨兄為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普賢像前植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雅熙初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眾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年仲春四日徒眾奉送柩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首 ○放度天下三帳僧尼 ○遼政重熙

改景祐 ○六月詔毀無類寺院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

也以清淨為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濟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行漠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而頓悟牛頭析冰續千燈而罔窮繇斯慧炬益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關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著于以忘筌為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為之信向者矣我太祖之乘籙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兩普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于甄詳

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玉胃基構維祗席於蘿圖導引津糧每欽惟於竺氈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壽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

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深心於夷曠竭積順之志素越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之篇嘗貢紺編來聞康座且有勤請求錫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悞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王五年四月賜序秋七月

長丈餘出畢宿下口冬十二月京師而震代并折等州地震代并漢民遷舍而此尤甚歷屍萬九千餘人民皆驚自不止宋史
資政實元 ○元昊是年十二月稱號大夏改年大慶

昇他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慶康定○西夏入寇

幸慶曆○春二月京師兩禁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圖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頰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若宿
所呵以為少藪林公崇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壹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
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浴中聞汾

陽道望為天下寇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也重兵多勦其無行公不
願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麋養窺名大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揣其志必罵詬

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輕販我壞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
年辭去依唐明萬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
又見李都尉問卷其本傳後移住興化沐
浴辭眾踟躕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
十有二

安河北十一月五厘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
元昊十二月詔冊吳為夏國主更名曩
宵
楊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吟氏東州宜春人

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
筆硯窺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曾適
玄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履春不忍
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

樂勤苦及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
非慈明之意眾論譏然稱善挾楮象大典
金谷時時春語擊佛慈明諸方得以為當
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
聞其出未遠即擲杖集眾明遽還數曰少

藪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
汾陽晚參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藪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
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

會史帖問卷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
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
對眾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
當眾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
麼生勤曰楊岐臺盤九峯拽把曰正當與
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
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眾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迎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
不洗水裏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
山下路果聞後耳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
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李文潞公破具州王郎以不救而增壽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家象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為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目為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答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化成殿具齋爰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疑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跡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諸嗣未立大臣

咸以為言便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遊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皇皇祐〇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之〇李觀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高公携所著輔教編

謁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

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萬公求出世法萬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

法有僧俗乎萬曰與其為俗易善為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荊天禧中游襄漢隋邸至大陽機語與明安迥公相契迥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以平生所著直履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屨求人付之如何迥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尋異苗蕃茂屢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依疎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學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淨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掉頰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恭遠

坐其旁歐收局請遠因恭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以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着是縱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樹閑硬節與虎口齋彰扇破後徒勞

蓮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
往往失粘心癡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護
說神仙癡局輸壽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傷語妙密

上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高公讚曰黃金打作
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
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
馬火中嘶歿時已七十餘雅自稱柴石野

人錄如
本傳

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建禪師住東都
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
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贊
為古微師嘗於廬山圓通堂記室初仁宗
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聞
投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
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
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腸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
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
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謝恩羅捧鉢
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
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

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
佛祖明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
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處歸再進頌謝
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者

山未許蒞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
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
丐歸山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
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古

古

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建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夤貢款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伴遂閉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
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聖請建換
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素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參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
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藏不出違妄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曬若

此

嘉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素雪實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
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

普安院仁統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
渚間歷年嘗典賣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避逅覺鐵背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
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古

古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肯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德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親寒瘦
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
語爾乃敢謔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
結以馬友北遊至後州北塔柞公香林之
嫡子雲門之孫也柞遠皆蜀人知見高莫

能觀其機顯後遺柞愛之遂留五年盡得
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開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鷹曾曰
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
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

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
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一日然行脚人於
世無求故希薦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
之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顯視

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淡未分不
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衆曰人天
皆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

吞便當宗乘去廣大門威德自在輝騰
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頓鑑之端言下
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寶相馬
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前箇箇辭立千仍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
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死泥路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
恩以助無爲之化後迂明之雪實宗風大
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號雲門中興

嘗經行植杖衆衲遠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蒼者
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
處即說顯執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瞥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今日雪實

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
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
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
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
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

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師教揚宗旨妙語通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
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
義懷禪師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
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
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于門之下
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

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執贖已再軒撼之
驚覆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
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境朱院王公貴
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屢滿矣上
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
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
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
公慧方欲割髮使隆將梳子來廣慧曰道
者我有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姓香不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却故為建之嗣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救行心發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棄和全身

建塔于寺之東廣如

○遼洪基道宗立與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十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雲禪師遷化生錢

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揚屋頹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

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頹固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頹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子又問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葉下睡猶兒類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辭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頹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頹不

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做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頹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頹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為藥又可哉頹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論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頹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頹實曰纒汝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撻水月堪愛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春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頹曰且請太尉歸宅頹東遊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

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頹欣然遽趨披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

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業統書畢大眾揮步上方文頹踞跌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得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剛去惜哉

李 六月丞相自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世以漁為業母夢星墮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事之私投江中父怒詈詬甘甜之依果德寺試經得度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某縣省公又不契

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又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辭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

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廈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眾才問

郊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誓示之遂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

華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第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故意而往至

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公休於殿陞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

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林間

北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彦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剝公示窳茶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瓶瓶公乃竭志內典焉

長政治平英宗嘗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

為皇子賜名權轉封司馬光定策立之

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一之夏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瑒荒涼

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馬欲裝包裝去將行而雨兩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望雲瑒喚作一笠蓋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為眾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為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

來為眾營炭我忍寒不能為女說法乎悅又不致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鐘推堅請悅有難色琴起欲棄去業已勤勞又因中

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東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履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暇勤八年而芝歿東將三吳所至藜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眾茶橫設特攝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眾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聞維得五

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傳登
單三月慧觀西方庚申展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丁巳春見于房如太白長丈有五六尺許于甲如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上巔于福寧殿矣
 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額曰壽聖悉存之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六六頁下一四行第八字「恩」，徑、清作「思」。
- 一 六八頁下二行「津糧」，清作「津梁」。
- 一 六八頁下六行末字「精」，徑、清作「積」。
- 一 六八頁下一四行末字「王」，徑、清作「三」。
- 一 六八頁下一九行「禱說」，徑、清作「禱說」。
- 一 六九頁上一行首字「他」，徑、清作「秋」。
- 一 六九頁上七行第一五字「者」，徑、清作「老」。
- 一 六九頁上九行第七字「壹」，徑、清作「兼」。
- 一 六九頁上一〇行「裏汚」，徑作「裏汚」。
- 一 六九頁上一五行「大室」，徑、清作「入室」。
- 一 六九頁上末行「鞞販」，徑作「鞞販」；清作「鞞販」。
- 一 六九頁中七行夾註右首字「河」，清作「黃河」。
- 一 七三頁下一七行第六字「文」，清作「文」。
- 一 七四頁中一行第一二字「堅」，清作「堅」。
- 一 七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願」，清作「願」。
- 一 七四頁下末行正文第一五字「因」，徑、清作「因」。
- 一 七五頁上一二行夾註右「慧現」，徑、清作「慧現」。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藝八

嘉慶天中祥符禪寺住持李本念常集
帝神宗明之甥也初與英宗同禪后所使焉
英宗配生帝自頌王為太子奉即位
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祿陵改

年熙寧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
阿骨打立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朔祠部
以濟急從之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
敏出子寒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

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
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
講學冠兩川者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
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
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鑿公而鑿焚跡鈔稱
滴水莫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
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中程
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宗皇帝聞其

名皇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表詔有自令舉自代遂舉僧懷遠禪學精
深居某之右於是遠應詔引對問佛法大
意稱自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
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李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鍾津李氏子
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觀音像誦其名
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
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
十善通儒之五常着為原教篇是時歐陽
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
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
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舉
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
祖圖費往京師經開封府按狀府尹王公
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
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
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
龍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書
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
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
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篤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
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
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
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
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者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
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
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
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子靈隱永
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開維六根不壞者
三日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
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樹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禪師願沒楊岐會公嗣居馬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漢自省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類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過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論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善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將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為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眾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嚴閉齊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惘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間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曰鼓聲未擊之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在早已參差須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

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為甚麼鼻孔不正為尋常見鼻孔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稍拔類此

詔回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傳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部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遵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遵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在職凡管内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

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合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闍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讀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年改元豐
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楹服師名制筆

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八律詔宗本
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善吉州慶閣禪師示寮出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為銘

齊京城勸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為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速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

字一切如肉受申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為吉微加意延禮之

善六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蓋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琴起遠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擬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闕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畏物弊衲褚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

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泉每以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為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別眾羅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环重

善七 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開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為子楊傑為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鹿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墮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

講堂痺狹不足以麻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諭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

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

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地則扶子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聞佛

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若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

附益之以淫恠詛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真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唐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為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誣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倫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魁魁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迨馬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切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入信之矣不信維摩文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耶郭枕上

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吞腹於一床榻榻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

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逃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為宗正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遂獻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其實

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
 禿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高才明
 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可以入道其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
 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之學者拾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昇山居士辨

曰
 程頤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名焉無不周備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
 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
 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怪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
 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
 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
 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怪耶莊子曰不
 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為天下裂
 如耳目鼻口之不通榘裂楸柚之不同
 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飯說論
 惟道通焉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
 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
 謗于佛毀於法不入眾數隨六師墮乃可

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
 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
 其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
 船師醫卜與耨耨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
 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女之淫蕩
 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
 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
 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
 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
 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
 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
 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
 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
 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
 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
 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
 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
 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
 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

開人天道於虜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
 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
 身四智結如來之果豈正覺於一刹那間
 度有情於阿僧祇劫堅窮三界橫徧十方
 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
 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疊復十二陰補
 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
 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
 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
 薰習肌骨如養葯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著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持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宵中猶有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內賢 哲宗 神宗 第六子 初為 延安郡王 神宗 視者 大權 立為 太子 會 嘉祐 元年 即 位 永 泰 陵 葬 高 氏 崇 朝 九 年 後 歸 政 二 十 五 歲 崩 葬 位 十 五 年 改 年 元 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塞拱辰字翺之往叅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塞翺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翩然覺悟當吾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嗶啞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饒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伏吾體歡忻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昏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翳欲沉陽翳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

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

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

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詞觀而達於

渚官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

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攝遠

漢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

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

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

故不逮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為余言之余

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

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

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

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詔羊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

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

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

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

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

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

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後傳及

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誓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

揚顯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

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因今俗稱建闍藏之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

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運運掌注金師子章

學合論于橫海明重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
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
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懸僧統義天
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
矣墜因義天持至塔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為
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
本一百八十卷以道師為主上祝壽晉嚴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師
卷唐烏茶連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
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

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晋水人故
學者以晋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
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

重遲開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字作
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
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
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
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肯元不答
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
賢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
受氣剖大世緣深以剖大氣遺深世緣必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
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
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
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處

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庶寧之初王入
對遂大用至真琴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
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
飲自如入定客即去嘗饒僧俄報火厨庫
且以潮音堂東吐飯蒼黃蜂窠蟻闢而元

啜啜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
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
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
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
立冀元有以處之而飲自如平日於具稍

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
辨嚴俄化主哭之嚙塔于蔣山蘇老泉嘗
作彭州園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
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和服其服而不知
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
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
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
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
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
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
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
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
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
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乎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于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按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秦浚西湖際山為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即提舉成都玉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杜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鳴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儼孔線躐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歲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儼孔線躐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歲孔曾何鳴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燠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瘡甚積髮蓋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三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錢繩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馬兒為一笑三歲頓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為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拈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接取其種類抹殺之以

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鎮佛謁懷禪師懷貌

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旨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旨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准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至棲賢廬山長蘆東十人有金掛長老至登座東因晒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琴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掛笑曰秀錦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東服其荷法心也莫國大長公主遠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兼朕親至禮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類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聞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吳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頽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娘後誕三子伯

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

塔又往從之莫及南公自石門還黃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馬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備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豐三年詔單江州東林律居為禪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南昌欲延實覺心心舉總自代總知實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

肉身大士單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因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教遺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自如所乞就賜齋御茶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下衆盈七百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莫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撰畧云慈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為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亦續寫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棍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為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

掖之僧亦効師製糝煮洗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視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視也師曰具何道理教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廬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谷陽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縉素請師升座以為教監師

曰承結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備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

人闕首座維摩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禪眾所歸宜休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眾僧造麵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來禪為人汲水

春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惡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驅腸膳生羊骨蟹膽銀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事轉不知主禪判官掠刺大王隨從汝抄

剗消鑿極料簿教汝受苦有目在於是徒眾不堪窳窳讚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眾惟上來下去點檢案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道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

曰賤賤賤賤良父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賣冬至上堂曰臥連推移布衲赤亦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揪了腦蓋師有頂相

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暗髮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則大致若此玉泉寺字廣大聲滿前後主者以管蘇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惡壞法堂方丈寢堂鐘

樓慈氏閣開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說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禪臨行門人迫以作

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兒郎齊着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滑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闕

中自闕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開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撥緒餘而銘之曰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絮安條八十一日乃浚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昇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講座輒曰類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開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

杭州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遶撫杭仁宗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序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州祖無擇坐獄于馮李音師以鑄鐘例被追辨音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答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後昇師來復集清獻題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飛天山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英音道人出有餘衣忽聞道人騎鳥揚山岩明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

成伽藍吳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後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示竅乃入方圓庵泰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寮告之曰道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成東坡命子由為之銘三六晉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聞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

而得自安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產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住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

止謁淨因大覺蓮公蓮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還歸吳衆請以臻嗣馬關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

設高廣座恣人問荅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懼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

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矣夫而齊閱世八十座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柵子四十餘葺頽然不出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
年不易用五幅繞掩脛不多為鬢褶曰徒
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
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
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

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
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馬直預其像曰老馬無齒則不吟于林月
黑六合空陰遠山作眉如吾眼嫌與春風
不用嫌老童三五少年
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七六頁中一行「皇杖」，**清**作「皇祐」。
- 一 七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載」，**清**作「戴」。
- 一 七七頁上六行「羈鎖」，**清**作「關鎖」。又「照見」，**清**作「照破」。
- 一 七七頁中八行末字「底」，**經**、**清**作「底」。
- 一 七七頁中末行「惶懼」，**經**作「懼懼」。
- 一 七八頁中八行「畏物」，**清**作「畏物」。
- 一 七九頁上一三行第一四字「真」，**經**、**清**作「直」。
- 一 七九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唐」，**經**、**清**作「堂」。
- 一 八〇頁下一六行「四阡」，**清**作「四千」。

一八一頁上八行「哲宗朕」，**清**作「哲宗照」。

一八一頁中八行「詞觀」，**經**、**清**作「祠觀」。

一八二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真」，**清**作「再」。

一八四頁上六行第一四字「逮」，**清**作「逮」。

一八四頁下八行「圻頭鎮」，**清**作「圻頭鎮」。

一八五頁上一六行「維摩」，**清**作「維那」。

一八六頁下一八行「加矣夫」，**經**作「跏趺」，**清**作「跏趺坐」。

一八七頁上八行夾註右第二字「預」，**經**作「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藝九

嘉興路命律持事住持事

度改紹聖

髮

遼改壽昌王洪基加元聖天神成金

智海真如慧詰禪師出於臨川閩氏閩族

覺

寒詰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園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若真禪師游方時詰能識之真好慕所長以蓋人既真點胸所至犯眾怒非笑之詰與之周旋二十

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剎詰陰相之戒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詰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詰其大作佛事真殘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為岳簾席虛蓋禮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瀉泉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眾茶諸方繞月一再而詰講之無虛日放參罷詰自役作

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被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盪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詰靜退畏聞

不敢必其來詰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詰曰僧佛祖所自出獸獸佛祖也安有名為傳法而獸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

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蘗住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眾以是悅之少然祐不郵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為第一世

祐欣然肯來道林峰房蟻穴聞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邪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集

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潤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顏乞封回禮部牒免幸廬老納眾眾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為禪此骨歸葵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

雙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兩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眾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

十有二夏

資政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

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將廬山謁開先還道者還自負其說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

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者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

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訓妙句與烟雲爭巖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吳火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往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遂曰汝口不用返

記吾語異時禪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

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續經吳中諸刹皆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

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雀盧門閣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拘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李公伯時為元寫照

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護向風前躡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

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

如雲本弊教垢面探井曰與炊爨以俱給之夜則入室叅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叢至池

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胸胸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

光帝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
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眾擊鼓輒墮
圓轉震響眾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
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
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

擇居蘇人留之蓋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
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
占本噴噴曰誰不欲作福眾識其意聽赴
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開相國寺六十四
院為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後政董其事驛

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日傳旨
就寺之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
問道賜坐即盤足踞跌賜茶至舉蓋長吸
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
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

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
帝登遐召八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為先帝
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
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
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櫂棹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
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
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高聞者
莫不感涕其真慈善導若此高僧統義
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

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
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
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
界當時聽眾何處躡立義天茫然自失欽
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石閉門緝

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
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戒沐浴而卧門弟子
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
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
作偈今日特地圍箇甚麼尋常要即便卧

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
事付守榮擲筆燕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
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
二夏
黃龍寶覺禪師入窠出於鄔氏諱祖心南

雄始與人也少為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
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
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歛詩得
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乖戒律且違橫
逞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靈峯悅公留三年

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
公公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
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忝次
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
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

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公
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
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
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
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汝汝也公從容

游泳陸沉眾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向南公
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
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則無學安能七縱
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
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

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
辭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
師直守潭州虛大鴻以致三公辭不住又瀛
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
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鴻也

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
間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
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
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
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

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
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畧曰三乘
十二分教還同說食令人食味既因他說
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
是甘是辛是醜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願要在
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
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
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
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

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
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
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
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
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欲觀光京師以錢餘年乃至京師謝馬都
尉王說普卿畫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又
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
開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
食隨緣去達山任意登相違莫相笑不是

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鵬既高益移庵
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
夏五十有五

徽宗信立神宗第十三年初封端王本后
諱曰端王浪子耳曾布長望見王在麓
下叱曰陛下處分王出尚博性惡失
措連即位是法香吹成直向博又龍道
士林嘗奉天道北遷降為天水郡王壽
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之孫秦王元吉
子收繼女真有翁曰海東青王不
善捕天鷹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

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
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
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
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
而幻緣也頓寐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鷲窟
無邊剎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
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
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
則正法眼藏獨付於欽先自達磨西來曾
為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

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寢廣自南嶽青
原而下分為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
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
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
葉扶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
女真太祖阿骨打即之長子世為酋
長是年舉
舊取以獻人恐遂叛政和中重買
與遼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作述于東山橋之剛對海濱王
道大白山東萊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即之長子世為酋
長是年舉
舊取以獻人恐遂叛政和中重買
與遼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作述于東山橋之剛對海濱王
道大白山東萊城居之遂亡

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絲寓太宗闡秘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神化以成無為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禱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翔二禪關

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島盛天下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

^{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寂上乘了}
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惟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

經者妙允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知之名蓋燈燈相續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叢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內照

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者也嘉祐有衆紳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

八月十五日賜欽
壬戌年崇寧。靖崇寧當三城。○詔天下單州是歲斬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造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

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夫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嘉苴汝來也演琴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丘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

被體乃猷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義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掌摩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還白雲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佛子便作勝解及

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運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

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刑罰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誠曰汝等

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文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全詔釋氏有演神術分者除則之是年正月鑿出西方其長五尺

大觀

○慈感寺吳興郡民郡宗益劉詳得

吳興郡民郡宗益劉詳得

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芥生董氏漢

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

父温皆官于穎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

佛前

誓曰

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

而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

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

仕官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

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

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

圓戒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

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

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

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

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選造姑胥

謁瑞光圓照坐定持頰之本默契宗旨服

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

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

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

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寐子之

於東寺馬出世婆之雙林遠杭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會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

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

哲宗聞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

繼圓通之後王立孤峻儼臨清眾如萬山

環天柱議其高寒然精粗與眾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

十年天下願見而不可得臨眾三十年未

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莊

敬何以率眾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

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

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沒

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閏

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五月仲給僧尼度歷三年六月以張商

慶入相時文早是少大雨上書商森二大

辛卯改政

和四月張商英罷相

遷政天慶

言是年蔡京進太師蔡國公京喜食鵝預籠

畜而烹之嘗夢鵝數千許于前其一致詞

曰食君廩中粟充君著下肉一羹數百命

生死猶轉較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甚畏之出魚漢

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魏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

甲午詔佛果禪師充勳住京師天寧口賜出宋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

遼寧江府遼寧州之東遼寧州之北遼寧州之南遼寧州之西遼寧州之東遼寧州之北遼寧州之南遼寧州之西遼寧州之東遼寧州之北遼寧州之南遼寧州之西

自海東來若謂之海東青遼人歸愛之咸感求之文真至五國職關而後得不勝其擾二年春天江約原外生女真其女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西使諸酋歌賽馬擊阿骨打獨不從天祥謂挾害使謂秦先曰阿骨打意氣雖豪當以事誅之秦先曰校之傷向化之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遼近部族秋集女真詳却甲

乙未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阿骨打五月改年收國

馬二千北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祥射鹿慶州秋山遺物州史高仙舟計之為女真行狀大江州自其氣長數丈出自齊宮行一里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樓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慶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

卷元 六

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

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

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

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謂寶覺禪師談辨無

阿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

梁能飽人耶新窮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

到此弓折箭盡頰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

寶覺曰一座飛而騎天一芥陸而覆地安

樂處正忘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

劫來偷心乃可耳新出一日默坐下板

會知事操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

納其鑿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

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

田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為死心叟榜其

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相西是

時詰禪師領嶽麓徒造馬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新曰高著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詰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嘔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

卷元 七

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滯

毀祠鄉人穰穰酒藏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

毀之辭以不敢撥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

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盤卧內引

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

未幾舟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廷堅為作

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罵曰

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

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

而歲記安然無損晚黃龍學者雲委屬

疾退居晦堂夜然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

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

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

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干有乞未後向者新與偈曰未後一句
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
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
為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叅說偈十五
日泊然坐逝茶毘得舍利五色閻世七十

二坐四十五夏

中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
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毘
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
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

頓漸律儀固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
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楊無為
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
初入鄆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
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數百嘗言化

當世莫若講說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
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
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
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
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溫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
嘗往來不遂於宿臺淮泗間乞食諸寺僧
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擊訟于官府倅
石仲問焉其辯捷輕脫之置館中問
吐納燒煉紫神之術七年正月携携入京

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
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
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主帝子次有左元
仙伯并書蜀仙史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
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
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
改天下太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
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
門之事矣四月詔道錄院答曰朕乃上

帝元子為大霄帝君闕中華被金狄之難
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卿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
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
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

索莫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遷窆名惟
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
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執視
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

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闍
延恩院者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
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溝壑耳豈
能載我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
時清至黃龍浪浪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
知端倪夜搭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
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
倦而倚壁起經行安促遺履俯就之乃大
悟以所悟告實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
失然新得法密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
房熟寐清半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筆
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
見實覺得記別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
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
之觀音不赴二十年淮南使者來京世昌

命住舒州太平乃赴柄子爭趨之嘗與寂
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
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
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

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鈍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
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
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
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

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慙達寐生
汪氏舒州人
及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錄宮度至清神霄秘籙會

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
而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林講經據高座
上為設帷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
稽味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夫
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蕃妻子置
姬媵以豚青刷質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
中以赴日得一飯食而觀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云○十一月有皇如日徐南行
而落光然人物與月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西夏改元德
佛號大覺金仙
佛號大覺金仙
佛號大覺金仙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
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
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動輒
辱贖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其除始分兩岐有聲如牛獲十日水主
命極水大士登城水勢頗高如現上
數十道天祀祭宮北斗數西北有赤氣
隔夕又作折蓋大格格且久其後大發
而氣出西北數十道其間以
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方止

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年春正月日有青
動若鏗金而酒沸狀日傍有青黑正女
水波間回旋轉將暮而拍止時暈既來

三月二十五日詔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
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
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動輒
辱贖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舍見拂拭，戴經梵夾，蕭莊公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

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

而問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泊被善才，覷破毘嵐風，急九天高。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春，使江左游東林，謁照覺總議論，又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兜率悅王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請俱就雲岩，陸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

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使請橫戈，戟一場，悅家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挾轉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

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脚，賜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

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未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敲碎鍾沉托鉢，回岩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

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送順，不犯工夫，仍囑曰：叅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辭公別，悅未幾，登右樞，是夕慧星滅，火早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詩，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宣麻回紮，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梳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鉞如禿，幕明日化為甘雨，米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禁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

二月，公奏謚，號真，辭遣使持文祭其塔，其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為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

有後思，以發揮之，為持請於朝，蒙恩，遣謚真，辭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

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
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
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
視之已逝矣

斧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

其元

貞元

乃太

宗

立之滅遼逐有南併之志升皇帝
岩曰會宰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
視諸先光中現佛即初機像殿殿
供養帝親押酒每食樂獻累年無
息每歲設會齋僧萬餘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
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孱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
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鬣
長僅六七寸頭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
度為女道士出宋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

惠洪姓俞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韻
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
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
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

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
馬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
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
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為狂
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為僧易名

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
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
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
窮治踪跡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
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

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
充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
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特法禁與
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
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

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
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
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
師前日違眾趨義寡瀕於死既還僧籍宜
有以龍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

不果明年師沒志汜不伸世以為恨壽五
十八鵬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金天會三年

遼保大五年

臣立其弟河守燕京字元又立其
妻蕭氏改在燕京字元又立其
弟其官爵降清氏為庶人初奔夫
山至是逃遼陽嶺南是金兵禽之

封為海濱王喻年卒於長白山金
滅之明年在遼自阿保機以梁貞
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
大乙巳年九月二十一年

詔法師水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自住
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
釋迦院持賜寶覺大師充解舍仍行住持

師諱水道東穎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
性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
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
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
水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

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
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
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
曾廢佛我國家法克准舜三武庸主安足
為法哉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

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跪曰日水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遺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且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

無為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宣是教人以為善但為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埋塞周之柱下史迺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為及利於朴屬周道

陵達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諛恣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誦

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簡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

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氏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掌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並求其法太宗

皇帝建譯場修墜典製秘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建齋歌贊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官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

躬水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日甚焉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

歷代帝王固無不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必欲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感夫陛下舍此而不為迺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

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也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觀其為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閻

封獄當黜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絕霧毒人道人疏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驟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師

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亡幾州人大疫師為鑿池咒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

帝惑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為卿去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踐帝大笑撫道背曰卿到老保疆遂賜名法道謚號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文肯成委師祈禱應若影嚮紹興二年詔

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明年師
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
疏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
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
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

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
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
之亂嘗與律師悟明搭造三千化佛為國
水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
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

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窀
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
自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醫
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
聞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松

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
浚撰塔銘

淨慈社欄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
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蟻蟻試身雷震不

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鯨而
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瀕過午不食詠
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
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
往欽哉去汝黜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僂擅富貴果能淫乎方
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於黃
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靈公
則効忠比十尚異其萬分之一如以杯
土隄龍門之濤瀾聖恩寬洪不即誅戮

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
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
所成就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
統辭而吊之曰黯可息乎身據鼎耳兮
息之則頭懸可去乎思如春風兮去之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黍離闕庭蓋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
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眾雙斯
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蠡爾
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莫以平九

里清陰蛻骸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婆其下其類有泚兮其容
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宗桓即位正月十月十日不犯京得金帛而
皇六年四月帝及上改元靖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一本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八頁上四行夾註右首字「王」，
〔徑、清〕作「王」。
- 一 八九頁中六行「禪販」，〔清〕作「禪販」。
- 一 八九頁下一行「俱給」，〔清〕作「供給」。
- 一 九〇頁下五行首字「送」，〔徑、清〕作「送」。下同。
- 一 九一頁中三行首字「別」，〔清〕作「成」。
- 一 九一頁中末行夾註右末字「爪」，
〔徑、清〕作「爪」。
- 一 九一頁下一六行「一滴」，〔徑、清〕作「一滴」。
- 一 九二頁上一七行首字「知」，〔清〕作「燈」。
- 一 九二頁中一六行末字「義」，〔清〕作「叉」。
- 一 九三頁中一行第八字「賢」，〔清〕作

- 一 九三頁下二行夾註左「謠祠」，〔徑、清〕作「謠祠」。
- 一 九四頁中一五行「一日」，〔清〕作「二日」。
- 一 九五頁下一八行至一九行「商英」，
〔徑〕作「商英」。
- 一 九六頁中一八行夾註右「末作」，
〔清〕作「末作」。
- 一 九六頁下一三行夾註右「或一犬」，
〔清〕作「或如犬」。
- 一 九七頁下一五行第二字「建」，〔清〕作「逮」。
- 一 九七頁下一六行第九字「持」，〔清〕作「特」。
- 一 九八頁上一六行夾註左首字「岩」，
〔清〕作「都」。
- 一 九八頁中一五行「陳瓊」，〔徑〕作「陳灌」。
- 一 九八頁下八行「水道」，〔徑〕作「水道」。又「奉自」，〔清〕作「奉旨」。
- 一 九九頁上一八行「深遠」，〔徑〕作「深

- 一 妙」。
- 一 九九頁上一九行「身滅」，〔徑〕作「身死」。
- 一 一〇〇頁上三行第八字「問」，〔清〕作「問」。
- 一 一〇〇頁上九行「祥符」，〔徑、清〕作「祥符」。
- 一 一〇〇頁上一二行「講筵」，〔徑、清〕作「講筵」。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藝十

嘉祥香林禪師侍奉皇帝集

南宋 趙氏 不輕曰 南渡高壽光

至高宗禱 室已而徽宗夢吳越武肅王入

使給 離不 單是 冬相 離不 再來 紹興 存
至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所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康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兵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不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以 亦以 相言 金澤 及 州人 亦造 諸無 性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慶上自正月至溫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
曰浴日宸翰輝映○華林靈素故居為
資福教寺○秦檜歸自金使捷詳意專

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預為帝國

號齊年改阜昌

紹興元年○張浚如鼓被曲端盡失陝西

地 金國迎請梅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

會七晝夜安奉於閑忠寺供養凡

住十二年

金熙宗立 名重元名易刺馬太祖嫡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
臺善闍術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
時羽士蕭真人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為
師伏於是稽首後達世已金國唐括相公
讚其真曰似似是是哉師云蘇陀室利西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
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閑宗朝連陰不喜持
詔登壇咒龍落地赭色伽黎后妃親製施
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
路重來五峰遊禮我五佛冠身殊何異圓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遠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

勤字無着彭州崇寧縣氏子依妙旌院自

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

辯經論究其真以鳥不足恃謂照覺勝公問

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

藏主眾推飽然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

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頊之謂慶曰東林平

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皆衰辯與之

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

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令辭去抵蘇州

定惠疾病幾死因念嚙甘所參俱無驗獨

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東包而返演喜

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

演誦小飽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

郎認得聲師侍側忽然大悟即以告演演詰

之師曰今日真養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
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慈
罷勉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
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勳一速聲價藉甚禁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辟忽猛省

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妙道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

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因嘗疑雪竇大治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

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
請必死疾偶與丞相會無盡喜曰每懼祖
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
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
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

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未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

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德麼則著色外與師相見吞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嘗不謂僧家又作麼

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德麼則坐斷十方鋒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問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圓曰瀉山城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德麼德麼雙明

不德麼不德麼雙暗不德麼中却德麼暗裏隱明德麼中却不德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撥却許多建立德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塵塵淨解解拆洒洒

是箇無在鉢孟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箇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

生是極則處擊開筆徽連天秀放出黃河五 龍在流宜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官師對 太上預有

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 太上大悅賜蒲團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 朝

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蓋真覺禪師

塔曰寐照

五月收免丁錢徽宗西問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寐諱紹隆和州會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

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曰想醉生波雖未能洗腸沃胃要且使人

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師露背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

曰且莫盲柳瞎株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

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怎麼僧師曰行脚

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

南饒道怎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納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黑

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

吞端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象

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

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

古今至接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鴻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馬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怎麼曰竹密

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整素盡得圓悟之秘師

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

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

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

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適彰

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

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

森歸蜀囊之同叅輻輳川犇一時後生望山

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路一味平等隨恨

所應皆惟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象

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

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金廢劉預齋滅

皇統

而行經界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大師于上京官側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

尼百萬大赦天下

全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義作序

義作序

義作序

義作序

義作序

西夏元慶元年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

立塔特蓋佛覺佑國大禪師

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踰登國

師座特賜金襴大衣及所用珠異

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足

禮授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

皇帝

佛智端裕禪師入赤師吳越錢氏之裔嗣

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

居於西華秀峯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

遷闕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隱秋又

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全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李璣後南征駐於十至江上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杜

姚四明鄞縣人母夢異僧求高止而娠既

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

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業

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

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

因有疑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

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

造闕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

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

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繼步水磨款

賭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膚之疑泮

然水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日前包暑更

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曰

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

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

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日子曰

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頤師遂

作禮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

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晦

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毒

尺內空且絮師兀然其中逾旬決遠過傳

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

三昧真空火熬却一株煩惱薪只有大根

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過去謁湛室準

禪師於泐潭時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

龍法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

道毅德威鮮敢擾其鋒嘗持劍作造室曰

聞老和上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師以

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

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

浪衝嶽着車輶靈岩之有恠石有如卧牛

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樓遲二十餘年外

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

滌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焉

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

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

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

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

聞而宵遁追蹤至空明蘭若搥鼓于堂致

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

曰吐我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
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
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
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慧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

應世以荷負宗教為已任亦不惟去留故
自勝業遷南木雲蓋公安大鴻五刹復赴
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邢公孝揚
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源源繞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鶴飛鳴師顧之笑

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
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眾曰
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瞑目而
寂

金廢度僧道

宋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令戶部撥以贖學出宋○世尊示滅

二千一百年矣

太后后章氏高宗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
之高亭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

代未幾示寂塔于中師左綿雍氏嗣冊
靈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
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
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

塵塵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
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
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
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

有傍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
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
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
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
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
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泰一鏡不動而
能通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

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
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利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
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

出沒文殊劍从上住來念念中與諸佛同
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
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
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

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
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
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
塔葬北山馬瑠坡○大惠移梅陽

金政負元正月張燈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

方醒醜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
政府仍止除一厲謂之伴拜稍出一語

斥而去之不與奴隸皆梳其職名開其
恩教猶庶官

安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時

瑩撰字仲溫法嗣大惠果禪師

聖六月有星畫隕○金改正隆元年○加天
應復

馬僧仕特

五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

未嘗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

衆矣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葬姓李

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

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

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

晉州慈雲寺智叟十八歲出嶽方訣其祖

曰若不發明大事捨不歸矣至晉緣間或

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

示之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

上尹大喜為請德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

木於汝州時舟震溥道價方盛乃造焉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在蝦蟆吞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白未更道覺

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

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

矣霞退居唐州大衆亦從焉宣和二年霞

遷大洪為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

雲且宗保福悟鳳山劉皆叅隨之後分座

於圓通照閣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

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

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

半為神實官而又兩准存饑齋厨空乏二

時所須雜以菽麥既至命絕以杭庫僧辭

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

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

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

初住舒之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

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塵席大衆必欲得

師圓悟與安吏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

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

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

麾退其兵餽金贖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

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過

其關主衆見師來容白郡帥始詳而後從

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遷其來虜

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

無犯人歎以為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

將行四衆踰碁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遷

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廬幾千間無不新

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

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已索浴更

永端坐索筆作大意書屬以後事又書偈

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波秋水天

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寶六月有星畫隕八月地震○詔有王大
居位徑山

詔七月翰林李焘進皇朝百官表史表

表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名廉初名褒封堯王太祖
以帝守京因自立號燕王仁厚
餘不備矣國內失海在位二十九
年人謂改年大史

小史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幸孝宗廣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

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

請玄冥禪師顛公開山第一代勅
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

十頃

崇政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
禪師墨華遷葬姓江氏斬之黃梅人生而

奇傑骨目偉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

律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

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肯謁隨州水南

第_主退和上染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

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趁

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

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

半載間通徹大法頓圓悟為人處未幾

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遜

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衡之明果斬之德

章鏡之報恩為福婆之寶林報恩江之東

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

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繼白欽慕同鮮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

赴壑師於普說小眾問答勘辨之屬皆從

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捺縱殺活

尤號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彌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

無所屬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

於名聞率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

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

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

草鞋住院何至如玩地戀虛勵勉徒衆不

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

屨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或以緯

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

之耶區區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

春秋六十一夏膈四十三

是年徑山果禪師入辟諱宗果宣州寧國

吳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

一日與同窓戲謹以硯技之快中先生帽

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為若究出世法乎

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庚午院

塑釋迦像有異人下生者語寺僧曰立像

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

人方未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宗寧甲申有

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

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

跨派革閱古雲門銀悅若舊習聞老宿紹

理又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實實與

旨趨寶峰湛堂禪師見師風神奕邁特

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

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

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做

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

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此為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動公語

之已而重研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
淮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解
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為名庵曰妙喜寺以
曇晦歸寶峯託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
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果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
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
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
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
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陸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
依附閱四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
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
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遽師擇木堂以

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
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
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
為所激兼問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
知記其吞吞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
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
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悟深可之
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界馬分座令接
納蘇是以竹篋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

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
佛日之踰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
為所扶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
服尋得自便趁兵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
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
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褒袞不勌
實僧中祀祥也抵雲居為眾第一座譏訶
佛祖辯博無礙圓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
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

名閣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
珪禪師相與遠雲間著頌古百餘篇久之
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閱諸方學者困於
默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
公創庵小漢廷請師居緇素為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
彌光道謙邊環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
李公漢老聞舉庭相話有省師可之及公
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
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圓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果首座不出無可支陪
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
師師幡然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唱圓悟
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
不作這蟲茅今日為德慶殿閣師曰畫大

地是箇果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
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空集至一千七百
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
之上堂問答具在時惠雲院忘丁生之識
毀釋迎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暑逢披編置衙
州康通直李繹為結茅園中師既拘文不
與眾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
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間與拈提
離馬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於政李公大

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
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
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糧從之
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主 乙亥冬象恩莊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

朝命住明州育玉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
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開師名
遠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陸堂有偈
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偏
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遠
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
書妙善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陸堂有
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澆漾永不竭師子窟內
烏產狻猊鷲為之出丹山穴為瑞鳥祥迺九

坡草木昆虫皆懷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
如象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
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年已暮得
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人老而不
勅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陸興建元自

^主 志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派光赫然有

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
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
親書遺奏待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筆
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煇彌貳卿嘗頌大惠語大
惠說法從橫踴躍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
私深不可涯淡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
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

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
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徒劉屏
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
惠語錄一帙兩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
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

足者也煇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因取語
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住在春陵永嘉徐
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
泣煇投以所携本徐卿函取讀之連旦不
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象然二人也遂

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
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
之靈驗如此蓋煇之親親也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
陸氏嗣大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象歲

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早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陸興佛運通論成行
于世

旨乾道元年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卒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
入內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頭禪師於東京翔
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若于叱

會

三晉庵禪師入籍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
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
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
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授壽隆院賢公出
尋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

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
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
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馮牧庵忠公因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
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蕙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
粥暮食禪室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
徧體汗派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
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
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
迺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宴坐交相問答
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又嘗大興
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暮向者衆師

乃適宜為說或書傷與之有病患者折草
為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
者與之頌感得十全至於祈禱兩賜伐怪
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再新或問師傍
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
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兩乍晴寶象
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
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
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即昧
而寐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
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尊禪師塔于嵩高山其文略
曰諱教身彌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

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
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第馮自彭
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
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

日師果生馬拳右搏指似不能伸瞬而未
笑同業福廣福堅閣之來謁徑問安兒無
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臥空室其
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密驚顧禪師
猶嘖嘖及醉試以經卷酒杯遞拾徑卷少

莊長不茹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
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
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
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見必領僧萬
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實公法席之勝

自汴梁發足是夜實公夢慶雲如金芙蓉
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
祥也翌日師來實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
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

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
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實公公曰此
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實公笑曰
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

有自得方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實公遂記前日吾誘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轉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漢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藪樹翁蔚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十二級如浮圖

狀衆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朝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林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柱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五六七聖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

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頗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齋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帝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時堂慧遠禪師奉詔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契合詰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特賜號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杲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朕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善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德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而立曰只若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截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

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

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乙未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接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

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徑容中遺聖人也
所為執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
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
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
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

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品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
極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
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
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

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避
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
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未
泯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
傍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

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杆而耕後世
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
其惑哉曰以佛傍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
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剎於石

其詞曰倚歎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萬
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
不可思

嘉正月篤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

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華 上人

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號佛海

禪師

早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

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采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吳隱直指堂印

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源

通

李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

隱禪寺今大華 西山命玄冥顯公開山

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

翁華亭咸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

開車溪擇鄉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

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

湯王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

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

德藏居閱世堂為楞嚴補注嘗以祥符延

閱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

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

門適當九日指座云甯中一寸灰已冷頭

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

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

魏王牧四明詳魏公意 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

聞王冕師在天竺受請曰王古如生豈當

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

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

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帝註圓覺經三月遣中使賞賜徑山佳持

寶印刊行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

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

歲度僧尼十人

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樂金朝儀禮比公

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踈跌援筆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須信胷中別有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〇二頁下一〇行第八字「敵」，
〔徑〕、〔清〕作「敵」。
- 一 一〇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五字「師」，
〔清〕作「帥」。
- 一 一〇三頁中二行第四字「未」，
〔清〕作「末」。
- 一 一〇三頁中末行第一四字「拆」，
〔徑〕、〔清〕作「赤」。
- 一 一〇三頁下一行第四字「底」，
〔清〕作「底」。下同。
- 一 一〇四頁上八行第一二字「胃」，
〔徑〕、〔清〕作「胃」。
- 一 一〇四頁中五行第三字「豎」，
〔清〕作「豎」。
- 一 一〇四頁中一六行末字「恨」，
〔清〕作「恨」。
- 一 一〇五頁上一八行夾註右第六字
「十」，〔清〕作「汗」。
- 一 一〇五頁中四行第二字「庶」，
〔清〕作「度」。
- 一 一〇七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於」，
〔徑〕、〔清〕作「游」。
- 一 一〇七頁中七行「雪豆」，〔清〕作「雪
寶」。
- 一 一〇七頁下二行末字「適」，
〔徑〕、〔清〕作「適」。下同。
- 一 一〇八頁上一四行正文首字「退」，
〔徑〕作「遂」。
- 一 一〇九頁中一三行「祀梓」，
〔清〕作「祀梓」。
- 一 一〇九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闕」，
〔清〕作「憫」。
- 一 一〇九頁下一四行末字「識」，
〔徑〕作「識」。
- 一 一一〇頁下一行首字「足」，
〔清〕作「尼」。
- 一 一一一頁下五行「徑卷」，
〔徑〕、〔清〕作「經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卷一

嘉興路大祥符禪寺傳華夏金常集
慶光宗悼李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京
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

顯宗九子九孫未
立而帝以皇太后

即位於酒邑
大金之業馬

改年明昌

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
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

掌銅表主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

庭升座帝親迎禮闈未聞法開悟感

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授施后

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

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

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

齋常感祥瑞萬松洞人章宗駕遊燕之

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

花裏梵王宮之句

○十月後世宗
第六子元昭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

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禪師

東林為庵頹公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

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

武信長江荀氏

宋寧宗立名擴

○病九疾甚知福壽晚事

有知開門事轉枕竟將白事而歸其人

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白紅貫日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

住仰山升堂有偈曰蓮官特作梵

宮修聖境運甯聖駕遊兩過水澄

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象頭成湯也

展恢天綱呂望神垂浸月鈞試問

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宋改嘉泰○共曠○金改泰和○德壽

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

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

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

入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

公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

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

待日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

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

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

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

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當其意適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

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

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堂師

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及木庵云吾兄

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

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體何難之有木庵某子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

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將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

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迂靈隱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千江澄照為密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鏡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音禩庵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

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本儀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穩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胎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闢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臂轉玄關佛祖同指啾啾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蓋不數遠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人父術母東弟異僧入室鷲嶺有振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冠擗地於

東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善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遂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師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懸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諸同邑光化禪院主僧足庵庵雖髮遂携師入闍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

足矣一見月庵遂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囑庵云未在這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今恁堂是時老宿多在闍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

忞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未後見大惠

於育王舉與作竹篋則觸不與作竹篋則肯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

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借往聞夏暨至將山省應庵養稱實不已謂人曰光兄頻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郎浩

曰光兄一自徑山老特印可如虎插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傷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云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迂郡之天寧

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陳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

秦云將謂陛下忘卻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秦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發論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有王虛席露晝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秦對逾時

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析懇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與以小輩侍衛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賜御札刺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縵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祈宣賜不容辭師

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有王產薄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梳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

秦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啟

勒畫情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鵬六十請誦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清山俗之撰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樂家為全真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劉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

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澗飲橋項黃臍自放于方之外若浩蕩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寇讎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寔鼻祖

乃踵開元故事遺崇毛宸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郎與大夫之目循履實級無別省寺凡冥

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柴門所前有齋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庫始欲為恠則終為恠所溺其徒有高議遂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

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樓檜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播擾者差若省便然故望寇之人翕然從之

南際淮北至朔漢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萬偶甲已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特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

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樂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

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之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埋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言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秦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老家

慨然以為知言矣非湯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開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蔡藥山而退其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

聲遊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繙與之妙要終持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樞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振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

教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聲譽學者隱漁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家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取于名教其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舉附存龍駸駸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猶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執愈乎尊孔聖與釋老均

峙也耶諸方宗匠借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頌仰落壤其境尸庸無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與翹焉保誣固非師心昧滅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教者臣曰此吾

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實音者聘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獻的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其不平之欲為書糾其無謬而未暇豈意屏

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晉卿序
迂更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為自然取其因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謂無為無不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

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克

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真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未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無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諛媚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漫及語孟詩書大

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諛淫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

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惟一

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

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依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信心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揚墨今已無遺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濁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

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餐之理須尋一尺布帛裏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及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

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謀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揚來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

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云其迹

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自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要周徧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此乘弊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

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東彘都啣煞得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憂懼性之自然必盡絕焉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攝不能
盡信畧取其說而及攻之烏知維摩
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佛而不知其
然還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妙行
哉圖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
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
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
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
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

相摩_注
十三參耶衆生念合常有佛成正覺仁
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
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實權大悲闡提逆
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
衆生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
衰哉弗可悔也

記
屏山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
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
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道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楞嚴經佛
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
空無出入遂為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
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處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
但盡識情即如來處妙真如性非違辭
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
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

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
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
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
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

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
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
疑釋氏正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

辭語顧豈知華嚴圖教之旨一法若有

毘盧隨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聖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
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
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奉普

驟不知其正位遊多園林迦葉不聞彌
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
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
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
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
在道便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
以敬字為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脫得道
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
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
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

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

無終無能無所宜有間斷哉故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為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

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龜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

為他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馬能事鬼神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感

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鵲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

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

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闢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

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關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

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營為建

唐兩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

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較半日之養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聽悟多喜其說故其說

流通甚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

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繁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

者不可談蓋為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舜寧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其平生何曾言亦本

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蓋矣為儒者慮似未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今已童童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

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也不亦大乎彼以窳冥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雖摩挲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者書而辨其亦可

也學者其熟思之

精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本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道遠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譽廣論

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譽廣論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

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

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泥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

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

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

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易嘗有虧欠哉

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鬼鬼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

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靈鬼為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微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毫而荒夫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曠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

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

見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暈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稱而陰助之益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詭詭不已嗜其甚矣豈

非翻着祖師本倒用如米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善惡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精神之士負高明之

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菴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鏡諸子胃中之秘發

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佛然而怒惘然而疑疑然而思釋然而悟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縹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腑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阿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譯而

攻僕則芻蕘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挾其肉而出其上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

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大理剋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

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寔機耳皆苟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政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偏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而不悟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欲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未學之蔽使塵詰叢相

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歲吟哈囉悉利幢記向書右五右
摩羅東丹三歲沙門吟哈囉悉利本北印
五七七世孫度未尤達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

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統與其從父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未至我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遊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

飯一杯座有賓爰分與必偏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棟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禽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助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變子店宿夜夢覺僧喚覺適問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徧虛空志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囊中尋去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能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水孟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眾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眾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院淡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
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
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
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
盧頂上有些行履慶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春

五

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
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叅翌日
早盥嗽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之
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
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借

臘三十有九

資壽居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
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
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
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長適毘陵許氏不
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修時憲嚴
圓公嗣圓照住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
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
蒼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
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

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錘如萬斛舟置之
絕濱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
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
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流惠
以無着執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
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
秦時轆轤鐵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轆轤鐵
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

川亦在馬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語馮曰公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
恁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
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
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謂郭象注

本

五

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
而不顯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
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爲慮不覺撫
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轟然紫
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學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
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
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
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賴公首衆與

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錄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
岩頭爲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
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會
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爲

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
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爲
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
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滅之則已去矣年七

本

五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末迁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
達本奉塔藏之

宋政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一六頁上一二行「干江」，徑作「平江」。
- 一 一一七頁上六行「忘却」，清作「忘却」。
- 一 一一七頁中一行「夫坐」，徑、清作「跌坐」。
- 一 一一七頁下末行第四字「若」，徑作「苦」。
- 一 一一八頁下一二行首字「育」，徑、清作「育」。
- 一 一一九頁上一〇行第一四字「未」，清作「謂」。
- 一 一一九頁中一七行「裏頭」，徑、清作「裏頭」。
- 一 一二二頁中一五行「軒輕」，徑、清作「軒輕」。
- 一 一二二頁中一七行「阿舍」，清作「阿舍」。
- 一 一二四頁上一四行「苟卿子」，徑、清作「苟卿子」。
- 一 一二四頁上一九行首字「子」，徑、清作「子」。
- 一 一二四頁中五行「未學」，徑、清作「未學」。
- 一 一二四頁中一〇行「未光」，徑、清作「未光」。
- 一 一二四頁下二行「不助」，徑、清作「不聽」。
- 一 一二四頁下四行第一一字「聞」，徑、清作「聞」。
- 一 一二四頁下七行「尋去」，徑、清作「尋索」。
- 一 一二四頁下一〇行「能耳」，徑、清作「能耳」。
- 一 一二四頁下末行「拈香」，徑、清作「拈香」。
- 一 一二五頁上一〇行末字「借」，徑、清作「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泰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令常集
大元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
年大會于幹難河建九游之白旗其上

尊號曰

成吉思皇帝都和林 觀夫

聖人出世威靈氣焰自天佑之膺命立極
超今邁古且以鳳凰在殼溼淫墮地猶自
絕類離倫矧我

太祖皇帝慶九五飛龍之位乎故其不祚
鴻休與

天地相為終始也

西夏拓跋失都兒忽乾順小子仁
友之子乃仁宗姪也是年五月

立在此六年

宋吳曦僭位於蜀凡三十八日而安

丙誅之

宋改嘉定瑞像計二千二百年矣
金國東海侯立改年大安名允濟世

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羣臣奉遺詔

立之後為訖石烈執中所執在位
四年

梅檀瑞像至金國十二年十月迎赴上
京禁庭供養 罷試經科

東大蒙古國號始建

西夏神宗拓跋頊蕃邸立改年光

定夏人因大兵以金人不救恨
之遂叛

金改重慶 大兵至燕京

安南主李龍翰卒子吳昌立其國
後為江南陳日照所有而傳其
子威見

金國宣宗名珣章宗庶兄執中弒東
海王而迎立之以東海至宣元年

九月即位改年貞祐在位十二年

○八月大兵攻燕京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天竺北峯講師入

寮名宗印字元實生監官陳氏年十五具
戒謁竹菴觀公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

必誦滿千遍賢教空延居座首嘗著宗極

補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印設九難宗極為
之義負通守蘇耽觀不二門以文離簡而

昧其說印撮示機要耽即領解白帥座請
居正覺颯風飄蕩僅存藏殿印守死不玄

風鳥之止未久耽亦召還要印偕行日盍

西還相與私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

浙右或上竺講止觀深研學者支離名相
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為忌玄隱雷
峯毛氏庵問道者皆至杜氏建普光一區

具禮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藏來
請印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

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
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學徒五百咸

服其道宿弊為之一革宣宗聞名召對便

殿上說錫號惠行法師以管觀室行化其
中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乃右腦

而化

金於四月遷汴求與大國和親○錦
帥張智以郡降毒叛自疏遼西王

改年大矣村平之○克燕京

天世祖生於八月○大兵破潼關

二月日蝕○川東西地震○黎州山崩

金改興定七月日食金兵犯光州李

玘等禦之建水弓手李全自北歸即

李鉄鎗也詔以為京東路總管

禪宗照燈錄成

金國五月日食

辛大兵自回鶻征西夏

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

乾定

金國改元光九月日食○宋行經界

田糧

宋理宗昀立改寶慶元年初名與苜紫

王希鑑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宣宗子

多而不育鞠宗室子詢立為太子薨

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

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

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玠封濟國公

玠患而輕嘗疾支彌達專權謂其日

不可容彌達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

與苜切不好弄羣兒聚嬉輒獨登高

坐不動長上指以語兒曰汝曹不効

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羣兒每羅華其

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達物色得之

嘗取應得奉矣特旨補官玠既為宣

宗子遂以與苜為沂王後賜名貴誠

除邵州防禦使宣宗大漸乃白中宮

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

進玠為濟陽郡王出判宣國府恭聖

揚后聽政事定然後徹蕭壽六十一

金國改正大名守緒宣宗第三子

性寬仁和嗜書博學是年立至癸

巳年歸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八月

南北兵夾攻甲午正月禪位於後

主麟閉閣自經國亡

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次清平郡

王立在此一年

天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

年十月廿七滅夏 上年六十矣西夏

凡一十二主始繼遷以天平興國壬午

起兵夏臺訖今寶慶丁亥國滅共二百

四十六年元昊於景祐甲戌自稱偽朔

僭帝號者一百九十四年

宋改紹定元年

宋太宗皇帝即位

庚太祖次四子統王師破汴金主遷蔡金臣

崔立降大朝遣使逼宋議夾攻金

金改天興

宋改端平元年○滅金右金九主一百

二十三年

宋抄數中原戶計 ○宋天狗星墜淮安軍

金索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

及觀則為紅色碎石或以為兵戈之

兆○詔集議出度牒收四介會子

中分封諸王上親總兵征回國歸附○宋

失四川

宋改嘉熙

宋詔諭高麗○宋十月虹見

宋京師地震白氣亘天旱蝗江浙福建

早都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曠路無行者

二月三日大赦天下○宋改淳祐
丙午定宗皇帝即位
庚辰大朝滅遼東高麗

世尊示滅二千二百年矣

宋改寶祐元年○大兵伐川蜀

宋撥官誥度牒收換楮幣燬之

已有元慶壽海雲大士遷化名印簡山西之嵐谷靈遠人俗宋氏微子之後父慈善信服鄉里里人稱為虛靜先生母金源王氏祖世奉佛不任師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十二月望八品恢偉童切神悟七歲親授以

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聞者何宗明者何義親驚異知非塵勞中人携見傳戒顏公顏欲觀其根氣授以草庵歌至壞與不壞王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顏曰何主也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誓願吟

吟而已乃得禮中觀沼公為師八歲受三歸五八十善戒法師方十一蒙讓王恩賜納具有洪度上座問師曰子今受大戒了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

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日上座教僧玄師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拍師背師便豎一指僧回舉似上座座奇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恭問誨之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心之唯身心若

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憤然自肯方與吾相見師受教習定一日扶中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

野狐精師曰啞啞觀曰更須別恭師年十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靈遠於靈遠之際稠人中親面聖顏俾師欲誓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言如故自此僧有不同俗民之異也師年十八天兵

再下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四眾逃難解敬師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乘輪女方當有暮秋今此玉石俱焚子宜逃生玄師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而求脫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仁子之心也老人察

師誠確為師曰子向玄朔漢有大目緣吾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有清樂元帥史公天澤義州元帥李公七哥者見師氣宇非常問曰爾是何人師曰我沙門也史曰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

也虎豹尚不相食况人乎史曰今日兵刃之下爾亦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公喜甚李帥問曰爾既為僧禪耶教耶師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

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吾親教中觀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即與住見中觀二公聞中觀教誨誦乃大喜曰果然有是父有是子也於是靈中觀為師與師結為金石

友國王將中觀及師分撥直隸成吉思皇帝戴中觀于貴備輕車師親執御日營採汲經年至赤城舍於郎中張公宅使臣太速不花并麻賴傳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摩花理國王你使人來說底老長老小長

老實是告天的人好與水種養活者教做頭兒多故拾那款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負交達里罕行者是時國王奉詔大加恩賜延居與安香泉院國王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寮照英悟大師所需皆

官給小長老之名自此始十九中觀將示寐有羽客揚至慎求頌老人俾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過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老人曰三日後時五月廿七日

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寂師哀毀過禮闈維收項骨舍利供養建塔於府之西北隅師墓所有為投齋唯乞食看塔一夜闌空中有聲召師名師警然有省乃遷入三峯道院後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母滯

此黎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兩宿于岩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看積蓋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和上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照首曰孟

八郎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過洵州遇宿儒張子真問上人何不安住師曰河裏無魚市上取先是中觀臨終時師問中觀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囑曰賀八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首前識於

是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既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且過當今來見老僧及晚師至引見中和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者師便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

壽曰恭須實恭悟須實悟莫打野狸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看橫鼻直壽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遠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囑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

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炎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捷壽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師便掀床壽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師與一掌曰精靈

千載野狐豈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進前曰青山從寒色月照一溪雲壽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師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壽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師豎

起拳復拍一拍當時大室震動壽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明日命師掌書記自此師以無礙辯才應答皆契其悟解精明度越前輩壽一日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

之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祖師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母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即以衣領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歸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先輝總一如出世住與州仁智歷運沫陽

4869 B 10

之興國與安永慶以至大慶壽寺皆太師
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於室中以四無依
語勸學者語具本傳辛卯十一月受合罕
皇帝宣賜師稱心自在行一日於廊下逢
最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僧云賞花去

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云禮佛去師亦
打問第三僧那裏去云那裏去師亦打問
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
那裏去僧云寬和上去師云寬他作麼僧
云待打與一頓師云將什麼來打僧云不

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云這捺虛漢衆皆
走師召云諸上座來回首師云是什麼乙
未朝廷差扎忽篤侍讀選試經僧道萬松
長老嘆曰自國朝革命之來沙門又廢講
帶看讀殊少乃同禪教諸老宿請師董其

事師從容對曰諸師當以斯激勵衆僧習
應試經典主上必有深意我觀今日沙門
少護戒律學不盡禮身遠於道故天龍七
衛而感朝廷勵其考試也三寶加被必不
辜聖詔遂與華使相見之後其處置法度

悉從師議屢置丞相以忽都護大官人言
問師曰今奉聖旨差官試經識字者可為
僧不識字者悉令歸俗師曰山僧不曾看
經一字不識丞相曰既不識字如何做長
老師曰方今大官人選識字也無于時外

鎮諸侯皆在聞師之言皆大驚異丞相復
曰必竟如何師曰若人了知此事通明佛
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古
之人亦有起于負販者立大功名于世載
于史冊千載之下凜然生氣况今聖明天

子在上如日月之照臨考試僧道如經童
之舉豈可以賢良方正同科國家宜以興
修萬善敬奉三寶以奉上天永延國祚可
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道哉丞相以是
言告于大官人乃從而奏聞由是雖考試

亦無退落者蒙聖旨悉依太祖皇帝存濟
師聽僧如故丙申有司欲印識人臂師力白
于忽都護大官人曰人非馬也既皆歸服
國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縱復逃散亦何
所歸豈可同畜獸而印識哉由是印臂之

法遂止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
渡河復曲阜廟林之祀時公持東平嚴公
書謁師師以襲封事為言於大官人師為
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
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
本自孔子至此襲封衍聖公凡五十一代
凡有國者使之襲承祀事未嘗有缺大官
聞是言乃大敬信於是從師所言命復襲
其爵以繼其祀事師復以顏孟相傳孔子

之道令其子孫不絕及習周孔儒業者為
言亦皆獲免其差役之賦使之服勤其教
為國家之用三十六丁酉正月太祖皇帝
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師已亥冬
師再起復主大慶壽寺主實護必烈大王

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
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問其心地王生
信心求獲菩提心戒時衆書記為侍即
劉太保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師曰包含法界于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

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現
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
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
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間別
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

三

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
非難非易唯恐王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

王

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心亂興亡之事當

有所聞也王又問三教何教為尊何法最
勝何人為上師曰諸聖之中吾佛最勝諸

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無詐故

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來之式也由是太
后遵祖皇聖百僧居上首仙人不得在僧
之前王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
王固留師師固辭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

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
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善提心戒不
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
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
便皆佛法也師既辭行有一惡少年肆言

訛謗以佛法不足信王聞之乃召其人訓
以大人之言復以刑法罪之身使白師師
回啓曰明鏡當臺妍醜自現神鋒在掌當
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
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甲辰護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師乙巳奉六
皇后旨於五臺為國祈禱丙午奉六皇后
詔師起至中途值風疾作回奏得旨還燕
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統僧賜白
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禱大

于合頰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與國禪
寺尊師之禮非常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頒
降恩詔顧過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事錫
免差役悉依舊制丙辰正月奉聖旨建會
於昊天寺初二日於會中忽患風恙半身

三

不舉至夏初稍愈是月旭威烈大王差蒙
古萬宜差以金柱杖金樓架梁殿并令旨
奉師求法語七月師會諸勳舊抄所長物
見數令主復事丁巳夏說傷畢師云汝等
少誼吾欲偃息待僧急呼主事人至師言

祥泊然而逝矣即復四月初四日也世壽
五十有六茶毘覆舍利無算欽承
護必烈大王令旨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
諡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為十六世
卒詔釋道辯析化胡經○上大駕南征

宋九月大兵自浙黃州渡江征宋歲貢而退

上

宋政開慶元年

帝大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尊臨
寶宸統御寰區四海混同萬邦入貢建立

制度條理紀綱為子孫萬世成法寬仁愛
人深信因果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聖君之
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宋政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經通好○
五月十九

三

建元中統廿七日大赦普度僧五

實行中統鈔法平章王以道奏

實制開平府號上都○宋賈公田始自浙
關至元元年城燕建都八月十六改元大赦

天下設會度僧詔請

國師粉彌達受恩八登座授祕密戒○是年八月拜光祿大夫太保恭領中書省事

制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別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奪潛心

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賓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逆方幾數萬里迫予嗣服頃汝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壓衆宜崇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夫太保恭領中書省事卿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

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焉並聽裁決行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中統五年八月

日 宋政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初名孟昶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

多而不育鞠孟昶於宮中改名致又改名榘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璿

大教東被已一千二百年矣 大兵圍襄陽時呂文煥告急宋遣高遵範

文虎赴援大兵於要害處連珠劉寨不得通○宋十月日食

帝師受恩已制蒙古字成二月頒行天下 立尚書六部○宋大旱○至元七年詔請磨已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

度僧員

大元帝師必魯受恩已說根本有部出家投近圓羯磨儀軌親制序文曰原夫勝部嘉運至四佛釋迦文如來遺教利見也大元御世第五主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

孝皇帝登極也天資福惠歸信內乘普使萬邦咸歸一化雖敷天垂拱而至治無振眷支那弘道而在躬不息欲以自佛相承師資編造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為奉奉從善之行入俾一一恒持於淨戒精練三業

堅守四儀此寔聖皇匡正佛法之磨育也昔因善逝與人天乘普說聲聞上教一切有部別解脫經依此採拾未得令得律儀方便羯磨儀軌此乃聖先德師之總集也始從大竺次屆西蕃爰有洞達五明法王

大士薩思迦粉底達名稱普聞上足密葛

行位巨測授茲儀軌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觀演說正本翻譯入善三國聲明辨材無礙舍伊輪林丞旨揮歷孫

傅華文譯主生錄北庭都護府解二種音

法辭通辯諸路釋門總統合台薩哩都通暨翰林學士安藏總以諸國言詮奉詔譯成儀式序本帝師親製繪為華迹以編陳始末粗彰聊記歲月時庚午至元七年冬

至後二日序

宋大元國號十一月始建○興蒙古學校○

詔諭呂文煥○二月大兵破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勅命伯顏丞相伐宋○三月宋

主崩太子立四歲

是年八月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文貞劉公蕘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奉勅撰神道碑銘并序其文白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

釣渭非巧宦之途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切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為而輕進者必非今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

者為可佳而以閒遠高潔難致者為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易曾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抱而留之待以

復心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着宿貴近不得預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胥會志意文字與夫渭濱之同載商巴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

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為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為鄉閭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

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精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按讀事有不愜意投筆歎曰吾家奕世水冠今吾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

岩谷間草水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盧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荆為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比觀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

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還和

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從上征雲南已未歲從上伐宋揚濼渡濟江國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嘗讚之以天地好生而

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奏言書

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恭惟陛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寓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閑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水冠崇以顯秩實遠眾望上覽奏欣然

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網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恭領中書省事選聘侍講學士賈默次女為夫人賜第於東坊給少府官籍監人戶甚眾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畧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

居南屏山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莫得預聞也遺禮部侍郎趙秉溫
覆其喪運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欲營葬
一切所須皆出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
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諡曰文貞仍命
翰林學士王磐撰碑文字臣磐欽惟國家

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畧
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
畫像凌烟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
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
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

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
所陳訴祈請于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聞
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
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
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材異能之士茅拔茹
連致無虛月遠今三十年間拂歷朝省班布
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
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
而論亦可見其髮髯矣又自幼好學至老
不棄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

六壬道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
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綿
裘三歲不易及歸事公卒雖身從天世之
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而執
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簡

璋為嗣第乘怒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
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
事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
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
朝行褐衣蔬食禪寂倘佯謀謨悒悒齋

忠良指陳成敗開閭陰陽測應婉畫鬼神
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
勅祥宸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
踰跨羣賢來集庶政允咸大綱一舉衆目
斯旋治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褒秩師表
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
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喜必舉有能
必揚陸行溝阻與鳥橋梁川泛艱厄與鳥
帆焚寒而求水煖之榮榮饒而求食飲之
股肪門廈桃李爛場芬芳人感公德銘刻

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
遐年胡為一朝嗚呼而仙燕都南原廬溝
北曠佳城鬱鬱有墳嶺然地固重泉松柏
參天石爛松枯芳名永傳
贈儀同三司太傅諡文貞制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餘護助裏皇帝聖旨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輪獻納之誠上以禮
義而遇臣思為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
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劉秉忠學窺天人
識貫今古遠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肯侍

潛藩給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
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
者過於殺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
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
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
難則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
任於舊人誰謂昊天不愆遺於一老與言
及此何日忘之冀惟台輔之尊厥有泉局
之責是用錫之輪命峻一品之華階遂以
家衣躡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勳

惟爾英靈攝予來電可贈儀同三司太傅

蓋文貞准此至元十二年正月

若至元十二年詔諭兩淮州縣新附

宋改德祐幼主編立度之子毋令后謝

太皇后臨朝○六月朔宋日食之既

早大元天兵臨境奉國歸附正月十八日

右朝宗先是陳宜中張世傑等奔於王如永嘉興歸則義湯共國興十一月王引兵通三山宜中來二○詔安歸附軍民○九月十一日大赦

右宋前後共十六主凡三百十七年而亡

五十二月大兵逼廣州宜中奉二王抵肇慶

府

勅令瀛國公往脫思麻路習學梵書西番

字經○建大聖萬安寺

癸亥十五年正月旦故會齋僧大赦王泉等五

老蒙恩得度三月宜中來益王由海道十七日新王即位於明川改祥興六月

世孫奉衛王即位於明川改祥興六月攻崖山八月宜中入占城至燕鵬間

晨十七年二月宜中自奉德經占城

大元帝師發思八是年示寐翰林學士王

警等奉勅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開教宣王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

如意大實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獨

但拔思榮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

瑞應具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禪但羅乞

峇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

凡十七代而至薩師加哇即師之伯父也

迺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

成誦七歲演法辨博縱橫猶不自足後過

峇名宿勾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

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

駟徑詣王府世祖官闈東宮皆蒙受戒法

特加尊禮戊午師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

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

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

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

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春

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

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

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

帝師大實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

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

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

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

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

五綵翼其兩傍萬眾瞻禮若一佛出世時

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

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為真金皇太子說

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

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

震悼追懷舊德連建大宰塔波于京師寶

藏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傳

寺已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辨析

特奉

聖旨長生天氣力莫大福慶護助稟皇帝

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

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
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
裏戊午年和上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
輪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尚
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

卷五

卷五

教燒燬了者隨路觀院裏畫着的石碑鐫
着底八十一化圖畫行燒毀了者麼道如
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
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更保定
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

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
章張左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
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魯省宣使苦
速丁湖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
天師祈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

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
衆人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
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
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
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失其

本真偽違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
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善女貞
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
妻女其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男爲君相
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

傷室等語及今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
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
敢試驗今擬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
有道儀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
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

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但係後人捏合不實
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
後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
愛佛經的做和上去者若不願爲僧娶妻
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的道藏經

卷六

卷六

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
果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
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
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
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

幾拘刷見數分晚分付差去官眼同被毀更
觀院裏畫着的石鐫着的八十一化圖畫
行除毀了者自宜諭已後如有隱匿道家
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語窺圖
財利誘說妻女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

道○家大小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
拘刷與隱蔽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
諸子醫藥等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卷七

卷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二七頁下二行首字「補」，經、清作「論」。
- 一 一二七頁下五行末字「玄」，經、清作「去」。下九行第一四字清同。
- 一 一二九頁中六行第一五字「玄」，清作「去」。本頁下三行第一四字、六行第九字同。
- 一 一二九頁中一八行眉註「親遇太祖」，經作「親面聖顏」。
- 一 一三〇頁下三行第二字「炎」，經、清作「尖」。
- 一 一三二頁中六行末字至次行首二字「六皇后」，經、清作「太皇后」。下同。
- 一 一三二頁下一七行末字「奏」，經作「奉」。
- 一 一三三頁中末行「大竺」，經、清作「天竺」。
- 一 一三三頁下一四行「大兵」，經作「太保」。
- 一 一三三頁下末行第四字「白」，經、清作「曰」。
- 一 一三四頁上一行「太公」，經作「而太公」。
- 一 一三四頁上一行「復心」，經、清作「腹心」。
- 一 一三四頁上一三行第三字「文」，清作「交」。
- 一 一三四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開」，經、清作「閭」。
- 一 一三四頁上末行末字「貪」，經、清作「貧」。
- 一 一三四頁中九行第一一字「比」，經、清作「北」。
- 一 一三五頁下一六行「方圖」，經作「方圓」。
- 一 一三五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遠」，清作「遠」。
- 一 一三五頁下一九行第一五字「遂」，經作「襪」。
- 一 一三六頁上二行「正月」，清作「二月」。
- 一 一三六頁上一九行夾註左「世係」，清作「世傑」。
- 一 一三六頁下四行「玉印」，清作「玉印」。
- 一 一三六頁下六行「歲抄」，清作「歲抄」。
- 一 一三七頁上七行「八十一」，經作「二十一」。
- 一 一三七頁上一五行「祈真人」，清作「祁真人」。
- 一 一三七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商」，經、清作「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泰三

嘉輿路各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年十九年八月賜文天祥死甲申正月六

日大赦

二十二年十二月安重

五知復職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翰林院

唐才楊文郁王講趙典李傑閣復李

鑄李王王奉 勅撰正奉大夫樞

密副使日商奉 勅書光祿大夫

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日耶律鑄奉

勅篆額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

夫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司事相哥論翰

林院戊午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

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書其事於

石臣等謹按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

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源出一書曰

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鑄板傳

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

其教屬實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

以其事奉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為論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

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

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板的達益合師八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類婆羅

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

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曰道者真妄上命如約行罰道近臣脫歡將道者禁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

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樞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舉甘志泉所據吉祥院其一也據而弗歸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微理長春宮道派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

焚廩舍詎廣淵道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辨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款伏招遣樞密副史別字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詞志泉志真就誅剗刑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

其數歸之僧衆有道家偽經尚存為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卷台往年所焚道家偽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願皆毀釋教剗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

副史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秘書監友直釋
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
省客省使都督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
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借正一天師張宗
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

福春暨諸道流考證其偽翻閱兼旬雖卷
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
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
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固
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

言而竊為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衷
諸子醫藥以誇其博佳往改易名號傳註
訛舛失其本真文所載符呪妄謂佩之令
凡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仇讎和如駕鸞之
露有偶將以媒淫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

望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
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偽
妄駭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
經外宜悉焚去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
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

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知以是
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
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
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選擇一人
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

妄之說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
乞焚玄道德藏庶幾漂雪等上可其奏遂
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
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
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

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
髮為僧不願為僧者聽其為民乃以十月
壬子集百官于闕忠寺焚道德偽經雜書
遣使諸路俾遵行之等盤等聞老氏之為
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沖以處已

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
分派列徒屬寢成威勢說成偽誕百出清
淨一變而為污穢無為一變無所不為如
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仙恍惚誕幻帛書
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但敗露為武

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眾倡亂天下
為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浮昔居上清寶
籙官與女冠為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
僊卿獲大水不驗並為徽宗誅竄而死迨
金末年復有麻坡先生鍊筆李二人以姦

謀秘計出入特貴之門肆為淫污之行咸
受顯職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
惟禍亂之源姦究之本率皆僣符籙以神
其教託偽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為詭
狀詆毀聖教寇據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

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自內作悞
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
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
東肩扶乘西極昧谷水天桂海山河大地
昆虫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

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
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
無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
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
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

金鈔海願復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
之脫凡企聖獨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
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
謀軀形妬忌雖積毀銷骨衆照漂山法體
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跋日月何傷

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莫損河海之大
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
道慕三乘衆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
所以尊崇之禮飯向之誠矯百偽以從真
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况乎筆

墨勸媯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
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
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
有邪有真有偽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
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

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哇淫之變雅
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巨
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衆諸聖不可
有加矣予以鑿合靈之耳目開正途之斥
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

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行縣儲君之福利鼎
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迷也
若等敢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
學者有所警焉
大元至元辨偽錄隨函序翰林直學士奉

訓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長伯淳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
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
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
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

奉
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辨偽錄奏對天顏睿
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
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
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玉觀音舍利寶

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
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
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
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
証李志常等美墮辭屈奉旨焚偽經羅道

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
寺派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諭旨
偶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
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竄匿未復邪
品說詔行屏處猶矣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

八年冬欽奉玉旨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
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
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
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建真佳大弘聖
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

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孫山
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羅道爲僧
者吳帝七八百人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
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佛者
戒試嘗考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

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
上表機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
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踊
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噫非日月明
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冠襟之

錫婚安雀浩感魏太武而雀浩卒以族誅甚
謀最之挫屈其城滅源於馬邑齊雲顯之
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辨化胡之偽
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神霄火其書矣由古
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事等

視三界衆生猶如一子非肯大覺是子背
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天也且師
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弃聖
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儵然無鳥爾今盜
名之徒贗庸黨擬假立冠褐峻侈宮觀奇

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謂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
勿伐抱一為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
化胡之偽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
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

師於老子者則弗為也過歸末流爾雖然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蘭蕙之於
薰蕕檠檀之於穢壞則世未有舍鳳凰麒
麟之瑞蘭蕙檠檀之馨而恆走獸飛鳥之
常薰蕕穢壞之若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

同也奈何救麥未折而甘事於偽妄不重
之教後矜其得辭侮慢大覺訛毀至聖
而弗憚三途之淪溺乎斯辨偽錄之正名
敷造理淵奧辨難精明禦乎抗變雲之動
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

於巨浸者其為言也至矣蓋有偽則辨無
偽則無辨豈好辯哉弘四無碑之辯者邁
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我皇金言喻解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
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為萬世之龜鑑則
斯錄豈小補哉
辨偽錄序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
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
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籙

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
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
原始要終詎諒於化內况乎法身無相高
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
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

氏太原人也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
為家馬九歲落紺紺隨師請業玉離刺油價
重之德彌彰桂生幽岩馨香之風遠達阿
師內窮三歲之奧外覆九流之源名冠於
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

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併凌雲之氣班
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
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
清諺道之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月之
秘靈寶亦書之儀煥若宵膺明猶拍掌加

以禪參於五泐傍閱於群書既有雄才特
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性邪則有吼
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
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麟題佛門之柱
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

經令孤璋等學業廣濶議慮非長並為鄙
辭辨毀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
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
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
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難之銳竟馳黃馬

之戰爭驚狀鴻爐之焚鐵翼猶炎日之煉
輕求有勝之備於斯可見暫歸愆定已破
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
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
佛日重輝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閭浮右如
意評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
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
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獨高而
和獨寡深可媿焉余文漸綺靡學匪通圓
觀斯論之嘉言欽香皇之鴻護不勝手舞

勉為斯引軌以藤綬繼彼珪璋庶博雅君
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龔祖沙門雪
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邁長
老奉勅撰辨偽錄五卷其畧云安立天尊

傷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
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復履九九萬億
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億三氣相去九
上乃虛皇天尊又聖如上帝始乃生三
氣三台成德乃生文老即元始天尊也
歷如上帝數乃生三氣三台成德共生
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復又一氣成生三
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

合廣德共生老若若四聖相次各不相
大初之獨化老若若乃生五運謂太易
天地之父母故能分本清濁開闢乾坤
辨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
王版玉璽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
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

靡觀產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
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
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
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
稱佛名為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異種

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
易鈞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
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

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
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
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漠漠漢漢
本絕音容何得讚張九氣妄生四人產上
生虛似敲空而求驚偽中起偽如起影之

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
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
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泉出在何書若
無未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
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

子唱乎皇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
三尊為有形耶為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
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
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
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無形本無

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
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
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
白鶴嘯歌邕邕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
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

知海臺塵談有名無實彫水鏤雪枉廢詞
章山海之罔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
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
之祖宗避周亂而遇函關妄云天地之父
母既自語之相矣何函失之相攻掩耳偷

鈴欲隱獨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王衡之與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雜羅之衣廢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

於無因為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為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救為天下先乎遼陽高靈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

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遠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為笑創劫運年號偽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授往來流行射自然之氣此論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

詳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雜藕佛主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况云劫波此云時

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誤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劫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傳說文云以兵備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

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馬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辨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號哉况軒皇之前本無甲子號造甲子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將古標古亦何偽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牽連者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

漢濛建立年號統領推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亦明青蓮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鬼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

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偽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地之父母故能分佈清濁開闢天地運生元始三氣而成天上帝三氣成九氣清濛濛又為三清境元氣成上帝三氣成九氣清濛濛又為三清境元氣成上帝三氣成九氣清濛濛

大羅天也... 辨曰詳夫地軀... 紀少之典談天... 地之圖甘氏星經... 之號匪聞大羅之名... 換尾採他名相粧綴... 起黃帝而老子消子... 派為道教諸子所談... 張道陵所集靈寶經... 佛神呪而作密言... 枝引蔓唯唯下俗... 經廣布始唱斯名... 開狗偷鼠盜何足... 於四時太玄之說... 家虛加數目天本... 不同顯知妄立案... 二十八欲界有六... 勝妙欲名為欲界...

滿兩忘名無色界... 分設之後身純形... 境至京之山金童... 帳之飾安竊不真... 界從何而來何功... 知且道宗極致惟... 化難逃四相詐免... 生死而輪轉縱茫... 源長往不歸良可... 歎

隨代為帝王師... 子說化經... 七十卷又說... 則子說赤精... 子說赤精... 處各異莊周云... 萬世之後一遇... 大聖猶旦

善遇之此明聖人... 之期膺過時之運... 得帝王師之諸侯... 暮豈有隨代而出... 士史記稱為隱君... 里潛身柱下本是... 未厠於台輔何乃... 誠不經駭人耳目... 憑馬潢濤擬廣於... 關之後萬億餘年... 有老子為帝王師... 孔子春秋丘明國... 並無老子為師之... 妄撰斯言欲使老... 偽且偽焉且伏義... 舜並疏明君或幼... 假老子教之然後... 紀古史所明燧人... 釋女媧造皇黃帝... 顛頊作六英堯有...

有老子為帝王師... 孔子春秋丘明國... 並無老子為師之... 妄撰斯言欲使老... 偽且偽焉且伏義... 舜並疏明君或幼... 假老子教之然後... 紀古史所明燧人... 釋女媧造皇黃帝... 顛頊作六英堯有...

暮為有大夏湯有大漢文王有辟雍武王
有下武縣作城郭並尤作兵器攻伯造賢
俞附脉經傳制律律首作算容成作曆
大撓造甲子吳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
棠於則作履其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車

作矢黃雍父作杵白孟莊子作鑄趙武靈
王作靴蘇威公作篋暴辛作墳后稷之孫
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
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秘
覽為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

帝製造之事如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觀
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神農
氏為耜為耒以利天下日中為市交易有
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
造也竊功業標為己能術名自高君子不
覺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為務成子者堯後漢
應劭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

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時為范蠡在齊為鴟子此則務成子乃
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鈞引編
註老子為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
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皇帝學

舜乎木真顛頊學乎纁圖帝嘗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欽時子斯武
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
敘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為帝王師何

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頊之厚矣且老
子素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入臣還為上
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
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禁紂
之不作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
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
為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
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為人師
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為師而秦漢
之下至於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

亦虛焉且漢文恭徐孝武英明孝明達禮
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漢文
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
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
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

玉振則知率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狂於
間間難可信於達士嫫母加粉見者愈噴
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老子出靈寶三洞偽第九化云太上老君
日於至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寶萬萬書
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

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宜伯陽適
關二篇之教方闢有名為萬物之始無名
為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
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
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

辨凡派唯尚海鏡採佛語換體安名擬
三界而立三清做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
聖安師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
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
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

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
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
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驗
爲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
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

他佛教探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
子再現群賢不親道士獨傳欺誦時君不
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換
蕭溫衆議道家上有道德二篇如休漢明
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
有一千惟備靜河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
玄都目錄轉復稱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
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
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
何乃黃傾獨知美賢罕親與藉不記書史

無聞試問當本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
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若也史說應有
時方師實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
若在天上面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域而談
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要言

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冠無得
志僧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師之
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
之師名爲法師法即是師名爲法師名義
不知要安已號接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

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
萬第三佛出人壽二萬何刀敗彼三皇矣
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溪赤
明之號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
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
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溪
赤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
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
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
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

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
焉已典如琢美玉擬作龍靈受功勞智者
見請

遊化九天偶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若若於
初至第一天見彼到天帝乘九龍元靈之
與降七元安廣之道定五色福慶之歸金

辨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
諸天一身不分而過一切即多而一即一

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噓氣
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
豈正九天伯陽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
身居下位難等聖職欲爲已德善善竊者
鬼神不覺既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
輕舉揮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
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
分儻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
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
莊周讓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末末遺形亡過關
乘薄奉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升天
 履霧駕鶴乘雲擬劫牟尼稱為已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為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

禪純男而云王女勾厖闌偽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為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美酒肉之薰癯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耽死屍便為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詰

杜臆說窮鄉多侏曲學多辨斯言信乎

儒偷佛經教偽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
之天起有太上者其多疑見明火中為王說
老君明經劫王蓋然劫之大讓燕之上三日
老君復湯之中華華滿出坐蓮花上說理
佛經三業六根五進十惡乃
佛經三業六根五進十惡乃
佛經三業六根五進十惡乃

蟲辨曰夫麒麟聞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銅山崩而洛鍾應殿仄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兩芳菲沃彼情塵聞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况乎

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快懼積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刺刺字攝巧合經名既坐火端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花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

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真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蒂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

學佛何乃合氣為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詮為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替者悞八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

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為事懺耶為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邪約逆生死心而滅罪邪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

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說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者猶不招承更生拒辨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老君結氣成字偽
第八化云聖經云太
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
法部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洋國出
法度人以紫華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
衛羅世界北極華國皆出法度人老君
以五方真氣之精結成寶字狀一文八
角出芒為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
又云噴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也

蟲辨曰夫子字之聿與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蓍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

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類體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聞老子傳來掩竊他能術實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章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雅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字碑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與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猶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青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空傳刻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仿扶桑而立號南樺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輻於迦維羅衛壯方全收鬱單越名十州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闕五車了無一實倫鈴掩耳斯之謂與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四〇頁上一四行正文第二字「商」，徑、清作「商」。下同。

一 一四〇頁中七行第三字「玄」，清作「去」。

一 一四〇頁下五行「鐵笠李」，清作「鐵笠李」。

一 一四〇頁上一九行末字「丘」，清作「荒」。

一 一四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日」，清作「白」。

一 一四一頁下一三行「桂冠」，徑、清作「桂冠」。

一 一四二頁中末行「乎延」，清作「呼之」。

一 一四三頁下一六行末字「詞」，徑、清作「詞」。

一 一四四頁上末行夾註右末字「又」，徑、清作「天」。

一 一四四頁下一五行夾註右「七曜天」，徑、清作「七曜天」。

一 一四五頁上四行夾註「太俱」，清作「太昊」。

一 一四五頁上一〇行眉註，徑無。次頁上一〇行、一九行同。

一 一四五頁中一五行夾註右「項項」，徑、清作「顛項」。

一 一四五頁下七行第九字「君」，徑作「居」。

一 一四五頁下九行「潢濤」，徑、清作「潢濤」。

一 一四五頁下一九行「女媧」，徑、清作「女媧」。又「軒冕」，清作「軒冕」。

一 一四六頁上三行「伶倫」，清作「伶倫」。

一 一四六頁下九行夾註左「九年」，徑、清作「九年」。

一 一四六頁下一〇行夾註右「上官」，清作「上官」。

一 一四六頁下一一行夾註左「元有」，

〔清〕作「元年」。

一 一四六頁下一四行夾註左「十二部」，〔清〕作「十二部」。

一 一四七頁中四行「西域」，〔徑〕、〔清〕作「西域」。

一 一四七頁下六行夾註右第七字「退」，〔清〕作「迎」。又左末字「橋」，〔清〕作「嬌」。

一 一四七頁下七行夾註左「天童」，〔徑〕作「金童」。

一 一四七頁下一三行第二字「正」，〔清〕作「止」。

一 一四八頁上一二行夾註左第二字「其」，〔徑〕、〔清〕作「甚」。

一 一四八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八」，〔徑〕、〔清〕作「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泰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李常集

周文王時為柱下史偽第九周文王時老

君為雙色子時帝封荒雲天下塗炭乃乘

風飄之輪風伯前驅彭祖乘降於岐山

之陽西伯攝之拜為守歲史或王克商道

為柱下文作赤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

泰四

作歐俄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為

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老君以八天

應文授昭王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文王

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

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

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且群書具載先儒

感談何乃遠度百家別張毛目達心贊唱

懸珠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藉之

談自招世誦秦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

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為西伯之時乎

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臣其不

速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速適為忠臣者固

若是乎昔日過關雀徐甲而為御乘薄奉

慈之車今則乘飛輪輪風伯前驅彭祖騎乘

何自高之不經乎况彭祖此時已歿風伯

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

化行乎江漢仁惠及於行輩何待赤精之

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

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

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

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

說前云老君為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

曜之冠披九色之披乘八景玉輿駕五色

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

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

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

身為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

笏揖紳捨喬木之高遠投幽谷之賤地翻

為上倒下以何課我變色之號周書之所不

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執

肯傳信我風求影種雷弄株此之謂與若

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膠之難者秦皇求仙

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

之名不親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真薰入

漢武好仙身著朋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

縱樂大之說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

帝陵竟無一補魏太或任冠謙之說建靜輪

天宮黃鳩人勞終感痛疾周武帝口服丹

藥身服黃水熱發昏陽失音而死唐武宗

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

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

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

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遺惠彌留

竟無一驗議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

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為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偽第十第一化云老

化之老君姓李諱弘字曜靈字光明以六

和七年生於西漢成國九月三日申時始

生於北玄玉洞靈鏡山李谷之間始

吐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

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籙儀太章太洞遊真

經微為上帝玉清君以瓊與下迎賜丹靈

符書為上帝玉清君以瓊與下迎賜丹靈

海神仙第十一化老君以清玉女三千七

百年一日老君一化老君以清玉女三千七

云老君以清玉女三千七百年一日老君一

清漢元年號高上老君九月九日降元女八

十三年號九靈老君九月九日降元女八

十八年號甲庚寶老君九月九日降元女八

女口中八十一至丁九年庚寅歲一
 月十五日生左腋學李樹而生生即
 行九步次蓮花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
 下十道獨尊我嘗開揚無上法善度
 切又云湘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象天尹
 氏於湘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象天尹
 珠在而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象天尹
 指李為姓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
 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
 期星冠月輪頤頤以之應瑞亦龍騰履言
 旌帝堯雲屯鬱蒸寶徵漢祖此則聖人神
 異講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

步周行月妃散花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
 如兩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為異事李耳
 若有微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
 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榮新文
 感師拔劍而泉流前漢耿恭拜井而水出

後漢荀有奇相書為羨談老既無文事必
 虛唱倚他大聖取為神奇夫聖人現相雖
 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
 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託便入涅
 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

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
 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偽說百
 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
 重紀在伏羲之後尋虛偽誑惑後人前
 說五歲疑真二十八道後則八十一歲生

而皓首自語矛楯何待他攻亳州瀨鄉實
 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蓬頭謬
 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謂云周行九步採
 他釋瑞而為老哥將此薰蕕亂彼蘭芷北
 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岡李谷地里之

所匪詳王儉百家有百家潛弗聞王女之
 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棄道士賞善
 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
 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
 之特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云七

唯我戰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即
 明避亂入秦死焚槐里秦侯弔之三號
 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
 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
 頑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孰愚

藏案煥煌寶錄云周桓王二十九年幸開豫
 庭與羣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
 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度
 字元卑癡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
 單乞食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

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數野合懷胎八十一
 年而生老子生時皓首故曰老君此本實
 跡蔽而不傳偷竊他他欲張老聖家有弊
 帝尊之千金斯言信與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告胡王曰使或弟子

馬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
 人為師今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
 二章經又云老君至金衛國自化作佛坐
 七寶車身長百千萬丈備滿虛空又云老
 天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
 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果號生
 命昇昇天為善惠仙人上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
 吟雷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
 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
 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
 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

然增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
步周行指天地而猶貴三十二相映日月
而爭輝四王捧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
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
於人天推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

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
喜慶身掩他神功矜為已勝佛生周昭之
代老降史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
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
仰仁慈之風國邊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

整煩陀再現援前者後誑誑庸愚昔日過
關產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康
駟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額騎耳馬有萬
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調聖醜化為鵬
蓋緣自變蛇蛟為雉匪假他功此皆物理

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終非他使然老子
自是凡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
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恃禮慢聖
殃報拔舌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
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待首之號既成佛

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遠神常樂
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
善惠仙人將後者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
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
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

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拔六塵之表何
返歸天上却入葦塵雜污我聖人欺謗我
罪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
捨華堂之廣厦悅葦屋之茅簷汝欣賈莖
之榮我耻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揚素

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
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
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
禪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
化胡也答士不能加答善哉楊素之言此

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知有佛詎肯受
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土先有佛矣而
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
佛化尹喜故宅在關之
向今道士居之仍在
爾名借聖傷第十二第四十八化云真太

人知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立情
學多識者也太聖則丘不知太聖則五
帝三王皆任智勇者聖則立不知太聖則
立聖則太聖則三皇聖則太聖則三皇
善任因時者聖則三皇聖則太聖則三皇
則孰有聖者馬不泊而不言曰丘聞西方
之人有聖者馬不泊而不言曰丘聞西方
不化而自行湯湯乎民無能名焉立疑其
為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無能名焉立疑其

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為
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龍之
數故也此指
辯曰夫自衛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
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勳而弗
競孔稱孟反孟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

舉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
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
惟佛為西方大聖人之語也唐琳法師對
此聖相作護法論皆引未聞老子在周孔子
在魯故指老子為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

我何多借聖人者不仁言華理者非智且
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千老子老子師容
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趕於軒轅
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指老子而
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

謹十身流光徧於剎塵分身應於沙界不
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
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為王中之法
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
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

之迷易剛詩卜偃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
遷之辯博葛洪之談通輔嗣之玄談左慈
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
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
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

漢書云後漢西域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
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
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三
乾今改為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
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

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
心中空慎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
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侖
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周穆
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

聖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
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
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
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
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

來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
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
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
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騫

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閩雪山南有身
毒國其人奉淳圖不殺罰乘象而戰身毒
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
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
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

方老子為聖人也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
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
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
師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
鼓於師襄問樂於長弘問官於鄭子入太廟

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
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
道爾豈有一事便為師焉蓋當時老子為
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
問禮便為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

之師哉必不然矣活名銜世求為人師君
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偽十三第一十三化云老子以
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說道
泥桓泥桓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氣者謂

降下至丹田者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
也丹田者北三宮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
日精二日汗三日血四液故曰與道可老
者謂朝氣也非謂道者謂暮氣也此依
取道陵解道陵如此說也無相生謂口
與腹也離易相成謂精神也此老子授
尹真師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

八神九運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
丹仙華派高飛雲網登天丘赤黃之氣成
須臾當得唯唯分氣味可以騰行解
疑霜善悅浮沈其味必未符天符行解
之方及歌曰國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
十層長二尺厚薄均非三齊坐溫陰上
陽下丹首尾武中白黃等七句內
集人于宮得安存去來將不出門

辨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為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為修養夫道德之淳粹非自然之妙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為至道守兩腎為重玄郵穢廉淳詭譎閻里王喬羨

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至啞啞唐武服丹而早止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

士更輿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祇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誰人除凶或有拘環牆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謂知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

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回丹田而內封謂之係養或有合氣而為道父子聚麀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燕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為金菜只圖強勁呼女竅為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為真人呼

交構為龍虎與兒姪女鉛汞丹爐故曰開命門抱真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真訣在於丹冊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為急不許泄於道

路道路者原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當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

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運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

業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嫩嫖以為真為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維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巨得以斯滅罪罪不可止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

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驪珠而拾礫幹憂鼎而羨糠自悞悞他死沉苦海哀哉哀哉

偷佛神化偽十四第四十二化老子入摩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

百十萬丈又至別寶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不能焚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不能射一時推落飛電八衝擊如霹靂人馬驚大山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國王迎表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日藏於道中又至于湖山飛石裂海光胡王今尹喜化空而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與

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遍照塵沙國土即有赤雲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人碧童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花玉女侍衛而至尹喜坐七寶座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兜率城却升天去老君又於惠顯降大毒龍備歷五天於普門山獨木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閻國五

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說至於
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
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
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
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上又唐王玄

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

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

老君之事王玄策傳中又湛然居士扈從

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叉國越天山過雪

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煦

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于西

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

詢老化 並云無間則老子神異道書偽

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欽奉

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收取

化胡經王清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朱

說邪論 三破論明真諦論

太上寶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玄內傳 帝王歸錄 三天列記

十真九迷論 歷代應現圖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唐

輔正除邪論錄 辟邪歸正論杜光庭

十二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赤蓋度命經 樓觀先生內傳

歷代帝王崇道記 高上老子內傳

靈寶二十四生經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寶錄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

道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大都報恩禪寺

林泉倫長老下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

子憫衆生恐墮三途邪見坑箇裏了無偏

黨處就中未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

天機莫測既未頌德敢不醉思此香端為

祝延

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

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露日

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奉火云憶昔當

年明帝時曾遇裂燭辨妍媸大元天子續

愚洪範願正推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

書自古至今造說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

謀具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

語何可言哉無蒂狂談實難徧舉始自張

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醜書兼集靈

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

鬼法以誑惑愚夫說五運神符而魔奸匹

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

述浮辭杜允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修

靜外好裏鴉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

肯說長道短飽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

輕傳奕美斌不堪齒錄張生焦革何足言

論寇讎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

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考定遭一時之

辱滅賢良考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

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過而遭貶嗟道世

雖再而難為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

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

歸正去偽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辭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

安寧其或未然從此及飛烟滅後任伊到處竟天尊急者眼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大都報恩禪寺林泉長老從倫奉勅

行通下火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燕京 國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燕京 濟聖寺統攝至溫 太名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建 上方寺長老道雲

薊州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香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薊州 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叙
齊福寺講主喜朗

絳州 唯識講主程珪 蜀川講主元一本論如

至元二月詔行至元鈔以一准中統之五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

總統楊輦真迦集江南禪教朝覲登對宜
上竺出班聖旨問講何經答云法華經次

問仙林講何經奏云百法論即就退位而
立引問徑山雲峯和上云禪以何為宗奏

對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釋云總統
復奏云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又傳聖旨令更說復奏云
禪之為宗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自迦葉付

之阿難阿難傳之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

之優波鞠多由是展轉而至二十八祖菩

提達磨菩提達磨即東土之初祖也祖得

法後大破六宗之邪望東震旦國有大乘

根氣航海而來見梁皇一語不契遂折蘆

編渡江至少林山中面壁九年得二祖神光

斷臂立雪祖問當何所求光云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光云覓心

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先得傳心法
後傳之三祖三祖傳之四祖四祖傳之五

祖五祖本一哉松道者四祖云汝已年老
可再來吾當忍死以待五祖遂至濁港江

頭見一女問投宿而受孕托生謂之黃梅
無姓兒既而傳法於五祖黃梅法席七百

高僧獨神秀上座為上首祖以傳衣法時
至今各述一偈秀即書壁間云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常拂拭莫待惹塵埃
五祖云此偈亦未見性蓋其尚滯名相未

脫知解正在學地傳聖旨云再舉一遍復
舉畢又奏云盧行者時在碓坊為衆首春

五祖已知其素有悟門盧行者本不識字

遂倩人書一偈於壁間秀師所書偈側云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乃開拈云老盧此偈至本來無

一物處即是空諸所有徹法源底五祖即

於夜半密付其衣法盧得水鉢宵遁至大

庚嶺頭為明。座追及盧即置水鉢於石上云不可以力爭明乃盡其神力鉢不能舉明乃云本為法來非為水也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當下大悟秀歸河北自稱六祖然而

知解未亡猶滯名相故流於相宗是以教感西北能受正傳於曹溪是以禪感東南謂之南能北秀此教禪所由分也自是曹溪傳之南岳懷讓讓本觀音大士分身讓傳之馬祖謂之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傳

之百丈於侍立舉掛拂處親遭一喝當下悟去真得三日耳聾百丈對黃蘗舉此一喝黃蘗不覺吐舌亦於言下洞明此喝之旨後臨濟至於黃蘗三度問佛法大意三遭六十痛棒後於大愚席下舉前話云過

在什麼處愚云黃蘗得與麼老婆心切相為更覓過在濟大悟遂於大愚肋下築三拳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臨濟歸黃蘗便與三拳自是流通此喝謂之臨濟入門便喝此喝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棒者即周

金剛人傳地此聖旨云如何是周金剛奏云鼻德山本姓周為金剛經座主滿車載疏鈔遊南方直欲撲破魔子窟宅當恁麼時甚生氣懸於途中遇賣油糴婆子買油糴點心婆云汝是講金剛經座主經中有一段

義若吞得白喫油糴不要錢遂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中點那箇心座主無對古云假繞講得五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信知不能徹法源底則滿車之疏皆長語也後見龍潭於

侍立次過夜深辭去見外面黑潭潭度無燭與之德山方接得潭便吹滅當下大悟次日示眾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是據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此無他恐後人滯

於名相凡有所問至支離處便與一棒此棒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夫棒喝者豈徒施也哉奏至此遂奏云臣僧不敢多談恐瀆聖聽傳聖旨但說不要怕又非姦偷屠販之事遂進奏

云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謂獨尊者非為金輪王位之尊所可尊者我也道也法也心也正法大師一棒公案以為佛祖聖賢時寶勝門長老淨伏奉云勿舉此話違時語云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所說之法無非觀根運教如一兩普沾三草二木各隨其根器之大小而為之發機末後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四十九年說法因甚麼不談一字正恐後人

滯於名相不離加解所謂不談一字者熾然常說以無說之說是名真說又於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起一枝花普示大眾獨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謂之教外別

傳傳此心也印此法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此心也印此法也奉聖訓垂問云那講主看他長老所說教外別傳底是耶非耶上竺出對云是是又仙林出云南方眾生多是說謊所以達

唐西來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說謊着
語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語又奉聖旨宣進
榻前同仙林賜坐謝恩畢就坐傳聖旨云
持論仙林云始從康野苑終至跋提河於
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不談一字五

香

千

千餘卷自何而來吞云一代時教如標月
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云汝禪宗得法
有多少人吞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
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即今是誰吞云當
面嗟過林云在什麼處吞云舍元殿上更
覓長安林無語又傳聖旨令泉總統問那
講主問底是甚言語林吞問他禪宗得道
多少人他云恒河沙數又傳聖旨汝講主
家莫看面皮何得向遠遠說來林遂問如
何是禪吞以手打一圓相林云何得動手
動脚吞云只這一圈子便透不過說甚千
經萬論林無語又奉聖旨云俺也知你是
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濕入火不燒
於熱油鍋中教坐汝還敢麼吞云不敢奉
聖旨為甚不敢奉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

法中無如是事又傳聖旨如何卻無輪藏
林云道不敢便是輸遂斥林云不妨會得
好林無語乃體聖意奏云夫禪之與教本
一體也禪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語因佛語
而見佛心譬之百川異流同歸於海到海

香

千

則無異味又如我萬萬歲皇帝坐鎮山河
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
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觀黃金面皮
方謂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語言文字未達
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又如禪家未得徹
證未得頓悟亦在順成門外謂之到家亦
未可也皇情大悅遂以龍袖西拂即謝恩
下殿奉御領歸寢殿賜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五一頁上四行夾註右「變邑」，
「變」，隨作「變邑」。又「荒雪」，隨、
清作「荒虐」。
- 一 一五一頁上八行「文王」，隨無。
- 一 一五三頁中末行夾註右第七字
「商」，隨、清作「商」。
- 一 一五四頁下一二行夾註左第一二
字「者」，隨無。
- 一 一五五頁中四行末字「丹」，隨、
清作「丹四」。
- 一 一五五頁下一五行夾註「二千五
百人」，隨作「三千五百人」。
- 一 一五六頁上一行第一五字「千」，
清作「于」。
- 一 一五六頁上末行夾註「齊人張融
段託他姓」，隨無。又「吳筠」，隨
無。
- 一 一五六頁中八行夾註右「全天長

觀」，清無。

一 一五六頁下五行「具葉」，徑、清作「貝葉」。

一 一五六頁下九行「誑惑」，清作「詐惑」。

一 一五六頁下一〇行「萬孝先」，清作「萬孝燒」。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卷五

嘉興聖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皇正月抄數戶計○庚寅九月日大赦

辛五月二十三日詔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

癸十月二十二日大赦

本

至元三十年杭州徑山雲峯和上示禪師
名妙高福之長漢人父諱蕭家世業儒母
阮夢池上嬰兒合瓜坐蓮華心手捧得之
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秀微嗜書力學
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勞故不

能奪俸從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
鑽求道首參癡絕冲冲曰此兒語纏纏有緒
吾宗瑚璉也尋又見無準於徑山準尤器
愛擬以侍職慶師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徧
衆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僊溪即請入

侍室掌職藏輪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樞
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已過不得師劃
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偈
溪可之會師遷南屏携師與俱尋住宜興
大蘆遂為嫡嗣遷保安江陰教忠雲川何

山雲衲四來三堂皆溢蔭山虛火直指余
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載衆
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師求
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
刃擬師師延頰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獨

刀石鋒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
玄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舍牛百齋糧五
百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此老非常人
比宜異日侍之以故寺得無恙至元庚辰
雙徑延請師懇辭再三乃前寺罹回祿草

糾繞什一師悉力興建且捐衣孟自為僧
堂衆寮不十年悉復舊觀戊子春魔事忽
作教徒譖毀禪宗師聞之嘆曰此宗門大
事吾當忍死以爭之遂拉一二同列趨京
有旨大集教禪廷辨上問禪以何為宗師

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
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應舉西天四七
東土二三達磨諸祖南能北秀德山臨濟
棒喝因緣大抵教是佛語禪是佛心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起寂上乘執過於禪詞指

明辨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仙林諸教
徒返復論難林問禪宗得法幾人師云從
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恒河沙莫窮其數
林云只這是誰師云舍元殿上更覓長安
又問如何是禪師打一圓相林不省師曰

只這一圓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辭屈
上大說大喙乃熄禪宗按堵如初陞辭南
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避過時不謂
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披象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輪奐甫備延禪

復盡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
建匯殿汝為池它屋皆易置佳處五年而
成癸巳六月初小叅訓飭學者十七日書
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
七十五賜五十九葬於寺西之居頂庵

半至元三十一年上崩
世祖皇帝潛龍時出征西國好生為任速
徑遇僧開途安記由是光宅天下祝御萬
邦大弘容衆尊隆三寶
帝潛龍時命忠書記叩六丁之靈求治國

之道出征江南書記奏云飛龍之時已至可速回轅上然之猶是富有天下

帝問帝師云施食至少何能普濟無量幽

冥帝師云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

帝迎旌擡瑞像歸內官安奉萬歲山仁智

殿為見世之寶

帝嘗問帝師云脩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師

云福廢大千由是建仁王護國寺以鎮國

馬

帝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花繽紛而下帝云

何故有此祥瑞帝師云陛下心花內發天

雨金花讚歎

帝命伯顏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問膽巴

師父云護神云何不出氣力奏云人不使

不去佛不請不說帝遂求請不日而宋降

定光佛塔毫光發現

帝中開視內有舍利光耀人目由是重建

寶塔

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朝

帝帝問云西天佛有麼元一奏云當今東

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

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

帝帝寶之於萬歲山供養

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

帝帝貯以七寶函嚴加信仰

卷五

忠書記僧中之傑

帝命以三奇之道為輔出彌施令帝加信

任封為太保

元一自西天持佛如來鍤鉢獻

帝帝悅寶之以鎮庫藏

帝與帝師坐次一充二僧侍側帝云何不

遊戲三昧充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海次

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

天飛天鵝主懼怕充云猪狍身至小象王

身至大象見徒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

我以大千界化為一釜煮你四件物大

小都容了帝大悅

帝問元一云孔老徒眾何以至少如來徒

眾何以至多元一奏云富嫌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

帝問棟壇主云何處有佛棟奏云我皇即

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棟云殺活在於手

乾坤掌上平

帝問彌陀和上云和上住在何處奏云住

在我王神州帝云恁麼則時時見彌陀

卷五

帝問僧元一云和上還涉世緣麼奏云不

知法故犯知法了應無

帝問帝師云僧中還有通古今事底麼時

有因和上奏云法自漢明帝至以火辯真

偽帝云古今事且置今再以火辯真偽時

如何因奏云我皇有護法之心此經爭得

焚燒帝悅其言

帝誕生太子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奏云

世間最尊貴無越於真金

帝命東宮圍場齋帝師作懺悔帝師云眾

主度脫盡仁王悲願深

帝設寶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云先

從何處來帝師回奏云感應道交佛光應

現

帝命皇后娘娘鎮國寺行香后問眾僧云

4869 B 12

諸處放光此處何無言訖定先塔上亮光燭天終日不散
帝以衆姝女圍繞帝師帝問云還也動心
帝師云目前雖可看爭奈老僧何帝大悅

帝問洲總統還有眷屬無回奏云終日不曾離又問還食酒肉無洲奏云鉢孟常樂腥膻味帝云好老實人
新築京城監築者謀毀海雲國師塔兩維相合奏

益城帝欲玄其塔帝云海雲高僧築城圍之青僧之德千古不磨

天帝一日曰拈檀瑞像現世佛寶當建大刹安奉庶一切人俱得瞻禮乃建大聖壽萬安寺

帝命寫金字藏經卷軸前圖像未定帝云此經是釋迦佛說止畫說主席看讀者知有所自
帝詔遍天下每一歲中行布施度僧讀大藏經隨處放光現瑞損祥不一

帝詔講華嚴大德於京城大寺開演彰顯如來之富貴

帝設大會七處放光顯示華嚴七處之玄旨

帝問衆臣僚每日還不放閑也無衆臣僚

無對帝乃袖中出數珠示之內外百官皆歸至善

釋迦如來住世七十九年

帝至七十九歲乃云與佛同壽不為天矣帝詔十高僧內殿供奉養帝端居不動諸大

德亦復然帝乃云此是真實功德

帝詔僧大內念經行香侍臣奏云僧多有不識字或乃云但教舒展拭去塵埃亦有功德禪背杖戒身見

帝帝問曰此杖何為回奏云身有過失以杖責之帝曰過失在心鞭身何益與其青

身莫若責心
帝見僧有過不加王法止令閱教懺悔

帝詔東昌大師演教帝大悅賜以寶玉柱杖

註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揀選教僧三十員往彼說法利生由是真雨教道大興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為界至

帝大內官以真言梵字為嚴飾表行住坐卧不離捨佛法也

帝賜講人紅僧水令說法人與佛齊等註蜀僧圓鑑見

帝帝問汝何所習回奏云切明三奇長習

佛乘上悅賜以碧玉香鼎命崇香火

帝萬機之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而課誦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成兩廊擬塑佛像監脩官聞奏帝云不須塑泥佛只教活佛住

帝禦北征護神現身障前怨敵自退

註廣濟大師皇宮親侍日久禮誦不輟

帝深賞讚賜以放光佛像命敬侍供養

帝問相士山水士奏云善惡由山水所主

帝問大行山如何相士奏云出盜盜帝云何以夫子在彼生帝召僧圓鑑問云此人

山水說得是麼。證回奏云善政治天下天下人皆善山水之說。臣僧未曉。帝大悅。金羅薩張大師志慕出家。帝從其請。落髮為僧。賜七寶數珠命供日課。

帝詔蜀僧圓證明六神之術。上曰見髮恐無靈驗。回奏云此六者天地日月水火之神。菩提場中各說偈讚。佛得大解脫。門為華嚴之嚴。衛僧人昭事神。必欽依。髮無傷帝然之。

帝詔元一與道士持論。元一攻其竊釋孔之。言上悅。帝問僧佛牙真偽。僧無對。帝云真偽自分。明諸人休錯解。帝命僧念無量壽王陀羅尼經。能念者賜足帛稱賞。

帝召東宮云海雲是汝師。居住金田宜加崇飾。由是禹新慶壽大刹。帝出郊狩南花園云。此處宜建梵刹。段相依命。脩造出狩回駕寺已周圍。

帝顯正摧邪。命除道德經外。餘皆焚毀。以絕其妄。宋臣奏分揀道藏。檢出馬湘詩云。樹連滄海水。連雲皆有殷周李。若人說。是非皆不定。五千言外更無文。符合上意。龍顏大悅。制焚之。

帝頒行玉音詔。昊天講主云。聞朕在世。誠約學徒。究明佛法。毋令滅滅。裁篇晉賢道場。缺大藏經。命張大師徑從驛騎。迓相迎。送佛法。流通福單。西蜀上都道士等。奏與釋教。定邪正。

帝云。勝負如何。賞罰道士云。義隨者斬首。帝曰。不然。義隨者削髮為僧。宋主以王位未歸。學佛修行。帝大悅。命削髮為僧。寶馬。聖安寶長老。送瑞像至。內心不之悅。

帝云。此是皇家佛。汝心何懊惱。帝回與三十二錠白金。以表三十二相也。宋太后削髮為尼。誦經脩道。帝深加敬。仰四事供養。帝宣宋室二宮人。至皆祝髮為尼。帝云三

寶中人也。命歸山學佛。脩行供送衣糧。帝設無遮會。詔信講主說總聖名。目帝云。即歸無遮云。何有數。宋主龜水圓頂。帝命往西土。討究大乘明。即佛理。

帝以金為泥。命僧儒繕寫大藏經一藏。貯以七寶瓊瑤。流傳萬世。帝設資戒大會。避使長馬僧之人。使見認。得欲取帝叱云。已為佛弟子。誰復能為主。天竺二進鉢。

帝取食前珠味碎。置鉢中。內外侍從數滿千人。各賜一粒。普令得沾。如來鉢中之禪悅。帝至香山。山半有泉。問僧此泉足。僧用否。僧回奏云。日供一千僧。流住尚無竭。賜白金一錠。命築亭蓋。覆其利濟。

宋鎮庫梅檀方圓丈餘。帝曰。鎮庫無益。刻為佛像。利益人天。帝駕至香山。栗園其果方熟。左右從駕萬萬人。除帝誠諭云。此為三寶物。一箇不容拈。

僧衆遠迎

帝駕帝曰往日僧人三詔不起今日僧人

云何速迎僧無對

帝設大會開黎佛聲鶴亮帝曰如是佛音

聲多少衆生善心乃賜白金一錠

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

帝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斷新嚴飾補足以

傳無窮

帝一日云三人護法二已去了惟朕一人

當今佛法愈隆愈盛

帝命逸林上師謹察師壇法儀軌焉天下

消八苦之災增無量之壽

帝設十萬僧會命十師對御說法賜白金

十錠玉柱杖十條

外邦貢佛舍利

本五

帝云不獨朕一人得福乃於南城彰義門

高建門塔普令往來皆得頂戴

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

徧布天下

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王化帝印大

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

帝命帝師云佛遜遠僧戒全虧可選諸

路高僧賜紅黃大水傳授薩婆多部大戒

帝云菩薩戒本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傳受

乃印造一千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

皆奉如來寶戒

帝問棟壇主云何處為最上福田田奏云

清涼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為世福

田

帝於五臺運工建寺有潤無水興工之日

改張沁澗寬水突然涌出給濟不乏

臣佐奏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

帝問民籍者于府庫若于奏云不知上曰

輔相治道固宜用心此乃不理而急於養

菜餚詎之僧人其事乃止

帝聞五教義帝云頓教即心是佛諸佛境

界凡天不備如何得到

帝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

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辨一一無差帝曰

積年疑滯今日決開故有法寶勳門

帝以佛教為心厭化胡偽造歷代斷除莫

之過絕嚴行天下焚毀無遺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繞御剎中計一

十九所各頒錢帛廣加嚴飾大陳供養

帝嘗召群臣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

帝每齋日以南天竺佛蓋置七寶瑠差澄

湛觀心廣備供養

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行蠲

免普令緇侶安心辦道

天下寺院山林樹木徧諭王音嚴加護持

毋令斫伐以嚴佛如來之境界

帝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徧諭天下各主

綱維主掌教門護持佛法

臣下聞奏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備補

寺院以遮其過

帝主領天下頒降聖旨諭一切僧人不揀

甚差差發休當遵依釋迦牟尼佛道子行

持

河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

佛法可允為僧無知無聞宜令例俗瞻已
師父奏云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怒好

帝云多人祝壽好其事乃止

帝靈駕經宣德現大圓光周徧天界合境
僧俗悉皆瞻禮蓋顯古佛示現之作用耳

世祖皇帝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
為已任如有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由
此論之萬機之暇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苟
非

大聖慈念群生特垂化迹能如是邪使唐
虞再世亦無以加矣猗歟盛哉故錄于前
以曉來學云

宋成宗完者篤欽明廣孝皇帝即位於甲午
四月十五日大赦

改元貞元年

二月廿七日大赦改大德

安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三月三日大赦

大德六年九月一日五臺山大萬聖祐國

寺真覺國師歿師諱文才字仲華楊氏其
先弘農人高曾以來世官壘城父靜義金
季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少孤事母孝於書
無所不讀性理之學尤其邃也故約而為
守蔚而成文辭氣雅健如古作者為人沈

厚若素不讀書者至與士君子談接其辭
辯其事詳其理盡出入經史滔滔然若河
漢之決莫窺其涘其講授經論得旨言外
不屑屑於名教嘗曰學貴宗通言欲會意
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之餘

詩也豈有餘味哉彼徂於文字味其糟粕徒
騁知見以記問自多殊不知支離其知穿
鑿其見愈感多岐不能冥會於道聽其說
適足以熱耳而已豈能開人愚目乎所著
應談詳畧五卷學論畧跡三卷息燈集二

卷皆內據佛經外援儒老託譬取類其辭
質而不華簡而詣取其達而已隱居成紀
築室樹松將以終老然以行修乎過德加
乎遠雖自翰晦其道愈彰人尊其德不敢
名以松堂稱之佛教之興始於洛陽白馬

寺故稱釋源其宗主歿詔以師繼之世祖
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
以繼志之孝作而成之賜名大萬聖祐國
寺以為名山大寺非海內之望不能尸之
詔求其人於帝師迦羅斯巴會師自洛陽來

見帝師喜曰佑國寺得其人矣詔師以釋
源宗主兼居佑國師見帝師以師曰某以
何德猥蒙恩寵其居白馬已為過分安能
復居佑聖願選有德者為之幸其誠以
聞於上帝師不可曰此上命也上於此事

用心至焉非女其誰與居此吾教所繫女
其勉之居歲餘大德六年將如洛陽道真
定館于某寺疾作九月一日歿年六十有
二火後復舍利者數百粒其徒歸葬於五
臺東山之麓

增三月十六日師定職事例馬十二事及
六日太原

大德七年騰巴金剛上師歿師名功甚著
刺思此云昔吾名聞又名騰巴此云微妙
西者突甘斯且麻人切孤依季父聞經止

啼知其非凡遺待法王上師試以梵呪隨
觸如流曰此子宿積惡業自當與衆生
作大饒益年十二訓以前名自是經科咒
式壇法明方靡不洞貫年二十四講演大
喜樂本續等文四衆悅服上師令巴至西

天竺國秦禮古達摩聖利智梵典盡得其
傳初世祖居增密閣西國有緯理哲九道
德顯見之遂往西涼遣使請於廓丹大王
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有姪榮思巴此云
聖壽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請以應命至都

旬日即乞西遂上召問曰師之佛法比好
如何曰好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
指點水於舌而已問答允稱上喜曰師年
雖少種性不凡願為朕留當求戒法尋禮
為師已入中國詔居玉臺壽寧寺申留京

師王公咸慕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
構真武降章云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未
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
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其家民間知
故實乃摩訶葛刺神也此云大黑蓋師祖

父七世事神甚謹隨禱而應此助國之驗
也乙亥師具以聞有旨建神廟於涿之陽
結構嚴麗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禱
應幸已歲師得道成化胡經并八十一化
圖幻感妄誕師乃嘆曰以邪惑正如此者

遂奏聞召教禪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詣長
春宮辨證詔下諸路除道德經外其
餘偽文盡令焚毀至壬午師力乞西歸上
不能留初相哥受師戒繼為帝師門人屢
有言其素橫自肆者師責而不悛由是御

之遠登相位懼師謹直必言于上乃先入
巧言譖師故有是請首於雲中次至西夏
以及臨洮求法益衆未幾權臣復譖令歸
本國師至故里閏六月寒暑已丑相哥遣使
傳召還都於聖安寺安置四月赴省聽旨

今往潮州師忻然引侍僧普監藏子身乘
驛即日南向及出都門雷雨冥晦由汴涉
江泊于閩廣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八月抵
湖陽館于闕元寺有樞使月的迷失奉旨
南征初不知佛其妻得奇疾醫禱無驗聞

師之道禮請至再師臨其家盡取其巫覡
繪像焚之以所持數珠加患者身驚泣乃
甦旦曰夢中見一黑惡形人釋我而去使
軍中得報喜甚遂能勝敵由是傾心佛化
師謂門人曰潮乃大真韓子論道之處宜

建刹利生因得城南淨樂寺故基將來材
未知其計寺先有河斷流既久庚寅五月
大雨傾注河流暴溢適有良材泛集充斥
見者驚為訛成謂鬼神運焉樞使董工興
創殿宇既完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

之嘗謂普監藏曰吾不久有他往宜速成
此寺後師還都奏田二十頃賜額寶積焉
未幾召還相哥已伏誅矣癸巳夏五上患
疾召師於內殿建觀音觀音子吼道場七日
而愈施白金五十錠叙及相哥謂師之語

師以宿業為對宰臣莫不駭服上謂師曰師昔勸朕五臺建寺今遣侍臣伯顏司天監蘇和卿等相視山形以圖呈師師曰此非小緣陛下發心寺即成就未幾上宴駕甲午四月成宗皇帝踐祚遣使召師師至

慶賀畢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尚不徵僧道稅糧今日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微利而棄成規倘調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備報國上曰師與丞相完澤商議奏曰此謀出於中書省官自

非聖裁他議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閣釋迦舍利像前備設好事師宜早至翌日師登內閣次帝師坐令必閣亦朗宣勅首顧問師曰今已免和上稅糧心歡喜否師起謝曰天下僧人咸沾聖澤元貞

乙未四月奉詔住大護國仁王寺勅太府具駕前儀仗百官護送寺乃昭慶順聖皇后所建其殿好若天宮內苑移下人間是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剎剎

自然有驗復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勅省府供給嚴護令丞相失靈上親染宸翰云這勾當怎生用心師理會者師的勾當朕理會得也於是建身擊羅依法作觀未幾

捷報至上大悅壬寅春二月帝幸柳林遣疾遣使召云師如想朕賴師一來師至幸所就行殿脩觀法七晝夜聖體乃瘳勅天下僧寺普閱藏經仍降香幣等施即大赦

寶牌為施皇后亦解寶珠瓔珞施之并施尚乘車輦驪馬白玉鞍轡金身各喇黃白金各一錠官幣十八疋御前校尉十人為師前導三月二十四日大駕北巡命師象與行駕前道過雲州龍門師謂徒眾曰此

地龍物所都或與風雨恐驚乘輿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電果作四野震怖獨行殿一境無虞至上都近臣咸謝曰龍門之恐賴師以安矣師示疾上遣御醫候視師笑曰色身有限樂豈能留五月

十八日師周左右今正何時對曰日當午矣師即歛容端坐面西而逝上聞悲悼不勝賜沉檀香龕上都慶安寺結塔茶毘王及四眾莫不哀慟是月二十九日勅丞相蒼失靈開視焚塔見師頂骨不壞舍利

不計其數輪珠坐穩如故回奏加勅勅大都留守率承應伎樂迎舍利歸葬仁王寺之慶安塔為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六十二祕密之教彼土以大持金剛為始祖累傳至師蓋顯故有金剛上師之號焉

帝武宗曲律仁惠宣奉皇帝即位改至大十一年日廿五瑞像計二千三百年矣旨造至大銀鈔大元通寶錢及至至大二年內輪趙孟頫奉勅撰臨濟正宗之碑

佛法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眾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為佛法最上上乘如以新傳火薪畫而

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咲之頂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為慧能十傳為臨濟臨濟生于曹州遊學

江右事黃藥問佛法的大意藥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辭往大惠理前話云不知過在甚處藥罵曰黃藥怎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言下大悟歸鎮州葉室溝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歸臨濟

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緣臨濟而上至於諸佛諸佛之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真指示人機若發失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後禪分為五唯師所傳歸為正宗一傳為興化將再傳為南

院顯三傳為風穴沼四傳為首山念又五傳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實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不入大無不

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雖屈至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綽繹而獨以慈愛不殺為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

贖菴保朗公度華菴滿及太傅劉文貞保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

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功厚德祖於元元卒高佐命之臣皆自此賢之也

元貞元年

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揚玄言得諸佛智慧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

孟頫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佛有

正法覺明妙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早使為佛種不缺而斷傳十世後而得臨濟為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十六世是為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

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聖聰不殺之仁其利甚和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為眾演說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緊爾能紹即心即佛時迴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勅賜乞台薩里神道碑趙子昂為文其略曰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四鶴最疆家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才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戰野之功斬將奪旗之勇而

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
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
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
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

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部郎中趨
走省闈識公為舊承言論政知公為詳敢
不祇奉

明詔公諱乞自陸里早交浮圖法於智全
未利可香坡地沙圓通辨悟當時咸推讓

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又從國師八思
馬學密乘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
漢語二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領之遂
通諸經史百家著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

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携與俱歲餘乞
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我佛弟子
者我敢受女琴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
至闕師已上書薦之

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

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
名通象者數章與語其能解有脫烈者
言公可使立名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
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
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

領之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
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
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
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

八年乞解機務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
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
兼左侍儀奉御明年
世祖登遐
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

禮冊立

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
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宴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
于大都發祥里第季六十三以是月日薨

城西南隅子原

勅賜佛國普安溫禪師塔銘侍書奎章閣
虞集撰其略曰師諱至溫字其五一殫全
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
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齊熙和尚於淨土

院齊熙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齊
熙避亂去隱遼西起禮齊熙弟子辨菴訥

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淮東甚嚴師
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闕法萬壽師與
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

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
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
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
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
萬松侍者凡萬松獨頌法語一聞輒了之

遂得法焉常以待者代應對該鋒之利不
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
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
師勤之為僧同泰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
世祖知遇侍幃屢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

名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當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替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戎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晉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

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驅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

上命聚訟於和林判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剝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威僧東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備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

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是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大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持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

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村大小畢

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

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

氏以弊滅為宗而材器文辨如温公亦豈

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

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

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蛇

蹤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

輿來尸僧有蒙英氣如虹寬辨若風雨縱

橫凌厲莫敢余侮

世皇有為群策是緒名見從容出其端倪

善其利器併反初服報德不四此若孤鷗

林林釋徒稟教以居貌為紛更入主出奴

天子有命存完去毀我馳我驅立折其角

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廩匪歸匪難世皇御一民用宰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繼述趣神時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鶩

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

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保遐思

慶正月行使歷代舊錄○十月十八日大赦

大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身長七尺虎首

亂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木

博爾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踰振里班曲律猶漢言四傑也

太祖行次東印度

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虎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

此軍宜早迴

上怪問律晉卿楚才奏曰此獸名角觸

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

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

數國人命定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

師力臣事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六一頁中五行第六字「頰」，徑、清作「頸」。
- 一 一六一頁中九行「侍之」，清作「待之」。
- 一 一六一頁下一八行第一四字「祝」，徑、清作「統」。
- 一 一六三頁上一一行正文第三字「玄」，徑、清作「去」。
- 一 一六三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望」，清作「塑」。
- 一 一六四頁下七行「琅瑤」，徑作「琅函」。
- 一 一六四頁下九行末字「主」，徑無。
- 一 一六五頁上一九行首字「偏」，徑、清作「徧」。
- 一 一六六頁上末行夾註右「四日」，徑作「四」。
- 一 一六七頁下一四行「驚託」，徑、清作「驚詫」。
- 一 一六八頁上一〇行「商議」，徑、清作「商議」。
- 一 一六八頁下一三行夾註左「十七日」，徑作「十七」。
- 一 一六九頁中三行第一四字「教」，清作「教」。
- 一 一六九頁中一八行第八字「特」，徑作「獨」。
- 一 一六九頁下三行「震早」，清作「震旦」。
- 一 一七〇頁中二行首字「召」，清作「名」。
- 一 一七〇頁中末行第八字「季」，徑、清作「年」。
- 一 一七一頁上六行第六字「戒」，清作「戒」。
- 一 一七一頁中一八行第二字「其」，徑作「則」。
- 一 一七一頁下二行第一四字「振」，清作「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卷六

嘉興路天祥律禪寺侍華亭念常集

辛正月五日以上年十一月廿三日郊祀大赦

三月十八日登極大赦賜高年帛○四月

禁使新舊銅錢及至大銀鈔

革罷僧道衙門

卷六

論曰望五位以升階轉二水而就果者上乘菩薩也以四向一坐而證成三生百劫而彰號者緣覺聲聞也聖賢品級教有明文唯妙悟自心入佛知見者千聖尚不為

何階級之有大教東被三百五十餘年後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進公爵曰安城封官自果始也梁以惠超為壽光殿學士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

者充通道觀學士仍改服色隨以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惠範惠琳法藏大行會寂元壁仁方崇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蓋以營像修造之功也尋加惠範正議大夫上庸

郡公寺主至銀青光祿大夫俸料房閣已上同職官給玄宗卜平內難僧清潤封宮三品賢望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空曰吾以法濟世不意

垂死濫污封爵故秩唯空為極矣宋金兩朝南北殊風而封釋官秩頗存典故然猶遵律印信未聞追我皇元世祖皇帝混一海宇條綱制度一出睿思謂以俗制於僧殊失崇教諭天下設立宣政院僧錄僧正

都綱司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門護持教法賴聖天子不有佛囑也然而釋販之流好爵糜賢恃其所貴而貴之奔走伺候處污不羞以敲朴喧囂牒誅控愆為得志不奪不厭致有囊加巴僧錄柱取栲栳

卷六

山僧錢罔佛律行可謂師子身虫也仁宗皇帝居儲官日目繁其蔽降旨除宣政院外一例革之是亦不負靈山付囑也於戲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期貪愛無滿分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

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輓者耶識達於此無取焉盛矣乎不空粉澤大教有功猶媿濫污今何人而欲假名器哉

王仁宗文英武章皇帝○十月廿九日以諸王入覲大赦改皇慶

十月十八日詔科場以經義取士

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經十一月遣使

有志茲道者皆於公師而受焉帝師迦羅
思巴幹即哩以公之能薦之世祖詔譯諸
秘要俾傳於世時僧司雖盛風紀寢蔽所
在官吏既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
諸僧之害桂蠹乘癘雖欲去之莫能盡也

頽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又選能者欲使
正之以白帝師愈謂諸色之人豈無能者
必以為識時務孰與公賢以詔授江浙等
處釋教總統既至削去煩苛務從寬大其
斂人安之既而改授福建等處釋教總統以

其氣之正數與同列率迕而不合公謂天
下何事况教門乎蓋吾人之庸自擾之耳
夫設官愈多則事愈煩今諸僧之苦蓋事
煩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為苛擾可勝言
哉建言罷之以聞詔罷諸路總所議者稱

其高公既得請迺通迹攏坵築室種樹蓋
將終焉至大中以皇太子令召至京師詔
授光祿大夫司徒仁宗皇帝龍德淵潛之
日嘗問法於公公之賢既踐天位眷遇
益隆詔給廩既館於慶壽寺詔公所譯皆

板行之公幼而穎悟諸國語言皆不學而
能自為兒人皆以為必成大器既長果能
樹立致位三公雖以德藝抑亦遭遇於時
也其始為佛誦其言觀其義既涉其涯遂
屬於深為人好賢愛能尤能取諸人以為

善談論之際發其端已得過半之恩故其
所有皆以好問而致是以名勝之流皆從
之游以師友相處延祐元年十月五日歿
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
悉俾求醫藥太尉潘王往疇疾焉既歿又賜

蔽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
里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感壽安山雲
麓洪公作銘有謂佛法之傳必資翻譯故
譯梵為華或敵對名物或唯以義必博通
經論善兩方之言始能為之是以道安嘗

謂翻譯微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非能者
不足以有為也所以傳列十科翻譯居首
者豈非以其為之難功之大乎予嘗以詔
與京邑諸公校讐藏典庶觀自古翻譯之
家以義譯經如秦之羅什譯論唐之英公

十數人之作所謂為吾無間然矣其餘或
指義曖昧或文辭疎拙夫義之曖昧蓋譯
者之未盡文或疎拙闕色之失也因思安
公之言以謂以彌天之高尚稱不易今之
譯者何其易哉自季葉以來譯場又廢能

者蓋寡豈意人物凋殘之際乃見公乎觀
其所譯可謂能者哉
秦州普覺法師卒教自隋唐之後傳者各
宗其說遂派而為三由止觀之門觀假而
悟空觀空而趣中以入於實相者為天台

宗會緣入實即俗而明真者為賢者宗窮
萬有之數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歸
乎中道者為慈恩宗師為慈恩宗者也姓
趙氏諱英辯垂髫為驅烏甫弱冠資二百
五十戒二十有五得傳於栢林潭公為座

主凡為僧六十有一年年六十有八延祐
元年六月庚戌終於景福寺煥異昇於易
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以其年月日
塔於普覺寺之後師為性真純如美玉含
璞雖不加雕繪而人自愛重之至於悍卒

武夫亦能敬其人謂無佛之世足為佛也
每得錢蔽悉以勸佛祠食守道之侶故君
子高其風

二月三月遣使宣撫問民疾苦○平寧郡 號○
日 以 星 苦
大 救 天 下十一月廿七

禮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威卜為帝師
勅建旃檀瑞像殿記翰林承旨程鉅夫撰
文曰蓋聞道非有象作易者必擬諸形容
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於色相謂如指空
為鏡不着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

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
偏分千幅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
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自
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旃檀瑞像者佛
之真像也其猶萬影沉江如不異孤光

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
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沾泛竹葉以
言歸誰堪共載惟我聖天子道躋先聖慈
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企如來
之歲月坐閔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衡

及教擇者德叙具本末動釋迦如來淨鉢
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為成周昭
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
生切利至四十二年太子棄位出家修道
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

遂升切利天為母說法優闡王自以父失
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健連應
有缺陋諺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切利
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
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天復至人

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於空中向
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
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
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
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

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
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
二年北至上海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
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
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

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
大臣孛羅等四眾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
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
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世
祖躬臨大作佛事計自優闡王造像之歲

至今詔述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
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
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含靈從茲安隱於
是集賢大學士臣穎以所述上聞有旨授
臣鉅夫為之記夫謹奉詔言曰古之聖人

教民報本追遠之道而於祭祀之禮廣則
木鳥之主祭則孫為之尸後也乃有像設
焉而不知其所由始由斯觀之其原於西
域之俗也與夫佛為世出世間之尊又何
殊於贊述然欲知佛之為佛固不在於色

相而况於其侶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
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歸向之心是故法
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真至道絕言亦因言
階妙若於粗者猶奉奉而息焉則其進也
殆庶幾乎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群言之蘊

上以博孝下以施仁斯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軌仁於善以輔政教之所不逮亦因天下之心而為之而非若彼內祠秘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悍堅猶未

矣

能必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歷若此然而佛之自衛固甚周而人之保之也抑豈

奇

一手足之功哉嗟夫邈延二千有奇至於陛下然後發德音經紀鴻烈非緩也熙明

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

與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慚於董史頌西方

之無量壽共祝於充年莫測真如徒欣聖

賢際謹記是年封普庵禪師加號其詔曰上

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

則凡學所遵者寧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

天下後世哉而國家非此無以昭尊德樂

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素州路南泉

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眚大

德惠慶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

映當代澤被方來其道甚尊願心切慕之

既累錫大謚唯塔號未稱可加定光之塔曰定光靈瑞之塔者主者施行

臣正月十日大赦

勅加東林遠法師號妙覺

京師崇恩福元謙講主辛公諱德謙姓楊

氏寧州定平人幼為勤策從僧讀佛氏書

矣

長時周游秦洛汴汝諮訪先德學必窮之

道又逾河而北觀風香魏燕趙之郊初受

般若於邠州寧公瑞應於原州忠公又受

幽贊於好時仙公圓覺於乾陵一公後受

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首楞嚴四分

律疏於陽夏閻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

宏旨與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

義馳聲四遠公皆親熏而炙之躋其堂而

嚙噬其馘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後至

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故大司徒萬安

壇主揀公之門揀以公博學多能其器重

之初以詔居萬安寺後又以詔居崇恩寺

萬安成宗所初崇恩武宗所初也兩居大

寺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洋溢海

外隅未嘗以寵遇顯榮為之志而改其素嘗

語人曰哇水之士抗塵世表苟不媿於朝聞夕死可矣尚何慕於外哉自以重居官寺又佩恩榮而浮圖之道恬退為高乃以讓其弟子退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樂其道延祐四年正月廿八日終於隱

所世壽五十有一為僧四十三夏宰臣以

閻皇太后賜錢五千緡購葬教有司備儀

衛集京畿諸寺鑪蓋鼓樂以送之火後獲

設利數十顆其徒建塔於南城之南

京城大普慶寺實相圓明光教律師入寂

師諱法開嚴氏陝西人按姓氏畧嚴與莊

皆芋姓楚莊王之裔以謚為氏避漢明諱

改氏為嚴公年七歲從禪德輝公學十有

五雜染為僧年二十受具戒於是游汴汝

河洛歷諸講肆研究教乘從大德溫公學

矣

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以公任

重道遠克振吾宗託以弘傳之寄嘗對佛

像灼肌然指庸表克誠刺血書經以彰重

法遂隱於臺山不踰閭者六載讀藏教五

千卷者三番是以業進行修身嚴名著帶

師亦憐命公講說般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顧謂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僧耶三輔之人勸輝教書最以兼善母忘鄉梓請歸長安公以弟子於師義猶君父師之命敢不敬承况父母之邦鄉里之義可遂忘乎迺抗策而西既至耆老皆號呼而言曰吾鄉之人得所師而承教委尋以安西王命居城南之義善寺唐初神僧杜順示迹之地也郊岐涇渭四序講筵不絕從而學者蓋千數焉天子聞之徵至關庭詔居大

原教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未幾詔居大普慶寺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銀章一品賜遼世金書戒本求戒者皆從公而師受焉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風猶景星鳳皇之瑞於明時也延祐四年三月廿四日如

夫而逝以聞上惻然久之賜幣數萬緡以葬詔大臣護喪有司備儀衛旌蓋送之世壽五十八戒鵬四十三弟子奉遺骨舍利建塔焉

及卒特賜三藏佑聖國師達益巴入寂佛法流

於中國大矣三乘之教風靡九州其道至馬唐宋間始闢有秘密之法典籍雖存猶未顯行於世國初其道始盛西鄙統元中天子以大薩思迦法師有聖人之道尊為帝師於是秘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於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於天朝敬慕於殊俗故佛氏之舊一變於齊魯國師名達益巴少為苾芻凡事帝師十有三年出而從入而侍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陶熏滋久辨成美語凡大小乘律論及秘密

經籍部以十數皆耳於口授目於手示得此乎理之所歸行之所趨帝師西還送至臨洮以父勞侍從弗堪跋涉之勤見留於洮師留是十有九年休大士綿恩言說卜覆所既聞受所未傳切蹉琢磨於是義逾精

道益明矣是以譽延兩京道重三朝事二聖於潛竭勤逾紀從屬車往返二都雖雨夕風朝恒在官宦遠武宗踐祚上處春闈眷藩邸之舊錫費以千萬計初師在臨洮蘇秦人請居古佛寺至是乞歸以所賜大殿

宇謀老汝上未幾以太后詔徵還兩宮之賜師前有加錫金印駝紐對號弘法普濟三藏大師延祐五年八月十六日化于京師年七十有三以聞上惻焉與歎久之兩宮賜幣以葬皇太子遣使致奠勅有司備

儀衛送之都門之外謚佑聖國師給乘騎歸葬成紀焉是年六月再立行宣政院參用常選職官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主辛姓孫氏蔚州人妙文諱也九歲為浮圖年十有八晬服游學跋涉雲朔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預蒞舊戒抵京師休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陞沉于衆者積年三十有二以衆勸請之教乃始赤服陞現就傳明之列其涵

養冲抱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四十有八居薨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服其教故衆睦而寺治比再稔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藪人稱焉世祖聞其道召見之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詔

居實集時禪學宏微教乘益感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驅海內相學之流固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感圓頓之旨師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於文字者有以濫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躡競

卷六

十一

附一乘之駕馬年逾八十益倦于勤以寺任諸弟子退居逸老專念佛三昧延祐六年 月 日卒年八十有三告終之日誠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加夫結三昧印泊然長逝塔于平則門外

啓正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十一日登極大赦

卷六英宗格聖皇帝 改年至治

詔各路立帝師殿追謚曰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

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但拔思發是年

勅建帝師殿碑 光祿大夫大司徒大永

福寺住持釋源宗主法洪奉 勅撰

翰林學士趙孟頫書恭奉中書省事

元明善家額

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惟其道之所存不以類也故趙以圖澄為師秦以羅什為師夫二君之師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圖國言足以興邦德足以範世道足以參天地贊

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皇元啓運北天倉荒區夏世祖皇帝奮神武之威致混一之績思所以去殺勝殘躋生民於仁壽者莫大釋氏故崇其教以敦其化本以帝師拔思發有聖人之道屈萬乘之

尊畫師敬之節詔誨至道之要以施於仁政是以德加於四海澤洽於無外窮島絕嶼之國卉服難結之氓莫不草靡於化風

卷六

十四

治之隆而仁覆之遠國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有以致之然而啓沃天衷克弘王度寔賴帝師之助焉皇上重離繼明應乾承統以為法位又曠道統將微以師猶子之子公哥祿魯斯監贊嗣帝師位俾修其法歛

時五福祐我家邦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言於朝以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廟祀而光帝師德俟將聖師表一人製象字書以資文治之用迪聖慮以致於變之化其功大且遠矣而封號未追廟享不及豈

國家崇德報功之道哉大臣以聞詔郡國建祠宇歲時致享師薩思迦人族欵氏祖朶栗赤當世潘之威相其君伯西海後十餘世皆以學德為國宗範師生八歲誦經數十萬言又能約通大義國人以為聖故

稱拔思發長而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但其所師而學焉友而問焉者數十人皆有盛名於時故其所有汪不可涯矣其所撰述皆辭嚴義偉制如佛經國人家傳口誦寶而苗之夫敏者急於博學貴者恥於下

卷六

十五

問才高而位重則矜已而驕物此人之恒也師以生知之明為天子師可謂敏且貴矣而乃博學無厭下詢遺老人有一法不遠千里而求之雖經理之諒佼佼之庸苟有可取無遺焉負絕世之材材莫大焉處

帝師之位位莫重焉而乃孜孜於道循循誘物惟恐德之不修道之不弘未嘗以多能自聖而有滿盈之色曠若空谷靜若深淵遠若雲霞重若丘山豈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其道之所被德之所及猶某日

麗乎天明無不照陽和煦於物氣無不浹其高如天不可階而升也其大如海不可航而涉也以不言而民信不勸而物從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匪天縱之將聖孰能與於此哉故天子法天地尚德右功之道著

皇王之盛典崇廟享之報宜乎龜趺螭首刻頌遺烈昭示無極洪以狂斐猥承明詔序而銘之其銘曰佛道弘大洋海無際滔天沃日並育萬類於彼將聖象同得一推厥緒餘以匡王國烈烈皇祖草昧天造真

是南紀功格蒼昊天錫膚哲俾輝我后敦彼薄俗化于仁厚汪濊滂泉波及無外航濬梯阻萬邦咸會群邪鴟揚維鳩之競式遏詭類率俾吾正剋武夫蚩蚩罷鄙德訓所及風振草靡惟月之恒惟日之升惟

師之道固或不承與清蕪惟時享之有偉其貌惟時仰之莫高匪山莫深匪淵刻銘頌烈永世無遷

五臺山大普寧寺弘教大師性講主辛公諱了性號大林武氏惟古因生賜姓昨土命氏公之先莫詳世緣然考之命氏之原

武子姓其後邑于宋宋武公之後以謚焉氏公少好學聰敏之性殆天啓之依者德安公為浮圖既登具應諸講序探頤經論研精秘奧始遇真覺國師啟悟初心既而

周游關陝河洛歷汴汝唐鄧放乎襄漢尋幽覽勝以博其趣所至必訪其人詢至道之要其所師而學者如栢林潭公關輔懷從公南陽茲公皆以義學著稱及歸復見真覺於壠墟逾見墻仞之高堂室之奧乃曰

佛法司南其在茲乎後從真覺至臺山真覺夜非游燕薊晦迹魏闕之下悠悠如處江海之上與世若相忘焉然以懷璧之羨被褐而莫掩名既喧於眾口聲遂聞於九重會萬寧既建詔公居之至大中大后初

寺臺山寺曰普寧以茲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內之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公公居此山十有餘年而歿公為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隨世嬗悅於人雖居官寺未嘗至城府造權貴之門或謂公少和氣

公曰子以一芥苾芻天子不以人之微處之大寺惟竭誠夙夜匪懈圖以報國而已夫何求哉必有臧倉駸雨之言蓋亦營營青蠅止于棘樊耳顧子命之不遭道之不行納履而去之何往而不得於道乎時國

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迹王公其人亦彘我冠岸然自居諸名德輩莫不為之致禮或磨折而前樞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公獨長揖而已或謂公傲公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

何可苟屈其節而巽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於道於彼何求哉彼以其勢自大而倨吾苟為之屈焉非謂則佞也焉有君子而為佞諂之行哉識者壯其氣以謂如佛印元公之遇高麗王子可謂識大體而得乎

禮矣至治元年九月三日歿於普寧寺既
火化以舍利塔于竹林之墟

夏故榮祿大夫司徒大玉山魯安寺住持幻
堂嚴講主卒公康氏成紀人諱寶嚴字士
威號幻堂父某以懼亂棄俗為僧兄弟

六人公其季也少以邁往之氣不樂塵俗
與其弟金維察從佛求出世之道每達名
德皆講必往聽而問焉嘗謂學而不思思
而不學君子所憂雖通其說而不通其宗
是學而不思也豈稱達者哉况文字之學

守林象迹感於多岐馬能涉同歸之海造
圓頂之與乎聽其說固辯矣觀其所得則
未也於是既問而學之以博其趣而益致
其思焉是其所以造詣蓋得之繫表故其
講說深有宗通理末後嗣真覺國師傳賢

首宗教以師承既高見解益明其方寸之
地湛如止水莹若明鏡物我相形輒影見
於中雖以天資之高而德器之美抑亦師
友玉琢蘭薰而致及真覺以詔居大白馬
寺公與從至洛汭及居大萬聖佑國寺又

徑至臺山真覺發詔以公繼其位復公以
太后詔居大普安寺詔以金繼公者佑國
寺公於至治二年七月某日歿年五十有
一詔復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喪葬東
封谷之口建塔以備祀事焉

至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天目山中奉平勅
謚普應國師法雲之塔奉章學士虞集奉
勅撰銘其畧云天目之山有師子岩高峯
妙禪師居之故死關以辨決泰學之士望
崖而退者衆夫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

和上師生有異微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
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
因則首觸柱以自徵期必得乃已及入死
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榜如未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慶恍然開悟自謂所證

未極勵精勤苦咨訣無息及觀流泉乃大
發明師亦閱而不聞自是說法無碍高峯
將戰化權遂書真贊屬諸師云我相不思
議佛祖其能視獨許不肯見得半邊真
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若干卷行于世仁

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黎木賜
之號之佛慈圓照廣惠禪師賜師子院名
曰正宗禪寺云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
歲生錢唐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五化
於其山之東岡

是年四月賜瀘園公合尊玩河西○詔僧
儒金書藏經○八月四日上崩

改泰定

丁卯帝師公哥羅於十月某日涅槃○九月十
歲四日即位年改致和為天曆元年○禮公

亦中納思監成班麻卜文國公為師是
年華行宣政院設立十六康廣教總管

官勅建崇禧萬壽寺於禪山
奉改至順元年○詔改建康為集慶路○勅
建大龍翔集慶寺

事亦肇真班皇帝九月即位

大都妙善寺比丘尼舍藍藍八哈石卒師
諱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
故為苾芻者多太祖皇帝龍飛漢北其王
率所部以從帝嘉其義慶之諸國君長之

上待以子塔之禮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師始八歲從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恩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待從既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迎雅斯巴斡即見為師雅深為尼

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又眠官官例繼以既康武宗繼統仁宗以太弟監國師朝夕於太后之側入而侍出而從所言必聽所諫必從聽寵之隆猶子姪焉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禮稱曰八哈石北人之

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秦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數十餘年凡歷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數請靜退居於官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力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見賜予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勸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又以黃金繕寫着字藏經般若八千頌五護陀羅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長元字法花金光明等經二部又

於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於蓮池於吐昔五大寺高島國旃檀佛寺京師萬安等皆貯鈔幣以給然燼續明之費又製僧伽黎衣數百施普漢諸國之僧其書寫佛經凡用金數萬兩勸寺施捨所用幣數以萬

計其積而能散施予不吝期積福於來生必至於佛地者皆人所不能也英宗之明以其有靜退之高普遇尤至每稱之賢以為知幾文宗即位今皇太后居中宮以皇妣魯國太長公主愛重於師有執之義尤

加敬焉至順三年二月廿一日癸亥年六十加葬南城之陽賜號真淨妙惠大師
蘇臨壇大德律師汝公卒姓張氏諱惠汝歸德之偃武人也驅鳥之歲依者宿鈺公為浮圖二十而進具從大德温公受菩薩戒嗣法壇主恩公既而行業日隆道益著從學者益眾佛制凡為苾芻雖大節不虧而細行必謹非法不服非時不食居處動作皆有執則所以戒昏墮而防逸德也公齋戒既虔護衣惟謹難為而興坐以待旦乾

乾終日惟佛是念雖道行狹宿三衣一鉢必與身俱制行雖高而無矯飾之節操存粹難固而無詭微之迹是以言而人莫不信動而人莫不敬兩河之間三監舊邑從化者蓋以萬數縹素相率而求戒法者憧憧

接跡於途承一訓言莫不懽心感戴說法數十餘年升壇授戒四十餘會大臣接以師教之禮至順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癸亥年七十有三

晉今上皇帝萬萬歲 六月初八日登寶位

帝師

旃檀瑞像周穆王庚寅
世尊示滅自榜垂甫
先龍奉訂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七三頁下一六行第七字「非」，
〔徑〕、〔清〕作「非」。

一 一七四頁中六行第五字「際」，〔清〕
作「除」。

一 一七四頁中一行首字「蔽」，〔徑〕、
〔清〕作「鈔」。

一 一七六頁下九行「設利」，〔徑〕、〔清〕作
「舍利」。

一 一七七頁中五行第八字「法」，〔清〕
作「法」。六行第五字同。

一 一七八頁中一〇行「拔思發」，〔徑〕、
〔清〕作「拔思發」。下同。

一 一七九頁中六行「世絲」，〔徑〕、〔清〕作
「世系」。

一 一七九頁中九行「探願」，〔徑〕、〔清〕作
「探蹟」。

一 一八〇頁中五行「把事」，〔徑〕、〔清〕作
「祀事」。

一 一八〇頁下一一行夾註左第三字

「行」，〔徑〕作「有」。

國清百錄序

隋 沙 門 權 頂

纂

卷七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
止之峯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
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
戊戌降陳宣帝勅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
題篆榜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
戊午太尉晉王於山下為先師創寺因山為
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
丑勅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權因山稱
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
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
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瑛啓國清之瑞勅云
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勅取江都宮
大牙殿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遺兼內史通
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為
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法出作
帝師備是渚官法論會稽智果國清權頂等
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迎信命
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垂

余之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
百條呼為國清百錄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
茲

國清百錄卷第一

立制法第一

敬禮法第二

普禮法第三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

金光明懺法第五

方等懺法第六

訓知事人第七

陳宣帝勅留不許入天台第八

宣帝勅施物第九 宣帝勅給寺名第十

陳少主勅迎第十一凡五

陳建宗等宜少主勅第十二凡十

少主后沈手令書第十三

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凡三

永陽王解講疏第十六

立制法第一并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宿植傳善不可
加之以罰吾初在淨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
諸來法洗各集道業尚不須輒語勸進況立

制蕭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
控錄日甚月增為成就故失二治一清執示
取非吾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
起應須增損眾共裁之

第一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

若依眾者當修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
悔三知僧事此三行人三衣六物道具具足
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衣物有缺都無一行
則不同止

第二依堂之僧本以四持坐禪六持禮佛此

為恒務禪禮十時一不可缺其別行僧行法
竟三日外即應依眾十時若禮佛不及一時
罰三檀對眾懺若全失一時罰十檀對眾懺
若全失六時罰一次維那四時坐禪亦如是
除疾礙先白知事則不罰

第三六時禮佛大僧應被入眾衣衣無鱗隴

若緩衣悉不得三下鐘早集敷坐執香爐互
跪未唱誦不得誦未隨意不散語話叩頭暉
指頭曳履履起伏差悉罰十檀對眾懺
第四別行之意以在眾為緩故精進勤修四

種三昧而假託道場不稱別行之意檢校得實罰一次維那

第五其知事之僧本為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割眾潤己自任恩情若非理便一毫雖是眾用而不開白檢校得實不同止

第六其二時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頻卧病已瘥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眾食器聽用鐵瓦薰油二器甌碗匙筋悉不得以骨角竹木瓢漆皮蚌悉不得上堂又不得挫觸已鉢吸啜等聲令食語話自為求索私將醬菜眾中獨敬犯者罰三禮對眾懺

第七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內寺外悉不得盜噉魚肉辛酒非時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危篤瞻病用醫語出寺外投治則不罰第八僧名和合系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評計高聲醜言動色兩競者各罰三十拜對眾懺不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九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橫相誣被誣者不罰作誣者不同止若學未入眾時過眾主不

受學眾未攝故彼自言比丘故入眾來犯重誣他者治罰如前

第十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何益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屢懺無慚愧心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令出眾若能改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律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眾網則不同止

敬禮法第二并序
此法正依龍樹毗婆沙傍潤諸經意於一日一夜存略適時朝午略敬禮用所為三脯用敬禮略所為初夜全用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供養已如法行道行道竟敬禮常住三寶數佛咒願咒願云色如閻浮金面逾淨滿月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摧破魔怨眾善化諸人天乘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敬佛功德三界天龍皇國七廟師僧父母違

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具如共成佛果上座常用

敬禮常寂光土毗盧遮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蓮華藏海虛舍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方無憂世界善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明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北方無動世界相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南方眾相世界寶施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北方眾音世界華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下方廣大世界明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眾月世界廣眾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眾月世界廣眾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古往今來陀利樹下尸素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安羅道樹下毗首尸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尸利沙樹下迦求村敬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優曇鉢樹下迦那牟尼佛徧法界諸佛

佛

敬禮拘樓陀樹下迦葉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那迦道樹下彌勒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舍利形像支提寶塔
敬禮十二部經清淨妙法

為三業得道一切諸佛

為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
願成權自在顯揚佛事敬禮常住諸佛

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合生蒙潤敬禮常
住諸佛

為國王王王及眷屬合麓林野一切諸佛

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佛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廟聖靈願神遊
學國位入法雲敬禮常住諸佛

為至聖聖御領寶曆退長天祚永久慈臨萬
國聖壽生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后等體類百福莊嚴十聖深護敬禮常
住諸佛

為皇太子殿下願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敬禮
常住諸佛

為太子等體類百福莊嚴十聖深護敬禮常
住諸佛

為敬禮常住諸佛

為經生父女歷世師僧四輩極於財法二恩
願早起苦海永出愛河敬禮常住諸佛

為基業施主命過檀越往化諸僧等願六度
早圓功德敬禮常住諸佛

為州牧使君六曹參佐此縣等五鄉士女
願風雨順閭閻豐寧敬禮常住諸佛

為創寺已來開治墾伐田園尉虞行住運動
凡所侵傷願命過歸具將來無對敬禮常住
諸佛

為法界怨惡識性平等斷除三障滅心悔罪
至心懺悔十方無量佛所知罪不盡我今悉
於前發露諸惡三三令九種從三煩惱起
全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
受業報願於全身償不入惡道懺悔已禮

諸佛

為法界怨惡識性平等斷除三障滅心悔罪
至心懺悔十方無量佛所知罪不盡我今悉
於前發露諸惡三三令九種從三煩惱起
全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
受業報願於全身償不入惡道懺悔已禮

諸佛

諸佛

諸佛

諸佛

諸佛

至心勸請十方一切佛現在得道者今請轉
法輪安樂諸羣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人住勸請已禮諸佛

至心隨喜所有若說持戒修禪行善美口
意生去來今所有習學三乘人成就三乘者
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隨喜已禮諸佛

至心迴向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為諸眾
生故正迴向佛道罪應如是懺勸請隨喜福
境向於菩提迴向已禮諸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至心發願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
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眾生未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
佛

聖僧
次依時說偈竟唱隨意

普禮法第三恭敬願等悉如前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寂滅通場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初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炎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梵率陀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他化自在天上盧舍那佛

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重會普光法堂上盧舍

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祇洹林間善財童子盧

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七處九會圓滿續教盧

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戒藏盧舍那

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定藏盧舍那

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慧藏盧舍那

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佛得菩提善心常不

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法薩婆若入大總持

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僧息諍論入大和合

海盧舍那佛

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敬和南佛法賢

聖僧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直錄其事觀慈列出餘文

經云三七日七七日悉應六齋建首當嚴飾

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像南向觀世

音像別東向日別揚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

十八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

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着淨服當日

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安畢各

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

了音聲者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一心頂禮七佛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
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賢聖僧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

是諸衆等各各互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

養十方法界三寶念想克口發誠言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

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

發菩提心託供養

當向於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

勿數風喘氣為衆生故經十念項成十念已

次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

如虛空又當慈念一切衆生作此念時如

一上禪久運念已安詳徐覺一人裝香火各互跪召請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三編奉請前請竟

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說三

次三稱三寶名觀世音名次合掌說偈

願救我苦厄去訖偈後四長行經文次誦消

伏毒害呪說呪後七行經文或三編

次更稱三寶名誦破惡業障陀羅尼呪次更

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竟自以智力披陳

懺悔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業穢還得清

淨次當發願懺願竟一心作禮禮上來所請

三寶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竟三自歸

自歸竟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午前

初夜施上方法餘時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為

一日一夜規矩至第二乃至第七七日亦復

如是

金光明懺法第五直釋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莊嚴道場別安唱經座列幡華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座

四天王座在右諸座各燒香散華盡力營果菜又別釘一盤雜果菜擬散洒諸方當日日洗浴著新淨衣經云七七夜應用六齋連首初日午時各執香爐一人唱言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一切三寶是諸眾等各互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心默供養訖口

說是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如上法作是說已當召請

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東方阿閼佛

一心奉請南方寶相佛

一心奉請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奉請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奉請寶華瑠璃世尊

一心奉請寶勝佛

一心奉請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奉請金炎光明佛

一心奉請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奉請金山寶蓋佛

一心奉請金華炎光相佛

一心奉請大炬佛

一心奉請寶相佛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十二

一心奉請信相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法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玉金剛密迹散脂大辯功德訶利帝南鬼子母等五百徒黨一切皆

是大菩薩亦請此處地鬼神三編

復述心建懺之意隨智力所陳自在說說竟

三稱寶華瑠璃世尊金光明經功德夫三稱竟以難盡食灑諸方當說波利富婁那以去至今我所求皆得吉祥若竟唱一切恭敬還一一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三徧旋旋克三歸竟方共坐食是午前方法餘時

如常唯專唱誦第七金光明經也
 方等懺法第六略出五意觀

勤修第一經言我去世後此方等典在閻浮提猶如日月照明世間眾生遭恩得見四方諸佛者無明域也爾方等經深識因果如見日月鑑覽四方故知深經妙法能示世間相所謂示是道是非道非道即世間苦集道即出世道滅如是四法皆由方等照了分明經又言是方等經無量勢力能令一切人天壽地獄餓鬼悉至道場如是章句甚為希有能滅一切大罪業報者豈非示世間因果所以者何既舉五道即是明苦復云滅罪業豈非是集經又言若能修行得全分寶但能讀誦得中分寶華香供養得下分寶乃至二乘定記成佛豈非示出世因果解通四諦

事理分明已如上說行轉三障今當說經云若犯三自歸乃至六重菩薩二十四戒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等戒能至心懺若不還生無有是處當知方等能滅一切惡業罪障必無餘也又云地獄餓鬼持戒者能以經威力聞即悟道改醜陋形又云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瘡亦無是處當知此經能轉一切重惡報障金口誠言決無虛也若行此實法初華聚觀世音來次寶王釋迦佛來乃至第七日諸佛大眾皆來量量讚歎發菩提心而不退轉者當知此經能破煩惱障明文在茲孰當不信是故行者以寂滅相行六波羅蜜無所求中吾故求之佛實法隨意往生妙樂世界及諸佛前破諸煩惱出無明殼長與苦別具足聖道上菩薩位第七一切眾生廣為三界而作父母者若非方等慈力莫由譬如日月欲除闇冥生長萬物此經亦爾能滅非道顯示正路是大法王良藥無價寶珠豐樂國若聞此經如囚聞赦如病得醫如貪得寶如行到家歡喜踴躍亦如是為法故尚

不憚惜身之與命況復其餘若聞此經當知不從小功德來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故云辨若文殊於一切中教化一切令登補處格其功德不及下分寶者況上分耶又一切聲聞辟支佛十信補處如恒河沙同入深禪思惟功德不如一分又四天下寶奉施如來不知有人施持經者一食充軀何唯疑審如是若七佛即現證實不虛三世如來皆由此法得成佛道方便第二行者既聞方等有大力令我增壽法中生心譬如死已還生亦可為母豈不發心建勇猛意傷已昏沉無量劫來不修出要慚愧悔責若犯嚴刑一心悚慄如履冰谷念此毒前要急當拔煩惱重病勤加救治若能至心則事無難者念是事已歸依十二夢王求乞瑞夢若不感者徒行無益倍加懇到緊要無忘隨見一王即是聽許見是王已辨諸供具既不能碎骨賣身亦須破體竭力求先有道場更應光淨若其無者當須營立便利湯火浴浴等處皆令穩便辦好華香燈油

果菜不限廣狹若不能日月初後匪無自力不能當求外護委以經紀須新淨衣一通無新洗故依一明解內外律師發露受二十四戒受呪預誦使誦十佛十法王子十二夢王名憶持勿忘棄捨一切色聲香味觸等深生厭惡知色如熱金聲如毒鼓香如惡風味如佛蜜觸如虺蛇皆不可著者則傷害又斷莫一切世間緣務生活人事技能作勿使經懷盡其根源莫令惱亂又捨貪瞋癡等不善覺觀無餘思念求世福樂唯忘無上清淨菩提心心相續入善境界

方法第三前諸方便弄引溽熱渴仰顛顛不惜身命剋日定時道場行法初入之始月有二日道伴多少十人已還香泥地散誕圓壇彩畫莊嚴擬於淨土燒香散華懸五色蓋及諸繡幡請二十四軀像設百味食一日三時洗浴著新衣手執香爐一心一意散禮一拜互跪連念念此香雲徧覆十方普雨一切寶一切味衣服具樓閣殿宇絃出法聲上供諸聖下施衆生承佛神力廣作佛事利益

一切皆入佛道與虛空法界等作是念已當奉請三寶使聲聲連念淚流于臉如向死地求於大力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佛乃至十佛其出經文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袒陀羅尼方等父母

一心奉請十法王子華聚雷音十一

一心奉請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

一心奉請梵釋十二夢王凡三編召請

次歎佛

世尊智慧如虛空 悉觀衆生去來相

十方一切悉見聞 我當稽首禮法王

次一一禮十佛十王子等意互跪發露披陳

哀泣而淚首悔三寶具實志誠不諛不詭不

欺覆藏隨行者智力自在說次發願願共法

界怨親改革洗浣熏修清淨次百二十帀旋

誦百二十遍呪一帀一呪聲不羸不細遲疾

允當旋誦訖當禮十佛十王子更略披陳發

願然後却坐思惟觀一實相觀法出餘大思

惟竟更起整服禮佛一拜更旋百二十帀誦

百二十遍呪呪旋訖禮三寶自陳罪咎還坐

惡惟如是作已周而復始唯第二日略去召請餘事終竟七日也

逆順心第四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尸休小乘

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憾悔此依大乘

經聽許洗浣如呪枯生果如死者還生雖有

此法要須至心但理無逆順事有違從就惡

論若違於涅槃順於生死略為十一無明醉

惑觸境生著二內心既醉外為惡友所迷航

感非法惡心轉熾三內外緣具自破已善亦

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四既不修善唯

善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作五所造惡事雖

復未廣而惡心徧布欲奪一切樂與一切苦

六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暫停

七隱覆瑕疵諱藏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

八邪健保常增上作罪不畏惡道九魯危羶

突慚慚愧心了不羞耻十檢無因果不信善

惡斷諸善法作一闡提如是十心無明為本

增加添足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闡入闡織

作結業無解脫期是為生死連順也既識無

明始終今欲懺悔修善改惡須連生死順於

涅槃運十種心以為對治一正信因果為善
 得善為惡得惡雖無現行華報當來果報不
 失雖念念滅而善惡之業終不敗亡信為功
 德之母信為入道初門順於涅槃翻破不信
 闡投心也二當慚愧我此罪不預八流慚愧
 我此罪不蒙天護慚愧悔過是為白法亦是
 三乘行出世白法是為慚愧翻破無慚黑法
 也三怖畏無常命如山水亦如假借一息不
 還隨業流轉冥冥獨往誰訪是非唯憑福善
 為險資糧當競泡沫食息無暇是為觀於無
 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四發露懺悔罪即消
 滅如露樹根枝葉彫悴是為發露翻破覆藏
 五斷相續心畢竟捨惡果決堆猛猶若剛刀
 是為決定翻破相續六發菩提心普與一切
 樂願救一切苦橫豎周徧翻破徧惡心也七
 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為修功翻
 破三業無事作惡也八守護正法不令外道
 惡魔毀壞佛法誓欲光顯是為守護翻破滅
 一切善事九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
 願加護我是為念佛翻破念惡友心十者觀

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
 自空罪云何有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
 間不常有但有名字名字之心名為罪福
 名字即空還源返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
 空翻破無明顯倒執著無明滅故諸行滅諸
 行滅故生死滅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出世
 因果分明得見四方此之謂也
 表法第五行者既識十心逆順以正觀心歷
 眾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心心相續觀道無
 間入不二門言方等咒者觀實相理理不可
 說而無不說赴四機緣作四方法說於實相
 故名為方雖作是說說即無說無說即空空
 故不見說與不說無邊無中之為等又復
 逗機有說說於此咒咒於三障能咒之法既
 不可說所咒之罪亦不可說無罪故無生死
 無咒故無涅槃畢竟清淨故各方等咒也香
 泥塗地來畫莊嚴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畫
 表智慧福慧二種莊嚴法身也五色蓋者表
 於五陰不即佛性不離佛性起無緣慈普覆
 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緣逆順觀

也凡二十四支順觀十二覺三佛性逆觀十
 二覺三佛性所謂無明愛取是了因佛性行
 有是緣因佛性識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覺二
 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味食者表一切法
 中皆有中道法喜樺悅味也一日三時洗浴
 者即表緣一實修三昧遺蕩無明塵沙見
 思垢膩顯淨法身也著新衣者表寂滅忍覆
 二邊醜陋也遠百二十巾者即表十二因緣
 凡十種觀有百二十支束而言之但是三道
 愛取是煩惱道行有是業道識名色等是苦
 道循環三道常為觀境故遠百二十巾也一
 咒對破一支即破三道三道破即是三障破
 經云發菩提心而得不退即證破煩惱障也
 若犯諸戒若不還生無有是處證破業障白
 願除瘡即證破報障也觀誦咒聲擊不可得
 如空谷響無我觀遠旋足足不可得如雲如
 影不來不去若坐思惟思惟一念之心不從
 意根生非外塵合生非離生又非前念生故
 生亦非前念滅故生亦非前念生滅合共生
 亦非前念非生非滅生又非生生亦非不生

生亦非生不生共生亦非不生不生畢竟無一念不知從何生但有生名字名字非內外中間名無名故觀心既爾從心所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觀一切法悉與修多羅合如是觀時何者是我我作何事何者是罪何者是福以觀力故豁然開悟空慧明徹如水性冷飲者乃知唯獨明了餘人不見所得智慧禪定功德皆不可說如此悟時自識遮障不俟分別若未階此位止獲事功德者應當護口勿向人言若陳說者得障道罪青盲瞶暗白癩頑癡又復行者本誓七日中途懈退亦得障道罪何以故欺本心欺諸佛欺一切眾生深須慎之其間諸相不能自了當向方等師面決也

訓知事人第七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雍豫唯著一納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衆已後尚不希望况故侵之所以然者衆實尊重石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即獲禁園自

飽自傷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

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為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障道此行人大忘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跋洩汰繫念存習謂以淨心揚跋不善以禪淨水洩汰不淨隨有所作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躊躇匱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衆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座上座所具陳所證叙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容恒制約不敬侵衆忽有急

客輒取少菜忘不陪備由此譴責今為衆奴

前習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嶽衆中苦行禪定最為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意今陪備仍賣衣資買短價衆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以為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觸刻嶺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贖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陳宣帝勅留不許入天台第八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違獨善一
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
太建九年宣帝勅施物第九
智顛禪師佛法雄傑特匠所宗訓兼遵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獨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二月六日臣景歷

太建十年宣帝勅給寺名第十

具左僕射徐陵啓智顛禪師創立天台宴坐

名嶽宜號修禪寺也五月一日臣景塵

至德三年陳少主勅迎第十一九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弊都

下法事恒與希相助弘開左左右趙

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徽神

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少主第二勅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

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嚴整

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耳京

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

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遵法流不滯會言

在近二月八日臣徽神筆朱宙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勅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送

今復遣龍官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

二十八日臣徽

少主勅東陽州刺史永陽王

開王在州迎顛禪師太弘法事甚會朕心今

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徽

路次迎陵勅書迎候

近得求陽王啓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

勤甚有欣逢當稍次近路涉險道殊足為勞

奉遣勅左右黃吉實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

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即勅所由料理房舍

也達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臣徽

至開陽門舍人陳建宗等宣少主口勅第十

二九

得師舟渚日久固勞道德令遣主書陳建宗

贊與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奉至敬宣口勅

仰延略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葺靈暉

尊權充宴坐勅主書羅闡相送四月

在靈暉寺宣口勅

薄國之力莫過敷演仰屈於太極殿開大智

度論題還寺就講今遣舍人施文慶往論相

開法施也

在靈暉寺主書羅闡宣口勅

送真金像一軀五寸

釋論一部

闕寶縷胎案一面

山羊鬚塵尾一柄

虎面香爐一面并

東田口二

羅闡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

勞輸送

羅闡宣口勅

細蕉五端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

綿十節

錦布各十疋

扶月白米五石

錢三千文

錢三千文

送行隨白扶月送學士三人

弟子三十人

人各給夏服扶月供依舊式

羅闡宣口勅不許讓扶月供扶月薄少無所

讓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

羅闡宣口勅不許讓觀衣物

法加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

月二十四日

羅闡宣口勅

羅闡宣口勅

送檳榔二千子 節子一百枚

蘇希一頓

羅開宣口勅講

國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開講法式處分一聽指搗今遣主書羅開取意口勅於光宅寺講仁王經

今欲於寺捨身第七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

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喜慶往達知一

二
口勅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令勅善量

隨由就功一二羅開取來意

少主后沈手令書第十三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

大願賜菩薩名庶藉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

答令名海慧菩薩

沈后扶月供

熏沉檀各十勛

黃屑一斗

細紙五百張

燭十挺

赤松潤米五石

錢一十文

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

汲引天人昭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

契之像久彰和高來儼高座之德斯炳是以

起心七淨渴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

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大小二乘重道尊

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逮其

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

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略

申誠款殊未宜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

皇太子扶月供

熏陸香一合

檀香三十勛

中藤紙一椽

乳酥一斗

錢二十文

右牒月月供光宅寺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凡三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

願欲延屈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

其一二弟子陳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王第三書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

心但止以來實有欽瞻前書要師出鎮講

說未辱遠告良以鬱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

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並希携帶故

前有白尋勸人船所邇來儀會言在促弟子

陳伯智和南

王第三書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為恨本

知山水得性為物志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

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

等送去是物陋返仄

永陽王解講疏第十六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

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聖伏惟法

王法力憫三界之顛愚無漏無為開一乘之

典典深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

寶珠而喻理殷勤弘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

言提終今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為

難開秘密導蒼生斯為勿易天台顛闡察遊

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

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廣厥廣開齊
官聖衆雲集仙羣霧委俱奉傳燈之耀共把
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踊躍弟子飄蕩業
風沉淪變水難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
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騁囂和之響
不留月鏡迴軒蟠城之影難駐適啓金函便
收寶軸法輪輟輪驚嶺之說何期清梵停音
激山之唱方息有誰有會歎息莫言愛法敬
法潺湲無已謹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
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士
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儀即日鎔鑄用
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為即日至專願
御膳勝常安德官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
子起居萬福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末及弟子
自身并息謔等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命長
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乘戒與
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閻黎
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
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觀雷音種
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

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為等侶恒沙國
土為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修七覺分
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
證明法界慈親同入願海迴向薩雲若為無
所得故

第七

二十八

國清百錄卷第一

國清百錄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八三頁上二行纂者，**園**作「沙門灌頂纂」；**徑**作「隋沙門灌頂撰」。
- 一 一八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五字「迎」，**園**作「遊」。
- 一 一八三頁中三行後，**徑**有丹丘沙門有嚴述國清百錄序一篇，此本載於卷四後，見二二三頁中。
- 一 一八三頁中四行前，**徑**有國清百錄一至四卷總目錄，即底本各卷目錄之匯集。
- 一 一八三頁中四行「國清百錄」，**徑**無。
- 一 一八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六行目錄，**徑**因分卷不同歸在卷二目錄。
- 一 一八三頁中一六行後，**園**有三十條目錄，即此本卷二目錄；**徑**有「隋沙門灌頂纂」一行。
- 一 一八三頁下三行「非吾」，**園**作「非

欲。

一 一八三頁下一七行第九字「鐘」，
[圖無]。

一 一八四頁上九行首字「漆」，[圖作
「染」]。

一 一八四頁下八行「無量明佛」，[圖
作「無量德明佛」]。

一 一八五頁中五行末字「成」，[圖作
「誠」]。

一 一八五頁下四行第九字「人」，[圖
徑作「久」]。

一 一八五頁下五行「若說禮」，[圖
徑作「布施福」]。

一 一八五頁下七行「隨喜已」，[圖作
「歡喜已」]。

一 一八五頁下一二行「未破」，[圖
徑作「永破」]。

一 一八五頁下一五行第一一、一二
字「懺悔」，[圖無]。

一 一八六頁上一五行「九會」，[圖作
「八會」]。

一 一八七頁上一六行「一夜」，[圖作

「一食」。

一 一八七頁下末行「說說」，[圖作「說
道」]。

一 一八八頁上一行「功德夫」，[圖作
「功德天」]。

一 一八八頁上八行「勸修第一」，[圖
無]。

一 一八八頁上一二行第一一、一二
字「非道」，[圖無]。

一 一八八頁中八行「決無」，[圖作「決
非」]。

一 一八八頁下五行「十信」，[圖作「十
信」]。

一 一八八頁下一〇行「第二」，[圖作
「第一」]。

一 一八八頁下一七行「無忘」，[圖作
「無妄」]。

一 一八九頁上二行「經紀」，[圖作「紀
經」]。

一 一八九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意」，
[圖、徑作「竟」]。

一 一八九頁下六行「比法」，[圖作「此

法」。

一 一九〇頁上一二行第一五字「破」，
[圖無]。

一 一九一頁上一五行第四字「人」，
[圖無]。

一 一九三頁上一〇行「善量」，[圖作
「善量」]。

一 一九三頁上一一行「來意」，至此，
[圖卷第一終、卷第二始，並有「隋
沙門灌頂纂」一行]。

一 一九四頁上六行「婦城」，[圖作「恒
城」]。

一 一九四頁中卷末經名，[圖無（未換
卷）]。

國清百錄卷第二

隋 沙門

灌頂

蔡

第八

永陽王手書屬真觀惠裝二法師凡十一

陳儀同公沈君理請疏第十八

陳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

陳吏部尚書毛喜書凡二十九

天台山修禪寺智顛禪師放生碑文第二

十一

隋高祖文帝勅書第二十二

秦孝王書凡二十三

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

王治禪衆寺書第二十五

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六

王謝書第二十七 王參書第二十八

王請留書第二十九

王重留書第三十 王許行書第三十一

蔣州僧論毀寺書第三十二

述蔣州僧書第三十三

王答蔣州事第三十四

文匡山寺書第三十五

王答匡山書第三十六

王與匡山三寺書第三十七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

王遣使匡山參書第三十九

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王遣使潭州迎書第四十一

王遣使荊州迎書第四十二

王入朝遣使參書凡四十三

文皇帝勅給荊州玉泉寺額書第四十四

王在京遣書凡四十五

王從駕東嶽於路遣書凡四十六

王還鎮遣迎書第四十七

王謝天冠并請義書第四十八

讓請義書第四十九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永陽王手書屬真觀惠裝二法師第十七是裴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迺仰疲弟子

眩恍無理真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

以彼書仰呈裝公又正東萊待小晴適便當

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既朗慧燈

方澄定水仰惟闡黎德俾安遠道邁光猷遐

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昏蒙

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

以供耕墾姚寶安捨淨財以給菹菜禪堂行

就修緝粮廩不慮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

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衆

為憂慮茲福業庶遣煩勞藉此熏修異荷冥

祐弟子陳靜惠和南

王送經像入天台

金銀坐像一軀

燭一百枝

絹一百疋

淨人阿甘

右牒

涅槃經一部

大幡二十張

淨人白石

陳儀同公沈君理請疏第十八

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

稱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

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

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

釋道俗咸贈延行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
耳謹和南

陳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陵書集多門人競持去進尋止得三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
叱泉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
得逢妙說尋事路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披公至蒙三月

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
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逢復存旨

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服耳聾聞心氣昏
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
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
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
仰何言敬重瑤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

和南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
口具謹不多語唯遙拔公死出數百里水全
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
委諸弟子徐陵和南

陳徐陵五願上智者禪師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
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
史地獄三途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
生四願重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
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
明陵和南

陳吏部尚書毛書書第二十九五

累年仰蒙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遺欣
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
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
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
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為恨轉積南嶽亦時
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
公於山講釋論彼亦悒悒望還網維大法

不者歸鐘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通遠
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望知迴向
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敬德敬德
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二任都陽郡

第三為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廷卿第五入閣
任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官為中書舍人你蒙
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報復遠諮
喜次書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
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無不得自開轉有
困爾仰承移往佛隴不恐不復接顏色悲慨
俱深仰惟本以曠濟為業獨守空巖更恐違
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舟陽諸善知識共詳
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
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彌可言師一二因拔
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

喜次書適奉南嶽信山眾平安弟子有答具
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
臘香二片
檳榔三百子
熏陸香二勸

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
喜又書慶講今者仰餐敷說訓往緡然道俗
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
喜和南

天台山修禪寺智顛禪師放生碑文第二十

陳道直散騎常侍國子奉直學士

夫太易無體 品類所以成亨太一無名至人 於是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盡三以才火 萬維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物故 四瀆分流關伊闕覽八紘鑿龍門啟九澤播 厥習險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樹之以君長 坎之時用大矣哉我皇帝作聖凝神來圖御 錄無為無欲道契汾陽垂拱垂衣德隆至治 辰象貞明管夾合序方外無虞際內有載被 風雅於華戒盛雍熙於冀代魏甄手難得而 稱者也至如光啓法式崇敷道樹化彰十善 弘濟四生天台修禪寺智顛禪師蔬練自居 苦節行矣奉揚皇風總持像季禪師俗姓陳 氏穎川人也乃有鳩之後焉四友驚座速聽 多美六奇列爵世載其賢祖詮早世父起祖 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重 具出家聰敏易悟寓居荆峽遊化幽弄自此 祖南燕行禪智高穴將探台山是卜白鷄路 出青髓巖開攀桂結宇蕭然懸止林交五柳

既覆栴檀之象塔現三層終歸水精之色雲 崖天紫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巖 嶽蒼浪波浩瀚洪清履氣貫連冠空巨壑喬 松千雲翳日翔集飛走叢育珍怪地中藏玉 觀曲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圓流而可別神 通開士如意森門振錫咒東騰空舞鉢受丹 仙客汎急水而將來避官具人乘迴風而迴 至厥土宏麗靈藏斯在禪師福慧慈蓋聲光 利益宣猛將軍臨險內史計尚兒子勳之曾 世顯方術實藝登仙聞于普漢刻符作守即 此明時請轉法輪講金光明經一部前雲騎 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要卿等 即土人也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屈禪師次 講法華經典白牙團扇初開律藏之門玉柄 塵尾旁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醉除夢 致將鳴梵魔疑途因通雙明誠勸廣辨殃福 尚兒仍獎論苑主嚴續祖羊公質等羣賢凡 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諧辯嗟如 崇之往累歎釣瀛之來綠各捨舊業及魚梁 等合六十三所二綠樹下懸唱善哉五句座

上遙聞彈指巨濤無際一時清證東生無邊 同荷安快寧寧世界未身難離手把虛空非 名希有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思懸開平情 崇孔釋吐懸河之旨擊節證明示半月之形 源心隨喜五侯三傑曾不問然黃髮青衿咸 同踴躍藏諸叢菁青嶺落簡樹以貞碑芳聲 靡絕假令山止海運惠施之美猶傳龜吉蓋 凶簡勸之功無取孝克才慚十倍學箇三餘 春蒐秋獵久指崇藏書紳畫地曾何圖焉雖 復張池並黑草擬妙辭峴石徒刊非能墮淚 仰薰心之上善羨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 為銘曰 設位觀像 剖極開潭 蕩蕩為大 蒼蒼以專 青川淡瀆 地脉河源 導疏咨禹 蓋取維軒 嗟乎坎德 至矣坤元 淳風樂土 君臨御萬 明明孝治 穆穆聖主 道冠當今 功高前古 慶協嘉瑞 美均譽拊 仁沾動植 澤及遐宇 釋種高族 身資敷敷 匪慕分圭 歸心染服 辭彼綠慮 言旅幽谷 志託松筠 形隨橋木 七覺善誘 五禪清肅 無遠弗屆 無思不服

將軍邦辛 肩印鎗華 淑女良夫 民業珍贖
 靡宏十明 寧追百倍 不見所欲 忘懷無待
 各捨貨泉 同成佛海 決滌冥蒙 瞻眺唯空
 屏師送雨 列于揚風 鯢鱗以此 極外之東
 逸水銜日 曾波駕遠 地上之比 山下之蒙
 涇清渭濁 朝宗會同 天台維節 林泉接肩
 頂列三辰 峯危九折 瀑布高瀉 神狀殊潔
 響若奔雷 皎如素雪 隆冬不凝 炎旱無竭
 石橋香邈 晨暉決徹 仰止青霄 俯臨丹穴
 島路雲通 人途徑絕 瀚海難邊 含情訴沿
 教教岌岌 萬萬千千 鼓鼙掉尾 相望自然
 壁網無挂 任鈎不牽 歌舫靜棹 響俎停殮
 行滿業大 弘生為最 斷樹誠規 翳契斯誠
 噲參靈鶴 敬康神蔡 隨感明珠 于期軒蓋
 嘉會信微 潛騰是賴 逝矣虞淵 波瀾易遠
 高岸深谷 蓬海桑田 石餘幾拂 芥盡何年
 大地將隕 須彌洞然 風傾金際 火及初禪
 荷歎水性 報轉常圓
 隋高祖文皇帝勅書第二十二
 皇帝敬問先宅寺智顛禪師朕於佛教敬信

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
 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
 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
 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
 為民除害兵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又安深
 稱朕意朕慕崇正法敬濟蒼生欲令福田永
 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
 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
 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
 心染俗塵非直舍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
 法之門更來謗訛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
 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
 史今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
 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秦孝王書第二十三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辛有以勞念安
 州方等寺奉為皇帝修立屈法師向彼行道
 甚不可言已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修為
 懷不憚利涉也道深敬德遺白不具弟子楊
 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

大書傾仰每深甚熟禪師道體何如修習不
 乃勞心也未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遺白
 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沉香
 等如別至願檢領
 沉香十勛
 燄香十勛
 薰陸少許
 右勝薄仲供奉
 昔王初迎書第二十四
 盆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体和安樂行不法
 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薰修
 藉甚徽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為勞異
 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
 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春意也弟子
 楊廣和南
 王治樞東寺書第二十五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
 字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
 已勒有司修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
 南
 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六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大天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執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為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歇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為方便如彼眾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夙訓早趨點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駐崎嶇於小運希優游於大乘嘆止息於化城普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官室必

因基址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撲庸慘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錘鑄不有軌儀吾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闡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教自近之遠感而達遠薩陀波輪聲聞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為臆說深信佛語奉遵明導天台智顛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慈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把盛風名稱普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遵注命撤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 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演揚廣和南
- 王親戒師衣物等
聖種納袈裟一緣
錦三十疋
- 黃絲布襪一具
鬱泥絲布偏袒一領
布三十疋
烏紗蚊帳一張
鬱泥絲布裙一腰
- 鏡五十貫
龍鬚席一領
鬱泥羅頭帽一領
銅硯一面
烏皮履一量
- 黃絲布背襦一領
和香一合
象牙管一管
馬油鐵鉢一口
銅七筩一具
- 黃紋舍勒一背
鬱泥南布袈裟一緣
綃四十疋
黃紬肚襦一領
鬱泥絲布坐褥一具
絨二百張
紫紵靴一量
鬱泥雲龍綾被一緣
蠟燭十挺
須彌氈一領
高麗青坐布一具
墨二挺
- 南榴枕一枚
鐵錫杖一柄
麈尾一柄
斑竹筆二管
犀角如意一柄

白檀曲几一枚
 鑰石香爐奩一具
 銅接勞一口
 白檀支頰一枚
 楠栢夾膝一枚
 鐵扇刀一口
 犀裝爪刀一口
 黃絲布隱囊一枚
 鐵鑄子一具
 柿心筆格一枚
 鑰石裝柿心經格一具
 犀裝書刀一口
 師嚴教尊右四字
 習惱餘氣右四字
 咸登常樂右四字
 能施所受右四字
 戒定慧滿右四字
 穀皮屏風一具小篆龜科牛鹿白垂露側雍等書
 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銅重盤三口
 山水繩牀一張
 銅香火匕筋一具
 銅漆灌一口
 桃竹繩梯一柄
 楠移文木案并椅
 鐵刺刀一口
 紫檀巾箱一具
 白瓦唾壺一口并籠
 銅燭檠一具
 白團扇一柄
 喜捨供養右四字
 緣覺侵斷右四字
 豈如苦陸右四字
 聲聞是證右四字
 苦集滅道右四字

王崇敬名然持菩薩書說印用法據弟子總持和南
 王謝書第二十七
 柳頰言還奉旨盡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親備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為增上慈敬福田深是平等因非敬識所能周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願恒留受用故遣報諮謹和南
 王參書第二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戒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參承謹和南
 王請留書第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遠來諒須往荆楚辭致首尾仰其高懷但祗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疑滯匪違諮決開黎和高經稱勝田種子難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求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生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

開府柳頰言宣口教云智者為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遠脫能旋迴不敢留伴鎮下近山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道別
 王重留書第三十
 弟子總持和南遠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便深傾款弟子前昨晝夜更更惟付智者至正以來未經一夏無荆潭路遠安居將使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無量況手師道及大眾力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棄修心與理於情匪安全欲仰留度夏發遣莫不半途飄露脫疑色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為便若法歲將滿預勤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宜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許行書第三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復遠今肯欲速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辰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速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歡喜以獨悲歡謹和南

蔣州僧論毀寺書第三十二

奉誠寺慧文龍光寺法令先宅寺智勝等稽首和南來見使人費符壞諸空寺若如即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

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德高遠衆情傾仰無因簡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為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運大慈悲垂為申達莫未壞之寺無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開皇

十二年二月八日

述蔣州僧書第三十三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敬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

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街思滿路昔居或在陳尚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撻剔伽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

道常念無堪謬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持是佛法相開亦由香火事大意之所為唯憂冥道寧忘即日之身必存未來

之議若不迷愚心則虛膏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怖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萬

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善陸行棟梁佛法漸漸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固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彌易仰

希弘紹提拔將沉故寺若存新福更長莫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踏沙門某

敬白三月十一日

王咨蔣州事第三十四

弟子總持和南爰遠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

以僧居望利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入軍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慚壞土有苗恃險敢恣燹壞

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鷄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眾無

依實可傷歎彼地禍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檐宇曾當倒壓所以移乘還充寺館其外棟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廨

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餘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頃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軋總側良深謹和南

述匡山寺書第三十五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廡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尚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閣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

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末於林右建立伽藍因為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覺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

其峯次梁慧歸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咒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為日羨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為兩寺檀越庶藉影響眾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酌洪澤并乞勸彼所由來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王峇巨山書第三十六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弟子並為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爐層峯上衝雲日仙人之所矚止隱倫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智

者總歷踵武前賢師嚴道肅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無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與巨山三寺書第三十七

極植法師道體何如眾內咸宜也鷹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為寺檀越願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

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與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眾清善巨山佛寺與自慧遠法師師於彌天道安法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為最江東龍藏悉本鷹門禪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悅澆瀉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與峯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眾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鑿峯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為在總內今為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易易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遙彌以傾欵垂示法相雖文旨淵廣深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益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安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懷荷謹和南

王遣使往巨山參書第三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說還遠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体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眾和肅仍留二十僧權俾開善進至巨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為一寺峯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薰修用轉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末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

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違心馳情彭蠡以日
為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
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酬願務今在促非但弟
子敬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
宣尼在陳致歎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為
已今遣主簿王灌指往承承并貢別牒用忘
存省敢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法衣六件 鹽一百斛

米一百斛

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費合魚開

送

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
諷用懋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
若竟願即沿流莫在歲陰必期展觀弟子渡
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
旨昂以法事實用慚悚始於所居外授建立
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
已遠至於內棧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
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為

管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
速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
迴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管功
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
預整歸計江山遠莫豈盡誠曲謹和南十月
十日

王遣使潭州迎書第四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
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觀稍
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管功德已富究竟今遣
左親信伏達奉迎願使事必流延遲謫具謹
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王遣使荆州迎書第四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
事久富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
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觀行次陝州馳仰之
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
下旬唯遲極接路首忽促宜復奏宣謹和南
二月二十二日

王入朝遣使朱書第四十三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勞兼事入
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近於吳是以暫停
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觀縷非唯年
專疾動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
弟子還鎮非久便願流仰會江都無應旦
夕將聖德果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
謹和南九月十日

王遣使荆州迎書第四十四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遠來奉五月二日該
用懋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荆巫履
涉虧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
眩稍停岐陽腹內又不調去月未還京輦
如欲相承猶自羸蕭未即祇觀望雲延願珍
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謹和南

王遣使荆州迎書第四十五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荆州當陽縣境玉泉
山陞為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
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求
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軌意
輕微頌蒙創造循復來旨爽然失曆既事出
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違拒苟作形迹即具開
奏嘉號乃軍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

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今撰撰檄揮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陸士衡之披文想

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無剋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瘳庶或勉強循覽行狀用

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

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

初烏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

皆染使壞色沉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

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

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宜准

元日若如來永添荷慈獎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勝五彩幡錦香爐檀

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貺妙願追悚謹和

南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張

五色斑羅經巾二枚 緇五十疋

錦香爐檀十張

薰陸香二勛

剃刀十口

瑪納架策一領

油鐵鉢十口
青須彌毘五頌

雄黃七勛

右牒

文呈帝勅給荊州玉泉寺額書第四十四

皇帝敬問修禪寺智顛禪師省書具至意孟

秋餘熱道體何如薰修禪悅有以怡慰所須

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選師還指宣往意聞皇

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兼內史令蜀王臣秀

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修奉內史舍人

長坦男臣鄭子良行

王在京道書第四十五

弟子總持和南仰達已久馳係實深誠感非

遙傾遠虔禮暮春屆節當遣奉候謹和南九

月二十四日

王在京重遣

弟子總持和南通達近旨用慰馳情眷臨願

道體康勝玉泉創立道場嚴整禪眾師集靜

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諭弟子始服三石

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蕃請夏訖沁下在於

拜親差當匪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營子春

往祇承謹和南

王從駕東嶽於路遺書第四十六

弟子總持和南仲秋轉吟仰惟道體康愈弟

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

謹遣修承謹和南

於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神興

居安悅弟子陪奉鑿為旅次長奉遠德勵力

行往安隱贈言祇觀庶或匪通願珍重此不

宜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

王還鎮遣迎書第四十七

弟子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

悅法喜眾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明導敬憶

江都暫欲西上先到衙獄用賽師恩欠往諸

宮以報生處慶承此旨衛送大江陽子臨流

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瞻年來歲往寒

暑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

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

惟旦暮今者陪尾鑿發自京師言停洛陽

又止歷下崇望之禮本自虔書迴會之聲盛

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南
 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于
 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氣神光燭近被遠
 靈芝競吐山谷連木並秀官壇瘡孽曠穢之
 徒無暨而自愈扶老莠幼之侶不謀而同到
 臣子殫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斯應師
 資至重敢不稍閉第率從便蕃即辭行所夾
 鍾將未必屆楊州今遣奉迎便願公下餘春
 未盡必希拜觀其間珍德續復祇承謹和南
 正月二十日

王謝天冠并請義書第四十八

總持和南前接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樣深熾
 不工即用呈簡爰速令製思出神矜圖比目
 運妙逾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全剛種智
 茲焉標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
 方奚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能承頂戴
 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
 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禱仰
 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為基址信實
 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雖疎漏心護明

珠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猗以凡薄荷國鎮
 蕃為子為臣難虧難息豈藉四緣能入三味
 此非臆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
 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
 多慧解脫人厥朋不願即日欲服膺智斷率
 先名教永汎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
 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
 不菩薩應機可運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
 緣如可津梁便開秘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
 如一沉單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憊言備滯素
 於成就事重請棄飾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
 日

讓請義書第四十九

谷爰速累翰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
 仁王弘道舍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
 所以發心興隆大道局可量也孰可比哉貧
 道山僧本懷夙至於天台舊居言念無捨庶
 因世境安樂更得寄趾幽林仰為行道非唯
 城邑近歲謀承人汎擬迹師資願此疎蔽似
 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彌

匪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
 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門憑
 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達業乖
 至然自非如來明達種智高圓擅林殊能誰
 肯雙揖況乎去聖漸遠曉悟甚微徒欲承恩
 懼乖深寄有招幽譴兼虧聖德特願更迴神
 慮別依勝賢謂承芳因使無斷絕經稱一句
 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為能入固知深
 解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
 抱愚仰希聽覽徒申庸俚終不自宣沙門某
 白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弟子總持和南仰逮還旨猶乘謙尊循復久
 之恍如自失切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
 法緣厝心有在若習毗曇則滯有情著若修
 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蕪舉猶帶小乘
 掉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徧修僧
 家尚難盡備况居俗而欲蕪善當今數論法
 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淨心達者
 無違求那明揭仰惟享習善根非一生行初

乃由學依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荊說法第一無以仰遇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被國明式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纒軌纒復交綏忍師讚歎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沈親所聽聞衆咸瞻仰適承前往荆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唯願未得令得禾度今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願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

國清百錄卷第二

國清百錄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九六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一九六頁上二行纂者，南作「沙門灌頂纂」；徑無（未換卷）。
- 一 一九六頁上三行至本頁中一五行目錄，南、徑置於卷一總目錄中，見卷一校勘記。
- 一 一九六頁下一七行「菩薩戒弟子」，南作「儀同公菩薩戒弟子」。
- 一 一九七頁上三、四行夾註「陵書……願書」，南作「最多門人競將去追尋止得三紙」。
- 一 一九七頁下二行「你蒙」，南、徑作「仰蒙」。
- 一 一九七頁下七行首字「俱」，南作「但」。
- 一 一九八頁上一一行「華戒」，南、徑作「華戎」。
- 一 一九八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千」，徑作「于」。
- 一 一九八頁中一七行第六字「菴」，南作「澗」。一九行第一三字同。
- 一 一九八頁下三行第一三字「思」，南作「應」。
- 一 一九八頁下九行「春菴秋猶」，南作「秋菴春菴」。
- 一 一九八頁下一九行「槁木」，南作「喬木」。
- 一 一九九頁上八行「隆冬不凝炎旱無竭」，南作「時隆冬而不凝歲炎旱而無竭」。
- 一 一九九頁上九行末字「究」，南、徑作「穴」。
- 一 一九九頁下二行第五字「未」，南作「夫」。
- 一 一九九頁下八行「迎書」，南作「修書」。
- 一 二〇〇頁中二行第一五字「吾」，南作「孰」。
- 一 二〇〇頁中八行第二字「圓」，南

作「因」。

一 二〇〇頁下一五行首字「烏」，南作「烏」。

一 二〇一頁中七行第八字「故」，南作「旨」。

一 二〇一頁下五行「道別」，南、徑作「送別」。

一 二〇一頁下九行第三字「正」，南、徑作「止」。

一 二〇一頁下一〇行首字「健」，南、徑作「促」。

一 二〇一頁下一二行「況手」，南、徑作「況乎」。

一 二〇二頁上四行第二字「辰」，南、徑作「晨」。

一 二〇二頁上八行第四字「來」，南、徑作「伏」。

一 二〇二頁上一八行「述蔣州僧書」，南作「述毀寺書」。

一 二〇二頁下二行「專征」，南作「傳征」。

一 二〇五頁下一九行「鑿杖」，南作

「鑿輪杖」。

一 二〇六頁上四行「矇矇」，南作「矇矇」；徑作「矇矇」。

一 二〇六頁上七行「第率從便蕃」，南作「第子從晚蕃」。

一 二〇六頁上八行第三字「末」，南作「未」。

一 二〇六頁上一一行「并請義書」，南作「仍請淨名義疏」。

一 二〇六頁上一六行第二字「美」，南作「多」。又第一四字「能」，南、徑作「跪」。

一 二〇六頁中二行「三昧」，南、徑作「三昧」。

一 二〇六頁中五行「不願」，南、徑作「不少」。

一 二〇六頁中九行「民生」，南作「民主」。

一 二〇六頁下二行第三字「土」，南、徑作「上」。

一 二〇六頁下七行「謂承」，南、徑作「妙果」。

一 二〇六頁下一八行「兼善」，南作「無崖」。

一 二〇七頁上五行第二字「纒」，南作「截」。

一 二〇七頁上卷末經名後，南有題百錄後序一篇，此本載卷四末。

國清百錄卷第三

隋 沙 門 灌 頂

纂 弊九

王謝義疏書第五十一

王論荊州諸寺書第五十二

重述還天台書第五十三

王答書第五十四

王與達奚儒書第五十五

答度人出家書第五十六

答放徒流書第五十七

答施物書第五十八

王迎入城礙雨移日書第五十九

王迎入城書第六十

王遣使入天台參書第六十一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第六十二

王參病書第六十三

發願疏文第六十四

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

王答道旨文第六十六

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第六十七

王弔大眾文第六十八

天台山眾謝啓第六十九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第七十

天台山眾謝功德啓第七十一

天台眾賀啓第七十二

天台眾謝造寺成啓第七十三

僧使對皇太子問答第七十四

皇太子敬靈龜文第七十五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第七十六

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眾第七十七

天台眾謝啓第七十八

皇太子重令書第七十九

天台眾謝啓第八十

皇太子私淨名疏書第八十一

天台眾賀至專第八十二

至專初第八十三

天台眾謝啓第八十四

與駕巡江都宮天台寺眾參啓第八十五

僧使對問答第八十六

初立國清寺名第八十七

表國清啓第八十八

王謝義疏書第五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建旨送初卷義疏疏承法寶

粗覽綱宗悉極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

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服未親明闡謹復

研尋遲此觀接謹和南

王論荊州諸寺書第五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

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勸所由終聽

僧使奢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

理智波羅蜜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啓沃

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為密

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

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已為

人菩薩有賜於專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

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唯用隨喜謹和南

七月二十七日

重述還天台書第五十三

前所語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速報示不然

風志棲霞乃言咫尺非開本誓之心天台既

是寄終之地所以恆思果遂每囑弟子恐命

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慚窮發心既重輒深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忽促政言天台管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為己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修葺莫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蒙勝舉并祈一旨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為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遵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開頻煩言何能謝沙門
 某白三月二十日
 王答書第五十四
 總持和南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虛懷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遠遠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王與上柱國蕪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第

五十五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修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祖玉泉寺並見請為檀越復開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璣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單福顯同賴法事遠白不復暄涼也楊廣呈八月二日
 答度人出家書第五十六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為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銘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為作依止並賜法衣即於眾前歡喜頂戴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九日
 答放徒流書第五十七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日清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免鞭罰上開府潘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許酌謹即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

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鑠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植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粗械解脫徒流原有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以勝幡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思乃上來戰深下耻白大衆留七日展夜訓責暫依損黜使慚誠獎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日
 答施物書第五十八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降勞問并施
 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
 法衣一通
 綿綉百段
 燭三十挺
 紙二千張
 上厨果食等

利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諦幸
憑弘建正法省無戒慈實權難銷香爐起峯
蓮華奪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受用無
作恒住燭俟夜燦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
忘謝果食繼綺道場同沾歸福有在辭略言
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

王迎入城礙雨移日書第五十九

總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暫阻明間若晴別
當遣信謹和南七月二十六日

王迎入城書第六十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
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與近祇觀謹和
南九月十六日

王遣使入天台參書第六十一

總持和南參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
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雨
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維
新從竊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
夏坐方結致連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
風葉下必預舟楫迎觀江陽然仰勞著述已

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
啓沃率貢別勝示來虔誠在敬無文仰拱弘
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謹和南
納聚裝十領 龍鬚席二領
須彌穗二領 貓牛酥三甌
熏陸香一合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第六十二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洞溼預
取調適今遣奉迎松禮非者謹和南九月二
十二日

王參病書第六十三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
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
懷灼今遣暨李膺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
路遵禮觀無遠謹和南

發願疏文第六十四

吳縣維衛迎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
鄒縣阿育五塔寺願更修治
別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
現淨土不毀人眾見燒泡漬浮來靈塔地涌
剡山天樂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
善狠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暮聖跡凌遲諸
佛影像若淪眾生善根無寄某宿世有幸忝
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為道俗所知
顧影羞躬無以自處上慚三寶無顯之能
下愧群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骨將何所補
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賴皇風又承眾力將
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為與願三世佛法次為
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眾生若塔像
莊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
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
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
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朗西出氣疾增動
毒器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
聽威神若形命保留能生物善不汗佛法者
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
多魔障損物善根汗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
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

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專再述愚誠伏願聖九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召虛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缺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僕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

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自荆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需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來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於荆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乘國式豈可聚眾用僧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塵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具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未慮有追呼東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寢比螢光早希進路行過荆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編自治皆未搜簡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為王造寧羞其拙獨弟子

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批摩智願一編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環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際窮佛教治道益明偏行偏學是善墮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為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善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觀觀泡幻知有為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連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超遠長保如意也

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於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許先德為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育為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

重近於荆州仰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並
家教獨彼總管斬那公達美儒僧實教書至
夏口而斬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為玉
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寺巷稍整山下一
處非弟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翦木位
奉命弟子營立不見成實目為恨天台未
有公願願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貢十僧住
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寺園并石像
登願疏悉留仰簡奉早聖世皇風整肅菩薩
神不可思議切見諸別送送租米車脚如
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分別
有際規貧道不閉忽言國式轉請無米之州
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
管窺未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
益願為諸奏使蒼生愛賴然國是王國民是
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大馬識養人豈忘
忘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怒其
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
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傾
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

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感前貫帳時
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假名雖復用
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首
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然佛法得無
量功德普三万鼎立月武諸人太平一軌
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眾信多行不稱
服尚不被人意況扶經律王乘國法兼臣佛
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等不可思
議心則功德無量比等之事本欲面諾未達
機會竟成遺憾亦是為佛法為眾生
若能留心功德仰發臨命口長蓋力窮期
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為期沙門
某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王容遺旨文第六十六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王天台智者
內弟子羅頂普明至奉接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
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等跪對修
頌摧振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跡
身空遠逝善光天台安禪近道復如來雙

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殷重况手五
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
沉湮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陀觀
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求乃增悲戀追悟今生
遲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象與尋
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聽前聞
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
滅度後得聖巨多道羅他方冥來曉示再思
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親近愛軍來
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月歸誠
憑靈成懇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方心
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即於今月十八
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即日
在寶池遙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漑濁心世世
生生師資不闕華凡登聖給侍無虧但冀所
鈞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牆特希親
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顯具金然後
仰藉神通俯厲精力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
共舍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獎同登彼岸
最勝最上就此為專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

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禮即裝治繕書習誦
 遠旨爾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
 付遠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
 垂別輕官服之無款永充法事今奉施窅瓦
 香爐供養愈靈遠旨以天台山下週得一處
 非常之好至為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
 階今遠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運指畫寺須
 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並各仍
 舊使移剌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
 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
 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
 勅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
 行送經一藏依法為先師別供養具鐘幡香
 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鄧境靈塔兵內石像
 刻牀彌勒尊儀卧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
 異剌州玉泉寺既是為造理當其餘道場其
 潭州大明寺剌州十往上明寺等先以敬許
 為擅越無容復奉今謹使製南嶽師碑即命
 開府學士柳顧言為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
 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

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
 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
 聞外書為教仁尚怨物肉典居宗大慈為首
 在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為國不
 有善薩宜濟舍生又以僧未買籍許共出首
 遠來詔書安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
 奉天時報運轉輪深開軍國前已表聞所司
 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
 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重修福祐
 國家灌頂普明而引詢訪具述遠形宴坐宛
 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
 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與迎一到江陽還入
 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
 龕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
 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護實須酬
 仰二僧今返輕奉報書遠拜靈儀心載嗚咽
 謹和南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王遠使入天台建功德額文第六十七
 吾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
 專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服護

持應現吳參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
 不捨本誓為天人師拔濟含識次令和尙闍
 黎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資敬之重
 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謂苦海匪報厚德豈
 收福曰遺行可追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
 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城初聞訃至哀情
 摧動敬惟勝行逾滿照連佛許臨終自說所
 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
 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虛
 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索披大衣云觀音來奉
 驗知入決定聚面視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
 證及移瞬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劫來檀慧
 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羣生非夫顯晦出沒其
 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設以
 辨才千萬億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道
 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粉谷
 委屬意取氣交霜雪杯渡鏡水及扇劍下便
 承卧甯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親音
 容再詣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宜良由宿障
 根深致違心契已諫於前須補于後近於此

州禪眾舊居仰為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
創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獲薰修今
竟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於無
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峯頂集眾結齋願承
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萌生
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
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并乞眾力為弟子懺悔
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
惱迷會五蓋十纏輪迴界內八萬四千塵勞
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眾罪霜露慧日消
除眾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蕩皇家
寶祚靈長軍被德光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
九日
王弔大眾文第六十八

王弔大眾文第六十八

正月二十九日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
應遷神哀摧抽恫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
難忍求矣奈何當復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
人賞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
香爐并智越法師一眾啓見對增愛德音若

存即遣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
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
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而
親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
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唯當
敬依付囑不敢^九弭忘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
達引繩天宮即應至全剛際既有要道當建
繕造一遵本意昔宜尼亡殺弟子守墓三年
于真之徒乃至六載沉手方置精舍永樹福
基披現前僧慎勿張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
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遠今
遣使人於佛隴峯頂虔誠懺禮修福建齋具
如願文略伸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書揚廣
白十一月五日
天台山東謝啓第六十九

天台山東謝啓第六十九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啓司馬王弘至僧使權
頂普明還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并
宣口教優訪殷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
哀切痛絕魂心遺囑累從亡存戴荷師在之
日常有海云今得寺基為王創造非爾小僧

所辨別有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
成爾時莫測所由今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
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
師眾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鐘幡香等
施安供養法鼓警悟利益人神千僧法會功
德圓滿伏想^九幽靈慈悲速鑑謹於春日披讀
願文法席悚心求入願障蒙養齋報恩給日
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答
教旨維是現前僧不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
精舍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依止龜室儼然何
心違離況垂嚴教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
心力但一眾失庵未遠慈願追慶風緣還蒙
覆護欣悲交至臨啓涕零謹啓開皇十八年
二月十五日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第七十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第七十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
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
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為七日追福遙知
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天台山東謝功德啓第七十一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啓典藏具景賢至奉教
為先師亡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集冥途
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奄及諱晨追
慕慈顏悲哽稽首扶淚啣餐不勝荷戴謹啓
謝詞謹啓

天台衆賀啓第七十二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啓伏惟
殿下唐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
享凡在道俗莫不舞抃沉復越等早蒙覆護
仰于慈惠不任悅豫之誠謹遣僧使灌頂智
樂等奉啓以聞謹啓

天台衆謝造寺成啓第七十三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
門智越一眾啓伏聞龍樹遷化天竺為立伽
藍遺教云亡衆國盛修開善良由菩薩本誓
互相顯發凡足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亡故和
尚真難忘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
有事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於聖
世伏惟尊師重道爰結伽藍建立之所甚得
先師嘗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上滿

會今日即寺居五峯之內夾兩湖之流堂殿
華敞房宇嚴秘方之淨土用事神仙成就已
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遙有感斯應既興
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佛咸同攝受越等庸
薄謀濟門徒仰慚棟宇備勵心常於寺內

別修齋懺恒專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澤不

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樂奉啓謝聞謹啓

僧使對皇太子問啓第七十四

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張衡宣令
僧使灌頂智樂進內齋令旨司先師亡後
有何靈異對云先師以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結跏趺坐遷神入滅到十八年四

月十六日衆於初夜各就繩牀方欲攝念僧

名道修見先師服本裘手提符杖從西戶

入倚望少待從東戶出道修驚起奉拜拜誌

隱形闕衆問修何意接獲修具說因緣衆共

悲歎令旨云大異大異更有不對云到十八

年十一月二日午時有海州涑陽縣須仁鄉

義全里軍人房伯奴徐州劉縣陸陵鄉東劉

里軍人劉伯生二人於先師舊齋階治地此

房門簾先卷忽見一僧入房手自下簾二人
疑是神異進房尋覓了復不見驚駭報僧說
如上事令旨云大異大異更有不對云到其
月八日海州連水縣人於丘彪在山頂錫木
春旦拜龍求乞平安日日如此即於亥時始

欲就卧忽見一僧執杖排戶而進彪巨據欲

起已到牀前語云好努力當得平安彪應爾

爾而又致拜拜起見出戶遠修禪寺一市面

向佛殿舉杖指搗搗竟出門行二十步隱不

復見彪從後行委悉瞻視且向僧說僧問被

服何衣答披鴉納僧引入香牀示生平本納

彪云色狀正爾令旨云大異更有不對云到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土人張造拜龕云

本蒙香火願世世度脫即開彈指四顧無人

重兒願審是靈願更彈指即復重聞遠具向

陳叙此瑞令旨云大異更有不對云到今元

年三月十九日永嘉縣僧皎生聞聲德歿開

靈異故詣龕所懺悔遠龕千市仍禮千拜於

交時龕外門扉豁然自開光從龕出徧照左

右林谷洞明樹木枝葉了了觀見一衆不知

何光競出推壽皎亦奔還報對共悲喜頂
粒光久久乃聞人人不復相見令旨云大異
弟子欲開龕墳經論有開法不對云灌頂開
短未知餘經論伏聞法華經說釋迦如來自
以右手開多寶塔戶八部親見全身令旨欲
開龕墳深會經教門人違離既久又親奇特
瑞相此乃顯顯如飢如渴若蒙開顯重拜專
靈畢命何恨因流淚嗚咽令旨云可與使人
還山設齋開竟兩師還更來勿辭辛苦對云
爾開皇二十一年改爲仁壽元年以晉王受
皇太子

皇太子敬靈龕文第七十五

維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丙
寅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敬告天台
山寺先師智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曰竊聞
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速賢功類
回不值宜尼豈鄰殆庶尹善不逢老氏安致
長齡況手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弟有明
導豈至寶所復因信使俱次法域所謂自利
利他人我兼利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

曰踈傳告老太子贈以黃金拒師退辭家庭
陳於喪服斯並有爲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
際空表盡酬師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
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獲寒菱盡沾甘露雖
復時流歲永生滅不迫行坐卧伏膺如在
爰以景昧謬齒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懼復
奉明詔曩經作伯暫輟監攝還省宸方瞻望
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
塔如意分身玉毫金光分宵破闇應念彈指
自室空聲有一於此已稱顯應四者難并豈
非布有自曇光生滅之從道猷身證已來與
公飛錫所不能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
故是我大師證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
田之報歲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
知息報思諸佛皆爾近年雖遵誠約修撰祇
桓多慚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淨域勝土莊
嚴幸僧衆無虧薰練不輟實力深扶人功多
愧本遺負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
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
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顯現前大眾以此

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
現已生安養頃未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
蓮街大勢迴眸東視不捨娑婆轉瞬南闍彌
憐震且滄溟巨濤尚不讓於消沉萬華峻極
安苟排於微遠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
邊法身盡承甘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
餐之不可窮般若味之而不竭盡我念力遵
我師道銷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惠
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恒垂影
響塵勞障累銷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
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銜慈出
如來藏無離大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
脫也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
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第七十六
吾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三
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
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
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
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

樂凡情弊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瞎首
 得之者則周像玄珠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
 種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專皇后慈仁胎教
 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道智
 勝之助加以昔准准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
 智者顛輝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成由是開悟
 歸憑有在而步履託諷果木先類合掌安禪
 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道現儀形續
 於光敏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
 塔瑞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
 現斯瑞肅奉明詔勸報監國魁魁准海衝額
 毗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
 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賁外散騎
 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
 飯雖謂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
 如淨名之遙請色香綉輿備滿十方歡喜甘
 黎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
 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
 稱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願銷甘露咸濟苦海
 惠變穢土道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

廟六宗未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姓男女
 緇素皆染大業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
 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頌猶如巨劫曷以為怪
 井蛙不識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
 乞冰銷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攝在
 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眾生上求佛
 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即善
 提心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
 三寶
 皇太子今書與天台山東第七十七
 僧使灌頂智珠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
 龕慮迹現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
 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
 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
 彌塔俟時涌現爰在痕迹迦葉分身乃至鷲
 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
 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承惟宿昔獲
 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餘踵
 菩提肅承靈誥宜慰南服山泉法徒同志為
 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處暮凝寒念皆道勝

天台名嶽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慚重閣三
 時設供四事不用想甘禪悅以同法喜其間
 敬德信次相聞今遣賁外散騎侍郎張乾威
 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無同甘露能變羶
 澁亦憑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
 楊廣和南僧使灌頂等所領今施物目仁壽
 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
 大銅鐘一口
 錫納櫛二領
 黃綾裙一腰
 絲布杖支二頰
 和香二合
 衣物三百段
 石壁一合
 錫納袈裟一領
 四十九尺幡七口
 毳二百領
 小幡一百口
 胡桃一籠
 奈麩一合
 酥六瓶
 天台東謝塔第七十八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塔使人
 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願前件物等並皆
 完淨仍即陳羅先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
 唱施物又千僧法齋伏惟弘護殷勤惠澤周

主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鐘和雅震集凡聖
 勝旛舒飾疑懸覺宮酥製鹽挑請同香積法
 衣淨飾無著離塵瓊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
 雲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
 龕必神通攝受標擬眾聖異碩庵莊嚴越等
 凡微謀富恩沐慈潤重省難可克勝合眾虔
 虔如履水及不任戴荷之至謹啓謝聞謹啓
 仁壽二年正月六日
 皇太子重令書第七十九
 灌頂智珠等至枉寺眾來書財施為輕法門
 標重檀波羅密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
 脫施受成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辭弗揚廣
 和南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
 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
 幡一百五十張
 光明璽一石
 酥五瓶
 天台眾謝啓第八十
 天台寺故智若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啓慈澤
 隆重喜捨頻煩僧使後還復垂恩齊雜彩勝
 幡莊嚴殿宇綾羅法服光洽眾僧猶酥五瓶

克身去患光明一斛藥食無濃越等山野
 稀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珠甘不自度重
 彌增戰懼不任敬悚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
 年四月十五日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第八十一
 右庶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
 師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判釋經文
 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令揚州總管府遺參軍
 張詣到天台有請委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
 賞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疏到
 付司繕寫為竟付灌頂校勘訖入宮受持
 右庶子張衡宣令引灌頂入辭而奉仁壽二
 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先師法門故
 相勞苦師亦須為法勿以為辭令遣大都督
 段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眾好依先師法
 用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有布施
 飛龍綾法衣三百二十領
 猫牛酥兩瓶
 右庶子張衡宣令別賜灌頂物
 金縷成彌勒像
 光明璽一斛
 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布五十三佛 織成經七張
 織成經袋二口
 薰陸香一百斤
 酥合和香一斤
 又令書一函與眾又遣揚州司功參軍秦恪
 到為智者設千僧齋
 仁壽四年皇太子登極天台眾賀至書第八
 十二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眾啓竊聞金輪紺寶界
 世相傳重難少陽時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
 聖業平成纂瑞洪祚四際萬邦道洽鑄率越
 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珠奉啓以聞
 謹啓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臨海縣天
 台寺僧智越等啓
 至尊勅第八十三
 皇帝啟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
 寒道體如宜也廿九僧使智珠至得書具意大業
 元年正月十三日柱國內史今宮國公臣未
 上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兼內史舍
 人臣封德彝舍人封德彝勅僧使智珠云
 師能如此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宜朕意

回大衆好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右僕射蘇宣
勅賜天台寺物五百段至揚州庫參軍向德
元送物到寺

天台衆謝啓第八十四

十三日勅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

敬對使人如法呪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

蒙慈勅喜懼已隆復領厚養恩賜彌重竊惟

輪玉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室恭受用

庶藉勸懲又承佛力釐竭心誓導師遺訓專

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

使奉謝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與駕巡江都官寺衆啓第八十五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

皇帝陛下起舌萬福越等卑蒙垂覆曲荷慈

恩山衆常得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與駕巡撫

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

琛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

僧使對問答第八十六

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琛於楚州華林園通起

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勅云師能如許遠
道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相見九月二十
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大牙殿前邗國公蘇
威宣勅云和南師等漸冷師等各堪行道弟
子巡撫舊住師等故能來相覓師等好去十

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口勅云師

上座坐坐訖黃門侍郎張衡宣勅云師等是

先師之寺僧衆和合不相諍競是非不臻欲

起對勅云師坐坐勿起琛對云門人一衆

掃灑先師之寺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

國行道不敢有競是非常以寒心戰懼勅云

好張衡又宣勅云師等既先師之寺行道

與諸處同爲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

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別行異道場常

以行法奉爲至尊勅旨云大好大好張衡又

宣勅云師等既是行道之衆勿容受比僧及

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冒死相替頻多假

僞並不得容受對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

覆寺立常規不敢容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

生代死勅云好張衡又宣勅云弟子爲先師

度四十九人出家停寺受業紹繼於後師可
檢校有道心者必須係籍人非私度者對云
爾張衡又宣勅云爾後更開先師龕以不對
云仁壽元年奉勅開竟爾後更不敢開勅旨
云知張衡又宣勂云師還寺不更開先師龕

必當大異對云爾勂旨云弟子欲爲先師造

碑先師有若爲行狀對云先師從生以來訖

至無常其間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

記錄爲行狀一卷由在山內未敢啓勂云大

好大好弟子正欲爲先師造碑師等可即將

隨使人出對云爾張衡又宣勂云問灌頂師

何在對云灌頂師在寺本應出奉參見爲患

漸四十餘日不堪在道勂云好張衡又宣勂

云師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住於

外對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係於寺若

身居別處則不同止勂云大好大好張衡又

宣勂云師寺舍有穿漏欹斜不對云當起寺

時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穿漏

亦得臨海鎮官人恒檢校修理勂云好若未

整頓弟子即勂使人檢校對云爾張衡又宣

勅云施師物充師等衣資勿作餘用欲作功德亦得須得弟子意弟子看師與餘有異供給繼連必今不斷勿使寺僧在外多求損先師之後對云爾張衡又宣勅云弟子遣使送師等還寺為先師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開

師能必當大異師可急去功德竟師等即隨使人出對云爾珠等起辭勅云弟子已答大衆書竟對云爾辭出到樓靈寺秘書監柳顧言來宣勅云我意令公為智者製碑若非公作則不得我心可語僧使急將行狀出至二月即取碑成勅楊州僧五十人云經論之內

若為尊於師氏勝於智者

勅立國清寺名第八十七

又前為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

三十

表國清啓第八十八

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為禪門五淨居其表未奏僧使智球啓云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家有大力勢

人當為禪師起寺若成國即清必于為國清寺伏聞勅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以啓聞謹啓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勅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可取大牙殿勝壤以唯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門

國清百錄卷第三

國清百錄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二〇九頁上二行「隋沙門灌頂纂」，圖無。
- 一 二〇九頁上三行至本頁中末行目錄，徑置於卷一總目錄中，參閱卷一校勘記。
- 一 二〇九頁上一〇行「施物」，圖作「施燭」。次頁下一四行同。
- 一 二〇九頁中末行後，圖有目錄十六條，即卷四開篇三行至一八行目錄。
- 一 二一〇頁下一一行第六字「思」，圖作「忍」。
- 一 二一一頁上四行「恒住」，圖作「恒生」。
- 一 二一一頁中一八行「阿育五塔寺」，圖、徑作「阿育王塔寺」。
- 一 二一一頁下四行第二字「狼」，圖、徑作「根」。

- 一 二一頁下九行第一〇字「賴」，**南**作「藉」。
- 一 二二頁上八行「外召虛譽」，**南**作「外虛名譽」。
- 一 二二頁上一二行第二字「靈」，**南**作「審」。
- 一 二二頁上一七行第一四字「與」，**南**作「以」。
- 一 二二頁中七行「官人」，**經**作「官人」。
- 一 二二頁中一六行「夏末」，**南**、**經**作「夏末」。
- 一 二二三頁上一〇行「淨上」，**南**、**經**作「淨土」。
- 一 二二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夫」，**南**作「無」。
- 一 二二五頁上一行第六字「仰」，**南**作「雖仰」。
- 一 二二五頁上二行首字「創」，**南**作「則」。
- 一 二二五頁下五行「人神」，**南**作「人祇」。

- 一 二二五頁下一七行「念慕」，**南**作「念哀慕」。
- 一 二二七頁中四行第一二字「菱」，**南**作「菱」。
- 一 二二八頁上九行首字「於」，**南**作「放」。
- 一 二二八頁下一二行「絲布祇支」，**南**作「絲布祇衣」。
- 一 二二九頁上七行末二字「謹啓」，**南**無。
- 一 二二〇頁上一六行「與寫」，**南**、**經**作「與寫」。
- 一 二二〇頁下二行「檢枝」，**南**、**經**作「檢枝」。

國清百錄卷第四

隋 沙門 灌頂

弊十 纂

勅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

國清寺東謝啓第九十

勅報百司上表賀口勅第九十一

口勅施幡第九十二

勅造國清寺碑文第九十三

玉泉寺碑第九十四

後梁主蕭瑄書第九十五

前陳領軍蔡徵書第九十六

長安曇暹禪師書第九十七

導因寺惠岳等致書第九十八

荊州通俗講法華疏第九十九

蔣山棲霞寺保恭請疏第一百

秘書監柳顧言書第一百一

吉藏法師書第一百二凡三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第一百三

智者遺書述放生池第一百四

勅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

皇帝勅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

師等僧使智瑛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
為勝境所以教為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
專師義重欲使宗區遺範奉而弗墜善薩淨
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
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

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為法求無上道
棄俗諸漏鑑在雅懷由須獎訓未學修淨行
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違
行又此寺嘉應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即號
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

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望山川載深
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
其使人盧政力到寺宣勅賜寺物大業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勅度四十九人出家熏陸
香二斛築四周土牆造門屋五間設一千僧

齋物二千段米一千斛柱國內史令莒園公
臣木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大都
督朝散大夫兼內史舍人臣張乾威勅度四
十九人出家剃落竟使人令僧作法名灌頂
奉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錄奏瑞相感徹應

驗光昇右八名依國清瑞慈用靈字標首寂
靜真實空如迹乘右八名依出家事慈用道
字標首由戒定慧眼智開覺右八名依設齋
事慈用淨字標首命力辦喜安住堪樂右八
名依賜米事慈用惠字標首基業宗本因果
嚴淨右八名依修治事慈用正字標首彷彿
德願遵善賢行右八名依勸誠事慈用私字
標首最後一人呼為吉祥

國清寺東謝啓第九十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東啓兼通事舍
人盧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勅云天慈
訓誨資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陸
香二斛千僧法齋度四十九人出家修治寺
宇即集眾燒香宣唱仰惟聖治德合乾坤子
養萬邦安無凶海助佛教化度脫眾生光大

之思誠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照乃
侍先師每乖宗範日夜克責無地啓處伏奉
勅首頂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大智
昔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為一有大力勢
人當為造寺寺若立國土即清必為國清寺

于時車書未一不識何言自爾以未迫疑弗
曉奉勅齋寺國清之名還俗本瑞山僧山民
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更相啓發或作五
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專利益國土慶此含情
幸聞休瑞仰瞻寺額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

日下同露而天台一方備感弘澤名衣上服
相次光臨妙物梗稂前後降集越等三學無
功一餐難受況米物盈積豈可恭弘深懼不
堪慮延罪過庶藉慈宥展竭愚誠奉酬宸極
但天台幽遠自昔以來車權獨行今泰平在

運國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髮落障消
實為希有異其心力增進學行日新念功
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雲集日色華
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
神通必當鑑降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龜希有

聖瑞備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見超等悲喜
交至謹以啓知謹啓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等啓
勅報百司上表賀口勅第九十一
使人盧政力還奏開先師龜墳不見舍利又

上行狀一卷百司並賀勅語諸公云智者是
我菩薩戒師先多靈異恒語我云必若得道
得道之後推讓國土利益蒼生至於涅槃坐
於石室容範不變我以仁壽元年遣張乾威
往看儼然如舊昨更令盧政力往親開龕門

閉塞無有聞迹遂不見靈體既已變化得道
非虛擁護利益之言必應無爽今有行狀一
卷諸公等共觀之諸州考使各寫一通還所
部流布
口勅施幡第九十二
僧智瑛以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內辭
口勅賜幡一千二十五張

勅造國清寺碑文第九十三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
隋書卷五十五 高祖本紀第二 臣柳顧言奉勅撰

臣聞在天成象經緯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
方之均攸矣二儀既爾三才固然上聖續極
明王所以敷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
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錄圖宣業赤誦弘風
練寶九府之間騰虛六合之內斯短權宜級

引暫保道遠終覆蔽於苦空卒遭迴於生死
未臻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
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
也粵若我大隋皇帝法諱總持載融佛日瑞
發淨宮利見法王應闍浮主以封唐入紹業

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
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
微知彰鑑窮玄覽通武通文能事斯畢自未
嘉失馭濼內分崩特險擅強各樹君長禮樂
淪於非所龜玉毀於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

紀天將極禍稔惡有辰皇上道蕩汾陽迹光
代邸地隆分袂神功潛著于時高廟靈謀深
思統靈專征伏鈇帝曰斯哉惟君惟親知臣
知子乃揚威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
再駕而潛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雖咎高

之備五臣周且之居十亂本支盛績曠昔多
慙盤石宛敷莫不倣是三能宗鈇九命惟揚
本之以仁慈施之以聲教行之以要道體之
以無為姑射杳然尚想淵瀆滄波壯矣思濟
舟航以為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道淨

戒居先梵網明文深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
禪慧有會稽天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
室兩目重瞳禪師法諱智顛穎川陳族太丘
道遠季伯風延典午襄亂播遷華峇父起祖
梁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
風彩超悟齟齬希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父
為求婚方便祈止儒門史館多所著明柱下
濠上彌所深得渚官覆沒便即疏菲及啓弱
冠於長沙之果願寺出家護戒如明珠安心
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於心傳之
于口以湘潭局狹未發大機拂跡衡陽安步
墳汝往大蘇山請業慧思禪師禪師見便歎
曰憶昔靈鷲同聽法華今進我普賢道場為
說四安樂行停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
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師曰
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
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今文字之師千
羣億品尋汝慧辨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
為第一嘗約仁王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四
教述師本宗以為大乘樞鍵得下御內碩學

流通智以藏往徵育王之是正教神以知來
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土翔集天台歷
遊名山言造盧巖秦孝王作鎮淮海遵信迎
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即累旬大
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巨岫既而龍旂
龕難仍代孝王爰屆邦域潔誠延請順流背
風數日過到亦既親止便定師資等善意之
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可與
讓以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旒黃鍾二十
三日辛丑於揚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實受
菩薩戒法降苾芻之尊由宗師之典釋龍褒
而披忍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致禮
諸佛於時天地交泰日月戴華庭轉和風空
浮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徹八淨之水化單
內外事等阿輸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寶冥之
窟文武寮案俱應慈雲欣欣為濟濟焉肅肅
焉靡靡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
生戒顯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
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七珍備捨出居
于城外禪眾之精林四事供養膚情猶疑未

滿以為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
衡呂望之稱尚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
金口度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熊
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
以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訓實慧方便大士之
兼通帝釋禮那既包信解仁王攝受速能博
益遠巡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違高意
猶四皓之餌木雨山二疎之散金東海振錫
禪塵始稱出世曉言儒者未足為榮竊以四
明天台刻東玉岫兩謠雲岫鄞南之金庭峻
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
沆瀣霏拂輕襟虹霓驚驚勝承飛鳥華果競
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孰分德品道猷往而
證果與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
龍元有定光禪師隱顯變現先居此峯常謂
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將領徒眾俱集
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萃忽聞鍾
磬聲振山谷即問光師聲之所以答云此是
槌槌集僧得住之相頗憶曾經舉手相引時
不智者即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

見極高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先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於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峯圍遶等者闡之山兩溪夾瀉若縉雲之澗披榛開途葺用茆茨功德叢林常薰麝香忍辱禪院無勞關捷獲嘯蛭吟泉籟響雜飛走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潮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波往還數百里間村人常以漁捕爲業陶漸迴向焚炭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覩一僧如尤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爲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符應冥契在茲逮于我君臨邊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邁江都登命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便事裝束謂大衆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而不返因此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國侍者答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富有皇

太子爲我建造汝等見之吾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積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鑄創自有靈迹因此現疾右脇而卧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宛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者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請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曉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是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即是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詣深陳勝緣潛來密往誓當影護爲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仍索僧伽剎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十旬日建齋趺流汗珠團髮際露法胃間欲示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繩牀與還佛龍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開香龕都下不異昔驛使初計震動于宸心爰捨淨財隨申功德郵傳相剎起塔廟寺雖本地其舊維新瓊宇紺堂憑國靈而模切利驚頭狼跡因寂然而爲道場班倭名匠競運鈎綸庶民于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欲同踊現皆高

就下即出嶽而基殿堂仰眩術臨信玲瓏而勝畫續多寶分座俱受瓔珞天冠表刹如連梵幢金玉牒常敷講肆禪誦律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須爾之永固蓋乎重光纂曆天成地平以今大業元年九月鑿與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曰智者立寺權因山各宜各述所懷朕當詳作累日未奏會寺僧智瑯銜狀而來具條昔年先師國清之稱太史案此語時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勅皆稱篆題寺門即遣舍人送瑤并施基業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師忌齋使乎集僧跪開石室唯見空牀虛帳鮮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扼擊若無瞻依又法會十僧各有薄籍造齋點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千數及臨齋受親復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辯豈非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返命具奏一條當展眸容深洞靈跡百司拜賀四海馳聲

至矣哉象法永淪佛種常續頌聖幾感大師
應變妙力難思神圖方永祥基瑞國雜香歲
蕤煥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龍尊王讚佛功德
寶積長者獻蓋稱揚范武子聲由在民藏文
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建
崇雲礪表際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天
記言記事史官之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
演敢重述宣頌作頌曰

龍圖畫卦裁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
豈若我皇樹功宏綱還源本淨歸途令顯
鏡鑑先哲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
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肅風起龍躍雲興
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本裕師範推膺
隻誰允矣具瞻克勝熏樞觀寂如冬靖凝
精義泉涌如春泮冰我有匠石正且從繩
我有津濟舟楫斯憑虔臨拳拳悅受統統
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歎稱
同聲相應信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
淵乎智者波瀾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憩
于山之阿于川之滋滄溟浩瀚峯崖迢遞

日浴扶桑月穿叢桂上躔藝采傍通禹計
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虧蔽
無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
初卜菴蘿歸誠總仰顯允光師久要長往
非傲若昧鏡形如葉寺號國清靈扉潛敞

孰意我師遽緣安養龍樓夙記鶴關無爽
宸居在昔哀樵祇園令終如始師嚴道尊
標日方晝現星正昏置熱崇趾削屢成垣
巖分蓮萼泉密桃源仙憲夏冷禪室冬溫
玉階馴豹金刹棲鷄風和寶鐸空轉珠幡
百穀時秀萬果林繁靈芝禪悅甘露天鐸
玉趾按地淨域驚魂金布貿苑天宮儼存
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奐洞徹莊嚴修設
波斯融冶優填剞劂金容月滿玉毫霜潔
象譯翻度龍宮披閱法嗣訖然端心障滅
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
皇思睿贖遠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井
壇戒度重定慧真精乾臨朗鑑遠供憑誠
大眾香灑拜闕龕檣全身座間嚴為網紫
迦葉佛隴賢劫齊聲飯僧數溢瑞我隆平

身田雨潤心樹華榮現在同植將來共成
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異曾不虧盈
神力自在遊戲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
玉泉寺碑第九十四

富陽縣令皇甫毗撰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
物動形于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
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
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緯會通為政之辭
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
廼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問知仲尼弗語
縱使絳雪紫空玄霜拂樹餅金丹而九轉吞
玉髓而十年乘雲也駕九色之玄龍游漢焉
控三山之素鶴道遙瑤臺之上容與琳闕之
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
冲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
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
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
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
行開示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登

常樂是以彌猴建塔遂生切利之天野鷹衝
 華復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游正道
 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
 此昭蘇寶火宅之高車臥河之大筏若乃周
 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
 如日使旋西寓化漸東都置像南宮中心北
 面自摩騰入洛羅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風斯
 熾經臺像閣寶塔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
 豈期後魏真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
 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響落瓊鍾
 聲沉寶鐸修禪者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
 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特虧汲引
 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大隋
 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父愛蒼生君臨赤
 縣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
 震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
 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為區策有截
 關沈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
 四千年之法精勤者舊又捨俗歸僧淨住初
 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

於是無虞兆民同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
 風化以來庭靈禽嘉現之祥應圖書而萃苑
 蕩蕩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
 盡至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顛禪師之卜居也
 勅旨正名者額其山巖尊峯峴嶇嶇嶇巖峯
 疑偃蓋密似覆船巨力窮奇之象洪崖謫詭
 之形崗曲抱而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青楓動
 葉遠照金霞翠栢搖枝低臨玉沼殘吟白雲
 之上駕啼碧樹之間日月為之蔽虧霄液由
 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荆岑左帶昭丘右通
 巴峽禪師本姓陳氏穎川人也少稟生知童
 真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響
 非直播於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亦聞於河
 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
 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機神之智垂汎愛
 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性以偽陳納
 叛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剋定金
 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越塵清師乃因王
 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頭陀王奏聞
 而起寺於是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

他鄉鍊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
 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博義
 若挹澗而無窮辨句清辭似懸河而自瀉居
 朋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
 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俱
 投一无憑茲衆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
 飾矣經時而就層臺迥閣複殿連房寒暑異
 形陰陽殊制雕簷繡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
 銅基共磐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
 其棟梁華炫耀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工圖
 相好湛若金山匠寫真容凝如滿月殿起三
 層之柱懸於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
 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踰明利柱俱低承
 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逐風和氣
 之香氣盈滿院斜通洞沆直注凝泉色似瑠
 璃味甘露波投籬罪浪瀉階堂飲腹消痾
 澆軀愈疾石柱銅樑之狀影入蓮池桃源菊
 浦之華香浮柰苑可謂山類香閣寺同離越
 似龍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
 鼎唯論體國之功今共刊碑末記菩提之道

余任宰屬城寺居山都文雖寫意書不盡言
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通賢通聖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
樂章既造禮儀方制定彼親疎決茲疑滯
披圖辨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世
玄都玉簡紫閣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
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
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
千門妙旨一音演諭度脫衆生涅槃雙樹
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恒星掩耀滿月澄光
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
法顯還哥摩騰入洛華散經臺香流像閣
釋教鬱起桑門感作露泫珠情風吟寶鐸
真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沒四生毀除三寶
我皇啓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弘真儀再造
陳氏借號王赫斯征勾吳霧卷闕越廓清
因逢智者延謁山廈珠生浮漢玉出深荆
華峯峰屹石洞淵慈芬芳菊浦滴瀝瓊泉
盤澗似谷覆嶺疑船來儀安坐觸地蕭然

妙辯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挹其河瀉
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厦
更起龍宮還開塵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
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榭檀圍繞琳碧環周
春恩夏曠水殿山樓座吐芙蓉龕懸石鏡
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鸞徘徊錦鱗游泳
騰猴心靜怖鶴影定猗歟哲王命也蕃屏
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爽非倚閭平詎並
出總連轡入調鍾鼎搆此伽藍實資力請
魔殿嘆嗟須彌巖律倏觀劫終俄看燒訖
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畢
鐫勒岩阿永垂楛實

後梁主蕭瑄書第九十五
遠欽高風未復展侍憮然西顧以日易年承
遊止玉泉劍構坊宇名僧雲會問道遂集山
林佳勝有助禪悅即事悠然風雲未敷涼暑
珍需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敬申訊謁信驛有
會方願祇承蕭瑄和南
前陳領軍蔡徵書第九十六
自江東破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

五載舟誠懇結豈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
詩述遠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主殊
遇新故崇待南北頃心可謂使手使手仲尼
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天高氣清願
道體康愈捷真千仞寂慮四禪梁穗煙雲餐
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微年衰事
迫可以意求弟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
用畢餘齡既達於窮通之數亦不常以賤貧
自耻但親奉脩然實增馳款伏願珍重繼復
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九月
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
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
蔡徵稽首和南
長安墨暹禪師書第九十七
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墨暹
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聲高道邁疑和
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
禮申接足於舟誠竹望東山慈光儀之若渴
時來寒重願善起居衆生難調化弘勞念仰
承遠遊利利物弘多棲思肯溪足暢懷抱

美德光迴被用展翹誠化導周行家沾勝益
彌珍道德續結祇承謹和南率奉醍醐願頌
微意

導因寺惠出等致書第九十八

竊以妙理冲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
俗之談自鶴樹潛儀金棺賤迹微言託於傳
授密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
週後連踪繼跡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
法流恒渴加以專思碩學並顯盡性窮源然
性不可窮源何易盡鹿羊之文既感兔馬之
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求蔽仰惟禪師
盛德清高跨東流之表奇才內密越詞人之
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反本屬以天清
地肅王道康夷四眾傾心民庶欣仰各願諮
受咸思採聽幸以慈雲之潤忘秘株於未聞
師子之音廣宣揚於渴仰暫移狼迹之步權
啓滅定之門俯就群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
夕殞法說一向染神必不累月經年繁勞視
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善提心並
知迴向賢思喜躍凡聖歡愉宜不弘法揀異

舍生舟楫不任引頌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
依座下書述衆心鶴望泉消之資側達洪鍾
之響輒以塵聞咸懷喜躍

荆州通俗請講法華疏第九十九

導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
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絕言忘慮病隨機假名
相說雖復常居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
躬昇自在義談廣狹迹現淺深普是有識津
梁舍生舟楫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
提携無非譬喻為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競
出備貨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師居不
側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輒
欲奉屈宣揚法華一部展禽邵伯術小功微
尚復布政棠陰宣風柳下沉復親承三點高
修六度必願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
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
下咸識一乘大葉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
鑿井速見洪泉醉卧悟迷還知昔寶輒迷衆
情同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載八月十日
蔣山棲霞寺保恭請疏第一百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仄管
聲遠展觀以來交涼甫隔伏餐至法用熏教
門定水澹而無涯詞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
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
其冲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窺說南北經論

法師三十餘年求其真旨不悟觀諸法海寄
在餘生所冀傾囊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過澄
上人便稱北面慧永之達遠上首即創東林
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
欲往彥但所居棲霞寺者宋代明徵君宅僧
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
來無慙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紫紆桂嶺
春芳雲蔥畫歇自昔高行是用遊憩故寺衆
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哲爰降彼居依
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
謹共開府士柳願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
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難山而不滅謹
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秘書監柳願言書第一百一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專

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

至今保持奉責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

編羸疑略盡細閣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

軸為莊染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

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奉答必

來伏願夏竟便待舟楫異此殘生盡心聽受

懺悔往日懈惰昏沉謹啓

吉藏法師書第一百二凡三

吉藏啓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

體何如伏願信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

吉藏粗蒙隨眾拜觀未即伏增總結願珍童

今道智照還啓不宜謹啓

吉藏啓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

膺甘露頂戴法橋吉藏自顧庸訥不堪指授

似佛日將沉羣生眼滅若非大師弘忍何以

勉興伏願廣布慈雲啓發蒙滯吉藏謹當竭

愚奉粟誨誘窮此形命遠至來劫伏願大師

密垂加授夏亦竟即馳覲今行遣智照諮問

謹啓

吉藏啓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爾感夢又景

上至已後仍復得夢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

歸亦因委語謹啓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第一百三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

號崔鬼道安登而說法峯名巨岫慧遠棲以

安禪未若茲嶺宏麗接漢連霞濤整飛流衝

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陳區佛隴香爐聖果

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

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纒解通

經法淨俊神正傳禪業若非道參窮學德倖

補處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歿

後孔丘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

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秘教千年之與

五百實復在於今日南嶽聖天台明哲昔

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於寰且

亦當振法鼓於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

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董英發疑虛舍

法王善財訪道敢緣前迹諦想崇誠謹共禪

衆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

此典衆聖之俟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

見耀此重昏示真實道朗故玄夜庶以三千

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蔡場戒

即拈木將臨搖落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葉

荆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

藏仰謝前達俯兜詢求統懼惟深但增戰悚

謹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智者遺書與臨海鎮將解救國迷放生池第

一百四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膏塵微悟苦空得從開

曠是以去西陝之舊里將領門徒遊愍天台

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巨海際漁捕

滄業交橫塞水煞戮既多羨及無算天傷物

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以此

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

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

茲滬業永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

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兒敬法心重仍請講

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賀等聞斯

妙句咸捨滬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

人蟲荷澤蓋聞雨華滿室答長者之恩明珠

照夜報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修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指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自前陳勅云此江若無烏賊珍珠宜依所請未為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異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於羣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濟且不覓不卯者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有富天下而快惜一江源思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連華之池與燒蕪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爰續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躬膺世範諒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

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勅符毀所樹之碑復民瀆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筇躡履遠遊京華詣闕上書殞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總使江南收捕濠族而江漢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與殘害業當今太平之路不捨遺若恣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以至尊欲令軍民豐沃不許放生者昔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晏捷請講遂即停留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勅開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賢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應豈容為軍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落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濠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於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王耳且大

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貧道離遠幽谷有二因緣一為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為案行江漢修營福會共諸禮越遠建善提爰被存亡莊嚴未願一人有慶保盤石之基使十千之魚忘相忘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遊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氏語五袴之歌餐味高風誠深隨善但君臨稍卑旋返非賒唯希善始令終以全嘉譽攀轅卧轍無愧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庶多天殤漁獵所以短命貧窶乃是世間現見可為鑒誠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華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既處高原採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宜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積方留會參養鵝卒獲寶珠孔愉放龜終佩

金印檀越若不違誓王符肯不乖貧道之言
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
報玉珮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
今道弟子普明實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
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
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
之教無為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爭
信口鼻不復委陳沙門智顛白

國清百錄卷第四

吾祖智者大禪師實靈山再來之人也道傳
三觀悟自一心恢張龍猛正宗幽贊法華秘
典判釋以五時八教歸趣以三觀十乘縱辯
宣揚不立文字章安結集留遲後緣其如解
行證入之人不知其幾千萬眾諸部板刻布
在諸方唯國清百錄昨因魔火燔毀直至于
今彌歷年深所未諧圓就今令行者曇峯遍
求道俗不憚苦辛誠心不虛遂圖部帙庶得
以廣見聞傳諸未遠則可以知吾祖道大名
重皇臣化迹始終宛如目擊遠盡禮至恭敬

覽始末云爾時聖宋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
結制日白蓮住山戒應謹題
國清百錄序

升丘沙門 有嚴述

夫事無鴻纖但有補於見聞使人警寤而趨
善道者則不可以不鐫而貽諸後也昔我祖
智者禪師本靈山聖眾之一人也陳隋朝出
現世間代佛宣秘為人天眼目六十餘州直
指人心具佛知見加修圓行則妙果不遠復
其所談教法外餘事委積章安尊者撮其可
錄者凡一百條以國清為目天聖年中伏蒙
聖朝編入大藏既緘以函帙故世人罕得而
見之禪師自開皇十七年丁巳入滅至紹聖
四年足五百歲明年春四明陳宗遠始謀鑄
版印行果冠冕法俗因得以讀之有以知禪
師釋部中豪傑之士也雖不得而見其面讀
其文亦得以見其心見心愈於見面也奉命
序述以冠首云
題百錄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

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肅內衆中
形書疏以動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
昭昭乎廣大之化禁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
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故因
可信矣鑄板雖已印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
本對證且說誤非一處改證前後凡十餘處
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可別說正
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跡

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禪師一歲父姓陳開
國侯荊州華容人母徐氏夢香雲并吞白鼠
而孕生時神光滿室目有重瞳至七歲喜往
伽藍僧口授普門品一遍其餘文句未聞者
自能通達父母不許數往梁元帝承聖元年
十五歲欲出家二親不聽乃刻檀像禮誦一
日正拜時恍夢山臨大海僧居上招手梁
敬帝紹泰元年十八歲二親服訖堅辭兄出
家乃依湘州果願寺僧法緒為師名智顛字
德安陳高祖永定元年二十歲受具足戒依
慧曠律師精通律藏而未受具前曾北面依

學方等陳文帝天禧元年二十三歲光州大蘇山依思禪師師認靈山同會示普賢道場二七日誦法華經寂然大悟陳廢帝光大元年三十歲禪師出金陵居瓦官寺八年講大論說次第禪門并法華玄義陳宣帝太建七

年三十八歲入天台宣帝勅留不住初止石橋遷佛隴次年華頂降魔太建九年四十歲宣帝勅賜修禪寺太建十三年四十四歲講金光明經漁人捨篋梁立放生池次年求陽王請講陳少帝至德二年四十八歲奉詔出金陵太極殿開大論講仁王經次年太子受戒至貞明元年五十歲於金陵先宅寺講法華經章安其時方年二十七歲始聽經文隋開皇九年五十二歲陳亡之荆感夢止巨山次年隋帝勅問五十四歲晉王請至揚十一

月為晉王受戒方號智者五十五歲得往荆湘再經匡山度夏畢先至潭五十六歲至荆峇地思造玉泉寺章安奉蒙玄義五十七歲於玉泉寺講摩訶止觀五十八歲自荆下金陵受晉王請製淨名疏五十九歲春再還天

台次年冬晉王遣書度召六十歲赴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滅當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自入滅至宋淳熙十二年乙巳得五百九十二歲矣

國清百錄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二二三頁上二行「隋沙門灌頂纂」，**南**無。
- 一 二二三頁上三行至一八行目錄，**南**置於卷三末條目錄後，見卷三校勘記；**經**置於卷一，為總目錄之一部分，見卷一校勘記。
- 一 二二三頁下一二行「二千股」，**南**、**經**作「二千段」。

- 一 二二四頁上一行「以床」，**南**、**經**作「以來」。又「迥疑」，**南**、**經**作「抱疑」。
- 一 二二四頁上二行第一一字「裕」，**南**、**經**作「符」。
- 一 二二四頁上一六行第一四字「超」，**南**、**經**作「越」。
- 一 二二四頁中一三行「勅造國清寺碑文第九十三」，**南**無。
- 一 二二四頁中一六行「經緯」，**南**作「穿蒼」。
- 一 二二四頁中一七行至一八行「上聖鑽極明王」，**南**作「上聖之姿為王」。
- 一 二二四頁中一八行「敬教」，**南**作「敬教」。
- 一 二二四頁中末行第一四字「短」，**南**、**經**作「並」。又末字「級」，**南**、**經**作「汲」。
- 一 二二五頁上一九行第四字「嘗」，**南**作「常」。
- 一 二二五頁中一行第一一字「建」，**南**作「初建」。

一 二二五頁中六行「邦域」，南作「邦城」。
 一 二二五頁中一二行至一三行「致禮諸佛」，南作「諸佛致禮」。
 一 二二五頁下九行第七字「瞻」，南作「瞻」。
 一 二二五頁下一〇行「玉岫」，南作「之玉岫」。
 一 二二五頁下一八行首字「磬」，南作「聲」。
 一 二二六頁上六行第六字「槌」，南作「槌」。
 一 二二六頁上七行「溯源」，南作「浙源」。
 一 二二六頁下一行「即罽嶽」，南作「因層嶽」。
 一 二二六頁下八行「詳作」，南、徑作「詳擇」。
 一 二二七頁上六行「若夫」，南、徑作「若夫」。
 一 二二七頁中八行第一二字「趾」，南作「踪」。

一 二二八頁中一行第一〇字「賴」，南、徑作「賴」。
 一 二二八頁中一九行第一四字「院」，南作「陀」，徑作「陀」。
 一 二三〇頁中九行「含生」，徑作「含生」。
 一 二三〇頁下一〇行「寺者」，南作「寺寺」。
 一 二三〇頁下一三行「自昔」，徑作「自皆」。又「遊憇」，南作「遊寫」。
 一 二三一頁上三行第七字「閨」，南作「閨」，徑作「閨」。
 一 二三一頁上一一行「珍童」，南作「珍童」。
 一 二三一頁中五行「崔菟」，南作「崔菟」。
 一 二三一頁中七行「仙宅」，南作「山宅」。
 一 二三一頁中一三行末字「與」，南作「與」。
 一 二三二頁下一二行「無算」，南作「無限非直」。

一 二三二頁下五行「相忘」，南作「相望」。
 一 二三三頁上七行「事爭」，南作「事爭」。
 一 二三三頁上一〇行首字至本頁中二行末字「吾……題」，徑置於本頁下八行與九行之間。
 一 二三三頁中三行至一八行國清百錄序全文，徑置於卷一的一八三頁中三行與四行之間，參見卷一校勘記。
 一 二三三頁中一九行首字至本頁下八行末字「題……題」，南置於卷二卷末經名後，參見卷二校勘記；徑置於次頁中末行之後。
 一 二三三頁下九行「智者」，南作「新添智者」。
 一 二三四頁上一三行末字「隋」，南作「大隋」。
 一 二三四頁中三行第七字「也」，南作「善滅」。又第一二字「宋」，南作「大宋」。

重編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序 藝六

諸祖道影八十有八國初自大內傳寫安奉金陵之祖堂萬曆甲申紫栢大師得新安丁南羽臨寫三堂散置名山乙卯愁山大師更臨小冊各為傳贊以繫其後崇禎壬申嘉禾錢仙上錢板以行其傳贊之文止七十有七缺者十一歲甲申予同年生橋李高寓公虞部為撰補十一篇又以雲樓紫栢愁山三大師益之甫謀鐫布以變中止今歲秋與寓公長君念祖再晤廣陵出其稿示予欲付剞劂以竟先志予力贊其決念祖因以一言請夫是編之從來與其所以利益于世羣公言之詳矣予奚以益哉抑聞古聖賢之所以垂訓於世者有言有心而更有身言屬書為教心屬道為宗不讀其書道不可得聞也即盡讀其書道未必遂聞也求道于言而子已有予欲無言之說則言不足恃求道于心而釋又有覓心了不可得之說則心亦未易恃然則釋之漸進于佛與儒之漸進于聖賢者將安所從事哉亦求諸其身而可矣傳之云者即

其人之行以存其入之道也孔子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夫古聖往矣而其身之閱歷與其所以入道而進德者其跡不與俱往故讀鄉黨篇而孔子之所以聖可得而

師也讀孟子七篇而子與氏之所以賢可得而師也推之邵周程張朱陸諸大儒誠即其書稽其言考其行其入之所以不愧聖賢者亦皆可得而師也今茲八十八祖之中西天之祖師東土之教外別傳曹溪以下五宗之傳燈旁出其間若禪師若教主若戒律若淨土以至慈恩賢首天台瑜伽之諸宗不一然其傳心嗣法與其行解之卓然可述者于是乎備矣誠由諸傳而尋繹之觀其所以出世則超越者可師也觀其所以治心則精純者足法也今有腰石任春利刀斷臂之猛以求師則罔不誠矣有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之勤以質學則罔不備矣有章安五載雪被冰牀之寂以栖山則罔不安矣有天台九旬鳥巢衣鉢之靜以安禪則罔不遺矣有臨濟築拳

斷崖奔拂之利以當機則罔不超矣有蓮池愍山之晝夜念佛課六萬聲求明之持誦法華萬三千部以脩淨業則罔不辦矣有道林之鳥窠松雪峰之枯木杌高峰之死限三年千巖碧峰紫栢之腸不至席以冥心入悟則罔不徹矣學者惟志之弗立耳如有志高蹤逸軌無所取之取諸此足也若夫撥火而悟生觀影而疑釋或言句之盡捐或心法之雙泯則孔氏有不能私之于伯魚釋迦有不能遽授之阿難者諸祖奚為而傳與贊又奚為也吾度今之從事于道者儒未必皆淵淵釋未必皆雲門趙州丹霞其人也則亦語其常為而已抑是編緣起紫栢大師筆之愍公廣之錢仙上承之寓公父子終之其功于諸祖一也然其自大內以入祖堂實在洪武戊申而紫栢大師之臨寫寓公之續傳其歲皆在甲申是書之成遂與國運相終始矣異哉念祖之竟厥先志其盡誠宜而以成明三百年梵典一大異書繫不尤重耶康熙庚戌秋九月望日盱江荷山髯僧徐芳題

又題高氏父子八十八祖傳贊序跋

予觀高工部寓公序考最精詳叙次有法其
文君念祖跋援引透切不厭煩曠大意俱在
剖破諸宗之藩籬使同歸于圓通法海立論
至平至正每念尼山苦縣猶龍見稱慧遠靜
修虎溪時過古聖眼瀾心虛殊途同歸毫無
彼此崖異之見後世不窺本源自持門戶不
但儒釋分疆有若敵國甚至朱陸之同宗孔
孟而彈射交加洞濟之竝出曹溪而干戈迭
樹亦見其胸眼之濶而隘也得高氏父子之
論可以嗒然返矣

高寓公虞部補愍大師八十八祖道影傳贊
叙

如來出世最初轉四諦法輪最後付別傳妙
心教分五時戒合七衆至淨土一門則佛法
已滅猶閱千年有能識阿彌陀佛四字者皆
據高座蓋慈憫衆生曲垂方便若論此事問
不容髮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皆為添足盡天
下善知識全體作用未有當頭道者豈可
於夢幻法中更分高下耶八十八祖真儀出

自大內供於祖堂紫栢尊者廣之愍山大師

傳而贊之高寓公虞部補之禪宗教律密淨
諸門倫矣善薩護念以衆生故門門皆關不
專一路而於各門中容有未備有像則設偶
爾成文無像不補終非捏合正得法海波瀾
之妙寓公令嗣念祖過凌江出示因得卒讀
而叙其意念祖家世為吾法金湯流通此書
即以顯其先人廣大願力如來謂生菩薩家
為世間最難則其於菩薩家繼志述事夙因
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乎於高氏不能不累
生歎仰也康熙壬子長夏丹霞今釋題於龍
護園

重編愍山禪師八十八祖傳贊序

吾友鏡而介曾刻八十八祖傳贊余簡之止
七十有七意未釋然因至海鹽厲窠頂寺禮
諸祖像及愍公手書傳贊其有像無傳者則
雪巖欽無用寬鐵山瓊斷崖義絕學誠季潭
泐松隱然無一全本空照大滿大以及慧約
國師也亟為補綴成書編次四卷西天祖師
二十七人又旁出一人東土應真則康居會

佛圖澄實誌公三人教外別傳凡四十有四

人自初祖傳至六祖又四祖下旁出鳥巢一
人五祖下旁出者一行傳瑜伽密宗六祖下
旁出者永嘉傳天台宗清涼圭峯傳賢首宗
其得六祖真傳者青原南嶽二甘露門南嶽
二十五人未分宗派時四瀉仰一臨濟二十
內中峯兼傳淨土青原九人未分宗派時亦
四曹洞雲門各二法眼一求明兼傳淨土又
未詳嗣法者無一本空大滿三人教主凡十
有六人淨土則遠公法照合求明中峯而四
台宗則灌頂法智合求嘉而三賢首則法藏
合清涼圭峯而三密宗則不空合一行而二
慈恩則玄奘窺基而二律師則鍾山惠約及
南山道宣而二凡有志于教與禪者庶幾因
愍公傳贊見諸祖之道影即恍得諸祖之心
印乎至愍公嘗贊雲棲紫栢及自為贊余各
纂小傳附其後庶見聞者知古今人不相遠
也噫憐陳如暨二十七祖外東土僅六十人
耳而十五人為浙產若律宗之惠約若賢首
之清涼若台宗之灌頂永嘉法智若禪宗之

天皇鳥粟若曹洞之始祖若法眼之末明若
聖門之振宗若臨濟之雪巖中峯斷崖千巖
全室亦可謂彬彬盛矣且季漢延熙時康僧
會肇造三寺于孫吳境內為建業之建初太
平之化城與我郡海鹽金粟山之廣慧寶江
南梵刹之始唐會昌四年黃鑒運建我郡水
西寺大中元年又建祥符寺後梁雪峯存隱
我郡之真如手鑿一井其泉甘冽今在寺中
梁天監間寶誌公于許玄度宅址建開善資
賢寺在今蕭山達磨尊者開基之證果寺在
今湯溪而靈芝之佛印阜亭之黃龍徑山之
佛鑑天目之高峯松隱並開法杭境又紹之
大雲寺更有大珠慧海而法藏曾禮四明阿
育王舍利塔一行亦曾訪算法于天台國清
寺異僧馮山茶方則在杭州龍興寺是兩浙
尊宿且有二十九人豈諸方得同日而語哉
書成之十年陳尚書秋濤年伯先父玄期府
君已未同榜也于曹溪錄示愍公原稿為陳
如尊者及三十三祖道影贊為諸祖道影略
傳贊四十有八而婁約以下十一公仍闕惟

別見雲門法眼及傅大士白雲覺四贊以無
像故置之或曰獨不念及二宗始祖乎余謂
佛敎初流東土譯經圖像建立塔寺剃度僧
尼實始于敎道圓通法師摩騰三藏而竺法
蘭偕至洛陽受戒講經及西遊取經實始于
穎川沙門朱士行而法顯繼踰蔥嶺以至律
宗之始法時天宗之始慧文賢首宗之始
法順瑜伽密宗之始金剛智咸不得與蓮宗
之祖慧遠禪宗之祖達磨慈恩宗東土之祖
五裝同見集中者正以傳贊一視祖堂道影
道影所無傳贊遂不得而有也且楚石琦公
為本朝第一流宗師偶以祖堂無像遂爾傳
贊闕如原未嘗以此為軒輊夫復何疑曹涇
所錄愍公諸祖道影後語與題辭迥異因並
存之道影今供養廡窠頂寺前有董尚書思
白書覺影相承四大字而金粟密雲悟公亦
書其端云認影迷頭則昧先覺覺後覺一折
一攝妙旨泠然徑山雪嶠信公序及陳徵君
眉公記是又網魚弋兔不惜筌蹄者也賜同
進士出身工部尚書郎前遷安寶坻涇縣令

家溫言叙功紀錄旌異構李寓公高水延澤
外父纂時崇禎闕逢涖灘之歲良月穀旦
諸祖道影傳贊題辭
諸祖道影八十八尊向聞藏大內國初寫傳
安奉南京祖堂萬曆甲申中達觀禪師勸丹
陽弟子賀氏請丁雲鵬名筆臨寫三堂散置
名山其二送五臺峨眉其一送南嶽者俄部
金簡曾公請歸湖東予度嶺之南嶽寓湖東
乙卯秋兵憲吳公同大叅馮公過訪因設像
瞻禮吳公大生歡喜欲臨小冊以便隨奉適
遇荆門丹青史宋公命摹寫予因得一冊比
欲為傳贊未能也及予投老匡山之四年庚
申徂夏以舊嬰溼疾舉發痛不可忍藥石無
効無可抵者乃考傳燈統記諸書纂為小傳
各系以贊力疾書之凡一舉筆寂爾忘身不
知所痛及冬方完其痛亦止以此未必不仗
諸祖法力加持也吳公諱中偉號生白馮公
諱時可號文所併記之以曉來者萬曆四十
八年歲次庚申冬十月朔匡山逸叟愍山沙
門釋德清書時年七十有五

題諸祖道影後

諸祖乃傳佛心印之宗師也憶昔世尊說法
靈山常隨弟子千二百五十人及佛末後拈
花迦葉破顏微笑遂傳心印為教外別傳之
旨是為禪宗二十八代至達磨大師遠來東

集

八

土六傳而至曹溪下有南嶽青原以分五宗
由梁唐至宋元得一千八百餘人皆世挺生
豪傑之士塵垢軒冕薄將相而不為故歸心
法門一言之下了悟自心使歷劫生死情根
當下頓斷遂稱曰祖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嗟

此末世去佛時遙既不預靈山嘉會而此土
諸祖出世又不能親近入室故沉迷至今而
不返者亦可悲矣久聞大內藏有歷代諸祖
道影新安高士丁雲鵬者丹青之妙不減僧
繇道子偶得內稿本八十八尊遂觀禪師命
畫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
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嶽曾儀部金簡居
士請歸湖東觀察備兵吳公生白一日過訪
隨喜見而歎曰此真光明幢也會荆門畫士
史家善肖像遂命臨一冊竊觀公手采高遠

有翩翩出塵之度故望影而歸命蓋亦曾親

近入室中來昔裴休見壁間高僧真儀問苗

瑩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瑩呼曰裴休休應

諾不覺愕然遂大悟予想公夙種般若深根

悟心不在裴丞相後故為集諸祖略傳各為

集

九

贊以致公將為家傳心印也慈山釋德清述

祖師傳贊序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此宗門一開

也若欲寫影圖形表裏相似如砂石掬之成

金暫時遊戲具耳安能磨洗佛祖光明授殘

髮指目者哉跋之詠之昔時今時許弄管成

文章始得譬日月濶步虛空大開局面照徹

四隅天上天下何人敢撮摩其冷暖乎携李

雁道人錢而介手書慈山老人八十八祖傳

贊同其仲竹居士募諸士而梓之以傳布天

下名山噫是傳諸老之心耶抑傳諸老之影

耶若道傳如第二月即非真月若道不傳月

落萬川處處皆圓雖然慈道人書之于冊雁

道人書之于板真手不壞真性不滅竹居士

倡之高寓公孫敬公衆居士之和福與慧雙

施與焉珥矣經云若有人以七寶滿恒河沙

數布施若有人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若復有

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

受持讀誦為人解說諸老直欲傳心如來不

作誑語也徑山釋圓信題

又序

余刻祖師傳贊成客有謂余曰子之傳贊書

則工矣何不併其像而梓之今見者聞者悉

發歡喜學士得親文思義庸夫亦見相發心

顧不善與余應曰唯唯否否客第知繪像之

善而不知繪像之難也夫諸佛菩薩之相形

如滿月具無上莊嚴三十二妙百千種好故

能令眾生見者無不歡喜而此諸老或清或

奇或古或怪大率皆長眉粗髮道貌龐顏必

藉丹青點染繪為碧眼方瞳紫欄紅衲然後

集

十

見其矚目之軒昂衣褶之古拙若但澹澹白

描粗粗筆仗惟有髮根面黧條條點點陸露

印板痕即見者合掌恭敬倘有毫髮遺憾便

增上慢何如獨梓其傳贊今讀之者知其為

誰氏之子某邦之產何年付法何地傳衣痛

捧熱喝笑罵一堂山空谷響諸老且揚着吐氣如在如生威儀動靜亦可髮辨其萬一也即有以不見其像為恨者流連追慕亦謂一時缺典然暗中摸索然地思惟擬作絲鑄金鑄梅檀寶飾之想而此諸老不儼然具大人相從空現出丈六金身翻令人想見丰采而眷戀無窮也哉且此事亦大有因緣非一人一手之力余得藉孫敷公高寓公諸子以克成此帙緬維歲月達師臨寓為三堂寔始甲申慈公傳贊于冊葉則以庚申今余手書諸梨東復遇壬申綿歷四紀宛轉多人終始于申若有神合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雖然此亦一時權語也浸假而數年使余書稍進余力稍厚諸子或更有同心尚將倩名筆繪像復出敬希勤之於璠瑒之石客以為何如楊李錢應金仙上撰

祖師遺影傳贊記

附

國初大內有祖師畫像八十八尊供牛首山之祖堂達觀師屬新安名手丁南羽重摹分送五臺峨眉南嶽則萬曆甲申歲也曾儀部

攜南嶽本歸湖東慈公轉示吳兵憲生白兵憲又屬史生臨一冊自隨則乙卯秋也其後吳公擢嶺南大方伯復遇慈公請補傳贊而手書之則恭昌庚申歲也吳公謂藏于家不若藏于山即授鷹窠頂寺僧心燈供養則天啟癸亥歲也心燈裝潢四冊貯之朱匣托錢而介為介走余山索予為之記其始末予兒夢遺八歲孫先覺皆得瞻禮則崇禎辛未九月也先覺問曰金剛經是相非相然乎予曰孺子何知張求嘉相公欲去宣尼塑像引程子云父母像倘有一毫不同與拜別人同吾鄉徐文貞爭曰倘有一毫似人子其忍委而棄之求嘉無以對此冊祖影之公據也堂堂龍象色正芒寒方冊之中如建塔廟如兩舍利但無千百億化身應現于天下名山耳孫雖乃稽首唯唯而退雲間陳繼儒為公題

重訂慈山禪師八十八祖道影傳贊目錄

明秀水高承延寓公父編次

卷一

西天二十七代祖師又身出一人

阿若憍陳如尊者身出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身出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白宗尚有阿難身出木田地尊者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台宗不承

卷二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台宗稱為高祖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六禪

師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漢季六朝神僧

漢 建業建初寺超化禪師康僧會

晉 趙郡都郵宮寺大和尚西竺佛圖澄

晉 運宗初祖潯陽廬山東林寺正覺圓

悟妙覺寂光宏辯大師慧遠

十祖名號

并贊附

梁建康鍾山華林園道林真覺菩薩慧

感慈應普濟聖師實誌

梁建康草堂寺菩薩戒國師智者婁惠

約

梁隋唐三朝東土六代祖師

梁 禪宗初祖雒州嵩山少林寺圓覺

禪師南天竺菩提達磨

隋禪宗二祖太湖司空山大祖禪師慧

可

隋禪宗三祖舒州皖公山鑑智禪師僧

璨

唐禪宗四祖廝春破頭山大醫禪師道

信

唐禪宗五祖黃梅馮茂山大滿禪師弘

忍

唐禪宗六祖韶州南華山曹溪寶林寺

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慧能

卷三

唐朝教主

性宗天台五祖天台國清寺結集宗教

章安尊者總持大禪師灌頂

觀行宗台宗十

相宗慈恩二祖京兆大慈恩寺三藏法

師玄奘

律宗九祖京兆終南山終南律師若澄照

法慧律師道宣

相宗慈恩三祖京兆大慈恩寺百部論

師窺基

性宗華嚴三祖京兆大薦福寺賢首菩

薩戒師贈鴻臚卿康居法藏

道宗四祖長安五會國師法照

密宗瑜伽二祖京兆大興善寺灌頂智

藏國師特進鴻臚卿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贈司空大辯

正廣智三藏不空金剛

唐朝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弘濟禪師行思

世

一六祖下

衡州南嶽般若寺大慧禪師懷讓六祖

下一世

性宗天台七祖弟子永嘉真覺無相大

師明道玄覺禪宗六祖

密宗瑜伽五祖東都嵩山罔極寺大慧

禪師一行禪宗五祖秀出五泉神秀下嵩山普寂嗣

江西洪州龍門山大寂禪師馬祖道一

南嶽下一世

衡州南嶽石頭庵無際禪師希遷青原

世

性宗華嚴四祖京兆大華嚴寺教授和

尚大統清涼鎮國大師天下大僧錄

大休禪師澄觀禪宗六祖秀出荷澤神會下五臺無名嗣

荊州天皇寺禪師道悟景德禪堂錄列

越州大雲寺大珠禪師慧海南嶽下二世

宣州水西山斷際禪師黃檗希運南嶽

世後山

潭州大馮山同慶寺大圓禪師靈祐南嶽

下三世

性宗華嚴五祖京兆終南山草堂寺圭

峯蘭若大德定慧禪師宗密禪宗六祖秀出

荷澤會下四世

鎮州臨濟院慧照禪師義玄南嶽下四世臨濟宗

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良价青原下四世曹洞宗

撫州曹山元證禪師耽章本寂青原下五世曹洞宗

杭州秦望山鳥窠圓修禪師道林禪宗四祖

秀出牛頭法融下七世

世繁徑山道欽嗣

後梁禪師

福州雪峯山真覺禪師義存道悟下二世後出雲

門法

後漢臨州靈門山光嚴院大慈雲匡真

弘明禪師文偃後梁附

道悟下四世祖堂無像不立傳

後周南唐江寧清涼院淨慧玄覺大法

顯大智藏大導師文益後梁附

道悟下六世祖堂無像不立傳

宋朝禪師

汝州首山禪師省念南嶽下八世臨濟宗派

道宗六祖吳越杭州南山慧日求明寺智

覺應真宗照禪師延壽禪宗道悟下八世法眼宗

文益下天

潭州石霜山慈明禪師楚圓南嶽下十世臨濟宗

派後分出揚

越州天衣寺振宗禪師義懷道悟下八世雲門宗

重興嗣

南康匡廬山歸宗寺佛印禪師覺老一七

元道悟下八世雲門宗開光善道嗣

隆興黃龍寺普覺禪師慧南南嶽下十世臨濟宗

宗黃龍文

袁州揚岐山禪師方會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楊岐支

舒州白雲山海會院禪師守端南嶽下十二世

臨濟宗

揚岐嗣

黃梅五祖山禪師法演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揚岐孫

後出虎

杭州徑山佛鑑圓照禪師無準師範南嶽下十九世臨濟宗虎印派

宋朝法師

性宗天台十七祖慶元四明山延慶院

法智大師約言知禮

元朝禪師

袁州仰山禪師雪巖祖欽南嶽下二十世臨濟宗虎

安慶太湖山禪師無用寬 南岳下二十世臨濟楊岐派全牛

真嗣

杭州西天目山師子巖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高峯原妙 南岳下二十一世臨濟宗虎印派

衡州南嶽禪師鐵山瓊 南岳下二十一世臨濟虎印派

雪巖欽

道宗八祖杭州天目山師子正宗寺佛

慈圓照廣慧智覺普應國師中峯明

本 禪宗南岳下二十二世臨濟宗虎印派

杭州天目山師子正宗寺佛慈圓明正

覺普度大師斷崖了義 南岳下二十世臨濟宗

虎邱派高

龍興般若寺禪師絕學世誠 南岳下十二世臨濟宗

欽秀出鐵牛持定明

婺州伏龍山聖壽寺普應妙智弘辯佛

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千巖

元長 南岳下二十三世臨濟宗虎印派

廣德石溪禪師無一全 翻法未詳再考

廣德石溪禪師本空照 翻法未詳再考

大滿大禪師 翻法未詳再考

明朝禪師

僧錄司右善世掌天下僧教事南京大

天界寺住持前徑山五十五代禪師

季潭宗泐 南岳下二十一世臨濟宗楊岐派真應大師嗣

南京大天界寺寂照圓明大禪師碧峯

寶金 南岳下二十二世臨濟宗楊岐派無用寬下如海真嗣

杭州府西天目山師子正宗寺禪師前

松隱庵主唯庵德然 南岳下二十二世臨濟宗虎印派

長秀出

卷五附

杭州徑山禪師雪巖圓信 南岳下三十世臨濟宗

萬曆間賜紫衣三禪師

蓮宗十祖杭州府重興雲棲寺蓮池禪

師株宏 共六

嘉興府重興楞嚴寺達觀禪師真可

韶州府重興曹溪南華寺慈山禪師德

清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一

匡廬慈山釋德清述

明 秀水寓公高承延補

陳如尊者傳

阿若憍陳如尊者阿若名也此云解陳那或

云陳如此云火器姓也以先世從事遂以為

氏佛之母族也以佛初出王宮入山時有五

人隨侍陳那其一也後佛在山修行五人去

佛各修異道及佛六年苦行初成道時詣鹿

野苑五人闕之俱集佛最初說三轉四諦法

輪問五人云汝等解否尊者先答云已解故

佛印云阿若憍陳那故得此名佛度常隨弟

子一千二百五十人以陳那先悟故居僧首

率先得度蓋有夙因按因果經佛昔為忍辱

仙人在山修道陳那為王名歌利王性最暴

惡一日將諸綠女入山遊獵王倦假寐綠女

入林採花至仙人庵前仙人為說法良久王

寤不見諸女搗劔尋之見在仙所王怒問曰

汝何人耶答忍辱仙人也王問得上地定否

答曰未王曰既未得定乃凡夫耳遂拔劔截

下仙人手足仙人神色不動王曰汝恨我耶
仙曰不恨願我成佛先度于王今先度陳那
即歌利王也贊曰

象王遊行象子隨至聲氣相求緣會而聚
以究最重為道至親如車合轍是必有因

初祖迦葉尊者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
羅門摩訶梵語此云大迦葉波云飲光名也
父飲澤母香志師生而金色因昔為鍛金師
善明金性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入滅起塔塔
中像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換金飾
像因捨之二人發願為夫婦由是因緣感九
十一劫身皆金色久在天上後生摩竭陀國
身色金明故稱為飲光見佛志求出家佛言
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者體常于眾中稱
歎第一習頭陀行是稱金色頭陀佛將涅槃
拈花示眾眾罔然惟尊者破顏微笑佛言吾
有正法眼藏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涅槃妙心
用付于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何曾法是為

禪宗始祖贊曰

金色之形金剛為心素持慧命常轉法輪
世尊拈花破顏一笑至今令人思議不到

二祖阿難尊者傳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剎利帝父斛飯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

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為之名多聞博達
智慧無礙世尊稱為總持第一夙生世世從
事諸佛受持法藏故今從佛出家為侍者佛
所說法一字不遺故佛滅後結集法藏皆從
口宣迦葉問諸大眾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
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我今年不
久留今將正法眼藏付囑于汝汝善護持聽
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非法何于一法
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迦葉乃持僧伽黎入
鷄足山入定候慈氏下生阿難是為二祖贊
曰
多聞如海飲縮法流諸佛出沒不離舌頭
鼓簧法化節拍成令是故我師為偏中正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傳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摩突羅國人也姓毘舍

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
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節秀草名也若
聖人降生則此草生于淨潔之地尊者生時
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
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吾滅後一百年有比
丘商那和脩于此林中轉妙法輪後果誕和
脩受慶喜尊者法眼止此林中降二火龍龍
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
通吒利國優波種多來歸以為給侍問種多
曰汝年幾耶答言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
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
者曰我髮白非心白也多曰我身十七非性
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年遂為落髮受
具乃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無上妙法付囑
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聽吾偈
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
法非心法是為三祖贊曰
般若靈根夙生已證故師將出瑞草先應
以心印心如火投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傳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吐利國人也姓首陀父
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受三祖心印隨方行
化得度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
魔力以害尊者尊者入定魔持環路糜之于
頭及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尸化為華鬘軟語
酬之魔喜受而繫之即為臭尸蛆蟲環爛厭
惡不堪盡其魔力竟不能去乃哀求之尊者
令魔歸三寶懺悔改過得脫尊者每度一人
置一善于石室室方丈充滿其間後有一長
者子名曰香來來乞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
家心出家耶答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者曰不
為身心誰復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
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
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者曰汝當大
悟心自通達即為剃度授具足戒仍告曰汝
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謂曰如來以
大法眼藏次第至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善
自護持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是為四祖贊曰

一人心空魔宮震動握金剛鉢誰敢輕弄
若肯回光狂心頓歇禮拜歸依諸罪消滅
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
迦此云通真量初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
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
沱四流後遇祖多尊者為之解曰寶山者吾
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
道之象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
聞說歡喜而唱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
回為真法咏能度諸有緣祖多尊者亦說偈
言我法傳與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
耀于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
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眾
瞻禮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仙人授我仙
法師逢佛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
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
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今幸相遇非夙緣耶
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授具乃
告曰昔如來以大法藏密付迦葉展轉至我

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是為
五祖贊曰

已悟本心如日照夜示生死夢光明超越
師法本無我法不有以空合空舌不出口

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
至北天竺國見雄蝶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
此道人氣也必有吾嗣乃入城闌闌間有一
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
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
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
我即不識識即非我乃謂之曰汝試自稱名
氏吾當示汝本因彼人說偈曰我從無量劫
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匿名字婆須蜜祖曰
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
此國中我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出姓頗
羅墮名婆須蜜而于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
此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
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

曰汝于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為披剃受具乃告之曰世尊所傳正法眼藏吾今付汝無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是為六祖贊曰

都因此來不為別事闡市相逢自示其器集懸見未然蚤知今日當行買賣不論價值

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園人也姓頗羅墮此云捷疾利根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閑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于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祖遂為剃度而受具戒告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沙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非法付法已即入慈心三昧時梵天帝釋諸天俱來作禮

而說偈言賢劫眾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訖還入三昧是為七祖贊曰

從熟路來忽逢親友一言論義頓知本有

乞甘露味示虛空法若謂有得落七落八

重編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一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二九頁中三行「高僧」，徑作「高釋」。
- 一 二四〇頁下二行編者，徑作「秀水高承延寓公父編次男佑紀念祖佑鉉纂冠正字」。
- 一 二四〇頁下一三行「卷二」，徑置於次頁上一三行與一四行之間。
- 一 二四一頁中一八行「卷三」，徑置於本頁下一七行與一八行之間。
- 一 二四二頁中一〇行夾註「二世」，徑作「三世」。
- 一 二四三頁中二行「明朝禪師」，徑作「國初禪師」。
- 一 二四三頁中一行「卷五附」，徑作「卷附」。
- 一 二四三頁中一二行至一三行「杭州……虎邱派」，徑無。
- 一 二四三頁中末行後，徑有「重打慈」

山禪師八十八祖道影傳贊目錄終

一行。

一 二四三頁下二行與三行之間首字

「明」，徑無。

一 二四三頁下三行後，徑有「嘉興上士錢應金較」一行。

一 二四四頁上六行「尊者」，徑作「尊者傳」。

一 二四五頁中一行「金剛鉢」，徑作「金剛鉢」。

一 二四五頁下一九行首字「此」，徑作「汝」。

一 二四六頁中一行末字「哀」，徑作「愛」。

一 二四六頁中末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二

藝七

明 匡廬慈山釋德清述

秀水寓公高承埏補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含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根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默窣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默聞之速起禮拜而說偈言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默聞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會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履耳長者遂捨出家祖再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

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是為八祖贊曰

不是不言言之不及不是不行本無蹤跡今過其人乃可開口從此便行不墮窣白

九祖伏默窣多尊者傳

九祖伏默窣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於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受具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祖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護念之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是為九祖贊曰

住母胎中經六十年只待師來方遂前緣頂上光明元是本有一刮便透如獅子吼

十祖脇尊者傳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

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以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

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祖知其意即度出家為授具戒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與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是為十祖贊曰

指地變金隨手而現聖人即至何等快便似呼空谷應聲答響是知我心本無來往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專詣波羅奈國

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
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
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
乎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

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眾曰
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
如馬裸形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
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馬
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

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
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與
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
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是爲十一祖贊曰

佛不識佛眼不見眼更向他覓故遭簡點

將謂渾全早被解破猛省將來方知話墮

十二祖馬鳴尊者傳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既受法
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俄從地
湧出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

言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

通第一義言訖驚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有

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來信矣吾當

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猛震動

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

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

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

有三千眷屬祖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

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

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

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變現迦毘摩羅

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祖乃

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後告之曰如來大法

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

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是爲十二

祖贊曰

馬之悲鳴固自有因地湧女子元非其人

魔本非魔佛亦非佛正眼看來竟是何物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傳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

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有大神力後於馬鳴

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

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

沙門不得親近國王王子太子曰國城之北

有山山有石窟可禪寂不祖曰諾祖入山數

里逢一大蟒祖因與授三歸五戒蟒聽訖而

去祖至石窟時一老人素服作禮祖曰汝何

所止答曰我昔爲比丘習靜於此時有初學

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

終遂墮蟒身住此窟中今已千載幸遇尊者

復聞戒法已得脫苦故來謝耳祖問此山更

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

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眾說法祖遂與

徒眾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

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

者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祖曰

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

聖龍樹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授

具戒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聽吾偈

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

愚亦非智是爲十三祖贊曰

從異中來得正知見路逢毒蛇慈悲心現
更問毒龍都要調伏眼見心如響出谷

十四祖龍樹尊者傳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始於摩羅
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
祖爲說法開示佛性聞者悉回初心祖復座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見
身相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
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

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
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
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
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
衆聞偈頓悟無生感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
爲剃髮受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
幻術祖悉化之令歸三寶乃造大智度論中
論十二門論垂之後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
提婆曰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嘆

亦無喜是爲十四祖贊曰

龍中化龍以毒攻毒尊者妙手一言調伏
佛性三昧體若虛空百千法門盡入其中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傳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
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
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冥
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
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
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至迦毘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
菌味甚甘美味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
而食之取已遂長盡而復生餘皆不知祖知
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
曾供一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雷信施故報以
木菌唯汝與子精誠故得以享之餘則否矣
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
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
樹不生耳長者聞已彌加歎服即捨次子隨

師出家尊者即爲剃度授具乃付法眼偈曰
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亦無始是爲十五祖贊曰

以鍼投鉢妙契忘言示佛性義滿月現前
至長者家將鍼引線假他因緣爲己方便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傳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迦毘羅國人也得法
已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金水其味殊美
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
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
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徒衆泝流而上至
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
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提
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
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是問答詰難六七轉
語祖爲說無我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
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
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

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祖以右手擎鉢至梵宮取香飯與難提分坐食之乃告衆曰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於此提以神力展右手至地金剛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飲大衆無不欽仰祖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是爲十六祖贊曰

尋流得源水窮山盡忽見其人知其爲聖香飯擎來分座共食大衆同飲甘露如蜜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傳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告父母願請出家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積十九年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平坦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晏寂於中父母訪尋不得經十年遇羅睺羅多尊者開示得法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祖燈乎與衆

遊歷山谷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峯有紫雲如蓋聖人居之矣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法了之父母聞子語即捨出家祖與授具名伽耶舍多他時

聞風吹殿鈴鳴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曰善哉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是爲十七祖贊曰

不樂王宮天開一路直抵窮源不知其故

紫雲之下聖者所依果得童子會諸佛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傳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

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悚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多羅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多羅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

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祖爲剃度授具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是爲十八祖贊曰

七日而生不墮諸陰其體香潔本來清淨

扣門一語答無者誰猛然喚醒當下知歸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傳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帝釋說般若故升於梵天以利根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生月氏得舍多心印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奢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繫疾療營事多不如意鄰人爲旃陀羅以殺爲業身常勇健作事和合彼何幸而我何

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報應有三時焉凡夫但見仁天暴毒逆古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奢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

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奢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祖爲剃度授具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憐決不決是爲十九祖贊曰

既生天上不應起愛一念未忘便不自在
以般若力得升梵世故來傳燈是其家事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傳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尊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脩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眾所歸祖將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脩

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塵劫皆虛妄之本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識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

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乎徧行曰我憶七劫生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父當證斯陀舍果自是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父植衆德當繼吾宗乃付大法眼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是爲二十祖贊曰

無生本具不用求真遇緣而發如華達春
求之大急去道轉遠當下知歸就路而返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尊者傳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益母嚴一乘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

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仲至其家光益獻珠設禮賢仲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仲避席光益固測其由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仲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

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乃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二名爲尼昔如米雪山脩道爲尼巢於頂上佛成道乃記曰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真矣後果產二子婆脩盤頭生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脩頭陀行後受奢夜多法眼行化至那提國彼國王名常在尊者見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大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王即以次子摩拏羅捨之尊者即與披剃授具付大法眼偈曰泡影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是爲二十一祖贊曰

明暗同體聖凡一路來處幽微莫知其故

熟處難忘更求伴侶忽爾相逢肯心自許
寫此名非鶴子
賢仲南嶽中作衆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傳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在王之
次子也年三十遇婆脩尊者出家傳法至西

印度彼國王名得度見禮尊者聞法感悟即
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慰之

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
當往化於是祖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
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

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說脩多羅忽親異香
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
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
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立
化時王與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往月氏
國王與鶴勒那迎請供養勒那問曰我止林
間已經九白不知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前
劫中嘗為比丘當赴龍宮齋汝諸弟子咸欲
隨往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供者汝
權聽往自是以來汝捨生趣生常轉化諸國

彼諸弟子以薄福德故生於羽族今感惠故
為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今彼解脫祖
曰我有無上法寶付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
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是為二

十二祖贊曰

從受記來不為別事同類相從緣合必遇
嗟彼衆鶴飛鳴既久一言之下頭知本有

印度一年
為一日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傳

勒那梵語
華言鶴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干聖母金尤以無嗣禱於七佛金幢乃
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
有孕生年七歲遊行聚落親民間淫祠乃入
廟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壞壞由是鄉黨謂
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過摩拏羅尊者
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演無上道度有綠
衆以上足龍子早天有兄獅子博通強記事
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問

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
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
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
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
時祖即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

氣如白虹貫於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
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也祖曰吾滅後
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聖在汝身吾將
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聽吾偈
言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不可得得

時不說知是為二十三祖贊曰

從須彌頂持金環來嗟彼鶴衆其情可哀
得獅子兒作大哮吼有氣質天試驗其後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
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方求法嗣遇一長者
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
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
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
衆皆驚異祖曰我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

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慧記催難非又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

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苟免遂留罽賓本國有外道二人以幻術謀亂詐為僧形潛入王宮將移禍焉亂作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賢何為構害即命毀僧伽藍社除釋衆王自仗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王曰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七日而終贊曰

相見索珠開手便有以先所付別來不又知有夙欠特來奉酬將頭臨刃白乳橫流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切母夢得神劍因有

孕既誕奉左手過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即通南天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頓釋所疑後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子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傳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耶祖曰欽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為剃度授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祖曰吾已衰朽今以大法眼藏付汝當護念之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是為二十五祖贊曰

秉般若劍握如意珠雖云暫到此行不虛

偶遇惡人恰得好伴因邪打正兩得其便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婆舍斯多法印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及尊者將至梵志預知祖入恐王易志即鳩諸弟子欲以咒術挫之尊者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隨類度之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壓彼衆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愆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因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後王與尊者同輦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夙因祖謂王曰此童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童之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遂以昔

因故名般若多羅乃付大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是為二十六祖贊曰

從刹利種續傳燈鏡真嗣不明幾乎失陷從關市中忽聞故人函蓋相合乃得其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達磨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孟仲二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倫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季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乃能辨此祖歎其辯慧知是法嗣以時未至且默而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唯達磨多羅於柩前入定七日而出乃求出家祖方與

剃度授具戒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今囑汝聽吾偈言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是為二十七祖贊曰

莫謂無因相逢便見來處自然不假方便

今因其珠乃得其人開池得月寶石饒雲

康居尊者傳

康僧會者康居國大丞相之子也彼國出家有神異因望震旦國有光燭天曰此佛舍利光也遂尋光而來於吳赤烏四年至金陵止長千里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國人初見沙門以為異有司以聞吳主孫權曰是漢明帝所夢佛道之遺風耶詔至問狀會曰如來大師入滅已千年矣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諱已曰舍利可得當為塔之若其不驗國有常刑會請立壇求之期七日無驗又展二七無驗權曰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豈違吾願哉更請展期又七日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瓶中光明錯發黎明進之權與公卿

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錐之砧碎而光明自若乃為建塔於建業之佛陀里又為寺奉會居之曰建初寺即今之大報恩寺乃江南塔寺之始也贊曰

法身舍利普徧大地光明照耀無處不是爰有至人尋光而來懇求出現梵刹初開

佛圖澄禪師傳

天竺佛圖澄和尚至洛自言百餘歲常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傍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光出照室每臨溪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伏草萊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杖錫謁勒勒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光色耀日勒由是神敬延之軍中及勒稱趙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勒殂弟季龍襲其位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令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舉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坐者皆起勒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

季龍為鷓鴣鳥耶季龍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讚佛道不為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無玷雖死如生咸無馬千歲何益哉言訖安坐而逝後有僧自雍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發塚視之惟塊石存焉贊曰

至人隱顯其行莫測透體光明其用自別出入帝庭如狎鷗鳥脫然歸去由來時道

東林遠禪師傳

東林遠禪師諱慧遠雁門樓煩人姓賈氏少為儒博極羣書尤速周易老莊嘗與其弟慧持造道安法師闡講般若經遂開悟歎曰九流異議持執糠耳遂與其弟慧持投簪授業安師門徒數千師居第一座安師嘗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師後隨安師遊襄陽值時亂安師徒屬分散臨歧皆蒙誨益惟

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後何所慮師東遊於晉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止龍泉精舍惠永先居西林師乃建寺於東號稱東林經營之際山神降靈其夕大雨雷震詰旦良木奇材羅列其處乃建其殿名曰神運時晉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公之道皆來從之師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速同發志於無量壽佛立誓期生淨土由是集十八高賢結社念佛率眾至一百二十三人同盟棲心淨業獨陶淵明嗜酒聞山中無酒乃攢眉而去謝靈運鑿二池以栽蓮僧惠要刻十二葉芙蓉浮水以定時晷稱為蓮漏至今淨土一宗有七祖東林遠公是為初祖云贊曰

曠志高懷游心淨土初開東土以為初步蓮漏清聲流韵至今凡有闕者靡不歸心附錄錢塘虞淳熙蓮宗十祖贊廿七祖至是升辨為十祖

初祖廬山辨覺正覺圓悟法師慧遠師道

遠公開宗首明心要像淨神運集賢契妙夢分法海十支澄照蓮社之名千秋永劬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善導云是彌陀化身

導師化身而示厭身力竭汗流廢寢難相口吐億光隨聲接人燈續無量帶累行因

三祖南嶽般舟法師承遠

般舟僕隸帝王遙禮糲食草土委擲錢米勤誘專念教魁普濟惡衣侍佛宏域先啓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法照善導後身師承遠傳見

法照教主依七佛師分燈華嚴傳聲震居內外五會願力難思議無上覺俄返西池

五祖新定臺巖法師少康

臺巖康公來自安養錢誘千兒口吐萬象放光西逝一光無兩生已入生往實

不往

六祖永明智覺禪師 延壽 傳見後

永明神棲吟域無邊萬善同歸七度順
緣宗鏡攝色巢穢安禪定光口證即佛
八塵

入塵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 省常

錢塘造微西湖佛日淨行淨侶公卿牧
伯遠擬匡山近誰入室迴耀交光非二
非一

非一

八祖天目中峰禪師 明本 傳見後

中峰立地成無量光本性彌陀而自贊
揚既參半偈更吐百章騰輝南詔歸主
樂邦

九祖天寧楚石禪師 楚琦

楚石文雄名聞禁闈三觀百吟一齊四
達目觀勝蓮青光寥濶東西有無臨行
一喝

一喝

十祖雲棲蓮池禪師 株宏 傳見後

蓮池稱理早護牟尼秘大現凡行若嬰
兒返念自性爰答子詞疏鈔重輪日耀

西垂

寶誌公禪師傳

寶誌公大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已
日聞兒啼鷹窠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
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至後顯跡以剪尺
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於是往來皖山劔水
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為誌公面方而
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經行聚落兒童誦逐
之或徵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鱸者從求
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
成活魚時時題詩初不可解後皆有驗齊武
帝怒大士惑眾收逮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
遊行市井既而簡較仍在獄中是後亦多異
跡梁武帝初年詔大士寶誌跡拘塵垢神游
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
理則聲聞已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
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
帝令張僧繇畫大士像下筆輒不自定誌自
以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
竟不能畫一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汧流而

上公以杖引之而至乃紫梅檀也即以屬供
奉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帝每以事問
無不預言莫能悟及帝問國祚有留難否公
指其頸意在侯景也先卜小墓地於鍾山贊
曰

至人潛行跡不可知從何處來為鷹之兒
遊行世間人莫能測擊破面皮又何必說
慧約國師傳 補

智者慧約國師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母
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花繞身
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之
日光香充滿童時即以佛事為戲見鄉俗養
蠶遂不服繅績季父喜獵屢勸不改遂絕腥
羶季父夜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之曰汝
終日殺生菩薩教化不從捉來就死驚覺汗
流因改業師心欲出俗莫知所適忽見一僧
問之僧東指曰剡中佛法甚盛遂不見方悟
為神年十七始落髮於上虞東山寺事南林
沙門慧靜及靜遠化巖棲却粒餌唯松木齋
中書即周顒創草堂寺以居之太宰褚淵太

尉王儉文請開法淵嘗痼疾見梵僧曰菩薩當至俄而師至病遂豁然即請受五戒師所居嘗異香滿室猛獸馴階靈異不可殫述梁武帝大興戒法請師為闡黎尊之曰智者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

說戒時嘗有一乾鵲二孔雀來集聽之帝躬稟菩薩大戒自是入見別設漆榻帝先作禮後乃就坐及將入滅香滿法界師勉眾畢合掌而化帝親臨訣哭之勸勸葬寶誌公塔左所乘青牛吼淚不息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塔悲鳴至葬後始去贊曰

此大菩薩現比丘身戒從性發通豈修成作帝王師為教化主誌公是隣白鶴翔舞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國王第三子般若多羅既付法已謂曰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演化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舶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帝問曰朕

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耳帝曰如何是真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

師曰不識帝不悟師知機不契遂渡江入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時有僧神光聞師乃往晨夕恭承值天大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怒而問曰汝當何求光悲泣哀請師責其慢心光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今汝斷臂求法此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光大悟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與汝汝當護持并袈裟以為法信又楞伽四卷可為心印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是為此土初祖贊曰

師心甚急其來太早一語不投此心不了

冷坐少林幸得神光一臂墜落其道大昌

二十九祖慧可大祖禪師傳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初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母因有娠生以照室之瑞遂名神光幼志不羣先依香山寶律禪師出家投具遊歷講肆三十年却返終日宴坐靜中見一神人告以授道之緣為換頭骨聞達磨大師默坐少林徑造竟得其心印自達磨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後見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

禮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實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實也宜名僧琛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授具自茲疾漸愈執侍二載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西竺來以正法眼藏并信衣袈付與吾吾

4-204 B 18

今授汝汝當守護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
綠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
生是爲此土二祖贊曰

航海持來多少苦心震且國裡秋得一人
覓不可得如水任器以此傳家是爲第二

三十祖僧璨鑑智禪師傳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
祖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
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司空山居無常處
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
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
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
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立微知
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是爲此土三
祖贊曰

通身是病不知來處忽逢醫王猛省其故
心空骨剛且便行脚遇有力者一擔付託
三十一祖道信大醫禪師傳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新州廣濟縣生而起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門宛如宿習既見三祖嗣法攝心無寐脇不
至席者蓋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眾抵
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祖愍

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雄堞問若有神

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

引退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斬春住破頭山

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女子攜一小

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

祖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

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夙緣

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傳法付衣偈

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
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是爲此土四祖贊

曰

少年出家利根捷疾六十餘年脇不至席
學侶雲臻何待小兒以有夙約觀者不知

三十二祖弘忍大滿禪師傳

五祖弘忍大師者新州黃梅人先爲破頭山
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
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尚
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
宿女曰我有父母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

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

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

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

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

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

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遠如來後遇

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

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祖問曰汝自何

來曰嶺南來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

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

北乎祖知是異人乃曰著槽廠去盧入碓房

腰石舂米八閏月一日祖求法嗣令眾各書

偈呈解上座神秀書偈於壁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知
未悟盧書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知之自入碓房
令三更入室遂付衣鉢傷曰有情來下種因
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是為此
土五祖贊曰

來歷不明出身恰好一件未完兩家都了

破頭山中黃梅路上往來自由具大人相

三十三祖慧能大鑿禪師傳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
行瑫武德中左官於新州遂藉烏師生三歲
喪父其母守志鞠育及長家貧採樵以給一

日負薪入市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遂悟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
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遂告母
以為法尋師之意先至韶州遇無盡尼說涅
槃義遂修曹溪寶林寺以居之頃即之黃梅
謁大師一見默識之遂傳衣法手隱於懷集
四會之間獵人隊中十有六年至儀鳳元年
正月屆南海法性寺時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座下有二僧見風吹幡動論動義未決祖曰
非風非幡仁者心動印宗聞之知是異人問

之祖以實告遂出示衣鉢一眾驚歎乃集眾

剃髮於菩提樹下智光律師授具足戒印宗

集緇白千人送歸寶林開法於曹溪座下開

悟者三十餘人獨青原思南嶽讓二大師為

上首自此道分兩派祖一日告眾曰吾忝受

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

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

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

提果目成是為此土六祖贊曰

橫斧纒拋以石墜腰靈根又植從此抽條

源出曹溪橫流大地直至於今無處不是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二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二四八頁上一行經名、二、三行述
補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二四八頁下一八行「富那夜奢」，
徑作「富那羅夜多」。

一 二四八頁下末行第一三字「詣」，
徑作「訪」。

一 二五二頁上四行第一五字「釋」，
徑作「失」。

一 二五四頁上二行「出家」，徑無。

一 二五五頁中六行「饒雲」，至此，徑
卷一終，卷二始，並有「匡廬慈山
釋德清述」、「秀水寓公高承挺補」、

「嘉興上士錢應金較」三行。

一 二六〇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三

藝八

明 匡廬憨山釋德清述

秀水寓公高永埏補

章安結集灌頂法師傳

章安法師諱灌頂臨海章安人姓吳氏始生

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

此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依攝靜寺慧極出

家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

不忘陳至德初謁天台智者于修禪寺稟受

觀法研釋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

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隨智者大師聽講法

華于金陵光澤受法華玄義及圓頓止觀于

江陵玉泉至于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

集大小部要百有餘部傳諸未聞天台一家

教觀師大有功焉智者亡後師應皇太子令

入京講法華玄義復還還山著涅槃玄義二

卷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群起師自序

曰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

不見干戈菜食水齋水床雪被其勞苦有若

此焉疏成烈火焚之不熱壽七十二入滅是

為台宗九祖之一先是同學智歸臨終曰吾
生兜率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已有八惟
虛一座彼天人曰却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
座許歲論期時言不謬贊曰

影響法化雲龍風虎凡立幟者必有其伍

一家教觀至師大昌入多聞海源遠流長

附錄台宗十七祖

高祖龍樹尊者

二祖北齊尊者

三祖南岳尊者

四祖天台智者

五祖章安尊者

六祖法華尊者

七祖天宮尊者

八祖左溪尊者

九祖荆溪尊者

十祖興道尊者

十一祖至行尊者

十二祖正定尊者

十三祖妙說尊者

十四祖高論尊者

十五祖淨光尊者

十六祖寶雲尊者

十七祖法智尊者

慈恩玄奘法師傳

慈恩玄奘法師洛陽陳氏子幼出家授具年

十一即能誦通維摩法華及長負笈西遊謁

道基法師受阿毘曇婆沙雜心等論基讚之

曰子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貞觀

三年詣闕上表往西域取經帝不許師私遁

出玉關抵高昌葉護等圍而去途歷四載至

中印度即過大乘居士授瑜珈師地論入王

舍城止那蘭陀寺從戒賢論師受瑜珈唯識

相宗之旨周遊西域十有餘年閱百三十國

凡如來所化之地諸所遺跡無處不至總得

梵本諸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五時之教大小

乘論與外道六家七宗異執之計及五明六

釋之義靡不該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以貞

觀十九年歸自西域至京師留守房玄齡表

聞詔見乎儀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師曰去

時表三上不蒙諒許乃輒私行帝曰師能委
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勅就弘福寺翻
譯諸經論命玄齡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
譯完帝為製大唐三藏聖教序皇太子撰述
聖記賜金磨納寶剝刀後于慈恩寺建大塔
安奉新經是為慈恩宗二祖贊曰

大教東流其法未普及有應真季命往取
般若流光相宗大啓苦海舟航利濟無已
附錄慈恩三祖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佛見後

南山宣律師傳

律師諱道宣京兆人姓錢氏吏部尚書申之
子母夢月輪貫懷而孕生時母夢梵僧語之
曰所孕者梁之佑律師也及長出家以律自
持感天送供天童為給使行道心勞疾作忽
毘沙門天王授以補心之方即今之補心丹
也師以戒壇未合律躬自負土準律新之師
行道中夜臨砌跡仆有少年介冑擁衛之師

問汝為誰神曰弟子博義天子子張瓊也以
師戒德故給侍耳師問以世尊在世及滅度
之事瓊一一言之計三千八百事隨問隨錄
為感通傳神又以所寶佛牙授之靈異之事
甚多師撰有內典錄感通錄釋迦譜四分羯

磨戒本律疏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卷第八十
一卷並行於世是為南山律宗第九祖贊曰
如來設教三學為師定慧所發以戒為基
大法東流此教未光南山杰出一振其絀
附錄律宗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

三祖北臺法聰律師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

六祖北齊道雲律師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

慈恩窺基法師傳

窺基法師者代郡人鄂忠武公尉遲敬德之
弟敬宗之子也母裴氏夢吞月而生六歲聰
慧過人頭有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
書初獎師齋于其第宗命出拜師就其父求
之出家宗曰此子悍暴不堪受訓師曰即君

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許之帝
特旨命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
譯經正義基每覽疏記過目成誦師時年十
七稟受獎師瑜珈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
及于百部時號百部論師師性豪侈每出必

治三車經書食饌時呼之曰三車法師初梵
本唯識論十家百卷文浩義博師請獎師糝
成十卷至今遵行是為慈恩宗三祖贊曰
唯識幽宗義深且玄惟師揭之如日麗天
定從梵率預稟彌勒不從中來安知其訣

賢首法藏法師傳

賢首法師諱法藏康居國人來居長安年十
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煉一指誓學華嚴
則天朝策名官禁通天元年詔于太原寺開
講華嚴宗旨感白光豈然自口而出須臾成

蓋萬眾歡呼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
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大遍空寺佐實
義難陀譯華嚴經次講新經至華嚴世界品
京師地為之震動召對長生殿問華嚴宗旨
師指殿前金獅子說六相十玄五教之義則
天忽然領解著其說為金獅子章睿宗受內
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糞衣糲食講華嚴三
十餘遍楞伽密嚴起信論皆有義疏先天元
年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是為華嚴三祖
贊曰

大法界網聖凡羅列獨有一網惟師能挈
引萬派流同歸性海五教齊收終古不改
附錄華嚴五祖

- 初祖帝心大師 法順
 - 二祖雲華大師 智儼
 - 三祖賢首大師 法藏
 - 四祖清涼大師 澄觀
 - 五祖圭峰大師 宗密
- 法照禪師傳

法照國師唐大曆間止衡州雲封寺為時所
宗嘗于食鉢中觀五色雲中有梵剎金書題
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于鉢中見雲中樓觀
萬菩薩眾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曰
據所見形勢乃五臺耳師由是即願遊之後
居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
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
數梵師執錫行道復有一老人謂曰汝先發
願遊金色界禮觀十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
同志遠詣五臺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至大
山澗有石門時二青衣童子引師入門見金
碧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方約二十里
一百院皆金地寶池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
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眾說法菩薩
萬眾共相圍繞師于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未
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者
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
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記曰
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
可往詣諸菩薩前作禮承教師一一巡禮眾

聖復詣文殊前作禮辭退二青衣送至門外
舉頭俱失後代宗詔至宮中加國師號是為
淨土四祖贊曰

曼殊大士將期一見故金色界鉢中先現
及至入門如從舊遊直指極樂是所歸投

瑜伽不空三藏法師傳

不空三藏法師者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
國值金剛智上師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
聲明論旬日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
擲花謂為勝已師初求法夢京像皆東行寤
以問智智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
五部及蘇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教西遊天竺
至師子國遇龍智授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
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五百餘部二十九
年自師子國歸至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
灌頂壇感文殊現身天寶元年西城大石康
居五國入寇安西召師入內上親秉香爐師
誦仁王護國密語上忽見神兵帶甲荷戈立
于殿庭師曰此毘沙天王第二子副陛下意
往救安西請設食以遣之頃之安西奏城東

北黑雲中見金甲神人文餘空中鼓角大鳴
聲震天地冠人帳幕間有金鼠嚙斷弓弦五
圍卽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其
像以進驗之卽誦咒日也至後每誦咒有奇
驗肅代兩朝尊爲灌頂國師後加開府儀同
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故今瑜伽密教實
宗之贊曰

毘盧灌頂是爲心印正令全提佛魔聽命
奔走神龍潛消百怪是故智者得大自在
附錄瑜伽五祖

- 一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 二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 三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 四 四祖龍門無畏法師
- 五 五祖大慧一行法師

傳見後

青原思禪師傳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
出家每群居論道師惟默然後闢曹溪往參
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
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

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居衆首
焉一日祖謂師曰從上依法雙行師資遞授
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
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
卽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毋令斷絕師旣

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問
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
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母于靜處端坐寂若忘
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
稟遺命故尋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
在吉州汝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卽
禮辭祖龕直詣青原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
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
失師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甚麼遷曰若不
到曹溪爭知不失語勸多端機辯自在遂印
爲法嗣是爲曹溪下一世贊曰

天然尊貴不落階級一語投機如蜂得蜜

曹溪一脉枝分派衍從此兜孫雷轟電掣

南嶽讓禪師傳

南嶽懷讓禪師者金州人也姓杜氏生時白

氣應于玄象太史占奏爲國之法器帝勅金
州太守親慰其家年十歲有異僧見之告其
父母曰此兒出家必獲上乘年十五辭親依
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授具後謁嵩山
安和尚指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

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入
戴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
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
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
這不染汚的諸佛之所護念汝善護持西天
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並在汝心師執侍一十五年後住衡嶽有沙
門道一在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乃取一
磚于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作鏡
一曰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不得成鏡坐
禪豈得成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
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大了悟遂
付其法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
花無相何壞復何成是爲曹溪下一世贊曰
氣槩冲天心虛沒量攬曹溪水興波作浪

睡著馬駒一磚打起蹴踏橫行觸者皆死

永嘉真覺禪師傳

永嘉無相大師者諱玄覺永嘉人姓戴氏卅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于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明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遠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翼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謚無相大師者禪宗修悟圓旨名永嘉證道歌是為曹溪下一世贊曰

金錫孤標生龍活虎不是老盧幾遭輕侮

言前薦得一宿便行縱然超越猶是兒孫

一行禪師傳

一行禪師鉅鹿人姓張氏卅歲不群博洽記誦讀書不再覽初從嵩山普寂禪師乃悟世幻遂禮出家剃染受具嘗傳密教于金剛無畏結集毘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瑜珈五部法又尋究于陰陽讖緯之書訪算法于天台國清寺異僧盡得其蘊自此聲名藉甚開元三年詔入見諡出世道及安國撫民之法對稱旨號稱天師以圖為問答曰鑿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以金盒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後祿山作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識灑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昭宗曾封吉王也開元九年朝廷以曆不驗詔師改撰新曆師推大衍曆書五十二卷入唐書律曆志先是有邢和璞者道術人也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闔造曆時云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大衍曆出闔言驗矣開元十一年師製水渾天儀成古未之有也師嗣北宗普寂又以學

灌頂故為密宗五祖贊曰

顯密之宗識緯之故大衍一成陰陽合度

世出世法靡不該練五地之行于師乃見

江西馬祖一禪師傳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有輪文幼依資州唐和尚授具開元中習禪定于衡山遇讓和尚授心印後開法於江西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以楞伽經文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信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妙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是為南嶽下一世座下開悟弟子一百三十餘人出世者七十六人禪道東來自此為最盛贊曰

馬駒如龍牛行虎視百三十人一脚踏地

法流西江百州東倒一滴瀰漫潤茲枯槁

石頭遷禪師傳

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妊

不喜如葷師生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

自許鄉峒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酒習

以為常師輒往毀葷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

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溪得度屬祖圓寂粟

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一日原問曰有人

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

原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

這裡去原然之師又忝既得心印即往衡山

南寺之東有石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

和尚師者肇論至會萬物而為己者其唯聖

人乎師乃拈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相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物體立而自現境智非一執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乘一龜游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

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茶同契

發明禪宗之旨是為青原下一世贊曰

獺獠佛性元自有因一尋思去即得其真

路坐石頭其路甚滑縱能行者也喫一蹋

清涼澄觀國師傳

清涼國師諱澄觀山陰人姓夏侯氏出家于

應天寺十四得度學律於棲霞受菩薩戒於

常照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于瓦棺

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說從荆溪習止觀法華

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咨決南宗心印

謁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老莊諸子

竺乾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範莫不旁

通博綜巡禮五臺瞻瑞相居大華嚴寺專行

方等懺法講華嚴大經造新疏鈔後居京師

德宗召講內殿謂以妙法清涼朕心賜號清

涼法師為教授和尚譯華嚴新經帝親御譯

場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

悟初有司鑄金印賜號大統清涼國師身

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仍不瞬

日記萬言七行俱下才供二筆盡形一食宿

不離衣為七帝門師去賢首百餘年遙惠其

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經五十遍壽

一百二歲是為華嚴四祖贊曰

乘大智印範圍法界入總持門具四無礙

天皇悟禪師傳

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

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

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

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剃受具精進梵行推為

勇猛或風雨昏夜晏坐邱塚身心安靜離諸

怖畏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

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乃謁石頭問曰離

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離

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

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
向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
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現
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于後人頭曰誰
是後人師從此頓悟誓前二哲匠所傳後住

郡之左天皇寺石頭法道大行是為青原下

二世贊曰

那邊不住從何處來一見石頭八字打開
以此示人只貴知有顛倒拈來如弄丸手

大珠海禪師傳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
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
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
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棄走作麼曰阿那箇是
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
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于言
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執侍六載
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跡藏用外示
癡訥拱頰悟入道要門一卷是為南嶽下二

世贊曰

自持寶藏更向他求一言指出應用自由
越有大珠圓明光透隨方照耀不落窠臼

黃檗運禪師傳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

山出家願聞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

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蘊蘊

堂堂從何來師曰蘊蘊堂堂從嶺南來丈曰

蘊蘊堂堂當為何事師曰蘊蘊堂堂不為別

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

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

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

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

麼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

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

打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

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

日親遭一口裴相國鎮宛陵一日請師至郡

以所解一篇示之師接置於座畧不披閱良

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恁麼會得猶較

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以詩
有擬欲事師為弟子之句自後請益為說黃
檗心要自爾黃檗門風盛於江表矣是為南
嶽下三世贊曰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哮吼一聲聞者耳聾

疾雷之機掣電之眼西來門風從此太險

瀉山祐禪師傳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

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

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

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

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擦

之云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

汝道無這箇畫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

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

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疑是無慮妄凡聖等心本來心

法元是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師一日上

堂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右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從此稱為瀉仰宗機緣甚多是為南嶽下三世贊曰

百丈壁立來者望崖惟師直入撥火心開作水牯牛異類中行仰山勘破父子家聲

圭峯密禪師傳

圭峯禪師諱宗密果州人姓何氏世業儒憲宗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值遂州道圓禪師法席味其道法遂求披剃授具一日隨眾僧齋於府吏任灌家居末座以次授經得圓覺十二章論未終軸感悟歸告于圓圓曰此經諸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汝行矣無滯一隅遂辭去謁荆南忠禪師洛陽照禪師皆蒙印可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清涼觀大師之所撰也覽之欣然曰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今復得此大法吾其幸哉遂講之以未見清涼乃以書遙叙門人之禮清涼印曰毗盧性海與吾

同遊者合汝其誰歟轉輪真子可以喻也文宗詔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裴相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乃著禪源詮及圓覺華嚴金剛起信唯識法界觀行願品諸經論疏鈔及道

場修證儀凡九十餘卷是為華嚴五祖贊曰萬里封侯投筆而取吾師一投直出生死性海同遊真子之印入法界門是稱亞聖

臨濟義玄禪師傳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授具初參黃檗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問聲未絕檗便打如此三度問三度痛打師不契遂辭去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處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因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牯子過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

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回黃檗見便曰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為婆心太切檗曰甚處去來師曰昨蒙指示往參大愚去來

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裡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引這風顛漢來這堂去從此禪宗機鋒迅捷自師始為臨濟宗南嶽下四世贊曰

黃檗師子爪牙纔露大愚之機如鷹拿兔腸下三拳腮邊一掌適犯其鋒非為粗莽

洞山价禪師傳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出家從師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遊方初參瀝山舉忠國師無情說法話請益瀝為開示不

契乃指往叅雲巖師遂辭徑造雲巖巖前話問無情說法該何教典巖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叅久一日辭巖問曰百年後忽有問還描得師真否

參八

二

如何抵對巖良久云秋這是師沈吟巖曰介閣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

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厥後盛化于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抄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于是天下共推為曹洞宗是為青原下四世贊

曰

本來面目一摸便見無情說法似乎還欠既見雲巖掀翻窠臼過水觀影方始通透

曹山寂禪師傳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出家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云本寂山云那箇禪師云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山密授洞上宗旨遂辭去往曹溪禮祖塔回宜黃眾請開法師

參八

二

志慕六祖遂以所住之山名曹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上之宗至師為感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理事混融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陰雜禪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故應機之際語忌十成機貴回

互此曹洞宗旨也為青原下五世贊曰

越格之資不存名跡超方之眼一見便識

五位虛玄宗旨綿密是故至今猶黑似漆

鳥窠道林禪師傳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于荊州果願寺授具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理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理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理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後南歸叅徑山國一禪師發明心地因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白作禮而退是為四祖下旁出第八世贊曰

乘日光來依自性住故纔出頭天然妙悟
巢居長松人道是險但看他人不自簡點

雪峯存禪師傳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曾氏子家世奉佛
師生悉茹葷於襤褸中間鐘梵之聲或見禱

花設像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
潤寺見慶玄律師遠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

落髮授具父歷禪會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
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

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
人師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

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于唱教門
中猶較些子師與巖頭同參深得切磋之力

師與頭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頭曰暫辭
和尚下山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頭曰不忘

山曰子憑何有此說頭曰豈不聞智過於師
方可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山曰如是如

是當善護持師同禮拜而退後回閩中開法
于雪峯常教學人危坐如枯木杌時號爲枯

木堂後出雲門法眼二宗青原下五世贊曰

熟處難忘疏筍習氣鐘梵聲聞之心醉
師棒如龍友背如鐵故此出身自然超越

附錄雲門偈禪師贊嗣法雪峯

繞見睦州開門推出挨身一拶頓折一
足從此轉身蓋天蓋地雪峯未見早已

心契

法眼益禪師贊嗣法羅漢桂琛琛期
玄沙師備備則壹基

一切現成了無顧付萬象之中堂堂獨
露一味平懷目前即是繞落思惟便落

第二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三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二六一頁上一行經名、二、三行述
補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二六四頁上一五行「傳見後」，至
此，徑卷二終、卷三始，並有「匡

廬慈山釋德清述」、「秀水寓公高
承挺補」、「嘉興上士錢應金較」三

行。

一 二六四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住」，
徑作「往」。

一 二六八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因」，
徑作「因」。

一 二六八頁下末行第四字「國」，
徑無。

一 二七〇頁中末行「卷之三」，
徑作

「卷之三終」。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四

藝九

匡廬慈山釋德清述

明秀水寓公高承埏補

首山念禪師傳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出家于本

郡南禪寺授具偏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

目為念法華晚于風穴會下无知客一日侍

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

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

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

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

曰此亦可在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青

蓮花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說個甚

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

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

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

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圓頭同問訊穴

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鵝樹

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又問師曰汝

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惛然機穴謂

真曰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泯
跡寂光人莫知之後開法于首山大振臨濟
之道是為南嶽下八世贊曰

七軸蓮經持之已久一言放下即知本有
不說之說舉著便見拂袖而行何等快便

永明壽禪師傳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

總角歸心佛乘既冠不如葷日惟一食持法

華經六旬能誦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吳越

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龍冊寺翠

巖為師執勞忘身從事衣不繪纈食不重味

野蔬布襦以違朝夕專往天台山九旬習定

有鳥巢于衣襦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

密授玄旨仍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典

佛事初住雲竇僧問雲竇一徑如何履踐師

曰步步寒花結語言徹底水師有偈曰孤猿

叫落中宵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

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錢忠懿王請開山靈

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居十五載度弟子

一千七百人入天台山度戒約萬人放諸生

類不可稱計日作一百八件方便行道餘力
持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百卷詩偈
賦凡千萬言海外高麗王遣書叙弟子禮佛
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青原下十世贊曰
乘大願輪出為法瑞總持門開衆行畢備
懸一心鏡朗照萬物佛日中天無幽不燭

慈明圓禪師傳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

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

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暹往而謁焉陽

顧而然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

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

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

勞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夫出家之利語未

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恐舉杖

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

濟道出常情服役七載辭去依唐明萬禪師

萬謂師曰揚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

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機語相投恨見之

晚年于朝中見駙馬都尉李遵勗曰近得一

道人真西河獅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見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拘于是師黎明謁李公一見欣然相契至是師與楊李二老為法門稱最密及李公終師為之臨塋仁宗聞而嘉之有旨官舟賜歸師出世說法後住石霜師嗣汾陽昭為南嶽下十世贊曰

西河逆機見者不識親遺掩口鼻孔打失其機迅發脫不可羈明眼稱之真獅子兒
天衣懷禪師傳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即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有出世志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後試經得度初謁金鑿善葉縣省皆蒙印可後至姑蘇禮明覺于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你

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謔語漢出去一日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擔折忽墮大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萬仟峯頭獨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打破維摩詰覺聞撫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甚眾是為青原下十世贊曰
本性慈悲來酬風帳見了魚兒隨手便放
一出塵網遂登覺地擔折捕脫虛空粉碎

佛印元禪師傳
佛印禪師諱了元字覺老浮梁人姓林氏世業儒師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詩三千首既長從師受五經通大義因讀楞嚴經有省盡棄所習白父母求出家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得度授具後遊廬山謁開先道者還自負為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師與問答捷給乃稱賞遂為其嗣謁圓通訥訥曰骨格已似雲寶後來之俊也畱掌書記江州承天虛席訥薦元當選時年二十八矣

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之開先歸宗潤之金焦江西之大仰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縑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東坡謫黃州師居歸宗酬酢妙句與雲霞爭麗矣時李伯時為師寫照師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聽客語有會心者一笑而化如所畫狀贊曰

文字習氣生來漏逗橫口說禪不落窠臼預畫笑容不知何為軒渠而化只這便是
黃龍南禪師傳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張氏子出家茶方依泐潭禪師分座說法名振諸方後謁慈明聞慈明貶剝諸方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命掌書記屢開示不契一日明問趙州道臺山婆子為我勘破了也且道那裡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

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于言下大悟作頌曰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
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礙呈慈明明頌之
後開法于同安機辯自在室中常問僧曰人
人有個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正當問答
時却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
宗匠所得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如此三
十餘年衲子少有契其機者謂之黃龍三關
語大振臨濟之道是為南嶽下十一世贊曰
西河獅子父子門風倒握太阿誰敢當鋒

師一櫻之聖凡情盡室中三關全提正令
揚岐會禪師傳

袁州揚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
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
宵遁至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
髮每閱經心融神會恭叩慈明自南源徙道
吾石霜師皆佐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
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
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
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攜住曰

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
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于泥
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
要那裡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
曰未不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
擊鼓集衆明遽還恐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
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叅也何謂非規繩
乎時時激揚宗旨及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
後道俗迎居揚岐大振慈明之道是為南嶽
下十一世贊曰

荷擔大法網維叢林狹路相逢一語見心
異時兒孫遍滿天下源遠流長根深枝大

白雲端禪師傳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州葛氏子幼事翰墨
長依茶陵郁禪師披剃往叅揚岐岐一日忽
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
伊過橋道懶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起師愕然通夕
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

毘離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
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
悟中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禪師舉住承
天聲名藉甚又遷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
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隨處上堂示衆機語
超絕是為南嶽下十二世贊曰

久把明珠秘為奇貨及遇作家一笑便墮
看破笑處自亦絕倒信手拈來無非是寶
五祖演禪師傳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郪氏子年三十五
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
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真境與神會不分
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
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後玄奘三藏
至彼救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
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的事遂致
疑本講師莫疏其問但曰汝欲明此當往南
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叅方每見尊宿
無不以此咨決疑終不破後謁浮山遠禪師
請益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

冢村裡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今日中書堂商量甚麼事師默許若如此大事故未在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必能了子大事師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益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印可後分座說法晚居東山為南嶽下十三世賢曰

出門不利即撞擔板逢人便問祇好遮眼

幸遇作家一椎打破掉轉頭來方知話墮

無準範禪師傳

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蜀之梓潼人姓雍氏出家授具叅學來杭州見松源嶽于靈隱謁破庵先禪師于平江一言之下頓悟玄旨出世明州清涼移焦山遷雲竇召住育王遷徑山召入對修政殿賜金襴僧衣又宣詔慈明殿陞高座說法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禪師贊曰

一語投機十方通透舌根雷奔衲僧雲奏

兩入內廷提挈萬乘不假他力全憑正令
四明法智知禮法師傳

法智法師諱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子母李氏之嗣父母禱于佛夢神僧携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因有娠監生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捨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授具專探律師時寶雲法師專弘天台教觀師時年二十往從之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行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其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嘗代寶雲講雲歸寂師復夢寶雲之首擡于左臂而行師自解曰將作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于世也後受請出世主乾符後從報恩院大興建以為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師精勤懺法苦志操修博學多聞長于著述善申詰難天台一家教觀至宋久湮先

是寶雲講二十年尤多異計至師廣設問難發明一心三觀之旨故台宗以師為中興者著作甚多具載別錄贊曰

台之一家遠宗龍樹教觀分明觸者多悟五百年來其維不張實生吾師大振其綱

雪巖欽禪師傳 補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五歲出家十六為僧十八至雙林鐵板遠公會下初看無字忽返觀念頭起處當下冰冷澄湛不搖過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聲年十九挂搭靈隱見處州來書記云欽禪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禪須是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師便改看乾屎橛却因昏散不得頃刻潔淨移單過淨慈茶天目禮結甲坐禪封被不臥一日問修上座即今昏散打屏不去修曰你自不猛烈須是盡渾身併作一個話頭更討甚昏散師依此做工夫頓覺身心兩忘三晝夜目不交睫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經行修問在此做甚麼曰辨道修曰你喚甚麼作道不能對轉加迷悶遂

歸堂坐禪繞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
一般是時呈似人不得便下單尋修見便
云且喜且喜握手出門前柳堤上行見萬象
森羅向來厭棄之物與無明煩惱元都是妙
明真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然于中夜
睡著又却打作兩極凡古人公案有栽路者
則理會得如銀山鐵壁者却又不曾後見無
準範公于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曰
通身只是一張口百鍊爐中覩出來斷送夕
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即伴居侍司十
年然猶不得徹悟因過浙東天童育王兩山
住一日在佛殿前行忽然撞頭見一枝古栢
觸目省發礙膺之物撲然而散自謂如暗室
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方始得見徑
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由是聲振叢
林出世潭州龍興遷湘西道林處州南明佛
日台州仙居護聖湖州光孝迨居袁州之仰
山道遂大顯學者稱仰嶠再世云上堂曰個
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乃
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閒

脚下漆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
生莫着仙人手中扇普說曰時不待人轉眼
便是來生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討教
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
祖師法窟安單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
便若不向這裡打教徹討教明白去是你自
暴自棄自甘陸沉為下方愚癡之漢你若果
是茫無所知何不博問先知凡遇五衆見曲
象牀上老漢橫說豎說何不歷在耳根反覆
尋思畢竟是個甚麼道理是為南嶽下二十
世贊曰
知見若存開披猶隔琉璃殿前古栢
借仰山座通楊岐脉全提正令千妖喪魄
無用寬禪師傳補
舒州太湖山無用寬禪師得法金牛真門庭
巖峻先後主金牛離相寺太平乳山太湖梁
山淨戒正覺諸大利俱有語錄行於世一源
軍軍印可方入戶師厲聲叱出單作禮門外
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師問曰何處人曰通
州師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

存涓滴師曰不著漕道曰請和尚道師便喝
寧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日關師舉雲門一
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師便打
令造偈拈趙州寧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
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藍兒盛死蛇多添少
減無餘剝師塔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曰掣
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
速道寧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觀面當機不
是不是師振威一喝寧曰喝作麼師曰東瓜
山前吞扁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寧不覺通身
汗下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師曰閉著口寧
侍左右三年師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
花授之曰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寧後建禹門
興化庵于龍池實應其識宋學士濂云無用
其鐵中之錚錚者與是為南嶽下二十世贊
曰
好箇阿師十分標格門庭高峻言無枝葉
活剝了皮露出清風且閉著口一線不通
高峯妙禪師傳
天目高峯禪師諱原妙吳江人姓徐氏母周

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孿生而喜跌坐見僧入門則愛戀欲從之遊十五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為師薙髮受具二十八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父兄尋訪蕤然不顧後叅雪巖欽禪師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再往始得親近一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尸十三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覩五祖演和尚真贊云返復元來是這漢忽然打破拖死尸之疑及見巖巖仍前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翌日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鑪自是棧鋒不讓一日巖問正睡無夢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師無語自是奮志入龍巖決要發明越五年因同宿推枕子落地作聲廓然大悟乃謂如遠客還鄉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後入天目獅子巖最險絕處立死開髮長不剪截變為鑪併日一食晏如也時巖住大仰三喚不起乃付塵拂印記後出世其道大振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贊曰

雪巖之險壁立萬仞惟師登之得其捷徑死關之險又踰于巖故望之者猶如登天

鐵山瓊禪師傳補

南嶽鐵山瓊禪師十八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先到石霜記得祥庵主云時時觀見鼻頭白從此下工便得清淨及見雪巖坐禪箴始知工夫未當乃往見雪巖于仰山一依所示用工一日忽覺從頭至足如擊破甌骸相似如萬丈井底被提出在空中相似舉似巖巖曰未在更去做工夫求得法語末句云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然欠一槌巖順世師以離巖太早再謁蒙山山問叅禪到甚麼處是畢工處師固然山教做定力工夫洗盪塵習每遇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以定力挨拶直造幽微出定舉似山山問那個是你本來面目正欲下語山便閉門自此工夫日有妙處但入室下語猶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如積雪卒然開霽忽後不禁跳下單來擒住山曰我欠個甚麼山打三掌師禮三拜山曰鐵山這一著子幾年今日方

了後住南嶽道風大播高麗國王請為國師聲振海外後復還石霜嗣雪巖為千巖長公跋師開示語曰鐵山和尚一條硬脊骨拗不折親承仰山慧朗老人之記為高麗一國之師登其門升其堂無慮億萬計是為南嶽下二十一世贊曰

鶻腰觸破再下一槌本無欠少錯過幾回薰天炙地海外網開法無藏處萬里歸來

中峯本禪師傳

天目中峯禪師諱明本號幻住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打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提異具大人相纒離襖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年十五決志出家遇僧招師往天目高峯和尚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歡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至年二十四從高峯薙染于獅子院授具明年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打越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于言下

洞然陸沉衆中人無知者于是高峯書真贊
付之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
肖兒得見半邊鼻且俾來徒詣師請益衆由
此知歸及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
第一座主之師自後往遊皖山廬阜少林金
陵隨處結幻住庵學人叢聚于儀真船居朝
廷聞師道風賜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之號一
時王公駙馬莫不致禮翰林承旨趙公孟頫
以師禮之時問法要有別傳覺心師說法無
礙有廣錄三十卷行于世贊曰

天目窟中真獅子兒爪牙才露百獸奔馳
孤風凜凜法海洋洋是故我師稱法中王

斷崖義禪師傳補

斷崖了義禪師湖州德清人姓湯氏生不茹
葷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餘憎無
所知年十七開禪者誦高峯上堂語曰窺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曰此大善知識必
能爲人拔釘去楔願見之母張氏傲裝與行
見高峯于獅子巖之死關峯令恭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聞峯舉牛

過窻樞話師疑甚一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
堅有省卽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
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墜身崖下
同學明通馳救之已出半山無所苦曰我見
欽公去也通曰莫負老漢棒力挽之乃自誓

十六

七日不證則決去遂壁立達旦未及所期忽
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
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
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因
上堂云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今日有蟪
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
且道叫個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
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峯歎其俊快改名
曰了義從此剝落所至歸重師性巖峻或觸
其鋒則發言如奔雷居不擇地而律範凜如
冰雪師子正宗等寺屢請住持俱不應泰定
三年師壽七十始徇衆請居一載示衆曰不
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
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夫心纔有念
生卽被一切邪魔入心腑使爾顛狂胡說亂

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元統二年正月
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此處更好立個
無縫塔其晚謂禪者曰老僧明日天台去禪
者曰某甲隨師去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
午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

十七

身子獅子巖後之雲深庵詔賜號佛慧圓明
正覺普度大師是爲南嶽下二十二世贊曰
千崖坐斷粉碎洪濛眼空四海鼻舌俱通
松上雪消崖邊雲墮大地山河喚作甚麼
絕學誠禪師傳補

洪州般若寺絕學世誠禪師大德間鐵牛持
定住靈雲唱雪巖之道師爲其上足嘗示衆
云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個入處將從
前話頭拋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
許多心機有志之士吾衆中柴乾水便僧堂
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個受用有等
纔做工夫心地清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
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
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真恭
悟須實悟後仰山古梅正友請益求住師曰

你去見無用中峯斷崖三人了却來與我同住後梅到雪巖聞法昌語錄至驅耕奪食忽有微處便領公案數則寄呈師師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篲上氣力但欠脫殼在越三年梅因過堂打動鉢盂始大悟是為南嶽下十二世贊曰

據曲象牀提長柄拂用鐵牛機碎千聖骨亦名瞎禿亦名古佛千巖道破是第二月

千巖長禪師傳

千巖禪師諱元長字無明千巖別號也越之

蕭山黃氏子父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七歲從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師之諸父疊芳為僧欲乞為嗣從之十九雜染受具于律師知為法器一日從飯僧于丞相府時中峯在座遙見師即呼問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佛耳峯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峯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峯以狗子無佛性語授之師從此參究危坐脇不至席者三年因聞鶻聲有省亟見峯具陳所悟峯復斥之師憤然來歸一夜將寢忽覓翻食猫器墮地有

聲悅然大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污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于峯峯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食猫飯峯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峯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方釐峯乃微笑囑曰汝宜善

自護持棲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囑乃隱天龍就悅禪味後聲光日顯笑隱訖公力薦之諸山爭相勸請後至烏龍山有終焉之志尋建剎開化學者輻湊大振天目之道有語錄行于世贊曰

問佛何在尋之不見鼠翻猫器忽然出翔

躍身如空應聲若響不是這番幾沈兵想

無一全禪師傳補

無一全禪師元延祐間遯跡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洞左實相寺同時有一源寧居之人謂廣德二甘露門宋學士濂每稱焉一源者無用寬法嗣即龍池萬門開山禪師也師嗣法未詳昔應庵華為大慧果法門猶子世稱其居處謂二甘露門以此類推師當為臨濟宗又嘗見千巖長公有辭石溪請偈曰出世

宗師萬萬千只餘迦葉守枯禪老僧若也隨流去孤負山居三十年又送全上人偈曰全然不識自觀音訪我伏龍山更深四月初頭三月盡黃鶯啼過綠楊陰意者是其人耶贊曰

無一一源是二是一鉢鏽悉稱聲名洋溢名可得著語不得聞我思高致溪月石雲

本空照禪師傳補

本空禪師氏里詞法未詳師顯圓融廣大法門嘗于石溪建松雲閣繪三教聖賢像悉藏其書于中或謂辨魔揀異宗門眼目秤觔定兩向上鉗鎚豈可雷同事須甄別師曰會麼瓶盤釵釧一金毒藥醍醐一味千巖長公稱師為巨靈劈大華之手芥子納須彌之機又有答師二偈曰懊悔當初入此門至今無物獻家尊伯勞破鏡渾相似翻笑飛蝗多子孫雷聲未歇電光隨雪片飛空幾個如凍凜吹毛全殺活太平寰宇斬頑癡亦可知其人矣贊曰
松雲萬朵溪山盤盤松風一曲溪月團團

水崖荀出炎天雪寒我之知師有友千巖
大滿大禪師傳補

大滿大禪師未詳何許人大滿為五祖賜諡
不聞有二按裕州妙覺寺在七峯山前一名
上古寺後為妙覺院阮頤庵和尚居之初
禮本院溫山主為師其後任慶壽居大剎至
元十年賜號佛日滿大禪師十九年正月圓
寂一云賜號佛日大滿大禪師未知即其人
否也千巖長公有送滿禪人偈又有示慶雲
滿長老偈抑或以為滿為名者歟贊曰

彼何人斯藏頭露尾是耶非耶為彼為此
先有五祖後有願庵本來面目劈破老慈

李潭泐禪師傳補

徑山宗泐禪師字季潭別號全室台州臨海
人俗姓周氏生始能坐輒跏趺八歲從天竺
笑隱斯公學佛十四雜度二十受具從隱開
山于龍翔寓意詞章尤精古隸隱問國師三
喚侍者三應於意云何師曰何得到肉作瘡
隱曰將謂汝奇特今故無所得也師一喝隱
擬拈棒師拂袖出後乃得隱心印已而上徑

山掌元叟端公記室出世涇縣水西寺大明
洪武元年四月遷中竺入寺上堂曰金剛王
劔橫揮千妖屏迹燦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
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伸腰
跣跳錢塘水東决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
豎拂子云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
風四年正月住徑山次五十五代太祖高皇
帝召西白金公問鬼神事詔舉高行沙門師
居其首五年建普度大會于鍾山太平興國
寺命師說法超度迷溺上臨筵歎美命住持

天界寺屢駕臨幸召對內庭賜饌無虛日每
和其詩稱為泐翁至百四十五首又命製讚
佛樂章既成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
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應凡
八章勅太常譜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制

十年冬詔師與太璞玘公註心經金剛楞如
三經行世十一年上以佛書有遺佚命領徒
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十五年得莊嚴寶王
文殊等經還朝開僧錄司投右街善世掌天
下僧教命蓄髮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

上召而官之師懇辭求免願終釋門上乃嘉
歎從之賜師免官說後以長官奏事復謫往
鳳陽槎枒峯建寺三年訖工天界寺火以興
復為已任奏重建于聚寶門外二十三年詔
再任天界二十四年復領右街善世居無何
奉旨逸老歸槎峯上曰寂寞觀明月逍遙對

白雲汝其往哉乃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微
疾九月初十日晨起謂眾曰人之生滅如海
一漚漚生漚滅復歸于水何處非寂滅地也
言訖喚侍者曰這箇輩侍者茫然師曰苦遂
寂世壽七十四夏六十茶毗牙齒數珠不壞
得舍利三十顆建塔天界附笑隱塔右宋學
士濂贊師像曰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
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于彈指
合千經萬論于一門真實錄也有全室外集

十卷行世是為南嶽下二十一世贊曰

龍飛九五法運更新如雲之從作國上珍
終不受官天語益親末後傾出誰賡其音

金碧峯禪師傳

寂照圓明禪師諱寶金號璧峯乾州永壽人

姓石氏父母俱崇善時有沙門以觀音像投其母張氏囑曰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師白光燁燁照室幼多疾父母疑之曰此兒宜歸釋氏耶年六歲遂捨依靈寂温法師為弟子及長受具徧詣講肆窮性相之旨久之曰是可以了生死耶遂棄去時如海真禪師開法于蜀師往詣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久之有悟呈真真大斥之曰必使心思路絕大法可明師益加精進三年脇不至席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急往求證于真真猶詰十數過一一無滯乃印可之後至五臺秘魔崖知為前身住處遂棲止久之聲光日露四方聞而至者將集千人師不拒也至正間順帝遣使詔至京甚敬之命住海印寺力以疾辭賜寂照圓明之號大明太祖卽位燕都

真金出鏡古鏡生光精明既發照用無方
松隱然禪師傳補
松隱德然禪師字唯庵松江華亭人姓張氏少從無用貴公祝髮歷抵諸方未有所契叅千巖長公子金華聖壽禪寺聞其提唱豁然有所悟入舉目之頃日月星辰風霆雨露飛潛動鑿皆演如來大乘妙法于是遂傳其道嘗謁石室珙于霞霧山室曰子去我而求息之所其必松江乎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結茅曰松隱庵千巖題頂相示師曰德兮無德然兮不然僧來便棒佛來便拳慈悲沒些子毒害有萬千道非道禪非禪我住松庵汝松隱要悟更叅三十年巖沒遂主其席聲光聳起刺血寫經天花貌貌滿庭云洪武四年師念西天目獅子正宗寺為高峯中峯道場元季兵燬僧徒亡逸乃尋故址居之開山說法盡復前規信嚮者益衆宋學士濂嘗曰唯庵真有道之士也又跋其船居詩曰唯庵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其推重如

此是為南嶽下二十四世贊曰
面冷如霜口甜如蜜一味虛頭全無真管
佛法不會世法不通費了明月買得清風
敬書先公重編諸祖道影傳贊後
佑鈺聞之靈峯素華法師矣釋之於十方三世無不徹也此界此時則始于釋迦繼于迦葉阿難等也其在震旦則遠公造法性論羅什歎其能知佛理北齊慧文大師讀龍樹中論悟圓頓心宗二竝可稱聞而知之菩提達磨大師受記東化可稱見而知之遠公之後凡修淨業得往生者皆見知聞知之流類也有人僅立蓮宗七祖但約行化最尊者耳然四明尊者慈雲藏主等何嘗不以淨土行化而智者大師十疑論飛錫法師寶王論天如禪師淨土或問楚石大師懷淨土詩妙叶法師念佛直指尤于淨土法門有功至雲棲大師極力主張淨土讚戒讚教讚禪痛斥口頭三昧真救世菩薩也慈山大師拓復曹溪祖庭晚年掩關念佛晝夜課六萬聲故坐遊後二十餘年開龕視之全身不散遂與六祖同

窟肉身人天瞻仰得非蓮宗列祖乎達磨傳至六祖乃有南嶽青原二甘露門門似二道無二也又數傳而為五宗人有五宗非五也譬如阿耨達池一水流為四河歸于大海河有四水無四也今不知池水與海之一獨從

梵光

五

四河之濶狹曲直遠近起見互相是非其可乎哉近代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不媿古人風格者必首推紫柏大師壽昌無明禪師焉繼北齊者有南嶽思大師出大乘止觀法門四卷真圓頓心要也次有天台觀大師出三種止觀法華玄義文句及維摩仁王金光明普門品十六觀等疏於是教觀大備歷五傳至荆溪其道中興又八傳至四明道乃重振此後裂為三家漸式微矣近則百松覺公稱為鳴陽孤鳳僅出三千有門頌略解及楞嚴百問耳幽溪無盡燈公繼起一時稱盛然唯生無生論足稱完璧而圓通疏殊未滿人意但能趺坐書空作妙法蓮華經字脫然西逝則誠蓮華國裡人大唐玄奘法師徧遊天竺學唯識宗于戒賢法師盡其所知旁搜其所

未知廣大精微真彌勒天親之子釋迦文佛之遠孫也慈恩基師繼之所撰法華贊玄則靈山法道恐未全知無怪乎唯識一書本是破二執之神劔反流為名相之學矣賢首法藏國師得武后為其門徒聲名藉甚疏晉譯

華嚴經經既未備疏亦草略故不復傳所傳起信論疏甚失馬鳴大師宗旨方山李長者有新華嚴經頗得大綱清涼觀國師復出疏鈔綱目竝舉可謂登雜華之堂矣後世緇素往往獨喜方山大抵是心粗氣浮故耳不知清涼雖遙嗣賢首實肯出于藍也圭峯則是荷澤知見宗徒支離矛盾安能光顯清涼之道哉或曰佛祖之道必須師資授受方有的據否則法嗣未詳終難取信靈峯曰譬諸儒家公伯寮非親炙宣尼告于滕更之徒非親炙孟子者乎學焉未成則終身不入聖域矣今之雖有師承顛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朱子陸子生于宋薛文清公王文成公生于明後千百年遙傳道統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故執跡以言道

則道隱譬諸射者期各中的焉耳十方三世唯此一 的常在不變何俟于傳巧之與力存乎其人父不能得之子子不能得之父有何所傳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正如其不可傳者也謂有可傳則非佛祖聖賢之道也佑紀因是重有感矣南宋紹興

間濟宗大慧杲住育王洞宗宏智覺住天童相得歡甚大慧一日過天童宏智出寺迎之會于亭中兩師交讓無已乃不次而坐張狀元安國歎曰三代禮樂今歸釋氏矣因以堦讓名其亭宏智嘗曰脱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大慧得宏智遺書遂陞座說法有知音知後更誰知句夜至天童凡後事悉主之因舉宏智弟子法為繼天童帝識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與初無彼此之別也以視今之諸方門庭不同互相攻擊者為何如哉昔笑巖和尚嗣臨濟而不專臨濟之稱止稱傳曹溪正脉第三十二世意深遠矣今願當世大善知識見是書者直令宗教融通勿反于宗門中生分別想也

康熙甲辰冬十月朔秀水高佑紀念祖父敬
述於金臺之報國寺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四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七一頁上二、三行間首字「明」，
[徑無]。
- 一 二七一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徑
有「嘉興上士錢應金較」一行。
- 一 二七一頁中一行「繪續」，[徑作
「繪續」。
- 一 二七八頁下七行「聞我思高致」，
[徑作「深聞我思致」。
- 一 二七八頁下一〇行「聖賢像」，[徑
作「聖寶像」。
- 一 二七九頁上五行第一〇字「既」，
[徑作「元」。
- 一 二八〇頁上一六行「平詔師之」，
[徑作「手詔師師」。
- 一 二八〇頁中四行第五字「貴」，[徑
作「寬」。
- 一 二八〇頁中五行「禪寺」，[徑作「禪
師」。
- 一 二八〇頁下三行與四行之間，[徑
有「八十八祖傳贊卷之四終」一行。
- 一 二八一頁上九行第一一字「出」，
[徑作「曰」。
- 一 二八一頁上一〇行「觀大師」，[徑
作「顯大師」。
- 一 二八二頁上末行「卷之四」，[徑作
「卷之四附跋終」。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五

藝十

明秀水寓公高承堤纂

雪嶠信禪師傳

師諱圓信字雪嶠一字雪庭浙江鄞人也朱姓早失父母稍長聞彌陀經言水鳥樹林皆念佛僧忽心動萬曆己亥捨俗出家截髮上天台自號不空卧古祠乞食者二年無有入處一日逢靜主妙禎因泰他心逼僧勸少林僧三天竺來公案忽前後際斷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子細思量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自此遂能作偈欲返天台尋人印證正出雲門普濟寺舉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作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根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向人索紙筆書之自此遂能書畫高塗大抹一洗前人印板法疏笋氣而出以奇秀旋結茅武康之雙髻峯至龍池叅幻有傳禪師一見把住曰佛不見身知是佛且置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龍池曰有了你沒了我師拓開龍池曰雪嶠不得老

僧道師作禮進具戒至雲棲叅蓮池宏禪師具陳行脚雲棲曰曾為浪子偏憐客一段苦心具見然所得拈向一邊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師呈偈雲棲遂向著語且曰見處高美更少作詩偈以頭陀行住雙髻峯續祖慧命師一日問百年後衣鉢付何人雲棲曰我無衣鉢無能付亦無受者師曰如此斷滅去也雲棲曰影也沒有斷滅個甚麼師曰請師授記雲棲曰諸佛授記多時也師曰不要這個葛藤雲棲大笑師拜別乞雲棲垂語今可以除可以進雲棲曰除去有所得心進到不可到處更加精進振雙髻之風次年復叅龍池龍池豎一指師曰喚作什麼龍池休去又聞歲師著草鞋直入方丈龍池曰你草鞋猶未脫也師曰何處見我草鞋來龍池微笑師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問話舌生水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峯頭一箇僧龍池頷之甲寅春二月遂受記別乙卯春雲棲示寂師為掃塔作偈有衣鉢山中問道流句是年始自雙髻邊雙徑結千指菴於東坡池上慈山清

禪師會蔞紫栢日過之機語契合題師真贊有打破金剛圍咬碎鐵栗棘之句復為作六妙銘珍重而別師又於山頂築語風居榜其門曰珠雲卧此中萬山拜其下子嘗偕居士沈泓汪颯吳統持訪友天目山中過師雙徑見語風窓外千峯盡雲真絕境也師捫虱次聞谷邱公曰慈悲些師曰真要箇箇見血顛愚衡公切萊次師曰作麼生曰刀刀到底師曰用許多力氣作麼曰你作麼生師曰一刀到底駕湖用公說新月次師曰者半箇在那裏去了湖良久曰會麼師曰也只得半箇木陳恣叅雲悟公於金粟機緣未契至雙徑謁師師問曾到金粟否曰曾到師曰曾問話否曰不曾師曰你怕打那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師乃開示恣即轉金粟去師謂若菴問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師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曰大師真瞞人好師瞋目視之師清真琢上傲然自得每振吼曼嘯不束縛沙門威儀人稱雪獅子晚遂號青獅翁世衰

法微深自保護影不出山者三十年崇禎庚辰壽昌弟子黃禮部端伯博山弟子余巡撫大成請開堂徑山興聖萬壽寺是年師正七十矣自此說法數大刹浹月即歸其父者則廬山開先而已師瞥見古雲門得悟發願欲弘雲門宗所至拈匡真偈禪師香癸未春上天童為密雲悟公封塔說偈曰坐空千界月諸佛汝同儕鑿破青山面將身就活埋事竟謂費隱容木陳志石奇雲等曰佛法傳持子孫綿遠如帝珠網各自領會去旋至龍池塔有偈曰銅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師當戶娑羅空腹樹迎階芳草昔人眉追思滴血曾雷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頃源流千載繼孫兒是秋住我邑東塔寺辦香之祝始嗣龍池蓋嘗有五月盤桓也示衆曰禪和子行脚住山須求箇本命元辰若落豈是散心雜話念栢樹子過日的眞饒你念得熱如瓶瀉水卓然無依你作麼生出身叅禪惟貴妙悟古人不遠千里見人三登塔子九上洞山逃他一片苦心不過自然草鞋

繩斷頂門眼開盡大地方知是我更無別物祖師云舉足掉臂無非西來大意不是妄語丙戌住紹興雲門寺明年秋師頻唱鷲毛雪兒滿空飛衆訝之中秋示微疾即封鐘板曰吾將去矣郭居士問囑累何人師曰此道塗污甚今日揆絕之書偈曰小兒曹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光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八月二十六日酉刻索茶一盃師隨唱雪花飛句端然坐逝壽七十七臘四十九塔全身於雲門之前崗所著有語錄懷淨土詩行世是爲南嶽下三十三世入室弟子徹崖歇形山淖惟一潤曹源金石澆鎗山鳴磬先後主叢林法席贊曰

雲棲滴雨雲門灑雪波與龍池超然獨絕書畫逸品禪亦如斯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三大師傳贊跋語

癸未冬月先大夫歸自寶坻將之涇縣因念先世禪喜作雲棲紫栢慈山三大師傳贊以續八十八祖繕錄於甲申下元序及雪嶠老人復有函蓋之契未幾而雪公化去先大夫

更爲著語以續三大師又未幾而先大夫雖憂感疾遂棄諸孤余小子既不忍遺忘手澤且言念趨庭之暇曾執侍雙徑巾瓶是我家祖孫父子總在諸善知識光影中重現出也因流涕稽首而敬述之

順治辛丑仲春日秀水高佑鉅念祖敬識於稽古堂

又跋

曹溪慈山大師剃度於嘉靖甲子甫十九耳聽無極和尚講華嚴玄談至海印森羅常住悟法界圓融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萬曆癸酉遊五臺求清涼傳按跡遊之至北臺見慈山奇秀默取爲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息機之句歲戊寅書華嚴經則刺血蘸黃金作供養血瀝盡弗顧以此感種種瑞夢或夢入金剛窟親承清涼開示或夢登兜率天入樓閣觀彌勒聆轉識成智大義或夢觀文殊召入浴室從不淨得大清淨歲辛巳慈聖太后命建祈儲道壇於五臺造大塔院寺修舍利塔成即以金書

華嚴安置塔藏明春升座講玄談聽者萬衆
偶見清涼疏菩薩住處東海那羅延窟此云
堅牢即今之牢山癸未夏訪至其地於山南
觀音菴廢墟誅茅結廬以隱迨太后以襟祝
之勞布金造寺賜額海印而師之初機已在
隱現間晚年結菴廬山五乳峯下每念華嚴
一宗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世多懼疏鈔之
繁廣而但宗合論奚可哉因取疏文挈提大
旨名曰華嚴綱要至天啟壬戌而書成遂重
入曹溪越明年示寂矣師夙叅請雲谷笑巖
二老高超教學直趨最上故能酌曹溪滴水
化爲法雨溉被枯禪乃宗教互融恒露其初
機而縱橫涌出其始終證入似獨契華嚴宗
旨亦猶清涼爲六祖法孫而卒稱華嚴四祖
云爾佑鈺讀先大夫二大師傳竊謂雲棲似
永明紫柏似覺範而憨公則清涼幹子圭峯
益友也外舅譚公埽菴首肯斯言請再質之
請方具眼
康熙丁未冬秀水高佑紀念祖敬識於金陵
報恩寺

三大師傳贊序

歷代諸祖道影八十八尊紫栢可公命曲阿
弟子賀中翰知恩屬丁高士南羽描摹大內
稿本憨山清公傳而贊之繪乃形似傳贊乃
神似形似殆不如神似之勝然二公苦心不
欲於紙上見諸祖又不妨於紙上見諸祖將
作末劫津梁故令形神俱現耳前者吾友錢
而介手書雪嶠信公製叙刊布流通其中缺
傳贊者十一人承挺今爲峯考以補之惟是
萬曆中一時有三大和尚雲棲與淨土以統
宗教紫栢易方冊以廣大藏憨山濬曹溪以
通法脉厥功德邈焉莫儔是足繼諸祖後者
國朝三百年來名宿如林猶羣山之磊砢獨
此三大師則如海上三峯巍然鼎峙乃憨山
赴弔雲棲紫栢時早爲二老像贊又嘗自爲
像贊是三大師道影已有繪之者特傳未具
斗憶先大夫玄期公在萬曆癸卯爲先王父
宇培公十週諷經雲棲津梁淨土時初登賢
書即起名發魚全註先生法受二戒呈偈曰
名廣漢午明水偶從閒裡話秋闌碧樹當窻白日寒一笑不

論千古事齋頭借得小蒲團蓮池大師稱善
輒出衲衣衣之是冬計偕全陸水部謁紫栢
於請室語次有契紫栢手錄所貽憨山逐客
說爲贈憨山則壬辰癸巳間往來即墨之牢
山曾王父瀛臺公時爲膠州守頗竭檀護及
其東遊先大夫曾偕至雲棲後奉使衡州復
寓書曹溪請益是先大夫與三公俱有法乳
之契承挺少聞梗槩故攝拾遺事各爲傳贊
以附諸祖之後至壽昌經車溪冲龍池傳少
室道雲門澄黃檗有天童悟磬山修博山艤
諸老雖先大夫多與盤桓今未暇及以俟續
國朝傳燈錄者爲紫栢補此慧命一大負耳
若雪嶠嘗各問語風中近復晤言東塔此又
如三峯外別爲一峯縹緲高騫孤巒特秀且
雲棲早爲印可紫栢墓其山中而憨山又特
爲著語是足繼三大師後者今杖履無恙姑
俟後緣可也賜同進士出身工部尚書郎前
遷安寶坻涇縣令蒙溫旨叙功紀錄旌異構
李寓公高承挺澤外父纂時崇禎闕逢滌灘
之歲良月穀旦

余於三大師猶有因緣雲棲曾侍中瓶海印親承記
 前而紫插入滅之歲夢中委受付囑今讀高大夫寓
 公傳三大師揚眉瞬目如在尺幅間不覺肅然起拜
 若三老之外特標雪嶠信公豈所謂楚石之後獅紐
 絕響者於此另豎眼目耶念祖世繼金湯當自悉此
 中微指奈未敢妄議也舊史氏虞山蒙叟錢謙益書
 附三大師傳贊卷之全

秀水寓公 高承延 述

虞山蒙叟 錢謙益 訂

嘉興上士 錢應金 較

蓮池宏禪師傳

師諱株宏字佛慧別號蓮池浙江仁和人也
 姓沈氏年十七補諸生早棲心淨土嘗書生
 死事大四字於几案及闢六祖壇經喟然曰
 茫茫生死安可無本據耶父母沒決志離俗
 嘉靖乙丑除夕命繼室湯點茶至案蓋裂師
 顧曰姻緣無不散之理丙寅元旦與湯訣有
 一筆勾詞時年三十有二從性天理公祝髮
 無盡行公授具足戒畢禮五臺感文殊放光
 過伏牛山隨眾煉魔至北京龍華寺參徧融

貞公融曰無貪利無求名無攀緣貴要之門
 惟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遂受六度萬行
 之囑笑巖巖寶公於柳巷巖曰汝何處人師
 曰浙江人巖曰却為何事師曰特到這裏來
 求和尚開示巖曰阿你在三千里外遠遠來
 開示我教我將甚麼來開示你師恍然即禮
 辭歸過東昌府聞樵樓鼓聲忽大悟作偈曰
 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過何奇焚香擲
 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分衛至南京瓦
 棺寺病革即有欲以就茶毗者師微曰一息
 尚存乃止病間至湖州之南潯住豆腐橋廢
 祠中苦行三年無一知者五與越中禪期終
 不識鄰單姓字隆慶辛未乞食杭州之梵村
 見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宋伏虎志
 逢禪師剎也地於巨浸環山多虎歲傷人不
 下數十師結茅三楹居焉諷經施食虎患頓
 息歲旱眾強師出禱師循田念佛甘雨隨注
 眾異之相與助建禪林安居學者即今雲棲
 道場也萬曆丙子再禮五臺己卯庚辰間復
 參笑巖寶公於京西觀音菴無何以疾南還

梵村有朱橋屢為潮汐衝塌行者病涉師偈
 復無論貴賤請人施八分而止或疑其少師
 曰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集千金鳩工築
 基每下一椿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橋
 竟成戊子歲大饑疫日斃千人余知府良樞
 請師就靈芝寺禳之疫遂止壬辰歲杭之淨
 慈寺請講圓覺經聽者日數萬指因贖門外
 萬工池并城中上方寺長壽菴二池為放生
 所既又助濟西湖三潭所著戒殺文海內多
 奉行之慈聖皇太后見師放生文遣內侍頒
 賜蟒龍袈裟設供問法要師敬以偈答而什
 襲紫衣不敢服慈聖繪像宮中禮焉師道價
 日增四眾翕聚而清規益肅凜若冰霜達觀
 可公贊師有末法戒壇成酒社東南撐柱仰
 高風之句慈山清公則稱其一味慈悲十分
 清淨幻有傳公與師同參笑巖其刻語錄也
 致書雲棲推師為當世金剛正眼乞作唱導
 語一時賢士大夫問道者指不勝屈王侍郎
 宗沐問夜來牀頭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
 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代云走

却法師留講案因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
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
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
經世主妙嚴品第一末居士驚問禪念佛
可用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左太常宗鄂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
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虞光
祿淳熙問慧日入西院公案師答曰慧日自

甘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
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二高卧
不起令慧日顯異惑眾禍及兒孫周侍郎汝

登問鳥窠吹布毛機緣師答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當下布毛滿地何待拈吹先大夫應

全註先生爾時請
斗光後更名道素性豪邁一見師輒折節請
益師有開示語先大夫呈偈師稱善囑曰學

道人當息却口頭三昧而求實悟又曰楞嚴
經最有次第宜先看先大夫嘗語承堦曰新

建而前吾師潛溪楚石而後吾師蓮池兩浙
靈秀盡萃於斯一代儒釋孰能過之師從念

佛得力立說主東林淨土南山戒律乃著彌

陀疏鈔戒疏發隱二書又編禪關策進蓋顯
禪淨雙修不出一心師之化權微矣嘗垂語
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過於楚石和尚有西
齋淨土詩一卷彼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
非也乙卯夏六月晦日師預設供別眾七月

已酉示微疾日當午命扶西向坐哆啞念佛
端然而逝世壽八十一僧臘五十塔全身於

五雲山之麓釋經輒古手著凡三十餘種總
名雲棲法彙行世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

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
見佛性昔惟永明今惟雲棲而已師素誠眾

貴真修勿顯異故諸靈異不具載上首弟子
鵝湖廣心瓶旬廣印拂水廣潤暨廣寂廣承

廣伸廣德大賢大真大掄大猷以下若而人
亦學如壽昌慧經雲門圓澄雙徑圓信博山

大艮淨名大蓮三峯法藏等並飲水知源者
也贊曰

維大雄氏分禪教律雲棲總持一門超出
單提六字旋乾轉坤慈雲膚寸大地瀾淪

達觀可禪師傳

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學人稱為紫栢
尊者吳江沈氏子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門
摩其頂遂能言志氣雄放不可羈勒嘉靖已
未年十七仗劍欲遊塞上至蘇州天雨宿虎
丘僧舍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遂解腰纏請

明晨設齋剃度自是即脇不至席英年二十
從講師受具戒掩關於嘉善之景德寺三年

遂行腳忝知識究明大事聞僧誦張拙秀才
偈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知亦是邪大

疑之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吾在臨濟德山
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自是凌鏢諸

方隆慶壬申師同陸文定樹琴參雲谷會公
扣擊華嚴宗旨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師

歎為未曾有過匡山窮相宗典義遊五臺空
巖中老宿孤坐師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登

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言下有
契萬曆癸酉至京師參暹法師於張家灣茶

理法師於千佛寺參笑巖寶公於西方菴未
後乃至法通寺參編融貞公融問來此作麼

曰習講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

融曰你當清淨說法師曰即今不惹一塵融命禿師直撥施旁僧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心折之遂留掛搭觀其動履冥故多矣未幾南還適聊城傅御史光宅為吳縣令其子利根甚點慧擷二花問曰是一是二師曰是一根十三遠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根遂作禮旋至嘉興見楞嚴寺父廢乃屬陸莊簡光祖馮祭酒夢禎包副使檀芳為外護而委弟子密藏開公鶴林渠公興復之陸副使光祚助建禪堂先成師乃引錐刺臂血盈盞書警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寫佛猶益真修又念兩都大藏印造艱難且卷帙繁重更難於持行流通選方僻壤有終不得聞佛法者改刻梵契為方冊印行輕便普便見聞作金剛種子遂剗刻於五臺山移於寂照菴至今徑山貯板楞嚴發經俾大藏傳播海外外皆師願力也丙戌訪慈山清公於東海牢山海印寺心相印契遂許生平再入京師復潭柘寺戒壇時徧融貞公已入滅師為文哭之有嗣德

不嗣法語乃繇三魯歷關中跨棧道西遊峨嵋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憩匡廬重興歸宗古寺過安慶遊皖公山建佛光寺北至房山石經洞復晉靜琬法師塔院感琬公所藏佛舍利放光慈聖皇太后迎舍利入大內供三日重藏石室神宗顯皇帝手書金剛經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內侍質師師進偈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神宗大悅慈聖皇太后聞師至命近侍致齋供賜紫加黎師遜謝避暑上方山遼慈山清公入都晤師於兜率院師復偕至雲居禮石經遂同住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時萬曆壬辰秋七月也師既與慈山約往濟曹溪以通法脉癸巳歲先至匡山待之越二年乙未聞慈山以弘法罹難歎十四曰法門無人矣即往探曹溪禮法供戒靈通侍者飲酒弔故檀越陳亞僊有詩偈法語將行赴京師救慈山適知其謫戍雷陽遂待於江辭仲冬相見於下關旅泊菴執慈山手曰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慈山再三慰解之瀕

別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歲庚子南康知府吳寶秀浙江樂清人也有善政以礦稅被逮其夫人哀憤投繯死師在匡山聞之曰闍人橫行至此世道不可為矣乃決策入京師謂人曰慈山不歸我為法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錄未續我慧命一大負捨此一具骨釋此三負不復走王舍城矣越二年壬寅師於赫山會延慶寺忽自題其像曰這箇阿師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園中自在癸卯九月為預祝蓮池宏公明年七十偈冬十月妖書事起震動中外忌者乘之劫師下司寇獄及鞫訊師但以三大負對絕無他辭時曹御史學程在請室傾心問道有園中語錄先大夫錢應金註先生兩時計碑斗光後更名道崇計偕至特進謁請室見其深慈定力殷勤接引十五謂有神光斬臂之風遠有欲叱師者師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臘月戊戌索浴罷端坐說偈微笑而逝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五越十三年丙辰冬慈山清公至徑山為師舉龕荼毗肉身巖然舍利無算塔於徑山之文殊臺

有紫栢集行世師氣雄體豐面嚴冷心乃最
慈戒律精嚴見地直截穩密足可遠追臨濟
近接楚石從毗舍浮佛半偈悟徹親切示人
居恒義重君親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聞
大統曆加額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
殉城事淚直迸灑視待者自若師訶曰當推
墮汝於崖下其天性若此所至護持正法摧
伏魔外入室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先
後興復十五古刹所刻大藏外訪求古尊宿
語錄及經論註疏梓行者凡若干種贊曰
魏巍紫栢法門荆轟抉面屠腸斬頭瀝血
劃方册藏顯直指禪閃電不絕孤雲自還
慈山清禪師傳

寸地如是用心方有少分相應師執侍甚勤
谷開示出世恭禪悟明心地之妙師即請西
林披剃盡焚所習外學偕雪浪思公並事無
極湛公受具戒聽講華嚴立談有省因以澄
邱爲字歲乙丑雲谷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
於大天界寺力拔師入衆同叅谷指示向上
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從此窅究一念不
移隆慶己巳住靜金山二載辛未始辭谷北
遊谷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已躬下事爾當
思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勿虛費草鞋錢也
壬申至京師投宿河漕遺教寺往西山從摩
訶菴忠法師聽妙宗鈔又聽法華唯識詣安
法師爲說因明三支比量菴徧融貞公求指
示融無語惟張目直視菴笑巖實公巖問何
方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
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師便作禮萬曆癸
酉遊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不語僧遂與度
夏明年偕妙峯登公請大藏歸山陰王府入
少林禮初祖結冬邸中閱物不運輪至梵志
出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於是生死去來之

疑水釋作偽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
知異孔向下伏牛山法光禪師贈以偈且曰
要公不捉死蛇耳乙亥至北五臺禮文殊大
士大方廣公厚禮之尋結茅五臺峯下之龍
門匡山黃龍潭釋徹空至同居半載叅鳳林
寺二虎胤公虎甚器重丙子蓮池宏公復遊
五臺與師語契爲留旬日丁丑見南嶽發願
文刺血書華嚴經辛巳仲冬慈聖皇太后爲
神廟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大塔院寺期百
有二十日師與妙峯主其事壬午八月光廟
誕生師與妙菴禎公結隱太行山障石巖至
京西中峯寺重刻中峰廣錄結冬水齋於石
室癸未春即遁居東海之牢山豁悟楞嚴觀
境因恢復那羅延窟道場始易號慈山慈聖
再徵不得甲申乃得其在輒賜內帑師做
古矯詔賑饑事以賑山東饑民丙戌慈聖頒
藏經於東海布金造寺賜額海印遠觀可公
訪之盤桓二旬丁亥殿宇工竣始開堂爲衆
說戒己丑請藏至南京報恩寺感寶塔放光
爲二親營生壙壬辰七月訪遠觀可公於京

師對談四十晝夜偕過石經山禮釋迦文佛舍利禮石經於雷音寺禮琬公塔院癸巳山東又饑師以山中所儲齋供盡分贍邊山四社之民甲午冬說戒於京師大慈壽寺歲乙未方士流言侵擾遠赴詔獄按驗無實坐以私割寺院戍雷州衛達觀可公欲白其枉師止之為作逐客說贈師而別道出江西鄒忠介元標迎至鐵佛峯與師一言投機頓翻前案丙申春入曹溪禮六祖乃抵戍所寓城西古寺坡公亭雷州饑癘師掩骼埋胔以萬計乃建孟蘭會說幽冥戒天大雨癘隨止未幾建化城菴於電白縣西苦藤嶺施茶濟眾戊戌修曹溪通志成構禪室於壁壘間做大慧冠巾說法歲庚子始住錫曹溪為靈通侍者授戒歸偃田斥僦舍屠門酒肆尉為寶坊緇

第十

十九

華精舍遊德山禮祖甲寅夏慈聖皇太后寘天詔至師返僧服乙卯禮南嶽直登祝融峯旋遊九疑山過冬於愚溪丙辰為花集寺僧續法系過梅雪堂弔遜菴至武昌禮大佛遊九峯禮無念有公塔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避暑金竹坪遊歸宗寺登金輪峯禮舍利塔至黃梅禮四祖五祖塔遊浮江截江登九華禮地藏遂東遊浙江會楚連觀可公於徑山弔蓮池宏公於雲棲各為塔上之銘先大夫欽廉金註馬先生諱道榮自雲棲歸謂承挺曰小子識之慈公師友死生之誼便非流輩所及豈俟弘法利生始見宗門龍象耶王邑宰在公語師曰昨覽楞嚴經八遍覺與昔時眼界不同師曰不要熱忙只管看來看去和經都不見了始得赴淨慈寺宗鏡堂說大戒名宿雲集遊靈隱三竺西山贊揚放生三池過嘉興樓真寺埽雲谷會公塔為傳以表之赴蘇楞嚴東塔金明三利瞻禮者數千人至吳門遊諸名勝諸大老問道於觀音山復迎至虞山拂水為三山緇白說戒於京口

第十

十九

大徹堂丁巳返廬山建法雲寺於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天啟壬戌復住曹溪癸亥十月十一日示微疾沐浴焚香集眾告別頽曰今日截斷葛藤端坐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自夢遊集外有經論註解二十餘種行世師氣宇軒舉士大夫有志節者多與之遊張文端位曰人知慈師為大善知識耳不知有社稷功也達觀可公曰曹溪肉祖所現邇來曹源涸矣藉慈師以藹戍為波瀾而曹源復活為題康僧會尊者像寄之有康祖來吳慈公謫粵語其推重如此今上皇帝御贊師像云道老和尚何等行狀撐撐法門已作棟梁受天子之鉗錘為佛祖之標榜後署御名供大內九蓮菩薩院中先是乙丑歲龕歸廬山五乳峰法雲寺塔而藏焉崇禎癸未粵人復奉其龕歸曹溪歷年二十端坐如生遂金漆塗體升座與六袒肉身相望就天峙岡舊塔院地供養名曰慈山院去南華寺半里許師每謂萬曆間五大師際會一時雖體用不同理事各別其所以扶樹宗教

未嘗不同途合轍爰作三銘二傳以備僊史
 三銘者蓮池宏公達觀可公暨壽昌無明經
 公二傳則妙峯雪浪也其上首弟子知微善
 若惺炯修六逸智海岸悟心融顯惠衡夜臺
 某雪嶺峻等數十人不具載師嘗示雪嶺峻
 曰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
 生死心切嗚呼師生平亦盡此三言矣贊曰
 西林抽條柳菴脫木終返曹溪如雲赴谷
 機緣桴應文句鐘鳴全身說法不假三生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五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八三頁上一行經名，二行纂者，
〔釋無（未換卷）〕。
- 一 二八三頁上三行至卷末正文序次
 為信禪師傳、跋語、序、三大師傳
 贊，〔釋〕依次為序、三大師傳贊、跋
 語、信禪師傳。
- 一 二八三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釋〕
 有「前進士攜李遠老高承延纂」一
 行。
- 一 二八三頁中一六行「舌生水」，〔釋〕
 作「舌生水」。
- 一 二九〇頁中一七行「掃雲谷」，〔釋〕
 作「歸雲谷」。
- 一 二九一頁上卷末經名，〔釋無〕。

紫柏大師集序

新一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坐若熊躡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捧喝而魂慮已惛與向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精舍舍於楞嚴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趨向苑物填委無何杞梓丹青我我輝煥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剎列規條期為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楚遵蹈不踰尺寸者必首楞嚴也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瞻峨岷躡水壑朝五頂足跡遍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示戒圍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

亦益散其所述法觸著信口所錄以示人拈著信手絕組維蹊綫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嚮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白行混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麗蘊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誼最篤遇所據搗錄錄藏之迨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年餘哀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託注念無如楞嚴所發弘願無如方冊法藏為第一事剞劂之役近在雙徑去楞嚴不五六舍是錄宜歸楞嚴俾模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且弘法維人楞嚴主者白法師為大師克家之子與廢舉墜靡不理力是錄宜并入荷法擔中乃以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昇板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子肩一片檀詣大師影堂相對緡闢告語之意必有浮於紙墨之上考言誠可味人誠可追也

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崦嵫時努力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懶居士李日華沐手撰書

紫柏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慈山釋德清著

太虛家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况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

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
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
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時或上堂入
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轉為錄
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峯至我明楚石皆
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
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
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
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
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
與雷雪吞種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
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
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錘
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
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
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
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唾
便休弟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
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
緣所聞最多如庵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

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
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
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素潤
甫結集成帙于久沉瘴海適為師了末後因
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
為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于
三讀其言喟然而歎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
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
人也觀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
毫端如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
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
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
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為生死根師凡所舉
必三致意痛處割錐直欲勒絕命根即此可
當金鏡矣又何庸夫門旋施設哉昔覺範禪
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之曰
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
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
思過半矣時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
日書於匡山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紫柏大師集跋
自法席久塵祖燈無焰求其擔荷大法振揚
宗風摧情魔于百戰枯識海于千流我明自
楚石以後紫柏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
心皎皎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自然溢出
一經拈指本妙見前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
切無非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冰銷究此一
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
師不離文字亦指人心其揆一也煥嘗見侍
者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奮腕疾書
猶苦不給一紙既盈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琅
琅不停自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乎
噫有文字有未始有文字學者繇文字悟未
始有文字則妙膳上味人人充滿如但作文
字會也何異指饌說飽豈瘵枵虛雖然凡心
未鏘聖解難窺即請于大師日用着眼集中
拈出毘舍浮佛一頌謂包括大藏透徹禪源
持此凡十五寒暑而精虔不休自云每觸逆
順愛憎之境必以此頌為前茅獲軍欲將亦
不知其幾矣噫了徹如師而猶堅銳猛決若

此此所以孤風絕侶佛意祖髓在在蓬源也
即晚寄園中洒然夷適死生利害如撼空虛
照用之妙前齊古德矣夫人人本有心光不
知照用以致墜失而大師慈憐迫切代為指
授片語單詞皆拭垢還光之助於此逗得消
息方是紫柏兒孫至利根男子畧沾涓滴立
見風湧雲蒸騰驟變化超然契迥絕意言
即一部語錄無隻字可得矣亦菴先生數載
討論獨任流布使紫柏心光如日華月彩注
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映互攝融成一片

乎

弟子賀煥熏沐拜書

新

六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一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法語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三
昧輔釋迦文而用揀擇之權於楞嚴會上進
退二十五聖獨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議其
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輔佐亦以聞思修入近
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三十二億恒
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豈非此方真教體清
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為體是
猶花不以春為神豈真花也哉蓋文字根於
音聞音聞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
者佛意欲一切眾生因有分別心入文字三
昧因文字三昧入音聞之機因音聞之機入
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
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
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
為情苟不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
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
亦不能終自發也緣因即文字三昧之異名

也了因即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
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
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
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性吾自偶諧神
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
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
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
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實相般若實相
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
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
必欲排去文字一起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
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
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
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聖人出無量義定放
着問白毫相光而為文字之海使一切眾生
得沾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空覺極圓寂
滅現前而後已若然者即語言文字如春之
花或者必欲棄花覓春非愚即狂也有志于
入流亡所者當深思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

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即文字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師曰娑婆世界與十方衆生世界皆根于空空復根于心故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濕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第衆生膠固於根塵之習久積成堅卒不易破故諸佛菩薩先以空藥治其堅有之病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勝其門曰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又以妙藥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類空藥而治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言尤不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真知佛心哉或以曹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橫計於心便謂我本來無一物又有何塵埃可染請自審察我既本來無一物人舉手揖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

物即曹溪之本來無一物乎佛菩薩說法如良醫用藥如良將用兵藥與兵豈有常哉但察病人與敵人情之所在何如耳尚得其所在之情則藥與兵如庖丁之解牛矣故世以佛門爲空門及掠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自己

本來無一物者皆刀折而牛未解者也佛菩薩知衆生迷心而有空迷空而有身心迷身心而有前塵前塵即世界之屬身心即衆生之類然世界與衆生離空則無有根空離覺心則亦無根故佛菩薩教衆生始以解空終以悟心心悟則空與世界衆生皆不可得所謂大覺心者譬如浮雲相盡不待舉目而明月在前矣浮雲則空有之譬明月乃喻固有之常光耳或進曰由塵而達根由身心而達空由空而達心乞師指某甲只今心在何處師笑曰汝若無心設此問端又是何物進者問措師曰將心問心指心不知心是汝錯是梅西錯曰是學人錯曰汝若果自知錯則汝行裏坐裏饑裏寒裏境緣順逆是非裏能不忘此錯則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濕發有漏微

塵國皆依空所生汝有日自知在不惟衆生國土與虛空皆在汝心即大覺心離汝心亦不可得進者稽首而退

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與情而屬心統之故曰心統性情即此觀之心乃獨處於性情之間者也故心悟則情可化而爲理心迷則理變而爲情矣若夫心之前者則謂之性性能應物則謂之心應物而無累則謂之理應物而有累者始謂之情也故曰無我而通者理也有我而塞者情也而通塞之勢自然不得不相及者也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則不遠復之謂也相遠則不知復之謂也不遠復根於心之悟也不知復根於心之迷也故通塞遠近悟迷初皆無常者也心悟則無塞而不通心迷則無近而不遠也嗚呼心果何物乎能使人爲聖人又能使人爲衆人聖人與衆人亦皆無常者也顧我善用心不善用心何如耳心之爲物不可以內外求不可以有無測內求不免計心於身內外求則不免計心於身外有求則不免計心

於聲色形骸無求則不免計心於寂滅虛空如是求悟心者皆不善求者也故曰離心意識參若然者若攀緣心不歇則情根終不枯情根不枯則心意識終不能離心意識不能離則神不凝神不凝則不一不一則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則有外有外則有待有待則物我兀然故觸不可意事不免勃然而怒遇可意事不覺欣然而喜喜怒交戰寤寐無停要而言之不過總為心意識搬弄壞了也故真參學者寒不知寒饑不知饑勞逸相忘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方此之時知得心意識無坐地處如是積久一旦根塵迥脫常光現前至此則心之内外有無非内外有無皆憑我說唯說黃皆自然與修多羅合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也古德有云不是死中發活一番終是藥末銀觸火必飛去矣又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皆親證實悟之樣子也年來禪學與道學之徒初不知心是何物便潑口談禪孟浪講學一涉危疑便喪身亡魂被境風吹壞了娘生鼻孔作不得

一些主宰實不如三家村裏一丁不識不知但種田博飯吃人也龍樹乃九地菩薩其破四性則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一聞而能思思而能精精而遺聞聞遺所脫所脫則能消能所既蕩雖處於境緣順逆之中應而無累則多生子現行日損一日損之又損終至於無損忽然契同由是觀之則前之所謂根塵既消者與夫忽然契同者果一耶二耶一則前不是後二則舍前無後而學者不塊推四性之不精反疑龍樹之偈無驗譬病重而不耐服藥見病不去遂大怒而罵藥無驗也夫治身病必以神農為藥師治病亦必以龍樹為藥師舍神農本草雖華陀扁鵲不能治身病而學者欲治心病不以龍樹破四性之偈治之欲其病愈亦未之有焉此偈予初聞而駭既而疑因痛思不已用之境緣順逆之際多敢續敗愈多戰愈力自是敢戰而拚死予始勝意要知盤中殮粒粒皆辛苦若是種田人聞

此必淚墮後生小子理惑心浮不知慚媿業必不消病難坐愈加以聞誨生不受善之心甘作護短之金湯嗚呼哀哉我知龍樹復生耳提面命不遭病者之唾罵無有是處夫利刀出匣光芒耀日削鐵如泥凡梓楠松柏經其斫削必皆成器此善用刀者也有等癡人刀雖快利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器刀刃日損此不善用刀者也譬如眾生心性本妙不以定慧觀照惟縱攀緣奔塵莫返流浪生死幻苦愈深了無出期此豈善用心者哉如利根上智以心性之光照破根境兩俱無性定慧功成即塵勞而得解脫即情識而達智光如是用刀得非剖金削玉凡所成器堅完不壞滿盛甘露偏洒一切凡沾滴許熱惱清涼得無量百千三昧皆非外來以心性本有故也故曰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惱即八萬四千三昧不善用其心八萬四千三昧即八萬四千煩惱嗟乎刀本無二善用則無割不成不善用者刀日就損夫光有真妄真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

塵而發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無有聽質通塞離而恬變則嘆與嘗如羹中香水中火合離離生滅滅覺之與分別則有名而無實矣然塵之與根必相資而有相資而無故因境生心謂之粘妄發光不因境生而孤明圓照始謂之無待之光無待則內外之情空有待則內外之情封情空性復情生性迷故物能轉物者物爲入路之資所以情不煩達而空也老龐曰我見石頭始得目前萬境俱融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蓋此老以了知爲火燒空根塵有待廢而無待全全則無外無外則更無纖塵爲我障礙者也曹溪聞客讀金剛經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根塵解脫而靈光圓此謂之見道未明道也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比來學道失宗見道與明道多混談而不清甚且不免認情爲性所以長沙岑大悲哀而說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實爲天下認情爲性者頂門針也夫夫

乃男子之稱有男子之稱而無男子之實所謂假男子而實婦人也如曹溪初本賣柴翁漢一聞金剛經便直下無疑此真奇男子也夾山回頭船子命斷則子疑父而父不得不翻船矣光甫汝既發心持金剛經於憎愛榮辱交加之際若不能以曹溪所悟者痛治現行則有待之情終難復性性不復則三塗一報五千劫乃光甫所當憂者光甫勉之示光漢大傅蘓廣上疏乞骸骨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歸里中日今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歲餘金將盡廣子孫勸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况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說服又龐德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荆州刺史劉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受祿後世何以遺於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二翁皆世諦之賢者其所見高明如此吾曹爲出家兒不乞食自活而貪人供養曠受非禮究其咎之所自不過圖穿現成衣吃現成飯耳夫惡勞好逸人之常情衣不天降飯不地漏一衣一食皆必出自勞動人勞動而我安享之計欲久享而無患者無有是處蘓仲翁本漢廷老臣賜金而不敢獨享與族人共之即其子孫亦不得有吾曹既處四民之外乞食以資殘喘則外四民其誰爲我種哉種施雖士農工商之不同然寸絲粒米皆出於勞動也其勞動而得之而歡然惠我者爲欲求鹹其罪與增其利益耳倘我有僧之名無僧之實必不能自利利他他生異世須改頭換面爲畜生身酬其恩施始得如閻羅老子許汝滑稽賴頑購得他過則天堂地獄五福六極之說皆妄語也如來聖人豈爲此妄語誑衆生耶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於此四者之中果然立得脚跟定何必避城市居山林乎此就上一等僧說蓋其佛

知見已開佛悲願已發故也如此種僧豈有供養之而不能雪罪與增利益哉若佛知見雖未大開悲願雖未大發但能誦佛之言稍解其義依解修行此種謂之中等僧如但誦佛言不能解義惟恐玷法門勉強守戒此種謂之下等僧此三種僧雖淺深不同皆非有名無實者若人恭敬供養必罪消福長夫復何疑外此三者皆覺民非僧也汝向來雖祝髮而於僧之實曾及思無愧否僧實有愧則外侮之來實自取之故老人特舉西漢蘓仲翁東漢龐德公兼上中下三種僧說以示汝汝當刺其心忘其形痛哭讀二三十過則後來做好僧從今日始示登東華嚴寺了凡

予讀東坡觀音贊乃知東坡非迂儒所能彷彿也東坡以為一身之微八難萃聚何異一絲懸九鼎乎方此之時身不待忘而自忘身忘而世獨不忘無有是處身世忘則根與塵齊役而無偶根塵無偶識自成智智照靈源所忘流入向所謂火坑刀山猛獸毒藥一切衆苦至此皆我入流之師也故入流不難了

痛不痛為難果當痛之際痛究此痛果生於根耶外塵則無根果生於塵耶外根則無塵外塵則無根根乃塵家之根根豈我有哉外根則無塵塵乃根家之塵與根無二無二則一一則無外無外則無待至此喚甚麼作痛若了不徹覺有絲毫之痛豈真無待哉但果生於此不徹了便與無待血脉斷絕無待血脉斷絕則有待血脉自續矣有待血脉既續橫見心外有法此非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乎苦極光回直照無待無待則無我況有物耶物我忘而照不枯則靈源妙湛徧洒焦枯枯沾甘露稿而秀茂此非若能真不二即是觀世音耶

死生回環愛憎為根故我無心則夢中天地人物不煩遣而自空空待天地人物而名我無心時雖空亦無地也人為萬物靈不知此而他知則靈者昧焉所以寒暑迭遷古今代謝榮辱辱死生皆能劫我也如靈不昧則偽心空偽心空則彼劫我者豈待我建旗鼓然後逃哉人而如此則千窮萬變我應

之而不勞矣夫饑而食寒而衣此人之常情也一旦辟穀而服水苟非有大於生死者吾欲求而得之得之則死生雖烈而不能禍福於我如是則水可服也如食雖辟水雖服而情根不枯忍饑妄想則服水不若吃飯為愈耳吾聞服水之源源於智積菩薩菩薩以衆生不得道者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醒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神凝而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終將無地矣故曰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緣空則我無偶我既無偶緣豈獨有偶哉噫至此則固有常光罩待生心而現前乎瀉山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即此觀之辟食服水初若細事而收功之大如未見獨者難與言也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辦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所謂之香積廚故辦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味不辨兼自己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辦食之

所不名香積厨謂之穢積厨夫何謂三德清淨柔軟如法是何謂六味淡鹹辛酸甘苦是蓋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潔穢不揀便失清淨德若不精細甘和稍有粗澁便失柔軟德若不隨時措辦制造得宜忽畧縱情煮未供流涎便失如法德又三德若無六味調和亦不成就蓋淡味為諸味之體鹹味其性潤能滋於肌膚故味之調者必以鹽為首辛味其性熱能暖臟腑之寒故味之辣者為辛酸味其性涼能解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為酸甘味其性和能脾胃故味甜者為甘苦味其性冷能解腑臟之熱故味苦者為苦汝等即三德六味諦審觀察了知德之所以然與味之所以然之說加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勤勇善巧辨造飲食奉佛供僧此人功德能使以滿虛空七寶布施無量劫不生疲厭慳吝之心與相較量其功德亦萬不及一何以故三德無關六味無失此等飲食若觸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檀如飲甘露五內調和百毛暢悅身適心安

顯資色力冥資心力色力得資則身康健心刀得資則神無擾身康健則進道有資神無擾則觀智易成凡飲食不如法則身多病心多擾身心既病且擾而能精進開悟者無有是處即此觀之修行人之性命實繫於厨中人之手故厨中人三德不辨六味不精謂之牛頭阿旁殺人無算如三德辨六味精更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版如法辨造飲食奉佛供僧者謂之大慈悲菩薩故曰三千諸佛皆出在厨中又為常住慳吝不尊賢敬貴當來得餓鬼報為常住破費不察來處艱難當來得貧乏報又辨造飲食六根不謹九竅放肆四肢不淨當來得糞蛆臭蟲報如上所述皆如來所言苦聞若見當生慚愧遵而行之愚癡必破般若必開眾罪必消萬福必集現在身心安隱當來得無上道登菩薩位佛言無誰厨中佛子當體佛心出苦有分在示

之名有名則必有實故西方屬兌東方屬震北方屬坎南方屬離華嚴善財童子遍參知識何故畧三方而獨詢南方得非南方離卦在耶蓋離中虛虛則明明則文故曰離乃文明之象也夫文字語言必本於音聲音聲又本於自心之虛靈華嚴四十二字字字包含義理無盡誠以字本於聲聲本於心心乃我固有之虛靈也且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因諸大士皆處南方故善財不憚百城烟水境風逆順誓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蓋欲歷盡諸大士門庭故也嗚呼諸大士門庭豈易歷哉苟不能以理折情則死生禍福之關誠不易破即首楞嚴五十五位直菩提路自初信以至等覺金剛道後於四十二品無明重重歷煨無明煨盡而妙覺始圓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良以理無我情有我善造道者能以無我折有我則有我日消而無我日光則明明則虛虛則靈靈則通既通而靈則我曹來無上道之能事畢矣故善財餘方不詢而獨詢南方者蓋離心之譬也

亦心外無法故也既知心外無法則目前萬境頓融萬境融而謂我獨存者則此我何異龜之毛兔之角哉藏子如薦此始知問南非問南也乃問難也非問難也實問心也噫心不見心豈可以心問心耶悟則勿問疑則別衆

予讀長沙岑禪師偈始知認識神為佛性以虛空為家鄉者不獨近世有之而季唐時已有之矣蓋此輩但知日用昭昭靈靈之識神便為佛性殊不知唯見性者識神即佛性也而未見性者佛性即識神也即此觀之識神與佛性固非兩物若未見性則識神是識神佛性是佛性斷不可儻侗而混說也如混說之則聖凡不分悟迷不辨聖凡不分而白衣有妄坐龍牀之罪悟迷不辨則眾生邪正不明是故佛祖門中教有性相宗有照用或信性而不信相終陷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穿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根難拔枉逞口解故馮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或信用而不信照則狂魔入心滅裂因果欺視

死生以為知解絕無毫釐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徒誇知解于死生關頭終靠他一點不得殊不知徒誇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無知解而液裂橫行則其病更大故長沙老漢哀愍是輩而說此偈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蘇子瞻曰君子與小人之心皆正君子與小人之賢皆邪然君子能以理養心故心行而賢從之小人不能以理養心故賢行而心從之心行而賢從之此邪從正也賢行而心從之此正從邪也邪從正則情消而理漸明正從邪則理昧而情漸流情消而理明則心將復于性也理昧而情流則心漸累於物也心將復於性則坤復乾有日矣心漸累於物則坤終不能復乾矣蓋乾即理也坤即情也心之為物以理養之則終復性不以理養之則漸將流於情矣情如水故以墜為性理如火故以融為性墜則必墮於污暗融則必升於高明故污暗是腎之氣分高明是心之氣分

心常近於理腎常近於情惟性也處於理情之間苟以正學之水澆灌之則靈苗日茂不幸以邪學之水澆灌之則稊稗日長靈苗心之譬也稊稗腎之喻也昔人有言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此詩意謂性變而為情乾變而為離坤變而為坎矣則乾之一陽陷於坤之二陰坤之一陰處乎乾之二陽離心之象也坎腎之象也至人知其如此故窮理盡性則坎之一陽可得復而為乾也離之一陰亦當還其坤也予以理觀之則坎離既濟之說乾坤反覆之機本自了然何必疑滯而道家者流或以鉛汞名之至於龍虎梨棗嬰兒姖女種種名之者不過勸人於此道苟有志者自然不厭其名相瑣瑣因而求之因近忘忘則馳求心自歇馳求心既歇或於真人擊欸之間一聞千悟則知性既可變而為性情獨不可變而為性乎情既可變而為性則凡人而求為真人亦非分外事也自是情習漸除道心愈固情習既除則離中之一陰將

還坤矣道心愈固則坎內之一陽終復乾也
純陰消盡純陽復全則能入水不溺入火不
焚金石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故曰從此
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雖然此雖易
知實難行者也蓋衆生情習純熟如油入麪

苟非至明至勇者欲麪之出油不亦難哉

夫世界實有則終不可碎微塵實有則終不
可合今則合微塵而爲世界碎世界而爲微
塵卷舒無常而合碎不昧無常則多一情盡
不昧則合碎機存情盡則理有而塗窮機存

則情枯而事顯是故大地雖堅觀等輕雲一
身固愛了如聚沫形遺則神全神全則念息
念息則心有而無生形遺則身虛而有用無
生則靈而無我有用則無我而靈夫近取諸
身可謂親矣遠取諸物可謂疎矣故衣食親

於房室房室親於田畝田畝親於衆有之地

今迦丈老人呼須菩提而問之曰碎大千世
界而爲微塵可爲多乎須菩提聞未知本以
爲塵雖有多碎之名初無多碎之實蓋外世
界則無微塵故以世界觀微塵本無塵以

微塵觀世界世本無世嗚呼世界於我謂

疎矣一身於我謂親矣苟能因疎而悟親

則欲食男女之欲豈待宰割身心竭力排遣

然後清淨無累耶雖然衆生自無始以來計

四大假合之軀必爲我有計四蘊合換之心

亦必我有執着不化堅如大地如油入麪欲

其視堅成脆觀有即無而天機淺者固不易

也如徐無鬼一見武侯便能轉其常情故使

武侯熾然五欲之中無量熱惱頓化清涼此

非我忘而物遺神合而形解者孰能至於此

然不若點疎而悟親方省傷鋒犯手之喘即

此觀之天機深淺則悟有先後故見過而訟

輪於顏氏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顏氏非自

知之明則過亦不易見非力行之勇則過亦

不易訟吾與二三子多生有般若之緣適有

此聚秋風既高行色搖搖此別之後志各堅

牢自度度人泛舟驚濤一呼而上誰非傑叢

三呼不應我涕沾袍念其同體無損秋毫皆

本逐末玲瓏掉擻示弟

夫知廢則覺全知立則覺隱則昧昧則無

往而非障也至於色之障眼聲之障耳香臭

之障鼻味之障舌觸之障身法之障心所以

根塵汨然常濁而不清矣嗚呼我之靈臺本

來空清以種種障之自是空者不空清者不

清空者不空則於無色處橫謂有色無濁處

橫謂有濁無身處橫謂有身無心處橫謂有

心身心備則死生好惡不召而至焉此何以

故以知立覺隱故也夫知也者已發而昧中

者也覺也者發而中節而不昧中者也昧中

則不和不和則何往而非率情也情有私而

性無我故率性則何往而非靈古德曰無我

而靈者性也既曰無我而靈所謂色聲香味

觸法眼耳鼻舌身意此十二者果有障乎果

無障乎有障則有我我則不靈所以根根

塵塵皆成我障唯見性者了知性外無心心

外無法以故種種凡爲我障者不煩觀空而

後空澄濁而後清所謂本來空清者如雲廓

天布未始不昭然者也覺慈來前吾語汝若

果能覺則無往而不慈矣慈則視物之生即

我之生不覺則我生非物物生非我生抗

然兩立兩立則分別起分別起則好惡不期私而私矣私則謂我生可貴物生可賤我物之心莫知其然而生焉此心果慈乎果不慈乎汝若知此則覺自全知自廢覺全則無不照如廢則無不公則自然無我無我而行

慈此所謂覺慈也覺慈勉之

夫衆人之與聖人初非兩人也聖人人也衆人亦然聖人則無往而非率性衆人則無往而非率情率性則惺寂雙流率情則昏散齋騁惺寂雙流則根塵空而不廢能所之用昏散齋騁則根塵障而昧一真之體故我

永嘉大師於無門之中開此十門門雖次第理實一條譬之珠雖有數線本一條故心通理達者門無不歷雖淺深不同然其究竟不越乎理即也天台智者大師有六即之科一理即二名字即三觀行即四相似即五分真即六究竟即此六即精而明之則楞嚴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不煩徧探而其要領在我矣覺皮來前吾語汝汝當諦聽此集乃永嘉祖師心髓也始由讀讀而誦誦而持持而精精

則一一則獨立獨立則物我平等古今一條矣喜人為萬物之靈不此精而他精非愚則任也覺皮勉之

夫般若有三種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若是也又此三般若名三佛性緣因佛

性了因佛性正因佛性是也嗟乎娑婆教體貴在音聞有音聲然後有文字有文字然後有緣因佛性有緣因佛性然後能熏發我固有之光固有光開始能了知正因佛性在諸佛不多加在衆生不加以如是了知諦印於

心然後於境緣逆順之衝榮辱交加之際以此印光印破諸境根塵脫而常光現然後持此常光普照一切自利利他願輪無盡則菩薩能事畢矣即此觀之娑婆界中苟無文字般若則觀照般若無有開發觀照般若既不開發則將何物了知正因般若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餘言字字放光句句日月又若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人能持金剛般若經者終必見性如曹溪六祖本是賣柴窮漢一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便即開悟又正因佛性如木中之火了因佛性如火發而能燒木者緣因佛性如鑽透木木雖有火不因鑽透烟終不生烟既不生安能發火火既不發將何燒木木若不燒終難復土故木也者欲升而不能終

升之物也然微土則無木木因土生火發而木化元還於土此木之終也噫性變而為情猶土生木也情熏而復性猶木還土也覺聲知此痛持此經至千萬遍持熱情消情消盡則性天廓布宜待覺聲醒眼然後始見者哉覺聲勉之

眼前世界若果實有則真如未隨緣時世界衆生初皆本無以初本無故終亦無有初始與終既皆無有必謂現前獨有此情也非理也譬如熱時炎日未出與日沒皆無此炎必謂是水計以止渴此鹿之癡也鹿若不癡安肯奔逐衆生不癡安肯分別故法喻同觀兩頭既無中間豈有理如函蓋合現在何分別既不生光消影亦滅逆觀分別時能所夢中雪開眼日在窓夢雪不可得量及所量

空根塵初不惡此理也非情也示照

師曰自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則眼等與六塵和合從無始以來我不能須臾離者也蓋開眼與醒中色塵和合合眼與夢中色塵和合故也即此觀之則六根與六塵和合若醒若夢塵塵相受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無有剎那頃而不和合者明矣又眼根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有待之見眼根不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無待之見有待之見必緣明而有明滅則不能見無待之見則不因明而有處暗室中不異白日也故楞嚴經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本朝琦楚石禪師閱楞嚴經至此遂大悟根與塵初不相到但眾生橫計未消於無明暗中橫見明暗耳教中謂之非量非比量現量也此橫見以非量用之者以第六識不能檢名審實精義入神從由塵發知之知知奔前境故被好醜所轉如此知苟能了好醜明暗之影因根有相則明暗之影亦初本無性既了明暗之影初本無性則由塵發知之知豈獨有

性哉行者於日用中能作是觀察以理折情此方謂之比量也如是觀察久漸成熟則見思爆發則行者始入相似位矣此相似位在藏通二教皆是佛位非菩薩羅漢位也在圓教但名相似耳別教即七住位行者至此位則眼可以觀聲耳可以聞色鼻舌與身皆可以互用矣若然者則眼耳鼻舌身五根照境時若第六識未起則五根之精如鏡之光好醜雖明了無分別也此無分別者謂之現量故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浮塵與意根皆指第六識而言也又非量者恣情橫見不能以理折情之謂比量者行者能於緣因佛性之海檢名審實審則義精義精則理通理通則情不能昧我得比擬而用之至此謂之有心觀察乘理折情故以比量目之比量即無塵智也無塵智熟方得相似無心未得真無心也此理稍明教觀者皆能了了不待老漢雌黃饒舌雖然如是老漢此段熱腸自有大闡提知在入緣見因明之見雖謂之

有待之見能以由塵發知因根有相互奪而漏觀之觀之有入則所不待忘而所未嘗有累於見精也但行者此觀不熟情屈其理理不能信所以智通之信不開故不能出依通之信恒被情屈也如善觀之則知明暗自相陵奪本與見精了無交涉故永嘉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老漢則曰一切明暗非明暗與我見精何交涉於楞嚴會上佛勅羅睺羅擊鐘驗常亦此理也蓋聞精初不因鐘聲生而生亦不因鐘聲滅而滅聲塵動靜自相陵奪亦與聞精初無交涉也第慶喜計現前能推窮分別之心未破於見精聞精卒不能了了故佛勅羅睺羅擊鐘佛意欲借聲塵動靜起滅令阿難即動靜起滅處會無動靜起滅者如香嚴見瀉山時瀉山曰聞汝一問則能十答我問汝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香嚴屢答皆不能湊瀉山之機乃乞瀉山代答一語瀉山曰我道得是我之三昧與汝有何交涉於是香嚴盡棄所學涕泣而行且曰我終身作箇長行粥飯僧罷了及

住菴除瓦礫適聞擊竹聲則所知頓忘洞
 契自心於是向瀉山大展而禮曰當時和尙
 若為我說破安有今日嚴有偈曰一擊忘所
 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噫
 如香嚴者所謂從緣慮得永無退失者也由
 是而觀則香嚴之所知即慶喜能推窮尋逐
 之心耳此心即由塵發知之知此知不忘則
 智通之信終不能入智通之信既不能入饒
 汝談玄說妙辯齊佛祖不通依通之信而已
 又由塵發知之知乃香嚴未見瀉山之時能
 所心也此能所心雖瀉山號稱大善知識卒
 不能使其忘之須待嚴聞擊竹聲自忘始得
 故此事決不可以情求者也蓋情求不出乎
 根塵妄想如能了達根塵無性則由塵之知
 亦自可忘也又香嚴謂之自誠而明若依教
 理折情治習而有所入謂之自明而誠昔有
 祖師問僧曰隔壁聞釵釧聲即是破戒汝作
 麼持戒僧曰好箇入路此僧得入與香嚴之
 入果同耶果異耶同則釵釧聲不是擊竹聲
 異則釵釧聲固不是擊竹聲然卒無有二也

行者於此辨得雌雄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六和合復成一精明捏聚放開任汝施為若
 辨不得古人有一頌汝輩再咬嚼去果然咬
 嚼得破再來見老漢未晚也頌曰不汝還者
 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
 燕子啣將水際飛示明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一

紫柏老人集目錄

卷之首

保贊

塔銘

附箇中語錄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釋昆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藏規矩

卷之七

緣起

疏

序

記

文

卷之八

題

跋

拈古

卷之九

贊

頌古

卷之十

偈

卷之十一

雜說

字說

雜記

解易

銘

卷之十二

者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歌

紫柏老人集目錄畢

影 紫 尚 尊 柏 紫

紫柏老人像



大師自題

這箇阿師 心直口捷

走遍天下 園中自狂

萬曆壬寅夏日題於菟山會延慶

寺之慈標明季癸卯采果園穿

園中黃知某明驗示

弟子三炬盥手筆書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九二頁上一行至本頁下六行紫柏大師集序，徑置於卷三十之前。
- 一 二九三頁下一行至次頁上末行紫柏大師集跋文，徑置於第二十九卷卷尾。
- 一 二九四頁中一行經名前，徑有目錄、紫柏尊者道影及大師自題偈，茲附錄於本卷卷末。又有紫柏大師像贊、遠觀大師塔銘、祭文、紫柏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即卷第三十後半部。又有紫柏老人園中語錄序、紫柏老人園中語錄，即卷第三十前半部。
- 一 二九四頁中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一」。
- 一 二九四頁中二行閱者，徑作「慈山德清閱」。以下各卷同。
- 一 三〇一頁下一六行第八字「凡」，

徑作「是」。

一 三〇四頁上九行「不通」，徑作「不過」。

一 三〇四頁中七行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新二

夫聖凡雖多途要而言之總不出乎四諦也
 諦謂審實不謬故聖人言苦必苦言集必集
 言道必道言滅必滅又四諦有生滅四諦有
 無生四諦有無量四諦有無作四諦故聲聞
 四諦與緣覺四諦皆苦集在前滅道在後蓋
 聲聞緣覺志在二乘惟獨善其身無有兼善
 之願故也惟無量四諦與無作四諦雖別圓
 固殊而並有兼善之願故謂之弘誓即此觀
 之聲聞與緣覺有諦而無誓明矣故曰有誓
 名大乘闢誓名二乘何謂無量四諦以空假
 中三觀歷別而修先以空觀破見思惑次以
 假觀破塵沙惑末後以中觀破根本無明見
 思破則獲般若德塵沙破則獲解脫德根本
 無明破則獲法身德此三德者天然之性德
 也在凡不少在聖不多故曰性相近也自性
 變而為情則粗順之門開矣粗順之門開則
 近者習速矣習速而不返則淪墜受苦無休
 歇矣故曰習相遠也於是先覺者憂之務使

遠者習近即於粗順門中始開進門逆也者
 蓋沂而上之之謂也上而底極所謂聖人與
 衆人無多少者我得全之矣我全而人不全
 聖人則又不忍故乘其全徧遊於萬化之中
 開物成務俾未識全者皆得其全故逆門之
 後有妙順焉然妙順惟別教菩薩與圓教菩
 薩有之聲聞與緣覺則有逆而無妙順矣蓋
 其闕四弘誓不發同體之悲故也何謂同體
 之悲謂我逆於粗順之中受無量苦於無量
 苦中苦極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易熏發
 是時也先覺者知我可熏發矣遂量我何因
 緣而可熏發即以何因緣而熏發之如箭鋒
 相值啐啄同時巧力不得預莫知然而自符
 契之噫此非檢名審實精義入神者則能熏
 所熏安得能所忘而無思契同哉雖然伍員
 勾踐復粗順之誓^{新二}恥並能焦身苦思二十餘
 年而遂其欲今我等於出世法中求無上道
 出無量苦果能焦身苦思千日之勤則我所
 欲者必遂而無疑也何以故蓋伍員與勾踐
 爭情鬪事於性非近所以須苦久而遂其欲

也我等志在復性求出情之法勤繼性之善
 於性有孝子之道焉所以千日之功可博彼
 二十餘年之苦功耳此乃自然之理必然之
 勢我復何疑茲以四弘誓後出四諦之精粗
 與叙三德二順一逆之樂者恐汝等發心不
 辨藏道別圓淺深之教則發心無主主宗也
 微宗則歸宿無本要知宗本大藏中有天台
 四教儀約有萬字若求而得之必誓讀而成
 誦誦而稍通其大意則四教淺深發心宗本
 又在我而不在書也

馬忘繩與規矩而中繩與規矩者馬終不敗
 焉如未忘繩與規矩而馳馬未有不敗者也
 故足忘繩始適腰忘帶始適未始不適者忘
 而適始適即此觀之身忘則心用周心忘則
 未始不周者周萬物而未嘗勞也以其未嘗
 勞而能勞萬物不勞於萬物耳故曰惟忘忘
 而忘無所忘者惟未窮而知變者能之^{新三}

鄂州沙門明秀所節徑山節要果明白精到
 然其所作偈曰動靜衆機要安排路更差今
 離情見處別有好生涯予不知情見果是何

物而欲離之耶殊不知擬欲離情見者是情見耶非情見耶是情見次離即初離非情見離次離無非情見之情見意節要果精到矣寧知節要精到處乃是徑山茶飯非秀公之飲食也秀公遠道速道如道不來非秀公節徑山乃徑山節秀公耳

緣生無生之旨稍通於文字般若者率皆能言之殊不知知緣生無生特盡餅充饑耳曷能劫生死賊哉惟知而能行行而能戰戰而能勝勝則證之矣嗚呼證而不能忘則大用不彰大用不彰則帶果行因之妙與夫普賢常然之行幾乎息矣予以是知明道易而用道難決非虛語吾曹當勉之

性如水情如水冰有質礙而水融通融通則本無能所質礙則根塵兀然此義有知有覺知則意雖了然觸事仍迷覺則觸事會理情塵自空迷則情之累也覺則性之契也累則二契則一二則有待一則無生無生乃性之常也有待乃性之變也常則無我而靈變則有情而昧故昧中之知知不勝昧所以道不

敵習靈則習不勝覺所以不假修持而坐進菩提反是雖舍身命等如恒沙祇增有為業耳良以覺近現量知近比量是以覺之與知成功殊也

所中無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所即是所能中無所所即是能此蓋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矣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味智故兩俱成就智雖不昧性斷血脉亦非佛法如不斷血脉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

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一身之微六根皆夢脫無有覺之者則一夢永夢矣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盆頓曉也即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媒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為雷震驚夢者邇來世道交喪以雷為夢以夢為雷莫知孰為覺者孰為夢者既夢覺不

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也夫道學雖弊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勝道學多矣今有以道學為名利之淵藪互而排之以禪學為遺逸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學之風鼓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風鼓之亦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日多而污暗者日少即或假道學禪學以為污暗者有之此亦嘉禾中稊稗耳必禾多而稊少也若惡少稊而欲盡去多禾豈仁人之用心哉道學禪學

我大覺老人於靈山會上說妙法蓮華經總二十八品雖鋪張重疊法喻兼明不過即粗會妙而已至於較六根功德之優劣又察然若日星如眼鼻身三根惟八百功德耳舌意三根則千二百功德也據實言之舌根較之鼻身功德亦惟八百然其數演妙法則功高諸根矣所以如來加之四百功德者蓋實之也倘不能說法而妄言綺語不真語不實語兩舌惡罵則其罪罰亦過諸根也故曰君子居其室一言善則千里應之一言不善亦千

里應之又曰言語福禍之階也榮辱之主敢不慎乎又眼耳兩根皆離中取境真吾身三根合中取境意根但司前五根落謝影子耳五塵實境並前五識所司也然楞嚴會上如來勅文殊選圓通之根彼二十四聖並揀而不取獨取耳根正當堪忍之機所以長觀音而後諸聖蓋因緣時節也豈諸聖果有慚德哉昔有禪師問僧曰聞隔壁墮釵釧聲即為破戒子作麼持戒對曰好箇入路禪師曰汝向後可為千五百善知識粥飯主去在若然則普賢菩薩心聞洞十方又豈有塊於此僧耶蓋當此方之機普賢不若觀世音餘方則觀世音又不若普賢之當機未可知也良以聖人說法如投夜光之珠於金盤之中而其橫斜宛轉衝突自在雖聖如迦文亦不自知也雖然更有一問心聞洞十方時為方在心外故能聞耶為方在心內故能聞耶在外能聞在內能聞以理推之皆無是處惟親聞而實証者所知也故窮理盡性之學舍我如來則六根優劣事圓理徹孰能究之乎小子何

幸入如來家培無上種稍不思報佛深恩非夫矣子其痛勉之示洞開長風游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用眼觀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嗟乎聲來耳邊來時孰主耳往聲處能聞何物往來究之根塵之性有則能所難遺無則枯若槁木兩路既窮中豈孤立故曰智入三世而無來往此本光之常也識涉三世此本光之變也本光變而根塵封癡癡衆生睡夢濃黃昏禮佛誰擊磬聲入耳中空不空則無聞不空障聞響重為說圓通聲既如是色不異香味觸法玄乎哉知之一字來妙門知見立知禍大矣率性率性霄壤隔相逢幾人辨端的兩者從來一而二用處在人悟與迷悟則喜怒哀率性率性能通天下情情通開物而成務譬如一指間屈信不能率性而率情迷中倍人可憐生以己通人分別起逆順關頭多愛憎故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又曰率性之謂道率情之謂倒噫聖人豈無情哉唯其通而不昧情而無累情故無

所不達無累故初無愛憎所以一切大菩薩饑饉之歲身化為魚米肉山疾疫世身化為一切藥草此情耶非情耶無情則同木石有情則不異衆生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耳聞聲者衆人也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為聲入心通道人常病之夫何故耳順則聲無順逆皆率性之媒率性則無我無我則無內外內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嚆不出不入盡肩混沌況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性明無分憎與愛觸處本光靈自覺更覺他相逢蓋始傾目擊不存別後更惺惺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此佛於身與心皆覺了解脫故身解脫則無生死之礙心解脫則無煩惱之礙解脫即自在義也而一切衆生不能覺了身之與心所以不能解脫生死煩惱之礙若能覺破身心執受衆生與佛無殊若不能覺破身心執受即諸佛亦安得自在哉且道如何覺破身當細觀察我身之皮肉筋骨凡堅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涕唾津溢血尿凡濕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溫暖

凡熱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孔運而無滯血脉流能運動者初從何有身觀既熱次當觀心我現前分別之心因他而有耶因自而有耶因他而有未編境時愛憎不起因自而有若無境觸心無愛憎於自於他^新及復推究謂因他生謂因自生以理折之自他之情枯極無地自他之情既枯將何物共而生心耶若無因能生何火中無水石不生草鹽中無淡兔何無角龜何無毛耶龍樹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龍樹之偈又毘浮佛偈之註脚也^{釋昆侖}
浮佛偈
吾嘗靜而思之天下未始有吉凶也吉凶之生於毀譽耳故毀我者則人凶而我吉譽我者則人吉而我凶又毀譽生於好惡好惡又生於未始好惡者吾故曰天下未始有吉凶也雖然吾嘗以未始有好惡者觀天下之吉凶皆龜毛兔角也若以吉凶觀未始有吉凶者則未始有吉凶者無往而非吉凶也若

然者吉凶初無所從顧我所觀何如耳故箭穿石虎魚躍水河苟不以未始有吉凶者感冰與石則水魚與石虎豈能隨我而變之哉如君子不宿怒於心正此道也但衆人昧理而縱情始乃物我亢然耳且凡好惡不能自生必因前境而生既因前境而生則我現前之好惡本前境之好惡與我初無有涉也譬無親疎之人我心坦然或親疎忽至則我好惡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禁矣謂此情我心固有因境牽而始彰則我真心生尚不有安得有我有我則有待則可說心與境相牽而生此情謂我心無生而能生此情者得非無因生乎自生他生共生以理折之俱不能生况無因生乎昔人有言曰暫時不在即同死人蓋言理昧而情馳也曹溪亦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吾以是知見世間有過者則我心未忘所以物敢待我如我無心則物亦隨無心而化矣豈煩重加排遣然後消哉汝曹能以此觀觀逆順境緣則境緣真吾大師也敢忤逆大師乎^{示弟}

夫衆生事若有常則佛事亦有常衆生事既無常所以佛事亦無常也如衆生有饑饉之病佛則以香飯為藥或衆生犯寒凍之病佛則以絮裘為藥衆生有以黑暗為病佛則以光明為藥故衆生犯病無量而佛施藥亦無量耳如靈山會上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玄沙憐公亡僧偈則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臨濟則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由是觀之則此光出沒初無常處法華云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則此光似有常處矣何者光照東方而餘方不照故也雖然光照東方而不照餘方者非不照餘方也蓋如來之意舉一方而欲九方反也或謂臨濟無位真人光無常所玄沙法華光有前後于應之曰經既舉一方而九方反則眉間之光未始不圓照十方也眉間之光謂之前光腦後之光謂之後光乃子妄生穿鑿非佛祖之光有前後也但佛祖之意衆生苟從一光而入則圓照十方之光明未始異也

如大海一滴之濕未嘗異海之味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况一方從光入而諸方不為三昧乎予故曰衆生事無常佛事亦無常衆生病不一佛藥亦不一曉禪人倘從此入則東光之名直但一方而已哉禪人勉之東示

光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槩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寔曰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覲大駭之遂誣祖為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忍死而得可祖即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為塚相一旦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刺然入其耳則其驚駭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已得受用者則以為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人觀場隨聲悲歡者復何怪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此觀之則心之與相及語言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真祖意在奉情而不

奉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即真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凡夫計諸法為有二乘計諸法為無外道計諸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真常光中四謗之坑設矣倘不得祖東來彼張目而墮坑者豈少哉初祖果以心相語言文字必屏黜而後得心則楞伽跋陀羅寶經祖何未嘗釋卷且密以此經授可大師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曹溪大鑿鑿復精而深之其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蓋楞伽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成智為宗彼不達此義者以為得心之後再無一事矣殊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而真祖所傳之心道也楞伽所謂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倘聞道而不治情此果真聞道者乎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無有是事所以知真祖憂深慮遠既傳其心矣復密授此經為治情之具故自甘退屈之溺我慢貢高之刺不待

扶植而強力拔而除也予初亦不達法相以為達磨西來一字無豈有轉八識成四智之落索耶及閱六祖壇經知有此偈卒不大解存注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予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檢名審義義精而入神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事也即七識雖號因中轉亦坐轉非行轉也豈五八獨坐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即緣生之前茅也熾然分別無我我所法即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則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脚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拚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

張乖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邇來黑白之徒，器識浮淺，成羣逐隊，飽飯裹腹，衣以為佛，法雖有宗教之別，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眾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抄曰：君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即怒曰：這箇魔王，偏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予知其必曰：此亦駕空鑿虛耳，我窺破久矣。又何煩勸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亦宜乎？

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為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為世界。若屈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變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纓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為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便生一合相，執見微塵便生多散相，執於法界門終不能入。

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往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一，而實無多一也。如實有多一，則多

多一者，豈能多一哉？

若人有三飯而無五戒，則因正而福不全，有五戒而無三飯，則有人天之福而無出世之因，故異類有聞法之流，人天有不信之黨，惟三飯五戒全有者，乃感人身而諦信正法。又有半飯半戒者，所以有半疑半信之流，此四者謂之四料簡。凡皈依佛教者，若未明四料簡，此等眾生，凡種福慧之因，決不正當。今法等既各發心，皈依佛法僧三寶及受根本五戒，此非細故，乃千生萬劫邪正之關頭，偏圓之根本，故不可不嚴密精察。

一念不生，未入陰界之神，而明之而已，若必以三慧薰發之，而當機然後開佛知見者，恐三慧於未入陰界之初，無地可著耳。此乃知其終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陽昭禪師有問鳥窠之侍者，何以見鳥窠吹布毛而即大悟，耶昭以偈應之曰：侍者初心發勝緣，尋師訪友為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如以汾陽此偈觀之，則此侍者於多劫之中，不以百千諸佛所藉聞思修三慧薰發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頓歇也。且久則熱熱則化於將化之時，乘其化而發之，譬如箭鋒相值，豈巧力之所能預哉？夫巧力不能預之地，不惟聞思修無所著處，即雲門乾屎橛與圓通死貓頭，亦無著處也。予故曰：彼知其終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則不疑臨濟德山之棒喝，與夫聞思修三慧有所相懸者也。又聞而不思，亦有開佛知見者，此神而明之者也。非思而明之也。蓋思而明之，屬比量聞而明之，屬現量，又現量之聞，非心聞也。乃神聞耳。然初心有神聞而明之者，乃百千萬

人中亦不多得也。惟以三慧薰發之者則百千萬中多多愈善也。故法華曰：若人稱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號，不若稱觀世音菩薩一人之名號。謂是故也。又達耳謂之聞，注心謂之思，思明而能力行之謂之修。子願吾曹聞而能思，聞則有終也，思而能修，修而能入，則二者皆有終矣。反是則聞思修三慧雖我觀世音菩薩，終日夜逐一耳提面命，亦何益之有哉。如以臨濟德山之「大機大用」混我聞思修三慧，此所謂自不能始而責人於終者也。此非狂而喪心，豈有如是之妄人乎？若以身受戒，身乃四大成，四大有歸復，則受戒者誰？若以心受戒，心乃四蘊成，三陰本受來受，從前塵有前塵，達本空則受曾無得受，既不可得，彼三成免角諦推心受戒，如石女生子，若以合而受，身心既立，將何為物？合吾以是知，以身心受戒者，不得戒本，戒本不得終難，永持何以故？非性戒，故性戒須貴悟明，非藉相受。汝既受吾戒，吾戒即性戒，性戒為諸戒中，王大經論中，廣明斯旨，梵網經中

亦貴明此。但季世比丘皆為魔氣所熏，痛諍舉此，吾雖不敏，以力任是事，常以此獲諍流俗，逆思達磨六毒，南岳思八九毒，況余小子，以道以德較彼二祖，何啻天淵，敢不消歸自巳乎。
新二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學者玩象積久，智訖情枯，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迭更，是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污染損壞也。所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女表，真諦如長者優婆塞、夷表俗諦，故表即象也。象即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

物作虛空，我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即信我欲屈，即屈我欲不屈，不信即不屈，不信我欲即信，即屈即屈，即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即不相遇，至於千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粉萬物為虛空，如已指屈信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於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為從，自生為從，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役我欲無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則即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即止，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有志於道，則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即萬化而寂寂，此意甚速，非身心可到，惟

即身心而忘身心者似可彷彿示學者辨

夫衆生執受皆本無常但隨所觀時復現行

故以八萬四千毛孔觀一身則一身執受直

下爆落以一身觀八萬四千毛孔則八萬四

千毛孔執受亦當處銷融此就正報而觀也

若以衆多微塵觀三千大千世界則三千大

千世界執受亦爆落無存以三千大千世界

觀衆多微塵則衆多微塵執受亦銷融無得

此就依報而觀也若以法界緣起而觀依正

二報則依正二報皆稱法界性而交徹冲虛

所謂依正執受與夫根本無明皆即大智大

則無外智則常靈無外則無我常靈則隨宜

故毘盧遮那如來順本垂教為三塗衆生而

說人天乘為人天而說聲聞乘為聲聞而說

緣覺乘為緣覺而說菩薩乘菩薩乘性本無

生智願無盡然非無所依者也唯華嚴大經

直轉根本法輪凡有所依倚者皆圓攝頓融

總入法界令其徹底無依動寂任智不落情

量即於生死煩惱海中稱性治染盡淨除

聖凡坐斷文殊為牛普賢作馬大行常然事

事無礙而後已此名佛知見此名最上乘此

名塗毒鼓此名金剛子耳其聲則命根立斷

吞入腹直至毘盧而肩出即此觀之善觀依

正二報者則執受皆智而不善觀者則本智

皆執受耳子讀天關山人稟栢論約語及山

人題約語後語乃知山人以天台匡廬竹林

方廣譬毘盧境界以人間世譬衆生境界山

人以為毘盧境界與衆生境界初無常規苟

達緣起無性則染淨無非智光以此智光洞

照法界則法界初亦無性豈但緣起無性而

已然達緣起無性則入事不成就三昧達法

界無性則入理不成就三昧唯圓達二性無

性則事理不成就三昧如月在秋水春在花

枝豈待眼孔定動然後見哉賢哉山人其知

此者乎請天關山人稟栢論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

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况餘聲色乎

然凡夫發菩提心初不以外塵邪執為弄引

則意言之境無由得入意言之境不入則唯

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

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為實有

塵復生心則徧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

起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

不出唯識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

唯識唯識即法界也以唯識觀意言意言即

唯識也以意言觀外塵邪執外塵邪執即意

言也所以能轉物不為物轉耳如博陵王問

牛頭融曰境綠色發時不言綠色起云何得

知緣乃欲息其起博陵以謂意言之境緣前

五塵起不言我緣前塵起前塵亦不言我能

發意言之境不言即不知也謂有知則能言

無知則不能言故能所言無知無知則無我

無我即無自性也能所既皆無自性則境與

色孰為能緣孰為所緣此非緣生即無生乎

緣生既即無生又教誰知緣必欲令其息耶

故牛頭即躡博陵意緒答曰境色初發時此

即緣生也色境二性空此即無生也本無知

緣者心量與知同能所本皆無生教誰知緣

既無知緣者則心與量與知皆無生也蓋不

照本則能所掇然照本則根塵寂滅故曰照

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遂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所緣所緣既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養育惟廓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生事實無生故曰起發未曾起是時不惟衆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理折情融事為理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驟雨天地為之尚不能保其終且久况天地之下者乎然天地之道未窮而密變故萬物雖處乎變化之域而萬物不知也如一歲之道冬未窮而變春春未窮而變夏夏未窮而變秋秋未窮而變冬冬終也終窮也昔人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此亦未窮而知變者也如一身之道生未窮而變少少未窮而變壯壯未窮而變老老未窮而知死知死則死不能窮我矣死不能窮我則生豈能悅我哉夫死既不能窮生亦不能悅而我以生死為舟航遊於禍福之海適當飄風驟雨之驚是驚衆人耳焉能驚我乎夫三皇以道化天下道

未窮而變德五帝以德治天下德未窮而變仁義三王以仁義治天下而不知變故窮於仁義也仁義窮則五伯乘其隙而以智力劫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有身有家國者不知此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不能治也然

未窮而知變者其惟聖人乎
夫幽明之故鬼神之說死生之道皆變後事也而世人輒憐然如滇粵之民談舍元殿裡事至於鬼神尤深疑之顧第弗究心耳誠由鬼神以究極於性情由性情以究極於魂魄夫既究極於魂魄知以理治情之為魂恣情滅性而成魄則幽明死生一切瞭然矣雖然死生本乎有身幽明鬼神本乎有心衆人惟昧其本故莫烈於死生亦安焉玩之以苦為樂是以大覺老人哀而拯之教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推之既久身窮心了則身本無身心本無心無身之身則大苦永超無心之心則靡幽不燭古龍勝於此又特地一槌其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誠如其言則是窮身四合之後覓

心四蘊之先猶若環輪狀為終始其於毘舍浮佛可謂各夢同牀而所謂幽明鬼神死生皆作廣長舌相矣今此偈總二十八字前半偈中有箇入頭便能於好惡交加之際是非逆順之場心心無間痛念無生無生習熟緣生漸疎易粗為精身心不能籠罩合下見大自在覺矣

夫雲有聚散水有昇沉日月交遷時序代謝好惡相凌興廢相禪千態萬狀變化無端究其所以然之說則彼種種奇特變幻神智莫測者不異夢中所見推夢之所自則由畫想所成推畫想之所自則耳目無待聲色無根所謂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聖人豈欺我哉乃衆人聞生則喜聞死則悲又有失常者聞死則喜聞生則悲是皆蔽於情未達於理故也至人設教難以盡同達本忘情則千途一致余讀龍勝大士死生偈頗見周易原始及終之旨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為無因不生有老死偈言皎如日星不

待窮搜掘思然使衆人道其所以然往往瞠目如見父諱推其所蔽特不能原始及終耳苟能之則知始不本於終始何所始終不本於始終何所終始何所始未嘗始也終何所終未嘗終也始終不感則喜怒好惡吉凶禍福死生成敗果有所以然者爲之耶果無所以然者爲之耶至是則所稱極天下之難明者譬如明鏡湛水見我鬚眉又何蔽耶夫無欲則無生無生則不煩所資故有生必有所自資生亦有所本是以孝親忠君之達闕矣如達身爲患資爲患媒而以四大觀身則患本可拔也苟拔患本資生奚藉以是之故親雖至慈君雖至嚴皆謝而不顧慈始弘焉嚴始重焉雖然情爲化母羣有皆子能即子得母即母而得母之父則弘慈重嚴亦非反常之道也

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卧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何哉
逆究常光初無聖凡之地以其有覺無外自作夢緣緣實無從無待成待始乎三細終乎六粗粗細有常衆生豈有覺路常光不覺昏動之機何生故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起滅雖殊法本無二譬如泡生於水泡外無水水生於泡外無泡又如風中鼓索光裡揀明誰爲能揀誰爲所揀孰爲內風孰爲外風孰爲是水孰爲非水故名此法真不思議夫不思議者非不可思議以不思議之外別無法思議不思議故然一切衆生善思不思議法者即能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故曰非不思議也由是觀之凡作佛事以無利之利爲利利莫大焉以有利之利爲利利莫微渺何以故無利之利稱性而發有利之利因情而施稱性而發妙契無生因情而施醉夢緣生妙契無生雖微細之施福等虛空醉夢緣生

總施國城妻子得益甚小良以無生則無待緣生則有住無待則無外有住則有所無外則更無有能壞無外者有所則有能若壞其所能亦隨壞故住色生心者終受色壞不住色生心者色不能劫然無壞之妙可以神會難以求求有住之情可以圖度易以算料昔有一僧造大銅鐘若干斤出門偶值貧婆問僧何往僧曰乞銅造鐘去貧婆信手施破錢一文僧強受而嫌其薄即投之寺河既而僧乞銅數滿鐘鑄七火而當鐘要處即有一孔僧怒曰我鑄鐘心亦誠矣七火而鐘孔生如再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時有異人曉僧曰鐘不圓滿無他故以公昧却最初極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銅值貧婆施錢一文時我懶微投之寺河於是遂斷河吸水水涸得破錢擲向所鑄七火銅內一火而鐘圓矣悲哉無心之施則與不思議合刻畫而捨則與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以爲與和尚刻莫若自刻費少

而易成且得我利者皆我眷屬僮僕有計法而不計利者則以為我但施錢與和尚刻藏渠真實為我刻經我將無作有必所甘焉且佛語無妄我必類刻藏因緣借緣生而植無生之因終當出苦願不偉哉或謂計利者不

新二

三五

若計法者達觀道人則不然計法固勝於計利者然皆出有心豈若貧婆聞僧乞錢之聲未竟信手將一破錢施與謂之有心貧婆初不作較量功德多少念謂之無心則木偶人不解布施靈山會上我大覺老人拈花示眾惟飲光破顏微笑達觀道人向無公道處作公道斷以為貧婆與頭陀當并案結款如是則計法計利者自知負墮也

金湯大法不越乎折攝二門折則佛祖猶有所訶斥其他哉惟攝一門細羅怯弱之機盡矣雖然若未得佛祖之心則佛祖亦不易罵如德山以大藏為拭瘡紙布視和尚以文殊普賢置棍襦之間不聞諸方具眼尊宿訶之者脫未得佛祖之心孰同肯首過來大人不現魔外充斥無論黑白微有知解便謂已

了於古德機緣之中綱宗不別明暗猶豫得為虛名甘昧自心強橫批判逞一時之情結長劫之業此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譬如紙花終難結果吾知其這點虛名終須亦自打潑了不若自附怯弱隊裡雖未得佛祖心

且信佛祖語精嚴奉行敢保萬無一失如未能匪莫學走多少穩當匪未能而強走吾知其墮坑落壑終有日在黃龍心始了此事故其筆頭三昧生殺縱橫折攝自在

貪之與瞋固俱是毒然其若癡之毒尤甚夫何故吾心不癡則貪與瞋無所從起及貪瞋既起癡而不覺貪則如海吞流瞋則如火燒山造無量黑業受苦長劫難以芥石喻之既究苦之所以然則癡癡無貪與瞋苦自何來然癡生由乎不覺不覺復由乎覺覺既本覺緣何生癡耶以其覺外無覺能覺本覺故本覺亦不能自覺本覺若能自覺謂之始覺則可謂之本覺則覺外有覺矣而本覺之美安在哉以此觀之唯本覺不能自覺所以癡生癡生起貪與瞋而貪瞋之極苦報必酷酷則

新二

三五

難堪難堪必究苦毒之所自來始了知貪之與瞋初本乎癡癡復本乎本覺本覺則無所本本無中邊安有內外靈然而無我無我則誰受其毒靈然則癡本自無既悟此理以理治情窮復本本復而哀諸未復者乃乘智願之輪究轉一切碾斷癡根同登無上然後乃伏此理人之心也故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夫念息塵忘故忘而無功塵忘念息故息而無力無功無力故道成無作無作之作違順解脫違順解脫根塵熾然而無待以熾然故則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故一針一線之施功雖細而不昧以無待故故細而不昧之功效齊等空之福即此觀之能所未忘則根塵乃鬼獄之師根境脫落則能所乃無生之導何以故稱性而修我不欲忘而能所自忘因情着力我欲忘而根塵愈結所以得其旨也熟惱凡夫不異道中之聖失其旨也離欲聖者取笑道前之輩是故有志於出世者必先知而後行則功不虛棄不知而行雖舍身命等

恒河沙數終成業苦者也

即用而酬數外無知離數無知離知無數數未嘗數故何數非知未嘗知故何知非數如是了知自然能所不立而用不昧故曰即用而酬初無聖凡用處無疑雖涉死生好惡之場知本不累累則非用也故宗門貴用處不昧不昧即照到耳約教而酬雖等覺亦有所知愚兩種不能破盡至妙覺則無慧可破矣此論說到不拘用也若伶利作家侍渠問時伸一指反問渠知此指否彼曰知則

曰識得一萬事畢更問甚齋頭數不齋頭數渠若不為我且出身去也右紫柏老人說老婆禪誑嚇禪離不知是甚麼心行疑則參取法無可喻法若可喻法亦喻也惟聖人知法不可喻而種種喻之者不過一時方便耳若喻以空空雖無際而不能出生一切若喻以地地雖能出生而有邊畔若喻以水水雖融通而有枯竭若喻以風風雖鼓舞萬物而有息滅若喻以火火雖明能破暗不可攪觸觸而附物則生雜物即滅若喻以樹樹雖能種

種花果而離地則根無所托若喻以蓮花雖

花果同時而離水不有若喻以薔薇薔薇雖香秋風忽生香亦隨盡若喻以摩牟夜光兩者雖蓋世奇寶而不若法之虛徹靈通也至於喻以龍喻以獅子喻以大人喻以王喻父

新二

天

喻母喻大喻小喻長喻廣喻方喻圓喻曲喻直喻動喻靜喻屈喻伸喻待喻無待要而言之百喻千喻法不可喻也余故曰喻者聖人一時應物之方便耳是以執喻而難法不知法者也

夫根之與塵初非兩物衆人不了橫計成迷如以慧眼觀之見雖非樹離見無樹樹雖非見離樹無見以離見無樹故樹有而非存以離樹無見故見有而無我樹有非存雖萬象縱橫而無物當情見有無我即熾然分別而無我當物根之與塵往復觀察兩無所當而衆人於兩無所當之場境分好醜心存愛憎萬死不知得非閑眼作夢者哉夫姪習不難克難在知姪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譬心也水喻性也

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紅爐之焰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苟非達心無體全性為心其孰能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為之則罪大

新三

天

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為惡雖有邱山之罪而君子啓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為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為善者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為善尚不可况有心為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文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為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子受性疎放懶於拘檢雖為比丘忽累繩墨本圖有益乃反致損如內典之於外書滿字之於半字凡百安置必有倫次以不知故每犯顛錯及閱大藏經始痛悔而改之永不改

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以半字越於滿字之先何者經云不辨半滿忽畧內外凡所生處於般若種永不清楚及遭面貌不端嚴報萬曆壬辰於龍泉寺燈下偶見素上聚書堆疊不辨內外甚驚怖之夫苟欲拔苦非般若為迅航迷津曷渡非智慧為燈燭重昏寧曉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脫般若種子不清如蒸沙為飯縱經累劫即名熟沙終不成飯因書此以自警云

迦旃延有慧辨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為天為人為此世為此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俯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辨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辨佛曰汝不見鐘鼓于本無心念而隨扣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念佛求生淨土之義義在平生持念至於臨

命終時一心不亂但知娑婆是極苦之場淨土是極樂之地譬如魚鳥身在籠檻之內心飛籠檻之外念佛人以娑婆為籠檻以淨土為空木厭慕純熟故捨命時心中娑婆之欲了無芥許所以無論其罪業之輕重直往無疑耳倘平生念佛雖久及至捨命娑婆欲習不忘淨土觀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謂念佛可以帶業往生淨土以義裁之往生必難故廬山先造法性論次開白蓮社非無以也蓋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不破則身心執受終不能消釋以執受未消釋故於飲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境如先以破身心之方教之漸習而熟則能了知身與心皆非我有此解若成則身心執受雖未頓破然較之常人高明遠矣破身心之方莫若毘舍浮佛傳心前半偈最為捷要或先持千萬過五百萬過三百萬過持數完滿徐為持偈者開解之自然身心橫計便大輕了此計既輕即以持偈之心持阿彌陀佛專想西方至捨命時則娑婆欲念不待着力然

後始空何以故乘解專想故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既開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九人念佛我敢保他無一人不生淨土者此義亦本廬山先造法性論開眾生知解次建白蓮社成眾生之行而來也予聞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修三慧自入教他入由聞而思由思而精由精而遺聞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劫之染習陶鑄眾生之黑業一切眾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娑婆之機又此以音聞為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即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如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少時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

大悲菩薩為何神子將祝髮忽生變心自思曰我不祝髮亦可修行何必祝之須頭光然後能修哉衆助緣者聞予言皆為之變色率多不樂時予偶睡中見一老僧立於東南空中遙指西南一無所言予因指掉頭則見西南有一舟滿載黑白異口同音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聲入耳五內清涼悅豫難狀急走欲登其舟然竟不及而夢醒謂助緣者言夢中之異僉曰公既發心祝髮中道而輒變公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菩薩因現比丘身而為公說法予曰了無一言但手指而已何曾說法衆中有曰菩薩以指為舌說法已竟公自不解耳予聞此音而祝髮之心始判然無惑既祝髮之後以予多生習染兼受性精悍難為比丘於如來繩墨之度不無忽畧此豈獨自心了了亦難逃大悲他心道眼之所照燭也嗚呼予祝髮將三十餘年於萬曆戊戌三月初二日停舟於裏河之岸適有二三隣船皆進武當香者自其達旦焚香誦經似若不輟且皆異口同音呼南無無量壽佛聲

入睡耳予不覺寸衷刺然此我三十年前將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子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僭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強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而僭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強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黃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墜阿鼻地

獄異哉臨祝髮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武當則觀音現玄帝身而靈祐我媿予小子業重垢深天機魯鈍道不勝習識不知微忝為比丘三十餘年大悲重恩君親厚德皆未能酬纖毫於萬一而菩薩猶孩而不舍復於夢現比丘身授菩薩像於小子小子夢醒而痛感乃忘其鄙陋序祝髮之顛末始始終終若一鏡現三世去來之像絲毫無昧亦欲世之人知玄帝實大悲之化身也且見小子發心之因實亦帝之所發起也然圓淨陳居士之德助我猶不淺者我若得道首先以菩薩聞思修三昧度之則觀音之照燭乃無媿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〇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闕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三一三頁中一一行第九字「入」，
〔徑作「人」〕。
- 一 三一九頁下卷末經名，〔徑作「紫
柏老人集卷之一終」〕。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

新三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
 苦長劫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
 瞋然一念果能念起即覺覺之不息雖至愚
 之人可以鑄三毒為三德猶已指之屈信耳
 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者多緣多緣
 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人之
 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
 於學道智為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或曰既以智為障道而念
 起即覺非智子曰智無二體用之克念則謂
 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為言如大夢忽
 醒智之為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覺之與智
 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
 了然觸好惡關頭便昧却了也故知見愈多
 行門愈廣反為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
 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於好惡境上如急流
 撐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舟輕若鴻毛

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着鞭咄直
 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
 此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媸交臨本光
 常淨便是篙篙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奸
 惡不能瞞者但知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
 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行為之祟耳此祟
 現前即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相以其兩
 足加我頭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搥我頭而
 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即
 當於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
 念消融譬如陽回大地層冰頓釋則逆境之
 賊破矣爾時自信戰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
 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下至公之理痛
 折私暱如折之不斷即作仇想此想現前愛
 魔自滅如是頭頭不肯放過愛魔之窟破之
 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
 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這等
 体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
 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愚弱病者不可
 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

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乎哉
 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即以昏散為戶昏散無地即以
 明淨為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煨
 昏散之鑛煨之既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
 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徹窮萬有而不迷慧
 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即明靜而為昏散聖則
 即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為器善作者即成上
 器而不善作者即為下器耳究始終而推之
 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
 簋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
 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
 平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
 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
 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
 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
 者也

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為樞輪然而有心話
 頭有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
 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心話頭於現

行時即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熟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汨汨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炯然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故也如悟而知之雖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覩天下豈能即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蟻百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沉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為高天厚地嘉山秀水奇花艷

草瑤宮金屋珍食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為香以穢為潔以苦為樂竊謂是足以為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為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蛔蟻百蟲蟠屈於華囊之中以為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即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己者進德之基也含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忘觸逆境不啻乎白刃藏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實天光奚生哉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為旃檀先照不為狗糞後照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時一逆露而現行力猛即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即五蘊坑中煩惱執着也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逆露之頃着眼窺微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癡雲頓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哉於光露之時一有領過積劫無明當下冰消如兵不血刃天

4-869 B 22

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闍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不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

尊者歎其辨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

王為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圍而

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為寶楚王孫圍不以

白珩為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雖然華

竺不同邦而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為寶者

照惟盈丈以人為寶直照千里震且鼻相善

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

用有行藏既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

聯珠貫以色為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

珠體獨露靈焰為燈光傳無盡象先而不曜

晝後而圓照不暈近昏圓照近智重以悲承

之則燈又化為高廣大車矣是車也堅窮三

際橫徧十方兼載凡聖包舉古今由是而觀

則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為國者

不知道化心為道者可以兼忘天下予以是

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

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物非神雖靈山重

疊眼絕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澄心多窻

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

即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

解寶行寶證寶忘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

知矣行寶者其實光漸將完矣証寶者寶雖

已完不忘則用不全故惟忘寶者乃能用寶

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哉知而不能

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證而不能忘如人

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沉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豎不倫

長劫迷墜情為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自心

心靈徹照極循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

交加如轉輪上下靡有窮已究實言之情本

於愛愛滋貪貪而不足遂生不悅好惡無

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係戀耽酒如醉如癡

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

則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

角立角立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即知惟於順

境相忘之至異而如一則無對無對難覺

又眾生最初受生由愛而來順境滋之任運

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於順境照

之不昧則愛源漸竭順波亦停順不自順由

愛所生愛既漸除順豈不滅譬如伐木既截

其根枝柯自墜順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

乃所履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

聞者活而恒活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

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諸寶鏡光明圓滿象

觸即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情蓋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留影所以從古至今彌照彌閉吾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關足之履地其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權耳根既妙身根亦圓足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三兩虛相倚頓悟足地能聞亦爾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癡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則天台四教儀註中可尋備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能六通縱任無違山壁由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即十惑也亦開合有異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粗惑帶落之也如壯夫

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為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算數吉凶消長文武雜執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設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烏玄鷗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牆也塵沙既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為言者言其能為一切眾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為見思塵沙根本見思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楞

嚴經中分為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後心兼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最初一品無明而入初住即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即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夫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為道障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智即妄心也身即妄身也夫妄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真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真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純涵味着如自體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猶至於結恨者不少也此縱妄心情謙順則歡然逆則不悅如此者所

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動深謀遠慮以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已此謂癡衆生也究而言之如此妄念終朝汨汨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妄心不能空耳我故曰飲食男

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水

洋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真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

首以降心爲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銷融所謂真心者

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跡泮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即佛矣不悟佛亦

凡夫也妄心真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真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良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中所故能所不自所由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

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則有待故曰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即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自塞易機易者靈而常通之謂也通即易易即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

相最爲妖嬈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着生愛雖白办甘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成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妝飾而觀之四衢之中頭蓬醜露豈惟不生愛着且嘔噦不勝矣再揭皮而觀之寧獨嘔

噦且不勝恐怖矣再去肉而觀之則白骨頰然寧獨恐怖已哉始悟由空有骨由骨有肉由肉有皮四者具而加嚴飾乃能惑人今天下紛然如登春臺如觀好花至死不悟可不哀哉奚若外嚴飾而觀其皮外皮而觀其肉

骨外肉骨而觀其空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蕪之吉地謂之善終可乎

作若有作安能有止若有止豈復有任任

若有任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

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辣手

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

第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釵釧聲即破戒戒作麼持僧曰

好箇入路由是而觀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既然何根不爾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叅梁大師曰願和尚與信

簡解脫法門絜曰解脫則且止即今誰縛汝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者但能舌拄齟齬齒關謹密雙手握

拳夾脊天柱挺堅不欹以信力為主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咒上有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為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勁昏散痛癢自然剝落或一坐半日或兩三日飲食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始以洞徹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關技癢者自然疑結不化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嗔悶而嗔悶塞破虛空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足蒲團以刺超刦而無超刦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栖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迴迴然在前塞熱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豈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滌佛語即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威音之前未有佛興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其誰殊不知苦即道師何用別微然威音之後亦以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也惟威音非苦煎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

思之則凡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必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滌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如不洗滌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即能知不得偏知離能知不得偏知離即離非不得偏知即離即非不得偏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真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瞥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興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即智相也智相即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皆無分別既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橫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即有能所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波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既無誰明塵相塵相既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亡元一真心此箇真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元是真心根

塵真心迷之成二悟之元一只此一名待二
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說箇不可得
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
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
智相復歸元真蓋迷元真而有此等悟此等
而顯元真此等元真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
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又明了雖不明了
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喚他作昏又
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喚之
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
不了境內不作夢昏然而凝能所未成少頃
入夢能所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
之自證分入夢則分兩分能見者謂之見分
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喻參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即是空生空主處即是色生萬法雖
廣無越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
通非圓圓則理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
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元空根塵成滯余
以是知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

本無不有則山河非礙本無則念慮非知山
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念慮非知則無往而
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剎剎皆功德之聚
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情與
無情本來一片佛與眾生元非兩致是以眾
生笑語即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即眾生
誦誦之語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
聲歎涕唾皆西來意真不我欺自是眾生不
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歸本來成現雖然
造斯玄極功由慧力譬夫觀語實相者究語
所從若生於覺觀外無匡郭則音韻不成若
生於根器內無覺觀則鼓擊無由反復推窮
兩端不有二既不有中又何來當體無依豁
然獨露如是則豈五目之能窺四智之可測
哉示弟子

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使用若定上座從臨
濟來或問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即搗住擲
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
膿直教禪河窮到底定可謂信手使用者矣
如是用出世即名為佛經世即名為儒養
生即名為老彼倚門傍戶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真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睜眉努眼高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
徒一朝撞着箇沒面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
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吾不及如是而
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裘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
由離起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
所自至人知離合無我遂推至於遠近無常
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而生不為老後天而
降不為少近取諸身既其然矣遠取諸物未
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如此

然受杖楚者不能究痛之始終則不免魂驚骨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尚抱痛取生隔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積情積成堅至

於賢女化爲貞石長弘血化爲碧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積而萬化無恒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有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既痛之後始終了無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兼明

應念化痛爲樂痛化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而能無可以卷舒塵刹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即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歷不達也十一沉入塵塵三昧者哉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

時有色處見色之妄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夫馳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鑑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

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志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非明耳乃幾乎息矣幾乎息者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僧問臨濟見大愚還如何黃檗便知渠大事已徹師曰寒者得酒頭面生春訊者得淚十二清神發悅十三醉無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清也包泰清者知是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何所存知則不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之靈知愚知賢知寒

知暑知香知臭知古知今於是物也而獨不知人果靈乎不靈乎

般若者真智慧火也凡夫二乘皆有而不皆善用之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真知也真智慧火觸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因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即知求難知求非即非難求

因送亡僧骨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寺佛牙且道是真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波浪潑天香

饑渴燒心令人熱惱幾死少得飲食濟之便覺無限清涼不求而足殊不知饑渴之初有不饑渴者存焉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

月忽現前豈待傍人指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飲食男女生饑渴自衆人而上者以功名生饑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饑渴雖復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饑渴之前者未始不同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果兩乎哉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人絕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產於地而風雨來乎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威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尚必相須而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苟無雌雄則其化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利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隱然而爲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濟之德不足必資

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惟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爲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

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苟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養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有甚者認能知爲主人公爲見性

爲良知噫喚奴作即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鴟鵂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龍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推矣
一身九想初皆強觀強觀力熟應念俱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惡難堪計棄此身如厭死蛇腥臭逆臭魂夢殺棘沉復眼觀行者至

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往復搜剔臭穢薰蒸淫念何地惟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法成慾海頹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既爾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而不返計臭爲香由忽積刺由刺積時由

時積日由日積月由月積歲由歲積劫由劫積迷如油入麪情不復性麪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爲命升沉萬端六道板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微

心入骨聖人哀之救即此想強觀不淨不淨功圓顛倒習化即蛇而龍即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進推其功由一想始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能勸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此心本來喚識不得喚智不得故曰說是一物則不中奈何無性隨緣營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夫時名染污識此染

污非是外染污謂其計八識見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即生癡見慢愛謂之四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空觀即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觀力漸猛即七識我法二執溶然冰銷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作智但要六識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識成智

第三

三三

資七大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屏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千了百當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靈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尚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之參禪看教唯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耶淨心人生耶半淨半染人生耶全淨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淨土則名實相乖因果離背若半染半淨生淨土者吾聞古德有言若人臨終之際有芥子許情識念娑婆世斷

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既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着子能勝參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雜聞真雜啼假雜啼皆做效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即垂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何爭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垂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闍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籍多生慧種稍涉獵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即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參於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即用得着你這般沒頭腦即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葉儒學佛學佛未

第四

三四

通棄佛學老學老未通流入傍門無所不至
我且問你你果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法
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儒尚未通安能學佛
佛尚未通何暇學老又有一等人謂佛家道
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道且

三五

其書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徼不如各守
已道却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
佛心心自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即入信今
你不愧自己天機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
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宋黑白天淵不同
唐宋時人若裴休蘊軾於宗教兩途並皆有
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乘
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與佛日爭明即吾
曹或與之酬酢若韶光禪師答白樂天偈寂
音尊者酬陳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
於碑文經序雖長篇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
若合符契非真得佛心者孰能臻此至本朝
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吾道者不
道全無敢謂亦少蓋唐宋諸公與方外人遊
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

華之中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
風餘烈後人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
謂首越而之燕也去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
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出身之路不涉
忌諱官取不叅禪不看敬敢保他悟道有日

如以兩者之間立脚跟不定不若做個長行
粥飯人豈不是好又今之僧俗或親師訪友
未見師友之心便乃揣摩卜度某師不過如
此某友亦不過如此此心既生則雖如來復
起亦不能利益渠矣況其他乎凡親師訪友
譬如摘桃寧暇管其樹之曲直唯在桃美而
已若然者親師訪友剛以情識求道豈非大
錯如是七錯我也趨口胡說一上不知黑
白賢豪以為何如然此七錯亦是醍醐亦是
毒藥能善用之毒藥未始非醍醐不善用之
醍醐未始非毒藥我又問你此七錯一念未
生時着在何處一念已生時着在何處若人
辨得出老漢與他提鞋挈瓶有日在如辨不
出不可草草惹他明眼人笑你去
念非忘塵而不息者蓋念與塵如形與影若

謂形先而影後影先而形後形影本非能所
此皆未了心外無法而隨情穿鑿者也夫心
外無法法外無心然心法若似二者何哉良
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以情分
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別者

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
執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往非執辟如蜂蜜
初無中邊嗚呼此執之累我邇流窮源自無
始以來至於今日猶澆水於冰冰日漸厚堅
者不化而厚者愈堅如是積習堅於大地厚
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目前無待
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燒
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
師野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逸散潤師即作
唯心觀禦之以為火寔自心豈有心能燒心
之理此觀稍入火即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
樣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自消塵忘念消
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不順雖
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即
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

物外何我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處不見其人也此蓋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此道光矣示學者如圓顯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邈而上之云何忽生之前譬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恭禪究話頭足以見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菴肅看兼柏華嚴論而悟天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暗鳴叱咤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偷心頓死活句縱橫苟不得其人所謂千七百則葛藤

翻成魔繞一遭纏縛萬劫難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閑具本無死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顯其人所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元即語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為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真萬古之名言也常黑肱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親曾勘驗十個却有五隻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雖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畧病多太細求精刺鬼在我願一切黑白

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即佛入儒即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用處誰捏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示法屬一着猶未夢見在元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

元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二一頁上一行經名，經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 一 三二一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經有「法語」一行。
- 一 三二五頁上一九行第一五字「中」，經作「由」。
- 一 三二七頁下二行「禪河」，經作「禪和」。四行同。
- 一 三三一頁中八行「揣摩」，經作「揣摩」。
- 一 三三二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四

新四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買檀香雕佛佛終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即狗糞雕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苦多樂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恁麼撞去了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示 體生

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四大既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舍然大笑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既散之後皆無有獨現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乎兩頭既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

有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為子痛究于心又復何在如究身未精即乃究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由道也故顏子則槩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若究其所歸本與儒同宗昔人曰老氏之學源易謙卦也雖然窮生死之故究性靈之極設不學佛終難徹了何以故蓋窮靈極數之學苟非滿證自心事理無礙者終未易明也事則屬數理則本靈窮其理而遺其數則謂之乾慧極其數而昧其理則謂之忽本若夫瑜伽唯識乃極數之書也華嚴楞嚴窮理之經也數理俱精如不透禪宗乃葉公畫龍耳豈能與雲作電哉故學究身心者身不精則有生死榮辱之累心不精則有好惡是非之攻故曰究性與命自身心始如忽身心而不究雖讀五車三藏終與身心何益哉示 既 聖之

聖凡無門門皆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則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融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則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示 本 聖

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隨順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光明藏豈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眾生果無分耶雖然一切眾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我之知為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于衣裡之明珠現有而不能一切眾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婆之語也昔人以具易證真淨文禪師呼為猴臭奴以文字義理障自

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著用光曾參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願持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磕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

驀然撞着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之體之示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意不過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

法界一念既生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礙已生已生不礙未生謂之事理無礙法界如拈來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礙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

理無礙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為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礙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礙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礙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炎豬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礙法界亦惟旁敲不敢正言今子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難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示禪

活人之身固仁矣尤莫若活人之心為不可思議也活人之身以藥活人之心以法藥則

有無難必法則自心即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即佛醫耳如有疑即不可放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醫示禪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爲患嗚呼知其爲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覺不覺則不能返既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得矣得而治之則皮煩惱立地根抽始乃治肉煩惱骨煩惱嗜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尚乃如斯況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尚不知惡知其義義既不知惡知其理理既不知惡知其道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

癡乎即如有身則有饑寒之迫次之榮辱再
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有好惡順我則
喜逆我則嗔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言者矣
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毘舍浮佛偈如讀而
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

證示實上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
思不死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
勞逸以至萬有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
海者必以無思為舟楫而彼岸始登焉然思
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不能自聞又
必假緣因為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者誠
諸佛之母眾聖之寶以相好為因緣者如翻
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為
緣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
以聖教為緣因大善知識為緣因善友法侶
為緣因以逆境為緣因以順境為緣因或以
精進勇猛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寫
大乘聖典為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種
種緣因雖皆聞道之助唯最後剝血為墨書

經緣因最為超勝但眾生身相執重蚊蠅微
而咬之尚不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
以利針刺指血流心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
勝緣苟非素常信心堅篤識見超羣者豈易
為之唐貫休尊者題梵雲禪師血書法華云
剔皮刺血誠何苦為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灑
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
詩數十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
過五千餘字書之奚難哉示法燈居士刺
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無我我所之光照
破交錯憎愛之境難處幽閉寂寞之濱無異
乎馬足車塵之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
妙碧雲寺語
如奇等
予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
光有大小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
頂光乃至千萬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
勝無量攝山栖霞寺背有千佛橫橫有巖
龕如蜂房蝻穴高低曲折累然布列其佛身
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請法
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花夢觀佛

容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
千尊功未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
父志完之自齊迄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
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金元末屯兵攝嶺
將戰禱佛真佑及戰敗績怒今諸將曰佛既
不福我祐賊佛即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巖
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
耳目口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子雖不敏敢
藉如來麗靈并素卷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願
修補之禪伯之孫名海印者實聞予言即願
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兀术之毀佛奉
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萬世反
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
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
肯心自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
量國土者非諸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
也海印來前子東西南北之人去住無常姑
書此以遺若其勉之書示
海印
一蠶在耳鳴若雷震一蚕在懷噴唾不寧況
乃四大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

狂土木形骸者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關力有強弱勢有輕重大蛇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舉土蛇質重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麻精神恍惚苦楚萬狀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毘耶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呼五欲爲鳩毒彈偏斥小歎大憊圓會籠入妙百千伎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用心何如耳善用其心大患鳩毒即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遵疾將若不起仰藉三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落悲風慘悽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秋容溢目杖屨飄然不急於此中求箇無疾病方子作箇自在無患人則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隔江見影橫趨去先後無心分別他文子薦得四大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示慈言文子淨法界身本無生死警爾情動十界昭然由

粗而精由苦而樂則此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妬所感畜生界因癡婬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地獄三界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身圓滿無缺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是以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己所入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如於十惡境上生心即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妬境上生心即知是餓鬼界因於癡婬境上生心即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

心即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即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即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知是佛界因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饑有淺深畜生癡婬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強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饑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起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爲極苦女身之苦最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

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參禪佛海不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

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以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門小道一頓併掃

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爲根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效驗當來若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

則十方諸佛廣長舌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十累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身招苦總怨不得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法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

一心既生矣六根既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故至人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聞其微無常而納其妙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樂鼓

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峰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眸澄淨時開即趨入肅

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舍然大喜曰吾子可謂知言矣因援筆書此以廣其義焉示道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圍圍裡過得

縱有些微見地皆非正因故巖頭齋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來去佛遙遠真子簡出在處逐隊成羣胡吼亂吼若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賊問罪直饒你古佛再來也須納款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

後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間苦不窮百年如曉夢莫待醒來空老漢挂搭清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三月時浣母視病勞頓不堪怨而祝曰這廝何不早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

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之乃謂浣郎曰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惱如來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暇不

至成佛終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示浣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葉風吹到一處名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青山

青山與流水廣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浣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撈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法界現前時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

法界現前時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即事法界事法界即理法界此便抹畧前兩重法界了也只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即事事無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無

上三

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為後一法界作前芽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了第四重若過不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嬰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事無礙法界關

候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候子非但今

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家亦無不諳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

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互相冰炭擬作一書

折衷三宗墻壁內典適有一禪人問曰我聞

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孫座

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

座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頌子曰

壞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敢問座主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闕掖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參方去達觀老漢即今為現前大眾再下個註脚使人人管

取當下徹雙林傳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有箇頌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謂傳大士頌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乃華嚴第三祖

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性之與

相從來冰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如何說異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

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大眾且道四料揀與

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饒你華嚴四法界

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謂異

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

也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

不耐扯葛藤今日只為現前大眾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象相似乃老婆做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法惡時世眾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當天覆地載而已

豈當慈父慈母而已但眾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心既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撞頭搥腦左滯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莫道是兩重公

案疑則痛參去示院上人

夫慈惠之與謙謹含渾之與精勤深靜之與光明而殘刺之與我慢褻急之與因循輕浮之與昏庸此六者之與彼六者果一物乎果多物乎嗚呼善惡無常窳妙如幻唯了悟自

心者能力行善用之雖殘刺亦慈惠也如存

我未忘之徒雖慈惠亦殘刺也以此觀之慈

惠之與殘刺果一物乎哉果二物乎哉顧其

人用之窳妙何如耳故曰善造道者不煩千

日之功靡不臻其妙詎不信夫示開侍者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即不可言同如何甄別

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曰有義否曰字既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

語少項進曰義在六畫師曰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別均則畫畫有義散則不成本無語二段俱示本禪人

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眾人等以何為師如來勅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叉為汝大師能若是我往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叉既為佛

子敢弗欽承邇來去佛時遙豈惟山陬海隅僧徒不遵戒法即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叉是何骨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強照所謂本具戒定慧迷而為貪瞋

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死生生纏綿業網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辟若一指之屈伸耳予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

自肯不自肯何如耳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飲饑而知食男而知女女而知男既辦肯心即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乎予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眾已往所作從此無論既經拈闍以來斷須共遵佛勅杜絕女人無令入寺女人既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亡者得生

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違佛勅死者愈墮生者滅亡現前大眾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叉為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悔示覺山寺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茶混源不示覺山寺

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怎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前解往叅焉蒙印可師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即知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為人一機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騰落辟如淮陰出師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

人既皆割斷世緣同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也須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二句做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薦得不唯可與佛祖為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難第二句薦得管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樂去第三句薦得又不若即就目前隨緣度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討甚勞頓雖然古德有言汝有主杖子與汝主杖子汝無主杖子奪汝主杖子且道為甚麼如此咄妙德卷中辭我去兩行熱淚為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蘊蘆也雖然行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以作個躲避苦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則念佛持咒誦經十八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盡了我問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為主杖子碎如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將甚麼所柴將甚麼捕魚汝等黑樓莽撞如此竟不自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

癡忽畧特着當家的持三則機緣授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大須要好惡如旃檀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忍辱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為我阿諛不知害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

益由是觀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有冲天志肯落尋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機緣不透生不如死

夫心術無常聖凡緣起一切惟其所憑憑諸淨則人法夢空根塵迴脫自心完朗反是則

三塗橫闢萬有沉淪眾苦交纏縛終古抱靈男子可不慎哉茲陸生痛染習難除乘勝

道場恭仗三寶光中刺指血書戒文可謂嚴以自治慎其所憑者也將由凡入聖博度有情道人血願陸生無忘示陸 李阜

吾聞古皇先生有言曰大凡物有累則力寡如目累於色耳累於聲鼻累於香舌累於味

身累於觸意累於攀緣六塵封蔽一心光蔽矣是以地大四塵所成則能載有情水大三塵所成則能載地大火二塵所成則能載

水大風大一塵所成則能載火大由是觀之一塵不立則其力大不可思議焉吾人封蔽六塵而不知覺終古若長夜固自有慧力而不知用寧不痛哉示楚光 禪人

夫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微乎微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功名之域不能尊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靡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夫也龍馬 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辟神以膏辟精以薪辟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矣若然者火未嘗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膚也若所謂性火者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既哉第貴神而明之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率惡衣不過榭麻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吾雖不德憂則喜者榭麻冬則樂服布裘食

則糟糠菜根苴查靡所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為常畧不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幸福者果能踐吾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道自然興隆山門自然無事噫青山流水可以怡耳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不自重乎示善福寺衆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經皆以僧為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不清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即名性戒事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邇來世道交喪凡為僧者事戒茫然不

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像蹤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翰為草莽金碧化為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實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琬公塔院主已贖自階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思業既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雲居兩寺住持并執事僧等撞大鐘搥法鼓稟報十方諸佛釋迦如來一切賢聖僧思大尊者現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毘舍浮佛傳法頌聞性戒之本源也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鐵基也尔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毘舍浮佛頌始而能讀讀而成誦誦而無間忙閑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強受持能千日不犯則盡形壽可持矣噫仰佛靈靈及大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如鳥雙翅保重不失則運遠騰空有何難哉咄八十翁翁上場來決不是小兒戲爾等也

須知好惡則佛本源枯而復榮潤而復溢端在是矣示東西雲居寺僧衆汝欲他行實為好事反求古之成大器於當世者無一人不從行脚中來也若不徧遊知識之門歷煉錘鎚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雖然未必常行而不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當行則行當住則住其當行者或飽食閒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當住者或逢辣手師承真正道友不住而行其可乎據汝所見以為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擬舍而他求殊不知佛法與世緣皆為餘事於自己分上了不相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世緣支撐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工愈倍矣如或難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目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着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到心如是則有少許行脚分耳示慈航度持者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則復為彼種種本故曰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其所欲者又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背背而痛癢甚奇但未有知之者殊為土地恨也示陸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眾人惑焉古德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是而觀則得心者千差皆如膠境者一真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即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即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熟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即亦如非即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吳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為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強照生強照生則明靜之德變而為昏動矣昏

動既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眾生此自本而未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既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昧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嗚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顛連長劫痛苦靡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盪飄風之中無須臾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為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常明反昏當靜反動人號萬物之靈而昏散之權在彼而不在此所以無我而靈者埋沒不振本明不明本靜不靜皆昏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散之所以然昏散之所以然既明則昏散之權在此而不在此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則由情而復心由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鏡中見眉目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

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真萬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功不虛棄終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明明靜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流蓋逆無明流而入法性海故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此理躬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機槩示之亦必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也其治散亂法亦同良以眾生日用不昏即散不散即昏昏散散散昏昏自無始以來勞做我如此又一切病患皆生於昏散故善治昏散者百病輕減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必屬我要醒則醒昏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試之於飲食前後終徵之於即昏即散而明止觀由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不待召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慧後再為汝道未晚也示陸季高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
嶂之中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輩居
此當一切起居屎放尿赤體不淨之言宜
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自然之理其必不愆
者也反是則能久處而無魔事未之有也嘻

住茲幽勝受此清社真片時直抵百年可不
自重自大哉潭柘示
法侶

近日人命干連今日舍利臨筵且道誰福誰
罪開沉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
無邊西雲法
示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即知有風物潤即
知有水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
固有之光初無內外匪屬生滅無我而靈眼
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聞聲鼻假之而識香
臭古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憑之而始有
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位真
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薰
取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
頭昭昭靈靈者即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

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指為識神佛性則
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乃法海老
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仰
山畏其機峻呼為峇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
與佛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茲

麥不知每認識神為佛性斥佛性為識神是
此非彼是彼非此即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
學者佛性識神尚辨不出況矮人與瞎公難
乎萬佛也不識好惡一味信口亂統不遑顧
人喜與不喜但願綱宗明白眼目人天雖殺
身可也巖頭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養公法

窟爪牙也不以佛性識神提撕直以綱宗為
已任學者可以思矣蓋綱宗曉了魔外防閑
不費金湯祖庭自固矣所謂寔法者說理說
事說事理無礙說事事無礙說真祖東來斥
相浪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三藏十二部
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
教是拭瘡疔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
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
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

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為眼見性則以
心為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泉潤大地
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
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
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

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教則受
教瞞宗則受宗瞞教與宗並是出世清淨
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
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
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瀉山法眼與洞上密

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
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
矣故綱宗一明即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
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教家綱宗如不明理事
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
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錘學
人死其偷心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鼻布衫
始光須知佛祖旋陀羅尼智非黑白淺識闍
耳所堪留神惟大心衆生可以擔荷旋陀羅
尼即宗教綱宗別名耳始光如旋陀羅尼不

知則心不明且被情奪將恁麼當眼見性乎
 性亦不難見難在子不能自重能自重凡所
 施為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禪
 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圓个口解
 脫便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十箇辨別
 不出識神佛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
 所以然之說渠安能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
 率性則無往不窳何以故率性則無往而非
 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非有我
 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
 如人渴不見水又飲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
 率性能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
 行無擇緣緣順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
 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而修古德曰識得主
 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掛月撥草瞻風
 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扶籬
 摸壁去此即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
 不得不料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
 率性不昧則始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
 有光明謂之密以此密能料簡防閑魔外謂

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外有密意否曹溪
 曰容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有密意否
 萬佛則曰玄沙破砂盆是密意臨濟乾屎橛
 是密意雪峯滾毬是密意曹山木蛇是密意
 馮山水牯牛是密意航章和尚墮字是密意
 始光若謂破砂盆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
 魔外見解如此若謂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
 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去則樹動不識
 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之譬也
 動與潤識神之譬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
 光如能玩象得意則識神與佛性一任安名
 賞號了無過咎如意未得則句不活句不活
 則不能洗光佛日且道佛日懸在何處咄除
 却覆盆求燭照斬頭覓活太癡生示始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四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三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三四三頁中一〇行「常明」，
 徑作「當明」。
- 一 三四五頁中末行經名，
 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二終」。

此本相尊者全集卷第五

新五

明 慈山 德 清 閱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平世界忽構此大謗大疑大危難復邪黨橫駕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清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煅煉般若捨身受身于出世常為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為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為正觀若不如是即是邪黨非佛眷屬非忠孝

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刺藏一事最為首
 脩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示弟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奉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特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未唐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種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屠呼之不至哀號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嗚呼一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于士庶冀以自達者哉一則貧用到骨猶吞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曹藉大學老人之靈籠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較諸梁元帝未鎮南猶斥鴳之匹大鵬也且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滙華空影能精勤克勵置形骸于度外寶學問若珠璣必董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割情絕俗為求

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遠梁朱譬如求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銀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為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一領重衲以為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為師者最初一念斷不真實為生死出家為弟子者最初出家一念亦必不真上下既皆不真豈有不真之師而能教真弟子哉豈有不真弟子而能親近真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真出家即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耋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叱叱鞭扑之間轉常情為智光移染習為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為海微已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

1607 H 23

不如蚤死一日也。諸師氏家訓示修明

天上五衰未足為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為苦至于幸而為人乃受女身是則為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為鴆毒坑為惡蛇窟為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曰寧為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身為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即皆生疑卜度人既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以此消聲僧眾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蒂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己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推究明白即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既因欲念而

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鴆毒坑中終難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真心學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己如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鴆鳥雀斷一肩荷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好心為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唯有觀身一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脉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因何而有於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鴆毒坑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為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千條我尋常開示女人

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為樂既認苦為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未迷出離何期何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為樂是第二重迷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為舌虛空為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若不速祇汝見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二段俱示女人

大鑑悟後即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則兩言若反異則既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

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即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即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有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瞥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真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三藏也如以蘊真之美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字性藏者不知性者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此豈舉一而遺二耶子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以三隅反也子改以順南字之以含藏識中有覺義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

順不遠遠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遠門也順無明而逆覺義故曰遠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遵我言而躬踐之即三如來藏者可坐證也示性藏白办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諸審所宜直下便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示弟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大所轉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轉身執自消自消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志堅精拚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夫漸漸熟會色即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成務即智運悲不沈枯寂即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非四禪四空可匹也示王仲業願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

賊死到不改所以握拳透爪啗齒空齧固其所也吾嘗參禪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一生可辦示弟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利發軔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德操心則劫奪毀辱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寵總是驚媒驚媒汨心神規常擾况遭劫奪毀辱之際而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為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日計為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時心境相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

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腦後箭面前鎗
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之風頹
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逢哉能
以不可意境爲師友塔地則何往而非嚴師
良友也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

迴邇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並示中前病中

男子家頭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

屈其身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

非曲直之間好惡升沉之地弗能挺然獨立

知而甘味一息不來杳成千古滯魄悠悠出

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臼頓斷情根

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浮雲

一朝願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示賢知忍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沉萬變情與無情卒

不可以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

夫何故蓋有名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

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燥不待召而至矣聞毀

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而至矣知兩

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名言

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
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
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
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
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
也可不慎乎並示九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

生死順逆念即話頭話頭即念無往而非一

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

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間

光霽若清風朗月使牛馬雞犬觸而悅之況

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道不

可與智者言大抵參禪之缺心地果然順逆

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

猶泥人摸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

呼此等人以名聞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死

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

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示弟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死獻萬肉不過

特重其黑業耳奈世俗冥冥卒難論之正理

且觀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
權與之浮沈陰以理折其情密爲調攝功夫
力充則習自化彼愛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
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此聖
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

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

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

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示弟

夫禮者身之榦也榦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

道哉自大覺應世迎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

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

莫識大體不以端榦資本惟競浮華所謂榦

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東力于茲凡見

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懇勸獎勸之使其榦端

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母愛人以姑息宜愛人

以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

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

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

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畧是乎哉密

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為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剃染奚為示黑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

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

持呪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

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得者何故弟子於

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為將來修習佛

乘之鑑

子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樊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于死生真偽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頽然而臥卒然而問忍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眾人言子當然而痛思必自如此老用處于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疾枯坐設偷心未空皆為大障我

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佛持呪禱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見

答吳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神為身者則

能挈天地整萬物以一身為身者則能周旋

一家不能則一身尚不遑理況功名事業哉

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不覺小身乃

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既非本有翻堅

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即大心昧矣

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勝妙洞

象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

無始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

際處方寸而包空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

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雖然較以五尺為

軀方寸為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培塿而忘

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即夜

繼晷勤補鈍綠文字之塔級究佛祖之心

髓理精慧開以特厚為炭扇以慚愧之風信

火熾然勇而能恒則鑄小心為大心化小身

為大身譬如投片雪于紅爐擲殘水于春海復何難哉示余生

佛法雖大大于眾生之心若雜眾生之心則

大無本由是觀之則大乃眾生自大耳故發

大人心者為大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

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故曰立心不

恒凶恒則吉不可量示元信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

藏至于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

達君子之所務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

代不闕人雖求之于紙墨十年之功不若求

之於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謁周茂叔一

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之六

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

旦少睡即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

于入叅大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

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

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

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

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

曾嘗得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
亦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
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
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
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
推門落臼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
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真學直才也再
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即心也此又其次
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
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
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
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
者既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子約言之
此心愛人即仁施仁得宜即義於義合即
禮于禮通變無滯即智于智誠恪克敏即信
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于書
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
廓然無礙在儒謂之真儒在老謂之真道在
佛謂之真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大盜生賊
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妳誑

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
成反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
勿讀註次則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
熟當熟四書白文及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
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好惡矣或曰王
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以此教
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
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兔亦爾或曰先曰
量根器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
照之無乃自背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
有妙處非子所知勉轉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
與畜生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
循度日無所長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
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養畜生可以供庖膳
由是觀之五人為萬物之靈飽食煖衣垂死而
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見我
于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于茲則汝善根靈
種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
精悍且多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

之望汝作大法城壑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
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做去惡人必須
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個須字能
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
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
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為教跡不同妄生分
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
以心法微耳此書既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
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
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
渠成如此發軔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格格
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
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爾庚

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
巨大夫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
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
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鑪
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
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真將軍何須武庫中
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即此一

瓶花一盞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為鼓以妙高為抱槌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刹那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既曰觸事而真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間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真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為表裏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真道後啓即此言之會萬物歸己者書無內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即謂之明德在中庸即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易為太極為八卦在書為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

則舞蹈之此心在樂為韶為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子規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今牧牛童子聾入耳根神疑方寸天花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實相在悟謂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天魔不能沮風火不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雖黃不准將佛法世法攪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佛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絀緇從荆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屎林鬼

子自家絆倒在荆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倒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真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類類成圓與稊與稊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盞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為波少頃風息名為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為琉璃魚龍認為窟宅餓鬼怖為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不得誰辨空色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虛空可以有骨兔角可以為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即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

即是法王宮示典

離一念之前者則剎那不可得離剎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吉水曾乾亨不知何處持來施與蘆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林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即持此輪現與林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細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鈞鎖即近示遠即大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遺願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二乘觸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稜神之地造輪之龕荆棘叢生孤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

囑示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忘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巨殼耳鳥有所謂知覺我既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治國國之賊子弟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即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係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饑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九五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真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你

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如苦意即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這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靈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換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臥火坑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吐出五漏身中荆棘種種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遙看汝丈夫徐玻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示七靈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蓋以飲食

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慮之
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
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也敢問其方紫柏道
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四句
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遍則死生

善五
示張
茂才

二十

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
即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
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即則未生離已生而得
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

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
真勝義諦有名而無實乎
問懷慧常
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平心無事而神棲于平雖
萬怪叢棘千險迭至直以空平應之超然有
餘矣忽細故掛心神泊感慨即鴻毛飛前橫

以為大鵬垂天耳又鳥足應他事哉故曰能
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
示元
信

世有三教而道統各有所宗儒尊孔氏道尊
老氏惟我釋以三乘度人即四十九年所說
經典皆有直指人心處而仁見為仁智見為

智但後人止以文字推求始失其旨則其斬
盡葛藤頭超無上者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一派然邈其始自釋迦文佛觀明星而悟道
迨拈花微笑迦葉得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
航海東來為震旦祖宗門一派始流傳後世

善五

三

令英靈漢子各證無生既而宗分五派派各
其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為仰宗者雲
門宗者法眼宗者派雖有五總使悟性明心
各昌正教其與初祖東來之意一也若智慧
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天下謂

之臨濟宗派子慮十六字歷世易窮遂從真
字左駢岔十五字曰真法元在解契恒靈慈
門師子大吼雷音右駢岔十九字曰真三聖
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
自今而後支雖有二而派則合一總期宗風

不墜源緒無訛續薪傳之一燈繼燄音於古
昔則在後人之克繩無怠云
法派宗派說
示慧敏清子

能洞然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
榮辱死生皆亦也欲使亦之不傷莫若不見

全牛為噉矢耳蓋亦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
傷而牛本不全則亦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
神為亦游千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
制矣況有形者哉
示元
復

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
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眾人則謂之緣
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
生則性天廓徹即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
管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於窮

理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
到即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觸處無昧耳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
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現行鑄情而復性
子其勉之
再示
元復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
身心不下却難果然真正男子直下究竟此
箇身心是我的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
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些子實能覷得破十

方諸佛底鼻孔即是民部底鼻孔儻卒未能
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藤與民部聽
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奈何當觀何由而
有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
合此心不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
受想行識謂之四蘊即就民部皮肉筋骨種
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血脉津液便利便
是水大徧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動轉助民
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皆
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
手舉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
如何手足宛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關風緣故
也此四件合則有身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
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與外之四大是
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地大眼
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電裏燒的燈
上點的及一切日色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
客帆飽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
此與民部別則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
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此四大開而言之謂

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古至今並無
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大而
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即是外四
大若即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
之土九江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為自己
身耶雖至愚之人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
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即輕身相既輕便把
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能動其餘
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中
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
道理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
此遇境逢緣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
起若從我起未逢緣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
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起者先推於我
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可得合
而能起耶這裏民部警然省得雖不謂之了
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
謂之受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
便是前境此受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不有
想又何來想既不有行亦何來行既不有識

又何來蓋是因受所以有想善量下度謂之
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返不
定未能決了謂之修行運流也忽爾判然決
了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
不同究其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
有識此非強配乃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五
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家糟粕未是衲僧
活計即如古德問僧即心是佛乃是頭上安
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得
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
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
衲僧的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
峰前雲去來等閒觸着民部鼻示于民部
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
法名則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
矣以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
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
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
之即王天下非通也沉官乃中人之遽廢手
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

以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剎也而一剎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示三

鐵鉢雖堅彈之則鏗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三五

心空萬曆癸未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

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

音言此觀音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圓齋中逆而思

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草之辰叅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

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為福轉愚為慧大是好事亦嘗

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為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

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鈍發心真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

心不真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

彼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屬在衣食之費大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旨亦是為人子大關頭處切勿懶惰負青春

華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

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為盡心又當勤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婆婆為毒輩之鄉

極樂為安樂之窩盼時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

養父母雖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子繼發妻續亡遺遺道

途持四喪南歸即聊城傅氏愛女亦繼堅默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肉俱遭此

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

使汝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

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搥鼓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眾目即如無常為旗

鼓一眾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

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我眉山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

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

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示如吾以與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

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

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庚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

長大終必知也憶種樹方高寸年多成茂陰示與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

曰見此外見麼曰不知余喟然歎嗟又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

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示如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真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即爲究竟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着芒刺相似此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既不知身心來源即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啻溜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

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閑在何則不知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動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第五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大丈夫真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然擔荷得真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參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參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眾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可得噴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鳴鷓鴣第五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己而已自心既得孔孟之心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飲情馳欲境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即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

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
 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在先悟自心自
 心不悟雖強制之終難拔根根既不拔工夫
 稍懈則人欲之芽勃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
 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尿處
 百凡所為務審此心為生於我耶生於物耶
 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
 中如何不見五臟生於身外則與自己了無
 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
 我應之心本自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
 擊鐘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
 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間若離
 物我求心即如撥波覓水也若即物我是心
 又成認賊為子也離不是心即不是心畢竟
 如何是心於此衆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而
 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於孟子矣

心說示
 弟子

三五

求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四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三」。
- 一 三四六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法語」一行。
- 一 三五〇頁中八行「不覺」，徑作「莫覺」。
- 一 三五二頁上一行「悟得」，徑作「妙悟」。
- 一 三五八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
出見揀見出空蓋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
故曰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

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空無體見不自起起
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無分別故曰
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比量矣

示次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既形所發不過不

乖未發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

則吉祥駢集不和則萬疾勃興吉祥駢集則

與佛祖聖賢同一血脉萬疾勃興則與小人

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難以天地為

鑪陰陽為炭造物為力毘嵐為鼓鞞卒難陶

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眾生所以

為偏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為吉

祥不得其正則為咎疾咎疾則所召惟苦苦

則精神惶怖魂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

與吾佛祖同然故疾於嘆者為脩羅疾於愚

者為畜生疾於慳者為餓鬼疾於惡者為地
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六

道者也然為天不覺亦可以為人為人不覺
亦可以為畜若是眾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
其真未之有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

塵沙三則無明凡血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
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不融於道不妙
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妙則統

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
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德人我山高順之則歡

然而悅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既生靈臺即

昧靈臺既昧見色即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

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惡影子斯皆由塵發

知知迷成疾疾則乖真一塊圓明六識破碎

既為識矣計身為我男女相誑飲食相滋情

波浩浩湫汨靡常於具觸體上妄想穿中作

種種惡露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幽壘長劫變

易形骸升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

所咬尚側掉而不安聞是劇苦而心不動者

謂之最靈可手以要言之一切劇苦始於不

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於無形中
妄見有心既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濕

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
受者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
不覺因行故堅固執着能所八法于死生榮

辱得失關頭小有所犯則心魂惶怖毛豎骨
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地以濕歸水以
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受以行

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
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

在於此洞達則可轉萬疾而為吉祥化不和

而為中和身充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

勞此觀之門以空為路千里始步空非是道

道即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家曲調嘆剪

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示元廣

在立則如候大賓在與則如朝至尊此兩句

書如不動舌根團團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

猶未盡美咄一片心光恒不昧虎狼羣裏總

春風示英

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兀然矣

今一切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膜而不知即六尺之間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即用周六尺之知求之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即等木石求無上道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即周六尺之知耳如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即痛究之示卜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塵刹而不厭勤循一真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爲自己已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繫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

繼往開來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豈有是處示法昔毘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我則曰若能轉病即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既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越此時節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生不死也不甚奇特即生即死也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病屬誰示項居士夫鐘不撞鐘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無鳴五各無聞各既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哉夫合三五而無鳴聞則鳴鳴聞

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真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真契究其功能非大圓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即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鐘撞苟微其人則鐘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鐘撞則人不能作鐘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鐘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鐘撞亦無功也惟其能所無功無功無待功既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嗚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薦必根境抗然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縫纒開事理鈍置或者謂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釋東坡法雲寺

生心心所行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衆生所集諸業及業果報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所宜以三種輪教化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盡知法界一切衆生所有心相於一切處普現佛與今其得見方便攝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隨法界一切衆生心樂欲解示現說法令其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法界一切衆生心之所樂為現神力一切諸佛於一念中徧一切處隨所應化一切衆生示現出興為說佛身不可取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至法界一切處一切衆生彼彼諸道一切諸佛於一念中隨諸衆生有憶念者在在處處無不往應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解欲為其示現無量色相是為十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無量不可思議佛三昧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為衆生廣說妙法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為衆生說無我際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入三世一

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入十方廣大佛刹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現無量種種佛身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隨諸衆生種種心解現身語意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說一切法離欲真際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演說一切緣起自性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示現無量世出世間廣大莊嚴令諸衆生常得見佛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令諸衆生悉得通達一切佛法無量解脫究竟到於無上彼岸是為十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無礙解脫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出興於世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不可說不可說諸佛轉淨法輪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不可說不可說衆生受化調伏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因土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不可說不可說菩薩授記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諸佛一切

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諸世界種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神通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衆生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佛事是為十第十一一切智住下三門答解脫問初門明智障解脫智安事理故名為住由離障故一切能知二無量不思議三昧者明定障解脫由離障故用廣為無量體深不可思議故十種之中各先明在定後一念徧用三無礙解脫者明業用解脫智論云菩薩有不思議解脫諸佛有無礙解脫所作無障脫拘礙故各於一塵顯為微細作用若別答十問者一答出現二音聲三本願願化盡故四國土五即智慧能授菩薩之記六佛身七即種性云世界種入世化物之種應非世界海中之種以前有國土竟故八自在九是無礙利生無礙故十即解脫無不為故既隨一門皆答十問則包含該攝是以名不思議然文少結束似經束未盡或顯佛德無盡故相海等猶答前問

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照面了了分明自然眾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忍若忽了不依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

在諸病相尋死新六去人身難得至祝八上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

夢悲歡離合與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顛倒從境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為根因有受蘊便要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為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為境耳以聲

為境鼻以香臭為境舌以滋味為境身以觸塵為境意以五塵影子為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即得真身以四蘊觀心即得真心真身無死生真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即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

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说不虛猛生信心我說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此語可畏示業居士可畏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不能自覺要待逢緣始覺無性一覺無性則能履憎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為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水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冰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即如知水為水則無冰而非水耳智澤智澤汝發此心誠為希有此點初心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

然如是智澤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炎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事戒沙彌事戒比丘事戒智澤汝當先受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云云戒智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着淨人試火者三一皆響如破磬之雷忽憶佛今羅睺羅擊鐘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倒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間亦安可得

目前大眾以此聽爆竹之聲則此聲即達觀老漢廣長舌相也雖然可與知言者道不知言者管取未夢見在燒爆竹示業若睡了不作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屏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討箇下落方好商量此事如若乘輿而來與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此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

來且見懷有日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俟人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人期時光不可把玩得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為風雨摧謝慨花易謝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麼處若檢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好設檢不出儒也沒分老也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真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輕見此語聞此語執不感痛示馬新甫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即是無明新六不見有身心即是大智慧噫無明智慧初非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槃善提非求即證示慎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

已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譬如寬外運寬不惟一寬可運雖百千萬寬可以令人運之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眾人異此辟如身困寬中而欲運寬雖一寬決難運之況多寬哉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粗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難身之觀稍稍成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難窮矣身者何義身以聚為義心者何義心以附麗為義故曰離者麗也由是而觀先須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則心不能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與夫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但衆人不以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言障礙所以通者成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燈來前吾語汝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然得則治身治心若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

榮辱風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為前境所轉則身存而無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偏慎之體之則千萬寬可運也示智饑火所燒可以食救欲火所燒難以色拔良以食飽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新六易不同然皆同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而觀一切罪業必以愚癡為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心明了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為母今有人于此視母為路人自以為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有心無心之別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非有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夫禍福莫烈於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耳何謂原始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以然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然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以性成堅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未易也子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

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否須菩提曰甚多子不覺置卷熱淚橫流夫何故慙我自無始以來堅執一合相計為實有勞彼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開我迷雲奪我執恠不異殘水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恩比德深大難酬我既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若無也況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所成即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即仲尼要終也以黑白之徒習儒不闕儒習佛不闕佛致不遑會通焉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理則無我而靈老人願聖香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靈者為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愷切聖香痛勉之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為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為惡雖有邱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為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

者為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為善尚不可況有心為惡乎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文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為天下先而不致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者乎然微可見之物則不可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雖至愚不信子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

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赤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間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為心而遂認心以為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即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為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既不可謂之性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卦之內外交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

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真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真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兜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痛究知知源得知自歇知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願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得來方可示物示聖男子家不知自重自大則靡所不至矣不自重則物重而身輕不自大則物大而己小重者大者我則賤有輕者小者却受不辭夫至重至大者無擇老幼賢愚誰不具足特以微

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示馬子善

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大心凡夫即熱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即生滅之心漸副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始登初住辦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味久他種安知生鐵男兒欲究明此事無擇智愚但辦肯心直下即得噫當味爽之際交生滅之時頭面忽呈動睛已失故曰彩雲影裡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

心光本湛妙物無累橫生知見失彼精明是以眼識黏色耳識黏聲鼻識黏香舌識黏味身識黏觸意識黏法奔境流逸竟各忘返殊不知五識一覺唯六識知六若不識彼覺何咎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故全覺斯缺能悟潛起痛於境緣逆順之際是非榮辱之場歷然挺然觀一切得失如雲觸石如風過樹了

無室礙始不負為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負之生不若死也全其體之則缺者全矣缺者全即衲屎放溺皆佛事也寧獨拈香撥火為佛事哉示全釋人

韓信白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戰新六已戰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手捉物戰已如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入得入一旦十八界魔兵蕩除五蘊巢踴翻一安永安長劫作箇無事人去如此豪傑將轉白較之奚啻醜雞之匹大鵬也本白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膏育之疾未瘳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示秋明秋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業就艱難鴆毒浮華驪珠澹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擴襟抱於愛憎之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專知而復韜壁而光尚友千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拔拳石難傾汝果能之不負此晤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閭閻之間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翮於

黃埃之上安可得哉示于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

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瞪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乃黑白凡夫之模範也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常陀五

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有正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

待了因佛性開之了因雖能關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即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熏發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

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真積功終謂之金剛無礙智金剛無礙智謂之如理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

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化之倘不假模範欲其成佛祖聖賢之像終不可得也故教必有師開理

則圓理圓則行不偏行不偏必正果大儂然華嚴文富法華幽遠楞嚴微密圓覺簡備此四法寶當各寫一闍澡身漱口置闍佛菩薩像前嚴整衣冠至心禱祝弟子某如往昔親近佛菩薩因緣何經因緣熟信手拈之拈得

何聞即聞得經盡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敢獨善一已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白

早被這缺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窩白既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誰家窩白樓泊宋別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猛然有

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別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拶雷雨竟無有答詰朝遂別於天池只今天池風

月依舊而問拶話頭不知得依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真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

語言文字之先之心即鼻祖東來直指之心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疑用處廓達則天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西蜀一省不需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不久立化於多人之中啓無量黑白信心雷雨居士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哉峨嵋風月又豈在天池之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達觀則曰若人識得心外無風月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敢問王制臺與城都使君且道修山主與達觀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窩白不踢翻也不妨倘辨不出即踢翻教理行果窩白管取此身直得無棲泊處偈曰峨嵋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心外了知無別法境緣逆順盡吾師寄示雷雨居士兼轉王制臺偶與宇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昧終始如王太傅勤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轉轉接拍冷然恰好朗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

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賓主酬酢如兩鏡交光瀾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一毫擬議即片雲點太清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會不可作有心無心會觸着即應豈念慮可及靈然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熟權衡在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巧淮陰作略直得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別人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尚不可得何況真沒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歡喜去蕭蕭夜雨蒙頭坐淡酒春風不盡哀漫山遍野野狐精到處逢人瞎眼睛實法與人誠漏逗無規說法轉悲零居士示仲來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眾生見妍是妍見醜是醜諸佛亦見妍醜了然不昧如何眾生即是妄想諸佛便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中不生執着一切眾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着所以被妍醜轉却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是教中糟粕衲僧門下即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

不是觀音即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及入魔隊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子去朝朝夜夜夜夜朝朝將此身心着何處行藏曾不離刀山示仲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濃厚增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真行不力千生萬劫受他累墜即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女既有淫慾不斷藉此為樂迷戀沒世終無醒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濁孔斷送一生一然迷心萬理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言父母之言永不入耳君臣分上往往有犯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色慾迷人如此惡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纏綿靈識何日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害人不過比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尚難解脫惟有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果明師良友不言世務但究真宗以般若靈

津迭相澆灌耳根薰蒸了因正因漸着孜孜
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死高超塵網頓
脫如華鯨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眷屬利
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
世人皆以爲重如真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

眼不可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
子定是魔家眷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沉聚
首促膝而論道哉仲來此理亦當謹慎自己
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造殿濟貧拔
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正教
得行魔風珍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刹如春迴
大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叅隨弘大法
化必今日培植者噫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
不可不取示仲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蛇虵蝮
蝎無非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
本色聖人若有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
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故觀音神頭鬼臉凡
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一皆菩薩悲
田所出譬夫日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量分

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鬢于
善知識提攜如援髮鬢于相似須自家盡命
掙着不然的是自要沈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
白毫相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
故檀越滴水根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
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中由是施者及其受
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空不昧物我

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受白相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
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
血氣之屬皆本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
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
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
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即平常心也
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
善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即是諸佛平
常之心也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脫開平常心

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

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
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生矣此一
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
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

故沒量夫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新六

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
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
照不昧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
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
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用了急須磨者
變而不窮之謂也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光則禍福
爆落但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
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
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
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
自有閻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
擔受蓋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

本不有何況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歡喜於不可意境便不耐煩此歡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此兩者是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強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成觀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真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沂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滅視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

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即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無所能何事非真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便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熱研真理生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即一切萬法妙即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真故曰借尊衫子拜婆年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所能不昧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情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用愛憎根境雖無性情無往而不搖我精搖則六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

自然活顏回心死活不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蓋回日用之際回必知民民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所積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既生矣不能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為福死為禍故曰禍福莫烈於死生蓋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迷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已謂之外道以此觀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滅滅動動靜靜通通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為生滅遠取諸物則為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塵沂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

不法自知則諸滅相永不能惑嗚呼使會長生者洞悟此旨則痛悔向之所為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踏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為濕濕可以為熱熱可以為動動復可以為熱熱為濕濕為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可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義理辨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即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即達本達本即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

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

此一合相是數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況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為須彌雖則堅固勝一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稊米耳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為微塵使衆生知三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為微塵衆況我甚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不可得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畢竟安着何處偈曰
兔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為雨更為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六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五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三六二頁下一八行「商量」，〔徑作「商畧」〕。
- 一 三六三頁下四行末字「良」，〔徑作「長」〕。
- 一 三六七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哉」，
〔徑作「則」〕。
- 一 三六八頁上三行「華鯨」，〔徑作「華鱗」〕。
- 一 三六九頁上四行「歡喜」，〔徑作「懽悅」〕。
- 一 三六九頁上五行末字「是」，〔徑作「果」〕。
- 一 三六九頁中一八行第九字「情」，
〔徑作「則」〕。
- 一 三七〇頁上一二行第八字「可」，
〔徑作「果」〕。

一 三七〇頁下一行「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六」，〔徑作「卷終」〕。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七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新七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為十大究其所自則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今難明此義唯棗栢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麟角焉予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即名無明無明即屬生滅無明無性即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覺義即屬不生滅氣分攝此識不覺義即屬生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極心開方始知

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有待則物我元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四觀物我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即此觀之八識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此識覺義關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出苦之智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水無待如水雖質礙融通似不相即而離水無水離水無水故水現前時水無涓滴水現前時水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拚性命於逆順境風之際橫磨豎煉豎煉橫磨磨煉既久行不負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關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聞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而為內自我七識又為六識後半細相分之

源故引滿二業雖隔生不昧也故六識頃曰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為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為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相分即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吾嘗因照鏡見己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既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瞋狀即瞋吾喜狀即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偏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即是色虛即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為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一所知知即是能此成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內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實

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即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為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即至矣僧修行七日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奈何伊不得况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既發心持傷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然後授與五戒三皈者謂皈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其意以為不皈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即孔之仁不盜即孔之義不邪淫即孔之禮不妄語即孔之信不飲酒即

孔之智此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既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可以為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模

而不解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教不同然三皈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為遁逃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真心則既入之後靡所不為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真偽凡見髮其首者即謂之僧殊不知首髮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真偽也倘一忽之則啣冤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冤始解耳汝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辜馱尊天現在殘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真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示洋人三毘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

未嘗不痛心也何故既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屎尿一動一靜無一剎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何十惡薰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薰之則現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

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根本法輪轉亦未易示轉根本法輪者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然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戴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

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盡非魔非佛總覺管直鏡棒下番身漢未入黨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舉烏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是汝其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汝這龍侗蝶蠱作這個解管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極妙古德謂之閻闍中

物如打壺不淨早晚上下床下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示正明

稜稜焉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檜谷芳五燈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毯道人每念及此未始不痛心扼腕莫大振祖道且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我存赤心耿耿無須與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謂佛祖聖賢畫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生夫疾惡不重即向善不真向善不真則觸境逢緣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真尚不能成就況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曆丙戌春皮毯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煖回萬壑冰消則峨嵋之興油然而生諸禮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薦若感慨竹風皮毯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真秉持初志堅

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資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刺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參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也皮毯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遠廣大之心參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教陵遲祖道蕭瑟各在葉本逐末重輕重如習教以佛經爲本明

宗以地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為游塵視金帛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曾取宗雷大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矧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謂孤嗥耳馬足為法門輕重一時開侍者暨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深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為懷決以道德為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與凡夫耳既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名終不朽如此之功功蓋天地之上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為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麼生難圖覓秀春風暖柱杖橫擔日月行龍乘別兼示

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若第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新七雲衝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清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為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跽不起復次囑之曰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則外亦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一耶則昏動不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微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巖頭巖老一日有僧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巖老喝曰是誰起滅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我曾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

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人傳萬吹徧世間滅佛種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巖頭句下未能徹去且依永嘉大師此集行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示兼勸梅禪人夫鉢之為器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翼三寶蓋微此則僧無所資曾無所資則慧命斷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清能容能儉能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清則舉世不忍以董投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魔外充斥斃其顛而毀其容偽其僧而真其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操跡為便捷而安之若鉢則視為滯貨皆棄而不持矣既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敕故特為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即名制器即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頹波而迴末俗斥偽衆而崇真流共扶慈化并報佛恩茲囑萬佛庵陳寶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

當有可觀也示陳寶林

離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

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滅乎老僧這裡即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舉眸休自昧清暉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難犬新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難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

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

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即妄心

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為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為收者誰為收者收收放放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車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真儒老非真老佛豈真

佛二生勉之示毛共二生致心說

學道無他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即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即入道緣不善用

即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示沈季玉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即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

人以一歲為長以一日為短以一瞬為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

者覺由塵發知因根有相如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派故曰狂心頓歇即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為惺以苦為樂顛倒夢想苟不鳴以大覺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既是惺孰為其根謂惺在惺惺不自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為睡乎誰為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示江生

土此蓋即情而復性之譬也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劫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為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穀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覷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人與之耶自招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即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拚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管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覷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着彩不顧危亡然後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象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為問住則且止畢竟

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覷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已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若真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拚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即是披毛皮吃飯即是吃屎屙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乾峰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曰為什麼養內人不知養外事乾峰也只得呵呵大笑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乾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些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來了徹則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康孟修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

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遮箇關頭辨析不真管取十人舉心動足五雙錯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聖血脉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聖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人傍生餓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界言法界者法則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眾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亦異若是箇大關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大事因緣千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污且道十法界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柄嚼飯喂人噉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關提漢子也須循規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行者切須明此兩種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牛耳貧道與仁者聚首此地莫非前劫因緣非今情識諸仁者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為血脉莫以六凡為眷屬要以四聖為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且道四聖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

此聲聞血脉也即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即念即空即空即念空念歷落此菩薩血脉也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腹尋常書寶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聲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念析得空否第七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既與空相應說恁麼驅殼子到此時節又喚恁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脉尚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幾句閒淡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眾生習氣卑劣但提着六凡血脉分上事即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真利言談有味如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脉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強勤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無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脉中宜各殷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

血脉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如藍及三洲感應章駝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閒事若忽畧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苦向後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無非有非無總墮墮謗數此不管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礙雲示

南羽繆仲淳吳康庚于中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為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識可入參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概學禪之法本

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于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參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真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則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薰熟則身心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蓋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長又顏子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身為患之意點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為畏之意哉三教聖人皆教眾生脫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昆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何往非自在歟七佛偈示衆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眾生無有遺漏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卧棘而能攝受眾生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臆罪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身也楞嚴然指實臆已罪非藉此以鼓惑愚夫愚婦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心於一切眾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取之是名頓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

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為明王聖帝即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為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眾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眾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眾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卧棘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眾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眾生教化不久即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眾生於此生內即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種種難行苦行皆為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故

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水水不水即水不水即水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觀熟轉生死為涅槃轉煩惱為菩提較飯有僧名而無僧實之僧勝

劣晚如黑白佛言為佛弟子不解佛語不行佛行謂之兒頭俗人故飯兒頭俗人與飯常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為涅槃轉煩惱為菩提妄以苦身為行鼓惑愚癡眾生此非魔外而何哉六種攝示出家在家人

眾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諧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壞知無無賊有無既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若真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塵勞中人

少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若以為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為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固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為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既不知轉餅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貓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怖震且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即如

義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誇立言排斥總是為慮不遠執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他不破便被他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既

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感縱使活佛終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吳舌不攬鹹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既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頓化為常光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計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啻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根拔矣此根既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嗽掉臂皆清淨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服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皈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首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感不夾豈易為哉又相宗之書無有過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會不來若

於相宗精了即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蔓示帶者道性相釋宗如此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

明空之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

全始全終吾如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

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巧勝乎滅色耳別教

功用殊特非通之例蓋斷無明十二品也圓

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即雙融

了了不昧其滋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識則不

遷論旨可過半矣示開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

歲爆竹聲中滅舊年諱各屏息緣心諦聽慈

雲說兩句淡話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

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他富貴主最極人中不

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至揭重五衰

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豈不

要強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

情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

眼前齋頭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功名富貴為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以

間散為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

散者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

向莫不遂心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

變幻種種逍遙一無所仗隨業受苦與猪狗

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貴間散撞了箇

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貧賤忙迫又何

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

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

安敢不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求脫分段穢纏

六通縱任無為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

念即成豈不樂也然還有塵沙無明及根本

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上未得洞然

徹了耐飲寂滅濁酒觸事面牆如枯槁死漢

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

佛性不得受用真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

腥臊危脆之身結業類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脫這團權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為情

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主不離此奧

穢之軀即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

勇猛精進利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

氣然後見真善知識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

必不辜你此點真誠必指你箇尋活路的方

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聰明杜

撰即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

貴賤參禪的漢子也要如是益人不本色心

不純粹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

繫住本參話頭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

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情關坐斷意識不行

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惜愛了不可得何況

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拼命直

前以悟為期你真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

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做大事了當

殺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聞散為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此地位即不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聖縱步於毘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咤死衆禪

豪傑之偷心棒喝主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不惟自了亦且為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恭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

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千生臭尸般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閑鏡舌大要諸人出火坑除末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若襲明之功也蓋日沈則月襲其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求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責在襲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拋擲乎衣

鉢獨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即妙襲明明無盡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威似他宗莫及也雖然雲門洞山瀟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又非後世黃口禪雜得而皂白者也宗譜說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即法律是禁止之義儀即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真心打罵衆生

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行即是慈悲喜捨慈名愛

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衆生苦故喜名喜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無遺精則五為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為根

本戒博則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為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中

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

有明文茲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墜鴻毛於康莊微風吹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崇

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真生生世世不受雜身常為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眾

生如是戒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誓怖心願繩束縛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急戒本無生滅如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於境風逆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須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真怒一戒五神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利那不離如持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為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飽飽帝悅賜號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眾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為情昏動乃作萬法生焉昏動既作明靜失真明靜既失昏動日深昏動既深靡所不至故管起一念念不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十惡不在下品愚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

之間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為情而有也夫性初本妙變而為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必受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之際不號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時遂以緣因佛性薰之薰熟則解解則能了知根塵無性孰為物我此無物我者在竟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竟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水則一分水現前消得十分水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水不可得此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為六合之靈潤可以為三冬之霜雪在天為雨在地為泉在流為江在貯為湖在納為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漏而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為樂務莫不濟然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有逆而未全者有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全不能忘

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適坐此座即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平等益聲聞厭苦集為染欣滅道為淨緣覺厭流轉為苦欣還滅為樂菩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淨佛國土成就眾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臊臭凡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眾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毒禪師以擔柴出市薪忽墮地即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壁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巨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真龍現前

即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捆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為樹即畧拈兩順一逆綱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懸樹即不遠登山辭別毒母若不以本分事懸樹即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飯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飯者謂皈依佛則不送飯依法則不餓皈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毒不盜則恭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高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即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示

此夫衆人爲欲新七惟聖人能欲三欲爲欲欲則迷已而逐物能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即同如來衆人一涉欲境但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即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間域況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處故曰離心意識衆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參者皆心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賦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慈慈子曰吾讀叢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謂於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剎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者如普庵蕭英卯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椎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既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盃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

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者愈粗矣子爲我即之慈慈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即六波也即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此吾天台六即所以建也六即者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是也夫理即也者謂聖凡共有也名字即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即謂其能依解起行也相似即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即謂其能入初住得真法流水接也自是由等

覺而成妙覺謂之究竟即也是以知即外六則即無所得知六外即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行既圓則所證獨不圓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嚴法華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即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重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為非圓行也唯六即即波外無水也唯即即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為水可也指理為事可也指精為粗可也指粗為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清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未如之何已

夫繩之為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鏡為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蓋其心既變其形不

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為物孰為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既為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剗生倘薦此則戒殺不難矣

剗生 戒殺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七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七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 一 三七二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法語」一行。
- 一 三八五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山全集卷第八

明慈山德清閱

新八

聖人知三障為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既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則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

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即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即業障也既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死必無赦即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

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為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為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為琉璃餓鬼則以為猛焰魚龍則以為窟宅人間世則以為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猛焰而窟宅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

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為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絕纖塵然未拔情根愛憎封部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即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

受性多思狗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瘠萬物以土為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益欲以資覺思化思化無我無我則同則無物物我既忘孰為能思孰為所思能所寂然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

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示陸繼事神八大人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夫大覺老人憫諸流浪即衆生日用之不覺

開為八覺蓋欲一切衆生一覺未覺如分一燈之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為見在耳為聞在鼻為嗅在舌為嘗在身為覺在意為知故曰分一精明為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覺在甚麼處英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原夫鍛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昏散於剎那扶止觀於大寂隕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之利刀資靈驅之正命効見當人之勇心游象帝之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即凡身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真諦功高空施福德難量誠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即一念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况夫多時日者乎蓋人貴自反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

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

息乎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荒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煇各散道場

壽夭無相相惟其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坐斷是以鑄天爲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摩不成就乎平心持呪但可敵天眇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因也按元新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並立矣大概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即徧計而入依他即依他而入圓成即圓成而入破沙盆即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爐鑄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煩他萬象說法我且博聞耳法立薦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示

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辛難改轉此蓋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爲樂易短成修徃往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印證明白皎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即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即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天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即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可轉亦可不可轉亦可不可不違亦可不違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知離婁孰能定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滅由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著衫去如脫襪畧不作愛憎見也論相

僧海洲參師問曰汝出家爲甚塵曰爲求出苦師曰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資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間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自然大昏睡中佛即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示念佛

念佛法門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這一句佛一切菩薩一切天一切人若生西方者莫不因此這一句阿彌陀佛而度苦海然念佛心真不真勘驗關頭直在懽喜煩惱兩處取證其真假之心歷然可辨大抵真心念佛人於懽喜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間斷是

以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
歡喜既不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令人
念佛些小喜怒到前阿彌陀佛便撒在腦後
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依我念佛果能於
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現在日用
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破
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
汝與我無干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即塵勞
契於覺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
如來密因總持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
鈍迨教淺深非究竟故惟得持此呪不問愚
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有以密因不
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一字
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瞋夢
中亦不忘失即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
萬四千塵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
甚為希有不可思量以是呪為熾盛光王如
來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當持呪時應當九
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日持一百八遍

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如
錘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
對人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
可持坐可持卧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
以持誦不得間斷大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
了然是為真實持呪當得四大安樂福慧增
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以兩手
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柱上齒齦正中眼
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
呪會則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
梁也願見聞者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
命信心不退珍重流通是真佛子示持呪
閑居斗室一言不祥則千里應之好惡積意
至公斯蔽矣芸芸萬物雖貴賤有序巨細弗
倫而所謂生者未嘗不均也然則固情謹聲
以嚴專生則為君子如縱情肆聲不實所生
則為小人矣夫實生者貴乎重身重身者貴
乎制情慎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
天色馨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
良以六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

易位即伸已指其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
所根名能能所具則心不名心而名識也心
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士以心推根
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爐火方熾而殘
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
所自所自既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
情化名性性既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
之場千陶萬煉功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
光為導而大丈夫之能事畢矣一觸既爾餘
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知好惡以
致流落異趣期再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熱
聰可矣墮體則能外身熱聰則能外心外其
身身則無量外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
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不成若局促於五尺
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小而忽大也
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為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
初心者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
號為僧者以乞食為耻母乃不思之甚乎又

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事體之稱由是而觀僧徒苟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毘成之耳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羈廉

新

八

人情消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禪道辟如救火以油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剃染則佛言尚不知安知佛心乎不知佛心而為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剃染莫為故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之僧耳

論出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浴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似磨礪以損之耶雖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焉眼也者明瞽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

根之所具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形之體也所以死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兩者

新

九

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蓋色者眼之相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為親相分色為疎相分識為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能不離所不離能分而論之能中無所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蓋親相分中無疎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親相分與疎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

論畢

習頤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眾生則得究觀平等十者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為愛化愛為憎憎憎愛愛受愛憎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趨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徧天下凡名山福地佛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為宗久視為資即揭火鍊魔水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既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求嘉禪

新

宗集或者白道人曰既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若似不可耳道人愀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即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瀟山施象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

我自前娘生轉在瀉遂抄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信傳至瀉山瀉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鏡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報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學今子必欲道人終其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畧不以讚嘆生喜亦不以毀謗生怒喜怒自彼與道人何預辟如浮雲觸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喫水齋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皆在道人白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新既無相累或讚嘆或誇毀豈非畫蛾眉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扯這一上葛藤爲甚麼咄好歹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現全身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霸者不欲王利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一生不克則千百生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淨榮何啻置一毛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誇大潭柘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借喻世法引淺入深使其知詐力近功不若真實仁義真實仁義不若開佛知見夫佛知見者不可以巧智得亦不可以苦行求唯貴熏蒸開發耳然熏蒸開發有萬不同如以十惡五逆熏蒸開發者乃地獄知見以慳吝熏蒸開發者乃餓鬼知見以愚癡熏蒸開發者乃畜生知見以五戒十善兼未到地等熏蒸開發者乃人天知見以生滅四諦熏蒸開發者乃聲聞知見以十二因緣熏蒸開發者乃辟支緣覺知見以無量四諦熏蒸開發者乃別教菩薩知見惟以無作四諦熏蒸開發者始名佛知見也嗚呼像季之世末法風高魔

外雲與龍象稀觀不惟佛種難培即人天種子因果紕繆者多真正者寡矣沉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密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新因冀同行者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新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十二願既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疑疑爲信辟如惡屈而去其信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持一小節小行硬硬不同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况小謗小疑何足介馬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水質礙多端智如清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

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
種者一曰世界悉種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
也一曰對治悉種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為
人悉種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種謂
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種近隨情三昧後
一悉種近隨智三昧此四悉種凡為如來使
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
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
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
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
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
闕然而去水審後話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歿也然九橫
中不應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
出食而食止熱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
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
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
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偏眾
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
觀之飲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

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
橫即常橫求不犯失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
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既入口中從口入
喉從喉入腹化為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
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
剛子亦能消得何況他物

凡修禪波羅蜜者有十意為一大意二釋名
三明門四辨詮次五簡法心六別方便七釋
修證八顯示果報九從禪起教十結會歸趣
今於大意中以初心行人發心不同故有簡

非正明之辨簡非者行人發心修禪不同多
墮邪僻一為利養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地獄
心二為名聞稱嘆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餓鬼
心三為眷屬故發心修禪多屬發畜生心四
為嫉妬勝他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修羅心五
為畏惡道苦報息諸不善業故發心修禪多
屬發人心六為善心安樂故發心修禪多屬
發六欲天心七為得力自在故發心修禪多
屬發魔羅心八為得利智捷故發心修禪多
屬發外道心九為生梵天處故修禪此屬發

色無色界心十為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
發心修禪此屬發二乘心即此十種行人善
惡雖殊縛脫有異既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
僻皆非佛種故簡非之若夫正明菩薩行人
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始置弗論者蓋恐常
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不信不信
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為怨怨深則結
業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
置之耳嗚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
若不遇明眼知識正其因地縱使不食如夷
齊忍苦如墨翟勞動萬劫於佛菩提有障無
礙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急乘緩真是緩
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行調治情習宛轉種
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為正行行為助
未及一七即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
有疑難而未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
情習亦大廓落及以行行為正慧行為助磨
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為正行行為助得益之
多既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入境藉觀入
止資止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復探

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訶止觀併輔行等書以昭廓慧行且多職行行深淺顛末蓋非獨便自己進修之補亦乃為後之喫水齋者示其最初發心務須先審因地端正則不負聖人所誠是以擬綴十種發心邪僻者為般鑒然水齋錄起考諸大藏未見所據即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麻三抄叢三七十二一枚分三發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為定式或以念佛為話頭持咒為話頭次者水齋雖服惟隨自意昏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行行名尚不聞安知其義義既不知憑何作觀觀既不作焉能入止止既不入攀緣豈息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煩惱熾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皮袋上生大執着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一靜護刺萬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已欣然而樂聞逆情則雖有益於已勃然而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須先達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慮知生身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

着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耶若是存身則惠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情識不枯乾惠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即慧行具慧行則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難昇易墜斷非出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即小乘見諦尚未知況始終頰圓之見諦乎故服水齋不以見諦為本終非正因雖畫形壽服之於已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良亦可敬也又服水齋北地多寒薑可隨意服之設大便不甚通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利達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既以多寒國土仍為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也或曰師所謂有菩薩行人修禪大意恐眾人聞而不信以至終作怨對者寧有是事對曰吾初祖菩提達磨梯山航海不遠數萬里

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既悟心悲他未悟所以勿憚寒暑身為度生而來然邪師魔外百計千套毒至於六即南嶽思大禪師生身已證六根清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故尚不能免况吾見思未斬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舌裝裝賣顛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為生死出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臨期出脫看他便了修禪波羅蜜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眾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故如幻道場度如幻眾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

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則鏡鏡交

芥一鏡不動而能適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示

燈十鏡表
明理字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

地獄衆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將滿繼佛位者以己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中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娑州雙林之傳氏現為居士身膺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間也然居士深知衆生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

生識文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既而設為藏輪藏法於中使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不識字以鼻嗅之以口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慕之母論其有心無心賢智與愚借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論識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即觸也身既即觸反而推之即知觸亦身也身即觸身不可得觸即身觸亦不可得身觸既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生即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靈機尚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真名大智予以是知身之與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悟後一尚不得何況於三三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即宗不乖血脉理事函蓋宗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即觸遠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

損益也雖然愛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虛則明明則徹微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備難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曠衆妙之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

其所愛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悲夫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為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

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為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

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即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沉西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

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矣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馬屈喻異馬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待矣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靈機而生見刺故曰悟學廢於揣摩

夫身為榮辱巢穴心為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未空入山則怕虎兇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

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可以為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為根株能即身見空則何空非身即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惡不唯可以為解脫之梯航實乃真為大

夜之燈燭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惚起恍惚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至於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即於善知識不

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種不同有以慈悲為佛事者有以嗔怒為佛事者有以和光同塵為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為佛事者有以恭敬供養為佛事者有以守約為佛事者有以多聞為佛事者有

以超放為佛事者有以莊重為佛事者有以人見喜而為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為佛事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着以為某善知識慈悲某善知識高貴某善知識有道心某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

孟八郎漢皆作實法迴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為重專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心之過撫為口實向背地裡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為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腦

後自然陸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蓋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能生大慚愧不能洞

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辦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之中雪老冰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為熱揣我有何行德受大衆心力即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無不昧心光妙觸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卧境緣逆順情隙愛憎若不生大慚愧洞察所因捨命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為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即為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鏡你佛聲不絕我知其大慚愧決生不起凡百所因决洞察不徹若然者吾曹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既棄稱子奚為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沐浴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者大師所說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禪波羅蜜發心六分

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說禪波羅蜜起教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蜜方便章舉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內方便而內方便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內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舉四子一修證世間禪相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三修證出世間禪相四修證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相而一修證世間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間禪相生二孫初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何難哉蓋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玄曾凡三十五科也

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精畫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資之是以凡縉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新八是書不可不精熟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譁而嗜之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祿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間渠安知地居之上二五有夜摩天夜摩之上二六有兜率天兜率之上二七有化樂天化樂之上二八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二九有初禪天初禪之上三〇有二禪天二禪之上三一有三禪天三禪之上三二有四禪天四禪之上三三有無邊天無邊之上三四有識處天識處之上三五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三六有非想非非想天此蓋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之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鳥皆驚故也禪波羅蜜科判

長松茹退序

慙慙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

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為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專而柯護之慈慈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陽有匡石子者謂慈慈子曰石兄來茲構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厥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雜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綠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心乎哉慈慈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為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既無誰為共者若謂無因

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冰。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為夜反夜為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外諸緣而竟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既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亡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

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兮色令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為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慈慈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為情情變而為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克聞死不感知克生生聞生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感也夫出而不夾爲志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感噫大感不除雖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于木木生于土由是而觀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于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兀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

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游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于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

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薰則君子聞道奚益于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子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

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于無欲嗜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于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能病病者病莫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服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松本無聲風入溝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

情者有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自心達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感矣無物不神不神有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

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味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奉一類諸何物能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實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養之養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養之豈真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馬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馬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爲真鳥

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折而觀之身則不
有何况有人人既不有則豈鳥飛鳥獨能有
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真隨忘若然者何真
何假

芻狗未陳錦綉飾焉既祭牧豎踐焉夫芻之
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
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
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
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
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
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
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
醐成毒藥也

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
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
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
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
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

心無心而言也應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
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闌之者人耳人而不闌天下何事
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

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
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

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

能容之况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間

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八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一 三九〇頁上三行第九字「信」，〔徑
作「僧」〕。

一 三九一頁上一二行夾註「水齋後

語」，〔徑作「水齋後語」〕。

一 三九五頁下一八行夾註左「科判」，

至此，〔徑卷之四終，卷之五始，並

有「法語」一行。

一 三九八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九

新九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冷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

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新九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種種或以有為境或以無

為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為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為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則無身之所以然

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辯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

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眾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形何所從無形離

有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無所清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即物會心之大畧也

生公聚石為徒與之談涅槃大惹羣石皆點頭而肯之夫石本無心豈有耳哉無心無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欲者乃身重於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為唯聖人

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無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為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無所勞

蛇可以為龍眾人可以為聖今眾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於上俗成於下願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望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為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今吾今孰先孰後孰

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真死則

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新九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

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

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
于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燂靈慧
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

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今促今有兮無今

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
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馬淵中有陸人
物寫馬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

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
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屢常遷於

國土

男兒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
悅未常不一也意喜悅之初有不累于喜悅

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來人之儉儉
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
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
而不儉已者雖温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
天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
無媒矣噫死為生媒生為死媒譬如環輪端
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惑者橫生
橫死耳

第九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
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
衆人以為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為糧噫如舌
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
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
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于公而
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
祿不能動之果能昭那不動至于動而無欲

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
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
如月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
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

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玲瑯辛苦朝之
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驟雲雲雖無心茫茫
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
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
天誰得見之

第九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
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
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
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
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
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
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
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珠
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者非花
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
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
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

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重何必反常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為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即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為真合眼所見世以為不真殊不知真與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況山水乎哉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聽英于人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也故世皆以為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聽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聽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真真

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為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為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各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日墨子悖孔氏楊朱各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微報所以訓困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訓困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如此則將善不敢恃况敢為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為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為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于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即易之未重發而皆中節即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為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鐘然後為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禍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眾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曠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于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具其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射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

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

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途豈易言哉性變而為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

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

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

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饒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

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馬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千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立

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若不可治則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

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雜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東八部雜文成心經

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整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

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

宇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為之異稱也無為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

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憚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畧其始之說行則薰惡為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希聖此畫其始也聖希天畫其終也畫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畫終也者復其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吾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為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為之地有以緣生為歸宿者有以無生為歸宿者唯佛一人即緣生而能無

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適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愁愁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唯物不能累物且為之轉也

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為五塵之先前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領音乎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

然而鳴鴉夜撮蚤鼠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邱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猶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嗜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

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為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兩本非霧霧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驟成風不驟成雨三即一兮一即三兮

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為實然是豈知孟子者默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蟻虱則怒其唯我輒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為身蟻虱天地天地為身蟻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為人者特靈焉而已即形骸而觀之蟻虱與人何異以為杪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古皇微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

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為外待外為潛根待潛根為明暗待反觀見內為中間待中間為隨所合處待

隨所合處為一切無著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窮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為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為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蟲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可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餒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噬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馬五欲害人七喻作馬能善觀一微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

理而行無往不遂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

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

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

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梅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梅檀而薰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

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窓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偏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偏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不忘

豈真覺也耶

新九

十八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宜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于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踵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長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既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欺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

心奚用藐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藐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新九

十九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豈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不能憐人豈大夫

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托根于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魚鱗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兩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

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死生根于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囊中捉蠶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我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水生微響則水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

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於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水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果徹因源蓋水離水無體故也噫水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離水無水離水無水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即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

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破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聖之階即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
唯佛一人若不^九以無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泝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

病李既成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

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微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

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

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歎不同歎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

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于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為夫約者心也心為萬化之主反不能自

信乃勤朽骨糟粕感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情也非心

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

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強遂其志也或有没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得有心而敵敵則敗

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戰之師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遇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

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天地大便能包容得萬物虛空大便包得

天地我本來真心大便包得虛空師又說大端人不能容物無他為物障礙但自昧了真

心便自小了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

復諸三有

大覺真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

便有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于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

不昧心而已然此心雖在日用之中眾人不知不知即是無明無明者謂真心本有而反

不知昧心而有虛空世界却膠固不舍三界裡頭總是一塊情大家在情裏要說超

情之言如達磨遭六毒南岳思擇師遭十餘

毒蓋二老說話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處于情中而率性用

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與虧常得便宜

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

手你的心何在復問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查看查查不出真是苦復求之不解請

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

孰為意孰為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意意外本無象無象則

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存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

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因無

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因無

我即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閑勞勤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

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

箏起如風在風箏裡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

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

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既與裏外無異自

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

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

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

所以方生方死之間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

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

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直推至于

筆由筆推至于手由手推至于心由心推至

于無我而靈者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

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窮則外不能獨立內

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內能外者現

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

此心不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

現前譬如浮雲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

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雜身說所以身心頭

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楚了則會生

死身為法身會煩惱心為菩提心不異屈伸

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

心無是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蟠欲斷蟠欲之道亦無多歧但

能識破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

貌自然忘之矣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

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油入麪欲使之出亦

不易且道身如何識破他先當推我未

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父母

交始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

身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

破了自身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

日他之身既破且道將何物為能所淫欲之

具哉若如此推究未能識破自身當次觀父

母交始時母心先動耶父心先動耶父母心

一齊動耶父母心不動耶父母心不動兩俱

無心無心則無我無我誰生淫欲父母心齊

動齊則一一則亦無能所淫心亦不能動父

母先後淫心動先不是後後不是先本不相

待淫心亦無動此以理推也非情計也又父

母交始時我無淫心身因亦無我有淫心父

母不交始身緣亦無須因與緣三者合方有

身如三者合而果有身者則父分多少母分

多少我分多少如是往復多少推之推來推

去推去推來推到情枯智訖處則是身是有

是無不待問人而自知矣知則明明則不感

不感則西施子都皆我得無欲之前茅也又

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昧者情也性變而

為情性無邊際情亦無邊際情復而全性情

無邊際性亦無邊際如水廣水多水厚水深

也

學問不多頭腦不過窮靈極數而已窮靈則

無我而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
昧我矣以數不能昧我所以一為多者多
為一在我而不在數也如形骸假五行而成
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骸敗而不死
可以為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不然
主反為奴奴反為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
不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
靈性也數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
未有能極數而不能窮靈者設有窮靈而不
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不能窮靈地仙是
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家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周能為萬象主者非靈乎萬象
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
知其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
流無波舍流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于
審情與心心與性忽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
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情性則應物不
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即心也
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即情
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

性無應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
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
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形容之至其真處大
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參須實參悟
須寔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光潔
明淨不惟削鐵如泥亦可以照久妍醜削鐵
如泥非利乎照人妍醜非明乎利而明非天
下至寶乎我心央斷是非利于庫刀照物妍
醜明如秦鏡如見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
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無物眼前無欲胸
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虛眼前無欲則眼可
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復探策得五數師曰夫五者無我之數也無
我而數數而無我得非窮靈而極數極數而
窮靈哉何者如四方變定則中央定中央定
則四方定未始有先中央而後有四方先四
方而後有中央者也由是觀之不惟中央無
我四方亦無我但衆人昏而不察理蔽于情
謂四方自四方中央自中央殊不知外四方
而求中央外中央而求四方得非索龜之毛

求兔之角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
故金木水火若有我則不必攬土而成體土
若有我亦不能為四行之資所以土不自土
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為土所寄如
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可
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
為中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為四方
噫知此說者則一理散為萬事萬事會歸一
理譬如鏡中見眉目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
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中四事也所
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水無水外
水無水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皆
柘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任開我偏得
清閒逆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
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混不得以乎有我然合四者
而為身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
能復還四大身若終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
有生無死矣又堅濕暖動如四方中央如身
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則四方亦不

有外堅濕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濕雖動亦不有學者于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似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身也夫法身者千古一瞬萬劫一息豈但三世一身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示未嘗死之機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清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現前則不喜心生如喜心是新九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他子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人要在是非患難裏滾得過是非患難裏滾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真金須火煅好人須境

煉

顏子隳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吾心空則真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叢護義文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為長者不辨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常為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語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主不明反執吝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欲淺而天機深者曷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

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心宗于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經至于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綜萬態若老于文字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為萬物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即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即象先之機謂之一機則象先不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後之機外象先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象先象後之異也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九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九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四〇一頁中八行第二字「楊」，〔徑〕
作「楊」。下同。
- 一 四一一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

明 憨山 德 清 閑

新十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虚空笑點頭師說芭蕉拄杖子身之

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累心無累則明明則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以為拂拂可以為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柏則不然芭蕉杖子即龜毛生殺縱橫意氣豪是聖是凡魂膽喪薰風吹落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柏有何短處若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柏只知天經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圍櫃出鏡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柏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瞬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

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水也水則融通水則窒礙既窒礙不是融

通謂水即水可乎然離水無水謂水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旨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心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冰以諸法外真常而不能自建故知冰可復水也又有我而昧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昧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已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外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生染習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冰寒過則冰還復水性變而為

情情感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習勢力漸自損滅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非慚愧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或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飲之水所食熱物所能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也然末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眾人封于情計不能以理折情所以執身之習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人以身累心心用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為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此身始本不為我有終亦不為我有則中間所

不有其有故至于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即以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懼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點靈明凝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于其所借者而不累于其所未亂者況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大為身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然未知六塵緣影為心所以然之故本末四大縱件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已則終成兩極如能究微緣影之心則靈明始凝又靈明凝定亦有淺深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叅水則滴膠叅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怪者為怪謂怪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捏怪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暴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道之以其

禮民性多愚聖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仁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智民性非妄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暴而道之以仁逆而道之以義縱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鯨治水道之如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竟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本暴而道之以仁吾知聖人復生其道難行矣大都習可以治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世以之為勇非勇也能以至公之理折隱私之情勝而弗敗者是為勇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即欲活之之心耳微涉可欲營然夫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技

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清水空之與色屈之與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觀則三惑浩然反而推之則三德宛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即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乎生于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綿然無間堅然痛究至于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可植越着精彩如饑狗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命斷始不疑空不異色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眾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拚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憑如何耳故憑於十惡則泥犁見馬憑於慳貪則餓鬼見馬憑於愚癡則畜生見馬憑于五戒則見之人憑於十

善則見之天憑於四諦則聲聞道成憑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憑於六度則菩薩慈弘憑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憑於六經則謂之儒憑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憑於刑名孫武憑於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三者推其所憑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為萬物之靈如所憑果善則克聖莫難哉而韓非孫武既為人矣不幸而所憑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犁以為國觀長叔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救德教之不備兵乃戡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

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既不可以籠罩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登蹄之乎

天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

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耀皆不能免其患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噫恃深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為暴富姓貴耀不為貪而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真乎果真知乎非真蹈其間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為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早極則水至澇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冰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為之于未有一為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天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

人不患之故患患之耳今有人于此雖未能即去其招知招為患之媒以其知之媒日踈矣于是知踈媒者雖未齊聖由是始也

夫惺之與夢重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在人則謂之惺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口門吐矣又豈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其悲者無聲真親者無情故聲容情生則天地大而我細矣

夫榮者夢辱富者夢盜饑者夢食渴者夢飲勇者夢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雲物以其所嗜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達此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尚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怪耳問者聞余言以為給而不信是不知圖大

事者慮必遠行遠道者難必重布袋和尚與雙林傳大士皆彌勒化身也此老為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官事非細矣若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若深告我者也苦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示之于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傳大士制藏輪布袋和尚以笑面對人蓋慮要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愚癡衆生多瞋愚癡則聞法無益多瞋則行慈不普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應成佛何為乎且衆生以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則瞋故寄廣長舌于輪藏結歡喜緣于笑面也若然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者手摸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口毀皆於輪藏培般若用此既培之彼則成之故布袋之笑乃英雄之賣愁也傳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尚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予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閻大夫以愁得道也至于仲由結纆而死死非真死飛廉之與惡來非真死可乎
窻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窻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為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窻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着鬼至于黎明日上躬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嗚呼窻間之影夜見之即疑為鬼晝見之則不以為鬼影非有二見者一人何自起自倒若是乎夫十方依正三世猶窻間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為有二乘見之以為空菩薩見之以為心故曰若人識得心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已有過既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已有過矣久之但知已有過不知人有過矣
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人不清之水自清也譬

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人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乎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者處五濁而清冷雖然四者即心之有乎離心之有乎離即之有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覺之為害也若是况不覺乎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况愚而得智智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仰食者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千人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法財能博濟

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思寧有盡哉故仰食于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既不能資生豈能資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于人然後可生也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貴之也非賤之也故古人罵義學之徒謂之奴兒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說也略也殊不知有說則有聲有路則可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真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為真吾以心生者不為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化淫病而不能治至于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尚不知將何生淫淫尚不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滅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病者龜之毛兔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叅究趙州庭前栢樹子話頭有年矣亦嘗自謂有所悟一日叩之于叅庭前栢樹子話既無義路則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也耶

吾嘗於喜怒哀樂四者之間尋其頭目果是何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乎又正喜時則怒安在正怒時則喜安在正哀時則樂安在正樂時則哀安在朝尋之暮尋之日尋之月尋之年尋之積年尋之一旦得其頭面始知喜時非人怒時非人哀時非人樂時非人皆我也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自尋之俱非人也雖然乃已發之伎倆耳如未發之時則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

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言之不言奚不可哉

聲之與色果障道乎果不障道乎說者以為聰明鑿而真知喪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道乎此既不障則艷姬清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惡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誣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畫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領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

或者以為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自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為苦樂之因苦樂為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及井輪循環無始忽憎忽愛

忽愛忽憎愛忽窮現乎受容忽攫逆順受
 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
 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月昭然此受不可以
 無功而遺不可以有功而驅無功則受豈自
 空有功則反資受地反復推尋無所出若
 然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眾生絕
 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
 何益

天道憫疎畧人道貴周容疎畧者于人則不
 競於時則失利周容者于人則善競于時則
 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
 于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
 必無益于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
 毛道凡夫初無見諦于諸逆順憎愛無常或
 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
 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真離波求水未之有焉
 故曰迷悟真妄如臂屈伸本無背面若悟者
 妄即真也迷者真即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
 臂也能真能妄者心也故知臂者不可以屈
 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

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為淨之資矣於
 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為染之隙矣故曰
 境無染淨惟精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靜推兩者之
 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為師矣

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
 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為無殊不知富貴
 貧賤既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
 也哉

吾賦性剛褻人少有逆之則勃然不悅然而
 事過即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
 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
 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春也見下而
 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
 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
 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
 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
 矣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

悟本心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為一
 瞬延一刻為千古散一物為萬物如片月在
 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為一物如影散百川
 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為之吾性分如是耳
 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
 爾况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變本來廓如
 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
 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為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
 事之際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即
 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
 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傲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
 曰惟心虛者能受善故天地雖大虛能包之
 虛則久長令名之無窮宜矣
 善惡無常愛憎無住故眾人可以希賢賢人
 可以希聖喜可以為怒怒可以為喜如四者
 有常則聖人設教益天下之愚矣

27 B 6994 41.

羅龍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即自知自心猶已眼觀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即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為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冰一朝燭動即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辱於大道不敢企馬殊不知鱗蟲可以爲龍羽蟲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清濁無主動勤于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即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即心而求則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清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辱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既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熏之矣況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

罔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舉着便消訛且道病根在恁麼處參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闕江湖不爲車馬而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十六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則萬物焦心故天不爲盜者之惡明而廢日月地不爲行者之惡險而塞江湖仲尼不爲桓魋之疾賢而避是非也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毀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行非毀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親桃花而識心豈既死之猶無知之木賢于吾者耶

介然有知召毀之始廓然無我縱毀誰知無知而知不昧是非此可毀乎不可毀乎

或曰牛頭融公未見四祖時則百鳥嚙花天人獻供既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曰鬼神敬德而不知道知道則執非聖人何

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益也故知水即水者水非有也知水即水者水非有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水非有則事不礙理十七事不礙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勞不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花在春教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涯海固然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昔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不平之今則指鹿爲麟證龜爲龍天下皆然之哀哉

夫風之驅雲水之轉石何無心而有力馬情之昏性習之惑智亦若莫之爲而爲之其有心也耶無心也耶何力捍而莫能制乎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故向月則水注向日則火然夫水之與火果生于日月乎果生于諸

燧乎果生于盪艾乎若生于日月則非諸燧水何不注火何不然若生于諸燧未向日月時亦何不注不然耶知此則可與語神化矣有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天地無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太虛色有無而最大者莫過乎自心自心如鏡之光兩者光中之影也故見光者則影無留礙執影者則本光常失本光常失則光用不顯光用不顯則影執不消安有即影見光者與之言自心之光乎

夫形者心之影影者形之影今有人于此圖影欲真殊不知縱真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二見故也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喻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象生見

丈六金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況其他乎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未動赤白決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既情動四大隨感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為因赤白二交而為緣窮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之因境生心則境為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孰有心堅事所以遂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噫有之主尚難立況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于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

是處若知此者長于金屋死于泥塗遶蔭為棺何異隴山號山秦梓鑿石千仞骨階下天可謂深藏藏深穴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秦柳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

無生若可知為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既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成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于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焉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為親反以不親者為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作聖人心作眾人至于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

心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
身與心之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
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拔筌而人情膠執妄結悲
歡是以譬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即割

封成好一事相乖即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
惑于茲惟有道者知喜可使怒怒可使喜二
俱無常視同鏡像故好惡交前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孫明圓照六塵葑蒞本妙失真是
以情波浩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并遭焚溺

唯徹見自心者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
獨立必憑念彰及復推尋當處寂滅故神珠
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真而不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為法藏比丘時對
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

心測度之即一願尚難擔荷况四十八願哉
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
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

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

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
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即之於事故如日星夫
復何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橫計六

尺之軀為身方寸之心為心無論貴賤賢愚
榮辱辱順順逆逆窮神殫慮嚴飾萬態自

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身
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
願昭廓心境使一切衆生豁清慧目獲無身

之身無心之心無身則大患永息無心則勞
勤頓空故曰大患莫若於有身勞動莫先於

有智也然則無身之身形无八極無心之心
照窮萬有人為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真
然不悟局於真軀殼上墮於妄想夢中恬不

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果靈乎哉
逆觀未見樹而夢藤莊周自知人而化蝶然

滕無知而蝶有知無知則無情有知則有識
無情必無感有識必有因無感而入夢有識
而相緣一以此夢一以彼夢夢雖無別夢源

匪同惟知源者可詳夢也
夫道之在人如空在谷谷也者于呼則千應

萬呼則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為萬物靈以
慈言觸之即勃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
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則萬喜今觸則今怒

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千應萬呼萬
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怒喜

喜今今古非有妙喜怒今古而喜怒今古
不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墨光亭常言

宴坐靜室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
響即瞥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

不復有矣是以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
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亦不可以動中求起
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也又曰動用于

一虛之中寂寥千萬化之域雖然會得做不
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夫知覺
齊終當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
怖罪也特不敢食聖人肉耳使虎狼知此寧

再害物人為最靈嗜殺不止是人不如虎狼
也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即自破暗能蔽明暗即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與明相暗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無生則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驢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况其下者乎

紫柏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即醒合眼即夢醒夢交馳初無警息有時即夢推醒中

之境有時即醒推夢中之境醒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日久歲深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憨笑而嘲紫柏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我推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圈圍

汝再能奈我乎紫柏先生震怒喝曰直饒汝躲根在醒夢之表亦是夢中諍夢也于是渠不答而逝去且道渠適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斗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即呈焉無則猶計之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毆也惟有道者能忘之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積也今有人于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于我我能春然受之褊習之積日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未必非人參之地也以思為眼見身始終

聞為思之始思為聞之終思為修之始修為思之終修為證之始證為修之終證為度之始度為證之終如環輪相轉願王無盡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直有終哉尚色者不知有利尚利者不知有名尚名者

不知有身尚身者不知有心尚心者不知有性尚性者不知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凡而聖尚而已矣是以尚尚者可以情通可以理執惟無所尚者謂之滿覺既滿既覺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則藏

破破則漏或漏于小或漏于外乃至滿于地獄等皆從識始

合眼即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入境塵不現前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醒初非真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無夢無醒子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思無境而非心夢今醒今心今境今如水洗水如金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臂投衙誰為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字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掃滅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以照其無本徹其無體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見石可堅商印開信利而不疑害則

出入于火而不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溺而不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噫知此則能

出入于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為推輪舍是而修則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于衆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強弱識有愚智曷能槩盡之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刻石可磨滄海可竭况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蓋非雷無以驚昏聩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聩既醒復能鼓之非恒而何不恒者巫醫尚不可作能與有

為乎

莊周以為魚之大莫過乎鯢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

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鯢龍伯氏不異焦螟蟻蟻矣而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大小生乎有待有待生于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竟無待尚不可得况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為網窮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子將死猶貪熊蹯竟不遵食而被執噫子父尚然况受數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成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成瞋遇可欲不可欲境猶豫不決心則成癡故方癡時則貪瞋無地方瞋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瞋癡三者會而為常矣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哉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情以為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不復生則聖賢勞動以為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為生累死必有生不為死愚所以為善

而無俸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為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為善必不謬桀紂為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毳子曰色即空乎皮毳子曰子喚何物為色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為色則天地外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為色外天地則萬物復何可得耶夫徧計者謂于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既消復計色

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如水水本非兩物忽然為水忽然為水衆人于無常忽然之中計水為質礙計水為融通計質礙者固迷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蓋融通無性待質礙而有就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實也非實也今天下宗實而失實以離色求空為拙即色明空為巧拙巧巧情計橫生富貴萬種見聞樓泊如綿着棘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

至于即今不以超情求入惟任情問道變為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為其母又曰情為化母又曰情為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情答蓋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謂情子若知此則即色即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矣

皮毳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于子子生于父而疑父蓋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周公文王不疑伏羲蓋不忽性則性相近也故曰凡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于開物成務之際不生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感儀而禮明不變通而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真此無他蓋率性而然也
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徧能周萬有者真知也妄知外真知則如波離水也真知外妄知如水不即波也然知有真妄又何哉蓋知本無真妄以衆人自真自妄耳如天機深者知妄知不離真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真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真妄情枯本知昭

然于日用之間辟如春着花容不取則艷然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知充然常在以衆人心粗而不精故日用昧之耳楞嚴曰心精遺聞聞遺則所謂聲塵者皆會本妙矣故曰一切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剗去本妙之心思方始洞然哉雖然如庸常龐入其心肺至于世智辨聰者雖于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

蓮密辨鎖達鎖子子鎖密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既皆在握則聖聖凡凡

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安能見豈惟人不自亦難見如密知密密則不密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

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為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

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焉悲夫

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潏潏而流者孰不知其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溧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嵐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

夫羞惡之心無恥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越越強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承定操志非堅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秉理隙一鼓而下理君賁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子

則曰上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為是以子為非非唯不得子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

每嘆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聲于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與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于鹽車至人微識者則沒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隕然泰山寧無異水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為君宅大千以為國智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水神珠斷不可以車載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耳
自心清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欲自忘矣及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于寸虛之館所謂清曠自心早埋沒矣自心埋沒則萬事無主唯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刺然而弗快心光既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讎也由是觀之青山白雲未必為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為喧擾顧其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況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觸事而真體之即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建心求道者傷剝物制欲者狂瞽之自刎而求生枕形而逃影吾知禪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天下方將以傷狂為指南道嗚呼明欲嗚呼止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一三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一 四二二頁下六行第一五字「滿」，

〔徑作「漏」〕。

一 四二五頁上九行第一四字「水」，

〔徑作「木」〕。

一 四二五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勤一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解經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

此言智慧到彼岸非愚癡者所能到般若
有三種如實相觀照文字是也實相般若
即人人本有的心觀照般若即心上光明
能悟達則心光發朗凡吐一言一句長篇
短什足為萬古燈明用除癡暗故稱文字

般若

心

此經大部之綱骨如人一身雖有五臟百
骸惟心為主

經

訓常又訓路常則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路
則凡聖皆所共由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
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自在即觀世音之別名此菩薩既悟自

心以觀照之光深破昏毒不后二身備淺
故曰行深夫昏毒即五蘊為萬苦根株干
殃之本眾生未能空此故常纏苦厄如蠶
作繭於百沸湯中頭出頭沒絲無斷日善
薩既斷蘊緣故得空色兩融智慧並運若

事若理譬庖丁解牛無物迎刃故稱自在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鶖子佛之弟子也其慧辨超卓識
越等倫然未悟大乘真空尚醉枯寂故如
來呼其名而告之曰我所謂照見五蘊空
者非是離蘊之空即蘊之空也汝莫錯了
五蘊色受想行識是也色則遠而言之太
虛天地山河草木無分巨細凡可見者皆
謂之色近而言之現前塊然血肉之軀是
也受謂無始以來從生至死眼見耳聞鼻
嗅舌嘗身觸意緣皆吸前塵而生者想謂
受而善量善惡臧否寵辱是非行謂善量
無常遷流不決識謂善量曉了判然無惑
此五者合而言之實惟一念分而言之乃

五用差別也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
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
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如來慮鶖子及一切眾生餘疑未盡復拈
而示之曰五蘊既空心光獨露淨雲淨盡
滿月當天則生滅垢淨增減皆紅爐點雪
矣故悟真空之後豈但五蘊元空即十二
處十八界及十二因緣苦集滅道亦龜毛
兔角也雖然水不自融春回乃泮霜不自
釋日出乃消五蘊乃至十八界十二因緣
等法水也霜也觀照般若如春如日水霜
既化所謂春之與日何啻已陳芻狗故曰
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
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
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嗟乎此段無得之光不特菩薩依之而無
呈碍諸佛亦依而得菩提佛與菩薩光非
有二而優劣迥然者何哉究光之始實無
優劣以光極強照極生迷故覺迷迷滅
靈覺極圓者名之為佛光雖圓悟迷習漸
除覺路尚遙名為菩薩以本光言之非惟
眾生妄想即成佛亦妄想耳然未成佛者
若無妄想悟入無門故曰一切眾生由妄
想而墮生死亦由妄想而出生死由妄想
而墮生死者凡夫也凡夫不悟此身眾苦
根株此心攀緣賊媒放之不收游戲於六
根六塵如蒼蠅為唾所粘濡滯腥沫至死
不悟由妄想而出生死者或逢知識明誨
或讀佛祖聖賢經書始悟蠅為唾粘之咎
翻然悔憤乃慕鵬舉青冥若然則妄想之
心得非扶搖之風哉故未證悟者此片妄
想斷不可不堅不固有等愚癡凡夫錯解
佛祖聖賢之旨見說無我無人無眾生無
壽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本來無一物
天理上著不得人欲等語遂牢記胸中逢

人高談危論以為已悟如是之人誠可哀
憫且汝現前日用之間七情六欲三毒無
明如蛇如蝎誰敢觸者不幸而有觸之者
未有不遭螫害既自家毒氣曾未消得纖
毫說甚大話汝欲消此毒氣須服清涼之
藥始得清涼藥非龍肝鳳髓非善見空青
即是上來所謂此片妄想不可不堅不固
者是也果能此志堅固則七情六欲三毒
無明漸化為般若光明矣觀想雖多以要
言之一日空想二曰假想三曰中想空想
若成則內之身心外之世界若漆桶底脫
直下玲瓏老氏所謂大患者永免矣假想
若成皎月浮空長天一碧蹄泮江海散影
分輝中想若成陶空鑄有如臂屈伸宛轉
隨心不乖全體空想治見思之毒假想治
塵沙無明之毒中想治根本無明之毒噫
此三毒者乃天下之大毒也除佛之外誰
不遭其毒害皮毒毒般若肉毒毒解脫骨
毒毒法身是以天竺醫王制大神方以空
想之藥治皮毒以假想之藥治肉毒以中

想之藥治骨毒然想藥雖三而不越乎一
念故達一念空者即成般若德念雖空而
不廢羣有即成解脫德有無相即空色相
離不即不離一念相應即成法身德要到
無罣闕地位無恐怖境界直須三惑都除
若纖毫不盡縱善薩猶沉覺碍況凡夫哉
故曰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因明
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
能昏所謂因明有見者匪獨三光之明因
空因假因中皆因明耳若不因明孤光自
發凡聖情消又說甚麼三觀一心一心三
觀即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
亦不勝贅焉然未到徹頭徹腦處此智慧
光明寸步含離不得若背明而行官取斷
常坑中墮落有分在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
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波羅揭諦善提薩婆訶
大哉心光智不可知識不可識陰陽不能

龍卓有無不能形容破障除昏凡聖無與等者謂之大神呪大明呪無上呪無等等呪不亦宜乎而般若若有顯密自觀自在菩薩至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之顯說般若自故知般若波羅密多乃至菩提薩婆訶謂之密說般若又呪者如螺贏之祝螟蛉念茲在茲似我之聲綿綿不斷則諸蟲受薰莫知然而化為螺贏矣諸佛如來以慈悲顯密薰一切眾生故一切眾生莫知然而化之嗚呼佛恩廣大誰知報者而正法垂秋祖道寥落顧鈍根小子道德虛薄無以感人甘向秦庭號呼徹歲賦無衣而救楚者誰哉

心經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夫智慧愚癡初非兩種彼岸此岸本是同源以其見有身心即名愚癡住此岸以其不見有身心即名智慧到彼岸也經則萬古不變之稱心則八部最先之主不變則凡聖可以共由最先則誰能舍此而求無

上菩提哉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眾生未始非菩薩但不達入法皆空被苦厄所陷故名眾生若了達無礙孰非菩薩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至此特呼名而告之者謂上菩薩所證之空非小乘偏空亦非頑空亦非斷空直即色之空耳色既可以即空則空亦可以即

色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五蘊之中色蘊其一色空既可以相即餘蘊例然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

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至此再呼名而告之者佛慮其偏小習重

卒難遊大乘二空法海故明揭顯靈以破迫之諸法空相譬如質碍之冰既已融化成水在方器則隨而方之在圓器則隨而圓之觸風可以為濤聲映地可以為人色在江湖可以浮萬斛在大旱可以為雲霓無往而莫不自在矣又方圓之器喻前境前境自有生滅垢淨增減如水成冰無非質碍學者知此則十二處十八界十二支及四諦皆瞭如也雖然境不能自空必假照以空之境空智在病去藥存終非本體

藥亦洗之方盡染汚故曰無智亦無得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

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婆訶

嗚呼甚矣偏小習重之難化也如此故如

來種種若之令其深信者。密多不惟觀自在菩薩之心。得涅槃即三世諸佛亦因之而得無上菩提。尚恐其驚疑未徹再教之曰。此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神則威靈莫測。明則無幽不燭。無上則更無有上者。無等則更無有等者。聖人爲物至矣。盡矣。無可以加矣。猶說密呪以加持之。予讀此經至是不覺涕泗橫流。莫能自止。比因抱疾潭柘山中。念雲間徐太僕瑛術法勞動釋此以慰益其道心耳。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者。實衆生大夜之明燈。諸佛之慧命也。梵語般若。若此。觀智慧。梵語波羅密多。此觀到彼岸。蓋謂有智慧者。照破煩惱。不溺情波。生死超然。妙契本有所謂登彼岸焉。心乃喻此經。如人一身雖有百散五藏。心爲主耳。此經文雖簡。實六百卷雄文之心也。經者古今不易常然徑路。人得趨而進。

也。觀自在菩薩者。謂此菩薩。以如上智慧。圓照空有了無。罣碍。肇公云。照不失。虛則涉有。而無罣碍。不失。照則觀空。而不醉。即有無而離色空。所以能有能無。可空可色。故曰自在。若夫衆生。執有二乘。尚無各偏所見。不能圓通。便不自在。夫智慧之與聰明。大相懸絕。聰明則由前塵而發。智慧則由本心而生。故聰明有生滅。而智慧無依倚也。所以不生滅。耳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者。謂此菩薩所修觀智不同。二乘偏淺。乃深般若也。惟其深般若。故故能照徹色空。本無二致。元一實相。自是凡夫。不了見色。而不見空。二乘偏執見空。而不見色。一如恒河之水。魚龍認爲窟宅。天人認爲琉璃人間。世認爲波流。餓鬼認爲猛焰。四者所見。不過皆情耳。惟悟心者。了無此見。色既如是。受想行識。未嘗有異。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照見五蘊皆空。則一切苦厄盡矣。凡夫迷倒。不悟此身四大假合。執以爲實。故聞生則喜。聞死則悲。殊不知此身以四大觀之本。不可得。喚誰生。死身既乃爾。此心亦

然。妄想攀緣。影子不過四蘊合成。若以四蘊觀之。是心亦不可得。喚誰煩惱。人不悟此。聞譽則慍。然爲順聞。毀則戚然。不悅。此乃恣情。縱識。不以觀行轉識。而成智。則將飄淪苦海。逆浪千尋。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豎羽毛。寧有已哉。痛矣。衆生佛本現成。不肯承當。衆生分外。甘自擔荷。受此荼毒。猶未省悟。舍利子佛之高弟也。聰明絕倫。才辨超衆。佛呼其名。而告之曰。菩薩以智慧照徹五蘊大患。永辭長揖。三界汝知之乎。即色之空。而不廢涉世。也是諸法空相者。此空相。照見五蘊之空也。此空本無生滅。本無垢淨。本無增減。或以道前道中道後釋之。未必然也。何故。行人以智慧照五蘊時。色空坐斷。凡聖情盡。此時寶劍當陽。佛亦不能嬰其鋒。鋒况菩薩與凡夫耶。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者。謂此菩薩以此智慧。豈惟照五蘊空耳。至於十二處十八界。莫不皆空矣。何故。謂五蘊即十二處。十二處即十八界。佛以衆生根器。

不同隨機設教有迷心不迷色者爲說五蘊有迷色不迷心者爲說十二處有心色俱迷者爲說十八界要而言之蘊處界三不出色心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者謂菩薩以智慧照之此真空之中非惟蘊入界本空至于十二因緣流轉亦空非惟流轉空耳還滅亦空非惟還滅空耳若集滅道皆空也非惟種種皆空即此能空蘊入界三乃至苦集滅道之智亦不可得蓋所既不有能不單立故也十二支及四諦雖則聲聞緣覺巧拙有異要而言之真空之中無是事也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謂此經不惟衆生宗之度生死流而登彼岸直饒諸佛菩薩分真究竟亦必本此也此蓋讚勸流通此經使諸衆生依般若而進修庶不遭魔外眩惑也永嘉曰大丈夫兮棄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催外道心發

曾落却天魔膽大都有志於出世者如此力量如此風雲之思如此激烈之懷抱如大火聚使萬物嬰之直下灰飛烟滅可也不然則少見可欲而兒女情生矣或云師之論此經不分因果不列科章似乎儻侗不合古規恐不宜也余則應之曰我佛所說千經萬論五時不等不過陶汰衆生情塵洗滌其見地苟情塵盡而見地正則古規不合之中實合之也子胡多語乎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此亦讚歎般若尊重效驗耳神則妙萬物而莫測可測則不神矣明則圓應萬有而無所累累則不明矣無上則更無過其上者有過之者則不上矣無等等則無可與等者圓滿充實更無及者也圭峰云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執與等之已上皆顯說般若也然般若若有所謂文字觀照實相也蓋非文字無以起觀照非觀照無以鑒實相非實相則菩薩無所宗極也極者何證之謂也夫證有淺深淺則斷見思及塵沙耳深則圓

拔根本無明直抵妙覺而後已雖三觀一心兼修並進然斷見思則空觀之力居多斷塵沙無明則假觀之力居多斷根本無明則中觀之力居首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者何殊有田而不耕也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又如盲人行路非惟不能還家我恐其將墮坑落塹也若人怕生死而厭煩惱無如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焉夫四大觀身四蘊觀心之旨此如來剖心剝膽指箇方便冀衆生即此真軀殼上攀緣影中使即妙悟此身此心原一實相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得有身可得則生死宛然有心可得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箇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有死有憎愛佛也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卧當以齋潔念頭回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脈涕滂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于我何

自今破執之而不合離認以為實何味哉
爭矣屍焉如是觀久積習行深生處漸熟
處漸生至于練盡練之字不可忽也苟非
妄為死生漢子逆順境隨使擔荷不起矣四
蘊觀心者先觀受蘊究從何有推而窮之為
無因忽生耶為託境生耶無因能生則前境
未感本心寂寥靈微烏得有所謂妄想耶托
境而生則前境遷變心亦遷變遷變之心豈
真我心若真我心天地以之建立萬物以之
為本若其遷變安能為天地根蒂萬物之本
乎故知遷變者特攀緣影子耳夫真心則塵
生不生塵滅不滅照物而無累者也故毘舍
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此偈
世尊大慈全提緣起無生綱領也如能悟此
則心經之妙盡于此矣夫緣起無生者謂心
不自生生必由塵塵不自顯顯必由心惟不
自生心無性也惟不自顯塵無性也心塵無
性則無生現前無性心塵則緣生不廢心塵
既爾萬法皆然矣此旨在于華嚴則謂之法

界在法華則謂之實相或曰此經以破相為
宗談空為趣豈與華嚴法華同轍而語哉夫
華嚴法華皆顯示圓宗而此經密譚實相乃
右德成言非不佞臆度穿鑿也噫眾生疑情
不了此旨于無身中妄見有身于無心中妄
見有心殊不知無身之身形充法界無心之
心靈照羣品夫此身此心豈是高遠玄妙之
耶即吾日用之中應緣之際未始不昭昭然
也老洞華嚴曰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吃飯處
屙屎放尿處舉心動念即不是了也履居士
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
水及搬柴然此旨有悟而未修者有修而未
成者有證而受用者今有人于此敬有小悟
即不修行便謂已了則修與證掉頭不顧癡
到鴈月三十日一場懺懼也不佞此論非敢
參入義黨比因海陽居士偶叩及此不覺率
意而成故無敢請三寶證明加被偈也揭諦
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者
此密說般若也既謂之密則不佞不敢殫論
矣

心經說

天心經一書乃世出世間聖賢豪傑之神術
也是以得其旨者御大千而王天下如懸
牧羊鞭策指揮之間靡不得其所者也究其
關鍵則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又此經之心焉
今有人于此志在聞道而欲兼善一切舍是
書而他求所謂夜行而棄燭非愚即狂矣大
抵道之不明世之難治皆根于我相我相既
立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悅之悅之而不滿所
懷即勃然而怒矣天機由是而塞好惡由是
而偏以故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盡矣以日用
而觀之則愛憎交戰于靈臺情識浮沉于露
辱以今古而觀之七維五伯之相戮漢唐宗
元之得失雖復盡善不盡善不可同年而語
及乎非武則亂不可定非智則國不可守要
而言之皆不出我相也是以真性日昧妄想
日濃質朴日漓世道日下故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有我治人物之敵夫賊之與敵雖父母
施之于子子必不能行寧惟不能行將必反目
而攻之矣如來知我相之毒天下其害甚大

所以即一念而開色心即色心而開五蘊即色塵而開十二處又即五蘊而開十八界使夫衆生悟知身執心執俱本于我相我相根本又生于無明支相緣苦集相起故達無明之所由生者則真性自朗達色心無性者則一念不可得達五蘊無性則色心亦不可得達十二處之所由生者即如庖丁解牛了無全牛矣以十二處觀現前此身亦無全身可得也達十八界之所由生者則知色心二法外則析爲六塵內則析爲六根中則即將現前分別歷歷覺知之心又析爲六識嗚非我佛大慈深悲則我相之根毒害之本衆苦之垢豈易拔易滌哉滌垢如寒薄漱石拔根如金剛破物漱之不已石必終易破之不已物必終空石易終穿物空我廢所謂若虜其一必喪其兩耳夫物我既忘則本心自露故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也若夫將此光照出世則覺路可登照世間則古道可復余故曰心經一書世出世之神術也般若總部其名有八文則六百餘卷惟此經又六百卷雄文

之關鍵也此經之關鍵又照見五蘊皆空一句是矣照見五蘊皆空又本乎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又本乎瞥起一念瞥起一念又本乎真心惟真心初本澄湛本無根塵物我而獨立于五蘊之先絕無所感則一念瞥起所由雖大智高明之士扣其瞥起所由生竟無有能酬者也小子于此亦疑之久矣安得有破疑之大師我以身肉充供亦所甘心焉

釋金剛經

心外無法如來實語水外無波聖人切喻但衆生從無始以來名言習氣深難化故聞凡着凡聞聖着聖聞有着有聞無着無聞生死着生死聞涅槃着涅槃聞世界着世界聞微塵衆着微塵衆本心即隱沒被名言所轉執而忘返埋沒自性所以如來於般若會上說金剛經即世界而破微塵衆即微塵衆而破世界堅習堅習既破微塵習除虧一喪兩一兩既喪本心頓露故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老即善惡情上指渠曉得箇無善惡的這箇無善惡的

名有多種曰本性曰真心曰佛性曰本覺等故天機深者不受名言所染能即名言而悟名言不及者如此經以世界微塵衆情上如來宛轉方便借微塵衆破世界有名無實借世界破微塵衆有名無實究竟兩者名實無當情消性復即與六祖因善惡之情悟無善惡本來面目初無差別即此而觀若不能即名言了悟得名言染不得的不惟世界即一合相微塵衆亦一合相也何以故情未破故吾故曰虧一喪兩茲衆位偶聚邨上結金剛般若緣此非就地抽苗皆是多生曾親近諸佛菩薩來所以不期邂逅道人與世自然初無他慕今更深夜靜白燭光中不惜口業世出世法將高就低種種譬喻委曲剖析此一分經雖衆位根器生熟不同或聞道人拈提或有所入或無所入解者自今日後由麤而精既精則必入神既能入神則一切名言世界微塵聖凡善惡把柄在自手裏彼名言安能轉我未解者自今日後必須要解始不負克風中此翻邂逅且老病不與人期流芳不

可把玩世出世法各須努力

衆生情計不此即彼不聖即凡故曰聖凡情盡體露真常今世界可碎微塵可合則世界與微塵未始有常也而衆生於未始有常之間計世界爲一計微塵爲多不一即多不多

即一酣計而不醒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究其所以不過我見未空隨處計着故如來曰一合相即不可說凡夫貪着其事利根衆生苟知合微塵而有世界世界果有乎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塵果有乎嗚呼此實在自悟不貴說破所以如來於此經提無生之綱於緣生之中真深慈大悲也夫碎世界而爲微塵衆微塵果有乎合微塵衆而爲世界世界果有乎此兩者互爲主客迭相蕩洗而一多之情豈煩天風海濤激漱然後條除者哉故善用其心者終日處乎一多之中而一多不能累也反是者則不勝累矣故此經曰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而凡夫貪着其事者是不達一多無常主客無定故也如能達之則一合相未始非

天人師焉蘇長公有言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吾則曰一合相便是廣長舌也或者以長公爲是以我爲非以我爲是以長公爲非此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世界與微塵衆往復研之但有名言俱無自體謂世界合微塵衆而有謂微塵衆碎世界而有皆衆生橫計也然此橫計不無其因始凶於事不精理不徹而生事精則能了知事外無理理徹則能了知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事果有乎理外無事理果有乎是以性宗不取相宗始精相宗不成性宗始圓精即圓故稱而無思圖即精故圓而歷然無思故即事而契同歷然故即理而彌照此等受用自他滿足但因中易知而難證果中易證而難忘噫因中即受用果中受用忘此非披毛戴角者不能也

夫我人衆生壽者四見初本一我見耳以展轉橫計遂成四見若以智眼觀之則一心不生我尚不有誰爲我見我見既拔則餘者不待遣而自空矣又我見者無主宰中強作主

宰之謂人見則待我而生衆生見即循情分別不能返照之謂壽者見不過貪生畏死之念也用是觀之則金剛經所說四見實在經即在吾人周旋日用逆順之間與佛何干雖然若不是這瞿曇老漢曲折點破則茫茫大塊終古不旦矣

佛問須菩提曰若人碎三千大千世界而爲微塵衆是微塵衆可謂多乎須菩提曰甚多予以是知須菩提之意以爲不但多耳諦觀而察之誠乃有名無實故曰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復次世界之意亦有名無實耳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蓋微塵自無其體必碎世界而有世界亦無其體必合微塵而成故以世界觀塵世現而塵不現以微塵觀世塵形而世不形或計多碎相則多碎相現計一合相則一合相現多碎相即微塵之別名一合相即世界之異稱耳若當機頓了多碎相與一合相皆有名而無實則一多之情不待掃而自盡矣一多之情既盡則我固有之心光昭然現前矣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

又此情緣一而起謂之一情緣多而起謂之多情緣凡而起謂之凡情緣聖而起謂之聖情故一一多多凡凡聖聖不過一情之橫計耳又曰徧計又曰前塵相想又曰六塵緣影皆此情之別名也圭峰科此段義謂證法界有味乎哉

夫有卷則有舒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碎此自然之理也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而為微塵是微塵眾果多耶少耶須菩提承佛而言曰甚多夫碎大千世界而為微塵以凡夫心量較之則不勝其多矣若如來所知則不勝其少也豈微塵多少之數如來不知乃待須菩提定耶蓋如來逆知一切眾生雖根有鈍利之不同而執世界為一合相未始有不同者也但利根眾生一聞世界可碎而為微塵則不待須菩提言多微塵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然後悟世界必非一合相奈鈍根眾生須待須菩提密破其微塵多眾之執然後知一合相初本非世界假眾微塵合而始成世界世界既合

微塵眾而始有者則世界當一合相住時住本無住合本無合豈待碎世界而為微塵眾然後一合相始破哉又須菩提以為我與如來碎世界而為微塵合微塵而為世界合合碎碎重疊翻騰上根與中根固已皆悟世界本無合微塵而有微塵亦無碎世界而有至此則一多之執情不待觀空然後破也奈下根之難悟所以須菩提復拈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顯告而曉之曰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世界若是一合相則如來往嘗又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此又何耶如來與須菩提憫眾生執情之難破味着此身計為實有委曲翻騰而下根眾生執解未盡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再告之曰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豈須菩提不知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待如來再告之而後曉耶蓋如來借須菩提而深責下根執現前之身橫謂實有而味着也嗚呼初碎世界而為微塵微塵而非有微塵非有則世界無體故須菩提不先破一合

相之執而先破多微塵之執蓋多微塵既破則一合相之執不待破而破矣何者多為一體多破則一無體矣一多情盡則世界與微塵皆清淨法界也指何物為世界微塵耶學者如此則我如來父子翻騰剖析之苦心方始知也如果知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堅初碎而為微塵再合微塵而為世界何異一紙卷舒浮雲之聚散者哉

釋楞嚴經

吾嘗讀佛頂經於七處微心初有疑焉既而疑情忽消始知如來之心即我之心也吾之疑即阿難之疑也吾疑既消則阿難豈復疑之乎凡學者於七處微心之辨皆謂初處不難餘者難耳殊不知有內則有外有外則立潛根立潛根則立中間立中間則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則立隨所合處立隨所合處則立一切無着者然者則初微內之辨為六者之尤也得其尤則餘黨自滅矣且眾生之執情特執心在內之情難破耳如執內之情既破餘者何難哉吾以

是知學者謂六者難不謂初者難實不經苦心故也

夫明心是明何心為明真心耶為明妄心耶若明真心真外無妄更教誰明真心耶若明妄心為妄心有可明以明之耶為無心可明以明之耶有心可明則阿難認能推窮者為心世尊直出之不許咄之不許者非不許也世尊之意莫阿難回機反照照此能推窮之心為在七處耶為不在七處耶若在七處則處處推心所在皆一無所在為不在七處則根境都無心託何處良以阿難於七處微小時推窮不精呈答未了以為能推窮者固即七處推之無在然知無在之心又是何物若初計心在七處之心固依根塵而有二推之無在我已無疑但現前能知無在者又是何物此物字較之前物字又深二一層矣前物字是依根塵而有之心後物字是離根塵而有之心雖直下推之無在而知無在者是必我心故阿難曰我以能推窮者為心殊不知未經七處推窮之心是有在之心既經七處

推窮之後則有在之心已了無在久矣然有在之心是託有境而有知無在之心是託無在而有託有在而有之心阿難已忘之矣惟託無在而有之心尚認為心此所以佛雖咄之而阿難心終不死至於見聞覺知俱離而內守幽間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故阿難心稍有肯處然終不能全肯者阿難似未悟法塵分別之影此塵此影即無在之異名故也如阿難果知此塵此影本無在之境牽引而起初無有性則分別此影者又轉而為無塵智矣夫無塵智者從凡而至聖從迷而至悟苟微此智則一切衆生終不可成佛矣故此章題之曰明心不亦宜乎

佛頂經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求不能昏余悟此始知孔老非同道也乃同化也自是余之信心彌切實以成佛自期矣然此光又豈待成佛而有耶即吾現前日用未嘗不炯炯然在也特以橫計明暗之執未消所以藉明塵則能見不藉則不能見故暗相可昏耳如明暗執謝於大夜之中

見不殊白日矣而白日之中光亦無增焉焉請問有書華嚴經者以精誠堅至妄念不生情執不起能於暗室書經如白晝余不敢自秘願與天下共乃屬四明李生記之

根塵之初本光本自圓滿於圓滿中佛尚着不得况衆生乎以此光元無常性譬爾不覺覺起根塵先陷其中即名為識然識有六在眼司色謂之眼識乃至在意司法謂之意識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蓋名同體異耳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為前境作牽引識總不生若無六根雖生亦無所托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根有托識之功能心與識名異體同勿生別解嗚呼以根塵之初言之堯與紂光無增減以根塵既立言之則堯與紂霄壤懸隔蓋堯得之紂失之耳如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此便是陷根塵的樣子如不明自發此便是廓落根塵的樣子又陷之與廓本無常法若得緣因佛性熏灸之則根塵之初圓滿本光終必開解解則會行行則終證證已解不行習終不消習既不消根塵難脫如

解而能行不惟根塵迥脫即根塵皆復本光矣此事說則容易領畧尤難解尚難領何況行哉但得能行何愁不證既得之自然發顯廣大良以同體之悲稱性之慈大且無待宰局於小如四弘誓十願王等皆痛同體而發者也道人口門狹小一時為汝一氣吐不盡聊書此以作前茅程子宜知好惡努力精進緣見因明見初非緣明既非緣暗豈為緣我以是知有日月燈之明則見萬物無日月燈明則不見萬物以理準之無有是處何以故以見暗在眼前者暗既在前能所昭然兩非交涉以暗較明明亦如是

夫因明而見物明謝則不見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也不因明而見物雖一切暗相現前而我無待之見本自昭然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也雖然鷓鴣夜撮蚤亂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太山又猫犬晝夜俱見晝夜俱見則與無待之見又何別焉夫猫犬根全則見根不全則不見惟聖人根全亦見根不全亦見至於頂亦見足亦見背

亦見腹亦見周身四體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見者故大悲菩薩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臂有手手手有眼良以書不盡言言不盡聖人設像以盡其意猶一人之身身有六根六根所待者謂之六塵今楞嚴會上大覺聖人於六根之中略舉眼根因日月燈光之明塵塵能發識有識則見此妄見也真見則不待明塵而本照徹無遺者是也一根既然餘根皆爾故臨濟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人之六根乃能放大光明汝若生心擬會即非真人矣

以手搔癢謂有能所以手把髻身不離地緣見因明見如我手癢如明緣以此而觀能所宛然不明自發獨立無待不明自發言本符契橫計忽生干轉相因因無盡識難窮究惟得真法界者不受識瞞得惟識者不受意言瞞此皆據用徵照苟非鷲王擲乳實難明暗自相代謝見精本自湛然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

非物云何非汝師曰大慧禪師一日問禮侍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如何禮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為某作箇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達觀燈下看大慧語錄至此不覺失笑你眾人且道笑箇甚麼如薦得不勞達觀鏡舌既薦不得老漢為汝說破此段經也不妨礙只如來為阿難老婆心切至矣何異大慧和皮殼剝了名品荔枝送在禮侍者口邊只是他不解吞大底此事苟不到智訖情枯之地斷然承當不下且道如何是智訖情枯的樣子吐泥牛夜半歸來遠踏破前峰萬頃雲

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艱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

元真發本明曜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宛如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古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今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先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師曰靈先寂照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外此有法無有是處凡眾生見心外有法皆瞽爾念生念生即有我有限量所以有內有外內則根識是外則依報是依報是無情正報是有情因有是有我我所雖三細六粗生起次第有別究本言之原是一箇圓常佛性以眾生念起之後了不覺悟膠於根塵識託其中總能應所能即六根所即六塵根塵能所疆界確然是以眼識則能司色耳識則能司聲餘四例然所謂由彼覺明

有明明覺覺明即是真心明覺即是妄心此妄心即真心迷轉者非離真心外別有妄心生既迷於真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根塵是所黏識是能黏譬如眼識不能自生必由明暗二塵引起纔有此識若無前塵識終不有故心外見法者則有前塵有前塵則有妄識既有妄識六根次第應用一點也差謬不得此皆是情識封蔀故也若能當下照此一念原無起相即念本無念尚不有安得有前塵凡有前塵為留礙者只是自家直下不能觀破此念故清涼云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蓋有念即有自他即有古今念化喚一尚不可何處有二由是觀之天地萬物一切含靈不出我一念又天台智者云一念具三千謂有念時念息三千泯謂無念時行者真發菩提心者當於起念時了不可得念息時洞照十虛所以這一節經最初不過迷了真心有妄心因有妄心即有根塵因有根塵即有疆界因有疆界便不能互用靈通此就迷上說若離暗離明既

無見體難道就沒了見若沒了見即是木偶人也蓋因明暗而有見者應物之識也離明暗而有見者真心之照也此箇關頭正是迷悟根本悟得來應物之識即是真見悟不來真心之照即是應物之識却不是兩件因迷悟斯有二致耳一根如是諸根亦然真心發照則不托於前塵而起起不托塵此是離物獨立而照獨立則心外無法心外無法不知又喚恁麼作根塵故雲門云畫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雲門此意即是經云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器世間是無情眾生是有情如何眾生悟了道一切無情器世間亦化成無上知覺此箇窺子不知在何處尋得這箇窺子着說無情器界成佛亦可說有情眾生不成佛亦可所謂拈頭作尾喚尾作頭權衡在手裏恥由誰到這裡說無六根而有見聞亦可有六根而無見聞亦可上來雲門的話頭有照處便有用在經旨直饒會得只是一箇照用處又存乎其人六

根互用也不甚奇特會得從緣薦得相應捷之句即便受用得來也此節經雖由真起妄會妄歸真發許多作用不過自家日用尋常事耳以迷者謂之奇特又古德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這等說話只好為未發心的人說

若少有見的聞此定然粲笑不已既謂之靈光是活漉漉地說怎麼迥脫不迥脫且他本無畔岸這箇軀殼子不過三五尺長以三五尺長置之無畔岸之中且道是迥脫不迥脫若道不迥脫六尺軀殼子安能籠罩得無畔岸的靈光若道迥脫只今大眾莫不在軀殼上作窩坐這箇窩坐雖只有五六尺長若不是箇真正英靈男子且慢莫提起說他迥脫不迥脫若然如是畢竟怎麼樣好三途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

真心實不可以一體求多體得又不可以偏體知亦不可以不徧測離一離多離徧不徧所以又能一能多能徧能不徧也今阿難不悟真心惟攀緣橫計故如來知其病處隨機付藥究竟言之了無實義亦無定方如難阿

難云若咸覺者恠應無在既恠一處徧體多覺斷無是理如來就阿難計處難之意者恠一支而四支咸覺則恠者亦知不恠者亦知則可言恠者無恠矣何則以三支不恠有知則一支恠者可即無恠也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四二六頁上一行經名，經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六」。
- 一 四三四頁下五行「如此」，經作「知此」。
- 一 四三六頁上一六行「鷓鴣」，經作「鷓鴣」。
- 一 四三八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明慈山德清閱

釋毘舍浮佛偈

夫外堅濕暖動而觀之則此身初非我有外
前境而觀之則此心本無生處外心境而觀
之則罪罪福福皆本無主也故曰假借四大
以為身如來大慈豈欺我哉

宋黃廷堅號山谷有貴人以絹求山谷書自
所作文山谷笑曰廷堅所作文烏足實惟寒
山詩乃沃火宅清涼之具遂書與之復囑之
曰寒山詩雖佳然源從七佛偈流出故山谷
凡所行樂之地書七佛偈最多而七佛偈中
毘舍浮佛偈尤為殊勝所以然者蓋過去十
佛微此佛則莫能成其終現在千佛微此佛
則莫能成其始成始成終實係此偈是故讀
誦書寫受持樂說流布毘舍浮佛偈者十方
三世諸佛併其神力現出廣長舌相讚歎是
人功德不少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嘯
呼一切自在覺一切不自在障初非異源故
曰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但諸佛善用其

心則無往而非自在眾生不善用其心則無
往而非障礙然此障礙不從天降不從地生
亦非人與以其見有我身則死生榮辱至矣
以其見有我心則好惡煩惱至矣夫死生榮
辱好惡煩惱皆以我身我心為本源苟有勇
猛丈夫能直下拔其本源則眾生之障
礙未始非諸佛之解脫也八大人覺經曰心
為惡源形為罪藪予以是愈信山谷謂寒山
詩為沃火宅清涼之具源從七佛偈流出無
欺焉或問曰枯惡源空罪藪有道乎愚之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此半偈
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達則惡源之
枯不枯罪藪之空不空予自知之非予口舌
所能告也

夫心為惡源形為罪藪凡血氣之屬必有知
血氣非形乎知非心乎嗚呼形之與心莫知
是何怪物而毒眾生若此人有言曰修行本
無他術苟能奈何得自己身心便了雖然奈
何得自己身心豈細故哉是以聖人哀之設
大方便使博地凡夫卸惡源而為慈悲之海

卽罪藪而為功德之林達形非形了心非心
非形則形充八極而無累非心則智周萬物
而不勞如是妙用莫如毘舍浮佛頌也毘舍
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此自在覺炯然獨立
於衆生日用之中初無障礙然在諸佛便得
自在受用在衆生便成障礙且道病根在甚
麼處咄大地衆生成正覺十方諸佛陷泥犁
夫患本無根根於身心所以顏子墮肢體熱
聰明者拔患根也老子亦曰我有大患為我
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由是言之身乃鐵
凍榮辱死生之椿也如以堅濕暖動觀身則
患椿不待推而倒矣心乃好惡是非之椿如
以物我同根觀心勞動好惡雜毒之椿亦不
待推而倒矣噫兩椿既倒身心情枯堅濕暖
動即法身也能好惡為雜毒者即無分別智
也以無分別智之魚游無邊際法身之海水
不待忘魚魚自忘魚不待忘水水亦自忘魚
水相忘而浮沈自在清冷之懷則魚與水皆
象光之紹介也剝塵居士勉之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與自在體用互稱

耳蓋覺則自在自在則覺故聖人體用圓融無粗不精精則一一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物我同根天地一體所以大不廢小體不廢用根今塵兮根不自立由塵而椿塵不自立由根而賓由塵而椿椿果有乎由根而賓賓果有乎兩者既決物我寂寂故曰寂寂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故根不礙塵塵不礙根大用全而無跡無跡則物我何在知此謂之覺根塵不相留礙謂之自在若然者根未嘗有根塵未嘗有塵聖人善用其心故自在而覺衆人不善用其心所以自在覺翻成不自在障耳余以是知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故此半偈誠破死生之爻象治心病之醫王也

夫身心之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義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人天百萬聖凡交羅獨地葉氏亦得之自是由阿難氏乃至於達磨氏

大鑑氏南嶽氏青原氏並相繼而得之於是乎千變萬化鬼面神頭或以慈悲爲三昧或以嗔怒爲三昧或以苦行爲三昧或以語言文字爲三昧或以棒喝破砂盆爲三昧以至於滾木毬檜木蛇斬蛇伏虎叱龍之類書不勝舉如上種種三昧世出世法交相造化使夫衆生日用而不知而或知不知即名凡夫或知即名聖人嗚呼聖人與衆人初本一條惟以知不知乃凡聖分焉由是而觀知亦由我不知亦由我何天下知者寡而不知者多病在何處良以有生以來計身心以爲我而身心之前者湛然圓滿妙物無累反昧之而不覺一不覺則永不覺所以威音同票以至於今猶茫然無省勞他聖人右提左挈百計千方委曲施畫伎倆亦窮總不知覺古人呼此輩謂之行尸走肉白日小鬼不亦宜乎吾毘舍浮佛復不以衆生難度而退願心說此偈要使博地凡夫共登無上夫無上者謂身心之初有大圓鏡智光徹終古妙拔羣有感神莫測得之即聖失之則凡故也若然者凡

聖之分不過於身心巢窠翻得破者則解脫無方不能翻得破者則障礙長劫蓋死生無根以身爲根好惡無本以心爲本苟能以四大觀身身何所在前境觀心心從何起知身所在即身有而無累知心所起即心有而不生身有而無累生死何妨心有而不生應物何礙死生何妨則願輪常轉應物無礙則慧日常明雖然初心學人不以持偈爲梯航則苦海難度又持偈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以其天機深妙觸偈即悟中者惟持火始得心開下者由讀而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熟熟則或以此生得入或以多生得入入則本同上達無異以此觀之根無利鈍能信者皆得出苦何故自甘暴棄或以貧賤累而不能持偈或以富貴累而不能持偈貧賤富貴雖榮辱不等累無兩般且年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便成他世凡百罪業是汝作者不免隨之隨而不離如影隨形天上人間太虛空中總無你逃避處如可逃得則一切佛祖聖賢之聰明不若凡夫之愚癡矣

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夫有生之患莫大於生死而生死之患惟至人則能超然無累下是則執不受其累然生死又本於有身老氏云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故出世聖人示此偈開悟是輩此身不過五行攢簇而成四大合併而有所言四大者地水火風是也此四何名爲大謂其無處不備故稱之爲大此四大在身則爲肉爲皮爲筋骨爲血脉爲痰唾爲津液爲熱氣爲動轉今現前此身不過此等合成既合成矣衆生不悟非堅確然執之爲身故臨死之際處利害關頭心神恍惚千算萬計不過要保全此個軀殼于殊不知此身皮肉筋骨感地而有血脉津液感水而有一切熱氣感火而有凡百運轉感風而有故智者不待閒時方作此想於日用中常作此想皮肉筋骨原從地有血脉津液原從水有熱氣原從火有動轉原從風有此四大者一切衆生凡有血氣之屬皆所共有我何癡迷確然妄執爲身此想周旋俯仰進退屈伸常專注不斷漸漸純熟一旦頓悟

此身何在故昔人有悟之者云將頭臨白猶似斬春風且一切生死衆患如箭我身如探既悟此身堅濕暖動各還其本塚尚不有箭來誰受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也夫心有真心有妄心真心則聖人與凡夫無所間別者無所增損者廣大靈明廓然充滿本無生安有死本無來安有去離生死絕去來不離日用湛然常在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惟神而明之者可幾也此心不悟雖衣冠楚楚總是行尸走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悚然懼惕然者非顛倒即着鬼迷矣妄心者感物而有受制於物故達順境則喜達逆境則嗔憎愛交加靈臺汨沒一受於心恨不即釋喜不即化此皆妄心也真心雖然應物物不能累如明鏡照像雖妍醜而本無心妄心則因境有即受境累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也

有身則被身障礙介然而有心則被心障礙身障礙生老病死心障礙喜怒哀樂是以周旋一光之中而妄成角立既角立矣一切不自在至矣生有老迫老有病迫病有死迫喜有怒迫怒有哀迫哀有樂迫迫者相催之謂也嗚呼生若定常老不可迫喜若定常哀不可迫以其無常流之莫能已也惟有道者達身無常四大成故達心無常前境生故達四無常一身待故達境無常因心有故借一蕩四四無所立借四蕩一一無所存借境蕩心

心初不有借心蕩境境不自留一四互蕩心境兼忘一身而爲無量之身身相不壞一心而慮周萬物寸抱本閒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刹那可以超曠劫如其未達解脫幢即成行尸肉塊智慧慧津翻作苦海逆浪自古及今豪傑英雄打破這關揆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上事了無交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迷以迷續迷迷無斷日人爲萬物之靈而靈不悟

以靈續迷爲一切黑業本山高海積未有據
場之時少知自反者安得不懼乎又靈如融
通之水迷如窒礙之水融通則在方而方在
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方圓則定圓方圓無
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
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
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
圓執所以在聖人即死而活在衆人即活而
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
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者能得幾何哉爲
聖不難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
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影微則一介一塵一
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
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
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爲無上涅
槃迴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
得若無身心二果何階故曰此身爲塵勞山
此心爲雜毒海一旦達身無已塵勞山即功
德聚也達心如幻雜毒海即般若漿也人爲
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爲死人不爲生人可悲

已
此半頌特十四字而已然大藏與一千七百
則機緣九經二篇百家之要莫不備焉子若
張而演之雖大塊爲墨崑崙爲筆天風爲手
虛空爲絃莫能盡也故曰佛法有不思議力
既曰不思議豈可以衆生臆見揣摩而能知
耶但當諦信受持則終自悟入夫信則誠誠
則一一則我持頌之心了無所附麗如是積
久則身心橫計一朝爆炸則生死鑄而爲涅
槃煩惱化而爲菩提矣此兩者謂之二轉依
果所謂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
也然凡夫心識羸浮卒不能制之一處故須
由讀而誦誦而持持而專專而一一則隣化
隣化則將乘緣生而入無生矣
達觀道人嘗以毘舍浮佛傳法偈授人時必
曰持千百萬遍自在受用現前矣毘舍浮佛
此言一切自在覺而深推其旨大要破衆生
身心之執耳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
生因境有即此觀之一切衆生從無始劫來
至於今日莫能自在於死生憎愛之中者良

以見有自身則身相爲礙見有自心則心如
爲礙嗚呼身相礙於外心相礙於內一動一
靜內外相礙無須臾超然之境可哀矣哉即
此相礙之境在聖人日用中而身充法界如
月赴衆水知周萬物如鏡照羣象不速而至
不勞而遍東坡大悲闍記乃此偈註疏也其
畧曰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至何獨疑於大
悲乎如以東坡之意推之則心念不靜應物
必亂非東坡不知即動而靜即色而空蓋東
坡量自己分上只體得理具光景未到無身
而現多身無心而智鑑羣品地位如此地位
非大菩薩豈易爲哉然觀東坡理具之旨則
所見無惑矣體此無惑之見於憎愛境上死
生關頭真實揆將去到佛菩薩地位終有時
在也

釋八大人覺經

夫覺與不覺如拳手卷舒耳聖人知其如此
所以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覺則
如拳復手手復則提挈四生搬運三世東太
虛如芥子撚大地爲微塵舉無不成用無不

驗皆十指之力也若手作拳則十指屈而不能信矣信既不能安得有如上用哉故拳譬不覺手譬了覺以此觀之諸佛不覺則不異衆生衆生忽覺則不異諸佛如屈指則拳信指則手而信之與屈之與信機在心而不在拳手也然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唯聖人因可見而見不可見故能以不可見役可見者所以可見者爲聖人之利而不爲聖人之害也而衆人以可見者爲我有則不可見者愈遠而愈疎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一旦悟可見者即不可見者則日用不知之知不惟開而爲八覺即千萬覺可開也此不知之知在諸佛則名八萬四千三昧此八萬四千三昧在衆生則名八萬四千煩惱嗟乎煩惱與三昧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則衆生終難得佛無常則諸佛亦可以爲衆生如諸佛還作衆生則衆生又何必求得佛哉凡論持此經者果知我現前日用不知之知如來爲我開爲八覺我因八覺而晤廓之則八萬四千之覺在我日用不在諸佛言說也

子故曰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則不可見者果可以數量盡哉

釋十二因緣

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不了自心謂之無明既成無明則必循緣謂之行循緣則必分別謂之識既成識矣則必橫計橫計實無其體但有虛稱謂之名身因橫計所有塊然一物謂之色然而名色解雖次第乃一支也根境相敵謂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著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老則有死自無明至老死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願行人治之何如耳

夫十二因緣者謂因無明而緣行因行而緣識因識而緣名色因名色而緣六入因六入而緣觸因觸而緣受因受而緣愛因愛而緣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是名十二因緣然無明與行則屬過去識乃

過去之終現在之始耳名色六入觸受愛此五支則屬現在取乃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有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諸善光明智中本無古今凡聖身心即此不了名之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集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着分別者順則歡喜逆則煩惱此點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決不能達本迷事無明未破決不能忘情以不達本故法身本有而不悟以不忘情故色身本無而橫執此執不消依之而造善惡之行行成謂之業業熟謂之果受苦樂時謂之報此就行一支而演說也識則以行業牽引受果報分別投胎妄起憎愛名識此識投胎之後在母胎中作赤白主無有形段可見但有其名故謂之名色即赤白和合至第五箇七日名形位謂諸根四肢似有而未全故謂之色六入則名色已後至第六箇七日名毛髮爪齒位至第七箇七日名具根位謂六根

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名六入此兩支皆胎中具若形位毛髮爪齒位又名色六入兩支間開出也觸則出胎已後至三四歲時六根雖對六塵未能了知故苦樂想未生名觸受則謂從五六歲至十二三時因六塵觸對六根即能納受前境好惡等事雖能了別然未能起婬貪之心但名為受愛謂從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時貪於種種勝妙資具及婬欲等境然猶未能廣徧追求但名為愛取則從二十歲後貪欲轉盛於五塵境四方馳求曾無厭足故名為取此五支雖在胎出胎之不同總屬現在取則是現在終亦未來始先已揀之此復略顯有謂因馳求諸境起善惡業積聚牽引當生三有之果是名為有三有則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此三有又名三界生謂從現世善惡之業後世還於六道四生中受生是名為生老死謂從來世受生已後五蘊之身熟已還壞故名老死嗚呼此十二因緣非三達洞明五眼圓照孰能至於此雖然學不檢名不審義豈能精義既不精則終

難入神義不入神則實用無徵實用無徵雖說時似悟對境終迷耳故一觸死生禍福之機便作不得主宰以致名敗德喪取笑千古退世人之信心即此觀之不以佛祖聖賢自任則十二因緣之名尚不及聞况能檢名審義精義入神以致用哉即太史公號稱博古於三世報復猶疑而不了况其他耶如史遷於十二因緣能檢名審義一心了知則三世報復決不至失言取笑於後人嗚呼惜哉

八識規矩

前五識

性境現量通三性

此言前五識於三境中惟緣性境三量中惟是現量三性俱通

性境者謂所緣諸色境不帶名言得境自相也相者青黃赤白之謂名者長短方圓之稱現量者謂對境親明不起分別也性境屬境現量屬心三性者善性惡性無記性也三性俱通以五識性非恒一故性境若說根塵能所八法而成是落小乘

如惟識則無有此境此境現前如明鏡照像湛然明了不起分別如云真境也善惡兩性在五識雖無分別而照從是起故通眼耳身三二地居

三界分為九地自地獄至六欲天皆欲界也為一地四禪色界也有四地四空無色界也有四地共為九地欲界名五趣雜居地五識俱全初禪天名離生喜樂地是為二地止有眼耳身三識無鼻舌二識以無段食故自三地以上則五識俱無

偏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嗔癡

此二句言五識心所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心所十一中隨煩惱二大隨煩惱八根本煩惱六今止有貪嗔癡三共心所三十四皆任運無分別者

十五

五識同依淨色根

白淨色根者指勝義而言惟天眼能見蓋落形質者是淨塵根豈能照物以有勝義根在故能緣境言五個識同依勝義根而起也

九緣七八好相隣

九緣者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此本依種子也眼識具九緣而生耳識惟從八除明緣故鼻舌身惟七除空明二緣故合三離二觀塵世

鼻舌身三識合中取境眼耳二識離中取境觀即能緣見分塵世即所緣相分愚者難分識與根

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以為根識互生也不知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為生識之緣則可謂生識則不可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故也小乘未破所知障於法不了故難分耳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真

佛有根本智有後得智根本智乃實智能親緣真如後得智乃權智但能了俗不能親緣真如如果頭佛已破見思惑能六根互用變起相分復觀相空以不知前五及七八等識遂自認為後得智不知後得智乃

從根本智而得者小乘雖有有理如量二智特其名耳豈真後得智耶即後得智在佛果中猶不詮真況因中乎詮契也根本智無分別所以親緣真如後得智從色根起是有分別的所以不能親緣無分別理

小乘以無我為真如斷了六識分別執便能六根互用以為能親緣真如偈曰小乘果頭佛理量徒有名迷名不知義疑大而起諍五識同一覺是以眼可聞耳不能見色實非本根答答在分別者以故見思破六根即互用彼小不知此未究七八五三者曉然了橫計渠自破既破棄舊法悲哀歸大乘羅什首初師疑什亦有辨一朝悟大理仍復師羅什

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

前五識隨八識轉佛位中第八識轉為無漏白淨識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欲爾現前故云初發則前五識即成無漏三類身者法報化三身中之化身也千丈大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丈六小化身被

大乘三資糧位菩薩及二乘凡夫隨類化身則三乘普被六趣均沾以止息眾生苦輪也

○前八句明有漏後四句明無漏

第六識

俱頌其造善作惡不定之功能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善惡無記三性現比非三量性獨影帶質三境俱通也比者比類而知非者情有理無比度不着也帶質境有二以心緣心中間相分從兩頭生帶本質生起名真帶質以心緣色中間相分惟從見分一頭生起變帶生起名似帶質獨影亦有二一有質獨影五根種現皆托質起一無質獨影緣空花宛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是五塵落謝影子止緣過去五塵與未來變起五塵影子不緣見在五塵也
前生六識攪法塵影子以成今生形種今生又因形起影是來生受形種子今生若能六識作觀破了我執不攪法塵則不受

分段身矣

○六識輪轉三界顯易可知
相應心所五十一

此句是標數性界二句是立名欲令眾生
因名以闡義因義以會理會理以致用致

用在作觀上說致用以體道體道以立德
善惡臨時別配之

六識遇善境時與善心所相應遇不善無
記境時與不善無記心所相應故曰別配
之此特平平緣耳若增上緣則善心勇猛

惡心所俱轉而為善矣

性界受三恒轉易

六識於三性三界併憂喜苦樂捨五受恒

常轉變改易也

根隨信等總相連

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善十一等餘徧
行五別境五不定四共五十一亦相連性

界受等轉易也

動身發語獨為最

動身發語時於八箇識中行相最勝以有

情故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

引引起也滿圓滿也言六識能造業招果
發起初心歡喜地

歡喜地因斷分別我法故

此識於初地初心轉成無漏以斷有分別
我法二執故

俱生猶自現纏眠

無分別我法二執與生俱生此時尚未斷
猶纏縛眠伏以所知障未斷故

遠行地後純無滯觀察圓明照大千

遠行乃第七地也此地以前漏無漏間雜
而生至此地後則俱生二障永不現行而

純無漏相應心所亦轉為妙觀察智而圓

明照大千矣

第七識

帶質有覆通情本

七識於三境中緣帶質境三性中惟有覆
無記性有覆者障蔽真性通六識情故本

八識也通情本故曰相分兩頭生

七識緣八識見分為內自我七識是心本

識亦是心所以說以心緣心真帶質八識

是其本質故七識既以八識見分為內自

我則八識見分即七識本位八識見分緣

色即七識緣色也色非真故曰似帶質

問帶質是帶八識本質而生了然如何是

七識的境八識能藏一切所藏一切根身

器界我愛執藏八識便有境了這境從何

來是從六識來也便知七識原無體位其

相分從六八兩頭而生

隨緣執我量為非

此識於無分別我法二執是任運綿綿故

云隨緣執我

八大徧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相隨

大隨惟八徧行五別境止通慧根本煩惱

止具四貪癡見慢是也

恒審思量我相隨

前五識非恒非審六識審而非恒惟此識

恒常審推思察量度執八識見分為我故

曰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四惑八大相應起

既執八識為內自我則有情恒處生死長夜而不自覺以與四惑八大相應而起四

惑即根本煩惱四

六轉呼為染淨依

八個識俱為轉識惟六識作觀則諸識俱

轉故轉獨加於六識呼七識為染淨之依

蓋六識有分別七識無分別有分別依無

分別起以無分別近無情故

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恒摧

凡一地中具初中後三心即入住出也此

識於初地初心斷一分無明便轉成無漏

為似平等性智以因中轉也無功用行是

八地無分別我法二執至此盡斷故曰我

恒摧乃為真平等性智矣

六識到第八地轉妙觀察智如何七識初

地初心就轉平等智耶蓋六識到觀成後

轉妙觀察智初作觀時轉為似妙觀察智

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

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十地菩薩乃

所被之機也

第八識

性惟無覆五遍行

此識因中於三性中惟無覆無記性緣境

之時相應心所惟五遍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此識於三界九地之中隨六識善惡業力

而生以八識無記性故

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與論主評

此識最微細所以二乘愚法聲聞不信有

此惟以前六識受熏持種斷了見思執為

如理智六根互用執為如量智以無明全

未破故所以大乘論主反覆辨論證有此

識也

浩浩三藏不可窮

能持種子不失曰能藏受染淨等熏曰所

藏七識執為我曰執藏三藏體用深廣故

凡小不達

淵深七浪境為風

八識如澄湛之淵由前七個識攪前境為

風與起波浪耳

受熏持種根身器

此識能受前染淨熏能持根身器眾種子

根是六根身為內世界器為外世界

去後來先作主公

惟此識為總報主

不動地前纔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第八地為不動地此識初至此地纔捨能

藏所藏執藏至金剛道後乃等覺位異熟

者變異而熟異時而熟異類而熟金剛道

後斷生相無明異熟種子方空也

金剛觀智是智之名言其堅利能壞一切

無明有生住異滅異熟空則瞥起一念無

明空矣

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

此識至佛果位中轉成上品無漏淨體號

無垢識與相應大圓鏡智同發起時普照

十方圓明世界

唯識畧解

夫搜剔陰陽之奧囊括造化之精洞洪濛之

源破渾沌之竅起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
深含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夫唯遮境
有識簡心空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
枯滅是以夷斷常之坑塞生滅之路圓影中
道利定因明魔外望絕凡聖共遵耳然識有
八種有心王心所之殊苟非智慧空靈思量
妙絕豈易窺其庭哉阿賴耶識等大略窮其
所由生直以真如照極反昧生滅與不生滅
和合謂之證自證分即如醒人忽爾昏作人
語雖聞而不能了了謂之醒耶又不能了了
謂之昏耶人語又聞此之謂昏醒相半迷悟
之關也此等時節有人喚之則昏隨醒矣不
喚則醒隨昏矣醒既隨昏而外不能了境又
不作夢惟昏然而已謂之自證分此等時節
位無能所冥然獨存也少頃頃種種悲歡
苦樂據能觀而言謂之見分即所觀之所即
相分或問曰見相二分前後生耶抗然生耶
余應之曰見相二分謂之前後生者現量之
中不許有無分別現生分別現量滅矣謂之
抗生則能所弗同也此四分乃八識之本故

有志於此宗者不可不留神焉四分通澈則
八識之綱思過半矣
夫八識四分乃相宗之綱骨也阿賴耶識未
那識分別識眼耳鼻舌身五識謂之八識證
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謂之四分究本言
之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真如隨緣乃成
種種耳夫真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良以真
如清淨初無薰染如何營起隨緣耶於此參
之不已忽然悟入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檢
唯識之書便能了了矣故曰性宗通而相宗
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
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
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
宛然也欲其濟亢早與雷雨斷不能焉是以
有志於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禪宗
敢不竭誠而留神哉惟相宗名義數多若非
心智妙密委曲精搜實未易明也今則取大
略稍論而疏之但粗曉蒙孺耳大抵阿賴耶
識通前眼耳鼻舌身五識當併而發揮之似
覺易明蓋阿賴耶識及前五識皆屬現量又

皆上品果中轉也若第七識第六識則三品
皆具三品者見道為下品修道為中品究竟
為上品故七六因中轉也或曰前五識成無
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
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識相應心品成大
圓鏡智故其前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
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自當即成無漏
矣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識遂成無
漏何疑哉或曰既言八識轉成四智何故却
言相應心品耶對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總
攝佛地一切有為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識
七識六識五識相應心品如次而得智雖非
識而依識轉識為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
智劣識強無漏位中智強識劣為勤有情依
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大乘所緣緣義曰
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
二義者一則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
二則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親挾
者謂之實境變起者謂之假境假境者何即
實境影子也影子者何謂前五識親挾實境

乃任運而緣不帶名言現量中也譬諸明鏡物臨即照原無心也纔覺妍醜現量已滅即落比量矣余是知假境影子意識所緣耳又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亦假境也今安慧宗中妄謂因中無漏五識能緣真如殊不知五識成智必待第八識轉而為根本智然後五識轉成所作智也此中目此智為後得者何也謂根本而後得也以五識及第八識皆屬現量果上同轉故也彼謂因中五識未轉智而能緣真如非妄而何縱於果上識雖轉智第能照俗而不能緣真如故護法師曰果中猶自不詮真况因中乎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二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三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一 四四九頁上卷末經名，〔徑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三

勸三

明 懋 山 德 清 閱

緣起

刻藏緣起

嘉隆間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筭為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公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腸間無須臾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子來自嵩少掛錫清風涇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公為雲谷侍者子訪雲谷于大雲復值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為非三萬金未能完此

衆生以財為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顧之哉子曰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辨心不真真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版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子愚圖之母自歎老漢雖不敏敢為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目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熏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于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為重者誠聰明未啓耳如聰明一啓即知此身幻化非堅此心起滅不常矣既知此矣即乞其頭亦歡然願施者況身外阿堵物耶於是法本輩化弱為強轉狹為廣視刻藏之舉若壯士屈伸臂耳了無難色然猶未舉行也及密藏開公問法於老漢因而囑以刻藏之事開公曰易梵筭為方冊則不尊重無乃不可乎子破之曰金玉尊重則不可以資生米麥雖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養生使梵筭雖尊重

而不解其意則尊之何益使方冊雖不尊重以價輕易造流之必薄于普萬普之中豈無一二人解其義趣者乎我又聞之我法如塗毒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無論有心無心聞之者命根皆斷若然者不惟尊重供養者有大功德即毀之誇之之徒終必獲益且娑婆度生以折門為先攝門次之縱使輕賤方冊之輩先墮地獄受大極苦若則反本反本即知墮地獄之因知因則改過改過則易輕賤為尊重是以攝之不可則折之以折之之故則見有地獄既見地獄則痛想天堂矣由信天堂而信佛故尊重與輕賤乃翻手覆手耳老漢但願一切衆生輕賤佛法墮地獄中因地獄苦發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筭為方冊則廣長舌相猶殊勝萬萬倍矣子何不智若此乎於是道開問子言泣涕俱下跪而發誓曰謹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自今而後藏板不完開心不死由是觀之則法本道開不才老漢及現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

化身也

募寫大士緣起

夫聖人無常身以眾生身為身如片月在空影臨萬水有見不見則水有清濁非無月也我觀昔大士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獲二殊勝成三十二應使一切眾生心水清淨者隨緣而得見月馬由是論之則菩薩眾生初非有別以聞思修薰之即得入流忘所圓通妙應以貪嗔癡熏之即順無明流墮諸趣以故菩薩憫其同體即所自驗方救療羣有駕大慈悲分身散影隨類利蒞滇南清上人一日病幾死夢觀世音勸其念自性佛遂瘳由是發心圖大士萬身普施供養報菩薩恩信入意地情見乎辭余見其涕淚俱出而作是言因慨焉為之述此夫清禪人以篤疾為水得親菩薩清涼之月達觀道人聞其言即直下不疑則以不疑為水亦復見之願諸淨信各各若我直下不疑則菩薩清涼之月在在而見雖然眾生業重不疑為難且向第二門頭往生柱樂共觀彌陀聞無

上法音又昔門中最方便處也

錢鉢緣起

大哉佛鉢其來遠矣過去諸佛不可數極現在諸佛皆親執持未來諸佛非鉢不食佛尚寶惜況比丘乎去佛既遠戒法凋零凡沙門釋子住家者多乞食者少而乞食者復率操瓢不知持鉢所在名藍真宇聚徒講演安禪集眾千指萬指未見有鉢食者夫鉢者聖人應量之器量我量物如函受蓋如黃鐘之律應氣不與故即飲食而調心心調而物物化化而善廣遠則兼利界外近則澤布寰中故曰一夫全德道洽大千也然則鉢者利已利物大法所係豈細物哉乃今忝為佛子者食非鉢食飲非鉢飲蹈蓮花面之迹壞菩提身之根飾偽以亂真憑虛以構偽邪風競扇淳正遭讒於是幻子愷公痛正像之風移慨教流之日薄遂披尋律藏精考鉢儀以為泥古則不近人情徇情則乖于古式瓦鉢則危脆易損金銀則侈奢非法惟錢鉢堅朴難毀易辨而末法比丘心行蠱浮時又艱儉故獨宜

馬鳴呼羅睺洗鉢鉢碎為五自茲律分五部

宗尚不一戒珠失掌比丘不持戒律比丘尼

等不行八敬持應量器遊行酒肆或入姪舍

種種家醜如來懸知蓋嘗閱痛其陵夷迄今

戒壇生草衣鉢蕭然且不知鉢為何物矣嗟

乎既為佛子當報佛恩報佛恩中復有緩急

自非英衲孰識時宜愷公以法器莫重於鉢

發心造錢鉢五百口隨緣乞之備仗

皇靈鉢功就緒則上祈聖算下祝民康惟願

正法昌隆魔風殄息繩繩法器萬古無殘

栖霞寺定慧堂飯僧緣起

佛法者心學也然紹隆佛法者僧也故薄僧

者非薄佛薄自心也夫自心者聖賢由之而

生天地由之而建光明廣大靈妙圓通不死

不生無今無古昭然於日用之間即之而不

可入離之而不可遺在眼而見在心而知境

未對時圓滿獨立百工得之而技精聖人得

之而道備不難而易見觸事而冥契而人薄

之故日用而不知焉昔達觀禪師行脚時

至吳中日勢稍晚投宿律居士者弗納師責

而歎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減由是觀之穎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怒至此蓋非自安實痛佛法之衰心學之不明故也予以是知飯僧一事功德最大以資培佛種小則廣植福

因今栖霞禪堂主者雲峰編上人有志飯僧惟是連歲薦餓力不稱願靈堂如舊青烟寂寞來者悽然余目覩其事心甚哀之既而為其倡百人之緣一人歲施米十斗十年為限無論豐荒緣不可斷嗚呼去聖時遙世道交

喪誠慮非遠所重者不重所輕者率重焉夫至重者自心也開明自心者佛學也傳佛學者僧也僧來而不喜薄自心也人為萬物之靈乃不知重心學其可乎哉因書以告四衆云

積慶菴緣起

寒山子詩曰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世之高明者無論今昔皆味之而不能忘豈不以其天趣自然即物而無累者乎萬曆歲癸巳中秋遠觀道人以問疾毘耶維舟當湖既而

太宰陸居士疾少差亦放舟顧道人于案山之陽案山距積慶不十里許太宰公季子適與毛修之相視而笑曰案山水富而竹貧積慶水貧而竹富安得有神通者掬當湖之水注積慶老禪鉢中移積慶之竹于五老峯下

顧不美哉子聞之曰道人受性慵懶亦無奇特神通不暇掬當湖之浪亦不暇移積慶之篁何不放舟積慶飽其空翠歸宿案山不亦可乎既至積慶則苦徑幽然修篁澄碧椽敗屋老菴宇蕭條道人謂二三子曰道遠乎哉

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故曰仁者見之以為仁智者見之以為智夫厭喧趨寂者親白雲幽石而通玄醉榮刺空者聞花館笙歌而忘倦惟得自心者喧兮寂兮榮兮辱兮無往而非心兮蓋獨立則無待無待則無外

無外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無我所若然者積慶之廢興成敗譬夫水之興波波之復水耳雖然道人願諸賢豪君子舍夢中財履空中境即相冥真從緣得旨則積慶尾磔荆榛琅玕古木皆諸君廣長舌相也敢不勤之時慈

航渡子稽首余前曰大師深慈為此菴施竿頭三昧增光存政寧弗拜謝

徑山佛殿緣起

雙徑冠世絕境也自崑崙南來翱翔萬里越天目而遠逸隱隱隆隆雄雌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溟而雙溪一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振于五峰之間世為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果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為俗轉矣夫經

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為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眾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即此而觀眾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于無夢中作夢更于大夢中強為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幽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設修殿嚴像藏主

已諾會病未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本公今復遷化則向來所舉似同說夢故某與眾僧不憚勞動今更強顏來禮和尚所願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癡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曰公等此來既不爲自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一轉語舉似公等公等答得相應即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揀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時諸上人俱以默荅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崖旁觀不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廣打葛藤國一大慧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須覺中着到管取徑山大雄寶殿刹那成就諸祖殘棋移星換斗唯時王內輪于比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柁攬撥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大衆擊毬而請唯願和尚發大慈悲勿孤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噫雙徑五峰江海秀瀨陽江澈影重重相違其問誰家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湖州府弁山圓證寺募四萬八千彌陀緣起

夫四十八願者乃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有思惟心測度之即一願功德尚難信受况四十八願若廣大無極迂濶無稽者寧不爲之驚怪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即之於事皎如日星夫何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影爲心無論貴賤榮辱逆順窮神殫慮勞骨弊形奇智異謀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自在者不過未能窺破身心耳是以大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示無邊之勝照廓其心境使一切衆生肅清慧日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悲

夫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冥然莫悟局執於臭軀殼上甘陷于妄想夢中初不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人果靈乎不靈乎余萬曆庚寅歲結夏於留都攝山棲霞寺以七月旬有二日有斷手僧如林者來山白余曰我斷隻手不爲名聞不爲衣食我聞阿彌陀如來有四十八願願依數請四十八員真實持戒求生西方禪僧各頂戴梅檀彌陀靈相於晝夜六時精修淨業無限年月以畢生爲期奈何事大力寡無以感人故斷隻手以表寸赤願乞一大檀越捨千金爲我開疏惟願大德決我凡心余聞其言愀然久之乃謂之曰斷手不難捨財難耳若不聞衆生捨財如割身肉乎苟手斷心僞願豈易尅哉且連歲海內饑饉不勝有能慨然施千金者恐無是處不若遵彌陀本願化四萬八千人各乞銀一錢積少成多以集事不六可乎雖然諸佛不可思議衆生亦不可思議余非具他心聖人安敢妄言請以初願及次願拈關於佛佛許可者即奉行之斷手僧謹置闌

於如來慈鏡光中泣涕以禱信手拈之即得
次願遂索余言撮叙發心大槩徧告十方媿
余不能文不敢贅言於願尾堅辭弗獲免又
雲臺居士余之故人斷手僧又居士往所信
者故書此以慰存沒云雖然佛事人情初非

有二顧其用心何如耳若如法藏用心即人
情不異佛事也若衆生用心即佛事不異人
情也余慨如林上人朴實真率能不惜形軀
斷手自盟於四十八願願四萬八千人尅彌
陀之果視余一瓶一鉢獨善其身何啻蹄涔
匹乎滄海上人慎而行之天必祐之今太宰
公已爲四萬八千彌陀之領袖則見賢思齊
者必雲然而和之矣尅願奚難哉

吳江聖壽寺緣起

即花尋春者春未必在花即水尋魚者魚未
必在水雖然離花而覓春外水而求魚又豈
可得哉故道不在迹道豈能自彰教不在人
教豈能自弘如來之道猶春也天下名藍眞
宇種種教迹則花也吳江聖壽寺肇迹吳赤
烏年間今數千百載猶巍然獨存于荒廢之

餘趙宗伯聞而惜之適與道人及此因緣
之創五百人緣集茲勝事蓋憐花存春之意
也若夫教海濤生魚龍聽法又道人末後句
耳

迎無量壽佛立像緣起

釋迦文佛成道已思惟所親未度而度衆生
非師範人天之則遂昇忉利爲母說法以優
闍王想佛成渴命三十二匠往地居天刻佛
三十二相請歸優闍國供養此像教之始也
萬曆庚子冬有始光居士自閩之杭訪雲栖
株大師因見大師所供無量壽佛立像殊勝
精神慈注瞻禮之間使衆生染習于不知不
覺之頃忽生淨想居士默謂曰吾安得如此
像供之家菴以酬夙願訊之則刻匠已死大
師望居士眉宇之色欲像之心有不能割者
謂居士曰此像亦易得匠者云亡貧衲爲居
士別覓一匠刻之保任不減先刻者居士遂
五體投地捐貲付托于師約明年四月迎像
不幸株大師蹈湯火之災像不如約屆期居
士果違手足來迎大師謂衆當即以山中原

像應其請像可再雕言不可食既而某迎像
出山適當道蝸集買舟不得偶有一船泊于
江許迎像者問舟子曰舟可載人否曰否曰
船不載人欲載何者舟子曰余以待佛迎像
者異之謂舟子曰專欲汝舟載佛耳舟子欣
然許諾昇像舟中禮供甚虔云此佛前一夕
已徵余兩人夢矣至姑蘇又將易舟所易舟
子夜復夢金人來舟中像至宛如夢中所見
無不驚異蓋與前舟夫婦所得夢景正相符
耳還家安立淨室觀者雲集奇哉斯像謂之
木佛耶善使人夢謂之肉佛耶諦視之揣摩
之則木佛也嗚呼木佛善使人夢世則疑之
肉佛說法世則不疑如以唯心觀之木佛肉
佛兩者未嘗非心也以未嘗非心之印印世
之疑與信果有疑信耶果無疑信耶天機深
者于此印了知不疑則大之天地多之萬物
及于虛空皆納于立像一毛孔隙毛孔不窄
天地萬物不多于不窄不多之中六塵內遂
舉一塵問天下黑白此塵謂自生耶他生耶
共生耶無因生耶黑白中有能轉此語者渠

臭皮囊不異立像供之無倦

募書金字華嚴經緣起

余聞華嚴大部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每慮其廣大衆多不能於此生窮之矣及讀唐譯華嚴經偶得一偈

十三

不勝踴躍慶幸偈曰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法

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此偈總二十字

而大部華嚴包括無餘毘盧遮那此言光明

徧照一切處願力周法界蓋法界有十謂佛

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

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

法界是也然地獄以十惡五逆為花餓鬼以

慳吝刻剝為花畜生以愚癡亂倫為花人以

根本戒為花修羅以十善好鬪為花天以未

到定十善為花聲聞以四諦析色為花緣覺

以十二因緣還滅為花菩薩以三學六度為

花佛以萬德周圓為花嗚呼東方出聖人焉

西方出聖人焉上古出聖人焉後千百世出

聖人焉凡所作爲未有無花而有果者也我

無十惡五逆則地獄誰入我無慳吝刻剝則

餓鬼誰受我無愚癡亂倫之行則畜生誰作

我有五常始得爲人我行十善而好勝則不

免爲修羅我能修定廣行十善則當生天我

修四諦析色明空必得聲聞我作還滅之觀

終登緣覺我行六度長劫無疲定成菩薩我

三惑未斷萬德周圓必圓證妙覺此名實之

徵也如我一念不生則十界無地凡馬聖罵

鏡中眉空中花耳雖然恭須實恭悟須實悟

則華嚴四法界不在八十一卷而在我日用

也如恭悟未能且從八十一卷語言文字檢

名審實實審則義精亦非分外四法界者理

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

是也理法界則水外無波事法界則波外無

水事理無礙法界則波水無礙事事無礙法

界則波波無礙以水言之則謂之理以波言

之則謂之事以波水言之則謂之事理以波

波言之則謂之事事是故善用其心者即一

塵而入四法界如因一枝花得無邊春耳況

此經八十一卷言言皆枝字字皆花有智勇

子或因一枝一花而得無量春光則荆棘蓬

蒿未始非春也荆棘蓬蒿六凡之譬也如花

如枝四聖之譬也荆州府江陵縣承天寺有

了初善禪人以爲古人剥皮爲紙析骨爲筆

刺血爲墨而流通此經欲凡有知覺者即文

字語言而入華嚴法界善雖不能流通此經

願以莊嚴此經爲佛事藉此少報四重之恩

不亦可乎於是發心募衆共書金字華嚴經

一部併繪觀一卷如勝事慶感願凡書一字

一言一葉一卷乃至十卷八十一卷者皆仗

此因緣如因一花而得無邊之春因一言一

字而盡入華嚴法界此禪人發心莊嚴此經

之願也索子數語爲前茅子願凡諸黑白賢

豪皆當見作隨喜然衆生舍財如割身肉苟

無卓見隨喜之緣亦不易結禪人當作剥皮

析骨刺血之想則一錢半錢不可誤用況多

錢者乎善禪勉之

山東東昌府鐵塔隆興寺化緣文

東昌東郭二里許有寺曰隆興肇自洪武初

乃祝聖道場也地勢幽朗高林垂陰古塔昂

霄鐘梵流響或悲風塵而登臨者頓覺煩襟

洗然徘徊卒不忍去良以如來說法權實迭唱或以香飯為階梯放光為舟楫寄文字以傳心施棒喝而啓悟乃至樓臺礙日覺路鋪金通而會之無非廣長舌之波瀾也大凡人情無常善惡從境故以善境誘之則善心生

惡境薰熒則惡念起聖人有見於此弗吝慈分身散影應賢垂軀飾以奇特莊嚴廣以無邊妙刹使夫衆生磕着撞着觸處善境宜移其習密化其惡所謂鑄頑成仁陶癡為慧者也或者不達此意以浪費民財短之是數

二五而不知十也夫行一善則息一惡息一惡則省一刑一刑省於家十刑省於里萬刑省於國謂之無補於治道可乎隆興大殿及文官旁宇廊廡且以年深日久風霜剝摧頹極甚若不修整非惟祝聖失古即廣長舌環說法器踐而雷音亦無聞矣寺僧覺蓮課公大概於茲乃謀諸侍御傳居士并一切黑白賢豪誓續善緒余甚敬其識卓見殊以故綴數語代為十方白云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為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言凶焉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

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相哉鼻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謂之臭味法身觸法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為上財施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某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僧某禪人搆閣供養求為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所心而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哉未法衆生福薄凡業勝事多難少易其其勉之

楞嚴寺五十三叅長生緣起

楞李楞嚴以嘉靖時倭奴之變寺因火之於是清涼寶地翻成熱惱之場曠古名林遂為游晏之所識者慨萬層閣有豫章密藏開公乞食城中以為長水靈迹豈當久委草莽乃不辭寒暑而舊物始復雖正殿緩之未建然有靜室可以藏經版有雲堂可以安法侶有香厨可以供饑粥晨昏禪誦異口同音擊磬鳴鐘祝延聖壽願吾君明齊日月算等山河五穀豐登蒼生樂業此林下道人寸志也嗚呼一旦既廢熱惱之場復為清涼福地游晏之所今為更始名藍微開即則曠古祝聖之壇幾為有力皮矣雖然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設微鶴林築上人佐之寧即功成速若是乎至於諸大金湯不避嫌疑不顧毀譽併心護持始終如一雖給孤復生龐老再來不是過也余固不敏感金湯護持之念開即鶴林寒暑之勤倡善財五十三叅之緣究五十三善知識無論黑白男女但聞緣發心見作隨喜者請一人施米千升充楞嚴十方聖凡

長生供養庶幾無負吾君育生之恩如來法乳之惠金湯護持之力二上人恢復之勞也疏

刻大藏經疏

大覺示生順機緣而應質聖人制誥愍同體以垂慈大夢雷霆幽霄日月揭萬古之昏蓋活羣靈之慧根半字滿宇宛轉剖本有之光

大身小身方便現圓迴之相道高則聲聞自遠義備則圓照無虧理不乖事闢凡聖之正因色不異空杜魔外之邪見滋多生之淨種破五使之疑情曰深曰淺總就路以還家若見若聞俱立地而成佛是以補天地之玄化廣君親之至仁挽回薄俗之風啓迪高明之習合乎大藏別覓真乘何啻饑寒棄捐梁纒或以釋迦非我國之人而不從其法抑不思文王亦西夷之產奚以被其風渴不辨泉醴無擇飯迷方固當問路愈病必事求醫乃智者之所尊不智者之所棄從長爲善舍短稱賢泥塗可以致雲霄行潦可以通滄海故刺血爲墨者非無知而作剝皮代紙者必有見

而然在昔固有英賢當世豈無豪傑是非曲直義理淺深譬夫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然非韓愈歐陽修之排斥昌致契嵩洪覺範之發揮陽擠陰助權抑實揚天風起而雲翳消時雨降而枯槁茂爰自運有通塞法以升沉玄奘求經于印度必也唐文皇之朝懷遠鳴佛于洛陽宜乎宋仁宗之世况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於通訓則頒金湯之詔在會典則列墻壑之條故曰化頑凶而益王綱利善良而資帝道義林幽邃俗世罕聞王臣無受無憎慈庶宜崇宜正捧王言之煥朗識聖鑒之淵微豈不以功高世憲道格殊方者哉用是吾道闢法本不揆下愚遠追德意誓刻經律論之全藏願報佛法僧之至恩力微而滿願爲艱事勝而資檀須善或十函五函量緣而裹刻或一部兩部隨意而樂成大地慈雲普天甘露一字之功贊揚之莫盡半偈之益思議之難窮乃知常啼東請善財南詢皆重法以輕生亦知恩而報德直以身爲如來之牀座豈若手持菩

薩之慧燈衆生造罪愚昧先之居士利生智光始也萬行波騰離般若則終歸苦業六通雲變含漚和則俱墮偏空慈母周旋百主未喻佛子之用心良友曲照多方庶衆至人之護念流通大藏希觀勝因或貴或賤共成堅固之緣無親無疎咸作難遭之想終期克濟永用宣流

廣諸祖道影疏

華鐘匪叩則音響不流寶炬未燃則寒光匿耀故歸依佛祖藉有刑儀即像道存雲傳貴廣願身星布影徧寰區譬一鐘聲多人夢破如分燈燄大夜常明矣洪武間黑白中好道者繪華梵諸祖道影自大迦葉尊者而下至國初耆宿百二十尊藏諸留都之南牛首山其精神慈注風度高簡非靈臺空清妙思通幽者未易著筆也萬曆己丑開侍者省余於金壇于觀察北園且西發清涼道出石頭余曰牛首諸祖道影往曾于祖堂塵壙中檢得六尊若雲開月露光華照人咨詢其餘寺僧曰均藏牛首余懷此六寒暑矣弗能忘汝無

却勞披暑一行或可理也對曰謹奉和尚命隨策杖往果得靈相會太宰陸公見之喟然歎曰是當儼臨人天光映羣品奈何歲月浸久凋殘若是聖人未減度時吾輩業重垢深不遑近事茲覩道影何啻親承得丹青家妙契其真者臨寫十部散布十方永作供養分輝進耀普照昏衢顧不大哉開侍者慧太宰議慨然任之太宰首臨一部金沙善雲居士于九部中隨寫一部餘尚未得其人開侍者跪而請曰願和尚疏是因緣令諸善信生大法喜合併勝心成此希有舍曰善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及者由影得形由形得心由心得道若然者則百二十紙和尚不動舌根為天下人漏洩家風不少也

又

夫有自心則有虛空有虛空則有天地有天地則有山水有山水則有道場有道場則有諸祖有諸祖則有道影是以由道影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辨道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自心者可謂尋流

而得源矣若然者則大如天地雜如萬物皆諸祖道影也豈待索于僧繇道玄之筆端然後謂道影乎哉雖然凡心鄙劣未能觸途成觀須憑勝相故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

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粗濁腥臊交遠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以此觀之阿難佛弟尚觀勝相發心況凡劣者乎故諸祖道影不可不廣也雖華梵殊土其天容道貌精光炳燦使人瞻之塵習頓空即相會心千古且暮與諸祖周旋于大光明藏中微道影孰能至此留都牛首山藏諸祖道影一百二十尊以歲久紙故色勞將至零落于是某人誓願廣圖祖影徧流天下惟善男信女觀影開悟共証自心云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聖人無常心以眾生心為心大覺無常善以眾生善為善眾生既有此心即具此善如心本不有善本不具雖聖人設教大覺垂形何

異乎誇錦繡鼓琴瑟于聾瞽人之前哉是以聖人設教不可不周大覺垂形不可不廣也然教有淺深形有大小千變萬化染淨無常要而言之不過開眾生本有之心熏發本具之善而已常熟縣郭中慧日寺西方殿既已

鼎新而像設未備果林禪人發心造阿彌陀佛像輔以觀音勢至二大士像意在為緣廣普像雖三座願結萬人之緣人乞三分以訖其事有願獨造者禪人正色告之曰真捨最初一念意在緣普雖屬大檀盛心不敢奉命紫栢道人聞而嘉之遂述此以告有緣者流

芳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逢緣勇猛見作隨喜慨然樂助結淨土緣培成佛種豈惟不負禪人最初一念亦人人本分事也此片勇猛隨喜之心本非天降亦非地生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故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有事佛有理佛理佛聖凡平等愚智本具不因成佛而增不因為凡而減惟有事佛必假緣熏而顯事佛既顯理佛

即圓事理無虧是謂究竟故曰佛種從緣起所以聖人設教貴乎必周必廣者以眾生染淨無常熏發成種故也果林禪人方將以彌陀之願觀音之慈勢至之悲普惠一切有緣如一燈光傳百千燈以至無盡所謂萬人緣者乃無盡燈之嚆矢耳

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者界則五蘊六入廣則十二處十八界也初長水瘡禪師讀首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疑而不解及恭瑯琊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瘡師于是疑情頓釋釋構李疏此經譬夫禹之治水循其性而疏之古今稱絕唱馬茲寺自宋迄本朝時雖代謝慧炬常然像設莊嚴香臺靜宇昭映日月而諸方龍象道長水者必懷香入郭探尋靈跡慈弗忍去蓋禪師行化之地精神所存故也嘉靖間寺廢僧徒散逸珠林寶地鞠為邱墟余過而哀之無何豫章開印擁錫東來遂有恢

復之舉既而諸縉紳先生高其義羣然和之誠通造物枯木為之重榮甘泉為之再湧于是禪室粗備香燈續明唯大雄寶殿尚有待焉敢告四方賢豪見善隨喜勝因宜培嗚呼瘡師因讀楞嚴而生疑因疑而恭瑯琊頓悟清淨本然之心遂為百世心宗之祖然瘡師所悟之心豈外諸君子日用昭昭靈靈者乎特迷悟一間耳故迷之則清淨本然遂為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悟之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未始不清淨本然也由是觀之則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不究竟堅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諸君子凡有樹于楞嚴者如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辨者施言藝者施伎有力者之金湯孰非究竟堅固者哉

憾薦牛鹿疏

夫忽生之前我尚不有喚誰作業有業有酬是以造善則升造惡則墜墜極思本本于惡因翻然改圖惟善是務墜因始杜福報油然人天途開鬼獄緣薄墜者日升升者日多多寡相資升墜無已某披搜聖斷罪福昭如凡

有所辜敢不憾薦萬曆甲午八月之初掛搭匡廬忽構瘧疾寒熱交楚神識煎惶將百日常餘幻質憔悴氣力衰微畏寒服皮兼飲牛乳皮則九鹿牛乳百斤服飲之飲竊生慚愧濫充佛子道業不修慧不勝癡致此重罰猶借毛族身分資生苟不仗佛慈口讀內典心生恐怖罪花難凋福果非香于是始服鹿皮即發願心一皮轉妙法蓮花經一部九皮九轉酬乳惟三願彼牛鹿乘此法力解脫毛羣生人天界英特超朗福慧並深不忘宿命常思德本委肝葉腦竭生畫誠痛念我思忘我資已護持佛法昭廓人天扶升仰墜虛空有盡彼願無窮福慧為航廣載一切凡有知者彼岸咸登某今幸身體康強精力如舊若忘初願有如梵川於是洒掃館室張掛如來儀容然燈燒香朝暮勤劬無敢懈疲口讀妙法心注妙義身體蓮花三業清淨憾摩牛鹿傍生罪戾如湯消冰現業往因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生生世世我為其師牛鹿為子現人身身推邪輔正轉大法輪震大法雷十方三世

微塵刹海凡有情處願力悉充如空充滿雖有聖智于色邊際揀毛許色相決不可得故色充滿即是空充滿又如水多水多泥多象大水深濕深我發是願牛鹿如船我如明月船載明月歸宿無得不勝慚悚仰千三寶證明謹疏

本空上人住西庵飯僧疏

夫公私無常心忘已為人則謂之公忘人為已則謂之私公則無為而不大私則無為而不小故以廣心施一針則福德難量以狹心施千金其福德亦有限也由是觀之則作福聚德豈惟富貴者能之而貧賤者不能耶願其施心廣狹何如耳通江橋西百步許有華嚴菴者乃太宰陸公司冠王公捐俸買廢菴而延本空上人飯僧之所也五臺奔州二公現宰官身猶為客比丘計若此况吾曹乎佛言住家比丘見客比丘來不喜者是我法滅之兆夫喜與不喜公私判然我曹苟有把菲蓋頭痛以佛誠警心則法將滅而復昌熾可期也本空勉諸

代大眾止雨祈晴疏

伏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三言感格五福成臻茲者淫雨連綿田疇漸沒百穀將腐黎民絕再生之望一人憂惶溥海增有死之悲溝壑幾填之時性命未殘之際痛省水滂之災

日外無青光輝之錫心上有微故眾生不貪水滂無源眾生不與元早無本情遷而後有凶吉心動而後屬陰陽今某等扶青有方塞源有土仰仗佛法僧三寶威神之方君親師三敬精到之誠合捐淨資營辦微供然香課經禮懺兼洗人我之愆尊卑之罪伏願上天俯察赦難解之刑賜易求之福天風忽起羣陰掃盡而無遺曠日頓生萬物均輝而共戴再願聖主算餘天地臣佐福等山河自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合境之內比閭之間無擇長幼共享安康

募寫十六開士道影疏

夫形之與影未始不相因而有也亦未始不相因而無也然則有無之初有不相因而有有不相因而無者存焉明矣世人徒役于有

無形影之間流而忘反以真為假以假為真眾患生焉聖人悲之即真假而設方便以為從有形可以入無形由有無可以入非有非無入而全之則向之所謂存焉者昭然在目也雖然形近乎有影近乎無近則易入是故

聖人形化而影留使天下後世即影得形即形得心即心復性亦猶從有入無從無入不無者也今有人誓寫十六開士道影三十餘堂徧散寰內名利供養之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或因此而得復性則生是心者豈非大慈乎哉說者以為影不若形形不若心心不似性何不即以性示安事影為是不知由粗可以得精由精可以入妙若然者則粗為入妙之嚆矢明矣達觀道人聞而悅之乃張大其說以廣勸知此道者共成勝事云耳

盧溝橋資福菴募資常住地疏

盧溝橋東資福菴菴中守心老禪鑿土得泉泉鳴如雷眾人皆驚不移時鳴止唯寒流湛然來源莫測其深淺老禪汲之普施四方往來渴之者然綆短井深慮不能久遂斫木為

輪合輪為穀利有用無以人役畜輪名般若
衆名福海人畜俱名菩薩老禪意者以菩薩
運般若輪汲福海水周濟十方無論貴賤人
畜有心無心凡沾消滴者皆得發明自心同
登彼岸托蓮華中親近彌陀蓮觀道人聞而
悅之悅而隨喜之喟然嘆曰大哉是輪軋軋
福海上下無常虛而不屈守心老禪以無盡
願力持之運而不窮則其功德豈可心思口
議者歎於是為之倡一百七十人緣買地四
百餘畝用資常住使般若之輪福海之水潤

沾一切終古無息伏願見者聞者於此因緣
生大歡喜生大感激慨然破慳舍囊施如意
珠共成勝事顧不美哉

方山李長者像前自卜出處疏

伏聞佛祖聖賢凡出處處必隨宜而然若
不隨宜則機不逗物於教於法於自於他皆
無利益某自惟發身於荒寒絕俗於倉卒乘
虛入實弄假成真此心此跡一切顛末人雖
不知自決了了且佛祖智鑒前無量劫後無
量劫現前無量事如秋潭無波湛徹三際微

雲度空纖影弗昧自然其平生好醜皆在照
中然而果見地雖則無疑而現行思惑逢絲
觸境智劣識強每墮愆失自惟出處未即判
然何者願在身命易捨於教無益於法無補
如是則出不如處也又念祖道荒涼陵遲不
忍受其恩而不能捐軀報德寸心難安如是
則處不如出也於是於某年月日躬詣長者
尊像前焚香疏意拈闍闍之伏惟長者不吝
慈悲為教為法為某判然一決出處敢不奉
命不勝惶悚以聞

喜禪人然指修檀溪寺疏

吾悲世之人知有昨日知有今日又知有明
日若以三世詰之則曰不知也殊不知過去
世即昨日現在世即今日未來世即明日故
曰昨日今日與明日是名小三世過去現在
與未來是名大三日可見今生富貴者必從
前所修而來現在貧賤者必從前所不修而
召然有前修而富貴不能榮者前不修而貧
賤不能累者此乃富貴貧賤初無增減者也
此兩者知其修而不知其不能修者是謂福

人知其不能修者而初無所修是謂智人惟
佛與諸大菩薩始二嚴供備檀溪寺昔道安
祖師率襄人修智福之所邇來凋落不堪有
真喜禪人雖有志修建顧福德涼薄無以感
人乃以指為燭然而供佛且誓曰喜若心真
勝事必克喜心不真勝事難成吾聞襄之僧
徒僉曰喜禪人然指修寺非為衣食勝事無
終神其無靈于四月二十四日再遊檀溪適
值喜禪人察其眉宇知其心真遂書此仰白
十方云

施堅固子及頂骨莊嚴佛像疏

恭聞七寶布施滿四方空福德無邊終歸生
滅全身頓捐等一芥子慧光圓極契契真常
是故雪山菩薩不以微軀慳惜得法於形骸
之餘善財童子不以百城迢遙滿心於烟水
之聚倘非憂深慮遠願終難克必須誠竭思
窮道則易成然煙機不斷血肉化腥臊之物
欲習頰枯皮膚成香潔之珠心有粗精塗分
香臭苟悟一念未生之始聖凡誰名痛觀四
微初借之時男女始兆故萬寶之海惟舍利

爲君堅固爲輔良以無生未達緣生夢寐若
 了緣生腥臊不朽天地毀而堅固無損世界
 空而舍利常光比丘可九頓首於釋迦如來
 及文殊普賢十八阿羅漢像設靈燭之中布
 施堅固子三十顆頂骨三十圓永安於主伴
 五腑之虛所願弟子可生世世在在處處
 升沈交加之際凡聖互聚之場見思未斷常
 以比丘身承事三寶如影隨形如光隨鏡影
 逢陰滅光受塵封吾此願心精持堅寂非同
 光影滅處愈彰封時愈照幸而見思惑斷一
 切雜身隨類弘法無敢疲厭更願施我堅固
 者施我頂骨者我所積福慧皆迴向施者并
 一切衆生福等佛福慧等佛慧我願始滿我
 聞無論僧俗凡修福慧福慧十分國王得四
 分修者得六分何以故皇帝爲世主故作福
 慧者若不仰仗世主寵靈護持之德欲作一
 毛頭福慧終不可得是故修福慧者無忘君
 恩親恩師恩施者思善友恩如忽略忘恩者
 寧惟作福慧難成即人身易失壽命不長百
 凶交聚萬吉自消我故追思種種之恩五內

如焚一心悲痛代發種種願心伏乞十方常
 住三寶釋迦如來十二部經橋陳如尊者一
 切聖凡護法靈聰共垂證盟又願發願之後
 當今
 聖主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四海清平萬民樂
 業生身父母光生於朽骨悟達於遊魂可再
 九頓首不勝慚痛謹疏
 度麈疏
 伏聞如來明誨比丘不得服絲綿絹帛靴履
 裘臄茲可久瘡之餘精氣少損形骸羸弱動
 止畏寒苟不以皮革藩屏則江風夜露恐難
 支禦於是賈麈皮若干張緝下衣一條聊防
 先患雖則律有開遮持犯之款然內心終不
 自安切念麈類生前黑業牽連死後慈門無
 路命殘箭網皮碎刀針今既用其氣分將來
 瓜葛難辭若不預期超拔作緣未必無階所
 以用一皮爲其口誦妙法蓮華經一部伏願
 仗如來之慈力妙法之威神麈等開迷靈於
 刹那梯覺路於般若自知作佛如鑿井見泥
 發願度生即窮子得寶

祈雨疏
 恭聞聖人無常心衆生無常習願在感應異
 若則機教生焉譬如醫無常醫病無常病醫
 病相扣而精粗始辨故病以寒者治之以寒
 藥病以熱者治之以熱藥如衆生有無量病
 佛爲醫王亦有無量藥世有亢旱之憂如來
 則不愜實力之應又此實力者非但如來獨
 有亦有天實力地實力聖實力凡實力龍王
 實力龍王眷屬實力併一切鬼神餘部等實
 力所以雨不求則不降衆生不感諸佛不應
 然諸佛中有大悲雲生如來者深愍衆生亢
 旱之苦禾苗不秀則穀飯無本穀飯無本則
 衆生生機絕矣於是大悲雲生如來發願救
 之故凡有亢旱之處稱此如來名則如來大
 自在實力三昧之用率諸聖凡種種齊施實
 力轉枯槁而爲滋茂即亢陽而爲甘霖伏願
 大悲雲生如來不違本誓俯應羣機三草二
 木一切百穀普救焦枯並得秀實謹疏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四五〇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七」。
- 一 四五三頁下一七行第一五字「六」，徑作「亦」。
- 一 四五八頁下一六行末字「形」，徑作「名」。
- 一 四五九頁下四行第一三字「飲」，徑作「餘」。
- 一 四六〇頁下末行第三字「之」，徑作「乏」。
- 一 四六二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勸四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序

金剛經白文序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光續焰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墮雲霧蓋常思其故學問尚理謂之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得現前自心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狐涎沁於識海而經曷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冥冥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之關心心不斷如醉之於酪如麴蘖之於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緣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鑑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弛擔開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劫熏緣緣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卧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錄至此未

嘗不流涕交頤扼腕而痛不已也今刪分數刻經本文如來之旨靈廓天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鑑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既出乳中決矣

石門文字禪序

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藥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故實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數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儀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逮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嚴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憂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禪夫齊

秦構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卧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為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擷眾芳諱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橫心所見橫口所言闢千紅萬紫於三寸桔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即於此放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味並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數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即今流布踈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為破顏者

重刻智證傳序

大法之衰由吾儕綱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豎子掠取古德刺句不知好惡計為已悟僭竊公行可數也有宋覺範禪師於是乎懼乃離合宗教引事比類折衷五家宗旨至發其所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書以智證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證不足以行賞罰蓋應用全方能荷大法也

尤覺範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讀此書直究綱宗行祖今斯不負著書之意即未能洞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總未能即酬覺範之志亦覺範所與也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間錄與是書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於中甫比部復捐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麟禪人刺血跪書華嚴經序

吾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毘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微細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真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糾土塵毛染淨等刻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惟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着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舍大千

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人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卧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游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德性彰德性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其猶融會萬派吐納百川故德用無邊惟心現量恒沙佛土即目非遙不涉途程而頓證者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斯則六千道成於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目前豈爲智眼信乎龔替封部識情非上根圓器其孰彷彿之故曰衆生日用而不知苟知之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爲法界之真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之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行而

有餘如是則非智眼莫能見非大力莫能荷今麟禪人用瀝血跪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用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筆剥皮爲紙刺血爲墨徒染太虛揮洒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耶雖然一枝葉落而天下秋回寸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此其麟乎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捨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關門試請回途重奉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屬

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不屬刻未刻所以衆

生與諸佛未嘗須臾離此經也然諸佛證而忘之忘而用之故日用觸事而真真則精神則不可測故曰此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唐修雅法師謂此經佛之意祖之髓眾生之心由是觀之則修雅之言又可比丘之左券也雖然衆生日用而不知又豈能證而忘之忘而用之哉故不知此經者不可不知證此經者不可不忘之故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構李鮑勝友昆季發心刻小字梵篆妙法華經與佛頂首楞嚴經法華根於無量善處東為六萬餘言六萬餘言東為二十八品二十八品東為七軸七軸東為如是妙法四字而已四字東為衆生日用現前一念一念東至於無念無念即無量義處也此無量義處則十方三世聖凡依正精麤好醜報復因果皆無量義處大圓鏡之影像也鮑勝友昆季所刻二經筆畫精爽流布稀奇負笈擔囊行脚甚便於鑑照真不可思議功德耳鶴林葉公屬比丘跋之比丘素不能言姑書鮑勝友昆季刻二經緣起遺之然二經刻未刻二

勝友於境風逆順之頃未嘗不流布也

小板楞嚴經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法華觸事而真也第名異而實同故未得堅固定者往往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微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往往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登楞嚴會上知其必舌卷而神喪矣蓋蘇張能馳騁有心有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倘能悟此則楞嚴與法華字字皆實相佛頂也

重壽投子青和尚頌古集序

洞上家風曹山三墮日出連山月圓當戶縱橫生殺明暗相參無縫布杉木人服得半穿皮履石女拖來汝若下劣寶几珍御汝若驚異白牯狸奴至於雲撥頂急佛眼難窺劫外靈枝烏雞失曉此非賣油翁的骨兒孫管取

未夢見在嘻此一段家風寂家掃地久矣豈戊戌一陽初復連山之日重放光明當戶之月倍加精彩矣臨川謂天地君親師皆罔極之恩一官盡瘁萬不酬一莫若舉揚洞上家風君臣五位曹山三墮使下劣者觀賢凡而情消驚異者觸狸奴而心歇輝佛日固皇圖莫是過也雖然曹洞家風綿密精深若非真參實悟掉臂祖關者往往心粗膽大死在句下故賣油翁頌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因緣曰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絕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看此翁作略如此濟上謂之全機大用全機大用即兩個泥牛闖入海之機也不是家裡人切不可向痴兒前說夢臨川受性疎朴甘澹泊如魚甘水昔舒王見蔣山元問向上事元曰公

遠公五論序

有障道者三近道者一賞舒王平生甘澹泊如頭陀耳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

外並行而不悖矣豈唯不悖哉將使方內有
資方外引通之益而方外有啓方內無生之
明有啓無生之明乃凡有所知者皆沾其實
照有資引通之益方外之實雖跡絕於物苟
欲行道必乘王者之運其化始廣也是故經

世能以出世爲宗謂之素傑而聖賢出世能
以經世爲用謂之聖賢而素傑若然者方內
方外猶波與水耳今有人於斯謂必撥波而
飲水其渴始解外水而能波其源始澄雖三
尺童子必聚口而笑况上智乎茲論五篇大
略階淺及深緣微而著在家奉法以體極爲
尊順化爲宅所以重君親也方外之士必以
求宗而起化起化則不貴厚生爲益求宗則
以息患爲功以至形神殊致形則有聚有散
神則無滅無生是以爲善必召餘慶爲惡必
有餘殃辟夫昨日敬客今日客敬我昨日辱
人今日人辱我如我前生爲善今日得樂前
生爲惡今日罹殃推而廣之一生既爾則千
生萬生以至無盡生靡不皆然也嗚呼孔子
作春秋托名於褒貶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誅

而不敢肆橫夫名者實也借名而討罪天下
尚誠而生恐我樓煩大師特伸亮到之心精
剖無生之旨使夫高識之流即緣生而達無
生籍無生而廣治道小人知爲惡有報則其
遷善之心不待刑後而始生君子知爲善無
罪能爲之弗已則善化而造微微則妙妙則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有無既不能
彷彿其樊豈可以心思口議哉以此觀之東
魯之於樓煩名實可辨矣然此論不行世久
矣予甚慨之如日月在天浮雲蔽之使天下
不覩其光輝如摩尼在秘使饑寒者莫得濟
其欲於是授梓弘通凡有緣者如渴飲海雖
小腹與大腹固不同量恣其各得所飽也
重刻應庵和尚語錄序
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
悟嫡嗣曰虎邱隆而隆之嫡嗣應庵和尚是
也予讀和尚住處州妙嚴禪院語乃知此老
有心開飯店爭奈米不賤饑者怕來喫飽者
又生厭若有人於潭柘中理會得即要見
應庵亦不難若也理會未得見潭柘尚難况

見應庵者哉

記

造梅檀輪記

俟刻方冊大藏經成予願造梅檀輪貯之輪
之上下列四聖六凡輪之最下謂之心海蓋
四聖六凡雖升沈有異而離心別無建立故
曰離圓覺無六道舍圓覺無三乘圓覺即自
心之別名也大藏經五千餘卷雖淺深弗等
圓別迥殊至於權權實實千變萬化不過發
明我之本有心源耳若然則心海之大此輪
之妙轉而弗停流而無止正如夜光之寶宛
轉於金盤之中未嘗息焉但衆生見有身故
即生死浩然孰有心故即愛憎橫起是以心
海之大迷而成小此輪之妙轉而爲粗若復
大藏流充寰宇使凡有心識者藉佛靈籠於
一言半句之下心海開通即粗爲妙則刻經
之功造輪之勝又豈凡夫淺見薄識所能思
議者乎老漢雖不敏願心既發輪影已成由
影而形將徧塵刹由一佛境至於百千佛境
由百千佛境至於無量佛境此心此願亦隨

諸佛境昭廓我既昭廓願一切眾生如我無異雖然唯不能始終之爲難即刻經之際若觸可意不可意事此皆十方諸佛護念汝之深慈也無得錯會

微笑庵記

夫微笑者金剛王寶劍也是凡是聖嬰其鋒芒命根立斷故我大覺老人拈花於靈山會上能破顏而微笑着飲光一人而已至於風穴上堂拈飲光微笑勸諸大眾惟念法華接拍成令耳萬曆丁酉於吳江觀音大士像前偶閱大寶積經兜率天授記品觸着我釋迦如來微笑光劍是時也但覺根外無境界外無根境界各不相到直得一切凡聖窩窟不踴自翻然知根境不相到者復是何物嗚呼眼不見眼鼻不嗅鼻花不拈花香不聞香請試道看如道不得則達觀道人且不妨移名換字去也徑山寂照之傍有大白寮取楞嚴大白傘蓋意也恐後人妄會爲老氏大白若辱故用微笑易之凡我法屬若知易名之意管取立地凡聖情盡笑光劍新無擇有心無

心百尺竿頭進步不進步吹毛劍上舍命不舍命道人但管盡法不管無民如是則此微笑光劍又爲塗毒鼓也噴大衆火速掩耳留取窮性命下五峰出雙徑震大法雷施大法雨也不是分外事各各珍重

長松館記

長松館在潯陽城中其地有隱然隆然之勢館去廬岳不遠故山嵐潭霧每輕籠迴而不滅滅而忽明明滅無常馬昔山谷謂招隱風巖湖光山色朝莫萬態能陰而善晴若有鬼神假之作奇供以微福於有道之士今是館之嵐霧陰晴於前後左右之松似亦不避招隱也顧子非有道者耳往年抱癘松雲間來慈偕其弟匡石多方調治子性不耐服藥復恣情所爽口者故癘鬼得肆馬既而子瘥稍瘳遂有曹溪之役曹溪還復償牢山之盟奄忽三易寒暑至戊戌結夏與之陸東華巖寺時廬岳黃龍潭名修潔者請來慈書至則匡石已有淨土之遊矣嘆息久之於是復還潯陽一棹匡石淹留累日復坐長松軒下經

行庭除見山嵐潭霧變態恍惚不覺追惟過現交遊聚散之情與夫死生之變並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凶吉若嵐霧之幻化可見而不可執捉者也夫名與利衆人之所爭者也身與心衆人之所執者也然有變化密移之君握其機權而我人間世無論智愚貴賤皆不敢不遵其命者也惟未窮而知變者能棄衆人之所爭空衆人之所執則密移之君始不得逞其權耳即過現之機局既然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種種升沈情狀何異乎館之前後左右山嵐潭霧去來之無常哉

歸宗堅固子記

歲戊戌汪大叅靜峰授寶齋居士堅固子一顆已亥春饒州阮司丞遣鏡山馬祖庵主圓通齋沉香龕一座供養紫栢紫栢以授寶齋居士貯大叅所授堅固子鎮撫歸宗居士曰汪大叅無心於沉香龕阮司丞亦無心於堅固子兩無心而適相受如磁石針自然相吸願乞一言記之紫栢曰大堅固不自堅固香龕不自香龕我謂之堅固則堅固現前我謂

之香龕則香龕本具如謂堅固與香龕是兩物則分別未忘又謂堅固與香龕皆非心外之物則能以理融事未能觸事而真苟能觸事而真十方三世皆堅固子也蓋空法界皆沉香龕也汪大猷與阮司丞作如是施則一切施實齋居士作如是受則一受一切受一施一切施施本無施一受一切受受本無受施本無施施無有窮受本無受受無有盡如是施何異虛空生風如是受何異鏡光納影所以劫石消而施受皆無盡藏也居士知此則金輪與法輪日用齊轉豈惟堅固子與沉香龕善能說偈哉松風水月瓦礫荆棘無非歸宗廣長舌相也

檀溪寺菩提燈記

我聞世出世間有五種廣大音聲能為五乘之雷隨宜而震驚之皆從如來功德法力中流出也如罰十惡賞十善此震驚人天乘之雷也如達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涅槃寂靜無為安樂此震驚聲聞乘之雷也如悟不由他狹視詳聞獨覺得道此震驚緣覺乘之雷也

如叱咤二乘廣修六度不斷善薩行不舍菩提心處無量生死而不疲厭此震驚菩薩乘之雷也如云此是第一乘勝乘最勝乘上乘無上乘此震驚大心眾生之雷也此五乘雷又名五菩提燈蓋雷能發聰燈能開明聰發則聞遠而聽無遠近明開則見徹而視無中邊矣若然者則一微之內十虛之外而無遺聰遺明馬惟聰無遺耳可以觀色惟明無遺眼可以聞聲故曰寄根明發則明不循根明不循根豈惟眼可觀聲亦可聞香亦可嘗味亦可覺觸亦可知法即我身八萬四千毛孔亦可以見色聞聲也噫一根而具六根之用非至明至勇而返流全一者其孰能之萬曆戊戌新秋日有宰官菩薩金牛居士王爾康遊檀溪寺瞻穀隱之遺蹤不堪其岑寂時有寒泉古栢獨守檀溪之句始編俸銀一兩囑寺僧真喜佃地一畝稍資佛前燈火之明倘有同志者十人則佃地有十畝之資明不廣且遠哉或又因明而延聰有施鐘鼓而作佛事者未可知也涅槃有塗毒鼓句楞嚴有擊

鐘驗常之辭此又五種廣大音聲之註脚也顧其所聞所見何如耳如以人天眼耳聞見之則謂之人天菩提燈人天鐘鼓聲乃至大心眾生眼耳聞見之則謂之大心眾生菩提燈菩提鐘鼓聲又曰心外無法如當機薦此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法非菩提燈非菩提鐘鼓聲哉紫栢道人聞居士之橫口如此陰不悅其鬚髮未除而撓我談柄聊記此以為他日索柄之媒云

房山縣天開骨香菴記

夫聖人無常身以眾生身為身譬如月無常影以百川澄湛而影現焉萬曆壬辰五月十九日涿鹿山雲居東觀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補石經山雷音窟中三世佛座下地面石石下有一石函函面鐫曰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刳明亮等見之且驚且喜遂揭視之內有小銅函銅函內有小金函金函內有小金瓶如胡豆許內秘舍利果三粒小大有差一大逾粟一如粟一細

逾粟而銅函外皆靈骨附焉嗚呼自隋迄明迨逾千載而舍利靈骨俱時復現豈偶然哉將非積年水旱弗調邊塞多虞佛祖悲憫示此希有爲和風甘雨珍滅腥醜之徵乎將非明主化瞋習爲慈波乎抑聖母崇信三尊所致乎予聞石經山自比齊慧尊者鑄大藏於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琬公圓寂靈骨一分塔於靈居寺背一分藏雷音窟中今者舍利靈骨是必琬公門弟子之所藏也予問開侍者曰佛身充滿法界乎對曰佛與衆生本無差別寧不充滿乎又問曰佛身既充滿舍利亦充滿乎開方沉吟予振聲喝曰汝不聞昔有中貴登浙江阿育王山未進三門問笑翁曰舍利安在笑翁指松枝松枝遂放光汝若知此則舍利充滿與不充滿自知下落余又何言雖然洪鐘虛受摩扣不應幽谷無私有聲斯響故聖無常身月無常影水清則影現機感則聖應是室之建有年數矣而未得名俟舍利靈骨併光照臨始得名焉予與二三子皆得信宿舍利光

中又得忍菴慈公昆季爲香飯主人何幸如之夫衆生骨臭諸佛骨香而果香臭有常凡豈成聖垢豈能淨子以骨香名此菴者了知一切衆生初無常性以其隨順無明而六道星陳若不隨順誰骨非香願登菴思名得名

思意得意忘思思忘忘忘若然者豈惟是室爲骨香哉四方上下無往而非骨香也

陸太宰手印記

昔有一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但臨命終時偶觸逆境瞋心一生因此命盡即墮蟒身以善根力故身雖墮蟒自知是蟒求脫無由竊以爲幸得一比丘爲我說三飯五戒蟒身可脫也時有一比丘至蟒處不知蟒蟒林中忽聞有呼比丘者比丘異之此深山曠野樹林叢雜何人呼我躊躇四顧又呼曰比丘我是某王以臨終生瞋今墮蟒身願大德說三飯五戒度我脫苦比丘曰某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死必生天豈墮蟒身耶蟒曰以我臨終瞋熾瞋主善伴伴必隨主故墮蟒身以生平勤善力故所以若聞三飯五戒蟒身可脫於

是比丘遂爲說三飯五戒訖蟒果死奇哉念力變通無常生而勤善死動瞋心故善不現新與受報及聞飯戒以新善熏力故善隨續與消蟒死而生天奇哉念力何其神乎即此而觀可知念無大小若因善生心雖事大而難成必當深思遠慮千萬方便委曲爲之若凶惡生心事雖微細必當直下克去所欲勿便成之自然此世他人間天上受報光大德冠常倫凡所欲爲靡不克願何以故最初善念力故故曰善不可不勤惡不可不克當

湖陸太宰生平信佛至於護法之際毀譽並起然若信佛者即憎爲愛若不信者即愛爲憎但知護法事重而親踈榮辱了不關心故其當大病之中眉宇廓清神不爲撓其末病時以左手爲淨凡汚染處決不用之惟用右手而已及病勢疑危不知日出爲朝日入爲暮凡歷旬日則左手第二指與大姆指相掐堅然若天生而不可解者苟非念力精虔死生不入其胸孰能臻於此嗚呼左手果淨右手果不淨則一身兩手而淨穢亢然不同界以

跡觀之果如是也以理推之又大不然手無淨穢淨穢唯心豈有一人而二心乎一人既無二心則心淨無穢不淨果無穢不淨寧獨左手謂之淨將恐右手向謂不淨者未有不淨者也何以故一心既淨即從足至頂從邊至中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無不淨者故曰心淨則佛土淨此聖人之言也我則曰心淨則毛孔皆淨毛孔既皆淨安得山河國土不皆淨乎若然者太宰此印果死而不解其往生佛土必矣雖然可與智者道難為眾人言也

經龕畫八部神記

萬曆辛卯余寫法華楞嚴二經畢龕上當繪八部真形藉其威神以禦不祥使護持二經在在無恙而橋李楞嚴寺豈公適以華嚴變相來予觀之甚喜遂屬郭山丁生雲鵬臨摹登龕布置精妙玲瓏莊嚴殊為希有夫華嚴變相雖聖凡不同其主伴森然威儀具足至於即事表法立旨幽朗如月在秋水不假言語使見者各各顯了不惑其中八部如阿修羅羅此言非天迦樓羅此言金翅鳥緊那羅此

言疑人摩睺羅伽此言大蟒夜又此言苦活毘樓博又此言種種色莊嚴眼根鳩槃荼此言魔魁鬼乾達婆此言尋香各有其王統無量眷屬敬受佛勅隨處護法本有常光生佛不二隨緣熏炙現相不同故眾生一念起處

各有所因如修羅多詭詐迦樓羅吞啖資生緊那羅奏樂得食摩睺羅伽守護如藍夜又惱他活已毘樓博又主領龍眾鳩槃荼食啖精氣魔魁眾生乾達婆尋香奏樂如是種種感報不同亦顧其初心何如耳今一切黑白日用治習之際起念不一試一一觀察此

阿修羅業耶此迦樓羅業耶乃至乾達婆業耶照其惡念起處以知見之火精進之風忍辱之治持戒之椎定禪之炭布施之水種種淬煉使一切染習之銅頓鎔無跡則孰如來種族耶如是則八部靈聰各以見光為廣長舌相況其秉佛護法肝腦塗地者哉圖而

供養之宜矣
趙少宰施大悲菩薩記
夫一心不生手眼無量介然念起手眼用分

無量則手可見色眼可捉物用分則手惟能捉眼惟能見以此觀之菩薩眾生手眼平等是以兩目而手者能一心不生則圓用無虧于手于眼者介然念起則根塵互限譬如空谷無心千呼千應萬呼萬應然呼者至勞應者無疲空谷虛而匪靈者尚萬應而不窮吾

人靈而不虛者呼則有盡況虛而至靈妙萬物而獨立者乎其手眼無量諸根互用奚足疑哉乃有疑而未信者蓋執六尺為軀方寸為心故也殊不知見小者必失大見狹者必失廣大莫大於無身廣莫廣於無心故曰非無身之至無以示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

量百千寶目妙臂無以示無身之至也故無思者可以契同契同者可以圓用圓用則熾然分別而不乖同體如用未至圓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皆非真忘也惟真忘者猶龍馬彈指之頃現身無常大則可以橫塞虛空細

則可以芥子為官龍乃有欲之物業力凡用尚難思議無欲者乎虞山趙少宰以白銅鑄大悲菩薩像手眼姿態妙絕天下達觀道

人一見而悅之貌現眉宇少宰曰師悅之乎對曰悅且謂少宰曰悅名固同悅心大別悅爲菩薩悅利益衆生是爲出世之悅也悅功名悅爵位是爲世間之悅也貧道固不敏公能以寶像施我不敏範而師之則所惠大矣敢不銘德少宰曰師還天目願以此像施於青山白雲之間不亦偉乎此像藉名山福地可以久安又得師爲之主則天目有主菩薩有所不佞之願也既而道人下天目聞菩薩猶未至潛豈少宰以空谷之心而應我吾以呼者之心以俟是像也歟雖然我以法界爲天目虛空爲大悲若然者像不出虞山未始不在天目也菩薩雖在虞山道人未始不在大慈悲父提拔照燭之中也恐忘所施後遂無聞負少宰之心施昧道人之初願故記

禮五祖文

蓋聞過去佛不得無生之心不得成無上覺道現在佛不得過去佛心不得成無上覺道未來佛不得現在佛心亦不得成無上覺道由是而觀我釋迦老人若不得迦葉佛心則

不得有心成佛慈氏不得迦文之心亦不得有心成佛雖然迦文既不得有心成佛則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惟飲光微笑領旨是果有心乎哉無心乎哉於此簡別得出前則飲光兄之後則慈氏不敢弟之設簡別不出計有則常刺入心計無則斷刺入心斷常坑嶮自古自今遺其弊服而墮者不知其幾矣是以諸佛菩薩與大慈悲示大手眼一實多名無量方便當其隨宜出世曰佛曰祖曰菩薩曰比丘曰居士譬如一味多食一葷多器識得破者即名得實識不破者忘實遺名曰佛曰祖曰菩薩等皆名也非實也所謂實者古德於無根舌頭直吐消息曰大衆要識本心否汝等各各現前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薦取則當下緣心頓歇脫復生心即鄉關萬里某以是知百丈不得馬祖之心則不能揚眉吐氣馬祖不得讓祖之心則不免家門枯淡乃知我震旦鼻祖不得多羅之心則神光立雪斷臂而求不知將何分付昔然燈佛授迦文之記迦文以無得爲得名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龍闡禪師初答其師曰無上妙道可得聞乎其師曰莫誇他好聞曰從上來光履華梵豈是虛設其師曰是實事聞公即頹然大悟而去曹溪呈我五祖大師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然者則某懸懸二十年若渴鹿思泉冀一接足則不勝有心矣有心則有我則有物有物則與曹溪本來無物之旨大然違背矣雖然見義不爲非勇也某固不肖忝爲大師遠孫寧甘望崖退屈哉且道不退屈一句作麼生敢道大師不得我心則無以接曹溪曹溪不得我心則無以光茂兒孫直饒威音王佛設不得我心縱使百劫坐道場管取佛法不現前在若也我不得東村王大伯心即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亦不能接引端敬二字發菩提心及一切助緣隨喜若霖等可吐此心於祖前實不敢以緣勝生勝情緣劣生劣情二情坐斷本心自露惟願以此剖獻慈光之中伏願哀憐攝受

禮石門圓明禪師文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子自廬山歸
宗寺挈開先壽公與吳門朗驪鳥來臨川於
二十九日黃昏舟次筠溪石門寺西南隅者
蓋取坤土表信故也夫信之爲物也大故出
世法與世法微信則皆不成就如出世法備
彈五位則以信爲始世法經綸五常則以信
爲終故信始終萬法者也夫出世法中自飲
光微笑以來能以語言文字揚其笑者惟馬
鳴龍樹而已然二尊者皆產於梵不產於華
產於華能以語言文字大飲光之笑者惟谷
隱東林與石門而已石門即圓明圓明即寂
音寂音諱洪字覺範生五十六年而卒著書
百餘部如尊頂法論法華警珠論僧寶傳林
間錄及智證傳石門文字禪此皆予所經目
者也其餘渴慕而未及見馬石門十四歲講
唯識論有聲十九卷雲菴文禪師畢大事門
常曰吾見雲菴之後不惟死生禍福皆我道
具即語言文字三昧千萬言可以立就又拈
楞伽經曰以自心執着心似外境轉彼所見

非有是故說惟心予即師所拈觀之但了心
外無法則前境頓融法外無心則我相自化
噫前境融而我相化始能自信黃面瞿曇借
我古根說法於二千年前孔老借我古根述
春秋刪詩書作六篇鳴道德顏廢肢體則我
殼漏子與妄想心已忘於春秋時矣故飲光
一笑落萬古於聲中頽回一坐坐斷語言文
字之路於身心之外若然者則飲光何長顏
回何短故短佛而長孔老短孔老而長佛者
皆道聽塗說非三氏的骨兒孫也夫信有依
通之信有智通之信故出世法中自飲光乃
至曹溪而下於依通之信智通之信苟非驚
王水乳豈易擇哉是以石門於篆面鞭背論
成瘴海之時搜剔五家綱宗精深整理成禪
宗標格防閒魔外於像季之秋此心何心乎
即仲尼述春秋之心也故師曰知我者其惟
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所謂五家者即
臨濟曹洞雲門沩仰法眼是也嗚呼予生於
五百年後師著書於五百年前予因師之書
而始知宗門有綱宗之說既而寒衣衣饑忘

食窺索义之則綱宗肯繁照用生殺之機亦
稍盡崖略矣綱宗崖略不但宗門爲然即教
家亦有綱宗如天台清涼慈恩於佛所說法
各有所判如天台有化儀化法四教之說清
涼有小始終頓圓五教之說沂而上之五天
則有清光戒賢此皆產於梵者也若谷隱凡
佛所說經率以三分判之所謂序正流通也
戒賢即唐奘師得法師也戒賢傳彌勒之宗
其宗謂之法相宗若天台清涼西土馬鳴龍
樹皆謂之法性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
學者各專其門互相排斥故波之與水不能
通而爲一此曹皆以情學法者也非以理學
法者也殊不知凡聖精粗情有而理無者也
凡聖精粗所不能盡者理有而情無者也至
於甚者斥達磨所傳之宗謂邪禪其說曰自
飲光以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爲異見王斬
之安有所謂二十五祖與夫達磨者乎彼不
知神光學窮内外立雪齊腰斷左臂置於鼻
祖之前而乞安心使達磨果非聖人則神光
之臂亦不易斷光能以理自勝外形骸而求

法豈獨善其身者能為之乎蓋其志在兼善萬世者也及先得象則光為二祖象為三祖三祖有信心銘其言簡其理精此非洞了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孰能臻於是象授此銘於四祖相信授此銘於五祖忍授此銘於六祖能六祖本嶺南新州賣柴漢初不識文字語言一日擔柴入市有賣買柴適誦金剛經相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誦聲未已祖即大悟及買柴柴直祖問曰汝所讀者何書買曰金剛經曰此經何從來買曰斬州黃梅五祖處得來祖咨嗟又之且曰奈我有老母在無人養耳若得十金安母則黃梅可往也買聞而異之隨施十金與祖安母祖至黃梅忍大師知其根性猛利故當眾蓋覆之至祖得衣鉢而南適後大闡達磨之宗長飲光之笑子以是知馬鳴龍樹谷隱東林與圓明大師皆即文字語言而傳心曹溪則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即文字語言而傳心如波即水也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如水即波也波即水所謂極數而窮靈水即波所謂窮靈而極數數而

窮靈則法相法性之波也窮靈而極數則法性法相之水也故石門以文字禪名其書文字波也禪水也如必欲離文字而求禪渴不飲波必欲撥波而覓水即至昏昧寧至此乎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終不圓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終不徹事不圓則不能入畫不成就三昧理不徹則不能入理不成就三昧縱性相俱通而不通禪宗機終不活機不活則理事不成就三昧雖入而不能入也若夫圓明大師則又出入乎性相之樊掉臂於禪宗之域即出世法而融攝世法以世法而波瀾乎出世之法如春著花如花承春穠鮮秀麗又如月在秋水豈煩指點而得其清明者哉某本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飲酒啜肉恃醉使氣而已安知所謂佛知見耶不謂吳門楓橋雨中承輪道人一傘之接雨漸而為甘露甘露漸而續石門之血脉石門之血脉幸而續之則飲光之笑聲或將傳於龍華會上未可知也雖然不肯何人敢大言如此苟無自信於心初不假於外者何不憚大川峻嶺

即窮冬而登石門此心之痛惟佛與孔老必皆俯而慈攝者也偈曰心外無法聖凡生殺情枯智訖天機始活稽首石門心法洞達飲光之笑長而不歇天風怒號萬竅皆悅笑不在口聲豈有滅太虛為顯大地為舌不肖所悟圓明之訣法乳恩深敢畏風雪天寒地凍寒極暖發千紅萬紫如來所說但自忘懷無往不潔以潔開物物皆解脫以是報恩何思弗答

祭法通寺徧融老師文

子受性豪放習亦癡慧一言不合不覺背裂火迸自吳門遇覺公垂書劍從刺染而舊習亦為稍更然於宗教未有開悟一日讀唐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句舍然大笑曰謬矣何不道斷除妄想方除病趣向真如不是邪時旁僧謂子曰公以為張拙偈錯耶若張拙錯或錯一字何下句亦錯子聞之不解遂疑閱經歲弗能已一日忽醒曰渠本不錯乃我錯耳既而自設問答如何是斷除妄想重增病曰披蓑衣救火如何

是趣向真如亦是邪曰罪不重科從此於禪家機緣語句頗究心焉而於教乘汗漫猶未及也及讀天台智者觀心頌始於教有入時子有偈曰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有無無洎萬曆元年北遊燕京謁暹法師於張家灣謁禮法師於千佛寺又訪寶講主於西方庵末後參徧老於法通寺徧問汝是甚麼人對曰江南寒貧晚士曰來京城作甚麼對曰習講問習講作甚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徧曰汝當清淨說法對曰即今不染一塵徧下炕揚子衣曰汝道不染一塵這好直徧向甚麼處來適旁有僧侍徧曰直徧當施此僧遂施之徧見子內尚有衣大笑曰脫去一層還有一層自是子往來徧老之門觀其動履冥啓子多矣又有普照師者卽法通徧室亦契愛子嗚呼徧老照師子遠慈範奄忽十九寒暑法堂塵積黃葉萋萋聊具瓣香以表素思徧老有靈伏惟享之予聞世諦有父則有子嗣微嗣則人類絕然有宗嗣焉有恩嗣焉而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有

法嗣焉子於徧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啓迪不淺焉敢忘之茲叙脫白願末宗教所自於弔辭者蓋實有報德之思焉

悼廬山黃龍徹空堂師文

凡寄形於大塊間者無論智愚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豈可以數計哉唯有道者雖物生亦生物死亦死然生不以形勞神死不以神計形不以形勞神則同生於萬物紛擾之中而其神常靜不以神計形則神離形時譬夫人將澡沐脫故弊衣耳我堂師默持金剛般若經三十餘年南北馳驅開山創業於天池之陽人勞師亦勞人息師亦息其中人情百端世事變幻若寵若驚或榮或辱此卷金剛經未始須臾放下以故卽世時以持經力形不累神且得慈聖皇太后頒大藏經以光其既寂云雖然衲子家平生於空閒寂寞之濱袍赤獨立天不可得而清我地不可得而濁我前千百世不可得而弊我後千百世不可得而新我又不以天下共譽可得而光我天下共毀可得而掩我

況於外榮乎某甲與堂師爲道義交比自峨嵋順流東歸道出潯陽遠見匡廬不覺潸然淚墮余昔與師共樂於此今五峰蒼然龍潭湛爾而師已逝矣嗚呼孰知逝而不逝者師乎師乎鑒我之寸赤乎持此經以保厥後乎

贈少宗天恩二開士禮補陀還燕文

燕之房山縣上方梵率寺隆澤二開士慕補陀有年矣既包腰下黃金臺由潞河之彭城折蘆渡江浮淮絕海出沒於風濤百險一朝登補陀若窮子還故山積懷欬渴唯慈父是覲安知有身心哉於是觀音大聖爲之現身不亦宜乎或聞而駭且疑之彼二上人者蘊何德業菩薩特爲之現身耶是不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以身心未忘力不能會真始有凡聖之隔苟能會真菩薩與衆生未始不神交也故嘗聞之能敬重自己佛性則一切凡聖皆可以交神之道見之然則二開士親覲我大聖之容如子見父本家常事奚駭之有雖然道德之變如江湖之日趨下也天下不貴性觀唯貴情觀如咸體咸又初本一卦即

體觀之其神未始不全也以爻觀之則不勝其紛紛矣噫安得人之忘身心而親觀我大聖於日用之間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四六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闕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四六五頁上四行第六字「總」，
[徑]作「縱」。
- 一 四七三頁上七行首字「禪」，
[徑]作「禪」。
- 一 四七六頁上卷末經名，
[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五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勸五

題

題金剛經塔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
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
一行至於一經鱗鱗曳曳宛轉橫斜靜對之
如遠水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鴈序及其標塔
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
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為基不生用處
為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鑿大師且
從其註脚悟入而今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
眼漢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
竊有囑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
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專浣於溪畔
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燈毬怪而撮
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
者等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
案也

題東坡禪喜集

此集或以文章奇之無乃畧神駿而取玄黃
乎殊不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傳之妙
拋擲於語言三昧尻脊無常聖凡生殺譬天
夜光在盤宛轉流利雖智如神禹曷能測其
向方哉

題雪山半偈舍身卷

聖人一言天地卒難以覆載蓋大道所在耳
身為大患此男子能於千巖萬壑冰雪之間
捐大患而貨半偈非至明至勇者乎

題普陀大士示現卷

拜者不至大士現身豈因至者我至身現豈
關菩薩反復觀察合現無地於無地中海山
霞生妙容慈肅見者淚滴海水可枯此淚無
竭作是念人普門頓入耳擲波間眼聞鯨吼
水陸空行圓通自在樂既無根苦非有蒂

題師子林紀勝集

師子林記紫柏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
嗚呼師子林榛莽久矣狐兔成羣白日青天
作諸妖孽師子貪睡不管今此集一出師子

異孔竟為之牽痛矣痛則醒醒則吼請問見

前大眾且道師子正吼時這一隊狐兔向何
處着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來林
中蹴踏自在去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為根
熟菩薩直明識體全真頓成智用故佛於楞
伽山說經者蓋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絕門戶
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表心地法門非修証
可能往耳楞伽此言不可往若然者則一切
眾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故境
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
不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既不可得則智山
無待覺海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楞伽之頂纒
生心想頓入如來之藏矣僧問岩頭起滅不
停時如何岩頭問僧誰起滅凡讀此經者果
於岩頭句下別有轉身始來與老漢商量此
經未晚

題坡翁文字禪

東坡老賊以文字為綠林出沒於峰前路口

荆棘叢中窩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
不貶眼索性漢一觸其機刀箭齊發尸橫血濺
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賊不是賊試辨驗看
若辨得管取從來欄路石沸湯潑雪

題趙生畫扇

霧勢昏曉山形有無且不可以心測又豈可
以筆墨盡哉然墨光之初心路之始必有主
人存焉故達者知雲霧昏曉無常即倒山形
等耳然後筆筆墨墨橫拖豎抹意之所到筆
之所隨主客升降初無常位意果意乎筆果
筆乎吾於密即扇頭得趙生矣

題師子端禪師語錄

子客代之清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
東而西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
血盆牙似霜劍夢切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
之及讀端師子語錄驚其脫畧窠臼大用縱
橫不從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擲露地百獸
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既遠宗門爪
牙希邁率皆如妖狐怪狗軟暖委靡凡見可
欲搖尾乞憐萬態迎合一充其欲閻羅老漢

叱咤其前猶不暇顧況顧吾道哉至於由機
緣而頌古作由頌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
謂秘要者行秘要行則後之學者評唱不知
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緣不知安
知自心自心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句
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

聖

四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了悟自心者即病爲
藥即藥爲病即生而殺即縱而奪正抑乃揚
正殺乃生以棒喝爲廣長舌以鐵釘飯木札
羹爲供養臨機哮吼天龍欣悅狐兔魂銷若
然者今之以秘要自謂正傳慢侮法道寧不
有愧於師乎

題穆玄菴所著書後

昔人有將黃金鑄佛而供事之一旦爲大盜
負而藏之重泉之下世皆不知也奄忽更代
初鑄佛者子孫亦皆星散異鄉矣爾時重泉
倏然光透丹霄四方遠近靡不覩之且驚且
駭譁然相汲引而尋光所自以善水者下重
泉而獲金像浮舉而供事之巢陵唐邑內翰
穆孔暉號玄菴其所著述發揮儒釋精奧書

成若干部先生即世五十餘年矣茲由同郡
傳侍御光宅表而彰之余故亦得鑽研玄菴
秘典大凡男子立志不可淺近圖一時銜羅
於俗黨但當務其深遠者精克而成之更百
世之後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猶鑄佛以黃金

聖

五

雖藏之於重泉之下異日必先達丹霄也即
此言之大盜藏像盜惟一人而俗黨蔽高無
世不廣故莊周有曰高言不止於衆心妙樂
不達於里耳然精光所積雖天地莫能蔽之
況人情私嫉乎哉

題墨畫卷

夫見畫不見筆見筆不見手見手不見心見
心不見心之前者謂之見見可乎苟借畫見
筆借筆見手借手見心借心見心之前者謂
之不見見可乎雖然展卷則雲物縱橫收卷
則峰泉寥寂且道展收把柄畢竟落誰手裏
得恁麼自在疑則朝川有摩詰可問

跋

跋麒麟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

事非小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刹三界一體正像末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修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成若夫悲願熏炙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入次則歷行住回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習盡功圓則毘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徧參勝友五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翫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証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像寓彼實相以至三周九輪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仇好惡之黨顛之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為迷事無明大機總

成迷理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昧義昧則理無所會理無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既不通到家何日既不到家安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偏圓無辨邪正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証而受用者哉豫章潯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今上所賜也寺衆有禪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願惟天機不深受性魯鈍於華嚴法界率難通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部意在青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稱懺洗過現重輕罪垢果其夙有微善仗毘盧之寵靈雜華之熏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槩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舉筆飲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利耶乃至除耶像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為筆太虛為紙大地為墨書若經音果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識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尚遠在況五十三勝友

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跋黃山谷集

此集如水清珠濁波萬頃投之立澄如摩尼寶鏡寒之世得之主病即愈蓋此老不特尊其所行其所知而已且能掉臂格外作師子吼者也觀其於寵辱關頭死生路上踈躄自在若夜光之珠宛轉於金盤之中影不可留如水天蕩漾於太清之內光無定在有誣先生謂列子中亦有禪語禪豈普通始來哉此非先生語不識好惡者所贅語耳列子之言雖精密至到者亦可以義路通禪則不唯義路不可通縱無義路亦非禪也唯徹悟自心者即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矣而不識好惡者欲以義理穿鑿所謂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余知其家裡人故跋數語

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寒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即金剛血即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援毫即滿雖然澹菴居士未即世時不以此經為常課則即世之後子雖有曾參

之孝為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血脉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即此經此經即學仁父子血脉豈以存沒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內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內外則有親疎而未至蘊空者則念生滅情塵膠執即蚊虻咬膚而舉身毛豎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沉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迸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即沈為墨即墨成字至於句偈完茲一卷究其情惻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媿紫栢書此附之經尾願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跋鐘鼓頌

聖人有身而無累有心而不勞以其無累故則一身可為千萬身以其無勞故則一心可以窮萬法衆人則不然有身則有累有心則有勞累之勞之從無始以至今日死死生生榮榮辱辱好惡萬端改頭換面羽毛鱗角無所不經得為人身黍在最靈極為希有於希有之身不能聞道洗長劫之勞累與馬牛何異哉雖然勞之與累亦不可易洗若欲洗之

須以此頌為香水海久滌自除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智者思之

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併舉而問曰牟子之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雖黃不謬則莊易之道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澈若檢點不出不但於趙州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即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雖然由粗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粗之與精固亦遺聞之嚆矢哉

跋誑道歌

漢留侯狀如美婦人本朝劉誠意亦狀如婦人然皆臨大事決大機若鏡中見眉自然當世無與等者永嘉人師雖雲外枯禪貌亦柔秀宋寂音尊者初讀其誑道歌至大丈夫秉

慧劍句寂音以為此老貌必傑特威掩萬僧者及禮其道影始知體不勝衣貌如少年宜律師乃歎曰斷不可以言貌觀人蓋此老平生踐履明白心智猛利故吐辭等刀鋸耳譬如香象擺脫五欲纏鎖超然而去真大丈夫哉邇來去聖轉遠人根薄劣凡所謂出家者皆產於荒寒昧略之鄉其父母不過為兒女負重舍而出家為其一身衣食之計非為求出世而來次則遺述之徒憲網張迫以我緇林為其淵藪乃一時偷生之計豈有成佛志乎余浪跡江海三十餘年足跡徧天下在在處處所見緇流黃冠率飽食橫眠游談無根靡醜不作汚佛汚老退人信心若使一宿老人肉目睹此安得不痛哭流涕哉夫子房龍門設不為經世用出家求無上菩提當不在永嘉下風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曰弟子出得家不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趙公心服之故曰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乃今狐兔成羣龍象騰逝則釋迦老子正當為酒肉班頭嗚呼痛哉

跋大川和尚飯十萬八千僧卷

余讀諸居士偈言跋語雖喜其有順水推船之心痛其無逆風把柁之手且道如何是逆風把柁咄直下死生嶮浪之中當頭榮辱頭風之際赤心不昧萬善常勤以舟爲命則并力支撐以國爲舟則同心共濟凡百情關米消瓦解一切人我電掃雷轟方許渠向沒巴鼻漢前雌黃佛法去雖然出身一句又作麼生鐵索一條誰鎖放橫頭諸佛笑同牽

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癡之堅利或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癡不利我當先犯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威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癡不堅不利則般若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良以金剛能斷一切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癡愚癡不能斷般若也此就如前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癡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癡也由是而觀愚癡之與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

常哉顧其用心如何耳如先以知有爲前

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強以事行破執則愚癡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能能喻般若亦可以喻愚癡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灼也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癡之紹介也如青蘿本元臣榮國公本縉流而所爲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爲媒灼耶爲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宋仲珩篆書妙絕古今精密圓活神氣流注如春著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目勞況智者乎羅司理心克初既得之於無心豈終能以有心寶之哉惟無心得之亦無心寶之則有未常有而無未常無所以得常無常有也

書周輪雲發願文後

有勝解無慚愧謂之見魔有慚愧無勝解謂之悲鬼見魔悲鬼皆自心宛昧所成苟能逆順關頭掉臂徐疾過得所謂見魔悲鬼俱鑄爲文殊普賢矣嗒知即易行即難萬仞崖端談笑躡寒山拾得兩無功

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剎那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生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曹既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即此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一剎那耳而物非物還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不遷者剎那未知無生尚遠而駁駁辯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剎予亦不免多口之咎

半山老人擬寒山詩跋

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若待指點而得者則非其天矣吾讀半山老人擬寒山詩恍若見秋水之月花枝之春無煩生心而悅果天耶非天耶具服者試爲薦之

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業物我同靈恃力殘生滋蔓惡習暢一時之口味結萬劫之身殃痛不免之酬

償截無始之苦本莫若戒殺若不戒則我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相乘如汲井輪循環不已往復思之甚可恐怖恐怖既生視物如人視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靈更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齒白然後戒殺哉

跋宋猪齒白化佛文

物物有佛物物不知以不知故通相噉食如汲井輪長劫無已佛憫物故流慈齒白猪口出佛梵相圓滿狀若拇指亦如秋月光明顯露若聞若見生希奇想俱大恐怖自是戒殺等不殺已我發是願佛即現前非色非空非凡非聖凡聖中出以是之故物物是佛云何業醉佛心佛佛相食願是慈波注入眾齒如一燈光分百千燈燈燈續分光光無盡物觀佛光普照三世於此實語凡見聞者號呼涕泣如猪正殺受痛即我作如是觀殺習頓止

宋續觀音經跋

禪人林白持宋續觀音經一卷予拜而讀之至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忽然疑生意會不快

及見無盡意菩薩聞佛贊觀音功德之利而無盡意即解頭象珍寶瓔珞持上觀世音菩薩菩薩不肯受因佛勸而受之即將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處乃豁然疑消夫多寶佛過去佛也釋迦佛現在佛也若無過去則現在無待若無現在則過去成斷

若無過去現在則未來奚立若廢三世則昧利那若昧利那則一切聖凡之用依正之基將何藉焉由是觀之蓋聖人本欲直示其旨顧眾生機鈍不能神而明之故設像以寓意便說而得之則像忘而自契也如此則現前讀經者與觀讀經者雖愚智弗倫皆周旋於寂滅光中初無間隔此經妙麗神采具足針針刺入圓通之境字字貫攝至道之真自宋迄明六百載矣而字畫鋒刃鏗然若新非滯肝膽之誠孰能至此

跋怪石供

石本無怪怪自禹始迄於東坡居士豈惟不以石為怪直以石為無上供養眾人聞而怪之以為天厨玉饌名花香果及珍羞異寶始

足為至公以齊安小兒浴時戲石當禪師供不以棄乎然莊生有云高言不止於眾心余謂無上之供自應駭俗雖然禹之所怪坡之所愛皆未有樹也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既無又安有石哉則禹所怪坡所愛總夢中語耳即達觀道人亦不免開眼說夢在或有傍不禁的出來請問和尚既無寸土只今脚跟在恁麼處老漢緩緩向他道汝不聞金屑雖貴落眼成塵耶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吳強仲叙

未戰誰不勇臨戰誰不恐惟置死生於不可得之地者如師子遊行孤踪絕侶然此不可得之地非獨石門安樂場實一切聖凡所共惟臨境不惑得受用之不然縱見道精深決非將種若圓明老漢居縲續演九死而飲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真菩提場中真騎耶

又

石門老人有言曰成就世出世法者恃一切能舍耳此言雖若不甚精深細而味之苟非

蓋死生於度外者孰能與此哉今老人於桎梏之中而榮辱不能入其懷飲食談笑不異平日猶超然而自得也者非洞徹自心圓用自心者雖見地高出佛祖我知其觸境旗靡矣

跋半山老人擬寒山子詩

空持千百萬過心地花開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聞香善知此者則半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

書聖觀彌勒贊後

理水如海吾心如魚以海養魚化龍奚難更得觸不如意事滅之即如天風激海雲濤洶湧潑日震空空爲之殞墜則大用始得現前子思所謂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跋毘舍浮佛偈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

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譬如醉夫卧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泥淖非可卧之所醉者瞠目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醉者而與之言哉雖然毘舍浮佛頌即醉夫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而得何患其終不醒耶

跋寂音尊者十明論叙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焚雖驅之不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強仲叙

清淨光中無端強照於無身心處計有身心爲惡源形爲罪藪源若不塞惡豈有窮哉

若不空罪必無盡雖然心無善惡形未言凶惡源未始不爲慈悲之海罪藪未始不爲功德之山顧其用心操行何如耳嗚呼介然有知知而不返惡流肆矣塊然有執執而不釋罪山崇矣唯有道者了心非有不待遺而愛憎自消知身本無不避患而榮辱自解故曰

若人欲知佛境界當靜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我寂音尊者方羈縻於縲紲之中九死一生之地而能超然自得所謂生死憂患莫能入其胸中何術致此哉大丈夫既無經世之志則於出世宜盡心焉故曰盡心了知性知性即能用譬如龍能用水爲雲用雲爲雨故處水不溺行雲不墜耳予以是有道者脫處死生憂患之域非惟免憂患不可得且能用憂患爲廣長舌者也今以此叙作鐵釘飯供養一源宗禪人禪人知此予何憾焉

跋宋圓明大師別胡強仲叙遺惠菴講主

夫法本出情以情求法法不可得知不可得

而求之其惑滋甚如范滂孔北海之徒其人
品高問學廣亦奇男子也至臨惠難則疑悔
橫生貴問而沒惜哉此蓋打頭不遇作家以
情求道誤之耳殊不知若可以情求則儀
秦之流皆可謂蜀道矣即寂音尊者曹州刺
除聲已藉甚所至講席白眉大龍靡不推服
然猶不謂之開道及見雲庵文叟始了自心
宜其歷死生波險之地譬若竭出海慈雲
法雨還被窮荒也邇來去聖愈遠吾曹軟暖
不勝觀矣敢望其出情求法乎嗟哉上則托
名宗教次之奔走衣食而已率以為教之典
要宗門活句是古人茶飯豈今人所能咬嚼
自是一犬吠聲百犬隨之遂乃成風卒難移
易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
挽之而未能焉予故重之贈以洪老送胡生
叙且跋數語如此

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
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
嘆久之眾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

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令
天下恭敬念世音菩薩者在處有之乃稱
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
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
即恭敬現而淫欲沒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
恭敬沒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予亦驗之
屢矣佛語不妄人無恆志自墮疑網耳

跋周叔宗書聽法華歌

夫法華七軸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三周
心喻直譚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
昭然不離日用之中奈何樓子六十餘年辛
勤行脚求之而不可得長慶蒲團七破求之
而不得由是親之行求亦不得坐求亦不得
則此實相又非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然則
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乃永嘉覺
老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十九即知君不可見
以永嘉之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
和尚舌頭雖黃不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
師聽法華經歌則若庖丁解牛公輪子之爲
匠而縱橫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

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
咆哮蹴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
白互奪使吾即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
之而不得離即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
無可奈何此畜曇生通禪人每以奈何此畜
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
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山林
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察此若不得牛殫生弗
已紫柏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
豆腐之瞎猫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
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
在甚麼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
邊

書東坡詩後

烏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莫若
任所之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
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此
東坡靜照堂詩也嗚呼心外無法觸目其誰
動之與靜富貴貧賤但有名言初非他物眉
山可謂了得便用何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斷則根塵不到主賓夢醒穿則十虛通達生殺機窮謂物即心而心外無物謂心即物而物外無心解用則實不抗主自然接拍成令不解用則主逐賓隊觸處成乖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轉物一句孰能吐得榮辱交加分主客根塵暫喚作常光

跋藏長公大悲閣記

魚活而釜死欲魚副釜苟無活者守之魚豈終肯副釜哉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意活而言死故也故口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予讀東坡大悲閣記乃知東坡得活而用死則死者皆活矣前大悲閣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中使人即文字而得照用也後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外使人忘文字而得照用也若然則東坡之文字非文字也乃象也如意得而象忘則活者在我矣如所謂大悲菩薩具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豈菩薩獨有耶實我未嘗不具也但有照而無用謂之似具唯照用齊到者謂之真具故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非照

乎知之而未嘗復行此非用乎然而必欲八萬四千寶目八萬四千妙臂以象照用其故何哉蓋眾生具八萬四千煩惱堅等大地非照何以破之非用何以轉之又曰窮源達本謂之照鑄染成淨謂之用予聞東坡嘗稱文章之妙宛曲精盡勝妙獨出無如楞嚴故以二記觀之非但公得楞嚴死者之妙苟不得楞嚴活者烏能即文字而離文字離文字而示手目者哉

跋陸大宗伯雲居募丈

昔如來不啻穿針之福者良以福非積善而不成善成則性有繼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而觀善固緣生能乘緣生而入無生何殊因花而得春哉若然則穿針之福獨非花乎今陸大宗伯養高綠野有日矣年登九十猶不以老却穿針之緣為諸緣山主敷凍雲之花香浮遐邇可謂給孤後身也嗚呼善哉

跋曹溪碑

夫一心不生則聖凡無地物我同光是故聖

人不同而此心此道未始不同也唯執情忘本乃見有不同耳老子生於佛後孔子生於老後我讀道德不見其有非佛之言我讀春秋論語亦不見有非佛之言大都聖人應世本無常心但以百姓心為心故凡可以引其

為善者靡所不至譬如良醫但欲愈病參本薑桂隨宜用之至於奇症怪疾雖砒霜蛇蝎亦所不忌其去病一也後世三家之徒不達聖人本意互相是非攻擊排斥血戰不已是何異操戈而自刃也我聞莊衢魏公本朝盛德君子妬曹溪一鉢而不能容手碎之何示人不廣若是雖然大鑿本以虛空為鉢天地萬物為鉢中之食能稻糧饑饉藥草疫疾公亦鉢中食耳安於食食食夫何故無能所故無能所則無待無待則獨立獨立則無生心措手之地嗚呼起公九原讀是跋寧不汗顏哉雖然且道如何是和事老人手段逆順境緣風過樹殘生不直半文錢

程康伯書圓覺經跋

婆伽老漢直指眾生日用熱惱為神通大光

明藏十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為
 熱惱自是父子情乖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
 觀忍俊不禁於是發心手書是經積畫成字
 積字成章積畫成帙於一刹那中國覺成就
 遠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接拍承令聖
 凡雲集水到渠成紫柏道人適買舟於岷江
 之千康伯氏於神通大光明藏中拈出供養
 道人是時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文殊杜
 口普賢失跌況其餘乎雖然蟻蝨以頭顱為
 崑崙屈步以蹄迹為滄海小大無常孰得孰
 失

書周叔宗臨帖卷

禪家有離經一字即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
 佛寬書家有學書而死於法者謂之奴書觀
 叔宗周氏臨諸家帖於縱橫變態之中法特
 露焉譬夫濃雲雷動之初龍雖不見頭角暫
 露而天機深者神而明之則龍之頭角不在
 叔宗筆陣而在我欲得不得之間耳

跋石屋禪師山居詩

詩曰莫謂山居便自由年來無日不懷憂

竹邊婆子常偷笋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蠟
 地盤傷菜甲野猪山鼠食禾頭施為便有
 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己休

夫身心者死生好惡之鶴也鶴不忘則矢不
 已矢不已則害我者寧有窮哉然害我者大
 抵不出有心無心之域故至人去此不去彼
 此去則彼無主矣主無而敵恣何殊矢射虛
 空耶故此老以消歸自己為歸宿旨哉言乎

跋東坡阿彌陀佛頌

予讀東坡阿彌陀佛頌異其頌旨曉然如日
 出大地光無不燭奇哉長公昔人謂五祖戒
 公之後身不亦宜乎夫圓覺倒想初非有常
 倒想在諸佛即名圓覺圓覺在眾生即名倒
 想如眾生能善用其心執非無量毒覺娑婆
 執非蓮華淨土必曰外眾生而得佛外娑婆
 而生淨土此為鈍根聊設化城爾今天下諸
 其入化城則欣然皆喜延之寶所莫不攬眉
 而去何耶

書某禪人摹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簽者佛心也佛

語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
 可傳火不可傳則變生為熟破暗張明之用
 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於薪而火始有用傳
 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心既無疑佛
 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非佛
 耶雖然眾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
 本無明譬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
 終不知天地日月是何物也眾生本佛日用
 不知謂之生盲謂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
 之人一旦得良醫扶其障翳則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了然無惑矣眾生之無明若不得佛
 語為之金錚扶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靈
 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
 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
 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
 眾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
 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
 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簽者
 也正因則眾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
 待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

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心者必先明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而永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于是知大藏一刺豈惟

凡夫可以登正覺實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刺大藏之緣始今某將焉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子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跋法華拈海

余讀戒公法華拈海至全人即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且道全人即法時阿誰玩象也

書鶴勒那問二十二祖公案後

歲在萬曆癸巳春于客燕山碧雲寺燈下讀佛祖通載至此不覺掩卷而歎且覆而思之

鶴勒世爲比丘赴飯龍宮徧觀五百衆中無一人堪任妙供故不欲諸子同赴而諸子不解師意妄生人我師則勉強徇情携之赴會既而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仍感惠而從化嗚呼當爲最靈之物不以智照

而以情較乃爲羽族而從化蓋迷極而反覺也雖然至此而覺莫若先此而覺豈不勝哉時奇子問曰鶴勒如何不知鶴衆夙因二十二祖奚獨知之曰見道則無優劣損習則有淺深以深則洞照無涯淺乃光燭有限之故

又問鶴勒說法九易寒暑鶴衆卒未解脫摩拏說得將畢鶴衆即悟無生飛鳴而去何哉曰起信論云如來色心業勝故開法者易悟由是而觀則摩拏道力過鶴勒多矣譬如撞鐘槌大則聲洪槌細則響遲奇子聞之躍然合掌作禮

跋蘇長公集

大眉山凡作文作贊作偈發揮不傳之妙縱橫誕幻使人莫得窺其藩籬者蓋其所得衆生語言陀羅尼三昧於大雄氏未觀明星之

前久矣故能從是處說出非來從非處說出是來從是非處說出不是非來從不是是非處說出是是非非來長亦可短亦可高亦可下亦可淺亦可深亦可近亦可遠亦可凡其可者皆千古不拔之定見也定見如盤其

語言如珠珠走盤中盤盛其珠而橫斜曲直衝突自在竟不可方所測如有生心測之者譬如以網張風以籃盛水也知其難測而甘心終不敢測者蓋非矣東坡氏豈三頭六臂異乎人者耶亦橫眉豎鼻無所異乎人耶但

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無不耳又事理之障不能障他妙在何處妙在不傳也只此不傳者孔氏得之而爲萬世師老氏得之而爲羣有師釋氏得之而爲無師之師今有人於此能知無師之師住處則不可傳之妙許渠獨得焉

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間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凡夫則甘坐豐蔀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

夫以編計不了謂籛是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編計情消則依他本妙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在日用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却又不是也吾大雄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喻橫說豎說形容

妙法可謂曲盡慈腸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法不為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為活譬如一切瓦礫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又如月在秋水春着花枝其清明穠鮮豈待指點然後知其妙哉

書楞嚴截流後

佛頂即自心心即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乳峰下鼻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楞嚴大意開蕪絕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既不可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逐日頂墮耳

跋五慈觀閣記

麁拍有言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由是觀之則一念未生之時謂之宗一念既生之後謂之用故宗之與用如一指之屈伸耳指未屈伸時指在而不可以見聞得指正屈伸時指隱而不可以動靜識謂其動乎屈不是伸謂其靜乎伸不是屈屈之伸之各各獨立故正伸時屈不可得正屈時伸亦不可得正屈伸時指體不可得未屈伸時屈伸亦不可得惟知宗者可以用用宗譬指體用譬屈伸又如宗者則情出古今用用者則自他不隔然後將此愛人謂之仁將此處事得宜謂之義將此施之於上下品節有條謂之禮將此變通一切而不滯謂之智將此確然固守臨死生交易之際無毫髮苟且謂之信此五者古人用不盡今人故得用之知此則五慈之旨思過半矣雖然愛見之慈忍力之慈與夫等慈大慈皆可以義理得也唯真慈一着子苟非明悟自心不經知見譬如葉公畫龍真龍現前未必

不投筆怖走也

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著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空則大用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烏可以情智彷彿者哉肇祖五論之妙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肅千林在乎既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郭郭也心也者性之郭郭也

毘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靡不盡矣但衆生浮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卵而求時夜見苗而求腹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予持此凡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為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令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者持之譬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

復易之水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喻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清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煩指點皎然意了耳然是經去古既遠流行亦寡初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即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既而命諸黑白廣傳之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即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譬分一燈之皎徧照世中則其靈燄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魚之在水果知水乎人之在心果知心乎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已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生既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一不知則永不知永不知則無

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夫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階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

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遠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沉得八覺者乎噫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正間雲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迄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鶴林藻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秀禪房憲副包公乃鑄於石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相故生於染著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皆寂然

是名女三昧

此偈載寶積經句十六字八十辭旨朗然譬如月在天碧清光照人涼入心肺積生熱惱當處水銷此就天機深者染目得益而言也如根器稍鈍能讀而誦能誦而思能思而用之則毛嬙西施抱身執手啞舌吮唇何殊木偶雖然女人之爲害大矣漢李陵與虜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於匿車下皆劔斬焉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彼但畜之已毀王師必勝之氣今吾曹壞服毀容求無上道於欲而不能斷

姪機綿然一旦觸境不幸與之從事不唯出苦無期如針鼻缺如石拆難合靜而思之首可碎也肝可裂也心可剗也遇如斯人此觀破壞生不若死死而不生則已死而有生必入獄矣

跋蕪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十八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辭氣誕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得無所得心者烏能

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并諸尊者雖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啞人食蜜甜與不甜豈可以口舌窮之哉

書黃龍寺藏經閣毘盧佛記後

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一切處阿真此言無間地獄謂諸苦具黑業徧一切處此義黑白粲然舉着便疑若謂光明果徧一切處則黑業不可徧一切處若謂黑業徧一切處則光明不可徧一切處若謂兩種俱徧不相妨礙者此又不然何以故千年暗室忽然一燈暗即隨滅光徧滿故唯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有光明不與光明相對噫宗風久衰此意寂寞往往舉似龐眉老衲取胡盧而笑沉黃口禪雖吾觀華嚴文殊師利教善財童子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知識雖多境緣順逆三昧無常或以殺業或以淫業如是種種作諸佛事要之皆助發毘盧光耳故頓悟石頭參同之意則阿真即

入毘盧之門不然毘盧即入阿真之膺蓋一切眾生無有定性以無上知見之香熏之則諸佛光生以四弘六度之香熏之則菩薩光生以十二因緣還滅之香熏之則緣覺光生以四諦之香熏之則聲聞光生以增上十善

之香熏之則諸天

之則修羅光生以五戒之香熏之則人光生以愚癡之香熏之則旁生光生以慳吝之香熏之則餓鬼光生以十惡五逆之香熏之則地獄光生或謂六凡非光者彼未了黑業無性故也了此則飛潛橫走孰非毘盧之光哉今匡廬黃龍寺有僧謂宰官菩薩曾乾亨言曰黃龍藏經閣成未有司閣者僕欲造毘盧佛一尊以為匡廬風月主人可乎曾公曰善哉希有子既欲以毘盧圓滿之香熏一切眾生亨雖不敏敢不以文字三昧助發此光達親道人偶讀斯文亦橫口一上見作隨喜云耳

跋陳仲醇大藏閣緣起後

夫以藥治病病得愈者常醫也常醫死而抄

其方者偶中病愈又醫之常之常者也惟良醫則不然直以病治病此下功也如無擇病與不病聞其風而喪我者此上功也嗟乎眾生四百四病皆客病也非主病也主病特饑渴兩者耳然兩者又本於有身身本於有我

我故曰聞其風而喪我者上功也若夫五伯之爭長七雄之競雄使其果能我喪我則雄雄長長得非翦龜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前茅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不能焉或謂藥可以治病者我知其非良醫也

讀石壁經碑跋

萬曆歲在癸巳春余挂錫燕山碧雲柳樹菴應華亭徐太僕琰之請也燈下讀唐蘄州刺史白居易重立寺石壁經碑逆思隋靜琬尊者刊石為經積盈大藏竊校優劣不勝悲惋夫重立經惟八種而白公極廣長舌相讚之猶恨不能盡而我琬公刊大藏於石設公一登白帶則其讚嘆當復何如適開侍者貴大藏自三吳來令其讀之亦不勝悲惋因囑其

刊於涿鹿崖壁之上使觀者知瓊公之功殆
非清冕諸師可並萬一矣

跋東坡油水頌

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大智無地是
故達人就陰息影日中逃影離境覓智從上
以來無有是處油譬本性水譬妄情火譬境
智究此三者初非有一況有三手性變為情
情變為境了境須智即情逆用以功較之賞
罰立焉毫釐之間名實難負智者思之敢不
力行能力行者千古且暮眉山長公乃是其
子

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
六經徹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羣峰該覽
故用之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經世
即事即理橫拈豎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
是真實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味之精了自
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五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四七七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
栢老人集卷之八」。
- 一 四七八頁下一行「題墨畫卷」，
徑作「題畫卷」。
- 一 四八〇頁上一〇行「紫栢」，徑作
「紫岩」。
- 一 四八五頁上九行第一五字「畫」，
徑作「蓋」。
- 一 四八五頁上一〇行「故口」，徑作
「故曰」。
- 一 四八九頁下一二行「石折」，徑作
「石折」。
- 一 四九一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勤六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字，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洞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真子，決不識此字。義如汾陽黃檗偈雲：『寶鏡三昧臨濟三玄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邇來大人不出典刑，誰舉此所以佛祖之綱宗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舉着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即能舉而行之。矣。豈惟知之而已哉。

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快性丈夫，窮此識神為緣境，而有耶為不緣境，而有耶緣境，而有則此識神本自無體不緣境，而有則此識神境未觸時本無窠臼，而楞嚴會上佛曰：『一切眾生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真心，即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即此認字是。然楞嚴即龍樹四性開而為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窮者為心。故如來吐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佛可謂老婆心徹底矣。然阿難執相想尚不肯舍，至於如來飛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方便，開曉阿難，以為手有開合，見無開合，頭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即客而辨主乎？客譬開合動靜，見譬亭上燦如黑白，而阿難猶未敢認亭主為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來假匠王觀河之見，本無重疊，旁啓阿難，既而阿難難至於認見為物，如來以為阿難見精既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既

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蓋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也。縱如來五眼自不能窺覲，況阿難乎？故曰：『吾見既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非汝而誰？又見若同物，汝既見物，物亦應見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立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智訛，攀緣心歇，則即物無累之見，迥然現前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來自說，寄非常住，即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了知，舉心動念，照鏡頭迷。』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眾生於八萬四千煩惱，一一堪忍於心，吞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夫心凡夫，頓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

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即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橫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菩薩衆生本唯一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橫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樣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夫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蓋教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即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橫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

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真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予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則密此兩種秘密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齒莽舉似有招罪咎

矣

四

鑿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生之體不遷即示物外無真般若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真空則無物不真無物不真物果真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即名本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衝愛憎之口可意則心寂發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既皆無理凡謂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橫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

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即不遷不遷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不真空不真空即涅槃無名涅槃無名即不真空不真空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物不遷物不遷即本無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橫亦可交錯亦可分條亦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橫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也洞微如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微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脉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脉有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蓋妙性獨立坐斷兩頭血脉綿然廓爾虛融習氣任運而消真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口挂東壁且道說甚麼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

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辭渾璞不露圭角
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如何是血
脉管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即受殺傷殺之際
血脈斷矣此箇寂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任不
虛觸着自知痛癢讀永嘉
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
是一空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
畢若人果能了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用熾
然分別之心即大智也果能了知境外能而
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別之境一真獨露也夫
兩段無常雖真不有一真隱顯兩段針卷諱
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
黃金失色生則瓦礫生光明暗相參權屬主
張即言而了假名曰教即了通言假名爲宗
宗教如花春在何虛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六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
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
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
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
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子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不甚磨
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
地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人至修
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
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
地獄餓鬼畜生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
四聖恐不當理對曰四聖六凡雖染淨不同
然皆念後事耳如曹溪問惠明不思善不思
惡是阿那箇面目明言下大悟遂嗣曹溪能
於曹溪句中有箇入頭方知破地獄偈是斬
佛劍且道劍柄只今在誰手裏一念不生泐
死水六根纔動犯波濤聖凡路斷翻身處生
殺那知在斗稍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
亦無今此四句偈事理不成就是文殊根
本智普賢差別智六一部華嚴經盡具其中誦
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
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既發於心則心已化
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
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

尋即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
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
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成就故曰成就一切
義雖能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
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豎無外豎
無外則豎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巖尊者爲
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
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
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
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
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
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毓老行食履居士擬
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
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
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
芙蓉乃下食老龐曰不消一句達觀只今問
諸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
鋒捷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盃之
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

忽向西行是舉心動念耶不舉心動念耶若謂舉心動念親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舉心動念芙蓉老麗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為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麗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廢生會咄雙鏡交光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為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盖明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為現量為真境若六識既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為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為真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即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即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既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

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故又曰水無別水也放為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兼善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滙為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法止於自利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浪靜浪即前七箇識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浪境為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羅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漢漢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心立學者或喜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其黏皮帶骨流墮識情殊不知劍無利鈍藥無貴賤轟政專諸用之立斷君相之命扁鵲筆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其人雖鏤錐善劍不若鋤鑽之利腐草之效也於是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靚面相逢還不識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叫冤屈若道于此頌與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子則不難領會于頌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着在况其下者乎若道于之頌子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緣

子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弟這兩箇頌子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謾道會禪也

目佛教東來方外高實方內勝士箠鼓其道者代不乏人惟東晉潯陽廬山東林遠祖臺深而慮遠所見卓然以為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淆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震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近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況其義乎嗚呼去佛既久魔強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于每思至此不知淚之所從也姑命奇郎先錄在家出家論傳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芻狗之為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

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即是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將無我之異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哉復以錦繡文之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物無而用不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知其未始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就足此非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之用當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乎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言文字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萬紫如方春之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字耶有旁不禁者試道看雖然花果礙春平十一花如礙春春則不花可也知礙而春必花之則春之礙矣春而不礙花果礙春哉如此則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無從而來遂遂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萬物而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

然不免生滅故非真風也夫真風者不藉空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本無去來豈有生滅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阿難應諾當面蹉過刹竿倒却以至鼻祖西來神光立雪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臂胡爲鮮血狼籍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頌而無聲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蛙自是真風大扇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是凡是聖觸之則燒却面門背之則凍殺法身使能言者卷古有智者成愚儒失所以爲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佛者直須漱口三日此皆真風鼓舞所致也天童頌曰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此頌翻騰家聲有損有益有雌有雄化真風而成古錦驪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不得好報雪裡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俊不禁口占一偈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者進曰此是天童頌老和尚何故白日青天

之下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達觀曰我也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道老漢鼻孔在甚麼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真風中雌黃別白未晚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垢不待盪洗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十二古之至人有以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即遠示近即塞示通山壁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無待而成耳有待即無待也既知之矣復能行之故有待漸生無待漸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中示近塞中示通也括東坡錄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即情而悟性始知油水不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則湛然湛然者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不知火火不知油油水不相知而始能相爲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則起耳火喻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智然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非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

2979

A 32

名之爲智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爭如油恒與火一水恒與火爭幸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即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頭自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圍共銀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辦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蒂脫乘理治情逆順無間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作油水偈勝妙精絕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有志於了辦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不留意焉

指東坡
油水偈

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間境緣逆順鍛鍊自心鉗錘猛密有人愛神鼎真到太休歇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三昧達觀老漢現前問汝大衆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麼處汝敢胡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中陶鑄來安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即打暮即槌敢保貪瞋癡直待驢年也未調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猶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置向腦後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履處相逢舉着便清說奇男子家本來鼻孔捺天脚跟點地爲甚麼如作賊人常自心虛偶被人按着便愁賊物無地藏去若是良人家男女從他千搖萬撼自然不生虛驚心安如海爲甚麼得如此穩當蓋渠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比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凌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於經論上覓得些知見葛藤內惹得些臊氣自謂我已見徹佛祖原底便乃向無佛處稱

尊有一等瞎公鷄隨聲晝夜忽然撞箇本色人輕輕一撥便七荒八亂理會不下又不能直下生大慚愧悲泣自訟反於本色人分上生大我慢結死冤讐只今之世如此等流十人之中倒有五雙老漢所謂作賊人心虛殊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段英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即謂之徹了何不自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耶未耶果貪瞋癡即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安處在只是被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昧心不肯向人露布醜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羹餒飯如果能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把未徹且向洞山神鼎頌子裏尋箇轉身去爲甚麼如此只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傍戶去雖然如是殘羹餒飯饑者亦可點心大衆珍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之地者此真不疑者也真不疑者佛祖尚畏之況其餘乎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他匪幻徧計無從徧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眾生復性不難也

子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嘆久之大都土無肥瘦水無清濁農人勤勞真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清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乃觸體坑也正曠間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薰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又鳩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舉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母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既爾萬

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教我否此戒師果自己持戒清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善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器量做世間好人尚做不得況為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果子喫莫管樹橫枝拈讀端師子偈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清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千之香舌嘗三千大千之味身覺三千大千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清淨耳如一清淨則現前矣何疑哉於戲此用人誰不有以見思覆之塵沙蔽之故不現前如見思斷而塵沙空心如軒轅之鏡十方通徹自證之矣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眾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眾苦障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安用呼菩薩靈生以二故一身受眾苦若能真不二即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之微八難頓集則難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是心則難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有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嘗不喪也難者當即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心而推其痛於即離離即之間往返觀察推究一旦察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煩求觀音竟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絲頭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踞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體乾子曰觸體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坡此贊但於蓋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着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觸體乾

即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觸體與死人觸體初無有異但活人觸體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觸體死人觸體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觸體即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既枯則我忘我志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者體字即比量也神字即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雲竇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香嚴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為佛喜怒未發為中此所謂枯椿舊處尋者也能舉一而反諸則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有隔壁聞釵釧聲者曾亦得入即此言之則六塵皆韓大伯之古路也即六塵而不粘六塵者即韓大伯之兔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自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腸

為黃口禪雜說老耄禪也如其本分為人靈一些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況熟惱衆生耶故曰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韓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

外誇精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咎耳故看教與參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教眼却被義理塞殺禪心却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知凡尚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之識解依通蓋尚義理情終不枯情不枯一不涉文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雌黃如陳操問雲門曰教意則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意門曰教外別傳則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此是能詮之文如何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將緣而慮忘為對妄想如何是教意操茫然不知答門曰聞尚書善解法華經是否操曰不敢門曰經云治生產業皆順正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

操愈茫然門訶斥而去以是操重發心參禪請以雲門作用觀之則永嘉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豈陳尚書獨不解此兩句耶如果解了如何見雲門如木偶人相似蓋此公義理窠臼不先踢翻却被跋足阿師

踢翻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失却手中撓即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理窠臼可以靈沒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觸境必迷譬如求銀觸火不得一觸火便飛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困外道弟子恨婆困其師一日婆經行林間外弟子以利刃決提婆腹曰汝以舌困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春然受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何預但悲其念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曠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尚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

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予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劍耳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爲華嚴攝機未盡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爲法華之退席即華嚴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爲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於是兩家之徒宗清涼者遂以法華爲未圓宗天台者又以華嚴爲未圓吾則始之曰果以華嚴爲攝機未盡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毘盧之音敢問復除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席爲不圓者敢問除退席之下尚有餘衆生不聞法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愚始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

非妙也故曰證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清涼矣聞者罔措而退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真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轉故理不成就依他徧計即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並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在也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法華之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曰累之者誠然也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玄妙若以玄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蓋佛意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既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緣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

體顯其所開知見何如耳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何因緣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即時觀一切稱呼之音聲而衆生皆得解脫無盡意即曉然領解不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茫然故入難交臨衆苦齊劫刦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劫謂之所以根境搖蕩業火焚燒究其所以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識之牽引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苟能以眼觀聲則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窺白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階梯也阿難以無着名心有四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無着刹那而相續刹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不着三重矣於熾然有待之後而曰無着豈非四重過乎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

惟三五合而不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蓋一切文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既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合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碾花不名爲春花若碾春不名爲花惟相資而無碾故即花是春也花可以即春塵亦可以即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即塵耶根既可相即又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着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第六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字若譬花句即春也句若譬花義即春也義若譬花理即春也理若譬花心即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

蓋坡翁以爲吾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微三合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此舉鐘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微以人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枯功忘則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之微豈昧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曰讀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非綺語也非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知東坡作銘之意則予又大圓師之仲弟也拓東坡鐘銘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四九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 一 四九四頁上一五行「何虛」，徑作「何處」。
- 一 四九六頁下一行「達觀」，徑作「和尚」。
- 一 四九七頁上一六行至一七行「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徑作「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
- 一 五〇〇頁中一八行「攀緣」，徑作「攀援」。
- 一 五〇一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七

勸七

明 愁 山 德 清 閱

佛贊

釋迦佛贊

稽首無等尊本光何起滅在乎用不用凡聖始分轍不用但熱惱用之皆神力妙容三十二一吉祥備功成賢劫時非三亦非五累足青蓮花慈風扇萬物此花觸風散髻珠亦如墮彷彿歌墮間有意難為語當處念不生法身爆然露若作如是觀供者真佛子

釋迦文佛贊

妙容處處皆充滿譬若春光在萬物衆生日用苦不知忽知福慧本具足佛身非身盈八極吾人計身拘六尺佛心無心通一切吾人生心一切礙了得身心等免角感光熾盛星中月見者聞者皆清涼況復聞見皆寂滅稽首牟尼無上尊惟願慈波恒澤物

阿彌陀佛贊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

德化主號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粗無量我即彌陀真骨肉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強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于生死

入山佛像贊

南面之樂視同敵後苟非至明見彼知此幽石白雲瑤宮金几誰雌誰雄慈父嚆矢

雪山苦行佛像贊

眼不見眼心不明心眼若見眼眼非我眼心若明心心非我心誰云六載苦行殷勤明星出時一觀悟道道若可悟亦可修證修證非道三學六度方便劬勞薰炙隨順轉識成智智成識空空即萬法萬法即空異相非礙拈頭作尾以脚為手似乃顛倒不壞本相橫計不了見手見脚事事執着如眼見眼如心見心如是見者大海撈針萬劫千生勞筋苦骨彼心疲志曾有何益瞿曇方便謂言成佛佛若可成斷非真佛

釋迦佛雪山像贊 并序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本平情愛情愛不斷萬劫千生酬償業債我不重汝苦行雪山親星悟道但服汝一切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岩畔宛死模樣人鳥絕踪雪覆千嶂寥今寂今那來情想為什麼活馬將他死馬醫噴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釋迦佛出山像贊

袈衣何似鹿裘安雪覆千峰獨耐看不是明星驚夢眼肯來苦海弄波瀾一觀明星眼便花逢人到處撒泥沙六年苦行成何事惹得諸方口業加

慈慧寺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毘盧佛光明熾然徧一切隨其分量各得之聖凡受用皆圓滿蟻未始終於小修羅亦非必於大猗因賢爾情生時如行巨海限牛跡是故世雄設方便範銅示此希

有身譬如雲淨中秋月衆星圍繞增殊勝見者聞者益清涼熱惱頓入不思議

廬嶽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真金色相好圓滿非有無江濤湖風廣長舌一切見聞難思議匡廬震旦勝道場今復駐此光明尊譬如寶盤得摩尼宛轉橫斜恒不息癡人若以方隅觀何異層氷覓火談智者日用心湛然是故白毫常普照

無量壽佛贊

有生必有滅有壽必有數佛以無量稱必有其所以此去極樂國西方路甚遠但念佛號者必當生其土釋尊金口宣決定無虛謬生從不生有不生者非數非數為數本是為萬物祖此祖人皆有不悟乃不睹如頓見自心生滅不可得依此發誓願如阿彌陀佛佛佛願相紹光光照不絕是例項前時狐疑湯湯雪

吳中泛海石佛贊 并序寄園中曹直指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填王金像與栴檀像像設之靈奇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

與吳中石像天金佛不度爐亦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浮沈驚濤螺髮繩衣脚踏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父子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

即

即

則金佛度爐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真心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因緣特此顯現今無量衆生起靈應想想則思思則悟悟則通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佛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下南羽氏繪像以傳秋空之月無擇蹄涔二如來自茲處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願願顯靈奇水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

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寔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堯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觀青天魚龍仰光彩虎兕融噴顯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即

五

彌勒化身贊

河目海口心同太虛長風遊之其地有餘我心如此何物能轉布袋之中聖凡難辨

彌勒佛贊

世人多愁尊者多笑慈笑有常用無麤妙坦懷垂腹布袋生殺捏聚放開聖凡失着

善雲堂彌勒佛贊

天容道貌妙難思待到龍華見已遲迥脫根塵渾獨露頓空人我便相知面門生笑猶非妙肩背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親寧不獲菩提

護國寺自來佛贊 并序

夫泥牛耕月木馬嘶風衆人聞而駭之茲像非金非石衆品合成解附荆楚之舟密換蠻夷之骨達者知而易感常徒昧而難

懷然其銷我爭於真惠廓清涼於熱惱雖
不處王侯之位而德貫象帝之先梵名佛
施此言覺者覺則無物非心不覺則何心
非物何物非心一莖草可以為丈六金身
何心非物丈六金身可以為一莖草噫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贊曰

江清先得月綠熟佛自來我若心水淨豁然
佛眼開自心垢未空怒佛無靈通病者飲蒸
漿橫疑黃連同一朝疾病除菜汁甜何如構
佛佛不應佛安有親疎但將我心審果乃誠
未誠若使心誠徹無靈佛不情

彌勒佛贊

一切煩惱歡喜本若無煩惱歡喜離是知歡
喜無煩惱終必歡喜無所資我今稽首彌勒
尊笑口常開等海門見聞隨喜消人我通身
毛孔皆生春此春不向無心生智願成熟度
有情我若無情笑破口敢問心生歡喜否請
觀木人鳥不怕風吹手動渠不走尊者歡笑
誰不喜喜者大都此喜此若知此喜此外無
管教喜懼自然墮布袋開來寶不多相逢任

取博凍餓

枯木彌勒佛贊

生鐵鑄就黃金打成刺彫玉石慧氏五形何
如枯木不煩彫刺德相圓滿笑容可即木不
解笑笑則非木以木求笑笑如龜毛以笑求
木木如兔角有名無實無實無理路不通
千尋峭壁苟能攀攬莫是彌勒

彌勒佛手執布袋贊

閉口舌頭隱開口舌根露不開不閉時問在
甚麼處汝若知得了布袋付與汝汝若未知
得手捏終不與

石佛贊

無際雲濤以為槎並乘光照吳朱家屢經兵
火初無恙見聞之者開心花心花開處香十
虛光無中邊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首剎那
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覆
塵剎衆生肩屎與放尿舌上周旋誰覺着誰
覺着誰覺着眼不見眼見生殺聖凡一倒聽
指揮廣額屠兒真猛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
指屈伸情易決深即持此往峨嵋魚龍處處

生欣悅狹路相逢到薩訶一切罪根方始拔

彌勒佛贊

胸中有些事肚皮大而窄此心等虛空胸部
窄而廣往來牛馬羣出入聖凡隊何殊風度
松寧異月穿水久行忽然坐仰目視霄漢既
不慚高鳥豈有遊魚羨

毘盧佛及文殊普賢二菩薩十八應真

贊

毘盧佛

毘盧之光日用昭彰以我未了法身似藏了
知成熟萬行功忘就位其誰喚奴作郎

文殊菩薩

衆生未達觸處惟情達則情枯詎多愛惜金
毛獅子跳躑躅靡停以此為坐不行而行

普賢菩薩

萬別千差行無正邪入衆生見數大悲花象
占十虛蹴蹂三車屠兒廣額是子思家

第一賓度羅跋囉嚩闍尊者

左手虎口啣藤一枝藤枝屈伸指若無知稽
首尊者幽宵慧燈親承佛記照彼愛憎

第二迦諾迦伐羅尊者

雙手奉杖外心手無屈伸手指早是為渠渠若不薦我無奈何且收一足再放為他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

拂我右手左手空閒閉兌通離心無往還以怒為人人忽我真當面踉過再來難親

第四蘇頻陀尊者

撫膝左手有何所思握拳右手不見所持撫握雖二人無二知口開非笑眼豁眉垂

第五諾矩羅尊者

我問耆年瘳何因緣為生於中為起於邊邊則同外瘳非中先諦觀審察童子超然

第六跋陀羅尊者

手雖搗珠心不在茲眼視他處了然無疑大顛舉似轉愈固知首座叩齒雷同逐之

第七迦理迦尊者

面圓眉長神異難量肩作願繩繩牽法航度諸有緣出此鏡湯月面日面圓缺無常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肩露臂交袈裝擁腰看經跣足風致逍遙眼

目人天人天皆疑是何尊者蹴踏威儀

第九戒博迦尊者

雲山蒼蒼以石為床跌坐右裡指何抑揚林泉無暑持扇思涼疑獨眼龍機鋒暗藏

第十半託迦尊者

項縮眼腔注心讀經梵音嘹亮不許耳聽字布白氍毹飛秋空橫斜斷續影亂慧風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咬牙恨誰恨世人癡橫計身心不知捨離刺眉橫空眼露殺機以殺濟生聖人深慈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身棲雲外目視人間見彼好醜冷笑銷閑笑恐領墮擊拳撐持小心太甚至人之癡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奉經遺杖奉杖遺經捨一取一心終不停兼珠與身四者等一一則無外梵聲泠泠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出入息空山無異同見山禮足山多笑容謂我在定定無邊中無邊中處定慧雙融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頭如擁腫抱膝軒渠鼻曲眼斜眉垂心虛心虛無我豈有愛憎凡百笑言眾生慧燈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樹老藤枯心同太虛我忘我所樹即自余左指伸屈為誰說禪廣長舌相聲出右邊

第十七慶友尊者

松雲是身身是松雲耳目雖存本無見聞交手奉杯儼如忘懷楊枝浸水不洒同儕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衣不覆肩足慵約鞋雙眸上視日月光靈杖在右手功難左無心非有二用豈差殊

李次公畫接引佛薦見素居士

佛身何在在在而圓日用不見封埋塵緣忽然垂手欲接其誰居士善雲此心了知生前有德死後畫佛筆筆蓮花香風拂拂娑婆極

樂染淨無常循業發現實難思量彌陀之願四十有八願願逗機當心一札善雲善雲豈

闕見聞好擲黃冠頓超仙羣歸無量壽長揖死生車大蓮花何妨經行生為死母惜死愛

生不若無生無生常生觀音為友勢至為朋

七趣周族慮知重輕於此模糊事負幸生

調獅圖贊并引

獅子一吼百獸腦裂此猛之至也獅子一躍百獸皆悅此和之至也惟猛不和殺物無事至人知其如此故調而和之爲百獸師寬猛中節威而能和如冬之日暖然而春故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法窟爪牙晴空霹靂一鳴一蹶若欣若戚我本無心天機淺深同條生殺明白浮沈結角羅紋交加難辨銅睛鐵眼妥被朕轉

掃象圖贊并引

夫根本差別兩智一心悟證淺深致有先後見性則莫大乎根本治情則莫要乎差別故古人有同條生不同條死之典刑明暗相參之權變雖然聖人設象要在盡意得意忘象則象爲筌蹄得心忘情則得無所得矣

十惡五逆窮之有性千魔萬怪執返其正合下了知崑崙非堅色空無地白象現前習垢有餘是須掃除長松之下盆水涵虛主伴交

映聖光參差森羅海印在我雄雌

菩薩贊

文殊師利菩薩贊

千岩萬壑皆層水一切眾生渾凍殺昨夜梅花放嶺頭紛紛蜂蝶承春色巴蜀雲消流水急無限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回觸着身心等水釋此光曾爲七佛師復爲迦丈之長子無名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之一見百城烟水邊境界逆順不倒顛歸來雙手一物無清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菩薩贊

稽首徧吉大尊者 在在佛土爲願王 普率羣生歸智海 波濤浩渺不可測 魏巍白象塞虛空 譬如鉢中盛滿飯 飯滿豈復容纖物 象塞虛空坐何處 菩薩到此不停思 如鐘受擊聲 答我萬行門中 饒伎倆 願王不動恒自在 雪覆寒岩法界 幽琅琅 貝葉禪舌轉清音 不許瞿曇聞牛頭馬面 偏知已 禮北臺大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智中尊 不離萬法得根本 譬如金

師不廢器廢器獨露金之體善財一見難再

逢遙伸金臂摩其頂此頂無分聖與凡清淨顯露不可見不可見處處見妙相亦如出水妙蓮華妙容縹緲香雲中一切見者皆歡喜寶瓶藉此獸中王欣然荷負恬於几翻惜人爲

萬物靈相參若個生悲戀有心來此禮菩薩

解聞師吼輸英傑積劫情根當下消龍蛇混雜常自在妙觀察智誰爲母煙水百城老人祖率懷仰承菩薩力吐此微詞贊功德菩薩功德贊可盡何異晴空轟霹靂魏巍妙首妙

吉祥惟願智光常照我浮雲飛盡空無際叶

斗峰頭月孤冷盡在清光妙湛中瞥爾生心隔千里

提珠菩薩贊

珠雖成串不撥不轉得意毫微璇璣電卷春秋幾何提示無多耳處聞聲退之消訛

大悲菩薩贊

螭蟠蜈蚣足多眼少橫行直走心事豈了衆人雙手目亦惟兩多藝多才皆出妄想物我雖殊有待之用同異未忘共而弗共我觀大

悲由聞而覺聲無逆順一聞脫殼殼乃謂塵
塵銷根板初非先後寧有本末任運而周多
臂多頭頭臂具眼如清在秋無論智愚聞見
皆驚封我常執疑彼聖明四十八有一十一
首臂有承捉首無左右承則象智捉則象悲
悲智交運照無所遺無待之光熱惱清涼一
指屈信靈無中旁念彼衆生即姐甥姪一切
有知三毒難解稱大悲名見大悲相聲咳之
間悟入無上無量壽聖大悲之君君臣願力
共拯迷羣如臂使指了無彼此正中無邪妙
物無累無累之慈惠物所思若求男女男女
大師因愛生信因信心通愛拔菩薩神
功

觀音菩薩贊

稽首大悲觀世音有方便拔衆苦若人多
於淫欲心常念恭敬便離欲此言初聞不覺
妙久而味之妙無極自是衆生心識粗不知
菩薩救苦益淫業乃非一朝習元從無始至
今日一稱名號欲頓離衆生乍聞誰復信不
信以其根未熟根熱自然疑不起治淫觀門

既如是治嗔觀門亦復爾若人多於嗔恚心
當究嗔心自何始不知其始欲滅嗔譬如斷
流不塞源源若不塞流豈止未得其始嗔安
息我願普念觀音者於凡逆順情愛中發憤
自強揆揆去一朝戰勝萬無異若作是念名
正念不作是念邪念耳豈有人爲萬物靈不
行正念行邪念讀音
毒藥不可食惡人不可親食毒命必夭親惡
善必損是故佛菩薩種種設方便以毒攻其
毒毒亦不殺人以惡攻其惡惡乃不害物若
作如是用善惡無常性毒若非妙藥聖人物
有棄是以知觀音善解此三昧能於普門道
救一切衆生受惠必報德衆生常情見以情
報菩薩揮棒打空月空月若知痛菩薩乃受
供讀本
衆生無苦不呼名菩薩不應誰復救救苦應
威苦感生苦是衆生大悲父若謂菩薩願力
深一切世間苦皆度作是觀者非善觀善觀
聖凡苦爲本若人頓了苦性空菩薩爾時乃
始現現時電火喻真齊分別音聲皆可見

初針至後針線線曾不斷由引乃成滿滿豈
有成耶滿既非功立引亦何初始若能如是
觀繡者不可得諸人善惡念善惡即現前佛
寒谿古岸細柳疎篁裙帶微飄岩花泛香雙
籃雙鯉人在舟藏無擇知愚一瞻容光刀山
火聚毒藥沸湯凡百諸苦洒然都忘衆生熱
惱本自清涼即覺橫夢認奴作即勞彼至人
大慈多方以魚爲鼓聲震八荒縱爾聞提聞
腥亦喪魚
三災九橫八難二求罪福無常圓通自在罪
若有主福不可修福若常恒罪不可洗兩俱
無力悲智圓成如見一花春非有除雲巒海
岸朽宅青蓮烟波渺瀰菩薩欲語海
春山方青桃花正開天男大士掛坐岩臺花
杖鸚鵡側窺童子唱酬本調誰領斯旨脚底
有耳耳中有眼觀一切音理音簡男
無際海濤中雲山忽簇簇魚龍及蝦蟹猿狖
并麋鹿朝暮聽潮音共沾慈悲福人爲萬物
靈睹此應痛哭異類尚飯依汝曹徒碌碌浮
生若漚泡交臂頰已禿童子不長險衝波頻

仰伏剎那根塵空妙相春可掬著眼嵐霧合
陰森惟紫竹吳郎寄逸想大地梅花覆梅人

衆生有苦菩薩救菩薩最初苦誰拔若使更

有所拔者痛思拔何窮已忽然智訖情枯

時海月雲山菩薩語狂獸刀林及火坑驚雷

電電悲悲鼓此聲寧分聖與凡一歷耳根無

不死是故觀音度衆生空華落影春光始海

眼耳鼻舌身此五本來妙覺爾明了起五根

如膠盆一切好惡聲觀音以目聽有時則不

然耳聞不異衆由聞達無聞同入普門海眼

耳俱一境惟根不相等所證了無別歸源浪

分轍有能則有所所忘能亦滅能既隨所盡

忘功不屬能盡所隨化功亦不屬所究竟

兩無功悲智妙莫測二輪碾大夜譬若果日

出手尚多無數慈威寧有常眼不局面上掌

中亦放光劍以毛髮推手眼復過是世見大

悲驚驚則駭而感誰知即感者與菩薩無二

大我聞菩薩心即是衆生性衆生與菩薩兩杓

同一柄若說菩薩度衆生總是當人顛倒病
若說衆生憶菩薩亦如斬頭求活命且道如
何即得藥病俱除血脉不斷觀音應現比丘

身補怛岩前行正令比丘

真觀聖凡情頓斷大智現前菩薩露悲觀慈

觀利澤深三草二木皆蒙潤如是功德難思

議一切衆生願瞻仰衆生衆苦本無盡菩薩

願力豈有窮無窮願力度無盡譬如環輪尋

始終衆生正當苦迫時竭誠一念呼菩薩菩

薩聞呼以眼觀呼者衆苦即時脫若人知痛

知不痛不痛即是觀音力一根入流諸塵消

八難滿證圓通覺寶輪

天風海濤不與耳交能用眼觀衆苦水消三

十二應十四無畏并二隨順一心不生無德

不備稍涉情塵鏡上有痕能所角立橫見疎

親以心取心陸地平沈水豈溺人人自溺津

自是是水水不消眼八難之中風火殆險無

形剗物假物逞威苟外薪空兩者勢窮風火

既爾水力亦同天機深者知此萬了未能神

會寧免顛倒吾言甚平奇討難曉達本忘枝

合下自了苦是導師勿得憎之難苦覓樂有
師無資襲明功墜並昧斯義編編白衣月豈

在指觀清白衣

提籃示人踏入風塵此一尾魚明暗交陳馬

即督地牙齒生津鎖骨挑後出水方新魚籃

稽首大悲觀世音所求云何而得道惟願菩

薩開示我使我彈指獲圓通圓通僅獲菩薩

衆凡屬血氣有知者一一領之入普門菩薩

以身爲廣舌開示現前所求者汝若真欲得

我心我心只在汝日用在眼數與色塵合乃

至在意與法和汝能了色并餘塵塵爲復從

何處生若知塵塵所生處六根自無椿立地

根塵廓落一精明迥迥孤光埋不住一切衆

苦解脫師以眼聞聲山說法善財何處覓觀

音當問初求觀音人是人身份尊菩薩好堅

一株成兩極壘即化身端即供壘端俱從我

口出我若不得菩薩心安能爲渠通消息菩

薩若不得我教淪墜愛河終不了只今危坐

石龕中松韻泉聲粉枯寂枯木花開香異常
鼻根難嗅耳根識石龕

觀音菩薩能救苦未成菩薩苦誰救往反推之救苦功始終不見有功者若人欲識觀世音能解此贊即菩薩衆苦自然不須救管取即如湯澄雪

不以耳當而以眼當一切音聲若存若亡六

根秀茂片石昂藏是誰鼻孔大士眼六根

清淨

稽首大悲觀世音隱勝現此稚子相周瞻七丈有餘許狹習衆生猶生懼所懼謂其身高大不信世中有是人吾因若輩說此偶使其當處懼情消頓了吾身大逾彼請觀菩薩觀

觀者若有大小詎能觀以能觀無大小故是則能照大小境即如觀空亦此觀縱觀天地亦復然至於以觀觀芥子總是能觀之所了能觀果小弗能大安可復觀天與地能觀果大不能小亦復不能觀芥子吾以妙觀察智

六

大

尋能觀畢竟非大小能觀既其非大小虛空天地莫可比是三大者尚乃爾何況七丈稚子相哀哉癡兒不自觀逐境分別生恐懼若人於偈能返研管取大笑諱信自現七丈相衆生有苦觀音救觀音救苦自無苦若自有

若能救人自古至今無此理譬如薪火煎冷水水熱火本不曾濕衆生墮落險難中恐怖悲號求出離誰知自己悲號者一切衆苦不能縛衆若能縛悲號者水亦可熱火可濕若人遇苦作此觀鑊湯鐵炭常安樂救苦

普門不遠日用之中好惡顏色觀音之容能

專此觀物我本同火聚刀山春波和融纒關思惟菩薩潛踪仰冀救苦首西面東善財不禁直得隱空

衆人聖人初非兩心以不善用致有升沈水

若外月清而匪微月若外水激而有關互弗

相待者皆神以目觀聲拯諸迷輪水月

奇峰翠竹菩薩之眉眉解說法孰能聞之直

以眼觀對境心安刀山火聚不異琅玕外動

中虛靈而我無開彼七趣悲拔三途以智爲

日霜雪消除我覓罪相女子之鬚六根互用

何往不洞洞在何處在我毛孔一孔一身菩

薩微塵散滿十虛月印萬津善財欲捉鸚鵡笑人榮辱得夜孰假孰真寢有中邊背若無

春竹林

水外無心觀者何物心物苟辨水觀乃得得此觀時無擇色空十方三世汪洋冲融凡聖垢除始圓妙容三塗八難無量劇苦恒作是觀刀山樂土若作他觀樂土刀山冲融性水

苦海波瀾魚龍擾擾五欲是耽愛源莫枯須

待驢年菩薩悲之以身爲船往來欲海結清

淨綠眼開濤聲主客同玄水觀

雲濤無際中片月何圓滿菩薩月中坐恐怖

久已斷魚龍仰眉宇出沒無定時常念觀世

音濤聲入路奇隔壁墮釵劍相逢誰解薦薦

得魚即龍防渠作雷電電比石火忙生心早

失光楊枝挿淨瓶風蕩學低昂蒲團吉祥草

坐到何年了衆生界未空我亦和泥倒聲若

用耳聞眼根潭錯照水月

稽首大悲觀世音一切苦聲惟眼聞刀山火

聚成解脫是時何處覓迷雲長江浪高如雲

山我若無心水本閒衆河流急喻閃電就中

有路透長安長安風月雖然好頭上酸光燒

杏早不藉三春出地雷衆生驚夢終不了南

無最勝觀自在苦厄山中作良導

我聞觀世音初亦是衆生因遇觀音佛教眼
觀聲音菩薩領教已音聲用眼觀生心觀不
就幾回多慈顏慈苦觀不徹觀久心慧裂心
裂知自遺知遺見亦脫知見覺忘時眼觀音
聲決向時無量苦今成悲智路路由音門入
回互不回互隔壁墜釵響入路知幾個觀聲
善根深見渠悅我心我見觀音聲朝暮常照
臨因聲薦此意便能投鉢針

菩薩衆生初無異同其心善用先得圓通我
用不疑太虛長風游行自在何物成封用稍
不善疑情橫現死生榮辱魔面佛面菩薩哀
之扶我障翳頓還本明光洞三際過現未來
水河蓮開臂交徐行足不染埃水變琉璃魚
龍皆驚浮沈無所有眼如盲聲若眼觀琉璃
豈非善財氣急自恨鈍機

春在桃花紅如血染春在菩薩慈悲無倦左
肘倚石右手屈指伸者惟二二三之中屈伸
無住若以住求是謂死句活句在何桃花婆
娑花解說法法遍恒河聞者以眼頓出愛波

七稱觀音三稱四弘信手拈來普字分明指
上有眼眼解觀聲自觀而疎泉普消停性能
如是緣生無生刀山劍樹苦痛難承夜間摸
枕大悲現形交臂失之跣足徒行善財捕影
鷲鷄飛鳴在而不見楊枝糜睛

謂此非實普陀是真隔垣釵墜入借聲塵聲
可說法色爲大師我無隱乎爾久諦思三十
二應雌黃慈威德山托鉢杲日流輝眼界聞
鐘衆苦息機

兩餘芳草綠編草成綠玉跌坐玉溫潤萬慮
不煩濯此心空潭清垢靜忘邊幅見者意自
消饒舌非我事萬象解高論聽者根豈具惟
不具根者善聽萬象說熾然常不停眼根爲
媒灼接引苦衆生普門作安歇淨瓶與楊枝
當面徒排故

熱惱清涼初無有常用之何如遂見短長善
薩知此所觀異人聲聞於眼人則耳塵于眼
聞音法無淺深情關坐斷凡聖平沈以此爲
門門包虛空有形無形陶鑄此中造化辭巧
陰陽離工一毛多身萬竅號風聲作佛事大

悲之宗智悲爲航願力無窮樹葉爲席妙客
盤膝屈信在心豈在形跡碧草蒙茸秋光何
密

衆生眼毒善薩眼慈慈毒相反難爲相知毒
盈惡極惡極罪深萬苦交至始呼觀音觀音
能救理折難通眼界司聲千災頓融衆生知
此菩薩一同

衆生無明善薩圓通兩者諦觀本非異同三
塗八難衆苦靡窮毒藥刀山生心成封拈來
便用用處渠達渠若是我爲將喚龍于茲薦
取悲智冲融不涉安排自然適中重巖流水
舌相覆空說法無盡眼聞耳聾萬般煩惱六
月松風睡著善財面西背東

悲智之用衆生本全以我所故圓而不圓以
苦爲師苦極深思思之積久心開神怡寄根
明發用無順違夜光在盤自在而馳生心卜
度火燒汝眉善薩哀之方便備施百千三昧
應身無疲片月在空萬影臨池本無前後豈
有參差刀山火聚解脫之機但覺畏怯線刺
牛皮

輕風生微波異草生巖阿菩薩自在坐心念
眾生多瘦竹五六根瓶中楊柳踈大地本清
涼將何熱惱除天風生海角單條摩空虛揚
枝亦解舞瓶水知灌如女人欲成男先將姪
機枯姪枯心清淨定作大丈夫童真割恩愛
盡形守戒珠參禪與學道魔外難擾渠忽開
佛知見以眼聞筆分付童道人精進長乾
鬚何必待來生然後出迷塗

六根不圓通情念不能空情念滅時六根
元互用一作多佛事多是一根功八萬四千
毛個個無優劣誰謂耳聞聲誰道眼見色聖
凡無寸地何母子先後一念不生時本光常
獨露圓通在蝮蝎普門屬蛇虎大士無功德
何讚復何貶

以手爲目以珠爲聲虛空瘦骨雜想無生泉
石清幽寄此玉顏半踈而坐屈伸本閒鸚鵡
覓食善財緣頑呼之不來不呼即還神珠
以溝爲槎並泛海涯有力爭請唯然朱家魚
龍哀鳴水族失爺既爲人有吾香客嗟人憐
香龕禱佛冥加凡彼濕生心開覺花人心佛

心達本無差魚龍如此嚙嗟徒謹心佛眾生
玉本無瑕吳門綠熱通立地嘉兩鉢雖破二
尊靈遐見聞之輩教若河沙若毀若譽毒鼓
誰過有心無心鼓實爪牙癡子不解打草驚
蛇蛇忽換骨風雨橫斜閃電光中雷師開遮

石像鼻孔或隆或窪或望雪浪山崩楮上行艇水
陸無虞聖凡一車運重致遠手抱琵琶有聲
無聲趙州賜茶纔涉唇吻波浪如麻吳中二
石佛
稽首大悲觀世音於音聲中作佛事一切眾
生受難時號呼痛切即赴救譬如淨月在天

際凡有水處皆通入水即眾生痛切心月即
菩薩方便力刀山劍樹與鑊湯黑風鬼國漂
墮處眾生命根將欲斷菩薩委曲爲之續或
遭饑饉寒病疫子母不顧皆離折菩薩身化
衣食藥令人歡喜復完聚眾生設受愚癡苦
文字語言觀不悟菩薩冥以甘露水蕩除昏
翳忽通達世出世法觀掌果了了分明永不
惑菩薩威神感即應究竟俱我自心力我心
痛切若不真有苦菩薩救不得十四無畏及
二隨三十二應眾功德若離我之痛切心向

外馳求寧有濟我又諦觀此痛切極力推求
不見有求之於苦苦無從若若有所豈能滅
我今號呼菩薩時一切苦楚成歡悅是知苦
樂總無常眾生不了生順逆寵辱紛紛夢正
濃幾度號呼喚不醒惟願菩薩愍我愚冥熏
加被喚即悟悟後身心空裡花愛憎生死龜

毛拂如是了知圓通夫菩薩無地可站立無
奈去作馬郎婦以欲鈎牽度眾苦譬如以毒
攻毒疾除毒亦了無所何妨鬼臉與神頭
順行逆行普利益我因房山一斗泉得親菩

薩相好身又於慈壽石碑上乞食曾禮菩薩
相菩薩手提新篋籃籃裡魚兒若活狀蓮華
艷冶觀光儀令人瞻之生佛想旃檀龍腦朝
暮燒香烟靄靄籠樓臺供養富貴最無比善
財龍女常歡喜惟有鸚鵡心不足猶道枯淡
難棲泊誰知上方兜率寺岩龕亦有觀世音
烟霞香火甚蕭索超然不厭於寂寞魚莊
觀音
菩薩未得道涉世寧自在一旦悟自心解脫
非障礙非身無盡身慈嚴相非一無心周萬
物精照靡不徹身心本三昧眾生甘下劣無

苦中見苦非樂中求樂是謂顛倒想難入圓通覺

驚濤撼岱嶽巨舟不敢渡菩薩何所能蓮華
辦觀足去來若鴻毛飄然離恐怖蛟龍與龜
鼉一切諸水族觀影生慈心劍輪忽停住南
無觀世音智願廣無盡我既皈命禮願一切
如我

本來一精明迷成六和合譬如水結冰室礙
非通達文殊還當機菩薩聖中首聞聲聲即
心心不見心故心若能自見眼亦可觀眼如
是頓了知眾苦皆解脫

開物成務聖人之能或經或權緣生無生成
中有慈不與威相遇慈中有威不與慈相值
如山出雲如月臨水如春着花三者同現不
遇乃成不值乃靈惟成與靈力在無功大悲
千手千手有目較此妙相手眼何寡寡為多
母多為寡子多寡不到智者自了了則不疑
此相即我能疑我入道之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竹石而聞樓
身世有無中則色之與聲皆可入圓通究其

所以然眼觀音之功是故三塗八難眾苦雲
從凡逆之與順如清風之度松

智海欲海初無有常心今善用欲海發光備
不善用墮炭鑊湯以蓮為舟普門浮游即呼
而應未分馬牛馬窺觀影馳不待再牛拽大
車所往自在魚龍鳥獸水陸之儔海印三昧
塵影不收手中楊枝時蕪雲濤熱惱沾者百
苦頓消以海為盞魚龍在掌眼觀龍鳴晴空
雷響

心大既熾境風扇之凋殘本妙八難險奇度
一食頃如千百劫相驚龍辱成熟黑業勞彼
慈母奔波塵勞等觀大地如一子驕求不得
苦急于燒眉人間乏嗣天上共悲救苦尋聲
了聲之前普門月滿我願亦圓求女得女求
男得男自心現量菩薩之貪若問幾許手中
數珠童男童女轉處自如

吾嘗觸過境熱惱燒肝肺吾嘗過順境喜悅
發毛孔本來一吾耳苦樂何多種世以苦為
苦不以樂為惡誰知苦不了皆因樂為如此
約弗能違苦根安可拔縱使苦樂盡平受亦

是刺是故觀世音哀眾生三者實為諸惡源
眾苦之所集於是設方便救汝眼聞聲入流
成正覺獲三十二應得十四無畏上下二階
順廣菩薩悲智且吾正苦時猛獸與刀劍一
時俱歷受楚痛其能堪號呼吾菩薩忽想吾
果痛呼者復是誰正痛又能呼痛呼兩不涉
不涉而妄呼何異夢蛇咬方蛇夢咬時怖畏
不勝負忽聞鼠翻盆蛇我奚得失

佛香庵梅檀觀音像贊 并序

析梅檀則無片不香分滄海則無滴不濕
梅檀滄海以心為母故得心者可以謂諸
聖祖大地母馮生既遂以情觀之似水競
東而不能返矣吾聞萬物一物萬人一人
所以聖人知此而迭用之若然者此像既
生馮生果真遊乎贊曰

馮生果死此像不存此像既存馮生奚往如
眼觀聲清機歷掌馮生有靈莫忽吾想

吳道子觀音變相贊 并序

凡畫之妙不難於可見而妙惟不可見而
妙著焉為難耳故妙而可見者易以平出

難以側形唯遠視而彷彿側出則非畫者
逸想幻出焉能不即而觀墨滄而神哉故
曰妙萬物而無累謂之神神之所存雖至
朽之物其生機觸心似不可掩此不可掩
者寓萬物而靈隨寓爲君若之所在何物
非臣歲丁酉余於董內翰家瞻吳道子所
畫觀音變相三十二身其精神態度萬變
錯出譬如夜光之珠在金盤之中流轉自
在卒不可以有思惟心而計其所向也或
無心而非木偶有思而非着想者其可以

如此哉贊曰

逸想所寄非羸非精觀音其師寫我虛靈筆
筆畫着緣生無生一身衆妙萬鏡一燈可悅
難即欲離反冥窮其所以淵默雷霆不貴耳
聞惟宜目聆普門窈窕意路難登菩薩哀之
分光散形爲渠紹介招手呼名慈母聲咽兒
終不應念茲心痛徒自涕零

調饒觀音贊

觀音菩薩開不徹盡日觀身與夜接觀去觀
來見觸體枯然只在我眉睫此時西施來作

禮菩薩淫心了不起其教出觀遺野狐眼中
見渠生歡喜咄是男是女皆如此何必生心
更愛憎

準提菩薩贊

一心不生萬用皆備手背錯執超然無累衆
生熱惱用處弗齊以呪鑄習蓮敷欲泥

唐貫休畫十八羅漢贊

第一

十方一珠三世一線尊者有心極之豈轉大
顛春秋韓愈網羅咨問幾何立僧代酬

第二

背倚枯槎安知歲華半邊鼻孔落在誰家出
賣日月破除大夜懸幽之鬼紛然驚詫

第三

師觀一切如母視子子感母恩脫鞵懷羨奉
拳握策兩指蠱天蝸牛生角雙塔燈懸

第四

握中何物佛祖不識左手倚膝口開可測默
如雷轟聲在未聲若以耳聽離妻失明

第五

心外無法雲山此心是身果有定則難尋
目巖室即身非身有緣見者其孰弗神

第六

忽然相逢誤獨眼龍肩上青山流泉何窮屈
伸五指二三無定恣口雌黃千峰鐘磬

第七

紺目澄碧萬象莫逃併握支頰恐難堅牢
深如谷開口便淺不過三寸閉藏孰辨

第八

視身如雲雲豈異身鉢水楊枝衆生之春去
松糾盤風雨所在無限龍蛇恣其變態

第九

飲啄之餘消閒梵書橫眸數墨自卷自舒白
矚鳥跡鴻飛雪嶺隨風斷續野水留影

第十

肘闌雲石手還在空袒肩持杖眼視飛鴻謂
彼神用其誰不備有無非酒飲者皆醉

第十一

此木童子有身無手藉師成功師手我有用
處隨宜靡非在皮待爬而除問孰了知

第十二

以眉說法口吻俱閒舒卷自在長短之間偶
將爲繩束縛虛空安置芥子江山無窮

第十三

口閉不開誰知齒缺舌根纏握一任貴罰抱
膝而坐屹如枯株欲昏未昏以此自娛

第十四

一掌五指屈伸無常如風玩柳枝豈主張謂
屈謂伸始終環輪勞動夢想尊者爾嘆

第十五

大悲菩薩手眼百千用既皆備照何不圓經
珠與杖并治妄想念若未起一虧喪兩

第十六

指麾佛魔把柄在我雷厲風飛縱操皆可驢
駝馬載並足還錢子奪生心虛空有邊

第十七

兩眉如峰兩目如海經在面前宛然有待一
毛山河剎歷難窮謂遠謂近瓶之貯空

第十八

微塵既剖經始現前文句無多歷觀窮年了

如在我不在于經兩者有常牛皮見星

又十八羅漢贊

第一

枯槎生花非耳不見類鼻俱聳春光何限屈
伸有常機絕抑揚三直兩曲臂脇堂堂

第二

頭疑怪石髮如飄柳一手持珠以珠代口草
驚濶鎖具體而閒顛倒佛頭依稀德山

第三

衣卸肩出碧眸注經比徑甚深大夢雷電文

字非實實非文字獨垂一足兩手自恣

第四

視經垂頭肩背吞耳泉出地中湛然存紙嶺
南老盧柴擔暫停聞經一句無所住心

第五

兩手支頰恐其墮地口開齒露眼逆心睡心
睡身忘石無施剛石忘我足没入何妨

第六

一心不生我即龕巖波浪衣紋泉鳴翠曉眼
雖不開光昭六合明暗兩忘見精非雜

第七

以杖倚額額爲杖架一肩孤聳並足酬價杖
額不同主賓何功唯肩與足空磴虛空

第八

琉璃與鉢內外洞然目注其中玉臺現前白
雲卷舒百狀千態故埋松根逞其自在

第九

歛肩抱膝果何所思我所思者心精思遺思
遺而坐寬窄皆可石本無相吹毛莫疑

第十

腕爲杖主手復持珠更恐心放托經自娛秋
空鴈鳴梵宇參差以此贊佛耆年了知

第十一

怒髮衝冠惟師不然刈茅非鑽一怒盡燭三
屈兩伸卷舒一手嘆爲佛事誠不請友

第十二

腦後無際枕馮高岩手中所握扇塵同函雲
沸無心偶遮半面其誰作禮直見不見

第十三

面圓如標五官併允分疆割界漂泝流血泉

部之君眉應不羣坐妨曲折行則拖雲

第十四

背若果有痒爬難除果然無背爬痒非虛往
復觀察情枯智訖池成月來眼底見佛

第十五

眉揚目朗彈指肅然即此為舌法沾人天誰
為虎子牙瓜鋒利具而不張野干爭避

第十六

肩長無用聊可倚杖膝亦空閒承經何恙甚
嫌眉長飄拂岩龕不礙眼光湛如寒潭

第十七

抱杖伸指非三惟兩以靴藏足靴脫足爽風
致疎間巢由之間髮鬚若存鼻孔蚤露

第十八

衣不掩胸心同虛空握拳誰擊開口漏風謂
手按膝膝無我人謂膝承手手原屬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七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〇二頁上一行經名，經作「紫
栢老人集卷之九」。

一 五〇九頁中一三行「迷淪」，經作
「迷淪」。

一 五一五頁上卷末經名，經無（未
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勸八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唐賈休畫十六應真贊

第一賓度羅跋囉隨尊者一手持杖

而手屈二指膝上闍經而不觀

勸六

杖穿虎口餘指閒屈以此爲人喚渠何物頭
顛異常隆而復窠巖底雙眸光芒難遮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雙手結印而杖

倚肩

形如古木忽開面門鬚眉之間眼挂鼻揪柳

栗一條拳拳握牢有心無心筆墨難描

第三迦諾迦跋黎隨闍尊者骨瘦稜層

目瞳而眉橫如劍右手執拂左手按

膝

骨齊枯柴物我忘懷眼露眉橫見人活埋右

手握拂抑揚雄雌聳眉並足龍象之宗

第四蘇頌陀尊者跌坐石上右手握拳

左手按膝眉長覆面

一手握拳一手闍膝累足而坐萬古一日面

部少寬頭多峰巒若問法義兩眉覆額

第五諾矩羅尊者雙手執木童子爬瘰

俄覺背瘰手爬不能用木童子一爬瘰停未

瘰瘰無既瘰爬除敢問尊者此瘰何如

第六跋陀羅尊者匾腦豐頤瞪目上視

手指數珠

春秋幾何晝夜百八珠轉如輪聖凡生殺腦

額欠肥偏頰所希眼光射空鳥駭停飛

第七迦理迦尊者宴坐石上眉長繞身

面不盈楮五官分職聲色香味各有法則身

無一尋眉長丈餘以此爲舌隨時卷舒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露肩交手注目

視經

貝多展石橫眸讀之交臂露肩心有所思空

山無人老樹爲伴風弄新條如柔如斷

第九戒博迦尊者側坐正見半面一手

執扇拂一手屈三指

左手握扇右手握拳衆人之見我則不然以

扇握拳亦何有作是觀者雲山我肘

第十半託迦尊者雙手持經縮頭聳肩

注目視之

肩高枕骨目迸天裂經轉雙瞳清機漏洩風

月無主煩茲耆年是龍是蛇逐句試宣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撐眉怒目手有所

指

怒則不喜雙目如劍眸子流火晴空電閃凡

有邪思指之即空本光獨露如日在中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擊拳拄頰開口

露舌見喉而大笑

自動眉搖開口見舌以誠悟物擊拳曲折背

後雲山流泉潺潺不以耳聞我心始開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杖藜倚肩左手持

經垂頭而注視右手拈珠

降伏其心使心不閒珠輪指上經置掌間猶

恐其放杖倚腹肩以經視眼心遊象先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六用不行入定

巖谷

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神妙萬物蒼巖骨肉鐵

磬誰鳴空谷傳聲呼之不聞不呼眼瞪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雙手抱膝而開口

仰視齒牙畢露脫去數枚

抱膝何勞頭顱若髮纒開口逢舌相可描以
眼說法開合無常明暗代謝莫累此光

第十六注茶半託迎尊者倚枯槎而書

空腰挿撥扇一握上畫日月

古樹苔垂指頻屈伸請問大士爲我爲人樓

扇一柄匪搖風生無邊熱惱披拂頓清

達磨贊

航海東來唱得佛心斷臂求之了不可得一

場懺懺阿誰受屈五乳峰前太煞狼藉皮肉

骨髓腥氣逆鼻只今聞着還云不識

旃檀乾闥婆神王贊

無生路絕有生門開聖人之權變化其猜現

容成猛慈母之痛凡有赤子愛如麟鳳

龍樹尊者道影贊

稽首龍樹尊無端現月輪若無那提婆敗關

不堪聞且道者老漢未後轉身一句子作麼

生咄外道五千成佛去自家端只陷泥犁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 并序

嘗聞孫權初見會公疑其形服及求舍利

有驗遂建浮圖嗚呼人心多疑皆生於有

欲有欲則計利害利害未決疑從是起殊
不知一心不生凡聖平等本光圓滿利害
奚從衆生昧此聖人悲之不遠千萬里抱
夜光而投人人猶按劍痛哉

身非我有亦無常身心之外更復何嘗三

稱如來血淚沾裳終古之痛爲誰着忙知公

者希公德難量舍利昭靈示現無方嗟予小

子盪隨僧行中秋之夜一接容光慈嚴流注

沃我焦腸此情此思芥劫難忘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愍公 并序

三國爲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若

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稱如來兩

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綿千古是

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爲之動心變色即事

微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

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

可計算皆我祖爲之嚆矢也茲慈山清大

師因弘法成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朽

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

上曹溪以爲大師影響嗚呼曹溪肉佛所

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
邇來曹溪涸矣瑤林蕭然又藉慈師以滿
成爲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觸體眼
開恒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
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舵但解

順水推船爲之贊曰

康祖來吳清公謫粵觸體大師金剛眼突瘴

海之慘骨刺魂驚大師得成彌感聖明曹溪

墨毒飲者皆畏大師飲之銷盡諸障指撮舍

利康祖之貪貪不爲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

命如單絲千里障橫芒鞋踏遍雷道岩堯颯

風正高鉢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粵題題白日

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

癡草甫之國其誰不疑石頭之別肝膈冰冷

丁生吹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亡性冥大

用無常鐘以眼聽根塵主客收放夢醒掌擎

寶塔牢山之頂

潭柘山嘉福寺觀音殿足跡贊 并序

夫差奮恥而破越勾踐嘗膽而亡吳伍員

覆楚申包胥哭秦庭以復楚皆苦心志筭

筋骨積歲月忘寒暑而後其願始克今此
道人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磚穿跡成
雙趺宛然使後之見者毛髮俱豎涕淚交
下解忘之習精進之光雲迸日露以夫差
等四子心力所積較此道人足力淺深其

何如哉余感而贊之不惟見賢思齊願人
人因贊生奮因奮生恒因恒生克贊曰

頂禮道人雙足跡身毛不覺忽俱豎無始解
急習頓除覺天雲迸精進日逆想斯人初未
迹朝暮殷勤禮大士心注聖容口稱名形骸

屈伸安可計積日成月月成時積時成歲歲
成劫如是積漸難盡言水滴石穿心力至譬
如千里始初步又如合抱生毫末以踵磨磚
磚漸易磚易精進猶未已磚穿大地承足底
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疑異因之歌
歌六
歌七
歌八
歌九
歌十
歌十一
歌十二
歌十三
歌十四
歌十五
歌十六
歌十七
歌十八
歌十九
歌二十
歌二十一
歌二十二
歌二十三
歌二十四
歌二十五
歌二十六
歌二十七
歌二十八
歌二十九
歌三十
歌三十一
歌三十二
歌三十三
歌三十四
歌三十五
歌三十六
歌三十七
歌三十八
歌三十九
歌四十
歌四十一
歌四十二
歌四十三
歌四十四
歌四十五
歌四十六
歌四十七
歌四十八
歌四十九
歌五十
歌五十一
歌五十二
歌五十三
歌五十四
歌五十五
歌五十六
歌五十七
歌五十八
歌五十九
歌六十
歌六十一
歌六十二
歌六十三
歌六十四
歌六十五
歌六十六
歌六十七
歌六十八
歌六十九
歌七十
歌七十一
歌七十二
歌七十三
歌七十四
歌七十五
歌七十六
歌七十七
歌七十八
歌七十九
歌八十
歌八十一
歌八十二
歌八十三
歌八十四
歌八十五
歌八十六
歌八十七
歌八十八
歌八十九
歌九十
歌九十一
歌九十二
歌九十三
歌九十四
歌九十五
歌九十六
歌九十七
歌九十八
歌九十九
歌一百
歌一百一
歌一百二
歌一百三
歌一百四
歌一百五
歌一百六
歌一百七
歌一百八
歌一百九
歌二百
歌二百一
歌二百二
歌二百三
歌二百四
歌二百五
歌二百六
歌二百七
歌二百八
歌二百九
歌三百
歌三百一
歌三百二
歌三百三
歌三百四
歌三百五
歌三百六
歌三百七
歌三百八
歌三百九
歌四百
歌四百一
歌四百二
歌四百三
歌四百四
歌四百五
歌四百六
歌四百七
歌四百八
歌四百九
歌五百
歌五百一
歌五百二
歌五百三
歌五百四
歌五百五
歌五百六
歌五百七
歌五百八
歌五百九
歌六百
歌六百一
歌六百二
歌六百三
歌六百四
歌六百五
歌六百六
歌六百七
歌六百八
歌六百九
歌七百
歌七百一
歌七百二
歌七百三
歌七百四
歌七百五
歌七百六
歌七百七
歌七百八
歌七百九
歌八百
歌八百一
歌八百二
歌八百三
歌八百四
歌八百五
歌八百六
歌八百七
歌八百八
歌八百九
歌九百
歌九百一
歌九百二
歌九百三
歌九百四
歌九百五
歌九百六
歌九百七
歌九百八
歌九百九
歌一千
歌一千一
歌一千二
歌一千三
歌一千四
歌一千五
歌一千六
歌一千七
歌一千八
歌一千九
歌二千
歌二千一
歌二千二
歌二千三
歌二千四
歌二千五
歌二千六
歌二千七
歌二千八
歌二千九
歌三千
歌三千一
歌三千二
歌三千三
歌三千四
歌三千五
歌三千六
歌三千七
歌三千八
歌三千九
歌四千
歌四千一
歌四千二
歌四千三
歌四千四
歌四千五
歌四千六
歌四千七
歌四千八
歌四千九
歌五千
歌五千一
歌五千二
歌五千三
歌五千四
歌五千五
歌五千六
歌五千七
歌五千八
歌五千九
歌六千
歌六千一
歌六千二
歌六千三
歌六千四
歌六千五
歌六千六
歌六千七
歌六千八
歌六千九
歌七千
歌七千一
歌七千二
歌七千三
歌七千四
歌七千五
歌七千六
歌七千七
歌七千八
歌七千九
歌八千
歌八千一
歌八千二
歌八千三
歌八千四
歌八千五
歌八千六
歌八千七
歌八千八
歌八千九
歌九千
歌九千一
歌九千二
歌九千三
歌九千四
歌九千五
歌九千六
歌九千七
歌九千八
歌九千九
歌一萬
歌一萬一
歌一萬二
歌一萬三
歌一萬四
歌一萬五
歌一萬六
歌一萬七
歌一萬八
歌一萬九
歌二萬
歌二萬一
歌二萬二
歌二萬三
歌二萬四
歌二萬五
歌二萬六
歌二萬七
歌二萬八
歌二萬九
歌三萬
歌三萬一
歌三萬二
歌三萬三
歌三萬四
歌三萬五
歌三萬六
歌三萬七
歌三萬八
歌三萬九
歌四萬
歌四萬一
歌四萬二
歌四萬三
歌四萬四
歌四萬五
歌四萬六
歌四萬七
歌四萬八
歌四萬九
歌五萬
歌五萬一
歌五萬二
歌五萬三
歌五萬四
歌五萬五
歌五萬六
歌五萬七
歌五萬八
歌五萬九
歌六萬
歌六萬一
歌六萬二
歌六萬三
歌六萬四
歌六萬五
歌六萬六
歌六萬七
歌六萬八
歌六萬九
歌七萬
歌七萬一
歌七萬二
歌七萬三
歌七萬四
歌七萬五
歌七萬六
歌七萬七
歌七萬八
歌七萬九
歌八萬
歌八萬一
歌八萬二
歌八萬三
歌八萬四
歌八萬五
歌八萬六
歌八萬七
歌八萬八
歌八萬九
歌九萬
歌九萬一
歌九萬二
歌九萬三
歌九萬四
歌九萬五
歌九萬六
歌九萬七
歌九萬八
歌九萬九
歌十萬

自贊

以石為屋初無成敗風塵負情水月償債寂
寞心珠虛空眼界田衣拱照累足捏怪喚是
教是宗俱不會象先富貴有誰爭

或言汝廓落吾笑汝褊窄見善便歡喜見惡
即不樂善惡未忘懷安可入無着又言汝了

了自了復度眾信汝如活佛朝夕生殷重吾
知汝見思尚在法空未登帶情說法誑諸輩

盲吾聞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汝於兩者何者
為衝噴帶情說法情何物明暗相奪作者知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種好醜一點也瞞你
不得我若是汝一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

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必是老漢
本色事若舉本色管取凡聖魂消毒鼓無聲
在有人不知汝脚跟立處橫搜豎覓究竟汝
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笑行蹤如野鶴前岡
飛倦有長松

渠是我今我何所存我是渠今渠何所留生
心揀別今血脉斷流不揀別今儼侗宗猷枯
木開花今頑石點頭當家種草今皮裏春秋
喚相逢莫道無機智多少魚龍銀海中

汝這漢閒多管見人便勸學善提更解談長
與說短松江月誰能識今宵皎皎懸空碧無
限魚龍吸影忙江濤滾滾渾泥出阿庵努眼
石灰湯水晶庵內離窠窟個中夢裏浪急盡
毒之家水莫喫知不知命根斷命根斷時何

處立翻得身來夢已醒黃金總是虛空骨
牛首峰頭獻花巖畔不憚烟霞訪老僕因緣

往日曾相結浮玉雲金鰲月廣長舌相分明
說江址江南春本同桃紅李白顏分別且道
分別個甚麼誰家窻裡火無烟一任旁吹閒
不徹

問渠何處人南北恣起放有時觀驚濤或復
嘯層嶂山水癖最深骨首莫可况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黨死生視一條榮辱豈二想更
有一般拙輕重不自量直饒佛與祖也要稱

斤兩境風逆順時行藏任跌宕虛舟橫急流
魚龍憑覆仰虎兇固知暴錫環振偏響忌諱
吉亦凶慈癡衰亦旺首尾俱坐斷中心挂子
喪善善而惡惡譽譽而謗謗觸途皆有入生
心蚤成障憶昔登萬洪反策天水漲河梁羅

黑白掉頭明月上陳侯即普賢清光本一樣
永寧薰鐘動幾回思鐵杖高踪不可追令人
殊悵快朗空不遠來碧雲索爾像信口似啼
昔持歸常供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
涵碧天無風浪自寂有影色本然若謂是僧
今依稀具髭鬚若謂是俗令眼空鼻祖禪若
謂不可名假號何駢駢慣用明暗鈍鈍破無
底船且道船底破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落
得智香薰法界吳江烟水本依然

陰陰紫栢覆枯禪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
逢開口笑雲邊常得枕流眠
汝即吾今片月在天影臨千澗吾即汝今智
訖情枯泥牛作吼且道誰家曲調吐海山雲
盡花巖出光德庵前春水深

汝即我今全無覺知我即汝今妄想紛飛合
則非一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鷲子之智
亦難辨伊伊賦性豪縱腸肚籠侗繩墨不拘
利害如夢頗具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所
以難留於塵樊只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

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薰奴白姑堪與
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印宗印教有時刺棘瓦
礫般般是實有時珊瑚瑪瑙不值真草一片
古頭褒貶無定是非亂統有恩處不異冤仇
無情處憤肯淹留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
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着胡談漢談惹
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癡如慈紅禪衣一領披
之喜歡若被一箇青眼即君覩破我看你不
值一錢呵呵呵誰薦此權衡在手任抑揚要
人活今死即死

明供養兼供養喜怒無常情識浪但能直下
死偷心此是老僕真妙相紫羅袍舊袈裟兩
種看來何者佳梅檀狗糞分明在凡聖關頭
路不賒如此會無向背流水青山潭不昧只
此不昧火中蓮香光戒月無瑕類

血書金剛經贊
稽首金剛經般若最堅利一切有為法無能
越此者若人見一字或復聞一句乃至四句
等功德難思議墨書不若銀銀書不若金金
書不若血娑婆震旦國有大精進女現身等

漚泡知心本幻化一念堅固信塵刺十指血
書此無上寶願彼見聞者填空身心執持此
金剛劍斷一切情愛如是妙利益不求人之
福回向般若海深我五漏身獲淨七寶體童
真割世染早過明眼師悟心為佛子弘彼妙
法華聲震微塵刹無心及有心非緣培聖種
况我血書經果報寧虛莊

橋陳如比丘贊
瑤宮金闕視等微塵不以富貴而勤此身靈
山蒼蒼借石為床心如虛空僧中之王田衣
被物鼻孔昂藏荷擔大法苦海津梁頭顱圓
滿螺髮久除欲覓一莖雪觸紅爐稽首陳如
比丘之祖續佛心燈光傳終古此光非日月
有圓缺不圓缺者慈蕩當說說而不聞自沒
迷雲煩他木石饒舌驚羣鷺而忽省楊枝故
病瓶解奈禪奉如來命泉響千峰眼觀正令
竹杖贊

此君何來恁我素懷挂有撐無峨眉五臺手
如持杖杖不持手直下便見兩頭真走
寒山拾得贊

兄持數珠弟握掃帚若問雖雄泥牛哮吼山林市城共覓無生取像會意撥粗得精

頌古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

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湛堂禪師頌曰老胡徹底老婆

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

戴嵩牛卧綠楊陰頌曰

蒼龍慣喜卧重泉領下驪珠愈燦然借問有

誰能挾得化為日月照山川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

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

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

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

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貓兒也頌曰

設使南泉不舉刀草鞋何地賣風騷相逢若

問兩堂客鼻直眉橫總姓貓

貓兒未必值千金惹得堂頭亦動心信手一

刀成兩段草鞋帶去血淋淋

黃檗云汝尊蓋是噴酒糟漢通知大庸

國內無禪師處時有僧問諸方聚眾為

什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

無師頌曰

年去年來噴酒糟迷花醉柳浪泊雙眸

莫換將去含笑臨行來一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鉢

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

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

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

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家故其意

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

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

而沒頌曰

聾叟掘井迫舜入象却忙忙填土石悲哉舜

今何時出度門未必是真賊

又

鐘鳴喚鉢家常事老漢偏渠托鉢先不是雪

峰親勒破巖頭管取亦茫然

又

垂垂白髮出堂來一鉢高擎果異哉不是巖

頭親點破至今跟隨未曾開

吉州禾山無般禪師示眾曰習學謂之

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

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

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

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

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

解打鼓頌曰

崑崙為竿今長江蘇秦山為餌今釣鯨鯢吐

怪底桃花風雨急龍總為浪頭迷

白雲守端禪師往叅楊岐一日忽問

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

聞伊過橋遺額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火被塵勞闕鑑

今朝塵盡先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

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

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鼓誰者麼曰見

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

何岐曰操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頌
曰

從來伯樂九方臯
帶額驚貽價倍高
怕笑只因心有負
一善不及野狐曹

又

江上貪觀浪勢高
被人奪却手中撓
孤舟風蕩渾無主
一笑分明殺活刀

頌雪峰汝虎

光還自照心無恐
汝虎誰知光正圓
最苦者僧成異類
人身一失幾時全

頌隔壁聞釵釧聲

耳外有聲無是事
除聲有耳事還無
燈前往復觀聲耳
五色囊中得一珠

頌五蘆山前一旻空

有我時時背主公
我無何處不相逢
刀山火聚閒遊戲
不負山前一旻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七斤衫子製青州
半月沉江魚彈鈎
怪底蒼龍終是別
一歸何處解遶遊

臨濟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

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西門出入照天照地
自汝諸人未能薦得頌曰

無位真人乾屎橛
一名兩實使人猜他家
自有通人在豈似離虛逐塊來

浮山法遠禪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
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法眼帶佛法藏

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
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

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
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

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
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

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
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

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頌曰

沒坐地沒坐地五位九帶君須記
夜來風雨桃花落處處相逢何處避

長水問瑯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瑯琊亦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頌曰

嬰兒失怙父飄零暮路相逢喚一聲
知得阿娘腸斷處從教鐵漢淚須傾

陸巨大夫妻聲論向南泉曰聲公所謂
萬物一體天地同根也甚奇特與指處

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
相似頌曰

龍出樓臺豈是真行雲施雨更護人
夢中說夢知音少花落庭前已過春

圓覺經若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知不辨真實頌曰
自家痛癢自家爬爬重傷他
莫怨嗟翠竹黃花隨處有
江南江北路非賒

巖頭全齋禪師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
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

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
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

呈梳舞棹即不問且道渡手中兒甚處
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

知音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頌曰

吳口纔開蓋一椀老嫗無計當慳賺便將赤
子拋寒浪恣得魚龍四海量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檀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
座頌曰

瞿曇上座無奇特下座須知便不同就裏相
違能委悉靈山誰是作家翁

又

聖凡雲集非無事有事如何口不開上座定
知還下座文殊權破使人猜

又

虎踞深林不見蹤爪牙纔露失威風獵人弓
矢尋常在弦響須臾命已終

又

聖凡雲集事非常據座緣何不舉揚賴有文
殊解救拾上來下去兩頭光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
真道吾雲巖爲文洎離藥山謂同志曰

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
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攜至華亭
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
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
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笑山
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
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
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
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
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若
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即問大德住甚處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處山
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
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
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
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
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
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
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淨定有

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
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過山乃掩
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
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三
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
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
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
頻頻回顧師遂喚閉關山乃回首師豎
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
逝頌曰

父子冤讐結最深覆舟自盡孰知音朱涇水
月潭如舊幾度空過未了心

又

一副肝腸剖不留夾山猶自暗回頭風恬浪
靜船翻處蘋蓼蕭蕭萬古愁

又

贈君十五棟恨爾不知心昨夜華亭月朱涇
何淺深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過震旦至金陵
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觀後武帝
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
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
使詔之曰其遣陛下詔蓋國人去他亦

不回頌曰

蕭公豈是等閒人一見當頭便撒塵直得老
胡無措手折蘆火速渡江津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
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

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今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
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
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
不得下方過二十四恒沙國土有罔明

菩薩能出此女定須更罔明至佛所佛
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

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入定從他近佛休陸行車馬水操舟罔明還
俊輕彈指也是無愁惹得愁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
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
事繁頌曰

一戰那分雌與雄重新戈甲再交鋒暗驢電
鼻相強弱畢竟誰家落下風

德山因臨濟待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
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欬倒禪
床頌曰

兵家勝負是尋常未戰人人手脚忙不識眼
前誰可將旌旗擬展早先降

湖州吳山端禪師抵鄆南見上方超和
尚有一尼師來參師云待來日五更三
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
驚而遂悟超和尚有頌曰堪笑吳山老

秃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
數那箇男兒是丈夫頌曰

驀地牯牛見牯牛牯牛產犢牯牛羞從來蹄
角分明在今日溪山得自由

五更三點入房中一見紅粧計已窮蜂蝶紛
紛過牆去林花夜雨早先空

五更三點急忙來羞面相逢伎倆灰堂上師
姑堂下漢者場屈事惹人猜

女人剃頭拜尼僧尼僧笑汝不知汝可憐特
地作人情到底臨時無用處

比丘尼接比丘尼囊鼓春風不可思甜有中
邊單是審分明說破許誰知

怪底瞿曇老滑頭臨機縱奪有誰備無端賺
殺憐家女嫁與祇園少比丘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每上堂有
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
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
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

青脫野狐身師曰汝闍乃闍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

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
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推
告眾食後送亡僧眾驚具食後師領眾

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
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藥便
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

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
與汝道譬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
將謂鬚鬚赤更有赤鬚鬚頌曰

前百丈後百丈白雲青山無兩樣夜行荒塚
不生疑野狐倒跨金毛上

又
不笑金毛笑野狐野狐伎倆金毛無鬼臉神

頭翻大智杖頭挑出看燒渠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林
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却那覺

云可謂將此深心來磨利是則名為報
佛恩頌曰

纔出娘胎便感人指天指地眼中塵相違其
與雲門道萬紫千紅別有春

又
未出胞胎事已多那堪笑裏弄干戈指天指
地誇尊大誰料雲門不放過

又
出得娘胎便不同人間天上獨稱雄桃花若
便隨流水誤引漁郎到洞中

又
出得娘胎氣便高指天指地駭兒曹雲門以
棒為滄海惡水年年此日澆

又
韶陽度量不多寬一見渠像眼便酸啞喫黃
連心內苦同行誰識苦中甜

師讀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處置
卷而歎曰本是泥裏土塊何乃眾生顛
倒支支離離敲粥飯氣頌曰

七處徵心心徵心八還辨見見辨見從救猛

風蕩釣舟一任吹去水清淺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即時觀其
音聲皆得解脫頌曰

率然之怒拔劍斬木木斷頭落山河匪隔蔡
母齒指順即心痛徃反不同血脉非斷衆生

號呼菩薩心戚慈眼視之衆生苦息致知格
物誰知物格格物情通物格情靈通有解路

與肉蠅集寒無滋味咬嚼其測於其測處聚
精并力冷灰豆爆靈機無極觀彼音聲彼即

解脫於未觀時萬苦交迫苦若有常解脫何
得既得解脫苦本無骨解脫有筋開物無門

水無筋骨能勝大舟水若無有徐鉉愕然張
豐失色不見龍潭龍豈有值於剎那頃電光

霹靂如是號呼眼根得入普門廣大凡無救
者入則安適

棲賢舜禪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
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為那所敬意所

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
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

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

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堂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日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象似聰禪師聰為代語舜即趨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頌曰

古鏡休將勸我曹漢陽此去路非遙叢林滄泊先開疏箇箇兒孫出俊髦

文殊問菴提遮女云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頌曰

了四初非有非有恰隨宜只此隨宜時是名為生義不了初非有染應非隨宜迷悟雖無

常盤珠毫弗昧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着頌曰

金襴之外有何傳喚應教他倒刹竿少實多虛非得已飲光猶欠自翻船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哥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頌曰

三七思惟着甚忙癡兒火宅正相狂况兼門狹難迴避老漢多番欲斷腸

頌童子聞韶而出

高山流水少知音犬吠雞鳴調更深試向聲前聊聽取恐將別有定盤針

六祖壇經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頌曰

明鏡不照像謂光日日長此見問如何捕風與捉響

明鏡照萬像妍媸了不妄此見問如何鏡光可有長

金剛般若經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頌曰

微塵世界本無差自是衆生眼見花試聽江聲歸海上就中何地着龍蛇

瀧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種知見汝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香嚴曰和尚替我道瀧山曰道得即是我三昧於汝何益於是香嚴泣辭瀧山曰畫餅不可充饑今生不復學識且作箇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庵以休息焉久之一日糞除瓦礫擊竹笑曰瀧山大慈恩喻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處有今日頌曰

父母未生頭角露瀧山今日禮香嚴真嫌此

語無分曉萬里雲空月滿天

三祖信心銘云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元是一空頌曰

若人忽睡問床有無床若不睡是人即醒床
醒人覺理致昭灼本法如是生心即錯

僧問首山念禪師如何是佛答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曰百

歲翁翁失却父僧曰百歲翁翁豈有父

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

卑從上無一法與人頌曰

婢子奴兒久服勞主人何事反相高無端若
得隣家笑失禮從來乃自招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

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年老成精久自誇從來慣打不防家誰知更

有白拈賊就裏何曾放過他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

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

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

村王大伯不教刺繡着燒窰

丹竈從石頭歸再往江西馮馬祖未參
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

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

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說因

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

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

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

眼間遭跌話擲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

契今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

攪粥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

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勢速根苦甜瓜徹

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無

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

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曹

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

亦總是佛頌曰

自家歡喜自家噴火燒心其怪人若要羅
壘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母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

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

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母及門初失聲

境不思而現凡我佛子迷根本智漂流鐵淪

如失父母玲峴孤露剎那念之智日頓明一

切逆順譬如一毛投大火聚擬欲拈出喪身

夫命把臂投銜自起自倒忽然酒醒起倒非

酒

二鬼爭屍頌

二鬼爭屍事不同誰能擊取嶺頭風夜來借

宿寒山寺醒後方知拔續空

頌張天覺見雲庵

楊岐一笑端公固措真淨一怒無盡失利法

窟牙爪喜怒無常譬如神龍忽舒忽縮一切

有心於舒縮時謂龍舒縮如是見者龍去久

矣

頌三毒四倒亦皆清淨
漢家功業起淮陰不有蕭何月下尋未必此人終得用相逢誰復是知音

法身頌

紫薇花醉罵荷花輪却荷花不理他惱殺紫
薇誰抵命風吹楊柳亂如麻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

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

汝辜負吾後有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

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

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

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

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

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

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

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

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

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

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

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己彰頌曰

侍者解應不解會請方解會不解應夜光宛
轉金盤中當面阿誰擊得定

趙州關頌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

目真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嵩岳破窻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

殿中惟安一窻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

命甚多師以杖敲窻三下云出此窻只

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窻乃傾破墮落須

臬有青衣栽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窻神

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

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此性非

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

侍左右未蒙方便窻神得何宗旨便乃

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

無有道理爲伊僧忖思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僧作禮

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佛窻衆生窻杖敲一時墮實几嚙狸奴聖凡

果穴固

又

窻不附我我自附窻賴師敲醒不復顛倒窻

雖已墮天豈非窻此墮彼成一絲白皂用處

無疑天窻神窻我臂屈伸臂窻墮了禮佛不

墮誰起誰倒起倒自在自在萬妙一窻所墮

巖帝冷笑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韓文公一日

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

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

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

師亦叩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

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

打赴出院頌曰

數珠百八記春秋首座承風馬學牛三十藤

餘驅出院韓公有事挂心頭

又

大顛伎倆苦無多却被韓公活網羅
算計總來難擺脫潮陽暗棒肯遭何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峰密承宗

印嘗於眾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親而

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

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里住六通院錢

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惟三學講誦

之徒果如雪峰所識

袒膊雖然好未央官裏斬淮陰年年歲

歲花開日長使英雄淚滿襟

頌輪王髻珠

夜明父向警中藏欲愛乾枯戰自強報捷歸

來親頂受放光豈但照東方

頌百丈懷海禪師寧作心師不師於心

好惡關頭那管他呼來喝去亂如麻奴兒婢

才家家有用處無疑我是爺

雙峰古禪師嘗受雙峰印記後到石霜

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

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云古侍者師

回首霜云擬着即差是着即乖不擬不

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真能知之好

去好去師應諾即前邊尋屬雙峰歸寂

師乃繼續住持頌曰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只看花松寺若

能留得住老僧那肯惜杯茶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一日剃草次有議

僧來容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

父向歸宗元來是箇蠢行沙門師曰你

蠢我蠢曰如何是蠢師豎起鋤頭曰如

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

之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

無對頌曰

暮路相逢便一刀一條帶作兩三條住山東

壯無煩篋毒氣從今當下消

又

斷處是性動處情蛇兒擔荷大英靈十方詰

佛渠兒孫說與傍人誰肯聽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

曰湖南長老頌曰

楊岐弄蹄驢弄蹄石女生兒知不知一日追

風千萬里歸來一日尚嫌遲

僧問興化獎曰多子塔前共談何事獎

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頌曰

塔前多子共談玄側耳聽來眼得傳萬實千

真渠不薦騎驢新婦阿家牽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一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闕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五一六頁上六行首字「杖」，[徑作「槌」]。
- 一 五一六頁上一六行「聳眉」，[徑作「聳肩」]。
- 一 五二二頁上九行第四字「悉」，[徑作「思」]。
- 一 五二五頁上一〇行「菴提遮」，[徑作「菴返提」]。
- 一 五二八頁下卷末經名，[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勸九

明 慈山 德清 閱

偈

燈光偈

燈初未有光我點光始生光若在燈者無光
燈不明有人知此意無火夜能行弗信問觀

音觀音笑不停

生日偈

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緣何娘不來來去覓
娘無所得蓮花國裏一枝開

生無生偈

欲晚未生時先須忘已生已生若不忘未生
終不知

示于中甫

千妖百怪總相知心外何曾有一絲達本忘
情生滅事他家種草認爲癡

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
不能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
地乃能起不已即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

既不至地空水亦可履空水既可履神通孰
不具

示弟子 并序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無生夫無
生即非墮常無滅即非墮斷斷常不墮何
事非真故妙法者即觸事之麤也嗟乎麤
妙豈有常哉顧其所明如何耳是知凡
緣所起因地不真果終紆曲比來去佛甚
遠龍象蕭條黑白之徒邪正不知菽麥無
辨合掌禮佛心在狐狸刺頭爲僧志存俗
諦以至千態萬狀不可名言皆由最初剃
染之時因地不真耳余每念此雖浪跡江
湖將四十年初未嘗輕爲人祝髮命名非
無慈心也良恐以小慈傷大慈耳某來吾
語汝汝痛體之凡百脫白離俗者最初當
審其因地發心真正倘無委曲相決當披
剃或吾遠近無定音問不接即懸老人禪
影剃染校名亦不須執滯宜圓成其勝
因勝因即佛種也因不勝即魔種也魔佛
難辨其其慎之偈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真實難瞞頭上天分付春
潮帶雨客歸來快上渡頭船

夢覺偈

夢中知夢將入覺中覺中知夢將證我空我
既空矣孰爲雌雄

宿石鐘寺 并序

乙未三月紫柏道人有曹溪之役偕二三
子信宿湖口石鐘寺寺據山水之勝纔一
登之萬有盡洗夫浮生聚散不殊漚花惟
達人真觀視聚爲散視散爲聚怨歌不廢

而思本無邪二三子因請留一偈以作唐
長舌相之前茅偈曰

湖口山上石豈惟千萬片征航肯暫收法句
皆題偏片石一伽陀瞿曇開笑面遊人聽好
音獨許眼根便萬竅忽怒號長波吼江向我
將生心會看字已閃電夙暮石鐘寺寺逢僧
未見轉經了不難彈指知幾轉千里步初始
行行敢辭倦

獻旃檀偈

獻者是香香外無人能所路斷是香誰受受

者不可何況獻者如是觀香香即導師微受
香者異如枯木以是之故香總無邊等十方
空

釋廣百論

眼中有色識死人應見物識中有色眼識去
眼色隨死人如見物何名爲死人識去眼色
隨根境同時去據事觀不然能所反復推生
者不見色何況乃死乎理極情自忘情忘識
即智以智觀根塵譬如水洗水

擇仙偈

身見難消金石輕何須更願學長生試觀父
母情非有始見幽宵照世燈

贈周叔夜偈

處處春風處處花問君何地是根芽
前松曲數椽朽脫却袈裟更起家

觀數偈

老子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又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予曰非但
埏埴戶牖輻輳然也即自身徐察之耳有
輪廓而輪廓有竅虛通耳始有用乃至眼

鼻口等獨不然乎雖至愚舉一根以例之
則餘者自曉了矣偈曰

觀數知一身觀身知天地是觀善胎胎至理
靡弗了至理本心有日用欠深視故用而不
覺是謂衆人耳直下洞了此孰非大覺尊大
覺吾尚得何況世中貴

究昏偈

譬如人醒時倏爾昏住起此昏從醒有是則
不名醒離醒有此昏一人寧有二往返細研
之昏根植何地於此忽然透疑情直下釋

旃檀幢偈

去冬牢山主人謂余真州吳生出所供旃
檀幢豎不盈尺剖面爲門啓門而視中等
虛空千佛忽現主伴重重如衆黍聚立而
若繞須彌目湛大海無不畢著巧奪鬼工
見者驚絕殆不可以智識測非目力能窮
也此夕吳生省余梵川燈前復及是幢且
說曰安得天劃神變而於不盈尺具一世
界耶余喟然嘆曰吳生吳生安知生不生
如知生不生則芥子可藏虛空牛毛可納

滄海而况是體乎且蟻螟以蚊虻爲世界
蝸牛以濡沫爲濔濔此皆以小爲大也大
獨不可小哉故曰以小爲大小非大外以
大爲大小非小外小非大外則何小非大
大非小外則何大非小何大非小則一豆
之中間關莫窮何小非大則八荒之表密
邇非遠良以大小生乎情見情忘則何爲
而不可耶文子薦此則牢山之無風起波
若之承虛接響將非螻蟻奉官之夢哉偈
曰

木不盈尺所藏無量凡聖雌雄不可情想如
心未生量包虛空微塵刹土像現鏡中一念
既起即落邊際知周五尺兼海認滴小大劍
立鋒銜難犯苟非忘我心碎形段文子易之
無往不吉我語尋常遵之獲益刻畫之功效
之三寶苟善用心何技非寶

孫仲來書經薦母偈

此法極微妙亦復極堅固微妙者資父堅固
者資母孝子未投毫亡者生善處况乃字禮
句句續積成部各各自心力存亡皆獨露日

用而不知摸鼻疑是鼓

爬癩傷

南泉庭前花紫柏背上爬兩者並舉似雌雄
看作家

蟲傷

成堆蟻蟲有誰知也解申頭與展背若把法
身輕抖撒總教枯殼逐風飛

禮諸祖道影偈

衆人昏昏見影謂假見形謂真智人不然知
形生影知影生心心無生滅安有古今以無
古今生尚不有况乎有滅不生非常不滅非
斷作如是說能如是察影影形智德無關

香供偈

心外無香香外無心譬如身手身外有手决
非已手手外有身决非已身身手不疑香心
了然以此供祖祖必欣受受非事理成就孰
住惟其無住施者之福寧有邊際以此薦親
親無不起以此祝君君無不福衆人半目睹
香非心聖人眼妙見香非香惟吾曹漢香心
無常兩者不就成就一切用為毒鼓聞者耳

失失耳用眼牆壁觀樹香之所作無不可
為人之師為地獄主香乎香乎梅檀非名孝
心為指並熱千古端難知此不在為子薰積
無窮烟靄其後

禮六祖法供偈

師本賣柴漢天機何其深一闌金剛句直下
悟自心既悟自心已胸中復何事迢遙向黃
梅槽廠充賤役用石墜腰間八月齋食頃米
熟機相投夜半入祖室密傳聲如雷聖凡若
鼎沸師聽不以耳直用眼觀取人則不然
廢耳聲不領是故應有住能所角然立惟應
無所住生心境無咎無咎無不心何物更為
待分別雖熾然譬馬見自影了知身出故時
見不驚異若見餘物影馬驚何足疑惟不見
餘物驚疑從何起自心取自心佛亦不印可
離心求法者曹溪水不濕大哉至人慮必以
誠為本誠則偷心死心死性自靈靈則無不
照理事皆不成即此不成就能成就一切譬
如隆冬時萬木凍欲折陽春一夕回光輝無
不露是謂誠生明非照光圓滿吾師得祖心

祖心不欠少師心不增多得心本無得無得
而心傳永作世間眼重昏須臾旦吾曾讀壇
經得師心自知亦無得而得用處習為障心
明力不逮於是恒痛泣仰憑冥熏慈既失復
乃得今獻法供偈剖析微知見於法苟不昧
乞垂慈印可

白茫遇危

吾禮曹溪至白茫將買舟北還沿岸登舟
見一魁毒焰熾然怒目咄舌不覺失嘆嗚
呼云何忽生之前本然無二忽生之後乃
萬其趣是誰負汝汝恨不釋穢而成毒形
隨心變受此毒狀無擇智愚見汝必殺吾
觀汝性與佛無異視汝如佛偶因不覺暫
時迷墮一朝知毒毒本無根根於無性無
性無我無我無人喚誰負汝人既無負汝
恨何懷雖然一迷永迷迷而求覺苟不藉
佛祖寵靈慈悲薰炙方便旁擊則寐者終
難寤矣今有人於此有少忤懷遂抱恨不
解積而成怨怨必終報報則必復如我輩
人見此雄虺痛當自反反而有終必證圓

通大悲爲侶度諸愚蒙反而中止非他
已智者思之寧不毛豎偈曰

祖師之鄉產此雄虺見人不啣齒則必死惹
惹薰蒸翻爲毒具不善用心乃至此耳如善
用之一切毒具博施之資吾禮曹漢行至白
茫見此毒物內心自慌我若懷毒心毒形彰
自然之理何必商量藉祖慈力小毒必損大
毒敢藏言而不行必受其殃

示弟子

目前一切境皆自心建立離心覓一毫譬如
兔有角人不悟自心見境乃分別遂被好醜
轉長劫無時止或報人天身或受羽毛等強
弱互相敬如已口啣指又如善畫者畫出如
花女容顏世希有忽然生癡心乃謂是實女
相思病至死不悟自心出醫王何自來吐哉
呵病者自畫自生着何異口啣口病者聞斯
語知離心無法非但此畫女凡聖法皆爾一
旦廢計消畫師本如故

偈

搜剔春光不見根雲來雲去石無痕夢中行

盡風波路醒後漁舟泊故村

又

落花芳草恁尋幽夜靜明妝獨倚樓自是老
婆心不死男兒何處不風流

又

桃源仙子昔曾違別後重來訪舊蹤滿院好
花零落盡却於樹底覓殘紅

又

觀橋即我橋誰坐違境惟心境自空片月在
天光不斷夜涼長嘯水聲中

示病僧

我無病時初不檢情一旦抱疾宛延難屏火
燒我骨冷刺我心種種苦楚日將漸深非天
地與非鬼神使皆我自作空病止此真實
語請聽逆思忽得病本了然何疑

吳江華嚴寺浮圖然燈偈示法鱗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
未不能昏此楞嚴會上如來之語也此語
自古及今於中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
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能信佛語而不能

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屬若不緣

明橫謂不見殊不知知不見者果見耶果

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

由是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曩有未始欠

缺在眼名見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

嘗在身名覺在心名知堯舜不能加桀紂

不能損然非迦脫根塵者亦未易屬取之

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物本有奈何日用

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

吳江華嚴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

上凡邑之善信有志於背暗投明者皆割

其所愛易油然燈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

潛而止者同悟本光紫柏道人聞而悅之

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

知本具衆生即如來六尺勿謂短有佛時時

現百尺勿謂長燈滅光不見法鱗能知此燈

傳定無盡

觸塵偈

未打打已如有疼兩頭無有中間生一切凡

天作此見是故輪迴不暫停若人靜心痛觀
察未打打已痛何在兩頭不疼謂中疼以理
觀察難解釋究竟此疼了不疑正疼疼了果
非有

登耶舍塔

未聞耶舍塔本無嶮不嶮既聞耶舍塔心中
忽嶮生已登耶舍塔與初未聞冥正登嶮太
甚自決不能登是時究始末果嶮果是平

與智燈

犀牛昨日與君看頭角渾然不見還本欲無
言安可得誰憐田地草蔓蔓

紙花偈

人言此花假我謂此花真紅白香欲浮作者
之精神於此觀天地離心無纖塵况居天地
者謾誇造物新智者見之智仁者見之仁通
塞本無竅萬事存乎人

讀觀心論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
有無無

示元復

百千無量苦若本於三毒三毒乃有名名曰
貪嗔癡我常受其賊憤欲搜其窟試覓於身
初身初不可得再覓於心始心始不可得次
覓中與外空洞無物我及觸逆順時現行關
好惡隱然若有物藏於有無處秉理痛折之

其勇不可敵若不拚性命與其死捱逼有隙
取敗績無隙我即勝勝時觀敗際總是兩頭
失兩失求其中龜毛縛西風此觀頗有志成
熟猶未能所以惜愛間違時常失候我今吐
實語信我者取則亦如我拚命力敵終不負

示于潤父

鬚枯神索胸中不樂此不樂者本無依託推
之於境界非能捉境何所縛推之於能非
境牽能何所着於此兩者究而得宗事會於
真川歸於壑事會於真何事非能能不善能
仔細斟酌水歸於壑何滴不諾於此頓了苦
樂皆樂深慈曉汝丑午匪覺

元廣代木童子偈

試問木童子爬癢有心否有心難隨師安能
與師違是時非有無寧復墮來去廣子無心

來吾適背困倦借代木童子信手撻不已若
說是有意直下情不生用處應不累請問誰
鼻孔彌勒大頭垂釋迦山根直吾本人非人
渠亦子非子拳拳不落空倦處斬然暢此暢
曹山墮凡聖絕心路人子若有功此墮皆可
測汝若不能薦童子木笑汝

皮斗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巨燭光焰本無際皮斗
單不明忽然揭皮斗光即滿天地此據橫計
言皮斗燭不同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示唐凝庵 并序

凝庵詣清涼叅師師問曰曾看楞嚴否曰
看師曰楞嚴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
自發則諸暗相求不能昏如何理會答曰
見暗之見即是見明之見師曰明中則萬
境昭然暗中則一物不見如何喚得見暗
之見即是見明之見唐沈吟次師命侍者
滅燈以掌張其面唐不知師震威一喝因
示以偈

迴合羣峰裏其誰踏入來過橋雲不碍尋我

鹿猶猜一鳴鳴千舌多生住五臺火燄休接
劍直下夜光開

示馮驥子

有一物甚奇特可蛇可龍能風雨有人拈起
猶不識能識之則可得處處常有鬼神護不
護佛語不真實又非銅又非鐵看來不如乾
屎極雲門盡力道不全屢雲到此難饒舌惟
有得此如意者任伊橫說與豎說

滅燈示六根互用

拄杖飛來一陣風燭光觸滅暗塵封誰知別
有通天路一道神光照不窮

示林白

一切世間音若以耳聞之能所角然立惜愛
迭浮沈自心未埋沒如以眼觀之寂滅頓現
前所謂能所者譬如虛空骨瘦狗情管生垂
涎橫咀嚼菩薩哀此流分身三十二凡有見
聞者隨類得悟入

丙申三月將結夏示朗麟二子并序

浮生閃電聚首難違苟不究竟向上機緣
則結夏之所何適而不可哉異必遠峯泉

而傍城隍耶故說偈見志

透則自應同結夏若還不透夏難同一枝簾
杖橫肩上又入千峯與萬峯

學聽偈

聲聽是一何異木石聲聽非一誰主誰客主
客不辨情終不息長淪聲波復性何日

觀心偈

富貴夢不破貧賤根未斷兩者念後事念前
仔細看聖凡尚難留生死何欣厭憎愛交加
時是誰解敬慢於此薦弗能坐禪非善幹縛
脫分別起嫖母賣笑面

佛香庵觀月偈

一片清天絕點雲繁星不見見水輪即君若
問蟾宮信報道寒香馬鼻聞

其二

此身自笑是虛舟好惡從他一任浮縱使風
高翻却了主人贏得浴清流

其三

智光大不思議世界須臾散作泥是事若
還君未信夢中榮辱豈中非

聞磬聲

業識茫茫不解休愚癡為水夢為舟無明風
猛搖心海浪大帆開未易收

其二

收帆何必更商量歇却狂心萬事康自是眾
生心不歇歇心便是法中王

佛香庵即事偶成

觀宗父設齋特地太多事萬物有通情恐將
情折理此情化未能難入至人域我若以情
觀空山富寂寞白足肯輕移深雲睡正著畧
情平等觀法身何彼此委曲隨波浪拔爾出
生死竟不以此察盤桓損無益

醒夢偈

夢中地上走忽然地成水又謂水中遊忽然
水枯竭謂我空中浮忽然空消殞謂我無承
載恐怖求處所怖極忽然醒醒後觀種種不
異兔之角醒中觸憎愛好惡迭相攻戰戰情
忽破當處無我所醒夢念後事即念得無念
醒夢大導師我故稽首敬衆人不稽首不知
醒夢思夫醒夢者識一識永不得萬古處幽

夕覆盆非故鄉迷暗豈蒼屬何為戀不捨勞
彼至人出

再過金壇東禪寺

寺前寺後行一回門外門內秋雲堆馬面牛
頭手握蛇會當以眼聽春雷

示法鐘

雲門老祖師忽問搬柴人畢竟柴搬汝畢竟
汝搬柴吾今問於子畢竟子走地畢竟地走
子雲門鼻孔垂紫柏鼻不反古今同一條莫
謂有生死地走痛究竟心開情自釋情釋地
與子離即用不虧大千不為廣芥子不為窄
虛空納一毛一毛包大地如是不思議於子
本來具日用暫不知知得笑不住

蘭溪示魏覺榜

初畫若有畫次畫則不就次畫若成就初畫
未嘗畫初畫未嘗畫縱使無量畫畫果成畫
不若人知此意是則庖犧氏離此竟庖犧何
異我竟我

示元廣

見海不能渡疑水惟信土信水與土等嘗湯

穩可步吾語最真實元廣生恐怖恐怖不生
見用處獨回護此根從何來以疑未斷故

示楊生

此經能背汝非汝經不肯汝能背此經無經
將何背經汝痛心究畢竟誰能背若謂汝是
能無經汝無對經先汝在後云何認汝能若
謂經是所無汝經不立由汝而立經謂經所
非理兩者往復觀根塵當處剖

日用

塵寰終日覺忙忙那事原來總不妨舉步倘
能離背向更無歧路泣亡羊

拈花

因見一花故乃入無邊空一花既如是好醜
無不同以此觀世界雪點紅爐中以此觀身
心兔角杖打風能得此三昧度世力豈窮愚
人反此故頭頭行不通誰悟不通者當處元
虛融

沐浴偈

稽首沐浴諸佛子赤身入水見長短溫然清
冷宜妙觸香水海中同受用見有身相即鏡

湯不見身相亦燒衰願諸佛子作是觀沛然
涓滴皆般若施者受者功不虛是名沐浴妙
三昧

塵尾偈

吾當手捉白塵尾日用用之不復思一夕獨
坐忽思之塵尾是所手是能所忘能亦不成
捉雖復手在無所用既而再思使手者手即
是所使者能手忘能使亦無用若人常思無
用者思熟無用無盡果能妙達此境界無
煩悟道出生死

斷淫偈

佛無不喜惟不喜淫佛若喜淫水中生塵塵
以水洗塵從水生水不洗水塵豈能清兩者
匪惑淫火自停

示學人

等問鼓此兩片皮汝即以我為說法北俱盧
洲舌廣長溪聲山色分明語此即解聽彼不
聽棄彼取此乃心病心病不空聽法難比俱
盧洲路不遙如何有耳聽不入徒自千難與
萬觀兩片之皮噫噫時便謂聲聲我解知難

皮之外謂着耳面面相窺總若癡勸爾向後
欲聽法北俱盧洲領妙機

讀信心銘

吾讀信心銘口倦默然坐坐時聞蕭鼓音響
直貫耳復作如是思耳若無虛空此聲何自
入以耳例諸根根虛空等根既等虛空空
非有邊際以空等耳根根周法界不壞亦
不雜見聞嗅嘗觸及以意思想六用皆不昧
不昧而等空能所無分別苟非大智人照必
勞心力勞心失本明佛眼光即失分別墮能
所慧命早夭折忽達兩無功血脈斷而續一
佛續百佛百佛續萬佛萬佛續無盡無盡皆
骨肉常作如是觀弘願與慈悲無煩外薰炙
神力不思議

舫粟偈

連觀道人窮伎倆喜怒無常招譽謗順則懼
喜逆則惱從來自狹而至廣試將老漢為毒
鼓逆順聞聲命根夜但恐譽謗不甚多
愈善度無量無量衆生譬如粟達觀老漢還
同舫以舫載粟無多寡粒粒教他登彼岸智

人以此而觀之譽謗真實大方便毒鼓化作
度人具苦海灘頭濟衆難濟難之人疎亦親
豈有智人惡親屬惡親必定是愚夫愚夫謗
毀當哀憫哀憫之心聞惡聲即如赤子罵父
母父母聞之悔愈深寧取生心怒赤子若人
聞謗意不平當學達觀作此觀謗者聞之不
生怒譽者紛紛何足羨喜怒須知不獨立相
待而起成憎愛若虧其一兩亦空廓達常光
無內外既而內外遠近遺遠近既遺古今喪
古今既喪誰老少無生無死真菩薩吾勸世

人誦我偈勝閱大藏經千轉豈惟功德不可
思凍臘直作金剛聚金剛聚今金剛聚捏不
成團打不碎有緣得而善用之子子孫孫常
富貴

弘法偈

夢中見海不能度孤立海岸日將暮退則還
家路已遠進之無地足難措萬種傍徨進退
難正難之時誰打鼓鼓聲未歇夢早醒開眼
何曾有惱苦
又

醒中見海不能度回首西山紅日暮進前聲
薄怕殺人退後已失還家路千難萬難在此
時不知阿誰能救若能救若能救苦諦觀身
心誰福禍福從來各有門一心不生孰爲
主憎愛場中辨偽真死生路上分頭緒以水
洗水金博金日用分明善回互善回互善回
互等閒不犯他苗穰穰破虛空老水牯

和蘇長公書焦山綸長老壁 附其公偈

蘇偈曰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
問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
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
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每睡無所措歸
來視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
盡鑷去此言雖鄙淺亦固有深趣持此問
法師法師一笑許

蘇子恁麼來法師恁麼住兩名白拈賊無舌
能解語此意本平常遊人自多故譬如風狂
子顛倒冠與屨既以苦爲樂亦將樂爲苦夢
中苦樂事試問誰安措長鬣我自裁我裁我
解處無端我疑我石火電光去我若不疑我

從他趣非趣急達明眼人未語心先許

看桃花偈

舊樹新花開共看此花不異去年顏誰知花
笑人分別榮落頻經樹本閑

讀普門品偈

衆生三毒習以成性如油入麪欲壓而出
之雖神禹莫能也今此經云若有衆生多

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
等既曰常念又曰便離則其辭勢義理卒
難消會細而味之常念則無間斷由無間

斷始乃便得離欲若然者運東溟之水救
束薪之火理必然也雖然恭敬而常苟非
大明至勇者其誰能之且恭敬與懈慢勢
不兩立苟見理未定染習力猛理不勝習

十戰九敗如猩猩指酒而怒罵於怒罵中
冥遭習轉不覺不知去而復返酒香染神
神醉氣疲罵力忽成軟暖以口吸酒是時
也不知有利安知有害不知有死安知有
身身故曰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者復
三毒而鑄三德非大明至勇孰能臻此偈

曰

恭敬受持此經現前此經現前觀音說法眼
聽始玄不以眼聽却將耳聞玄妙之聲成愚
癡雲雲埋慧日長處覆益讀此經者恭敬為
本無擇長幼佛性爾審作如是觀韋天護念

若已頭目愛惜無倦

心塵無性偈

心不自心因塵而心塵不自塵因心而塵因
塵而心喚誰作心因心而塵指何是塵兩者
既悟萬法通真

送悟慈省親偈

此身敢問自何來四大分明土一堆就裡有
恩忘不得西風落本渡江淮

示禪人

流水松風總古頭真言萬古轉無休若將兩
耳終難聽合調還須死髓髓

示申知難雄心偈

夫雄心者有不雄者為其母今有人於此
不得其母而欲強制其子是謂子制子子
終不服惟得母者可以制子也故曰銅山

崩維鐘應母嚙指而子心痛皆以母召子
也子孰不應求嘉云不難當處常湛然子
耶母耶知此者是謂得母

雄心若可銷聲伎片掌應須置仗高欲海萬
尋終莫測愛源一滴竟何窮

書經薦父母入蘆山塔偈

我父生時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
時我未歸一坏之土執捨骨此慚此恨何時
消日增月累邱山積邱山劫壞終有崩劫壞
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字功德難
思議南無妙法蓮華經中之王我自性以
此功德報亡父黑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法
證實相如戰有功德善珠願我亡父持此寶
徧照十方敵無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
耿石難化期酬至德無所從慶我離塵為佛
子深思婦人煙業重堅固難拔等須彌須彌
可傾姪難斷津梁苦海須聖力佛說諸經度
衆生皆先戒殺後姪欲先姪後殺惟楞嚴是
故報母應仗此南無無上楞嚴咒消母淫業
如天風片晌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

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法悉堅固我發此
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苦何况書經報父
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塔亦
永永無圯壞風鈴宣說諸呪心有心無心俱
悟入又願因緣若至時放大光明照法界觸
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
百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證知
法僧人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
誓說諸呪願護此經如護眼在在處處恒不
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書經亦如是我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日報父母

碎甲偈 并序

天折地裂物莫不驚髮脫爪枯而人不覺
設或覺之則與天折地裂驚無不同者此
義甚微徐而思之思而知之知無不覺覺
無不驚驚則不忽不忽則復復則天本不
裂地本不折髮本不脫爪本不枯偈曰
機無精麤見者用之纔欲生心機則成疑疑
復不覺天裂寧知麤者如此細者轉迷根塵
廓落碎甲導師

豆佛禪師起龕偈

百戰爭山河埋骨只數步千斛豆念佛佛夢
今朝破凡聖情枯時根塵覺然塵起龕佛威
神虛空合掌賀觸體何處埋法身忽狂露豆
佛若有靈當面肯錯過雖然如是且道起龕
佛事畢還有出身路否喚從來心外無毫髮
掘土埋人心用心

豆佛禪師懸真偈

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登時豆
佛全身顯面面相看幾箇知唵雲山頭角露
流水解談經

豆佛禪師停龕偈

安樂巖前路不差紛紛黑白闌烟霞須知今
日停龕處雨霽叢林報覺芽
一把吉祥沙安樂潭中撒齋龕千萬年兒孫
常秀發

沐浴畢偈

入水出水中邊何在纔稍停思滿身白癩
示安公偈

安公患足疾紫柏施爪甲適然爬癢處根塵
頓廓落是時問病足利口請置閣此意頗平
常智者摸不着

問本亭偈寄毗叢野居士

清淨本然問本然那那長水舊機緣五峯雙
澗亭中客七塔一池為我嚴

空谷偈

萬人呼空谷空谷一齊應人谷若知萬兩者
皆有病病在心生時早出人谷境寵辱若萬
人驚若空有應管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
以比量智人谷理自定寵辱不重辨驚理人
谷鏡

粥偈

一碗道心粥勝飲人參湯米豈有兩般須知
在心腸細人不惜福徒自日損傷智者慚愧
重心田種日香

示匡石居士

分明大地本無塵水火何曾有異真燈下研
窮悵然去朝中還是夜來人
弔沈母偈

地水火風處處有，遺緣假合成身首。詩人
此遺生死是名真，得無量壽尊堂報盡還。其
本地水火風不可混，以情觀之有死生。以理
推之無加損，山高水深不改常。桃紅梅白皆
配色，一度花開一度春。年年昆季增悲泣。

次邸店偈

此邸喻三界嘉賓，若驟雨忽散而忽聚。明示
無生旨，其奈翳眼人。當面不遑視，有問臺山
路出門，驀直去。

斷峯偈

古今不可得孰，竟前後際生。佛不可得孰，立
真俗諦為有下劣。故實几與珍御為有驚異，
故驚奴與白拈皆隨眾顛倒。曰此繇此素素，
因繇得名繇，非素無謂。究竟繇素間了無真，
貫義前後並真。俗言際亦如是。窮際際不有，
斷將安所寄。直下心言絕，眼涉思慮未入。
扣手萬峯頭，石女崖前笑相觀。

示僧

祖宗一片開田地，無奈兒孫懶不耕。日久歲
深荒沒盡苟非的骨，護翻騰。

慈古岩偈

人生誰百年，轉眼即來世。浮榮鏡中花，苦海
無邊際。楚漢競雌雄，只今成何事。奚若守心
城，護此光明地。劫燒渠不煩，濁渠不穢靈。
機統六門出入，洩真意。勸君觀若石龕內佛，
是你苟非大丈夫。夫未易承當去。

示于中甫

直下寸絲，渾不挂熱屎。潑人誰不怕，披毛戴
角解翻身。跛跛踣踣，活卓卓。

觀射偈

空舍前跡，箭穿空空。箭難分體異，同若謂空
中。無箭道分明，箭過於空中。空玄舍前難觀，
跡箭妙穿空。不見踪，假使箭空微有礙，如何
彼此得圓融。

沐浴碧雲禪房觀羅什道影

一光東照法被支那，雖義有淺深。乘分大
小，皆金口所宣也。至於譯經者，流無慮百
餘家。若夫文質精到，逗機不爽，無越什師
予素欽渴。慈雨竊恨不得並世而生。一奉
瓶錫萬曆歲在癸巳春，信宿碧雲寺辱雲。

莊禪丈為予設浴既而慶親什師道影於
其禪室再拜稽首而說偈言

稽首羅什師，文字般若若海深。沐如來言，鮮潔
流法界。愧我生末世，不遑奉瓶錫。徒瞻尊者
影，痛生殷重想。冥藉慈悲力，拔我出愚垢。垢
沐知見水，潤此實相印。不待鑿乾土，坐飽般
若漿。無擇聲與色，及以牛馬音。戲笑與唾罵，
土石諸荆棘。皆語言三昧雲，莊聚寶山松下。
迸王髓，汲引繞階砌。流入香積厨，轉冷為溫。
泉澗以諸藥草，乘熱貯水盆。直作香水壺，照
我行脚。倦衣焚風塵，集拋擲。清冷中沒頭兼，
浸足譬如春波裏。殘水蕩能幾妙，觸宣明時。
根塵不可得，伸手摸虛空。虛空寧有骨，却被
什師見。吟吟笑不止，出哉呼稚子。莫以眼觀
眼，眼若能自觀。終非是已眼，眼雖不自觀。已
眼非不有子能，如是解盆即廣長。舌出沒舌
相端，不被舌相礙。是謂如來使，亦名觀自在。
若人擬澡沐，先當知此偈。不知而費水功罪，
誰復據。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三〇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尊者集卷之十」。
- 一 五三七頁中九行第五字「而」，徑作「無」。
- 一 五三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本」，徑作「木」。
- 一 五三八頁下八行「一坏」，徑作「一杯」。
- 一 五四〇頁中一五行「并序」，徑無。
- 一 五四〇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勸十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偈

五常偈

南無仁慈佛愛人如愛己此心常不昧如來
即出世南無義氣佛愛人必得所臨事不苟
且立地成正覺南無禮節佛事事要明白長
幼序不亂世尊即是你南無智慧佛變通無
滯礙扶正不扶邪化苦而為福南無信心佛
真實無所改一念與萬年始終常若一如是
五如來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滅
度我願一切眾死生與好惡務須善用心莫
被情欲轉生時佛不死死時佛豈滅不滅不
生處此是吉祥地

伍員申包胥

伍員包胥初為莫逆一曰亡楚一曰存楚員
若忌胥豈能亡楚胥若忌員亦難存楚兩人
如鏡遞互相照本光不昧大用現前擔荷不
下擬心進退是曰野狐非師子種
不覺隨緣偈

始從一塊金造出諸鳥獸鳥獸亡其本鬪爭
分彼此智者見之笑愚者見之怒笑則鄙其
癡怒則助其鬪我觀天下人助鬪何其眾矣
者萬無一惟願乘佛光慈笑俱照破逆順恒
自在

讀東坡贊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石子不思議神力大於維摩詰能將過
去毘耶室昔今觀者如見掌三十二士不二
談口門滾滾深川江注病夫無語答文殊耳熱
面黃口寂默聖凡乘隙亂雖黃到頭誰解知
明暗現成香飯圓一飽飽觀妙喜延復促師
子座高三萬餘菩薩更多容不隘方丈無增
眾不滅如燈互照無相礙我觀蘇公更巧奪
劫掠夢中石處士復將摩置腦後逞已自
在神通向卷舒語默臂屈伸壯士寧費纖毫
力善使觀者駭且驚豈殊蝴蝶遺風雨紛紛
紙上尋入路競覓高堂避漂溺自笑老漢旁
弗禁一拳打倒着山子奪得驪珠光更奇覆
盆頓教成曉國蝴蝶夢回春初霽毘耶城裏
人方語

陸太守手印偈 并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死生之前茅必發
端於老病老病幾危之際雖有孟賁之勇
神禹之智其能施也今太守臨老病幾危
之頃而神不挽手印堅持老病不能累望

其眷宇而氣色澄明豈非一身心力精堅
之明驗乎達觀道人因問疾目觀其事贊
嘆說偈曰

手印堅持眾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
能目觀是不能觀即壞不壞智者了然眾人
驚怪

題金壇龍山圓通庵四佛臺

一身千間屋猶嫌住處窄四佛共一臺欣然
各相得凡聖本來同迷悟乃成隔呵呵會
也麼桃紅李白春將半明月清風調不同

示某念佛偈

五十八歲前汝果年多少於此痛觀之多少
年便了了得好念佛未了念佛早生死從身
有離身何處討兩人未見我燈光如天曉還
家仔細參邪路爾勿造

慈音母難日偈

慈音今日生慈母得身輕般若煩誰轉金輪
說法聲能將毛孔聽日用顯威靈誰料慈音
舌金剛千尺丁

示石門故倪道人偈

來時無物去還同來去分明鼓索風若使亡
靈知此意眼開眼合有何蹤

破生死心偈

現前分別心畢竟生何處若使生自心境無
熱為地境能生分別境豈分別境設謂相因
生兩無難成合無不應理終入自然計智
者痛觀察癡人輕放過於此寬不究生死心
難破

示紀禪人 并序

紫柏元生往讀東坡觀音贊最愛其呼者

若自痛則必不能呼今聞紀禪人渡江之
險於險中排遣初雖自覺有力至浪愈大
風愈高則終不免被風浪轉却此禪人不
欺之言也雖然從此不欺於逆順境緣風
波險處勉強排遣日久則信位可入也因

而說偈遺禪人稍為精進之助云

千波萬浪一舟危勉強支吾能幾時試問命
根將斷處就中誰是大悲師

母難偈

我娘生我我無生久負我娘一片情今日尹
山炷香者為娘請得走方僧

住山偈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
剪舊煤照心翻貝葉觀足護蒼苔久斷風塵
路何人問大梅

觀花偈

江上芙蓉開花含秋波奇風搖疑顧盼遊子
心魂癡花豈有子心子心何不思以思思心
前自悟花汝師此意頗不淺心開輪天機

明暗偈

設不點燈暗則滿前忽點燈時明無缺圍暗
實有暗明何從生明若有明暗何從形每作
此觀根境蕭然蕭然之時濕無中邊水當寒
涸堅相難除水當和暖融相本如明暗水水
以類萬物一物得入物物皆靈靈有邊中佛

難分析分析不能攀緣自寂見徹觀熟死生

逆順宰割虛空千古一瞬孰為滅度孰為出
世乘智願輪而權而實權止免啼實則自畢
明暗吾師曷忘其德水水吾友敢別好醜舟
泊南徐楊枝吾肘無隱齋頭鎮江開口奇郎
代筆知郎點首同行皆睡夢翻筋斗

廬山黃龍潭募供佛燈油偈 并引

夫火不自傳必假於薪薪亦不自燒必假
於火然謂薪盡而火滅則非達人之見也
何者蓋薪有盡而火無盡故也若火有盡
凡有薪處則有火凡無薪處則無火矣今
則不然以方諸向月以盤承之即少頃而
水盈盤矣謂此水果從月來若微方諸則
獨月不能流水謂從珠來珠不待月珠何
不水出謂珠月合而有水此又不然初月
與珠各求其水水皆無自寧有兩無合而
有水乎世之君子果以格物致知之學不
為分外當徐而察之薪盡而火果盡平方
諸與月果合而流水乎如察而久之誠積
將明一旦悟通然後知形而上者未嘗非

器也形而下者未嘗非道也若然者則我日用之間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是非榮辱境緣逆順身心勞逸穿衣喫飯肩屨放尿寒則索衣饑則索食順我則喜逆我則瞋者亦當徐而察之器耶道耶道耶器耶必

自了然矣廬山黃龍潭有金像毘盧遮那佛毘盧遮那者此言光明遍一切處既光明遍一切處矣何假於燈蓋日以照晝月

以燭夜繼日月之明明於無盡者惟燈焉然聖人欲人即象得意得象忘此又大覺末後句也奇男子何必登黃龍觀佛像

然後開悟即共兒女團圍於燈燭光中夜飲懽歌酣睡之後睡熟酒解微開醉眼徐察此燈之光從油生耶從燈薪生耶火自明耶倘於此際一旦悟光生處管取者醉

漢不須三大劫修行立地成佛在襄陽君子不以達觀之言為狂能采聽之則黃龍

化主檀越如麻矣偈曰

盧嶽黃龍潭乞油供如來不知誰有緣懽喜捨淨財用買香潔油然燈照佛臺光明永無

畫閣見心花開油亦從水出水偏與火乖戰爭兩不已水去油火偕此理甚微妙知行世莫猜緣生即無生道器本同胎胎產無量佛皆從光明來願諸施油者皆契毘盧懷

承恩寺十景偈

寶獅巖

尾拂青天首撼空等閒一吼怖毛蟲文殊老漢騎將去遊過十方塵刹中

卧牛池

不卧蒼龍卧白牛大千世界角夫收尋常懶

犯人苗稼雲影天光水草優

千峯菴

路在虛空不在塵白雲堆處卧禪人春來一雨千峯淨樹抄泉飛五朶新

鎖風橋

鳳舞龍飛恐不歸石梁為鎖永羈遲相逢若問僧多少萬指森森繞硯池

廣德刹竿

檐動鈴鳴調豈同曹溪護道不因風魚蝦若許平田攬今日桃花舊日紅

五眼泉

五眼人人本自周無明地迸露清眸若將橫目分凡聖兎角挑雲過別邱

涅槃臺

除却身心問吉凶分明宰割太虛空涅槃臺上清秋夜萬里無雲月正中

成公塔院

寶地空林落葉多先師靈骨在洪波荷鋤擬斲水中月輸我拋香禮上坡

洗心軒

冤心無得覓心方熱惱都教當處涼若使遊人知此意松風水月古根長

觀音塚

萬峯深處普門開道骨寧甘火宅靈大士果然煬帝子麒麟何事產牛胎

照身心偈

身若即心誰是身心若即身誰是心身若即心則生死何來心若即身則煩惱何在身心了徹疑不生即此身心真般若般若現前身心空身心雖空身心在此身即是真法身此

心即是真妙心法身本來無生死眾生迷之
生死起妙心本來無煩惱眾生迷之煩惱擾
自違身心水即波尋常日用頭頭偕相逢不
是兒女戲身心不悟真狗彘况乃人為萬物
靈大事不明須怖驚怖驚日久諸佛憐愛身
為我說無生眼前早晚相見者誰不胸堂點
佛燈佛燈雖點不照已開眼如同夜裏行

初子聞中入流亡所頌

百戰將軍未肯降太虛空裏割疆場凍雷出
地醒殘夢別有梅花一段香

豬偈

養豬充口腹因愛結成管豬若知此意終朝
不食愁愁兼與不食豬死肉有否頗賴豬未
知肥肉過汝喉終來汝作豬還須償豬油此
理果弗謬勸汝養豬休

文薪偈

若微文字薪觀照火無附若微觀照火身心
薪不然薪然俄成灰灰飛身心盡湛然實相
燈光明無內外自燒復燒人一燈傳百千百
千傳無窮終古常若旦十方無夜時文字薪

功德是故有智者即文字得心心外了無法
文字心之光以光照眼根無色能待眼以光
為雷音耳聞耳識空以雷為妙香鼻嗅鼻無
得以香為上味舌嘗嘗即智以味為觸塵覺
觸身根遺生死在何處龜毛縛兔角以觸為
法則五塵落謝影緣非因緣變分別變所緣

影影各具三種子習氣現雖經千萬劫六根
更無量四生七趣中浮沈難可數種子習現
等熏種影不亂不亂各有則故以法則名我
作文薪偈名緣因佛性熏汝了與正實相燈

傳永無論究與親皆入光明海
釋中論偈 并序

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
時亦無去此偈明何義良以未去為正去
之因正去為未去之果正去復為已去之
因已去為正去之果用是觀之正去不能
自去必假未去而有去既必假未去而有
去去本無自性既了去無性未去已去皆
然譬如中間則有兩頭智者了達此三
時無去來去亦不昧

未去不名去已去不名去離已去未去去
誰去去又離正去去已未去不得離兩有中
間斷無有是處離中有兩頭亦無有是處我
以差別智往返推去來龜毛與兔角有名而
無實於一法見徹於諸法不疑於諸法有疑
於一法未了若人有善根頓達是偈已一切
修多羅洞明如指掌拳手與屈伸卷舒得自
在

光明偈

無量光明藏隨緣用不同始終若有性事事

豈圓通

勉少年偈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
圮橋翁吾聞老屠叟與客宴笑間呼客客疾
跪客面無怒顏跪久竟無語仍呼客共餐客
疑敢問叟此跪何所以老屠舒徐言少年登
高科未經貧賤抑此跪若不忘平生用不盡
子房進履後圮翁骨已朽至今聞其風使人
毛骨竦跪者埋黃土相國付流水此跪無今
古聞者無不勇此勇遇聲色聲色不能感此

勇治夷虜夷虜不敢忒我願以此勇日用持
不忘在極樂國

午齋偈 并序

子有泉石之疾久患未瘳偶午齋未訖山
水忽臨不覺眼根食色舌不廢味自笑自

癡說此偈耳

舌以飯為食眼以色為食舌眼一時食次第
非次第山水富烟雲菜飯鹹酸具是同是異
耶本是一人事此中竟能所如人手指鼻鼻
外若有手是他非是我此義初明白豈煩求
索得

病偈示通方

人人無病時自謂生鐵鑄及至有病日何止
軟如絮四大互增損眾苦靡不至所習佛知
見試之了無濟病中難作主臨死豈不錯一
錯千萬劫秤錘沈海底若欲出頭來須待馬
生角安得奇男子病時如不病寒熱交攻時
寸心安若海驚濤恣潑天濕性初弗改印此
不改者了達譬指掌開握與舒卷壯士屈伸
臂病猶羸劣夫病者如壯士相角勝與負愚

者亦可決况復有智人於此何疑惑知病虛
不有般若頓現前纔覺有微苦般若即隱沒
病苦與般若何曾是兩物清涼及熱惱刹那
順忽倒病根在何處病者自尋討一旦得其
根病愈呵呵笑

聞鐘偈

根中若有塵塵中若有根根塵既交參能所
互不斷根中若無塵塵中若無根根塵不交
參誰先復誰後真妄各有路同行不同入
則頓了知未入徒支離是事大不小大雄始
能了

禮四祖偈

南無四祖信大師童真便知求解脫苟非夙
具靈骨來憂深慮遠何至此一朝狹路逢瓌
老當頭一椎迸臭汗了知縛脫兩頭語黎奴
白拈常為隊隨行接得無姓兒窮家破具從
他紹多情突地出黃梅賺殺牛頭貧微骨人
天自是失依怙抱賊叫屈誰相悉銜花百鳥
覓踪由何異層水求烈酸我懸狗馬心已久
帶疾慈光一稽首惟願我祖憐弱喪死生夢

中頓拔濟

禮五祖偈

稽首五祖忍大師片時不計計長時山前山
後種松子松高引得鶴來棲鶴來弗解騎鶴
去有去有來非所慮長生固勝短生多莫若
無生死亦住一朝釋鋤拜牀下法道可得相
分付堂頭嫌老許再來只顧問娘匪問父賺
得阿娘肚忽大舉族紛紛爭痛惡一身子然
無所依敗堂冷廟延朝暮生兒便會道無姓
觸着堂頭心上病西來衣鉢總交渠赤卵咆
哮行祖令十方諸佛縮却項嶺南猶獠神通
廣獵人隊裏覓生涯七百高流空腹脹蜀道
難行世所知誰云傳法命懸絲我常深夜念
及此世間想淚沾緇衣今日濁港灘頭過離
娘墩前草如故西風落木行路難子母恩情
從此破

聖凡偈

兒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為雨更為風臨機縱
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微顯台宗性惡妙旨偈

稽首十方三寶尊未過去現在者我今哀
求請證明惟願冥顯有加被三際不離一念
有直離三際有一念譬如一指有屈伸廢屈
立伸血脉斷染淨亦隨緣所熏隨緣善惡二
相顯顯者可見謂之修不可見者謂之性性

惟非性自不覺不覺不離染與淨了知染淨
既如是一指屈伸異足病屈伸離指不可得
染淨離心亦何有心即本體染淨源源亦非
性寧染淨惟有悟心方決了始知台宗
妙台宗之妙在性惡性惡三昧三昧王一切

染淨橫自在皆藉性惡功德力盲師不見性
惡玄廢染立淨壞佛體弟子仰仗三寶力述
偈微顯台宗旨更願見者及聞者同悟性惡
利含識

臘月八日供佛乳糜偈

如來成道是今日成道畢竟何所得我等今
日未成道未成畢竟何所失現前大衆當痛
念透乳糜用鼻嗅莫憎此是孟浪言言言
字字塗毒汁

蜂觸紙窠偈 二十

縱使千飛與萬飛心因境有真真知但將能
所俱拋却不假鑽研透不疑
來時初不有遮攔纔欲投明透便難若肯反
觀來甚處去來何路不天寬

示徐孟孺偈

掉轉頭來一拍時就中無地着思惟徐即觀
面知歸處始信春來花滿枝

聖智偈 并序

若謂念未動是聖智則了得念未動是聖
智之知此了涉念耶不涉念耶涉念則有
念定不能測無念不涉念則念既不涉知
亦本無謂了念未動是聖智此了何異虛
空揣骨思之

聖智昭然休更覓山河之外別無靈但能當
處尋生滅方信紅爐有刺水

雷郎吃茶偈

念未生時誰吃茶草知茶不自噎他就中別
有通喉路滴須教成露花

芭蕉卷聽雨偈

直謂重泉樹杪來被被巖聲起輕雷何須方

外尋幽僻城市雲林起不乖
雨打芭蕉一樣聲聽來迷悟太分明桃花只
許靈雲見敢保盤山夢未醒

皖公靈跡

行盡千峯與萬峯飛泉響自半天中背巖有
路通幽處流水桃花問皖公

示宇靖偈

春來誰不愛花紅暮地東風起太空艷冶凋
零一條看此心無處不虛融

逆順偈

嬉怒無常總是渠逢緣逆順遞來除從教伎
倆翻天地幾度推尋夫舊居

偶成偈

天上人間勢利同但將罪福判雌雄達觀老
漢偏奇猶慣解藏身兔角中

宣州興教坦禪師偈 并序

宗門武庫温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
銀瓶次有省出家號宣州興教坦禪師

怪底牛郎業打銀銀瓶磨次現全身廣長舌
相無多子獨許渠儂見得親

應事粘滯不覺失笑賦此

賊後張弓悔已遲更教賊後笑愚癡何當明
鏡無留礙妍醜難瞞不屬知

寄王元美

法身有口能噴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遙

知已相委願垂一語印愚情

悼王方麓先生偈

未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
頭難辨別還同竹篋勘癡禪

無題 二十首

丈六金身賣酒標一朝爛醉睡如猫牡丹花

下春風裏多少馨香帶露飄

在心未歇似猿猴日夜翻騰者惱護一把無

明火燒却紫烟堆裏好回頭

莫待焚燒始轉頭正當強健好調牛皮膚脫

落全身白水遶山長任自由

水國微茫坐入禪六鉢繚紗散花天只今靈

骨無尋處風雨蕭蕭送客船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

南傳底事青山白鳥水聲中

百尺危梁架碧溪行人到此莫思惟浪花風

捲晴飛雨掉得頭來已濕衣

懸空架地力難移怪石為厓巖作皮無孔鑿

推敲便響禪流直下不須疑

道人無住不悲秋何事扁舟帶月浮白雲陽

春誰接拍石門流水暗相投

君家幾箇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任

教千萬斛此中一坐自全消

浮雲初不染虛空起滅從交淡瀟瀟若使身

心成兔角應酬萬有自春風

白鳥銜魚上釣磯漁翁初不涉思惟水天空

濶相忘處坐者坐今飛者飛

萬別千差總此心誰融大地作黃金愛憎交

錯難銷處多少男兒被陸沈

春來花草興綢繆丹室珠林挾妓遊盧舍那

身隨處現醉中幾箇解回頭

空林何處夜鳴鐘踏遍蒼苔叩梵宮此會不

須言底事相看箕踞月明中

萬別千差總不妨無心觸處可相忘雖然六

入如空聚見亦何曾喚作羊

春來樹杪百重泉飽飯眠雲聽不厭若使陶

潛知此意何須弦斷始無弦

阿娘奶頭大如斗不食小兒見之走飲乳輪

他親所生一口未了復一口

廣長舌相覆虛空大地山河舒卷中若闍人

天何處着歸宗口裏有拳容

凡當我處皆非我我若無時我始全縱使虛

空為辟喻虛空我後我曾先

流水青山笑我癡涉川絕嶺慣忘疲南來北

往緣何事一線真機世不知

究心想偈 并序二首

皮毬子曰一心不生為善無地况為惡乎

故無論逆順境風扇中則念之生雖有心

擬禁而不起無是理也但起善念當勉力

而充擴之若起惡念當究此念是貪耶是

瞋耶貪近淫瞋近殺淫之為過過莫大焉

殺之為禍禍莫甚焉我清淨廓然之中而

忽生此不祥之念幸而有始無終則過禍

似可逃也不幸念起而始終之小則殺身

喪名敗德大則一墮阿鼻魂靈受罰一日

一夜萬死萬生卒離出離且我此身究其
所自初本於父精母血雜而有之現前能
分別之心初本於父母交媾之時不違前
境唯心乃受境感故男子投胎時於母作
可意想女子投胎時於父亦作可意想既
而此想身成之後不名想而名心矣此精
血雜成之穢心主之後不名穢而名身矣
故有智男女解作此觀觀久得力則於飲
食男女之間雖境風扇鼓自然念不生也
噫念果不生則向之清淨廓然還復入我
手矣故曰雖然舊開田地一度耘來方
始休至此然後說栽田博飯喫無愧於心
焉若未詣此祖翁田地尚屬別人營業我
安敢妄想偈曰
腥臊交媾始成身中有貪淫即識神兩者若
能看得破何妨寒凍作陽春
祖翁田地青年深執券風塵何處尋見說財
狼與狐兔荒寒荆棘久成林

行昌刺祖偈

行昌刺六祖却被六祖刺世人難得知豈非

冤枉事

智識偈

五識攬性境是名因緣變行解猶未起名言
豈能及同時意忽生五為退殘客五退六既
進六攬獨影耳由塵發知故此知非本有由
知塵現容此容異晴空了知不了知識智競
分路識則假名賊智則克家子熾然善分別
我法執漸釋入流而亡所所亡能亦失能所
無地時較棘搖不息

示于中甫

圖賊患在智心賊患在玄三义乃見刺諸塵
解脫源龍潭虎豹窟驚悸雪松邊

示于潤甫

六祖本樵夫悟心乃成祖此心是何物證之
邁今古非獨釋迦然仲尼亦復爾如苦道未
聞雖生不殊死且道道奚聞最初從信入堅
持久不惰自然人指路遵之直截行寸心勿
回互世有毀譽風此是諸魔使遇之力愈堅
始信真寔做一點疑惑生無媒自招禍苟非
英靈漢逆風難把柁

淨土偈

心淨佛土淨心穢此土穢淨穢既在心如何
別尋理但觀心未生淨穢在何處此觀若透
徹眾罪自消滅不待蓮花開香光從口發南
無阿彌陀佛即自心覺覺即情不生情生成
殺佛殺佛墮地獄難生蓮花國能使情不生
彌陀自來迎蓮花為胞胎永不作眾生念佛
雖不難難破逆順關逆順關若破始而彌陀
顏

自警

衆人關意處飲食男女耳我輩所急者治心
藥貴止時不由觀茲止非盡美止觀相為
師循環妙無已現前赤肉團善用初非累誰
謂真懺懺金剛堅莫比色生空匪殊波水護
彼此古德曾有言亡僧痛為子當陽既不罵
白骨為汝死回首石樓癡覆舟華亭恥死生
等戲具心了何足齒
吃水齋聞鼓偈
我昔吃水齋幾月分別輕身心有若無六根
瀉鼓聲仔細推所以擊鼓道士耳此觀尚隔

河聲乃發於通始悟念不生古今無異路遠
近分別起法身豈有阻六尺空中雲雲起有
無際聚散初無常何苦徒橫計橫計若不消
驢年出生死

脫女身偈

有身有女執無身執自消衆生久顛倒橫執
身堅牢堅濕暖動觀女身等龜毛此觀若成
熟蓮花爲胎胞更將憎愛空心空境寂寥能
所情塵蕩童真着方袍參禪與學道永無魔
外撓真祥痛持偈女身當處超

常如寺偈

逆順本無性似有惟橫計若知喜即瞋步步
安樂地

示聞即

鬼怕捺硬人識怕捺硬智強久自成熟忽契
無分別

示修慈

有我衆生我無我諸佛我真妄我明白頓超
生死路

明暗偈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一存一不存未合
波羅蜜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兩存不兩
遇乃合波羅蜜

斷姪偈 有引

夫言清行濁開眼說律合眼行姪羅夢雖
殊姪根無二故此根未拔生死難逃今世
後世眼合眼開根塵主客授受無窮苟能
一念不起姪機自枯於衆生分中念起是
常不起是變於菩薩日用不起是常念起
是變常變無根隨習所熏熟則名常生則
名變名雖有換初無異同故能以戒定慧

之香熏而不斷則淨用現前以貪瞋癡之
水潤之則染用力猛故寂音尊者觀音贊
有曰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
此我尊者踢翻好醜窠白而能吐言真實
如雲盡長空明月顯露清淨光潔如此也
偈曰

十方三世中惟我一人姪姪機斷不難姪人
處處滿姪機卒難斷時時互相熏增長無有
已我斷人不斷斷斷熏復深染淨各有源源

窮染淨洗戒根盡虛空空外無有物有姪無
地藏

戒殺生偈

以心觀天地天地伯仲同以天地觀心物方
分雌雄雌雄生強弱強弱生戰攻勝負不權
下互吞豈有窮未窮能知變口腹戒肥臙

卧佛偈

睡者不忘石焉能卧石上石非忘睡者石則
有我相誰謂雙忘中鼻風吹樹響陰陽既不
到出入息難狀惟有本色人聞斯稱絕唱

聞雷偈

將雨雷先鳴轟然聲達耳遂即究聞者猶未
決能所所聞既無知能聞寧獨起若復合而
聞細推無此理能所既不有合者是何物合
乃且共生龍樹曾不許無因如可聞山河皆
吾耳往返研其因畢竟窮無始無始不昧聞
聞時遺彼此玄沙老古錐昔日曾有偈鼓中
無鐘響鐘中無鼓意鐘鼓不交參句句無終
始

六識功能偈

第六分別觀生法功成本位粗相減細相乃
通七識分生法以無分別觀觀之不已無功
成乘此無功鑄異熱異熱既融任運入五八
利那同時轉聖人能事自此畢駕此無事自
在船逆順風波渡羣有究竟如上種種德皆
是六識作觀力餘識但坐不能行惟六能行
未始坐張翁吃酒李翁醉說與傍人誰肯信
三量三境攝心所以此之故功在六聖凡迷
悟六不行總是天晴地下濕

醒夢偈

紫柏老人妄想多夜來合眼夢不少夢中好
惡幾千般開眼何曾有草草腦髓心肝命所
係夢中有人平白取解空未熟取時慳成就
慳貪多巧計直得計窮瞋發盡腦髓心肝宛
然具將觀具者等夢中死生榮辱恣遊戲

持華嚴偈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初轉根本輪此輪轉
不離四門理轉事轉事理轉事無礙最幽
玄拈來便用無廉纖離理事波水同事理
互轉亦流類若微第四事事幽前三終未離

窠臼窠臼不離情不枯情不枯今智不訖智
不訖今覺為礙境風逆順難自在理障事障
誰為魔覺不為礙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經卷
洞達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畢竟在何處所
熱惱燒心誰着火清涼徹骨豈天來

長松館雪偈

明月在天雲障之障雲疎漏露明月幻作梨
花與柳絮鋪遍江山無空缺白象兜休烈蹶
境緣逆順蹴踏時金毛聞之亦腦裂三月桃
花笑路人主人於此心能歇

修補大藏經板偈

百年三萬六千日憂動功利何其急若將長
劫較百年百年不殊出入息出入息中營勝
事苟非明勇誰能得功利不過周微生勝事
資我脫苦趣勝事之中最勝者續佛慧命第
一義慧命得續欲命枯娑婆鑄為極樂土此
意智者獨了然愚者狐疑難信入吾偈不實
是綺語舌根生常破碎

西子說法偈

世人盡愛西施美范蠡不愛却載去此意若

使吳王知伍員頭始留得住我聞西施美亦
愛愛情如火燒心裏無限精神為此枯干排
萬遣無用處偶讀圓覺普眼章西施之醜難
掩藏三十六物仔細觀但覺其真不覺香香
臭互奪本無地范蠡滿載明月光此光要傳

照千古伍員頭斷日中霜萬花叢裏去復來

西施翻作說法王試觀捧心聲習時芙蓉兩
岸秋波長得漁欸乃聲何奇耳根一染平空
亡

雲居山復古偈

青山無古今白雲有去來法運之通塞人
情之愛憎道場之興廢俱循業發現不可
以有心期亦不可以無心待者也予別雲
居二十餘年近憇歸宗金輪峯之陽一日
雲居紹住山過予問訊且曰雲居近有諸
緣山主肝腦塗地鼎建古刹予曰此亦循
業發現耳問何謂業予曰業命也又問何
謂命曰命用也又問何謂用予震聲一喝
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此是怎麼紹不薦
予說偈曰

見聞歷歷自何來總復生心光早盡此去歐
峯三尺半杖頭日月照塵埃

示等觀讀楞嚴經偈有序

有身之身衆苦所聚有心之心萬慮所縈
惟無身之身形充八極而無患無心之心

智周萬物而不勞衆生日用不知病在外

封六尺內迷方寸苟有智男子達封非封

了迷非迷然後以一身爲無量身神頭鬼

臉輔弼法門以一心爲無窮心奇媒異智

通達佛法寄廣長舌於諸子百氏之岐使

歸大道是爲真報佛恩

十卷楞嚴一柄刀全牛不見眼中毛試將智

办游心馬積切無明當下消

讀東坡觀音讚

當年客少室飯訖乃經行柏根見短碑刺畫

觀音形上有東坡讚讀之蚊上鐵徐而久味

之一日頓了徹自是恣口門到處爲人說着

山蕪長公覓佛心已歇心歇光自圓事理皆

活潑戲謔與譏呵譬如青天裂天裂眼界高

天外風景別如若自不見反笑人見拙

示周季華

衆生無明熾執身招死生聖人憫其愚教以

一觀四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緣凡夫

垢非是二乘執又以一遺四四亦不可得一

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不可以數求不可以

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譬如手作拳

或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或者作手想拳若

有拳性作手不可得手若有手性作拳亦不

得拳手兩無性執者寧非感離無拳手性拳

手宛然爾我以拳手偶相逢誰爲取自信合

佛心龍神護持願凡見聞者俱悟無生理

分別能所偈

若使分別因境有境有於我何交涉一切凡

小未了知根塵擾無由歇了知兩者但名

言能所何曾是兩極環輪之上竟始終笑殺

東村王大姐第十了知成修佛真子煩惱未除超

十地此知止觀大導師愚者業師尋覺路無

能所中怖根境誰知根境覺路資水多水多

何須疑衆生若使無我所聖凡血脉皆枯斷

撥無因果成魔種却疑了知非親兒誰知生

滅不生滅智識一條有同別我今說此妙伽

陀何異幽宵懸日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

不知盲者咎醫王一朝快障翳光明初不離

眼有此光若謂醫王與尋常見暗是何物

示知幾病中偈

祁寒溽暑羈旅不歸啖熱吞冷惟自知之境

緣錯迂飲氣支持苟弗以理消釋甚難逆順

榮辱理遇本閒若以情遺紛擾無端喜則屬

陽怒則屬陰陽易舒暢陰易結沈舒暢融通

面目光澤結沈凝滯毒乘爲賊賊據肯腎痛

不可勝究其所以惟業是生業生無地造者

惟心外有法聖人沈吟南嶽大師身忽腫

脹求生不得求死無恙轉側靡停苦極覺朗

知病惟業知業惟能推能之初無我而靈腫

脹頓消獲宿命智過去善惡雲度沼泚纖毫

不昧如見十指貴郎貴郎病卧一床正當病

痛情識張惶智不可治力不可降痛痛痛覺

能所兩角我代渠觀根塵廓落病乃知識誘

我得入奇哉奇哉我入賊出一塵正受塵塵

歷歷自他無間維摩神力八萬師座總納丈

室大小相容位分不失問何宗旨端郎把筆
筆如寶劍聖凡失色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
生燈燭光中相問疾淨明茶飯自然香

示賀仰菴有引

夫心無真妄而真妄名生良以迷無真妄
之心而真妄之名不得不立焉又有迷真
妄之名而不求其實役役然巖毛白而執
名不返可不痛哉夫物必有名名必有物
名物不相負而天機深者即名為梯緣而
上之終得其實實得心明則真妄可辨矣
何謂真無我而靈熾然而分別與性不違
此真之始也何謂妄流逸前境迷而不返
妄之謂也又妄身假四大而有妄心亦假
四蘊而有故妄身盈不五尺妄心周不逾
身今天下競以五尺者為真身不逾身者
為真心不知果真乎果妄乎吾聞空無邊
際乃法身中影子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
一漚發吾聞聖凡依正亦無有窮盡依真
心而建立故曰心外無法又凡夫迷真既
久故真生妄熱而於妄熱之中籍佛祖聖

賢師友眷屬緣因熏發了因初啓培而養
之境風順逆死生好惡交加之間以勇濟
明以明扶勇銳然而進精然而深是謂以
生滅心開生滅解和泥帶水究竟十信皆
圓解生滅之力也入住則力非生滅矣吾
悲憫汝兄弟身處塵勞腫脹之穿而能長
齋不茹一切血肉真火宅蓮花也乃說此
偈曰

因境而生因境而滅生滅無常憑境貿易從
無始來至於今日執此為心認賊為子自劫
家寶無時不爾失功德財一貧如洗背無生
滅隨順生滅十二緣生以為窟宅欣欣戀着
莫思舍離不捨離中衆苦積集如影隨形怒
逐不去從劫至劫等汲井輪下上無歇如上
衆苦初本無地一迷本智幻出諸有無能所
處建立人我戈劍勝負血泥漂杵皆自心作
離心無有即心觀察本智何物有何因緣變
出根境一旦精明如子得母彼十二支皆功
德使自利利他無有窮極

示李次德偈

水外有波波必不濕波若果濕何波非水思
人不了見彼波相千變萬化洶湧無常生滅
多狀逐彼名言為境所轉熾然分別從無始
來了無休息改頭換面麟甲羽毛人間天上
升沈隨業此皆波也迷水疑波謂波非水故
名愚人智者不然了波即水達境惟心本無
凡聖豈有古今靈然無我為尊有祖故知祖
者必能孝順悟自心者必能奉重如不奉重
說食不飽乾慧無用觸事臨機情見妄覓法
珠在掌勿誤墮失年光難把老病莫期小子
痛慚日用勿昧

弔顧諷齋偈

世有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
靡不喪若使無人擊聲亦無所有無聲而有
聞聞者聞何物是故塗毒鼓有毒等無毒雖
復鼓上卧毒不能毒人所以無緣者佛亦不
能化吾鼓則不然以名而為之塗毒於名上
以傳而為炮一人傳百人百人傳無盡如是
無盡炮擲之擊茲鼓無論見不見聞者無不
死有人未見我但聞我名號誰知塗毒名聞

聲毒入耳毒入而不發決無有是處公曾聞
我名豈得不受毒以此因緣故公終偷心死
心死性則活性活孰非佛吾是以知公已隨
諸佛歎

悼藏主法本偈 有引

夫割股救人若不割股救親割股救親莫
若割俗亡身弘法何以故貧我生者不能
使我無生生我身者不能使我無患老氏
曰我有大患為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
有惟亡身弘法之德近則使我即大患而
為樂草速則使我鑄緣生而終契無生以
患為樂智者所甘從緣悟入衆人所昧智
甘衆昧水中擇乳苟非明而勇者孰能鑑
此爾少業瑜伽既而遇大善知識割瑜伽
而從禪禪離未悟而操介阜倫教雖未了
而弘法無懈惜其志有餘而氣不能持於
萬曆某月日大命將終猶謂法侶曰我今
生乏財凡作佛事則多難少易此去再出
頭來倘得作宰官身則刺藏不難也嗚呼
為僧知僧貧而不知官貧為官知官貧而

不知僧貧僧貧於財官貧於閭兩者所貧
皆非識心達本者也故為官多受勞辱則
曰莫若為僧清閒為僧多受貧困則曰莫
若宰官如意殊不知勞動莫先於有心大
患莫若於有身惟了心非心達身非身者
照窮萬有而不勞形充十虛而無患然後
發同體之悲接無量之衆運智於無何有
之鄉究竟無上燈傳不絕乃吾曹能事故
曰厭死生苦失佛法道今爾發願雖與衆
殊然以吾曹本色斷之步驟失矣夫形有
聚散心無古今有聚散者既化則無古今
者寧不存邪汝生以慈父事我且為法而
死若不以率性之痛誨超情之椎輪提斯
本色恐成埋沒聽吾偈曰
四十九年前四十九年後反復覓生死日中
見北斗厭僧欲為官官貧汝知否俸薄不能
給合家餓如狗為官得有財必從貪中來以
貪作佛事培福反培災賴有弘法願終與衆
人殊捨身復受身慎勿失戒珠戒珠如不失
生處自光潔所願終當克九原休泣血我若

老未死遲汝疾出頭果不昧初心來充法海
牛耕徧大藏田福慧始無邊假使熱鐵輪在
汝頂上旋轉教燒箇死亦是好因緣

示王孟夙偈

若人靜坐時妄想來打攪種種力排遣此妄
終不了不了妄是賊賊必劫我實我實既劫
去主人等枯槁人為萬物靈枯槁豈相較若
欲得真靜必先求動自此動為我生此動為
物起此動果我生物未感不有此動為物起
物感木人無往復究竟動物我求無得物我
求既無橫謂合而兩無合若可水可洗其
水水既可相洗已眼見已眼已眼能見眼諦
觀君自省

醒夢偈

夢裏冤親相逢喜瞋醒中無異奔逸前塵鼠
賊翻盆醒知非真幻兼泡影喻此夢身露電
倏忽臂交故新仲尼哀之菩薩沾巾顏子未
薦坐忘彌勤肢隱聽黜離雲月輪清光充滿
照絕邊中以眼觀聲普門圓通百川一月觸
處相逢念彼善財忝尋未回離光竟月月被

雲霧身等夢幻泡影電般雖假合恒作是
觀一觀若成餘五自現見思消融是身舒卷
譬如白雲豈涉牽絆跣足經行脚跟具眼

墨畫偈

萬物本虛惟人自擾一心本真逐物顛倒惟
物惟心悟之皆妙以未悟故成敵狂闌惟大
覺人日用了了見物即心見心匪矯智周萬
有茲靈常皎即色入空廢器小道即空接粗
末無不曉以觀墨畫賦此寄與

伊峰偈

非縱非橫凡聖莫測管爾生心雷轟耳側

持戒偈 有序

五戒名根本戒蓋天聖凡之根本也廓
而大之則名沙彌十戒再廓而大之則名
比丘二百五十戒然皆以初五戒為根本
故名根本五戒凡具諸覺而有生者如於
初根本五戒中不持一戒兩戒決不能生
人中故曰戒勝則生勝戒劣則生劣大塊
間所以富貴與貧賤斷非造物使然皆自
心所造爾古人有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

嘆人天路絕且問汝舉足向甚麼處去偈

曰

五戒不持人天路窮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
戒不難難在重道苟能重道何戒不皎戒皎
根香香遍十方是凡是聖出沒香光如戒有

破頭頭死路我不敢言爾痛自悟 主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四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五四二頁上三行「偈」，〔徑無〕。
- 一 五四四頁下一行第五字「覓」，
〔徑作「洗」〕。
- 一 五四八頁上三行第三字「留」，〔徑
作「智」〕。
- 一 五五三頁中一二行「欣欣」，〔徑作
「忻忻」〕。
- 一 五五五頁中卷末經名，〔徑作「卷
終」〕。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賞一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雜說

巨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善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亡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亡者乃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即於此悟國土危脆而况微軀乎如雪峰指亡僧觸體示眾曰此僧為汝等却具實大眾如何為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巨石先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實曰為維藏子作口實翻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進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

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鬪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及終死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為魄死也為鬼順而知逆者性而治情其生也為魂其死也為神魄之為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資厚則氣強其資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強弱隨焉則其死也亦必泊於物而強弱隨焉若伯有為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既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為天子不以為榮賤為匹夫不以為辱若舜禹禹是也即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內翰近是然蘇沈

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虧波虧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予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故魄為鬼之因鬼為魄之果魂為神之因神為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即此言之則易之為言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為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

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即理而信事即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著草莢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即事成理即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絕巖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既如是此獨不然與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

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樂至死而不能返者可不哀哉松陵畧即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實非茨可以蔽形體粥可以糊吻以古規古書素心貧骨薄金張之榮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於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欲兩畫以至於千萬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見一畫即謂一畫見千萬畫即謂千萬畫是謂知死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不在畫也即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惟其卦卦無常爻爻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觀鳥跡而悟字母梵徒婁不煩感而悟

字生於心雖文成橫豎而詮義未始不同馬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而變四竺四竺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制幾聖衆人幾愚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因心而得無心噫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子觀交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諡說

晉周孝侯達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廷嘉其忠諡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

一狗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即爲其眩惑不違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即能了知天地萬物古今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自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毬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即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徵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一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後謝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即謂之動上即

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爲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說委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偈偏詩也紫栢先生曰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穆王始悟非真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迴觀我此身果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有我者尚無常况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捨者也如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水也已發未發既皆不可取又皆可捨乎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捨於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真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即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刺矣謂空可捨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捨彷彿之况有大於此者乎卓吾

卓吾果真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固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答者亦以未嘗答而答之昔有僧問馬祖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僧亦慙懣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答之此則有問有答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清淨本然之旨於紫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後再問不遲噫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清寺紫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寄居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構一亭於國清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忘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瞶聾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即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既知苦已即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真慈初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州西曰智洲南曰部洲北曰廬洲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即西州較諸北俱廬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

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醜雞之匹大鵬耳乃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譬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唾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切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真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通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略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

髮不覺置卷長歎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
 予以是知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
 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
 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
 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微矣微則
 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神
 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
 與而照萬有異感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
 其微神游無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
 一火又減一風則一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
 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火之燥風之動
 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四者之
 所圍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
 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
 雖然得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
 無形非得心者莫能也故曰空王大覺中如
 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日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
 以進唐文宗舌猶噤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

舌和尚焉蓋以火燬之而成金色故也三日
 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徹世多異之殊不知
 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蔽故靈用弗顯夫大悲
 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由是
 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
 喻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
 照亦大海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
 善用自心受斯醜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
 頭動蚊蟲咬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
 三日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罹人禍
 必犯天刑蓋人為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
 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
 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
 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
 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
 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同斷六通滿證
 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
 一虛靈徹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

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
 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
 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窻
 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
 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既而思我非
 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
 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
 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
 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味水可見而味不可
 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
 而青不可見如日出銜山月圓當戶一半可
 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
 即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
 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
 等作時文既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
 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
 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
 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

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真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會暴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家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怪以此觀之則以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爲蔽兵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蔽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恃柄而劫生靈飽路而蔽軒冕上則聳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數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太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強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強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栢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春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即巢許亦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証分真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威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斷無遺直登妙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蓋根器有小大迷悟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即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窺堯

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龜之毛而兔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實由未明乎人王法主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為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為之長謂之法王上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敵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實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縻方外之人至於羈縻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搗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

立怒為之頓消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為理法王以性為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即性不可也譬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即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能緣情而復性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較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駁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論之鹿門子曰大際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

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汨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况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子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感名不能感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蘊蘊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即主汝不知所以為客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乾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乾坤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如子饑即索食渴即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是子乎

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靚面此即子之師也即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通如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通在我我能悟心大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涼山携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於寬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子子曰夫蘊者積聚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矣有心則眾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即空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冰水馬方水之為水也則謂之積聚能視冰即水冰豈有哉

知此乃可以寂冢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虛之中矣若然者蘊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簡邪正別真偽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而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熟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凡夫葑菲於積聚不違縣解榮之辱之名之利之死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於枯稿沉空滯寂以為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以大菩薩為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蓋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為體七覺支以根本智為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
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
二微二微之與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
則三微之始終次則依正無礙唯末後微笑
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
不覺至於相待嗚呼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
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即覺無生不遠
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
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
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者也即因成之初有
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
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
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
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
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
隨根悟入所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
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
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
而何又有沒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

故能過緣即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
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
緣者觸着磕着無不替地思微來前吾問汝
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
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
推微既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
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既無待
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
觀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票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兎角
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
死則無我無我孰為緣主緣主不有即物而
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
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
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蟹觸恣肆一怒萬尸
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乖
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畏
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實
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

萬感雲與苗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
之固崑崙莫喻其堅長夜莫喻其黑剖塵當
念人為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
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既沉弗浮剖塵勉之

曇生字說

夫曇則不生不生則不曇而曇而生墮字義成
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
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
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
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驚腹而再出犯龍鱗而
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惡黃
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
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驚餘警
之曇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為待凡有所待必因念明譬
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爐片雪徒實虛名
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
一必喪其二此即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
情誰知所始即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

則始終匪得則二垂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
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
滅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
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
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
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
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
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圖本破斷常迷執初
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
戒定慧開家具老漢大沒巴鼻喃喃以因果
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
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
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
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
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即無生者始覺之功也
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
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冥生
始覺有性則本覺冥冥紫栢老人放浪江湖

有年數矣聞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
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
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
惜乎不幸短命而死亡其所知不克其功所
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了生者老

人蓋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嘗
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
貴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
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旦暮
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
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
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絲毫許
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
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
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
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
無心乎清乎虛乎一乎二乎有知乎無知乎
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即同木石
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
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與臺皂隸

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
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
果兩物乎紫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飯橫眠倒
卧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
我了之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高矢達磨來文物爲
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
識得既不可以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
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
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
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開熬熱
時熱殺閉熬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
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
階津禪人沐浴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
生先生曰獅子跳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
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
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
以白象偏位正位即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即
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參徧處黑

豆未生芽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花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即黑謂黑即玄謂玄即遠謂遠即藏謂藏即非思量者以此

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泐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乎津禪人苟屬寒暑之機玄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誦經書崇飾塔寺真積力久一旦觸事而真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為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為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此如在天可以為高在地可以為厚在人可以為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

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乘真不常則累物真乘而物累謂之顛倒故二乘顛倒醉於空寂凡夫顛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常如字某人當於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其堅乎黃金故金堅也性以不改為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名金名性字仲堅予徐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堅以堅之堅則堅固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良之又良良之又良者也良之又良則身不獲而處無人矣况又良之良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與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未嘗有身與物也身與物既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耶且心外無法何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則超然而無待也此良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藏龍此病良之又良者也蓋良止也止則足矣而止之

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即此觀之良之又良不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子故易金生之名名耀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如則寂與物通照與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叅求知識法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為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為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

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憤設隱語以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已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親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生盲障翳豈不可扶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篆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所既無媒能豈有灼往返推究能所都遺知都遺者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根境陸沉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則可捉矣嘻無可捉則免之有角龜之有毛截

角爲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無所勉之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五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一」。
- 一 五五九頁上一〇行「藏頭白海頭黑」，徑作「藏頭黑海頭白」。
- 一 五六四頁上一一行「者也」，徑作「也者」。
- 一 五六五頁上八行「團團」，徑作「團圓」。
- 一 五六五頁下一四行「古殿照明月」，徑作「寶殿藏明月」。
- 一 五六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賞二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雜記

一日於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刺其兩目牛死未移時屠剔牛肯^上祭刀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即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即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養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

辛難馴耶豎而趨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鸚鵡效僧念佛父之一旦無疾而化既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蟆聞經聲忽作孝跪狀者移時眾見怪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誦音難悟物覩蝦蟆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分祖之髓吾之心分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醜醜而熟睡者耶

咸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風主人矣惜其即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馬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較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輿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眉往返幾三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既至曲阿于觀察北園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生吳江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投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投開侍者惟左右髮命衆聞之時慈航渡子遂得其右一微淵樺

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闍畢特請於余曰願
得分少鬚髮供養予觀其眉宇真色藹然乃
分向授開侍者所戴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
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
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
麼處掛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
如何即得不受棒去吐雲山萬疊水瀑溪穿
堵後層頂如削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
有古刹曰讚嘆其中老衲義秀者溫里人精
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
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碑砌成滑或穿及
底人試補之又復成滑今猶在也初有貧寒
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爰之見其動靜
弗佳因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
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
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
於股折能跣跌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
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備
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

忽遺身心鼻息平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
強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蓋屋
冷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
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
生夙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者裡禪似個什麼如
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
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
夜引至巨室穿窗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
取衣帛兒纒入櫃即鎖却父乃尋先實而去
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嗥聲其家
點燈開視櫃纒開賊兒躍身跳出人不及措
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
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
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
云恁麼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
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聞及此篇妙師捧
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
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志
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
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
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
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
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
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
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
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
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
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
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
已侍者報曰日光又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
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
瞥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
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
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
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
福城庵行行人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
華於金壇于見素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

偶及此于憮然因再繳之以偈曰萬縣吳門
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
者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句師撥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為汝說丁生唯然
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
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
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
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

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
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
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
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
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
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為乾
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為坤矣坎自何
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

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
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
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
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
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
得復為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
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
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
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為器也唯
情無常則器可復為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
即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即性而攝情
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
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
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
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為性情焉卦爻為三者
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
神而明之理可以為事事可以為理則性與
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
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
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

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
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
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
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
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通上豈不易
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強梁者則專而附五
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
既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輔五而
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
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
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尚
賢之德併甘心為其用也不亦宜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
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
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
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而至鼻而六二以至
乘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為介意
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
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

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難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並歸之矣其荷校減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即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深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汙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繡則瓶得水而未出井如繡而出井

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贏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惟應之而已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爲馬爻則有我而昧者爲馬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

人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其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揭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揭即不應汝若不止揭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鑑智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予聞二老之言又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蓋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即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者即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

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蘊蘆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夫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_三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

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為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為既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

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畧華也般若_三有文字有觀照有實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清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言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

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般若此翻智慧良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不慈子愚癡則不孝祭紂幽厲愚癡之尤也堯舜夷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

建自宋景定間迨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既而訪之高人勝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世廟龍飛漢水易名仁皇萬曆辛卯屬有不淨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以為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并建之嗚呼波斯匿王為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為問而問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大智慧豈能即世問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植善本繼月光之業而世為金湯豈偶然乎殿成禪客軋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微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携布鼓於雷

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眾再問訊曰叙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實實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實相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老得之而二篇作列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經李翱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然有真般若似般若真般若若者了色即空了空即色故不死於枯槁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危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實負波斯匿王與夫堯唐裏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

實始創馬綿歷既久三王扶顛子孫維護金湯彌堅龍飛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所存檢名實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即粗離我所翠竹真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併建波斯之遺子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清淨地產靈苗鬼神呵護梵剎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燄熾然共徹真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為媒遡流窮源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頰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絕竊上之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足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而常恆軒乃示萬有而常無地待空浮水

隨天到四時子奪一念雌雄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卧得之者則頭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為欲師當軒而不能軒軒為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實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

嚆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熾然蔽虧本天煙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顛倒狂醉寧了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權權惟耳目耳目無主主者不足惟無我者眾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強弱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填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為子孫有況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既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起秦為之板蕩今麟即於此土塔茅茨粗衣糲食出不為喜處不為憂借風月以陶

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
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
曰兜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塔
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足雖處九天
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
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一報
之蘆盧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
者身心猶非我有始為知足況身心之外
者乎古顏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
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即此而言知足
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
馬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眾
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
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麟室銘 有序

龍為鱗蟲之長虎霸千峰之中獅子為百
獸王哮吼震眾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
雲從麒麟之性不受羈繫仁而無欲東西
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慈惟剛唯慈乾坤

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麟出聖人
生馬麒麟死聖人悲馬嗚呼剛以慈濟威
而不猛慈以剛克寬而不濫兩者不虧聖
德乃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強千屈不折終
至邁常在麟為龍在羽為鳳在毛錯變異

其行藏今以麟名于室子念人初碌碌童
稚屯蒙未詳一旦啓正靈發光以明明
德即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思則
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
常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
常莫侵百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曰
用無別惟吾偶諧諧則佛魔受役況其餘
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
凰飛鳴羽蟲生光麒麟產野瑞符聖王在物
既然人當自強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
攻勝敗漆桶楞伽之洲梵川之島鷗閣凌虛
窻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佛魔在握以
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稿蒼
石之下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觀影
知渠我惟顛倒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為書生含毫弄墨子業及學為古
文詩賦精陰陽織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
宿習現行復知歸敬大法既而游學燕京
觸事感懷遂決雜染瘦骨稜層抱喘疾破
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清涼於萬曆辛
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克
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
三十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
志有餘而壽不末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懸念更耿耿一念有願必成古
之今之何殊雲蓋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
與脊本無中邊求其兩端以黃為玄鵬子了
此匪滯假真以誓為毅轉大法輪骨埋嘉福
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鵬其有靈當
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清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為受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為嗣法弟子及還故山瀟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即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為男子願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瀟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山宛平縣蘆溝橋東蒞採椽聊為諸方息肩之地亦願資福者示不忘瀟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大井一口置石漕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國中無量壽覺親為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

性嚴心不喜阿世即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者迦陀勤苦澹泊不為世來我分耳復何尤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為金碧師方暢志樹功德幢為聖天子祝延聖壽微福蒼生迫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動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飯向馬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闍毘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道人謚師號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不為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離古之所謂豪傑之士扶仁義佐人主建大勳名垂芳百世至於臨死生之際軟硬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

則端師豈不為大過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為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師異此去來乘願勞動死生不為欲取自生至老老而愈壯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普為諸方生資以食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僧飢臨死之命兒孫念之勉強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羸吾君長胤母曰恭妃聞師德風篤信飯依師其有靈保此英檀福壽無疆萬世莫安為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畫剖鬼神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怪蓋不以理察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信不暇豈獨疑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

若環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微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微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化古今

今夢破始怪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為多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有萬斛之舟蓋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清濁浮沈皆情有而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悲菩薩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事理無成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眉山奇才大悲闍記捏聚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枕柳林中長公放

頽熊羆虎豹視以儻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怪吾生公後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翻數陣若春花春容銜態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道之光華何必排損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視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愀然鞭後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寧有近遠是石舜心連雲岌岌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路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啓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現諸希有須彌為舌難盡贊揚口即太虛潭吞不出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懸臥超如毛頽為鞭一聲赫然頸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背輕危龍背滑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水鯉出用無聖凡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脈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為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奠壇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濟琅琅飯訖無事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真揭露雲淨月光散步庭除薛衣清涼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若之為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之月閒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巴生傳自寓

無巴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子從無巴生遊甚久每於無巴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巴受性超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之無巴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實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隙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巴舍然大笑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予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親

之有生則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即主也主即賓也賓即主則主未嘗主主即賓則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

情斷子謂我有巴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無巴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隙鑿而巴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無巴字我者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察我耶子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勞的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闕者，

徑無（未換卷）。

一 五七一頁下一三行「徑智」，徑作

「智徑」。

一 五七七頁下末行經名，徑無。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書

復王宇望叔姪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

或荷母而行旁人憐其勞頌欲代荷之其僧

拜而辭曰吾母寧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

治經壇設遲速亦奚罪且接歲薦饑人力疲

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為之艱難而況王生家

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仲淳此簡情真

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

心情真色慷慨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

游者恐負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

不察比來此流觸處洋洋汨人耳目使聞見

倒置爭鬪橫起情少弗合視如胡越情少苟

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刺堅固佛手難拔矣可

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強

欲拔之刺不能拔反受刺刺此非人過過在

老漢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

自治弗敢照人若起照人之念即我失照失

照不照謂之即昧昧而不反更復尤人罪其
大焉賢叔姪并痛感吾言日用之中精進學
弊欺覺得弊欺有欺善處便是學佛靈効若
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奉

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

或放逸其長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

泰不忘也且凡夫情習濃厚卒難即除當如

蟻過須彌力雖微弱必期逾頂而後已須

彌之高蟻蟻之微以常情觀之過也必難矣

據其初志則蟻蟻與我何別惟吾宇奉常以

蟻蟻為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眾生情習積

劫薰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于須彌速矣

與王後石

暮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

者寧有此哉顯親則後抱痴芙蓉高嶺如雲

攸攸在望不違過我豈暑妬青山耶聞上人

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已遊九原矣云

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

生者造物之遺塵也死者既歸嬉笑家山先

生豈未已何嘗求為於塵界哉且有先生
而有令郎有令郎而有令孫女先生能壽遠
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所謂頭上尋頭
也聞上人風便離來解事做一劑敢乞服之

荅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讀手傳

旨趣清遠滌除睡魔何管天外長風杯中春

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耐苟不

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劫無已

耳故所論誠盡善矣然道神語言靜待動言

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

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持一微待

也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

欺之言也本即一微之前者此尚不可以有

無求況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已

眼不見已眼作麼生知既不可知則古人又

道知心體始合貧道厚方老過獎厚矣無以

報德敢以論次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不

畫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有心必有知故抽身則知抽背則背知抽首則首知抽足則足知如抽身一紙抽則不知與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即五尺則有知離五尺則無知又爪髮鬚眉皆五尺之分皆抽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周五尺此知果是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則無有心且自古及今建大觀學處周萬物周五尺之知之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意也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起情安有此等光景今方老年高貧道鬚毛亦頽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即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狗馬之心儻一檢之或有

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頽然抱疾而卧及客至復能強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蓋有聞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為罪藪知自心為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為桎梏內則誠火焦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咒并吞機緣既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着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為門下大痛豈門下思此寧非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憨乎昔羅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既融則何物為吾敵敵既不立則能有之根易可獨存根既不存則身尚不有誰為桎梏蘊次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冰釋况凡情耶凡情既洗識火潛消則靈根密固誰為焦燥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為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作論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復敬即

夫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間世如此卽出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蓋大慧杲皆見道明白開學湖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尤耿潔近則可以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辱况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徧融法界二師操履尤耿亦不下古人而皆遭劫人之讒至於抵獄既而曉口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經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比勞感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真偽嗟哉兒奴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光徹寰宇汝面泥塗辱曹荅此可諦聽躡情中理白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難辨而理區千載展昏何疑之有

謝于見素公惠屢尾

結句曲阿影樓于圓食殘齋散爾復經行匪
涉神奇咸投抄會清池白月洞刺禪心沃野
嘉禾滋培佛種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
根魚躍波鳴蟬啼樹響即宜領家冥妙開塵
併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蔭履丁賤誕天
賜清涼法侶雲璣時逢雨足既除煩暑坐榻
生寒主人儼臨高質翔集焉我塵尾舉揚其
風豈惟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願慚薄劣
敢弗銘陳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踪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
吉人多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
莫能磨問音久寂積抱常愁

與丁勺原

滄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逆思宛然一夢黑
頭俄白悲境奪歡日勝日輪苟不以自重為
主則眩我者多矣青男子家如知名重而不
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心重知心重而不知
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每愛足下個
儻珠泉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情乎於此道不

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勸此脚叙疏
湖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
語者南阜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瘥未愈不
遑赴耳湯若士尊公近清勝否聞佳即秀異
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倘令即風昔曾親
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教子著書
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者蒼或厚待
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宣外附法華合論
一部此書能啓迪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
自顯塵心濃者亦不易讀

荅請主法事

比道果清間訊足下而足下所荅書意況不
甚清朗想二郎之母病重擾之耶大都死生
榮辱皆命所定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
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界塵
勞如海濶無古無今聞聆聽都向自己心念
生一念不生即解脫此語極真但東生不知
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
既無效即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
人分上且疑而不信況今人哉又百千中誰

有治心之志男子尚甘昏昏而待重況女人
輩乎承大令即見招為母作佛事佛事作而
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在佛觀其
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二
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
若不消無有是處若令即發心果如道人意
敢弗赴之道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
但慮作之無效反退病者與賢子心耳

荅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憮然言實出於赤懷而鬱憤
之氣卒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
故也如能察理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
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能陶鑄我自致之情
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方從何鑄起凡
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者痛
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
豈易鑄哉思之

荅于中南

十二月初四與勤持手書至資福購燈讀之
凜然痛人都下風習險誠誠如所言於世間

法則公道誰亮於出世間法則得少為足且
 頭緒不甚清楚道人見此光景亦不喜滯留
 第以既為佛子當觀佛恩如報佛之志方自
 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志何
 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視覺後之夢行住任緣
 初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
 忍處強力支持一切拂逆逆謗翻成受益之
 地餘喘幸存此又令道人嗟然中生歡喜耳
 法朗尊公臨逝光景斷非此生習氣乃前生
 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有助不淺
 卓頭陀胸次灑然未必無根根在見地不虛
 不審法朗見卓受益何如渠舍毛為寺言不
 可輕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
 故也言如風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
 聞之必遠遠則難挽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
 我言則死已

二

天厚其人象惠燬之天薄其人象幸誘之汝
 連年親涉東惠天實厚汝而暇之儻不能歡
 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為海剝

舍為刀新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
 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噁嗟幸汝周旋其兒
 子輩此又老人合爪痛感麟即者也骨藏何
 所知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尤公急亮相
 宗勿疲度時陰比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
 稍觸逆境即如野狐變人作怪一聞犬聲故
 體頰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
 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
 頰犬咬遂爾自刎然卓吾非不知道但不能
 用道耳知即照用即行老朽更不如卓吾在

四

凡讀汝來書則句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
 不礙故能令人搖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
 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即天機之資也
 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
 奇男子須到愛愛不到則墮軟暖魔網矣
 與李次公
 世間人自有法度出世間人亦自有法度世間

人種最不可苟出世間人應用不可疎禮儀但
 人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
 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
 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
 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瀉地明珠萬斛倒
 噴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
 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頰損珠為笑具

與元鑑

少年為客以技博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
 者古人真處自然即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
 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答馮開之

數千里外忽辱手書展讀再四如面玉容何
 樂如之且云般若緣深天去其疾豈胸中無
 秋江者而能道哉吐青山白雲一切不放過
 時光此又貧道萬萬所延頸也

與方幼輿

邇來祖風凋弊法道荒涼無分黑白凡在此
 門孰不以為生死為言及問死生所以十箇
 到有五雙罔措此皆最初發心不真實見地

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
真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即獲根本智
然後徧參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
他鼻孔不待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
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
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叫一上
撞着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叫一
聲亦即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
人嘴皮動他心上聞知閑解即搬出許多來
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
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閃去了或臨
平然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
着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執險執夷想
其輕重好惡勿與必定辨得出既辨得出必
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
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
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
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
門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
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

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聞性外有聲塵決
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
謂之真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影子
前境還謝此亦隨波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
謂喚奴作即皆非佛首若要真實會得耳根
圓通的消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
壁聞釵釧聲即為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
云好個入路切與會得這僧入路處麼若會
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參天下善
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着精彩向這僧入路
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與金妻居士

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拚却身命一切利害
毀譽非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
輩所知

二

俗諺中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靈髮鬚子
善知識提攜如提髮鬚子相似須是自家盡
命拚着不然是自要沉沒于佛出世也難抹
取

寄沈德興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真越開初
心竊謂宗門家落法道墮邊假我門處雖然
以魔習為傳以訛繼訛真偽不辨天下遂謂
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不求真悟至于少林
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為名而崇尚曹洞臨濟
瀛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亦不辨端倪不知
設此胡為則宗風掃地可知矣巖頭廣云但
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
之命脉而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
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
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錄智
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綱宗係
焉以故急為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豪
傑挺生遇此書頭斷命根洞鑿綱宗荷擔法
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為志者出焉
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且暮遇之也達
觀于居士中時時舉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
不能始終徹然亦知好惡承順觸犯奈汝
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

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沒此生直于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即常光時時現前如投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靈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知今書此遺汝雖遠觀隔遠展之示有志於宗業者則遠觀未嘗不在也比日舟過吳江汝曾索關示當謹受持不可錯舉若果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於此不能遺微吾此甚感何異說夢

與千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人不以此而稱相知者忘也不佞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

敢割肝膽吐一言願座下乘聽座下書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無領會處然命根情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千則不透千則不透則一則不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燈中留神一上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擊卒不能消釋者決不可放過拈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撥破則向所謂仇擊者翻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遠觀亦不覺爲仲淹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既不能自反不但遠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未覺於愛憎關頭死生境上陡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脚正當苦時即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他兩者推之既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業而無鴉生更無

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蕭寥深推於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到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遺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煎煎也不妨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宗若教何日暮遠遠尚有開工夫及此耶雖然遠觀一則古人葛藤那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遠觀將此問仲淹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熱命光還謝之時敢保至愛的代你不得在江山修阻雲月長新南羽康康信來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盡滅僅憑牆壁保障蟠林是以安禪無狼虎之驚集禪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勞難則 帝溥靡

淫慾恐精神有限事繁食飽德茂事專真教
眼下跌跢直向胸前便判為未德而知返雲
將歸而始聞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春
功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禮越
者也

答李紅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明但神迹之論
尚墮於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
物神又何物苟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
歸於已哉是以移舊染擴本光必理行事事
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騰空今公獨
把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廢輪
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
無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定迹理行則易資乎
空譚貧道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真決
不敢橫斷惟高明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誘階自設况吾爾抱出世之道而
陵厲塵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二

人若不生疾病則空談可當修行人若不有不好
惡境界則真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
病便覺受他不得根在何處只為生病日子
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阜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改西江仲淳近嘗行殿
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為梁
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
自燕山來縲繞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
自因弘法被隨亦可哀已然觀其肩宇自有
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
足下當一晤之鐵佛兼有佛名而無佛寔如
南阜即佛不必別鑄雖然也須大經鐵錘一
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與
役忙峰頭調畔葛藤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
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普滿山勸仰山曰
當此境界鐵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
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為前茅隨順心體為急
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寔節推

易得有宋刻無一字記者情未得也聞屠田
叔有之田叔亦曾觀老漢燒錫今在福建如
得渠的本證抄本之說則無沒之垢俾列聖
不傳之妙即文字而傳傳之者始知無所得
也知無所得則一切眾生可以交神之道見
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即我饑民眾即我眾如
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
滅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俸時
惟無倦者率性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
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躊躇
靜觀前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
心則羸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羸妙
者漸羸羸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
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暫時不在便同死
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
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為我有
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即此觀之大患
當除而我不能除真心本妙情生即羸癡則

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魂幾魂幾魂其幾
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
其如此惟施是長顏子廢肢體得非除大患
乎熟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空
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真心亦不待召而至矣

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
心昭然故馮山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靈
真常不拘文字至此則癡者復妙矣遠者習
近矣人為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
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

機深真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
熟或言及此未見馮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
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微涉動境成
此類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
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繞入因成

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稍淺流入相
續漸媿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驚覺
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
遠為重反以習近為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
也昧性而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

反迷而不悟終致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
謂成此類山勢者也又因成是何義蓋妄心
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鑑曰能由
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
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極
悔不亦宜乎昆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
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昔有貴人
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之詩魯

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
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
天下黑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
之贈公願公由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
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公日用而不在此偈

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故以楚人引楚人
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人似
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
目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
立初非附麗即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

彼照而應物偶然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
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入相待相待是何
義謂物我對待兀然角立也嗚呼相待不覺
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能
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

較如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
奇男子能事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為是故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
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迷常而不知返
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聖人之

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
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真常耶
野人追惟往遊函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
此初遇也至石頭晤於南華齋中此二遇也
辱寸虛冒風雨而枉顧樓震此三遇也及寸

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聞時寸虛方
請徐聞時
之心然有心而未達至買舟絕錢塘道龍遊
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
峰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為餌虛白吐吞吐
吞既久化而為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

魚中之仙唐山禪月窟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清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疎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荆棘狐蛇淵藪四顧不堪故不違拋辦香薰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之每歎東坡不違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真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既一目即耳可也耳即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獨來此即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齒兒名序中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

馮山曰但不瞞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筌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即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清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既皆遺之則寸虛即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略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即野人望寸

虛之痴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闍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即能由境能之能方即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曰知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遺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多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言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二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勤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

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非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闍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為彼爾終歸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後續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款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濫作此伎倆也且僕一祝髮後斷髮如新頭直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先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為寶始先獨不寶之不以刺語為笑具而復珍之且願洵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知粗者既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

二

喜哥受性靈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親往因求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况凡夫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

人願始先力以理折情母以情味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去來自由隨情感者安知今日去處之機非異日來速之機乎但再願始先於世學華紳交加處臨倒情極究微理海而於理海智願感格佛天於佛天慈履光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慈汝喜哥之痛亦補喜哥全湯之職又即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人於此月十九始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禁時臺泉卓盧與二三法侶亦嗚咽不勝然喜哥以死說法維摩以病說法雖古今老少不同以理推之了無二也不知喜哥老子聞喜哥說法否若聞則悲鳴不廢而情弗傷理當前死生順逆皆吾導師耳道人恐始先父子情重緩以理照或以情延怨天尤人所以先附手字於沸湯釜底急為抽薪也

三

匡山大佛初生汝心今幸成之當正信堅固勿流異趣且白面即君墓地為民父母日用之知人畜所係率性則仁明勇觸現成事

情則牛頭馬面百千畜習亦備事現成感清淨光中無故起念危乎及哉果非虛語吳郎吳郎吐

與李君實

達道人自榜嚴東靜室始識實父子信如實父子與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即囑君實護法踞於草馱之前而君實直下無疑又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江涇值驟雨淋漓而賢父子曾無懈心此非有卓倫之見者斷不能也茲幸奉命出典海陽海陽乃古禪窟比來緇曹無論主者客者多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之徒似不少也嗟乎因時布政之弊生則仁信之治教為仁信之治弊生則智勇之治教為智勇之治弊生則其得而救者若干年矣至漢明兆夢摩盆西來則以一出世之法救莫救之弊此理勢然也蓋世法變極不以出世法救之則變終莫止出世法變極脫不以世法救之則其變亦終不止故迦文老子將涅槃時付囑國王大臣金湯正法即此意也然孔釋之徒世不多憂深慮遠之人所以

二氏不得相資而救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兩康止開先而未入滬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為君實素願卓倫焚既之舉斷非常人所能為竊謂臺老之後有趙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溢言之際或於書東之間大須墨著察諸觀此書東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為我真而無他勝者此書東言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真為我而口為者於此兩者若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情精而銜之則真偽似不可逃焉又真心為人必先以德業偽心為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非情重眾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四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初利雖勝於四禪據實觀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者恒處違境故違境則苦甚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

於了而不昧之時忽推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積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非此外有耳自是便解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豎弄弄得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界沉淪七趣強發四弘誓願願克方休四弘誓願不難發惟強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着實勉力荷擔每滑肩不少矣此蓋眾生習熟佛祖習生眾生習熟則我根難拔我根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得失轉却了苟能眾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剛肩即戲罵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墊夢之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馮山訶仰山曰寂子汝其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為要惟以智進為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字見徹不疑是智用不疑者而能治惡習是

進又近日世態於至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
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言不信佛法者
即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情所礙
處他且把佛法拋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
有日在我佛所謂末法鬪爭堅固是也夫鬪
爭已是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鬪爭之心
則此鬪爭不入阿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
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強於此等境界大昭
耶王江涇遭雨時心章歇前焚既時心更以
護法為已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實勉
之餘不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三

實三

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七九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二」。
- 一 五八四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忘」，徑作「妄」。
-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六行「暫時不在」，徑作「乍時不到」。
- 一 五八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明慈山德清聞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奉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致有臺東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慈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方愜道人意徐彥文遠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碧雲無恙燕山如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慎軒會道人意否中兩尊公忠厚過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購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曰但不購心心自靈聖忠厚之力尚如此况開佛知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慎軒前書來以為佛知解作障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慎軒非矣若慎軒是則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

喻慎軒當熟思之有一武人與賊戰不勝退而私念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礙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八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知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妄以之治習終入現量古人謂之流注真如此非宗教精深者不能辨之道人往往見士大夫語及流注真如便掉頭不顧殊不知流注真如即臨濟洞山俱不敢忽故曰以有言露箇無言的又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撈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疎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果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

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萬不如蕪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刺西擲謂東坡道裏又說道理便擲一擲這裡却不涉理路便困幾困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汝却恁麼我恁麼汝却不恁麼長公是慎軒鄉老慎軒肯為此老一雪否即流注真如也不甚惡所刻大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所以因囑護持諸祖道影切切至此倘公不以道人癡野見笑為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當發心作喫臭醋郎游方僧習痛須漸消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勉強力行汝便當除却于字始憑汝可也汝頂着于字又不能喫臭醋不能消游方僧習支持得于家門裡事要家門妥帖無有是處且古人處順境時長便謂佛菩薩不來護念我矣即此觀之良以不可意事重疊加來使當事者苦楚之極不得不憂深慮遠耳憂深慮遠所

處之事必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所應之事必無義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不知屬醒悟門收凡無義事則屬散亂門收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連順二門順門即醒悟門也連門即散亂門也又連順二門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真如生滅二門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講道學者此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真心學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達磨之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為愛根不拔茫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蹈襲程朱爛餽氣話以為旗鼓欲一天下人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孔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謾度量於三家一頭腦俱不曾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這一隊暗驢隨處鼓揚醋臭倘然狹路相逢若生不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樣子即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之名魂驚萬里即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

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己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難也緩緩喫將去剛烈習也痛克將去汝若如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促之中而忍痛不得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即麟即痛念吾囑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疎曠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理然也老漢但念先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門之光無有傳者即心燈之光後談難續矣此苦不獨人間有之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上有無子之悲或光公若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反以無累為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公大師也苦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習繩所牽觸世態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拭回鼻孔向父母

未生前等些水草與則感懺之情又先公無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中橫來豎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里之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求利耶要我好耶不要我好耶真心為我耶假心為我耶此六耶字汝能不念仔細咀嚼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場亦是本色不為分外光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詣燕得手書徐讀吹掩卷思之方覺漢江五易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不殊聾盲人無可舉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歡憤然勇進則惡無大小罪無重輕皆導師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則暫時洗然有清涼處未必非三障嚙矢耳三炬真能頻豁情塵心味老朽刺語將往日無可舉似者審誰使之於無可舉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不知不覺時恬然造惡既造成終難省報無明障心即煩惱障恬然造惡即業障終難省報即報障此三障造就如源與流派與波

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炬一是慈
麼若識得藥卽徐察藥之前所造三障是苦
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
是三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切怛追究汝一
之前者倘不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

好要於三寶中攝身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
禮聖像見朽草破磨覆之不覺徧體芒刺汗
發淫頰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之罪雖
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
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卽與開卽
雖死生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
終有荷之者勿慮卽康直指疏乃三伏天松
風潭月能不清涼老朽肝肺予爲仲淳致聲
無業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聲入心通愈自
扼腕奚煩速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負如
覆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怨之寫至
此老朽固乃解空之凍膿亦於不知不覺中
思汝等父母在時光景淚欲逆流強止不能
蓋父母汝等之本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
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舉目而昭然在上

也卽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果失照數
汝更多老朽旣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怒手
若逆境順境憤力撲執得則向後受用不淺
炬卽炬卽母以老朽之言爲迂闊痛力勸之

二

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
經世出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
何用之若用之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
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檢攝身心究竟
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人爲萬物靈
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人競
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
自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置唯勸念佛此暮年本
色然得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
勝淨之緣莫過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
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一二人朝夕親炙自
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中求人卒未
易得卽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爲淨

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
在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竊門下以眼根聽
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
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剎那不住況頭白
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况不精
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
遭其埋沒况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人
語不近情而忽之幸甚

復董玄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
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
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
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暢快茲又不活潑若
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旣現行暫露熏力稍微
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
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祇所謂魯君以
已養養焉也昔堯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
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堯
率厲聲曰此旣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運入方
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忝究然後大徹今足

下十有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為念起處本即無生為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即無生則知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

契無生則了者謂有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卑無生無念則無生誰契於此透脫無疑庶幾草菴借宿猶非實所第來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此總是鉢孟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着精神作個仇擊務必撲破其窠窟搗其棲泊再共商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濁陽邪來惹持八行詣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念而求念之未始念之未始既得然後可以駕未始之航來往於榮辱得喪死生之津博運幸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章未久則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下非

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寔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為足下如此者寧無微意願足下以瘴鄉為苑囿刁斗為遊觀加攝自重散人脫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酬然無垢之說多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夷齊以不食周粟為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急而不愛爵祿為無垢顏氏子以簞瓢陋巷超然自樂為無垢此皆世中之無垢也至於聲聞以有身為患觀空為無垢緣覺則以達患初無為無垢菩薩則見患即心萬境皆真為無垢一切如來則以不可得為無垢惟我初祖達磨而下諸禪老以乾屎橛為無垢此又世外之無垢也如以世中無垢為得意則足下自能發揮無煩貧道若以出世無垢為悅心則是菴以聲聞居之菴即乖空以緣覺居之菴初非有以菩薩居之菴即自心以如來居之菴不可得或曰如來之不可得得非

與聲聞緣覺之空同乎對曰如來之不可得雖一切大菩薩莫能窺其涯際即如來自亦不可知豈聲聞緣覺所能測哉以如來所到境界一切聖凡莫有容心之地故以不可得名之耳乃遂以小乘之空溫茲雖三尺驢馬聞之莫不捧腹者也此無垢大意敢肅陳之至菴之巔末在高明自定倘披晤有期再容請教

與雷兩居士

病體稍愈即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骨相宗乃性宗五臟如五臟相克不明則一身便調養不來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惚斷不能精了此既不精了既高論玄微割真剔秘若觸機關機照用便提不出來矣且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眾生泛常之見觀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計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進心魂志凌金石少有出頭分瞥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與于中甫大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

能困噫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境窳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略放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官取全被境奪矣即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忝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隙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臧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徵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

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

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墜但可流涕也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切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真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

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顛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夫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殊已陳葛狗耳豈有開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

要緊經書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阜勺原寸虛聚首石頭光景遼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推蕩亦可惘然忠直不滅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然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郎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爲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有期去年有書寄海若書中已言直心終必遭黜倘暗海若取書徵之由是而觀爲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再沉吟萬緣歌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七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捶心頓歇未得手書前以傳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挫眩此人情之常也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辨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離長安後未嘗不漸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爲直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這個時節豪逸習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別求皆即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之與直心爲怨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怨府之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字非隱體黜聽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橫衝豎撞做得去也西風正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

時消不去禪曹飯飽細鑽求

八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素便之然業即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向會數提直心直心以為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塞人全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即不堪人作賤便欲拚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為哉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諸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且矣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觀吾相不若得

吾心且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涼能薦此再晤不暮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即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若不拜既拜窮性命剝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既回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即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橫煨豎煨死到真處方可

與沈及庵

佛祖有言一切眾生因想念而度生死亦因想念而受生死今人未登極果即謂想念當屏絕是乃不明想念即賊即子之故譬利劍握之劫人即賊用握之救人即道用即此想念用之善算佛法想來想去念去念來莫知其然眾生想念化成佛知見矣到此地位方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少懈教法

答某司寇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還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為長歎

而已雖然貧道又竊為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既亡則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變傷痛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而痛傷太過不妨道乎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語似近不情若寔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死生之柄

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噫此心豈易無

哉縱能當下卽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卽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益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微頭耳長慶高弟昭公訪公皆不非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益公曰地藏汝何事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問我我爲汝決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昉曰不撥益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既是不撥恁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撥上墮情了故成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撥一場懺懺則居士煩惱卽菩提與不撥便懺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懺懺場去若人果真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六一個無味^六九子不啻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拚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杜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旣不能措脚

亦當於精要內與中着精神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蕩也粗習旣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溉自然茂秀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蓋做了此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丈官取達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奈何忽生之後凡夫根識庸常纔染入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旣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操鑊湯爐炭之俱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旣稱佛子苟不以開佛知見爲已任則莫若深雲重壑悠悠自得也何煩投足風塵惹黃頭蠻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分蓋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卽假君親爲金湯高矢委曲多方護持真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於願海之中心如

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強不摧如是則增一倍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冥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違正像又值末法稍有靈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墮在降是更有何言客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百餘日再閱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勞感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乃復南返適又值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願自斷善根榜棹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樞輪便是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願毋忽

二

前狀因文字冗鄙敘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光反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於冗處清之鄙處文之敘事揚塵處處直吹之以天風洒之以靈雨發幽光於掩亂之中全本色於散漫之後使我龍首尊者重現色身

三昧於千古再覆廣長舌相於十虛則大明無之高僧之談而覺死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往復思惟雖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天風海濤清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壇佛祖慧命所係即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筆頭三昧成就乎翁普現色身利羣無方幸甚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洞劫寒時無異寒水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心由不心者既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觸不心而歇所寒寒熱熱者隨歇而歇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此等言句向不曾受病者漏之何異木札

承丁辱汝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叅禪

不易若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缺悞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悟縱任習氣貪道費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處得此知見若真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食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

地未始不以教乘爲據證釋迦因中未值然燈苦修多劫終非佛因值然燈後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此理顯白易了見地一端諸佛稱之爲大事因緣今人隨情起見或專求生淨土或持咒課經謂之借緣熏煉消融習氣殊不知見地不透徹淨土豈能親切持咒課經何異澆水增冰總皆結業毫無所益古德云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熏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證悟亦當閱熟一部教

以求解悟其間習氣以熏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然此亦必以證悟爲心奈功不勇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僅得手中可也使但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麻端的

答樂子晉

不生禾故取法乎下非其因故辱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凋衰吾曹妄庸誠如所言願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亦復不甚遠濫混緇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置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習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即貼之死亡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橫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何如尊慈齒長而子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

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絆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耳雖然有深相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相知信乎子晉

命之窮也密藏間於禪誦之際為老漢舉似之青山白雲亦為之變色况有情者乎又子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憤欲刺染然刺染一事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算不如多算况無算乎想子

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算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予初讀此以為老欽恃高尚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此老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果不我欺夫情

根積固豈崑崙須彌之可並藏浪奔騰豈滄海岷江之可齊將相雖非人傑不可為然來情做事而少有才識者人可為之惟出家一路兼短生而欲振長劫之情根倚蝻螂之臂而欲厚鳩滄岷之水靜而思之始知可否矣

顧子晉直以我言為贅疣大笑而割之我亦無憾清涼大雅非他名山可並倘能稍發塵事一登何快如之且有法門一兩事急欲面商之源柘機緣具堅默書中不備

與吳臨川始光居士

性宗不精則不免墮事障禪積相宗不精則不免墮理障禪積禪宗不了則不免墮葉公畫龍格積近世黑白並乏憂深慮遠之心所以性不性相不相禪不禪且性相禪三宗各有綱宗如天台八教賢首五教皆毫不可紊者也豈禪宗獨無綱宗乎禪宗若無綱宗則若頭戴但了綱宗本無實法之語得非孟浪耶蓋公宗門龍象尊首草草持後人心識粗浮根器薄劣了不知古德之典刑作家之大全耳如知之脫不面熟余知其心死而不復活者也

二

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第恐淨業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因折行終難副言也大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

則性相見地終不高明率此不高明見地專力淨業而能因折染種現行資發淨種功能無有是處往蘇秦欲恃口辯得官及喪敵金盡抱餓還家方悟始以厭煩出終以厭煩歸蓋厭煩則不能憂深慮遠不能憂深慮遠則

實

音

讀書必不能得立言人之意立言人之意既不得辨詩書滿腹口若懸河終糟粕耳糟粕可以得官官果能治世哉不過循時具位而已故秦憤餓復還探家所藏之書至於懸梁刺股輟睡忘食稍得書意再出方遂其欲彼功名尚如此况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淨業一途近時僧俗通逃藪也三猊當大痛省老朽切但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包累十世若必然者達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為情情復成性所以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頗有此段瓜葛耳否

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卑此亦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即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刻藏之舉正所謂緣因佛性耳蓋眾生所習無常以緣因眾生性熏之則眾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速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兼有深心視名聞為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為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眾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喻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眾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水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水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如此義者善雖不擇動而行之乃人天果報

及窺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為勞累棄之若火灰恐其燒手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累亦何獨不神哉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狷介番於希世行止疎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館寧忘乎寂寞之演暫謝白雲終慚丹嶂將回瓶錫敢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猴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求祝遐齡

與婁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婁生未始不在眼中婁生婁生娑婆缺陷世界耳缺則終難如意陷則終難出離難得如意何往而非苦難得出離何往而非常墜哉故衆人於缺陷之坑作得意想作得離觀譬如執捉虛空祇益自勞也惟達者知身非我有心逐境生於是死生不排而空好惡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坑頓成極樂之邦然明而不能勇則身心二執亦不易排遣者古人於

冰稜上走劔刃上行亦為死生之關未易打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喻也於此兩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瀉山謂之口解脫苟非入水長人難見婁生能痛不負道人慈念管取缺陷坑中如意珠故尤有日在道人乞食江陵邂逅貴縣某上人空谷足音也上人東歸附此鞭後

寄顧汝平

大凡百工技藝有志成其術苟自心不死而能詣其精處無有是理何以故蓋心死則一切舊染失其構杌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矣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既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關子有似達塵有真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即飛去矣曷能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真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願汝痛無負達道人慈念

與馬君侯

夫雨有天兩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四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真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既以蒼生為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為期隆興寺僧能課頗亦真誠行著鄉黨當敦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輔弼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為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并守土諸侯卑躬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怨有多種難卒備言即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哀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位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况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憐告示徧曉州邑至緊至緊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九一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一 五九二頁下一〇行第一五字「方」，

徑作「乃」。

一 五九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既」，

徑作「即」。

一 五九七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全」，

徑作「公」。

一 六〇一頁下一行「水稜」，徑作「水

峻」。

一 六〇二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五

賞五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詩 五 言 古

宿洪福寺懷古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并高入雲還同
天地久其誰張麗庭夜半操銅斗逐鹿不長
險搜金寧顧醜海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
肉靡暇念侈心若淵駁霸功高幾許直道難
箱口野寺秋風清塔鈴解獅吼燈前聞草蟲
更復悲蒲柳

山居

鳥道曲復直迢迢通幽寂枯松學龍舞怪石
疑僧立香雲觀足柔清整歷歷老衲笑相
迎有意非言說

宿可休堂

野人無心來寧復有心去來去總無心白雲
知所趣幽篁一徑通落葉四簷聚念此夜露
寒草蟲鳴不住

紺圖即事 二首

無風水自定水定涵太虛四岸交清陰竹槐

何騎如游鱗戲樹杪天影看却倒去者亦幽
人有情難盡道夕陽澄紺圖淺港動蘭棹
卜居在野曠寂無塵俗想疎鐘深夜聞六根
瀉清響晝讀天竺書幽窓思恍憐犬吠桃花
陰麥浪人來往最愛晚雨晴空林反照寒

芙蓉寺跨雲梁

白雲不知訖折竹為輕帚幾度掃復合流泉
觸石吼望中峰巒奇欲往未敢走老衲駕津
梁去來恐怖否患媒以有身墮體無堅朽達
者既知此死生何好醜經殘磬亦歇豈更聞

鷄狗

龍潭靜室

睡起帶微昏拭眼出禪戶碧天紅日高雲山
光可睹倚闌聽流泉橋上孰為伍岩側立奇
石向我石欲舞衲僧傍佛禁於石生忌妬汝

本無心物如何解立路生公昔教汝吾今撮
椎破一憎一愛之且道誰福禍了此得佛心
未會大茶魯

舍下邛弔留侯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屠

圯橋翁翁怒竟弗納復進心如初苟非天地
量報難計即疎佐漢功已成超然掉臂行青
山去不返為答赤松盟月夜泊下邳忽聞流
水聲尚疑先生在感激無盡情

山居

潭柘溪山深那聞空谷音凍雲雷怒鳴日月
其誰心塔前解放光此照無古今老人不負
渠影響渠有餘渠能不負老在處皆迢如

白仁岩

誰云山路險我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
瀉寒流徑曲難可記雲閒時復留樓臺斜礙
石松栢老成虬拭蘚讀殘碣遠公豈凡儔五
篇悟今古六事羞王侯危峯代主人王雪泛
磁甌蓮漏滴滴弗涸棋枰局未收悲歌曳杖去
日暮不勝秋

夜坐上方山即事

頭戴古人笠夜禪松露泣怡然醉遐曠想是
多生習雲鎖兜率門人來撥雲入瑤梯知幾
層攀援鐵繩急舉眸見樓臺重疊峰巒吸磬
韻瀉空翠清泉道者汲水窟路亦盡相見惟

合十茶罷揮麈尾雄談匪暇給中岩月未沈
謝法且長揖貪睡但畏曉那復顧衣濕

潭柘山一音堂寄懷靜光滑居士

世路多崎嶇悠悠寄巖谷去來惟白雲天地
亦非屋渴有泉可飲愁饑松克祿明月上東
峯貝葉聊披讀會首忍喪我虛心而寔腹愛
生死媒進忘所能豈獨辟若古寶鏡無塵光
自復松邊坐良久介爾一成六天水本不遠
亦牽非五竺行蹤顧難留屬若誰擊筑邈迤
雖可期江山阻人目搖搖莫盡思卷來托茲
幅

晨起蕭岡納涼

煩暑不可潑扶筇傍溪光偶然值幽陰輕風
發林芳新荷浮湛露閒雲停蕭岡遠山既以
淨遠水亦以長眠鷗鷺復定吾與我亦忘反
寂花暫落浪溜鳴廊雖有合塵心其如法
中王為陶西來意倒影泛虛堂

日暮歸自龍潭

利名非烟霞牽人不辭遠泉石非美酒醉我
不知返狂笑出重幽殘陽沒松坂

長松館夜坐

禪庭就對縛草徑遠塵寰有時鳥相語無人
來叩關江聲雜松響飯訖聽海濤染習漸將
洗靈臺以近閒許詢解設難支適答非慳莫
問城樓月潯陽照碧灣

山居即懷

峰泉本巖好何必修飾之疏食飲水外白雲
可悅怡放言慙末德危行竊與期麋鹿散還
聚詩書忘復思相知嫌地遠誰共嚼紫芝

仲夏攜覺生受食芙蓉山中

閒將飯袋子共爾納涼此雲鶴樓高松池魚
玩清水有心豈得妙無念墮寂止前識古不
貴朴哉智之始歸鴉點暮烟杖屨懷故里

覺生訝講終二韻險絕難廣和予應聲
賦此一首

明珠藏老蚌蕩漾吳門港一旦誰剖之圓光
照佛頂談經不須舌直示但用棒高枕臥顏
巖松濤代畫講

松窓匪貴絳常以雲為巷雨歇千山寒流泉
隨勢降林鴉噪夕陽碧漢浮彩虹村落牛羊

歸晚鐘何處撞人生特寄耳埋骨無賢慧

題骨香庵隆公靜室畫梅

萬木凍欲死枯槎街春色禪房午夜寒明月
挂枝側彷彿暗香浮鼻根不可識支郎定初
回瘦影橫攬肋此意向誰言水魂自相得鹽
梅非所望投老終佛國

悼無相容公

是身如印井聊以命為綆汲久終必斷世中
有誰省輸他達道人念起恒自徹生滅本一
條見形即知影去來有異同諠寂靡炎冷刀
斗聲弗停沙門觀力猛未死恣昏動含識豈
超穎遠公之清塵師歿孰為整

悼如起

住曾見吾影寔未得吾心見影雖植因得心
道可尋死生非細事神寂昏不侵苟非得道
骨安能無浮沈難消是五障易失惟一音新
塚遍芳草松風多悲吟誰有堅固經鳴此無
生琴

哭素菴師

棲霞久岑寂泉石漸光霽願力洒心血禪宮

始壯麗青山色不老碧水流無滯舌相與德
容見聞安可契師來春着物師去猿亦涕愧
我徒識師弗堪支頰督東南法梁折苦海浩
難濟小子瞻白雲幾回淚沾襟

長松館西風吟

朝來坐庭除木葉墮不歇未是西風高千林
如脫髮林林成比丘遠近坐兀兀無口舌豈
勞妙音從手發門人聚白雲聽法誰敢忽以
眼為耳根聲塵迥超越長松強出頭夜靜挂
明月萬籟寂不喧月明滿禪窟聞中度朝暮
所見何賞罰

燕山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寺

青山不易老白日何其短葉落黃金臺誰人
行急緩四泉清且深五乳秋雲滿取汲豈有
心為霖濟枯旱苟非善用之雖正亦復反鉢
樹既成抱帝座香未散椎輪久失主賞罰貴
明斷祖令試全提波旬應左袒焦螟泊火聚
燕雀秋鵠卵直下不生心聖凡俱納款

芭蕉菴偶成

誰謂城市諠我居若空谷晨昏雜犬聲誤聽

作岩瀑庭際羅雲石微風撼疎竹故人家務
忙誰共法海沐

石門寺

我愛石門寺臨川清曠處業當水月深道益
魚龍助帆影亂幽窓櫓聲擡靜慮南山及峨
嶻併換終不與

讀法華經

一室住峰深樵夫猶莫尋日永閒不徹獨轉
蓮花經自誦還自聽問渠誰賞音反復細推
究本來非二心如何根塵識三者各有因使
我疑難解取決白雲亦白雲亦弗答隨時雙
晴陰

梵川

水曲午風清輕舟浪花淺主人遊未歸碧草
坐來軟有茗向誰啜有心向誰展青春感逝
波白日應共勉何必觀滄溟乃稱雲濤細崑
崙與培塿會理非隱顯島嶼壘塊成池塘貴
折轉水澄見樹影隔岸雲舒卷中流構精藍
刺棘試初剪魚鳥識香燈兒童慣習善綱川
王右丞泉石寄軒冕今有曲阿生梵川託幽

選道人偶飯茲細雨濕蒼鮮理棹向何處北
園少鷄犬

過石鐘寺

長江水不淺湖口山不深雲石多奇巧疑生
丹青心予偕二三子取次望春林何異畫圖
上歡笑發空音假山與真山象始可相尋

過匡廬樓賢橋

我昔遊峨嵋峨嵋青雲間巴江瀉天上千里
一日還今來匡廬陽峰巒潛復翔玉淵溢必
泛三峽何鏗鏘行倦坐橋側鳴珮聲琅琅聞
遠心獨清觀音古相長幾入度流水即影見
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澹然
光靜深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
昧未嘗煩沈吟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棄杖

柳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
何得失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質寧惟此杖
哉萬物同一職

贈馬子善

堤上垂垂柳堤下青青草等閒清遊時文章
皆極妙不假彫琢工天然而自巧借問此何
來胸中無煩惱

贈明月寺皎如

古寺負靈岩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難近心遠
本非預流水解清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
下調息澄俗慮明月懸高天空床任箕踞莫
憎青白眼身世等飛絮

山中即事

粥殘無所事策杖尋幽去岩下聽流水冷然
為誰語天寒若弗熱霧重晝匪曙此本龍蛇
鄉廓然忘怖慮談笑殊未休日暮難久據月
上還再來何必生猶豫

過天寧寺有序

余讀唐李長者決疑論是知無為而成者
天也應物而不亂者寧也故古人有以櫻
寧自號者亦此早春攜二三法侶謁李長
者於方山既而還清涼以滹沱冰將泮排
徊未渡少憇天寧遠公禪房賦此

年華不可留齒髮豈堪倚既少終必老逆波
力難止無生則無死有末必窮始忻柳夢欲
醒桃花尚含恥同誰遊實地歡若談莊子一
嘯出門去千峰興方起

方山金剛泉

丈夫患軟暖任事不耐長一飲金剛泉形骸
頓堅強視生與死等視苦為樂場此觀久成
熱身心俱清涼

送得心開士遊五臺

牢山去五臺相近亦相遠近則在剎那遠則
雁涯岸生心禮文殊何啻太虛電轉眼光已
沈掌紋不可見秋高風色寒落葉情無限望
望孤雲遙令人增眷戀讀經曾教蓮陸地清
馨遍今昔俛仰中千里牽隔線大士笑相迎
茗貯玻璃碗鼻風生浪華香光擡臺殿無錯
箭鋒機掉頭空絕嗽

月下讀書

天高秋露寒玄侶皆癡歌油濁燈頗昏讀書
借明月得朋古始初會理心自慳釋卷夜已
深清光滿岩穴

過龍門靜室

羊腸路高低深林秘禪宮既到坐門次重疊
皆雲峰刺木三百尺闕石架虛空寒泉委曲
瀉點滴落厨中昨見僧頭上水聲來匆匆相
看拍手笑王維難形容惟有無心者會言起
塵封

春日登清涼

昨來進幽谷草木時雨足欣欣向人笑紅黃
間紫綠揮戈日難返流泉去甚遠正思東家
卮川上嗟不復

蚤春謁李長者著論處

高人李長者風致火欽尚問法蒲衣子從茲
乃西往青山不改色白足遞酬唱人代付流
水雲巖獻奇狀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
雪被四野玄津滌五障華嚴佛始談大論誠
快暢恨我生何晚不遑奉巾杖猶欣侍尊者
龍象共趨跼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

尚朴崖

子非太古人君是太古石今昔甚懸遠一朝
此相識因悲世道衰尚友千古客奈有峨嵋

遊匪違久侍側雲邊言別離杯茗瀉襟惻敢
企明月心常相照行識

舒鳳林寺有感

昔人依寒巖虎豹常爲伍片心委寂家頽然
混沌父古木不知春鳥不驚樵斧一旦陽光
回白雲化丹圃我老欲投杖已生峨嶂羽

食菜

莫嫌菜味淡淡中趣甚長者可以久久則
耐歲霜人謂梁肉美我愛菜根香東坡曾有
言大丈夫須嘗淡泊滋高明奢後泪心光節
儼可成家費則近淫荒聽我冷舌言天下亦
可康

山堂夜坐

空堂澄佛火寒月照僧笠俯仰天地間水壺
喻不及微雲淡欲斷野鳥雲枝集迴嶺互明
滅流泉凍弗泣相將坐達旦行者頻乞入所
樂既難齊滄浪豈牛習

秋夜宿積善庵洪上人禪房

微雲散空碧片月當天綉獨聽草蛩鳴遠塵
契深與綠粗而得精精化合常道目擊猶千

峰語言豈可到虛空涼初高擁毳坐來好黃
葉飄秋風夜中誰復掃

渾柘一音堂即事

三界如旅泊比丘寧敢着去來類孤雲足跡
難可摸樹下只一宿還回恐生縛離梁與畫
棋眷顧詎非錯末世風俗洗鬚毛徒剃削酣
然醉大欲男女飲食樂雖復着裝裝諸方亦
行脚研窮本色事癡熱熱惱灼一旦死魔至
惶惶何所托

吳江聖壽寺

吾愛吳江山浮杯恣幽尋又愛吳江水臨流
閒照心城中有古寺銘碣何埋沈偶讀高僧
傳赤烏到於今佛燈斷復續棒喝振雷音禪
虎瞻堂老昔曾踞此林殘碑陷新壁每動駭
人吟近世微某公幾遭荆棘侵何其棄而去
今我彌愴襟山豈貴必高水安貴在深寸虛
苟無欲朝市即雲岑曠然離苦地誰解投簪
纓

名二泉詩

余遊廣慧寺見一泉湛然明瑩歡喜心生

熱惱自消因名之曰歡喜泉復見一泉淙
淙然瀉諸龍吻若枯禪大龍神遊覺海慧
濤洶湧之中而不撓乎澄潔之性有即動
而靜彷彿乎禪定之象名之曰禪悅泉後
之高入勝士過廣慧者皆生歡喜入禪悅
庶無負名二泉之心乎

歡喜泉

千峰有流水一見何皎皎歡喜油然而生相將
山月曉掬之開妙觸直下無不了夜靜鐘磬
歇清音瀉叢篠更聞洗鉢殘惹得游鱗逸

禪悅泉

商者見利喜農人得雨悅空山萬嶺寂老衲
默無說所樂雖不同適懷寧優劣寒飈吹微
雲凡聖情波徹

過某公禪房

鑿破千尺水雲邊結方丈漁樵絕往來天地
同俯仰不見喧笑聲但聞流水響山深遊子
稀夜靜明月上把袂論素心忘機冥大衆爲
烹虎印茗已接鶴膝杖何處動疎鐘此時誰
撫掌人生若漚泡莫使煩惱長高堅精進幢

共起無明網

寶珠泉有序

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凌霄峰高出羣嶽石少土多可以樹墓然以乏水樓

者不能久此禪構於龍神一旦泉湧成抽

更三日泓然厭沃龍象矣萬曆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

寒流迸絕頂清冷遠泥淳午夜微雲空水輪印滄洞誰披破衲頭分王注爐鼎熾炭三沸

初浪花明珠並試傾磁既中一啜禪夢醒

芙蓉寺

千峰有流水碧沼有明月承坐香雲柔此心何所關美人秋思深肯向岩隈歇麋鹿去復返孤鴻天際沒滿城夜露寒燈火照佛國鏡

裡浮幢新山河壯禪窟

重過樓煩寺

至人將欲誕寶地湧靈脉飲者無賢愚俱然消諸厄一朝產金芝佛日生大夕千古鳴法雷舌根等堅石樓煩師之里爾我悲陳迹廬

微秋風高東林正蕭索聰明泉未枯勝井塵土積搔首共躊躕哀鴻催白髮敢承聖者光分讓照蠻貊况復中華生自來當法澤慚余道力衰匪及為輝赫

玄岡山店別李武諸法侶

偶然飯山店法侶動正念反視身與心豈殊速閃電百年喻朝露日出花即飲龍犀鏡上塵本光謾相染秋風催馬蹄去去情無厭

過清涼義塚園示茶禪人

艷姬遊花林過者誰不讚白骨亂荒草見之誰不嘆從來百年中好醜隨時判嘆者未死時容儀何粲粲讀者埋黄土白骨同一貫佛說女三昧即身成境觀比丘住尸林攝念厭分段如觀一枝花洞悉春無畔

過華嚴菴

流水青山曲誅茅拭心鏡法界雖四重了之凡可聖風高鐵磬寒月上松窓淨莫謂故紙厚鑽研力須動一塵忽剖破大藏頓究竟且說春光深杏花正當今浮生能幾何誰悟身為病

驛早魃有序

子道與善寺觀麥苗枯槁知魃鬼為祟遂賦詩驅之期雨足為驗

百麥仰甘泉赤子饑念孔我自清涼來久離熱惱伍行中觀枯槁魃鬼握炭斧喜早暢淫習羣生失所父民以食為天麥枯將誰怙聖哉大悲覺雲澍滋朽腐避通聞雷音妖燬墜幽苦

偶成

長年只蕭酒靡事可牽掛山河喻蒼狗生死齊野馬曹劉無幾榮枯轉頭龍輪與世外人金剛虛空畫

五言律

開化寺有感

建勝自隋唐燈傳不計霜幢高文字古碑臥鮮苔蒼兩過金容泣花開鐵釜香登臨曾感慨槐冷鐵斜陽

散髮受食芙蓉山中

散髮長林下清歌傍碧渠水流天影在風靜竹聲虛路出雲松杪心遊象帝初上方誰送

供香飯及池魚

客多勝閣

寡欲地終偏忘機趣自玄帆櫓爭碧浪日月
走青天耳寄江聲外心遊象帝先人間通靈
路登眺石門邊

日暮 二首

風落春時葉增生兩後苔門前雙樹老竹外
片帆開高塔嘶沈日祇林隱鏡臺遙看情不
盡宿鳥促歸來

日莫泊灘頭隣船燈火浮地高疑傍斗天暗
自停舟春煖衣初減江清興更投殊方皆逆
旅鄉語信蘇州

雪中有懷

寂寞空山裡連陰雨雪重鶴愁巢樹折猿處
洞門封草木應難辨山川彷彿同誰能明此
意夕霽上方鐘

潭柘元日聽泉

一年今日始寒谷煖初生松下浮天色雲邊
領磬聲翻然辭絕壑此去向滄溟吾道秋風
冷波光浴日明

山居

住在萬峰深遊人何處尋斷崖能障路流水
自成吟白髮生空想青山冷世心那知城市
裡正晝攫黃金

過報恩寺

一棹到禪居溪山春雨初宿雲橫古砌遺像
臥荒墟斷碣迷唐額空梁得宋書同游皆法
侶誰可振門關

明月池

老衲閒消遣雲邊斫此泉淺深不可測今古
但澄然照影渠看我涵虛地壓天夜寒羣嶺
寂明月幾虧圓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儂家所住處長日少人踪水月四時有雲山
幾萬重黃猴偷紫芋白鶴立青松夜靜成孤
坐燈前孰所從

遊張公洞 有序

暮春與二三子遊張公洞王女潭舟中披
閱支公小品序倦而舒目忽見舟前碧翠
浮空波光映几時高論者清難雲構虛懷

者瓶瀉而酬次復舍舟策杖尋蕪徑而入

既至蒼松夾道修篁點黛怪石亂出清壺
滴響仙源幽勝應接不暇時有小作雜記
其事雖無鷄園鹿苑法咏之偶和亦一時
之良遇也

微波搖樹影風好片帆輕望裏千峰秀行邊

一水清高言消永日搜闕托幽情相去桃源
近時因法伴登

北園雜咏

閒來無所事觀化適幽情鳥路生明月魚程
混太清蒼山常問寺濁世不留名雲外存知
已前峰鐘磬聲

泊湘中

日暮停舟處蒼茫古渡西雲霾江上月雨濕
客中衣行侶鄉音異隣船燈火微故山千里
隔迢遞不勝悲

巖居即事

潛壑堆雲處寒泉不斷流千峰長鎖翠六月
只如秋蟻鬪驚天地人空恣馬牛山林與城
市心歇便相投

留別慈公

大道久荒涼，離歌東海旁。行踪將萬里，津海正微茫。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別，揮淚欲沾裳。

示于潤父

寂寞英雄地，浮華計不深。好花開萬品，古木獨千尋。路盡生奇智，言窮得自心。封侯西海上，白骨博黃金。

過邢匡石居士

朝來居士家，一路踏烟霞。會理花非待，開池水有涯。石橋當戶險，山郭帶江斜。飯罷無餘事，空窓轉法華。

同開侍者繆仲淳宿洪福寺有序

昔思大禪師，登南嶽。恍若舊遊，因掘地得髑髏。及瓦鉢，道具遂創招提，以三生名之。十八
貧衲與二三子，過洪福寺。四顧躑躅，亦若舊遊。第不知前生髑髏何在。雖然，即非髑髏。瓦鉢思大前身為南嶽風月主人，猶信也。洪福由唐迄我，明廢興不知凡幾。其寺僧慈峰朝公，今復力舉廢墜而貧衲與二。

三子阻雨得假信，宿朝公索詩題石遂賦。此以結三生之緣。時萬曆丙戌夏六月十一日也。

信宿中流寺行藏，支許從禪居。開水月佛火照魚龍，石吊英雄跡。雲埋今古踪，廢興無限意。問取舊栽松。

牢山海印寺

珠林完舊物，天子錫靈文。鳥道懸丹嶂，僧堂起白雲。魚龍階下宿，塵世海邊分。佛火誰相續，心香朝暮熏。

梵川偶作

情縱頭頭礙，心空事事如。死生雖復大，來去總由吾。貯水煩滄海，關風役太虛。諸般皆便用，何物可能愚。

石門舟次十九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獨出雲。寂音陳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裡，鐘聲鼓後聞。

折筆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聞自語，僧夢

醒志緣井竈，魚龍窟窟風塵水。月天雖非親眼見，澄照尚依然。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照心翻貝葉，觀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草坐白雲寺，閒中自較量。利名非我事，歲月讓入忙。飯飽松花粉，烟浮栢子香。流芳如可待，公道屬侯王。

我自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千古皎。黃獨雨後肥，白雲不煩掃。來時路正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鬢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路低昂。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衍思寺

秋日來金鼠，西風落葉聲。堤楊猶帶綠，池草尚含青。斷碣迷前代，空山慨世情。同行皆法侶，誰解說無生。

咏風

乾坤全賴爾萬物恣翻騰
樹惟聞響排雲不見形吐吞
真有力來去本無情一種呈奇
處空山送磬聲

臥龍菴

寺藏青樹密路轉白雲深
山帶前朝色人多上古心
浮塵不可見流水自知音
滿目東西意題詩期再尋

秋夜宿水月庵

黃昏泊釣臺坐聽草蟲哀
水澗天無辨堂成月自來
已醒蕉鹿夢肯使海鷗猜
對岸人如粟登臨念自灰

登那羅延窟

菩薩僧常住飯依上翠微
山高疑日近海潮覺天低
島嶼屏中國波濤限外夷
重來防失路拂石一留題

金輪靜室即事

縛屋依金刹時聞鐘磬聲
種苗非博飯鋤草代經行
春水涵天碧雲山當戶青
斬蛇誰取性拭眼證無生

新秋念開郎

客裡逢秋早林間宿雨涼
小鮮猶聚樂侍者却甘忘
莫謂千山隔須知一脈長
狂心終自歇含淚禮香床

題張公洞

清曉探靈蹟行歌入翠微
山光開眼界泉響淡塵機
去路非難進浮生不可期
洞門雲不鎖出處未成迷

題王女潭

長松夾道陰幽勝許吾尋
樹老寧知歲渾清喻此心
同遊俱法侶消歇聽鳴禽
香藹天將酉時聞簫管聲

溧陽莊結夏念開侍者

閒中無箇事鐵鉢貯清泉
鏡面浮天色禪心空世緣
人生既不幻影豈常堅
相見難相悉開卽尚未旋

過多寶寺弔玄庵穆居士

塵中開覺路訪勝夜登臨
貝葉依然在蓮花誰復尋
行踪寄軒冕名姓落珠林
一片青天月先生萬古心

出佛兒門別潭柘山嘉福住持佐公兼

請法侶

靈脈來何遠溪深知我回
雲山常忽斷天日頓重開
道大終難隱名高不可理
行當尊貴下空翠湧樓臺

贈王太古

旅底逢王子風標迥不羣
身家流水葉心事遠山雲
任俠猶存劍陶情但屬文
何如俱屏却世外一期君

慰徐覺非

暫息還鄉思同來聚雪岑
雲山常在目妻子不牽心
月下搜禪觀閒中學梵音
更憐蒙縱習鑄作大悲針

國山寺訪了虛不遇

迢遞來烟寺松門夾道生
青山太古色流水自然聲
石上痕龍跡林間怖鶴鳴
西江相去遠誰慰客中情

登天目山頂

歷盡巉巖路中峰地忽平
捫蘿重陟險坐石看雲生
有欲人方忌無心道自成
相將登絕頂更覺此身輕

馮元甫書室

逃塵寧是隱養素在蒼生湖水硯池碧秋山
筆架青烟雲通藻思風浪雜書聲永日人稀
到惟聞幽鳥鳴

舟次石門吊古

筠溪任黑風折葦石門通一水中浮玉孤林
兩抱峰津梁勞佛臂舟楫濟禪宮歲莫探陳
蹟悲歌寒霧濃

梵川般若居二首

水國旃檀庭微舟不可輕波光搖閣影松吹
學潮聲魚小知常恐龍瘕睡未醒莫言城市
近隔岸遠山青

閒來坐池館乘月弄滄溟鷺宿浮天上漁舟
放樹聞鳥喧因論法龍出未歸灣已少尋幽
者柴荆不用關

螺髻山送傅廣居賞五

窈窕不知深誰同此一尋聽雲天地耳抱寂
聖賢心漢室青山在韓祠白日陰那堪離別
泪春洒海螺峯

偕諸居士登墨光亭

地僻無隣並同來日已曠穿雲鷺宿鳥帶月
到幽亭近水堪資觀虛窓可寫經漁舟催早
渡風冷夜波腥

喜于中甫再入潭柘

喜爾到山中雲門一破封聽泉身世盡坐石
意言空明月東生海梵香禮大雄來朝今日
路杖屨出千峰

秋日登玄墓

覽勝攜高侶捫捫蘿謁梵宮千山飛片雨數載
寄孤踪空翠鳴疎磬波光照遠峰烟霞誰愛
客相送有支公

過莒父寶願寺有感

新秋遊寶地落日照城隈馬跡侵蒼蘚蟬聲
泣古槐短碑師子吼高世鳳毛才此日扶消
歇還須玄度來

同勉講主過洪山寺

舉刀無可欲斷足是何心法雨千山洞慈雲
萬里陰清泉還似昔白血到於今古碣迷荒
草同誰杖屨尋

暮秋宿龍興寺

入寺烟霞古金繩鎖梵宮譯經人不見呪水
鉢成空漂母河邊草韓侯墓上松夜深誰共
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康虞

此生卽晚夢窳辱兩俱非三棒何時息千峰
早晚離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
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次松窓宗室韻

欲濟况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
淡雲浮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
夜日暮不須愁

夜讀楞嚴有感

軒冕增人相松泉冷世情微官五嶽重大道
一毛輕石淨雲生倦窓空月愈明殘經翻未
了何處曉鐘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聞朝觀鶴色靜夜
聽泉聲行道一身健翻經兩眼明自慚投社
晚乞地結松陰
清涼有感

幽谷深雲裡樓臺知幾重
滿榻歌夜月緜袖
醉秋風鷄犬聲將遍
猿猴跡豈同因思張相
國一怒淨龍宮

燈下懷愁山

支郎昔住此水雪記流年已就
屠龍技猶餐
伏虎禪法雷鳴十地
花雨散諸天三五信宿空
心累焦桐擬微絃

山居喜雪霽

一室萬山中何人問遠公
雪迷樵子路凍合
蟻王宮照性知非染
無思始契同朝來饒粥
罷海日上東峯

一微泉懷法侶

路斷千峰際雲門忽破封
好山知幾疊幽草
自成叢石徑通林杪
寒泉出壁中下方諸法
侶誰得此相從

仲夏偕諸法侶游上方喜雨二首

路向平田始蒼崖似削成
有天當絕頂無地
可兼程避世雲非淡
忘機水自清同來逢好
雨鐘磬報新晴
結屋近青天居高地
自偏鳥鳴階下樹龍出

洞中泉山月通宵
白松風拂暑炎遙
知城市裡枕簟不成眠

五言排律

過知郎澹然齋

地僻資心靜池空悟世忙
迴觀兩未有強辯
是常光樓閣窓中影
松泉鏡裏香雲山終不
老水月為誰涼天破魚吹浪
書拋客臥床去來情不染
喧寂路俱忘真厭茹齋小
風塵別道場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五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〇三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三」。
- 一 六一二頁中一七行第一五字「洞」，徑作「潤」。
- 一 六一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六

賞六

明 慈山 德清 閱

七言古

釣竿峰

漢家失鹿爭相逐江上一絲山水足夢裡龍
蛇戰正耐羊裘之外何所欲釣竿偶擲化危
峰掛月撐雲曾不曲君不見渭水垂綸一釣
閒享年八百貨亭毒先生一釣成何事萬古
令人仰高躅

夜宿肝江太平橋南

昨夜太平橋北宿今宵太平橋南眠橋南橋
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兩船若得詰朝天氣
好從姑山上訪神仙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
情枯斷愛纏一斷愛纏蛇為龍飛行自在獨
超然

野鶴

千峰道人天邊鶴三年狀頭籠中雀天邊野
鶴自在飛籠中飽雀甘束約松雲軒冤病不
同幾人知病能服藥自笑少學屠龍術伎成
無用渾棄却瓶錫袈裟到處遊楊枝漱口朝

自嚼苦中有味頗清涼龍肝鳳肺輪寂寞

荒川問月攜麟即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
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
顯有為迷雲汨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
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
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
誰拾得此情難借空虛喻推破空虛須着力

送果庵居士之南閩

道人自慚情未空憐君遠行心中忡漳州一
去四千里崎嶇不知經幾重分水嶺頭縣馬
道僮僕相呼晚與早何處寒雲猿抗啼日月
不推雙鬢老梁山見說多霜松根抱石苔
色濃幽期無負有如河為子掃髮千岩中

趙州栢林寺壁間畫水

畫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畫水狀靈臺無
物湛然清信手風生掃成浪視之滾滾聽無
聲日日波瀾千萬丈此中未必無魚龍頭角
潛藏待雷響君不明畫水之時念不生念生
畫之終不成譬如陽春回大地紅白枝枝豈

有情

送鶴林寺海祥禪人還南

千年常住一朝僧汝師獨為常住死蚊蠅雖
微尚貪生人而安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
詩莫言朽骨無所知幾回竹院月明夜幽魂
嗚咽聲噫噫名藍未復心豈忘心不忘今道
在場最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往山之岡

靈峰觀泉

山水無心銜靈奇遊人分別生幽思幽思之
初未分別山水靈奇誰得知就裡亦有佳
處有心不是無心時我遊靈峰峰不語淵默
雷聲耳欲遺驚頭戴我欲飛去拄杖挑雲何
所之

七言律

山居

莫謂雲林是化城相逢幾箇世綠輕青山不
解隨人老白髮偏知逐歲生萬境本空心作
障一真無待道方成長安若問開先勝飯罷
閒聽瀑布聲

仲夏同諸法侶禮多寶寺五百羅漢通

有禪人跪讀法華經於像前靜而聽之
若流泉泉瀉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

賦此

白日來參伏虎禪衲衣誰共染香烟風塵有
路通心地水月無人問性天空想玄庵翻貝
葉遙知雷雨護金田冷冷松下聽寒浪萬劫
情根一洒然

咏懷

少小狂歌混狗屠翩然一旦醉醒胸中日月
月光無盡身外風塵患已祛虎豹由來山寺
犬王侯誰悟利名奴閒朝何事堪消遣飯罷
看雲獨倚梧

天啟禪房

石磴盤迴不記重亂峰深處隱禪宮泉從剝
木雲間落僧住高岩眼界空欲了殘經還待
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晚谷口
初聞定夜鐘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冥寂場
中幾以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

嶂明月誰將掛碧空若使責人能不死從教
桃李笑春風

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邱白髮不

裁偏易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

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

霜冷解惺不

瑠璃燈

誰把水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
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
淡纔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
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道驛即

孤巖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鬧水天欲遣百
非煩問答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
到但若無求地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
抱膝看鷓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

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直豈不能羶剪裁無
地容刀尺慣便乘風作兩雷到海終須洒日

月出山豈肯染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卷
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
遊天地外有身豈落死生中高自古生心
累道在何妨微骨窮顛上棄瓢嫌聒耳寧知
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
歸宗常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扁舟聊繫石門東金輪而
露承千古玉曆春風自九重髣髴不愁連夜
白身心已悟本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
飄飄訪臥龍
山水榮肥妙莫窮烟濤空翠着禪宮石門有
路憑舟楫金地無人候飯鐘兩助溪聲吞寂
寞雲拖海色淬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徙倚
長歌望祝融

偶成

閱世歸來隱半峰茅茨小結虎溪東了知我
相無安處直得緣心當下空花落花開成敗

夢匪生瀟滅是非環相違者問平生事坦腹
高歌大塊中

星光亭

送得幽居傍嶺龍竹林苔徑少人蹤閒朝有
鶴松梢立靜夜無雲月正中夢裡山河來想
起眼前榮辱即緣空名香自燕書經罷猶見
陶泓墨氣濃

遺闕堂夜坐

來往風塵老客賴揚來高臥萬峰間從救世
路千重樂那得禪心一片閒空翠有情留白
足炎蒸無夢到青山蔗漿一任能驅暑石上
聽泉木可攀

登岳陽樓懷呂仙翁

見說先生醉此樓任教呼馬亦呼牛無緣濁
世誰青眼得意滄波有白鷗一劔寒光天關
冷半瓢明月洞庭秋君山笑我登臨晚知爾
還同且暮遊

早渡嘉陵江登錦屏山

日上長樹渡彩虹隔江烟樹古蘂叢危峰歎
墮松根抱浩蘆初殘花影空山水不殊前代

色衣冠猶帶野人風白鷗時時聲晚來去
飛鳴錦浪中

冬夜墨香庵懷方麓先生

卜宅江村遠市塵相尋朝暮但耕人水邊習
坐鏡中影月下經行夢裡身黃葉不須童子
掃白鷗偏與野僧親著書日久知成癖好到
禪房一養神

新秋

行踪誰料去還留洞壑俄驚夏已秋佛性喜
隨雲自在禪心懶與水爭流身貧方外吾常
分病少閒中福最優桐葉儘教飛萬片道人
無事可生愁

過慈壽寺有感

惱亂禪心魔是詩怪將歲月廢浮辭念頭未
起光無量情識生時苦不知抱甕灌園休道
拙攻城雲棧護馬奇何如石室拔衣生方寸
澄來別有機

紺園即事

柴門不遣白雲封來去何須問主翁方寸高
明千古鏡萬緣空寂一聲鐘涼生肝肺蓮花

漏香泛簾櫳貝葉風鏤鉢願傾三昧水散成
甘露酒囊中

聞秋聲有感

住住行行鳥莫猜因貪幽勝重徘徊烟霞自
古非人世石澗偏能洗客懷階下雲峰知幾
壺岩頭秋色怪先來舟藏石壑誰相負靜夜
深觀念是煤

季春過竹院訪見素居士

萬竿竹影掃波光野曠風微茶浪香我輩自
來多懶癖主人疎朗更相忘關中棋局敲殘
月池上峰巒接半堂鷗鳥不知塵世事飛來
飛去看人忙

過陽羨蜀山弔蕪長公

來自黃州老此身青山流水隔風塵心同日
月難逃謗名滿乾坤不救貧還謫幾箇生似
夢文章終古氣如春清秋何處堪愁弔蜀阜
荒祠一愴神

山居

相逢多勸罷仙遊行脚終難可到頭片月在
天光不斷千峰當戶翠常浮消閒石上題黃

葉解渴雲邊飲碧流潦倒那堪聞此語感懷
方且暫淹留

往曹溪暫慰長松館

幽居卜得在城中竹浪松雲草徑通習靜何
須遠萬化隨緣應不味雙空燈前誰是青衫
客月下時聞白社鐘路債今猶償未了曹溪
禮鉢看降龍

過陶居士精舍不遇

高臥青山絕世埃柴門終日閉蒼苔雲連樹
色室中暗竹引泉聲空裏來凡鳥不題遊佛
地主人何處醉仙臺相逢未及探高論閒對
玄猿一帳懷

初冬有感

炎威未已又寒來催得頭毛雪作堆樂事盡
從忙裏錯憂懷應向靜中開死生若使鏡尋
貴道德應看等土埃情理皎然如黑白窮通
壽夭不須猜

石門夜泛

撥草瞻風豈偶然百城迢遞舊因緣中流水
月深還淺兩岸雲山斷復連諸子競誇天上

坐片帆疑在鏡中懸石門鐘鼓相將動耳聽
何如眼聽玄

示王宇望

壯志稜稜髮未蒼男兒莫負好時光清晨一
念理靈糧白晝諸塵化德香世樂從來刀上
蜜浮生迅速草頭霜起凡有路非天外日用
明明不覆藏

夜坐聞子繆二生論友道

殺命仇讐恨未深相知事負最難堪堅持劫
外精勤願常省燈前感慨心世論業緣非骨
肉慈門盡種是真因此番失却菩提子苦海
茫茫不易尋

唐奉常熒菴見訪次及楞嚴子喝之以

為禪者多不遜不揖而去賦此嘲之
雲林何事遠相尋破我蒼苔豈賞音蕪鹿夜
來非好夢火牛古始救重侵多緣薄世尊危
爵未必高言止衆心既見不煩增傲想王生
一叱直千金

謝劉司丞

但當淨意等虛空何必頻來訪遠公王事若

將家事做世心便與道心同須知一死難高
下自古浮雲易始終每笑閒身無所用縱觀
山水走西東

宿方山昭化寺

夫靈而最良者人也毒而最猛者虎也人
遇至人大笑之虎見長者而馴伏人乎虎
乎虎乎人乎必有知言者予聞長者之風
有年矣快瞻遺像賦此

千峰寂歷路迢遙長者苔龕乳虎號背嶺蕭
崖雲尚凍向陽林整雪初消齒光法海澄松
月古相天風吼夜濤一自妙嚴投筆後雜華
誰復繼揮毫

同傳侍御汪將軍禮方山大像

從來天地是岩龕妙相巍巍獨面南萬古懸
傳憑日月一毛散影徧江山狀花野鳥飛空
下水蒼龍聽法酣回首白雲封絕頂證明
功德共誰參

迷懷

江湖浪跡幾經霜不學禪狂學楚狂白髮有
髻催我老青山無事笑人忙情消豈是將空

遺習斷還須作觀忘杖屨飄然隨所住
攀緣澹處即家鄉

偶成

遠來水面覓遺踪
道學西天龍樹同
揮斥古今眠坐外
雖黃凡聖笑談中
書成紙價一時重
理徹文章萬世雄
更有一般蕭洒處
死生無夢入心中

山中偶感

住來曾不見風塵
野鹿常伴法身君
海偏閒雲外客
青山冷笑世中人
六龍朽索終難遠
二鼠枯藤斷易鄰
若使王侯知此事
掛冠未必待清晨

秋日同澄公開侍者宿南臺

丹梯宛轉路迢遙
與丞寧知杖屨勞
明月滿臺清雪色
白雲橫谷誤江濤
金壘端許藏真骨
寶偈能將化毒蛟
吾道只今寥落甚
為誰流涕濕緇袍

睡起讀圓覺經

儼然草榻伴雲眠
夢覺蒼頭月正圓
起念除嗔喚轉織生心
捐妄妄尤添有無不立非為

妙人法雙忘亦未玄
至道空虛誰敢擬
思量已墮二三邊

奉答萬思默學憲

潦倒無心作解朝
乾坤誰復可論交
澄潭信是蒼龍窟
華屋終非野鶴巢
飯罷堪堪閒坐臥
詩成何必苦推敲
遙知大范航光景
靜裏清虛恐未拋

墨香庵即事示元廣 二首

雨過何人策短筇
道生擁毳自從容
碧空無際雲初斷
明月常來水不窮
問法應須趁意路
尋香終是落行蹤
吾家別有通玄處
繫繫泥牛橫上松

道在隨緣可遣情
呼牛呼馬總閒名
梅須遇雪方爭白
竹為當風始見清
鏡上無塵光自滿
雲邊有路鹿常行
相逢若問山前寺
流水冷冷雜磬聲

墨香庵示廣即 二首

村前村後盡烟波
年去年來足稻禾
苔徑寂寥人不到
霜天清曠月先過
三茅遙隔長相憶
半偈初成獨自哦
最愛無生琴調別
鍾龍

山上磬聲多

野外蕭蕭風雨天
支卽入夜未成眠
人生若使還無老月關
何須惡不圓
葉在好山甘作客
道成隨事斷
攀緣窮盡未必非
狂慧寧及香床未到禪

閑中感懷示廣即 三首

火宅炎炎唇吻乾
蔗漿滿鉢有誰飡
隨流得妙從今入對鏡
無心自古難水底搖紅花
兩岸風前舞翠竹
千年光若便常留在北關
何人肯掛冠

日暮滿湘舟中

萬里歸來杖屨輕
附舟又得坐經行
櫓聲帆影供詩料
水色山光副客情
弔古烟波殊有恨
忘機鷗鳥自無驚
黃昏停泊知何處
雲外遙天月正明

結髮金壇之北園兼懷侯鐵菴

納涼何必獨夫容
水木清幽趣亦同
世上共高肥馬價
林間單放病僧慵
苔痕鶴過偶成字
月影魚吞不解空
更憶澹虛亭上夢
寒雲片片嶺頭逢

吉安舟中望白鷺書院

樓臺一片水中央白鷺蕭蕭知幾霜兩岸青山雖不語千秋黃髮仰遺芳烟騰梵宇燒龍腦波撼書燈過客航莫道登臨終有日芒鞋踏遍使君腸

咏懷

賞六

十三

少年屠狗混春秋誰料披緇作比丘俠習自慚忘未盡真脩方喜進無休安禪雲石爲床坐說法松風代舌頭唯剩閒身何所事山川重疊恣遨遊

喜王生元廣問法

四圍松竹護禪關布衲蕭蕭遠市闌清磬一聲塵夢斷白雲幾片道心閒天邊高鳥須頻慕塔下蒼苔不可刪金地夜來誰問法共分燈火照癡山

仲冬懷覺休

暑往寒來老易驚乾坤誰復慰哀情花非得露終無色松必因風始有聲任道自來千古重離家常若一毛輕相逢欲問黃河水少小曾經幾度清

大覺寺訪桂峰禪師

行盡溪山到梵居空林落葉遍階除閒消歲月燒龍腦功蓋吾曹賞髻珠鴻信梁間懸貝葉鴉籌水上看芙蓉尋常飯訖無餘事自掏寒泉洗鉢盂

訪袁坤儀有感

擬採蘋花屢此遊桃源忽爾又清秋空巖蕭瑟松杉老澤國蒼茫蘭杜幽紫塞斷鴻雲外夢青山片雨客中愁維舟欲覓無風樹黃葉飛飛卒未休

喜于中甫過龍泉

瓶錫聊將寄此山千峰迢遞問巖龕長松影裡塵喧寂流水聲中月色寒靈骨不從身外覓神珠共向掌中看相逢有日休相負自古朝花露易殘

山中偶成

賞六

古

因厭風塵此閉關寸心清冷喻寒潭芟松放月墻頭上引水移天屋角間惟有禪書消白日更無人跡到青山相知莫笑謀生拙浩蕩乾坤幾箇閒

瀑布 二首

誰家千尺素絲抽高掛雲端永不收已悟源頭來處遠肯將根脚混常流從他妙手應難剪許我閒心分自投此去定當歸大海待看波浪潑天浮

欲投滄海作波瀾豈憚千重鳥道難响奪聲聲雙劍冷光吞月色一壺寒銀河倒瀉青天外玉樹孤懸碧嶂間幾度天風吹不斷爲留雲整伴僧閒

秋日禮清涼塔

人代風烟知幾霜石函靈骨自珍藏珠林倒影天垂蓋寶塔鳴空地擁幢澤被乾坤歸碧杳春迴岩谷煉泥香重來盡敬增悲慨落木秋高舊影堂

山中雜咏 二首

賞六

十五

大乘何必斷攀緣小隱還須遠市廛習定水邊觀皓月消閒樹裡看青天心中有欲山非靜世上無求地自偏恠底相知歸計緩巢陵寂寞鎖重烟野曠風高一壯觀爲誰談笑斗牛間憑欄自

覺青天近下界寧知白日閒
岳色橫空簾外
墮海濤喧鬧坐中寒
登臨未盡狂奴與若
悲歌行路難

山居咏懷二首

補袖閒中拾斷麻
肯將泉石易浮華
先生寬
彌東山月香散經壇上
界花夢裡英雄勞
白
起古來驕主笑
夫差隆冬富貴欺
高國自鑿
池水自煮茶

茫茫苦海正波濤
莫若逃禪計最高
世路已
驚心不死功名猶夢
髮先凋因甘白粥忘
枯
淡却性養苦分寂
寡樂極只緣貧到骨
巢由
未許讓前茅

贈永慶寺秀峰法師

屢機少小便知休
瓶鉢蕭然隱伏牛
明月有
光難自晦
白雲無累易相留
狂猿不可驚
禪
虎攫獸何曾異
海鷗說法年來煩
水石斷崖
瀑布為誰流

招隱

死生兩字事非輕
性底癡人不自驚
萬里黃
金窮口腹
滿頭白髮戰功名
閻公豈貴屠龍

技田子何須學狗鳴
早晚歸來雲外寺
夜深
松火閒傳燈

雪中登蘆芽有序

予寓吳中榜嚴忽夢登一山
疊嶂重巒萬
松映雪覺而舉似開侍者且曰
吾今號松
雪矣開曰願以雪松字開
踞而請甚堅遂
許之茲登蘆芽訪妙師
適逢大雪宛然當
年夢境也感而賦此

數年杖錫走江湖
一旦蓬蒿化淨居
虎踞岩
頭關世路
泉飛樹杪入天厨
每因煮茗煩燒
葉猶愛看山嬾讀
書夢境曾來同鉢食
只今
松雪竟何如

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水雪重
燈前孟茗論英雄
情關未
破牽無失世路
相遭豈易公共飲
每憐愁不
共同床未必夢
相同年來多少傷
心事總付
瞿曇妙觀中

寄袁了凡居士水齋

華嶽山人辟穀方
先生獨得已休糧
懸知天
上增仙籍
豈戀人間轉燭光
玉液常吞肝肺

潤金丹能轉髮毛
蒼青山不遠終相見
知已
新添一少即

龍嘴有序

日光之前有嶺
稜稜垂於桐旁
勢若虬然
曰龍嘴
嘴上茅庵初結
喜其清曠且有二
禪者轉經於此
一雜華一蓮華
予由梵仙
而下適聞音響
冷賦此

鳥道盤迴不易登
此中清曠愜幽情
陰籠羣
嶺春雲度影
落空潭海月生
山菜儘堪供瓦
鉢道人偏喜聽
蓮經冷冷滴向
魚腸裡寶所
休將喻化城

曲阿書經即事

歡廬故有不誅茅
况隔青山遠市朝
野衲披
雲常自到主人
護法豈知勞
孤燈花落搖紅
影萬竹風生
涌翠濤若使
貴人能駐景巢
由
豈肯臥蓬蒿

秋夜石經山禮琬公靈骨有序

凡血氣必有知
有知則有欲
有欲則有生
有生則有死
唯至人能以無
生治人欲欲
空則知不廢
而妙用無方矣
隋琬公閱南

慈恩大師發願文知未法運窮三灾條起
一切法藏皆當盡滅喟然嘆曰有天地不
可無日月有作息不可無衣食有人生不
可無佛法然日能照晝不能照夜月能照
夜不能照晝衣能遮人之寒不能使時不
寒食能濟人之饑不能使年不饑惟佛法
之妙不惟使天地終古長且羣有生無
患以至鑄凡爲聖即暗爲明達生無生以
大願力兼萬有而普濟之則廣大殊勝豈
可思議者哉乃刊石爲經續佛法壽延及
慈氏行恐古今代謝巖壑變遷以佛舍利
并已骸骨藏諸石窟填撫茲山矢大法藏
永劫無毀予感公之憂深而慮遠也含涕
賦此

月夜青山謁琬公石堂無語對千峰蓮花片
片皆心血貝葉行行奪化工靈骨可埋名不
朽法身非相用常通那堪更向蒼崖上鑿室
藏經示不窮

問竹亭即事

策杖深林問此君空亭誰復謝塵紛青山不

禁長年住流水何須獨自開髮髮如霜難遣
黑利名非酒大家昏輸他定起千峰裡倒握
琅玕掃白雲

五言絕

蕭崗望方茅諸山

有濤可傾耳何必千尺松偶此藉芳草春山
當遠空

咏雪

出谷幽雲細成花大地陰盡翻桃李夢潔白

本來心

禮拜石

幔幢高須彌能折必自重安得離欲尊頻來

此獻供

洗衣泉

松邊剪碧霞偶爾成袈裟披久亦何染閑將

飄浪花

觀流石

路在層峰外扶筇向深壑趺趺水聲中靜看

飛寒瀑

同遊法侶散坐松岡叔宗忽浮小舟入

柳陰宛然有孤鴈沒空之致賦此
春水望無際乘舟向何處杳然花柳陰日暮
忘歸去

樹禪

空山木上座坐石不知年歲月無心記風柯

舌相全

鐵袈裟

天造福田衣何年施禪伯厭重拋雲邊風吹

與日炙

爾庵雜咏

竹靜雨初歇風和鳥健鳴書殘成獨睡無夢

繞江城

芭蕉菴

月臺疑近壑鱗石欲生雲誰謂塵囂裡幽居

讀梵文

楞伽洲

斷澗蒼山裂飛梁老樹眠朝來扶杖處雲度

水中天

題畫

水曲山頻合春寒花倦開盱江來復去人在

畫圖回

題竹搗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難片心灰冷易智拔
萬重關

講經臺

尊者身相空舌根何所寄松風與流水說盡
無生義

初祖亭

面壁不說法此心誰復傳神光三拜後震旦
五燈懸

錢資蕩三首

青山點樹杪斜日照溪灣試問錢資蕩滄波
長夜寒

望裏水高船却疑空墮天既到平如掌人聲
鏡裏傳

見水心即了逢山眼便開生平窮伎倆此外
復何懷

利刀

利刀日切泥鋒芒漸鈍置若向沙石礪斬鐵
如斫水

夜坐

夜坐空階寂清言絕妄梯回看雲樹杪不覺
月沈西

雲墮石

飛回因閱世墮此不知春擬欲挑將去恐驚

林下人

望玉臺即懷

一峯秀雲外玉立望不厭坐此未須臾六虛
方寸瞻

題萬玉庵

誰將崑崙峯一斧千百塊散洒天目間古今
無謝代

說法石

清清澗水邊冷冷奇石下大哉衆中尊為說
無生話

單傳崖

少林曾斷臂五乳血腥高末後誰三拜中雲
雪並腰

示匡石居士

拈書相示處石火電光遲纔擬生心蒼松風

知未知

山中咏松

絕頂凌峯寂長年不改青幾回良月夜倚杖
聽濤聲

天啓石

行到深雲裏沉冥孰可識不見太古人只目
太古石

崑石

崑崙太崔巍飛劍斬其頂置之几席間烟雲
朝夕暎

過巖灘

帆飽客舟輕由來飲德名難逢今夜月見月
見先生

獅吼臺

飛者不敢飛走者不敢走箕踞寥廓中靜聽
獅子吼

歡喜泉

笑為煩惱根愛盡煩惱空方寸同此水誰無
歡喜容

清深崖

萬物始乎水六情始乎動一心苟不生清潔
在日用

甘露泉

寒流我慣枕消渴非口飲雖弗愛長生地
清涼甚

朗公石

朗公初不死謂死不知朗試看朗公岩巖然
誰觀想

托鉢峰

誰伸黃金手笑托碧玉鉢歡喜施將來福源
永無竭

本湛泉

石縫瀉流水見之心湛然是誰掬漱齒吸盡
空中天

韋陀峰

我笑石頭石爭如韋馱峰儼然大悲劍草木
增威風

重遊黃花洞

棄馬陟危峰盤迴知幾重蒼岩開石室共聽
雜華鐘

贈龍泉閣劉善友之峨眉

五峰與三峨相去路無多想念纔生處蒲衣
笑薜蘿

爾庵雜咏

鶴解聽僧語魚爭候梵音海門明月上何處
讀書聲

冷巖

源從雲外來豈止千萬折愁臥冷巖上一嘯
驚天關

綠瓊

行倦逢綠瓊欣然欲一坐縱橫紫翠虬噴薄
晴雲破

湖心寺懷堅光趙居士

海上明月生大空浮雲橫清光照衡門須待
天風鳴

辭澹然居士齋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
靡不適

登虎邱

我愛虎邱雲去來初無心遊人羨霸業削壁

多微噓

其二

我愛虎邱月清光鎮激激悲欣幾萬重普照
無分別

其三

我愛虎邱石談經解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
白雲幽

偶成

胸次千竿竹眉邊萬頃梧清音常染耳遺聽
即鷺魚

其二

願留犬馬骨努力報慈恩猶若湘江水滋軋
更潤坤

贈海通居士

殘鵬逢高閣溪山烟霧深當勤持半偈終出
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紅魚飛碧嶺白鳥點青林楚越皆初地相逢
孰賞音

開先龍潭

地裂潭初就天開瀑始懸老龍如不在何物
起雲烟

元素庵坐栢

酒客窺簾下雲禪坐栢根不因摩詰手誰復
寫元真

貯碧軒

賞六

圭

萬竹疑空翠方池貯碧流小橋通別圃抱石
白雲幽

讀茅山志

夜讀茅山傳無生有幾人都求長視者花落
一年春

佛香子曰觀此詩意若使無生則不有死
如既生矣欲鑄生不死恐無此理若欲長
生先須忘生良以生忘則死媒絕矣如能
無生則忘生之說又在下風耳或萬年為
一年或萬年為一日或三百六十日為一
年或以頃刻為長劫此皆念後事也如能
泝而上之則念且不有所謂年月日劫豈
非計龜之生毛乎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六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一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一五頁下一四行「榮迴」，〔徑作

「榮迴」〕。

一 六一四頁上卷末經名，〔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七 賞七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詩七古絕

龍華坐雪呈瑞菴貞公

地從朝市入空山玉屑霏霏萬井寒茗碗爐

香圍磨坐六龍無首臥澄潭

曉過天然老禪別室老禪睡未足恬然

慈臥賦此贈之

海天紅日照東窗床枕高眠一切忘客到是

誰魂夢裡蓮邦遊賞與偏長

真州別丁南羽吳康虞

世夢由來水上漚顛毛誰解鏡中秋相逢相

別休相負門外長江日夜流

贈潭柘龍泉寺栢林藏主

布衲蕭蕭抱寂寥遍探龍藏答清朝山深自

是桃花晚紅白枝枝祖意饒

贈正菴靜主誦蓮華經

昔日匡廬曾見來黃龍潭上暫徘徊于今又

遇燕山裏車大蓮華古底開

擬登峨嵋

丹霄高入翠峰孤聞道從來徧吉居萬里翩

翩追白象平羗曉渡浪花疎

贈靜淵秀公

孤鶯寂寂久棲桐凡鳥雄雌開棘叢羊角風

高三萬里等閒清韻徹舟空

龍泉念仲淳

曉露風高便結霜水凌入夏襲衣裳人間暑

氣渾無有五頂經行少繆卽

示白侶

六月耘田水似湯農人肩背盡生瘡僧倫飯

訖無情思揮塵雲間倚竹窓

西臺掛月峰

地入寒空天倒垂芙蓉萬朵麗招提君王翠

輦曾留此松下千官月正西

清涼有感

因悲熱惱入清涼白髮頭陀粉黛香麝是秋

深露露冷白雲明月共繩床

其二

翠卷輕烟紫陌中東風一夜掃殘紅相逢盡

道春歸去誰料寒巖春更濃

開侍者自清涼迎至彭城以此示之

白日青天爾到來烟疑是夢復驚猜須知人

世如朝露曼奎光中住一回

其二

寒雲重疊萬峰深誰把明珠懸遠心只恐支

即情未瞥夢中按劍是知音

題蘆芽山萬佛崖

一片蒼崖古佛胎殷勤擊出萬如來寒泉畫

夜無休歇鼻口同聲喚蚤回

寄陸太宰

黃塵未已復青山階下流泉去不還到海縱

教爲巨浪輸他幽石抱雲間

陸太宰以寶帶施清涼賦此贈之

一語參差寶帶輪等閒笑倒老文殊金湯吾

道山河舊入覺聊將抵鉢孟

雙峰寺

古殿蕭蕭門徑開雙峰如劍列香臺夜深流

水酬孤調雲外禪人一愴懷

龍泉寺毀茶

一帶秋泉斷復流向陽迴擊厥珠樓是誰小

歇雲邊石剝外龍圍殿七旣

懷諸法侶

望裏雲山知幾重更聞流水與松風那堪人
代攀緣苦南北車塵夢未空

示大道禪人

大道阿誰行不得那知障礙自身心若將兩
者推無地到處白雲流水聲

同朱彥吉登玄墓法堂口占

翠微縹緲紫雲樓萬里湖山一目收攜手偶
經禪誦處範峰落葉不勝愁

訪湛堂禪丈五臺銅瓦殿

方丈蕭蕭倚鶯峰顯通久寂講經鐘更憐銅
瓦風霜老祗恐重來不易逢

過抱雲堂懷印即

揭雪敲冰不怯寒凍雲深處幾盤桓夜來獨

對前峰月試問華亭可一般

清涼山懷陸太守

重疊寒雲住底人世間無路可相親期君不
至長嘯去楊柳桃花處處春

弔無邊師

紛紛桃李鎖寒雲桂折秋風不忍聞莫使餘
香飄澗底暗隨流水出前村

臥病長松館有懷

白雲端老有宋僧中龍也觀其圓通座上
一喝包腰而去人天百萬追之不返耿光

照映千古臥病潯陽去能仁不遠未皇春

禮靈踪先賦此以舒積懷

城市何人問白雲長松月夜獨思君五陵公

子機鋒別接得貧儒自絕羣

萬杉寺

為訪起公入遠峰慶雲散盡萬杉空曾聞

聖主親題墨一片樓臺紫翠中

過萬壽龍巖

卜宅重巖計不疎象先有路莫躊躇泉聲岳
色是何物纔復生心豈失虛

寓皖太平寺示濯凡居士

科頭三拜是何心不見翻成見更深山色江

聲君舌相隔壇猶復領清音

詠畫水

望裏滄溟湧火珠驚濤何處覓龍魚玉樓但

覺寒生粟却喚兒童燒地爐

雙劍峰

雌雄誰把插丹霄時有光芒拂斗梢若使老
僧拈起用世情斬斷沒絲毫

辭賜紫以讓愁公

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貧
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福更優

過天花傳母塚

鳳凰城畔問仙居水遠天花十里餘生氣若
教乘鎖骨海鷗亦復解詩書

于峰

聞道于峰有深處于峰行盡更難尋桃花片
片隨流水只是不聞幽鳥音

送孫仲來赴館新安

夫士之為龍為蛇何常顧其志如何耳所

志在道德則必先以悟心為主所志在功

名則必先以精藝為梯兩者見定神識內

凝放心自任何往而不可哉今子當溽暑

涉崎嶇赴新安而不能一日千里一夕十

年則其志安在子其勉之

夏日蒸泉處處湯千峰夾道暑偏藏憐君此
去魚投沸但念無生當處涼

觀北園假山

樹高山矮世間希柳樹扶山瘦上瘦高者自
高矮者矮就中亦自有天機

過梅園訪見素居士不遇

主人不遇竹先逢曲徑微風響自空若使有
心聽此調耳根暗却眼根聾

偶成

美酒醉人醒不貪利名人醉死猶甘浮生果
使如春夢枕上歸來肯自慚

冬夜泊漏澤寺寄梅禪人

黃昏停棹問尸林月滿寒空秀水深說法不
須煩舌相耳根豈解領玄音

重遊漏澤寺

重來豈是做仙遊最愛春波浴白鷗自笑黑
衣非宰相却從覺苑覓封侯

漏澤寺聞鐘

何處烟霞鳴曉鐘道人行色又匆匆片帆風
飽吳江近歌吹樓船調不同

于園偶感

波臣曾不著袈裟解乞園事作歌家直得主
人窮計較蓮蔭千片代籬笆

唐山寺禮禪月大師

天台深處覓高人幾度登臨無一身却上唐
山寺裡看池清影現妙通神

其二

浙江靜夜月中峰總是吾師管子龍書出如
來無量相人間無水不遺踪

還度赤津嶺懷湯養仍

踏入千峰去復來唐山古道足蒼苔紅魚早
晚遲龍藏須信湯休願不灰

夜坐偶成

每憐世上少人閒笑口頻開復更難睡起披
衣誰共坐蟲琴蛙鼓月明間

悼如印

昔年共看雲間月今夜月明照曲阿誰道此
回竟長別燕山月色滿松蘿

曲阿夜坐懷休卽

道成無事業青山誰復憐君去不還湖口江

頭月明夜炎蒸迨遇苦應難

過斷崖塔院

行到山窮水盡頭斷崖壁立使人愁誰知別
有通天路任爾猿猴不可遊

禮高峰塔

三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青山臨行白
骨無藏處擲向金毛舌上安

示某居士

不向君心覓我心茫茫滄海定難尋魚龍若
使聞消息無限風波總陸沉

池上觀荷三首

紅白蓮花知幾多應齋尊者弄清波臨風欲
語誰相委茂叔當年愛長哥

樹窻無心遮日色風微有意緩花香當波更
許科頭坐不盡蕭疎孰主張

六月樹陰坐一息更有荷風水面來試問長
安陌上客蔗漿未必冷人懷

感夢

苦海寬深浮復沈所天淪溺最傷心幾回欲
拯愁無力躑躅灘頭淚滿襟

曇華峰

此華不開聖人隱一旦復開聖人出拂拂天
風生大虛香光無際奉佛日

弔吳江某禪師

孤城一片太湖東誰料吳江出此雄坐斷聖
凡無走路兒孫千古泣途窮

懶去巖

走遍天下不肯住揭來此巖懶復去禪餘拳
枕臥蒼苔就裏有心向誰語

最勝泉

從來大旱了無竭為雨為雲散自歇山下爭
如山上泉出處孤高難勝越

謁五臺大賢村蘇子廟

古廟蕭蕭鎖萬峰寒雲踏遍覓遺踪殷勤再
拜不忍別自笑參寥是舊容

日暮龍潭即事

巖端待月一天靜石上聽泉萬慮空笑問同
來二三子是誰行樂有無中

飛雲泉

蒼巖一隙瀉寒流欲究根源志未酬莫使天

風飄出去混同大海作潮頭

過楞嚴廢寺三首

萬花叢裏舊樓新五女憑闌天上春明月一
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

曾見名園全盛時春遊公子醉芳菲於今鹿

花花無主惟有杜鵑枝上啼

當年遊此花無限今日重來不見花想是支

即厭華麗不教留在煙霞

楚江舟中感度門講主舉楞伽大綱

荆南喜見度門公字字談心不放空試問楞

伽在何處頭頭物物是孤峰

因麟即說七里灘景物偶成

布帆風急碧溪遙兩岸泉聲聽不勞試問此

時人在否青山迴合一鴻毛

季夏從清涼山過練陽登望湖亭

山下湖光山上松是誰高枕臥虛空大風拂

拂來何處理夢還疑水壑中

梵川螺館

天地分明是一螺何殊此館在烟波閒來折

葦登臨者獨立蒼茫自詠歌

過奔牛弔蘇長公

懷中日月隱何方聞道奔牛坐化揚利語殘
言誰檢得江山千古藉輝光

長松館遇雲

樹樹有花皆一色枝枝無葉但多光朝來莫
道人踪絕亦有東隣送炭忙

有感二首

滾滾雲濤不轉頭使君因建鎮江樓緋衣未
必長為主塔頂何人一啓眸

香城開士舊名林流水松濤演梵音端為此

山形勝好等閒昧却大夫心

弔妙峰覺講主

金翅盤空萬里風有門入妙古人同未陵止
觀橋頭月不挂天台挂別峰

雜吟

巖毛種種日維新逝水滔滔更愴神獨有月
明流不去蓬窻此夜照幽人

勸大川李善友求生淨土

熱惱清涼本不差何妨荆棘與蓮花相逢幾
箇知歸者薄暮鐘聲送落霞

悼鵬郎

瘦骨稜層上五臺頓除須髮斷塵埃出山不見入山去惱殺又殊淚滿腮

潭柘山一音堂謝諸法侶

夢裏青山夢裏身那堪去住別疎親何須醒後觀憎愛始信龜毛第七塵

遺闍堂喜晴

夜來風雨滿巖阿樹杪泉聲百道多無限好山雲蔽盡那知今夕更嗟峨

過弘恩寺

門外千峰寺裏燈一光三世照金繩老禪飯訖無餘事靜聽松濤沒愛憎

過昭慶寺

迴合青山鎖梵宮階前階後象王踪懸知超世非無本法雨香雲不記重

大悲閣別陸太守

馳驛還家聖主光憑虛一嘯萬機忘手中有眼應知響耳處聞聲豈妙常

其二

金身七尺有餘高柱石乾坤不計勞自是君

王憐朽骨放歸雲外聽松濤

過澗關

黃驃初不異青牛關吏何須作路警西向秦關同此去神珠大夜向誰投

彭城洪福寺月下懷仲淳

盤馬山前月正明烟波渺渺片帆輕清光不減金臺夜禪室南冠少繆生

登戲馬臺

掀髯一笑火咸陽衣錦長歌歸故鄉莫問當年橫槊地蕭蕭秋草帶寒霜

送仲淳奔夜南還

風樹蕭蕭千里歸兩行血淚染麻衣送君有意難為語那可燕山關子規

夏日遊清泉寺

寺裏清泉戶外山波光空翠盡生寒獨憐大

士翻經館狐兔黃昏自性還

彭城題蘇公黃樓

一片孤城捍怒濤幾回墮壑舞鼉蛟祖龍會此求周鼎不及黃樓意自高

題福巖師子峰

千日萬日爾不吼我來便作無畏聲風雷雨

半震巖谷深林百獸無不驚

同諸法子金山看月

青山兩岸鎖金鰲石上觀濤月正高雲外片帆飛不住分明鏡裏渡鴻毛

同諸法子過廣陵宿上方寺叙別

月下尋幽叩梵宮老禪猶在夢魂中溪山莫問來朝路夾岸桃花色不同

題上方寺觀音池

大士無端錯用心不觀色相却觀音寒流若使離聲入千尺雲濤覓一針

讀桃源記

夾岸桃花知幾深漁郎何事解相尋此回出去輕饒舌負殺丁寧一片心

晉王羲之曬書堂

竹帛古人心血在肯教魚蠹更生塵自知南渡無歸日獻與如來轉法輪

示徐符卿孺東子告還山

滄浪辛苦幾經秋一片丹衷竟未酬偶向巖林尋白足談空猶自夢春嶠

夜泊義興城下

烟濤空翠雨濛濛一片孤城山水中我欲尋
幽向深處黃昏停棹但聞鐘

哀路南塘先生示路抱赤

貧寒微骨更連夜開士聞之亦感傷江上來
舟誰肯葉兒孫絡絡產南塘

聞秦直指禁令

野禪若使是妖僧敢惜殘年噴聖明便請一
刀彰國憲何妨痛處了無生

中秋泊蘇長公祠下

維舟祠下露沾巾雪漲銅棺月色新歌笑不
須刀布換開中開口許何人

壽雙山先生

軒冕松雲路不同雙山高出大夫松天風一
陣來何處吹走雲濤響碧空

過漏澤園

觸體此地莫言多法界却來毘富羅更看陌
頭誰氏塚幾回歡笑幾悲歌

題金沙寺岳武穆王碑陰

碑中有陪僧
寮錫金仙之
句

將軍何事謁金仙弘忍精忠本一源不具殺
人真手段安能截斷世間纏

長者庵定志

微雲淨盡天如洗定起經行月色中無限風
光向誰道庵前庵後碧山重

長者庵讀決疑論

善財童子不辭勞五十三參粉寂寥不是當
年李長者瞿曇安得有皮毛

示大賢村諸善友

世人都怨日間忙夢裡波波醒後忘何者真
分何者偽大家為我細推詳

早春謁方山李長者還清涼招陸太宰

特賦此二絕

飯喫黃精衣着麻長菘七碗勝芽茶相知若
問山中事定起巖前掃落花

其二

五峰冰雪古來深春滿乾坤冷莫禁曼室老
人虛別室遙知端不負登臨

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

有序
余慕唐李長者有年數矣而以參學未暇

一訪遺踪萬曆壬辰春三日自清涼山
攜開江彩三子特禮觀之既而揮鞭還清
涼春雪纓紛千山裹玉逆思長者音容笑
貌恨不與之同生得事巾拂感而賦此
十年如渴仰高風神福山原訪道踪春雪紛
紛遍南北杖藜何處倚寒松

過聖壽寺三首

郭外青山兩岸斜禪房寂寂烟霞佛前燈
火誰相別分得清光照萬家

看花若使待花紅無限春光逐晚風着眼直

須天地外持竿震海舞魚龍

柳條何事漏春光蜂蝶紛紛過短牆只恐東

風妬花笑馬蹄千里踏紅香

送魏覺樞

富陽江畔別君時此別蘭谿月尚微明月無

心能兩照錢塘渡口使人思

過七里灘

富春山水杳無窮誰着羊裘隱此中若使劉
郎不相喚後人何處覓遺踪

北園見紫薇花有感

未見花時已落花
雨前雨後兩無差
紛紛蝶來還去一段春光被眼遮

秋夜半室崖閣法雲庵居士讀經

片雨初收生夜涼
半峰跌坐石為床
忽聞松下讀經響
清磬敲殘斜月光

題廟壁

師遊衡山過此廟通廟額見人
迷止不伐且
勸詩於石

修廟還災廟裏松
廟成松去鶴巢空
無如留却青松在
遠得長生老化龍

夜坐

後夜空山坐入禪
那知明月照寒泉
無端失伴猿相喚
瞥地身心又宛然

示覺迷居士

鬢毛如雪骨如蒿
若問長生路轉遙
淫殺且將根蒂斷
蟠桃只在自心苗

懋傳居士

重疊青山古樹多
一庵高結在松蘿
通幽別有池邊路
居士空床獨抱疴

禮香山臥如來

兩脚長伸只管眠
那知苦海浪滔天
相叅莫

問叢林夢幾度春
深啼杜鵑

來隱標

當年三士隱
備禪鶴在松梢
龍在淵我老一
來尋勝跡
莫愁破甑不生烟

登說法臺

鳳頭老漢一登臺
萬壑千巖笑面開
說法若教煩舌相
雨花蕊得帝天來

題戒壇九松

五岳三山曾遍遊
此中松樹更無儔
馬鞍雲盡戒壇出
風月龍蛇舞不休

大賢村長者庵懷江南諸法侶

階前屋後盡青山
苔徑蕭蕭遠市寰
來往風塵頭共白
爭如雲外聽潺湲

燕京別文卿中甫之峨眉

三義廟前楊柳青
垂垂無語不勝情
從來木

帝難為主莫厭聞
中風雨聲

夢端師子

夢中曾見端師子
瀟洒風流自不羣
一片皮兒蒙却首
等閒啼吼萬重雲

潭柘懷繆仲淳

谷水龍泉一片雲
去來誰復見離羣
夜深惟有滄溟月
無限清光不可分

燒爆竹

魏中光居士於萬曆十四年冬
叅予於潭柘山嘉福寺
明年仲春仍送別於此
中光

好燒爆竹聞予不喜
遂止予謂中光曰
潭

柘陰氣久積法輪弗轉
正當以爆竹聲震

散之中光大喜燒竹達旦
日輪重轉和氣

翕集中光其有所助歟
因感而賦此

爆竹聲中一別來
桃花谷口幾回開
堯天佛

日重光處莫把浮生
送酒杯

碧雲寺禪房見迎春花

一段風情自不同
道人瞥見萬緣空
最是松

泉明月夜清香浮
遍梵王宮

長松館

君家幾個長松樹
引得天風作海濤
熱惱從教千萬斛
此中一坐自然消

懷弁山居士

太室歸來事事幽
散花天女豈全牛
雲漫水木同誰賞
隱几無心對海鷗

悼無盡禪伯

坐破蒲團知幾枚
世緣見說久成灰
春深巖畔花狼籍
百鳥空啼喚不回

上方別守愚庵主紹宗天恩開士之垵者

大家都是異鄉人
相送殷勤骨肉親
回首白雲重疊處
巴江行色洞中春

梵川西真樓雨中即事

屈曲池塘楊柳風
浮空滙閣兩烟中
誰將半偈拴心馬
夜聚魚龍水月宮

曲阿梵川即懷

流金燦石雪漫漫
豈但危峰與峻巒
巒泰道巴江千萬曲
蘆芽雲樹帶冰看

示王中貴

江南江北盡叢林
惟有龍神願最深
身命肯將拋此地
盲龜值木芥投針

與大光禪人

瓶錫飄然歷萬山
境風逆順片心閒
若將水月同行跡
刻畫虛空作道顏

舟行即事

兩岸好山青不了一
溪流水碧無窮布帆風
急浪花白飛入千峰與萬峰

寄嘉禾李培秀才

武塘一別幾經秋
萬里雲山兩地愁
惟有吳門江上月清光
不運水東流

洗硯池

洗硯池頭試問津
波光激灑墨花春
一心清白居雲屋
人世于今有幾人

法華寮玩月有感

寂寞空山夜氣澄
長天那得片雲生
不知身在清光裏
猶乞傍人指月明

遊太湖

平生那得此遊奇
夾岸風高落木稀
一水征帆千萬片
青天鏡裏浪花飛

贈一光趙居士

暮路相逢喚喚茶
杖頭有眼辨龍蛇
誰知邂逅秋風後
南國疎梅又著花

登牛首文殊樓

高樓憶昔撫長松
塔勢稜稜雲壑中
閒笑一聲天地外
行踪鬢髮在虛空

借魏李沈三子登釣臺

雲外釣臺高若許
桐江萬古一絲垂
水寒夜靜魚龍睡
誰聽先生歌紫芝

華嚴嶺

丹楹畫棟鎖凡峰
絕巖盤迴有路通
一節藤花辛古調
龍蛇曾此領真風

悼石頭洪濟寺守心禪伯

夕陽歸鳥向江濱
狂浪聲中共息身
大樹無何風折倒
一回過此一沾巾

識禪客

寶塔凌空象鳥喧
那來英物解飛翻
一雙鐵翅天生就
夢裡曾驚燕雀魂

靈巖過傅居士舊遊處

嗜酒狂歌問狗屠
禪房白日醉呼盧
溪山不改前來路
香飯空庭讀佛書

題用師靜室龍供泉

把茅誰縛萬峰頭
絕壑寒泉日夜流
一自用師歸去後
老龍王髓竟還收

登伏虎崖

豈是來尋伏虎踪
為看巖底列羣峰
笑將四

大分千影處處山頭有凍膿

歡喜泉

鳥道盤迴知幾重寒泉潤吻想龍宮呼童試
斫雲邊石止渴梅林亦有功

過活埋庵十首

山林清淨本無塵那得泥灰埋此身莫如老
死娘胎裏省却寰中觸惱人

試看父母未生前可有形骸倚樹邊自是堂
頭無出豁腥臊炙地更薰天

觸體究竟本來空空可埋藏空有蹤未審吾
師作何見無端捕影與關風

逼塞虛空不厭高何須掘土墓山腰應知世
眼無多大肯把皮囊刺爾曹

大患從來為有身不如埋却免生塵青山白
石為棺柳作箇閒中活死人

生死何曾是兩條活埋未必掩腥臊從教逼
塞虛空去萬戶千門處處高

鼻孔揜天不可藏被人牽拽轉慌忙何如未
死先埋却也勝林梢掛角羊

埋身未必勝埋心直下無生絕古今巖谷市

朝皆大隱吾師何事遁雲深

埋身何必在青山但自無心萬境閒性底老

禪太多事白雲深處立重關

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

死先埋却又向巢由頂上行

弔月公杉

經殘手自植雲邊摩拂風霜知幾年毫末眼
看成合抱越王慢道破吳賢

過雲陽館

聞道曇陽已得仙盡看白日上雲天是誰却
恨相從晚華髮蕭蕭讀老篇

有感

二十年來助此心無分淨穢任浮沈相逢謾
道輕繩墨除却青松孰賞音

簡魁禪客師事曇陽

一從別後感同袍少室論真爾獨高不謂年
來愛獅舉却將解脫博道遙

答禪客

碧林春風入閣來此中心事謾相猜誰家樓
上如花女倦倚欄杆手托腮

貽南竺僧 葛鏡

聞道慈心及昆蟲降龍曾不假神通相逢莫

問途中事蕙嶺春深雲未蠟

佛手崖

茫茫三界總成迷孔老雖能力尚微不是瞿

曇舒大手衆生淪墜執提攜

趙州關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
目真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過懸珠塔

清谿委曲抱樓臺金地空間絕點埃聞道當
湖舊林鳥無枝可宿亦飛來

龍光寺諸文學開講見招有荅

雨過空林生午涼衣冠高論洗心堂遙知此
道今收住不屬禪家棒喝旁

擬偕開公之匡廬度夏

千尋絕壑夾龍潭旁有長松片石寒避暑開
先誰是伴臥看飛瀑瀉雲端

供花

誰把金刀費剪裁殷勤雙手獻如來雖然不

藉春風力紅白枝枝次第開

偶成二首

野牛鼻孔本捺天去住從來不受穿
木草鮮明隨分足行期早晚漫相憐

松毛着火燄初騰逐逐趨光競北行未及更

深烟盡散歸來都怨筌無靈

贈某禪人斷指

利斧輕將斷指頭百花林裡萬緣休
只今舉似湘江上鮮血翻成碧水流

宿文殊寺懷鳳林禪伯別諸法侶

覆宿風高白草萋孤桐空在鳳先飛
月光如水清人夢杯茗相看動所思

感懷

鬚毛歷歷幾經霜越鳥燕鴻倍感傷
行盡江湖三十載買船無限客如常

欲過麟即別豎先此示之

連日天陰今日晴杖藜躍躍南園行
主人池上笑相待茗碗相看香浪生

同王方老過子成別業因悼子成

夕陽煙水對荒墳亦有人來掃白雲
今日倚

欄同啜茗蕭蕭落木不堪聞

別如曉

莫道來朝各一天溪山雖異月無偏
若能心水常如鏡處處清光在眼前

訪萬延老禪

三箇柴頭品字燒支即攤毳暖偏饒
千巖覆人蹤絕惟有梅花慰寂寥

華亭願浩寺微笑堂

澤畔桃花歲歲紅幾回帶醉笑春風
年來莫問靈山會夜半吟殘曉寺鐘

僧買蟹供種越聞而有感

汝輩橫行已積年成羣白日海沙田
今朝捉去為媒灼百沸湯中謾叫天

喜遇王居士

見說終南幾萬峰春來一雨瀑千重
芡欲結最深處可有陽坡着凍膿

偶成

故山初不改蒼茫萬隴繁迎得氣
龐自笑草萊埋不盡空中頭角尚昂藏

冬日上歌風臺

峨嵋應柱萬重天歷盡冰霜到絕巔
憎愛當頭風過樹象王行處自趨然

難勝泉

脩羅愛酒海為器釀乃不成速大怒
豈若此泉清且甘一飲令人忘眾苦

太古峰前懷許使君

相對頽然幽思生鹿泉此去隔雲層
更聞白佛山中事蒼石誰留不朽名

蕭岡納涼二首

納涼觸處藕花風望裏青山知幾重
惟底蕭岡秋色早炎蒸不到綠陰濃

五老峰頭結夏難日間無暑夜愁寒
城居六月心遊此鍊石流金總是閒

懷楊慈湖先生三首

曾讀先生所著書明星朗月照禪居
夜來頭面渾呈露知我慈湖浪裏魚

其二

那個男兒不丈夫念頭纔起便模糊
試看白日青天上雲翳從來一點無

其三

楚湖今日尚長清誰謂先生有死生何處風
來波浪起依然不斷講經聲

秋日偶成

少年走馬過邯鄲俠客聞風毛骨寒飯罷日
長無個事斷雲自翦補衣殘

春遊

隔岸桃花血染紅誰家犬吠水聲中不因雨
過春江濶一扣柴扉問小空

開先瀑布

黃巖老衲經行倦睡睡觸淨瓶水化作長

虹千萬丈潺湲今古鳴不止

送懷慈之南海

每聞南海風波濶未得身心空莫遊浪翫小
舟如芥子財童雲裡爲擔憂

過趙州柏林寺

花木蕭蕭春色微庭前柏子舊來機只今誰
復重拈出無限人天領旨歸

題畫

千松斷壑絕飛梁松下何人問老癯花落不
隨流水出那知深處有春光

廬山夜坐

雲吞瀑布有無間錦閣歸來日已闌法侶二
三談坐穩磬聲流水共潺湲

月下偶成

靜夜無雲月正中清光何處不相同江南江
北閑臺殿幾箇心聞曉寺鐘

宿靈隱山房有感

長松九里接飛來碧岫雲濤吼法雷猿鳥無
端驚斧鑿一回登此一傷懷

登丹陽玄覽亭

松矮看山松色蒙待成千尺自疎通南湖西
嶺清秋夜月下看來更不同

示吳元石

孤光一片本圓明纔復心生便隔程紙上相
尋尤可笑畫龍安得解通靈

醒夢

夢裡悲歡知是虛醒中境界豈真乎常將醒
夢細推勘逆順關頭便自如

示密藏

潛行密用道階梯纔露聰明早自欺醒處未

能違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咏懷

年來心事隨流水一到滄溟不復還刺得靈
臺無所着境風順逆鎮常閑

憶孫仲來隨余過祖堂尋懶融尊者

策杖同誰問竹房千山空翠染衣裳獻花鳥
去無消息却使延陵道更香

玉板橋留度門

一片寒瓊跨碧流行人到此忽驚秋莫教飛
出人間去爲雨爲雲不轉頭

承天寺懷古

風塵何處問羅家八德池頭見覺花庭下叢
蘭今寂寞更生留得破迷邪

哦省送人遊清涼

水雪風塵路不同出門拄杖便成龍朝來何
處桃花浪片片香雲接五峰

過十八灘二首

孤蓬終日翠微間纔過前灘復一灘直入深
山更深處曹溪猶在嶺西南

兩岸青山月滿川篙師貪睡不行船此時意

味清如許法句難將口吻宜

草寺別顧南宮

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涼此別不知何處見片帆縹緲渡滄浪

住山

厚茂三條東肚皮住山誰飽復誰饑幾回獨自隨荒隴不學曹溪滾是非

吳城舟中

黃梅未已復紅梅瀆水歌殘吉水來若使東林堪卓錫聰明泉冷滌紛埃

過關

挑雲橫雪嶺南來流水青山幾日回關吏何須扣疲馬囊中無物惹塵埃

偶成

長松之下坐片刻直抵紅塵三百日豈知一

念未生前空虛懸塊蒼苔石

題楞伽山海圖

陝代峰泉曾見來這回所見更奇哉雲濤空翠皆無盡一任人間辨劫灰

夜泊星子朱堤

浪剝南康城脚時往來舟楫命如絲新安不產朱夫子誰向湖邊築此堤

過南雄遺賁善人

南來豈止千重嶺終日烟霞伴客行浪水西流誰解道廣長舌相說無生

登二祖說法臺

鼻祖當年此說經尋常花雨慧風清只今臺殿蕭蕭裏惟有封龍不改青

挽守心禪人

十年辛若在叢林六月葵花一片心雲過龍

泉秋雨歇寒流多是斷腸音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秋初久雨忽新晴雲屋寥寥片月明爽氣逼人眠不去經行誰共聽泉聲

夢覺偶成

夢歷峰泉與正濃萬松失在一聲鐘覺來空翠猶堪掬纔復生心趣便窮

題好堅木圖壽王司寇

牛羊不敢臥其陰出地高升屢眾林豎直不隨秋氣改無情豈肯負初心

秋日過多寶寺懷陳平江侯穆文簡公

魚龍不改舊波濤多寶禪雲壯寂寥陳穆遺踪何處覓斷碑殘碣草蕭蕭

哀福聖寺古栢

香葉玲瓏翠作陰幾回風度瀉清音簷前寶地依然在無復朝來報曉禽

夜登中臺

師子峰頭縱大觀翻身直上碧雲端一聲長嘯乾坤外五頂風生月影寒

喜姚侍御問法

烏臺白足笑會登柱史焚香問大乘佛性自來無貴賤有心男子即通靈

過鶴林古竹院二首

深雲徧種碧琅玕小結茆茨亦可安一任流金并鑠石老禪擁毳尚憎寒

其二

青山有竹千萬竿聽雨時來一倚闌暮地耳根尋不見主人喝下破癡頑

入湘陰

自古巴江學字流湘潭水出更深幽三十六

灣來似去不知誰是共行舟

咏懷

蓋世功名豈足談時人所貴我如閒誰知別
有登科處不在文章紙墨間

陽羨舟中即事

來往風塵兩鬢彫青山冷笑世人勞平生碌
碌成何事一片年光夢裡消

示僧

夜中難着是袈裟龍裘貂裘未必佳若使爲
僧心不了何須祝髮住烟霞

過大庾嶺二首

空峯出嶺一樵夫得鉢歸來上祖圖鼻孔大
頭還向下支那翻作葛藤窠
紅梅林下黃梅鉢夜半誰持過嶺南無限好
山青不語箇中一句若爲參

贈本來和尚

前後千峰去復來幾回蠟屐破蒼苔只今懶
向諸方走飯罷和雲臥石臺

過張文學茂木

竹林流水讀書堂更愛清風送午涼喜寫未

萌誰是主香雲片片度長廊

哭千松座主

茫茫宇宙總他卿像季鶯權正法幢南望江
梅愁不盡千松深處落寒香

望鞋山

無勞針線自成鞋萬古驚濤不可埋世上有
人能着得輸他沒量道人來

悼穆玄菴

恹底玄菴老覺翁春光漏盡樹頭空慚余一
片紅蓮舌無地輕搖此辯鋒

九江舟行

春風楊柳問前途南北關山萬里孤一片月
明照江水此時心事有中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七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二五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十四」。
- 一 六二五頁上四行「瑞菴貞公」，徑作「瑞菴禎公」。
- 一 六三一頁中三行第六字「脩」，徑作「脩」。
- 一 六三一頁中一〇行第二字「戒」，徑作「蓋」。
- 一 六三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賞八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登吳江華嚴寺塔

漢武何須問劫灰只今滄海舊塵埃塔燈誰

點吳江上直得魚龍睡眼開

空堂夜坐

跌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歷自超情百年三

萬六千日安得須臾此地行

詠于三公觀察十郎竹

秋風踈影搖窓冷夜月清香引坐深更愛諸

君能抱節不因霜露失初心

弔鶴林寺松

從來說法有松濤老衲無煩舌相勞誰料一

朝都伐盡幾回歸鶴夜尋巢

寄吳江諸法侶

吳江明月舊時同萬里迢迢向蜀中寄語長

橋流水道莫催塵世白毛翁

寄仲淳

去去峨眉萬里餘掉頭東海意何如但將親

骨埋平地到處青山好著書

贈姚國賓

柱史歸來一篋霜其誰問疾到東昌汾河片

影巢陵月千里關山不畫光

悼大千老師

八功德水最清涼飲者能消熱惱狂不二樓

高雲散盡十千龍象益悲傷

靈巖喜汪將軍傳侍御至

却掃風塵進白雲空山流水靜中聞九重天

上人多少過數那能及二君

佛香院

佛香院裏過清明門外垂垂柳正青怪底曉

鶯啼不斷廣長舌相蕩風輕

宿東臺

絕頂風高白日寒雪山重疊檻前看夜深徒

倚南樓柱喜見滄溟湧玉團

題玉女潭

仙肌香潔本無塵未必臨潭浴此身自是山

公嫌寂寞裝成幽勝引遊人

吊玄晏

桃紅李白春光好誰料東風夜半狂玄晏先

生非寂寞菜根滋味古今長

過玄晏草堂

春鳥啼來花已深草堂可得靜居心遂川既

去不復返幾度晴風淡滿襟

示姜士華

火宅焦煩豈久居髮毛成雪費驅除故山相

去無多遠車大蓮花衣裡珠

示端雍

花落花開幾度春此身如夢亦如塵曉來聚

散東風急紅點蒼苔色不新

示傅公肅

江上芙蓉向曉風霧華初染色偏濃人間樂

事真堪笑歌管樓臺寫鏡中

白髮從來不怕人侯王頭上曉霜新還家莫

道關山遠一念回光凍地春

日月升沈不解停髮毛鏡裡雪花明何如掉

臂風塵外閑伴鱖魚過此生

逝水滔滔日夜鳴浮生誰復解心驚青山常

在人頻老紫陌絃歌不可聽

示韓生

螺髻山中雪色寒綉衣雲外有彈冠韓生也
解開鐘磬消盡聲塵領八還

寄鐵庵居士

天雄山色武夷夷同負約尋來入夢中怪底維
摩常抱疾八行無屬有誰通

遊海門二首

嶽宗朝會古來聞此日尋源到海門寄語行
遺碣石上圖南還有北溟鯤
青山結伴好忘機春水桃花一色緋鵬翼自
憐風力細駸魚先向海東歸

避暑蕭園

利名不識有何親累殺世間多少人在處松
泉堪避暑肯將白足走風塵

偶成八首

烟波堆裏道場開車馬終難踐碧苔清梵竹
籬關不住磬聲飛出小雲來
山頭百畝鉢孟田間道英檀據有年此日雲
居得新主彫胡食盡好垂憐
裏江一水曲何多兩岸桃花色未醜莫道春
寒楊柳怯乘風也解弄烟波

建昌山水勝臨川縱使王維畫不全風大觀
成君試看直將吹放小西天

祖庭秋晚覺花空殿樹蕭條鎖梵宮幽鳥似
憐無縫答幾回腸斷叫西風

四顧乾坤一洞然長江萬里片帆懸薄陽此
去無多路五老雲開翠潑天

野水去來六七里小舟黑白兩三人兩餘自
是烟波潤歸去清歌月色新

朝來金鳳賣紅香朵朵含羞把露光色更空
生空更色謾誇飛燕體輕揚

聞磬

長堤短岸絕烟波彷彿龍宮隱薜蘿風煖磬
聲飛欲斷遺聞誰解聽漁歌

夏日曲阿梵川偶成

三伏乾坤一甌同靜思水壑駕寒松凍雲便
覺生毛孔不若長齋繡佛容

泛舟梵川二首

綠楊堤畔微風起紅掌爭驚碧玉盤誰棹小
舟橫水口清香拂拂帶輕寒
不抹胭脂趣已幽自憐顏色照池頭須知此

外無空相蜀錦何妨隔水浮

春日重遊光德庵

流水桃花大士家道人曾此泛星槎白牛塘
上閒吹笛歸去兒童日已斜

慈壽訪勞盛主人不遇

千巖披月到風塵一訪那羅洞裡人莫道過
門余不入香雲騰處示全身

過玉河觀音寺

一徑秋雲到薜蘿隋唐陳迹問烟波重來誰
起祥公定馬上行吟五噫歌

客東雲居寺即事

軒寬松雲調不同那堪簫鼓雜疎鐘一聲長
嘯出山去野鶴從來無定蹤

顯靈宮聞那煉師語有感

仙源窈窕蓋珠宮雲盡天壇月正中松露鶴
翻會濕袖相逢莫笑野烟濃

過西雲居寺有感

萬里峨眉去復來古碑無字洗蒼苔宛公慧
命誰將續淚洒青山染劫灰
南嶽觀音沼

流泉豈是世中聲妄想紛飛聽不成試把耳
根暫拈却雲邊別有路通明

鏡虛

鏡裡虛空花上春未生心處却投真若教蜂
蝶紛紛集只恐東風解作嗔

望普說殿

廣長古相覆虛空佛與衆生吞吐中隔壁劍
聲生殺柄清涼熱惱辨雌雄

尊者堂

雙松盤據萬峰腰靜夜微風學怒濤龍象百

千相次禮捲簾喜見鳳頭高

戒壇偶成

黃金不記築為臺死馬能牽樂殺來絕壑
壇傳佛戒大椎家具凍雲雷

結冬永慈寺贈蘆芽主人妙公

莫測深林虎豹居道高何事費驅除危峰環
列聽禪觀流水潛洞學梵書

悼壽禪堂師

宿草平興共度關只今靈骨莖空山瓣香飛
莫秋風裡流水聲中塔影寒

芙蓉閣偶成

白橫溪頭過小舟布帆風急浪花浮煙深不
識歸何處時聽歌聲到畫樓

約王泰宇登茅山因未返賦此

處處東風弄柳條行蹤猶未上三茅華陽洞
口春將老愁殺遊人歸路遙

吳中夜泊

涼生蘋藻動秋風萬里無雲一鏡空今夜孤
舟繫何處吳江清淺月明中

吳氏廢園二首

汾陽門第昔風流縹緲湖山感勝遊今日松
蘿誰是主斷雲殘月鎖江樓

築成金屋貯嬋娟草屨花迷知幾年愁見向
來歌舞地古槐疎柳起寒烟

寓匡山黃龍潭寄賓陽老禪

一庵高結翠微間千尺飛泉萬仞山月夜為
誰歌白雪遙聞清響落松關

山中老人

青山回合路紆盤流水松風六月寒九十老
翁忘晝夜醒時只把夢時看

葛洪山訪澤上人

路當斷澗倚寒松重疊峰巒擁梵宮未過竹
橋清磬歇老禪扶杖笑相逢

西沼晚泊

扁舟日暮泊疎村何物吹空天上雲卧看月
明照清淺是誰遙指水晶紋

憶山居

勞勞白足走風塵繞別青山秋復春重疊雲
深巖畔屋寂寥空鎖久無人

訪鄭春寰不遇

湖州城裡風光別一半人家烟浪中惆悵仙
翁醉何處柴門岑寂水雲封

贈天竺僧

十萬程途數載通沙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
日頭應白月落斜西半夜鐘

大方禪伯上堂

白雲一片解深藏家醜雖多慎措揚松谷老
禪真面目太行山色自蒼蒼

與鄒南阜居士

孤松高倚大江頭日夕波濤蕩去舟野鷗幾

回翔欲下風枝縹緲未能留

過向城廣福寺

萬簇雲山擁佛宮
璇題藻井葦萊封
夕陽墟落向城北
幾度鐘聲送晚風

潭柘懷繆仲淳

谷口龍泉一片雲
去來誰復見離羣
夜深唯有滄溟月
無限清光不可分

懷燕京諸居士

羣籟消沈片月西
阿誰寫出未生時
長安不在春光外
夢裡浮華幾箇知

別開侍者

日光寺前日已西
空山搖落語難違
行塵埽埽兩條路
頭上青天不可移

咏石乳泉

石乳高懸不記秋
半空玲瓏瀉寒流
遙知此去歸滄海
大作雲濤浴巨舟

志夢

獨惜無人萬斛舟
風波恍惚卒難留
誰知岸上持竿者
幾度斜陽淚濕裘

示諸沙彌

赤心片片為諸人
痛棒難禁滿腹嘆
只恐出門三十里
恨心竟作水中塵

囑蘆溝橋資福寺住持本公

十年拚命死挨排
逆順相逢莫動懷
待過隆冬春自到
千紅萬紫一齊開

山居

獨自經行未欲眠
夜涼明月照松泉
好茶一碗昏方歇
踏破虛空別有天

白雲無心道人心
流水無迹道人迹
心迹兩忘齊有無
白雲流水誰復識

別陸太宰

余童時知太宰名
既脫白始識於嘉善
之大勝寺今逆推之
凡易二十二寒暑矣
余嘗見太宰出處
無常得失參互不
可以凡情測也如
維摩以臥疾為廣
長舌說不二法門
夫疾與不疾為二
死與生為二榮與
辱為二老與少為
二凡與聖為二了
知疾即不疾死即
不死榮即不榮老
即不老凡即不凡
是謂不二法門苟
能入之雖火聚刀
山皆清涼慈忍地
惟太宰久入是法
門

故能於生死榮辱
出處之際縱橫自
在耳余少太宰二
十二年辱太宰不
以齒少貧病託於
道義之分今將別
而之晉陽披晤未
期感而賦此

春過文室維摩疾
夏到維摩文室安
此別不知何處去
浮生開口笑多難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萬疊寒雲抱寂寥
日高猶自懶伸腰
楞嚴十軸誰相送一
炷名香笑裡刀

自肯寮自訟

莫嫌奇特障靈泉
大用臨機不現前
塊我毒心行未徹
賺他男女落塵纖

般若泉

獨坐苔龕萬慮空
灑然一脉瀉層峰
從教龍泉如雲集
供佛澆花用不窮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頭上青天四面山
一樓高聳翠微間
空窓最愛無雲夜
溢目清光只獨看

睡起示道開

粥罷正憐方夢醒
日高猶自打鼾眠
開即已

解隨懶懶伸脚無端棍布穿

自肯察

年來足跡遍江山五頂清涼未欲還却笑今朝心自肯河沙龍象任躡攀

為新剃可禪人字止臺有序

昔人有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馬大師住山時獵人石鞏逐鹿過其前問曰鹿何之大師曰汝一箭射幾鹿鞏曰一鹿大師曰吾則不然鞏曰師射幾鹿曰一羣鞏聞而駭之大師乘其駭而啓迪之曰汝能射鹿何不自射鞏遂反弓自射曰直無下手處大師曰這漢千劫無明當下冰消去也若然者信知人易而自知難人能自知如已眼見眼苟非就中人則石鞏之無下手處寧易言哉禪人名常可余字之曰止臺以渠剝染清涼誠無忘文殊老漢并其受業和尚之德耳雖然止臺能自知則臺可止臺可止斯恩不負人壽幾何老而知反脫不能於空閒寂寞之濱冰枯雪老之地以終其志非夫也止臺勉之

世上稀逢七十人羨君老大出風塵慧刀奉處情根斷去住無忘五頂春

再遊潭柘寺

峨眉萬里去重來法雨香雲過九垓誰料昔年荆棘地空山已復湧樓臺

雲盡見石門山

此中山水如西子手抱琵琶面半遮若使風流渾看見今朝雲盡靴驚嗟

悼栗庵居士

武夷不改舊山青十卷楞嚴講未成慚愧自言還自食但將一頌寄延陵

悼王方麓先生

前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別還同竹筴勸疑禪

盱江舟中望從姑山

學得長生固是奇身存影逐有誰知何如只學無生好我既無生死自離

曾為紫栢巢中穀和好音聲總不如今日

一編重舉似血痕沾酒透珊瑚

滿腹春工着處栽金毫耶當一枝關是誰

管領無絃曲雙經迢迢庚嶺梅

丁卯秋日聞刺紫栢集弟子元廣分預其役每見當時拈似處處失聲而泣因成二絕句漫綴於末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歌

頽僧歌

君不見大塊內大塊外凡屬有形皆聚沫風卷滄溟徹底枯皮既不存毛奚賴今與古知幾代搜剔與亡多感慨鏡裏豪華草上霜日出浮光竟安在大道長仁義起愚智遲遲分彼此七稚五伯殺氣騎楚狂悲鳳譏孔子李伯陽爾胡為去華取實亦支離欲返真淳盤古心時人未必解相隨窮百家討衆論傍門駢戶增迷悶精閑文武戰功名究竟空餘千載恨自秦來不可說力并山河流杆血雖然美惡不同觀到頭名分慙先列千算計萬思量古往今來夢一場寒暑相推毛易白爭如削髮禮空王空王業貴人紹生死中流施棹棹有綠拍手便登船一念不生等處妙死并

水豈藏龍巨靈一撥泥沙通百千三昧總心
源橫拈豎弄振家風有等人眼睜睜欲心如
火覓長生誰知生是死之媒媒在終難藥切
成縱成得必有壞有壞修之非所解少年自
笑學飛昇一段風騷幾為費多算勝少算欺
算來算去為僧快五蘊身心水即波聖凡坐
斷無星礙一瓶一鉢海山寬雲行鳥飛恣歌
頌願為僧願為僧世世生繼祖燈四弘為
毅法為輪碾斷眾生愛與憎杜鴻漸王欽若
生願為僧死負約不榮國相貴為僧達者自
知解與縛青山曲碧水灣松竹風來益道顏
相逢若問為僧事須信為僧非等閒

喚鳥歌

道人天放度浮生城市山林信脚行除却着
衣并喫飯眼前無事可留情雲邊松下石
枕錫橫眠消白日從他花鳥報年光鼻息如
雷睡正密忽醒來持鉢鉢狂誦出谷真快活
望烟乞食向前村一飽那分精與糲風塵中
境界別憎愛紛紛難了絕輪輿心空及第人
遇緣好醜何煩熱知不知漫自癡蕭梁陳迹

草萋萋兩輪日月如丸鄰竹馬兒童髮已綠
貧與賤富與貴冷眼看來無面背狂奴自是
賣高名平等光中生忌諱簾衣不着着羊裘
七里灘頭成浪費這段光兒不見日用堂堂
同掣電直饒師曠與離婁竭盡聰明隔一線
訪道易悟道難相逢幾個委心肝些兒拂意
便生嗔神珠肯把與君看得此珠大事了我
本不生誰復老流水聲中唱哩囉斜陽影裡
喚歸鳥罷罷罷及早休千峰古木足清幽莫
待飛高勸始下羽毛零落道難修

平開先湖月鑑公種樹歌

君不見開先老僧號湖月羅公見之不敢忽
贈之湖月非無取清明在躬體外拙湖上山
月邊窺朝暮往來行不歇見人斫樹即哀號
跪拜其前求莫伐毫末全抱甯壞然損我一
枝拔我髮君欲伐者便一時老僧視之如斫
骨頰君頰發菩提心留與禪林壯門闢夏月
遊人夾道涼冬來風雪難埋沒更有神廳天
外來樹響泉聲當面咄男兒咄面解翻身凡
聖情塵錘指劇

示覺鑄居士歌

去年花落開今年今年花落開明年花開花
落知幾回有誰能究未生前未生前痛究竟
死生憎愛登時淨覺花開遍菩提樹香滿十
虛耳根領

病病歌

五行四大是何物解寒熱令解生克風寒水
濕互交馳情根未拔遭渠感遭渠感幾度尋
渠渾不得一片虛明礙口門千言萬語吐不
出馬駒兒日面佛月面佛洞山暗裏同軌則
看他有分有誰知拈轉頑心赤骨立赤骨立
從教五眼難窺識却許狸奴白牯流寒熱鱸
中間跳躑君不見桃花紅李花白纒得春光
便增色昨夜東風過短牆朝來滿地空狼藉
眼前榮能有幾二鼠侵藤壁復起等閒鏡裏
髮毛斑報道當人死消息死消息我若無生
媒不入這些病痛向誰言多少男兒甘自忽
甘自忽錢面問君解羅織三途一報劫五千
出得頭來終費力又不見高張富貴震天地
頭白黃金買不去南山北嶺塚景景見說蓬

萬穿眼裡慈慈子能病病夢中拾箇破沙金
醒來却是破禪榻曲折松枝隨手應天風偏
向手中吹霹靂一聲頭却聳

桃花歌

君不見桃花開桃花落開時何芳穠落時何
寂寞誰知本無殊人情有豐約南青阡東紫
陌無限桃紅與李白玉樓人醉喚不醒夢裡
南柯郡政積不知何處曉鶯啼醒來紅日懸
天碧追思枕上榮辱事免角龜毛爭仲伯古
與今休與感動靜一條橫喧寂免舜巢由鏡
裡花春深風雨開吹笛牧童豈有悲歡心有
心聽之心如摘桃花開桃花落開落恣無常
道人卧巖壑壑之上巖之東偏多翠栢與蒼
松長風忽然遊太虛雲濤滾滾鳴千峰耳根
無何聲洗脫我乃喪我我無踪無踪是我我
是誰斜陽西去自鳴鐘鐘中敲聲如可雜曉
來何以破昏蒙桃花落桃花紅分別情空代
謝同我是如來真骨肉肯將妄語誑寰中
示如印觀身歌

幾回躲避桃花畔又不見具王樓船載西施
蕩樣中流街顏色一朝越兵過行春等閒笑
裡姑蘇失這肉塊害殺人古今無限沒風塵
老僧有箇降魔術不是英雄不解識常將此
心觀此身此身畢竟是何物今日觀明日察
內外搜求沒搭殺皮裹肉肉包骨橫筋堅絡
互相織三焦五臟細復推蛻蛻以為極樂園
膿為漿糞為食終日醜醜自為得一朝報盡
幻軀燒總隨烟焰風飄失能觀者是我心所
觀者是我身能所何曾有疏親譬如兵越各
江山癡人無智認為一觀之又觀力漸熟成
抖擻一道神光照厠坑蛆蟲滾滾希延壽具
穢中不堪處爭名奪利誰思止萬兩黃金買
粉頭直謂風流長不死悲哉業鬼與姪妖不
道東風夜半生猶謂春光常若此

紙換歌

君不見天上六銖衣人間官錦袍纖柔交錯
固無比爭若溪藤道味高西風起誰不怕凜
凜侵人如箭射寂寞千巖披坐時恣爾寒雲
覆房瓦夜將半曉月白侍者莫能辨青赤誤

認霜後獲余禪幕地當頭打一策由今由直
分直凡聖情志難可測化毋機棧織不成那
堪羅綺較顏色行者輕坐著燼坐卧相應便
舒卷八風一任作風濤道人豈改菩薩面挂
松枝晒屋角穿窬見之亦不投隆冬獨壯老
僧懷一片虛明護描邈又不見紙衣道者亦
哥特生死去來何自在却被曹山痛斥之念
興便與玄體味中峰老亦紙襖橫拈豎再無
不好即衣說法聲如雷自是聾人耳昏耗比
年來俗愈薄孤兔成羣亂穿鑿柳絮蘆花翳
眼睛解脫光明甘束縛紫栢生見弗忍逆即
逆今順即順夜叉菩薩面無常劫化癡即悟
心印也不管你青州衫重七斤也不管你溪
藤襖無四兩一條性命等微塵賞即罰今罰
即賞

悼徐文卿太僕

避暑何須萬峰去虛堂寂寂多山趣飄風驟
雨須臾過屋脊瓦溝流泉注萬壑千巖執卷
來等閒却向城中開秋窗轟轟鳴法鼓無限
勞生夢裡回君不見開門綠自到望處紅如

妝即色知非相風塵蓮毒香不數日徐彥文
匆匆束裝朝聖君卦音一旦聞意外空解未
深淡續紛前船便是後船眼其道他死我不
管驀地臨到我頭上電光石火徒悲歎隨順
無明起諸有英雄百戰爭好醜若不隨順諸
有離佛手何曾異我手

觀牡丹念來慈

未花主人何處去正花猶自不歸來倘然一
夜風雨生可憐艷冶點蒼苔君不見富貴貧
賤本一條花開花落徒嘈嘈芽未發試着
眼搖落孤根煖獨鏡

觀鏡歌

君不見桃李華鮮且軟紅白枝枝風未捲公
子停鞭勒馬看等閒一片飄清淺河邊水去
不返可惜朱顏日漸損從教把鏡玩鬪髯笑
殺癡心生縫縫又不見潘安宋玉貌最美一
息不來成棄委青銅知道落誰家不照兒郎
照婆子

山居歌

逕觀顛達觀顛衆人所愛渠弗憐閭裏抽身

委操君疎狂一味樂林泉檢起行未甚錯轟
孔孤危不受索世路崎嶇行道難算來肥遁
是高着大率進其若退行藏慎密終無累畫
衣懷寶寧負癡人不知我則貴住深山敢
偷安火種刀耕度歲寒飯訖虛窓禮佛書燈

回明月借光看置殘卷雙足飲水韻松聲耳
不攪一塊圓明忽現前督爾生心即不見眼
中釘腦後楔不是輪扁難出脫相應約其餘
疾間放過依然成兩概無手人解行拳輕輕
擊破趙州關五家祖印落掌握生殺縱橫豈
等閒羅緱嶺石孤硬鳥道懸空常寂靜萬壑
千巖一線通龍泉幽邃多潭洞可棲身可滌
心覺路蕭蕭缺嗣音孤兔成羣白日嗥夕陽
碧殿下秋陰君不見屈步蟲即屈即伸難大
用蒼虬一蟄邁三冬出水雲雷自相送烟霞
趣莫謾舉古往今來挹菓許衡山懶瓚枕流
眠丹詔連徵不解起這家風勿外通若將此
意透王公管取當頭失高貴涕唾功名學苦
空

梵川問月搗麟即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
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
顯肯爲迷雲泪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
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
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拋滿地珍珠
誰拾得此情難借虛空喻摧破虛空須着力

清涼寺雙栢歌

君不見古清涼伯仲子霄知幾霜窓前倏忽
神馳生翠濤吼喚寒焦腸此時趣誰領略積
劫情塵俱廓落堂堂一片舊靈臺塞破虛空
無處着好家風謾從擊浮生如夢夢如空今
昔豪華鏡裏狂勸君莫負主人公淮陰功留
侯策究竟都來閒費力三月桃花雨後看殘
紅滿地悲狼籍大將軍五大夫榮名無故落
江湖爭似清涼堤下栢難兄難弟世中無又
不見鸞鳳高去去來來愛此菓香葉玲瓏韻
獨奇靜聽流水滌心苗俗漸薄真可哀幾人
癡想製棺材金郭玉廓終須壞木板安能保
久埋勿短見取勢便呼奴喝隸逞好漢直謂
青天亦可欺青天較汝更會算大張羅任他

鑽到頭一一結公來何如當年即回光留取
清陰後人感

示張春堂

丹衷雲外尋知己赤脚塵中覓信心二十年
來霜雪苦寸腸愁絕爲誰吟爲誰吟吟門風
月最知音知音不在念生後一道神光貫古
今聞我行惠雙履萬里烟雲生足底烟雲總
是相知心去去懷君寧有已寧有已瞥爾生
情早不親願君護念常如死死人坐斷攀緣
時槁木寒灰未足比猛烈大地回春光頭頭
處處皆芳紫信手拈來總葉經問君何處留
經註唯願龍神常護持普與衆生作良劑

姜節婦歌

項羽強猛誰敢並恣暴縱火燒咸陽烟燄亘
天三百日視之談笑畧不傷想必肚腸生鐵
鑄又同木石無情思及別虞姬便動情歌罷
傷心淚如雨又不見漢高天度天下聞抱病
呻吟欲斷魂戚姬難舍死不顧撫床相視淚
紛紛這兩漢氣吞當世真罕見羅絡英雄如
小兒使貴即貴賤即賤觸着虞姬與戚姬不

殊生錢遭火煨方圓曲直任鉗錘又如蓬條
任舒卷楚霸王漢高祖大度強猛何足數愛
欲關頭皆受降臨死戀戀猶相顧反不如嘉
禾城東姜氏女亡夫節抱金石固彈指高樓
五十年不異鸞放寓且暮又如枯木倚寒巖
春光荏苒心如死唯有清貞不變常遺風永
未鎮頽世

遊善卷洞

性僻平生愛泉石天下山川遍曾歷搜奇討
異幾經秋佛窟仙源靡不識靡不識善卷幽
靈更殊特香藹崆峒別一天雕巖刻岫綴雲
煙石田丹竈尚依然仙人一去不復還人物
森森儼若生遊人把說何多情造物變幻固
難測以道究之亦可明自是遊人不悟心却
于心外生情執生情執境遷流何日息此
心明曠本無涯昧之無故生欣戚臨泉坐石
便歡然把酒高歌自比仙須臾與畫復塵勞
一段幽懷變紫纒何如直悟本有心信手握
土總成金大地都來一隻眼不知何處可安
針若有一針可容得此心之外必有物有物

安能無愛憎愛憎既起迷真識吾之愛山水
從來不斷此踏遍名山不着塵看盡江山又
何色揀天鼻孔任昂藏去住無非無有鄉不
知誰薦此中吉國山寺裏禮空王空王禮畢
出去堂千峰迴合已殘陽扁舟縹緲向何處
夜泊烟波萬里長

汝堅歌贈項子

有形堅久惟天地水火風災終飄沒此乃如
來真實言不是等閒相誑或天地間事雖多
升沉光景暗消磨一一已過不復計榮辱牽
人情不枯情不枯逢春歡喜遇秋悲古往今
來皆若斯不思天地不長久但見所欲皆可
守天地數窮尚傾頽須臾榮辱我何有春花
雖媚終必凋容顏雖好終必憔悴君不見偷桃
雙倩頭解白寒暑催年不可逃可逃惟有一
看子天地有壞他不死不在深雲遠壑求不
離現前日用處穿衣喫飯莫放過生心早是
路頭錯一路光明變識情改頭換面由渠作
瞥然悟識情即是金剛座一切萬物屬生滅
惟有此座常堅固不是英靈大丈夫阿誰占

之得安妥得安妥汝字汝堅不虛度我歌信
口不思量傍人讀之笑我狂惟有汝堅信不
疑晨昏吟味遺時光遺時光春花爛熳香何
處不用鼻嘗用口嘗

白衲歌爲馮開之作

此色不異奔茶黎來往風塵不染沈願君此
心如色一點孤明常歷歷又同日月破幽
宵昇沈宇宙無踪蹟此衣披之不顛倒願君
此身常皎皎朔風吹雪天不寒又作蒼生黃
綿襖此衣又同青山雲卷舒自在爲甘霖一

切枯槁被思澤無情亦生懽喜心與君聚首
不甚久知君心地少塵垢臨別遺君此衲頭
願君精神常抖擻耳根如錢捲不轉相逢依
舊春風臉黑白叢中標格奇魔外望之心膽
戰我去矣君須記雲影天光總我情閒朝靜
夜休相憶休相憶絕情識一點孤明常歷歷
此色不異奔茶黎願君此心如色何呵呵
咄咄咄到頭光景何消息白白黑黑黑君
之昧

懶瓚歌贈曾金簡

我聞君家住衡嶽出入常隨猿與鶴消閒更
解弄潺湲絕勝風塵爭奕博又聞衡嶽有懶
瓚只會穿衣并喫飯衆生苦海正浮沉隈藏
巖畔渾不管丈夫兒既出世不爲衆生作何
事焦芽敗種非大根唯堪打殺餒狗子普天
之下皆王土汝獨潛心恣懶惰假使天下都
學汝衆生淪墜復誰度懶病不除害非淺此
風從今不可扇君不見天子懶惰社稷亡丈
夫懶惰家不昌農夫懶惰致餓死蠶婦懶惰
蠶必僵汝這漢沒思算專以習懶爲慣便懶
病既成無藥醫平生一事無所辦汝不聞如
來呵懶爲毒蛇昏蔽靈臺苦無涯頭出頭沒
生死中幾能得親優曇花君既歸懶瓚想必
舊相知爲我殷勤致此說從今勿以懶爲辭
聞此說仍不改猶復松蘿貪自在與我一拳
打殺伊敢保長劫無罪債只恐君力量小反
被懶瓚到打倒一場敗闕天下聞惹得兒孫
聚口笑

子房山歌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沉人代

迭終始君不見人生大塊能幾何黃河東逝
無回波豪華過眼晚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
楚漢雌雄一夢勞其餘蹄涔安足多世謂先
生見幾蚤侯印棄之如腐草超然故托赤松
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據據先生跡安知先生
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忻秦亡心事了不
去何沉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
此識亦淺我知先生天機深刀圭羽翰都非
戀因登古寺賦此歌偶將墨跡灑煙蘿先生
莫笑太多事男兒志氣情難磨難磨若是蒼
蒼嶠河遷谷變無定軌惟有先生一片心恒
與茲山增秀美

龍蛇歌

君不見龍與蛇本無常龍若有欲即爲蛇蛇
能無欲鱗蟲王世人所欲固雖多飲食男女
爲六疴若以飲食較男女男女又爲欲之戈
漢高祖之大度楚霸王之強悍一火咸陽心
不悲虞姬別時情何軟淮陰功高尚忍祿威
姬臨決苦躊躇能將欲海輕掀倒自古人間
幾丈夫西施不知是何物傾城傾國無多力

當時若使留于越趙關諸侯亦未必又不見
 五百仙人善取雲去來空際重起羣繞聽官
 女一聲曲神力俱遣欲火焚蘇子卿持漢節
 吞瓊噉雪命欲絕死生朝夕不可保胡婦生
 兒猶所悅欲之難斷有若是難斷能斷須男
 子男子斷欲尚多難婦人失節何足耻言雖
 反意甚切字字分明心吐血是男是女能斷
 欲誠為世上真豪傑扶人倫整世道苟非豪
 傑寧堪造鏡有周公伊尹才未能斷欲終顛
 倒大可笑大可笑好漢多迷采屎竅吳皮袋
 上巧莊嚴相看莫不稱為妙殊不知四大合
 成身四蘊攢為心若以四四觀身心何處尋
 煩惱海豈有遺龍蛇出沒足雲烟人欲關頭
 雷雨深等閒換骨阿誰先

舊路嶺龍泉寺普同塔歌

君不見隆興東龍泉西稜層壑堵倚雲霓山
 高靈骨鱗蟲長地發琳瑯鸞鳳棲老別傳頌
 行堅峨嶠補怛威周旋戒珠圓光飲日興
 福十萬并八千了此心非一生十方三世時
 精誠誰料觸饑饉無着處清涼山裏伴緇英金

閒嶺亦曾住再來矢願立標幟可憐一片好
 心腸深即徒剝髓肝肺照法師涅槃義皮肉
 相連無斷際生公畫道是前身來在白雲知
 幾祀臨終時顯大機禪堂端坐稱阿彌十氣
 未殘神獨逝蓮花園裡誕嬰兒養禪客寶難
 得天生一段混沌質無論早晚話頭動採藥
 林間忽禪寂紅日暮不知歸虎豹羣中身正
 遺兒孫滿望阿爹還燈燭相尋鳥道迷古澗
 邊定松烟癡兒一見叫蒼天如何連日不歸
 家却向深林伴虎眠既喚醒忘所證猶道須
 臾無片頃爾曹無故惱老僧好場瞋睡多破
 靜這三老誰解表輪與皮球開炒鬧家醜翻
 騰無剩留浩浩聲光千古調齊一變至於魯
 魯一變至於道從祖至精成風教花落花開
 不記春年年黑白來祭掃此道場初起難數
 者血戰清寒巖鎗危刀口誰知痛會首當年
 命幾拚助戰者老與少僧俗橫死真可悼而
 今大眾得安然饑餐渴飲皆溫飽如是恩莫
 忘却舉首虚空有菩薩行藏好友渠盡知勸
 君莫為沒個僮我作歌意甚美但恐吾曹忘

所始始忘本折枝葉裏前人辛苦成何事話
 到此肝膽裂知恩報恩須蒙錄春來寺外桃
 花開前後殘紅亡者血

弔子陵殿先生并序

自洗飲風微至馬上得天下之雄而功利
 智勇波震塵飛君臣交猜朝富貴夕疎莫
 然趨之者猶如夜蛾之投燄哀哉及先生
 足加帝腹恥纓緋而激清颺延至李膺范
 滂之徒不以死生易義概桐江一絲之餘
 烈也今幸過祠下因寄短章一弔先生吟

曰

三君今不能榮先生一退今不能高先生榮
 高既外兮則先生不可得而名唯山高水長
 兮一瞻先生之眉宇悵然而行

銅嶺歌 慈公道在龍門者

扶桑之西墨水之東勞威凌厲海色朦朧奇
 巖巖巖曲澗巨峰煙雲深處鷲濤振空中有
 美人寂默禪宮予曾扣關如桴擊鐘不慮而
 酬即問而通見斯蒼嶺背負仙翁展卷勿收
 意托冲融神遊混茫之初跡符既判之後長

者緒言久承下風視物思人真懷忡忡

上方山夜坐懷孫仲來

明月在青天流泉在碧山素輝與寒響靜聽
有無間我有所思兮美人紛未還時陰固難
待奄忽髮毛斑結屋松蘿深况連清溪灣輕
舟飄白波漁父多軟頑既去仍復來華鱗得
非艱欣然換濁酒一醉忘萬般拍手喚不醒
遊魂江海間風濤未可測彼岸宜早攀

警世

嗟哉世間人所計何其短但欲遂目前終古
竟不管形骸有敗壞真光常自在不滅必受
生生必酬業債今生弗如意前因所招待貴
賤雖有殊業鏡寧假借形端影必佳面惡形
必怪少年如春花既鮮豈不萎常將萎事看
安俟零落吾

哀靈巖寺僧歌

莫謂出家好山居絕間擾年來苦更多開口
向誰道山地枯山田瘦枯瘦豐收能幾斗往
來賓客強支持分外徵求何所有况復三年
兩度荒每日吞饑如餓狗說到此淚如雨莫

若離山托鉢去翻思佛祖舊叢林難將一旦

委荒楚君不見靈巖寺大小禪房皆廢棄老

僧乞食未歸來白骨不知葬何地流泉聲難

可聽誰謂靈巖四絕英松風今作斷腸吟木

偶聞之亦淡零

悼樓實素庵節公

并引

元

師之所得以無得為得所以處失而未始
失也以其未始失故凡莊嚴淨土崇麗緇
林者觸顧而成雖雲山可磨岷江可竭師
之德容充如也一旦棄我而逝寧無悲乎

故以辭悼之辭曰

師來兮以慈悲為釣師逝兮而性命合妙青
山兮師骨流水兮師笑余痛哀兮垂照法梁
折兮孰肖鄙詞辨香兮一弔

登方山歌

君不見晉陽方山李長者愛虎獸經不用馬
大賢村頭高山奴一見至人便能下嗟哉世
道衰斯文竟成假空聞冠蓋名已乏舊風雅
馬家古佛堂土室久荒涼長者去不返佛日
誰洗光慚小子生何晚雙林那堪紹緇袈見

賢思齊非憚勞尋山問水叩玄關我曾聞華

嚴經十方如來之典刑四重法界難思議執

能揮毫無留停譬百川爭赴海萬里雲濤煥

文彩又如春光在萬物洪纖濃淡皆自在理

法界喻夫水水結為冰事相似互成互奪等

屈伸千舒萬卷不離指最難悟後一種事事

無拘非襍駭輸與文殊阿逸多當陽頌出價

增重懷州牛嘉州象張三吃草李四脹更兼

空手把鋤頭明暗相參呈伎倆日用中露形

容含毫臨紙何匆匆星霜五易論告成世傳

天女俱騰空又聞長者初來時囊挈經書歷

險危風霜一夕震林谷老松拔去泉如飴至

今巖僧仰機渴聖師厚德寧忘之達觀慈出

苔龕蚤春結伴下寒嵐芒屨踏破幾層雪神

福山原試一叅廣眉朗目躡上峰丹唇紫臉

髯不同身長七尺有二寸天開法海真英雄

殷勤再拜不忍別行行回首煙雲重

式廬歌

有序

我聞太極老人乍夢之後而兩儀始行自
是特立環立於大塊間者惟山馬耳震旦

中祖崑崙高三嶽尊五嶽奇傑牢感神異
蓬萊今有易崑崙退三嶽隱五嶽進匡廬
而獨式焉者蓋匡廬之山清深愁秀故也
清則離垢獨立深則幽討莫測愁則近厚
秀則遠媚若人取之有以哉愁愁子聞而
為之歌曰

清兮本無染兮深兮難討測兮愁兮且有容
兮秀兮遠媚兮美獨全此四德兮予其望之
厚兮

澄公泉歌

君不見高山巖曲有流水煙鎖雲藏人不覩
白足窮幽偶識之倚杖徘徊不忍去泉泉泉
何其玄儼若欲語聲弗全又不見伯夷清巢
父潔若喻此泉難我愜澄公講餘來彈舌蒼
虬作雨澗枯渴令人長憶胥靡君泥塗板築
龍蛇穴

江水歌

江水忽起兮江水忽伏兮起兮伏兮是誰所
使兮心水本澄忽然怒生怒既為媒兮所謂
喜者不煩介紹自然而相賡是事甚易知兮

奈何觸事而迷起伏無媒風哥作戲蓬蓬然
而來寂寂然而去來兮去兮其誰之命說者
曰有陰陽而後有動靜風兮風兮陰陽未判
兮廓然昭徹兮此為渾沌之老敢問此老之
先曰太極無極耳嘻無極之先孰名無極或

曰無極之後名德始與愁愁子抱膝而歌曰
名兮寔兮相互而窮兮所謂無極也者太虛
塗彩耳喜兮怒兮一心未生兮果異果同兮
喜怒既發兮有待無待兮知有無者果然真
兮果然妄兮有能折兮則江水之起伏富兮
貴兮貧兮賤兮皆春風中小兒騎竹馬耳知
此則風之所始在我而不在物矣昔人有偈
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燈前
喜怒自起倒敢問西隣知不知咄夜來處處
鳴鐘鼓敲破禪人不知

燕山送雷雨居士奉使入楚

君不見湘水湘山天下希煙濤空翠交相輝
片帆杳然向深處掉首方悲人世非賈傅韓
生曾去來滿前幽勝成思歸好山好水不解
賞此道遙知未入微又不見懶瓚愁眠石枕

頭禪心如水清無休千峰但覺芋火暖那知
世上有王侯君承王命辭燕山拂拂秋風兩
鬢斑岷江洞度遠更潤虎兒魚龍日夕環覺
有心見有身無端明鏡忽生塵騰今耀古光
自在相逢幾箇用天真莫道此言淡無味無
味之中無限春朱陵高久寂寥回馬峰前荆
棘饒狐兔成羣笑後哀華除剪拂金湯勞臨
行更勸一杯茗兩行熱淚沾緇袍

再過澹庵居士園有感

勺水何必滄海水愛石何必太山石此石此
水意甚深白雲碧草誰復識誰復識誰復識
見說先生手自壘一花一木皆自植吾雖無
心來此中恍若先生共相揖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三八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闕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六三九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會」，
〔徑〕作「曾」。
- 一 六四二頁下五行「也」，至此，〔徑〕卷
十四終，卷十五始。
- 一 六五〇頁下末行經名，〔徑〕無（未
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賞九

明 慈山 德清 闕

皮囊歌

這皮囊無好醜空色從來真能騙自是當人
情未消千零百碎分淨垢君不見玄沙老禪

體面前金剛倒費盡精神扶不起使人常夜
徒悲懊峯大鳳逞家風快言業障本來空一
朝撥着難伸訴業障依然障不通兩禪伯心
路直血血刀刀無愧色公案分明請試觀冷
灰豆爆知恩德透此關便不難掉臂縱橫恣
軟頑但得胸中無風食從教藥病自般般聖
凡情頓坐斷不住中流豈兩岸須知死水不
藏龍雷電光中看胡亂看胡亂看胡亂末上
通身出臭汗生殺交加意氣開大底輸他本
色漢

送靜庵知客之燕京造佛像歌 有引

靜庵上人將鑄銅為像一旦辭予出山予
問此行奚為曰造佛去予曰佛如可造空
可青黃若知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乎
莫若鑄心為佛大水稽天弗能漂劫火洞

然弗能燒頓不傳哉焉用範銅為乎上人
曰我聞水可以為水色可以為空土木銅
鐵皆可以自得之色乎非乎若然者心無
形段空無邊際即空即心即心即空空空
心兮孰得而思議之範銅為佛有何不可

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
土尚無指何為銅子曰善哉子行矣乃作
歌以壯之歌曰

劫火洞然天地灰毘嵐乳擊三禪墮鑄銅為
佛不可壞常光千古破昏埃此行秋深時漸
寒歸來應是桃花殘文殊老人頻相喚夢裏
春光與易闌君不見馬塔稜層高入雲龍藏
稀奇難可聞等閒莫把年光玩老病休將口
舌分呵呵呵會得麼剥皮刺血苦何多豈是
古人無所見行遠早晚細思他

悼無塵開士

沁水諸觀兮不還遙入澤枯兮獨還白雲忽
散兮寧堪不遠悼爾兮義完生為死媒兮異
數死為生母兮奚難了此而超然兮即羣動
而固間公若有知兮懸解於去來之間

紅禪衣歌與開侍者

宛然一片大火聚觸着當下誰不死惟有命
根火斷者披之處處為標幟又如初八天上
月黑白相參難辨別朽枯禪內解龍吟鳥雲
重疊清光發莫謂穿衲不復美華林曾示裴
相國再來非仗觀世音老僧端取直壁立君
不見鳥窠拈起等閒吹侍者當陽便知歸陽
天和暖披此坐一切回互不回互曹谿少室
有來由不是知音不點頭或五位或三墮總
是眾生寒之服殺豬屠戶念彌陀聖凡覷面
謾分訴謾分訴銀盆盛雪月藏鷲阿誰於此
辨端倪木兒石女堪分付堪分付不是綾不
是布燦爛光明處處露披之安坐風雪中不
異周圍設爐火設爐火點雪投之可見麼若
還不見總顛預見之無事討事做

寄弔陳內翰良軸

我登廬山時東林訪君子別後不幾年君子
取高第黃梁夢未全忽聞已棄世花開終必
落人生終必死花落還復開人死竟不起此
情向誰言耒陽有名士以人還自驚無常無

彼此縱活一百年不過先後耳君子君子今望雲空相思聰明泉不枯聲咽何時已

觀放花炮歌

君不見富貴人所喜貧賤世所厭古往及今來升沉寧有限惟有達道人榮辱俱如幻漢高祖楚霸王爭鋒氣勢何昂藏正眼看來總是空長安彭城俱荒涼亞夫塚蕭何墓荆棘深深眠狐兔山河不改動業盡奚必從前多勞苦大不若林間叟寵辱胸中曾不有白雲去住本無心泉石城隍恣遊走或愛靜或任喧超然直下了非關萬籟家夜月寒何妨花炮共相看聲悅耳色供目聲色叢中誰解悟常先生疾兩俱遺千峰寂歷心如谷又不見張相國馮司禮光燄輝輝貴無極一朝福盡草頭霜日出何曾睹涓滴古如此今如此相逢誰是奇男子聽炮觀花洞世情掛冠岩穴尋高士薦大機閨塗毒彈指根塵成石火羽化還同水夾魚陽回大地俱憺懽學無生即無死生死從來互相起若無生死亦無孤明歷歷照千古要會得須索傑一切情頭

都斷絕譬如香象脫羈鎖縱橫不受人牽拽人聽炮我亦聽人觀花我亦觀就中別自有玄端妍醜交加懸鑑前片心湛湛喻寒潭寒潭水清徹底富貴貧賤如泡駢碌碌路路有何期輸吾枕石和雲睡

病中歌

皮毬道人以四國王相勝負而未調或以火攻或以土遏水風二帥復激而鼓之大戰不休是以陰陽弗和結為寒涎病求醫於盧扁買術於華陀皆為之縮手且曰此病根於混沌之初發於太極之後證自而相須有識而致之非我曹可以療也皮毬道人側聞而笑之遂發而為歌

皮毬道人抱痰火咳嗽寒涎朝暮吐四大相凌未易調一呼一吸無常主達此理真快活

謾言天地為棺槨此是莊周夢裡談無生路上渠難摸既無生寧有死一切屈伸皆幻耳乾坤亦是臭皮囊囊中濃滴奚相惜千萬劫如一瞬南嶽關門何太鈍由心造業業生灾勞頓儂家失本分君不見一念不生佛亦幻

既生有覺覺生情常寂光中受磨難離圓覺無六道廢六道無三乘增減關頭理不明醫王設藥聊蕩洗皮毬道人一身輕一身輕健如狗衛主譏譏不歇口相逢誰悉片肝腸濕草功勳亦曾有罷罷罷變毛骨曼殊大士騎未足於今只上峨嵋山象王隊裡超拳拳又不見遺二道人最相受燈前為我償筆債一行兩行寫病單皮毬道人常不壞常不壞太自在房山深處覓春光巨桃易否誰偷費孫郎藥貴近來風飄零鮮蕩無人矚身既爾物亦同痰火機關萬法通造化莫噴漏真訣誰家園裡杏非紅

憨郎撓柴歌

撓柴好撓柴強古人標格誰敢忘無分老少與賢愚一聲柳響下禪床下禪床看轉變欵忽更頭并換臉人人圍片破單肩翻翻隨眾出門遠一步高一步低孤懸鳥道路踉蹌風團冷氣攻心腹日照水凌滑似泥到雲深稍停息天寒地凍難久立揀得枯株竊喜輕誰知雨打中心濕撞着了重也罷安上肩頭逐

步下高坡峻嶺轉折煩幾迴蹉脚心驚怕不
做過寧知苦往往偷安恣懶情直待親身經
一番從今去後知回互喫熱飯睡暖炕也要
回光暗自想大家若不共勤勞安能有此清
福享撓柴強撓柴好居山莫要鬧炒鬧衲僧
既欲煉昏沉撓塊柴兒勿生惱

與開侍者

龍泉侍者名道開白雲飛去又飛回山深迢
遞勞去來蕭蕭祖道生塵埃羊蹄馬跡遍蒼
苔優曇枯悴不復開幾番搔首憶黃梅輪鞋
斷出梁棟材竭力晚季支傾頽犒汝特賜茶
七杯

弔虛白師

我正生兮五蘊本空師方滅兮一真無待本
空則生而無生無待則滅而非滅生而無生
師不異我滅而非滅我不異師師我窮極炎
燼雪飛此中有旨誰復提撕我今哭師非悲
之悲師其有靈鑒我寸思

燕遷壘避佛歌

余寓侍御之紺園以時事多感又見其

俗尚強春誇詐殺伐故淹留日深與以化
之一日禮佛聞鳴嗚聲視之則見梁燕巢
佛頂者遷壘于偏掖矣余不覺泫然蓋余
挂錫幾三月此方疑信朝暮無常燕乃知
罪福避佛遷巢則佐我化多矣豈羽蟲之
欲累輕而靈隙猶存不若人心凶昧本心
蔽盡歎因悲慨作歌

誰謂羽蟲愚羽蟲人不如年年壘巢當正梁
今歲自遷偏掖居大為主人供聖像竊恐巢
穢罪難除細思想誠可悲飛鳴之類何知機
人乃最靈萬物首腥臊唐突入禪期我重此
燕異常鳥形雖昧略信三寶倘爾聞經悟自
心羽蟲可作慈悲掉慈悲掉紅日落幾回渡
頭待行客無明浪裡作津梁始信羽蟲人不
若來紺園讀此歌歌中滋味苦心多莫謂喃
喃口海濤急要人人出愛河這段緣非無端
只因燕子成此篇由是觀之鳥我師師恩師
德敢不傳

蘆芽山閱法華論懷開侍者

君不見北帝震怒寒飈生蒼雲彤霧馳太清

木榻林扉睡起時出門一片瓊瑤明懷美人
麝幽思策杖孤遊飄泊于地凍山水草木強
獸踪鳥跡渾莫視明窓下法華論焚香坐閱
陶所悶紙勞字故念杉澄非思量處牛眠穩
寂滅體光明腰三周九喻皆皮毛相逢若問
渠頭角萬整千岩雪徑遙覺眼即不見行
步如風又如電惱殺揚鞭喚不回熊當豹窟
多坑整荆棘林煩惱域憎愛交加埋自己蘆
芽清勝異風塵早晚歸來眠露地歸來今夕
帶伴火宅叟主心路險同床合被尚相猜何
況烟霞沒量漢沒量漢今開不徹冷看侯王
營黑業至死不聞知見香茫茫苦海何時竭
又不見生天上猶有陸人間富貴能幾日春
花雖好豈常鮮到頭零落風雨急夫差驕句
踐辱卧薪嘗膽勤報復只今吳越舊山河年
年惟見芳草綠爭如七軸妙蓮花深雲淨室
頻翻讀頻翻讀今塵習斷靈山一會曾不散
凡聖交參趕鬧場拈華微笑頭陀慣如是相
無委曲和盤托出罕掩覆自是眾生情見深
醍醐上味翻成毒開侍者頗可惱杖屨翩翩

何處倒齊魯風高落水寒長更那得黃錦襖
好歸來聽此經簾前共看天花落

湛綠亭歌 有序

昔人有以利為病者則重名以藥之病名
則藥以重生病生則藥以重忘殊不知利
不自利名不自名生不自生志不自忘昔
相待而有也故白黑紅綠初非有色而或
者色之豈非忘湛醉綠歎紫栢先生偕二
三子問狄生疾於湛綠亭覺非子進曰大
師來不一發藥乎先生舍然大笑曰紅綠
白黑聲聲色色乃至飲食男女萬物精粗
如冥湛而不昧綠孰非良藥覺非曰若然
者奚不曰湛六而曰湛綠先生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意耶夫象者
似也故綠即六也九方臯之相馬畧其玄
黃取其神駿今子膠之乎玄黃則所謂神
駁者隱矣歌曰
湛兮綠兮雄兮雌兮苟非其人兮豈易同歸
介然有知兮則屬妄想槁然無知兮則倫木
石復揣摩兮愈得愈失非開即兮孰能辨析

茅山歌送思澄還松陵 有序

吳江丁生勿業儒屢試不第遂棄去問津
無生既而將祝髮其子求父得之雲陽號
咄白父曰兒雖家貧饘粥可供何忍棄故
土去異鄉丁生舍然大笑曰三界以名言
為體名言以因緣變而有浮生於因緣變
中變態萬狀子也父也親也疎也榮也辱
也死也生也辟如龜毛繩兔角杖繫風挑
月豈可以泥哉小子行矣無悞乃翁大事
紫栢先生壯丁生之言哀其子之誠孝贈
之以茅山吟

吳江江上月此夕照茅山茅山上雲送汝
吳江還人生乃小夢逆順徒悲歡試觀心未
生何缺復何完茅山雲吳江月父子恩情卒
難割卒難割到頭恩愛終有歇君不見五世
後慶不賀喪不弔使汝由之不為道霜毛項
刺隨刀空昨夜頭痛長五峰得道歸來撐漣
船兼載寃親無我中
佛香庵夜坐
今夜佛香庵前坐明朝瀨陽江上別今夜月

明照坐客來宵月明照行役行踪去來故無
定月明在處常相識常相識犬吠雞鳴報消
息月明若使堪把翫海上神仙肯脫骨

壽仲堅尋李生佛歌

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橫劫掠使我
莫自由豈惟今如此往古恐相侔但若得聞
道死生付波流何況榮與辱不殊雲空浮君
不見猪揩金山金愈光小人君子各有長小
人懷惡則忘善君子懷善惡必忘終來善惡
不到處自是君子快活堂一夫快活天下安
一夫愁戚天下難丹山碧水益道心金釵換
酒王公寒又不見李彌遜李生佛崇學祠前
虎渡橋行踪月明猶髣髴山僧本是方外賓
竹杖芒屨何所親却言遠尋李生佛七闍亭
復畏嶙峋

鳳頭歌 并序

道人往年乞食京師諸中貴紛然爭飯道
人中有年少未冠者謔呼為鳳頭邇來抱
病房山而鳳頭者又不遠來飯道人則已
冠矣嗚呼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昔人猶

在梵志曉之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
皆驚愕其言道人感鳳頭不畏巖谷崎嶇
敬持主命飯道人於深山遂賦此

昔鳳頭今鳳頭誰云今鳳頭是昔鳳頭來者
且未至去者不可留來去既非有眼中見鳳
頭嗟哉世上人當面昧鳳頭鳳頭復鳳頭橫
計如奔流滔滔正莫返無風爭覆舟大覺不
忍看番手援癡牛夜光暗投人按劍誰非警
嗟哉世上人何人識鳳頭

題淨業堂徹天師卷

經殘老衲無餘事手自窓前拂竹几一卷橫
鋪非等閒烟濤空翠何窮止君不見斷岸孤
村富花卉容顏零落妬山鬼又不見一片閒
雲度碧空舳艫千里疑銜尾浪巨風高帆互
飛蘆量出沒如螻蟻看來性命微塵輕弄險
妝成能有幾半峰上石磊磊春去幽枝含萼
蕾彷彿吳姬擬笑時食觀日暮不知悔前王
塚後王墳秋雨蕭蕭欲斷魂相逢莫問雌雄
事得失還同谷口雲今與古柳生肘富貴功
名非我有任他造物亂翻騰殷勤抱住無生

啼鴉與象鸞與鳳麒麟香象同一覽長松雪
重鶴巢傾誰知打破漁人夢烟霞曲隱龍宮
鐘梵喧喧震太空聞聲幾箇解入流萬劫根
塵當處融運筆端憑覺觀念未生時誰所判
和盤托出與人看始是英雄豪傑漢咄咄
勿漏洩落霞孤鶩兩俱絕水光山光一鏡懸
通天別有起情訣

靜樂縣萬花山清涼寺歌

君不見萬花深處清涼寺山迴水遶清佳處
昔有幽人此練心熬羹煮食知幾祀一旦荆
棘化樓臺青蓮寶座踞如來等閒忽作餽子
乳魔外妖獸腦裂開哲人既出成草莽狐狼
野干鳴如雷琳宮金砌卧牛馬其誰見之弗
生哀我慙往者心血枯萬業力盡成精廬相
去未有五百世寧能忍之不扶持又不見布
金太子芳名久給孤長者隨方有讀我歌信
我語便是祇園賢檀那慨然出手為之整兒
孫官取多魁渠呵呵智者誰清涼一念未
生時萬花開處六門香若人聞之領大機領
大機勿生疑業重終難味厭離厭離二字聖

賢命常人聞之等糠粃唯有英雄調不同相
逢一見便相期畜生無有厭離心安得為人
東莫倫為人無有厭離心安得聞道出苦津
不厭財被財殺不離色被色縛殺縛由來厭
離缺諸君欲道風塵路洗心厭離是真訣

眉山歌

君不見眉山高入雲霄際翠靄氤氳三萬里
其誰度夏清涼深雪飛六月寒侵肌銀鈎掛
懶能拭一任番番壯風骨南衛老漢調不同
時可入兮時可出顯與晦豈有常譬如一手
握復張癡人見之有開合了得寰中總不妨
巴江水龍翻石夢裡徒勞分遠邇何處青林
鳥忽鳴醒來白象仍師子山中樂聲聞縛大
隱何須生執着去住閒雲恣卷舒從人笑我
無圭角五羊皮一釣竿無底盤中弄彈丸浮
空落地設留碍宛轉橫斜看秋風高暑
氣消棧閣岩巒道路遙翩翩瓶錫漢關險二
三法侶俱腰包一箇下一箇上松畔回頭渾
畫棟足倦團圍坐樹間滿前黃葉扶清曠坐
復起過幽幽曲流水冷絕塵俗却憶淮陰算

計多陳倉刁斗喧空谷出不意備不及席卷
中原無許力英雄不見空聞名玄猿月下啼
山色今即古即今行人怕聽斷腸音輸我
胸中無所慮萍蹤江海儘浮沉

過樓煩寺有感

君不見五胡亂華綱紀裂君臣相啖如蛇蝎
晉室翻成累卵危奸雄竊保逞豪傑老與少
弗忍道骨肉流離委荒草中國瓜分屬犬羊
腥羶滿地將誰告仁與義咸廢棄七經二篇
成故紙佳兵尚武殺氣驕直謂山河馬上治

佛菩薩閱此輩鑄頑爲良慈雨沛谷隱龍飛
紹佛圖樓煩豹變昭羣類隨方設化順機宜
貴賤從風故蒙昧姚秦石勒初心蒼生塗
炭承茲濟又不見勝井金枝秀異常揚光將
表醍醐瑞三草二木均受雷鼓聲那入闔提
耳投鞭斷流狹長江強梁狼顧恣吞噬出師
安公諫再三符堅伏軾伴瞋睡一朝兵散霸
業空取笑千古真成戲飄風驟雨刁斗鳴生
民無奈樵蘇計廬山高五峰峻翠鸞鳳亂跌
座穩五篇六事邁巢由天子潯陽詔不准貪

夫儒夫聞此風孰不剛明消鄙各利世從來
功績高昌黎吉水猶猜念烏紗巾天在上雌
黃人品休爾莽休爾莽人禍天刑指諸掌我
勸爾慢弄文凋淳損朴文爲君是非顛倒誠
堪惜鸞鳳驅入鴟梟羣引後生祖輕薄短什

豐章播唇舌大方君子自有見肯逐兒童營
黑業習鑿齒劉遺民襄陽匡阜挹清芬片言
一偈相酬唱流光足啟萬世昏邊風勁侵骨
冷杖履翩翩尋勝井白草黃雲古殿寒遠公
芳躅蕭條盡蓮華漏石棋枰東林白社空留
名自慚小子道業疎坐觀成敗難支撐悲歌
涕泗搜杖去滄沓滾滾愁堪聽

長歌送廬山黃龍潭湛上人遊學

古人之志於學也學則必成今人雖志於
學迄未有成者豈古今人知覺不同耶蓋
古人之學也專專而勤勤而恒恒而思思
而明明而行於是六者斯須不敢怠也而
其學成矣今子將遊學四方亦能於此六
者持之有常則古人不遠聊贈以歌作長
途拄杖子

決戰從來貴拚死決學從來貴自強拚死臨
敵心慷慨慷慨之者敵必亡自強不息學必
成寧慮中途無主張所以古人之志於學尋常
臉上生冰霜美惡境界付虛空不留方寸蔽
心光心光不蔽慧自生慧生觸理無不明理
明覺教自相契自然吐語佛智冥佛智既冥
天有梯知君到此不生迷歸來高隱黃龍潭
白足踰遍萬峰西相逢月下論疇昔始證予
言無不寔無不寔也是無端太狼藉不是鎗
旗惑亂人要街儂家沒巴鼻

登天目徑山作

天上富貴人間富貴天上唾從來惟
有達道人天上人間都覩破柳粟一條橫瘦
肩窮山探水不知年兩丸日月誰拋擲滄海
桑田幾變遷君不見崑崙腹飛來浙江號天
目一枝搖擺向東溟怒馬方馳忽頓伏雙徑
縈迴雲霧深五峰盤踞星辰簇天所作地所
藏待人而與名始揚欽師一受龍神施深湫
漲爲行道場道成德厚動天子王侯奔走爲
金湯須信開池莫待月池成水滿月自光又

不見幽岩樹歷盡嚴霜春未過一旦陽和暮
地回嬌花嫩葉紛相附自唐來至於今烟霞
朝市幾浮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紅流水滄
人心龍與蛇無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叉
佛面振家聲正令當陽肯讓渠白兔踪靈難
冢暖足功高報曉勇豈可人為萬物靈達緣
不布菩提種放生池金蓮開異香時復染樓
臺微風聞吹石上松定裡初驚聲若雷聲與
色休妄測眼聞耳見不可即兩者既然法法
同凡夫作佛無多力性底獸即業垢昏青天
白日生疑感石解喝螺解活情與無情一機
括試將輕線石下牽橫來豎去皆通達螺既
死仍復生百沸鍋中別路行若人於此知消
息劫火毘嵐一任烹且拈小喻其大了得頭
頭本非昧前朝後代祖師譚善解施為河利
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舉著誰不病一朝徹
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大事鏡將相
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情斷輪
他本色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中
飛沙何處鳴刁斗醒來自笑兩成空遠空相

元清淨無邊刹海虛明鏡一微涉動太山崩
今古紛紛憎愛柄莫若早直下休千頭萬緒
付溪流明月溪邊跌坐時雲空臺殿自清秋
嗟祖道轉荒涼狐兔成羣白日狂三衣瓦鉢
是何物滛坊酒肆較低昂水山勝無過此絕
頂纔登收眾美浙江濤接海門潮觀音舌相
拖牀被大慈老慈悲好白雲却許紅裙掃遊
人若惟烟花迷敢保先生未聞道迷在我不
在人境緣順逆陷根塵迥脫根塵光獨靈開
花野草大家春聊暫遊未能留阿誰追我雙
溪頭孤燈達旦話疇昔臨別瓶窻情更稠丈
夫脚肯閒踏蓮花藏板期永納分付山靈善
護持萬古蒼生無畏塔

奴歌 并序

予聞萬物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耳故
未起情者解奴人而不自奴何殊東施醜
嫵母哉因而信口歌此

君不見蕭梁求為佛家奴五體投地拜泥塗
至今天下聚口笑誰知就裡存迷圖又不見
張子房地橋進履人呼狂少年不恥拜白頭

強秦一旦為之亡死生於人亦大矣若比強
秦難此彼不笑留侯笑梁武西施貌惡嫵母
美嗟世眼見何短是近非遠徒毀讚塵劫不
憂憂頃刻緩者反惡惡者緩子房亡秦為報
韓秦亡心事都已完超然且托赤松遊流水
青山天地寬十九人生大患莫若身老子立言寧
不真既悟此身為大患忘身事佛豈凡民勸
君夜氣清明時細將兩者較疎親蕭張所存
志遠近何殊青天與黃塵眾人見小不見大
蟻垤龍峰等一巾又不見眼為色之奴耳為
聲之奴鼻為香臭奴舌為鹹酸奴身為觸之
奴意為攀緣奴巢許為名高之奴堯舜為天
下之奴老子為三寶之奴孔氏為仁義之奴
釋迦為眾生之奴達觀老漢為沒巴鼻之奴
長亦奴短亦奴美亦奴惡亦奴古亦奴今亦
奴大道未判何爾汝凡落朕兆皆為奴嗟哉
濁世顛復倒不奴於汝謂我奴辟如魚龍在
水中分疆割界嚴異同殊不知離水覓魚龍
魚龍何所從又如大地上培塿與崑崙離地
辨高低瞎子笑盲人呵呵呵會也庶若知此

可來同度苦海波

溧陽結夏歌

溧陽莊溧陽莊地廣天低野色蒼碧樹塵希
晝作陰翠藤月上夜生光凭淨几對明窓飯
罷喃喃讀竺章慧風颯爾卷迷雲一輪靈鑿

照無方喜長夏荒林僻游子那能覓踪跡鉢
水盪香魂夢涼共誰箕踞恣幽適君不見寵
辱陌患得患失驚俗骨華髮蕭蕭孰解休等
閒氣斷空悲泣兒與孫縱滿眼黃泉路上苦
無限自家造罪自家當悔恨生前欠營善慈

陰槐翠蛟軒培植構來知幾年從聞閣覆垂
玉堂飛紅一片浮青天朝與暮勤功課鐵磬
聲中亡者度右丞別墅改招提輞川千載王
氏做嘆古今錯用心懶積白業積黃金蒲頭
雪色買雞消歌舞樓臺變荆榛吳王墓齊王

陵年年歲歲記空名金棺銀柳屬豪客行人
弔古枉車停車似聊城傳居士爲翁生子續
傳燈

房山歌

房山奇勝天下寡羣峰梁棟青天瓦四圍翠

壁鎖空明就中幽邃難圖寫行鳥路多恐怖
挾策捫蘿防失快禪流欲透死生關百尺竿
頭須進步拼跌殺危機竭虎兇龍官皆寂滅
對境無心方寸閒懸崖跳躡須豪傑蘭老子
見此草業鏡分明罪難配從來不落朕兆中

鄧公碾折馬駒腿據尊卑明彼此丹霞燒佛
亦合死誰知禍者熱心人院主眉須甘墮耳
冤不冤屈不屈生殺那論祖與佛驢真相逢
換眼睛夜光翻作路旁物君不見雲深處梵
率鐘聲等刀鋸白枯老子解回互明暗相參

向誰語言不言知不知雲邊老樹礙人枝月
夜幾回橫瘦影驅鳥錯解作蛇兒行未里頻
滴瀝點點有聲何處覓一聲既爾萬聲同眼
聽清音太古笛禪家樂調自朴不屬官商辨
清濁去聖遠兮邪見深紛紛魔子寧知覺箇

既爾琴亦然子期千古卧黃泉料難拍手喚
得起伯牙安忍再整絃高山上有流水一斗
之名何代始曾聞大旱爲雲霓三草二木生
悲喜一六合水可見未合已前浪更險若言
龍去水即枯性空真水成虛論如是觀名正

觀魔外從教心膽寒一大既然三大等事事
同條莫自瞞頓悟了識轉智六七因中分等
地觀門逆順痛自強年尤宜惜莫虛棄補處
尊相宗祖知足天中施法兩上方臺殿信玲
瓏龍象當年成隊伍寒岩下異草青纔說典

亡不可聽空門尚復有消歇人代安能無朽
榮漢高祖楚霸王山河百戰爭雌黃請看而
今安在哉龍樓鳳閣草萊荒笑淮陰輪留侯
自成自敗誰之由只爲當頭一着差滿盤棋
子未央收奇男兒不見快開眼却教婦人賣

相逢多少稱英雄事到頭來皆納敗春夢曉
聞啼鳥古往今來事多少昨夜東風過短牆
殘紅滿地誰相眺初立表華嚴老法界精深
試尋討前三可以學解知後一從來沒頭腦
殃及兒孫卒未休天開林叟分青皂皮毯道

人強證明也是自起還自倒房山好任行坐
峰巒面面如花朶石磴蒼苔笑馬蹄冷看遊
人攀鐵鎖上者上下者下流芳自古不可把
老病不與人相期莫待臨時淚空洒因有身
招寵辱因有心生好惡苦海茫茫難濟度直

將兩者等乾城那怕房山路頭錯

兄伯歌

羊生虎犬生牛指鹿為馬誰所尤大抵人情
反復間波瀾未必喻能周勢所臨利所在血
口論交心尚昧况復相酬杯酒中伊能便肯

傾肝肺君不見有形大者惟天地包羅萬有

纖不棄暑往寒來與與亡未嘗有心為軌則

孔方兄勢耀伯威福年來甚輝赫骨肉相逢

狹路中死生榮辱恣所役孔夫子李老君釋

迦文乾坤三老最起羣直得於今伎倆窮相

看品坐淡紛紛青者黃白者黑直者枉枉枉

者直禮樂詩書過耳風五千十二乾蘆服孔

方伯勢耀凡英雄彼此互崢嶸證今作古古

作今仰憑神力無不成自笑從來不安分淡

視二兄如土冀同儕盡道且狗時賦受剛福

情不近窮性命直甚錢東拋西擲信前緣寸

衷苟有真機在頭上安能無青天雲山中風

塵裏出處何曾有定軌士庶公侯一道看境

緣逆順何悲喜言之易行之難好惡關頭戰

歲寒自心未了強磨磨到底情根未易拆破

鉢孟折拄杖一息不來都棄放單刺得臭

尸骸從他蛆出爛如醬爛如醬銀椀金棺無

兩樣南北山頭多墓田未死誰非勢利匠吾

所言大似正歌之恐犯伯兄病伯兄從此肯

回光迷雲鏢破呈心鏡心鏡明使自信向來

勢利真罪業即將此念擴充之伯兄直下俱

堯舜又不見君子小人豈有常魔佛還同雪

與湯雪消湯內重尋雪何殊石女覓爺娘這

般話甚易曉未解為緣人欲擾試看一念未

生時日用身心奚大小忽頓悟子得母騰騰

天性自相厚死生顛沛只如閒一段恩情無

左右千古始千古末如我所說理方達若非

我說別尋條從教佛也奉一喝

道吉水懷鄒郎

陽吉水兮望山吉山之下誰結庵庵前古

道蒼苔滿獨許白雲閒往還

山居歌遺堯率寺隆禪人

山居春花木氣氤氳象新幽鳥一聲啼晚夢

等閒喚醒本來人

山居夏雷雨龍蛇爭變化戶外階前雲水深

禪人慈卧長松下

山居秋石上裁雲補衲頭一任西風頰落葉

園林芋栗已全收

山居冬雪覆千峰與萬峰茅屋夜深成獨坐

地爐連日暖烘烘

寄慈師觀音歌

石頭船艙大幾多我與公坐寬如何一別三

年不相見幾曾難得上新河然無船主為把

舵普門尋得觀音哥觀音老哥我不異今寄

觀音到廣城廣城亦不異船艙我公朝莫富

歡情此情情在象帝先千磨萬折觀音憐故

特分身作三老長年為公撐此船此船撐到

安穩處何怕風波浪潑天浪潑天浪潑天寶

船厥裏結因緣我聞南海寶最眾公載眾寶

船滿乎船若不滿重相見觀音老哥意何如

意何如意何如巨峰海月明如鏡照破支郎

不丈夫

龐德公歌

裏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

趨我獨素我已無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

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
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
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
言七言正見戲三行五行亦偶耳我性不飲
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所事
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仕亦不滅我今不
作亦不止寄與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
塵洗墨無池筆無塚聊以作戲悅吾爾

岷江歌

藍袍不服服繙袍身處塵諠慕寂寥山水移
來杖藤上閒消那得白頭毛頭毛白雪覆層
峰趣難得從教熱惱化清涼姿姿不異蓮華
國但將憎愛付岷江龍堂寺裏龍初出龍初
出千山萬山雲墨黑火星撞見老比丘伎倆
難施空自泣

古澗歌

直下千峰與萬峰山中一雨瀑千里流來深
處湛然滿分出池平映遠空君不見源遠流
長出處高終歸大海作波濤此言雖復尋常
句得意忘言理水遙又不見言說法身無精

轟忘言得意皆真如白雲重疊流水聲側耳
聽來有若無自太宰與諸君轟言細語如轟
食木偶爾成文有心無心路既窮流水冷冷
出白雲達觀道人健行脚海北天南過摸索
青山飽飯卧松下泉聲咽石催夢覺夢覺眼
開天地寬寒暄何處不安樂偶然乞食來荆
楚淨業禪房竹几角禪人笑而示此卷兩耳
泉聲洗煩濁襟疑身在烟霞中禪房何日誅
茅縛溪聲果是廣長古說法何勞口聒聒

髡丁歌

恣軟頑恣軟頑去聖遠兮無羞顏髡丁六羣
與七羣飽食遊談胡亂攀或攀佛或攀祖佛
祖吾曹當踵武羊質虎皮徧諸方爲非往往
頑官府官不知橫生疑玉石俱焚一同看遂
謂繙林無靈之三家村七里店善惡賢愚皆
可驗檢名審實情難瞞善者賜香惡賜劍賞
罰明奸莫逃難將黑白昧絲毫空門廣濶人
烟衆荆棘梧桐各有條鳳棲棘鷓聚梧鳳鷓
自然精神殊莫因棲止眩毛色鷓豈能作鳳
鳴乎佛知見貴戒律背則凶兮奉則吉爲僧

若不斷葷羶如來呼爲髡頭卒城市裏山林
間名藍真字指可頌相將十九廢七八疎山
石門徒悲潛推所自廢寺由不因黃冠因髡
頭髡頭若使守戒珠福田自然多秋收實相
米飯如雪嚼破一顆狂心歇狂心歇處本菩
提光還自照無圓缺僧如此孰不敬敬僧禪
那心亦正僧俗心光照不窮疎山石門行正
令正令行兮神鬼泣當機佛祖難挽柄陳堂
中人中龍天台教觀有門融上藍長老世英
勘宗教精深覺範翁

登那羅窟有感

君不見太樸未鑿混沌始情與無情無彼此
瞥然一念是誰生骨肉山河成礙窒那羅窟
甚深密底裏空明不可測見說神僧向入中
雲邊千古遺包笠聞其風我亦來幽岩感慨
增徘徊自慚身見仍還在菩薩有門不爲關
一直上莫分別凡聖都盧乾屎橛當頭若許
着思量石人腦後重加楔由是觀休外叅眼
聲耳色觸體寒常光一片色非色乾坤攝取
一毛端又不見維摩丈室十笏許百千師座

皆容處若言老漢弄神通分明瞞睡成錯去
這妙用孰不有吃飯穿衣記得否自是男兒
不丈夫起躡金毛變癡狗風吹草本非賊望
影信信吠不已及乎大盜劫主人煩惱刀鳴
遂窺匿業酒醉何日醒碌碌浮華俱酪酊輕

寒肥馬送時光實元愁殺相知多此病且由他各
骨自沐猴性躁方痛治好惡關頭林木深上
下何曾有定止鞭其後即回首叱去呼來不
敢扭掌中繩索尚相持禪翁謔笑狂奴醜明
道易履道難習水情潭立易乾不是一番拚

命做說時似悟用時瞞話到此淚如雨滴滴
皆從肝肺出相逢罕遇箇中人愁人莫向愁
人語既有苦必有甜陰盡陽回峒口乾閒來
暴背解麻衲寧知身在重巒間夜來趣忘人
情萬里烟波海月生設使侯王知此境便教
敝屣視功名

皮囊歌

惟哉四大誠吾患害孜孜給其所需念念從
其所愛未嘗少頃而哀矜胡適忘思之莫大
正欲策進于清虛反招增損於勤怠正欲忘

彼於無何有之鄉不覺遷移於愛憎之態勿
而累父母匡扶長以藉師資教誡畫則役我
如馬牛夜則昏我如蠱蠱登山今氣喘神疲
涉水兮足寒腰瘳動時絕覺得其所宜轉眼
以成無能靜時方欲愁其幾微倏爾千條萬

派我之恩德日隆汝之過德日敗從今鐵破
這冤家任我縱橫俱自在或赴火或投崖終
不為汝生驚恠或中矢或嬰矛豈復還為汝
累碑但願人人出此情何分九蓮及三界若
還一念被他迷官取來生債業債

石門多勝閣啜茗問月歌

連宵明月在何處明月今宵始見汝我問明
月月伴聾清光湛湛嬌不語誰知不語意更
深明月無心解相與海角天涯在在途根塵
迥脫月為侶月明若使有盈虧拾得寒山肯
輕許李白把酒問月明月石門翻問予予
無所答指溪山溪山明月常所處我心即月
月即我我今夕今夕謾寒暑盧仝七碗生清風
予啜三甌問吳楚吳王楚子安在哉章臺餘
輝夢空舉雪消巴蜀春水來羅界龍圖試重

炎瓦爐湯沸學雷鳴凍壑一聲忘我所

臨川文昌橋水月歌

君不見文昌橋上月幾回圓今幾回缺月缺
月圓非無心要知黑髮成白髮髮白若使不
復黑無拘貴賤終埋骨金棺銀槨與蓬蔭骨
朽到頭總俱沒又不見文昌橋下水逝波一
去不復返花開花落知幾遭流水送花無近
遠近送前川花自沉遠送東溟花始損雖分
遠近皆殘紅樹底悲歌何太晚月分花分是
何物盈虧榮落信還屈扣其兩端情自枯情

枯自然智亦訖智訖情枯着眼觀月明流水
如湯沸如湯沸文昌橋斷應舖骸舖骸文昌
功最高津梁萬古何崎嶇何崎嶇利害關頭
情貴拂情拂理通津梁成頭顱水底休悲鬱
文昌橋上月明時法食偏拋無煩乞管教一
飽忘百饑饑饉夢覺心非佛

遊飛鰲峰悼羅近溪先生

雲峰如花公如春春歸花自少精神高山流
水初不異風月無邊欠主人主人一去不復
返笑予何事來遊晚梅花落盡浪花浮片帆

風飽來亦遠舟停山脚望山頭橋橫半空跨
絕巘見說羅公橋上行仰看青天橋上偃身
心已視等虛空虛空豈復有增損翻身橋上
東復西下方人見驚不穩羅公浩歌行雲停
聲滿乾坤誰復隱歌聲全落麻姑泉泉化爲
酒解愁本愁本莫過利與名利名又以身爲
鏡身忘患忘神始全神全風塵即闌苑何必
雲深覓從姑却被麻姑笑凡混羅公心曲歌
中割摩利支天司北斗一身多臂手縱橫各
執法物心豈有有心兩手勞不勝無心千手
妙自偶羅公此妙孰能傳能傳問君有受否
有受心外則有法根塵尤然神復走身心翻
作是非巢利名鳥雀爭好醜鷓鴣一枝身以
安肯學鳥鴉開惡口惡口不開善口開開言
終與理不乖橫就豎說萬竅號天風寧出有
心哉無心根塵何彼此如去如來莫亂猜羅
公此意得無得暗將無得化春雷春雷出地
羣鷲醒醒後三家夢自回君不見儒釋老三
家兒孫橫煩惱羅公一笑如春風無明格子
都吹倒盱江三月放桃花兩岸紅顏知多少

莫道羅公去不歸雲峰古路無人掃

悟道歌 并序

古人謂悟道難予甚不然特作歌聊泄微
意

君不見牛與馬只愛愁眠不愛打草肥水美
情更歡蹄角鐵焦難可惹水中魚樹上鳥一
樣飛潛無大小暮潭擇木最難躡駭弩驚鉤
太分曉又不見上達輕軒寬雲空松泉苦就
涵空谷幽蘭獨自香終須不逐清風卷惟中
人甘緝紳聲色遊觀意氣新理林宴罷唱如
雷帶酒歸來燭已陳田家苦田家樂苦樂浮
沉在豐約最是西風晚稻香濁醪肥鴨對斟
酌南枝鵲瀚海羊蘇武當年冷獨嘗馬市開
來三十年破虜將軍齒盡黃人與物殊階級
喜則揚聲悲則泣莫言人貴物賤微一念未
生皆獨立性所變乃爲情憎愛交加理不清
須知想念即本智見水離冰佛豈成臨濟棒
德山喝馬面牛頭手段辣士庶公侯隻眼看
是凡是聖從宰割這些子真妙術掃却迷雲
懸慧日大家都在清光中盲者依然黑漆漆

再方便開覺路內外推尋心無住無住之心
物我同熾然成異因喜怒喜怒起初無性離
却前塵沒把柄智者頓達能所空迸出軒轅
太古鏡等閒用處辨妍媸斷送星曇雲窮性命
悟道易難在人人而果敢冬可春孟宗哭竹
笋爲抽蛇奴雖鈍亦登真滿天下老和尚一
片舌頭橫贊謗一千七百葛藤窩都將截斷
隨風颯啞飯穿衣誰不能死生榮辱奚欣愴
荒墳見鬼不生疑便是金毛師子樣

棕履歌

破棕履聊相躡踏遍千崖與萬仞試看脚尖
未舉時聖凡側耳雷電迅勁策策勿憚困好
把年先惜分寸塞北邊南往返勞不明大事
千生恨又不見老達磨手持隻履過寒岵嶺
頭相見果是真熊耳開棺事更說何如老漢
這棕鞋浪跡雲山與薛蘿直鏡大悲千手眼
管教摸索火中波又一事謾再卜來去如毳
轉輾轉東村大伯最相知幾回正笑翻成哭
妄念起不須覺信步茫茫最真朴若離大地
覓脚根何殊離石求其璞誠實語若斟酌失

却木梳問鋤纜向上程途有路行驟然呆即
自擔閣

登徑山歌

紫栢老紫栢老一枝筇杖探奇真但除中國
未經封勝水佳山無不到惟此山未嘗攀春
來絕頂叩禪關五峰盤踞諸天上雙徑榮迴
萬壑開唐國一號初祖芟茅剪棘開茲土燈
傳終古慧光寒龍象繩繩爭步武這擔板不
可縮是聖是凡一切刻直鏡劍刃解翻身早
披儂家笑杜撰法王孫喻鸞鳳豈逐山雞開
打闕羊角風高十萬里世間榮辱誰能控朝
出將暮入相一息不來皆莫仗拆天敷業目
前雲罪過關羅肯輕放君不見留侯揮臂入
千峰不事君王事赤松不是好花開未過等
閒臺殿起秋風

虎印圖

海湧崔嵬高入雲青松白石遠塵紛烟蘿深
處前朝寺鐘磬風清時忽聞我曾投菓禮大
覺殿堂金壁光輝發誰將龍腦焚寶爐香雲
繚繞沾摩訶今日君家見此圖當年勝事宛

如昨人生韶華能幾何常年行樂不為多君
不見吳王盛時強已極觀兵中國誰敢逆黃
池敗闕歸來遲吳門山川帶羞色英雄夢在
瞬息平地宮花變荆棘池也今已屬遊人惟
有魚腸伴枯骨又不見勾踐得意渡錢塘如

花吳女滿舟航蛟龍欲得不敢奪越王載之
還故鄉只今會稽仍復在竹箭蕭蕭雙入代
吳王盛越王衰越王盛時吳王敗吳越雌雄
夢一場業魂千古償冤債前車既覆後車鑿
一念回光復不遠雖然大小不同倫由來有
理不隔線我作此歌有深意順逆關頭君却
記吳越爭鋒尚已非儂家那復爭閒氣澹泊
勤勞是本行精深內典明心志從他面面鼓
風波一柱清香答天地消遣春光展此圖虎
印移入書堂裏

題某公禪房歌

羨公所居兮高曠而遠塵機重巖閒寂今康
鹿同棲連白雲抱幽石今未可以有無知明
月留清泉兮豈可以去來期雪實撫解今屬
此機者稀余拽杖出山兮孤松秀蘭牽所思

牽所思兮在離微離則不可言說求微則不
可心想推既不可求推今天地一指萬物一
馬渠即是我我即伊我即伊今何所思

看花歌

看花來看花來花開花落幾多迴人間富貴
亦如此看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
來富貴花在風風中艷冶與馨色兎角龜毛
豈不同眼見色耳聞聲聲色場頭多愛憎榮
即喜今辱即悲茫茫苦海岸難登看花好看
花好寒暑相催人易老從今熱惱化清涼莫
使清涼來熱惱花即心意最深相逢幾箇是
知音文殊隊裏解翻身塵塵刹刹皆黃金花
障眼眼生花分明本是却成差境緣好醜心
外無天上人間一朵花看花去看花去凡聖
有無切莫住從來花相權最奇既解放開又
捏聚問君把柄憑誰力看花歌意休輕舉

贈戴升之

君不見戴即短小膽氣豪不畏岷江濤不畏
廬山高傲然駕孤蓬意息何飄飄輕截蛟龍
窟閒尋虎豹巢長松之下拜老衲老衲無印

佩瘦腰戴卽所爲爲何事敢挹玄津滋靈苗
 靈苗一抽千萬丈天風忽起摩重霄見說稻
 花香十虛金湯大法安辭勞又不見戴郎裘
 敵黃金盡衆人相逢無不哂誰知屈乃伸之
 機頭角崢嶸待雷震泥蟠設無冲天志丈夫
 雖生何異死實又不見勾踐報吳痛嘗膽孟明
 拜賜心不破釜焚舟決一戰晉人堅守出
 不敢戴卽別我將十年鬢毛相見驚蒼然精
 神不似觀河時負車猶困羊腸顛自慚本是
 解空與不覺飲泣獨良久青春古道不再來
 戴卽此去莫甘朽廬山山色鎮長青岷江
 濤鎮長吼焰光一朝燒杏花三尺烏紗也不
 醜再來五老望鄱湖莫言心寧今朝割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子房山漫歌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沈廢興不可數
 君不見人生天地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
 眼晚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雄雌一芽秀其餘
 蹄跡安足多世謂先生見機委辰印垂之如腐草超
 然故託赤松進到頭那得諱彭祖此據先生述安知

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欣秦亡心寧了不去
 何況於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違乘彼取此誠亦淡
 我知先生天機清卷仙冲舉皆無憾因登此山作此
 歌倡將望跡還烟盡先生聞之謂我何男兒意氣情
 難磨難磨惟是山與水河是空受無定軌惟有先生
 一片心恒與此山增秀美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五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六五四頁上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
〔徑有子房山漫歌，茲附錄於卷後。〕
- 一 六五七頁下一三行「柳栗」，〔徑作
「栗柳」〕。
- 一 六六二頁上一一行末字「滴」，〔徑
作「滴」〕。
- 一 六六五頁上一三行「鄱湖」，〔徑作
「番湖」〕。
- 一 六六五頁上末行經名，〔徑無。〕
- 一 六六五頁上末行後，〔徑有紫栢大
師集跋文，見卷一校勘記。〕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賞十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園中語錄序

園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錄語者浙西吳生彦先也彦先儒者何慕焉此耶吾儒

宗孔孟輒云開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滅倫畔道也苟可以

禪性靈廓開識補吾聖教所不及者即伶人娼婦之醉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釋官博士往往不棄至米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

儒與二氏分馳內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

月爭烈及居潮時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衣又何兩載也彼其所以非之者非其流於

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適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

觀早失恃怙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

遊遍天下屬不至庸者三十年像若彌勤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解懸玄朗名傾

海內薦紳貴侶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為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為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為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賈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

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論佛經子獨不喜論佛經每朝云即心是佛耶即口是佛耶南康

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與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為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

償夙心無何說言構大獄與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星悞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苦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一孟飯一蒲團一衲衣

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匣素繫者扣之隨人放迪無非接引向善不勤空談幻語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彦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

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啟呼蘆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眾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眾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者麼道人復張目視予

自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逆昇出閤地經六晝夜旋風曝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現光明狀予與園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佛聲浩浩及埋瘞土穴中七越月故骸南還幻身如生不毀世

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繩躡堯初修山寺中道人速繫彦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園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

緣乞予一言叙之予惟佛氏不立文字此緣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臻至也又豈末世繼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園中語錄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馬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汝輩過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葺屋亦不惡覆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遺答種越

達朽既被遠已有世智辨聰董憤然謂余曰和高厭離塵界宜儵然無累何載遺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種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馬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類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鶴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種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藕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微微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真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

先以欲釣牽後令入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迷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衆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聳入而心通矣異疑之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真即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況大於此者乎

萬曆庚子師寄園中南康于吳中石佛贊云微室名菴堂檢名實自詳困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

示吳彥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鄂中仇文學

咄咄胡為睡螺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
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為弟子阿那律陀正
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情而說也嗚呼五
欲之重其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啜其唇

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為何物夫聲之與色
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
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
較其餘醉其比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
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
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
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
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
以性變而為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
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
昏散明靜為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眾

皮毳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
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為主
心為奴夫故卜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

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
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
待而為有待有待則物我尤然願習則喜逆
習則瞋此情為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
而不勞形无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為一

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
故我用即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即已
用也知周不勞形无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
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即衆人
也如來即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
而昧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
知自重耳人為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毳
又何言哉師別號皮毳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
來衝雪去欲乘與氣破重立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
天開正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
中重睡穩翻身暮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
根聽夜柝却沈豐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
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嚙嚼何妨真與俗兩來
夜深賭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
者條擔子誰輕重兩道眉毛縛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祗緣岐念總同身兩間
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那從暗地親長嘯一
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罽人
罽人敢必全無罪要識生機即死機覩破死
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花菓故

園應自好溪聲山色適宜人

日高三丈尚懸眠絕勝雲林鼻觀禪却被頭

陀開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聞羅可是執金吾火鏡冰山事有無鐵獨嘗

即何所解區區六尺事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空色兩

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外追

尋即把覺迷添著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篋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為法

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

篋能致痛試將殘脛送跏趺

十四日聞塔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園扉別峰嶺

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

談身後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

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

拾娘生足鐵板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風緣我自西

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

謂無消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

年看老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狂狂更從容主人歸

去香雲冷好卧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

照吳門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閑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

妨露法喜凍臙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昏昏恠來雙

徑為雙樹具蕪如雲日自屯

故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即伊不必燕

雲重春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

田侍者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

聞付諸塗毒鼓藏所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

老朽休矣不得戴見特此為別付與小道入

持執示覽護持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

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即聞茶相尊

者德風籍籍以為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觀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罹白

簡逮繫比部欲明年癸卯冬聖天子以奸

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忘亦

掛彈章比聞難一眾股栗而師從容笑語

如平時乃以佛法開譬僧眾夷然出山赴

詔獄無何入西曹彦幸獲飯依馬初聞師
 嚴冷不易親及見則深慈等悲沁人心髓
 彦因炷香求心要師為拈昆舍浮佛半偈
 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令
 久久持誦且為快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
 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
 境更何所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為情之旨
 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
 復妄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彦惟時如
 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雪斷臂
 而彦罪累凡惡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
 苦之因法乳恩深即損頂踵不足明報也
 師既居園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
 令尹郭中諸文學闡抉儒釋性命之淵奧
 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衝口而成及被訊
 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甘心欲落而師
 雲開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園輒又渠渠以
 佛法勸發一眾蓋其定慧精嚴豈立萬仞
 如此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
 去彥愕然曰師不念法道不念眾生耶般

勤敬請而師頷笑曰去得快來得快旋即
 為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以倉卒未之
 錄也越二日既曙園扉啟師遽出戶仰視
 曰辰刻矣因呼薑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昆
 盧遮那佛教聲眾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
 若聞之倉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
 師乃更微睇直指若敬手敬足輒然而逝
 即十七日辰刻也隨昇坐露地霜風塵沙
 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
 世既出獄以師遺言母敬僅周以藁裡而
 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
 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
 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
 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土未乾疑師且
 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眾
 號呼嘆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超
 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
 晚即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
 地而其高厚非所能知然其恬禍患如遊
 戲等生死於往來其滅度也則併幻身而

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
 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
 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
 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
 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園中適地隨時
 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
 羸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各擄去而彥
 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
 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
 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遠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旦靈居士吳中彥彥先
 甫和南記
 茶栢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
 獅子窟斫梅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
 毒鼓醜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
 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魂魄以大地心
 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
 葉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濶步不存
 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靈山德清贊

山陰鏡伯子持連觀大師小影索子為贊
時子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助之
呵呵可這就是連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
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慈願人傳此老亦寂
園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
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做得一半若欲
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大明國內
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為駕部
即時乃子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此部覆
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
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
求見而子意未已至是晤馬師鬚鬢不剪
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
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
權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
思肅如試舉子坐定侍者設席于前具筆
伸紙子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
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為

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
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筆微過又論一
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之侍者持客刺
來報乃鴻臚費齊徐公一幾起曰老師今
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
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子
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傾予所至則尾之故
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
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
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
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問
者詢之為師二徒余出迺言大師且來謁
少還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
軀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恩
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
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
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
人言師奇惟余具觀如此奇耶易耶凡初
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為予以目擊徐公一
即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

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為病
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為錢子題贊詞
更為叙相見始末且更囑咐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惠法盲奉瞎罵冷
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篋廿下烏去
遺音香飛落地真箇達師僧錄難書
余久向茶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
然欲以辦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
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
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
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詰之
道及見吳成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
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
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
佛人乃相趁打擲呵晉之表景債言一國
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
通國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梓縛燒灼
不勝苦趣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
也始捨之紫栢視眾人為佛不得不度眾

人視紫栢為狂不得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
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揚山嶽納空
谷拔劔虎邱埋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
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頽然雙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汲
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
豪傑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
不省時加棒喝忘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
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
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
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津梁既
遇吾師曰真法王皈依恭請篤老皇皇忠得
黃綠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

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說
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薄指悟
昔之非舍海誌滙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
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
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慕感激涕泗

六

六

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遊嗟
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過緣益熾遊於
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
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宰戶
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巔西原夏盛淫
滂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萬
風穿南遷故龕載觀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
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
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圓愚蒙觀此奇異允
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瘵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
醒夢宅接續慈命為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
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道四方
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持箇標何妨地獄還年
債出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慈來打破
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大電風流鏡漢今
疎快

聞聞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眼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
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
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
傳燈諸老咸其人哉又不復作項於達觀禪
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
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
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
大鮮桃窳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
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
家當為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
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昔年性雄
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羸弱不好弄生不喜見

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婦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管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闔門天大雨不前偶直虎邱僧明覺相顧矚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食雖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為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截回虎邱歸即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嘗見僧有飲酒如輩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管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為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

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嘗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嘗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躐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擊安用如何如何遇匡山窮相宗真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層融命禿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塵還一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邱首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

適聊城傅君先宅為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了不憚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為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戒如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眾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為法器留為侍者凡百委悉之郡城有楞嚴寺為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為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為護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

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克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遺方僻厥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昔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享曾公同卿汝稷瞿公專議各驥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網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專化復請諸居鑑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即奉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違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泰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編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逆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

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覺診視覺至見師大驚懼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即命剃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馬師以刻藏因緣議既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茅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關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時師正塲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乘度必不能濟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有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

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玉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即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諸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即以予爲知言許生平與師遊都門復潭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大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巧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與感其樹根底爲樵者剝斷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下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因如此時江州孝廉邢慈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郭給諫爾瞻丁大春勺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絕地即屬阮宜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詔名曰法鑑是爲

澹居其庵今蒙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
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
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
被力者侵師志復之故石室佛座下得函貯
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登適慈聖聖母聞
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
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
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
師重二事思得子作記適子聞師西遊回即
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子遊觀石經
遂記之予同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
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
爲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
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
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
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
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
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
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
伏也師與子計修我朝傳燈錄子與師約往

澹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
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聖母賜
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聖怒詔逮
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
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
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
都下救子聞子將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手嘆曰
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
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子
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
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
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
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闖人殺
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越都
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昆舍浮佛
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
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師以
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

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半
愆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
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
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
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
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
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
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
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丞遣近侍曹公
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
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
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
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
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時執政欲
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
罷囑侍者小道人姓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
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
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苾芻坐
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

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昆舍浮佛偈示人于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莖於慈慧寺外次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落之安然不動適于弟子大表即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歛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惟來雙徑爲雙樹具葉如雲日自也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玉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

得五峯內大慈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乎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切奉母訓不坐闕則盡命立不近闔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剝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至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

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主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凜然暖然師實有焉師性就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納無餘無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貴志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提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予嘗有善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馮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求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闢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興

則尚存項五十年來獅逆絕響近則蒲團未
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
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
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以前無師派未敢
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
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此證之則師
之不忝為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以俟後之
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
上堂普說示眾諸語但就恭請機緣開示門
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弟
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眾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為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驚
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
偃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獨療南嶽青
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詎賺五家手快
如撫舜琴南熏修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
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求昌門戶孤單命存
一線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為韓報
仇縱然國破宗桃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筭

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為法力戰通身汗血大
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
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為骨逼塞虛
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
春在花枝時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誤

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
越十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
陳香積之供致祭於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
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
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
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
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骨純鋼千七百
劑陳爛葛藤鼻孔破涕推彌彌勒釋迦不讓
德山臨濟為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誓
護法若惜眼晴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
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
華影裏初訪子於東海也頃脫形骸既再晤
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子視之未形也備告

之以隱微及于難之既發也將為我以雪洗
且酬夙約於曹溪將扣關於帝里冒炎蒸於
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
子於九死嗚呼師之為法門也實抱程嬰杵
臼之心師之為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
子荷皇仁之薄罰三十一今在師心之猶未已子被
放於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歡若更生
今如九原之復起子與師作未訣兮甘為炎
方之厲鬼師囑子以寧志兮冀幽局之再啟
子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
時關山一別今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
今母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
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不顧放身於塵
滓冀和壁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
君門兮九重倏過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
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
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實鑒其衷腸兮
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
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
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

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虛激以跌坐今
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
撓寧又何以去來為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
議惟師以金剛為心故留不壞之體有弟子
子奉師以南旋今就雙徑以歸止于聞訃以

推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
業繁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
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項
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
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
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
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
預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耀
翹勤兮延佇哀哉尚饗

舉火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茶
唯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
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燦燦露出本來
面目荷擔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為人生
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

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
則兎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
露尾撇下賊私誰料落裡慈山道人手中今
日特為人天眾前當陽拈出大眾還見麼以把書
相云。柱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湧出光明藏
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為根本最初昆舍
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

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
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即如來果紫栢大師持
此半偈普印眾生若干種心四十年勝不至
席手不停揮為初學人談法相義為久習輩
開般若門為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
時雷轟電掣截斷眾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
著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
場謂法友慈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
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奉學事畢
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

躬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薰生身不
壞可謂空假泯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
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昆浮舌相徧覆三
千持與持者同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遺
化人廣淪觀面緣際聞名種熱清淨明誨私

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思雖淡
淚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
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
枯禪消歸自己長為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
辭克窅塔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
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真
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
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為一一亦亡 即假悟真真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即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牆壁皆雷音
 飢瀉雲與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即堅固 皮囊劫火恒安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今覺夢
 悲智交泰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窠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即師師即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即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淪優
 婆塞吳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六六頁上一行前，徑有紫栢大師集序，見卷一校勘記。
- 一 六六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分卷）。
- 一 六六六頁上三行「圓中語錄序」，徑作「紫栢老人圓中語錄序」。
- 一 六六六頁上九行「婆婦」，徑作「婆婦」。
- 一 六六七頁上七行「圓中語錄」，徑作「紫栢老人圓中語錄」。
- 一 六七〇頁上一七行「了無一事」，徑作「了無一了」。
- 一 六七〇頁上一八行第一一字「精」，徑作「稍」。
- 一 六七二頁中一一行「叩問」，徑作「叩門」。
- 一 六七三頁中一七行「一層」，徑作「一塵」。
- 一 六七三頁中一八行「一塵」，徑作「一層」。
- 一 六七四頁中一六行第一五字「塙」，徑作「攜」。
- 一 六七六頁上七行第一〇字「熱」，徑作「熱」。
- 一 六七六頁下八行「一納」，徑作「一納」。
- 一 六七九頁上末行經名，徑無。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一

融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西止刻法語五卷丙申歲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捷推告眾訪求鼎湖樓壑禪師藏本曹秋

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自擊勸撰次為四

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字句不

免繁瑣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心

法序下委判定見而色喜遂削前彙今茲擊

勸借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堅言非敢借

踰犯是不避也既微簡乃為之序曰佛祖闡

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

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燦燦乎千古之

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迺遠濬發於南

什肇弘演於北椎輪大略實惟其始隋唐以

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

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

宋教廣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鍾澤以孤亢

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專

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

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壘日以堅其枝葉

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危言之

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擊辭有之易

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

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慈真發實悟惟心識

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徹於清涼被根

應病橫說豎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壘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眾生濡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關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為人欲搏生死大海水取善根眾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羅髮大師博取深心光芒昱曜凌紙怪善根眾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禱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為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

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餘而悲婉其為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嘆中峰報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后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慈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鋒起薦生二匠為如來使佩大法印然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然為此坪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懸魅斂影而覽寐者猶懵而未寤也然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為痛哭已矣夢遊集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嘆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呬呬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鑲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褒表宸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頌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仗助華首網羅散失者曹溪法融海幢月池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上章困教之歲仲冬長至日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焚香稽首謹序

錄夢遊全集小紀

丁酉人日中丞龔公孝升過海幢出宗伯錢公牧齋書其于大師遺稿流通之心真切無比華首和尚觀之亦讚歎無比既以海幢所藏者簡附龔公矣復刊布諸刹為博訪全收之計又以八行致端州棲壑禪師索其全集禪師慮失原稿未發也二月之望前孝廉萬公履安來以錢公曾有專囑為謀之方伯曹公秋岳作書重請于是再奉華首書遺喻如後知客往稿乃發而曹公與學憲錢公泰谷各捐資為繕寫費適會城方有試事諸士子之皈依華首者聞之皆至紙筆落墨數日而畢其司較對則一靈種侍者也時一儒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有所感觸便求出家即日剃度法名古值字曰瞿滴余為書助緣偈曰慈

作大佛事而此僧承是心光為一切人作發起導師又未可量則是書流通功德豈可量耶因記之以博數千里外一聲彈指三月初六日比丘今釋書

夢遊全集目錄編輯重較諸名幸各存之通炯號寄菴為大師首座今海幢諸僧皆其諸孫也劉起相號中雷起家乙榜任撫州司李大師靈龕還曹谿及收藏遺稿皆與有力耳今釋再白

夢遊全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目錄

卷之二

法語

- 答鄭崑巖中丞
- 示奇侍者
- 示小師大義
-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 示無生祿禪人
- 示無隱桂禪人
- 示洞聞乘禪師

卷之三

- 示真遇禪人
- 示優婆易真潭潭
- 示本淨貴禪人
- 示法錦禪人

- 示性淳禪人
- 示靈洲鏡禪人
- 示歐伯羽
- 示妙湛座主

- 示馮文孺
- 示贊侍者
- 示舒中安禪人
- 示宗遠禪人
- 示佛嶺乾首座
- 示西樵居士
- 示離際肇禪人
- 示了際禪人

- 示曾六符
- 示明哲禪人
- 示極禪人
- 示念松通禪人
- 示懷愚修禪人
- 示陳生資甫
- 示懷愚修座主

- 示容玉居士
- 示自菴有禪人住山
- 示慶雲禪人
- 示小師德宗
- 示鄧司直
- 示妙光玄禪人

卷之四

- 示自菴有禪人住山
- 示慶雲禪人
- 示小師德宗
- 示鄧司直
- 示妙光玄禪人

示寬兩行人

示如良禪人

示周暢孺

示舒伯損

示文軫

示劉平子

示歐嘉範

示李子晉

示李子融

示歐嘉可

示梁騰霄

示游覺之

示王伯選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示梁仲選

示劉仲安

卷之五

示觀智雲禪人

示了心海禪人

示湘潭諸優婆塞

示方覺之

示智海岸書記

示劉存亦

示鍾銜穎

示袁大塗

示雙輪焰禪人

示顯愚衡禪人

示李福淨

示段幻然給諫

示玉覺禪人

示明益禪人

示慧楞禪人

示半偈闍禪人

卷之六

示歸宗慈長老

示王自安捨子出家

示靈原覺禪人

示斬陽歸宗常公

示古愚拙禪人

示袁公寥

示叅禪切要

示董智光

示闕汝東

示徑山幻有堂主

示徑山西堂靈鑿智

示知希先山主

示嵩模恩山主

示乘密顯禪人

示曇衍宗禪人

示顧山子

示譚梁生

示曹居士

示馮延齡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示石鏡一禪人

卷之七

示太素元禪人

示恒河智禪人持經

示王鹿年

示在頤侍者

示在介侍者

示在淨沙彌

示性田行者

示朱素臣

示沈止止

示澹居鎰公

示念佛切要

示雲棲侍者

示等愚侍者

示玄津整公

示了無深禪人

示雪嶺峻禪人

示劉道人

示非石玉禪人

示沈居士

示王子顯

示沈旅泊居士

示顏福堅

示顧汝平

示顏仲先持咒

示嘉禾楞嚴堂主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示王聖冲元深

示孫說白

示姜養晦

示眾

卷之八

示歸宗智監寺

示自宗念禪人

示陸將軍

示慧成信首座

示自覺智禪人

示龍花泰禪人

示翠林禪人

示順則易禪人

示玄機叅禪人

示智沙彌

示性覺禪人

示寶藏禪人禮普陀

卷之九

- 示明輝少林禮祖 示法界約禪人
- 示崇觀禪人 示六如坤公
- 示西印淨公修淨土
- 示沙彌性鎧
- 示夜臺禪人 示省然覺禪人
- 示難明道禪人 示魏聖期
- 示福敦禪人 示福厚禪人
- 示同塵齋禪人 示修淨土法門
- 示念佛恭禪切要
- 示海瀾禪人書經
- 示沙彌能化書經
- 示惺初禪人書經 示昭凡庸禪人
- 示履初崇禪人 示慧鏡心禪人
- 示修六逸關主 示慧玄後禪人
- 示淨心居士
- 示仁天老宿持經 示沈大潔
- 卷之十
- 示本懷禪人
- 示仰山本原覺禪人

卷之十一

- 示陳善人 示盛蓮生
- 示吳啓高 示無知鑑禪人
- 示徐濟之 示若曇成禪人
- 示觀智雲禪人 示凝畜通禪人
- 答山東德王 兩問
- 卷之十二
- 答徑山澹居 八問
- 答王芥菴朱白民 三問
- 示蕭玄圃宗伯 二則 示周子寅 四則
- 示黃惟恒 示馬居士
- 示王生更宇 示周子潛
- 示沙彌祖定 示吳公敏
- 示澄鉉二公 示江吾與
- 示王周二生 示杜生
- 卷之十三
- 書問

卷之十四

- 與達觀禪師 九首 與妙峰禪師 五首
- 寄蓮池禪師 二首 與月川法師
- 與五臺空印法師 與雪浪恩兄 三首
- 與無言宗師 三首 與愚菴法師 三首
- 與交光法師 與隱菴上人
- 與靜修上人 寄松谷師
- 與靜堂師 與萬安上人
- 與梅翁本師 囑弟子
- 與晚塵上人
- 與懶菴師 與密藏開公
- 與悟心首座 與體玄小師
- 寄無宿上人 與龍華主人
- 與月清上人 與印菴法師
- 與衲雲法師 與幻一律師
- 與廬山圓通大眾 與宗玄上人
- 與雲樓大眾
- 與巢松一雨二法師
- 與無念禪師 答無異禪師 二首
- 與湛然禪師 答四一法師

與修六關主 二首 與漢月藏公

答頑石禪人 上山東德王

與蒲州山陰王 七首

與曾德齋太常 三首 與汪南溟司馬

與周幼海 與瞿太虛

與顧朗哉 謝毛文源侍御

與張守菴 二首 答龔修吾

卷之十五

與陸五臺太宰 與辛廓菴中丞

與許鑑湖錦衣 與孔原之

與郭太史 與吳運使

與黃子光 與高司馬

與黃梧山 與黃柏山

與江吾與 與卽墨父老

與陸長公 與江仲嘉

與管東溟僉憲 十一 與馮具區太史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秉白太史 二首 與曾見臺太宰

與王性海大行 二首

與傅金沙侍御 二首 與張大心

答柯復元孝廉 二首 與丁南羽

與游二南 與屠赤水

與王念西太史

與徐明宇侍御 二首

與陳劔南貳師 三首 與楊元孺元戎

卷之十六

與周海門觀察 三首 答任養弘觀察

與祝慳存觀察

與丁右武大參 四首 與湯海若祠部

與劉存赤 與鄭金吾

與何金吾

答鄭崑崖開府 二首 答葛自修

與胡順菴中丞 四首 與周勵齋太史

與子寅伯仲 與熊從吾太史

與楊復所少宰 答戴給諫

與殷參軍 答鄭孝廉

答鄒南皋給諫 四首

與岳石帆計部 二首 與虞德園吏部

與樊友軒侍御 與邢梅陽孝廉

與瞿洞觀 三首

卷之十七

與汪靜峰司馬 三首 與繆覺休 二首

與賀知忍

與于中甫比部 四首 與吳本如祠部

與曾金簡儀部 二首 與馮崧南孝廉

與龍元溫 十一 與元溫啓南 十二

答李湘州太史 與高灑臺太守

與談復之 二首 與穆象立侍御

與劉玉受繕部 答杭城諸宰官

謝蘄州荆玉 答荆世子

答無錫翁廣文 與聞子與

與金省吾中丞 與嚴天池中翰

與王季和 與顧履初明府

與虞素心吏部 與熊芝岡侍御

與蔡五岳使君 答王子凡

謝吳曙谷相國 答阮澹序太守

卷之十八

與王省東侍御 答陳無異祠部

答曹能始廉憲 答徐明衡司馬

答王東里明府 三首 與鮑中素儀部

答錢受之太史^{七首} 與徐清之中翰

覆段幻然給諫

答袁滄孺使君^{二首} 與袁公寥

與周海門太僕 與賀函伯戶部

答吳觀我太史^{三首} 答吳生白方伯

答李三近^{十一首} 答沈大潔

答郭千秋

卷之十九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請方冊大藏序

首楞嚴經懸鏡序^{見二十卷}

首楞嚴經通議序 法華經通議序

合刻法華文句序 心經直說引

金剛決疑序 金剛決疑題辭

春秋左氏心法序

性相通說序^{見二十卷} 起信論直解序

註道德經序 紫柏全集序

雲棲全集序 方外遺書序

雲棲了義話序

卷之二十

淨土指歸序

千佛懺序

六祖壇經序^{二首}

二十五圓通圖序

青原道場序

南嶽諸祖景堂序

鼎湖山詩序

菩提菴妙明堂序

湖州天聖因緣序

卷之二十一

贈無盡上人住持序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壽一山上人序

送蘊素上人還山序

送吳將軍還越序^{十四首} 周子恬一篇序

贈太和老人序

壽曹溪住持賢公序

贈良醫序 別陳生序

方子振奕徵序

送堅音還金沙序

送無言住持少林序

送仰崖畫道景序

賀應公住持慈壽序

贈大倫住持廣濟序

送映川法師幻遊序

卷之二十二

記

石經山宛公塔院記

涿州石經山舍利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記

開錦屏觀音洞記

五臺鳳林寺下院碑

伏牛山慈光寺碑記

修之眾山神廟記

無極師道行碑記

修悟山觀音菴記

重修巨峰玉皇殿記

修靈山大覺寺記

梅檀如來因緣記

卷之二十三

觀楞伽閣筆記

曹溪千日道場記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創建長壽菴記

重修天心寺記

電白縣化城菴記

法性寺優曇華記

休糧山社記

南雄集龍菴記

忠勇碑記

龍川淨土寺記

重修海會菴記

卷之二十四

瓊海探奇記

遊景泰寺記

夢遊端溪記

光孝重修六祖殿記

衡州開福因緣記

高雲山藏經閣記

法相寺定先佛記

金明寺大定堂記

瓊州金粟泉記

端州寶月臺記

遊永州芝山記

木麗江奉佛記

卷之二十五

廬山五乳法雲寺記

淨慈寺宗鏡堂記

海虞尊勝菴記

忠懿王舍利塔記

泰和縣真如菴記

放生功德記

歸宗寺復生松記

金輪峰舍利塔記

明州育王舍利記

徑山凌霄峰記

讀異夢記

清暢齋記

卷之二十六

廬山大悲懺堂記

廬山雲中寺碑記

廬山萬壽寺佛像記

平湖紫清寺田記

全椒縣昌化菴記

金沙東禪寺緣起記

新安仰山誌公像記

廣東六祖戒壇碑記

雙峰月公道行碑記

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吳江接待寺常住記

卷之二十七

普度菴記

揚州府放生社記

高郵海臺菴常住記

塔銘

徑山達觀禪師塔銘

雲棲蓮池禪師塔銘

五臺空印法師塔銘

卷之二十八

壽昌無明禪師塔銘

無垢蓮公塔銘

棲霞景齋珠公塔銘

耶溪若法師塔銘

大方遷禪師塔銘

廬山恭乾法師塔銘

廬山敬堂忠公塔銘

法振鐸公塔銘

比丘性慈塔幢銘

黃山寓安奇公塔銘

卷之二十九

徑山澹居鏡公塔銘

南岳瑞光祥公塔銘

古風淳公塔銘

徐公願力碑銘

無瑕玉公塔銘

勉菴幻法師塔銘

龍華禎公塔銘

寶藏成公塔銘

卷之三十

傳

報恩西林和尚傳

五臺妙峰登公傳

浮山朗目智公傳

開仲子小傳

雲谷大師傳

雪浪恩公傳

淨明沙彌傳

卷之三十一

題跋

題血書華嚴經後

題華嚴法華二經後

血書金剛經跋

題血書法華經

華嚴經題辭

題普賢行願品

十八

血書梵網經跋

菩提心願文跋

題安樂行品

刻藥師經跋

白衣陀羅尼經跋

尊勝陀羅尼跋

釋迦觀音志

題化城募疏

放生文跋

題五大師傳

題國朝高僧行脚卷

題竹林法語

題真侍者行脚卷

題達大師送禪人卷

題達大師祭徧老文

佛奴歌跋

跋可禪人行脚卷

卷之三十二

題壇經首

題金剛註解

物不遷論跋

起信直解題辭

題四十二章經

跋百城歎水卷

八大人覺經跋

題求生淨土圖

題雲棲小像

題殺生現報錄

題法雷遠震卷

十九

楞伽略科題辭

書金剛經頌後

重刻楞嚴經跋

百法八誡跋

題十六妙觀後

題諸祖道景

題書七佛偈後

丁右武浮海詩跋

為右武書七佛偈

包公研書心經跋

題東坡觀音贊

書元旦大雪歌

題臥病詩

書懷李公詩

紫柏觀病偈跋

題書法華經歌後

題雪浪千丈

書顧賢幢居士事

題南阜萬法歸一卷

題圓覺頌

金竹坪接待題辭

題壁光童子傳

書南潯報國寺疏

題華山銅殿二碑

弔遼陽將士文

題坐禪儀後

題從軍詩

六詠詩跋

書山居十首跋

書范蠡論後

題鬼子母卷

題幻子塔銘

臺山竹林師卷

題血書金剛經

題真慈達孝卷

題龍樹菴主傳

卷之三十三

贊

- 然燈古佛贊
- 西方三聖贊
- 雪山苦行佛贊七首
- 舍那如來法身贊三十一
- 思議佛贊
- 接引佛贊五首
- 阿彌陀佛贊二首
- 釋迦佛贊四首
- 毘盧佛贊
- 經行如來贊二首
- 熾盛光明如來贊
- 布袋和尚贊
- 三大士贊
- 普賢大士贊七首
- 水月觀音贊二十首
- 蓮華觀音贊二首
- 蓮華觀音贊二首
- 白衣觀音贊十首
- 貝葉佛母贊
- 化佛贊
- 思惟佛贊
- 無量壽佛贊二首
- 臥佛贊
- 長齋繡佛圖贊
- 刺繡佛贊
- 觀佛贊
- 栴檀毘盧佛贊
- 彌勒贊三首
- 辟支佛贊
- 文殊大士贊二首
- 大悲觀音贊五首
- 比丘觀音贊
- 瑞蓮觀音贊
- 禪定觀音贊三首
- 魚籃觀音贊三首

卷之三十四

- 紫竹觀音贊二首
- 巖龕觀音贊二首
- 應變觀音贊
- 御刻觀音贊
- 南海觀音贊二首
- 巖樹觀音贊
- 自在觀音贊二首
- 普陀觀音贊二首
- 天衣觀音贊三十一
- 海潮觀音贊
- 空海觀音贊
- 降魔觀音贊二首
- 刺繡觀音贊二首
- 大悲觀音贊二首
- 禮佛觀音贊
- 寶掌菩薩贊
- 日光菩薩贊
- 陳如尊者贊
- 三十三祖道景贊
- 園林遊戲圖合贊
- 十八尊者渡海贊
- 又贊十八首
- 金盞遊戲圖贊
- 艸衣觀音贊三十一
- 海月觀音贊
- 將軍觀音贊
- 圓通觀音贊
- 渡海觀音贊
- 四臂觀音贊
- 火光觀音贊
- 準提菩薩贊三首
- 維摩大士贊
- 十八尊者贊三首
- 又贊十五首
- 又贊十八首
- 十六應真圖贊

卷之三十五

- 十四尊者贊
- 十二尊者揭厲圖贊
- 補衲尊者贊二首
- 降龍尊者贊二首
- 調御尊者贊
- 渡江尊者贊六首
- 燒香尊者贊
- 又十二尊者贊
- 看經尊者贊二首
- 伏虎尊者贊二首
- 浮海尊者贊
- 達磨大師贊十六首
- 永明大師贊
- 諸祖道景略傳贊四十首
- 金剛塔贊
- 文昌帝君贊
- 孔子贊
- 呂純陽贊
- 玉峰和尚贊
- 紫柏大師贊五首
- 無明和尚贊
- 空印大師贊二首
- 靈徹法師贊
- 大歇耆年贊
- 三教圖贊
- 老子贊二首
- 彭祖贊
- 漢壽亭侯贊
- 寶峰和尚贊三首
- 雲棲大師贊五首
- 無邊和尚贊
- 紹覺法師贊
- 自光長老贊
- 定宗老宿贊

卷之三十六

頌

佛祖機緣 三十則
十六妙觀
金剛經頌 十八首
本住法頌

座右箴

定志箴

我箴

身箴

心箴

性箴

命箴

銘

母子銘 五

澄心銘 三

觀心銘

師心銘

覺非銘

夢覺銘

忘緣銘

觀世銘

六根銘

念佛三昧銘

雪嶠山主贊

梵懷山主贊

衲雲師贊

虛谷公贊

月岸公贊

雪嶺公贊

澹居鎧公贊

自贊三十三首

胡中丞贊

王宗伯贊

卷三十七之三十八

偈一 七十二首

偈二 三百九首

正心銘

誠意銘

修身銘

齊家銘

六妙銘

般若軒銘

毘耶室銘

鐵如意銘

卷之三十九

說

雜說 十九則

知止說

安貧說

學要說

牧心說

觀心說

讀莊子

圓扇說

寂寞說

誠心說 似墨文

澤山說

覺夢說

醫說

此光樓說

無情佛性義說

四願齋說

感應說

張孝子甘露說

梁不遷字說

黃用中字說

歐嘉可字說

卷之四十

疏

造文殊像疏

小福園齋糧疏

梅檀佛疏

南花祖塔疏

曹溪祖庭疏

祖師景堂疏

花嚴接待疏

苦藤嶺茶菴疏

重修普濟寺疏

重建祇園寺疏

湖心亭佛塔疏

重建龍花寺疏

血書花嚴經願文

為靈通侍者 戒通文 見中興錄

放生文

祭陸五臺太宰文

祭胡順菴中丞文 祭達觀大師文

祭雲棲大師文 祭續芳聯公文

祭徹空師文 結念佛社文

曾九龍對靈小祭文

達大師舉火文

卷之四十一

楞嚴懸鏡

卷之四十二

法花擊節

卷之四十三

楞嚴補注

卷之四十四

楞伽補遺

卷之四十五

觀老莊景響論

憨山緒言

卷之四十六

徑山雜說

卷四十七之四十九

夢遊詩集

卷之五十

曹溪中興錄^上

興復曹溪規約十條

卷五十一之五十二

曹溪中興錄^下

為靈通侍者戒酒文
地脈錄起說

曹溪僧衆寫經題跋
示曹溪僧衆法語常住清規

卷之五十三

自叙年譜^上

卷之五十四

自叙年譜^下

卷之五十五^{附錄}

塔銘傳

書跋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一

書跋

舊序

輓詩

舊序

舊序

舊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此書除清藏外，徑山藏亦載，但無卷一所錄序文及目錄，分卷亦不同。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法語

答鄭峴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變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真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脩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真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為塵識情為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薰為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為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

死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真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接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搏量過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先要剝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即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真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于妄念起滅處一觀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撥任他何等妄念一撥粉碎當下水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吐一吐便消

切不可過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撥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真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聖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蓋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為迷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為真故於六塵境界種種幻化認為實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着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著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淨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受

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勸他個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立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惱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破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

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推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個下落如此一撥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踪務要耗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撥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為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咒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咒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真參也若證悟者從自己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實悟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真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起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為足切忌墜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為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為真大似認賊為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於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於一切境緣上

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
出更爲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

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一二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實益

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爲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塵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

認以爲真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真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或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

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真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真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

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鑪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卽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絕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

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勤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槩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隱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勤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

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卽是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若違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正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清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卽非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爲真實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

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

世

八

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真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者裏切須透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着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鞵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益在路途邊出門一步

恐落差別歧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示無生祿禪人 乙未夏日在園中說

古人最初發心真正為生死大事決志出離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歷盡艱辛心心念念只為已躬下事未明憂悲痛切如喪考妣若一見知識如嬰兒得母儻得一言半句開導心地如病得藥若一念相當胸中了悟如貧得寶拌身捨命陸沉賤役未嘗憚勞若二祖之安心斷臂六祖之墜腰負石百丈之執勞楊岐之供衆凡名載傳燈光照千古者無不從刻苦中來乃至過去諸佛無上菩提捨身命如微塵數無一類而不受身無一身而不苦行百劫脩因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乃至末法兒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者哉痛念末法去聖時遙法門典刑已至掃地吾輩出家

兒不知竟為何事生來祇知懼飢寒圖飽煖一入空門因循宿習浮談終日捧腹縱情徒聘六根備造衆惡不耕而美食不蠶而好衣虛消信施唐喪光陰竟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豈復知因果難逃罪福無爽一朝大限

臨頭如石投水三途劇苦一報五千再得出頭知更何日與言及此痛可悲酸目擊時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非曰絕無益亦鮮矣嗟乎三界牢獄四生桎梏大火所燒生死險宅何由能濕猛焰難衆苦至無畏處耶非丈夫兒具靈根合夙骨者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直入汝等幸爾生逢佛法形寓袈裟早值明師六根完具若不痛念無常深思大事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改往修來晝夜精勤早求出離因循度日縱放身心大限到頭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無忘我臨歧叮嚀之言以負吾自負也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且每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

事聞者非不明目張膽但未證真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夫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笑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徒兒乘馬夜行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墮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達石周行數十市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叅多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待勒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清涼大解脫門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益能熟視世間相者耳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又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噫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比以弘法

羅難上干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被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備歷苦事不可言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滅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為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他人故為余驚矣及視余不滅歡喜心乃又驚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聖恩貶竄嶺南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為別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于寂滅場中無以今日之言為夢語

示無隱桂禪人

明桂西蜀李氏于年十七出家叅伏牛法光和尚禮清涼感文殊光相燒一指供養如京謁徧融禪師從古梅座主聽講復從大方宗師請益機緣訪余於東海海印道場受金剛寶戒余觀其骨氣孤硬可為法門標幟第以名言厚習不能洞發性真初聞余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因字之曰無隱每為曲唱傍通方便調伏者期年一日聞唯心宗旨恍然自信

遂誓歸依三閩寒暑相從於患難又期年丙申十月來五羊依栖於壘壁者數月余方觀楞伽擬令入室真入第一義心忽有歸省之思余以為忠於法門幸於師親其志一也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纏如神光之在目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淺深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劫事多知譜入多法門然後得見性真所以然者如人被縛自不能解必假手於他至若釋然解脫自在縱橫受用處又非解者所可與也即稱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如萬里還家入門一步塵快平生迴視向之跋涉艱難關險阻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且大通十劫猶不現前身于發心中道退沮在聖尚爾況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能操久遠之志持畢竟之懷者從古為難得歷觀前修捨身命親師擇友動則三二十年乃至盡形畢壽不以窮達改心易慮以極願力所持窮劫而不化千載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廣大一發則為人

天師表非苟然也禪人以風習般若聞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為佛子歷事法門殷勤若是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壽乃至周徧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將布法雲於火宅圓智種於覺園未必不以今日為因地也子行矣即歸峨嵋親見普賢儻問諸變化人報言瘴海炎方不滅白銀世界無恙無恙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

余少讀史竊慕程嬰公孫杵臼之為人念曰持此心為人臣子者可謂不忝所生矣及長出家乃曰吾佛為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為弟子者可謂不負已靈矣及讀傳燈諸祖機緣見神光之斷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於馬祖揚岐之於慈明歎曰苟忘身為法若諸老之為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門之不振乎嗟夫丈夫處世既不能盡命竭力以事人主榮名顯親即當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龔龔乎故子自知有向上事以來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即處樊籠遊塵市未嘗不置身冰雪千

巖萬壑中也隆慶初予居龍河講肆識妙峰師於稠人中觀其貌悴骨剛知為法器雖未語而心許之矣萬曆癸亥余北遊上都適遇於長安市共坐龍華樹下一語而決生死乃結伴同叅共遊方外過河中山陰檀越延之

道院數月是時宗尚童年為沙彌明年余同妙師入清涼置身萬年冰雪中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時予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屬宗從事法門因著入槽廠宗躍然負米採薪履水踏雪百務惟先日夜無隙眾皆推其精勤然殊無短長越辛巳冬奉慈旨求皇儲薦先帝建大會於臺山日集萬指宗獨任點茶湯盞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負第未察其信根耳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余與妙師訣師曰某即不能荷錫相從奈何吊影長途乎乃曰宗謂此子可代執役因命宗曰古人從師為法誓死為期爾其盡形竭力儻中道志沮當此生不面爾其志之明發即理策東西余同龍華老人養病於大行之障石

巖宗隻身以從百務惟勤凡操食時必侍立輟食而後已察意之可否以為憂喜于飽亦飽子偶不欲食則涕泗交頤亦終日不粒也余每每私察久之如一日因謂龍華老人此子天性純孝人也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其

是之謂乎明年癸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神鬼之鄉也余因入那羅窟而居之披荆榛臥草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辛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而宗實甘心焉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居三年丙戌蒙聖天子詔為慈聖聖母頒大藏經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余乃喟然歎曰因緣障道往哲痛心福始禍先前修明誠意欲避之宗與同伴安桂二侍者進曰師即無意人世豈不上念聖心所以隆重法門為斯民之福利乎余乃翻然念曰惟我聖天子仁奉聖母慈恩以法為社稷蒼生福某敢不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上報聖恩法王忠臣慈父孝子實予所圖第此海嶠遐陬故稱茂戾苟不平等心死誓何以轉魔界而成佛土爾輩

試揣其衷果能以法為心畢命從事則止之否則去之無使異日作世諦流布昧人天眼目也安等唯唯進曰師唯何人此惟何事願師安意以道自任為法忘情我輩敢不視師為行止余於是拜受慈命尅意建立經營事務無論巨細一切委宗而以安桂二人為知事予但總其綱要耳上賴聖慈寵靈不三年叢林告成法道聿興四方衲子日益至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天人冥會轉化之機益亦神且速矣山門供眾法物畢備秋毫皆出宗心建立規模居然不減在昔觀者以為天降地湧將為東都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豎立未幾狂魔競作已丑歲即遭侵撓余所經涉無論污辱即祁寒溽暑奔走於風塵道路冒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嘗少易宗輩之志愈益堅三年如一日也或謂余曰古人言到處家山以師高致道眼視此不啻輕塵聚沫奈何惓惓於此余曰嘗聞世之君子以身殉國則死國以身殉法則死法今蒙慈恩以法見托而且表揚聖孝

其事雖異其命實均避難不義棄命不終不義不忠何以為法假而以此即有封疆尺寸之寄苟臨難而去之又何以自處寧效死而弗去不為苟生以失經或者唯唯頌亦魔風頓息矣又四年乙未春二月爨從中起以魔事為借資致聖天子震怒詔下金吾逮及者眾是時安已先去宗與桂共嬰此難余則以一死肩之荷蒙聖恩詔遣雷陽於是冬十月出長安與宗別余觀往事如夢遊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宗送余河梁余乃謂之曰丈夫處世固不戀戀為兒女態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矣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不知汝於何處見老人乎宗稽首曰宗自事師以來自知愚鈍不敢外求上不見有佛祖下不見有禪道唯知作務供眾至於動靜閒忙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直觀師心而已是故師生則生師死則死余曰我心無相汝作麼觀宗曰師心若有相弟子則無今日也余乃大悅而別獨攜善侍者而南明春三月抵雷陽頻歲

饑荒瘴癘大作余坐尸陀林中毒氣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數矣秋八月奉檄來五羊昔之在門者亦接踵而至余見則詬罵曰爾等各有出生死路脚跟誰無一尺土見我何為皆痛斥而去頃之宗亦自蒲中萬里相尋躬事變養無間在昔粵省會亦遭疫癘骸骸蔽野余命宗率人親檢埋墓不下萬餘作津濟道場以拔之會罷促宗歸曰爾何戀戀於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學出情法者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萬里比隣大虛咫尺以法界海慧觀之了無去來生死之跡又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但莫爾識心達本以金剛欲煉破歷劫情塵務使愛根習氣綠影蕩盡毫無自欺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為魔伴况復守此幻身而增空華障翳究竟何為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若棄彼取此亦為法中之愚也豈正信哉爾其行矣幸為謝諸故人生當重相逢死則別離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爾其識之

無忘所囑丁酉仲春二十五日
書于壘壁之旅泊齋

示洞聞乘禪人

洞聞法乘風負上根初脫塵緣過水潦鶴項
覺其非遂棄去入天目山與性融首座董結
庵居之切磋已躬下事堅忍數載復參達觀
禪師親近有日以厭喧求寂之念未忘遂辭
去隱於羅溪茲特謁老人於瘴鄉求心地法
門老人遵梵網經為授金剛寶戒乘五體投
地如泰山崩為法之勤一至於此老人以久
飲瘴烟四大違損乃閉關却跡習靜以休乘
亦禮拜歸山請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諸佛
歷代祖師與一切衆生鱗介羽毛乃至地獄
三途以極空散銷沉靡不眉毛廝結不隔纖
毫其所同者金剛心地所異者情想愛憎耳
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轉穢邦成淨土化刀山
為寶林三即劇苦辛酸皆為極樂真境十八此無他
術蓋於此心中情想不生愛憎無寄譬如淨
目徹見晴空又何顛倒幻華自生起滅哉衆
生返此無怪乎種種顛倒自取其咎耳佛祖
憐愍此輩特出世一番並無剩法與人不

過直指此心令一切衆生當下知歸故毗盧
老子初坐菩提場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
世諸佛此戒法耳千華臺上葉葉釋迦亦不
過稟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即四十九年
搖唇鼓舌波波挈挈為人委曲周旋者亦不
過普令衆生信受此戒法及至末後拈花天
人瞪目而不知者亦只迷此心戒耳金色頭
陀破顏微笑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達磨
西來神光立雪無言無說蓋亦分明直指此
心戒耳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柴擔下聞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乃頓悟此
戒不從人得不因師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
有何奇特哉及至黃梅印正即解道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因此黃梅老人亦不奈伊
何只得無語歸方丈即三更密付大似烏豆
換人眼睛三豈此外更有奇特哉從此兒孫滿
目遍滿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
鼓簧播弄亦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豈
此外別求妙悟耶若離此外別求即墮外
道邪徑故梵網經云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

中所誦一名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
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一切意識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
中又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
已真是諸佛子故五十五位進修未見佛性
皆墮塗程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是人始
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
由是觀之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捨此金
剛心外豈復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
悟則名為住位不易行行則名為行位不易
通通則名為向位不易淨淨則名為登地位
不易忘忘則名為入佛位矣法乘今日誠當
自揣以何心為出家以何心為參師訪友以
何心為樂求佛法以何心而願受此戒苟得
其心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普及一切衆生
一齊向老人一毛端頭放光動地則汝二六
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廝結也此則是名真持
戒者否則險險則墮叅叅叅洞聞初禮鐵嘴
蘭風為師此云
水潦篇者
拈蘭風也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
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
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
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
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
人而不可脩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真正
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沉淪枉受辛苦耳所以
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
道獨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
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蟄流布人間知
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
源頭爰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
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根
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恩遺雷陽以丙
申春至秋來五羊壘壁間注楞伽經完戊戌
夏卽爲諸來弟子演說每一座中見諸善男
子輩壘壘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
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
請卽爲羯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
其未悟愍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

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
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
爲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
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可謂生不虛死死不
浪死豈非真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卽衆生
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卽名爲佛今
所念之佛卽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卽唯心極
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
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
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
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縱然
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
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日
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
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真遇禪人

禪人真遇生長廬陵棄妻子出家樂遠難行
志向名山叅訪知識幻人以幻業遷訛至嶺
海禪人因得來叅頃辭往普陀禮達觀師授

以毗舍浮佛偈復持來五羊幻人於幻化場
中作如幻佛事開諸幻衆說如幻法門禪人
作禮請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爲說一切諸
法皆如幻夢境界而開示之曰善哉佛子當
善思惟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一切菩薩
依幻力而脩持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一
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衆生依幻力而
生死若夫天宮淨土依幻力而建立瓊林寶
樹依幻力而敷榮鐵牀銅柱依幻力而施設
鑊湯鐵炭依幻力而沸騰鱗甲羽毛依幻力
而飛潛蠢蠕蝮蛇依幻力而動息以極三世
諸佛之所證六代祖師之所傳總不出此幻
網三昧禪人安得而逃之耶汝試諦思何因
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汨沒愛纏
何因而顯出沉淪何因而發足超方何因而
叅訪知識何因而履名山登福地穿叢林入
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臺後年而峨眉
汝將適歷寰中縱經塵劫窮盡十方微塵國
土承事十方諸大知識總皆不出幻化門頭
非究竟真實處也然雖如是喚作迷頭認影

不訪就路還家苟能一步踏斷幻結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無涯幻海一時頓枯無量幻業一時頓消無邊幻行一時頓得無量幻牛一時頓度此則是名以幻脩幻所謂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其或未然則縱經三生六十劫以文殊爲父觀音爲母普賢爲師而欲恃此親因以求出生死事遠之遠矣汝諦思惟其無謂我爲幻化人非真實語也叅

示優婆塞易真澤

佛性善根如草種在地但有土處莫不有之若遇時而靡不發生第而有早晚故生有遲速耳人人皆有善根種子若遇大善知識開導如時而降則勃然生芽抽條長幹開花結實鮮不成就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未有無因而招果者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三貴在觀根逗機善爲開導使其自性成熟非有別法以誇誕衆生也善士易真澤生在邊地長於塵勞汨汨口體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種善根深厚油然於中而不容已者何乃遇緣卽發不待教而

能若是耶余初貶雷陽未度嶺時談者謂邊俗好鬼而歃血食絕無善人且據佛言邊地下賤篋戾車種以爲六難以其斷絕佛種破滅善根不聞三寶名字故余以爲實然頃過電白見潭攜善士數輩頭面作禮余甚異之及過苦藤嶺誅茅茨施茶結綠蓋潭創爲佛事集衆信而爲之者此則不因開導而自爲之豈非善根純熟時節因緣已至有不能自止觸事而現遇緣而成者耶由是觀之佛性未必盡善魔性未必盡惡隨其所習故有異耳佛說邊地惡種蓋言其重者欲人生正信生中國聞正法故也余見潭純誠篤信創建善緣足見佛法廣大不難行於邊地乃作疏命潭與二三善友同心一力果期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卽今海外路人皆作佛事將轉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倡始也一陰以至堅冰一陽而炎赫日造化之機如此道化之機亦然佛言無佛法處建立三寶非菩薩人不能克成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潭豈非大心衆生耶若從此增進信心

不退善根轉深勇猛精進頓悟本心卽永斷生死一起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爲初地也但辨肯心決不相賺勉之

示本淨實禪人

諸經募造梅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稽首請益予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能達緣起無性者則爲成佛真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以汝之信力爲因托諸所化爲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卽佛而佛卽法也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光明熾盛絕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靈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

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燦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爲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爲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

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卽以世諦

之金香而爲佛卽以世諦之紙墨而爲經然

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

之名旣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助成之人雖

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機天淵矣由是觀之

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生者明矣

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爲成佛真

種矣而沈所作種種諸勝緣不審達無性而

作耶不達無性而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

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已而不在物若不

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物而不在已若由作

而後達無性者則已與物皆無性矣達已無

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

人法雙空是非齊泯則已與物皆無跡矣又

從何而分別耶如是則功德不可思議菩提

亦不可思議佛子知是而知則爲真知如是而作則爲妙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祇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自言性多驕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

示之以忍辱法門更爲開導之曰永嘉大師

有言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是

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

釋迦老子生生世世爲提婆達多之所誑害

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而殺

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會上爲其授記作佛

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

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豈非以忍

之一行爲成佛之要行耶又云昔我於歌利

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

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然燈佛卽不與我授記由是觀之一切衆

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喜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從我之所致甚

矣我之爲害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

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強此蓋忍行之初地也

衆生恃其我見堅牢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

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飢一寒之不能耐

一念之欲不能淨斯皆不知忍之方徒增

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脩和合行又

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忍八地乃得

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

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皆當

忍之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之舉足動步

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

樂處以忍驗之如斯則心有不敢妄動身有

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爲情有不敢妄發故

老氏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卽忍之異名由

不敢爲天下先故忍爲成佛第一行如此則

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為衣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為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為博飯具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九一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一」。
- 一 六九一頁上二行「侍者」，徑作「東海那羅延窟侍者」。又「門人通炯編輯」，徑無。
- 一 六九一頁中六行「只在」，徑作「往只在」。
- 一 六九二頁上七行「公案」，徑作「然公案」。
- 一 六九二頁中九行第一六字「心」，徑無。
- 一 六九二頁中一三行「密持咒心」，徑作「持楞嚴咒心」。
- 一 六九二頁下一〇行「真心」，徑作「真心矣」。
- 一 六九三頁中一三行「永嘉云」，徑作「故永嘉云」。
- 一 六九四頁上四行「日疲」，徑作「力疲」。
- 一 六九四頁中一二行「拈身」，徑作「拈身」。
- 一 六九四頁下二行「宿習浮談」，徑作「俗習遊談」。
- 一 六九四頁下三行「衆惡」，徑作「衆惡靡所不至」。
- 一 六九四頁下五行「因果」，徑作「有因果」。
- 一 六九四頁下一二行「直入」，徑作「直入耳」。
- 一 六九四頁下一三行「若不」，徑作「當」。
- 一 六九四頁下一五行「因循」，徑作「若復因循」。
- 一 六九五頁中一行至二行「自被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徑作「自罹難以來」。
- 一 六九五頁中二行末字「從」，徑作「而從」。
- 一 六九五頁中四行至五行「他人故為余驚矣」，徑作「人故為余驚之」。

矣」。

一 六九五頁中五行第七字「余」，徑作無。又「乃又驚余」，徑作「乃又驚之此余」。

一 六九五頁中八行「蒙聖恩貶竄嶺南」，徑作「蒙聖恩待以不死貶竄嶺海」。

一 六九五頁中九行首字「別」，徑作「別且解長途困頓耳」。

一 六九五頁中一行「為夢語」，徑作「為夢語也子熟視之」。

一 六九五頁中一三行首字至本頁下五行第三字「明……曰」，徑作「明桂禪人初參余於東海及余被放禪人復走嶺南省余且將還蜀老人因示之曰」。

一 六九五頁下一一行「未必」，徑作「亦未必」。

一 六九五頁下一三行「迴視」，徑作「則迴視」。

一 六九五頁下一七行「拈捨」，徑作「拈捨」。

一 六九六頁上五行末字「子」，徑作「子其」。

一 六九六頁中一行「講肆」，徑作「講肆時」。

一 六九六頁中二行第一三字「為」，徑作「其為」。

一 六九六頁中三行「萬曆癸亥」，徑作「及萬曆癸酉」。

一 六九六頁中四行「共坐」，徑作「相與共坐」。

一 六九六頁中六行第七字「宗」，徑作「義」。下至次頁下八行第九字同。

一 六九六頁中一〇行「履水踏雪」，徑作「履水踏雪暑無倦色」。

一 六九六頁中一二行第二字「奉」，徑作「適奉」。

一 六九六頁中一三行第三字「指」下，徑作「時」字。

一 六九六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至一七行第七字「訣……謂」，徑作「各解携師目義謂以」。

一 六九六頁中末行「大行」，徑作「太行」。

一 六九六頁下一行首字「巖」，徑作「巖時」。

一 六九六頁下三行第一二字「亦」，徑作「而亦」。

一 六九六頁下四行「老人」，徑作「老人曰」。

一 六九六頁下八行「入那羅窟」，徑作「那羅延窟」。又「披荆棘」，徑作「乃披荆棘」。

一 六九六頁下九行「辛苦」，徑作「困苦」。

一 六九六頁下一一行第六字「蒙」，徑作「適蒙」。

一 六九六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余」，徑作「余適丁之」。

一 六九六頁下一三行「痛心」，徑作「所難」。

一 六九六頁下一五行至一六行「隆重法門為斯民之福利」，徑作「為法門之隆斯民之福利」。

一 六九六頁下一七行第一四字「某」，
〔徑作〕「某也何人」。

一 六九六頁下一八行「聖恩」，〔徑作〕
「聖恩乎」。

一 六九六頁下末行「何以」，〔徑作〕「又
何以」。

一 六九七頁上四行「我輩敢不視師」，
〔徑作〕「豈以我輩去留」。

一 六九七頁上五行「拜受慈命尅意
建立經營」，〔徑作〕「判然拜受慈命
創志尅意以建立爲心其經營」。

一 六九七頁上六行「委宗」，〔徑作〕「悉
委付義」。

一 六九七頁上八行「叢林告成法道
聿興」，〔徑作〕「而果叢林成法道興」。

一 六九七頁上九行「天人」，〔徑作〕「其
天人」。

一 六九七頁上一〇行「山門」，〔徑作〕
「至於山門」。

一 六九七頁上一一行「建立」，〔徑作〕
「而其建立」。

一 六九七頁上一三行「豎立未幾狂

魔競作己丑歲」，〔徑作〕「不意豎立
未幾而狂魔競作於己丑歲」。

一 六九七頁上一四行「奔走」，〔徑作〕
「而奔走」。

一 六九七頁上一六行「三年如一日」，
〔徑作〕「如是者三年如一日」。

一 六九七頁上一七行「古人言到處
家山」，〔徑作〕「聞之談者到處皆家
山」。

一 六九七頁上一八行「於此」，〔徑作〕
「於此乎」。

一 六九七頁上末行「聖孝」，〔徑作〕「聖
孝也」。

一 六九七頁中一行「不終」，〔徑作〕「不
忠」。

一 六九七頁中五行「羣從中起」，〔徑
作〕「豈意羣後中起」。又第一六字

「以」，〔徑作〕「而以」。

一 六九七頁中六行「致聖天子震怒」，
〔徑作〕「竟致聖天子怒若雷霆」。又

「逮及者」，〔徑作〕「逮及無辜者」。
一 六九七頁中七行第八字「宗」，〔徑

作〕「而義」。

一 六九七頁中八行「荷蒙聖恩」，〔徑
作〕「荷蒙聖恩待以不死」。

一 六九七頁中九行「亦未嘗」，〔徑作〕
「而亦未嘗」。

一 六九七頁中一九行「大悅」，〔徑作〕
「大咲」。

一 六九七頁中末行「獨攜」，〔徑作〕「余
則獨攜」。又「明春」，〔徑作〕「之及明
春」。

一 六九七頁中末行至本頁下一行「頻
歲饑荒瘴癘大作」，〔徑作〕「道遭頻
歲饑荒瘴癘大作傷殘者澤若焦」。

一 六九七頁下一行「毒氣」，〔徑作〕「蒙
毒氣」。

一 六九七頁下二行「奉檄」，〔徑作〕「鎮
府檄」。又末字「昔」，〔徑作〕「及冬
而昔」。

一 六九七頁下三行第五字「亦」，〔徑
無。

一 六九七頁下五行「相尋」，〔徑作〕「相
尋而來余乃蹙然曰爾何爲至此耶

一 六九七頁下五行「相尋」，〔徑作〕「相
尋而來余乃蹙然曰爾何爲至此耶

義儉首即」。

一 六九七頁下六行「在昔」，徑作「在昔時」。又「亦遭疫癘」，徑作「亦以饑荒疫癘而死者」。

一 六九七頁下七行「埋塋不下萬餘」，徑作「而埋之者不下萬餘計」。

一 六九七頁下八行第一〇字「歸」，徑作「以歸」。

一 六九七頁下九行「法者」，徑作「法者今竟以法罹難荷蒙聖恩待以不死實出望外即未盡之年皆天賜也况古人異類中行無適而不可」。

一 六九七頁下一〇行「非佛事」，徑作「而非佛事」。

一 六九七頁下一九行第八字「相」，徑無。又第一四字「離」，徑無。

一 六九八頁上一行小字「丁酉……旅泊齊」，徑無。

一 六九八頁上三行第五字至一一行第五字「夙……山」，徑作「來奈」。

一 六九八頁上一五行「成淨土」，徑作「而成淨土」。

一 六九八頁上一六行「為寶林」，徑作「而為寶林」。

一 六九八頁中四行「戒法」，徑作「戒法耳」。六行同。

一 六九八頁中七行「亦只」，徑作「蓋亦」。

一 六九八頁中八行「破顏微笑」，徑作「破顏微笑亦不過默契此心戒耳」。又「遞代授手」，徑作「遞代授手亦不過密付此心戒法耳即」。

一 六九八頁中一八行「法門」，徑作「法門耳」。

一 六九八頁中末行「邪徑」，徑作「邪徑矣」。

一 六九八頁下八行「捨此」，徑作「除此」。

一 六九八頁下一二行「法乘」，徑作「禪人」。

一 六九八頁下一八、一九行小字「洞聞……蘭風也」，徑無。

一 六九九頁上一行「住世」，徑作「出世」。

一 六九九頁上一〇行「流布」，徑作「此語流布」。

一 六九九頁上一二行「道被」，徑作「則道被」。

一 六九九頁上一三行「談者」，徑作「而談者」。

一 六九九頁上一五行第五字「來」，徑作「復撥來」。

一 六九九頁上一六行「演說」，徑作「演說諸經」。

一 六九九頁上一七行至一八行「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徑作「風雨無阻余見而深嘉歎之未幾即有善士某某輩十餘人」。

一 六九九頁上末行「進修」，徑作「造修」。

一 六九九頁中一行第五字「是」，徑無。

一 六九九頁中一二行「寶地」，徑作「則寶地」。又「天堂」，徑作「由是觀之天堂」。

一 六九九頁中一四行末字「日」，徑

- 作「況日」。
- 一 六九九頁中一八行「生長盛陵」，
[經無]。
- 一 六九九頁中一九行「幻人」，
[經作「通幻人」]。
- 一 六九九頁中末行「禮達觀師」，
[經作「因得禮達觀師」]。
- 一 六九九頁下一行「持來五羊」，
[經作「持來五羊時」]。
- 一 六九九頁下二行「禪人」，
[經作「通禪人」]。
- 一 六九九頁下一三行「三昧」，
[經作「三昧也」]。
- 一 六九九頁下末行首字「非」，
[經作「而非」]。
- 一 七〇〇頁上一二行「人人」，
[經作「凡人人」]。
- 一 七〇〇頁上一二行末字至次行首
字「開導」，
[經作「而開導之」]。
- 一 七〇〇頁上一六行「成熟」，
[經作「成熟耳」]。
- 一 七〇〇頁上一八行「汨汨」，
[經作

- 「若夫汨汨」。
- 一 七〇〇頁上末行末字至本頁中一
行首字「而能」，
[經作「自能者」]。
- 一 七〇〇頁中一行「諛者謂」，
[經作「諛者只謂」]。
- 一 七〇〇頁中三行「六難」，
[經作「大難」]。
- 一 七〇〇頁中四行「故余以為實然」，
[經作「故為惡類余因為實然」]。
- 一 七〇〇頁中四行至五行「頃遇電
白」，
[經作「及過電白時」]。
- 一 七〇〇頁中一二行「余見渾純誠
篤信」，
[經作「余因見渾之純誠篤
信」]。
- 一 七〇〇頁中一二行至一三行「創
建善緣」，
[經作「一時善士良友若
某輩誠敬之由此而推」]。
- 一 七〇〇頁中一三行「廣大」，
[經無]。
- 一 七〇〇頁中「達地」，
[經作「達地陋習之境也
余因創化城庵捨茶結緣以種善根」]。
- 一 七〇〇頁中一四行「善友」，
[經作「善士」]。

- 一 七〇〇頁中一五行「皆作」，
[經作「皆知有」]。
- 一 七〇〇頁中一六行「偈始」，
[經作「而偈始」]。
- 一 七〇〇頁中一七行「一陰」，
[經作「如一陰」]。
- 一 七〇〇頁中一八行「亦然」，
[經作「亦然將來轉穢邦而成樂園固不
難矣」]。
- 一 七〇〇頁中末行「豈非」，
[經作「也
可稱」]。又第一〇字「耶」，
[經無]。
- 一 七〇〇頁下一行「轉深」，
[經作「轉
深苟能」]。
- 一 七〇〇頁下一行至二行「永斷生
死」，
[經作「永斷生死迥脫沉淪」]。
- 一 七〇〇頁下三行「決不」，
[經作「必
不」]。又「勉之」，
[經作「勉之勉之」]。
- 一 七〇〇頁下七行「稽首」，
[經作「一
日稽首」]。
- 一 七〇〇頁下一一行「能達」，
[經作「故能達」]。
- 一 七〇〇頁下一四行首字「以」，
[經

作「今以」。

一 七〇〇頁下一八行第四字「絕」，
〔徑作「緒」。又第一四字「卷」，
〔徑作「卷之」。

一 七〇一頁上一三行「諸勝緣」，
〔徑作「諸緣勝美」。

一 七〇一頁上一九行「人法雙空」，
〔徑作「如此則人法雙空」。

一 七〇一頁上末行第九字「則」，
〔徑作「則為」。

一 七〇一頁中一行第八字「知」，
〔徑作「如」。

一 七〇一頁中八行「法錦」，〔徑作「法
錦禪人請益」。

一 七〇一頁中九行「以忍辱法門」，
〔徑作「以忍辱法門出卷求語」。

一 七〇一頁中一六行「豈非」，〔徑作
「觀此豈非」。

一 七〇一頁中一七行第四字「為」，
〔徑作「而為」。又「行耶」，〔徑無。

一 七〇一頁下六行「我之為害」，〔徑
作「我之為害其來舊矣」。

一 七〇一頁下八行「衆生」，〔徑作「然
衆生」。又「堅牢難破」，〔徑作「最
極堅牢而難破」。

一 七〇二頁上二行「自利」，〔徑作「而
自利」。

一 七〇二頁上四行「禪人勉而行之」，
〔徑作「而復書之以此禪人勉而行
之」。

一 七〇二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

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性淳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
往往來來誰不覩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

如果日麗天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鱗甲羽毛

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雖從來

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于汝分上有

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費草鞋錢登山涉水遠

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

後得耶汝但自己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勤絕

命根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

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

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

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劫劫

矣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麼

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

頓足切齒椎心恨不能因地跳向佛祖頂額

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眈眼之間不覺墮入黑

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

豈獨禪人為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
為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

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真正明眼

知識鑪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

至入山水雪寒巖一至萬死一生之地于中

種種伎倆知解向者裏一毫用不著唯獨于

冷地納被蒙頭時忽然覩得父母未生前一

點消息便回視昔之種種顛倒皆夢中事耳

且復自恨為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境

界至瀆萬死而獲一生所賴凍餓中博得一

點孤光處處受用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為鑪

冶鉗錘煅煉習氣龜重緣影塵垢耳即今生

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

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為消磨歲月
之具其他復何容啟齒哉禪人今且行矣即
求老人法語一似舍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
己脚跟未動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
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
親眼辨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裏裏頭出頭
沒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則佛祖

亦無挨身處閻老子豈奈伊何如此方不負
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

者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亦不負

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為汝出氣其或未然

縱使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為人

縱能穿衣吃飯更喚作甚麼人即老人今日

之語大似木人穿鞵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
秋行腳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
且道如何是無寸草處叅叅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

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

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

始悟之則輪迴息是知古人叅求只在生死

路頭討論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於紙墨文

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磨
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為一
切聖凡十界依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為
至聖大乘少悟即為二乘不悟即為凡夫若
悟而不存證而無得即為超聖凡出生死之

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
真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
透過卽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
輕放過便是真切工夫卽此目前一切聲色
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真實悟
門卽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非是
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口學野干鳴
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爲佛法也所以善
財童子南歷百城參禮佛刹微塵數諸善知
識故得開悟塵塵刹刹諸解脫法門然法門
固無論卽善知識安得有剝塵之多多耶殊
不知刹剝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
塵也苟能于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
愛憎交錯難解處貪瞋癡慢種種習氣難消
磨處就於根本痛處剝錐一一勤破一一透
過如此便是真實知識當下卽登無礙自在
大解脫無上法門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
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靈洲鏡上人

余昔遊海門登妙高峰入無際三昧入楞伽

至觀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楞伽經與佛
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是時舉身毛孔怡怡
悅豫如春生百艸不自知所以然也及後
覽教乘印證乃知爲習氣橫發于中熏然不
自覺耳自爾行脚雲水問此海濶天空虛明
昭曠之境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頃
爲幻業所弄直走瘴鄉舟行過曹溪口下瀆
陽峽經小金山而抵羊城未暇登眺戊戌秋
日始得覽其勝與鏡心上人過東坡堂讀悟
前身詩又爽然自失恍然若覩舊遊是知天
地一幻具萬法一幻叢出沒一幻蹟死生一
幻場江山一幻境鱗甲羽毛一幻物聖凡一
幻衆爾我一幻遇耳上人降心白法日誦金
剛經以爲定課舊染頓祛心光漸朗益肯於
刮垢磨光非汎汎波流業海者比也頃持卷
索法語爲進修之資老人猛思昔遊海門故
事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因歎人生生死幻
化去來夢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三際十
方當下平等天宮淨土一道齋平心佛衆生
了無差別鑊湯爐炭實際清涼草樹庭莎風

帆沙鳥烟雲變狀日月升沉舉目對揚無非
普現色身三昧也吾學道人所貴金剛正眼
燥破無明癡暗煥發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現
前日用效唾掉臂揚眉瞬目之際拈匙舉筋
之間頓顯自性無垢法身是稱爲得解脫人
卽如空生悟般若時涕淚悲泣對佛自謂實
無有得名阿羅漢也一切世間所有諸法豈
有過此般若者哉然般若若非他卽吾人心鏡
之光耳永嘉云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
方剖析上人號曰鏡心是以心爲鏡耶是以
鏡照心耶若以心爲鏡則老盧道明鏡亦非
臺非臺則無鏡可寄若以鏡照心心本無相
又何從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則非鏡非鏡則
非心心鏡兩非名從何立如此則上人名是
假名名假則真亦非真是則所讀之般若又
豈有文言字句寄於齒頰之端耶上人苟能
悟此法門則江光水色鳥語潮音皆演般若
實相晨鐘暮鼓送往迎來皆空生晏坐石室
見法身時也如此則東坡之所書楞伽佛印
之殺青災木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

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莫道又是前身
夢語也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上人苟能不昧本因當
習氣橫發試取此卷讀之不覺妄想顛倒情
塵自然冰消瓦解矣

示歐生伯羽

嘗謂一切聖凡靡不皆以志願成就世出世
業是知吾人有志於性命者志出生死有志
於功名富貴者志入生死也吾師有言廣大
智海變而為生死業海寶明妙性昧而為貪
瞋癡慢生死之業性由是觀之吾人之性真
妄之源既已不二苟知由貪瞋癡而入生死
即可用貪瞋癡而出生死矣諺語有之恨小
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余居常每念勾踐因會
稽之耻志復吳仇乃卧薪嘗膽二十餘年衣
不重綵食不重味竟滅吳以霸吾學道人視
歷劫生死幽囚困辱於三界牢獄豈直會稽
之耻貪瞋癡慢奪吾妙性之光破我涅槃之
宅豈直吳仇吾人怡然如飴而與之嬉戲遊
宴於其間略無慚耻奮恨之心可謂大不知

本矣其自視也可稱大丈夫哉伯羽有志於
此當為切齒

示馮生文孺 庚子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
形壽以極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
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為期若不悟此
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地獄三途或經驢胎
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
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
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為的從今日出門發
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
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忘形而
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
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迴顧目前種種所愛
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
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乎上了路頭悠
悠蕩蕩或遇歌管隊裏富貴場中貪戀耳目
近玩忘却未出門的念頭邈然不知所向往
或中道緣差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資竭
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同惶生無量苦或身體

疲頓久沐風霜不奈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
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
誤聽以為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
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
實到究竟之地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
苟如此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
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
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近效求速
就哉雖然如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真實之
見若知見不真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
行亦更枉用工矣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
的信自心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
明廣大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
為彼此幻妄四大拘蔽介爾妄想浮心遮障
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換子不啻若千生萬
劫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諸信不疑今日發
心定要以悟為期即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
是出門第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
促發之者至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
種辛勤種種遲回留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

皆在學人自己脚跟底本分上付量皆非善知識所可與也馮生文孺有志於此剔起眉毛且看脚跟下最初出門一步

示曾生六符 壬寅

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以其至虛而應萬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戶知天下豈妄想慮機變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謂廓然大公聖人之心也古今聖巧機變之士自謂思無不致智不可及故飾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體未明墮於無明妄想網中而將以為智大若持螢火而與赫日爭光也曾生志道當以此自勉

示贊侍者

侍者真養寫余小像焚香作禮請說法語老人暮拈拄杖趲之曰爾朝夕執侍尚不自知生尊重想又何以紙墨畫像為師範乎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又何以紙上陳言為準則乎爾自發心出家求出離相而不決志修遠離行果真出家實為生死乎爾自心癡迷向外馳求不知頓歇狂心為成佛秘要區區

執幻妄為真實迷頭認影了無出期即老人坐向汝胸中爾亦作熱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淨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稱坐叅不勞遍禮知識自入無量法門也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又何以包裹老人為爾自思惟二六時中除却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咳嗽掉臂雜談戲論處如何是自已本來面目者裏叅透許汝覩見老人一莖眉其或未然對面千里

示明哲禪人

余被放之四年已亥夏講楞伽新疏於五羊之青門旅泊庵禪人不遠數千里叅余於瘴鄉余視其謹愍命典齋食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禪人唯命是聽動力半載餘矣適飲瘴烟浸染成疾自視四大不支難堪眾務乃乞度嶺北尋樂地以休養辭行老人因而勉之曰爾豈以苦樂為異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為假借苦樂為幻場死生為夜旦亦不知心乃眾惡之源身為眾苦之本也原自迷心為識執妄為身

顛倒死生出没苦道曾不知幾千萬劫譬如夢馳險道怖畏張惶求脫而不能欲離而不得憂愁悲楚望採無門疲頓精神暫息無術自謂終墮沉淪爾乃甘心泊沒矣又安知極力而呼猛烈勃跳而大覺之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既覺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即爾而觀今之病苦呻吟作去就求脫之想正若夢中事耳不能自呼而覺余為大呼而汝猶不知是爾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奈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認夢想而為真宅今既遇呼而不覺捨此而誰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顛倒長夜欲求覩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之難矣爾試思之忽然猛省回頭轉腦生死情關頓然迸裂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舒中禪人將誅菲南嶽請蓋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山即障根見道忘山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諦訓也子今志欲

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則有住住則道非真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住住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爲道而又何所居也子徒以山爲山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語涅槃此云寂滅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則真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是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爲入道之資是猶避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絕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橫眠恣嬾怠長我慢爲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

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極禪人 辛丑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無別法亦無實法蓋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即三藏十二部歷代祖師所指無非欲人頓識本有元不令向外馳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將謂別有乃於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參紙墨文字上覓以至種種伎倆思惟計較當作學佛法把作參禪了生死又作種種塵勞事業當作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來都沒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夢中事耳以未離心識故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然無量劫來生死根株我向識情窠窟且又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芽卽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未法弟子去聖時遙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復以世諦文言外

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警當作撥天關的手段將謂闍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復知有世出世間因果事此蓋由不識自心不知本法於已躬脚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癡狂增長夢中顛倒耳禪人自出頭來便解恁麼親師擇友恁麼苦行種種因緣辛丑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後發心耶是不知本有因發心後由師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後發心則不是恁麼行脚若從師友指教而後知則不必如此依然癡狂外邊走也卽今掩關書經的事又作麼生且雜華乃入法界之經也且道以何爲法界又作麼生入若能提起生鐵心腸睜開金剛眼睛一脚踢翻生死牢籠如脫鎖獅子自在遊行看他善財初發心時乍見文殊打破此關棧子便解搖搖擺擺南歷一百一十餘城參見剎塵知識然後毗盧老子亦不奈見便得與法界等與虛空等與毗盧等與普賢行願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般人說破恁般事將恐至今埋在一微塵中牢牢緊閉猶如大鐵圍山又不

止禪人今日之死關也安能一生成辦歷劫因果了却從前冤債哉禪人不信老夫之言試向一毛端頭拈起放下橫來豎去時親切著眼覷看若果一眼覷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盧老子不欺汝歷代祖師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亦不自欺也其或未然試聽末後句看

示宗遠禪人住山

余竄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南嶽來時悟心融佛嶺乾二子皆在伴老人以食息相與結夏壘壁將半復移居東華解制後各辭去宗遠稽首乞一語為住山法要老人揮汗以示之曰夫入深山住蘭若此從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緣也惟我本師釋迦老子棄捨金輪辭親割愛走入雪山萬丈寒巖埋身千尺以至鵲巢其頂蘆穿其膝猶不知六年凍餓皮骨支持苦空寂寞之狀又何如也一旦觀明星而悟道朗長夜而獨明便見天龍拱衛神鬼欽崇為天人師作世間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聞名者喜見

相者皈王臣敬仰有識傾心梵宇琳宮莊嚴殊麗無分遐邇邇百代如生如此澤流而無窮功垂而不朽者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此乃開天闢地一個住山樣子也自斯已降法道東垂若

遠公之蓮社僧遠之胡牀五祖之破頭老盧之獵隊西江之隱山石霜之枯木凡載傳燈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寞中出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跡空門寄形袈裟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出家竟為何事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為出家兒第一要務也古人出家專為生死一著恭師訪友發明已事然後向深山窮谷草木食支折脚擔糞脫粟飯盡將從前業識影子掃除蕩淨不留一絲單單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徹而後已如此方稱佛之真子方能報佛深恩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住山為志只須放下諸緣心如牆壁單提一念直欲上齊古人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為期不明不

已切不可效時輩作偷安計為養癰資也行矣為我前驅誅茅岳麓待老人酬償債畢以送餘年也其念之哉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峰禪師居天目久叅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懸崖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即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峰者幾希通禪人往于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為業其精苦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峰遠之遠矣若夫發明個事則猶未也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為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哉華嚴以平等法界為宗以無障礙為門苟能悟此宗入此門無一物不播遮那之

體無一聲不闌圓妙之音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剎塵知識是則光網三昧舉目昭然普眼真經隨念具足舉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子將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爲大經乎故曰我欲迷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子如當念了却又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顛倒知見子當于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

余昔居東海那羅延窟禪人自五臺來謁及余度嶺之五羊復從匡山來慰余於潭鄉余乍見如隔世親因觀人間夢幻如此乃於諸來弟子輩結夏壘壁間及解制日乾作禮白云某將歸東林尋遠公之芳躅效蓮社之清修且願刺血手書華嚴大經以爲莊嚴佛土之淨業願乞一言開示余曰佛子諦聽爾以

何爲大經以何爲淨業爾以書寫紙墨爲經乎語言文字爲經乎以運動折旋爲淨業乎以點畫分布爲淨業乎若以書寫紙墨爲經則市肆案牘無非大經若以語言文字爲經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斯則本無欠缺又何庸書若以運動折旋爲淨業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若以點畫分布爲淨業則迎賓待客舉劬拈匙無非普賢之妙行如是則本自具足又何別求捨此而言法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雖然盡十方是常寂光元無明昧極法界是清淨土本沒精麤森羅萬象皆海印之靈文麟甲羽毛盡法身之真體後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如是則無背向無去來無取捨無始終三際爲之不遷十世圓成一念此法界無盡藏也爾欲於無盡藏中徒以區區生滅心行指色相莊嚴爲法行求淨土之真因者是以牛糞爲旃檀魚目爲意珠也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爾欲以有限之四大涓滴之身血利那之

光陰而欲寫無盡之真經作難思之佛事是猶點染虛空捫摸電影也爾其叅之如其未然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聽鳥語溪聲與毗盧老子坐普光明殿與十方無盡身雲剎塵海會說法界普照修多羅時有何差別叅叅

示懷惠修禪人

學人圖修自吳中一鉢走瘴鄉侍余二載餘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修精持一念作務爲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日余時時冷眼觀之頗有納子氣息念末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頃辭余欲叅諸方知識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在甚麼處老人曰病在沒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脚四大本空空是病五蘊非有有成非兩頭坐斷無消息始信家山到處歸

示西樵居士

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

白獨中峰各註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 吉水人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
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

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參

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強以陳言逗
湊是可為文乎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

天蓋地

孟軻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則註脚殊

非章句家可知

古人云工夫在日用處此死句也今日坐在
此語窠臼中縱是有志之士亦皆賣弄識神

影子非言者之過執言之過耳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毗

盧頂額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却不
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

夜氣清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
自見本來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颯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

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已

譬如嘉苗望其秀實賊蟲不除難其成矣不

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示難際肇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刺

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

果能決定以生死為大事試將從前厭俗心

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

參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喫飯折旋俯

仰動靜閒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

推求畢竟以何為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

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麼處凡有落處便成窠

臼即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

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

分別影事古人目為黑山鬼窟正是參禪大

忌諱處何況以生滅心麤浮想像入究竟際

遠之遠矣所謂舉心即錯動念即乖若將不

舉心不動念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有僧

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

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

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劔斷盡凡聖知

見如是觀之此事豈唇吻能道紙墨文字可

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動念處諦實觀

察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便

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際

之際名為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

邊際聖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謂一念不

生前後際斷斷則無事矣方名無事道人事

既無又向甚麼處求玄妙所謂但盡凡情

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大似啞

子喫黃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一片生

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

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

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即此現

前一念決定不為他浮光幻影遷移縱是刀

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他頭出頭沒此一念

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稱大力量人

方纔是真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被聖

凡埋沒不被三際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
乃是真實離際也禪人持此語請正諸方明
眼知識切不可作禪道佛法會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蓋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
萬象鱗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毗盧藏一
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
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
事一毛如此此一毛孔正報毛孔如此
沉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沉塵塵乎且
塵含巨刹沉塵塵之刹刹刹之塵乎以此深
觀則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于當念此普賢之真經能見此經
則為文殊之智眼即以此眼觀塵中之眾生
一一眾生盡說此經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
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即具此眼
轉此經度此眾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願
經刹塵劫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
分事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
聖諸影像故此殊勝影像尚無況諸妄想知

見佛法禪道種種取捨諸顛倒相虛妄影耶
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教歇却狂心不從他
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進
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墮群
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即此
一味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示了際禪人

予中興曹溪重修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時
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眾當結制初禪人
拈香請益予因示之曰諸佛利生妙行原非
一種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昔維摩大士
以一鉢飯而為佛事三萬二千有量之眾食
其食者皆入律行且道至今鉢孟仍舊香飯
如常食之者律行何居持米者神通何在若
于此透得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若透
不得更須參訪知識決擇疑情直至不疑之
地始與本地少分相應其或未然未免隨波
逐浪所以僧叅趙州乃云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也州云洗鉢
盂去其僧有省禪人若于趙州說處者僧省

處會得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
行去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

示曹溪諸僧

曹溪為天下禪宗道脈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
叢林甲於諸方所稱由來舊矣爰自大鑿禪師入滅
以來而青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濟人天至若
一言半句之下揚眉瞬目之間而得超生脫死者不
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寂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批其
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是故與時升降
固其理也所以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其建立之
旨亦在隨宜自來而元如高峯斷崖中峰諸大老皆
力振家聲而雷電之機不滅叢林盛時至我明興以
來其風浸微不敢望其真寔蓋求其有志向上一
路者蓋亦幾希而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
溪為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家法為何物割髮為何
事也豈獨人與道違即山川之勝叢林之茂想亦無
復當時矣况為惡魔所侵作諸難者非一豈非其道
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為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道經曹溪口因得參謁二祖大師正位眾
僧遺燼堂之餘曹溪未消余為潯然者久之而去明
年秋蒙制堂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法久欲置余
於其間為供酒掃余是時方憮懼為法門玷懼眾神
庭以謝又明年觀黎海門周公攝治兩韶心與陳公
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纂其志剛成帥而周公
以入賀去未幾觀察樞存祝公蒞其政公曰覽曹溪
行脚僧下車不日無論地方益強訟息民享泰和即
曹溪山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鑿重拈袈裟用耳

而向之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區區爲大鑒侍者冀將焚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頃公以入賀去瀆行乃令寺僧長老率諸大眾作禮辱公先以書抵復面叮嚀之意懇懇生再余感公高妙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佛事者乎蓋亦世道交與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古相也願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蹈寶華棹蓋誠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室之券時庚子三月既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〇八頁上一行經名與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七〇八頁上一八行末字「顛」，〔徑作「顛」〕。
- 一 七〇八頁中一〇行「至演萬死而獲一生」，〔徑作「一至演萬死而獲一生者」〕。
- 一 七〇八頁中一一行至一二行「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爲鑪冶鉗錘煅煉」，〔徑作「以此爲鑪冶種種逆順境界以爲鉗錘以此鍛煉」〕。
- 一 七〇八頁中一五行第五字「復」，〔徑作「更復」〕。
- 一 七〇八頁中末行「則佛祖」，〔徑作「如此則佛祖」〕。
- 一 七〇八頁下四行「爲汝出氣」，〔徑作「爲汝出氣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操方行脚登山涉水之辛苦也」〕。
- 一 七〇八頁下五行「縱使」，〔徑作「縱使聞到三生六十劫更有何用」〕。
- 一 七〇八頁下九行末字「奈」，〔徑無〕。
- 一 七〇八頁下一七行「了悟自心以此心」，〔徑作「了悟自心耳以此心」〕。
- 一 七〇八頁下一九行「少悟即爲二乘」，〔徑作「半悟即爲中乘少悟即爲小乘」〕。
- 一 七〇八頁下末行「凡出」，〔徑作「出凡」〕。
- 一 七〇九頁上一六行「如此便是真實知識」，〔徑作「如此識此便是真實知識」〕。
- 一 七〇九頁上一七行第八字「捨」，〔徑作「豈捨」〕。
- 一 七〇九頁中五行第一一字「此」，〔徑作「而此」〕。
- 一 七〇九頁中七行第一〇字至次行第一四字「舟……眺」，〔徑作「舟行過曹溪之口下瀆陽之峽經小金山而抵羊城時無濟勝之具未暇登覽」〕。

- 一 七〇九頁中八行「戊戌秋」，徑作「及戊戌秋」。
- 一 七〇九頁中九行「始得」，徑作「因送大司馬陳公始得」。又第一二字「過」，徑作「遇」。
- 一 七〇九頁中一二行「鱗甲」，徑作「鱗介」。
- 一 七〇九頁中一四行「舊染」，徑作「而舊染」。
- 一 七〇九頁中一六行至一七行「故事」，徑作「之故事」。
- 一 七〇九頁下五行「無垢法身」，徑作「無垢法身不為塵情之所遮障不為業識之所稽留不為境風之所搖蕩自然不為生死苦業之所繫縛」。
- 一 七〇九頁下九行「永嘉云」，徑作「此段光明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為業垢自昏故永嘉云」。
- 一 七〇九頁下一八行「實相」，徑作「之實相」。
- 一 七一〇頁上三行「本因」，徑作「本因般若」。

- 一 七一〇頁上四行「橫發」，徑作「橫發時」。
- 一 七一〇頁上六行至本頁中二行示歐生伯羽全文，徑無。
- 一 七一〇頁中三行小字「庚子」，徑無。
- 一 七一〇頁中一〇行「出門」，徑作「最初」。
- 一 七一〇頁中一七行「或遇」，徑作「或為」。又「貪戀」，徑作「戀其」。
- 一 七一〇頁中一八行「近玩」，徑作「之玩」。
- 一 七一〇頁下五行第六字「地」，徑作「地者無他」。
- 一 七一〇頁下八行至九行「豈可取近效求速就哉」，徑作「豈可取其近效求其速就哉故曰欲速則不速此之謂也」。
- 一 七一〇頁下一五行「若干」，徑作「百千」。
- 一 七一〇頁上二行「有志於此」，徑作「有志此道」。

- 一 七一〇頁上三行第六字「下」，徑無。
- 一 七一〇頁上四行至一二行示曾生六符全文，徑無。
- 一 七一〇頁上一四行「請說法語」，徑作「請說法語以開示之」。
- 一 七一〇頁上一九行「出家」，徑作「出家乎」。
- 一 七一〇頁上末行「區區」，徑作「而區區」。
- 一 七一〇頁中一二行「禪人」，徑作「適禪人」。
- 一 七一〇頁中一三行第七字「命」，徑作「而精於洒掃因命」。
- 一 七一〇頁中一五行「漫染成疾」，徑作「漫染成疾久而不愈調之不痊藥之無力禪人」。
- 一 七一〇頁中一七行首字「養」，徑作「養之」。
- 一 七一〇頁中末行至本頁下一行「為識執妄為身顛倒」，徑作「而為識執妄以為身顛倒」。

- 一 七一一頁下五行「大覺之」，徑作「大覺之哉」。
- 一 七一一頁下七行第一三字「作」，徑作「而作」。
- 一 七一一頁下一三行「難之」，徑無。
- 一 七一一頁下一四行首字「腦」，徑作「惱」。
- 一 七一一頁下一七行「將誅茆南嶽請益山居法要」，徑作「願住山請益」。
- 一 七一一頁下一九行第四字「山」，徑作「而山」。又「觸目」，徑作「而觸目」。
- 一 七一二頁上五行至六行「教云」，徑作「承教有云」。
- 一 七一二頁上九行「幻妄」，徑作「然幻妄」。
- 一 七一二頁上一六行第八字至次行第六字「我……曰」，徑無。
- 一 七一二頁上一七行「入道」，徑作「由是觀之入道」。
- 一 七一二頁中一行「但淨其心」，徑

- 一 作「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跨精進是知入道之要而以遠塵離垢為第一義也故曰但淨其心」。
- 一 七一二頁中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示曹溪諸僧一文，茲附錄於卷後。
- 一 七一二頁中三行至次頁上七行示極禪人全文，徑無。
- 一 七一一頁上一〇行第六字「來」，徑作「來五羊慰老人於穹廡」。又末字「在」，徑作「在行間」。
- 一 七一一頁上一二行「各辭去宗遠稽首」，徑作「各辭去將各事事而宗遠獨稽首」。
- 一 七一一頁中五行「法道東垂」，徑作「無論西域見聞遼遠即法道東垂」。
- 一 七一一三頁中一〇行第七字「者」，徑作「之下者」。
- 一 七一一三頁中一四行「草衣木食」，徑作「草衣木食巖棲澗飲」。
- 一 七一一三頁下九行「遠之」，徑無。

- 一 七一一三頁下一一行「於禪鄉」，徑作「於禪鄉居無何」。
- 一 七一一三頁下一七行「大地」，徑作「十方」。
- 一 七一一三頁下一八行「又何」，徑作「如此又何」。
- 一 七一一三頁下一九行「華嚴」，徑作「但學人已眼不明諸塵障隔故作種種取捨欣厭之想耳然華嚴」。
- 一 七一一四頁上二行「是則」，徑作「如是則」。
- 一 七一一四頁上四行「子將」，徑作「化熱惱而作清涼變苦具而為極樂如此則子」。
- 一 七一一四頁上六行「皆充塞」，徑作「皆充塞是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 一 七一一四頁上八行第一三字「能」，徑作「苟能」。
- 一 七一一四頁上九行「之想」，徑作「之想耳故」。

一 七一四頁上一二行「荒草也」，徑作「荒草也珍重珍重」。

一 七一四頁上一四行首字至一八行第二字「余……某」，徑作「佛領乾首座」。

一 七一四頁上末行「開示」，徑作「開示之」。

一 七一四頁下八行「圖修」，徑作「圖修」。

一 七一四頁下九行首字「余」，徑作「適余」。

一 七一五頁上二行小字「吉水人」，徑作「八條」。

一 七一五頁上一〇行首字至一四行末字「孟……耳」，徑無。

一 七一五頁中一行第二字「如」，徑作「如見」。

一 七一五頁中一八行第九字「心」，徑無。

一 七一五頁中一九行「若將」，徑作「直若將」。

一 七一五頁中末行「不動念」，徑作

「不動念處」。又「有僧」，徑作「昔有僧」。

一 七一五頁下一行末字「時」，徑作「時也」。

一 七一五頁下四行第八字「豈」，徑作「豈可以」。

一 七一五頁下五行第一二字「動」，徑無。

一 七一五頁下一八行第一〇字「他」，徑無。又第一五字「此」，徑作「而此」。

一 七一六頁上一行「三際」，徑作「三途」。

一 七一六頁上二行第八字至三行末字「禪……會」，徑無。

一 七一六頁上末行第六字「此」，徑作「且此」。

一 七一六頁中七行小字「丙午」，徑無。

一 七一六頁中九行「結制」，徑作「結制之」。

一 七一六頁中一一行「本非一路」，

徑作「本非一路故曰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一 七一六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州」，徑作「趙」。第一四字同。

一 七一六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

點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道炯編輯

示容王居士

子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王請曰
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為名
教以忠孝為先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博
詹石以孝慈親心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
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
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槩以
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為背馳殊不知
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
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知
為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知人言知天而不
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
則為本然之天真也能知天性之真則為真
人以天真之孝則為真孝子能以見性之功
自修則為真修以性真之樂娛親則為妙行
以是為孝孝之至矣猥云以敬為重而口體
為輕者抑又未矣王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

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
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
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
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
真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
先天地不為老後天地不為終生死之所不
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
無量壽此壽非屬於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
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為佛且佛非西方聖人
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真而堯舜禹湯蓋天民
之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
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
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
可以為堯舜人既皆可以為堯舜則人人皆
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
遇真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為至當無
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王曰弟子蒙開示
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
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
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眾生蓋眾生與

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眾生心悟則眾生
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
則不覺不覺即眾生不迷則覺覺即眾生是
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
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
想貪瞋癡等當下冰消業垢既消則自心清
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
真樂既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斯現則所遇
無不安惟此真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
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
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王曰弟子
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第
以念佛為孝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
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
不歸口嚙其指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
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
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已
之覺以覺其母以已之念願母念之母既愛
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
形累而心苦母若愛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

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嗔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自庵有禪人住山

佛言一切眾生流浪生死皆是妄想顛倒以為根本顛倒想滅肯心自許便是了生死出苦海的時節也妄想不休生死難出故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吾人果能頓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軍露地而坐稱為無事道人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亦無打算摸索

處往來縱橫自由自在一大解脫人恁麼時節即喚成佛作祖亦不耐聽又肯向廁溷中與癩蠅作隊偷腥撲臭耶十方世界皆成淨土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充滿其中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此則庵即是自即是庵庵即是山山即是人無內無外無彼無此恁麼則住無所住行無所行修無所修方稱自庵若養癩癩睡三生六十劫祇為他人作奴耶耳思之思之

示慶雲禪人

出家兒要明大事第一要真實為生死心切第二要發決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捋一生至死不變之節第四要真知世間是苦極生厭離第五要親近絕勝知識具正知見時時參請承順教誨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為五欲煩惱遮障不為惡習所使不為惡友所移不為惡緣所奪不以根鈍自生退屈如是發心如星趨造久久純熟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即百劫千生亦以今日為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

狹劣知見軟暖習氣困循宴安而欲以口頭禪狂妄心穢濁氣邪見根將為出家正業以此望出苦海是猶適越而之燕却步而求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禪人既知所向當審知本心以真實決定為第一義也勉之勉之

示如常禪人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為法又曰剃除鬚髮而作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如是之法種種叮嚀苦語無非要為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為第一行耳後世兒孫身雖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患是遠離法何道是出苦道纏綿昏迷而不自覺且又矯飾威儀詐現有德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覺欲求真心正念者難其人也淨名云直心為道場如常有志求出離法當以直心為第一義珍重

示小師德宗

爾自從老人遊二十餘年不獨執事辛勤即
罹患難走瘴鄉已三度矣前已遣爾歸家山
事師長爾狂心不歇復爲子來今聞爾師已
作故物爾竟不能生執巾瓶死啟手足是可
以稱弟子乎爾今即歸不思何以報師恩於
冥冥乎古人參師訪友端爲成辦道業爾今
從師二十餘年道業何在古人羞見父母師
友爾道業無成幸爾無父母師友無寄羞地
矣祖師云衆生與佛無別但衆生多習氣佛
祖清淨無垢耳爾事善知識親聞訓誨年亦
老矣尚然悠悠如此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
又何面目見老僧乎萬一老僧如爾父母恐
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念爾忠肝義膽不減
古人昨讀達觀大師語以田光比爾如此則
老僧何以報平生乎所謂諸供養中以法爲
最今別復以此作供養以酬生平爾其再無
忘今日重別之言臨歧執手叮嚀珍重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
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

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
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
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祖師
道若立一塵國破家亡以其知見本無凡聖
但有立即有我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
法平沉是知我爲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
實障礙而爲我障即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
見未忘盡屬我障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
障障中盡細不同麤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
知見深潛根于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
俱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
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參學縱然悟
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
古人大不自欺處儻欺已欺人是自壞壞他
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初見老人時一
蠢蠢物耳別去一十年茲來更蠢蠢也獨嘗
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
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
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

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爲蠢也今年
夏老人從西粵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
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
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
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
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
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所結

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
爲本般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
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
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
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真本來
不動不變故曰真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
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
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
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二乘得
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
用之則爲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
爲淫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

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沉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採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有驚覺呻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溫銷尚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若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于自心又豈爲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真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雜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

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歡爲樂爲貪瞋癡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衍千七百則指示於人者蓋此事也豈獨老盧即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墮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

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頓以此法直指向渠儻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尅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顛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聞者唯爾一人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

示妙光玄禪人

入道因緣門路各別但隨夙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頓棄文字單提古德機緣語頭而悟入者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妙門而後拋却雜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頓見自心如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老盧極盡神力剛道得箇如是如是而已此即從上知識第一個樣子也玄禪人歷徧諸方久依講肆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若即其所窺苟能剷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叅求叅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草芥塵毛皆為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為開甘露門向佛祖頂額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揀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兩行人

昔人為生死行脚今人但行脚而不知生死

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靡不為物所轉者既為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寬兩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為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老人但知其脚跟勁故稱為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鐵腸二字美之然鐵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麼暮道去也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著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良禪人

佛言剃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為第一是知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切之戒之離此便得安隱快樂樂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獨欲為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為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為基

址塵勞聒聒皆此為喧鬧耳今欲一離依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我如來悲愁可知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志修離慾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真志離欲行也

示周賜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與承處那加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徃徃數寶算沙之徒貪多躑不爛槩視此為閑家具曾無正眼觀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

一物以唯識故萬法縱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擊不破故衣鉢止之即二派十三五宗都從此一語行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畧為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為識則失真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真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任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即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

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真故曰性清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為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平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真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者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而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為道者以損為益也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是習染濃厚發而為貪為瞋為癡為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為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為忠為孝為仁為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為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為貴十五

示文幹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既

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甚言必不可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一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勤破不被人瞞心曠神怡儵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
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頭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
子與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雖然亦有心未嘗不求而問學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求而不求依稀彷彿視之為匹似聞耳苟知不放之放則自不放求之無求則為真求子與氏見性明心單傳直指處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為準

十六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目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一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為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於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真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既稟此性而為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於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自

不敢留滯於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一示李子晉

人生本明為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不必外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既久物微塵消本明自露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凡有志向道工夫當以克磨惡習為入門初地

一示李子融

昔人云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為毀譽傾動不為是非搖奪不為困橫抑挫如一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一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道在

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古人謂除却著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儻不為其所瞞則稱豪傑之士矣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處世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主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為心忘其所以為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為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梁生騰霄骨剛氣逸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間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要從真性流出此真性至廣至大光明清淨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

體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即屬有我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兩立人我既立則大同之體昏塞不得為仁矣體本昏塞則諸妄皆作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為皆非真實根本既妄則脚跟不穩

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矣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儻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面目方見老盧不吾欺也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慧之別是知貪瞋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第為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錯之時一眼觀透不為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火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生蓮以其真難得也一切眾生無量劫來耽酒五欲為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直至今能於烈焰叢中猛地回頭頓息出路豈非蓮花生於火內也伯選聞人來賣於粵恭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為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熏修一心清淨光明曠發十方蓮華佛土皎然在前何但火宅生蓮而已哉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為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為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參訪善知識登山涉水必至發明微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臺我媚明年普陀伏牛口口為朝名山隨喜道場其實不知名山為何物道場為何事且不知何人為善知識祇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精麤而已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

可不悲哉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
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
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渡生死海觀大
士於普門聽法音於海崖返聞自性不須出
門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其或未然係
悠道路虛往虛來即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
為汝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
有何言句歸來當為舉似老人慎勿虛費草
鞋錢也

示梁仲遠 甲寅

梁子四相字仲遠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
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不平無論可否或
義有可為即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
羸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
而無銜轡終不免其蹶也老人將行相送韶
陽舟中請法語以書紳乃書此寄之予謂梁
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由此道之本也慷慨
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
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羸浮氣之所使
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

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輕
重殊非漫任血氣者梁子自今已往當先洗
除習氣潛心句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
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
即將話頭一拶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
參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境虛
閒動靜云為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即是照
用分明不亂定力所持自不墮羸浮鹵莽界
中不隨他脚跟轉矣即讀書做文字亦不妨
本參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個本來無一物
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
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
又有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
精現前看書即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
流出此是真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環
中以應無窮即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梁子既
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為哉

示劉仲安 癸丑冬

予居五羊一時從遊者眾親劉子骨剛氣渾
謂夙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子將有南嶽之

行劉子送于舟中特請益曰弟子道心甚切
但為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逃向上望
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
纏繞矣既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花安
能結空果耶由于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
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滾絕無一念休歇
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為主而當人本體為之
埋沒所以見造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
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六祖于
黃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子從今
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
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
轉當下一拶自然埽踪滅跡矣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

示曹溪素林裕水菴恭而暨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遺骨如生想當時羅華座高指圖終無異今則堂宇傾頽叢林凋燬因慨寶林福地翻為狐兔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則外魔熾起僧徒遭難幾盡逃遁而祖庭之寄亦未有其於今日也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護法幸制府陳公也益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水菴恭而暨月珊見傳識與中興為住持者象澤樵之數人者皆誓捨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眾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以求為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眾等投誠皈依授戒即請予入山 聖恩有在未敢輕諾然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時萬曆己亥適南韶祝聖以荷曹溪為己任力致余來寺一暨頌之命大眾禮請庚子冬余始應命入山不三月而百廢具舉袪宿寇選僧徒設義學校戒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為重開規模大開祖道以復古昔之初觀不五年一念血誠真不滅包胥秦庭之哭其真心實行之所感召者自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為經營之勞眾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眾等如一子地耳頂家 恩認在有即身未披承而心已解脫一時諸弟子等各各聞而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眾生心無差別所言無差別之心即所謂空明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善善修之而成道空聞取之為涅槃外道執之而謗法眾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

而受苦凡天日用而不知吾人以此而應緣即爾輩為佛弟子為祖兒孫凡有施為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願佛祖之教為佛祖之真心心常念念念不壞者即此以往歷劫不廢便為金剛心地而為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矣若夫迷之背之難身者眾眾心存業道即此以往便為苦趣苦因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順之即聖賢之

即凡豈虛語哉然而此心智風尚眾凡聖共由但在用處不同故有苦樂之別耳茲若等數人同此心即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劫劫生生受用不盡若夫用之於一身謀之為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而苦樂地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而苦樂無窮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矣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真種子福田耳裕自從余授戒以來即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師之心地也便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

暨劫受用無窮即此身心常住曹溪故曰佛子在本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也故曰天宮淨土全在當人佛剎莊嚴蓋出自己口界依乎一心凡聖本無二路汝等明見今日老人博學深儒淨土聖賢眾為法信荷信老人此心之妙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証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沉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子家 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為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感儀

禮誦法華堂以安居之律以清規眾如一指老人以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為說法更延大德開釋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大為收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法破疑宿雨久無佛法蓋言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持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為嚴勝種子二以借書勤持之力資初心修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時眾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乃毅然自倡眾命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畫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局

其哉昔吾師釋迦牟尼性劫為凡夫時同千人問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眾又為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為一乘緣種於八方各得成佛况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也所謂見聞為種入難超十地之階善財五十三參一生圓頓劫之果以一字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况點點靈靈心光流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添機緣而觀行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參知識豈不為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持何用別求佛法即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可一齊普現於定境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為修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持何用別求佛法即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可一齊普現於定境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為修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二一頁上一行經名與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七二一頁上四行「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徑作「時居士容玉而請曰」。
- 一 七二一頁上九行「而言行哉」，徑作「而言行哉第吾人本心自有忠孝之真而大者政不在因爵祿以輸忠資口體以為孝也」。
- 一 七二一頁上一七行「則為真孝」，徑作「則為真孝以之孝觀孝之大矣」。
- 一 七二一頁上一九行「猥云」，徑作「故猥云」。又「而口體」，徑作「而以口體」。
- 一 七二一頁上末行「玉曰」，徑作「容玉曰」。
- 一 七二一頁中六行第四字「不」，徑

- 作「而不」。第一〇字同。
- 一 七二一頁中一八行「不假外求」，徑作「不假外求決無疑矣」。
- 一 七二一頁下六行第五字「等」，徑作「業」。
- 一 七二一頁下八行「無性」，徑作「無往」。
- 一 七二一頁下一三行第五字「孝」，徑作「教」。
- 一 七二一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願師指示」，徑作「願師指示以卒業焉」。
- 一 七二一頁下一五行第七字「子」，徑作「而子」。
- 一 七二一頁下一九行「母若愛子之」，徑無。
- 一 七二一頁下末行首字「形」，徑無。又「母若愛子之心」，徑作「念」。
- 一 七二二頁上六行「孝之大者」，徑作「足見孝之大者」。
- 一 七二二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徑作「由是

- 較之母壽無量而子壽亦無量」。
- 一 七二二頁上一三行與一四行之間，徑有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而監寺與示沙彌智融兩篇文字，茲附錄於卷後。
- 一 七二二頁上一六行第四字至一七行第六字「類……也」，徑無。
- 一 七二二頁上一七行「故云」，徑作「故為」。
- 一 七二二頁上一九行「無事道人」，徑作「無事道人如此則」。
- 一 七二二頁中三行「撲臭耶」，徑作「撲臭耶如此則」。
- 一 七二二頁中八行「癡睡」，徑作「坐馳」。
- 一 七二二頁中一〇行「慶雲禪人」，徑作「慶雲祥禪人」。
- 一 七二二頁中一一行「生死心切」，徑作「生死事切」。
- 一 七二二頁中一二行「拈一生」，徑作「拈一生」。
- 一 七二二頁中一四行「絕勝」，徑作

「最勝」。

一 七二二頁下四行末字「審」，徑無。

一 七二二頁下五行末二字「勉之」，徑無。

徑無。

一 七二二頁下一四行「何惠」，徑作「何法」。

一 七二二頁下一七行「真心」，徑作「直心」。

一 七二二頁下末行「示小師德宗」，徑作「示小師大義」。

一 七二三頁上一行「二十餘年」，徑作「迄今二十餘年」。

一 七二三頁上一四行「大師」，徑作「師」。

一 七二七頁下四行「人生」，徑作「人性」。

一 七二九頁下卷末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一終」。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不隨妄緣所轉第二要辦一片為生死大事決定鐵石心腸不被妄想攀緣以奪其志第三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一切洗盡不存一毫第四要真真放捨身命不為死生病患惡緣所障第五要發正信正見不可聽邪師謬誤第六要識得古人用心真切處把作參究話頭

第七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無間動靜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將心待悟第九要久遠志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休不可得少為足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捨之又捨休之又休捨到無可捨休到無可休處自然得見好消息學人如此用心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有志向上當以此自勉

示了心海禪人

吾人出家單為生死大事操方行脚參師訪

友只為決擇已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識單以此事示人近來法門寥落諸方罕聞此風行脚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老人寓靈湖蘭若了心禪人來參入門見其有衲僧巴鼻似非尋常粥飯者今將返伏牛牯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方今海內禪林第一賴有牛山苦行非諸方可及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一生定不空過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為綿密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不知參禪最

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離念一著所以繫念反為念縛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禪人此番入山幸仗規繩大眾夾持正好隨場下手着力但於念念中看觀念未起處用在離念一著久久忽然念頭迸斷心境兩忘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眉目動定也

示湘潭諸優婆塞

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眾出家二眾曰比丘比丘尼在家二眾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

婆夷云近事女以其在家能持五戒可以近事三寶堪受法利故及佛法東來隨時受化代不乏人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近來法道久湮師承無眼妄禮三拜例得一名即自稱為弟子其實臃腫未吐素行未改致生譏謗全無利益大為壞法之端故老人生平未敢輕許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非泛泛波流故強允其請但念汝等素未聞法雖云善人不知如何是善今按唯識論說心所五十一而善法唯有十一餘皆惡心所也

十一法者謂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為純善人但少一法即為缺德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為真實善人所言善心者即清淨真心也以一切眾生各各本具如來清淨真心但為惡念染污故隨情造業而不自知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心自清淨矣苟能有志漸漸深觀只恭六祖大師開

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庶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公案時時泰究是謂向上一路汝等脚跟下誰無一尺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若肯歸心淨土即依此法一心念佛則現生可斷生死永絕沉淪但恐偷心自欺不能作真實行耳老人強為汝等作如是說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也

示方覺之乙卯

覺之方子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泰老人於南岳老人見其心光炯炯是於般若有風種者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領如飲水焉今將別拈香請益乃示之曰方子無以天全其性而殘其形以為關也予知天不以形累子以真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眾而以形傷生者多矣孰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聖人謂形為生累故曰大患為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銷而苦息矣吾佛教化眾生但以破我為第一義入禪之要不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莫喻焉圓覺

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方子從此二十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一念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一法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真則子之至樂不待忘形而造乎極矣子但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始信老人此語不妄

示智海岸書記乙卯

老人至五羊說法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者眾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難集老人入曹谿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六逸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淡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終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諦聽之佛言一切眾生

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眾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沉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甘受玲瓏以是之故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窟則薄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即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道緣未集熱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已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脚跟下站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即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

無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
今又告别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
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
無成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
矣所叮嚀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
可久住玉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
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
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措磨念念省察單提一
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拌盡
此生決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即
與佛祖周旋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
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示劉存赤_{乙卯}

頃予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茶陵劉季子遠來
參叩雪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
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_五
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惟在心離垢每看
此語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
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
經云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

取證如反掌絲是觀之眾生與佛本來無二
所謂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即佛
心垢即眾生生佛之辨不遠只在心垢滅與
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
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眾生此垢
若淨即名為佛豈假他力哉無奈一切眾生
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
煉之功故有參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
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
磨煉之藥然藥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
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真金在礦沙石垢穢必
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眾生心垢
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
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
稱為佛也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為明心切要
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_七
一以無真善知識決擇多落邪見是故念佛
參禪兼修之行極為穩當法門若以念佛一
聲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
見箇的當下落人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

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着力挨排始
得若以妄想浮沉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勾
當此到寤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
為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即從今已去乃
至寤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念佛法門
有緣試着實究審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
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寤源耳
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
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
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萬無一失若得到
真離垢處如經云明相精純不為客塵煩惱
留礙如此不惟彌陀接引即十方諸佛亦皆
同聲稱讚矣幸與子寤年雪夜此段冷淡家
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
不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着力
必有到家真解脫時也

示鍾衡頌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往因患難走粵參
子於曹溪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
安其心以歸其難竟解所以解者皆非憶想

可到機緣偶會無心自至生由是故物無志蹈安恬無事之境然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以生平未愜心快意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若探囊拾芥也甲寅除日同存赤劉子遠來相慰伴子度歲老人噫噫而歎曰子所志是將涉海渡河而求飲甘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熾且苦跋涉之勞也向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為誠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聖人教人以安命佛教人以隨緣其道一也安命則一毫不必強為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以斷妄想為本妄想乃貪瞋癡種種惡業之本也即菩薩修行以至成佛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始以妄想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從妄想生安心消處業緣輕不須更覓菩提路只要當人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

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為萬福之源但由妄想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日減今苟妄消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處是為真福是知福由己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入天之福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註五磁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仔細一一檢點但有虧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齊吐却從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潛心自己固有之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福至則功名富貴逼拶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榮緣而他求哉鍾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勉之勉之

示表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魚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眾生以其能入眾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眾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藉眾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瞋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眾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畧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為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為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己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請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

不被聲色所轉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爲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卽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卽名爲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爲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爲戒衰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樂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雙輪照禪人

雙輪照禪人來參且云將隱居山中單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殊非細事專要善用其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着立定脚跟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玄

言妙語雜毒一齊吐却次則識得本體了無一法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次則要看本參話頭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公案極力提撕但有一切惡習現前卽將本來無一語看破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握住方不被他搖奪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着力處若用心着力太過則懈怠心生便起昏墮此時只須快著精彩不可落在昏沉窠窟中急須持咒仗此咒力足敵此魔以藏識中多劫惡習今被話頭逼出變化無窮境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一切昏沉從散亂生正恰用心之時忽一念散亂卽落昏沉是須吾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揀語最爲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將一句本參話頭靠定如鐵壁

喜魔便起無端狂知狂解此關最險此皆老人有所試者古云枯木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非細事也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護未是到家若以此爲足便起世間種種五欲因緣之念此關難過過者百無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爲足之過患也饒你學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惡習所牽仍是墮落生死坑中前功盡棄可不哀哉如此說話古人語中所載不少老人畧爲拈出以求法中難得真正學道之人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癩圖快活單爲自己生死大事所以走向萬重寒巖作沒伎倆活計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豈不更可悲哉雖然用心差別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變幻境界卽水流風動猿吟鳥噪雲騰霧擁縱然在前更爲喧雜永嘉見道忘山之語切須看破老人初住五臺龍門時萬丈寒巖之下冰雪堆裏如埋死人徹骨嚴寒五內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視從水中出入至此返觀覓自心一

念起處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道之緣又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日夜不休及雪消澗流響若奔雷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如此雜亂境界初最難當因思古人有言聽水聲三十年不轉意根可許入道老人遂即發憤於獨木橋上坐立終日聽水聲始則聒聒難消久則果爾忽然寂滅自此一切境界皆寂滅矣所謂萬境本閒惟人自闢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着工夫也禪人記取毋忽

示顯愚衡禪人 丙辰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近代以來驟不知出家為何事安可望為古人乎顯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谿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放不下身心苦切根究到水窟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窟山盡處古人謂之靜死水又謂之玄妙窠窟若不回頭轉腦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

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乃就誅茆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

詞禪人則為病魔所撓業經寶慶就醫老人聞之歎曰禪門下衰真實為生死的學人最為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龍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

觀其眉宇津津真氣是知其疾已廖八九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為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眾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我故一切煩惱眾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為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則從此已去不知病之底止也子

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參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白縱有妙悟皆成我見以執四大為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出世單為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

求肯服藥而痊者幾何人哉禪人身病已廖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其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却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脚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繫著耶又不見毘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為身普賢無行但以眾生之行為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眾生若無眾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真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眾生不

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离心則本不生不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即捨情捨見即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爲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子老矣再晤爲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體同而用異因有迷悟之差故有真妄之別所謂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以逃一心而爲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真心矣若知真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真從衆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此禪宗心性真妄之旨也若夫吾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惟一以精一爲宗極而有人道心之別此亦真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

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爲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原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尚不知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衆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真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衆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

不同者妄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可爲者性也不可爲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污下而就高明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爲堯舜者亦此習耳習近於性即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尚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克其入道工夫在漸復不言頓悟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工夫易爲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

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辨也心性之說蓋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著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帶心性爲實法也

示段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爲衆生種種顛倒執著之情隨宜擊破令捨執著頓悟本有而已以衆生癡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爲設斷惑證真之法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宿草菴遺之又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上事止是教家極則處未是宗門極則處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草草便以一知半解爲得哉且如宗

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青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保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到窟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故悟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謬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影響便得少爲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着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周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段末法參禪得少爲足者多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變其志亦有悟自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淨破工夫逼接變現種種境界將爲神通妙用

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他心宿命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工夫爲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真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清絕點處此名抱竿頭靜沉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先不透脫直鏡透過放過即不可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撈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今時修行既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爲

憑據耶始因衆生着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着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着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中又違其佛見法見所以遺至無道正謂不見一法卽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空等與法界等與毘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爲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爲無事也今人修行從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不可懼哉此上葛藤特爲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爲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且自誤不少

示玉覺禪人

靳陽慧玉慧覺二禪人參老人於黃梅紫雲山自云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特示云何降伏其心老人示之曰學人修行爲生死大事也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欲實爲了生死必要把一切萬緣盡情放

下放得乾乾淨淨然有無始習氣種子不得
乾淨必須叅一話頭紙上都有但不知下手
工夫難易訣法必須叅善知識開示方便是
他行過的曉得易入處如六祖昔聞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當下開悟世人不知當了玄妙
道理會元不是玄妙因昔有住今闍無住故
當時放下而得開悟有何玄妙如永明大師
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後於韋馱前拈闍
得念佛叅禪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殊不知
禪乃是自心經云不生不滅是也欲明生死
大事知戒律尊崇決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
堅志把玄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叅
禪一着元無有玄妙奇特此事極拙汝肯信
否若果肯信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下不容
潛生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着實靠定要
觀此念從何處起如垂綸釣於深潭相似若
妄念又生此因無始習氣太重又要放下切
不要將心斷妄想只把脊梁竖起不可東想
西想直於妄念起處覷定放下又放下緩緩
又提起一聲佛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

起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審這念
佛的畢竟是誰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殊
不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如妄念又起
即吐一聲只問是誰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
佛云除睡常攝心睡時不能攝心一醒就提
起話頭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飯動靜亦
如是在稠人廣眾中不見有人在諸動中不
見有動如此漸有入處七識到此不行如此
日夜靠定不計工夫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
出本來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時節方不負出
家之志但叅禪之時不求悟任他佛來祖
來魔來只是不動念念單提行將去中間再
無疑難如是綿綿密密心心無間日用着力
做去自有下落

示明益禪人

學人不知向上一路但求增益知見殊不知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
求更欲增益其明矣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
何益之有故曰為學日益凡言學者則向他
家屋裏求安樂窩縱然求得畢竟非屬已有
既非已有則樂非真樂樂既非真又何從而
安之耶向外求安自古學人之通病非特今
也明益禪人請益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有
益而欲明之耶若言無益無益則不必矣若
言有益既有益矣又何必明之耶試看明從
何明益從何益若求明其明則失本明若更
求多益則返成無益凡求益者如人食已飽
而更貪其味則傷食而病成矣若能隨食而
吐可勿藥而愈若獲病忌醫終成痞滯凡病
此者雖虛扁不能治何也以貪食不吐一病
也養病諱疾二病也病成忌醫三病也或從
而惡藥四病也或求速效不信治本之方即
疑醫棄藥五病也或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
至損生者此不治之科也學人自棄本明而
向外馳求增益知見大都若此傷哉吾每
讀醫師喻未嘗不三復聖訓竊見近世學者
初為沙彌即能誦此老不知宗竟致虛生浪
死者無限此不明之過也亦有求明而誤以
不明強自為明者誠不達本之咎耳佛言息
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學人苟能息心達本

明不必外求蓋不必多增自性具足曾何虧欠明蓋禪人果能如此頭將從前所求多處一齊吐却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學人刻却知見可稱無事道人矣試子細檢點從前滿腹酸作何氣味參恭

示慧楞禪人

禪人生長休邑少賈於江湖因厭塵俗至匡山禮續芳和尚薙髮老人自南嶽來休夏全竹禪人拈香請益因示之曰汝已能捨世間恩愛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昔吾佛世尊捨金輪秦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觀明星悟道成等正覺為三界師六道尊仰人天供養普度衆生同出生死此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如此看來豈是偷安養懶貴圖現成受用便為出家者乎定有一段本分事也從上諸祖特為生死大事出家至於操方行脚參訪知識特為發明心地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拔頓盡超脫三界永離苦趣方為自利後聽龍天推出建立三寶是為利他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禪人今日出

家曾知有此事否曾知有生死大事否如何是生死即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種貪瞋癡慢憎愛習氣種子日用心心起惑造業之心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今被無明煩惱蓋覆日用而不自知者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悟此佛性頓斷煩惱脫離生死是真出家兒如此看來出家乃大丈夫了生死事非享安逸貴圖自在而已也不肯修行不求明心見性是為虛消信施返招來世酬賞之苦何出家之有禪人何生何緣何幸得遇明師度脫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開導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決志修行求生死是為自棄如到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哀哉禪人若肯發志修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頓斷單單志求了生死一着單將一句阿彌陀佛蘊在胸中如已命根心心不斷念到花開見佛便是了生死真正出家之時節也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真實信心是為避溺投火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汝切自思自勉

毋忽

示半偈闍禪人

禪人少習舉子業有出世忘四十棄妻子禮紫栢老人之弟子果清湛公祝髮于歸宗歸宗乃昔諸尊宿建法幢之禪窟有如來舍利在焉是知禪人出家之緣勝所居之地勝第未發勝心耳歸宗久廢紫栢大師過其地慘然悲酸見枯松半折斤斧大師愍而咒土塵之與其重崇以卜道場之再建不數年皮骨皆完于是湛公毅然而與遐邇聞之莫不仰真景從居士邢來茲矢心唱導又數年感今上賜御藏以光空山由是殿閣遂成而堅音長老募造毘盧大像以奠安之自此三寶已具其二獨憫寶未集不足以揚法道耳禪人出家之入年老人自南嶽來遊禮舍利于金輪峰頂觀其山川秀拔詢恢復之艱難殿閣雖成禪居未就猶然荒寂中也來慈回苦心護法其力行乃吾徒事若僧徒不勇往為之則負建立之意恐紫栢寂光有靈定不瞑

目也因是致懇勸發大眾而堅音與禪人爲之綱領禪人聞說頓發勝心普化大檀莊嚴佛土即荷錫出山濱行請益老人欲堅其願力乃歡喜而示之曰

汝雖出家然猶未闡出世之行昔吾釋迦本

三三

師捨金輪王位匿影雪山六年苦行以成正

覺爲人天師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故曰

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

身命爲衆生處至若施頭目腦髓如棄涕唾

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世世生生如此

若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即今未

法弟子一鉢盂飯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

留與兒孫受用由是觀之吾徒出家衣食現

成安居受用豈易消受哉苟不思報佛恩體

佛心行佛行理佛家事則名雖出家實資三

途之苦具耳所謂體佛心者大慈悲心是行

佛行者忍辱心是佛家事者廣行六度成就

二嚴建立三寶弘揚法化是若不如非佛

弟子是爲賊人盜佛袈裟自溢若本如此出

家有何利益所言福慧二嚴者以志悟般若

種子了達自心妙契佛心此名爲慧廣修檀

度莊嚴成就衆生此名爲福故曰福慧兩足

稱二足尊故今勸禪人第一要志求般若了

悟自心以出生死之苦海次要廣行衆行普

化十方莊嚴佛土以成淨土之淨業除此二

行無可修者然佛言教化衆生即是莊嚴佛

土以大地衆生沒溺貪欲苦海畢造生死苦

業長劫沉淪無由自出故感三界三途之苦

具所賴三寶爲福田以種般若之種子以爲

他世自受用之因緣然須必假僧寶以開導

故吾徒佛子能化一人發勝心破慳貪則一

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化多人則嚴多人

之佛土苟能化大地使人發心則圓成人

人之佛土是則轉穢土成淨土變苦具爲樂

具豈不爲最上殊勝之妙行哉禪人行矣執

老人片言以往便是豪傑之士頓發廣大之

心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亦如八

歲龍女獻珠之頃即證菩提自有能破慳貪

如揮糞土成汝願力者禪人勉旃萬無怠惰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三三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二」。
- 一 七三三頁上二行下，經有校者「嶺南弟子劉起相重校」。經下至卷三十六同。
- 一 七三三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經有「法語」一行。
- 一 七三八頁中三行「全身」，經作「前身」。
- 一 七四三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六

黜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

匡山金輪峰頂有釋迦如來舍利乃法身常住之地從昔諸祖建大法幢先後三十七人

其間發明心地超脫生死不知其幾是知茲

山之靈誠震旦之祇桓西江之驚嶺也法運

遷訛與時升降以致琳宮梵宇委墮荒蕪往

紫栢大師遊履其地志興復之精誠冥感枯

樹迴榮兆亦奇矣于是有弟子法湛果公志

存紹述誓圖鼎新堅強不拔之願如康會之

求舍利于建初也未幾果感今上賜御藏以

鎮山門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山川震乳

草樹呈祥誠末法希有勝事老人于丙辰秋

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瞻依奇絕俯仰興懷

但見殿閣莊嚴大有未備若中道而餒無異

昔在荒蕪也豈龍神呵護之意乎以本發心

檀越邢來慈者願大而力弱是在吾徒沙門

釋子之責故勒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

想當布五體捨四大以作莊嚴况有十方昔

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何不普請

羣集以成就勝事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

也慈公聞說大生勇猛乞老人一語以為前

茅老人笑曰無庸此也法界海會蓮華藏中

無邊佛刹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

現圓滿具足無欠無餘全在一念感發之力

正如彌勒樓中含攝無量佛刹所以善財至

前而不見者要假大士彈指之力耳是則老

人之言如向閻前一輕彈指其莊嚴佛土但

肯開門一時頓現又何假余力哉公往矣幸

無怠

示王安居士捨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應辰幼業儒一日思

生死事大發心出家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

中敬堂和尚丙辰夏子自南岳來茲山居士

訪子至以天屬至情有難割愛者予因而示

之曰舉世父母所望於子者欲其榮名顯親

也故以三牲五鼎之饗為盡孝殊不知養愈

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真孝也故吾佛世尊

薄金輪而不為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

六年成道為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

至貴割大愛何以博長劫不朽之業乎故稱

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思此非以了悟

無生普度眾生為報地乎佛說大戒首曰孝

名為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

道孝順一切眾生故真學佛行者將視一切

眾生為已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

第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

為根地若果決其志不唯報有餘即養亦有

餘也世之所謂孝者將以功名博性鼎養以

娛親也功名見制於造物性鼎有待於所遇

無論得之而資苦且舉世求之而未必盡得

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不祿者亦有

父母不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樂者以其聽

命而不由己也今有志於大道者求之在我

享之亦在我操必得之策懷至樂之養此難

與世俗比也居士能捨其子聽其志自今已

往若子既潛形於山谷居士亦謝塵緣從子

於山中既能割愛又能超塵有所樂地即草

衣木食而錦繡甘旨不易也其父子日夜惟

道是念朝參慕叩即班衣戲彩無加也水流風動經聲佛號非繁絃急管可厭也明燈清香昏曉不斷非腥羶臭穢可比也千丈寒巖三間茅屋視高堂廣厦卑卑也父子相度共成無上之道享不世之榮名此必得之事也其視一官之封一言之褒而不能必者又如雲泥天壤矣居士所捨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順者厚矣豈不為世之大孝乎居士欣然奉教請銘名願執為弟子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而至也字曰大來謂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故書此以為若子法門券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證盟未審此行與參究工夫同異何如願聞示誨老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世特為開示眾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

傳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所言一大事者即指眾生本有之自心名為佛性種子耳是知經乃佛所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持經而不悟心與參禪而不見性者總非真行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持

經與參禪豈有二耶是在學人堅持久長不拔之志持經即參究參究即持經所以經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古人參究必拌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

住山不異佛祖定為摩頂安慰矣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

示新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於此懷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眾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

凡之大本故說為乘乘者是運載義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即吾人日用六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即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於佛若以

此心廣行六度攝化眾生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即菩薩境界則運

至菩薩即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淫斷佛種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為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眾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眾生元無實法與人

也種種方便皆為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為眾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即末後拈華迦葉微笑及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真實受用及有志參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真實更要別求玄妙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貴真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可為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即是一乘若悟請法但有假名便是真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都是邪見種子也

示古愚拙禪人

古愚禪人自浮梁來參金輪請益做工夫老人因問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觀又

問汝作觀時還見有境否答曰到這裏總不見有境老人曰既不見有境將什麼唯心禪人曰某甲只是不志能老人曰汝說唯心是以知見做工夫其實未達唯心境界古德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若作觀時似乎忘境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如此捺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縱是忘得前境若執着唯心則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礙況未得忘境唯說唯心以作實法者千古德云絲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饒做到心境兩忘一法不立猶知見邊事況以思惟心作究竟想豈不為自瞞者乎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諦觀水流風動鳥語山光觸目盈耳了無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這唯心二字亦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墮唯心窠臼依然無出頭分

示袁公寥

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傳曰人可以為堯

舜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竊觀古今生人豪傑不少而聖賢不繁見者何哉蓋以習染之偏隨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傑之士塞情而復性則聖可期而事業當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毋禪之一心皆復性之要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往通問于曹溪知為上根利器及于過匡山生遠候于見其所賦骨奇性敏但習重而氣高故但任習而不見性苟能奮力遠情復性則不驕不肯不逆寡不雄成則器廣而不溢志堅而不移心冷氣消則可坐進此道矣聖賢可期況事功乎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敝履耳因字之曰公寥莫其日淡于爽口也

示泰禪切要

徑山禪堂小卷

禪門一宗為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應證方見佛祖無二

之道也其叅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叅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叅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則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傳心印之旨也及六祖南還示道明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叅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尚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腦便休即有不會者錘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叅一則

古人公案以為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為學人入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熏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即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衆云叅禪性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向個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牆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疾暮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一悟便徹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其意

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叅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叅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傷呈領就當作奇貨便以為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叅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著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古人是^六最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草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叅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

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叅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撓打落水中山纜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釣線上作活計船子如何捨命爲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註六叅究者多到處有開發註七況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叅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爲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真正路頭只管懵懂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爲的

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粗戒不修濁亂妄想仗已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箇箇都以上上根自負見便便闢機鋒亦以自已爲悟道此雖時弊良由吾徒一盲引衆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叅雲棲大師授淨土法門頃叅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即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爲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是出苦方便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爲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種種顛倒造種種業

妄取三界生死之若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顛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顛倒狀豈可得耶即今現在無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註八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顛倒所使則諸業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今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爲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能於妄想起處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了

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為實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羸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參究

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提起一聲佛

號橫在胸中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

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

中如已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閑忙去來

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

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撥則當下粉碎一切

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

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

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

業消滅時也捨此一著更向心外別求則諸

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

也若惡習強勝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誨

若修行人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為心

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

潛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

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賊必請上方

之劍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參究工

夫為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

拄杖子其實行在已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

士志歸法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為行

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尤又何以破癡暗

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前便是了業障出

生死之時節也

示聞汝東

維摩居士住毗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

一室以示疾說法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

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

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

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

知識乎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

外別有一法可傳祇是要人離却語言文字

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參禪人動即呵教不知

教詮一心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

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要人悟

透其實究竟無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

生死了不可得此豈屬迷悟耶二祖云覓心

了不可得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即般若無五

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無所得

故得菩提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是知

教說一心所多者凡情聖解耳參禪頓破無

明是絕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絕聖解也斯則

禪可知解而教未常不呵也今參禪人從教

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提話頭不能忘情絕

跡皆在所呵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今棄教

參禪者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是為

見地依此參究當人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

玄妙知解總是未透皆生死邊事豈可便以

為得耶今無明眼知識印證若不以教印心

終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

及祖師玄妙語句當作自己已知見必要參究

做到相應處如經云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

上知覺如此便是頓悟的樣子不是將煩惱

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亦不是別有只是消盡煩惱習氣露出本來面目耳故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是道吾在座不覺失笑既見船子後道吾道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云這漢此回方徹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參禪的樣子也海堂主久親教乘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道吾為甚肯後不肯前試看不肯在甚處肯在甚處這裏定當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齊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徑山西堂靈鑿智禪人

承教有言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古德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既悟無生又有剎那之可見若見有

剎那則非悟無生今何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是則無生剎那一耶異耶佛依不生說剎那則非異矣祖師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則無生剎那又非一矣若離一異求之則無生意亦繫驢馱矣鴻山云今人一念頓了自心名之為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為修然流識者謂微細生滅即剎那心也言悟後而修則是悟而後見也且悟後方見剎那則前悟者非真無生明矣今參禪提話頭雖云著力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如石壓草點然不見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若非無生又何以敵生死若悟而後見則世尊依剎那而說無生又為剎法矣西堂飽飡教義今棄所習單提向上一路於此試定當看但不可作義理和會亦不可向意解中求能於一念剎那中頓見無生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

示知希先山主

山主久棲講肆從少林叅諸祖機緣今盡屏所習單提向上一路弔影雙徑適老人來因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此事人人本無欠缺

圓滿具足所以日用不知不得受用者直為無始惡習種子積劫熏染根深已是難拔今又新熏言教文字祖師公案種種知見更增一重障礙雖要求明自己轉求轉遠此何以故只為昧却自己向他取覓耳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惱障玄妙知見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體自現今叅究向上事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玄妙道理名為雜毒盡情吐却單提本叅話頭重下疑情斬斷妄想煩惱根源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己命根疑到疑不去用力不得處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個甚麼看來看去投來投去自有倒斷時也但存絲毫知見於中便隔千里萬里但看初祖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當則千生百劫終在途路耳山主但將精神收向此中管取他日得處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萬萬勉之

示嵩嘆思山主

古德教人參禪做工夫先要內脫身心外遺

世界一切放下絲毫不存單提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審實念佛的是誰隨舉一則橫在胸中如金剛王寶劔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內不容出外不容

入把斷要津築塞咽喉不容吐氣如此著力一眼觀著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如此下疑疑來疑去疑到心如牆壁一般再不起第二念纔有妄想潛流一觀觀見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扼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時正是得力處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如有氣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揆方是個恭禪用工之人用力極處不計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終無得力時也山主有志向上事當以此自勉

示乘密顯禪人

學人日用觀四大如影觀目前如夢事觀心

如急流觀動作如機關木人觀聲音如谷響觀境界如空華作是觀時無我我所無動我者無作為者去來坐立無起無止應念無生是名入無諍三昧

示墨衍宗禪人

宗禪人少遊講肆習性相義久之以不見自性起疑參究有日未有所入遇老人至雙徑拈香請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貴子行履只貴子見地所言行履者趣進工夫也見地者了達自心為行本也行本不明則趣操失旨故參學之士以見地為先所言見地者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了無一物不獨凡情聖亦不立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故起種種顛倒妄想分別造種種業譬如醒人無事而忽于睡中作種種夢夢中苦樂等事宛然現前及至覺來求之了不可得是謂無中生有豈實法耶但癡人顛倒執為實有此乃見不徹也及佛出世說種種法乃破夢之具耳亦無本也而學佛法者又執為已實有之法此乃夢中增夢耳今參禪之法無別妙訣直是打

破夢想顛倒若了知本無的信自心清淨無物則達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藥妄想是病若藥病不立則本體安然如此則知藥病皆病今參究所提古人無字公案乃攻藥病之藥也是謂以毒去毒若知本無物則參之一字又下一毒也豈可將此作玄妙會耶若不信心縱參亦是誤服毒藥禪人能信之乎當於一法不立處參

示顧山子

子居雙徑之寂照居士顧山子來參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蓋得其精而遺其麤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是篇乃子門生周子所述子嘗序之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眾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參玄之士必曰萬物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

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固萬慮攻
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
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
命之歸一是一知二五而不知為十也苟知性
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示譚梁生

四六

二十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
乃衆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
者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
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污習氣及至今生聰
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污惡
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熏故時時有
出塵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即去學
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
前種種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為
不足為亦不屑為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
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庸品耳而自己將目
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
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
存面奔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

喚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
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
躡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跨者不行惟今
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
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真實心學道不染污的
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將
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
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
目前不虛放過一著便見平生下落

四六

三

示曹士居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
既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
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
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
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惑如是邈境
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
之要門也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
死根者即日用現前種種憎愛捨捨我慢貪

瞋癡業是既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
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
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
念念不放過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
觸境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
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丙辰

奇先禮達大師求出世法師許可令叅老人
為之雜染依老人數載以刻大藏因緣復歸
本師執勞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寬大
休歇場意卜之無當也老人來雙徑見奇氣
雖弱而心力更強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
上一路少有巴鼻但欠因地一聲耳談及歸
休地老人示之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
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
古德云不離真有立處立處即真良由自心
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三祖
大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若不如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
矣老人觀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大慧禪

四六

三三

師亦歸宿於此即汝本師和尚脚跟遍海內
立足無卓錘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
與大慧同坑況汝隨本師願輪刻經於寂照
開山皆汝用命之地即汝放捨身命處也老
人知汝不能放捨者乃我見未忘非癩病也
以淨法界中佛祖衆生大家有分獨我見者
不能入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人相人與
我相對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亦無可休之
地矣汝自不休則無地可休汝若肯休則當
下便休一切放下方爲大休休則佛與衆生
皆即避影亦無地可容渠矣汝求向上一路
雖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貼耳古人云家邦平
貼到人稀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更何向
上可求耶

示石鏡一禪人

註六

三三

古人爲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弔影單棲
專爲究明已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喪考
妣不是養癩圖安閒任意度時也必欲究此
大事只可運糞出不可運糞入直須將妄想
惡習文字知見一齊吐却放得胸中乾乾淨

淨了無一法當情只是一個話頭作自己命
根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若今住
山任意悠悠隨情放曠妄想起來又要逗濠
幾句詩作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
此只是一個養癩的癡漢如何喚作住山道
人不唯唐喪光陰抑且虛消信施挨到臘月
三十日將什麼見聞老子不是將一首詩一
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禪人當思爲甚住山
畢竟要討個下落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
勝緣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
袈裟下失却人身誠爲苦也可不念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六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四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
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七四六頁下一六行「奧口也」，至
此，徑卷二終，卷三始，並有「法
語」一行。
- 一 七四七頁上一六行「尚未有」，徑
作「向未有」。
- 一 七五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點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迴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無奈藏識中有新熏文字雜毒習氣舊熏貪

點七

瞋癡愛煩惱習氣內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止不住因此要提話頭如水上葫蘆過捺不下只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參禪如今初心只管將心內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放下了又放到無可放處方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若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對將心要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覩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息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覩則彼妄想自然掃踪絕跡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

念歡喜也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但從此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滄公得任持法門居

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為海內法窟禪人力任常住細維百務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眾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眾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蔕而為妄想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為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眾生妄想知見也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真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真實妙行都為成佛真因矣故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吞一華以此供養佛皆已成佛道微因小善皆成

佛真因況身任眾務捨命為法豈非成佛之真種子吾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名真持經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譬家豈真持經者耶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王鹿年 丁巳元旦六日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己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聖人教人以不用為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姬嗷啼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己者也聖人直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己之語而不能作勝己之業豈智

也哉王生有力于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顯侍者

顯侍者生於西蜀少沉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少小卽知叅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風種內熏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顯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徑顯充侍者日夜精勤無怠老人初憐其蠢蠢時時激發顯時聞老人開示衲子亦眉間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誰字公案敘其叅究顯亦能領荷第恐無決定爲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宿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卽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終不失正因種子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卽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侍者

紫栢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

業故刻方冊大藏經此一斷大事因緣非小

小也末後全付擔于澹公一肩荷之經既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侍者在介事事實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

也

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卽古豪

傑皆然況其他乎漢高帝天下既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卽封之此古昔用

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

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矣大法已得所矣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而賞之也介侍者卽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戒行如來事

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慎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之難者淨沙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

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爲依歸又渾身

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緣而至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拚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行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失多

也

生善根種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

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爲誠苦耳佛言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巧心偷心乖心覆過心無慚愧心嬾墮偷安心見人過失心貢

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慈愍心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發心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檢點念念照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

與之撕捱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謂不虛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抵對沙彌當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繫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垂不朽于竹帛耳。此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從達大

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一息未嘗少怠。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觸犯大難，以死從事。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矣。及死得從華大師於雙徑，予謂此一坏土，不但俗人，即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今澹公為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豈小緣哉。

示朱素臣

士人學道多以讀書為妨礙。老人曰：讀書何礙，但不讀書時多被無端妄想擾亂。若就閑時能攝心一處，把斷妄想，不行心心在道。

念念不忘如此，則學道時多讀書時少也。老人嘗示學人當要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則妄想自斷，外事自然無擾。道力自強，工夫必易就耳。

示沈止止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古云：學道志當歸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參究功夫，即將所參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閑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為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則但有求閒之心，無念道之心。矣。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着力。起即看破，看破即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是參究法。故曰：圓難於易，易為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閑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沈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即禮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氣力。語云：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在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即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師以法門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為格，若心廣而形眇，則力全而任有餘。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斃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為開子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着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却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要斷這愛根即

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同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

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聞一切應機無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間卽親近數千萬衆皆不如侍者之真知實見者也卽今大衆人人見大師滅度只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彌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卽想亦不真要聞彌陀說法則思亦不真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侍者執侍已久豈可忘却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我謂侍者更不必作別想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作事威儀修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足終日竟夜一一通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一念忘却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老人無法可說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却便是我老漢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念念不住能

念不立所念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
卽心成自性佛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立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初薙髮禮
永明塔于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錄爲
師承卜遷師塔于宗鏡堂後誓不異化唯行
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塔工訖成
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余
巾雲樓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爲暨
錫所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

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予留旬日繞
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諸凡井井
頤指適可如不經意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
惡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
宿願未易能也予既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
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真爲行有理事才有體
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雷瓊
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爲名
字羅漢斥非真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
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

暇安能爲法門乎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
乎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真佛弟子
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
者爲難然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
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
生卽護佛慧命故般若菩薩法以度衆生
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所謂滅度無
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
空也然我卽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既空我亦
何有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
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
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
禪道之可脩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
讚持經者曰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
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
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真佛弟子
矣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
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
梁心濟渡衆生故吐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
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

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
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草芥塵毛
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
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
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
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卽是自心未度自不能
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耶耶公自此以往更
須高着眼睛自點檢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
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
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
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
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
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
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已過卽此
一語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
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
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爲過矣一念爲過況種
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

用心不在一念上着力則終身參學不能得
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為功故錯到底耳
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老人即字之曰了無
欲要着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
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三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
死心切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為生死心
現前立志三事具足是為向道至若用心參
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參出
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纒舉一
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
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
他籠罩起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
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
身心世界撇過舉起本參話頭如虛空中概
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
定不是尋常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
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脚跟穩當若是軟暖
柔懦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萬一至於看話

頭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為黑山鬼窟
纒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
句蘊之不捨便墮外道邪見以此中纖塵著
不得着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只須徹底打
破漆桶方是真實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
板也禪人只麼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剝道人

汝為生死出家獨坐孤峰頂上十年於此何
等真切聞被魔害數下欠其心不動眾皆勸
往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忍力此必於本
分事上大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
大如空花水月現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
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就當一念不動任
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一念方是
正見正行今聞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持
即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着不唯可惜
自己為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諳真實故於佛法教
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增益知見生大

我慢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
不從生死上着脚亦不知生死為何物將謂
與已無干營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
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人反墮
耶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
近真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參老
人於嶺外真實樸素老人東遊吳越刻楞嚴
法華新疏命玉校警叅詳對酌得老人言外
之旨老人今歸匡廬休老異日玉能相伴於
空閒寂寞之中叅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
字作所知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峰頭有牛糞
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眾生皆以我執而為生死根本以有我
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眾
忤皆歸忤則為其所惑矣故眼為色惑耳為
聲惑鼻為香惑舌為味惑身為觸惑意為法
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既失其正則
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為其惑而不自知
為其所傷而不知痛患之甚矣且將以為資

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鑽空則無可寄矣有志道者試從此始

示王子顯

世人一向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從生至死未會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是為身病妄想攀緣愛憎捨捨是為心病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為世醫王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性為回生妙藥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即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即不為此身所苦是為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即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着力就在起處觀察着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誰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

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即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為

治心病之妙藥也

子顯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佛言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無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即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老人因請益語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居士生十善之家富貴之室以苦薩人為父母以善知識為眷屬以同行同願為奴僕以慈力示現為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既發信心脩諸福德事事如意蓮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初

請藏經過蘆洲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其所遇福緣勝廣如是但以行道不力為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為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難也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

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

身觀心則心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居士能信不疑則居家而入非家即世而能離世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毗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示顏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真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為

常是以不堅為堅名顛倒見然顛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求堅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歸依之心詔其名曰福堅只欲發其堅固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顧汝平

汝平侍紫栢老人最久昔子被難繫園中以書覆紫栢汝平侍側即以書付之囑曰執此

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為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子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塔之期汝平迎子松陵至陋巷顏生生宅因禮請益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子昔日書嗟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去來無所即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且子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不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真死哉手澤宛然法身常住昔紫栢視今日如眉睫予今見紫栢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

揭如日月既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不但子與紫栢如巨海之漚即一切凡聖若空中電影耳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平等法門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子特為點破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生前著眼看覷久久當知見子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咒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曠耶今有一等高慕異聞恭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為

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咒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願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悞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楞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為宗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楞嚴古剎創自唐朝長水疏楞嚴于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闡闡之中向為力者所侵五臺陸翁於此土受靈山付屬生以護法為心達觀禪師乘時而出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即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密藏開公棄青衿出家依達師為入室弟子聞有復楞嚴護全身荷之禪堂告成議刻方冊大藏以廣法運復蒙聖慈頒賜大藏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未克卒業五臺翁復下世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興起得包心絃居士為領袖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紺殿巍

我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揆之重典之議幾二十年時節因緣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予來雙徑為作達師茶毗佛事回過楞嚴觀其規模弘敞真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忍辱慈和可謂叢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事付囑菩薩尚不敢涉此利生而沉博地凡夫乎以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林子之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圓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彼岸也何難哉予謂獅絃將絕響矣而幸有子繼之亦因緣所屬耳唯在子堅忍不拔之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為無窮不朽之佛事大法流通即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不以不堅血刃之軀而為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金沙東禪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崖耀公主之適聞老人有雙徑之行特專嗣南容公來請經營安居將為老人休歇地九月既望老人適至見其精誠嚴整大眾清肅

專以背誦法華為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此希有之事也居無幾何即往徑山綠華將歸匡廬長揖人世公懇留老人意未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智眼未開情塵斯隔離合之見關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間者未易臻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實相為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即今之釋迦不滅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于今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訛之相耶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真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則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于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他之

示王聖沖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

之良以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板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澆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將潛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同歸法海涓滴而與渤澥同波此豈外求之耶聖沖元深昆季久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清流不無壅闕老人適來而為疏之今則開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

示孫誥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盡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着力觀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着力參看他日常有自信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栢大師卽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叅老人請益因字之曰養晦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爲情識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真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罽頭昏闇之中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體愈明而真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殃姜生體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爲之間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參禪者多及乎相見都是顛倒漢以固守妄想爲話頭註以養癩情爲苦功以長我慢爲孤高以弄唇舌爲機鋒以執愚癡爲向上以背佛祖爲自是以恃慧慧爲妙悟故每到叢林身業不能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爲下劣

以行門爲賤役以佛法爲冤家以套語爲己見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瞋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卽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沒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

眼善知識卽爲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癡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不爲大可憐愍者哉禪門之弊一至於此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但看百丈侍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插鋤子野鴨子公案便是真實勘驗工夫處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楊岐之事慈明二十餘年行門親操執事百千辛苦未嘗憚勞故得光明碩大照耀今古若癩融之負米黃梅之碓房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參禪爲向上只圖端坐現成受用袖手不展一草不拈如此薄福絕無慚愧

之心縱有妙悟只成孤調絕無人天供養況無真實修行虛消信施甘墮沉淪者乎若是真實爲生死漢子當觀本師釋迦文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爲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如此當發勇猛拚捨一條窮性命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供養大眾一切行門苦心操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若於日用六根門頭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古人云從緣入者相應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縱不悟道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叅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五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經無（未換卷）。
- 一 七六一頁上一八行第六字「不」，經作「一」。
- 一 七六三頁中七行第五字「育」，經作「盲」。
- 一 七六三頁下卷末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三終」。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歸宗智監寺

歸宗為古尊宿說法地達觀師倡緣興復既而湛公竭身盡力竟還故物今廿餘年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于丙辰夏來禮金輪舍利塔觀其寺規模甲匡山之勝因思輔弼者誠難其人眾中見禪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氣因屬主者命為監寺禪人善密行凡眾人盡日所務有不及者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一一親為料理明發則事無不辦者予嘗嗟而嘆曰有是哉予嘗見叢林年少率無慚愧一味養懶三業不攝禮誦不修甚至白晝安眠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儆大眾之務乎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獨稱羅睺為密行第一故為佛長子此土前輩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為叢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故闍羅殿上圖像供養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為眾生處故感為天中天是知從

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立世間福田功德也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荷負叢林即是建立三寶三寶常住即是續佛慧命慧命不斷即是報佛深恩知恩報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既秉如是行願二六時中念念誦思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如須彌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何曾一日以此身命修出世行乎若果有之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發難得之志一生盡命不捨本行則是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謂不虛生耳禪人從此更發精進居一切時但將趙州狗子佛性話頭蘊在胸中隨就作處心心參究畢竟因甚道無一旦揔著抹著一念疑團迸裂從前生死頭然了却是可謂福慧二嚴一生取辦古人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前三十六代祖師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輪也

示自宗念禪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種妙行

利他謂之修福自利謂之修慧菩薩發心勤求無上菩提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為諸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不捨諸行是謂利他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我等曠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沒捨身受身不可思議皆是虛生浪死何有一毛真實行門若有實行則定不似今生這頭面也回光返照猛自思惟豈不痛哉禪人今幸仗夙緣早得脫俗永離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諸祖說法勝道場地此萬劫難遇之緣正是飢逢王膳病遇醫王自當慶幸無量即盡此形壽捨捨一生作此功德已勝百劫千生空過無益也禪人當信老人言自今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持勇猛剛強之志盡自己色力量自己才能辦一片肯心任緣隨願耐心耐煩忍苦忍勞即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已勝一生空過矣禪人自說身弱神疲不能任事古人貴在心力強願力大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雖小恙不為大苦若造惡業墮在三途即求今日以小

病小惱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
 佛令眾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正是今日策
 發精進幢也古德云寧有法死不無法生縱
 捨此身命作此妙行猶為般若舟航可到彼
 岸苟不勉力強志可謂虛負此生既到寶山
 空手而歸豈不惜哉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
 空空則神不竭神不竭則身不勞如此是
 為無作妙行遇緣即宗定不為日用所轉頭
 頭成就大解脫門矣當諦思之

示陸將軍 名世顯號鎮湖

將軍為潒梁世曹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
 也中年知向道入海門周先生室先生拈古
 人勸君識取主人公之語示之老人歸隱匡
 山謁老人金輪峰下自知殺業大重願求懺
 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偽問古彙傑忠肝義膽
 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
 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佛性無二眾生
 與佛不隔一毫達性眾生即佛不達性佛即
 眾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以之洗
 穢則污濁故佛之慈悲即眾生之殺機古德

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
 漢此云殺賊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
 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
 來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
 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世人
 愚癡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
 殺人劫劫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為功
 多豈不為至愚至癡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
 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
 生其殺人以為功殺生食肉恣口腹以為快
 其愚等也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
 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惡佛言貪慾瞋意
 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為殺賊能破煩惱出
 生死若是為大雄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為
 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謀可謂
 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故云出家大
 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老人葛藤至此是謂
 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真懺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棄妻孥子出家曾參達觀蓮

池兩大師乃之南嶽湖東掩關老人將卜居
 南嶽成破關相迎遂待巾為一日作禮白言
 某幸末法為佛弟子志出生死親見三大師
 現身五濁惡世衛護法門行其難行忍其難
 忍調其難調每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特謂
 空言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典刑現在便可
 盡形壽依皈誠難捨此別求怙恃矣乃寫三
 大師之真終身佩奉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
 即往來人天周流六趣曾無厭倦乞師為我
 證明之老人聞而笑曰此固子之深心本願
 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請試觀大本師和
 尚毘盧遮那法身非身以文殊觀音普賢三
 大士之行以成其身文殊智也觀音悲也普
 賢行也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故
 如來法身若言其智則微法界理事因果乃
 至草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盡眾生界心念
 頭數莫不徹其根源若言其悲則盡眾生數
 皆為己身凡眾生之飢寒困苦疾病痛癢乃
 至三途劇苦皆菩薩全身一體共受故能不
 捨於一眾生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徼法界無

一草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故普賢十願一一皆言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是故本師毘盧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少一法而法身不成即一衆生而非自己則法身不遍乃至塵毛草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法身斷滅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如首羅三目即一即三非三非一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若有擬持沒量大人能於毘盧頂額上行回視此三行者大似喚奴作郎矣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士者又不啻奴兒婢子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苟能從此發堅固心放捨身命建立三寶凡有纖毫禪法門益衆生事皆法界全體之德用如由一塵以遍諸塵始一毛而融多毛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此心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生生世世息起居行住坐卧未離本師一毛孔外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沒不出如幻三昧逢場作戲竿木隨身說幻法以

開幻衆是則有之何足以爲師哉其無以限量心自隘如來法身境界可也

示自覺智禪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于辰朝當自摩頭此語最爲親切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徹骨髓常謂末法比丘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更不思我是何人物從何來爲何而受所以知恩者希而報恩者少特未一摩其頭耳苟回光一摩其頭則不覺自驚曰吾爲何剝除鬚髮不與俗人爲伍耶苟知形與俗異則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敢念俗如此則樂遠離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猛入山惟恐不深矣又安忍混從市俗縱浪身心爲無慚人作無益行耶自覺禪人向住人間來匡山禮老人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人因示之以福慧雙修之行修慧在乎觀心修福在乎萬行觀心以念佛爲最萬行以供養爲先是二者乃爲總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動念皆是妄想爲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

念成淨土因是爲樂果若念佛心不斷妄想消滅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成佛法身然衆生所以貧窮無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福德直爲生死苦身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今以貪求一已之心轉而供養三寶以有限之身命隨心量力供養十方乃至一香一華粒米莖菜則如滴水入滄溟一塵落大地縱海有枯而地有盡其福無窮故感佛果華藏莊嚴爲已將來自受用地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禪人如生疲厭當自摩頭則自發無量勇猛也

示龍華奉禪人

余往乞食長安時過龍華樹下主人瑞庵師物色余甚矚視猶多世親因也余親王舍城中諸住刹者率多浮習獨師孤硬潔介遇物不假辭色心知其非塵中人也遂相與莫逆數數往來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爲親故無間然及師化去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余被放嶺外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頃余出嶺之南嶽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余見之不覺五

內酸痛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禪人相待既而余歸匡山則携禪人與之同歸意念爾祖之德豈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為報地耳居期年以聞荒之勞身心未及放下頃政為禪人指示發覺初心方有趨向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緣余刻意留之不可得禪人將別請益因示之曰吾出家兒先須急其大者畧其小者何謂大生死是也何謂小世緣是也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以衆生沉淪苦海汨沒世緣積劫以來以至今日未嘗一念返省今幸為佛弟子身著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而不掉捨世緣苦心參究已躬下事切恐今生錯過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諸緣畢具否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違去則爾當以死生之念為急辦道之緣不可失事畢旋歸老人幸得活埋空山但存殘喘一日則與禪人切磋大事有一日之功老人以畢命為期禪人以死心相待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不獨禪人以了

積劫生死大事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禪人行矣其無久滯他鄉重增生死業累耳

示翠林禪人

佛祖教人唯在真心實行為出生死之要心真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無一事而不真行實則凡所云為無一行而不實故真實如好種子其餘作為立行種種皆發生之緣以是之故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成就菩提以為結果果者實也以始終皆真實故佛呵二乘為蕪芽敗種者以其心行不真實故也從上諸祖教人參須真參悟須實悟是知一切衆生虛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顛倒用事劫劫生生未曾一念真實故於生死海中漂流難到彼岸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耳況為佛弟子身在袈裟之下豈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業識流轉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真實履踐之行此乃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最為可憐愍者禪人既不遠千里來參老人必發一片真實信心

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何所為而來耶既發真實信心不是一見便了不求一段真實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真實之行即從真實心中發現果有真實實為生死之心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從頭一一細思檢點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真實事從前已是空過即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將一切世間情根妄想業緣一齊放下將此一把骨頭一齊拋却將此一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任他日象風吹一切安逸飽暖思慮盡情撇却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挂在眉毛上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看他一念世間心起便是墮在生死處定要把握不容毫髮如此參究不悟不休即此一著便是為生死真實心即以此心向二六時中一切動作云為種種行門至禮拜三寶供養十方調和大眾看待老病一切行門無不親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厭倦心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師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盡形

不改即此便是真實之行如此操心立行透
出本地光明則將積劫所染一切貪瞋癡愛
習氣種子一一消融化為成佛真實種子矣
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不負出家不枉速
犯風波叅訪知識若仍前涉虛止作嘗情業
垢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不唯辜負此生
實取窮劫三途之苦耳

示順則易禪人

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近佛法乃出情之
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
見少能食采法味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顛
倒之甚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清修固
已遠矣然徒以清修為行而不刺意究竟生
死根株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創志不
遠是以一日之價為得也可不負其本有哉
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最難得者厭生死禪
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是猶然以
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予老矣餘日無多生死
大患橫在眉睫恐厭之不極禪人年亦長矣
能以老人之厭自厭倘不厭老人相與于品

萬壑之間絕影忘言修厭離行從此長揖五
濁永離四生同遊廣大極樂之鄉豈不為最
上因緣哉又奚止于裹糧千里之適視彼榆
枋莽蒼者固未足與道也

示立機叅禪人

禪人以持明為專行從事者三十年心地未
有發明乞老人指示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
行之路方便多門歸源無二即叅禪提話頭
與念佛持明皆無二法第不善用心者不知
借以磨煉習氣破除妄想返以執著之心資
助無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此事如用瓦
子敲門只是要門關不必計手中瓦子何如
也以吾人無量劫來積集貪瞋癡愛雜染種
子潛於藏識之中深固幽遠無人能破聖人
權設方便教人提一則公案為話頭重下疑
情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久久得力如這
狗跳牆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謂之
悟道若是單單這提妄想不行何必話頭即
婆子數炭團專心不二亦能發悟況念佛持
呪有二法哉禪人持明三十年不見効者不

是呪無靈驗只是持呪之心未曾得力尋常
如推空車下坡相似只管滾將去何曾着力
來如此用心不獨今生無驗即窮劫亦只如
此及至陰境現前生死到來依然眼花撩亂
却怪修行無下落豈非自誤自錯耶禪人從
今不必改轉就將持呪的心作話頭字字心
心着力挨磨如推重車上坡相似渾身氣力
便盡不敢放鬆絲毫寸寸步步脚跟不空如
此用力時只逼得妄想流注塞斷命根更不
放行到此之時就在正着力處重下疑情深
深觀看審問只者用力持呪的畢竟是個甚
麼觀來觀去疑來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
轉身吐氣不得處如此正是得力時節切不可
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為難生退息想及
逼到一念開豁處乃是電光三昧切不可作
立妙歡喜想從此更著精彩拌命做去不到
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特決不放手若能
如此持呪與叅禪豈有二法耶所以道俱厭
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證明即
親見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說也

示智沙彌

方今出家兒於末法鬧諍堅固之時有能決志為生死大事單提向上一着以了悟為期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今亦有參究此事又惡覺惡習濃厚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道此其難也古德云未能參究向上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一則根器稍利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以多聞薰習之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則不獨自了心性抑且為人師此亦報佛深恩不負出家之志至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即持誦一門尤為要行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為五品觀行之首即法華所說持經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沙彌既知厭生死苦投佛出家苟無專心一行豈不辜負此生即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如古人潛心理觀一旦忘心契會得佛心宗是由文字而得總持此所謂旋陀羅尼門由此證入歷劫生死根株仗此法門一時頓斷豈不為無上菩提之徑

路乎若悠悠歲月唐喪光陰墮於粥飯常流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又何取於出家為哉

示性覺禪人

出家本為生死大事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為何物但知隨波逐流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古人參方行脚訪尋知識單為究明已躬下事今人行盡天下歷徧叢林唯鼓粥飯習氣竟不知善知識為人處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無下落是為可憐愍者至有一念為生死心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禮誦念佛為修行一生辛苦到底於已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於生死分上了沒干涉禪人發心真實為生死大事唯有參究向上一着為真實工夫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古德參究機緣儘多唯有念佛的是誰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禪人今日發心參究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先將身心內

外一切妄想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沒可放處即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四字歷歷分明急着眼睛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聲佛有力便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審之又審畢竟是誰看得纔有昏散現前即便快着精彩又提又看又審又疑疑到疑不得處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如此便是話頭得力時也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於日用一切時一切處念念不移乃至久久夢中一似醒時一般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忽然疑團迸裂自然頓見本來面目若肯發此決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切不可求速効切不得將心待悟若工夫綿密自有打破時節也如上所說參究一節最是易為省力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疑得切不拘行住坐卧動靜閒忙都是用心的時節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此之謂也禪人有志真為生死便從此一路下脚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

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以法界身隨緣應現
豈定居於普陀耶海喻生死山喻涅槃大士
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即衆生日用尋常皆
大士威神顯現湛然寂滅猶如寶山故以海
中普陀象之由在衆生煩惱海中衆生有苦
即大士之苦故一稱其名即得解脫乃衆生
喚醒自心大士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寂滅
則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濤不能撼動是
故名爲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爲
大士栖託也衆生迷妄不禮自心大士親踞
寂滅道場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乃跋涉山
川必數千里外跨躡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
甚矣雖然如是經云歸元無二方便多門今
大地衆生皆信大士於南海合就其機而引
進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則
觸目波濤皆入圓通之門必使自信而後已
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則不負
一翻行脚不然則空費草鞋錢也

示明輝禪人少林禮祖

若論此事佛未出世阻未西來照天照地無

欠無餘即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終
日搔唇鼓舌亦未道着一字及末後拈花迦
葉破顏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今付與汝大似空拳誑小兒自是喚作教外
別傳之道一似鉢孟安柄一人傳虛十人傳
實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少室九年賺
得神光癡種立雪斷臂將謂有甚奇特究竟
到底直是箇寬心了不可得從此承虛接響
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二派五宗單
竟不曾爲人拈出直至如今大地黑如漆致
使癡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魂自謂傳少林
禪是某家兒孫如此誑惑愚人豈不痛哉禪
人今日叅老僧老僧此間無佛法禪道與人
說甚麼乾矢橛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
求佛法禪道捨却自已脚跟下一尺土更向
千山萬水之外向他家屋裏覓智也哉禪
人試將已躬下理會看未出門一步與到匡
山時是同是別即今離匡山一步到少林往
返歸來時是同是別若是別則未出門一步
早已錯却了也況千里萬里乎禪人如不信

老人試到少室問取單傳堂前露柱看是箇
什麼

示法界約禪人

禪人生長建昌自難塵以來久走方外曾禮
紫柏及老人於大都已三十餘年復覩老人
於匡山因示之曰從上出家兒皆爲生死大
事登山涉水求善知識決擇於一言一句之
下勦絕命根將百千萬劫塵勞惡習當下頓
斷如脫鞵之鷹自此不復受人拘繫即能掉
臂生死路頭絕無顧盼諸觀傳燈諸祖爲人
抽釘拔楔處有甚玄妙秘密耶只是學人一
向單爲生死一着蘊在胸中吞不入吐不出
扼塞不通如喪考妣相似偶因緣時熟忽遇
善知識拄杖頭一撥便轉更有何疑慮耶唯
的信自心本有而已今人行脚走遍天涯入
徧叢林眼中到處熱烘烘便是好道場見粥
飯精潔一頓飽餉的便是好知識從暹明
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如此行脚叅方
不爲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
枉費草鞋錢豈不大可歎息耶禪人爲生死

出家行脚叅知識住名山行苦行種種法行
一一經歷且道即今生死事畢竟如何且道
前見紫柏老人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
別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峰頭白雲深處與王
舍城中萬丈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若道是

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若道是別衲僧行
脚眼在甚處若向者裡定當得出三十年即
今日今日即三十年前紅塵即白雲白雲即
紅塵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
無不觸目寂滅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從
頭起重到五臺峨嵋叅見文殊普賢試問何
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門待有話會再來與
老僧相見

示崇觀禪人

觀禪人往來吳楚不遠數千里來叅一見則
知其有志而未能也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
指示但因其名乃字之曰見微以衆生生死
根株微細流注妄想昏迷而不自知故吾佛
大師設觀以照之良以微非觀照無以見生
死之力大觀不涉微無以顯照用之功能

破幽微則生死可出此特教家之極則若道
衲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錘但能一念如鐵壁
银山塞斷咽喉無吐氣處直得死而復甦方
有少分相應耳禪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動
絕命根他時後日苟能吐却雜毒放下身心
再來叅請有分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教人叅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
實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
遵佛祖之教者捨教而言修行是捨規矩
而求方圓也且佛教阿難開口便道應當
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場馬鳴大師開示修行
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深
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
生苦故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學
人祇知着書的去叅話頭只要妄想貪求玄
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祖師方便法門
若說真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肯
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
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從來一切妄想情慮

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
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
則不求與真如合自然觀體相應如此便是
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叅禪更無別
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做到透徹田地
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
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
不是外邊有為的事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真實功德是知達磨
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馬
鳴所說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真
如徧成一切有為事法今日要求證真如不
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裡求要在一日用有
為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
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
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
應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目前
無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
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插禾燒
火煮飯事事上觀面點驗尋常一言一句冷

言執語都是要弟子入證真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為入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起心動念即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正此傳燈千七百則葛藤皆真實印正語非玄妙機鋒語如

二八

二九

今學人都把作玄妙奇特言句蘊在胸中當作已解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豈不誤哉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眾生苦如今學人見拔眾生若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眾生却不知能度眾生方是菩薩度眾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眾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眾生實無眾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眾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無一法可得豈不是直心正念真如如此妙用乃自己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眾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真如一念事事法上印破都轉作真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眾生

如此參學是名真參實究者不是現成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參禪幾多時悟了多少妙處如此見識都闍老子前奧鐵棒漢反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既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琉璃瓶子一撥粉碎將從前參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眾生門頭拌却性命去一一着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眾生發菩提心便是拔一眾生之苦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真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即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度盡眾生處若眾生煩惱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麼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空談柄都尊參禪為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便利以此相尚遂致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

經典為文字不許親近世無明眼知識卒莫能迴其狂瀾大可懼也大都不深于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言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為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參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參禪要離想念佛尊在想以眾生久沉妄想離之實難若即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參究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為生死心切以參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真實法門誦觀普賢以法界為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既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峰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況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反不如今之業垢眾生而妄談耶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參紫柏

二八

二九

大師授茶禪之指今于淨土一門願修而未

決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

為生死心何如若為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

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人覓還丹

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

在病者有決定信心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

丹只服此單方頓令通身汗出絕後方甦是

時始知其妙但誦信此法專心一志至臨命

終時方自知其勁耳又何必問取他人勉矣

行之決不相賺

示沙彌性鎧

沙彌性鎧來叅請益老人字之曰堅忍惟佛

示弟子曰著忍辱衣名堅固鎧以鎧為禦患

之具譬夫大將臨敵不遺矢石之患而能全

身保命有必勝之功者鎧之力也且吾沙門

釋子蹈生死之場過五欲諸魔之大敵非忍

力堅固不足以勝之敵曰忍色忍欲難忍能

忍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即五

佛亦曰種種諸難皆當能忍況末法險道多

諸患難苟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

業乎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八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六五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四」。

一 七六五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經有「法語」一行。

一 七七〇頁上一八行「忘心」，經作「忘言」。

一 七七四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九

黜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夜臺禪人

又殊菩薩住清涼山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故西域沙門遙禮此山為金色世界華嚴經

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由是觀之文殊果常住於此山耶蓋眾生界中煩惱所集為熱惱地若行人能開智眼達本情忘知心體合則當下清涼如是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步步不離清涼道場此所謂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夜臺禪人久住

臺山夜遊故得此名今來南方行脚參禮知識是必親從文殊指點而來如善財之南詢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脚跟一步如前周行十方世界未離金色界中在在知識逆順法門無非文殊智眼今見老人於五乳峰頭與金色世界是同是別者裏辨得許你親見文殊其或未然再買草鞋行脚去叅叅

示省然覺禪人

性覺禪人中歲出家遠來匡山求授具戒以

有隱疾不能久侍辭歸請益老人因示之曰身為大患之本眾苦所聚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是故佛說金剛戒心地法門乃斷欲之利具出苦之舟筏也汝今幸聞此

法念念不忘心心不懈即此便是修行之要如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合成我今觀此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諦觀四大各有所歸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如是觀察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久之純熟當見此

身忽然脫空四大若空諱苦頓脫即此工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從叅究中來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汝當更念此身雖苦幸存一息尚可求出之方若一失此身枉着袈

裝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雖欲求出不可得也故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勉之毋怠

示難名道禪人

道學人往叅老人於曹溪特為發明金剛般若宗旨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根本智生死

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別尋枝葉佛祖教人只是返求自心故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本來無物但因一念之迷故日用而不知但知有此

幻妄之假我即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即今要悟本來法身即就日用現前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着我處當下照破本來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則了無眾生眾生既空則生死

根絕生死既脫則無壽命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豈非無住之妙行乎若不能當下了悟只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置在目前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就此執處一照照破則當下情忘對待心絕即是無

我無我則無人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無罣礙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如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禪人有志要出生死必以此為第一義此外別求

即落外道邪徑矣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主人已被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柄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為心不知本有佛性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全是生死根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為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即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聞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

下疑情審問疑來疑去只有一个話頭現前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个疑念真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冰消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到即看破當下冰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反誤也

示福敦禪人

新安禪人遠叅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敦字曰篤如篤者敦篤純一無偽精誠之至也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真常求無上涅槃之福樂苟非精誠一念純真無妄力破煩惱之魔頓拔愛憎之根而欲頓享無為之福難矣千里之行在於初步從此戒為基本乃趣菩提之初步即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搜拔起處竟不可得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着處矣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若恐不力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

中以為利斧久久根株自斷矣如是着力是名篤如勉之勉之

示福厚禪人

新安禪人來叅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積如益出世人福由漸積而厚至佛乃足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厚之至也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為涅槃之安宅福樂之極地也苟不積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本有良由積劫煩惱侵蝕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從此日用念念知歸但見情塵起處以智光照之久久純熟則佛性厚而煩惱薄煩惱薄而業障輕業障輕而生死斷是由積真如以斷生死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豈非由積而至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禪人勉之

示同塵庵禪人

滇南同塵庵禪人遠至大都親歷講肆既而盡棄所習南叅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

勝遂優約其間一鉢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壬戌仲夏來叅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以華嚴大經爲常課能知此經之綱宗乎性我毘盧速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修普賢行證窮法界名爲報身號盧舍那具有佛刹塵數相好是爲正報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以爲依報安住海印三昧稱普光明智爲地上菩薩演說此經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爲稱性法門種種微妙不可思議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具在衆生日用妄想心中念現現前經云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此經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然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具性德也隱而不現謂衆生日用而不知也明眼智人破塵出經即諸佛證窮此法開示衆生爲大利樂也是知此經所說乃說衆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衆生之心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而爲介爾妄想所蔽可不悲哉吾佛特

爲此事出現世間故曰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諸佛證此大事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爲衆生說更無別事以衆生迷此大事而爲生死故以生死爲大事也由是觀之即八十卷之雄文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故般若多羅尊者曰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盡未來際無間斷時所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此乃華嚴法界真經之大旨也禪人若悟此法則於未展卷前微見無邊法界於撥火拈香聲歎彈指之間也雖然如是要牛皮鑽透始得

示修淨土法門

海陽禪人遠叅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會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意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

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究竟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峰諸大祖師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眾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惟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婬則身業清淨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清淨意不貪不瞋不癡則意業清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水清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卧拈匙舉筋折旋俯仰動靜閑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

留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効驗也然一心專念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故得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侶同修任各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花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坐卧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若此觀想成就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指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清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淨土真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若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污穢佛說是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為基本發願為助因念佛觀想為正行如是修行若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

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即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

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此靠定話頭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如斬亂絲更不容起處即消唯有一念歷歷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迷自退寂寂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寂寂是惺惺亂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沉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惺雙流沉浮兩捨着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

如此方是到家時節日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也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玄妙知見但凡有見即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認着一咄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魔若生憂喜便墮魔中當觀惟自心所現不從外來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為迷此本心

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為未見本來面目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永無疑矣

示海濶禪人刺血書經

禪人發心書華嚴五大部經特禮匡山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毘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現十法界無盡身雲說華嚴經名普照法界修多羅若正報身諸毛孔中放光明說若依報世界草芥微塵則塵說刹說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如是之經充滿法界所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今子以有限之身心涓滴之身血若為而盡書之耶雖然此經果不能書則一切眾生絕分矣且曰法界之經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若悟毘盧以法界為身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此則日用現前動靜語默拈匙舉筋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

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若身同法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遍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與性海同枯矣所以普賢大士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量等法界是則全經不出一字即書一字亦同全經何況百軸之文禪人苟能作如是觀則自書者與見聞者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華而作供養乃至執勞運力者無不同歸法界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亦不免捏目見空華豈不重增顛倒想耶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

佛云佛種從緣起是故眾生正因佛性本具但以無明堅固不遇善緣終不能發如種子在地要假雨露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老人未至曹溪諸沙彌所習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安知佛法哉自老人開化種種方便誘引教導始則知爲僧矣既而以佛性難明先教書寫華嚴大經使知親近隨順佛法信心若發方可引入佛慧初則二三其人自是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

間書此大經者已成十餘部六祖入滅已來千年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佛性人人本有恒沙功德人人本具以無知識開導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招三途之苦報若悟此佛性則轉惡業而爲無量淨土莊嚴今沙彌能化能以造業之心轉爲淨土莊嚴作成佛真因所謂智種舍於心地遇法雨慧日之緣故能發菩提芽生長善根抽功德枝開萬行花將來必成菩提妙果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弟子等若從此人人勇猛發無上心有志佛法究明已躬大事即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者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是在遞相轉教之功耳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

性元禪人來叅匡山老人字之曰惺初發願書寫大經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修行佛說方便多門固在各各發心何如耳第一向上參禪求明自心志了生死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弘通護持正法續佛慧命又次則深厭生死專心淨業願生西方此皆理行爲最上者若

夫事行種種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之一是佛稱讚者故法華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清淨此豈事行可擬哉且云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此稱性之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致耶老人昔住五臺曾刺血泥金書寫華嚴大經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念念不斷不忘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夢寐之中總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真經現前以此證之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又豈若童蒙抹硃便以書經求功德耶禪人試以此行如是書寫如是受持似有少分相應若以描寫爲妙行博名高爲求供養之資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爲無事僧也勉之

示昭凡庸禪人

庸禪人往叅老人於五羊嘗示以無生之旨頃來謁匡山見其爲道之志彌篤而叅究工夫未純以未把作一件真實大事耳老人因

示之曰古人學道第一要為生死心切不是要求玄妙道理也所言生死者何即吾人日用現前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內心習氣引發現行起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所以眾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良由不知自心之過也故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單要求明自心耳以此心一向羶浮如沸湯烈敲未常一念清冷故古人權設方便將一則公案教學人念念提持參究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如永明教人審實念佛的是誰即此一無字誰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劍也然此參究審實只是覷此無字誰字起從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只看者一念起落處要見起滅根源若參到極則處將一念生滅妄想迸斷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己手中從此識得本來人更不疑張三李四恰元來

是自己本命元辰如有何玄妙可求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然此一着若不是最初發心為生死切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凡有所作皆是魔業可惜百千萬劫難過一段大事因緣也禪人果有志此事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歸向到一念上做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亂絲果能如是下毒手做苦切工夫若無真實悟處則從上佛祖皆墮妄語矣所最忌者唯是無真實心只將參禪做面皮說好看話耳

示履初崇禪人

禪人生長豫章素有向上志聞老人逸老匡山遂棄世諦緣潔心來參因留入眾隨時入室久之察其多軟暖之習而骨氣不剛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策其不逮一日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骨不勁故無剛毅勇猛之志所謂中無主不立耳所以中無

主者以第一無真實為生死心故無決定又遠不退之志既無決定之志則一切趨操無特達之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但守閒散任意以為自在無拘於心既不知檢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故日用現前全無真實工夫亦無真實受用耳從今日去先要發一片真實為生死心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已躬下一段大事畢竟要齊古人方不負此生平要如古人必以一則公案為參究話頭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為穩當即將心中從前一切夙習知見妄想思算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即看此念起處審實者念佛的是誰且念且審又審又靠靠定一念審實得力處便覺心如牆壁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如此久久參究參到心無用處如老鼠入牛角時忽然一念迸裂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子能如是用心如此着力自然骨剛氣猛名為捷特丈夫視前軟暖之狀真日劫相倍矣子其勉之

示慧鏡心禪人

吾佛說法以一心爲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爲參禪念佛而已而參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總以念佛爲成佛之要十地菩薩已證真如豈非悟耶然皆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第一德雲比丘即單授以念佛解脫門及至末後參見普賢爲入妙覺普知識乃專向西方淨土云親觀如來無量光現前按我菩提記由是觀之即華嚴爲最上一乘而修禪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十地聖人已證真如尚不離念佛而未法妄人乃敢誘念佛爲劣行又何疑參禪念佛爲異耶是闕多聞不知佛意妄生分別耳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故初參禪未悟之時非念佛無以淨自心然心淨即悟心也菩薩既悟而不捨念佛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即名爲悟如此則念

佛即是參禪若似菩薩則是悟後不捨念佛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參禪乃生淨土此是古今未決之疑此說破盡而淨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即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若捨此別生妄議皆是魔說非佛法也

十五

十六

示修六逸關主

余初度嶺至五年時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即相率同輩歸依乃至出嶺之南嶽遊吳越相從於艱難困苦中始終二十五年未嘗少間及余歸隱匡廬公素爲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從於金輪峰頂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幸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師歸故山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爲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禪人死關三年其於放下身心抖擻客塵煩惱消磨習氣乃最初一步業已目信但於參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以參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何謂生死病根以貪瞋癡慢皆以我見而爲根本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然我依見立

十七

是則妄見乃我執之本稱爲法身之刺見刺不拔生死難出是以一切凡夫執身心我是非之見一切外道橫執邪見二乘聖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見等覺聖人未忘佛見法見故有二愚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則多先起待悟之見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即執爲妙悟便生得少爲足之見即將古人言句攀扯回爲已解執爲玄妙之見以此蘊集於懷不肯唾卻久之釀成毒藥以致悞墮邪見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爲究竟之見所以雲門道只饒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謂之抱守半頭則永無超脫之見總之但有絲毫情見未除皆是生滅邊收通是生死病根縱然悟得尚屬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唾卻何況全未了悟但依希恍忽便起知見自以爲得即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己妙悟此皆墮自欺全非真參實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

識生死病根之過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苟知見消亡不真何待所以佛示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此其究竟窮元單以見為生死病根以從法身而起妄見見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

故今以離見為出生死證法身之極則也馬鳴大師示人以離念為真修實證以因念有見若見謝則念自離妄自泯矣是知貪瞋煩惱之病根淺唯獨見刺之病根深最為難拔故叅究工夫煩惱易斷習氣難除習氣不除則妄見潛滋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以成魔見矣所以楞嚴經中說見魔最深隱而難知也禪人有志真叅究宜須看破切不可墮在知見網中正當做工夫時只將趙州無字與六祖本來無一物同叅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下到無可放處透底看者無字畢竟有什麼氣息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个甚麼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深錘痛劊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

時也切不可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以擬心即錯決不是古人見處至於尋常應緣時只將話頭靠定歷歷孤明自然不被境風搖奪乃至與人接談時切不可將古人公案作自己知見以資談柄此一種病

根最深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以此縱心矢口全不曾回頭照看所以不知是病若養成此病則將為大我慢魔乃狂魔之所攝持今目中所見緇白好禪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懼也古人叅禪無別玄妙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卻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知見不存則真見發光自然了無一物矣如此放下時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塵情習氣一觸便燒如紅爐片雪絕無影跡可留回觀一切知見邊事如說夢耳所以道叅禪無訣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真實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真實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真實矣公行矣能不忘此叮嚀之言則與老人眉毛拈結未嘗有絲毫間隔時也嗟

嗟老人老矣倘負此緣錯過此生則再求今日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

示慧玄與後禪人

東海佛法不行之地自靈山桂峰師開化令捨邪歸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歎師法利之盛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今學人與後乃嫡孫也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辛酉歲後來叅匡山改歲後辭歸故山請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訶者煩惱所知二種障為生死根本然煩惱障乃貪瞋癡愛為凡夫生死根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見為三乘聖人生死根本苟二障不除則眾苦無由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怪即學佛法人不斷除煩惱又以所學佛法為所知障生長我慢增煩惱心地染污種子觸發現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循情造業豈非大謬耶學人今聞老人開示知為生死大事發心叅求本地工夫此乃最勝願力但今叅究工夫不用別求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不許觸發現行就

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當下看破不許相續其用心下手只如楞嚴經所說觀音耳根圓通旋倒聞機返聞自性一則觀門最好用心若於日用見聞處果能返觀自性則不隨外境流轉如此念念返流則念念是歸真之路如此用心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定不得力此全在違現業一着為最上行也然又必要為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學人實為生死真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說了便休作一種佛法知見也

示淨心居士

往老人過吳中淨心居士恭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以淨心為道號別數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眾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為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返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救積薪之火豈有是理

哉若果為生死心切念念若抹頭然只恐一夫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敲過妄想一切處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告訴不得他人全要自己着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更猛更莫遲疑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

仁天大德誦法華經二十餘年將行請益因謂之曰法華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為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不解意與義作警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上一二祖所說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是則六祖縱許解意亦未能持又云此經開方便門以示諸法真實之相如是則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無非實相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則仁天畢竟如

何持耶如佛所說持品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觀之轉教之功不論解義不解義離息不離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則慧命不斷由是老人最讚青蓮法社以持法華為妙行也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真種仁天以此轉教多人能如佛所讚歎更有何法過於是乎

示沈大潔

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常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豈存念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參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參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概念就參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佗不生而生即不生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耶若論參究提話頭堵截意根要佗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參的工夫古人謂抱棒搖桶只若要佗不生的一念是生也豈是真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

念念不忘豈是真一心不亂古人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剎那者方悟無生即此一語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清譎不可忽也如何參究即念佛念佛即參究耶如今參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工夫將自己身心世界并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就從空空寂寂中着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覷審實此念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絕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著觸著真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即無生無生即生即參即是念念即是參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舍元殿裏寬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即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新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玄妙即

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卻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當作佛法又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為得總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達到趕盡殺絕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道人真真實實為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決不相賺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九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七五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

編者，徑無（未換卷）。

一 七八四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

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本懷印禪人

昔吾佛於靈山會上欲以妙法華經付囑有在令於末世受持廣宣流布無論人天百萬即得授記諸弟子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必待地涌之眾乃能荷擔持此法者豈易哉以五濁惡世眾生薄福其性剛強最難調伏是以吾佛教持經者必以忍辱為第一行故曰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經者應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為眾廣說此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乃可為眾說是法華經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婆達多世世之冤害及常不輕之禮拜四眾乃至辱罵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皆歡喜忍之無一念懈怠此正教菩薩法末世持經之最勝行吾徒為佛子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及授付囑持經

之菩薩則誓之曰種種苦事皆當能忍是以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為求菩提捨身命處乃至頭目髓腦無有吝惜故教持經者先以忍行悲此法未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續慧命乎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禪人能篤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今不但卒保道場抑且成就已行死法也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救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乃眾生本有佛之知見也佛知見者以能見諸法實相也以眾生迷真知見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真實之相若見實相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此豈獨叅禪能了生死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若南岳天台皆悟實相之

法乎今縱不能了生死即仗此法為舟航願力持之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猶勝從前虛生浪死也禪人既信老人語從此發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以成普賢大行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而生退墮之想也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本源覺重興仰山道場三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誦圓覺修行二經亦二十餘年精持淨行皆從宿習般若中今禮匡山請授大戒拈香請說圓覺大義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所謂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是故為佛弟子若違唯心法門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即現前念念轉變故曰心淨則佛土淨直如仰山因緣向皆危石峻崑崙莽茂草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致如斯廣大佛事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耶老人今為禪人特授梵網金剛寶戒此戒名為毘盧遮

那心地法門經云若受諸佛戒即入諸佛位是知一念信心即開佛知見一切佛土應念現前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禪人果能了知此法門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為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則法法皆為淨土真因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昧念至動靜無二寤寐如一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即此身心已坐蓮華胎中直至臨命終時纒捨此身即花開見佛如從夢覺到此始知生死如夢淨土如幻一念之間永居不退此外更有何法出生死乎禪人久修梵行第末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但了法法唯心何用別求佛法努力珍重

示陳善人

楚河稱名郡故文憲之邦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觀智禪人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眾邇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遂參匡山老人為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戒謂不殺不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途苦趣是為天人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修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感招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弟弟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在家有能持此五戒者即五常備矣謂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持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苦一夫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誦經回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

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投托蓮花以為父母花開見佛從此永出生死輪回之苦長攝三界是名菩薩此念佛功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方者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外別求皆為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化同類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通都為佛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心真切一念奉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大患為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中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諦觀此心久純熟身相忽空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如夢顛倒本來不有當煩惱時且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煩惱空身心忽空則一切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此觀契緊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

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撥則妄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專逐妄想流轉攀緣不停以滋苦耳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卻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示吳啓高

啓高久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受戒法為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詔名福常號淨心居士為受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為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眾生所聚故名堪忍愚迷之人以苦為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為顛倒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是即大智慧人但有一念返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即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說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滅則福增心淨則為淨土之因苦滅則為極樂之本福

增則為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眾苦可斷眾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為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即是出世之行雖未出家即名佛子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風染貪瞋癡愛種種煩惱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即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即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為莊嚴淨土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不離當人一念是為真寔法行所謂真常之福從淨心中謂是故也居士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日長矣珍重珍重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先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為求出生死若為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必要發心修行求出苦之道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為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次要破現前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總非真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看破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起處即提起佛來是為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為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為客客主若分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真心自顯矣禪人若果有志為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為真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遊放浪皆是顛倒癡迷之事也若不慕實行專事虛浮縱放六情遊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浪死抑恐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示徐清之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

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十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瞋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為十善則為人天妙樂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為聲聞出苦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道之行化度眾生則為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法當情生佛平等即為成佛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清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為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為不二法門也居士

若能體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為煩惱之障礙礙纒見起處即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冰消身心化作清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示若雲成禪人

成禪人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青蓮社以持誦法華經為業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能背誦而後入堂不數年間能持者數十輩去住不一唯禪人一志不移遂以此為蓋形壽焉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為開示眾生佛之知見為成佛真種故述其往因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為十六王子得聞此經展轉傳持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世世共生一處以持此經為行故昔受化者直至今生生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乃的示此經為成佛正因真種也故委明持經之法師即於現世父母所生六根必得清淨

如經具明金口親宣非虛語也此經自入中土受持者多獨南岳思大禪師所悟精深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思大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于莫證非我莫識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向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是知此經為成佛之妙行明矣唯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又示持此經者第一義門禪人今持此經試向未展卷軸已前突開頂門正眼爍破無明諸法實相觸處洞然則見色聞聲目前現證嘗轉如是一卷真經頓將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憎煩惱種子盡化為光明藏如是受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若徒以紙墨文言為妙法以循行數字為持經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此何異以水泡為摩尼以蒸沙為飯本如是則牛皮未透豈圖遮眼而已耶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以等心死誓為出生死第一義又放

下爲入道之要古人云志當歸一久而不退
侘日必知妙道所歸此五乳爲老人歸真之
所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今幸有此
卓錫之地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生則同修
死則同歸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於此集

二三同志老者專心念佛精修淨業誓死爲
期則法道常存慧命不斷是不負歸依之念
也應念爾祖樂天公與老人有三世之誼自
當以義爲質絕無二念若別存一念則非真
實爲生死人凡居常務要以法爲懷綱維叢
林調和大衆內外一體賓主一心兼忘人我
勦絕是非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即
此心地清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爾其勉哉
最哉

示裝畜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聖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
嚴是爲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參禪者多被邪
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墮我慢魔增外道種
是大可憂况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唯
自誤抑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

張淨土真修世人不知都輕視爲尋常不知
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參禪更
無二致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
惱妄想貪瞋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
放到無可放處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

歷分明心中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筈相拄
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着力靠定於一切
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雜
不亂夢寐如一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
心不亂便是超生死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
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露
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
勉之

答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修行直捷法門云
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末後一著
爲急有何法修持至臨終安樂後世不迷此
乃大王宿習般若根深積生修習故今處富
貴尊位不昧本來一念真切參求法要山僧
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

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
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
諸祖直費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以單提
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
上根人一起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

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蓋不多見
是乃出家人易爲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
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
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
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易
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
能知行亦難得親切日用現前境界逆順
處多用不上况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
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
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爲要以觀想淨境爲正

行以誦大乘經爲引發以發願爲趣向以布
施爲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
愚俱能真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效驗
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
如左

我佛為救度娑婆世界諸苦眾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為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回向發願往生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是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為定課定不可

缺此法教諸官眷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為常行也至若為末後一著大事其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飲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撥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

煩惱是生死苦根本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得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即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

臨命終時明白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為生死心切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真實修行捨此更無過此直捷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惑焉又大王若要末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為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臥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閉眼合眼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在華中如白日明見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

死之時節也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已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頃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効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中處處開導直捷法門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末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却病此非良法若氣不善運返至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著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僧蘊真奉大王令旨持唐語下問事件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譁謹按教典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睿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磨之道何曰無字心地何處用工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為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佛祖度眾生之念一

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為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清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磨西來直指此本有真心以為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絕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旨為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即指此心以為宗極是名為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磨教二祖問曰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即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的指二祖又問豈無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諸緣內

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禪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蘊在胸中作話頭下疑

十六

十六

情即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者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即名為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大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心又說甚佛與眾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絕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參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却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即今人血肉之軀名為色身即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蘊是也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肉身即色蘊心即受想行識之四蘊以身心知苦樂等為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為想此想相續不斷為行此三即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即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既迷真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為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瞋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為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眾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修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

十七

十七

即名最上一乘是名爲佛此教中之極則也
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修
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
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
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
若作惡業縱貪瞋癡愛即墮三途受苦無量
此三乘法若學中下乘修則一向愛戀此身
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斷除故不能也若
學上乘人修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
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
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
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
能下苦心參究縱然亦不得真善知識指教
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
要求个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
輪迴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
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
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爲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爲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
要人修行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

海難頓出難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
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
悟明此心不免輪迴故別設西方淨上一門
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修
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
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
世界名爲娑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冤家聚會種種諸苦
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
事都是苦因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
淨土名爲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
名極樂以彼佛國絕無穢污故名淨土無有
女人蓮華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
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
會一處故無冤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
莊嚴故無瓦礫荆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全
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
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
佛以爲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
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

大蓮華涌現在前見自己身坐于華上一念
往生既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
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修行結果後世下茲
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
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照
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修行法
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修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
爲正行又以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爲
莊嚴佛土之助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
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
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
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瞋怒忿
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
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
圓頓達磨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爲等教
歸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捏作此
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却乃至
全真採取陰陽等術內丹外丹之說都是邪
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

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
 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
 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
 魂七魄元辰之說者些全是在血肉軀上妄
 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在生怎麼樣沒
 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
 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
 所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
 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
 看楞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
 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真心不容
 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
 成就經云想澄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
 最難故今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華現前
 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修行各有
 門路不同不可一槩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
 祖經教中一一考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
 明心見性為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
 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
 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

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
 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即此心不昧
 處便是下落賢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
 禪惟有念佛最好不拘閒忙動靜一切處都
 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
 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
 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
 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
 佛到臨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
 力成就不可強也已上數條伏乞賢王詳察
 留意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八五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七八九頁中一三行「勉之」，至此，**徑**卷四終，卷五始，並有「法語」一行。
- 一 七九二頁中三行「淨上」，**徑**作「淨土」。
- 一 七九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一

陳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答湖州僧海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復修淨業而欲往
生者爲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爲是未悟二

行兼修耶若兼修者隨偷心歧路心工夫
那得成片如已悟則塵塵華藏_二在在蓮邦
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西方乎

答承教有言淨土有三謂常寂光土實報莊
嚴土方便有餘土若諸佛菩薩與從上單傳
悟心諸祖皆受自性法樂無一不歸常寂光
土者是謂惟心淨土若塵塵刹刹皆淨土者
乃華藏莊嚴實報土耳亦惟心所現至若求
生西方淨土者名方便有餘土乃華藏塵刹
中一土耳此是欲求往生者論云衆生初學
懼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
攝護信心謂以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即得往生常見皈依
佛故終無有退此乃未悟而修者即永明所
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之意也若兼修

此行如論所云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
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此豈偷心是未達念
佛之旨不知淨土之意也是知已悟者不待
求而自然往生未悟者亦非偷心念佛可生
也

問恭禪貴一念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茲
恭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
念佛時雖心佛分明恭時則二俱坐斷故
恭功漸勝念佛漸微佗時焉得亦悟亦生
耶

答恭禪貴一念不生是已若言念佛貴淨念
相繼者此將四字佛號放在心中爲淨念耳
殊不知四字佛號相繼不斷者是名繫念非
淨念也乃中下根人專以念佛求生西方正
屬方便淨土一門耳今云恭究念佛意在妙
悟者乃是以一聲佛作話頭恭究所謂念佛
恭禪公案也如從上諸祖教人恭話頭如庭
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放下
著須彌山等公案隨提一則蘊在胃中默默
恭究借此塞斷意根使妄想不行久久話頭

得力忽然因地一聲如冷灰豆爆將無明業
識窠臼一撥百碎是爲妙悟即恭究念佛亦
如此恭但提起一聲佛來即疑審是誰深深
覷究此佛向何處起念的畢竟是誰如此疑
來疑去恭之又恭久久得力忽然了悟此爲
念佛審實公案與恭究話頭原無兩樣畢竟
要恭到一念不生之地是爲淨念止觀云若
心馳散應當攝來歸於正念正念者無念也
無念乃爲淨念只是正念不昧乃爲相繼豈
以聲聲念佛不斷爲恭究淨念耶此不但不
知恭禪亦不知念佛矣若恭究果至淨念現
前則淨土不必外求而一念即至得上品上
生者此行所至也

問即心即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
徹了爲便隨緣消業不造新殃任運騰騰
以待夫識乾自得耶爲當更起疑情窮恭
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信得即心即佛及只是空信須要行證若
無行證徒信無益豈有但以信字便爲了徹
耶古人云先悟後修是則悟後正好修行古

德云學人但得一念頓契自心是為妙悟尚有入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名為現業流識既悟之後即將悟得道理二六時中密密繇繇淨除現業流識名為修不是捨此悟外更有修也淨除現業乃為隨緣消舊業全仗悟之功乃能有力淨除惡習若但空信將何以消惡習乎所云疑情泰究等正是淨除現業工夫若未悟時須究業習流識起處繇云靜坐山林觀自心流注等若已悟後則惡習起處一照便消自然如紅爐片雪耳悟後消業與未悟時工夫日劫相倍不可同日語也

問恭禪暫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起亦捺不落其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訶斥任之不能相續只是動靜兩間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恭禪暫有諸念不生時此非真不生乃是話頭得力處耳此得力處不能久常及至遇緣便打失或被境界搖奪自然動靜兩般起滅不停耳若果能用心單在一念不生以前

著力久久純熟一念不生本體現前常光了明暗不移動靜一如方為打成一片到此應緣不須管帶自然任運合道豈有古人訶斥真無生意耶恭禪工夫只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如此提究自然疾得相應若以電光三昧為得終落識情窠臼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似悟後有想念也又涌泉云不許走作仰山禪鬼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似悟後無想念也豈應緣有而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垂一決

答古人悟的就是妄想就是悟的元無兩般迷人坐在妄想中故望妙悟將謂別有耳楞伽云從上諸聖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豈有二耶但迷時用妄想悟時用自心豈有悟後又起妄想耶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私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已透法身洞山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茲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

答教有信解行證四門其解有解悟之解知解之解若以聞信入乃知解邊事若靈雲睹桃華香巖聞擊竹頓了自心此解悟之解一解便徹自心即將解字吐却所謂入此門來不存知解便稱祖位若聞作家屋裡事解得當為已有豈可稱為祖師耶已透法身若君子不忘正墮識情全存知解是以古人不貴若真實悟的豈特解不稱祖所謂初發心時即得菩提豈可與知解者同耶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恭禪不礙于持誦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乃至高峯曰話頭綿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貴在單提心印從來以恭話頭為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為課

今欲止其課一其恭惟存願力未知得否答初祖黃梅以楞伽金剛印心乃禪道初來恐學人用心差錯故以經印正其心不致誤謬非是以經為已解也俱胝準提是以咒為話頭恭究亦從緣而入者若首山法華乃悟

後聊以作佛事耳所謂心悟轉法華非以誦經作功行也其不許看經念佛者正恐學人迷却自己把作實法會耳若恭禪人未悟時不妨持誦乃借法力加持以為助行如三期懺悔古人必不可少若悟後誦經則字字心光透露盡為妙行豈比循行數墨春禽畫噓者耶

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今之學者不務真修而務機鋒轉語過矣然自知未悟時切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煉故以師資道友問答誦唱此亦無傷乎儻學力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尚虧從誰起行耶況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俱在悟前耶

答古時悟心之士稱為明眼人若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不拘有語無語自然目擊道存不是定要齶酢機鋒相尚為高也後之學者狂妄馳騁口舌便利誠不足取若是恭學有疑明眼人前真誠請益披露本心亦非以口

舌相見至若廣參知識只為決擇此心何妨落草盤桓平實商量方是本色道人若務機鋒應酬乃門頭戶底非真實也真恭實悟之士決不墮此

問見自性者得自由于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彼諸祖得自由者勿論其草堂青印禪師等那隔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古人所云一悟便了生死者乃悟自性法身耳尚有積劫無明習氣種子皆生死苦因未得頓盡故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且如七信菩薩已悟自性位登不退者又歷四十二位漸漸無明習氣方成佛道豈可以七信之悟便為究竟了生死耶是知變易生死尚與微苦相應故云菩薩又隔陰之昏所云轉業但是道力殊勝故能轉非定消定業也其實悟有淺深習有厚薄但悟後處生死而不被生死拘留來去自在故稱變易生死是悟心

之人在生死中縱迷亦易覺必不至大顛倒耳經云一成真全體不復重為鑛豈可預憂其復迷而輕見性法門耶若本高跡下又不在此論然佛不能逃定業又非悟心之咎也

答段幻然給諫

問曰圓妙真心未有不由五陰而障入如來地未有不由破陰而成楞嚴五十五位行布詳矣由淺淺而深深必由破某陰而後躋某位以破障對位次諸家解尚未分明豈學問難思推敲難到故置之耶經云受陰盡者雖未滿盡心離其形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可見破色陰決在三漸次無疑矣且又修習真修增進諸功皆在色身而起其破色陰一一可徵獨以受相等攝入六十位中尚未決別而經云又以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等可見五陰該在行布中但後人未細心耳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信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住等至於識陰銷落六十位次始超今若云破陰自破陰何必併

歸六十位位次自位次何必併歸破陰是有二種門頭矣且歷位而不併入五陰則行布內少破魔之功助行布不成行布也破陰而不併入三賢十聖則破陰中缺修證之位次破陰不成破陰也望師一分疏開我執迷今掠宗抄案之徒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謂毘盧頂上行有何五陰有何行布大妄語成害將何極至于宗門得道之祖亦謂一了一切了不歷三祇今無論十地神通即願心住菩薩能遊十方所往隨願傳燈高賢有此手段否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恐只收入初乾慧中未必是金剛乾慧後心也次又見孤山註識陰盡文諸根互用即圓教相似七信界內思惑已盡也能入金剛乾慧者從相似位超入等覺後心也天台明圓教利根一生有超登十地與此符合甫閱其文不覺鼓掌曰識陰若盡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覺云云超字又不歷五十五位者也然則三漸次以後即破五陰陰若破則五十五

位可盡超乎若然是行布外另有一種門頭也望師詳以語我困農望雨以日為歲此番請益更切更深惟勿斷金玉是禱武昌段然頓首

答讀來問楞嚴破陰淺深與五十五位相對同別此乃諸佛菩薩自住三摩地中親證境界非凡情所可妄測此義從前諸師亦未疑及即宗鏡深窮性相之原然亦未談及此學者一向樂未留心即山野通議但于三漸次及結位之文小有發揮亦未詳配位次如來問云云深為有見山野膚淺暗昧且禪定未深五陰未破定中境界安敢妄言以居士為法心切問意想到故敢依聖言量畧陳其樂所言五陰乃一切眾生通受生死之苦具修行之士未有不破五陰而能超生死者故如來出世單單只是破眾生五陰生死之具即一代時教盡是破陰之談散在五時無處不說但未次第唯以楞嚴經一經收盡一代時教統攝迷悟證因果備禪聖凡一路以便修行者為一路涅槃門故修證位次始終詳

悉且又持申定中破陰境界者以此經真修專以禪定一門深入而以破陰驗其淺深故其位次不同華嚴瓔珞等說以華嚴圓果海一位具足一切位雖設行布不說斷證要在藉顯圓副故初發心時更成正覺是以果覺為因心也瓔珞位次雖詳意在分斷分證故約見思塵沙無明以定列行布如天台所明此經與彼二經迥然不同單約楞嚴大定頓悟漸修故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是先悟妙圓真心為本發心即以此心漸斷習氣以定位次淺深正起信論發心修行以悟真如為本至其斷惑論又多依相宗斷證特約六麤三細以定位次是謂先悟後修故論就破惑定位則易明此經以破陰定位則難合何也若約論則信位斷執取計名字起業三種麤惑三賢斷相續智相二惑為麤中之細細中之麤初地至七地斷三細中現相八地至等覺斷轉相金剛最後斷業相此經中斷證之明文也今若以五陰對惑合位高下則經義大不然矣以經有明文則曰理須頓悟乘

悟併消此則不歷諸位矣事須漸除因次第盡此又約斷以明位也此經先悟後修正與論義相符若約論義先斷惑業在三賢後斷無明在登地與今經少異詳今經文三漸次中即復無生法忍從是漸修安立聖位然無生法忍乃登地已證平等真如方得此忍是經意以三漸中專以真如為行本且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寶月後文云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以至等覺圓明入于如來妙莊嚴海以此佛語證之則在三漸次中已超諸位應于未登位前已破識陰又不待相似信位矣又何敢妄以破陰次第配諸位耶諦觀佛意必不然矣此經正義大與諸經不同者以諸經蓋隨時隨機對談修證中一段義其所破惑亦隨機偏重乃一時應病之藥耳此經總收一代時教無機不攝重在單破生死根本專指婬習為生死之根大定乃破敵之具故經特出發業潤生二種無明是以大定直破八識根本無明而以定研窮

縱八識未破而見思塵沙麤惑任運先落至若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正是以金剛心為禪定本故經云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由是觀之則初修定時在三漸次中以定研窮已破八識透出金剛心地正是理須頓悟乘悟併消則能超越諸位矣若云從此安立聖位則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乃約侵斷歷劫無明習氣特就厚薄輕重約位以判淺深高下耳斯約頓悟漸修則由破陰而入位元無二路也此義正與馮山云若人一念頓了自心是名為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為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衆生隨生死流流有四種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今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乃斷欲有見三流也名乾慧地者言乾有其慧未與如來法流水接是無明流尚未乾耳此無明流乃金剛心中無明流宗門目為真常流注故經結位文云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此言從前漸次得乾慧以來直至等覺金剛心中無明習氣之流才得乾耳由

是觀之於三漸次中已破八識頓悟自心從入信以來直至等覺通斷無明習氣正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也所以無明必歷諸位而後盡者以從真淨界中瞥生一念無明速起生死無量劫來起惑造業皆是無明妄想之咎以遭曠劫生死時長染著愛慾習氣深厚必須以金剛心重重磨煉方始得還本原心地故從信位即云圓妙開敷中道純真末後乃云如是重重單復十二者正顯以此大定消磨習氣之功也且如經云五陰各各皆是妄想為本若破陰對位則經初信文中便云即以此心中中流入一切妄想滅盡無餘又安可以帶陰而入諸位耶若帶妄想而修則不名為真修矣且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此則已出三界生死矣後文識陰盡則起命濁豈但破色陰耶受乃執受四大有苦樂等若受陰不破則不得正受若想陰不破則難入妙奢摩他若行陰不破則生滅不停非為正定若識陰不破則未悟真心難立諸位由此證之則在三漸

次中已破五陰決不帶五陰而入諸位也明矣豈可單破色陰耶由五陰俱破方名真悟由破入識進修乃名真修是則破五陰乃頓悟其理其後諸位但約大定以消磨歷劫無明習氣正謂事須漸除至若五十五位諸妙功德以如來藏中具恆沙稱性功德向破無明變作恆沙生死業習今以金剛如幻三昧磨煉業習化作神通妙用耳以所化者淺故其位下所化者深故其位高圭山云覺前前非名後後位以此觀之此經大義單以觀心研窮進破無明約位以明證入之淺深非分斷分證之可比由先破陰而後入位非約破五陰以配諸位也明矣又豈可執定破陰以併行布位次耶然破陰之說佛恐諸修行人得少爲足錯亂修習故特申明以防邪誤非就此以明位也且識陰未破墮落二乘則可知矣若禪門頓悟自心頓出生死則不落階級乃是三漸次中頓破入識自然超越諸位然祖師雖云超越但云素法身佛未必具有相光莊嚴神通妙用即諸佛如來未有不

悟自心而成佛者若一悟便了無事則諸佛又何假更歷三大阿僧祇劫耶今人蒲團未穩以世智聰明掠古人公案自逞知見妄言證聖自爲超越祖師乃是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墮大妄語可不懼哉此輩豈可以破陰不破陰與真修之士同日而語耶昨東行見禪者甚多而墮上慢者不少山豎特舉破陰以印正之聞者慚服頗折其邪見白衣談禪多墮此病惟今真修但以三漸次行頓悟自心頓出生死一著爲急務若自心一明識陰自破則前四陰不待破而自破且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豈色陰能礙也又云老僧能轉十二時又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豈在受想行陰裏六祖臨終自知去處豈非隨願所往如是殆非妄言證聖者可擬也吾人只貴究明自心求出生死一著且不必論破陰與位次不合以理揆之聖言證明暗劣之見如此高明有以教之

西堂廣智請益教乘六疑
一問古人判教云雙垂兩相二始同時初

說華嚴本被大乘二乘絕分鹿苑轉四諦時身子目連尚未捨邪出家何故華嚴結末文中有聲聞舍利弗等若據結文二乘得聞華嚴何故斥云二乘絕分文義俱違願垂分析

答教中說十方諸佛一身一智慧故十方佛土中唯說一乘法所以菩提場中初成正覺即說華嚴爲最上一乘法獨被大根衆生是謂稱實智說爭奈衆生根機不一有中下劣解不見不聞則爲絕分故隨劣機感現小化身入相成道於鹿野苑說三乘法所謂佛直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以但隨機感故現身耳其所說法爲權智也華嚴會上逝多林中文殊象王迴旋則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成道於言下是亦地上菩薩名大阿羅漢今佛既現小應身示生人間而諸外道堅執我見未易攝化故舍利等亦隨現聲聞輔揚法化爲影響衆所謂內秘外現之儔非實聲聞也其斥二乘絕分者乃斥實行執相聲聞而舍利等受呵正爲鼓黃法化耳大似

優戲場中各作一脚以發悲歡離合之情及至散場則了無干涉故菩薩利生如嬉戲然調而應偶而會豈實法耶

二問華嚴經中普眼不見普賢如是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不見却來白佛

佛教靜三昧中起念便見普眼纔起一念即見在虛空中若普賢之身是一真法界應在三昧中見何故不見若普賢是色相身未入定時應見何故佛教起念方見耶答法身無相饒佗普眼亦其能觀於定中求而不見者以法身無彼此迭相見故是知可見者乃就第二門頭故起念方見耳

三問起信論中真如內熏故有妄心厭生死苦要求涅槃妄心有二者凡夫二乘依事識熏修二者菩薩依業識熏修今之

學人參究但依事識不能依業識恭禪本是大乘法門若依事識而恭返成凡夫二乘之行若恭時二識同用又違古人云離心意識恭願垂開決

答教說凡夫二乘依事識修菩薩依業識修

乃約就依識發心取證耳今恭禪人發心雖是事識而用志直要打破業識添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識窠臼若得少為足便不能離心意識矣

四問古人云不貴子之行履祇貴子之見地又云見地不明墮落坑塹今諸方解說有二一說博學經論依解名為見地一說悟明後方為見地若學解為見地何故宗門不許看教若悟後方是見地即今初心操履以何法為見地免離墮坑之患耶

答解為見地有三種不同有學解有信解有悟解若從教上或祖師公案上解得佛祖究竟處不落枝歧此雖是名見地謂依作解其有未親言教但只決定信自心了無一物是為信解若參究一旦明本有是為悟解此三皆名見地但依作解多落知見障信解如此亦要操修以臻實證其悟解雖一念頓悟尚有無始微細惑障亦要淨除是三種見地雖貴若不行履終難究竟今古人所貴見地者但就根器為本非全不行履古人一期之

語不可作實法會也

五問古人云參究在搬柴運水行脚處恭今之學者要在靜坐恭功有力若在四威儀中與物交接心念紛飛話頭沉沒若惟靜坐又違古人操履若與物交終日散心如何令學人日用中動靜無違也

答古人做工夫要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看取不是教你死死枯坐也以初入禪心多散動姑就靜坐攝心其實要將靜中做的去動處驗看如何若用心綿密自然動靜如一打成一片矣今對境心念紛飛是於話頭全不得力豈真恭之人耶為今只要話頭得力不拘動靜自然不被作轉矣

六問又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又云佛界等眾生界等又云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生佛平等佛無度生之義如何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佛菩薩度盡眾生佛界似乎漸增眾生界似乎漸減云何謂生佛平等耶

答心佛眾生本來平等以眾生是佛心中之

眾生故佛度自心之眾生若眾生相空是爲度盡眾生即成自心之佛縱一心盡作眾生乃眾生自作自心之眾生而佛界不滅縱眾生界盡只是消得各各眾生界以心平等故而佛亦不增佛觀眾生界空若眾生自心不空則眾生亦不滅譬如長空雲屯霧暗而空亦不滅雲散霧消而空亦不增雖然日暗終日消而空體湛然此則佛界豈有增減耶

答大深六問

一問持律曰初學不知持律恐舉動即錯受有次第決無莽獵然其間大小區乘權實應用雖根因利鈍機隨淺深不無弊端幸提執則使利者仰遵而鈍者拓武乎

答佛所設戒律部載之詳矣本意爲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爲對病之藥欲令煩惱病除法身清淨因機有大小故戒有三品曰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以沙彌比丘二種戒乃因事而設名爲遮戒謂遮止過非雖大小同遵而多爲小乘但執身不行有能執心不

起者即爲大乘亦在事相戒至若梵網經所說十重四十八輕戒名爲性戒乃我本師盧舍那報佛所說諸佛心地法門名金剛寶戒命釋迦文佛展轉傳化所言性戒者謂了達自性清淨本來無染頓悟本有清淨法身性自具足故名爲戒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釋迦四十九年所說者但傳此戒法而已末後拈華所示者亦示此戒性而已歷代祖師所悟者亦圓此戒光而已故觀一切眾生佛性種子本來平等以同具平等法身故以佛性而觀眾生則凡起一念殺盜淫妄乃至說四眾過自讚毀作誇三寶者即斷佛慧命與殺佛無異矣故列十種之科若以平等法身而觀眾生則無可殺盜淫妄乃至毀謗者以乃圓滿頓戒然所重者獨在佛性種子即佛之慧命故不獨上根利智能受即黃門二根姪男姪女乃至鬼神但解法師語者皆堪受之只要信一切眾生佛性種子即是平等法身苟能作如是觀則於一切日用現前所遇境界盡是戒光明地如此不獨執身

不行而於殺盜淫妄觸目念念佛性現前則頓化爲光明聚矣又豈持執心不起而已耶然持之之法在遮戒固難端在檢束三業制伏過非唯此性戒實難要以一片金剛心持之勿失但一念昧却即全身墮落豈細事哉故華嚴十信初心持此戒者說淨行品一百二十大願則日用無滲漏處尚隨事相至若十住初心持此戒者有梵行品審觀離相便是持此戒之方法也初機常持此二品經則久久自然相應矣所云弊者在遮戒有執相自是多我慢自高憎毀戒者之弊持性戒者有未得謂得縱放任情認賊爲子之弊祛此二端無問利鈍皆名真持戒者

二問參禪曰守律而不知自性終屬顛預欲求見性無過參究其間疑悟交關子賊難判幸垂永鑒免墮迷坑

答佛說沙門所習戒定慧三學然律即戒學其參究即定學也惟教中所說定學乃三觀妙門爲悟心之捷徑後因禪道東來重在直指單傳見性爲禪而不言定然禪即定也初

達磨示二祖只是箇覓心了不可得名為頓悟乃至六祖只是教人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即此返求自心便是恭究工夫初無看話頭下疑情之說後至黃檗以下乃教人看話頭以古人一則公案為本恭相傳為實法及至今時師家教人但恭公案不究自心因此疑誤多人故今恭禪者多未自得正知見者且又自以恭禪毀教益為非真恭禪也殊不知古人為學人難入特以一期方便權宜只要人識自本心耳佛祖豈有二心耶殊不知提話頭堵截意根不容一念生滅遠流即是入定要門而今別作奇特想故多自誤耳唯今恭究不可無話頭以初心散亂難制要此作巴鼻當未提時須要先持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從此緩緩極力提起話頭返看起處從何處起畢竟是箇甚麼因未明見自心放下疑情云如何是我自己本命元辰如此追求是名恭究要念念不昧心心不移日夜靠定屢寢忘飡忽然冷灰豆爆本體一念現前是謂悟自本心

到此依然只是舊時人更無一毫奇特處若得一念歡喜便自為足是名認賊為子矣何況作種種知見說偈說頌為奇貨耶切不可隨此魔網

三問公案曰話頭破碎後一千七百葛藤勢如破竹然一則稍謬一齊雲霧從前破碎方信鬼關不識此弊而掉弄精魂三途潛伏矣

答學人果能明見自心到不疑之地則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箇鼻孔出氣又說甚公案不公案此事不是初機分上事且姑置之不必在念

四問印教曰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此和尚舊訓也然義路是宿習宿習難消如油入麩萬一印處有一絲意識則悟者轉落陰魔資發邪見為害匪細幸揭關頭

答老人尋常要修行人以教印心者謂是為自己所知所見一向無明眼人指示邪正要

禪定工夫悟心之要將自心對照着如佛所說不如佛說故云以聖教為明鏡照見自心不是將經中玄妙言句回為己解也如子所問者正不知話頭落處也至若吾人種種心病唯佛披露殆盡如楞嚴七趣升沉之狀五十種陰魔之形楞伽外道二乘之邪見非佛細說又何從而知懼耶吾所謂印心者此耳只要以教照心不在義路不義路至若宿習種種又不止義路也

五問闍教曰法布施者大法供養者最因悟印教即印闍教似乎契佛知見大轉法輪然悟非真悟以印自信印非真印以闍自任抹却請註獨逞已明是獅是狐易於自愚是闍是誇難於自知幸垂精判永奉著龜

答為佛弟子念佛恩難報唯有普佛傳法為真報恩者故古之弘法諸師有三種不同一自悟本性妙契佛心於佛言教如從自己口中流出四辯無礙且又深入教海波瀾浩濶如清涼圭峯天台諸大祖師是也二雖未悟

自心依佛言教印定自心廣探救海如所解說不謬佛意此雖未起言象而不敢妄以已見縱談依教敷演如從前諸大法師是也三有夙習般若種子如有禪定工夫自明已心妙契佛意但未廣涉多聞而正見不謬雖有以淺為深之過而無謗法之愆其所弘揚皆以法施為心不求世間名利恭敬如昔溫陵叔音諸老是也此皆法施之大者至有聰明利根但恃已見為得排斥古今縱口橫談唯以弘法為利者此則不唯破壞佛法抑且誤墮後人如是豈可以闡法稱乎此了然易見不問可知

六問頌古曰古人悟後頌古如描畫虛空不落色相今人悟未能徹輒易頌古句出詩想機同滑稽以為悟語悟境膾炙人口一轉墮狐恬不知懼此末法流弊乎吾輩易失此坑幸發鍼砭昔荷深慈
答頌古從上有之不過發揮古人作畧聊示門庭施設以彰大機大用且出自己縱奪殺活之手非徒矢口縱情構畫為得也此頌古

闡教二事皆非初機所急何須預設古德云但得了悟自心不愁不會說法如是初心唯以究心求明已躬大事為急切不可懷此見也吾人苟能了悟自心縱不闡教不頌古亦是真實出家不負在袈裟下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七九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七九七頁下五行「圓副」，**徑**作「圓融」。又「更成」，**徑**作「便成」。
- 一 八〇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悉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二 陟二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寂照鍾公請益八則

問經云無礙清淨慧皆由禪定生如何南

岳謂馬祖曰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

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此二說

若為是非

答祖師門下不論坐禪作佛只貴見性若見

自性了了分明自無取捨纔有取捨便落是

非

問圓覺經云我今四大所謂堅濕煖動各

還地水風火故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在何處未審此身未死各離耶抑死後各

離耶

答要未死前撇得下故臨行不被作累及至

臨時要離如生龜脫殼難之難矣古人道間

時做下忙時用正謂此耳

問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本發心路從何

攝伏入佛知見佛言汝等若欲入佛知見

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

若于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

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未審即今為出生死

參禪學道是生滅心否

答學人參禪先斷生滅心及發明時乃見不

生滅性若以生滅心參但逐妄想流轉非參

元也

問百丈海禪師曰參見善知識求覓一知

半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

願願度一切眾生盡然後成佛是菩薩法

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

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成正等覺度恒

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

故若于諸法都無貪染禪理獨存甚深禪

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今參禪

學道者如何出得此魔入正修行路

答諸修行人只為心見不忘故動隨魔網若

心見消忘則佛亦不立

問破四大五陰孰有先後否

答教說五陰漸破必先破色陰若參禪打破

漆桶則先破識陰識陰既破則四大無依故

如割水吹光了不相觸

問金剛四句古今未有明言者或指色聲

香等為四句或指眼耳鼻舌四句或指諸

相非相等或指有諦無諦等至天親則曰

吾昇兜率陀天請益慈氏則曰無我相無

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也六祖則曰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也雙林大士又曰

經中持四句應當不離身愚人看似夢智

者見唯真自古迄今不曾有定辭何也

答佛說般若如雪山眾草伴伴是藥拈來便

用必定除疾故古人指出何為四句者各拈

雪山一草草耳

問古人云直得純清絕點猶是真常流注

直得無一法當情猶遣仰山檢點直得通

身是照猶在衲僧家垂手直得七佛已前

威音那畔薦取猶是話會在今之學者果

到此境界否

答古人垂語只是怕人落在途路邊學人縱

到此亦是途路邊事况未到此便開口說禪

總是欺心

問圓悟大師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以言遺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支分派別各擅家風須是向上根器有紹隆佛祖志然後能深入闡奧始可印證舍此切宜實祕勿作容易今見學者多不審自己根器便要參究向上事果不論根器否

答祖師取人論根器即教中佛論種性若不淨是者般種性終是粘皮搭骨今人根器不淨定與此事絕分若肯留心此事從此不退又久可許造進此在不确定性攝

王芥菴朱白民請益

問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是向是別

答佛祖出世本無法可說然法本無說何有頓漸差別言頓漸者特為機設非干法也然教有頓漸者如毘盧遮那初成正覺于菩提場說華嚴經顯示平等法界心地法門直示無遺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後判教者稱為圓頓法門此佛之頓法也然此頓法惟被地上

一類大根衆生于中行布四十二位是即頓之漸也其餘劣根在座如盲如聾絕然無分此則法雖大而攝機不廣所謂唯有一門而後狹小如此豈佛說法獨為一人哉所以現應化身隨三根施設說三乘法初從漸修證

所謂教之漸也後至楞伽法華涅槃頓示佛性種子是由漸而頓也此乃教分頓漸也其禪一門教中處處說菩薩六度中有禪智二度判教菩薩由二度開止觀二門為修行之本此教中用頓而漸修是禪為頓中之漸也其達磨之禪乃世尊末後拈華迦葉破顏微笑佛乃示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為教外別傳之旨西域二十八傳達磨東來六傳曹谿而下傳燈所載諸祖乃單傳直指一心之禪又非六度之禪可比以此單示一心更無別法直下頓見自心不屬修證迷悟因果特顯佛未出世一著是謂向上一路名為頓教大乘此禪之頓也至若歷代祖師頓悟此心者雖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透了悟此益多世修習般若根深因緣時至今日成

熟亦有今生參究三二十年工夫然後得悟如此雖頓亦從漸來至如瀉山云學人但能一念了悟自心識得自見本有是名為悟尚有無始無明微細流注即將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為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此觀之頓中未嘗無漸也予嘗觀楞伽分頓漸四門一頓頓二頓漸三漸頓四漸漸知此不可執一而論雖頓悟而不廢漸修佛祖之心本無二也

問佛說諸經俱是稱性之禪了義之旨何謂達磨頓讚楞伽云此經是我心要至黃梅則指金剛餘經有何差別耶

答佛說諸大乘經雖是稱性了義之禪即其建化門頭不離迷悟性相對待定要返妄歸真皆有和會方顯一真至若楞伽一經直指一心雖有真妄以示識藏即如來藏不必和會單顯自覺聖智境界但了自心現妄想無性即是聖智不用更轉即其修行但直觀自心流注妄想現量頓達自心亦不立地位階級故判教者名為頓教法門是故達磨以為

心印以此經示禪宗要訣以此經難明劣解難入傳至黃梅則以金剛印心其金剛乃八部般若之一文有六百卷唯此卷獨合祖師心印以般若乃入大乘之初門正如楞嚴所說菩薩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而般若乃佛

之根本實智正是不生滅心也此經以無住為宗斷疑為用以二乘妄起眾生見佛見法見種種住著重重起疑此經盡拔疑根直到不疑之地知見消亡不立一法遺盡住著之心正與宗門解粘去縛手段相同斬斷意言

分別正是宗門不許擬議不著思惟識情乾枯透法身向上故黃梅以此印心良有以也諸經都有些粘滯獨此經斬截禪了此則易入耳

問云有如來禪祖師禪二禪果有同異不
世二
香嚴擊竹有省呈去年窮未是窮之偈與
仰山云且喜師兄會如來禪祖師禪未
夢見在依此語則見有如來禪祖師禪異
也若從迦葉傳至初祖西來祖祖相承諸
宗始祖即是釋迦何得有異也

答如來禪祖師禪本來無二但如來禪就迷中說悟要修而後入祖師禪直指不屬迷悟一著不假修為要人直下頓了自心凡落迷悟關頭便是第二義也所以古德云修行即不無其如染污何是故宗門向上一路須是

个裏人始得楞伽四種禪中最上一乘禪即祖師禪其實本無異也若根器不淨妄逞聰明知見把作會祖師禪如此連如來禪亦未夢見在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示蕭立圓宗伯 天啓癸亥冬十月初六日從此逆筆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瀟瀟清淨聖凡不立不為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即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既能悟徹此心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踪迹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真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真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妄想機械所為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尤明人人具足本無欠缺但以我見堅固凡

有所作必以為己功執所見為必是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即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瞋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瀉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為修不是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可用

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中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脚跟返觀內照于一念起處即追審此一念從何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冰消矣然所忌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相續則流而不返也

示周子寅 以下海印稿附

山居今日大眾結制海印據座說法華經爾時足下手書至且有佳果足占足下亦法會

中人乃先得道果者此非瓦卜也前書云云日業正此不爽亦可漸入不二法門但其中日用頭頭念念皆生滅心行安能寂滅為樂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種種應緣處當下著實猛地返觀內照觀此種種作為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即今滅向甚麼處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流處煩惱無故生起處著實一觀覷定看作畢竟是何物向何處起滅追到掃踪絕迹處如沸湯鍋裏點片靈相似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纔有絲毫一念懶墮懈怠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此正是病根發作便向者裡猛然剔起眉毛不可被佗纏縛住纔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滾也切忌切忌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死急靠定與之厮挨若遇種種惡習起時即將此話頭奮力提起望空一揮不管是魔是佛是煩惱習氣是善惡思量一切情塵一齊頭斷如斬亂絲如此做工夫不妨讀書不妨作文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著作

文就着此文從何處流出也不妨迎賓待客喫茶喫飯病矢放屎一切處無用纖毫縫罅如此安心再與永嘉所說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一般不是一般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請自試看足下儻見信不謬始知顏子心齋三月大為可笑圓覺經一部足下讀熟每日蚤晚以當功課俟來春面時相與決擇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自媿為足下未徹非不徹恐足下信心未徹耳今見足下信心漸增日近清淨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剝與足下何時得徹若足下因循不徹則海印自徹去也何如何如人世可悲斯道可悲望足下心更可悲耳

又

者非變怪之幻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然此筒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真實也既非真實即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人既非真豈不是空耶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為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誠恐世人淪於斷滅復說幻字以遣其斷滅之見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說如幻耳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頓見其妙所言空即幻有以觀空名曰真空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名曰妙有由其空故心非斷滅由妙有故境是無生境既無生則心何取著心既非斷則妄念何存妄念不存將何心而取境界本

是幻將何境而牽心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何

不樂此所謂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實名曰若無而靈心獨照妄心頓歇名曰亦無耳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真心哉何以為妄心耶境執著

不化者是何以為真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如此用心有何罣礙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正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愛憎何由起

斯則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物既不能礙人人又何礙于物耶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唯其不達心境無生如幻不實耳若了達一念無生如幻則一切苦樂憂患得失愛憎取捨情狀當下瓦解冰消矣故曰知幻即離不作

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此所謂一念頓到佛家非虛語也足下但觀一切妄念起滅處一切境界起滅處無非是幻化不實則心自然不奔境界自然不牽心矣往來應緣則一念虛明靈然獨照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化

十二

十一

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野馬陽燄如此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即消憑他甚麼妄心一覩便滅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擾又有何妄境而可擾心者哉此番說話乃海印極力為足下

通身吐露徹底掀翻足下更莫懷疑切不得思前算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俱是障道因緣也必若老人此語目前即是極樂人矣信手呵筆不覺即當如許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別恍惚數月流光迅速日月欺人每聞足下精進倍常歡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擬尊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相與印證既往工夫而決擇之此想實真不覺形諸學事可笑道人

亦墮情見乃爾來書所云因坐以求靜因靜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門最為切當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達心體之妙故靜久而欲有聞且又疑泛然若無所歸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祕訣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為勞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傳曰知止而後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承索所以治心條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處乃鄙人所大有望于足下者今既肯心自許返乃祕

吝乎第恐足下始於吾佛法中未得多聞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為昔日見聞之陳習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願之効耳從上佛祖教人之法門路雖多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不過

十二

十三

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足下熟讀玩味至于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又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不出止觀等持三門而已此集中奢摩佗止也毘婆舍那觀也優畢又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請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至于止觀捷徑之法容再書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

又

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雜染流轉習之深且厚矣即今一念信心始發軔于旦夕而欲遏永劫之長流其

勢誠不易易即此一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
此是積劫善根靈苗遇時而萌芽始抽而開
華敷實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否則頓見
枯焦矣遇境遇緣以事處事久久純熟更加
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然以吾人本自解
脫所以煩惱不解脫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縛
著不解脫耳良以向來世情濃厚習染純熟
熱處難忘故觸之便發故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則生處自熟熟處自
生則疎疎則遠遠則澹澹則忘忘則不暇
求脫而自不縛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則目前
千態萬狀視之若空華水月陽燄冰河本無
可縛著又何求脫耶云肇公物不遷語得力
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門闈獨于日
月麗天句不徹若此不徹則知肇公不徹不
徹則非真得力也此語老人疑之數年畢竟
於吾心中獨然自省自爾以來應緣得力處
多借此老之語足下出門即見信誠非小緣
老人不惜為說破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
足下但將此句橫之在心于一切動作云為

處一切聲色貨利處一切逆順境緣處一切
喜怒哀樂處一切愛憎取捨處凡係流動之
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遷
處如何是常靜處如何是不流處如何是不
動處如何是不周處如此看來看去忽然爆
地看破此語則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
真不自欺也
示黃惟恒
足下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往往
將世法佛法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極若此
處話作兩極則一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
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兩極也海印頻頻
為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只為人說
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宗鏡云以一心為
宗照萬法為鏡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
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
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足下今云習教不免
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下多生般若
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誑總
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違自心則宗為邪解

邪染皆墮識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
言說話柄皆非究竟真實處殊不知教乃佛
眼禪乃佛心二非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
看教參禪皆不是者等知見足下今日作此
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己靈耳曾記古
人有問者云古人飢時喫飯困時打眠便是
道今人飢時喫飯困來打眠為什麼不是道
答曰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
道今人喫飯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亂算
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足下日用只將眉毛
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天魔膽碎陰
鬼魂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寸絲
不挂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
便讀書不讀則拈向一邊不許挂一字要作
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算乃
至喫茶喫飯就喫茶喫飯要打眠打眠要
病矢放屎便病矢放屎撞著便了更不許過
後思量如遊魂鬼子一般乾乾淨淨潔潔白
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裡如此單刀直入
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

胃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涵蓄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便是涵蓄時如此不為動靜明暗所轉不為種種伎倆所移此之謂挺持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若果見信便撩起向者裡入珍重珍重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業之本第三要真真看破世間功名富貴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參禪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况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境界自然冷澹心地自然清淨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口頭伎倆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貪不受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為載道之本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清淨空寂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

生滅而此根身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冤親平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現宰官身而說法即是名報佛恩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已靈無忘此說珍重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王生名廷佐字子瞻生意謂名俗而字犯古請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質也傳有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者實之實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于心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狎習染汚於性德者之謂也吾人性

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爽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交蔽汨昏其中熏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之固然是以大馳于昏迷之境本明之德翻視為異物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投戒水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他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即儒所謂明德也今夫人者智光不明故明德日昏今復明德而返天真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就義戒邪淫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斂而三業清此所謂滌舊染進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名曰言字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示周子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瞋癡此佛之戒也噫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但以習染之汙日就汨昏沉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與聲色香味觸法相對膠固綢繆接搆心鬪長迷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爲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真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于此故因書此以示之

示祖定沙彌

陸三

十一

子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而過者靡不刮目垂涎希一嚮之味此恒情也每見吾徒稱沙門釋子者身處梅檀之林足履清涼之地歷大法之肆羅無上醍醐甘露妙味則逸視之如鴆毒可不悲歎雖然益不知味之過也

藉使知之豈讓嗜嚮之情哉吾佛最初出世即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此即以甘露陳于周道異人人而味之同入不死之鄉矣過而味之者幾何人哉予隨緣入王舍城止慈氏園林適開甘露之肆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參問莊嚴佛土最上法門因指入林中即得食采此甘露法味所言甘露法者即四根本重戒也嗟乎人者久矣沉酣生死之場成就鍊床若具靡不依此姪殺盜妄四者而立至于諸佛淨土莊嚴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故曰永斷淫心方成佛道等今沙彌將欲闕瓦礫作叢林轉穢邦成淨土若不翻破四根作四面清涼池豈能化三毒而爲三種解脫地耶是故海印老人讚言佛子若欲成就無盡功德法門應當善學此波羅提木叉爲第一義諦一切法門因從此入

陸三

十一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然實相無

相于何有生良由生即無生則住本無住信心如此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是降伏即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問持心之方余即告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至若相即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爲無相故又刻之以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也

示澄鑑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外無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于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爲仁以三省四勿爲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爲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弘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爲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麤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爲實學以已見爲真祇以游譚爲順物以縱浪爲適情以弔靡爲容衆以恣肆爲養志以安飽爲調身以緣想爲正心

以束縛為苦形以端莊為恃傲以克念為自
苦以精持為矯飭以道業為長物以身世為
金剛以生死為餘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
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
道愈衰心目昏而志日喪風日靡而行日薄

世

下

教日頹而法日毀也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
吾人之修而見淳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
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
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
情於自己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與

與足下苦語十年如教酒人齋莊非不儼然
肅恭要之肅恭亦酒態也今讀足下手書始
恍然從醉夢中覺令人愴然心悲復欣然大
喜以舉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貴我
獨醒耳嘗謂蘇子一口舌之夫耳其所志當
貴則奮發無當每治縱息則懸梁刺股竟曠
其志况出世聖賢豈值一夫無上妙道豈多
金比越王遺會稽之耻志報吳讐乃臥薪嘗
膽二十餘年其竟以霸然歷劫貪愛豈值吳

譽幽囚生死困辱形骸豈值會稽之耻苟足
下不懷切齒之恨而志臥薪嘗膽之心不能
以懸梁刺股自勸又將何以疇初志雪大耻
乎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足下
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而可樂其他又何以

世

下

嬰心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古人亦云苟有道義之樂則形骸
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則無事矣又何可懼心
處之而不泰然耶願足下勉旃

示王牧長周世父

嘗聞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此古語也予則謂
之不然何也蓋人與萬物皆具靈覺之性此
性均賦而同稟者也曷嘗有人物之間畢竟
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物具而不知人則知其
所具者耳知其本具而盡之者謂之聖知其
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知而肯求其盡者
謂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知而不真
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知而不明執一介為
必當者謂之狃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怪
與夫不知而不求則物而已矣嗟乎此人與

物殊惟知與不知求與不求之間雖相去毫
釐其失則千里矣竊觀三齋之君子孰不心
慎慎口排排眇視千古咳唾風雲雖伊周事
業猶不足觀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及與
談心之妙亦未嘗不擊欬擊節及與之言佛

則望望然不顧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猶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
聚傑之士亦不免坐蔽于此此非知之過其
實不知之過也又非不知之過其實不信心
之過也予竊謂非真不信心蓋未有以真心
告之者假而朝夕以真心實語薰陶漸染之
雖不能自信抑將與之俱化矣世之君子生
而聞見乃耳目之常即天縱之聰明且將亦
與彼俱化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斯言可
畏哉嗟乎長夜之歎為誰而與余今置身東
海空山大澤之間冒險阻履危機幾不免虎
世
口者蓋亦數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此所以抱長夜之歎而飲泣與東
海競流也雖然一管仄飛而大地春生一葉
辭柯而滿空秋至第感之不深故應之不至

耳年來茲土二三君子具丈夫骨見信自心者津津汗浹兩腋而陽和之調將見予將骨化長波又復何憾王生牧長周生世父以癸巳冬日來入海印其道味天然畧無毫髮拘拘俗習予深歎其為奇男子矣雖然牧長牧長世文世文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予則有望于二子不望子作佛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將見般若根深習俗濃厚熏蒸變化此土羣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極樂之鄉也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何以稱

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于功名或曰有志于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飢寒貧病不如意筆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

蕩則樂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佗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飢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于車轍而人不小于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二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〇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八〇五頁下三行「自見」，徑作「自己」。
- 一 八一二頁中一行「嘗聞」，徑作「嘗謂」。
- 一 八一三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愁山老人夢遊集卷五終」。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三 陸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書問

與達觀禪師

其鈍根下劣屈于塵習適特地走人間自以無謂不期錫杖落此豈知吾師精進力所攝持耶昨禮座下辱法愛連宵徹夜真言密語如咒病龍心心在雲兩耳即宛伽能領深恩矣惟師一一辛苦中來某一旦坐受其惠竟何以報想十方諸佛定為此會生歡喜發讚歎耳此緣殊非小小某愚癡向謂琬公亦靈山會上人耳匪蒙攜過雲居親見肝膽則某此生幾不知此公矣承命作復琬公塔院記初不自量將謂易遂菴函承當及至雷音觀其真迹不覺氣縮即以虛空為口大地為舌猶不能讚其功德況方寸流注乎因懇祈請法力加庇而為之尤難措辭馬上至潭柘思已過半及親師手書二經莊嚴妙麗讀願贊則泮然具足矣十五日莫歸慈壽次日焚香禮禱而後操觚屬草剛完使者持法音至

諷誦數過歡喜絕倒勞法身特現塵中蓋似慈悲太煞使某何以當此敬謝無量塔記謹此報命其文千二百餘言但某心血止此有則盡吐之矣其間但欲點染虛空自覺少光微耳願師印證不吝耶削無使琬公見屈抑令觀者增深佛種惟慈攝受之某和南言

附達大師答書

真可和南辱塔記即率眾焚香頂禮訖疾讀三四過令人無地可以寄口舌贊歎也苟非真得琬公之心骨之苦處安能吐辭等刀鐮剖痛情哉寧惟使琬老朽骨生春即某足賴之不朽矣如是扶植法道將何以報海印主人咄一棒分死活特決不敢作世諦流布某再和南

又

慈山大師侍者某此回出山諸人以為突出意外那羅掘主此回來燕園成無重功德豈惟諸人慮不及此即掘主亦不意慈頭慈腦闖入是非開藍做許多好事發古德之幽光解衆人之紛糾而道人亦得託

不朽於寸管是無上供養慚何以消怖懼怖懼懷靜送經圓贊并小敘謹奉命即若如奇呈正超如所持偈不違一為發揮行恐觸境逢緣終被物使奈何奈何道人行蹤主人既還東海即亦往石經矣然再必一晤而別尚有數語似不可少者某再和南

又

承慈遠問悲欣交集病病之心知在法眼望色決脈於十年前矣惟神明之秘久默斯要今豈逃洞見肝膽耶但令道人受病之原初為客邪所于中傷真氣以致君火太盛銷鑠肺金內外交攻上下否塞梘子益母不用而用貝母轉使大小便利不通固結日甚庸醫誤入肉寇熱勢益增幾悶致死賴甘草解之而棟去肉寇得椒通和周身汗出道人幸佐以軍薑得蘇其同病者竟誤中狼毒良醫束手幸元氣未損必不傷生須徐徐調理但真陰水生心火漸降客邪消伏真君泰然則可保復元氣全生性矣感荷慈念遠問受病之

原其狀如此惟賴白毫遠照自受病以來雖大火猛燄炙身而五內清涼略無一念疲厭之心其視三界牢獄四生極枯端若天光雲影耳向來所入海印三昧俱成水月道場空華佛事矣幸得情關迸裂識鎖頓開時將長策象王而逐金毛回步旃檀之林飢餐紫柏渴飲曹溪吾生之願遂畢於此更不敢勞移步毗耶再施甘露但願安隱那伽深入無際以待圍繞三市耳使回謹此奉慰慈注

又

世相空華瞽目顛倒已不足論而成住壞空往來代謝有為如是法性湛然復何加損第念法緣未溥願力未周向為智礙今則從空霹靂一聲種種幻化雲翳蕩然且幸而今而後方為無事道人此正火聚刀山成就清涼如幻解脫斯實聖恩於我不薄其佗一切是非泯然殆盡又何足道若能成就無上道力一切佛土隨願往生又何區區拳石勺水間邪知師同體之愛愛踰骨肉同心之憂憂入肺腑故敢以此奉慰非妄語也不慧出期不

遠儻幻緣有待尚圖荷策雲山優遊未歲其法喜之樂又當如何此又天龍所遣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也

又

不慧障緣深重辱師同體慈力而攝受之所勞神用種種甚微細智固超情表豈容言喻旅泊話別挂駟而西以新正五日抵桐江冒雪弔健齋晤見臺公詢休即動定云業已束裝明發有九江之行尋即遣書至吉水邀過桐江相聚舟中歡然道故宛若多生熟遊菩提分法人也爾瞻聞之即迎過鏡佛菴中相見機語甚投此君根器猛利況得休即為前茅不一言之下則向之堅壁旂鼓不覺自偃頓然翻案大非昔日鄒君也不慧過上元方行休即送至廬陵會王性海此君天然道骨不意末法塵勞中有此上根利智將來成就法緣不淺因留連二日而別休即即放舟東下想見知忍別可委悉因緣矣不慧於二月三日過庾嶺旅邸壁間忽見師留題恍對法身而臨寶鏡歡喜踊悅因書偈曰君到曹谿

我不來我到曹谿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飽餐而去六日至曹谿禮六祖真儀頃即出山至五羊謁總鎮王公因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見降階釋縛乃云公物外高人況為朝廷祈福致此奇禍何罪之有吾輩正中心感重豈可以尋常世法相遇固讓不可竟留款敘移時齋食而退且又遣力護送往戍所涂涉千五百里道裡相望雖三尺童子亦操戈挾刃殊不辯其盜非盜也至電白其程猶半途南山林翁鬱咫尺迷蹤曠野高原迴無烟火窮日粒米不糗終朝滴水不啜雷地饑荒尤甚業已四年瘡痍大作時疫橫行毒氣薰天炎蒸蔽日枵腹罹災死傷過半悲慘之狀大不可言況復海岸腥風嵐焮烈日觸鼻透心神昏意醉此為罪鄉誠非虛設私謂自非徹骨冰霜何能消此酷毒也仰庇諸所堪能調伏無生忍地即荷戈行伍不異道場但泉涸草枯無薇可采資非禪悅何慮不為西山餓夫惟不慧道愧先德遭時過之此業力所勝死生又何置念直以

本願未醜佛恩未報為慚愧耳竊念諸佛以
不思議神力調伏衆生非以一方便而折攝
之欲其情枯智竭須知極境窮原冥益鈍根
真慈不淺儻法緣有在異日天假有緣與師
對談夢幻法門豈不以今日因緣為實證也
惟師智光圓照天南萬里不隔纖毫仰願無
緣慈力時以攝之

又

江頭一別瞬息三年無時不寄情霄漢間也
丁卯冬初覺音來得奉手書并荷慈惠法寶
盈篋種種功德真灑甘露於焦枯布慈雲於
火宅也康祖贊點開髻念剛正眼讀之令人
偏身毛孔熙怡喜不可知此非無緣慈力
何能至此覺音云杖錫有遠遊之念自爾不
知所指此心逐逐妄想每與右武聚首未嘗
不對妙音色相也右武真奇男子前冬別侍
頂門一鍼渠自云痛徹至踵頓然翻案不慧
因贈之曰覺非居士今已大非昔人矣此公
別去時復寥寥所幸諸緣屏絕四大輕安無
所損惱得以閉門寫慮究竟未了公案楞伽

幸以脫草去夏攝引初機數輩演法華於武
場以醜師之大願有擊節數紙此皆支離糟
粕殊非真知見力但念此餘生置身於無事
甲裏彌感聖恩難報聊復以此消磨歲月且
仗諸佛神力持以洗污教之愆故不惜世諦

流布也適接法音不覺歡喜絕倒瞻金剛塔
如對法身讀諸祖贊如聽梵響吸陽羨春茶
如灌醍醐念此瘴鄉何緣得此普令見聞隨
喜獲益大義重來此亦僧中程嬰也此子信
根元深第習氣不淺今幸撤來亦大損減又
荷師法力攝持即此可望上進覺音此來大
為抖擻胸中頗有樂地惜乎志有餘而力不
足亦不負此生可作金剛種子再出頭來必
不負善知識因地也渠聞師在匡廬亟欲一
見遂遣先歸以報計大義入夏可至至時又
當委悉

又

前大義來接法音歡喜無量知動定如宜甚
慰遠懷比來為曹谿因緣想聞之必大撫掌
先心尚欲令義即自燕而普及臨行念其二

十年來踰阡作方今其師物故已二載餘寧
忍不拈瓣香撮培土乎因是遂立促還家山
由楚而歸不及布體座下今夏幻軀幸無大
病第為荔枝魔發徧體疥瘍又為假曹谿粥
飯僧魔妄作鬼祟是故養病蓬廬此時正欲

入山且幸某公發大道心願作檀越第其人
清澹如水志大力微師能以無作妙力遙伸
右手過百一十城豎此金剛幢乎不知上方
佛土寶威德如來何日為衆生說法今我遙
聞磬咳彈指之聲也新歲三得中甫問慰安
情至深感道義同體知應微車計秋中可抵
薊門侍座下耳粵孝廉馮生昌曆乃此中弟
子上首近書來云已入丈室何幸如之第不
知此子去就何如儻在都門願時時拔濟知
二護法大著勇猛力必致感應但聽時節因

緣耳

又

堪忍土中事種種幻化正宜法眼視之耳若
入鷲子之目亦未免作淨穢見也昨承順持
法音來知杖錫有靈岳之行回書徑往報之

1 4910 A 52

矣旃檀如來因緣已悉前問蓋佛神力不假於佗也持去楞伽筆記奉入慧目以作法供養某下劣深知此一段大事因緣皆如來所遣聖恩所賜即此可爲報恩地但願此法普徧微塵刹土一切見聞入自心現量即不慧委填溝壑則此生千足萬足夫復何憾第不審就中有少分相應否願大施金篋披刮腎膜其幸不在區區耳

又

春三月促覺音負病歸是時尚想紫柏與五老爭雄遣八行往訊忽順禪人持秃筆字來則知已拖泥帶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也笑老癡爲底事如此忙碌碌耶昨有人說長安路上有箇沒料理漢竊官家一培土捏作丈六金身令無量人生顛倒想復將丈六金身撇向十字路上令往來驢馬踐踏若紫柏老癡過此又作麼生耶嘗憶老趙州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老雷陽則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此箇公案是同是別知在萬仞峰頭必發一笑老紅盛近來毒氣薰得耳聾眼華鼻塞

咽悶不知何時向白銀界裏翻身一吐此惡習也

又

紅盛去紫柏萬里時聞說法音聲在鼓擊刁斗間如塗毒入耳轉令瘴烟毒霧化作甘露日夜飽餐故當死不死更見鉢沿蟲蚋貪涎流溢大千何時三災火起燒爲煨燼毗藍殿去光音靈雨一洗劫灰淨盡無餘也曹谿舊稱西天寶林比爲魔宮鬼窟可笑紫柏老人神力不大暫求一宿不能安今天遣紅盛特來灑掃八年之內極盡神力一洗殆盡魔黨盡驅今將化穢邦而成淨土變業海以作蓮池老盧埋沒千年今日始得轉身吐氣將來絕後再蘇頓見光明赫奕但關門堅閉不能頓現無量莊嚴佛土只待文殊邊右手過一百一十餘城聊藉彈指之功便見重重無盡境界假使十方世界一一善財如佛刹微塵數衆生叅禮時可使一一頓入毗盧法界也此蓋老紅盛鎗頭上佛事旂竿下工夫較老紫柏端居淨土坐蓮華中吐廣長舌爲諸

化身大士說利生法門時同別何如某禪人遠來相問不減契順走惠陽老紅盛且無覺範別胡強伸氣習也某舌端時時現出紫老法身居然在目敬持梵香一盃用伸供養唯慈照之

與妙峰禪師

某切自念鈍根下劣結習濃厚乘風善緣天幸吾師辱以真慈拯拔曲盡心力善巧方便面命耳提日夕無間者數年居常切觀我師默造之心恨不能通身躍入我心頓令眼目動定若有靈聖者但土木坯胎終難變化雖然禱之既久入之既深不無感通真應某情雖鹵莽而於潛滋密化未嘗不由吾師幻網三昧加被之力也雲聚清涼月明空界自爾形分影散隱顯同時雖於妙音警歎勢阻關山然其實相真身儼舍心水別經五稔猶同一日道越三千不隔寸絲是則深居寂寞之濱益入圓通之境可謂迹逾疎而心逾密聲日銷而實日彰某之形神未嘗去吾師一念也然某自知形器濁謂斯朽骨惡氣衝天

非寥廓大谷不足以藏之塵勞塞漢非汪洋巨浸不足以洗之故甘心拚命擲此山海窮鄉而置盡絕之地且將無復人世矣不意默承護法菩薩運通寶藏頓使一光東照大破暗冥可稱萬世希有功德原其所自與者受

者又皆盡從吾師圓妙清淨真心流出也客冬某持法言至接讀十數通深見師心不覺涕泣交頤卽所云喜心翻倒劇咽淚沾襟耳然所悲者非屬於情而在出於常情者舉目寥寥豈容多見是不容不感悲且痛也嗟乎某此生已矣竟同草木枯稿無疑至若報侍左右之心有懷未卽惟願我師真慈不棄心心圓照而攝受之令癡子不入顛倒狂塗而安步歸園覺路也時幸託此一枝頗稱幽勝儻識海波澄意吾師心月能自忍留先而不落影於此中乎

又

不慧平生每自冠念於此長夜得值吾師可謂再逢親友矣故自緣會三十年前卽知有向上事二十年中常勤除糞此一念苦切之

心未嘗去於眉睫但恨積習深厚不能頓淨現業流識有負師友法恩大為慚愧爰自離析以來忽十五年實以臥薪嘗膽痛自策勵未敢少惰第以幻賢未消猶沈幻網心知被縛力不自由良以慧劍不利不能頓裂此知痛處敢欺吾師及幸以法爲緣知報佛恩卽

以幻網爲佛事其荷負之心實持九鼎而法執之病益增七重將謂不負所生敢追先哲此實狂愚非謂慧也幸亦心知非正如夢渡河念蒙聖主隆恩惠以金剛燄燼破重昏使

歷劫情根一揮頓裂回視昔遊皆同夢事是故不慧以此慶快平生心知吾師必爲我賀今雖遠投瘴海如坐道場飽飲炎蒸如餐甘露荷戈之暇唯對楞伽究佛祖心印始知從前皆墮光影門頭非真知見力是知諸佛神力調伏有緣衆生非止一種方便若迎若順無非今入清涼大解脫門火聚刀山無非究竟寂滅道場地而今而後或可謂不負已靈亦可謂不負師友矣於會心處隨筆記之今將卒業此雖非正順解脫聊以法自娛適足

以見光陰不虛度耳意吾師聞此必發一笑也大義萬里遠來以得法音爲喜第念此子持吾師一言付囑於不慧者已十五年心如一日辛苦萬狀然於禪道佛法竟未啓齒此真出世丈夫法門奇事今復依依萬里至此

豈不慧所堪況彼師親皆老何獨我爲是以促歸且以不慧行藏奉慰知已慈念也第緣有聚散法無起滅在正眼視之了無朕迹利海不隔劫念圓收又何有去來彼此之相吾師處此久如諒不以天涯罪夫勞靜慮也儻天假以年猶當白首同歸以醅初願惟禪悅滋神以道自愛

又

惟師以法界爲心以行願爲身卽彌綸華藏莊嚴塵刹當無疲厭此遐荒雖遠不出吾師毛孔也其攝受之心如珠網交羅光光相照更不容妄想於其間耳鈍根年來坐此瘴鄉所作佛事亦不出師幻網三昧第以情生智隔不能餐師法性之樂然亦賴此爲消熱劑作清涼地師其以爲妄乎古人爲到處家

山隨緣樂地不慧卽不能全體適足以自娛
楞伽四卷誠以印心吾師慧目肅清必深照
洞徹其原卽此生無對面之期而世世常爲
法侶矣

又

自入瘴鄉六年不知霜風作何狀今正月六
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夜
深擁衲夢想正在萬丈冰雪中忽推門扣見
者大義也乃驚喜絕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
首開吾師函恍若對面坐五臺柱地菴中枕
膝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德
種種莊嚴此家常事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
見阿難望佛惠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以今
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卽入鏡園必蒙吾師足
光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
哉不慧今年五十有六不覺老至形容透俗
心地日開常自私語若此形不化足以甘心
苦海爲人天作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由
吾師擴之今更見其真耳大義之走瘴鄉誠
以爲苦今遣歸家可以休竭狂心作已躬下

事望吾師惡辣鉗錘鎔習氣是以不負吾
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又

不慧以業力遷謫擲此嶺外不減曼珠在鏡
團師以慈善足光時時照拂亦不減菩提場
中初成正覺時也大義來具荷攝受感不在
言惟師願輪日廣三昧日深顯此區區穢軀
親近隨順如夙昔豈能再得不慧處此業鄉
三年餘矣禪定解脫未知如何如但所喜者學
成真正俗人其所消磨日月者重增文言陋
習皆多生積障今日盡發不知何日得三帀
座前求懺悔耳先具數種師其爲我印正之
遙憶多寶妙塔涌現虛空但昔日靈山會上
釋迦分身盡集而塔戶一開多寶出現吾師
分身當何時而集耶今遙聞者不禁瞻慕之
思也卽有可散之華亦無神足可遺耳

寄蓮池禪師

往者某居金色界時吾師因禮曼室來承以
無緣慈力攝受我於冰雪中使其得以坐瞻
光相深慰夙心信宿而別自爾傾注之懷益

亦勤矣某去臺山將南歷百城擬參座下復
爲業力牽之東海良以耽著枯寂遂置身窮
陬篋屨車地困之矢心建立三寶上報佛恩
亡軀盡命鬱鬱十年於茲向以道力孱弱大
爲魔擾者日月居半以致取辱法門見呵智

者今且猶不自量乃戀戀堀中以臂當轍心
心不退豈宿習然故切念道法垂秋正宗澹
薄賴吾師乘大悲願輪高豎法幢宗說兼暢
止觀雙運毘尼獨揭淨土專門使狂子知歸
淳風可挹禪者自南中來無不備詢起居知

法體輕安色身康健說無礙應機不倦微
細之制不減迦維何幸寰世未流遇斯弘範
每一興懷五體勇悅毛孔皆香深愧業繫不
前未遑瞻覲茲門人亂繼特致問訊薄具名
香三色奉爲說戒時供養普薰四衆伏希慈

內

又

惟吾師踞寂滅場以佛性戒而爲末法衆生
種金剛種子此等最上因緣乃毗盧之所願
釋迦之所贊宜爲天龍八部之所欽也若不

慧者以穢濁之質點汚法門以業累之緣羅
斯罪垢實受諸佛所呵乃辱吾師攝受豈非
以平等大悲普視有情者耶不然何慈音無
遮一至於此瘴鄉拜辱手書不啻足輪光照
鏡圖令有緣謗法者先蒙益耳不慧向沈幻

網今幸荷諸佛神力以金剛烈燄而銷鑠之
今則罪性了然且賴此作懺悔地年來奔走
之餘所作佛事著述數種乃藉佛祖心光以
為破障之具以孤陋之見處僻遠之鄉不識
果與此法少分相應否敬持獻座下乞師法
眼為我印決儻不墮增益謗或可聊彌風愆
醜固極耳

與五臺月川師

不肖鈍根波流幻海華落寒空不啻曳尾泥
途自甘逃逝已也回視金色界人端居靈山
一會惟時白毫東注幽邃蒙光豈不見此頭
陀如是度衆生而行菩薩行耶數辱慈念惠
問勤勤以人境兩奪故無片言以報諒知已
者一體同觀定不心口異視也往承以駁物
不遷見示郵心將謂足下偶爾成文試入遊

戲三昧故未敢加答恐當實法流布忽忽業
已三秋適幻師遠來下問窮厥詢及起居具
悉悲戀之情深感無已且出尊駁草本不意
刀刀見血如此不肖愚昧雖非楊修幼婦而
一覽頗識其妙第愧不足以當足下心由辱

見信之深不敢有負所望略為陳之愚謂所
駁若按名責實雖聲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
言會旨即清涼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語曰駟
不及舌誠有味乎然彼造論單思立意命名
不曰無見且以不遷當俗不真為真由是觀

之是物不遷而非真不遷也以其物有遷流
故今示之以不遷為妙若真已不遷不遷何
足云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旨良
哉若以高見所摘論文皆遷流之語駁之字
字無差言有據即聲公對語亦俯首無詞
但彼亦自解云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意
恐足下責之以言而未諒其心耶抑所見未
同耶故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若足下猶不
信而信者誰其人歟且聲公明指不遷在物
而足下以真究之斯則為門不同故道路各

別宜其相左聞足下始因不肯舉清涼謂物
各性住於一世之語濫同小乘無容從此轉
至餘方之說遂有此駁然不肖所以舉此者
意有所為益緣尋常以物不遷意詰諸方大
德都謂物遷而真不遷人人詰作兩振然清

涼疏中自有二意且云顯文似同小乘云云
其實意在大乘生即不生滅即不滅遷即不
遷原清涼意正恐後人見此論文便墮小乘
生滅遷流之見故特揭此表而出之欲令人
人深識論旨玄悟不遷之妙耳然鈔文但舉
小乘一意辨之未竟大乘之說但結文此約
俗諦為不遷耳一語義則長短相形但文稍
晦耳不肖在昔舉此正恐足下有今日之事
是時交臂而別彈指已經八年將謂足下力
窮不遷徹見諸法實相不意云云若此竊謂
足下此見不獨不得聲公立論之心而亦全
不得清涼表白之心不獨不得清涼表白之
心而亦未得區區達心也此足下與聲公正
謂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常同也管見如此亦
未敢為必當問常於此潛神有日頗有自信

之地卽每每舉之亦會爲浪子偏憐客之意耳以不肖愚心願足下善自寬姑捨是而勿較但試於諸法上努力著眼觀之果遷果不遷若於江河競注真箇不流野馬飄鼓真箇不動直下便見不許攀扯性空果如是則肇公此論皆爲刺語又何區區據蝸角而力爭尺寸耶適足以見不肖非扶同硬證也呵呵

與五臺空印法師

萬里炎方真同燒竈每一興念舊遊則千尺寒冰稜稜在目頓見徹骨清涼也第目極雲中而金毛師子不現令人熟習難忘耳昔調達推山壓佛身嬰劇地問之則曰如四禪天今日始知非大言固本分事耳且火宅中人念淨土則清涼豈淨土中人念火宅不增煩惱耶自愧下劣向從法門龍象之後志期稍有建立拈一莖草供養十方豈知定業難逃十六沈淪至老自達師化後此心已殞無復人間妙師撥手而歸光前絕後可無遺憾卽今人天眼目唯師獨立光明幢耳儻有餘年仰仗法力得遂一晤之緣以畢此生實爲厚幸若

機緣不偶殆將不久人世卽爲永訣是有望於龍華三會耳願愚有志衲子可惜而有斯疾儻可得瘳亦座下之白眉也近刻三種寄請印正但老子一書古無善解苦心十五年似可爲後學發蒙其金剛決疑法華品節儻有當心幸命流通亦法施也

與雪浪恩兄

前歲侍者南來手教諄切誨弟以法門爲重弟鈍根下劣向耽枯寂日沈孤陋雖一念生死之心耿耿不昧第習染深厚不能頓契無生上友古人中心慚愧有負初志比見法門寥落若吾輩天然兄弟尚參商一方不能時復促膝究心鼓簧斯道況悠悠者乎弟自奉教以來利侘之心亦漸開發唯時自忖宗欠明悟教未精研且未學膚受賈耳賤目取信不易移風易俗之懷似難頓伸居常深思吾佛立教以三學爲宗弟每見後學如兄所云最難樹立者多不揣其本卽一二根性稍利又爲狂魔所附以至慢法輕師至於身心略無簡束根本不堅又安望其枝葉榮茂乎此

正吾兄所謂千人之中無一二可語者惟此未嘗不涕下也弟奉吾兄大教業二十年今春始強勉開堂照常爲衆講演開堂之初第一辦香先供養本師守愚大和尚弟每念剽染之初卽濫膺華嚴法席猥辱先師法愛不減於兄但弟之所以報先師者萬無一也憶昔年弟初行脚時與兄別於雪浪嘗叩吾兄志向所在且云待老師百年後爲立一碑建一塔以酬法乳足了生平此其本願其作一切可任緣無礙斯言猶在耳弟明記於心亦時復以此舉似知己者但不知吾兄此願業已躊躇念與兄年登知命幻化如斯卽未死之年亦漸趨衰老縱利生之願未艾而涉世之念已灰此特若置勝緣不但泯先師之德抑且減法門之光使後學無憑不知所自原遠流長古德所重家聲不播昔賢所恥若吾輩兄弟並名宇宙苟寥寥如此況其侪乎願吾兄及時努力謹薄具名香一炷石資若干以爲先登卽兄不奈緣恐建塔爲難若刻一八楞方幢更見古雅其文不必假手於

化願吾兄親操是所至望

又

弟不肖罪戾無狀取辱法門為師友憂大負慚愧先心擬過家山將布五體仰藉慈力攝受作懺罪羯磨辱吾師兄暫出那伽移步江

上

三

上憐而教之使飽餐甘露頓覺五內清涼身心俱化罪福皆空此善財南遊所以從大塔廟前為初步也別後於新正六日抵同江鄒南老迎於鏡佛庵中首出吾兄手書諸祖機緣卷展之光明赫昱照耀心目跋語縱橫殺

活儼然據坐揮塵鄒君寶此卽法身常作菴中主也鄒君根最猛利幸與弟夙緣有在一語投機盡翻前案誓將迎吾兄演化西江大為開導此益渠信心肝膽儻有問至兄當善調伏使其增崇正信作成佛真種因緣不淺經廬陵會王塘老所養甚佳其信向淨土精專觀其立言似非本指耳二月三日度庚嶺六日遊南華禮六祖觀其山川形勢絕勝無怪其千七百人從此流出吾徒不可不一瞻依也十九日抵廣州訪陳夷山已作故物始

聞歐倫老尚在及將買舟造其舍則報云化去三月矣遐方失二知己良可悲悼向傳南海生機繁衍風氣淳厚今則涼薄太甚值歲饑異常米穀涌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埜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會

三

三

城到戍所路經千五百里雷地已凶三年民物凋殘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季春炎蒸猶如流火弟私謂初心不以道緣不知朔雪之寒今非業力安知炎方之熱世態二涂弟已極盡然非彼不足以破此也弟至卽從行伍寄身古寺宛是頭陀荷戟戟門居然馬卒始知幻技兒幻出種種相耳且死生患難弟心何所不安但念與兄多劫親因今幸再值以未盡宿緣弟恐沈淪瘴海永隔修儻岐路過遠安得如今若昔諒吾兄智光圓照必以平等慈力而攝受之定不捨此業幻衆生為罪垢耳其佗復何所云慨斯末法念報佛恩願兄努力為法自重自愛

又

自江干一宿蒙以甘露見灑卽走入瘴鄉皆藉以驅炎蒸消熱惱耳吾兄惠我三昧何深也弟生平於大法緣薄幼而無聞老無所知頃於荷戈之暇力究楞伽筆之成記將以此謝謗法之愆弟恃孤陋之見既不蹈襲陳言

又未及請正法眼竟為好事災木可謂駟不及舌矣敬專侍者持請印正不諱就中果有少分相應否儻於性海掠一滴之味真空通芥孔之光庶不負此平生亦不累及法座若一言無當卽為付之水火決不敢以此博虛名增業種自蔽妙明更障後人眼目也慨此末法正因者希弟幸與兄同生斯世同履一門苟於此法印可其心弟卽不敢稱摩耶同胞適足以結兜率共座之緣耳

與少林無言宗師

三

伏念祖庭秋晚舉目寥寥可為垂涕者非一端也幸座下乘願而來鼎力荷擔正當揮戈駐日之時去秋天假良緣聚首王城一語而別及歸臥海上以觀世相若此諸念皆灰無復興起度生事業唯兀兀空山與諸幻衆種

田博飯以消磨白日送餘年耳比來風聞法
雨普潤四衆雲臻想雷電之機將破重昏而
啓蒙也痛念世道交衰人多薄信一概不
以根本為懷且心器不淨又安可以注甘露
瘳大病乎惟願座下深思顧命之言廣闡最
初之制使初機之士追風受勒大步隨鈞然
後播真風於性天撒迷雲於蘊谷特本分尋
常輕車熟路耳狂愚之言高明以為何若

與愚菴法師

佛說四十里外不聞法者墮漫法罪鄙人知
法座咫尺而不親聽聞亦墮此罪非本心也
蓋為障障此緣耳昨承枉過一見甚喜既而
且悲座下過苦如此然精進堅確固乃弘法
者前旌而棄本取末亦不智之第一也蓋身
為道本重為輕根而座下以一食之故欲損
生為衆苦形以博名殊不智之甚此正不知
輕重者耶古人有一念純真日用斗金非分
外座下見解如此豈自不安於純真耶維摩
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此語座下把作不偏
衆為等之耶若以不偏衆平等至若供養我

者不名福田此又何謂也永嘉謂幻化空身
卽法身座下今自損法身虧慧命可稱知法
者乎不知法而說法將何以模範人天用規
來學乎有意不偏者謂曹山之不受食耳若
以座下而觀假如曹山之語將欲奉行者豈
將與夷齊同貫而後為得耶可笑座下說法
不知法為己不為人知輕不知重計亡不計
存是皆顛倒見耳鄙人此謂大似雪上加霜
今奉世資若干為座下開齋之需座下若不
食當不與之廝面矣且不及親往特造如珊
代為禮三帛勸轉法輪也

又

鄙人以苦言慰座下者以重法情深故也悲
此末法寥寥舉目無親幸賴座下懷揮戈駐
日之心嘉歎不容已但此中悽惋處非常情
可知乃鄙人慣會為旅偏憐客耳念座下以
二施之力一肩荷擔日月無常色力有限第
恐精神不足則法喜不充將何以飽飫人天
哉身為法本此非浪語心知座下就裏密意
正不在言至若幻化門頭亦借色力勇健為

增上緣耳古人未有不假借藥石榮衛四大
者以四大幻物元其家具耳讀法言霜雪凜
凜松柏姿也但雪解而松柏振色此不假陽
春而發越乎但願座下陽春滿屋則使草木
皆春矣是大有望座下為法門重者故敢切
切如此

又

別來忽忽四年矣誠萬里寸心千秋一日也
所幸髮日白而心日赤形日化而念日消昔
聞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今見老胡真不
吾欺也自入瘴鄉不數日卽念楞伽為寢食
烈燄毒霧中有此家具真水清珠令此身心
如火浣布耳每坐菩提樹下深念老胡攜此
一枝種子航海而來幸得賣柴漢栽培灌溉
令其扶疎塵庇人天今二千年來無復為之
料理者罪夫荷戈之暇卽營其下侵晨理荒
穢帶月荷鋤歸漸覺油然生意而發茂矣曹
谿原頭扼塞乃復為疏濬其志有若干言寄
法眼照之足見罪夫此中不敢忘家業負至
恩耳昔被遣之日紫柏老人在匡廬對三寶

立願願誦法華百部以求加被今還著於本人因率諸弟子了願于穹廡誦持之餘為眾敷演標其大旨名曰擊節併持請正以見天涯火宅紅塵下生計耳一笑

與交光法師

朽夫罪累為法門辱自知慚愧無地懺悔所幸諸知識力加被之致得久活瘧鄉每思視座萬指圍繞震海潮音作師子吼普警群迷聲光所及靡不蒙益況在法親有緣者乎頃大義回家山間公尚駐錫中條必得瞻禮光相小刻數種奉塵慧目略見萬里懷人之意儻蒙解脫尚期把臂於孤峰月下一笑長空洗此半生塵囂耳

與隱菴上人

吾佛以生死喻海喻河是則我居海濱公居河畔然海水無涯河流迅駛我已觀海十年於此未知公觀河幾時也每念令師逝而不返令人悲愴不已心喪三年又不知還念令師如區區否欲公念令師非欲公效俗情也乃欲公念生死如河耳仲尼有言逝者如斯

不舍晝夜公將何憑截流而過其為我言之以慰懸懸也茲因便致名香三種願以此薰足下信根耳此香一薰足下即汗流沾背是足以供十方諸佛矣海印以此望足下足下何以報我耶

與靜修上人

承惠乃祖翁笠子精妙絕倫鄙人時時戴之如天雖居丈室亦常自在之也公戴乃祖物如鄙人乎吾曹去佛三千年即今日心存目注如覲面金容若存想不真依教不篤則非佛弟子公能三十年存想乃祖若我輩所以想世尊乎鄙人見佛易見公等難不是我身不能到人世卽是公心不肯如海印以身心相離故難之耳人生浮脆流光迅速公能揮戈駐白日可許不懼無常虛死也悠悠笑談作何究竟惟深省之

寄松谷師

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此語流布雖久論驗者希往不肖養病窮谷每見毫光東照莫不皆從吾師眉間而發故使十方尋光而至

者皆有所歸依即散華供養者盡成佛事然法門有此瑞相十方諸佛豈不共生歡喜讚歎今春不肖坐惡劫中眾苦音聲痛徹心府又聞吾師疲於津梁掉臂而去此之痛處著雖也私謂吾佛居舍衛國而城東老母不願見之後之具正令者謂此婆子有大人相今觀五濁惡世諸苦土中著一明眼人不得不肖亦謂此土眾生亦皆有大人相也言及至此吾師以為何如不肖業緣深重比又牽之入此開藍無奈狹劣之習不忘大菩提心未

發然目前不見吾師而佗方貧子堆集於長者之門無恃怙者正如眾星中無明月耳故十方暗冥豈獨佛祖無光實使覺場冷澹如此大地凝寒豈不凍殺法身耶令人悲酸不已豈直長夜之歎而已哉此心無地可寄但於吾師水月光中合掌作一讚歎耳遙觀明月山前光明石上對主山神眾說自證法門使聞之者聾見之者盲此吾師自性法樂定以此消磨日月破孤內耳

與靜堂師

十年剛一見復交一臂而失之然此心月婁
婁寧不挂於階前長松之下憶吾師每率諸
弟子逍遙食息乎其間豈不為音詠之資禪
定之病耶大師無縫塔想呈樣矣行實當誰
為之成時幸以見寄別後有作惟願書紙百
尺頓令入我海印之光作幻人之伴也

與萬安上人

惟公為法門樞機荷負甚重乃乘夙願力實
非淺渺一自清涼別後朽夫雖妄生於人世
亦未嘗忘情於公所憂非在公身而在公身
所繫耳非虛語也昨以大事因緣入舍衛一
見公喜不自勝此心釋然冰解始知龍象遊
行固不可以蹊徑量浼慰何言周旋月餘察
公眉睫間烟霞之氣栩栩然有塵垢批糠濁
世之意語默炳炳乎三昧此乃公宿植靈根
般若內薰之所發所欠外緣助顯向上第一
義耳良可悲悼蓋吾人所賦獨靈於萬物者
豈止口體安飽而已哉真大有富貴於富貴
求之在我而不假於人者存焉即所喻如摩
尼寶珠者是以吾佛世尊早見於此故不戀

安富貴尊榮爾乃甘心寒巖以六年苦行博
廣大之受用所以一觀明星即在掌握吾
人固有而不見故甘心馳逐以一息之危生
博無量之苦惱所以纔遇愛緣即棄如涕唾
至若較其輕重不啻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者比也公自視何如哉願公自重而保持
之萬勿自輕自棄沈酣沈溺為親友所惜也
朽夫自顧樛朽不材無敢旁景人世念與公
見面之難且感高誼留意於朽夫者獨厚且
重故敢以言為報耳流光難繫日月欺人但
願努力寸陰自重自愛

與梅翁本師
弟子某自省罪原不通懺悔以自受身於父
母受恩於君受教於師受知於朋友受法於
知識受食於檀越惟此恩德殞身以報未足
以贖萬一拔毛以數其罪不能計其少分也
即今投荒萬里猶在蓋載之間而四事安居
上賴聖主下資檀越不致飢寒流離者皆仗
如來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也名雖罪鄉均霑
造育此人間華報猶尚可逃恐地獄真因又

何以免此某日夜所腐心者也別師已來忽
忽四年雖坐戈戟場中未常一念忘其本事
向于楞伽一卷句不能讀幸藉此地足可究
心初至戎所坐屍陀林即安心觀照隨以所
得筆而記之不覺終軸今夏為眾敷宣一周
其聞者亦無多舛自信頗不妄談即不敢以
著書見志聊足為懺悔之資且見某於造次
顛沛亦不敢忘佛事敬持一部上供師前以
購訓誨之恩願藏之房中以為子孫之寶且
為異日之話柄也

囑弟子語

子行矣善自寬毋以小害大毋以人廢言其
言曉曉將以其信求其信果若我信子其勉
之無順氣無恃志順氣傷恃志在小不忍則
亂大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事當懲細行
當勤天命可畏聖言可尊定志凝神無以為
易其心戰戰兢兢守口如蚌防意如城惟學
日積惟德日新流俗已深上求友於古人君
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如鳥擇木似虎靠山
世路最崎嶇舉步宜艱難是以聖人生於憂

患死於放逸切問近思博學篤志逢人若愚
處世如寄無恃口無飭服恬澹寂寞身如虛
舟心若空谷是信我信于其勉之

與曉塵上人

足下踞天目之師子還記掌落懸崖撫松立
雪之事乎想孤峰絕頂覓得古人行履處也
儻持片雲不妨散我炎荒作甘露清熱惱耳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一四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慈
山老人夢遊集卷六」。

一 八二六頁上卷末經名，經無（未
換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四 陟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棲霞懶菴師

吾師高卧煙霞燒松葉鬻鹿泉蓋三十餘年
矣其視塵類如綠鉢蟲耳况此瘴鄉逐客乎
楞伽筆記蓋紅廬下驢前馬後生涯奉供山
中諸大士聊以洩此中毒氣耳聚首想發一
大笑也

與密藏開公

昨日侵晨繞塔畢即抽身贊經及至奇哉是
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此中可容無
數分身諸佛是故遊戲林間相與擊鼓彈指
必聲震大千但此中衆生不覺不知耳公法
緣若畢可來共生食頃若未畢當究竟真實
無以疲勞生厭倦也法身不動于何不樂某
和南

與悟心首座

昔調違害佛佛以慈心三昧攝之竟以成就
佛之忍力達磨初至少林中毒者五思大師
以弘法被害者七此佛祖之槩可見者况吾

輩生末法道德愧不若佛祖其時又更遠何
足怪哉但老人本心為曹谿祖庭生平切以
六祖不欠汝命一語作如幻三昧觀其定業
必欲醜償期于生死路上無少星礙果若欠
渠宿債亦任醜之而已若其不欠如以禮從
人其人不受耳此中大光明藏纖塵不立方
是真實大受用處子其安心勉力盡道

與體玄小師

朽夫投身火宅真成毒海自非鐵石肝膽冰
霜心地何以坐消白日諸所堪能惟浮漚脆
質幻化死生不識可能苟存一息以待諸子
掀髯長笑于高空明月間否顧多劫塵習非
此不足豁治儻仗諸佛神力于此煅煉熏修
便金剛種子脫體光明且令微細綠影蕩然
淨盡成就最上因緣彌感聖恩何惜一死公
萬萬勿以常情為朽夫憂也

寄無相禪人

佛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正信難發正法難
聞今座下生塵勞中具此正信臨于晚年為
佛弟子得遇善知識幸聞正法此難中之難

蓋無量劫來善根種子熏發故遇緣而熟非
偶然也今後將念佛話頭把作命根一息不
可放過忙忙動靜一切不失乃至念得夢中
純熟即于大限生死頭上少分相應切要從
前一切世俗煩惱習氣一齊斬斷于二六時
中切不可橫發縱然發時就要照破決不記
憶再結生死業又作地獄種子也

與龍華主人

嘗聞菩薩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臨當捨時實
為難割乃作種種觀門所謂觀身如幻觀世
如空百千方便而後捨者何也以其苦行難
行耳今者賢師弟子捨此肉身手足喂諸菩
薩之貪虎飼諸知識之餓鷹此身有限食者
無窮且又歡喜無厭不假方便不生一念退
墮之心若非賢師弟子以此求無上道即是
來此末法醜償宿債也若醜之過當返徵其
剩是則將來諸方知識定作今之龍華主人
而賢師弟子定作諸大知識也此乃諸佛誠
言非虛語也唯海印一人怕結來生債時時
思算現前醜償當願以法供養而準折對之

所謂于食等者于法亦等此本懷也但此時法力未充貧于法財待積蓄三年定箕踞龍華樹下作師子吼以聲歎之聲振動三千世界也是時譬如然香燒指無始宿債定要一時齏畢呵呵

與月清上人

生滅去來聚散起止皆病眼空花苟幻醫未除不無顛倒見耳朽夫生平志向上事于微骨冰雪中死者不一唯博得胸中無事此外更無所有將謂修行無靈驗及經此段因緣于痛徹骨髓處拶破從前關捩于于生苑臺前如入黃檗之室及遠投萬里飲瘴煙而忍饑虛日坐屍陀林中唯披悶楞伽忽見從上佛祖不是恁般知見始知從前皆沈幻化光影門頭惟此足起三十年行脚看來古人出家了生死不是等閒事作真佛弟子者亦不是等閒人說禪道佛法亦不是兒戲朽夫所謂因王法而入佛法者是知諸佛神力調伏衆生不止一方便今日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也萬里無可爲信特此

報公歡喜耳其他復何所云

與印菴法師

臨行相視于園中悲喜之狀宛然在目別來雖坐瘴鄉飲毒霖時後以此高懷消熱惱耳罪夫年來此中法味不少古人云鐵輪旋頂定慧不失罪夫何敢有此蓋三十年中歷此工夫差亦可見公知我者諒不以爲妄也

與方山衲雲師

惟座下踞叢柏之室受天人^四之供挹性海之波運悲花之機益已十年于方山石堀間也其所享法樂過于四禪尚以智眼觀迷方之客乎不慧身臨瘴壑心入寒空遙聆梵音嘹唳幾墮無想若非座下聲震塵刹則是不慧耳聞十方也不慧墮此炎荒不減鐵圍昔聞菩薩亦向此中作大佛事而如來光照兩山黑暗之間皆成淨土此非諸佛大言也近于空廬中所作公案聊持一葉奉供九會之衆想十方諸佛見此希有事亦再歎奇哉天南雁飛不到尺素難通獨有文殊右手可伸而至儻不捨有緣惟願攝之

與幻一律師

古云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使體益爪髮踈而膚體親也憶下劣被罪之秋法門震蕩神鬼驚泣座下辟穀飲水再四周旋恨不得以身代之非有切于肌膚者又何以至此哉是所謂關心法門有同體之休戚者是以法爲懷願以法謝楞伽一卷是足以酬之

與廬山圓通寺大衆

曹谿糞埽頭陀敬白廬山圓通合山大衆惟吾曹谿六祖大師法道由南嶽馬祖大唱于江西至有宋時最盛于廬岳而圓通甲于諸刹爲第一弘法之所訥師峻節大覺高風迄今五百餘年水鳥樹林谿聲山色不異當年諸老陞堂入室時也况殿宇巍峩鐘鼓交奏向來無恙惜乎聖人已遠此道無聞汝等諸人墮于流俗但知粥飯氣息不知有從前佛祖向上事業更深心光埋沒以致龍天見怒回祿生膜一旦遂爲煨燼使琳宮梵宇委爲荒榛是雖五運使然實由汝等業火所燒變淨土而爲火宅也汝等能知及此乎所幸

佛祖有靈先得總持作汝等依皈心忘人我力合異同今汝等各捨貪癡共爲一命從前法道感時不過合千萬人如一身耳今既如此又何患叢林不重與祖道不再振耶苟從茲以往心心不退念專精一直向前至死不二卽可化穢邦成淨土變火宅爲蓮池况斤瓦根椽咸出十方之力復何難哉所大患者心不等誓不堅耳總持長老來曹谿具述大眾懇意欲老夫權爲汝等作導師此雖法門所當爲吾徒分內事但老夫夙業未消罪根未拔安敢率意妄爲重爲法門笑具儻蒙佛祖冥資聖恩浩蕩使老夫頭顱光燦此時第一瓣香以祝吾皇聖壽第二瓣香以酬佛祖深恩第三瓣香則當供養南嶽廬山諸大知識定當熏及圓通是時汝等聞香悉知慈山老人降生^時出胎時節也汝等勉力幸勿遲疑珍重珍重

與宗立禪人

公靈根夙植不失正因閉關藏修屏絕外緣正是吾輩真實行履但不審曾蒙善知識開

示得正修心法門否關中定非悠悠歲月者比也書中具云因看老人金剛決疑夜夢通身骨肉俱被換却但求換心不可得此是公夙習般若靈機發因公靜中妄念潛消不覺夢中現此境界耳雖是夢幻正是用心得力處若以此夢時時參究向必不可得處著力看觀觀來觀去久久自有真光獨露時也豈不見二祖侍達磨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覓祖于言下大悟遂受西來衣鉢公求老人

換心正好與此公案同答耶今老人問公將心來與汝換公又作麼生把作夢中語會耶不作夢中語會耶豈不見佛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政恐公將夢中事作實法會耳金剛以六喻爲入般若之玄門且夢爲六喻之首公能以此夢事例觀諸法則法法如夢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處爲般若歸極公若未了但將二祖問達磨公案時時參究自有忽然夢破時節也

與雲棲寺大眾

老朽仰慕大師三十餘年向以業牽未及一造丈室自恨生平闕緣昨持瓣香瞻禮龕前儼在常寂光中與諸法侶周旋警歆想大師必發一熙怡微笑也老朽自還匡山緬念大師存日說法不減靈山其調衆條章因事制宜卽乘時律部精詳曲盡惟諸大德受化日深根已淳熟况枝葉不存唯有真實叢林安逸四事充盈宛然大師踞華座時不減塵髮故大眾身心恬怡寂靜如明鏡止水何容纖塵妄想念慮哉誠如世尊言末法比丘能奉波羅提木叉如親我無異由是而知山中法侶從今日去至盡未來受用大師白毫光中一分功德猶不能盡何所欠少所欠少者一片休歇心耳若人人放下身心各各單求大休歇地則大明國裏無容更覓佛法禪道矣此中纖塵不立若生一念無慚愧心則不惟負恩而自負多矣聞惠文法師在山與古德法師二友相與夾輔叢林調和大衆如侍大師白槌之日但願在諸觀法王法法法如是一語靦面不昧即大師日夜放光動地

也老朽老矣後會無期故增切怛言不盡意

與巢松一雨二法師

頃人來知公開闢華嚴經數卷尚有餘功
聞疏鈔此等精神入法性海舉世讓公一籌
矣念老朽老矣棲息空山舉目寥寥以是于

步四

二公伯仲不能去于寤寐也自恨生逢盛世
竟未覩其盛豈特佛前佛後之難今哲人俱
往獨遺朽物且幸有伯仲在况復各天欲一
言笑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老朽
此際諸念皆灰獨以伯仲為懷者所重在法
門也老朽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華嚴
經要至十地品夢中偶有一偈最可為公道
或佛神力放假老朽以發伯仲悲願也別錄
寄覽用發一笑只作夢語看耳頃檢楞嚴通
議前卷中破執文中似初機難于理會儻于
中果有不通處願公為我通之以法忘情正
不當有人我見耳匡山景物最是愜心第助
綠為難頂于七賢峰下如蓮花中結一草廬
可稱極奇絕處思二公相對一談亦萬古快
事也有懷不禁燈下草草

與黃榮無念禪師

心光洞照為日久矣不慧忝在法門道不勝
習泛泛一生無所建立至於曹谿為六祖道
場又以障重不能卒業往承師重念祖道託
梅公為護法比時不慧已之南嶽橫綠不偶

步四

有負慈念今來曹谿但了人情非敢妄意有
為况年已衰時已過縱有夙願亦待來生耳
昨過廬陵諸君子皆以青原未了公案切切
痛心頃聞梅公轉虔臺舉皆相慶意將仰借
文殊遙伸右手一摩其頂今其速證此莊嚴
佛土大解脫門然曹谿青原嫡骨父子惟師
以未盡曹谿之願施之于青原師以荷擔此
道為心安住平等法界必不恪一彈指也何
如

答博山無異禪師

老朽自愧道不勝習無補法門向為業力遷
謫于海外者二十年所遠託異國若無聞見
即令師大建法幢竟未一通消息丙辰夏避
暑匡山因頑石乃能悉其道妙一班且恨未
及見也頃聞令師入滅傷嗟乎法門薄怙哀

悼久之比知座下開法于博山喜不自勝辱
書幣遠及以令師塔銘見委喜懼交心義且
不敢固讓因念我明二百年來禪道寥寥傳
燈開典何幸得令師蹶起一代之衰所係匪
細苟不能開正眼綱宗則使後學無以接響

此再四鄭重而不敢輕舉者也然老朽自信
不謂非令師之知已故深入其三昧而略其
麤迹况為文之體亦不能冗載銘中但恭其
正令其餘實行別作一錄可也深愧不文聊
足以寫萬一其中無一字敢苟且恐將來為
傳燈所采自有具眼者幸諭諸弟子不可妄
意增換不惟傷文體且減令師之光明是可
懼也幸心諒之在老朽為法門義當讚揚辱
來儀疊疊增愧多矣敬為莊嚴三寶以重法
乳之誠不盡

又

步四

咫尺相望如在眉睫音聲相及不隔一毫乃
辱惠問勤勤復承慧炬遠照破我暗冥相對
灰心益我三昧法愛之厚無踰此者念茲末
法宗門寥落正賴維持所悲後輩澆薄真實

者匙多恣慧偷心更甚非大治紅爐不能
鎔此陋習更願不倦津梁益加鉗錘是所至
望所云若而人者以老朽爲法門故曾有口
業無怪爾爾普賢以虛空舌稱讚諸佛固其
本行豈在報乎公當默然再不必以此置唇
吻也

與雲門湛然禪師

西來一脉至我明百餘年一絲垂絕久未見
有力振者何幸得公蹶起東南建大法幢獨
揚單傳之道以開羣蒙使法門後進頌捨陋
習而歸之如水赴壑誠一代之偉事也老朽
昨遊吳越幸親光儀慶法道之感讚莫能已
老朽愧辱法門一毫無補且今老矣比匿迹
匡山以送餘日閉關絕緣一息待盡而已虛
山故稱西江名勝不惟蓮社肇基即歸宗自
晉開山有唐赤眼禪師大闢宗風下至佛印
真淨諸大老三十七人皆傳燈盛烈墮荒榛
者百餘年矣近以達師發啟因緣重興以來
二十餘年猶然故物老朽但有慨歎而已護
法汪公邢居士擬奉迎座下以光揚道場老

朽聞之歡喜讚歎惟公正當感化之時名山
勝地地靈人傑因緣不偶想必欣然命錫大
千掌果定不以山川遠近爲懷也

答四一投公

投老匡山掩關養病僅存一息遠遺手書以
經論二疏見示辱委爲序衰病連年眼目昏
花頭重眩暈不敢展卷久視日唯昏睡是以
未能盡閱始終不得妙指安敢妄擬以此不
及奉命儻天假之年衰病少愈尚當讚歎有
分

與關主修六逸公

昨來一場惑亂想已平貼此事不是挾帶做
得的要須斬斷命根處下手一直做將去更
不當他如何我又如何纔有絲毫存在胃中
便被 he 掉弄矣今日此段因緣乃百千劫求
不得的若是早有今日之緣則不流浪到今
日矣今日幸有此大因緣豈可輕易放過百
年光陰頃刻耳偷此三年工夫眨眼便過咬
定牙關轉頭便是得做且做待三年後憑他
如何縱不悟道也了此學道初心乃是出生

死第一步又豈可出門便打退鼓也從此著
實放下更莫管他如何就是刀鎗劍戟中也
須放身命况平地白日見鬼作顛倒想耶切
莫狐疑直須斬斷快著精彩不可被他纏繞
也

又

陸四

十二

久雨苦人不能遣訊此心未常一念放下也
知公安居寂靜身心泰然妄念又自銷落矣
但當妄念銷落之中自一輕安快活不可以
輕安爲受用也若以此爲得則從此墮于任
病只圖幽幽絲絲以無事爲妙殊不知此病
最毒久又抱守則毫無增進潛長無明流注
業識命根不斷終是以唾壑死水銀絕無用
處當此妄念銷落時正好著力提持話頭切
切參究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靠定話頭晝
夜審究愈究愈深終有冷灰爆豆之時若認
定無事不起疑情終非真實工夫也高峰語
錄正好爲師且不作玄妙道理會也勉之勉
之

與漢月藏公

聞公以向上一路極力為人此末法中最高
難得但衆生識情深固苟學人以思惟爲參
究以玄妙爲悟門恐不能透祖師關亦難出
妄想窠窟也公如真實爲人切不可謂語
引發初機直使死偷心泯知見爲第一著庶
不負此段因緣耳若曰如來禪祖師禪如何
如何皆餽釘耳聞寒灰同居誠爲益友幸同
以此見勉

答頌石上人

善知識爲人如師子調兒雖一欠一伸必盡
全力老朽向爲公者誠不惜眉毛所辛入博
山之室將謂脫體俱化矣遙見來書猶然故
吾悲矣足見入道之難也若此爐鞴不化則
將爲不祥之金矣公其勉力哉所須無足以
當法眼姑置之幸以本分著力爲望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德內
融仁恩外著深居宮壺存想山林此實般若
因深誠福慧兩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
屢荷垂慈眷顧殷勤馳情再四感激甚深慚

愧無地昨幸親覲威光仰勞玉體問道談心
超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幸雖瞬息
片時已勝多劫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疑
句句投機心心在道況以有限生死爲懼無
常痛苦爲懷此在富貴所不畱心者賢王今
所刻意斯實迥出濁世之表皈依淨土之門
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問日用功夫
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以延年壽寡姪欲可以却疾病息
妄想可以明真心斷煩惱可以出苦趣念佛
可以生淨土寬仁可以治國家懺悔可以滅
罪障慈悲可以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
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
却病延年多嗣永祚之妙法也真心本來清
淨因妄想染汚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真心
因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即心是佛自心作
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衆
生一念惡心起佛即造業一念覺心起衆生
即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即變天堂所以道
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

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
事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顛倒心想清
淨則夢遊勝景然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
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心念佛念念
淨土則現前觀想成就過去罪業消除臨終
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即得見佛聞法親
近彌施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同遊蓮
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去十方度生不被
生死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
除此心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惟有徑路
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切不可錯認穢濁五欲
之樂遮障本有清淨真心失却本有清淨極
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人間持鉢大檀之門即辱法
眼相看忘形屈勢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
陋出入朱戶側傍王顏若遊蓬華而狎鷗鷺
自非達人深證無生兩忘物我者不能如此
德香薰人不覺點染心骨別來十載端若須
臾縱令冷地徹髓冰霜時或隱隱妄想潛興

妙音色相儼然現我心境也自入臺山深賴妙師琢磨之力然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信之地未敢有負知已自爾雲散清涼妙師振迹蘆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復數年日坐海邱光中安居澄平世界塵境幽然身心日遠是于大檀音問竟歸寂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堀中詢及大檀所證法門且云日深如幻三昧諸有併空寸心無住山野喜不自勝嘗聞輕拱壁駟馬而重坐進此道至有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檀足不負我輩知已者耳然雖山川幽邈且心光焰明纖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嗟乎此生已矣言笑無期惟願大檀安心一境平視死生是則把臂寂場至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故託此寂音以扣玄默冀神珠朗照不在多言

又

不覲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願如此耶惟妙契忘言真俗不二若檀越之于貧道兄弟者法親骨肉兩間屬目難再其人

每妄想一興心光瞥爾頓現法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龍華譚上人來得奉法言手之三復足見深入無量義處但貧道黃楊木禪進寸退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語人間遂為好事揭露不意還塵天眼實增慚愧何敢更辱印證過譽如此儻不吝法愛并流無窮使千載之下想見同風豈直音聲相和已耶妙師齋藏往躡足此誠一椎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無縣縣向未有問達師當代師子也向云遊目三秦囑過門下一會未審至否然此師風骨真橫空寶劍使人一傍則愛根未斷豈但能輕萬戶耶嘗謂像代可無臨濟德山而未法不可無此老也

又

數年不通音問想檀越髮無遺黑矣人生夢幻如此豈不重增悲慨耶妙師造無縫塔已呈其樣必收檀越秘密藏中他日儻至借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住那羅掘中修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喚動三十三天致驚天王震怒擲于大鞬爐中通身鍛鍊一番且使身心

俱化骨肉全銷以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瘴海孤征萬里且喜火枷脫卸慶快行脚將補三十年前未完公案意檀越聞之必心生痛搔耳今已長發就道恐檀越愛心不斷必作天南地北夢想顛倒撓亂禪悅特此問訊乃報喜非報憂也惟檀越與妙師眉間光明照萬八千土然此萬里猶在眉睫間不知何以攝受我也

又

一往夢事前書具見既皆顛倒夫復何言第在世相有成虧于法性無加損智眼明照諒不以之撓恭定耳山野以幻化空身投之蠻煙毒霧中如坐千尺寒巖萬年冰雪即有骨未融而亦為之銷燦也不審異日賢王于何處索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法旨讀之深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作皆精心中出自當光耀千古比於耶報見斷髮表誠疏此實賢王歷劫菩提習氣于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野以為賢王果能視生死如一髮則必能以一髮引千鈞以此上為社

稷下為蒼生致君堯舜夫復何難是不待越
三界而取菩提儻或習發于忠以忠資習是
不免于徻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
法兩皆失之意賢王必有所以自處矣便當
幸以教我翹首慰此縣切

又

塞北天南相懸萬里在智眼圓觀曾無間隔
而妄情自蔽寧無去來之思乎不審比來禮
越以法自娛能無哀惱耶嘗聞佛為波斯匿
王指不遷之見以觀河印之惟我賢王終日
臨流賸逝者如斯而見未嘗往者乎昔者每
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真常則以為秘
印今則謂之不然何也以法性徧在無情而
法法皆真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
佛骨金剛舍利之光是以無生之念薰有漏
之軀而成佛性常住不壞者比瞻六祖全身
信乎佛言不妄矣賢王以此視幻軀如水月
鏡像乎果于是中覓之而不得回視目前皆
曰幻化而憂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根未
入此番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今又撈

加法性海中則洞達昔之知見正若貴魚目
耳由是知古人不肯輕易可人必到窮原絕
迹之地殆非以知見凌物殊非把住放行之
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祖則一切狐疑
頓然冰釋矣賢王智照以此為何如耶楞伽
筆記皆鈍根年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
師判之若此中有容鍼地則鈍根又當貶入
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年瞬息頃耳信乎
念劫同一時也第恐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良
友勝緣不能再得况復參商異路宛如隔世
縱精神洞達而形迹靡從言之令人悲慨耳
前大義自河中持法旨來今忽屈指又三年
矣日月欺人亦至于此讀札語知法體奈老
筋骨益強此老居士多劫以般若薰蒸金剛
種子以為胚胎况為造物遷流者而作真宰
了何不健深以為慰山野幻軀入此爐冶所
賴天恩陶鎔渣滓漸見消落撫心感愧無以
報稱雖坐瘴鄉不敢一念忘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况以一息餘生持
浮脆之軀而為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
氣薰蒸者乎知賢王以此念我而不知我以
此念賢王也自入罪鄉三接法音琅琅在耳
回想舊遊不隔纖毫是知古人不遷之旨即
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年來此中法味不淺
但不得與知己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
居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較若種性
中來况今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
慮不臻其妙且又喜以貧養志以恬養知此
又從願力而得燄燄火宅中求此清涼人物
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無可心可心
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無縫塔一手託出
其樣子又在賢王幘頭角邊即今如從地涌
而分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為彈指開
寶塔戶普集人天盡見多寶全身也又不知
幽暗衆生可能盡睹此段光明否

與曾健齋太常

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真殊非聲音色相者

比至若真二利之行蘊護法之心而以斯道
爲任若公與二三君子者無多讓已末法之
幸何幸如之鄙人私念塵中作主最難得人
以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就路還家不
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敢自視若
果真爲生死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觀
破目前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兒之所引弄
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蔽不爲功名富貴之
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
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
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以慶喜示溺世
尊獨以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惟公特爲
生死事切願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真則如
大火聚觸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撻傍耶世人
學道舉皆捨却目前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
前往往多作障礙不得直實受用且又別生
無量臆見橫談豎說殊不知即在見聞覺知
之間但只識破虛偽不被其瞞昧耳佛祖說
法如猜謎之技止以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
將果有奇特之物生無量圖度之想若智者

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無奇特
止是不爲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
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厭者
破則無欣厭無欣厭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
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
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死拘留如此可稱具金
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死而證真常不步程
塗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昔
偶以無礙大解脫門一語突出公前然公著
意扣之鄙人常數舉其玦觀公眼自動定似
未全身擔荷故雖去百餘城而法愛之心撲
落不下不惜遙伸一手再爲舉之殊不覺舌
長拖地也
又
編惟道誼真期頰起色相妙契忘言初無彼
此良以獨居幽渺寂寞情深心境寥寥豈不
依依法中骨肉頂月清上人來承動定勝常
知已善于日用工夫漸增綿密逆順境緣無
非佛事第恐于佛事中增益知見以爲病刺
耳者來此事原一平等實際任運現前了無

遮障吾人所以不得真實受用者誠所謂四
相潛神非覺遠拒者也悲夫末法五慾熾盛
盡被燒然孰肯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
非般若緣深何能篤信如此更其順時勉圖
志登彼岸庶不負法門知已所望也那延僻
處東鄙爲茂矣車衆埋沒倒置又矣鄙人不
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願度諸難
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
則所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西來法音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
獨憶念精真抑及道心濃厚皎然徹見高把
矣欣躍何如悲夫世道交喪人心汨溺火馳
而不返槩不知其誰爲己有也豈復挂齒于
生死大事哉惟公所云以此事爲大且痛切
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但不知于日用
一切順逆境緣能照破否于一切煩惱習氣
能消磨否然此事鄙人早年切切用志將謂
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年窮歷冰雪冷地者
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于此身心世界圓觀

一念照破如鏡中像來無所黏去無蹤迹直令此智現前如大冶紅爐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太阿當空誰敢攖其鋒者此則名為大自在人矣何者良以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真心圓照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死之相因最初一念妄動而有生因生有滅既有生滅即名生死既有生死則有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然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是吾人認以為實不能照破故為生死拘留故于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死業皆在目前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照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者乎是則雖為生死而不知生死之根本也由其不能于此照破加之求道之志與之角立便起無量欣厭思善之念思善日深則厭離日切苦惱日重將謂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于此絕分矣豈不虛生浪死哉此蓋世

有志者之通弊也至若有志于塵勞境緣上作工夫者又以見聞覺知昭昭靈靈綠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為真實都謂即此便是此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明妄想之機關生死之墟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真况彼綠塵擾擾者乎由其無真知見人與之決擇大都流入此樊見之不明照之不破若是則雖為生死而實重增生死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既為生死痛切則願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思算厭離等待將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緣煩惱身心世界一一照破目前無有一法當情單單的于一念妄想未生已前一觀觀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譬如明鏡當臺雖現色相而無去來之迹如此鑑照又自圓明圓明則生滅無寄生滅無寄則生死何從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也惟公以道相看即道中骨肉既為生死痛切就當隨處下手更不可思算等

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照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某憶往昔叅長者于昆耶離城辱慈光洞照不以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猶住音聲色相間雖其心領神會尚或眼鈍頭迷至于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深信長者獨證之餘皆無入者某固識之而未也能以法示我動之以定拔之以智喫緊相為恨不能令我七日掩關一起直入爾時某雖暗鈍豈不勇猛躍然良以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真切語也既而長者隱宰官身去後教某善事良友妙峯禪師長者無他念蓋悲法門寥落屬望區區將有以負荷耳臨行迴旋說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法愛也清涼分錫某傾一命以事知識如妙師者無二志是故十年巖穴耿耿孤明一念冰霜心獨照雖痛徹骨髓有愧古人至若比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出也敢忘所自有負于

知已哉比知長者深證無生游戲人世某固願一振錫走繞禪牀三匝以謝慈惠良為宿業所引至于東海愛此深山大澤志卜納此枯骨以休其于長者妙音色相未嘗去于三昧也曼室老人豈不時時遙伸右手過百餘城為一摩頂攝受乎

與周幼海天球

往從長者遊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共談不二爾來瞬息十年都成夢幻法門矣鄙人居五臺十七年寒徹心骨幻體不禁遠尋東海賜谷結廬以居所居二牢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坻者鄙人卜於最深幽絕處其形則背負衆山面吞滄海群峰擁抱中藏一庵天然竒妙建立禪堂數楹聊為裝點化工容此幻衆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屢結長波入座魚龍繞塔而梵侶經行影沈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意長者年高苦無濟勝之具似不能入此海印三昧敢求妙書數篇懸之高閣再得長題數篇競秀乾坤則是長者法身常住此中矣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太虛

貧道往持一鉢走王舍城首耆長者重辱慧眼相照頓入不二法門連牀促膝每為終夜之談今諸初心大士皆發無上菩提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宿願所持也慨茲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真諦凡在色相之間者宛若陳人未嘗不拊髀深悼若夫揭疑霧于性天索玄珠于智海非長者罔象之手誰可當之西郊慰別雪滿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直使天華錯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圻惟此因緣又非淺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移百萬法門寸心無住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無恙所持大藏入寺之期舍利散于重霄祥光現于塔表光光北向網羅交羅瓦礫叢林皆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徵一至于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預為授記耶期月效事即歸海上通除二十五日業已入坻與諸龍象誦長者無量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當維摩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厭否

與顧朗哉

別來坐此瘴鄉食嵐煙而飲毒霧頗與噓雪吞檀同味每念龍華樹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境此時但一興懷蒸炎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滅炎方誰與足下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冰雪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新刻數種之中願與足下共之

謝毛文源侍御

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袍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逃避海上以自休焉不意聖澤無私法雲廣布光被海宇溢及草茅降斯盛典置此名山以垂萬世然而雖為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以為真治之事爰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悚人微事重不能敷揚教化誠恐有負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骨比者天幸明公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涌動天人忻悅魔幻傾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羣生向化非夫妙契契靈山亦乃乘

宿願力以緣會象形鼓簧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真俗交歸人非人等歡喜無量恭惟盛世功德實並山海同其高深明公法身當與社稷相為常住矣營建之業奉承法旨獨微鄙人一力任之此實省煩費所司尤為

便益但寺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幸馬即墨力任持之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尚有一後序即續圖之其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逼寒碑亭俟于春融興造姑此先報以了現前公案惟此勝緣不易願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垂一機以當法施不獨山靈增重萬世之下猶閱妙音色相于孤峯片石間也草瀆成嚴不勝惶悚

與張守菴

嘗聞佛說學般若菩薩即為擔荷如來今見我公如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照十方且如天人多受欲樂不省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音聲無思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為真報佛

恩者不知誰為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授記人人成佛即有以惡罵捶打菩薩皆悉能忍此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強難化若菩薩願于此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

三六

三六

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專現身東方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誦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以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但毘耶室內多有小乘每于齋時見鉢中無水竈裏斷煙人人皆生疲厭望食之想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人前往香積請飯以解大眾之饑耳承慈恩重會普光明殿昨構木南方今已登彼岨其法海無涯全仗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充滿三千則可三展淨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彈指也

又

昔人多為法忘身未見實事今於公見之矣

今目前誰不強口高談向佛門中做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生死相關何人能似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切禍患了然不動于心古稱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子也嘗聞菩薩為一切衆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為大地衆

三六

三六

生捨此身命猶是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語云願老和尚說法利生我安心歡喜為法門苑只此一言入在貧道金剛心中窮劫不壞直至成佛亦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貧道自入瘴鄉因此一言不能頃刻急情專以度生為事以佛法為命也今將三年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教旨趣以此祝聖壽無疆報護法之德萬分之一也但願公仗此法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年廣作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然非公真切工夫於本分事者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令人作工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以昭昭靈靈為妙悟却不知昭昭靈

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待悟以為此中實實有箇光景為所得之地此皆未達究竟心原而以有思惟心圖度無思惟境界也然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明了無一法求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一念妄見即是生死根本何況種種思筭計較耶吾人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而觀此現在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事如太虛浮雲倏起倏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寂滅湛然不動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以清淨心中本無此事由其心本無生所以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無知耶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以山僧示人作工夫先有的信得自心如此而于一切時中但任運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覷覷定勘此念畢竟向

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亦不許思筭亦不得相續攀緣如此看來又久純熟自然心體靈明寂滅現前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水應念化為真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真個如此廣大靈明寂滅始信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了然無疑無復他念耳若果無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無光景可得即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然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光影門頭把作實事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存在胸中當作自己知見亦不可作道理方會亦不得除去目前別尋好處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作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黑漫漫地古人目為黑山鬼窟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即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前來三疑頓斷不必分星擘兩也若一一搜求差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為道真切但願從今已去將前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

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真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四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二七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八二九頁中六行第一二字「必」，徑作「心」。
- 一 八三二頁上一五行「爲望」，至此，徑卷六終，卷七始，並有「書問」一行。
- 一 八三二頁下末行「縱令」，徑作「縱居」。
- 一 八三四頁上五行「翹首」，徑作「翹首德音」。
- 一 八三四頁上末行「今又」，徑作「今入」。
- 一 八三九頁上一行「以爲」，徑作「以謂」。
- 一 八三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五 陟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付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像教數十年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思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往以未得瞻禮為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平既而東歸海上復聞闡提作大法障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以衣覆被不獨使法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以酬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有聞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廓庵中丞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長期飽食不二回首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遠薄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頷下之珠不獨

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濟又安能望臻極樂以享四事之豐乎况復魔黨橫行夜叉四出而噉生人之肉可謂無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办玄虛引松竹之清風發氷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愆墮茲瘴海僅持一息聊復四年朔雪炎方相縣萬里追憶舊遊豈可再得雖絕微遐荒而草木有知安能一日忘於陽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以業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辱垂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以副高望聊竭比量奉贖來旨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以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似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元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以坐為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

何行坐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判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真心矣斯皆妄想縈緣影事豈可當以為真乎所云念佛者即是念自心也若心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然攝引初機須是從這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有方便直以單提一念為主如寶劍橫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敢櫻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同一法清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恐拋足下寧不把臂乎昨臨行作數語屬弱生留別足下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之句此蓋就文士痛處剗錐足下即不

能於此悟入願皈命三寶前受持團覺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以此當供養闍足下道伴信心清淨願足下教之以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以深入也計高選在即臨事冀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決不能使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與郭美命太史

承命為勉師增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畫葫蘆不敢妄意增減但于公所謂見悲於法門者數語此瀝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以為辭惟是時不無流涕之嘆鄙人特為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以感發于公今日之心也公亦以我為增益謗乎其銘則脫然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多舛駁不精難以著相定於是非之辨若非久留心佛法禪道歷參真正知識以淘融滓穢蕩滌塵習而但取依稀彷彿學相

似語資談柄作影身草者斷難闕實際即有真心為生死大事且又執我見立牆壁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敢妄擬其優劣幸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東溟先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以力

陸五

四

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於師非具正法眼兼慧劍稱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視一週已見大意然管君見性亦未敢許透徹要之稟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留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徧字字融通心地以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真實為主死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作戲具增口過以公真心待三寶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為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塵談頃間賢伯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熾然於中有難對俗人言者

陸五

五

誠哉此事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剝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十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華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有緒當迎杖舄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布作書一語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頓轡先登以策萬里高步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崩離析遂至於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在諸同志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為悲戀耳朽夫雖朽惟以利主為事業若忘足下輩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遞相發明

幸同觀之

與黃栢山

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壞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於幽谷耳長松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暗今觀法之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照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壞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有何去來之相惟專人無恙子光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切衆生以此爲事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塗劇苦乃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事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塵芥僅僅一紀而其

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鄙猶古今異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今見足下書翻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然就道耶

與即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蓋心苦於知已念切於有緣在古聖賢猶然况恒品乎聞之一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於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遺重遺手足之憂其不稱千載之知已多生之有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即山野之於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以貽笑不知兒童稱說父子相傳於幾百年也况復希慈雲於遺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有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華凋謝警眼較得失乎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稱出世知已矣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乘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爲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即山野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未後垂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乎幻化而法身體堅即三灾彌綸湛然常住不獨社稷之勛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法幢既折四衆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幸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罪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作梵唄以讚功德而此一念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遙持半偈以供真前想在寂光必歡喜攝受願居士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統三匝於座下幸無以荒唐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往昔從賢伯仲遊尚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年不知日月向何去頃貧道以業風吹墮羅刹鬼國昨南來真州驀地相逢恍然如夢以

情視之不無悲慨以法眼觀之自不見有絲毫去來動靜也貧道坐此瘴鄉一息千日若從前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今將總洗前愆不敢不勉力自策故於荷戈之際力究此心始知從前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聖恩大施鉗鎚安知有今日事回觀天子爪牙不險於黃檗拄杖愧鈍根不若臨濟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昔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尚在顛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祕蓋亦心知其為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刹那際三昧也貧道每自尅責徒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志齊古人然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德山雲門諸老為之師匠模範即能以般若之火鎔佛性之金而欲求為真正佛祖面目者蓋亦難矣是以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綫種種幻化之緣舉皆空中佛事亦未肯以空華翳目此一念孤光惟有如來神通天眼盡知盡見

者是可與知已者道耳項荷諸佛神力哀憐而以不思議事攝之貧道一遭世變即私自欣謂鐵圍重關非此鉗鎚不足以摧碎之也爰自歷難以來獨以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就中歡喜之心不減平昔且日益過之所以彌感聖慈深荷佛力此心又惟佛可知也貧道常謂古今異代聖凡異路然雖出處不同事行各別亦各有其志莫不因言宣志即事見心易演於美里騷發於江濱道德著於出關南華作於邈世是雖性情殊途而志則一致舉皆心假言詮志藉事表若夫貧道者自知習氣所鍾鍾於忠義居常私念丈夫處世既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所幸身託袈裟即當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所以三十年來苦切此事至若千尺寒巖萬年冰雪中微骨微心演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事也所恨歷劫習氣欲頓盡於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敢望於古人而此一念精真即窮劫不退此非妄語痛念生此末法澆漓之世偶被葉風吹扇好事者即以法門人數口之

愧理不充行不備不足以取信天下後世復遭此逆緣類墮俗數其迹既眇其心益微尤難見信於一時至若生死大事實在已躬報佛深恩寧無有地聞之人子之事親也以不辱其身謂之孝今貧道斷髮毀形既不能為世間孝子而羅罪辱行又不足以終出世事業真僧俗兩失之矣豈不虛此生哉實欲於九鼎一絲之秋以程嬰公孫杵臼之心匡持佛祖之命脉庶不失為法王之忠臣是故當挫楚之餘擲此瘴癘之地不敢一息忘於度生之事一入瘴鄉不數日即以楞伽為佛事三年之內手著諸書在干戈壁壘間不敢一息懈怠所以急欲了此公案者自念久居塞北走盡天南人間極品炎寒俱已備歷顧此蕞爾之軀何當受此燒礮志有待而形已消日雖長而生已短苟不努力強持一息以法為命誠恐一旦委填溝壑即與草木同枯朽矣况一夫人身萬劫難復儻或緣差異路換面改頭即欲以今日之身作今日之事持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識豈可復得是以不

知羞慚亦不計其可否但任因緣而就儻一言有契佛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死亦足何暇顧雖黃審得失以適衆口之辨哉明公知我者其不以我妄乎聞之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適衆人之情未聞天下能通聖人之

志衆人能適聖人之情者也但稟於心不假於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情深感護法精心悲在同體不敢以世諦量也即荷尊慈所以屬望於下劣者正如啞人喫黃柏難以吐露向人或於楞伽案頭幸一印正則千里覲面夫復何云第不審未死之年可能接足承願如今日之談否

與馮具區太史

憶昔對坐龍華樹下一別二十餘年人世幻夢於此足觀矣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法王正令以金剛寶劍而揮裂之不然何以有今日步五是故彌感聖恩不淺也年來羶柳兀坐穹廡惟以楞伽究祖師心印所幸智竭情枯於此法門頗有一線之路隨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以此爲報恩地

久耽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古人以此向上一路徧歷百城恨以業緊不前不能三匝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照徹祕密嚴大施門開頓示寶藏實所至望耳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真慈多方護念向聞炎方真同火宅饑饉餓殍枕藉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荒爲道緣爐鞴苟能假此鎔冶塵垢消亡精真獨露斯實聖恩所賜良不負此生平適足以報知己耳又豈敢以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幸爲謝諸故人仰惟照攝更願以道自重自愛

與王衷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去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事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在智光圓照不隔寸絲妄想警興森濤雲天蓋不知何方向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無恙惟粵中連遭饑饉乍冒炎蒸蹈湯赴

火誠可爲喻山野所堪恐惟以幻化淨身難禁銷爍恐即填溝壑不能再瞻天日幸爲謝諸故人努力以道自重玉罄諸公不及別裁惟慈速攝

又

望

士

世相空華衆生顛倒所搖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然寂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聞之菩提所緣緣諸苦趣憶昔長安深夜燈前一見忽若再生觀座下驚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有不可折者此其同體之悲入於真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寶鏡自不能逃其形像耳王城比來法社零落知己星散能無寂寞乎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心相印可自有不能言者矣下劣年來處此羶柳所託光攝四大清涼無諸熱惱昔談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今實證之以法界海慧照之則又了無陳迹矣

與高司馬

承垂情遺草尤辱知己之真可稱千載且暮

之遇第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有玷明德耳自惟早棄筆研志探玄理窮究性原者有年至若詩文原非本業即有一二口頭語票以應化之迹殊非作者擅場也惟禪門著述頗有數部草創埃此行南中荷戈之暇十五緝集成編寄請印正儻其半偈可投幸附不朽則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真心流出也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夜一夕千秋臨別教言泰山九鼎不獨感道義情真實荷慈憐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於炎方瘴海之間不為境風搖奪者皆杖老居士一語之力也恭聞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以黃髮耆頤之福願加珍衛慎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為太上延年之術第念佛一門尤為晚年凝神極樂之祕訣出世之上策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塵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於此未必不為此生究竟樂地也

與王性海大行

廬陵米價竟無可購淨土勝緣業已深結承

禪悅飽食當不負空生託鉢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烟復逢饑饉惟此苦趣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偏身毛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事耳斯實與貧道菩提分法為增上緣承以楞伽見委埃幻軀得所暫息塵勞定當窮神必不負囑累因緣耳

又

前北來僧乾峯已託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惟法屬有緣事如有待此經入震旦千有餘年况經三譯之手自昔弘法諸師若清涼主峯不少其所註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達磨心印暗而不彰以至今日被座下拈出於急流中一語樓破入山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同受靈山之囑將鼓黃此法以救末代之弊耶不然何以有此難思之事乎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以此大寶和盤託出光照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願指點瑕疵如秦秦庭之壁是在座下勇健耳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岸何莫非非法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罪狀日夜精勤懺悔不敢上負聖恩幸知已坐毒霧中以法為懷日夜無懈頃乾峯上人來辛接法音喜不可言具聞聖心有此回向法輪大轉光被海宇而玄樞默運仗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拔出沉淪使法身不迷而下劣之心即得解脫無復成佛之想矣又何以來去見如來住相為布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分內事第恐當面錯過耳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宜真會而後現豈獨佛界然哉法法皆爾以旃檀如來一事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出於山野未來之前座下出於山野既放之後然此佛事非山野無以成始非座下無以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衆生手則不免於枯木朽株竟入丹霞火爐即墮落

長老須着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迹皇城使無量人天發希有心作苦海之津梁耶以此而觀諸法蓋不可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前作書致南韶視觀察為護法昨有報云已撤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脚跟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着間白毫相光徧照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有彌勒騰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埃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以供慧目蓋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前境界頓令實證所謂頓教法門者也願座下二六時中不可暫忘此法耳

與張大心

老人自歷難以來直至於今迄求本心中一念動心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壞見耶老人出世以來七歲即知有生有死大事三十年來歷盡冰霜喫盡辛苦單單博得此一念奈何向沈幻化網中若非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年去也年來坐瘴烟中

住清涼地日以楞伽印心此實聖恩所賜也想居士聞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來德業何如凡百誠以清淨寡欲求生分外貪求馳逐之想將來受用自有廣大處間中收攝身心當以學問為事異日成就立於人前可省十五慚愧耳老人回觀往事真同夢中無復一一諒在大心中凡所真實功德必不退初心也

答柯復元孝廉

聞足下病甚此心日夜縣念不已吾佛所言一切諸病從妄想生既妄想為諸病本即知斷妄想為一妙藥也足下有志了生死大事惜乎入此法門不深前會時草草放過將謂因緣有待不意生死逼之速如此耳足下清曜骨立即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計其調理極難苟不以生死關捩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情塵妄想思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如燈燄欲見其焦枯耳當此之際只是死心一著工夫最為省力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從前習中所有之物一齊吐却則病根盡拔枝葉自然不生矣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此真語也

又

佛言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諸苦可苦者五蘊身心耳若五蘊皆空又何苦之有然五蘊身心本來自空但吾人未親者破十六若親者破則一切所有如空中華能見此身心如空華者即名觀自在菩薩矣凡在病苦中者應當作如是觀若為苦惱逼迫心地不得清涼但就逼迫不著的一眼觀定此處著力恰似與閻老子作對頭一般定要觀透若此處一透則百千萬劫生死機關一時頓裂如此掉臂而行是名大自在人也古人皆在疾病禍患危生關頭做出來故得如此穩穩當當光明廣大也勉力圖之

與丁南羽

往昔未面足下已見其心江干既見足下則睹其神矣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動地無怪乎其然也向以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家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清涼既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展之瘴烟毒

霧中令人血淚迸流徧身毛孔也惟康祖吾長于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為克家兒孫既不忍祖翁田地為荆棘又豈忍睹現身於瘴海乎居士其重我之悲願哉達師之實實有以啓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真足令人化血肉之軀為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購舊端研一隻可以供足下乎若令此研磨穿則足下身光當與楞伽寶山並峙於性海中矣

與游二南

人生聚散如雲世事如夢流轉勢速如電此身不實如芭蕉此三世諸佛入理之門吾人日用現證而不覺是與足下別來親切境界不審法眼觀之作何滋味

與屠赤水

嘗謂向上事屬上上根人即有志者其根未必利根利者其志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真能一起直入者多惜以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耳間者晤德園居士於王城靡不以此與慨貧道比以夙業重愆取辱法門遺師

友憂蒙恩謫炎海於丙申春仲抵成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真同火宅日坐屍陀林中披閱楞伽於無生之旨然自信始知此事不從外得本自具足回視昔日工夫大似含元殿裏覓長安即此萬里調伏差勝三十年行脚古人以火聚刀山為道緣爐鞴非虛語也彌感聖主恩大難購於此經有當於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脫稿暇則檢點

觸目眼開識乾者亦不減維摩丈室中人也然此雖為撮摩虛空適足以消炎熱鞞罔極麟知已耳時與丁右武聚首五羊每談明德必出手書光明煥發恍若入寶林而視滿月清涼悅懌不言可知因知居士長齋繡佛與德園居士伯仲結制西湖之上切究此事喜得蓮師為證盟貧道遙空合掌讚歎不已竊

念利根大志如居士友如德園師如蓮池可謂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真宇宙間千載奇事古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末法此會此緣難可再見諒不虛負矣讀普陀志護法真情字字皆從光明藏中流

出貧道三復不覺感激填心也嗟乎惟我聖慈一代弘誓累劫津梁非藉圓通手眼幾乎沉埋佛祖矣念此曹谿為祖庭重地法海原流惜乎荒穢寥寥殆難舉目海門居士攝南韶時屬貧道慕其志安得居士俯垂一機擊塗毒鼓使鏗腹降心為祖道之光耶

與王念西太史

般若種子有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深厚光明自然發揮昔與座下晤語祇園真不減荆山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迹然性海波瀾惟遊泳者識其深廣耳山野年來坐此無多增進但於今事門頭目前無異法耳古人謂淨穢隨心若樂在已心外無法真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非尋常恃佛法知見可能溱泊即山野生平行脚到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衆生穿衣吃飯中也寄入慧目略見此番行脚不敢奉聖恩負知已也法華擊節亦自偶爾狹路相逢處拈來蓋發前人所未發雖出一已之見實可諸佛之心願座下試並披剝

儻有一得幸廣法施令一切見聞頓入自心
現量徹諸法實相則骨間白毫相光突出於
座下一毛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於此無餘
蘊矣勺原同處經年亦深用錐劄雖識痛癢
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義自有時節因緣
耳惟法界海慧自他不隔即此觀面無容贅
談第願以法資神無忘度生事業是所至禱

與徐明宇侍御

連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於安隱快樂之地
自得受用無量矣歲除前二日行脚僧自東
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兼得中丞訃音悲痛
五內既讀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
在公柱杖頭放出百千萬劫大事因緣何幸
於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化悲爲喜然此
事雖是生平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攜公念道
情真目前有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昔歐
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死之際有談笑
脫去者今何寂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
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
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

示平時頗自簡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
公念力真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
但豈文字之學所謂習於性耳性本無物清
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汨昏而不明試思吾
人自有知覺以來以至今日習於世故染於

性五

主

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以
來念道工夫比於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繁慢
又何如夫子嘗論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
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以日
月之工夫敵多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
救積薪之火勢不能也古人明言學道無他
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久久純熟打
成一片自然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紙索
書謹錄淨土詩二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
肯於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往時
每到中丞公坐席中見其銜蓋之間念佛不
離口雖咳唾談笑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
生平以此爲祕密行正當五欲烈燄中投此
一念當下五內清涼若甘露灑心耳竊見近

世學道之士祇知會求玄妙不知向根本處
下死工夫平居無事談論爽口豈不爲快及
臨榮辱禍患生死之際便見手忙脚亂此非
他人誤已乃自誤耳此事一毫假借不得正
似鑰石真金入火自見惟公靈根宿植今既
秀發願以念佛三昧水時時灌之久久純熟
開華結實自有時節耳感公見信貧道之真
且篤且恨良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貧道年
遍六十有漏之軀難堪十年瘴烟埋沒今鬚
髮浩然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不離一念但業

繩未解不敢高枕山林且於曹溪有休老之
志欲借培土掩此枯骨以了此生不知緣分
何如以是與公會晤更難但有風便不妨數
數致問也

又

性五

主

往於海上有緣幸得一接光容睹其貌粹骨
剛心知爲最上根器第機緣未熟徒有赤心
一片未敢遽然吐露譬若宿種已深特時節
未至必待時雨既灌而後發此必然之理也
自爾鄙人以業力所使不得自由一墮瘴海

忽忽八年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結出世緣顧鄙人悲願習氣似深凡遇具有般若種子者一見即如磁石吸鐵欲自解於心必不可得又安能忘於公平辛丑七月望後馮王二生歸自都門持手書至不覺善心倒劇嗚咽霑襟益以人生知己會晤良難至於道緣知識尤其相遇之難而信根難發又難於遇知識也以其知識固有而求其大發真實信根爲生死事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然此般若種子即吾人本有之心光一旦迷之而爲業識纏綿於軀殼之中從來止知有此血肉之身而以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濤香無涯際愈濶愈深而愈見有味安肯急流中猛省回頭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有不如此者公既知己躬下本有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有不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真求之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於人此小事求之在我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然求之在己第一先要

認得真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真不遇師友將所疑之事一說得透或目前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淨過境觸發都把作正經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退屈的時節也以我等本性元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惡習染至於今熟不由人而留心此事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事及日用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咒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於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炯炯孤明一切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於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自覺時或已知已見惜護痛不肯一刀兩段此便是因循軟暖自恕自欺處者裏最要緊者眼決不可放過亦不可被他瞞過若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故孔子曰毋自

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般以吾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全於本地真實處不相干若者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沙土若去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事較之他人更易以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障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以爲失公必以爲得如老子所謂去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年於此其實從前未證法門參透許多此難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作玄妙話會若作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爲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根人不能湊泊以無工夫故耳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註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起直入只恐作話會工夫初最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劔南貳師

承示近日於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幸古人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

向空門何處消以諸苦皆生於有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有所言空門非空無之空乃到空之空麗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謂內空諸想外空諸緣內外皆空心境俱泯則諸苦自絕此禪門出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此又 苦海之要津安可以淺近視之試爲足下_四言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靈明性耳吾心本來是佛即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即頓見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事土理土在事則涉有相修爲種種行門即龍舒淨土文所說乃接引中下根人之秘訣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名常寂光言常則不變寂則不動光則不昧即吾人自性之本體也故云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又云心淨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乃上上根人所證境界壇經淨土之旨蓋謂此也所云修淨土者以念佛爲主蓋淨自心之方法耳吾人日用萬苦交錯穢濁本心如汚濁水若急流

猛談念佛一聲則五內清涼諸苦頓歇此即佛救衆生之苦也以念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月色無非真境觸目無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一要決定志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然隨緣即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真即不惑也第五要厭苦切然厭苦心切則慾念自除不退屈也以此五訣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決志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決如此則生死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退此所謂真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貧道自幼離俗即切志此事生平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退然雖未出重圍今可自稱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安敢向俗人道以此事臣不得獻於君子不得獻於父又安敢爲世俗友人乎今足下猛然發此信心蓋宿種有在只待時而發今

見淨土一書益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焦之芽此造化之機甚微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吾人處世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既不得飽食安眠且又拌死營營以求悅人之耳目以增自己之苦海此可稱智人乎既不得世間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然不知誠可憫耳世間事求之於人出世事求之於己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爲可爲癡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平出家所證實到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十年來皆此一念即今遭此大譴於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涼地者非別有方法耳此事非足下有此大緣必不敢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語言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法眼者稀貧道年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平力學近於十年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年之內稍得相應可見法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

道耳較之此事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且功更大日劫相倍此須大力量人乃可爲之昔人有言有將相之骨無出家之福此語不淺然出家之難亦非細事貧道生平之苦不啻足下萬倍然受苦之志則與足下霄壤

矣貧道自出家已來凡所稱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何也其心志在於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上出世志也今三年之內方與交遊稱兄弟正是混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功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在無方無住爲最上乘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頓悟本來曠劫生死苦輪頓息此豈卜大夫哉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於偏枯空寂之地即若世人住於煩惱海中無二致也足下乃向住於有者與貧道住空無異今能翻然一蹋便破即頓趨貧道三十年功夫可稱一超直入此非拋却現前境界求出路若捨却目前別求解脫則非愚即狂永嘉云棄有著空病亦然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以與足下見面時難前札蓋先已作臨封復讀

足下來書感激過越乃對使據案草草不覺萬藤如許益憤曾爲旅備憐客耳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以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以此劄叅之以消日月未必不爲清涼散也

又

陸五

天

前得來書有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使據案草草盈紙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在不如意中討个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在難處中放下身心任他呼牛呼馬在我無可不可此段受用惟老子能之即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爲難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便得無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母意母必毋固毋我與夫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決不是在前頭巾語也吾人心中不淨只是者些人我是非執情放不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事且我既要依我而人豈不要依他人乎此皆苦海穢土中事只放下此心中便乾乾淨淨快活無喻何爲而不可坦

坦蕩蕩即此便與佛心相應以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陀念念皆淨土也

又

在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然目前雖未盡信蓋於言外已得其微旨大爲快事自古操行之士慮其人品未定惟患難者恐其

陸五

天

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得之幸之幸也即老死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曹谿志願益堅儻徵六祖之靈借一倍土掩此枯骨更復何慕以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以歲月計其速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法門佛事如空中雲原無定相如亢陽禱雨以精誠之至無不尅應天時人事其致一也曉公天性敦篤忠實君子即名教中所難得者惜乎氣過於躁而心過於慈故於小人之言易動而無斷貧道感知己之遇且爲地方作福橫身於百折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幸亦僅僅自免今區區力已竭矣而事方無涯安能以有限之精神泛無涯之毒海豈有智者所甘心耶去歲非貧道在則地方大有可畏者今秋極

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道自視此身為法門所繫將徵佛祖之靈託之以為萬世功德是大有過於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迹之計况自今以望故吾不遠豈忍蒙不潔又為淨土之污辱乎鳥不厭高魚不厭深曹谿將為丘隅也足下知我者以為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有恥心在耳今既須之謹將自持伽南香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香氣雖無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答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熱亂場中難當冷眼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為其燒驚若從烈燄中覓得一片清涼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涼頓見大地皆冰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作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死場中能轉塵勞作佛事化煩惱作菩提者待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更有何神通妙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

單以諸法如夢一則語為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似其意則非其實未曾真真實實一眼覷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覷透則自然能與一切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掉臂而去矣又誰敢攫其鋒哉其實就中無甚玄妙至於最初一步不無其方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事試舉向目前細細觀察定要的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如夢話頭迥然不同矣即將一同處一念轉將目前境界置向夢中

細細觀察看到昏沉沉重顛倒時忽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平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即是諸佛祖師出生死第一關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五

片五

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四一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八五二頁中二行「為旅」，**徑**作「為侶」。
- 一 八五三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七終」。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陸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甘露見灑清涼心骨頓放沈疴此
段因緣實非淺淺別後之懷大似空生晏坐

陸六

一

石室時見法身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
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久湮幸得大悲手眼
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上善根比雖
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皈依者日益漸佳如
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
信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真風皆
從大光明藏中流出足證居士此番宦遊實
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曹溪志今始
刻完幸垂一語置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點
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

又

柯孝廉於五月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君根
性猛利能於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
窠窟真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
大爐講耳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

上根又何能猛勇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
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強不患不
如古人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聽方外弟
子中近得一二入稍可鉗錘俗諦中一時信
向而真履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曆此子少

年靈根頗深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
者咸師事之其真誠動物故乎教如此觀此
子決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續斯蓋嶺
表法道機緣運轉之會也近聞與陶石黃太
史遊此公冰雪心腸非一世清淨戒中來與
山僧相會時惜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更大
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
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蓋真為生死
人近在林下深知愜懷第與山僧會時此向
上一竅尚未開發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通問
相慰足荷慈悲不淺也此中法緣漸開弟子
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聞之尚有二三未成
熟者儻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
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如來所使併法門知
已所望耳

答任養弘觀察

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
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凉安隱
便是頓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
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
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喻矣

與祝惺存觀察

名以編

我聞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
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
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知
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曹溪中興一段
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即山野無量苦心
總皆悲願攝持功雖未竟而大槩規模聊為
中興祖道一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
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茲弟子輩手錄
一往實事列為十款敢乞法施為文作金剛
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實千載之下中
興一大事因緣惟願出廣長舌徧覆大千令
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叅

字覺非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固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鐵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隨此故法幢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賴諸佛廣大真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鞴同既而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篋束之一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輩頓將歷劫羶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於此耶嘗謂此則公案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顛不化東坡之我慢非儂耳不消覺範之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崖顛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即其今日因緣大越前修真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僧無

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着畧露微芒者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起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真念百劫難逢今幸相值豈肯輕易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風波之末若冀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回洪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跬步必追至曹溪原頭水窮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己皆以出世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剗心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己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公不以荷擔如來爲己躬真切事亦非所以愛山野酬知己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羶浮膜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

何事愧於人哉吾佛有言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忌以瞋與慈悲不兩立耳唯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瞋慢便立百分功德古人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云不必別求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做永嘉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於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得下只是人所不堪忍處自己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又有何微妙伎倆以涂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工夫作放下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絲毫赤力力跨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新日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翹脰潛踪此正修天爵則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真實不朽之功

德者益霄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此高明以爲何如儻知已不以爲欺則芝蘭不足比其契金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子歷劫不磨願與公生生世世同爲出世津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不相捨離也

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絕常情出世之盟訂之於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子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已去凡與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真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教但願以

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情長悵望各天葛藤偏地願慧劍一揮不留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滋

深每見惟吾未嘗不驚吒相問以何因緣而消息頓斷如此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真心實際流出悲喜交集及觀照心時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數語不覺吾心倒劇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也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

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士頓入此道以同體念切故有許多擔憂似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脫體瑩徹如駭難犀枕即有所偏皆屬客邪所感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鐵破三關耳但肯心一發則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又何敢較其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

憂者如爲效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古自有出格沒量漢安可與尋常比邪大槩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但猛的一撥如霸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盡又如一聲叱吒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

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最難打破處着力一推若此處一破則百千萬種關捩子一時齊破若難處不破縱將百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

實用世出世間通無利益何以故以病根未拔猶如鼠毒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功名事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行也既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起世之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但能陵轢一世不能陵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

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光明種子矣從此一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爲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

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且席捲而囊裹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

且席捲而囊裹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

笑幻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於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僕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隲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爲之在人而此爲之在我既爲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爲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爲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爲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觸着便怒即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窠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拔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古人所謂佛法無多子正此

謂也大槩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爲真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即今若能將煩惱窠掘一推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真是天上天下第一自在沒量大快活人也居士能以此爲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又

貧道此萬里之行仰仗諸佛慈力聖主弘恩坐此瘴鄉得了此一段大事真百千萬億劫最上因緣也惟念居士與貧道同此甘苦豈不能同此法味乎諺云日出事還生塵海茫茫終無究竟得偷閒處且偷閒念此丈夫之軀擄往乾坤除却世間事更有出世間無窮樂地豈可以目前幻化世間妄想便爲究竟乎居士別來二載想於看破處脚跟一步必能漸入佳境矣居士金剛心中一咳嗽耳何如

與湯海若祠部

長干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目即種種幻化之緣皆屬空華佛事耳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真慈攝受之力無諸煩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刁斗不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於無事甲裏千日之期除奔走行伍供役之暇諸著述不下數十萬言雖無補於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於羅剎鬼國耳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劉存赤

吾人多生積劫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之士靡不爲其陷溺燒煮求一念回心了不可得況望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栖心於淨土乎此又不獨運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吾人欲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土之本即生死之根也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遺餘力耳願公諦於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圓之際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哀樂之前預先着眼觀定真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即當極力拔之然

而善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根株之弊
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至
矣所謂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
也若於根本一念覩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
脫之場盡歸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
內先送心歸極樂天

與鄭金吾

貧道下劣無似第一朽株耳昨者雷霆震驚
時望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
而援之種種方便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不
減長者之於火宅諸子也別來兀坐瘴鄉每
生疲厭則輿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
生之願今蒙聖恩所賜餘年即其所說之法
所利之生皆出於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
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
餘日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
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奉慰慈
念以報知己更試省覽聊見空中鳥迹以尋
道人行脚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
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
於縲絏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
人易感於心知思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
以無狀上千宸怒下鎮撫鞠時雷霆在上鼎
鑊在前即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執事奉

節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今形如
金石豈能當其爐鞴耶幸賴足下一言而決
之真若灑霖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
五內清涼躍然生色亦不自知在刀鋸間也
在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
忍之心油然而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為仁
人君子矣徒銘感於心然不知足下為誰氏
也山野深入瘴鄉當饑饉之餘濱九死之際
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值貴僚友詢之始
知足下為何君也謹修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鄭崑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照萬八千土光中苦行頭陀儼
如面禮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
頓空踴躍之懷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

妙在歷境驗心煩惱空處不用別求般若諸
塵透處即此便是立門伏誦實際一語真醫
目之金篦也親承有願接足無時妄情依依
益增傾倒惟真慈攝受不捨有緣風便更希
遙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五羊火稱茂戾所居壘壁非蘭若也貧道仗
聖慈以萬里為調伏兢兢執役爐錘間且幸
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氣似漸銷鎔誠如飲
水然終似陸魚溲沫耳嶺南曹溪乃六祖演
化地禪門洙泗肉身也在也貧道竊願持一培
土以徵靈於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放捨身
心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間今賴當台寬假
似可息肩頃乞食凌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
如天鼓音三復慈旨真無邊大悲不捨有緣
於微塵毛孔耳獵隱一語誠痛處剗雖感激
熏心頂謝無量承示隨處安心此正塵塵解
脫願善調伏以廣舟航是所至望

答葛自修

承示自幼即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

心死後身尚在如何不靈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已以山野自入法向道入山修行已來今已三十餘年所聞海內緇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但以宿習般若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熏種子邪正頻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偽遲速之不等耳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真正知識聞熏無上般若種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出大似一物梗繫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却覓不得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即向他尋覓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今又被他流轉轉去所以被他法轉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冤對耳此正謂舍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喚作物即不中又云切忌

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槩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自此已後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六祖已下南岳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且人覓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與足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信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與神光有二則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若謂即此不可得者就便是悟如何神光一悟未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既云疑團不知向何處

去何以今日於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文字又作障礙耶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灑灑今日爲何又不灑灑耶看不灑灑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是誰障礙足下但着力就在痛處下雖難到沒下落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始知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僧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畫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筆草草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即睡却燒却又不可留與後人作話擱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願耳但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進道耶今外居軒冕內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與慈悲運悲所謂觸目皆是成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即一日之間所作功德尤較區區千萬什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

大運籌安攘之畧在公大智之中猶一覲耳
但以慈為根以悲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
大定之中如此即是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豈
可與為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藉斯桔槔
轉為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坐
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為獻此腐言用發
公一唾何如

又

山野生平以直了死生為念二十餘年苦志
山林即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
良已自信一切魔冤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
其他禍患得失是非毀譽付之自然又何擇
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清涼心地未嘗暫移
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冰雪於
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日
即揚帆而西也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
鏡止水聊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煅
煉將來幸無為我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香
至樂儻天假生還尚圖了未盡因緣相伴餘
年也

又

貧道自涉難以來實濱九死直今正眼觀之
然未見纖毫動靜相即萬里相懸其實不離
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
久矣豈復故常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
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
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陽炎蒸如火鑊瘡痛
死者澤若沃焦貧道兀坐尸陀林中飲瘴烟
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醜餽苟非智竭情枯
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為護法已借一枝於

陸六

六

又

會城豐壁間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
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
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牆古人嘗
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語
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
知居士不忘貧子敢此以慰其他復何所云

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
病唯有學無生况百歲光陰如撻指能幾何
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世滋味
備嘗殆盡諺云到底豎如此鹹醋如此酸到
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儘好只恐去時不
如來時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
與夫兒女計皆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
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不覺失聲自然着急
打整自己脚跟下生死大事若不著急打整
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士此
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即為居士言
此一着故不惜身命願與之遊然雖半積陰
功半養身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
良始終為韓之意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
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而已其實未曾打
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相照亦未
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了
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於此耶此可
以觀生死矣况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
天眼看來猶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歎如

陸六

七

昔日何況生死長途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儻
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別再出頭來不
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與言及此大可悲酸
山野受居士知己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
信山野不至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已也

與周礪齋太史

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
幸接公於龍華樹下賭其道念精真喜徹心
府然古人輕千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
已耳自爾山僧當盡命山海無後他慕賴公
法眼圓明何當復答贖贖者私念東方文運
啟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之鄙人耶世出世
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狂言實所
望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合如
此何足爲悲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
使諸佛子無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
烈燄之所焦枯不能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
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翳功德之林貪

曠攻涅槃之宅伐之以酒色之斧縱之以猿
馬之踪將日見荒蕪竟爲菌菴願足下心心
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勸隄防將鮮
數覺華莊嚴寶地葦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
蠕翹蛸齊登覺岸以足下不獨振家聲於未
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之羞非此何以望足
下伯仲間也行役萬里足下體此猶比鄰耳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家寥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
幢以作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際隔多年
昨樹下相逢儼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
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者
自非心光密迴何以圓照如此安可以音聲
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年來
苦心山林猶坐芋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

因緣誠不易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
來兀兀虛巖心獨照敢負知已時復海湛
空澄法身頓現此中豈非感應道交耶聞披
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雖註疏多歧乃人
人老莊非老莊老莊也唯公入此三昧甚深

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常論此老出無佛世竊
且以類辟支加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
通變化多端眩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豈不
爲其播弄若覩破底蘊真有別解脫門此老
萬世之下與公可謂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
中嘗以二老爲伴時時察其舉動頗有當心
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字點綴
尚未錄出容當請正

與楊復所少宰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慈真心流出此
見聞者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
醒多少夢中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
照怡合掌讚歎耳黃生來復接法言且云猶
有所未安第掄揚山野者似已太過唯海門
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微一語更增光燄耳

答戴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
響耳但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
易信爲必然者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照前觀
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鏡照徹十方一切精

塵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劫事猶未爲
 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作善
 惡之事此改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千年
 後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於多
 生之前寬對酬償固已分明定於先世矣業
 因未熟惡緣未至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迴
 顛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人蚤已照見於大
 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冤家會遇惡果成就
 即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念
 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
 真常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
 還自受此必然之理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
 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也乃自作耳

與殷荅軍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聞此時從征尚在黎
 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此輩非黠鼠皆天民
 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
 功高也昨鎮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屬之再三
 矣萬無以殺爲功見時當淡洽耳舊有望瓊

海拙作益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箋頭以見
 意

荅鄭孝廉

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
 念現前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
 其靈明於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真耳此
 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知則聖賢可立待也
 公即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
 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覺至純
 吾之地則性真自復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

荅鄒南阜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痾深居其
 綠益絕此實天賜爲閒人回視塵寰擾擾勞
 生求無事人能得幾想知已必時時爲一鼓
 掌也賴此護法得以安禪寂靜於楞伽三昧
 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叅赴端州制府
 約得書云大有流言於制府中傷山野者甚
 重二公爲之力辨幾於髮豎皆裂此果何謂
 哉以此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
 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徒輩相從者以無

門托鉢今盡遣歸唯山野單丁寄此旅泊尤
 爲輕快枯木寒巖不滅在昔非此無以破炎
 蒸消瘴毒也時惟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
 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食爲國自重爲道
 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
 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山野處此
 患難幸得以叅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
 門不淺年來寂寞苦空不減深山窮谷屏絕
 諸緣迹不入俗城中知已獨王助丞一人經
 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往來真天
 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裨即所資給
 亦損口分衛性命相依此段因緣大非淺淺
 此公肝膽照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
 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
 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
 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

又

粵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苦海波

濤望無涯際。貧道隨風漂泊。累無寧止。始知古人以塵中作主。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此再三。致意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此嘗聞。煩惱烈。正是聖賢爐冶。種種執着之習。非此不足以銷鑠之。苟非聖思。何以臻此。久而愈見。思大難酬也。此中轉塵勞爲佛事。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真切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

實實壞矣。曹溪祖道源頭。雜穢充塞。又爲塵窟。今已灑掃潔淨。尚有未了公案。奈此中力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道辱使者。至斯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入慧照。儻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普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真之符。又何能轉煩惱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又何以消

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貧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化大顛。絕響江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宗之懺。貧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生俗習。稍稍破執。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作曹溪志序。真赤心片片。可謂舌長拖地也。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與岳石駝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鄙魯之開。嗟夫。直道既不容於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聞避地會城。亦非又計。聞之。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元非實法。公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構。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也。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心。檀門未開。未見拈据。儻得文殊。遙伸右手。則可頻見樓閣門開也。公其能無意乎。

又

往辱顧視司城獄中。不減慶喜之問。調達於

鐵圍。也是時以醍醐灌口。甘露灑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塵寰。豈能再見。比於座中。觀金剛烈焰。閃爍人目。別來畢竟。忍俊不禁。豈爲吐露不識。適於寂滅海中。時復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所賴佛祖神力。攝受以車塵。爲華座。以馬捶爲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話。令無數觸髅。眼開光破。黑暗誠不自知。爲業力所使。又不知爲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耳。

與虞德園吏部

遙望居士踞天目之師子。叱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況復師彌勒。而弟無著。矜性戒而親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罪藪而入罪鄉。雖於法性無虧。第妄想者。不無顛倒。見耳。如居士以法眼視我。我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觀護法精心。真能令人毛孔酸澀。嗟此末法。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廁。不獨光明不露。抑且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

合花美人子哉

與樊友軒侍御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比柯君來更審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柯君別經年一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厄皆

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朋益天緣也楞

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

加被業已苟完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遊目

不無漏逗萬乞指摘金篦更爲一大法施也

聞門下諸生日益進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

以大悲爲首惟瘴鄉正座下悲願地冀無倦

津梁爲斯道幸

與邢梅陽孝廉

江州爲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

此偏多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幹敷華

秀實傑出前輩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蒂

如此也達師往來層雲五老之間非足下同

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矣恨無綠一

把臂耳

與瞿洞觀

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法喜遊沫諒

不索莫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

主盟斯道可謂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

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下智種於今生證菩提

提於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不自今日始

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真切者願公時以法

水溉灌靈苗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

昧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回轉是則非公

其誰哉鄙人深知滅裂有濫絮然切不敢

增慢所幸辱在心知真期不二慶慰何言歸

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沈枯寂臨別數語

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熾願公爲

道自攝無疲津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供以五燈會元即公惠我三昧

也山僧時時參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

古人然亦畧領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因地一

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此拈轉話頭他日或

當有報知已豈敢有忘因地耶惟公塵塵按

指海印發光遇物舉揚無非佛事但不知新

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

隨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勦

智勝遺塵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

出世誰爲當機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寶問訊世尊無多

憍慢嫉妒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下願時時

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真同夢事思

晤語印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

之願日廣入理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

利之行直進乎金剛心地矣山野爲業風飄

鼓一至於此且幸如幻三昧拔理障之坑此

荷諸佛神力爲之勸橋想居士知我者必大

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策南來時於都

門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

不意路頭綠差竟過南康自入瘴鄉仗慈被

頗能以冰雪心腸飲嵐瘴之氣比及三年可

免四大增損耳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

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

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今始留木
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撈伽每慨讀不能句鼻
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涂竟爲皆憐山野
頃荷聖恩賜以空閒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
之愆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
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
僮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
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
性源若夫於佛祖建立門頭曲唱傍通聊可
以引一絃耳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五四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八」。
- 一 八五四頁上二行與三行間，經有「書問」一行。
- 一 八五八頁上六行「樂天」，經作「樂天矣」。
- 一 八六五頁上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陸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汪靜峯司馬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驅風淪旅
宿此段因緣真兩間奇事場來倏忽幻化如
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
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
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為助道具彌感
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半生行脚諒知已
必不以此為妄語耳惟馬祖唱道西江而廬
阜諸刹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於黃
梅開化於青原今且復為匡山主此等行脚
皆從馬祖解制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
宗近蒙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
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
興是有望於座下願以金剛心地為護法檀
度佇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
身苦衆生界即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苦

提種子日夜增長富無量矣華嚴五地菩薩
純以利他成已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
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峯未嘗不列几
席間也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言字
字入我甚深三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苦海

即寤寐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慧力
攝持置身萬仞峯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
此水窮山盡處豈容更著一毫妄想耶此吾
本分事是不敢勞多囑也仰承檀施為山林
護法五乳數椽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
逆高卧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嚴
徹骨時也感念護法之心真不可以言謝

又

自聞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
小劫恨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日誦
華嚴經以祈邊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
來之志同究竟此生淨土之願新歲聞法駕
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聖恩特出望外誠
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為法門證信耳豈小緣
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鐵

壁銀山即三十年行脚未必有如是真得力
處過此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起日劫矣是知
此番因緣皆助出生死海之迅駟也何快如
之山野仰仗慈庇山居不及三載經營聊爾
可栖即將常住交首座為十方獨此一身閉

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五月三
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
放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修拙度效
遠公六時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送
餘生所幸衰朽色力尚可強行夜坐不卧精
神覺無疲倦即一日皆老居士之惠我也

與繆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岐路今他鄉暮直喜
慰何如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稚先白即以
貧道聊爾經過深仗旁通助顯此其王重山
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會之機妙在節拍成
令耳私謂在處法緣假令人人啐啄同時如
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後因
緣具悉南阜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
見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住何方

可能一親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較難傍孤
雲儻杖屨乘秋發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
艱難恐不勝其勞頓耳若有緣共坐五羊江
頭相與披剝萬象亦奇事也

又

貧道以夙業力隨幻化緣濫磨形服質不稱
實有點真淨項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
爐烈焰中頓使積習垢纏銷爍殆盡自慶此
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耳近於會城栖遲壘
壁間日唯閉門枯坐搜究佛祖心印了未了

公案惟斯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
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塵口角
生醜比幸勾原昕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
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為皆從金剛心中實際
流出然雖道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奇
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脫黏畧無沾帶道品
中固稱勇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撥便轉可
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冶成就不淺觀其批
糠榮辱塵垢死生順物虛懷蛭蛇濁世大非
曠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凡事之

也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權南州儻有達
師起居并諸故人消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
何如聞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與法輪機軸
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為知
事適來了此宿願乎石武去就因緣渠自有
報可省繫念第貧道幻影浮踪尚託乾城猶
然未登初地也

與賀知忍中翰

度嶺以來杳如隔世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
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
俱死法幢既折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
念達師生死之義將期解脫之日親往致一
瓣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停影直至癸
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
歸豈期忽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况今年踰
七十目前光景無多項聞業已入塔益增惶
懼恐即填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茲
將扁舟東下秋冬可抵雙徑以踐生死之盟
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可再違但達師半生
已前行脚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法門高弟

探討商榷以便執筆達師一座無縫塔樣先
從諸公筆尖托出山僧不妨作依樣葫蘆也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照不若時復
馨歎為佳達師西遊無問令人重增妄想也
鄙人去秋以乞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
健齋諸居士極盡法喜之娛惟蓮華座畔獨
少一跏趺人為缺典耳想足下入都法門增
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下一
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是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癡愁日長癡
情益增類然無事憶足下定中觀之未必不
熙然一笑何時暫得昆離相與默談不二耶
陸海無涯願智機嘗橫無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即敢以知足下自許然
未敢許足下知鄙人既讀手書具見真心兩
相照耀若秦鏡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
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下天然本色全無刀
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紋雖有犯鼻

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愈流愈下非特求真實以生死為急務以道法為已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至若具正信明白黑直心熱腸橫身以當涂轍者亦不多見况夫卓然頓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參大眾一時疊疊者乎鄙人私謂時雖末法猶正法也自爾吾輩有根深堅利恃為外護然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喪魄我此涅槃大城可保坐令安堵况復經營日新有身董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常竊論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是知真見生死了然不變而不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累了生死不變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為大則他皆細故是則忘生於道法與傷生於物欲者必有辨矣然用田程之心以為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志以降魔則魔無不服則安攘法土之功莫大於是此足下深抱而同參大眾共有者鄙人似深知之是故荷擔之任不容不屬之足

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之佛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但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歸極口足下妙契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足下定以法眼洞照未然而神運力持矣茲特遣迎龍華師歸窟中且留達師主寂場是二老把住放行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笑千里同聲併入慈照

又

山野以葉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豈意溯流而西竟失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掌信宿而別屈指倏忽幾年矣世相遷流剝那不住惟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始至雷陽以有漏之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羊得右武為侶朝夕無間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為習氣所蔽山野時時鍼剗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頂門一鍼渠自謂一剗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曰覺非居士又為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目之此

語出自痛腸第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抉擇提携乃能合轍否則惡習一發不覺墮在黑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在金剛心地立定脚跟方不被他掉弄耳比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慮如此人所難堪苟非以理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百川吞吐日月耳即以來剗示右武讀至叮嚀語不覺舌短蓋真氣逼人自當點首即宇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貴往請正但此經境界非攀緣可到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必於此門深入儻有一語當心願告同志廣其法施惟此不獨區區報君恩即座下亦可酬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間夢幻亦至此耶瘴鄉炎蒸毒霧曷難禁所賴一點清涼地作影身草耳炎荒朔雪水火異熱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前北新歲南

征宿新興旅邸寒凜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門驚起則見大義持北來諸故人書首函達師及專札讀之恍若冰雪墮牀頭舉身毛孔清徹宛在千丈寒巖破衲蒙頭睡醒時也四月自雷廉回時法音再至手之字字心光流

卷七

溢逆酒奪人居士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宅中也年來生事何如今甥成就何似惟此末法劫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清涼地即火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脚底賴此機緣即年來居家杜門謝客修忍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第習氣勇猛不能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頹悟快便第般若不深天壤間此等奇氣目所稀觀每相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着此事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推望耳得達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折合過半惟此不獨為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中有此宗匠可追像法第叢林凋弊後生薄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溪傾頽之極苦心欲

為料理去秋入山累為整頓似亦可觀所謂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有所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者贊發一笑

與吳本如祠部

卷七

奉達光相修逾一紀別來法門日見凋弊知識星散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痛心想在同體可勝悲愴耶昔稱寂音為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今於阿師再見之矣貧道庸鄙愧無荷法之資而有破法之愆然在金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浮沉瘴海不敢有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在曹溪作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為淨心地仰賴法苑諸畧有序唯念業繁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心寂定耳儻如所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了生死大事斯實惟天能育惟慈能贊之也不識文殊石手能伸過此百城乎

與曹金蘭儀部

那羅延窟古佛道場毘盧親口投記處沉埋海隅千百年為度戾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

避魔至此然不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無逃者此時更無神通法力可使唯只拋擲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冤對耳又何敢誇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嘗思法華囑累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

黃面老深有懼於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忍力大精進力又何以拔魔幟豎法幢哉承足下見示縛解之意信乎法性原無彼此嘗謂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之異耳然日用現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若不為所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忍亦無忍若為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矣心境如如亦為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冤對為然即凡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法身逼惱正性者皆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以稱有力大人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可破者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為第一義諦耳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其信然之耶見面為難不覺漏逗至此

又

昔承蜚光照臨海印真不世良緣頓成金剛
 種子未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
 能事非居士大力量人一肩擔荷執教正視
 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
 幻三昧富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為山鬼所弄
 加之風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門且
 幸增上道力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
 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為助道增上緣得力處
 正在於此居士聞之將為塗毒鼓耶今業已
 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
 殘良可悲愍是故於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
 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毘耶法會對談不
 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惟此枯朽頭陀
 時時督與妄想也

與馮啓南孝廉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
 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
 用不同者正似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
 此其佛性貴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

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
 乎人耳今老人去粵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
 下為之灌既不至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
 二乘但畏眾生難度故絕分菩提足下豈存
 眾生於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
 便是入處古人拚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
 願足下以肯為人則無不肯者但思今生錯
 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不肯耳老
 人心知法緣為難此行蓋為山林狹習所使
 及至狂心頓歇觀南岳之靈為諸祖所拔今
 已竭矣生氣為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丘
 時也善孫從此回不久將同春禪入粵可一
 悉也知足下善病此是足下慣熟法門願室
 中不少師子座今諸來者同入幻病三昧則
 此病為精進幢也

與龍元溫

老人初入粵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為居士長
 同遊二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間老人今去
 粵願足下居然為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
 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付囑為懷種種方便

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為第一義妙在離
 言之指自有捺天鼻孔豈為老人一莖眉穿
 却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
 許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畧耳奚以實法
 緘人哉老人感足下殷勤為法惓惓苦心豈
 忍忘情但願此道不墜即千載如一日也又
 何有於去來南岳山靈已竭一切道場皆委
 荒榛殊為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易舉也嗟
 乎道與時也安可強乎

與元溫起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
 師與四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妍醜欣感
 之狀總之皆歸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
 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為大休歇地及至乃知
 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為身心之累且衰朽
 又無行脚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湖東
 幸一二檀越助營菟裘去冬誅茅結廬於逼
 除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
 者一旦得之二十年中踰躡辛苦化為無上
 妙樂之境矣信乎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一切

處無非寂光真際也最可喜者已蒙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共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今日乃為天地間一無事人即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

陸七

五

聞之豈不為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用於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為已樂則老人所有亦諸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其謂老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即隔粵山楚水也今歲正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窟中一萬眷屬常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片雲豈肯讓人乘之耶但有疲於津梁者啓南上座當為大眾白椎耳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

筆研單究已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水雪中尅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實未通

達因思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為宗向以文字障礙貧道激心諦觀只以理觀為主理觀一通餘文可畧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為必信即法門疑者不無入蒸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決處此時苦以病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日一決生平之素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潮流回首徒有瞻依

寄高瀟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况然臣子為國聽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况當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為身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年近八十衰病日至幸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已枯

朽之懷無以為知已道者儻能降心寂莫真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為奇事古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實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幸就緒於月之十八日入室高卧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索莫矣行者來得足下書中語似於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又云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真寔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杜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即佛知見者蓋推本未迷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也若以妄想為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

已是佛又何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切世間淫殺未除貪瞋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即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真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割去纖毫不留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箇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酌來意足下試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以為入道真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真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濼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真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即上大人丘乙巳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

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通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真受用處殆非汎汎可到此地苟非真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於五欲場中高者納於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為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已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借妄以恃知已故不惜眉毛不是拔刺足下願足下詣真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墮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即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真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切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

問一看更見老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得慈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頗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蓋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己性命根宗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頓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批糠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決擇向上事以此為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決疑一本奉為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無關幸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弟未辭公皈命之念此為抱愧別入匡山樓連六年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達如此况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

公歡喜不無但以為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真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即受羣邪况病態乎雖然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掃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家那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為法門罪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殖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達師有死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瓣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毘耶之室何意尊諸大長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咸何幸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擗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敬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斬荆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真慈外現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為日久矣自分無緣一餐微問去秋遊日匡廬濱行適歸宗老納持令旨

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脚未遑啓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幸故人汪司馬公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為上首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眷聽然惟匡山即靈

驚斬黃猶舍衛豈捨賢王於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前緣往者既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遣萬無以廢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願賢王厚自保養

答荆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殿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皆在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於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緩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羣望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已大事入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願開示來學務真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為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快語句太為流弊誤人不少以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願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為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為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於熱腦中發一念清涼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為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為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為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為真出生死况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為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於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

癡妄想以為不遂其志則道未辨而苦芽
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惟妄想
乃生死根即於病中觀此妄想了無根蒂則
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
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
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在昔蒙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
業於不朽豈知真不朽之業哉以不達本有
捨己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可即
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黑業隨之因
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
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
先具性真而推緒餘於功名者亦有功成身
退而歸根於性命者雖早晚不同而超然獨
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
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真之地其所謂至
樂於己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
即在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自然不被
生死業繫矣即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滌緣

而淨業方成然於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
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
剛圈但願大眾一心依教奉行即蓮師法身
儼然踞獅子座也唯眾護法大檀時時加被
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為
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
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峯積雪萬
壑松濤盈耳眩目時瞻然一老鬚髮鬢鬆頹
然兀坐擁衲圍爐燒煨拙火邈焉不知有人
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劫
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
老居士聞此必為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
明經云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以知為懈怠則
定不為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
是真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
遠離六根無據置身於三萬六千頃寒波浩

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
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弟恐妄想不休如白
日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業出塵之度養素山林固種
高尚但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留
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
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
峯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
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勝過
之山野幸託樓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
事將期遠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肯
留心此中幸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埃結構
道場落成他日歸來如久客還家共老煙霞
同歸極樂豈不為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
然以為先導無埃山野饒舌也

與虞素心吏部

往晤公於東禪觀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心
知其為有力大人所為公惜者有道器而未
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真實

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起生死之學
爲真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真
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
公早發信心於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
香飯深領至言歷談處遼一段精神所謂威
行靈豹氣欲吞胡載戟干戈嬰兒強虜事事
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熙
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

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即以此心成佛真
能一起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
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
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
惟此空門寔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
智火銷鎔意氣蓄此無生利器稱師倚爲劍
天長劍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回視向者
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幸有緣一接光容即尋法門心契承爲六

祖護法雖關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
既而曹溪因緣亦以獅蟲嗜食竟違本願又
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然謝去未幾即蒙恩
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
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
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爲上首末法宰
官能真參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年來履
踐真切當過關掉臂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
張般若智證矣

答五於凡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奉奉於心發
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
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
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實有爲生死心但
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
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即是吾人日用種
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
若有一絲不斷即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
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
劫煩惱如斬亂絲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

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從上諸祖頓悟亦
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
易其實爲難苟無二三十年死心工夫如何
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
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
近其實步步踏著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
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
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
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
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
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
生淨土未起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
陀何愁不開悟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
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榜即末後一名亦可
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參禪徹首徹尾
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
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
以念佛之一念不移一心不亂比參禪更有
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參禪定要死
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

染想以想除想乃博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為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為之幸無以老朽為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於邪說請細披之無誤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忱是前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為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為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為生死本即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為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為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

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為心印全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為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為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濬宇太守

客歲聞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劫濁時衆生垢重即釋迦不免感頌奈何能盡願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為丈夫最上緣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六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經無（未換卷）。
- 一 八七一頁上一八行「白椎耳」，至此，經卷八終，卷九始，並有「書問」一行。
- 一 八七六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八 陟八

侍者福善日集 門人通炯編輯

與王醒東侍師

壬子冬別後次年大病幾絕更生及冬即度嶺之南岳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達師有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即有吳越之行覓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達師事即於丁巳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峯下一丘一壑足了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所慕垂老始遂足知人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內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佳會之緣日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一表率人人可觀嗟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為可悲不意興衰之速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心而於今當放捨一著

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叮咛若得大開重門內外洞然若揭日月于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恆思此段因緣深為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開死關於金輪峯頂甚為有望若惺今留山中姑為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為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虛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冲主才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即盧扁亦當束手為之奈何此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慎行謹守以固藩離培養元氣為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為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奇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即出補不必以治亂為行止所謂

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即指點一著率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其間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說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如何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念現前者即本來面目如此念念著力念念無生全體出現又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及故起將謂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既唯此一念更教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願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有治亂之分耶因對晤時難不覺漏逗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往丙辰歲一
登此山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為護法幢及聞
龍藏募疏則心折於摩詰有斷取大千之神
力也比即誅茅五乳為休老計乃峯下倚天
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然眉睫為我山門
護法矣藏公為道場拮据足無停影喜無知
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為匡廬曠
大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
法鼓否則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于十
方雲來海眾乎此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
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
冰壺玉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
薰修者及聞妙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為
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國一念不復知有身
家計真乘願力而求救苦眾生誠現宰官而
作佛事者也遠憶德音知法體多病且云心
強骨弱此在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然也
顧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薰蒸故

少乖調攝則太不知恩況外慾薄觸增益病
本唯佛一人純一以金剛心地念念薰燬故
今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不壞耳嘗聞聖道
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為天下國家此乃本
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在所養堅
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
大必心大身細而後可此在中有所守而外
以事試之則漸入佳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
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單持一咒或準
提或金剛穢迹舍之於心二六時中念念不
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薰發不待強而
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恒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
在睡夢中誰能醒眼與世外人茗碗爐香說
無生話也承諭近日閣楞伽有會心處甚喜
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唯忘言妙契方
有入處從此不疑富有深證也別諭一照即
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此常

自知不成一片過在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
不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即將一則公案作
話頭如趙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等語以此橫在胸中塞斷意根再不放行
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一念不捨久纏純
熟方即打成一片動即十年五年此是話頭
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已
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參話頭雖
會得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
暫歇一念故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
緣便被奪轉去是知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
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觀以見破見以
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有理在
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
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
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
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
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清蘊
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六喻即一觀
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于靜坐

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叅只依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真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相應則忽然墮入

一合中矣惟今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中單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入識透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真一合相也

又

東行幸見公真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山野老年棲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為難以耽著玄妙靜沉窠日久之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透過此門是為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

時行履處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決不是思量境界決不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貴步步掃除自然得到大休歇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更有請謁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勤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已見猶存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為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知也高明以為何如昔從念念

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然不被見縛則通身如火火聚矣

與鮑中素儀部

黃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倉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真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華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真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遙空讚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壑以送餘年幸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賢重刻蓮華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為祇園首唱念匡廬名勝得高賢繫節岳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堪作東林社主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喜之緣初心欣然前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遠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萬生靈一旦蕞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遠極難支恐其長

驅大可憂也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徵兵轉
 鑣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
 念此人心洵洵之時屏述傾誠誦祝之不暇
 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
 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聞山
 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
 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為快嗣有一事可虞故
 不敢輕進特此奉啟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
 竣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祕
 密一語以為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
 但在當人一念上做即看話頭一著亦是不
 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
 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之知見盡
 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
 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
 臼耳所以佛云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
 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即馬鳴
 所言一切眾生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眾

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然此
 一念即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
 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即心意識總屬一念上
 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
 想情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想者等虛
 空界然因眾生祇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紛紜
 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
 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即
 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
 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深深觀之觀來
 觀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
 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為悟非是
 別有玄妙可悟也惟今老居士做工夫提話
 頭著力處只着此一念著力深深追究忽然
 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
 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無住
 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
 最為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
 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
 放得心中空空地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

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為單刀直入
 更不容思前算後種種計較才有思算遠之
 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深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沈瘡海甘
 填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
 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
 干生死不得少此一行故踉蹌而來雖不敢
 言善財南詢且幸得以徧叅知識久嚮居士
 為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慈懃準擬
 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
 大為悵然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
 三彌感情至益今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兩
 雪連綿少晴出山尚有雲樓一行湖上無多
 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毘耶之室先此致謝不
 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即外護金湯難得
 真實荷擔之人昨幸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
 官身登正法幢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

為法門棄物承法愛之深自信夙緣真山之會勿勿未盡所懷辱聯舟遠送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前寄八行時尚未得定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有濕疾作楚冬來方覺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塔銘言言指歸向上一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為衡鑑若刻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埃明春當專持上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為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近來東南衲子中參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肯親近教乘求真正知見實為難得宰官中向三十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真真潛心本地工夫者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然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狀領過從前目中播大名者可無見矣此時不但世諦即法門中更難言之為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

出誰為匡持嘗謂匡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為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由一羣情而定眾志哉然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華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然齊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為一家視羣生為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於此故能羽翼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未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人然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為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憂法之心如出諸已故所望于居士者重且大切願乘時深畜厚養以胥天眷其於社稷蒼生引領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深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塔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為贅幸蚤刻之為望近拙述楞嚴

通議先已今致覽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較似更易入其法華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華則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即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在具宗門法眼觀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所取大今于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于護法深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于教法來源顯密授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比今但就宗門諸大老塔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為主如居士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高皇文集有關佛教及諸經序文并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五教建寺中

各有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集成一書以見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為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庚 十三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是有濕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開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時在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強半特効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華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垂念之深故敢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真實工夫不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頓成佳語真還丹點化之工非敢言必傳但存一種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觀從古捨身為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眾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在昔即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產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即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百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即其人也方今目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

論有能一定戰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實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為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即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為寔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為之事業志能為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為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蓄其具幸無以軀命付之為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違訊庚 十五幸緩前綏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素養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為如蒼鷹擊兔不留影迹方是大手作畧豈為以顏面從人而以軀命付之為得耶高明以為

何如

又

自得居士去秋出山手書云養身有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憂朝野惶惶冲聖子立鉅肩為難幸一時夔龍濟濟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願力以負荷為心障回狂瀾切不可以慷慨意氣為任又難以隨時上下為善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筍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有以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以言傳耳山野年來衰病日作竟非久處人世者此生無復再晤之時矣言之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事即法道寥寥目中所賴護法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為馮昌曆者即四先生逸書之一也惜乎早逝書尾附數行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丈夫處世以多難成其志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剛氣柔心強力健以成福壽

之晚操是則彼困橫者皆天之所以造就皆

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有餘又何有以芥

蒂乎語云人有可忘不可忘然有德于我者

不可忘有怨于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秋毫

皆前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有也此後正

宜精持道力遠無益之友省無益之費十六凡所

舉念但作未來之福為心此誠沒量大人也

何如何如

復段幻然給諫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憂國憂民及憂法門

之心且辱周慮于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

雖草木素抱懷出世願為法王之忠臣慈父

之孝子此非虛談蓋有所試至若秦佛定業

之訓生平蓋有年矣今不幸垂老眼見世亂

此乃舉遭劫數即定業安可逃哉顧逃之而

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

不以法門為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

誨深感護法盛心非特為山僧一人也然所

教者若一聞亂即推倒禪林喝散大眾遶抽

身而去此蒼皇失措似非智者所宜有山僧

不能一也若云一鉢孤遊固是高傑但山僧

年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為

養老可歸即可逃名聞秋月山場數十里果

木養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于

王府求扁于宰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

所宜耶若往則彼以我為奇貨且老特不守

此四不能也然近名為避名我到人到如靈

龜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愛我固

切且深在山僧有不能奉教者五故趨趨不

能自決耳前云曹溪亦不可隱若以地言之

誠不可隱若以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

然云不可隱者以海寇為憂然曹溪去海將

千里揚旆不至此無憂者一也然山雖不深

而地處偏安即天下大亂乃不必爭者此無

憂者二也然道場今已千年屢經更代大亂

不過唐之五年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威

六祖之靈捨營地為供贖田至今為黃巢莊

是以魔王為護法無憂者三也且祖庭禪堂

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事

色色皆我之固有往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

此無憂者四也且曹溪之兒孫皆山僧作養之弟子今彼思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不必投人此無憂者五也然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即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于世亦不必待他人此無憂者六也且

六祖道骨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相依為命若法身壞而眾生乃死此無憂者七也聞之忠者以身殉國若死于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為法王之忠臣以佛祖慧命為重若在匡山真非逸老之地即守定業亦死之無益若于曹溪以一日之暇開道來學以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于此縱遇大亂即定業難逃死且不朽政若以身殉國者死于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幸哉況遠五可憂而得七無憂抑乃取之于園有又

何憚而不為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年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差僧來請坐守于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聞之以我有違大教故敢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以流言悚聽也惟心

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決定無疑不疑則決定信矣幸甚幸甚且云但于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未決然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淨穢之想所以于惟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夢幻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盡為想心夜形諸夢故以夢喻惟心之旨請試言之然想有染淨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然參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顯想蓋以想除想乃博換法耳以眾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為淨土矣如人想淫則夢有欲事然欲事雖假在夢不無即以爲真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寶地極樂境界受用自在即爲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哉所以佛說惟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故曰想澄成國

土然娑婆穢土全是眾生染想感結純一穢惡而盡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見之是清冷之水賊鬼見之而爲火是以二乘人見娑婆是穢土深生厭患以不了即穢是淨故佛于法華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步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然經說十萬億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土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耳若言惟心即華藏亦是惟心況極樂耶請以近喻惟心之旨山野少年聽華嚴經聞五臺山萬年冰雪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目前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開市亦不見一人但在雪山中行及後到五臺儼如昔所想以此觀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然五臺尚要身到而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即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則一切世間雜

念都不現前惟有一念阿彌陀佛則精進不亂目前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華現前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然直隨佛往生當下便登極樂國如前夢境無異如此豈有十萬億國之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是真真實實地非是說道理也三十一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然變穢那而成淨土矣然生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以菩薩修行乃至七地已前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淨土皆是夢中佛事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十佛方稱大覺此乃明言具載華嚴經明明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無餘矣然念佛法門彌陀經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默然自信如人飲水自然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事妙宗疏最是分明台宗家事所云觀雖

十六言佛便周是以觀佛為總觀也即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法即是空觀即于此空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即觀佛像如觀目前歷歷分明不昧即是假觀然于正觀念時返照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寂寂當空寂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靈然即中道觀然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中又不可將昔日安排三觀措心則不妙矣請試于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為已躬下一著決志甚急此念生死事大當急時也但參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前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于中心用有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以祇知提起不知放下為要妙古人放下之語最為入道要是知說提之一字乃是放下處為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為提也馬鳴云

心體離念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以心體本來離念令人不知離念為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以轉增迷悶耳何以放下處為提起只如以阿彌陀佛為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于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即看者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觀覷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到一念兩頭斷處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快著精彩直追忽然迸裂疑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即此便是一念真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前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即老居士參究心雖切以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作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有放下一

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即真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參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即成佛亦以忍行為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聖賢未有不成立于忍而敗于不忍也老朽少年讀史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事忽于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于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生平學力及圮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博浪之椎折于一草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平以此入佛法故前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圮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大僕

別來忽忽二十年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年精神固無間然不若承顏接響之為快也去春之雲棲準擬奉教于湖上久候不至悵然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待死于匡廬深為厚幸念此末法獨老居士一人為光明幢貧道

老矣無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龍華三會耳貧道荷蒙聖恩假以萬里之行于法門無補職毫即向上一著亦不堪舉似向人所幸于教眼法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法華三經大翻文字累白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敢乞金剛正眼一為照破暗冥又為此法大助緣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深世情日遠且以楞伽究心遊泳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澄微淵原則借彼逆緣為進道之資矣所不足者苦無明眼知識相伴提撕恐于文言滯礙大段此事以教印心如蠶採華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有看教典及古德機緣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言冥合真心矣政不必以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坦途且為福壽之資天之所以成公者大矣幸自保安以副區區厚望

答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草草了事以不耐應接故即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返為山累衰朽之年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憂喜師蟲已淨繼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難求即衲子中真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法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法味日深心見發光當洞十方矣儻有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年來山居雖與世遠每聞東西多警不無驚心然在別報固有定業但衆生劫難苦不忍聞況身經塗炭者乎惟老居士心栖淨土能無悲愍耶天造大運惟我聖祖德伴三五功超百王社稷靈長當享無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思法門一旦陵替至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華嚴一宗為吾佛根本法輪清涼為此方著作之祖其疏精詳真萬世宏規但鈔文以求全之過不無太繁故使學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警視而義學亦將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

唯發明大旨至于精詳文義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法失傳其如將來法眼何不但心遊法界安于理觀即文字師亦絕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于此法門今嗟老矣掩關山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法五去繁取簡務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別其科直取發明本文似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適有以通說者之意或于疏義不續者問亦出愚意但取脉絡貫通亦不敢附贅此亦山野老年作懺悔地且爲來者申法供養耳前二年因病不能致力幸今年無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而證之敢此附聞發一歡喜耳又

機緣一語未爲起絕不若法有所住爲佳然此亦非可以盡明公之生平也但遇紫柏之事爲法門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柏爲希有以此一節乃明公之深心于法門有王蠟存齊之意觀末後踞華座而逝正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于此即明公寂光必以我爲知己也然傳志不朽須有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然之乎

答吳生白方伯

曹溪僧持法旨至拜展三復深荷尊慈所以念祖庭法道愍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幸投老匡山以境幽心寂諸妄皆息無復他念矣今仰體尊慈以祖庭法道爲心誼不容已但匡山道場遇諸宰官檀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以輕脫若安頓不受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以此趨起未能判然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富就道也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已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鍼一鎚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過緣觸發碎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而則徒勞耳若夫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聞擊竹而明心何借師友哉大都學道之人病在操志不剛次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則盧扁束手矣

答沈大潔

鄭白生來云足下有雜髮之志鄙意未敢必然不意果能勇決如此然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法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成也覽來問六則惟首二條爲急餘似可緩力疾勉答未審能決疑否所云即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法有地第恐落果白禪耳足下志願廣大且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法雲棲四十年如一日則末法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答郭千秋

承以令師塔銘見委愧昏耄疎陋不足以當盛意但在法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

又不可以荒唐謬悠之言取罪以塔銘即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以六祖之下五宗血脉為主有法師以賢首清涼天台教觀為主有神僧以佛圖澄諸禿師異行為主有高僧以遠公支公生公聲公高操為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有為功行者不與也今師清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似非所聞不敢以虛飾有累實德故單取本色匡山苦行清節生平以念佛為法門當與遠公並駕宜在高僧之列乃敢畧載其正行以取信為主殆非敢妄意貶損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八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七七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集者、編者，經無（未換卷）。
- 一 八七七頁上末行第一二字「今」，經無。
- 一 八八五頁中一九行「之語」，經無。
- 一 八八六頁中四行「法明」，經作「發明」。
- 一 八八八頁上卷末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九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陟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
訪清於那羅延^{陟九}極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
方且訂盟於堀中爾時清以荷法情深心重
然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荆榛未闢意將
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西遊開本二公從赴
清涼以卜居質疑於粵室大士即蒙印許以
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
問余來入海印出所刻囊栢大論若干卷示
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微藏心法香薰
徧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
禪始末字字真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
且曰方冊類俗諦固以流通為大方便第恐
執梵筌而致疑者煩煩解之至詳且盡夫復
何言嗟夫人情之惑又矣迷方者眾顧玆數
舉而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
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

演普門法界修多羅塵說利說熾然說斯豈
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
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
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為三藏十二
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
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
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
已身或現作身或示已事或示作事種種所
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華所出諸善知識同具
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
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
本無住遇緣即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
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斯
又豈區區華梵可分紙繆長短可較哉雖然
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暗復何怪
哉藉令始也契書華筌而梵策又以彼此為
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沙在
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
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

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真法身一切眾生自
性也悲夫人者沈酣眾苦稠林昧之久矣故
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
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
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煩耶以此而度非隨
順方便又何以令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
耶况眾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
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
機有四眾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
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取角
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
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真丹云
多思惟思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
根鈍舉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
智辯聰率多狗耳目陸沈欲泥間有靈根夙
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於功名去此取彼
卽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
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備人豈直鈍
根法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
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若

大師者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奪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眾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健如此故吾觀真諦真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顧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暗法界於毫端觀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或曰方冊滅敵將無慢法之罪耶子曰性性湛然般若圓明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即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徧周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闍提即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

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劍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西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衣鉢終止於曹溪般刺臂褻榜嚴房公筆授于制止是則南海為禪道佛法根本地也夫何千年已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寶為何物始子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法於青門一時緇白翕然歸向而法性諸弟子率為上首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事專修淨業十餘年來如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利人天適予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事予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然水固有必鑿而蒙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賴親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

若指珠之親友也若各得利濟之益要在人梯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展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濱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首楞嚴經通議序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秘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真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顛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闕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悉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似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寫之嘆余昔居五臺冰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疑礙正心以炤燭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

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為主於文則略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通議醞藉胸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專門人超逸侍子最久甘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入室請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觀之旨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

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雜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盲然也及北遊行脚凡叅耆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啟發者向以志慕參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已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觸聖怒遣戍雷陽達觀大師與子期禮曹溪乃先運予於匡廬及聞子罹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子南行過龍江師候刑子於江上告

以許經之故子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誦法華以了前願衆請講演至現實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即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子深見其非也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踴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明年冬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子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卷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會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開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

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為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為草略弟子性融乃又踞法壇者相與校最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為抄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于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法是為諸法實相昔令眾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眾生垢重信之者希沉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

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投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岳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雖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即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略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于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為流通分子少從講習卽有疑焉及住山多

年偶為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示佛境界卽以此為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為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是今非古以啟謗法之罪也居士顏廣階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聚栢謂無明十二緣生卽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觀體無二如乳之為酥酪醍醐不從外得蓋得醇為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惟在炤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為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卽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醜歟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

力豈細事哉永為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為上至佛法則從來未聞于隱南岳會叅知馮公守茲土邀于過遊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為開示般若之旨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眾將為諸人佛種之醞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為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真智為眾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為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眾苦之縛良由眾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部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為成佛之真因故此經為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真空為宗以斷疑生信為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

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為心印然信為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為第一義也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為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為顯著既而長水作判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為眾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即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制絕不容擬議擗置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眾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于是恍然了無判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即于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為破敵之

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砥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燭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為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決疑題辭

般若為諸佛母菩薩之真因眾生之佛性生靈之大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眾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訶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為非已智分以疑根未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法為已障礙此金剛般若直拔疑根為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法不立是為宗門正眼也昔

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義學執筌失指從前得意忘言者希于自幼能誦而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為性障因住曹溪偶為大眾發揮一過恍

十三

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此法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班以當法施初刻之橫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

正因將以是為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絕人之不倫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厥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

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為之傳其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灑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由是觀之

丘明之心即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詞之間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夫也巫譏其奸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為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

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既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事詞闡易之旨其所深識者遠卜筮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稱

福必本其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為天命而不知

悔之以為巫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隱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年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于法王慈父既因弘法權難幾死詔獄家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為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于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于左氏之心有當始知巫之為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原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輒援筆識之勤為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死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其始為因其卒為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

世而後見也撈殿彈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徵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撈殿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為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為巫豈不冤哉某用是深慨憫末學之無聞特聽愚見著為是編昔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為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干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凡討罪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于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于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

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照黑白其中報應景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為主或事在彼而始于此或始于彼而終于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始于晉而終于周猶冀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于幽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嘵嘵乎某曰不然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即經以明心即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于禪奚尤焉天言之為物也在悟則為障在迷則為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

書于瓊海之明昌塔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磨西來吾佛世尊特為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由是觀之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即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為己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厥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與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即粵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為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

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
 文言為究竟恭禪者繫以首修為向上痛斥
 教乘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為必當即此一論
 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明鑑視為文字而離
 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西域性相之執馬鳴
 既力破之即此方教禪之偏執圭山著禪源
 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
 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觀此豈
 真究大事者哉于蚤年即棄講義初聽諸經
 不知為何物切志恭究既性地一開回視文
 字真似推門落日於楞伽則有筆記于楞嚴
 則有懸鏡是皆即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奈
 何世之習教者聚以予為不師古恭禪者聚
 以予為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可誰何無
 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峯永明為門外漢謂一
 大藏經為指膿涕紙也且斥發明一心之說
 為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為向上機緣豈非文
 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為恭禪又不
 若親持經論為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恭禪
 動以離心意識既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

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此弊非學者
 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已見之過耳
 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行學者望
 洋吞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為一貫
 既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為直解就本文而
 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
 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塗是救末法之大關
 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既刻之於嶺南
 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唱導助緣者皆一時
 四眾法侶也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
 具精神命脉故略得難言之旨及投諸家註
 釋則多以已意為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
 熟詁註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
 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
 幽玄則莊實為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
 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即託之筆
 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
 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

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
 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
 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為教故宗於仁義
 老宗軒黃道重無為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
 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排薄殊非大言以超
 俗之論則駭俗故為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
 禮則嘆為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
 無用為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
 諸掌由以無為為宗極性命為真修即達世
 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塗雲泥
 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天下國家信
 非誣矣或曰予之禪貴忘言乃哢哢於世諦
 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雅鳴鶴噪咸自天機
 蟻聚蠹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
 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
 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
 世浮遊尤當以此為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
 南重刻于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于吳
 門以尚之者眾故施不厭普矣

紫栢老人全集序

大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陸九況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昔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爲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茲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兼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囀雪吞種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

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椎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陸九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于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二氏法緣最深于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壁及遊匡廬主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法語留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王君仲養結集爲一部于久沈瘴海爲師了末後因緣過金沙之東禪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睹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于毫端如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屣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聲音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剝離直欲剝絕命根卽此可當金鏡

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故音覺範禪宗沙悟超絕語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子題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于言外則思過半矣

雲棲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成稱曰文獨佛語不然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之異耳蓋佛所說以實相印定諸法凡所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夫執水而求火也豈持佛經卽從上諸祖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況本于文而超于情者乎予讀雲棲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年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徧參諸方有所發明遂挂瓢笠匿迹雲棲以恬養知非有意于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陸九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屢滿次則林立久則雲屯霧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居者平常故于應機接物無門庭絕城府無崖異如鑑照物妍媸順應故無滅否無指適一

任其本懷故來者如蠱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年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佛持鉢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嘆希有世尊子忽然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年無人知為何事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即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然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醜泊耳然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眾即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于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俞直捷而盡理如註月照百川清濁並映使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是而為佛祖之亞者予于雲棲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為老師宿儒子嘗謂師為法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照後

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昔唐宋諸賢宰官棲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揚張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扣關擊節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莫春子玄馮延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惟叮嚀法門克荷大事其於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砭膏肯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寶之當為慧命非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棲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為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從淺至深始于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設皆是遮護名為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法今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深淺故教分頓漸

至末後拈華直指離言之道達磨西來單傳此道名為禪宗頓門然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于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註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尚虛玄以禪為高薄淨土而不為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己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又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事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于今日也雲棲大師蚤悟唯心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彌陀疏鈔發明殆盡至于尋常開示言句提惟心以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為入室弟子所錄此語

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扶末法瞽眼之金篦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予三復三嘆僭為代一轉語于編首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十一

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八八九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慈山大師夢遊集卷十」。
- 一 八八九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微」，徑作「微」。
- 一 八九〇頁下一五行「何似」，徑作「何俟」。
- 一 八九一頁下一八行「嘉會」，徑作「嘉惠」。
- 一 八九三頁下三行「通炯」，徑作「通炯」。
- 一 八九五頁下五行「慈父」，徑作「慈父也」。
- 一 八九七頁中八行「拱壁」，徑作「拱壁」。
- 一 八九八頁上一六行第九字「使」，徑無。
- 一 八九九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 附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為禪教二門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為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為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為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眾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惟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末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樹華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

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為苦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即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為寶樹變火鑊為蓮池故此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惟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眦白黑矣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真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為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為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

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為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薰所發根雖惡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於上上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然此萬萬無一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為中下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拍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教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也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龍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為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於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事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此為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為實證也是書之利真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哉

刻瑜伽佛事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眾生非眾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然教有顯密顯則直指眾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死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為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眾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真言本自灌頂部中其所以拔幽冥拯沈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面然鬼王遂欲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濟河沙皆出自西域神僧而流於震旦傳為故事從不空三藏而宣密言漸至於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蟒身求度帝請誌和尚集諸大德沙門纂為水陸儀文則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為瑜伽佛事其來久矣至我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禪講以餓口施食津濟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為僧今南都之天界為

禪報恩為講能仁為瑜伽遵國制也此後流俗漸弊為非破律儀視為嬉戲然深夫如來度生之本懷即其疏意達孝子慈親之情悃而秘密真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為淨土一語而化饕湯為蓮池法音及而罪即滅鐘聲至而苦遂停豈細事哉失其肯不惟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僧某以瑜伽發足嗣承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紊使有所禱者各摠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展悲心披誠款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謝世門人某善繼公志欲刊行以廣其傳使為佛事者無紕繆黷神之愆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孝子慈親各盡心以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為序而傳之子以為凡有益於利生者皆為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眾生日用現行

無明煩惱即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眾生時時成道眾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斯則眾生與佛不隔一毫但以無明深厚不自覺知逐妄迷真起惑造業長輪生死而不能返誠可哀哉我世尊捨自法樂現身三界

與民同患而度脫之四十九年所說諸法具有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為眾生出苦之具耳菩薩修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以為要妙至若了心之行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參禪漸則不出止觀即此二行若上根利智業輕感薄者自可直入中下之士積劫生死業重罪深即有忘出苦而為感業之所障者必積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為修行出苦第一法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為發軔者也即如華嚴圓頓法門普賢為法界導師而所修十願必首以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為顯密圓宗而必先以建立壇場禮十方佛勤求懺悔懺至罪滅慧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

入道法華為實相大乘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為止觀而必精嚴懺法以踐真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法界圓融而時禮法華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門最為末法入道之第一行也嘗聞釋迦本師因闍五十

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展轉開示得三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所以謂三千諸佛是也其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愧未盡探其始末因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梁朝一懺自昔流傳

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嘗謂末法眾生罪深業重如世人犯法投託王家亦可獲免地獄眾生以苦逼一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現前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要無越懺悔一門矣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敘披露之情惻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冒臆之論觀其利濟之心良亦勤矣間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為恆

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恆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法本是心則何法而非妙行耶幸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導法味既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鏡交光互相攝入實

借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罪又奚止赫日消霜露哉十日並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罪垢頓滅不待求證而必信無疑矣觀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真信禮佛滅罪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之以為真修者勸

楞嚴接光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眾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緣而拔三界生死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執以明中然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為極則故以楞嚴大定為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一大事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散在五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

趣若夫廓法界一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真頓証一心之懸鑑也以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之因果而敷陳於六萬餘言之內以無量行海攝歸三觀妙門以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於首楞嚴一定可謂至簡至要最深最奧之法門也此經自入震旦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尅文言而昧其通途或尚理觀而略其文言要之無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望洋沉居有漏乎故探教者如飲海魚龍蠃蚶亦各盡已量豈能盡海水耶然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于逸老匡山閉關枯坐四一授公以所著楞嚴接光錄見示且欲予一言以弁愧予老矣目已憤憤智之藻鑑思不關微安能發其幽與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提首尾指點血脉批導文字如遊刃焉以公廓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不拘拘矩矱若以楔出楔亦從前所無愚謂有便上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醫膜也是

在觀者別具超方之眼獨得於文字之外由
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
德又可思議耶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乃云未說一字未後拈
華迦葉破顏微笑於是有教外別傳之旨西
天四七祖相傳是為心印達磨東來直指
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曹溪衣鉢乃止以其
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以悟本來無
一物遂為的骨子開法於曹溪以無說而說
門人吠聲逐塊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雖般
若一心心外無法則口說者如天鼓音空谷
響耳豈實法哉余蒙恩於嶺外幸作六祖奴
郎聊為料理廢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
改竄不一蓋以後世聰明君子將謂老盧本
賣柴漢目不識丁怪其所說無文彩故妄易
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沉闡無言之
道假舌相以宣鳴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
又何文之有子偶得古本乃為勒訂其所記
參差者復為整齊分為十品以雅稱經名也

刻於山中道大將軍張君樂齊先開府於粵
間訪予於山中嘗以此經贈之別十年公歸
林下予過錢塘公一見歡若更生談及此經
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法乃序之以見公為
禪將軍共有以發見聞之勇猛於此事者勸

刻法寶壇經序

東海遺稿

九

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未後拈華且道未談一
字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
目為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
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
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嘗不熾然常
說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
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磨九年說法又何
有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
則說與不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
出於曹溪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
皆知經為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外
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
悲哉人者覷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
事無事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

說耶是則此刻空中鳥迹耳

因明入正理論彙言序

原夫一切法界統惟一真了然而無諸相也
由迷之而成色心執之而為我法依佗妄起
種種徧計有無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
我世尊特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以直示之
是為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自金輪掩耀
玉毫收彩不百年間依然邪見叅天性相割
揅爰有應真大士龍樹陳那諸師蹶起板轍
立論摧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以大破之既
而商羯羅主撮略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
因明入正理論嚴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
互一性圓成務使離過絕非因是以明正宗
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神符也得
之可以開幽扃佩之可以禦大敵諸法空座
非此不足以據之慨夫東西異路南北殊涂
且文略義深即匠石斲額嗟乎斯人望洋之
歎久矣吾法兄雪浪恩公按轡先登繡牒愚
公從而步武萬曆庚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
感夢金人名七銀人勝十告以遇田分介身

有官而註焉覺即採取金勝二論深窮力究
既而果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失心
遂倚雙林而構思斯兩月而述成宛與夢符
詔曰瘵言蓋識夢也應徵夫那蘭紀歲睹史
質疑由是觀之愚公豈無謂哉余來自海上
公脫稿示予予雖不敏不能洞見立微彈華
摘實至謂異品無其所立遮實自相相違改
品以釋是非番我以明集聚斯皆出過深潛
良是寤其幽寐然因正因不待全提綠了思
已過半語固有之因修者易草莽者難且夫
託鷄鳴而過關假弄丸而破敵者談何容易
觀者若因是以明宗由指而見月直欲睹纖
塵而知大地闢一隙以見太虛則於法界之
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即隱几據梧將仰天而
嘆豈可以呻吟沈酣者較哉

二十五圓通圖序 為王憲長弘量顯

毘盧遮那以法界為身則根根塵塵皆備法
界於身舉一毛孔徧則毛孔皆徧在境則拈
一微塵徧則塵塵皆徧於心則念包十世古
今劫念同時則念念皆徧如是則無一法而

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限量可局乎
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能入
哉是以楞嚴會上世尊特借二十五大士普
為諸人傍通一綫大似含元殿裏指長安蓋
曲為鈍根拈弄耳雖是門門有路處處皆通
正眼看來未免醫目生華居士一齊折合卷
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同放
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弘臺居士
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不
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場敗闕仔細簡點將來
畢竟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毘盧遮那法界為身以華藏莊嚴而為報境
由往昔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為藏者以此
心在眾生名為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
依果名華藏世界蓋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
王家寶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以菩薩修
行名無盡藏以即心妙行而為功德法財充
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華嚴所宗法界心
體而以妙行為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為佛然

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
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
蘊積一心即回向三處謂眾生菩提及以實
際積行以成藏行散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
如積回向如散所謂積而能散由散以成德

譬夫聖人損有餘以奉天下盛治之事也故
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以吾佛世尊
以盡法界之法藏濟稱自性之眾生資以莊
嚴惟心之果報觀夫華藏莊嚴之妙事豈向
心外求之哉第以眾生狹陋自私不能擴自
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巖華精舍門人觀
術遠來相訊見子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
歎曰大哉妙行普昭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
昏也請序之刻以別行予喜作法施願見聞
隨喜者即此以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
持之則華藏莊嚴步步可登而佛果菩提念
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化為無盡功
德藏矣詎不成一大事因緣哉

重興青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法託之像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刹而

三寶現前指道場而慧燈發燄蓋由道假人
弘事因理顯是以諸祖法炬之不可泯者若
人身之血脉不可一息間也任道君子可不
為之留心哉惟禪宗鼻祖西來直指最上一
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於曹溪而青原
南岳為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於江西湖南
其下五燈分燄皆以二老為燧人此道昭昭
如中天日月千百年來闡然而愈章者是知
茲山為人心世道所關最重予少年曾禮七
祖見其僧非拔俗寺委荒榛惟諸賢祠宇尊
祀其中時則慨然歎曰諸天奉佛諸賢事天
然各尊其道理或宜然恐神有所未安也非
徇而去聞嘗與紫柏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
源頭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以為然師先候
子於匡山及乙未子年五十以弘法致謹放
於嶺外因得重濬曹溪之原以為禪道重興
之兆辛苦八年而祖庭始開功雖未圓中興
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尹氏發
心重整青原持鄒給諫公書為先談且云子
尹為七祖忠臣子聞之躍然乃先囑其安神

祠為第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寢越癸丑遂
之南岳踐金簡曾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
也丙辰子弔紫柏有吳越之行至雙徑見禪
道大振參究者眾子歎曰此曹溪一派重行
也丁巳夏歸匡山作休老計見東林蓮社重
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諫
公書亦至云大修青原冀得一指點蓋子尹
夙心述予之本願其祠已妥而首為檀度願
成主佛者則劉晉卿張壽長郭陵鳥也子乃
浩然歎曰六祖有言葉落歸根禪道自曹溪
一脉始於青原而傳燈諸祖至中峰之後漸
微我國初不多見矣子自濬曹溪不數年而
此道復振於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
匡山石門適青原大興千年之後復見今日
豈非應葉落歸根之識哉惟昔感時莫感於
西江馬祖今也重振再見於青原^古是知道運
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將來八十一人
同出馬駒之下者是有望於今日斯役也檀
度之功任之者眾不俟子言故特述禪道隆
替之由以告諸同志不在莊嚴佛土而在光

輝佛燈以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為
之化也又豈可以尋常建一刹一宇為佛
事者同日而語耶萬曆四十五年仲夏十日
續華岳寺法派序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以心印心妙悟者為的
骨兒孫原無名字及六傳曹溪下從南岳青
原道分兩派以各從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
各立門庭則稱某宗某宗者但以建立宗旨
令知歸趣亦非以假名為道脉也自後禪林
日表師資口耳天下叢林但於開山之祖原
系某宗下各尊為鼻祖以五家獨臨濟道徧
天下故海內梵刹多推之特世諦流布其來
尚矣衡州華藥寺本從臨濟出以重開山僧
紹秀為始祖立二十字曰紹宗希普通正克
嗣通玄圓明真性海法行復崇原今已盡矣
適子來寓靈湖且將東遊時寺住持等領大
眾焚香禮請立其派子無復異即以原字為
始起續四十字偈曰原自曹溪濬燈從南岳
傳廣開清淨理妙悟祖禪頓了惟心有歸
依實智詮西來微密意福慧永無邊是足以

嗣宗風乎特以假名說實相今不昧其本原耳後之子孫其尊奉毋忽

南岳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思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於是智者乃著止觀妙門西域梵師曰此與西域首楞嚴經大旨相同大師聞之日夜西望禮捧一十九年願見此經今南岳天台寺即智者大師捧經處也千有餘年捧臺現存曾儀部金間欲石刻楞嚴經於臺上以滿智者之望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子與曾公為法門知己久期終老南岳癸丑冬月長公扶搖攜乃翁書迎予往湖東予應命至則見諸祖道影八十八軸乃達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知忍資請丁南羽高士名筆也有三堂其二置五臺峨嵋此一專為南岳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間曾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君屬其請歸南岳向以山中無可置之故存湖東予於是展禮道容入諸祖大室也比即發心願建影堂以奉之乃為募疏

太僕蔡公槐亭身為行先願竟未果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年辛卯弟子如繹書來云已復天台欲重興之適會長公道先人遺命以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予前統併付之于聞而喜曰此于末後未了願也嗟乎

佛十

十六

法緣與時互相為顯晦亦運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法統乎一心故有性相二宗本乎一致佛滅未幾而性相角立分河飲水從來舊矣無論西域即此土教由天台說三觀以明一心禪自拈華二十八傳達磨東來為鼻祖五宗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今也諸祖道影畢集於斯即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子居湖東欲奉諸祖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以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三觀一心之旨以暢智者未見之懷如繹今得居其地復奉諸祖於其中不但了余未了之緣抑滿智者未盡之心也幸何如哉繹也果能竭力忘身從事於此子即老矣尚能坐捧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千喙點首萬象低眉虛

空結舌異轍盡降智者大師定側耳於常寂光中習氣猛發亦當起舞於蓮華藏海與諸祖一時警欬彈指也其募疏已有前作故但述道影之因緣併繹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以為開導前芽也是為序

焦山法系序

佛十

七

傳燈所載諸祖法系惟以心印相傳元不以假名為實法也嗟乎禪道下衰真原漸昧自達磨西來六傳曹溪一法不立及五宗分派蓋以門庭施設不同而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明國初尚存典刑此後宗門法系蔑如也以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內列刹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以字派為嫡而未聞以心印心由此觀法則大可悲矣舉世皆然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姓如眾流入海今推原五宗真傳則法眼早入高麗為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曹洞則少林獨擅方今天下僧寺法系多稱臨濟一派盛行至若正枝旁出皆莫可考蓋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

橫出迷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山以法系宇派為請且云茲山十菴原自始祖覺初祖心禪師本臨濟旁出為實菩薩者近代兒孫皆迷其源禪人憂之乃考十菴先後之次緝為譜系正名分以垂後裔然雖假名是亦因名立教儻亦賴此以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至於蔑倫犯義者尤足以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六傳已盡故為續其三十二字以從俗諦若指此為宗則臨濟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卻矣

鼎湖山詩後序

鼎湖山白雲寺其來久矣昔曹溪法道盛時出其門者皆洞明心印人天師表志常禪師乃與青原南岳諸老同侍巾幗者二老道化一方常師遂隨此山以終焉梵幢猶存靈骨藏之於此信其為法門巢許也余少能讀書時則知有蒼梧之野鼎湖乘龍之故事將為好事者寓言高舉以為美談及丙申春蒙恩遣雷陽又二年戊戌冠中說法於五羊之青

門戈戟場中時門人寶實宇本淨者充第一座會罷作禮云且將隱於鼎湖余驚喜不已扣其遺迹則云久廢藩伯王公昔為郡瑞州時命父老重葺今又圯矣余因力贊貴公以居之且囑其死心定志以盡生平若果余當休老焉貴公以余言遂忘形事心以常公為任苦心勞力不堪其憂者又三年庚子余入山禮常公塋乃為貴公作經始計定其規模務在安神靈以藏修足矣不期年而三寶重成佛像莊嚴煥然光奕余喜而嘉之癸卯秋日之曹溪且訂明年鼎湖結夏之盟甲辰季春出山謁制府即將有雷陽之行以病作不能就道遂維舟江許且冀避暑山中俟徂秋而往不日乃奉按臺檄不敢少留悵望雲山眉睫間不能一至豈非緣哉以一至而不可得以此觀夫常住茲山者清涼之福豈啻人天倍萬劫耶余病小可即以登塗貴公時時相慰舟中余且愧見笑於山靈而不忍別遂賦詩五章託公以謝且問訊於常公異日者儻天假之緣吾當為公暨寮堵波於荒榛草

莽中也

徑山志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託迹於名山勝地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為野史而佛刹之志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奇勝自國一開山昔稱法岷以其山自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岳而南幹自衡湘迤邐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刹始初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僧徒寂寥萬曆己丑間逢觀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初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僧徒往請者輒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寂照殿宇亦因是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啟古化城為藏板地當道藩臬諸公深心恢復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鏗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塋於鵬搏峰下與大

慧同條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為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乃法界之圖籍也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鐘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於戲因修者易勦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班後世將何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以便考覽而特為之序

菩提菴妙明堂序

余坐菩提菴新構丈室主人請堂名余題之曰妙明大眾請開示老人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也以滿慈闡前根身器界一一清淨本然因起疑曰既是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法邪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到此實難措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關以詰之然上句不屬迷悟天然妙性本

自靈者故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修成者故云本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耳以此二路詰之者佛意將借迷悟關頭以開發之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為得將謂性覺本自靈妙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覺耳意在有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有所明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法從此而生矣以一切眾生生死生法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強起一念要明其覺然有明有覺能所宛然故向下發明能所之妄法歷歷分明則深窮法性之原也茲菴名菩提菴語菩提此云覺以人人皆知修成之佛不知本有之佛老人意在真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修萬行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証菩提是在先悟妙明為初心耳故以名堂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清凉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住其中即雜華所載東北菩薩住處也自漢開山以來

震旦皈依為人間淨土歲往復者百千萬計至則蹈冰躡雪無厭其勞非真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名華異草間錯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鮮信非塵寰有也高人勝士棲真養道者徧滿山谷列刹星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松響泉聲廣長古相畫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真淨土乎山中在在叢林向無以社名社自昔門樓賢始近有觀來石鏡亭山主結金蓮社益由宰官李公所勸公諱茂春河南杞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叱之二僧即去惟一不行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是夜即生公公生而善號母時呼曰爾僧性也至七歲猶常號不樂母每以僧呼之即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以後登癸未進士官至厲平兵憲因遊樓煩忽自憶往事乃曰遠公生於此而結蓮社於匡山我何忘其故鄉耶遂願結金蓮社於五臺先闢妙峰大師遂往皈依建靜室於靈鷲以寄焉既而欲自為念佛社因五臺僧幻住談臺山勝處言觀來石主人鏡亭有

苦行公遂歸心即捐貲屬修蓮社效匡山故事修念佛三昧余有雙徑之行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敘其事余喟然嘆曰寥寥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眾矣能知歸宿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揚帆截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遠公躬匡山蓮社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稱十八高賢現生西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法東來第一勝事乎公興於百世之下抖擻濁惡揭厲樂邦非具宿世根力現宰官身何以有此余知斯社之興將與一萬眷屬同駕慈航揚旆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以百什計哉是在長年捩舵不惜餘力耳

重修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華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於虛空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法教化眾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充滿亦如網珠交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眾生於一切佛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眾生及造十惡五逆三界六道

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眾生心行不可思議今於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歲暮寺僧祖定訪于京之慈氏樓閣偶談寺之因緣則曰其殿廣博猶如空虛莊嚴密緻斗拱橫簷鱗踊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蓋始初於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年矣而各道之上梁拱之間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思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爲龍頭角須眉爪牙飛動宛若生龍左右升降嘗遊戲池中寺僧見而叱之其龍歸殿而左右錯盤又名之曰錯盤龍殿此其不可思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有奇向爲粉地昔趙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悅之兩壁畫瀟湘烟雨兩圖二幅夫人管氏畫竹一幅前此數百年豈無丹青妙筆而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舉耶此不可思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以銅錢累砌成此固成者之心不可思議矣明嘉靖間有人毀其佛者剔筋折骨碎錢網肉劈羅漢燒煮而食之其人竟感以錢篋

搔癢偏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然世人畏神而敬佛雖顛人醉酒尚悚然知飯而若人者乃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也悽然草草寥落如空太宰五臺陸公過而慨焉即與郡宰官敬菴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輩發願修復命比丘祖定爲倡導建立之初思求所以勸業爲根據者是夜大風折古桑一株且而發之根柢得古負重斷碑披而讀之乃唐中和間居士吳言捨宅爲寺其基廣九十三畝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清禪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以年爲號者非此莫知其原斯則木石無情乃應緣而成事此情與無情感應道交如水澄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由是觀之其佛土成住壞空業已不可思議即其人而知施者作者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壞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旦炳然齊顯於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像纖毫不昧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始也成者之心固不知有壞者之心而昔壞者之心又安知有今日成者之心

斯則成者壞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即境觀心正所謂交光相羅如寶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去未來一際平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今比丘定者苦心窮慮欲建空中之樓閣嚴象外之法身演無字之真經作難思之佛事譬若晴空望彼纖雲豈不瞪目成勞吾意空華亂起必瀰滿太清滴水為巖必橫流大地是將見妙莊嚴剎建於一毫清淨法身顯於一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眾人等各各心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一齊同入蓮華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海印沙門闡此因緣歎未曾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法空無相畢竟無起滅但以因緣故成壞各不同佛身如虛空智光如滿月其空徧一切月光與空等不擇淨與穢是水皆現影豈

待清淨池而後方照矚一切衆生心與佛智無二善惡隨因緣業行固不同一切佛境界生於衆生心譬如空中華依空而出現初成即有壞本自空中生如何今日空不能成勝事天堂及地獄貴賤衆果報苦樂諸受用無不從心造自作自受用莊嚴自法身直從有中即登常住果善哉諸佛子決定信自心各捨所愛珍莊嚴佛自土世間皆是苦無常復無我生無一物來死無一文去來去本是空如若貪着過此大因緣而不發勇猛一破慳愛根頓成無上覺凡是有緣人俱登菩提道

禁三潭護生隄引

佛說孝名為戒謂孝順父母孝順三寶孝順至道三法孝順一切衆生然則奉佛戒者不能推及衆生自昔隋天台智者大師唐惟宣律師宋永明大師至我明獨雲樓大師而已其放生池除城中上方北園其外則自贖萬工池而弟子居士康德園同大壑法師濬西湖三潭其廣大之心足以度恆沙衆生矣于

至湖心寺知舊有三塔久廢今欲重建與所度之生作光明幢昨偶有聚沙之夢已有成議矣又觀三潭之隄甚單薄不能與所放之生作金湯外護恐春水一漲則已度之生尋夏稟流苦海矣斯則不惟虛其前功抑終不能收其後效大可憂也又且聚沙不可以且夕計正在躊躇偶至長明寺會湯養惺居士乃雲樓之內親也言及無子將求度脫于敬善而策之曰昔佛無子以視三界衆生如一子至今人人皆稱為慈父居士何以念子之心念一切衆生則將來慈父之稱充滿十方世界矣為今當念已度之生在三潭者能禁保障以防護之使其中衆生如極樂國則彼現前皆稱慈父矣又何俟於將來乎願居士一唱而願為慈父者衆矣是則天宮淨土又何捨目前而別求乎諸有智者一聞萬感不俟言之畢矣老人大有所望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〇〇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〇四頁上一五行「較哉」，至此，徑卷十終，卷十一始，並有單行「序」字。
- 一 九〇四頁上一六行小字末字「顯」，徑作「題」。
- 一 九〇六頁上一〇行「金間」，徑作「金簡」。
- 一 九一〇頁中一一行至一二行「俱登菩提道」，徑無。
- 一 九一〇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一 孟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住持平陽淨

土禪院序

國中作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年以四方饑饉東西

五

多故司農告匱命大開恩例令草野之民凡

有懷才抱藝願效一割之用者聽循劑輸粟

各授職有差無論方之內外即二氏之徒亦

預焉無盡上人晉平陽楊氏子蚤歲祝髮於

郡之淨土院每志向上乃擔登百城徧叅知

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迹終南接納五頂

結法社五十三人窮教海一十二部究徹一

心備歷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

四眾人等願請說法乃各捐金遵明例輸授

僧錄覺義為淨土院住持上賴國家名器為

護法地將以廣布津梁大開覺路都城名藍

知識若淨蒼潔上人輩咸為一方法道質乞

不慧為文以贈之曰聞大雄氏之御世也迹

現迦維道被三界其設教也主清淨出世以

廣大圓融無不含攝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

方而利物機感交映如水澄月現不涉思惟若觀音之普門善財之徧禮由是觀之其出世之法果離世哉故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者

妙在圓悟一心頓融萬法即世諦而證真如因眾行而躋極果固不以端居無為沈酣寂

滅者為得爰自法派東流由漢迄今二千餘

載無論象教遐敷即依法修持權實並運而

彰明其道者又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

其教重其人其制不一惟我聖祖神宗躬業

垂統其法度品詳該羅纖悉其徒繁行乃立

官以綱領之兩京設僧錄以統諸郡邑郡邑

各設僧綱正會以領諸寺其品有差選道行

俱優者次第授職各有攸司所以然者蓋藉

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即世諦而證真諦尸

其任者大都以弘法利生為能事即古以道

扇一方者為之始非以名位為榮也今無盡

上人抗志塵表迹超方外其所以發明向上

第一義諦者固在所秘即其四眾歸望之誠

如器中鐘聲出於外豈無實而然哉是必百

過人之行詎可以執假名而昧實相者比耶

經云若以音聲色相求法者非見法也余故曰今此四眾若以聲色求菩提有負上上人

人若執假名而說法有負四眾聞之負師者墮負眾者慢有一於此又何以明佛日報朝

廷護法之思乎上人行矣儻道經金色世界

其以毘耶病叟之言質諸曼室將以普告大

眾願各各即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

彼岸也時諸比丘聞此語已作禮而去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有年始因叅老人發無上菩提之

心比與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華社於

菩提樹借庇蔭日就清涼之樂每月半旬請

老人坐樹下據菩提座揮塵為眾說修習趣

進無上菩提之法行自春徂夏已四越月矣

上人作禮言將往八桂訪故人於青山白雲

之間且因行脚隨方過緣而度欲令聞者見

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為出世津梁之初步

也老人歡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

菩薩凡有所作常為一事者謂以此菩提心

教化眾生故為一大事也即出生入死因此

緣此除此一事更無餘事雖身經險道備歷三塗但有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即嬰眾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事皆實以世出世間無有一法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事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耳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眾生本有之佛性靈知寂照故曰真覺了然自悟故名獨覺朗然大徹照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故云不覺不覺則爲凡民凡民即眾生也以眾生各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有而不自知可不哀與不知即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弓懷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牛死甘墮苦海可不哀與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所以出現世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即先覺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於物不迷覺他者則於物不棄不迷則會物歸己不棄則捨己從人由歸己則不見有物從人則不見有己不有物則萬物皆妙不有己則一己非真知己非真則己即物知物皆妙則物即真即物即真則

物非物而已非已矣物我皆非去來無相萬緣冥寂一道虛閒此大覺氏之心宗諸菩薩之妙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以寂滅行現諸威儀隨事利他而爲菩提妙行者也否則驅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長苦趣而非所以成就菩提教化來生之事業也上人行矣邈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真境猿猴嘯啖滿耳皆真經獐狴狸所遇皆真佛水流風動皆廣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是而覺則處處菩提場步步極樂園念念皆真修事事皆真行又何計其世出世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言乎儻有所疑路經湘山請以質之無量壽佛

壽僧綱一山敬上人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年已亥秋七月望乃法性寺住山僧綱一山敬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士及諸比丘四眾人等各持香華而作供養以祝上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孟蘭法會飯十方僧效目連故事以

此爲報親恩贖罔極也余特爲衆講楞伽新經罷正以此爲佛事聞上人發如是心歡喜贊嘆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壽不出我人衆生所謂壽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住然佛所取者慧命所住者法臘故古之高僧曰世壽又曰法臘蓋不拘歲年而以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由以臘不以年故有年高而臘少者有童年而耆壽者凡重臘是以戒爲本也以戒爲本即佛之慧命所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數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品即頓獲之豈不以自性清淨而爲佛達自性清淨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以是故耳惟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華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達磨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末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即建初戒壇於其地達磨來必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攜菩提樹來栽於壇側且曰百六十年有肉身大士於此樹下出家演最

上乘及六祖果發迹於斯若合符節迄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以此寺爲初地即達磨之道法不泯六祖之真身猶存豈非以戒根堅固慧命延長由古及今以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豈小緣哉余初入粵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呼而不應者今予居此不三年而諸僧濟濟一時翕然無論老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昔無而今適有耶蓋佛性人人本具但無知識開導耳開導之功又在主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特雨降油然榮茂而不自知其然矣今上人年六十一一旦發如是心作如是行以佛事而報親恩以淨戒而爲壽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後之弟子苟觀上人心效上人行從少至老由子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原原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然如昔之盛時則此法中興之機又在今日上人功德無量即上人之慧命無窮矣又豈以區區世壽爲匹哉乃命弟子通岸居士歐起鴻輩

各持香華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蘊素穩禪人還金山序

余少負遠遊之志以病未能陸慶已已買舟過金山余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掌空孤標獨立真若丈夫挺然頂天立地氣象山主同公吳公款余居二載諸弟子從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於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真若履玻璃而臨懸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年恍忽思之端若夢事深沈瘴海十有二年飲蠻煙而食毒霧馳火宅而坐炎蒸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涼時特以此片石長流枕漱於蘆蘆壁壁之間爲消塵解煩之利劑也惜乎遠隔萬里親舊凋疎音問寥濶嘗念妙高峰頂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以當年風味否然亦無從問訊也丁未春莫子蒙恩在宥走端州謁制府奉檄雷陽已了前件歸五羊謁臬司以聽從事維舟珠江之游適有上人從豫章持大恭丁公書來謁開函亟讀知爲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予感舊興懷誠所謂喜心倒劇嗚咽霑

巾者也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謫回首人間居然夢幻耳余事竣還山穩公相隨曹溪今且言歸余因叙往事紀別後之懷以謝諸故人且託問訊於山靈海若余將返權楊子江頭重訪三山故事幸爲驅風伯以清江流掃浮雲而放明月延我於妙高臺上坐楞伽室以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了蘇公與張方平未了公案穩公持此其無乾沒於飯羅瓦鉢間也儻有問者爲我報道今已須髮皓然無復似當年粥飯氣矣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粵志在疆場經涉山海擣平寇盜無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復淵如陵凡諸島首情形備殫東倭發難談者望重滇若登九天視其缺如入火聚兩粵節制司馬公日與群僚計畫咸束手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具得底裏東事遂以平還報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以自鳴惟步趨行伍無復敢言天下事矣然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以振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事者

莫不力言將軍恨不以將軍坐隗上事
既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有言將軍者則亦
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以名生忌以能

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稱將軍將軍
者則又皆以繩墨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

嗚呼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事哉南夷犯

順諸肉食者色皆墨將軍時在困園中子思

有以任疆場之肩負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

力請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前鋒將軍犯重

濤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揚大將軍

知將軍故不蔽其能而斬馘得擄之功最於

行間將軍竟以忘身一刖心腹俱竭事竣一

病而死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

軍至是亦深知其不偶也乃負妻戴子而歸

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余非以

意氣許可將軍者蓋蟻壤怒臂以當車轍孰

不知其力不足哉然而一怒以當之非在力

也余以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以牝

牡驪黃以盡其質哉余以是感慨世之皮相

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以稱將軍也行

過曹溪將別余適遇於江上留連信宿乃爲
詩以言別非以將軍能高舉也辭不及意笑
不在言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希顏字如愚秦和人三世孤貧篤孝若

心堪輿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

谷響以其言有徵而事不爽故聽若駁音奇

驗非一已卯秋杪因韶太守任使君入曹溪

曹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其山初開於梁

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西天寶林無異不世

道場也余以凋弊竊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

陰陽不經故也以其左來而右去故始大而

終小即此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

言形家非直形也及出悟一諸篇蓋見周子

之得於自性之真特藉形以發其粵耳嘗讀

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且眼不

能著纖塵而曰容山河法身不可以色相而

曰包世界緣是觀之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

理之微誠不可言傳而在妙悟故周子之論

山川必本諸真氣真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

必有周身之血脉脉之融會而爲穴故凡人
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以啟死生人之
死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以化凶吉固其理

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一形

也陰陽一氣也死生一致也以一氣而視大

地則目無全牛以一穴而視死生則脉無遺

髮若從一葉以視陽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

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非在形也在使其形

者也原夫四大各徧五行互融皆本於性情

由性味而爲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

形於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而

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理之至

也內外五行原出於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

人之生也動而有知得天地之中者則於一

身爲聰明利達故其死也靜而有靈得山川

之和者則於子孫致福壽康寧天人合德其

理至微所云葬乘生氣者其是之謂乎子以

是知世惑於堪輿而妄爲禍福之論者皆不

識一之故也周子之悟一非特爲形家言而

其術亦非爲求形者說蓋本諸身而求乎性

也故其名曰悟一言哉是則有形之論前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祕後無周子不能知陰陽之實余謂其書可傳故三復深飫而致意焉特序以發之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瓌璋肩橫一杖足徧諸方隨身佛事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其無量億眾矣雲行鳥飛飄然度嶺來遊於粵余睹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燁若明星聲音如鐘聽其議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為現身說法察其根性應以何法而得度脫即其所應而度脫之於儒則揭盡性之旨於老則故玄妙之樞於釋則無非佛事乃至邪魔外道鐵腹水滌靡不迎刃摧鋒望旌息鼓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如養由之射師文之琴拈矢應弦理徹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眾矣且其胸次豁然而無滯礙其來不將其去不留如古所稱得無礙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於滢漾之墟逍遙於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

外物之在此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癡老人方將曳杖而遊於寥廓余遽然驚覺追之水濱乃歌以送之歌曰雲之旌兮前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吹衣樹影渺兮含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思兮神征望不及兮天際重歸來兮夢驚

壽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生於前丁亥歲今歷四百八十甲子矣七月二十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子獨稱公為最上耆年感公德教素孚於眾心各各歡喜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一時作禮請子作具壽因緣以壽公余欣然為眾而作是言曰夫壽者相出於我人眾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無量壽是又以獨稱何耶蓋童壽者謂童年而有耆德也是以德不以年曰無量壽者是以心不以形也以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為老後天地而不為終超四時而不遷括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真人悟此心者萬古不磨千秋若是在是以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而

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然法身常住斯豈以形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是故吾徒為佛祖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以世數為久近也歷觀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故以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以證不生不滅之果斯實由生以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法性常生無生則真常寂滅斯則寂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即生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真傳一心之要旨也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於曹溪而長於法門老於佛事由先以己身為眾身故今得以眾壽為己壽且茲山之眾千人人各有心心各具壽誠以眾壽壽公則復以公壽壽眾如是展轉以歷無窮如以一燈傳千燈燈燈相續而無窮無盡此則眾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以是而知八十之年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眾心以祝公期公以此心而為壽以公之歲歲歲如今壽公之人人人不咸曰諸世尊拈華之日非遙六祖

揮麈之時不遠斯較童年而耆德者猶以蠹
曉而注滄溟也大衆聞說歡喜作禮持此以
壽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荒飽飲瘴烟顧
有漏形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作癸
丑夏六月偶患背疽若覆孟楚痛難堪醫者
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先生天性好飲凡以
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里循循謙讓
有古人風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聞尊者
恙得梁先生即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
靈所邀即請先生視之曰此蠹竄疽也形如
蠶寶寶日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
治矣幸早發藥可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
言痛痛止言腫腫消言腐腐潰隨病應手無
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象草予視先生之治
病瘍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剋期收功若有神
焉初先生治數日或舉他醫先生欣然讓之
無難色既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
是知藝高而心虛時從醫未決請禱再三獨

許先生誠天假也感先生之治予病因思古
語丈夫處世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方
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身也醫
治者誰耶即有盧扁之手舉之未必信信之
而未必用況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
而收回生之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有神回
生之功非一初不賴報積為陰德願先生之
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治天下國家應手而
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今日之活我
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日舉
一男咸謂冥德之報也故喜為先生賀而贈
之以言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余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
一見即識予為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
南有歐楨伯與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余謝人
間世先生亦遊宦塗無聞焉丙申歲余奉詔
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則成千古時晤
明瞻為愛弟也夷山先生豪舉超卓翩翩有
出塵之思明瞻則精敏沈潛循循雅飭溶溶

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默無
一語且於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勛卿萊峰公
挂冠歸卜西園於龍津與浮丘光祿惟吾王
公密邇時時招余齋食兩園之間一飯必以
明瞻先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二老節義為
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於重而長
於重且習於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
明瞻八歲能舉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
見背萊峰公以子視之及長而萊公且投閒
日與明瞻討論古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
者昇之以融其性習此又明瞻養得其重矣
無惑乎明瞻不屑屑以輕於浮俗也子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固
以重為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
而無偽第以前識導情浮華誘志故本喪而
質淪明消而暗長是則不惟托根失地抑為
所附匪親故日流於窪下滓濁其污濁致使
不磷之體漸磨不淄之質暗垢顛隕而不寤
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以貴親仁釋
老所以重離欲也余自睹明瞻於此十年如

一日始終如一念毀譽如一心不以離合異情不以去就貳志即其攻苦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良然而實以親習有本傳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死生同條古今一貫以此足徵方外之學非妄談西來之宗非迂怪也余與明瞻遊一紀未嘗一言及於禪以明瞻早以重自珍又何禪之有今言別亦不外此明瞻志之

方子振奕徵後序

余少知方子振童年以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稱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及余被放嶺海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來粵過訪曹溪一見居然心鏡中人異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徵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則知子振之為奕以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

化者謂之聖道德無論已若夫藝者左馬以文聖鍾王以書聖芝素以草聖何獨藝而技亦然若市僚之尤養由之射與秋之奕諸皆有述焉奕爭道也凡爭者以名相軋軋則氣勝而實德越于振獨不然循循雅飭不以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以實處勝而若不爭意氣閒笑傲自適胸次翛然局若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客往而不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微乎微矣說者以奕喻兵余則謂奕可類禪蓋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固謂子振之奕以道而進乎技也余觀子振非獨技而其人亦然老氏有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斯其品異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刀而割者又何以稱哉子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送堅音慈公住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重興弟子孫氏伯仲初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浪崖

耀公住持莊嚴畢備乃聯諸同志結青蓮社背誦妙法華經遵戒定慧三學以為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堂迎于休老丙辰冬子東遊而來睹其規矩肅安居精潔四事豐美人境俱佳為末法一最勝道場也讚嘆入之子了達大師末後因緣即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于入山之二年耀公以障緣去一時檀越皆望于令人以主之居無何堅音慈公至一眾歡喜懇請公初以歸宗為家山未妥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孔子喜而謂之曰大哉法界以緣起為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是以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修行必以此心而為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即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為諸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蓋特傳此金剛戒耳惟此一戒為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吾徒

為佛子者苟不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以無根本故耳即此杜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華律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皆最上一乘發明一心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前現成公案也公

今往矣若秉佛心而為住持即其地為金剛所成身心寂然是為入如來室若以法華為佛種子則一瞻一禮舉手低頭皆為妙行則一切因緣無非佛事了無疲倦若以智照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障自息日用頭頭皆真解脫且公素持行願普門二品以專淨業苟以大悲為心則普視同體寬親等觀了無人我之相若以普賢為行則捐捨身命以供大眾滴水普沾何有一己之私若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十方聚會箇箇無為又何有於子孫之業公以如是住如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成淨三學圓於一心萬行成於一念所謂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已出世一大因緣也當以此語揭之佛種

堂木必不為廣長舌相

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踞靈山以優鉢羅華為菩提種子既達磨以震旦少林為菩提切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眾流而歸之其心大矣厥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以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三十世之幻休潤大師法流令人天推擁而住持其家諸大比丘刹利宰官居士眾皆歡喜讚歎千來自東方那羅延堀亦隨喜合傘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為人說破靈山百萬眾傳燈千百都皆一喚回頭頓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法與人豈期人人病眼空華且又邀華結果佛祖之心然哉此則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也吾人若不重捨金篋何以世其家業嗟乎難矣然佛祖以法界為家大地為業虛空為量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

能度生今公以赤身而全荷其業搜百川而歸源豈易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以望公者公其勉諸

送仰崖慶講主畫諸祖道影序

昔世尊居切利三月優闍王思之不已乃命工者持栴檀香往刻其像鶯子慮眾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遂以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答之故凡雕刻彩畫種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栴檀始噫夫豈佛然哉吾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故曰心如工畫師畫出諸形像夫形像可畫而神通妙用及度生事業又安得而畫之哉居當闕然及讀達師述丁生畫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畫是知神通妙用度生事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嗟乎鶯子極盡神力以多人而方成一像今丁生以無作妙力從一手而現多身慶公於一念頃圓成度生事業而

達師一彈指間頓使法身彌布如雲起寒空
影羅秋水如斯珍用乃法爾神通如是耶抑
因緣會合而然耶觀者儻能觀面不疑始信
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行矣無
倦繁興藉使於一身復現多身將逼寒虛空
光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公其持此為
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住持大慈壽
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年正冲太上母憂勤鞠育
惟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思無以上膺厚
德下福蒼生乃薄供養損膳差出其資建大
慈壽寺將賴三寶弘護陰庇窮壤寺成選古
風淳和尚為住持居三年謝世上命其孫本
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事在師任事十二
年上祝萬壽下接四來無厭朝莫即慈雲法
雨徧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抒忠效力
竭躬盡瘁以事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
病即雁然骨立猶不忍棄事達觀禪師隨緣
過慈壽見而驚曰公何為至此哉吾人固重

以忘身為法其如生死大事何師潸然泣數
行下曰在非戀戀浮名第念聖恩隆重香火
無託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孰堪荷寺事者師
即舉其弟子監寺圓應禪師請見乃大喜曰
是豈乘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
相馬云此足當千里矣幸有此兒願復何慮
師聞已判然自決明日即以其事奏聖母可
之旨下大宗伯檄應仍授僧錄左善世為第
三代住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聞而歡喜屬
不佞讚歎之曰惟吾佛世尊以法界為家以
戒定慧為業以弘法利生為務以慈悲喜捨
為範以教理行果為綱維三學具四心圓四
維張教乃昌夫此家者以無心而住無我而
持任因緣為進退順機宜為調伏此至人之
能事豈常人可及哉故正法之代四維張而
法道昌諦觀諸祖無論童童一言之下克紹
其業像法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有其
人葉葉相鮮華果茂實且曰無果至於末法
則秀實希者以教理存而行果闕網已半弛
將何以綱維家業榜渡人天哉今躋末法六

百餘禩矣當世尊將涅槃時有六萬億菩薩
願於末法影響流通且又將佛法付囑國王
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重其人
上下一體至我聖母弘通三寶超越前代琳
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為天下大觀無意
法藏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為法門
之樞紐知識之遠廬當其任者持大教之綱
維為四海之觀望殊非細事應公年甫二十
即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以身任之不公
已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有世不知心之
有身不識不知泛應無機所謂年童而德者
外實而中虛忘機類無心汎應類無我不計
利害類任緣此真住持之能事觀禪師所稱
乘願力而來者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為舟應
公為水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應
公業已能負師十年有徵豈不能自負哉應
公勉矣願造其真履其實為佛具子住持其
家將此身心祝我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
無窮果如是則香幢影動鐘鼓聲飛塔殿橫
空鈴音鐸響晝夜無間皆廣長舌轉法輪時

也公其勉之

贈大輪端上人住持廣濟寺序

王舍城北有大精舍曰廣濟乃大知識寶藏
和尚說法之處和尚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
攜其弟子雙松平公輩止於此豈大法幢人
天眾集和尚據師子座平公即領住持事接
納四方名領海內三十餘年和尚臘高八十
而道風與日俱大振平公謝幻緣去復以其
徒端公繼山門事都城耆年龍華瑞菴上人
輩咸皆歡喜乞一言以讚歎之聞之佛住迦
毘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眾各推所
尚爾乃以長老稱空生空生問佛所住世尊
乃告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
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果
何住耶雖然豈以無住為住哉抑聞佛住大
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
曰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此所謂住寂滅場修無作行又豈以有所住
而住哉雖然上人親授法於寶藏和尚和尚
得法大川禪師據臨濟正令揚眉瞬目一棒

一喝之間五教齊收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
事雙忘此又豈可以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
擬議其精粗優劣耶上人果以此法住持是
將可以續佛慧命上報國恩誠所謂佛子住
持善超諸有也耆年聞說皆大歡喜即持此
一葉以問訊上人人其無謂我毘耶病夫
非奪鉢之手也是為序

送方山映川法師幻遊序

幻人往遊都市遇方山子於大幻場中相與
莫逆於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去方山子即入
如幻大解脫門依寂滅場現諸幻事揭大藏
於龍宮受天人之妙供幻人方避影東海據
長空大谷與煙霞麋鹿爭雄方山子聞而喜
之即杖策而來搜我於窮髮幻人相與把臂
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乘堅固之筏
泛海印之尤捫摸虛無指揮萬象倦則鋪瑤
草而臥長林饒則飲醍醐而食粟棘特或鼓
腹撐頭俯辭雀躍吸鯨波而吞滄海叱大塊
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殊流詰歌曾不知
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為日月也又何浮光

幻影野馬塵埃而點太清之量哉方山子喜
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時則方山子
蹶起而謂幻人曰聞之不死之鄉非蟬蛻之
所擬廣漠之野非蟪蛄之所知信乎願當與
子死此耳幻緣未盡姑捨子去終當攜手同
歸焉幻人於徐而進之曰諺有是哉子作去
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彌布纖
塵舉而大地全收不分而徧則霏澤濛施不
散而周則山岳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法未嘗
離於起立處耳子當勉矣無作去來之想也
雖然空華結實瞞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礙兒
之所惑子其行矣試為彈而刮之若珠破譬
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子死於那羅
延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一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一五頁中一五行「其專」，徑作「其奧」。
- 一 九一九頁中八行「三十世之」，徑作「二十五世」。
- 一 九二二頁下卷末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一終」。

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

昔嘗聞藏教賻南岳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為希有矣及觀光上國游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埋沒欲令佛種不斷乃剏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遵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願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於那羅延掘北遊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兩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南遊我峯回至金壇為報父母恩手

書法華楞嚴二經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

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將送置蘆芽萬佛塔因暫憩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閣之遺侍臣陳儒齋齋具往供備隨師再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殿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瓶藏舍利三顆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眾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琬公是時塔院業已為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兔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即以聖慈所供齋禮金贖之不足中貴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堯率院談及此拊掌痛慨食頃師上足密藏開公持贖院券同琰至師躍然而喜即拉清同過雲居禮讚焉冒雨衝泥窮日而至右繞三匝默存儼然凜凜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購地若干晦為守奉香火資達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為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如是身說如是經是

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命為眾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即於一毛端頭現寶王刹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塔供養不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則為報佛深恩矣靈山會上佛欲以此法付囑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吐氣荷擔者顧此大眾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教心領佛恩而猶逡巡畏縮如此必待從地湧出六十二億恒沙眾者此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則為諸佛護念矣良由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無以度眾生非法無以明自心不明無以護正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至若守護封

殫者固其多方惟我南岳大師總持以願輪不若琬公見之於行事雖然佛業固大非南岳無以振其綱岳願固弘非琬公無以讚其業琬公固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志於戲因修者易草創者難續燄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崢嶸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除慶喜去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窮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袵矣是親承密印而來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願力廣大如此也慨夫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貴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達觀大師一人而已惟公與師正謂千載旦莫之遇也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然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愚謂公心即佛公骨即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為始終今師與公生死而肉骨之業既往而又復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託於師師之心刻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聞父母心血骨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真子也清固謂

吾徒有淚定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西石經山雷音掘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年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甲辰達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澤柘聖母慈聖皇太后閣之遺近臣陳儒趙贊等送齋供資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携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掘掘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掘中像設擁蔽石經薄觸因命東雲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巖壑風雷動地翌日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瓶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讚既而走書付趙贊屬徐法燈者請奏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然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寧宮供養三

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以為莊嚴出幣銀五十兩仍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德清記其事清一心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心演戒定慧光明熏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別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德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絕如寶山閻浮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內外瑩徹即無常身證金剛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衆各執旃檀沈水為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爪齒隨火光流一一化為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水銀隨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身此生身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爪齒而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直者如露如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種所熏故有流動不流動現不現異

其禪定者凝然常寂其行道者宛轉瓶盤終古不息其願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幻化空身即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熏而成無常敗壞之身即日用現前念念潛注真光獨露迸灑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照耀無盡即此無常身心而為常住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照大地則一切山河草芥纖塵無非成佛真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為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舉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為三而天上人間龍宮各取建塔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即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閻浮提而

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顆文帝初生尼即舉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尼但以所藏舍利付囑之曰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為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山所至塔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塔所藏舍利者豈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經藏將示少分真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可禪師一至而舍利即出因以授受國母豈亦夙緣所速也耶不然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當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騰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尚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三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變幻怪為尊信法道流通爰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年至我聖祖神宗尊崇敬事超越百代且賴此為金陵定鼎萬世洪基迄今浮屠光明照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此石經乃我琬公乘南岳願

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窮劫豈值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不待求而出現惟我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至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故耶抑考琬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年甫成其半泊及我明則闕然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分如華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遠續如來法身慧命於窮劫者耶不然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也故清得以詳記始末以昭後世使見聞者知聖不虛應應必有由矣豈徒然哉是為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鷲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誠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既而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說法乃就祇陀乞園林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徧地而重閣講堂於

是乎啓大衆安居亦自此始然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為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刹葢分星布煙火相望鐘鼓相聞去聖逾遠本旨大乖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夾輔毘尼冀返初制嗟乎人者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翻為毒澗矣惟此未嘗不涕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大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即披緇十八遊方徧叅知識初五臺道場為群寇搯其咽喉飯依阻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間盜巢而建刹曰龍泉寺為往來休息勇殊法道於是乎大昌大師年登二十即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非夙願耶公居龍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即置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為大宗師奉欽命

登華座傳毘尼法有年其道益昌於萬曆三年復修明因寺又十年而大師入滅又五年其孫仰崖慶公世其業然公以學行重當時據龍泉以說法內感聖母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蓋功德本於大宗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遠觀禪師於大慈壽摩公從禪師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創也慶因觸目諸方梵刹往往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至若鬻身守網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為永永常住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衆同賢者可得而居之者病老安之往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住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不許私凡所田產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月鏗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聖壽綿遠無窮屬余紀其事余聞之歡喜踴躍而讚曰公以如來心為住持以百丈心為常住今後之居者以無分別為妙行借使天下聞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減祇園矣正法嘉蕙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德可量哉聊以公

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為天地督自首陽抵山海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西山一帶琳宮梵宇如鱗砌然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然奇秀不假雕琢而妙出恒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去京西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堀如摩醯目其中玲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華異卉開若錦屏一水淵原來自深谷曲折周迴澄滯山足故其群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往往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為名余於癸未春杖錫遊諸名勝辟穀三學洞中飛木殿王公珥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深愛焉公遂請開拓先捨地三十畝為香火前導擗茶庵一所以濟往來是時余方厭遊人世未暇經營乃付法侶九峰真玉上人以主之即東蹈解上矣既而某官某公奉命來會殿事力為開山檀越掌厥某公輩同心助成拓土鳩工鑿空虛

實將高就下歷數年成巖岬數十丈洞外又構禪室兩楹昔日荆榛今為實地矣余於壬辰秋持鉢王城再過此地乃喟然而歎曰信乎境隨心變道在人為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現蓋在感應道交如水清月

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靈異若非王公與諸公仗因託緣熾然建立縱七寶莊嚴皆委荆棘又何敢望變荆棘為叢林哉今也鐘聲梵響共談般若蒼岬石壁皆顯法身聞者不迷見者即悟因此地謬圓通者不可勝數其倡者施者作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聖壽衍慈風以綿綿無盡矣解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乃為銘以銘之曰
大地法身元無寸土我我蒼岬有目共睹落

通

上

大地見聞功德不可思議上祝皇圖奠安社稷聖壽無疆千秋萬祀

修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宣

文寺碑記 并銘

五臺為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靈異多端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迹沿及三國六朝歷唐宋元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歲增崇及我今上御宇萬曆初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為貧先帝保聖躬大作佛事天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師為首座師名德亂字微天山西太原人始終發迹修行緣由素著中外聖母為建鳳林寺以居之寺完以臺山去京千里山深數百里仍就保定府滿城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贍寺地十頃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為給侍師道重方外名達內庭聖恩隆重超越常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播紳先生大司

馬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香火星羅將以上祝聖壽無疆保皇圖億載固皆我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為衆僧資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德福利豈可以數量計哉惟我聖母慈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德亦將共其悠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君親之惠而取鬼神之責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為銘以銘之曰

通

上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我我太行為天地經卓彼清涼惟聖道場群靈坭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拱神京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聖母育成帝德凡所施為無非為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若堵思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鉢香積盈盈有土如膏有衆如雲聖母聖心以土為金此地常住惟功不朽祝我帝釐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迹梵刹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聲啓

歷代修崇之典十方澥會之林由百丈弘律制之規伏牛設練覓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為心安居者以和為事世衰道微去聖逾遠不但法無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誥徒存四事之緣虛費此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至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域內名山皆成寶地震中勝迹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資命近侍太監姜某於伏牛山建造慈光寺為十方澥會叢林置大河川黑峪保莊田二所為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住持寺事明初受業於京西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闡當代聖母素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誡之曰爾以一芥凡愚叨承慈命撫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為心以法為命以十方為常住以眾僧為叢林一食必與眾同一事必通眾議以道德為首領以公廉為執事母執已安慢人晝夜六時磨鍊三業精勤萬行屏絕諸緣將以祝聖壽無疆報慈恩永劫其無忘我今

日之言明奉戒而行以此聞聖母且以修治為遠慮仍命太監姜公料理之冀道場與二室爭光叢林比牛山竝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德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住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林永為後誠將來住之者又以此誠復誠後人其如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為記

重修之果山神廟記 并銘

登郡城東南十里許有之果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無所考嘗周覽方輿大概自崑崙東折而渤澥注焉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三山隱隱雲霧間官闕恍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死之鄉秦皇以是東遊黃腫而窮成山登之杲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茲山始封其來尚矣迄今千五百年雖往來代謝觀其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瀆而年穀熟故廟祀不絕全真高常清者居之幾三十年躋九十而色若孺子郡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宇頽然出資若

千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於萬曆丁亥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年落成嘗清杖策過澥印請予為記適為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茲大壑百川以歸崑崙崑崙指之杲巍巍秦始來登蓬萊彷彿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祀莫我邦家百祥無射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官貝闕載緝載新鯨鐘鼉鼓朝哢莫吟祝我帝釐山高海深
住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原

碑記

無極禪師者臨濟二十六代孫也諱明信順德沙河宋氏子年八歲父母即捨出家禮耶之天寧深公為師稍長以生死為憂年十三即請本師以行脚事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煨煉者二十餘年塵勞雖覺聖謝然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至郡之西山上棧坪迴絕人迹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之即參諸方知識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隱銀山之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栗為食專

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
自覺當體無依翠峰大和尚據臨濟正令開
法於都門師往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即謝隱
京西之金山吉祥禪院以長養為懷堅持孤
硬澹然若無所寓納衣穀食二十餘年內府
太監張公暹輩聞而謁之捐金重新梵宇諸
方學者日益進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
歎之嘆杖策西遊祖捨以謝度脫是時二三
者宿進曰惟我虛照祖翁遠承曹洞正脉其
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
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
能廣達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
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祥滅影人世接納
四來道風日益大振一日無恙名眾說偈安
然危坐而逝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
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某等奉茶
毘禮收師靈骨葬於西嶺之隱寂石洞其徒
某某參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脉即今開
法故山之天寧乃因龍華瑞庵大師持師狀
乞記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聞吾佛世尊度

生已畢宜乎說法四十九年未談一字末後
拈花為別傳之旨自靈山迦葉破顏之後西
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量計而竟
不許其枝流深有旨焉及六傳之後南岳青
原下則分為五宗其門庭施設建立不同猶
耳目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異豈可以用異
而異其體哉由是觀之所散未嘗一所歸未
嘗二又豈可以門庭用異易其指歸然而後
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曹洞臨濟機緣
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於佛未出
世在未西來以前剔眉以視則靈山一會少
室九年皆為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
函蓋乾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
石火光中而趁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寂滅
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地耳聾諸有聞而不
驚怖者斯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
為報佛恩矣不然則竟以何法而續之耶是
為記

重修悟山觀音菴記 并 誌

半山之西南濱澗群峰衆岫奔騰齊峙而臨

巨浸者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昔有高
僧藏修悟道之所因以名之明嘉靖中有僧
名近悟就址結茅以居重修觀音大士殿三
楹左右夾以耳室窻吞雲霧門引長波儼然
坐蓮華而觀水月也菴構成乞余為記因歎
喜讚歎而銘之曰 五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
澗無涯奔騰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
大士如幻三昧亦來於此證三摩地一草一
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傳無盡燈照破暗冥
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真實法永劫皈依如
是讚歎見聞之者齊登彼岸 并 誌

重修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 并 誌

牢山居即墨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平原而
枕溟渤岡巒起伏龍蛇透迤衆卉連芳長林
蒼鬱幽潛祕處石室巖龕故往多真人高士
咸構迹焉群山競繞中則一峰傑出曰巨峰
當二年之尻上插重霄下臨無際最為奇絕
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刹就廢至我明嘉靖
間全真郭一句重起其徒李陽興繼業至孫

高來德而大新之依巖鑿石欲壁登垣丹室
 圍宇左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邑人周氏
 某率眾中丞拙齋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
 萬曆己卯甫就余祭未夏遊目海上探索形
 勝策杖其顛適卜居太清乞余為記嘗聞之
 澗上有三山曰閭苑蓬萊方丈官闕咸金銀
 而神仙在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
 神思騖動顛超脫高舉即離人世及至何無
 睹焉以其望洋淼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
 竟恣為荒唐豈是然哉益欣厭相奪耳目貴
 賤者也若茲嶂之秀洞宇可以息形芝朮可
 以充餌幽深宵眇塵全懸絕加之殿舍莊嚴
 群靈託迹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即能至而不
 能止信目前之真境人世之蓬壺藉能頓解
 天陔坐躋極枯何必駕長虹而挾羽輪假安
 期而探秘術者哉無建立功德自與山澗共
 之又焉用記乃為之銘曰

功其匪爾德志彼冷霞塵機永息仰矣穹蒼
 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

即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澗是稱雄邑左天
 柱而右馬嶺俯華樓而負靈山殊大觀焉靈
 山去治北三十里頗有大覺寺蓋唐宋古刹
 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明成化間始遷山之
 北麓當社之乾肘故里俗休祥以之歲久殿
 堂日就傾圮法身頽然荒草中里人張某董
 聚族而謀之曰大覺吾之望刹也憶昔盛時
 晨鐘夕梵惶吾之昏膏吾之勤吾生是賴今
 闕然矣誰為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又無以
 自樹立乃僉議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
 性香先出平度巨族少負奇氣為人魁梧個
 儻始從學周孔家言自視生如浮切有志方
 外少焉棄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曰猶在
 爐捶間耳遂矢心釋氏禮邑之某寺某師已
 而躡屨擔簋西遊上國初從瞻堂曉法師受
 天台賢首宗旨再參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
 磨心印學究華梵宗通性相一時義學之士

莫不虛左敝衽遂東歸舊業隱約數年聞有
 茲山之請忻然起曰昔吾大覺氏降迹靈山
 法幢豎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即杖錫至院
 披草萊翦荆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
 年道風大振邪宗異端及門揮席而規正者
 不可勝計師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鉢節飲
 食焦唇澀胃儲積數年計資若干乃出與張
 子董攜材鳩役開林拓土以某年某月首某
 年某月落成殿堂廊廡方丈廚庫山門鐘鼓
 百凡具備飛臺奪目煥然一新為墨之巨巖
 焉余癸未夏避名澗上訪師於靈山之下因
 屬余為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尚功利喜誇詐
 自古概稱之矣然其民性敦樸可教故曰一
 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也吾佛氏遠自西竺
 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教法流布寰區千
 有餘年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蔑無一
 人其俗之功利誇詐豈天然哉蓋未善導
 之耳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僻之隅苦心勵
 志以吾道任子然而立不數年間頓今改觀
 東澗洋洋是稱佛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

極其速化者也後之居是刹者安禪宴寂朝
參莫禮將以祝吾君福吾民衍慈風於億世
輝佛日於重昏使後之睹是刹者即事明心
望風易慮聞玄音於絕響關枳棘於康衢則
是師之法身常住於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
幽憂之病且與師先後步武寂場故詳爲之
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 并頌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商大賈稱淵藪歛郡
之溪南吳氏最著康虞居士生長其間獨傑
然志向上事苟非夙習般若根深安能抽蓮
華於慈泥耶士久執業達觀禪師是於法門
有聞余向深知而未見也乙未冬余將之雷
陽道過真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如來
藏瞻禮之其藏本以海岸旃檀香一枝高五
寸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鑊諸佛如
來祕藏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刹含
攝其中其裂整半最下半寸許刊七寶池池
中蓮華間敷白鶴孔雀鸚鵡舍利共命等鳥
狀如巨蟻充雜華間池上峙金剛臺於蓮華

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衛
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
七楹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毘盧主
佛一尊身量如攬核伴佛十一先後圍繞以
象八方上下二重閣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
象上下二方證法者此上餘寸半許其狀如
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象此方
主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間二分
許豎鑲香水澗雲雲中星羅十佛以象伴刹
圍繞者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
重重以彰無盡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
卽爲兩門闔則爲一關而爲三以象總持製
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華澗會相若則各鑊
二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爲十以象十
地菩薩濟渡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
重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象大願此上
與虛空等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爲三十以
象他方伴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閣外有諸
天八部持香華雲冉冉而來各種種吉祥
供養輪圍遶輻諸宮殿雲充滿羅列其異生

衆內外雜沓合三十二以象隨應諸如是等
身量各有差如芒如芴咸皆合掌相向曲盡
威神至若樓閣莊嚴微紗纖悉靡不具足不
可名言總之圓裏十虛邑容三世取象三德
祕藏焉主伴重重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無邊
解會炳然現於方寸之中此其幢也其下建
立香水澗中七寶輪圍衆山之上山高二寸
許七寶間錯以爲莊嚴澗水澆澆金沙布底
宛若忘香娑竭跋陀二龍王從澗涌出手執
香華而作供養以摩尼寶雲而覆其上種種
雜寶而校飭之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
毘盧變象三首六臂坐蓮華臺端嚴自在以
象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麗居然廣大
佛刹攝入方寸間此皆狀其可狀而不能狀
非可狀也嘗聞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
行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
之佛事觀此雕鏤密緻之技深有不可得而
思議者矣識者謂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
謂不然夫聖人所作常爲一事大都因物設
象因象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表法深有

旨哉然以栴檀象法身蓋取清遠潛通深入無間之意耳故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良以衆生本有法身為無明業力所熏變成五蘊幻身故於日用而不覺沈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

以栴檀五寸而表示之然離之為三合而為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存目想即此五蘊幻妄身心於一念頃頓見本真熏變三毒而為三德祕藏直使十方佛土了然心目間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熏修一旦轉

變自在睹華藏於目前見法身於當下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在居士從子冢藏久矣余謂是必出於西域巧幻術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求者想至宋末散失

流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於居士前耶不然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然也余瞻禮殷勤慶躍不已故詳記如末以俟觀者冀即境明心以作金剛種子斯

則居士實於佛性漸中轉為度生事業矣異日儻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之心將亦自知功德妙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意以偈讚曰

諸佛妙法身墮在五蘊中廣大神通力變為妄想業流轉生死解荼毒苦無涯爰有大智人巧施方便力乃以栴檀香修成祕密藏無量諸佛境含攝在其中種種妙莊嚴不可思議者我今觀此幢居然華藏滌只在一微塵

舍大千經卷況以五寸香而不具法界唯以智眼觀了此難思業攝念樓閣前願見諸佛境借此彈指力其門忽然開頓見虛空中充滿十方剎始知眉睫間方寸覺心地現此希有相不生奇特想丈夫善勇猛而於五欲中力破生死關如蓮華出水能以功德財建此難思事安置生死堀為出世因緣日用常規前明暗不捨離不動跬步間徧參衆知識無量法門解攝在一微塵願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見聞瞻禮者讚歎及稱揚一念隨喜心

頓成無上種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二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九二二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

一 九二六頁中一行「者病老」，**經**作「老病者」。

一 九二八頁下五行第三字「空」，**經**作「響」。

一 九二八頁下七行第一一字「祥」，**經**作「彰」。下同。

一 九三二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為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眾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

三

今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

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

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經記蓋以觀

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為發最上乘者

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陰義

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况遺言得義以入

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為心印自

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為文字且東

之高闢而知之者希望崖者眾矣惟我聖祖

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

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得度如儒科特命僧

宗泐等註釋頒布瀕內漫久而奉行亦希

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

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貴

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

曰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

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

歸家故道獨于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辰夏

余居滌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

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

了然如視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

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

難幽困之中一念孤光未味實仗此法門

威德力也頃蒙恩遣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

大行王公性澗于淨土中請益是經因出前

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

屬余請卒葺焉余携之以行是年三月十日

抵成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饑癘免傷蔽

野余坐毒霧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

了然如處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與柯

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骼骸至四千頭有奇

建孟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迺雨而瀟

隨止遂令殘炭車地大生歡喜心無適借性

解一滴瀾此焦枯乎已而奉鎮檄來五羊憩

東郭壘登閣又首事于十月朔至明年佛成

道日迺閣筆焉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

感此報荷蒙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

入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

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

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

感聖恩析骨難酬也稱成觀察瀨門周公欲

梓之以入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友軒以

建儲議請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間雷陽

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草示之

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光明幢哉願

廣法施遂為疏募眾梓之諸宰官長者居士

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解

中仰憑慧光圓焰破此夙愆登解脫其見

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

來際以斯功德上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

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

生正智以一心為真宗以摧邪顯為大用其

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禪卿苦無經

論叅考即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

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

指一心枝詞異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為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澥印沙門德清記

南華寺修建華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
銘

曹溪為天下禪林冠一脈派五宗原如洙泗第僻處嶺外道路閭闔故高人士足迹罕至其徒見聞狹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素與達觀師深有慨焉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恩遣澥外取道觀六祖肉身觀其香火崇祀之嚴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一食而去居無幾何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寔落欲以余託迹焉余自知取辱法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既而觀察澥門周公慳存視公皆力致之余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戌秋九月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真權淨恭董調余于五羊余一見寔然而喜上人云某生西蜀近我着效普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為佛事比自此而南謁六祖于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

緣十萬八千計以酬本願余欣然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然也且結緣緣演天下之交路人半僧之可牛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長涂足迹罕至安以一飯之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為食來聖訓在耳法食平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為導而以食為資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人聞而歡喜躍然從事乃與裕權恭董竭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號諷華嚴大經若干部卽下是年十月為始至辛丑十月望為終當結制之初制罕方豎遠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奏雖無華座之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眾三年如一日矣自非六祖大師寂光朗焰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亦法道之前茅也上人喜大願已酬將杖錫遠遊又願以此苑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往開來以垂不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睹其列者如林歡喜合掌而為之讚曰

清淨法身草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林之山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祖師既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布飲啄安居不知其故不豐不替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宜叢林秋晚草枯水涸我念歸依思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濟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引華藏流先開一綫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水灌華藏解食者之腹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我願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法引攝眾緣若合殊流而歸于澥故曰辟如四澥以澥為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真丹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眾派而歸之澥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脈耳吾法自西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宇凡所以流通道脉厥原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

也有爲之迹况乃腓脛剝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後成功今也吾人鑿無明之堅礙疏法性之洪流攝差別之機緣而會歸覺解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死誓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即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蓋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然居士深有見于性相之原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滔滔安流將爲有土蒼生求求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空豈非赴達性水真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深慨焉因大開法社屬闍黎慈峰朝公五令其精持性戒即爲疏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同入法性淵中以導西來一脉期爲大地衆生求求之福惟師之心神禹哉良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既開七井既鑿

中流砥柱屹立頽波而千里安流風帆往來舟楫上下則引攝之功亦易易耳朝公乘橈跋涉當不惜腓脛必等心死誓極力而蚤圖之無滄歲月雖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嘗謂滴水入海與渤澥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深廣以此前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精舍吾當以廣長古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法罹難詔成嶺瀨達大師覆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于此及余至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憮然長慨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曾爲旅偏憐客耳

創建長壽庵記

粵城西三里許曰小園園負山帶澗爲叢林奧區其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各布金建精舍爲說法所購土人灌

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庵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廚禪室輪穉連捲丹飴煥然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華鐘磬鼓樂莊嚴靡不畢備淖音梵唄日夜交參居然地涌祇桓一勝道場也如受化去其徒性亮繼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牆巍然一新丙申春余思遣雷陽道經此庵信宿而去明年丁卯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事余欣然攝衣據席揮塵而普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道場鱗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况茲粵地爲兩間之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法身者乎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宜建梵刹乃我昔爲然燈布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即拈一草插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即建道場况夫澀膏剔髓汗血泥塗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德如空應量無際而果報不可

思議如是則束草滴水粒米莖葉皆法界性
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思利雖施七寶滿恆河
沙適足以增有為業累况得無上福田為善
提種子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
性彌陀觸目無非極樂如是則高巖深谷樹
下塚間皆常寂光等否則假我偷安雖居兜
率住梵天所祇以增生死業果况能自他二
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緣難
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德亦如空所獲果
報亦如空是則此庵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
空晨鐘夕梵水月松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
我聖天子無疆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
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非樂土廣之以極十
方無一人而不證真是則庵即極樂場人即
無量壽如其志之曰長壽宜矣否則水土
木石有為四相代謝遷流不啻陽燄空華又
何長之有諸大眾聞說歡喜作禮而退遂以
此書

重修英德縣堯山天心寺記 井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

也不獨為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即琳宮
梵宇在在稱雄爰自梁朝遠磨航溯來于西
竺有唐六祖衣鉢著于曹溪而禪林道化為
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川私其氣哉
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韶之英德去曹
溪咫尺府治之西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蓋
亦創自前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考今
上議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乾清宮
近侍御馬監太監李公至粵督其役以萬曆
戊戌秋七月至青鸞未幾復以兩宮三殿災
方事大工東軍興與司農告匱再下開礦之
命總歸于公公奉命唯謹入澗犯風濤陟山
冒虎兇事上育下以忠愛為心安靜無擾邦
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已亥秋行部至英德
深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慨然謂父老曰神
者山川之靈禍福之宰也况佛聖為世所尊
梵刹為民之福田安可荒涼若是乎遂捐廉
金若干復以疏付土之良民募眾力以成其
功未幾而綠果集鳩工緝梓首事于是年冬
落成于辛丑秋風聲樹應百力駢集殿堂廊

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為文以勸之貞
石用垂不朽余因感公德意嘉惠斯民乃為
銘以銘之銘曰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禍福無淫大
哉慈氏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真洋洋
道化雲行八表有識歸依如風偃草顧嶺之
東惟韶之陽戴英之土天心惟皇惟皇于何
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琳宮淨土在
在有之蒼梧之野實惟建之歲月遷謫風薄
雨觸有形皆化况茲朽植像教日頽孰導迷
涂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澗若載欣載舞
過茲窮髮投誠布金赤熾一立其應如響妙
麗莊嚴地平如掌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
河沙功起百億鐘聲梵唄朝昏祝釐願吾皇
壽與天地齊惟公功德山川共久帶礪同盟
咸皆頌手

忠勇廟碑記 井銘

粵居嶺表山游故多盜賊往往鉅奸大猾雄
據崇山峻嶺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
恃為金城天府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即

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吳平曾一本猖獗于嘉隆間橫行澗上黃燾赭衣竊號靜澗勞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澗畔蒼生死者澤若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朱良寶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獲分一隅更爲流毒時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從事稼奉部檄爲制府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因引爲參軍時與籌畫諸巢穴部曲事每發無遺策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天子先後七疏始報可部議擢實于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鶴寨軍事而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馬先是以將軍策大樹赤熾自閩廣一帶環澗之涯嚴守備設方略即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擣將軍意指者因而群盜

五

一

備身長八尺勇冠群盜卒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敢當鋒者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素不識兵者軍杜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陳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乘之大漢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澗上瘡痍方瘳蒼生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死乃具報天子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勳將叙績馬時杜澳土人感祥以死易其生乃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頃以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年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參軍以司馬公命往日本間諜之聞白果死實乃携碧璽所亡火器歸諸執事奇之未及報命而朝鮮倭已退後司馬竟腰之且以廣澗兵分屬實以禦倭奴遊盜而柳杜適當其部實因感往事痛叔祥死而草血未乾旌旗居然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蒞事之初即走余乞一言以紀其事余聞土人脩談其故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死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却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銜爪利禿者先傷禿者既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死則異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娶走童犇娶走生氣益靈歲時伏臘山傾澗吞餚山醞澗飲之咏之五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西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綠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然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真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旁後戶昔未平時盜賊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平猶爲畏途况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屢如蹈鑊故藉茶以慰往來非演法也且云期以三年余誠之曰慎無以限量心行難思事他日將建梵刹于此爲終古清凉地也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羊越二年戊戌施茶期滿行者二人謁余

于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回其所隨具疏令
真潭等募為興建資不二年而告成額曰化
城意取前往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
年庚戌真潭年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漢願乞
披剃為佛子余欣然為雜染馬法名福城意

五三

五三

取善財南詢參訪知識為發足地以茂疾車
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此道場
始終于真潭一人仍令回菴專修淨業禮誦
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草度一頭陀將期傳
慧燈于炎方灑甘露于墜地作苦海之津梁
濕火宅之乾燄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
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云

法性寺優曇華記 并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遷粵之四年先是
釋楞伽成為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法華楞嚴
唯識經論各一匝繼白傾心翕然嚮風是時
法性寺主延歐生伯羽為諸沙彌教授師具
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立法會于毘
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弟子
通炯告余曰庭除涌金蓮華一朵請師觀之

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聞者一而見之者今再
矣斯為法道之應其華產于蕉本抽莖而挺
生其中宛若芙蓉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
之瓣瓣叢簇含露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
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淡肺腑蓋世所希

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曰瑞應豈是之
謂乎經云佛現于世間譬如優曇華時乃一
出正猶麟鳳芝草之生于嘉運耳昔姚秦時
連理華生于殿庭占之謂有西方聖人至因
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其遂興鐵甲之師
十萬以呂光為大將代龜茲而求什什至而
秦之佛法自此興蓋連理華即俗所稱並頭
蓮耳嘗憶余韶年初棄家吾祖西林大師延
守愚先師住裝師塔院先是三年殿庭忽涌
金蓮產于蕉本觀者數十萬指識者謂為
法道之瑞未幾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法道
之興果自此始余法兄雪浪迄今名播寰中
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聞此華而徵之者一
也及余年二十五臥病三月先于庭前手植
蕉一樹其葉扶疏高文餘其中抽金蓮華一

朵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
之清涼五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
咸謂宛如裝師塔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法
之兆耶是年冬予即棄家從遠遊以至今日
而今之所見此華者再也豈無謂耶且夫麟
鳳芝草為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在
物為吉祥之瑞應在人為群生之利見故如
來出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
矣昔者禪脉東流其于粵也跋陀連金剛于

法性智藥種菩提于戒壇且曰百六十年有
聖人出及達磨初至于五羊盧祖露穎于風
樞寶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月道被寰宇
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披其
本耶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嗚呼優曇華現佛日重輝曹溪
潤而復漲覺華凋而再榮是有望于今日也
通記其始末而為之銘曰
耿耿景星輝燁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
兮在郊麟兮在野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

者華爲蓮之瑞從空涌見豈曰無謂閭浮之
金華色如之甘露之漿其味若斯連理于庭
鐵甲于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航游越漢于
茲立穢拔者伊何獵人之隊穢之拔矣逝之
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于蓮之
隆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原自衡岳而下度庾嶺
至韶石結爲曹溪開禪原一脉又東千里經
會城而出羅浮仙蹤聖概爲鉅麗焉又東數
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龍川古循州也其治拒
惠上遊當饒粵之衝地接虔漳崇山峻嶺種
搖雜處往多賊巢民獮釋而難治昔之蒞茲
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瞑
將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
俗自漢趙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崇經
始知有文其化自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
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化無常準山川之
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傑則地靈
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人

往時以遷客名未聞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
治茲邑不三年而成摩民以義導家以漸
因事以權置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
捐俸廉爲之至若修南山佛刹則皆亡夫人
之簪珥奩具盡捨以作莊嚴將資淨土以修

五三

六

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即事見心爲苦澥之慈
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峻峰而環
大江山川奇絕林木蒼鬱其寺始于唐意創
自大顛禪師法盛時也後因故址爲二賢祠
以祀宋門下侍郎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
升後爲羅姓者踞爲墓地嘉靖己亥督學吳
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祀之曰三賢
則寺之名幾漸蕪矣公暇每出遊其間流
觀俯仰素有慨焉及夫人卒于官邸臨訣時
神情靜定端然念佛而逝超然蓮華中人公
有感遂傾奩以重新其寺別祠宇爲殿三楹
塑蓮池灑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
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燦儼然淨土真境也其
左右配列齋廚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
朝參暮禮鐘梵交音斯則西方淨土端在目

前神識往生不離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
人靈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
觀之則公之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靈常居
于淨土上祝國羣下爲民福公之功德將垂
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于
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舊稱南山今名
淨土志本因也公姓孫諱雲真字圖南金沙
人記之者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五三

十七

休糧山社記

余昔行腳時同妙峰師過平陽之墟結霍山
之陽遙望群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蒼鬱意
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昔有道者
啖柏于此因以爲名後建梵刹曰慈雲寺未
及登覽而過焉予居五臺去東澥之嶺外迄
今三十七年居常恍然心目間也壬子春清
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于瘴
鄉因詢師法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法
利者皆各散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
休糧山社約及本宰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
歎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而興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迦維應真英傑之士萃于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難園皆隨緣應化之迹此蓋法社所由啟也道法東垂凡隄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人未有不踞勝概託靈秀而能求垂法化者

清涼觀國師創演華嚴千五臺道被寰宇爲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寥寥千載今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集萬指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以體道爲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事布法

雨于慈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平等之會六時蓮漏一念精修晝則講演以明宗夜則安禪以息念戒奉波離行遵般若頓使巖樹庭莎猿嘯鶴唳皆挺法身而宣妙義向者幽陰窮寂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地豈非山靈有待于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然耶抑啖柏之心不泯于今日也耶余因昔過其地觀望其形勝今居蓮鄉遙聞斯舉心地清涼想見其嘉會略記廢興之概以結異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有主者約法在

重修澗會菴記 并詩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岡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子讓師開法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在在之有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地有馬宜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涂所必由去治五里許有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鬱茂居然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延大用弟子真潤居之以爲十方雲水高流暫息之所名曰澗會菴始于萬曆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所薄觸潤之徒如竟復重新之上有佛殿山門各三楹左右方丈齋廚諸所畢備有田百畝可輸糧二石其畊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一食一宿可無外求斯則猶然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當道延入曹溪爲六祖大師執灑掃役菴僧如竟謁余請記因直記其事乃爲銘以銘之銘曰於維南岳莫彼荆湘抽枝發幹喬彼遼荒蜿蜒千里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

之水原從西竺爰有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生水流不息散作醍醐爲霖爲澤宜章之陽厚培之麓乃涌化城爲斯民福化城不遠寶處所近接彼疲息齊來飯命飯命我師得禮真容願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西集龍菴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北朝宗其凌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澗雄府據上流綜百粵搯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其要也郡城負嶺襟江兩河合抱居然雄峙望大澗若空中乾城遡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即此其山飛水走停滯不瀆則生理不留故民生遑遑逐利如逐波浪求其殷實集儲以備一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一並難得而完固必賴人以裁成是以補天之說非誣也觀昔之治茲郡者稍具法眼則不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頹波障百川之志則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于此者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往往奏捷如

聲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爲龍故人君象之聖人猶龍而雲行雨施萬物資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穴得則輝赫如燎然何耶蓋鍼灸而得其脈則擅起死回生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戴風龍注地脈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也陰陽一氣也山骨而川脈夫龍德而隱者也性皎而莫能制昔之秦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然物有所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濕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劇固其理也復何難哉蓋龍好隱而惡顯畏金鐵而懼鐘鼓是以身觸則戰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降龍者必以鉢鉢錮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以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郡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

流則鍼以延祥之塔此百會也西河右腋則鍼以仁和之塔此腰膺也至若水西則命門也蒼曰集龍豈無謂哉蓋若周身之脈而綜于命門包氣解而注精華最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以當之如體大氣薄疾深而劑微况復尾間以洩豈易捷耶故昔之幾廢而再振勢使然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間也比連塔院以鎮之如扞門然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龍之術者何以與此此塔之施艾如塞尾間以收命門實精華而保元氣實于雄郡生死相關者也豈特休戚已耶僅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誦其經聲輸精神以達神明使龍聞而伏天聞而悅人聞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珍若福斯民于億兆祝皇圖于永固保斯土于無疆由是觀之福之聚龍之集也蒼名集龍以龍之集集于是耳蒼之創其來不可考隆慶初僧真亮苦居之以誦經賃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予居五羊門人如鑑至此憇息跪誦雜華經精苦三年郡

人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年而功苟完越癸卯冬余往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蒼知不獨爲一郡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龍之命脉山川之靈得人以參贊之又溥法雨于恒沙潤靈根于浩劫斯其福利又不獨爲一郡一人而設也周覽茲上旬日而得其概因茲蒼之小以喻山川之大直發其蘊以告未聞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三三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三五頁中一八行「富商」，徑作「富商」。
- 一 九三六頁中一二行「奉命」，徑作「奉命」。
- 一 九四一頁中一三行「精神」，徑作「精誠」。
- 一 九四一頁下七行「茲上」，徑作「茲上」。
- 一 九四一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孟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瓊澗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年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天池探瓊澗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

諫許公之約寓於明昌塔院院乃許公議建

以補郡城良方之不足獨立中天高標雲漢

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澗潮音動天水

色澄虛又若鈞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奇觀

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

道有間陳生於宸邀子尋昆耶之金粟求蘇

公之白龍具待其真樂而忘返又數日劉叅

軍遊遊西湖觀王龍泉乃欣然命策孟夏之

十日也湖去郡西二十里許岡巒蔓衍一望

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郭三里許村園

蔬圃運絡鱗次礧礧落落疊石為塹壁土為

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秋黍黍麥嘉蔬細粟

五穀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薊門西山也迤邐

曲折漸入深林行數里翁鬱蔽野不辨高下

穿雲躡石步出小溪清流炤人可鑑毛髮心

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散步聞雲中

犬吠不見烟火小轉即入村墅居人環堵盡

壘石為壁形模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

珠環之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

良久一老人出修眉龐首若牛鼻視敝衣垢

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見問之則不應儻然

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在武陵也佇

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村舍西石漸巨林益

深石岍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

灌注滌澗周匝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

耳椰樓檳榔處處穿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

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西行又

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知為西轉也棘刺

牽衣林草塞路披雲撥霧攀蘿躡磴神怡足

健經過十餘里皆礧石為塹如丸如拳如毬

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

者砌為隄環密如羅紋天然峭列無不中度

大如丈室巖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

纍垂垂疑其為鬼工也登高遠望連阡徧野

處處皆然異哉徘徊瞻眺隱隱出灌木未盡

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然寂無人聲幽深窈窕

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華表從者

指為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平如掌

色如古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盞寶奇

形異態行行不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遠

迤始知為一石天成周數十里四面皆高中

凹一湖如照天明鏡又若生盤池中著玻璃

盞耳不知誰為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為居人

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大水沸涌屋宇盡

沒為湖天旱水涸石有龍形嘗大早現夢於

郡守曰吾石湖龍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往禱

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為常入石門百

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幕下有古

殿三楹棟梁皆石殿後有池額曰王龍泉池

上有古廟三楹即玉龍之神女像也左有龍

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於方

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事今亡

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望溪溪下望

之嵯岬嶽嶺石空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

草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為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窾且曰出前村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脚穿田過峽從石塔山外過郡門入南渡響水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澗矣余與參軍湯黃二生濯足清流散髮披襟盤礴池上清風四至毛骨清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為炎荒瘴癘也日莫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源頭出谷曲折由西掠南直東入河似與郡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源來脉從南岳轉西粵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蒼梧貴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澗為蓬壺轉珠崖突然涌出五指恭天北向中原為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真天壤一大奇觀也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律德而下脊分五山水背中國而南奔入澗故按環澗大形左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然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於外瓊甸適當百粵之捍屏實澗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為瓊之祖龍

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備龍而趨橫跨郡東而直入澗山則右奔連西澗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真脉盤而東倒回顧若遊龍領下之明珠結為郡城石山為首左張脣入澗為後託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為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為郡案嶺後為白水緊纏幹龍由石塔繞城西南隅過門而左抵瀟為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內案度響水橋古從馬坡迤東北迴繞春牛館聚東湖之迴西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郡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散矣許公建明昌塔於良方以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郭會白龍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然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搯於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塔望山川之氣索然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有災以山川寂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為妄余孟夏既望乃渡澗北歸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坼城陷屋宇盡塌官民露處而塔亦側其半余居之

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年至今記余言者以為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 并銘

瓊郡距澗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跌有泉涌粟粒粒燦然如珠汎澗眼人取而試之去穀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斂泉溫其粟出芽如秧鍼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怪而異之不知所從來概呼為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澗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澗之奇陳生於宸博雅士也謂余於明昌塔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探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搯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為後身今於宗伯學士若有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噉之毛骨清涼如在昆耶方丈吃香積飯也陳生畜疑避席而問曰粟產於北土泉涌於南天相懸萬里且隔澗津胡為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蓋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

14969 A 80

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
如人血脉之注周身由生於心而養五臟外
達四肢徹於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涸髮毛
爪齒靡不充足不充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
呼吸潮汐吞吐乾坤閻閻晝夜往來無一息
之停機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復何怪哉昔
有神僧從西域來飲曹溪水香美而甘驚曰
此吾西天寶林之水也中山大悲閣閣高百
尺像高八丈有唐異僧徧化金錢銅木在在
納於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
至今尚有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
嘗不通物未嘗不達斯實事也昔蘇長公居
僊耳嘗品三山泉謂與惠山相通因名惠通
泉是則大虛寥廓萬象融通人特有心限礙
耳竊觀瓊海地發於西北氣結於東南如人
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
則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
多材說者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於其
間余則謂不然瓊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

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照文明之象也地浮
瀛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乾坤之真
氣極於斯而鍾於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文
禽名香珍奇異獸寶藏興馬百物備焉人則
仙靈文名忠臣義士往往出焉此天地之一
隅如太虛之一塵造化密移昧者不覺聊通
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
哉宗伯聞說躍然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
有沈生成德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之以晚
未聞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
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即見於何不真坎離
水火乾坤在我交垢發生有何不可地氣自
北而鍾於南物亦隨之涌現其間人疑此粟
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以明宗造化密移不
屬聞見聊借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
含空水火週徧何不相容血脉周身自頂至
趾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往不復
道脉潛通若此一粟淵泉混混而時出之道
脉南來可卜於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於衡岳折度嶺而下腰結曹溪
逶迤而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
祖龍曰白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以
踞白雲之腹而撫仙龍之城兩翼合抱如老
蚌含珠孤峰絕壑深林蒼鬱奇葩異卉煙雲
出沒菖蒲生於石隙椽髮披於林表大澗如
鏡壁立於眉間明月如珠光流於脣吻信天
壤之奇觀南游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
景泰間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
以新之余居五羊三年戊戌攜禪侶遊觀極
爲佳勝丁未春仲奉詔還山寺僧正裔持此
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寶月臺記

按志郡北百五十步爲寶月臺平地突起高
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
也不知命名之始高峴深谷遷變不常今爲
平湖陂也殆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
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西憲副陳公治郡
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然而嘆曰吾今

乃知寶月之臺當平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凭倚巖固爲郡之屏障以前逼而後脫天造斯土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踈且漏耶故知斯臺之於郡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以終七乎遂建議

孟

於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事不日而成華亭馮公元成以浙憲長量移茲土登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以隄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形似失真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恃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涼端然如淨琉璃含寶月也子辱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前之缺畧後建閣五楹前列鐘鼓二樓蓋取形圓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以主之始謂天人合德以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然捐俸庀工首事始於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於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

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然遐想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思臺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東粵來龍遠宗銜岳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郡之祖龍擬擬雲霄蜿蜒西走列障橫

孟

開明堂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奇峰洞宇千態萬狀文巖錦石雲蒸霞燦拳硤片石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山川之蘊奧也星巖羅列蛛絲遊蟻點綴平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捍門左逆水上遊由黃岡而西結爲郡城按形察理則回龍顧祖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平陽突起非若驪龍領下之珠乎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寶故名寶月有旨哉且夫天然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既失罔象索之得於重淵以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引而伸之神以明之以爲常守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時顧盼之間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興仁智之實也豈偶然哉水有龍以靈龍有珠以神若騎龍犄角溢領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臺翼

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炤迷方以破重昏鐘鼓交奏潮音迭奏上祝聖壽下福斯民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馮大士之靈也若夫莫斯土以鎮華夷布慈風以翊星度誠萬世無窮之利奚值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己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以重修寶林構材於端州往來期年事竣還山時當滂暑霖雨大作江水泛漲兩淡渚涯不辨牛馬於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涌舟不能進乃維以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焉於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千重霄怪石嶮岨下臨無地遠聽溪流湔湔激澗衝巖如考洪鐘而擊鼙鼓其聲自天隱隱隆隆不知所從將謂蛟龍之掘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覺然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以遊目焉少焉風雨暫止霧斂山霽余乃捫衣跣足拽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有神壇

馬謁荒榛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聞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然窺巖隙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即名研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聞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號群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奔如箕如釜金石鏗鏗若和鑿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非徇久之左陟層巖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纏雙嶺若翼凋之兩垂碎石疊疊如群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有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蠶如螭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鳥玉以截瓊枝剪雲霞而散綺縠者丈石之棄涕成才之士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捨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巖岨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群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淵深澗默若神龍蟠屈於

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潛杳眇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即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不可渡上通眾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即有事於此以車出水子夜施工以及亭午畧見崖際石工編篾而取之不易得也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生於水也巖面而上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馬高不能上乃命童子往視有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說先朝採使卒於役遂賜葬於此若使其神守焉者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清溪探巖下亂石壘於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若流霞散綵於水面可觀而不可挹者石之餘烈遺輝也解衣盤礴披襟散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顏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濕髮毛悚肌粟水淺舟大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搗潺湲數群石而嬉遊焉亂石如蟻

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然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然渾圓小者銳鑿之餘邊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技髮到垢凝脂膩媚燦然可觀余憮然歎曰信乎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恒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網罟樵者斧斤時過憐然而不顧者以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以託身邈遠不易見知於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奪朱也余於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樂也然皆剝啄猗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寶之者以其德合君子具體而微聊足以寄心且闢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驟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出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遽然驚覺頓失向來之所有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烟籠雲幕群峰掃天森然若

戟彷彿躡魚蹤鳥迹恐尚奇者欲諱詞喪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於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昔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備遊觀及佛出世下地開講堂遂選為精舍至今稱為祇樹園蓋人以勝地名也趙佗為南潯尉選訶林以為園及東晉隆安中劉賓國沙門曇摩耶含尊者從西域來愛其地勝遂乞以建梵刹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西國來就其寺建戒壇以待聖人梁天監初西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於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為法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隱約十有五年至儀鳳初因風播之辭脫穎而出果披荆於樹下登壇受戒推為人天師以符立識自爾法幢暨於曹溪道化被於寰宇至今稱此為根本地然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以道勝地以人勝耶嘗閱玄奘西域

記云祇園精舍今為荆棘之場今見訶林覺樹猶聞鐘梵之響豈南粵靈異於西天祖道有逾於佛法耶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際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深淺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幾乎息矣惟今去我六祖大師千年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法之場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粵之梵宇百不存一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然耶此又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事枯禪因法獲譴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於曹溪瞻瞻樹於光孝訪其遺事其迹邈然而人不知僧期年而乞食行三年而齋戒修放生舉五年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年而教法廣信道眾蓋大運然也昔人以菩提樹下為大師薙髮之所因建殿以奉法事其來遠矣風雨薄蝕亦因時興廢今僧通維摩弟子行佩草屨眾而重新之余為清其眉宇擴其門廡使道容闡然而復章慧燈朗然而不昧此又事賴人為

人因事重也然佛以六度攝有情而檀波羅蜜為第一且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苟事相與法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散華皆為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楠雕椽豈非淨土之資乎昔五壇植樹既有待於六祖今述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豈無待於後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往而此來又有間矣是為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師開山於此禪師法系載傳燈錄初與法照禪師結念佛社於湖東後皆遊五臺親見文殊事具清涼傳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初開福絕於西鄉金蘭里興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淳熙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請永州道經衡病作為守臣錢鏊所窘暴卒殯於此因立祠歲時祀之後郡守向子恣公有惠政歲荒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於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年有福潯禪師重興并新大悲寺我明宣德間

寺又廢士民建小巷於荒址地僅一區殘僧
數輩守至今幸不沒於民間也隆慶壬申郡
善士恭選等重緝其菴以僧如祿守之萬曆
庚戌孝廉杜君友桂居寺比隣一夕夢老人
擁上馬曰予開福土地神也是年杜君舉鄉
進士乃以夢語其親會儀部金簡公公曰考
郡乘開福乃福澥禪師重建君今號復澥豈
前後身耶君宜新此以志不昧本因也杜君
欣然約鄉善士劉子濂恭選文學劉鳴鸞等
併力鼎新郡司馬尹公雅重三寶力爲之主
以其地久廢多沒於民間基址迫脇二祠亦
湮沒無能恢復其舊經營五六年間始建佛
殿三楹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會公重建湖東
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至其營開福諸
善士來請予往視之愍其心而嘉其志乃爲
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
剛界皆有龍神護法以守之雖窮劫不泯也
昔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去七佛
說法處宜建梵刹時賢於長者即挿一莖於
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也震旦自有佛法以

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棋布雖墜荒
榛其名不朽即有興之者發其幽隱如觀故
物蓋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
逝後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
立度來何其昔日浮屠今如故度聞語遂修
之塔音內石刻果有緋衣宰相之識由是觀之
開福蕪廢千有餘年而尹公與會杜二公唱
導興復皆於佛地有大因緣非偶然者昔者
無著法照發迹湖東皆遊五臺並得親見文
殊予今發迹五臺投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
之日是諸人者往往來來彈指出沒曾不離
文殊尸利竹林寺金剛堀中前三三後三三
因緣會合豈可思議哉諸善男子其尸祝尹
公於其寺又將爲後之立度徵杜君復澥之
兆桑中之環益較然不異矣予故概記其始
末以告來者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今之
讚歎隨喜者豈非後之護法福田功德固有
不亡者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有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

慕焉乙卯秋九月叅知馮公從武陵移鎮湖
南駐節永州招予爲九疑之遊以是月晦至
則見永州山水清勝若仙都洞府未可以塵
寰概視也寓滿江之西許石上小樓坐覽江
山之勝如在几席冬十月九日孝廉唐還和

音

音

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槎嶺
南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
霽乃携杖從西江之岝沿緣里許就山麓逶
迤而上又里許登小嶺望群峯萃萃律不可攀
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轉而西則奇峰獨
聳巖巖秀削梵宇飛甍依巖嵌石曰芝山寺
乃萬曆乙巳比丘明爵開山勸建寺前無餘
地爲龍首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西爲觀音
閣倚高巖之下則開敞昭曠衆山羅列如在
眉睫下則平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
天衣飛帶飄颻到懷由山足入江又西轉數
武爲殿一楹舊縣壘三大士爲闡提所毀其
地最爲幽勝後有洞宇可坐數人又西轉穿
石磴研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
腰平地數丈前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至

此可坐而樂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紫雲太湖堆積疊瑣華玉蕊密葉數榮亭左緣巖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青蓮而抱蕊珠不能細數又有兩石如手名合掌巖下有洞門天然透漏度門而上則

為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郭鋪舒宛若圖畫末之全勝畢見無遺矣竊謂柳司馬居未十餘年無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蔑如也或指此為西山柳文有記從染溪而西又曰特出似今日為真珠嶺也又或指為群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柳不幸也柳不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有待於今日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留勝蹟我輩後登臨倘伴徐行尋柳巖而歸

宜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尊支分四出而曹溪源根于南岳曹溪相望千餘里諸峯綿亘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脉寰中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

十數迄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奧故道脉特有託焉宜章介曹衝之中治西三十里有山名高雲視融之孫也為靈久矣嘉靖甲戌居人歐陽氏勸蘭若迎沙金澗公居之擴建梵宇以安廣眾通邑歸依為福田資置香燈

糧八斗未幾厄於回祿澗公去隱於閩之支提山弟子悟丹華一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建塔於龍首迎澗公靈骨歸藏是為開山祖弟子日益進十方往來於曹衝者莫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粥需由是諸方咸稱之僧既集深山窮谷之氓皆知有佛若僧矣第僧尚未聞有法也有法孫性成者志求大藏經於金陵苦心十二年願始就萬曆己酉夏六月迺迎大藏歸四眾歡睹若白馬自西來也菴居山頂林木蒼鬱雲霧蒸濕慮經藏之難久法孫真桂等

議擬建閣於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戎董公為檀越倡導之出信疏以告四方聞者歡悅來歸者如市工始於某年月落成於某年月將啟法會供水陸儀以宣利濟居然

一大道場也事克成公弟子悟紹從余曹溪乃乞余言以記之曰古德云盡十方是常寂光土微大地是普眼真經斯則佛土不修而自淨經卷不展而自明雖然良由心淨而土現眼明而法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非澗公之成始諸孫之繼業禮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荆棘而為寶樹變沙磧而成梵宮哉法幢既豎道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法身常住猿吟鳥噪妙偈恒宣而水流風動居然出廣長舌與此境中人齋唱無盡凡在見聞隨喜者如善財之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德又奚可以一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為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靈湖馮元成先生量移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西有異人木六公馬公守麗江奄有疆土六傳而至公稱六公云其先在國初以忠順發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以文名雅歌聲詩

翩翩有凌雲氣揚用修太史大爲稱賞相傳至王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社清修發覺覺路至六公則迥超前哲特出風塵之表夫公天性澹薄於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以濟人利物爲懷歸心三寶刻意禪那愛接方外法侶相與禮誦精修頽然如糞埽頭陀尤廣禮度是皆富貴之所難能而公特爲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乘悲願力而影響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廣大將謂單樓弔影於窮山絕壑草木食守枯禪而爲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以了悟自心廣行萬行即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若夫浮慕虛尚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網繆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埃冥心絕域若蓮出淤泥儼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蒂

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有迷悟之不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資貪瞋從般若而發者資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貪瞋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異聖凡由是而分焉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以達人無累於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之士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待於此惟是道路閒關無大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事遠遊參訪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然即公能靜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亡洞觀法界則山河不隔將視華藏於毫端攝淨土於塵芥不動步而遊履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然本元具足曾不假於外也且公有土者也以山川之廣人民之衆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以精誠格物以佛事化民使家喻而戶曉人各知有佛心各知

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皞皞金哺鼓腹窮荒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華而端居極樂即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浮光泡影而爲究竟佛事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遐陬八難之地定爲悲願之應身第恨老夫不能持一鉢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肩賤願與公結異世緣當龍華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佛子也公其無意乎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杭之山水甲天下古聖示迹剎竿相望者如林亦域內無兩法相寺居南高峯下幽深窈眇林木蒼鬱泉石清奇蓋昔人迹罕至五代有異僧棲遁於此後遂爲道場師名性真閩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生異狀兩耳垂肩下可結頤人皆怪之七歲不語或指曰此兒啞耶師即開口曰不遇作家徒撞破額顛耳長出家參雪峰存禪師發悟遂行脚至四明隱於山中爲鬼神說法諸天散華猿鳥獻果既而出山至錢塘隱於南高峯類秀塢

初無水師至卓錫有泉迸流時乞食於市人皆異之小兒輩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頽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事為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年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禪師正開大法師赴會徧身疥癩徑坐上座象皆惡之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即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海趨駕往禮曰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陀饒舌言訖坐逝王回禮壽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留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以二師事併奏聞請謚賜永明宗照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佛說法時往往以後五百年像法已壞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我遺變化人處處為諸衆生開示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法觀二師同時出現蓋可知已未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聞者靡不躍然而入其長耳者以異狀

利生始終無法可說唯以慈心三昧攝化衆生以衆生生死愛為根本而以男女為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綿遠則窮衆生界愛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是為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堂記

金明為嘉禾名刹其後為范蠡湖今為郡城滄澗桑田也寺始於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山興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然竟未為草草也向殿宇雖傾而僧不乏祀頃於庚子歲秋潭船公始重新佛閣未就而化禪人道顯以受業願繼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請耶溪法師講榜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有地十畝許舊為禪堂址向為有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弦沈汝納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資贖之嗣請玄津法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皈依信者益衆後構禪堂齋寮廚庫先所闕畧者一時完足

為道場之偉觀予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法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有師表焉予往居南岳著榜嚴通議成刻之姑蘇法師適應講期見而歎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卒業以廣法施罷講歸過金明顯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願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死生夢幻豈必於人乎觀齋志而往則有不往者存焉玄津法師耶公之適嗣實繼志而述事者予寓淨慈玄為且過主及予還匡山玄送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事遂命顯請玄以滿前志子因題其堂曰大定蓋首榜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壞然佛始坐菩提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以此地經五百年成住壞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為道場至其興也以榜嚴為始今已成以榜嚴為終然榜嚴修證以金剛心地為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以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為金剛常住不壞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堂者以此心而住其說法者以此心而說

14864 a 61

其聽法者以此心而聽即鐘鼓交奏梵唄相和以及市井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又豈有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赴沈爾侯居士齋蓋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五言
五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四三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四五頁上九行第七字「之」，徑無。
- 一 九四六頁下一三行「而夢焉」，徑作「而夢遊焉」。
- 一 九五一頁下九行「無意乎」，至此，徑卷十二終，卷十三始，並有單行「記」字。
- 一 九五三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五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五乳峰法雲寺記

廬山自南岳發脈逆轉湘山界西東北轉星子臨武界東粵至桂陽界吳楚庚嶺分派抽

幹東走經武功一帶餘亘二千餘里直抵潯陽前彭蠡而後九江盤踞二百餘里知出水

青蓮高插雲漢南臨吳越北眺中原直與五岳爭雄誠寰中一鉅麗也其來脈至圓通過

峽突聳馬耳諸峰蜿蜒東走二十餘里特起

一峰曰桃華上倚重霄為茲山中主由是中分兩大幹其一東行列九奇如障至含鄱

口北轉起乾剛嶺實中主其勢盡東北江湖合抱迴旋盤紆其嶺首抽東南一大幹為五

老峰回望彭湖為西江捍門盡三壘泉最奇絕處也峰下諸蘭若中淨妙前五里曰白鹿

洞為晦庵書院傳有李青蓮書室不可攷五老首拖岡嶺隨含鄱分水遶西而南下至壘

者為南康郡城此五老之南面也其乾嶺北行至松光嶺分二派東北一幹為蓮華峰下

走為吳障山直抵湖口內有慧日諸蘭若外行平岡十餘里為周濂溪墓南面蓮華峰又二十餘里為九江郡城其嶺北幹西折為烏龍潭下抽一枝十餘里入平原為太平宮委蛇三轉十餘里為東林遠公蓮社處回望香爐峰白香山草堂在焉基尚存其烏龍西行經獅石大林水口御碑亭竹林佛手巖講經臺香爐諸勝結天池回顧桃華故為山之主刹巖下為石門即一山之水口其山之中曰黃龍潭如華心一蕊諸刹蘭若列布如蕊香

幢此盡東幹之形勢也其桃華南發大幹逆背來龍西走中夾一谷最高者曰大漢陽峰為南面之主山雄峙中天面吞兩湖遠挹江南一帶諸峰羅列天際如星拱北一目千里直抵湖口回抱五老此實東南一大觀也漢陽之西盡處為谷簾泉前下平原為柴桑淵明故里從半中而下南抽一枝腰聳一峰孤立高數百尺如空中浮屠曰金輪晉梵師即閻尊者負鐵建塔藏佛舍利于峰頂下二里許為董奉杏林至今稱之峰下平原為歸宗

寺乃王右軍守江州時建宅于此後遇梵師致陀多羅遂捨宅為寺今有墨池鵝池故事與東林角勝自唐赤眼禪師說法于此相繼三十餘人在昔西江法道獨盛故為茲山首刹此匡南之大勢也其五乳則自大漢陽峰南面正中特抽一枝起伏數節即大開一障左背桃華曰石人諸峰東走而下外結為樓賢對五老由含鄱分水而下繞樓賢曰玉淵潭水瀝為河入星渚左障內抱如倒捲蓮華中有石佛擊竹寶慶三蘭若而寶慶為昔大慧果英師武月公晦寶峰悅元首座諸大老隱居處久廢今重修又西為卧龍岡岡下一谷谷中有庵宋晦翁守南康時往來其中刻出師表于石庵廢石刻尚存此漢陽前左障也其右障列果子寨諸峰至黃巖瀑布從空而下注為潭潭上大石多古名人刻前為開先寺乃李中主買建伽藍為諸祖說法處山谷書七佛偈於崖石王陽明破震濂有題寺左轉過一岡為萬杉寺此漢陽前之右障也其障正中獨抽一枝如馬鬣下垂峰腹特起

一峰如麟角曰胡鼻左曳如屏七峰并峙上插重霄曰七賢昔唐高士劉軻讀書于峰下後晦庵攜其子與門人陳正思陳彥忠俞季清甥魏愉特遊其中故以爲名土人俗呼七尖爲也七賢之下有五突如乳故名五乳上下相連東抵卧龍潭分水而下此五乳之左龍也由胡鼻拱揖一峰連起曰石鼓冉冉而下蜿蜒若雲中遊龍曲折盤亘數里單提環抱中開一掌爲古寺基倚七賢而面五老如戟枝蓮其寺深藏如蓮中之蕊爲山南半腰最幽處也其中泉水歸壑繞寺而下出石罅中約五里至山足會玉淵河流內纏玉京山入湖山乃淵明舊居處詩云我昔家玉京是也五乳水口有石峰高數丈上有磐石方丈名劉軻讀書臺至今土人稱之誌載軻有書院後改爲凌雲庵在七尖下古寺兵燹事迹不可攷遺礎存焉後見崖刻至正壬申四月重修工完其寺山場田地至嘉靖初始爲民業萬曆丙辰歲予自南岳東遊避暑于金竹採幽及此愛其一丘一壑意將息焉且卜居道

黃梅孝廉邢懋學用值購之爲予逸老地特黃梅大司馬汪公可受願爲興建檀越浮梁尚賢陳公大受約某某捐資鳩材寺遂成金沙于公玉立居士繆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工肇于丁巳落成于己未郡守袁公懋貞爲文以記之由是四方衲子日益至遂成叢林居然蓮華一葉中也寺左嶺舊有望湖亭乃晦庵建基尚存其谷有蘭若一在石鼓峰下曰冲默齋予有銘最幽勝高敞望湖外諸山一目千里羅列于前如坐華臺出廣長舌十方雲來聽法衆也一在七賢峰下曰芙蓉庵面五老而踞卧龍群峰羅列如在几席由庵入數里大谷中名香谷有石屏前一大石面如几石下一洞異香從洞中出冉冉襲人不絕一在近寺龍水崖曰木石庵蓋見志也予亦有銘是皆區內若華心也其寺左谷中有觀音庵遺址誌云有古井二口不知所在今得之荒榛中又左臂爲歸一庵即接卧龍分水會歸大河又一區也東坡云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山似蓮

華居者如坐華中故面目唯在山南獨五老七賢爲最勝其寺居壑中倚漢陽諸峰爲屏帳回觀七賢五老坐于雲中彭湖繞其外湖外雲山千里內拱照列于前儼一華藏玄都也梵侶日誦華嚴經聲琅琅鐘鼓交奏與松濤泉響共演潮音又與茲山放生色第未能効遠公刻蓮漏禮六時耳

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

武林西湖有山曰南屏有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南渡崇五山十刹而首茲焉寺始于周顯德吳越錢忠懿王建初爲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于天台韶國師爲法眼的骨孫抄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西域唱導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水火相攻以至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于是遂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南下南岳青原次爲五宗由唐至宋其

道大盛于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
 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
 四百年來漸內學者變曉競辯卒不能起大
 覺以折中之于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
 賢首慈恩天台三宗義學精於法義者百餘
 人館于兩閣博閱義解更相質難師則以心
 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
 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為書百卷
 名曰宗鏡錄因以顏堂憲以一心為宗照萬
 法為鏡徹三宗之藩籬顯一心之奧義其猶
 懸義象于性天攝殊流而歸法解不唯性相
 雙融即九流百氏技藝資生無不引歸實際
 又何教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泯哉良以衆生
 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妙但
 佛開遮心病末後拈華自語而自異卒無以
 一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執能正之世
 尊入滅二千年矣自非大師崛起而大通之
 竊恐終古曉曉究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
 大師厥功大矣集吾法之大成使釋迦復起
 功亦無越于此者豈非夫子賢于堯舜遠耶

或曰從前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
 著三世諸佛不許觀者又曰一大藏經是指
 屠農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即要一
 棒打破乃至上堂示衆未嘗不痛斥文字不
 許親近教義大師今以和會性相強合一心
 豈非有違達磨西來之指耶抑諸古德有違
 一心之義耶曰此正以西來大意不明互起
 偏見故作今生之事耳即古德機緣皆顯如
 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即如文殊
 起佛見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曾持
 刀殺佛其諸弟子入維摩丈室種種受呵是
 皆諸祖之機用但為遮遣調伏衆生之法藥
 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悟如來平等
 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以海
 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為帝青寶虛明如
 鏡大地山林艸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景
 于空鏡之中而大解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
 之景現于解中猶如印文如來說法以平等
 大慧圓照法界衆生心念皆知頭數聞浮提
 兩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

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佛事無一
 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于唯心
 之外者乎是知宗鏡之稱以一心照萬法泯
 萬法歸一心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又何性
 相教禪之別乎是則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
 者不達佛心不知佛祖之妙用而執為實法
 所以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也寺面
 西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華柳樓船往
 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奏晝夜六時
 古今不斷于湖上而殿中如來安然寂默如
 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於宗鏡即今松
 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揮塵
 會義說法時也又何庸夫筆舌哉是知茲山
 之地甲于中州寺首于諸刹法超于教禪心
 境最勝則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為終始矣
 大師入滅四百餘年骨塔沒于荒榛萬曆某
 年寺僧大整求而得之移置于堂後斯實大
 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茲堂堂常住不朽矣堂
 無記整乞予以志之

徑山凌霄峰記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凌霄之閣是峰頂有閣又記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既而

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先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但峰頂無水風高迴絕非藏修地也月庭法師亦曾於此為眾說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慈公結庵于頂居十三年矣向苦于水公鑿

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手植引路松莫化龍也予于丁巳新春登之四望寥廓一日千里予因題其庵曰空中居志超世也特有詩以記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名泉

游虞尊勝庵記

游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彼從事三寶者獨盛于他比閭相尚蓋鄉多薦紳先生素為護法有以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化普周草芥微塵皆

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尊勝庵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初公為邑之陳氏子幼即喃喃唱佛名及教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年十七禮玉峰庵一原和尚為師禮雲棲大師授具戒復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肆習賢首

教義苦志七年已亥秋歸省母氏于虞山陽露臺掩關三年參究西來祖意壬寅復往諸方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所依歸因發願儻有把茅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邑孝廉翁兆吉願捨寺前空地約十畝建十方禪院及養老靜室公喜

以為得地可躋宿願邑乘載有尊勝庵久廢開基入地丈餘得古井一口水甚甘冽疑即舊址也滄海桑田豈劫運哉故工于萬曆丁巳夏落成于戊午秋以公生平持尊勝呪遂以尊勝名走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眾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以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以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即以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

交叅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飢者食渴者飲何莫而非尊勝功德耶使雲棲之清規不墜靈山之法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草為梵刹殊未可以思議較計求之也且以上祝堯年下與斯民共躋仁壽又為大澗潛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塔

記

昔世尊入滅荼毘得舍利八斛四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塔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塔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有不見者蓋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五代時錢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小銅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萬曆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塋地中掘出一小銅塔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塔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年記一十九字外四面鑲釋

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毘尸王割肉飼鷹救
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
犀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事文理密
緻涉以金筋頗為錢太史之母舅因公為忠
懿王後遂以墮付之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
志因也乃送與福蘭若于東遊訪太史過洞
閣上座觀其捨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
為身即草葉縷結皆成佛真體況託象者乎
良以眾生迷本法身變為三毒成八萬四千
煩惱佛以普光明智薰三毒為三德祕藏故
變煩惱為八萬四千功德育王所造益表功
德之數量也吳越王做造銅塔如其數盡埋
地中意表功德藏於眾生心地冀啟一塔則
見一種功德即睹法界之全身如從一隙見
無際空是可以色相視之哉法身堅固歷劫
不壞遺家慮現太史此塔豈從因地下性空
之一隙耶萬曆四十五年佛生日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西還巨廬舟過蕪關關尹玉
受劉君邀留信宿適吳門管茂才席之從別

道來詰朝席之先至舟訊幻人即談玉受異
夢事幻人驚異之及叩玉受出乾城遶草讀
記異夢甚悉初玉受奉勅中聘道中病卧下
馬驛亭夜夢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有所求
而意氣尚陵厲不平揖玉受與之坐問其族
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將軍曹翰也以江州
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何言玉受夢
中未悉江州本末但憶翰與曹彬同將乃曰
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
曰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
其城取快一時何知死受冥譴一時同事諸
人并落異道余獨為豬益余生時性多怒罵
舌鋒猛毒既得豬報聲多嘍嘍或見擒捉呼
號四徹冥中謹罰尺寸不爽乞公拯之玉受
聽之悚然因云余尚凡夫何以脫公其人云
公性慈悲每見予輩雅相憐愍可憶往年有
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即予也蓋玉受曾于戊
申春家奴以其租負數有豬償者夜夢一人
乞命即命奴畜之踰年自斃夢中明憶往事
即應曰實有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

見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償一近縣人償不
意有緣于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
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幸在唐太宗朝
為一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為設
供感世世為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遂作惡業
轉受此果然幸有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
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聞聲或見食余肉
為持準提呪或稱彌陀號余暫堪忍其苦定
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玉受
曰此余夙心也矧奉教教負約其人喜拜謝
而去嗚呼異哉業報昭昭不爽如此觀曹翰
之始為小吏以聞佛法作一飯僧功德遂世
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為大將而恣殺業
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良可畏也以殺業之
慘歷受刀礮之苦又六百餘年仍以夙種善
根兩現夢于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然而劉君
豈翰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翰之惡報不
爽而劉君之善根亦有自來矣幻人初聞其
說驚異之及觀劉君乾遊草中異夢記故為
之說普告人天以崇放生戒殺之德彰明較

著者也且聞聲見肉而持咒念佛尚冀堪忍脫其苦報況出真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于雲棲之放生所深有感焉敬書此以告本寺知事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有緣者時看養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真實事幸勿疲厭若以佛性而觀則資糧亦彼當有分者幸無匱乏令彼飢虛也

太和縣真如庵記

太和之西北四十里早禾市有真如庵者乃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敬事三寶中年挈妻子出家祝髮于廬山淨業堂受戒于雲棲大師復從古心和尚調練具足歸鄉至太和孝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庵請居之以接納往來八年于茲矣久之雲集日益衆建殿二座雲堂齋廚諸所畢備儼然一道場也慮無以贍大眾乃集善信作百千燈會儲其資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以永供大眾四事無缺可以安居精修淨業無外慕也事既就緒果走匡廬乞予爲記予因謂之曰嘗聞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淨則土淨

譬如夢事貴人夢苦事而呻吟貧人夢金寶而欣悅覺後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爲莊嚴功德乎昔達磨對武帝云有爲之行實無功德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雖然未悟空宗之體而棄有爲之行詎非枵腹以待王膳望濟其飢乎所謂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擬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理事雙修真妄一契者也又何以建立爲事行哉若果禪人居然一俗士也中年挈妻子

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年而道場隨建豈非淨土唯心哉且此庵昔爲荒園今爲道場實成于一念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不離于目前詎不信哉

清陽齋記

京口爲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當區區惠山負郭枕流林木蒼鬱湖光滌漾一碧如鏡岡嶺逶迤萬松叢翠天風時吹萬籟發洞心徹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圖南居士誅茅結廬宴坐其間顏曰清陽意取晉徐夔節儉清修之

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法及予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嗚者鬱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蕪穢鬱而毒菌生人情鬱而百病作是知嗚乃氣之和而情之適也嗟彼沉湎富貴耽荒物欲取快一時而爲嗚是以鬱爲嗚者也譬夫食毒爽口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昔有宦于西粵者嗜鷓鴣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此不下食既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有識者曰此半夏毒也謂鷓鴣以半夏爲食嗜久而毒充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疾而發毒者皆鷓鴣類也居士軒冕桎梏富貴浮雲博學強記潛心佛理究性命之原達死生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者遊其所嗚者六通四達將廓太虛以爲含潛極樂以爲家又豈特節儉清修而繫其神理者哉居士課子讀書于其間將以此嗚世其業也予特爲之記

放生功德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衆生爲身菩薩妙行以度

生為行故總萬行以六度而首之以檀然住相之施如來所呵以其物我未忘不能平等一視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難相之行體合真空即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德為最何也以彼胎卵濕化蠢蠕蚘蛆一以佛性視之愍其沉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捐靡焦腐之地一旦出其籠繫置之飛空潛淵優遊極樂之鄉慈出無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故其功德福量猶如虛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然人與物鉅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死報感恩懷德固所不忘况脫湯火于必死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稱法性而報因果皎然若眠白黑固其理也况人有限物無窮今擬一食之食而活億萬之命其所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以護生為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貴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為妙行也近世雲棲特標此行戒殺放生功德感應著之篇章漸內奉行甚廣予往過皖城

觀其俗多奉佛益由幸官吳公身以倡之家諭戶曉洋洋佛國之風矣可饒湛公奉雲棲法舉放生社置恒產以長轉無盡大悲法輪予聞而喜之曰昔智者大師以解為放生池既而天台一宗盛行解外諸國識者謂是所放之生感報地湛公引一時幸官居士之法五流度無量眾生同歸性解果真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蛻為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于一方同心護法城壑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蠻奉法而已惟是可徵于一紀二紀之間收功不遠必有目睹其驗者功德又何爽焉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成佛真體共轉法輪意顯三界唯心之旨及于無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達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者明眼知藏三十六人其地踞匡山之勝為靈久矣既廢之後琳宮梵宇委之草莽獨寺前古松一株挺立掌漢其根下為樵人剝斷已去其半枝柯枯悴

勢將摧折時遼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唯存此一刹竿耳奈何遭于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迹泯矣乃率諸弟子運石鑿圍以土培之為之呪願誓曰若寺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五堯九翁而去不數年果重長皮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幾歲大饑寺有殘僧以松易米而食匠石睨顏將伐之適有丐者息蔭其下願乞米以贖匠氏感之乃已不數年間果清湛公重興其寺竟感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為建殿宇翻瓦礫為淨土其轉變之機其不先見于一枯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然草木無知是在精誠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荀生公說法而石點頭以法非心外感變由人即枯龜告人以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法輪於是乎徵矣因記之以告來者知此松為法身常住也後世儻有損其一毛即為戕害法身斷佛慧命可不念哉

廬山金輪峰釋迦文佛舍利塔記

佛法自漢永平始入中國吳赤烏間西域梵師康僧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于長干里吳王建塔以藏之初建初寺此江南塔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中梵師達磨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羲之守江州見而異之乃舍宅建歸宗寺以居之義熙中遠公至廬山開蓮社于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乃以所携釋迦文佛舍利建塔于歸宗金輪峰頂身負鐵以為浮屠此西江塔寺之首焉至唐元和間赤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法于歸宗而匡南諸名利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稱法堀西來單傳之道大振于茲山自此相繼說法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頽宋景德皇祐間再重修之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于兵自是塔寺廢山場_五地盡為民業矣萬曆癸丑達大師弟子果清湛公因禮塔過而嘆焉遂啟恢復之志徧謁諸薦紳檀越同時一力致感皇上敕頒大藏一部劉其徒修慈為住持當道建殿宇黃梅孝廉邢懋學捐資盡贖其

山場田地居然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修其塔購鐵數萬勛未果即遷化甲寅修慈于吳中造毘盧大像回時塔舍利放光者三度照耀山谷寺後松結子如塔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遠近咸異之乙卯春慈兼師遺命冶鐵鑄浮屠十三級重開塔藏見舍利數百粒五色寶光眩曜人目瞻見者敬禮無不感悅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咤如雷者七次聞者皆知其為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觸外以磁灰米汁搆而護之取堅密可垂久也予于丙辰夏自南岳來瞻禮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掌空狀若浮屠峰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塔藏蓋天造地設非偶然也予為記之曰昔釋迦文佛入滅荼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天上人間龍宮各分建塔阿育王_五分布閭浮于我震旦者一十有九唯明州建康者名最著其他未顯聞焉此豈其一耶舍利乃戒定之餘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髮齒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目超越世實有堅凝而不

動者有流動上下其狀變化不一者蓋各隨感而然也噫諸佛眾生同秉此心眾生以無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體臭穢終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熏故其體堅固光明照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亦然眾生依報感五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寶莊嚴故雜華云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所變豈他力哉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維此金輪匡廬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群峰即人世空居而佛法身舍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真常不壞而世相變遷故其浮屠與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立者之心與恢復者之志必有願力存焉是為記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熏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異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如來應現娑婆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于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

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茶毗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陀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爲身故地故塔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金陵長干與明州鄞山顯赫最著予幼出家長于屢睹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蚤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嘆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真法界常住真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爲金剛心地衆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衆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祖師西來指之爲心印是知衆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熏變之不同耳以衆生無明業力念念熏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膻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爲輪迴業果歷劫不忘菩薩以之爲定慧熏習得意生身調伏

衆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妙功德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爲清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寶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真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即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即法身應機說法以離言三昧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座末後拈華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一大事而于法華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以此知見即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處應以七寶起塔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捷示人而形于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觀面爲說不生滅法而人不悟諸已概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

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嗟夫吾人沉淪多劫流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猶自迷頭認影豈不上負真慈自昧本有可不爲之大哀歟昔佛于法華會上自說法身壽量常住不滅此但託之空言未有若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惟普賢以十大願顯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三者義昭于此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于是痛舉佛號三稱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即聽餅中鏗然有聲光燭天地故之則舍利宛在餅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爲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涌出是知康爲人劉爲已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嘆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也佛性之在衆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照而不昧者發于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

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行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即布身命罄所有竭內外施而爲莊嚴特爲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暗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聞熏緣熟于當下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于前太宰陸公重興于昔司馬郭公再振于今且託法身于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願輪所持也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爲長老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然無間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五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五四頁上七行第一五字「知」，〔徑作「如」〕。
- 一 九六〇頁中一四行「草本」，〔徑作「草木」〕。
- 一 九六〇頁下一九行「可不念哉」，〔徑作「可念哉」〕。
- 一 九六三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孟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大悲懺堂記

唯佛法身無際全體而為眾生眾生妄想無際全體而為生死之妄業妄業不消故眾生

苦海亦無際而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

由以竭苦海消妄業而出生死證本際也是

故觀音大士稱法界心行大悲行潛入一切

眾生妄想海中而為之濟度說陀羅尼令其

持誦薰修欲令眾生出苦海見本法身登涅

槃岸此大悲懺法所由立也其咒本出灌頂

部乃中道法身所流是為毘盧心印始于四

明尊者準大悲經之所勸立其來尚矣良以

眾生藏識幽闊非秘密心印不足以破之是

為脫苦之良藥也直指滿空受教于雲棲藏

修南岳志以懺法為佛事信奉者眾既而之

廬岳結隱單樓願廣此法以度四眾故建懺

堂以示薰修之儀堂既成乞記于老人乃謂

之曰一切眾生皆本法身既迷而為生死業

海令以法身心印而薰變業性是以水投水

似空念空但有信者于生死苦不期出而由
矣公以大悲心為苦海舟航之慈楫以人人
本有之法而指示之如以甘露灑焦枯而清
涼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法性無盡眾生界
不可盡此法亦無盡又何以水永為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廬山禪林泰布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為幽
勝俗呼仰天坪以其高而無上也昔為虎狼

之巢有雲中寺乃敬堂忠公所勸建也師諱

法忠本歙人年十九禮杭之靈隱達機和尚

為弟子執爨三年思大事未了遂依講肆聽

了義諸經猶以文字為障礙渡江之少林依

大千和尚參達磨西來之旨居十載尋之京

師復禮徧融諸大知識印決心要因之五臺

會予與妙師心知為法門之傑予去東海妙

師歸廬茅因拉師同住居三年諸所建立多

谷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幾而轉匡山初結

菴講經臺居三年以往來為煩仍遷五老峰

又四年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以居

之草衣木食十方英靈衲子多集師脫形骸

無爾我以道相忘不設規繩無約束人人自
律不以世俗標榜四事任緣關則親行乞以
供之雖寸絲粒米咸以眾為懷精練三業熏
明一心居二十二年遂成叢林後為團瓢以
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好栽松

計十餘萬章其化龍以紀年也予自南岳來

遊茲山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老矣幻化

人世任緣住此山三十年矣今浮光不久即

此道場雖幻緣所成本意為十方龍象設非

為區區一已乞師一言以為志予喜而歎曰

大哉師之心乎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

心安居平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為懷也西江

有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是祖以十方為心也惟師生平

志在無我故隨所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

之十方是究竟無我其有能克紹其業亦身

擔荷者能以師心為心苟志于道豈無豪傑

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光水流風

動皆演無我之法音師廣長舌相常住而不

泯也其常住相代別有券非予所筆略記師

生平始末以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廬山之南刹竿相望其谷之大者曰棲賢巖
壑欽岑林木蒼鬱太乙漢陽桃林諸峰叢列
雲中衆水會于巨澗中有寺曰萬壽蓋唐僧
德其所建為禪壙也歲久而毀我明正統間
僧明安重修今亦圯矣禪人慧楞緝而居之
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空薄鐫淒
然蒼蘚古瓦間也楞因發願重新乞予為疏
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孝廉涂君
世廷以前身為僧因字曰悞來志不忘本也
見疏與心遂先倡于衆施金若干聖持歸以
莊嚴金像殿宇煥然一新山光掩映若睹毫
彩於靈鷲為人天說法時也仍乞予記之曰
夫佛者覺也為生靈之大本即衆生知覺之
自性也人有此心則人皆有此覺覺則衆生
即佛不覺則佛即衆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
三無差別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飭金木之幻
形實所以開自心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
為僧是欲望躋覺路者也今轉為此身是欲

覺而復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特傍無一
呼振起者耳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羣迷
或一棒一喝之間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
即所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
一疏不減臨濟德山之棒喝涂君一觸而悟
本來即能現八相于目前圓三祇於當下可
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善男女等即靈
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世生
于夢宅中遞相呼斥必皆至大覺而後已是
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又豈僅施不慳之財飭
幻化之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
少金剛終竟透皮而出甚言性真之不昧也
請記之以為他日法門券

嘉興平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平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修置齋僧田
七十畝以永供三寶是為常住丁巳歲慧公
入寂遺囑弟子智達無替乃業達來匡山受
戒且請老人為記之曰凡世之稱田者以種
子有所託而不朽者生生無窮也故孝順父
母為敬田拔濟貧苦為悲田供養三寶為福

田世人捨此而修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
所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焉後
之守此三田而不力耕有所荒穢者失教則
逆失悲則盜無福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
有不及念及此者不唯非人亦非佛弟子矣
然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智種靈苗
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冀否則墮為焦芽
敗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聖祖龍飛淮甸肇迹滁陽山川之靈
固已久矣全椒當郡之西雖彈丸黑子僻在
一隅為滁之典猶寸玉也藏輝歛潤向合而
未暢若陽春之發育蓋有時焉我明二百餘
年嘉隆之際文運始開時猶朱明之會也今
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惟附郭之間鐘鼓相
聞即窮鄉下里奉佛齋心者蓋遠比也豈非
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耶邑城之水自
西而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為邑之水
口當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門而右隄平行
則水泄無制氣散而中虛若天有闕也里人

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發心建佛刹於河北之濟正殿山門齋堂廚庫居然一勝道場其形勢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瀉不傾而施有餘也菴既成走廬山言其事且問額于予予森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聖壽保斯民亦大昌于王化同躋仁壽而登極崇之鄉也故略記其事且為銘曰

聖祖龍飛兮滌之陽維茲椒丘當西之岡外磧中腴蘊靈抱奇如石之玉合潤藏輝天道默運如春在華三陽交泰發其吐葩文運一轉法化同流天機人心如水載舟三水會合捍門為峙獨有一拳如關右臂爰有斯人天光忽發于河之許建茲梵刹殿宇巍哉斯民保障鐘鼓鞠鎧法音嘹唳見者歸依聞者欣悅頓置斯民于極樂園道化既流文運實昌其茲遐福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寂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勞門為普賢行無一法而非佛事要在緣會

方興得人乃見此五濁世中建立法幢之不易予觀金沙之東禪概可見矣按邑乘治東三里許有古刹舊名新興禪院肇建于唐光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為忠顯慶院後名東禪廢于元末國朝重興久亦墮于荒榛茂草萬曆庚寅冬達觀禪師書經于于王二氏園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草莽中得斷碑湊而讀之乃知為大觀間貢士路亦臨所撰鐘樓記也達師補其文而存之於是遂發興復之願達師去弟子堅音修慈古潭如清願肩為十方院時麥浪中敗屋三楹為黃冠耕藝所也清公即就處水齋以發衆信頃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堂三楹卜萬曆辛卯八月廿八日上梁雲翼登鄉薦報至遂捐坊資充修造壬辰雲仍特選應貢及癸卯太史從子楸鋸捷壬子楸銘捷坊資各如例于是建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室各三楹先因達師弟子藏嚴開公募供禪侶遂成道場清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咒種松萁成叢林未幾清公去繼者或去或化乃

請蜀高原法師原又去遂以徧弟子浪涯海耀為住持耀則有志盡命豎立高會修茲至遂與法侶海印道成輩議建法社遵佛三聖宗經律論經則法華律則梵網論則起信并以讀誦受持為業熟則如說修行然定主止觀妙宗專于淨土社名青蓮耀公主之此末法一最勝法緣也約既就太史從子鏡承父宇望遺命捐百金以助始庚戌間太史之祠欲捨宅為寺乃賣別業千餘金悉捨為修建資凡造正殿三楹西方殿三楹新禪堂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目洞見居然一大道場也殿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做唐貫休畫本漆布為質脫沙為之精妙絕倫為世一代申品初以舊堂為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北以太史精于形家故也癸丑秋太史不幸捐館遺命以已像供于寺願為伽藍如南宮之于鶴林也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社以休老焉予以弔達大師未了緣喜而應之以是年冬十月至居無何即之雙徑明年丁巳春予志投老

歸匡山耀公涕泣攀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緣欲去予在匡山聞之亟遣書留本懷印公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皖城至來信喜為本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為開山檀越備述始末因緣乞予為記且請為定規繩立法約承為十方常住予為憮然而歎曰自古建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為然而叢林亦以之且夫法王御世以安樂行為家範以梵網戒為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其人存政舉固在得人何如耳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數劫捨身命而求菩提即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年凍餓博得人天供養以瞻後世兒孫即如茲剎建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思及此身毛皆豎雖粒米莖菜皆金剛屑何忍不懼泥梨妄造黑業乎後之居此者但求明信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以生死大事為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為記

新安仰山寶誌公畫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奇秀甲東南而仰山特幽勝乃

梁開山為寶誌公道場顯名于唐叔禪師久廢無聞馬里俗素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禱雨祈嗣災祥求之立應故崇祀不絕隆慶初守靜暉公習頭陀行精苦異常遠近皆化原中巨姓聚族而謀請公典復仰山公從之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草莽荆棘中而區內山場皆歸有力者公乃先募眾姓山下田以易其地率弟子性玉性覺樓風沐雨披草萊翦荆棘而為之數十餘年撤舊鼎新遂成一大道場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內人人知有三寶矣寺既成父老相傳有誌公畫像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萬曆辛丑金陵報恩修舍利塔匠氏得於金頂寶餅中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有三子各分其一末幾李卒仲季二子曰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之玉覺二公得之以為神物久之伯子家火速戒家人棄像而捨券及檢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遂怪以為鬼物越數年伯子遠行歸涂失道誤至山下菴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留頃之一客

揖而問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然光不知其故遲數日眾赴齋光又後頃之前客至光與之坐客曰先人為石工修報恩塔得誌公大士畫像三幅分兄弟三人前兩弟者已歸上利矣小子所藏者家三被火棄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將與前二合併耳光受而展之則見額載武帝敕賜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前所愕者怪其名同也泰昌改元嘉平月靜光來匡山授戒具悉其因緣予聞而甚異之惟大士應身無量然皆一過而化獨現誌公比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士真像易不肖大士以指劃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乃知其為化身也傳載存日多往來于潛山太湖之間然未聞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瓦缸為龕葬于鍾山之陽我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于山中上自定之啓土得瓦龕開視見肉身如生又髮長滿手託一板題曰梁寶誌公聖祖大異之乃移葬于山東之靈谷建塔寺以奉之立像于城中雞鳴

寺設春秋祭祀以麩為犧牲太常典禮至今如一日不謂於仰山荒榛荆棘中放光現瑞足見至人應化無方神妙而不測也子循覽三像因緣前二像其一乃生前封號救其一乃身後武帝讚必僧繇手筆其後一額有金字敕載大士滅後武帝思之乃賜銀十萬八千兩命工部侍郎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造殿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并大士為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元非一處也然梁至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仰山父老何從聞而知之耶此其可怪一也况千百年間更朝换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公府民業遞散不常何三像竟歸天府毫無虧損此二也報恩塔建于永樂宣德間內藏豈無他寶而以三像置于空中且像既歸塔頂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于今日耶此其三也然像安塔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修塔之日此其四也

縱像從塔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望焉豈期石工為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于大士生前身後而歸亦如次道場成而圖乃藉使靜光之名不同亦無以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也故予聞而甚異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形益物法身湛然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不壞歷千古而不泯常住於蒼崖石壁以磬茂戾之善根新安佛刹特興于仰山僧寶始現暄公而誌公畫像完歸則在玉覺二公及靜光諸孫梵刹重新之日孰非我大士法身常住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哉予故委記之以示永久使觀者因三像因緣知大士感應之妙庶有以發信心而續慧命也

廣東光孝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銘

并序

佛法入中國教自白馬西來從陸而至雒陽禪泛重溟由水而至五羊豈以性海一脈潛流于大地耶自晉耶舍尊者乘蕃舶抵仙城建梵刹種訶子成林故號訶林宋求那跋陀

攜楞伽四卷至止訶林立戒壇于林中識曰後有肉身大士于此授戒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攜菩提樹植于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于此出家及我六祖大師出黃梅衣鉢剃髮菩提樹下實應其識遂從智光律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乃歸曹溪禪宗實自此發原也戒為成佛之本大師開化于曹溪則以戒壇為根本地弟子往來于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鉢中出千百年來香燈供奉如生造化密移世道不古久之僧不知有戒人不知有壇清淨覺地化為狐墟歲月更歷幾易其主矣萬曆丙申春子蒙恩從海外開法于壘壁間樹下弟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受教博士弟子亦多歸焉越七年壬寅諸弟子構聚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本地奈何湮沒無纖忍坐視乎炯逸募資鳩材居士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不期年而落成于去五羊越八年逸老匡山炯逸從遊未離猶然依樓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之師老矣願惠一言以

記之于為之言曰法性海中本無出沒常寂
光土安有去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淨穢隨
心所謂道在人弘法因機感此千載一時起
廢光前自有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
詎非在昔之人後之來者寧無今日之眾耶
此佛種從緣塵劫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
也乃為銘曰

大海潛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脈自南而至爰
有至人訶林肇開戒壇勅立待聖人來菩提
無樹根栽于戒佛種從緣枝葉是賴百七十
年符識不虛從獵隊出培此根株袈裟出現
須髮自落堂堂應真光明透脫法雷一震法
雨霽滄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旣繁葉者
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旣枯根本不
固故金剛地樓此狐兔大運循環無往不復
昔人適來還我故物寶掌一開取如探囊法
幢重建斯道用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
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旣復如出礦金盡未來
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惟此道場
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
記

楚為漢南一大都會當天下之衝方外錫錫
往來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景之地則
長塗困頓風雨饑寒孰過而問焉非月公以
身命布施則曷能為此傳哉公諱真月晉
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宋氏感異兆
而娠年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武當
恭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詔名真
月執侍未久即入終南百草坪巖居采藥飲
水南壁九年未有所悟入尋出山行脚徧歷
諸方參請知識者二十二年復之伏牛煉魔
場打長七三月至是心有發明乃乞印證諸
方萬曆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聞和尚心相
契可以大光字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為行不
踐實仍打餓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年已而隨
師禮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往
來無所棲泊遂志建接待處乃持鉢行乞至
東郭雙峰之下有古刹盡廢唯白衣大士像
墜泥土中公悲痛良久即稱名祈禱願興復

焉于是坐荒榛中不食者二七日絕而復蘇
復水齋百日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公律已
甚嚴自甘淡薄粒米莖菜與眾同之接納無
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
日益信重不十年間遂成叢林子丙辰夏自
南岳之雙徑舟次江上見其為人端嚴誠懇
信其為四眾依歸也子嘗聞華嚴知菩薩利
生行非一種率以廣大深心視物同己以身
為大地荷負眾生以身為橋梁濟渡眾生乃
至頭目髓腦而無憍惜雖百千劫而無疲厭
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為真實行也原夫眾生
所以常寢生死者以其有我而為障也菩薩
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眾生自度矣我人既
空則眾生界盡眾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
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一切聖凡因果
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前
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
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
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
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一滴以知大海

睹一隙以見太虛由是有以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以勸真石為法門將來者勸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奇絕處也
有寺名長慶初始于唐長慶稜禪師過化于
此遂為名刹相沿至胡元燬于兵久廢為民
業我明萬曆己酉有僧名性念者遊方至此
睹其山境清絕發心重興比有塘西劉氏捨
其基園洎崇山劉氏施材鳩工始勸蘭若為
藏修所越四年壬子念請達觀禪師之法孫
古愚拙公遂禮為師公竭志重建即率其徒
性聽等苦心戮力募化資佐頃之拙公之父
與其弟素業儒一旦發出世心盡捨其家資
數百金以助莊嚴遂成道場佛殿禪堂齋廚
山門無不畢備既而公之父弟俱剃髮披緇
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精
修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慙悠感
忠懋恣想等皆其徒也咸有力焉寺成于至
匡山拙公來叅問法要仍樂單棲茅結廬
于五老峰下獅子巖望五乳眉目間也以不

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具述因緣乞予
為記予喟然歎曰法界皆從緣起也故曰一
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
生無有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是
知大地山河皆一真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
在緣之會不會耳茲山當長慶未至時奇峰
絕壑唯草木蒙茸猿鶴嘯吟蛇虎縱橫而已
及長慶一過遂即建法幢使見聞瞻禮頓發
無上菩提之心向之山林草木一切音聲皆
為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及緣散
而滅猶然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初
始由于性念緣會由于拙公克成則實資于
學南父子一家際會豈小緣哉經云想澄成
國土今之興者施者助者居間而效力者苟
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頤成不朽之勝事使
山林草木同放光明超越前修而若是耶後
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一草一葉盡為
金剛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
永為菩提道場晨鐘夕梵永祝聖壽無疆矣
如是建立又豈可人天有漏而擬議耶因述

其始末因緣以貽來者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華云毘盧遮那徧法界身以智慧行而為
莊嚴我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為三大士
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
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
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塗疲乏非化城暫息
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為第一
最勝行也吳江為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適
當其衝寺建于宋紹熙間僧寂照開山願承
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萬
曆初僧了空重開接待院尚書五臺陸公中
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捐資建禪室立永
遠十方常住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至庚
戌海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
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
禪師久過化于此法緣最熟勤公立行端確
不忝其嗣一方雅重之叢林日益振念法門
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建普同
塔此為最勝悲行也諸護法者為久遠議設

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于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眾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非若

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鴆毒繞沾者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尚不敢私况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眾僧而施者發心本為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贖償之苦况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之不爽者可不為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

廬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于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弔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歎此功德最勝故詳為之記

普度卷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宜楨宇彥周幼業儒懷材不售每念人生虛幻徒碌碌耳思所以求出苦之方發心向道歸依三寶見龍舒淨土文歎曰此迷方指南也隨得雲棲彌陀疏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即發願長齋繡佛屏絕家緣專修淨業三年于茲矣因思法門廣大以普度為心建精藍一所奉觀音大士像顏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喜心同結出苦之緣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居士遠來參禮請為之記予聞而讚曰善哉廣大之心也惟此佛性聖凡同稟蠢動含靈皆共有之第迷之不覺日用而不知將此佛性變為妄想造貪瞋癡恚殺盜淫妄種種惡業自取三塗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劫無由出

雖且如殺他生命取其血肉以資口腹即一食之間一器之內傷百千命若計贖償因果不爽其一日之業已指百千萬生之苦矣何况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况多業乎積業既深且廣是為苦海苟無舟航濟度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以諸佛菩薩悲愍愚迷出于世間現種種身而為度脫我觀音大士三十二應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度即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出苦由是觀之居士之心即大士之心以慈悲而度眾生即大士之應身也此方居人不下十餘萬儻因此菴而得度脫即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連鄉比邑至于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使人人改惡遷善皆為極樂國土矣則此普度之設如陽春一葉耳人同此心凡見聞隨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亦一大事因緣也是為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與區去邑之西四十里有山最高者曰蓮華峰逶迤而下

突起一巒曰寶峰林木蒼鬱清泉繞帶千峰環翠居然最勝處也其地高敞先是父老傳聞忽生金蓮數朵知可為道場萬曆丁未了此曉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于上額曰金蓮公一日感病恍然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項即化為西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善惡隨心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修持專心持誦華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方感化于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同難名道公來謁乞一言以紀其事予謂之曰山河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拈一莖即建梵刹况修崇殿宇僧坊種種具足者乎此實從金剛心之所建立也然既能以一心變荆棘而成寶坊亦可以變道場而為業海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永永常住不動不壞若以安居如意四事現成縱放身心貪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壞常住者是以袈袋換毛角以寶地易泥犁可不懼哉了此俗姓廖氏為邑之望族十八出

冢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揚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法門之勃自晉謝安捨宅為寺延賢賢尊者譯華嚴經故名小興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送水問之曰龍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嘉隆間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學者多往來首座寶璋公挂錫于此璋法孫靈喬燈公往受業于先法兄雪浪之門精修白業一時鄉薦為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于慈悲之行結念佛放生社以月八日為期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有地莫且垂化于永久也乞予為記予聞而讚歎曰此吾佛所說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聞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眾生均賦而同稟者裴休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為佛迷之而為人顛倒而為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間普為開示使令悟入方便多門唯念佛最為

簡捷然念佛非他乃呼自性天真之佛也一念覺而一念佛念念覺則念念佛若常覺不昧則為常住佛矣自利之功無越此者然而自既覺矣愍物更迷若夫飛潛蠶蟻何能使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拔之仗佛真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放多生然放一生即成一佛是則頭使胎卵濕化無量無數無邊眾生皆悉入于無餘涅槃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為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今見聞隨喜者一瞻一禮與起普濟之心則同體之悲益廣而成佛之真種益深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是為記
高郵州北海臺菴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眾生無處不徧在我震旦國中三以三大名山為法身常住道場而峨眉僻處西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為十方眾僧之所歸宿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運河之畔縣絕中塗雲水所過足無停景路長人倦日莫

登窮風震雨夕躡雪履冰有漏之軀飢渴所
 逼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行脚之無告者非
 一人一日也有居士陸費者發心建接待菴
 一座為暫息之所慮供膳無恒募眾置田百
 八十畝取所獲以充鉢孟于是來往緇流勞
 者得息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者如歸家
 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逸老匡山
 居士來歸乞為之記予欣然為之言曰一切
 眾生皆執我相唯以利己為心雖草芥纒葉
 視如九鼎靡不為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濟
 之心乎惟吾佛說菩薩大心純以利他為任
 所行六度以布施為第一其所施有內外竭
 盡三等之別外則資財內則身命竭盡則無
 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為之方今末法眾
 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為難有能一念推及
 於此者則為大心菩薩五十六予謂三等之施皆
 一心也以眾生視財為命故捨財即捨命苟
 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捨心纒發則為竭盡
 無遺矣然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故一念
 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為成佛之體能令受

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
 及眾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為成佛之本也
 苟能以此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
 一切眾生皆成佛之時大經云我今于一切
 眾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故也故菩薩萬行
 攝于六度又以施為總持以其心大而難能
 故德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觀
 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蓋推無我之心之極
 致也是則此菴雖小足合法界即三大士常
 住此中而福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
 詔居士之名福田志其行也是為記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六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六九頁中五行第一〇字「遇」，**徑無**。
- 一 九七三頁中末行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五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暝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五七

有能蹶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

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

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

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

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滌

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

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

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為天人

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

於庭自是不復見髻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

偉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

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

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書有詩

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年十七方杖

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游市中天大雨

值虎印僧明覺相顧盼壯其貌因以傘蔽之

遂同歸寺具晚煖驩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

名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

何以污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

齋請剃髮遂禮覺為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

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鐵

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

外跌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

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

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印歸即閉戶

讀書年半不越閭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

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

講師受具戒常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

為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

經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

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辭覺曰吾當去

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

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

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

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

語於辟間疑至頭俱面腫一日齋次忽悟頭

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

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

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

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

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

宿暨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

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至京師參徧融大

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

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

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

命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

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掛搭知識笑巖法主暹

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印省覺

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聊城傳君光宅

為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擇子一日擲

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

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

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

器之師因拈薔薇一帶二花問公公曰此花

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耻之嘆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師爲聯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萬佛猶益真修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年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遐方僻陋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

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夢禎廷尉曾公同亭問卿瞿公汝稷等定議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刻刻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寒灰如奇奇子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也初桐城吳公用先爲儀曹即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述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憫其師僞爲賈人裝僮卧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逃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戴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冷飯盂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聞妙峯師建鐵塔於蘆芽乃

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後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予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兼程至即墨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契師即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漸滅劍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遊我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寺僧售米五十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與感樹根爲樵斧

剝斲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咒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江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詔名曰法鑑所謂最後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柘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塔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二枚光燭巖整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以聖母齋觀餘金贖琬公塔遂拉予偕往瞻禮屬予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徧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二十棒輕則倍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

師授杖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以禪宗凋敝與師約往潯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鞠無他辭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一月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五上以三殿工權礦稅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末減

師以予未歸初服每嘆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愁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頁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間劾師師竟以是懼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偈汗下演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着審而已金吾訊鞠但以三頁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六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

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予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整師全身於雙徑山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瀾弟子法鑑敬之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峯內大慧塔後關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

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計欲親往予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自擊得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切奉母訓不坐闕則盡命立不近闔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於世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

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捧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凜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尚存五十年來師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雅諸儒遂續其

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為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眾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眾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為之銘銘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驚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獼猴南嶽青原擦膿涕淚多少癡人被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薰修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在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為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為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為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師諱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為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顛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擢之也願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醜觀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有富者欲得師為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荅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詠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為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雙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

隨眾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闕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茶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揚國柱陳如玉等為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為誦經施食虎患遂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眾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挈材木荷鋤鑿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

此法道大振海內納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
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眾生業深垢重以
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
群生戒為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
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

五七

十三

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眾半月半月
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
師以精嚴律制為第一行著沙彌要畧具戒
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衆
方從衆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
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
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峯語錄謂
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
鑄就者向懷之行脚唯時師意併匡山未明
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
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
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萬曆戊子
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
芝寺禳之疫遂止梵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
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為者無

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
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
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
築基每下一椿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
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

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
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
宇取安適支閭而已其設清規益肅眾有通
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
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
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
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
罰凜若冰霜即佛住祇桓尚有六群擾眾此
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
適時揀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
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
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
於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
萬工池為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
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

放生所採贖飛走諸生物克初於中眾僧減
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
依期往宣白即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
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
說孝名為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
且有禮者也非違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
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
陶昌太宰陸公光祖官諭張公元忭司成馮
公夢禎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
皆扣關擊節徵賢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

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應豪侯衆者無加禮
不設饌皆甘糲飯臥敗席任蜥緣蚊嘍無改
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
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啣
啣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
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
頌曰老鼠啣啣華嚴歷奇哉王侍即却被
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
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侍御左公宗鄂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

自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
 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
 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
 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
 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
 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
 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
 減一齣否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
 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賚紫袈裟齋資往
 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冥
 苦趣自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放
 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
 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
 鐘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
 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
 日用量施利酌厚薄藪因果明罪福養老病
 公衆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
 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
 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
 齋外別持金錢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棟

貧病累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
 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
 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澆濯出
 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
 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
 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
 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
 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
 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求明唯師一人而
 已先儒稱寂音為僧中班馬子則謂師為法
 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
 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
 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揀弊至若慈能與樂悲
 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
 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
 者也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
 至此哉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
 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
 湯設供與眾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

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
 會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為
 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
 其懸記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眾曰我言
 眾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
 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眾留之師作三
 可惜十可嘆以警眾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
 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
 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
 云大眾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眾問
 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
 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曆
 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
 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
 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
 建孝義庵為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
 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為最初上
 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
 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
 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窻三

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
弟子貴真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
我聞世尊深念末法眾生難度恐斷慧命靈
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
唯地湧之眾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
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
言其本世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
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
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
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
終無缺者乎予有感而來畧拾師之行事以
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曰

三毒熾熾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清涼
海橫流波浪滔天誰能濟度駕大法船惟我
大師實秉願力投身其中隨宜調適蚤斷愛

五

六

根如獅脫索纜出塵勞便露頭角開淨土門
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赴如響以金剛鏡刮
瞽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冶紅鑪慈悲
忍力入此陶鎔癡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
眼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

豈屬尋常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
善藏身欲隱彌露鐘鼓交參雲霞綺互塔影
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
持經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斂
權像季弘經則馬鳴龍樹無著天親性相標
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流唯清涼大師濬法
界之源網維教網撈擁人天以其自性宗通
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難其人
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唯我竹林空
印澄公大師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
樂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
入室覺而遂生幼聰慧不羣爲兒嬉喜佛事
蚤有出世志年十五即投禮西山廣應寺引
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壇受具一
江澧西峰深守庵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都
師尋依講肆叅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
該練如是者十餘年後從小山笑巖二大知
識究西來密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

五

六

首先是予遊京師法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
匠既而同妙峰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
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峰力招師果至予大喜
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予與
妙師分携瀕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
師曰時當末運法門寥落撐持者難得其人
公慎勿住人間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
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故予曰昔司馬頭陀
相瀉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然應諾予即
以所居紫霞蘭若居之師住此壁觀三年大
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清涼傳隨
留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
與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
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冰
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皇上爲國祈福注
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特賜大藏尊經安供
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
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
殿安置大顯通寺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
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

華嚴以師主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緝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

五七

二

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播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萬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御衆莫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麤糲自如居嘗專注理觀腸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惰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師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

十有奇全身葬於竹林之左上闍師遷化賜帑金建窆塔波頹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惟我國初禪講詣師多故宸衷膺寵渥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眷顧隆恩之若此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涼之影響

五七

五

耶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上之銘予與師稱法門知己銘捨予孰爲之乃爲銘曰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涼曼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千載而不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發大哮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華典法幢高豎三十餘年講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律身精嚴潛神澹泊迴彼狂飈還醇返樸示幻化身人天師

表於末法中實爲僧寶塔影揮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千尺寒巖萬年冰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七四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
- 一 九七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笑」，徑作「嘯」。
- 一 九七五頁下一四行「漸滅」，徑作「漸滅」。
- 一 九七八頁上一五行「汗血」，徑作「汗血」。
- 一 九七八頁中一行「袿宏」，徑作「袿宏」。
- 一 九八二頁下末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孟八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

孟八

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不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夫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脫凶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蓋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

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有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閱月若無聞見時以爲患痴父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峩峩見其林壑幽邃誅茅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固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力砥礪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門夜獨山行年二十有七向未雜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影不出山者二十有四年如一日也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

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佛殿三門堂厨畢具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摠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靈樞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入五臺參瑞峯和尚峯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公案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峯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看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峯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

眼莫繼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
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貫回
五妙叶五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
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以
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簪鼓此道激
揚宗旨四方衲子望風而至者益衆戊申邑
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又類衆請師居
之舊傳有識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世
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攀外援不發化主隨緣
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
麗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不十年間千指圍繞
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
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
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加日不怒而威衲子
一見失其故有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
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荼毘凡叢林
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
心力而爲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
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
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

未離鑿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
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酬偈
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
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
無礙解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
及其龕若師者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
發強精進之若此耶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
美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
丁巳臘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
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
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後云此
是老僧最後一番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
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
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
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七日以偈
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
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
四日寫書遠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
蕭孝廉來叅師開示但看箇萬法歸一勉其
力究十六日分付茶毘自作舉火偈命侍者

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
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誠衆無得效俗
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
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
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鏡如蓮花其細
辨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
如金文五色葬於某建窆塔波師生於嘉靖
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
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
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予嚮聞師風丙辰避
署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
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
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博山見之以予
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行狀請爲塔
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
獅絃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
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
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忍力又當求
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
龍見淵默雷聲者耶觀其昭然生死實踐可

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為之銘銘曰大道廓然如太虛空聖凡幻葉影落其中即有求者竟不可得擬議思量掉捧打月瞿曇執亂達磨忙來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令如有擊者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睛空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摩尼光耀八面虛通惟我壽昌誤中其毒遍身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明聚日用頭頭無處不是提起鑊頭似金剛劍煩惱稠林佛祖出現四十餘年墜土掘地瓦礫荆棘純

七寶砌身心世界碎為微塵塵塵佛剎坐卧經行佛法禪道拈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前如大圓鏡五色齊至不出不入死生遊戲自墮其中未常住世即今便行亦未曾去不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全身青山

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間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億源王氏子生而不羣幼喜為佛事早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流時諸外道羣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

日謂眾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因決志出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散產而去之金陵攝山栖霞寺從素庵節法師雜染受具依栖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嘆曰吾為生死大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獲得

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躬下事為念久之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清河謂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來遍融老於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留入室又之妙峰和尚開法於蘆芽公特往見大有所

陶冶後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嘆曰吾出家兒豈為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乎乎復棄去普歷盡名山遍參善知識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水裂作聲墜水寒徹忽然有省乃曰眉元來

橫鼻元來直渴飲飢食更有何事於是生平之疑泮然水釋即歸卓錫於池陽之杉山十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剎以接待為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不疑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為

叢林主公治已精苦忘身為眾凡化惡性必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罵罵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稱為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嘗發一街坊化主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

皆為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峯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庵連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峯娑娑壠峯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為物無

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眾請於三祖之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眾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庵主四顧欣然乃謂眾曰吾至此山大事畢

矣眾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於此全身塔於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於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眾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塞就乞佛法者獨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

穀相與莫逆爲方外死生交公造化月餘汝定即走嶺南訪余於行間持公行實乞爲銘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於忘己者也故爲銘曰

忘身爲物如蟲禦木視物爲已水不洗水物

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畫舞金鳥夜光惟公

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

去誰死誰生九華叅天觀者耳聾皖山憂漢

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

取九峯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者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穎異父敬事三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棲霞從素庵弟子錫法師

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林汝可往叅公遂之少室見休即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契乃請挂搭同衆又叅入室一日舉石霜公

索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

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

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真風幽微綿密從

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

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

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

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

而逝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

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

山之某處子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

道骨峻嶒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

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

哉乃爲之銘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脉潛流雲來整赴茲

攝之靈久蘊其妙爰有哲人鑿開一竅法化斯彰玄風日扇適生珠公高標霞燦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顧盼千里電捲星馳擬向上符執言前幟匿耀韜光深入無際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撐空真風披拂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

白衣觀音夢跣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

兒覺而有娠生而機穎幼喜跌坐念佛父早

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日夜悲泣母臨危囑

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師以母遺

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七始

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即之牛頭山立志

參究未幾從荆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即

隱山中憤力向上事單樓六載偶觸境有省

年二十六聞雪浪恩公開法於南都乃瓢笠

而往先從棲霞素庵法師受具遂依雪浪座

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造玄奧萬

曆已丑攜李叔慧華卷沈司馬岳水部延公

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管倉憲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於杭之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棲息武林之飛來峰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贖建佛閣禪堂以成菴居三吳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剎刹開演諸經論者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子與雲浪為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為上首弟子子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子以雙徑因緣過吳門晤公於如意觀其蒼然道骨喜法門尚有典刑也及公歸子往弔雲樓抵武林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予書曰本意追大師歸今子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我留最後供必為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逝嗚呼公乘風慧童真出家即志向上事

夫

士

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種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着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自利利他潔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功報彌劫嗟哉末法公為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實灑然是真解脫塔倚孤峰松聲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
 立公塔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邊地篋炭苟因緣會遇無不使令入佛知見轉腥羶而為淨土者是在開化之功何如耳子於立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立別號古鏡雲

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厭俗禮郡定盛和尚出家志向上事長辭師操方初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名山叅訪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福慧未圓功行不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

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滲金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窰堵以標人天跪誦往生咒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眾歸依王臣敬仰雲中遍地遍虜民情慄慄

以公之教化轉殺機為善種詎非現比丘身說法者耶公體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而行高故感代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端惠諸王咸為外護建普興禪院遂為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嘉靖丁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有奇塔於雲中郊外子於丙辰長至月甲紫栢老人於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潭公走書持狀乞銘乃為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故眾生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於善導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眾生心如月在水愈清愈深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春回

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剝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真機獨露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脉修短不一其系自有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與其道今遷公為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氏師生於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戀忘歸蚤入社學肆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聞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能回其志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為師剃染居三載發志操方遠訪知識決擇已躬下事首叅悅菴喜和尚授具指向上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聞大章宗師開堂少林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由是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

是猶未泯也師得法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窮性相宗旨後至懷慶鄭世子讓園潛修白業闡師至致禮恭請深相契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舉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

遶萬指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於慈壽寺開淨土法門在會者千二百眾欽造鍍金大佛像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戊戌秋八月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葬於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子海雲走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於天都慈壽見其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衲子叅請不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為極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德典刑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居恒謂學人愁師當代宗門正眼也予被放嶺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

銘待子有以也予感師為法門知己乃為之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種家風洞上真源機貫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重拈書師繼業至我遷公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即宗全提正令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二十餘年和泥入水把手為人渾忘自己名達九重道光不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間木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羣鬢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受具聽講經論叅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教觀深有信受師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為自足也遂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匠公依講肆盡得其真義大章宗師開達磨單傳

之肯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參究依棲十餘年歎曰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魔場大爐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隨遍叅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濟操履密行爲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爲公曰道在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留公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如是者三年及破關即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於此以結十方衲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春執役弟子智聯爲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明年庚辰遠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能安心寂寞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爲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應黃梅五祖寺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興國吳公國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化焉吳公首唱爲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

禪堂廚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巖廬大像太史定宇鄧公爲唱導功未及半公示微恙遽化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聯自山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志述事卒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蓋於寺後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滅二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窣堵波請子爲銘銘曰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槌豎拂爲向上事即抗志煙霞潛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齡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弱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產蚤有出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大機和尚即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壇受具即依講肆久之多所參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大千潤禪師開堂說法師依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徧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子同妙峯禪師居北臺之龍門師訪於水雲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子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煉三業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三年復遷五老峰弔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

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載漸緝屋宇父之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眾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一衲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眾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慨切痛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眾森嚴儼然一大爐鞴蓋以身教也予於丁巳歲投老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故師一日過子連牀夜話屬子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於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能幻能握皆歛人能撐度州人大握奉師茶毘收靈骨塔墓於桃花峰下持狀請銘予憮然而嘆曰當師訪于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舉比即堅留且云能同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

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為述師之生平耶銘曰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即宗逆順隨宜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古况復當機豈非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為教密行全彰事事皆妙壘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有緣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如臨廣眾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遍布十方有入之者脫體清涼剎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跡是寄法身常住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其僧雜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叅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眾未幾即從雲浪法席叅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為的旨付禪關策進一書為叅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巖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求印可遂依眾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蒼當萬山之中最為幽僻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花以克食竟絕意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微心處問曰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麼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乃示二祖公案父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馬縑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眾曰會麼眾曰不會公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曰大眾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

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
甲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臘二
十有八墓於菴之某處智浩茶方歸省公已
入寂三年矣浩乃匍匐匡山乞予為塔上銘
子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頓棄

六

十

人間世雖親教義不尚名言絕意於空山寂
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為大事至其操行
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
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
躁者靜也又何事踏華座為說法哉予有感
於斯乃為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溉闢
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
可矣復生何戀頓捨世緣入山修煉不事語
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
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
風絕侶莫問其實者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
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撩起便去似不曾
來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團團霞蒸霧瑣
問末後句青山朵朵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毘陵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聞月
珠法師講揚嚴遂發心出家禮宇光法師於
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修
梵行喜者老病心無厭倦習音聲佛事後遇

六

十

滇南僧性王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
王患病頻年慈者侍殷勤如事父母畧無怠
容王竟無恙萬曆己未同禮匡山授具戒回
普陀而王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
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
於舟中囑同行三人茶毘於紫沙洲萬曆庚
申五月一日也王聞之乃奔負靈骨歸荳普
陀後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于聞而感
之曰詩云兄弟鬩於牆世有骨肉而仇讐者
多矣况二姓乎若慈與王也暮爾相逢以道
相親一心莫逆者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
力於生前王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
一生乃見交情者耶予故次序其事又以啓
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為第一行也慈生於癸
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王為滇南

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為銘曰
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視
身若已死生不二出情之情故乃如是骨埋
白花心疑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寄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
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
公山無為法公為沙彌好學多能博雅游藝
恒往來於休婆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器重
樂與為忘年交年二十四嘆曰人生過隙駒
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為遠決志遊方恭訪
知識屢行為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
杖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為授具戒闡示
念佛法門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
公服膺遂以克維那居常刻意精修單持一
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外悅可眾心
大師一日臨眾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為最豈
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眾若寄
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眾咸推重之一坐
八年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

黃山之丞相原諫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
移若忘人世火之一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
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偶嬰真疾
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久之疾篤鄉人
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
爲子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
弟子曰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跏
趺而逝時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
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龕室乃置坐於几上且
恐形變急積薪茶毘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
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斧弔見公顏
色如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軟如綿咸曰
此生人也安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龕收供俸
於所整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
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
變意欲奉三年乃墓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太
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嘆曰
吾沙門之行貴真修實証不在街名關立門
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
法門即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

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
笑而已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畧形骸無不
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
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形留化
臭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
耶即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斯而
致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于於
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摠在一竅螢
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
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
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蕪如蟻既有幻形
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久
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鍊生生
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
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
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八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
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九〇頁中一九行「音賞」，至此，
徑卷十四終，卷十五始。
- 一 九九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
換卷）。

慧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九 孟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
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

孟九

掉臂生死者非宿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為
力也予於鎧公有異焉公律法鎧字忍之別
號澹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族母夢僧跌
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穎慧為兒嬉喜佛
事儻逸羣長習舉子業才名奕奕乃塵視

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為聘竟不願父卒乃
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過
武昌遇講良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
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忽
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
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
公往恭奉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
師登馬祖菴公偕阮公自華至是夜師夢披
白氈人侍其側及公至著白衣懇求剃度師
許之因命今名雉髮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

師命恭已躬下事公即辭入天目誅茅於分
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蔬食不
縻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薰臂如是者三
年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公弊衣蓬頭
垢面跣足腰鎌採薪因問你是澹和尚甚麼

人應曰我是他使的岳公大笑曰真道人也
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掩關於西樂乃習荷
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骨調昏睡其
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
下忽焉達且寤寐一如也辛丑至都門省本

師於慈壽初入室便問某甲為生死大事願
師指示師即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曰永
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
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絕師連棒曰會麼
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橛
公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即穩密壬寅
秋南還入浮山會聖巖乃宋遠錄公與歐陽
六一因甚說法處久為俗業皖城澹宇阮公
聚族復之請公以居重新遠公塔瀝血書梵
網經日課金剛般若為母壽戊申應太史觀

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寺居常以本分
為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乃集諸
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雙徑寂
照為刻場師靈龕亦歸之公欲滿本師願遂
往庚戌公至山見多霖濕下有化城故址乃
宋佛日宣禪師道場太史具區為公議修復
為藏板處公簡得其手札示左方伯本如吳
公吳公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之手仍為佛地
又贖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供贍常住於是藏
事有歸焉甲寅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因
緣往議遂登峨眉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
谷徐公出蜀是年秋還徑山大師靈龕已入
土司成文寧未公禮師塔按形家言知地有
水議改葬公與師護法弟子仲淳繆公行求
善地改卜於鵬搏峯之陽丙辰冬子自南嶽
來赴弔盡法門死生之義至金沙為文以祭
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日茶毘子
因舉火請靈骨入塔以酬生平知已達師末
後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公
實以之予歸匡山公疲於津梁以寂照付泉

公以化城爲十方接待常住囑諸弟子曰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戀戀於此耶辛酉秋七月過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托本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蒸香禮佛沐浴更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天啟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弟子某某等茶毘葬於某其處公生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子每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及子雙徑見公親粹骨剛稜稜英氣四方會葬者縻至百凡蟄集公擘畫遊刃指揮如意意氣閒閒不動聲色其於以送死復生盡形畢命繼志述事先前絕後斯爲達師末後弟子無忝的骨者也私謂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爲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爲不避刀鋸其視利養如空花水月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屣屣噫非大丈夫風根拔露心契無生癡處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公弟子元亮具狀走匡山乞予爲銘予念法門

之誼乃爲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頹綱歲寒霜雪紫栢用光其道既光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慄視之者退辣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纒露是獅子兒略無回互一棒之下翻身踔跳大步遊行迴途復妙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轉之未盡津梁既疲隨緣究竟放泊安居乾成行處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撩起便行撒手歸去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

盡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況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間而動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岳祥公者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越嶺縣周氏子生而超曠業儒不

第慨然有出世志從其叔遊京師往叅嘯巖老人巖示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即念佛法門最爲捷要公領之居頃南還決志出家禮本邑喜養愷公禪髮時年三十有二矣謁樓霞素菴法師師受具依禪

五九

講肆三年遂棄去北遊大都叅適融和尚一見問曰汝作麼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修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首作禮蒸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居首座三年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適叅諸老宿時栢松和尚牛山耆舊也公見與語心契留住石室弔影絕跡木食三年一日跌坐雪積滿牀火絕衣濕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栢往視見公定乃擊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麼境會公曰山原是石水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輕安耳若耽着此境即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脚去逢南即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廝守公遂瓢笠徑造峨嶠禮普

賢住大峨石八越月苦切恭究心地未安因
憶松栢逢南之記遂之南嶽登祝融峰頂望
古大明山林崇茂即往卜居未幾亦帝峰僧
楚然請玉閣藏公至一宿夜半恍惚夢中告
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往適僧大寬
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日藏經殿燬公以
嘯巖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為
數寬願克化主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
身心影不出山日夜精勤以豆為珠淨念相
繼至終身焉由是稱為豆兒佛云公住山絕
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种子遠歸之四事不
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寞多年得公
一振起居常誠諸弟子汝剃除鬚髮不知有生
死大事但倚牆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
豈非吾佛所呵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苟
不專心淨業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閻老子乎
聞者感泣公雖絕意人世當世君子聞風景
仰廣西方伯劉公謁廟遣書請一見力謝不
往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點失期者罰約三十
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斂眾怨乎

竟不納長沙吉王稽公差內使往請公曰山
僧行脚倦遊息肩於此誓死效遠公跡不入
俗不敢奉命王遣前使賁送華嚴經二部大
疏鈔一部齋資百兩公領旨以齋資散合
山以廣王惠餘留鎮山門王益加重焉公接
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悲荆襄大盜
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發露懺悔哀
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
務捕官至見公慈心藹然又聞念佛音聲有
感乃解腰纏三金辦齋而去其盜亦化為苦
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絕糧三日采蕨而食公
日夜禱於護法神有少年僧於山下檀越家
化米豆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公
自居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嘗暫輟
居常脇不至席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
不安庫房苟無長物滅之日唯胡椒一瓶舊
布數片而已無勞侍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
不交權貴所食食糲常以糠粃為餅克儉僧
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啖之每經行念佛
必荷鋤出遊凡見遺穢必以土掩之或曰師

何過勞如此公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
矣公生平隨衆年七十餘尚無法嗣臨江居
士傳某向賈於江湖一旦棄妻子出家峨唱
名同融萬曆壬寅冬來叅心相印契即付衣
鉢傷曰西來大意問如何直至於今見也麼
心上不生何有九齋嗜唵喇娑婆訶融即依
棲以終焉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索浴禮
佛告衆曰瓜子熟也正落蒂時室中無知之
者時融居昆佛洞乃遣人往喚融至峯前聞
音樂聲入室寂然公跌坐融作禮公曰我行
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珠杖留別善自
護持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跌坐誠衆曰
毋得虛張捏怪詭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
言訖合掌端坐而逝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
寅時也公生於嘉靖壬辰九月望日世壽七
十有九法臘四十有三大衆供於堂中七日
顏色不變全身葬於峰之右建窣堵波憶昔
在東海時儀部曾公為言公苦行高操不減
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後十有四年癸
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來乞塔上之銘予撫

狀喟然而嘆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弊叢
林典刑幾至掃地沈沈波流率汨汨於聲利
以喪本真法道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清操苦
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如公者可謂以身說
法矣又何俟登曲录木拈槌豎拂爲向上哉
觀公死生去來五九無罣礙豈非以念佛心入
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乃爲之銘銘
曰

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爲妙行何
況一心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
末法逐物失真何如我公爲道忘身一入千
峰如履刀刃故得三昧名爲無諍迥絕外緣
以豆爲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影不出山跡
不入俗苦節稜稜清風拂拂四象來歸隨緣
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辦以念佛心直入無
生故末後句撩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挂
七十九年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
我稱爲真善知識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
舌相嶽然常說水流風動念佛念法此是我
公迷津寶筏

勅建大護國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
古風淳公塔銘

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爲實
相拈花示衆迎葉微笑則曰觸物明心單傳
直指古之學佛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若古
風禪師者始以居士身終爲比丘相隨緣利
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二諦求之哉謹
按師狀諱覺淳保定新城人也父宋欽母張
氏師生即性不茹葷酒爲見好跌坐及長不
喜治生產業父母爲娶師雖強從即善觀空
修離欲行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
師爲衆中長天然穎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
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大善知識寶藏成公
開法於王城師往叅謁有所感契即從披剃
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春未嘗不
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
方命其受具從守心無礙二法師聽華嚴圓
覺楞嚴諸經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
所領契自爾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藏無
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洋洋中外如此

者十餘年嘉靖辛酉司禮監黃公錦衣焦公
輩重修普安寺迎師居之幾二十年師唯據
丈室延一江大千止菴諸法師弘天台賢首
兩宗旨隆慶壬申先帝始崇佛道就普安建
吉祥道場師主壇筵精誠感格恩渥頒隆齋
饋盡從中出今上元年兩宮聖母爲社稷祈
福大作佛事凡建立齋壇多就師所嘗賜千
佛錦袈裟凡內經厥諸效爲佛事者率皆從
之萬曆丙子今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
太后德意勅建大慈壽寺成即遷師爲住持
命度沙彌一人爲弟子及勅校續入大藏師
首領之凡所弘闡佛事無不稱旨是時海內
法門盡皆知師爲大法幢矣居常接納四衆
但舉圓覺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
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
向上公案以警發之五九眼則行住坐卧每吐
作私語見聞即爲之改容舉其識其爲密行
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其究
其涯淡多稱爲肉身大士一夕召諸弟子告
有微恙端坐三日熙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

而逝萬曆九年四月十有七日也師生於正德辛未卒於萬曆辛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孫八十餘人本在為欽依僧錄善世領今慈壽住持奉師全身塋於寺之後園聖母悼之乃賜金若干堯塔以表旌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觸處皆然何真何俗即比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卓爾襟期作大佛事真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市廛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穆穆默運環極龍降虎伏精格紫宸誠迴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刹繞與琳宮初建風滿寰區翁如雷電一管春生蒹葭灰起大地揚輝實從茲始師維何人為化為幻詎受密遺來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頃觀者痴疑熟夢未醒彈指歸空破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釣表刹凌空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真機獨露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禎公塔銘

師諱廣禎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生性多奇論幼不許羣兒中見者異之心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龍華榮菴茂公居僧錄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齊次見師甫七歲有奇氣因乞為沙彌遂命與上足璽公為弟子少長即喜以音聲為佛事調練三業精修六時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教化昌隆勤事之多闡法要隆慶改元大宗伯舉為龍華住持師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藏闡少室天台兩宗旨若

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為諸方師匠者多發跡於斯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藏因緣謁師師為引重於公卿間道風大著妙師為法門堆漸亦藉資焉今上崇尚三寶海內名藍知識凡為佛事者多出師門大都稱為功德藏丁丑春妙師與子隱居清涼師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於水雪中居無何杖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隱於通玄峰頂鳥棲穀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尋謝去回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華登匡廬

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遶文殊經臺三匝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目武當抵南岳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練磨衆中居三月以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頃之妙師與子建大會清涼師與雙林平公無遮九公齊入法社壬午

春會龍師復與子結隱太行及冬初師還故居明年子亦東蹈海上且誓與師同歸又明年甲申奉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諸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閭雁塔留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峯望太白太乙略峭函而東再入伏牛訪萬少參真祖單傳哭潤公扣白馬以歸居無何復奉慈旨賚大藏往天台廬嶽復遣清涼還報師喟然嘆曰一介微僧數叨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人絕跡山門事久付弟子輩居常自足無意於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物為事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凄然暖然可親而不可近可憐而不可忽雖非法眼之英國一代

鼓林師表也達觀可師嘗謂子曰吾門之龍華猶如秦鏡真能照人肝膽又若絮累如意信手取之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師抱疾期年于從海上往問之師把臂泣謂子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予所悲但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一旦長訣當引領望公于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公其視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予所悲妙達二師密藏諸公輩皆當代俊逸余我真期願當忘心為法幸為我謝居無何召諸弟子曰吾願為弟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予行矣爾其無忘東海也為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于嘉靖戊子世壽六十有二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孫智潭奉師龕室全身葬于京西北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薊甸海上計子聞之嗟乎悲哉生耶死耶師何人耶因具述行寔如左乃為銘曰

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映或現頭陀或居鄺肆塵市山林無非佛事曰惟我師化比丘相戒目悲華為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聚會來者應知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上方擎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孽破天台踏翻廬嶽如蓮華開似大夢覺歷遍寰中囊收沙界赤手歸來無錢買寶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先登彼岸撒下觸體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沉秋水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五臺山龍泉寺正光居士徐公願力塔碑記銘

觀夫真界凝然應化之徵靡一聖凡異路利他之跡有殊所以幻影多端浮光萬態至若憑願力以持心假罕波而表願者是於正光居士見之矣居士姓徐氏霸州保定縣人父伸母高氏士生而有異徵週歲能言前世事動止度若天人嘉靖三十四年甫七歲應選進入官闈列內翰局讀書進局官教內則儀掌秘閣即能明習故事隆慶改元陞御前勤

慎有功萬曆初今上御宇紀勛陞乾清宮內奏事牌子歷事三朝小心翼翼奉聖母起居朝夕惕厲調和樞紐贊理化機有大力焉德位日崇篤信三寶于都城崇文門外建明因寺一區印施佛大藏經一部延沙門永慶為住持于山西五臺舊路嶺重修龍泉寺奏聞聖母度沙彌遠徒授僧錄左覺義為本寺住持又于真定曲陽縣北重修鳳祥寺一所置地三頃餘畝以供龍泉香火接待十方域內名山大刹凡聖母功德所被者靡不默助皇猷敷揚慈化一雨普霑舍生獲福矣居士雖處深宮衣唯布素甘心蔬食每厭生死志求出離朝參暮禮寒暑不易刺血書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法華心品若干卷建窠堵波于龍泉之東南麓以表願力持心功流浩劫溼斯猛敲永宅清涼期來世以歸依效一生而取辦以為金剛種子靈苗福田常住矣噫若居士者非夫親承付囑而來耶抑以幻化人天而作佛事耶何其智深志固之若此也功德既成乃命家臣程進持杖稽首海印道人

乞紀其事乃為銘曰

乾坤造化毓靈產秀乃降哲人易分左右折人伊何唯徐之子氣靈丈夫幻形維女維女謂何內訓寔祖不有其人孰匪聖母歷事三朝位班九列贊化調元著茲偉績蕩蕩慈風輝輝佛日率土普天無非為國在在道場處處寶所但願莊嚴執分人我身處塵勞志求淨土稟受三皈普修六度書寫受持大乘經偈誓捨此身徑登佛地嗟彼夢夫長夜冥冥偉矣達人視死如生跡繫王官心存邱壑勁節凌雲長松孤鶴偃師化人誰假誰真獻珠龍女其事若神塔表長城真安畿輔上視聖蒼天長地久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爐業在鉗鍵間即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如是用心有年父蚤歿其母孀居天性至孝供養竭其心力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鐘樓寺潭公雜染即立禪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脚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擔之

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樹下塚間上壽為歡不減鼎俎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峪往來數年土人重之其供養日益瞻師惟以一瓢之外無餘糝以此終母天年以茶毘法莖之建窳堵波以表孝義今尚存焉已而結庵居大峪岳家坡中貴傳公集眾請師住都城之昔安寺未幾白衣檀越張某建普濟菴於阜城關外四里圍接待十方往來嘉靖庚戌秋八月大虜犯京師都城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而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馳至菴首飲馬盤礴首驤入菴眾擁其後師望之頽然憨笑且罵曰首奴母妄動我物師預羅鮮菓於塔下首長見柿如火欣然取數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首將為費已強食之甚苦溢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虜散而甘之驢呼以為不欺已嗔指誠眾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插令箭而去頃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覩得之刃將下師以手擊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居頃虜亦稍引去達觀可禪師常贊之曰師以一身當

虜一而指麾談罵所全活者數萬是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豈直一大將催之力哉杭人韶善士者夢伽藍為師摧供養傾心皈依建彌勒菴以延師師居常不事口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米麵盡皆傾囊以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往白檀越唯以垢堵門而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為送供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為常後修普安寺成師復歸院弟子日漸進初淳公執業甚勤師於眾中獨苦淳公初寒溽暑陸沉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人識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眾曰吾之有淳猶樹之有幹至若枝葉繁茂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未幾無疾而逝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八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奇公滅後淳公大興普安於先帝顧命之時今上聖母建慈壽寺成延淳公為住持以公弟子了寧為督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在為住持在在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聖慈復建慈恩寺為在別院以休老焉公之子孫枝葉繁茂一如

公言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與萬曆甲午冬日余隨綠王城其孫了鑑與在等持狀乞余為記乃為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真維真不朽視身非有不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出塵離俗其德寔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枝幹扶疎寔由種子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刹我然千秋萬禩

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

公諱明王字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愛治生產業性倔強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舉三子長兒聰慧篤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為兒女子計居常以佛為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為盡孝二老以此自安公以超塵脫俗為念無頃刻置也二老謝世去公年四十六即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時長兒年十二躑躅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為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五月五日也自爾公携長兒行脚即

督謀業為弟子父子相從雲遊萬里遍歷名山叅叩知識苦行絕倫每日中一食糠菜不糝樹下塚間隨遇順適自是終身脇不至席萬曆初謁普陀過金陵至都下遊履五臺寓三塔寺禮華嚴經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三千如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峰寺禮法華經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匝長兒為沙彌者年德日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益謹一時稱詫謂有師弟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公輩欲開精舍延公弟子為弘法所且為公休老地乃卜阜城關外二里許捐資創寺以居寺成請額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太宗伯棠軒李公記其事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任何益吾將歸矣爾當以法為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鐘顏色若壯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真

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麼自代云大通橋上交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日也公生于嘉靖甲申七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奉全身于黃村塔弟子一人真實即今為慈慧法師者予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貴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如此豈非脚跟線斷就路還家者耶乃為銘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竅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圓形影相顧世出世間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今日看來大似未撒何如此公一竅不通生拘鐵強直出樊籠龐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生意各得便宜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千足萬足一塔陵空十方常住空環塔存法身彌露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謹按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個儻負奇氣幼業儒年十四即列諸生里

有夏生治時者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
 日謂師曰公唇掀齒露非壽相也師驚問何
 為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禱無不應第
 持其號自當驗師遂依持勤懇二年而唇果
 脗合年十九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
 泣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鄉井為遂拂衣
 遊遊江湖間二載入廬山參徧融大師融問
 曰大德何處人來作甚麼師曰小子聞人來
 為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短何不學無生曰
 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剃除鬚髮
 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久久得個下
 落乃可為爾道無生師即剃染命名如幻依
 棲頂之遂去斲水馬牙山參無為藏王居三
 載次隱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
 諸大知識依暹理二法師聽諸經與義諸老
 皆深器之已而有田將軍者斬人也見師雅
 量因湯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溝渠
 遂拽杖歸九峰衲子駢集每以楞嚴為眾發
 明心要翰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
 於九峰相得歡甚公因進而請曰竊見當世

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為向上自多及察其
 操存則未也若是又不若守教秉精戒律離
 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為佳耳師曰然非
 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聖愈遠法
 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為流涕也師律身清苦
 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
 一鉢三衣跣足草屨而已楚漢臬大夫沈君
 與師交最密弟子輩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
 于沈公師大斥曰方寸福田不力釋區區安
 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即拽杖
 去九峰走武曲憇吉陽寺閉關誦華嚴經三
 載往潭州三角山為馬祖門人總印開山處
 不幾年煥然一新法席大振師一日謂眾曰
 趙州八十尚行脚我脚底豈乏草鞋一具耶
 遂拂袖之匡廬入黃龍寺留講楞嚴至二卷
 終師謂眾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
 當與大眾商量即示恙六日告終眾有請留
 偈師曰辭世本無偈癡人覓夢踪虛空無面
 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有問師靈骨可更之斯
 乎師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

影寂照滿三千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
 月日也師生于嘉靖癸巳世壽五十有九僧
 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石瘞於黃龍
 山之某處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太史
 乞狀其行寔萬曆壬辰秋九月因郭太史紹
 介于余為塔銘乃按狀以叙而為銘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婆竭喻之為雲為雨惟
 此一滴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霈然
 寧灑乾地普洽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
 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自遭塗炭曰惟我師
 婆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噓氣成雲縮
 氣成冰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為水以水
 為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即
 宗不是如幻安能合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著
 倒騎黃龍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彌
 滿六合是師全身五九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九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九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錄者、編者，徑無（未換卷）。
- 一 九九五頁上五行「挂角」，徑作「挂角」。
- 一 九九五頁上六行「沐浴」，徑作「沐浴」。
- 一 九九五頁上八行「某其處」，徑作「某其處」。
- 一 九九五頁中四行「棘棒」，徑作「棘棒」。
- 一 九九六頁下六行第七字「九」，徑作「見」。
- 一 九九九頁上一一行「為弟子愧」，徑作「為佛子愧」。
- 一 一〇〇二頁下六行「接狀」，徑作「按狀」。
- 一 一〇〇二頁下卷末經名，徑作「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五終」。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 孟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傳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

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永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家禮報恩無瑕玉公為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即為眾所推年二十即持金剛經至老不輟武宗駕幸南都駐蹕本寺大宗伯慮僧無可承旨者遴選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就東林相與莫逆兩人狀貌魁偉喬白巖為大司馬久與翁善遂舉兩人宗伯大喜即以遠為僧錄右覺義以翁為本寺提點及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上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祖翁曰佛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即舉遠公具疏呈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即以僧錄印付遠掌便行事也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上不擇祖翁跪奏曰此氣眼上

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通氣耳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主壇場法事皆遠公其承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上駕行竟無一缺由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眾舉為本寺住持綜理山門事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為憂每見僧徒見輕於士林歎曰為僧不學故取辱名教玷汚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隱棲霞適守愚先師南來五臺陸公為祠部主政謂祖翁曰頃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當請至寺教習僧徒翁即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眾日親領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即欲重興請師為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舉嵩山善公為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為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方知有十方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

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禪教為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乃延儒師教其等十餘人讀五經四書子史茶所以盡知讀書文義及披剝即知聽講習禪即雪浪中興一代教法皆翁慈心攝持教養之力也翁掌僧錄印二十五年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敢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也每率眾僧上殿祝延聖壽見僧有懶墮不至者翁切責之曰此殿乃天宮淨土爾等懶慢如此他日求一瞻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臘月除日集諸子孫敘生平行履因屬後事乃撫其背囑之曰吾年八十有三當行矣門庭多故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王張庶幾可保無虞耳少祖良山厚公已下皆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裟巡寮遍謝合寺者舊十日持僧錄印謁禮部大宗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翁歸即封其印明日示微疾請醫進藥

翁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聞誦金剛經不絕至十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佛某扶翁坐懷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翁素無畜積簡篋不滿三十金喪禮葶送約費三百餘金皆借貸既葬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集大小於祖翁像前議無所出於是某力主張將翁所遺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盡估以償貸者儻不足當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衆如謀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分給所負貸券一夕盡焚於是率保其房門子孫不散少祖始稱翁爲知人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殿災奉旨以本寺官住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本寺爲朝廷家佛堂凡物皆出內帑事干重典法當論死合寺僧懼盡逃去某獨身往法司看管鹽菜鐘粥荷擔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末減坐罰囚糧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知人翁生於成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庵乃存日所修退居也全身葬於智安寺某

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十九披剃侍翁十年行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面向西方未嘗少廢每隨行履見其端莊挺持足不挽衣鐵面威嚴未見輕一落齒笑容奉雲谷守愚二先師如對大賓至敬盡禮即諸山尋常僧來謁不整衣冠不見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嬰兒也懷感祖恩五十餘年向在東海記翁行實甚詳因被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乞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記其大畧以詔後裔庶先德典刑世世如在也

贊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必應真乘時以啓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草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今則法雨充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伴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香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伽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

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即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開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關於郡之天寧師往參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觀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鐘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効其行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毘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予先大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絕無

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為無禮謾辱之師拄杖之攝山棲霞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鑿千佛窟累朝賜供贍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為虎狼巢師受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尚不離庵人獲之送至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為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守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為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斥豪民占據第宅為方丈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聲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眾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市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參請者一見師即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

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最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士大夫歸依者日益眾即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為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圓光寺每至則在家二眾歸之如遠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於普德雁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童子時即親近執侍辱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為喜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即簡書笈得中峯廣錄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即知僧之為貴也予由是決志雜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憇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予入眾同參指

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以為親已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諸山僧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佛法傳囑王臣為外護惟在仰體佛心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為煩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于辭師北遊師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為求明已躬下事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錢也于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尚書點泉吳公刑部尚書旦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

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恩菴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嘗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清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終身禮誦未嘗輟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鄰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真印等茶毘葬於寺右予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參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真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常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真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

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釋德清曰達磨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明徑山之後獅絃將絕響矣唯我大師從法舟

禪師續如綫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

草昧之時挺然力振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

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

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

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清愧鈍根下劣不

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

忘於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觀者當

有以見古人云

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峯登禪

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峯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績鞠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餘具薦薦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携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萬固寺僧朗公居之

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閻朗公憐之居無何

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

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爲弟子居頃之值

地夜大震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爲必死朗公

亟搜之幸無恙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

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

十二即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

棲巖寺修蘭若令師閉閣師請益近之法師

示以法界觀於閻中依習禪觀日夜鶴立者

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王王見之曰此子

見處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蔽履割

底封寄之乃書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將寄

與爾並不爲別事專打詩嘴師見之對佛

作禮以線繫於項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

破閣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

知本分事但未闡佛法恐墮邪見介休山中

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

七王謂師曰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

方多知識子當往參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

脚也乃親爲師緝理操方具解自著絨衣襪

外祿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即單瓢隻杖南詢遍參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染時症病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探手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即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疥腫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經於天界子居副講師執淨頭役子每早起見廁潔即知行者為非常人宵偵之見師執燈灑掃洗箸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於客寮子往視則瘡腫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饒病更難治子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饒頭恨不都放下子心知為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咽之大快

學則以子為一人王由是亦念之師既歸無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茅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即以宗鏡印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於南山建梵宇成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於大內促師親往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宦遊者至京師時子已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子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於西山一見曰識得麼子熟視之見雙瞳炯炯忽憶為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子曰本來面目自在師笑而作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林夜談具述求藏因緣子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先上國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儻不棄某當為師前驅打狗耳即別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子遊五臺志居之以不禁冰雪復回都門行乞左司馬伯玉汪公語子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為人天師幸無浪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為公師者捨妙峯公無友矣子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子當為津之是年秋師造藏完已

東裝子適至師即命登車未一言遂同行及至蒲王見甚歡安藏畢乃留結冬萬曆元年癸酉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妥欲改葬山因國主分守查公平陽太守順庵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月子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手二親子為卜城東高敞地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下居北臺之龍門冰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子恒思無以報二親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亦刺舌血殊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遂下山募資具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擬萬曆九年辛巳冬日開啓先是慈聖聖母為薦先帝保聖躬修五臺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皇儲遣官於五臺時會方集於新寺子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為無非為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啓會明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會罷將所餘金穀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

別矣予東蹈海上師往蘆芽結庵以居期年
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獨得師就蘆芽
賜建華嚴寺頃成一大道場於山頂造萬佛
錢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為師故山
有唐聖僧舍利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
皆傾圮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
三年塔殿鼎新頃之三原大中丞廓庵李公
請建渭河橋梁師往二年工既竣回蘆芽過
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如掌師喜之乃鑿為
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藏世界十方
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大道
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師應命至
度之水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師
素願範漆金三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三大
名山已亥春杖錫潞安謁藩王王適造漆金
普賢大士送峨嵋師言銅殿事王問費幾何
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嵋者即具
輜重送師至荊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
高廣大餘漆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
世所未有殿成送至峨嵋大中丞霖宇王公

撫蜀闡師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即願助南
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氏於荆門工成載至
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於南
都之華山奏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
刹師乃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
就乙巳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上
闡遣御馬太監王忠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
各賫祭金往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
夏五月興工鼎新創立以碑壘七處九會大
殿前後六層周市樓閣重重聳列規模壯麗
賜額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乃建華
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眾請十法師
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道場之盛蓋從前
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崎嶇於是溪
設橋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賜
額普濟建接待院為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
泉關外忍草石建茶庵勅賜惠濟院捨藥施
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蒙頒賜龍藏建碑閣安
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長壽莊奉聖
母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高三丈

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為一
大道場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師
居五臺當建立時亦應他緣山西撫臺請修
崞縣要路滹沱河大橋晉王請修省城大塔
寺殿宇完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
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上下立
為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眷屬各令歸故
山不留一人騰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
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
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既化上聞之賜募建
於於永明之西問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
聖母賜千金布五百匹為葬事初侍御蘇公
雲浦按山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往返
酬酢多語句未錄師示慈公遺醫致藥石及
遷化公為製塔銘常曰人以妙峯師為福田
善知識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
哉起於孤微卒能於人天中作一代廣大佛
事以予早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
十同行脚刺志修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
年始以小王助道終至聖天子聖母諸王為

極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之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畧無介懷所成大刹十餘處無一弟子為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緣即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而嚴冷絕情識孤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宿緣哉非予老矣不能致辨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繫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禁使後世知我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

特野馬塵埃師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予常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刹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涼東林比隆矣觸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刹而已也嗟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教東興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真宗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以成一家有唐賢首始開華嚴法界之宗清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旨窺基專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之旨始橫流於大地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於四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多門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攝歸真際總皆遊泳如來之性海撈撿法界之魚龍不異覩白毫於靈山聽圓音於覺苑也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一心不尚文字由是教為佛眼禪為佛心禪教齊驅並行不

恃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尚執之呵而教禪始裂圭峯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為宗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聖祖龍飛廓清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至建康劬甲未解即崇重佛氏洪武三年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寺建普度道場於鐘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御駕躬臨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與由是於一門創立三教謂禪講瑜珈以禪悟自心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刹以天界安禪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洋洋洋天下朝宗自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於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席亦唯通泰二大老踞華座於京師海內學者畢集而南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極和尚自淮陰從師一鉢往依焉飲冰噉雪廢寢忘食者二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既而南歸至金陵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為極越請講圖覺經唱而不和聽者家家

祠部主政五臺陸公往謁謂先太師翁西林和尚曰頃見北來高僧無極真人天師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念報恩乃聖祖所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聞乎公爲住持誠能禮請歸寺大演法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唯即盡禮致幣敦請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於寺之三藏殿以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供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附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城善士日集知供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某者夫婦久持齋一日公携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即雪浪法師恩公也公生性超邁朗爽不羈唯好嬉戲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畧不經心督之第相視而嘻固無當也是日設供值講八識規矩公一聞即有當於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強之竟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携之父至強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

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齊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頃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日法座上講箇甚麼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嘆曰此子再來人也公每聽講即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翁携予參先大師公坐戲於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即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畧不爲意予十九雜髮先大師於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即從授戒聽講心意開解如夙習焉時公器予即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尚未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於壁公姪博士黃生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彫蟲技耳俗足甚哉公年二

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習世間經書于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遊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尺牘隻字得爲珍秘嘗謂予曰人言不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說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嘗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涉俗利生公之肆力於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習禪於天界切志參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即呵曰用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麼頻激以聽講予曰各從其志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門落臼固無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林之志益切以始閱華嚴知有五臺山心日馳之年二十五志將北遊別公於雪浪庵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苦寒固難堪也無已吾姑攜子遨遊三吳操其筋骨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暖習氣不至無可使之地決不能治此園予之志也公曰若必行俟吾少允行李之資以備風雨予笑曰兄視弟壽當幾何公曰

安可計此予曰兄即能資歲月計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詒之曰兄如不釋然試畧圖之公冒大雪方入城予即攜一瓢長往矣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予遂孤林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冬而歸居常曰清兄去吾無友矣既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則予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峯師入五臺結茅以居公聞之即登臺山問予於冰雪堆中夜談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氷誓將同死生耳第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察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江南法道久堙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觀座下似未有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骨子將來法道之任匪輕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啓後幸速歸無久滯他方也公即理策歸濱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當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既歸則挺然以法為任久參風

學皆卻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遊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宗大章宗師開堂於少林公束包徃參竟中止既而遙庵昂公從少室來至樓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徃從商確古德機緣得單傳之旨人或耻公公曰文殊為七佛師何妨為釋迦白槌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先師遷化公據華座日遠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俗習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以理觀為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撥雲霧而見天日法雷啓蟄羣靈昭蘇聞者莫不歎未曾有先是講肆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椿搖櫓畧無超脫之機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隨方而應一雨普霑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慈攝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始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眾多萬指即閑遊山水杖錫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塵若龍驤虎嘯風動雲從自昔南北法

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法三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二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子可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除耶溪三明明宗已徃現前若巢松漫一雨潤大唱於三具蘊璞愚晚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揭於江西心光敏宣揚於淮北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非具四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撤座則修整觀音於長與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林木屋宇為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天性坦夷不修城府不避譏嫌以適意為樂來去翛然如逸鶴凌空脫畧拘忌達觀禪師頗有嫌於公子曰師固不知雪浪吾觀其因地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而剪髮此再求人窺蒸後身也連師首肯曰吾自今不敢易視此公矣嘉靖末年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煨燼予與公相對而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歟惜乎年輕福薄無道力從此決志修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遂此與復之願由是

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中心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即五臺東海皆若子房之始終爲韓也不幸而竟以賈害信乎大事因緣固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別予於江上促膝夜談及初志予曰事機已就若不遭此蹶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往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還尚可計也公頷之明發遂長往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遂奮志修理一時當道助發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計大役遂舉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木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芥投針其執難矣公心苦極忽嘔血數升時管木即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柔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會計所費數萬緡唯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公生於富室人皆視爲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於江東大市立

捨茶庵公自擔水日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即弱骨者日益強矣居常思結十方粥飯緣暮年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往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領學人作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三吳之士翕然信向即闡提亦轉爲護法未幾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即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卧死用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言訖頃即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於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考妣也公生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歲法臘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尚多多也嗟乎予與公猶同胞也三十睽攜老未合併時爲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况沒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爲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

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

贊曰聞之菩薩往來人天留惑潤生尚有隔除之昏而不通於宿命唯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予以公出家因緣是知必爲再來人至人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驢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風願力豈能光流末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爲金陵人後徙居滇南生而個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即往依出家遂雜髮爲驅鳥後行脚遇黃道月舍人與語投機爲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爲業公以闡薰發起即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且暮爲人塚也公發憤即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

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嶽之無盡廬山之大安薊門之通融月心皆一時教禪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鉗鎚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已躬一著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

三

五

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大夫劉公爲新中峯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宇淳鍾公爲人傲物素少法門無櫻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麼主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你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即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宦比部相與其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刹爲一闢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公自澠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契再拜而啓曰浮度固爲九帶

宗乘近爲古亭和尚演化地華嚴道場即重豎刹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前願耶公聞而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膺懣無已扣開關法浮度不知即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家本始皆若宿契遂欣然心許之於是拈香禱於護法善神遂腰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往也公至淮陰沁水劉中丞東星建節於淮風慕方外友邂逅於龍興寺觀公機警喜愜素心乃館之公暇與語間及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即檄下郡邑令一行關提攝伏盡歸我汶陽之田百五十年之廢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旣復遂北入京師會神廟爲慈聖皇太后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公乃奉璽書持大藏歸浮山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年之間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力也哉叢林就緒即付囑其徒圓其感劉公護法之恩走沁水致弔焉潘王爲佛法金湯刹利中最聞公入國欲致一見公語使者曰佛法

付囑國王久嚮賢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長揖問王曰善哉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修來公曰旣從三寶中修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意業佛法僧寶俱非凡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執弟子禮所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王亦竟爲華嚴檀越公雖往來都門與紫柏老人未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遭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柏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爲希有即以一死酬世主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於一鉢中耶識者謂公親見紫柏吳太史曰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危即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爲魔障之殿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

代紫柏一轉語耶居二年乙巳冬慈聖聖母周三百六十甲子建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爲增上祝延懿旨請公講演楞嚴公初不應命強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昔所見耳吾行矣華藏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踞座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唯墨池居士王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寥廓且托以後事王答書有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適日而化訃聞聖母悼恤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淨度妙高峯之南麓從公志也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時往來衲子喧傳悉公人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中無人自少行脚興趣諸方如脫索獅子豈規規腰包簞笠者比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乘願輪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之古亭振百年而公道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觀公之行事若

幻化人太史公云古亭歸路爲來路遂錄宗乘入教乘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即末後一著而舌根不壞矣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故孤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真修耶况善財所參知識皆毘盧遮那眉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出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焉

淨明沙彌傳

沙彌錢塘黃生也以臨終求剃髮作僧形坐脫故得沙彌稱俗諱承惠字元孚先皈依雲棲大師法名淨明生平性介不合俗不治生產居鄉里多忤衆即親友會獨頽然瞠目而已澹無嗜好山水翰墨外無事父死無遺資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即窮不能繼甘苦多方爲之盡心焉祖母死病篤卧牀禱問極力治喪事盡禮鄉人稱之性好施隣媪寒無衣即解衣衣之隣人貧無食傾

囊止百錢盡與之其妻弟聞其孤硬可與入道頻說之喜而不入因導歸雲棲得名焉壬子冬得吐血症積三歲不痊乙卯春病劇厭家居乃移於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引之念佛意不屬以素無志於此猶未甘死心也聞撫然厲聲曰汝眼光落地後即今知痛知疼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色曰將奈何聞即力教以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明覺然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觀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法音入耳生甚欣然乃亟請闍主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屏家屬極力念佛默觀蓮華經七日舉族皆聞蓮華香臨危忽破顏微笑口喃喃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侶念佛回向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散容可掬乃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時某年某月某日也

幻人聞之般若如大火聚木末盡處處能

泊獨不能泊於火聚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是如火宅中人性剛介而不與世情合者此夙習般若內熏之力然也第迷不自照耳觀黃生素不念道及病苦之劇仗親知力指歸正道臨危遂發心出家作沙彌披法服就死念佛七日即能感佛接引端坐而逝此非般若薰習之驗與所謂一念回光頓同本有生實以之執謂生死難出哉

聞仲子小傳

仲子姓聞氏名啟禎字子與浙之錢塘人孝廉啓祥之弟也仲子幼善病故早戒舉子業素有出生死志無意於室家乃歸依雲棲受淨土法門篤信而力行之予弔雲棲仲子作禮白言某為生死大事願薙髮而從知識後_辛予曰不然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可礙乎况親在不可遠遊佛子容為不孝乎仲子遂已比歸匡山知仲子病篤且死心甚哀之及讀伯氏傳乃大喜曰信哉雄猛丈夫也初仲子自恃信力强勝雖久病心力甚壯決以為

往生無難及至臨危方生方死之際積習現前心神恍惚方知淨業未純往來不易乃蹶起大呼曰亟請知識念佛助我知識既集念佛連日而習境昏擾乃復呼曰生死根株知非他人可能拔也遂立起著衣盥洗對佛焚香煉臂懇倒懺悔苦切哀誠徹夜無倦頃則自知夙障冰消心安神逸淨上真境朗在日前怡然靜定急令剃髮披袈裟為僧伽相安然別衆端坐而逝嗟乎此豈常人所能哉常聞涅槃諸佛之安宅也非僧祇勤苦而不能證至若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便登淨土衆生之故家也至有身陷鑊湯一念回光即變而為八德蓮池之二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不觀仲子臨終習境現前詎非惡道之先見歟何其勇猛蹶起大呼一怒而拔歷劫_辛生死之根變苦趣為淨土豈非烈丈夫哉斯道也又可以音聲笑貌為耶仲子行事具載伯子傳故特表著大畧令談往生法門者於仲子有良驗焉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一〇〇四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愁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六」。
- 一 一〇一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攬」，**經**作「攬」。
- 一 一〇一六頁中七行「淨上」，**經**作「淨土」。
- 一 一〇一六頁中卷末經名，**經**作「愁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六終」。

